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〇冊目錄

文學類
史地類

廬山記略	一卷	宋	釋惠遠撰	二九五
名山洞天福地記	一卷	宋	撰人不詳	二九六
遊名山記	四卷	明	都穆著	二九八
山行雜記	一卷附提要	明	黃汝亨著	三一八
天目游紀	一卷附提要	明	陳撻撰	三三四
羅浮志	十卷	清	孔貞瑄纂	三五四
泰山紀勝	一卷	清	方象瑛著	三五九
封長白山記	一卷	清	張道浚著	三二九
遊雁蕩山記	一卷	清	周清源著	三二八
泰山道里記	一卷	清	聶文欽纂	三二八
遊羅浮記	一卷	清	潘耒著	三二八
遊勞山記	一卷	清	汪洪度撰	三二八
黃山領要錄	二卷	清	吳闡思著	三二八
匡廬紀遊	一卷	清	潘昂霄撰	三二八
水		漢	桑欽撰	三九七
水經二卷附總論		漢	魏	三九七
水經注四十卷附辨證、補正		後魏	劉道元撰	四一
河源記	一卷	元	聚珍海	六四八
今水經	一卷	清	不知足月	六五〇
崑崙河源考	一卷附提要	清	借六六三	六六三
河源記略承修稿	五卷附圖說	清	六七八	六七八
水地記	一卷	戴震撰		

ED02/06

四正是良藥爲療形苦

食時五觀政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
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
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五爲成道榮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結歎狀然後受食
彼君子今不素餐今此之謂也

山谷老人曰禮所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
食而作觀教之本也大槩今士大夫誦先

王之法言則一人也起居飲食則一人也
故設教不得不如是君子有九思終身之

思也食時作五觀終食之思也日一日如
是行之念念仁智則夫二人者合而爲一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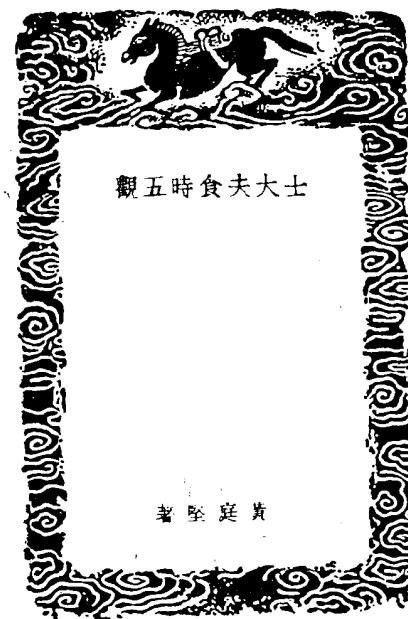
余自淹白苧偷歲食貧客鞅鮮及林風篤月
孤悰曠然一日金君弘叔躋矯枉榻爲作麥
飯筭脯欣然一飽品古次偶出此卷金君喜
躍有會於心卽命點筆爲圖其端因勸壽梓
以廣規諷余自惟楷法拙陋唯唯否否念金
君意不可孤而涪翁法輪藉是常轉遂勉從

其請時庚寅四月六日也

穀食先子負郭不克自樹甜墨伸紙外不知
犁鋤爲何物中歲頗與世接漸爲生營始知
一忝半菽米皆有由期少淬勵以補素食而
顧長種種行老矣唯日弄筆硯標錄古人嘉
言以爲後進博碩宏偉之助庶可識滌宿愆
山谷此觀尤親切有味者也不厭重複揭之
時戊子三月望日間雲館周履靖題

重題食時五觀政

五時食夫大士



黃庭堅著

士大夫食時五觀

宋山谷黃庭堅著

明梅墟周履靖校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
臨樽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
五觀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食時五觀

此食墾殖收穫春種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
多何況屠割生靈爲已滋味一人之食十人
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管雖是已財亦
承餘慶仕宦則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

二付己德行全缺應供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

應受此供缺則當知愧耻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嗔終
日食而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

飽離此過也

士大夫食時五觀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演敍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觀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苦如是？」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乎天年。既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戚。豈不樂哉！」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鍊趣刊版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嘵！觀吾兄之所編。則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鍊再拜謹序。

善誘文序



善誘文

宋 丹穴陳 錄編施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無煩
莫妄想，常快

待則甚，一任他
怎奈何，休理

知足勝持齋，萬
無求勝布施，何

心懶，萬事隨
登則地明，不自

憚法，朝樂，當
事一疾，情謀用急

爭先經路，機關惡，
欺公，日日驚，登則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快快隨之，甚自必極

快心事過必爲殃，
爽，快快隨之，甚自必極

身愈作味佳，守愚利

得便宜處莫再去。得失無常
怕人知事莫萌心。先察可否。
盛喜中勿許人物。即所安詳。
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即得解脱。
聞諸惡言。如風如響。何須自敗。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寧心便息。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胸中一無事。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皆他人之事。
大廈千間。夜臥八尺。皆是地外。
說得一尺。行得一寸。孰以而不行。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好報氣自存。

2

善
勝
文

豫防守此十宜治道盡矣

智氣當除。心行當息。諸惡當斷。衆善當行。五慾當減。三業當淨。益滿當畏。危難當救。善事當成。爲人當竭力。守此十當。生死無愧。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壞過無悔，事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謬當中，事無外咎。一飼之，外無事。當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常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說得一尺、行得一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鵲鶴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蜋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況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鹽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翻創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命草撰

趙然居士六法圖

日用八如

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彌，深廣如大海，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冤親如夢幻，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閑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恣縱。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常守。強梁莫恃賴。臨事莫害人。守此八莫。一身安樂。

作官十宜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歛宜薄寬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患宜

善
誘
文

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丹穴老人曰。知溫公之訓。儉又當知其所以儉。儉之中禮人皆悅服。儉不中禮人皆鄙之。故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謂之鄙。予恐世人守溫公之訓。馴致於鄙吝。嗚善也。故云爾。

求登科第

許叔徵敬事白衣觀音。求登科第。夜夢觀音謂之曰。汝前生無恩德及人。如欲登第。能以藥師濟惠世人。必獲福報。叔徵敬信其言。將及二載。復夢觀音以偈贈之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祿。喝六得五。後以張九成榜中得第六名。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第四名乃陳祖言。第六名乃樓才是。應陳樓之間處其名也。

衆生愛戀性命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遇內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之牆下。周豫學士嘗煮鱠。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臥夢有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厨。果得始創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爲湯火所傷。或爲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暫時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忍。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爲也。謡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

撰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賙。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糧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富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旣而西歸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旣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旣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人。遺其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吏者。書之。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晉陵錢公輔記。

慮傷蟻冬不修葺

舊説文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書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丹穴老人曰。國朝名將。未免殺戮。余心曾不爲恤。以謂輕戒殺放生之心。至大至廣者。非斯人而何。制其寇。使生民可以保其命。此戒殺之大者也。撫其境。使生民可以安其居。此放生之廣者也。觀余所編施之文。乃戒殺放生之小者。誠有愧焉。得非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之意歟。

張氏子

張氏子。年十五歲。嘗持鮮魚一簋。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忽念言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放魚於溪中而歸。自後更不復殺一物。

撥刺。上音牀。下音轉。魚掉尾聲。

竇諫議陰德記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儀、侃侃、儀儀、禮部尚書、儀儀、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儀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儀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屬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屬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女貧不能嫁者。公爲出錢嫁之。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儻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旣夢以告。無子壽促。後九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爲故人。嘗書其事于策。以示子孫。惜乎不然。蓋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參政范仲淹記。

二宋少時。同在囊舍。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胡僧復至。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陰德文見於面。如活數百萬人命者。大宋笑曰。寒儒豈能活人命。僧曰。不然。蠢動之物。皆命也。大

舊説文

宋沉吟久之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繞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識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韞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郊爲第一。小宋郊爲第十。

黃承事儲穀濟人

尚書張詠。守成都。嘗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頃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無陰德。真君禮遇如此。又坐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贍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亦皆在籍中。而

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黃承事諱兼濟。

直疑自古無君子

夫禽獸之與人也。何異焉。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羊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熟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獵。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羣衆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狠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胡能自安。焉得不吁。直疑自古無君子。宋齊丘撰。丹穴老人曰。齊丘之矯言。類乎佛老。余喜其戒殺。故有取爾。古者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后稷教民播種。烝民乃粒。其好生之德。與夫勝殘去殺之助。自亘古以來。未有大於此者也。今齊丘譏不及此。而直疑自古無君子。惜哉。

修爲果報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忍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長而仁慈安樂。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亦與牛羊。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蠍蜂蝶。偶然現前。未會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龍養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

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忍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長而仁慈安樂。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亦與牛羊。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蠍蜂蝶。偶然現前。未會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龍養飛鳥。閉走獸。爲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爲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矣。至於蚤蟲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爲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偷疏而不漏。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佛以此身爲報身。爲報我前世所爲。故生此身。所以貧富貴賤榮枯壽夭。種種不同。則前世所爲不同。亦可知矣。龍舒王日休撰。

壽禪師放生得壽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爲餘杭縣衙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鞠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遽如許也。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快。顧謂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盡放還。見殿角有僧齋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虔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唯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爲陰府所重也。如此。丹穴老人曰。禪師好放生。而自名曰延壽。其後果得壽。終生於淨土。且無輪迴死喪之苦。其得壽可知矣。古人言。有志者事竟成。壽禪師得之矣。

省心雜言

聞善言則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怒己之心怒人。則全交。○寡言省謗。寡慾保身。○多言穢利。不如默而無害。○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恩。○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人欽。○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食能止飢。能止渴。能知禍。足能止貪。○知足則樂。務貪則憂。○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己者。○張鮑帆於大江驥騁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敷文李士舉撰。

五戒之首

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忍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長而仁慈安樂。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亦與牛羊。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蠍蜂蝶。偶然現前。未會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龍養飛鳥。閉走獸。爲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爲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矣。至於蚤蟲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爲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偷疏而不漏。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佛以此身爲報身。爲報我前世所爲。故生此身。所以貧富貴賤榮枯壽夭。種種不同。則前世所爲不同。亦可知矣。龍舒王日休撰。

受用隨分說

佛言、受卽是空。受調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筭卽空。出多驕從、既到卽空。終日遊觀、既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

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余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龍舒王曰休撰。

仁壽必鑑

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者。皆得長壽。○神農本草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內必有物中傷。當除其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享高年。○仙經云。人能一生起不殺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蟻蟲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里諺云。畜雞害物。每益衆。日食活蟲五百。主分半罪。此說雖鄙俗。然亦誠殺之一端也。○老人云。凡人於行住坐臥之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蟲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蝶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爲也。○蘇東坡云。少年不喜殺生。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納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卽放之。

東平爲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肅宗大慟。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吾妻之言亦大好。

楊寶黃雀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傷墜墜地。爲蝶蟻所困。寶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桑飼之。經旬日。瘡愈。且去暮來。忽一朝變爲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爲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爲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爲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爲司徒。後子孫蒙福壽報。如此。其大且久也。異哉。

天買放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鱠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既至。將罿岸。俄有黑雲蔽船。雷霆大震。船中鱠魚皆羽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時人謂天買放生。蓋鱠魚有餽湯之苦。就死大酷。故

督毛寶。時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鯧。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腳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時所放白鯧也。長四尺餘。迺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捨去之意。

毛寶白鯧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天特捐金救之

李舟語

蘇子瞻在元豐間。見詔下獄。囑其長子。遺送食。惟菜與肉。設有不測。當送以魚。以此爲候。遇謹守。踰月後。委親戚代送。誤以肥鮮送之。子瞻大駭。憂不免於死。乃就獄中作二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神宗聞而憐之事。從宣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慷慨。乃以阿彌陀佛一軀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授西方見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廚有活物。卽令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固何異雞鳴之在庖廚。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耶。丹穴老人曰。楊子言。狴犴使人多禮。又豈知囹圄使人戒殺乎。以東坡之大才。一旦遇難。輒以己論雞。自後輕戒殺之念。猶篤況我等無才之人。未及於難。遽然有戒殺之念矣。

豈不善哉。

建犴牢獄上邊遷下昔摩

東坡放生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

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遇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翔哀鳴。遇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遇衣衿有蝶動。視之乃蠶也。妾遂以指爪剝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禱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齋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黃魯直謂子瞻語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鵝繁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歎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鵝。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殮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然。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骸。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閑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閑老之責乎。

飲七小口。驚恐變色也。

木石居士跋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覩味無已。嘗恠乎童稚見果餅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恠乎羝羊見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爲善者。有如童稚之惡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畏豹也。可不慎哉。吾儕在今日。要當窒嗜慾之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中矣。東坡嘗以爲善悟空之語告魯直。其言曰。雞鳴起爲善。蝶化夢歸空。孟子言爲善必與。爲利並稱以垂誡。東坡言爲善乃與歸空聯句以自警。未必孳孳爲善。東坡猶以爲空耳。況敢以爲利爲惡乎。願假軻軾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一萬一也。木石居士處

祈嗣真詮

袁黃編



刻祈嗣真詮引

予嗣於生人，係至重矣。易論王公韋布貧賤富貴之殊，今嘉禾了凡袁先生，思廣其生物之心，患天下之
艱於嗣者，或惑於數命而不知求，即求而或懵於生生之本也。乃編十篇，首改過，終祈福，令得日用而信
行焉。名曰祈嗣真詮，業付梓人矣。然是編也，本健康之異人，而明其感應之說云爾。先生登進士，名重於
天下。天下士傳誦舉子業，如心鵠備考疏意等書，令都市紙增價，又作經世略三百卷，通史一千卷，皆未
梓，世莫睹焉。先生復貫古今，究極玄奧，卽諸家雜流，靡不精詣。然而愛物之心，寔其天性。故舉子業則心
術，陰陽其所重，而祈嗣必本之。改過積善，大旨可昭矣。天地之大德曰生，愛者生之本，恣情長惡，忍其
心，而刻薄其行，則此身於天地生理，虧滅殆盡。安望其生育而繁昌？其祈嗣者，往往不少槩見矣。故先生
謂天不能限數，不能拘陰陽，不能阻風水，不能固信而行之。果生子，予慮天下之乏嗣者衆，
而不獲聞是缺也。因衍爲十篇，以風告之，俾圖繕有賴。生齒日繁，而家家獲螽斯之慶，吾願慰矣。嗟乎，
豈獨生子一節乎哉？命可永也，窮可達也，功名可建也，觸而通之，是在智者。

祈嗣真詮

明 東吳袁 黃坤儀甫編

予氣清而稟弱，苦乏嗣。夙講於星占術數之學，知命艱于育。日安之矣，後遊建康之柄，遇異人授以
祈嗣之訣。謂天不能限數，不能拘陰陽，不能阻風水，不能固信而行之。果生子。予慮天下之乏嗣者衆，
而不獲聞是缺也。因衍爲十篇，以風告之，俾圖繕有賴。生齒日繁，而家家獲螽斯之慶，吾願慰矣。嗟乎，
豈獨生子一節乎哉？命可永也，窮可達也，功名可建也，觸而通之，是在智者。

改過第一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
其過于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膜容，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
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就生子一節言
之，忍者多不育。好股物命者，多不育。潔己而清甚者，多不育。舞機御物者，育而不肖，或遇禍機深者，必絕
嗣。多怒多慾者，必難受妊，或妊娠而半產，或產而夭。凡發願祈嗣，宜深省己躬，方改前愆，愛者生之本，忍
則自絕其本矣。君子寧過于愛，毋過于忍。人物不同，其生一也。多殺物命，生理有虧，祈嗣須戒殺生，同功
不難，同過爲難。君子寧身受惡名，不可使人有逸行。好潔己者，常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佑也。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宜細思之。機有淺深，亦有美惡，借之以濟世，則爲仁術，因之以陷人，
萬曆庚寅夏門人東萊韓初命謹撰。

則爲惡機。然而不可常用也。媾精者以氣爲主。怒多則傷氣。慾多則耗精。皆當深戒。此類更多。不能一一詳述。宜據此推廣。一一改之。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情慾。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愧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察臨之。重則降之。殃則報之。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閑居之地。指示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被人覩破。不直一文矣。烏得不塵塵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利。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涤除。則沈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畏。第三發一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噉指。速與斬除。無絲毫疑惑。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

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督。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枉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微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吾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以使之仇我。憾我。無所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想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將慨然受賜。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吾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難譏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繩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貪好怒。種種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烟塵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繩動卽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

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神鬼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讐。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旛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蓋而不

進理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舉。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纏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靈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有失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悟。

積善第二

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歛紇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論至精矣。愚常謂善足以被乎百世。則必有百世之子孫。善足以被乎十世。則必有十世之子孫。善足以被乎三世四世。則必有三世四世之子孫。其身沒而轉焉無嗣者。德薄而宗廟不享。子孫不保也。試以近事徵之。鎮江斬翁。踰五十無子。訓蒙于金壇。其夫人鬻敘梳賣鄰女爲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質。爲妾。或可延斬門之嗣。翁賴赤免首。夫人謂己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屬其戶。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特我感激。我祖考亦感激矣。但此女幼時。吾常提抱之。恆願其嫁而得所。吾老父多病。不可以辱。遂謁鄰而還其女。艸年。夫人自受姓。生子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贊宰相。江右舒翁。假館于湖廣。二年。偕諸子孫。同舟而歸。途中泊舟。登岸散步。聞一婦人哭甚哀。就問其故。曰。吾夫負官銀。將鬻吾以償。吾去則幼兒失哺。必死。是以不勝悲耳。翁詢所負幾何。曰。十三兩有奇。翁曰。舟中同載者。皆江西塾師也。每人一兩。則足完君之事矣。返而告諸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束。東條盡與之。未至家。三金糧竭。衆復拉銀買米。翁臺罄無所。出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顧安所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頻專候汝歸償之。償其舊。可借新也。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吾有尋常家飯可竟同飽也。遂攜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旣就枕。翁已寢。婦展轉不能寐。忽聞窗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苦菜。明歲產狀元。遂促翁覺而告之。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卽同披衣向天拜謝。明年生子芬果狀元也。吾鄉唐康僖公爲比部郎。建恤刑之議。旣下。夢神告之云。汝命無子。恤刑之議。陰德甚重。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卽懷姪。生應墳次。應坤。三應接。皆通顯子科第。至今未絕。鄆鄆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婢。積錢十年而婢滿。有鄰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子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鑄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已相繼登科第矣。一念之善。遂成世家。祈嗣者。宜深省也。

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業枉費苦心。招愆愈烈。可懼也。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云。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峯云。凡情未澈。

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誠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生謂賢人。敵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生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不謂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惡。有益于人。則敵人。賢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則禮人。敬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變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謙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收。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達者。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於謹。謙之士。雖一鄉皆稱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世人之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而人不知。則爲陰。陰德大報。陽善享世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于諸侯矣。子路拯人于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永久。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就此一節言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冒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于有過之地。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民窮。白晝攘粟于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衛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皆知之矣。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實罄。皆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解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復入寺施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

鍾離授丹于呂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巖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巖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福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俱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于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錠。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明明德于天下爲大。明明德于一身爲小。昔衛仲淹爲館職。被讐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僅如箸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箸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輔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處。克將去。夫子告樊遲爲仁。亦曰。先難。如前所紀。舒翁捨二年之束脩。與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斬弱不以鄰女爲妾。此所謂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十。竊謂種德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救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諭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夫以舜之清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已之長而蓋人。勿以已之善而形人。勿以已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二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從之。且爲懿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體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人有親疎。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常愛當敬者。蓋愛敬衆人。即是愛敬聖賢。徇物無違。而能通衆人之志。即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是即爲聖賢而安之也。況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云。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在石。抵擋則瓦砾。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之自其諱而分其謗。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非其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改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常不能自完。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

一國之命脉。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百世勸人。以善教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

也。純全合于大方。溟溟清清。合于無倫。十六而真精滿。五藏充實。始能生子。然自此精既泄之後。則真體已虧。元形已弊。惟藉飲食滋生精血。不知持滿。不能保衛。所生有限。所耗無窮。未至中年。五衰盡見。百脉俱枯。雖施泄而不能成胎。雖結胎而不能壽考矣。是以祈嗣者。務質其精。遠則經年獨宿。近則數月。

持正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民物？何以脫塵解轉？何以經世出
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于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上？
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
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
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何謂愛
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憫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牛
糞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
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
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除執吝。何謂讓
持正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民物？何以脫塵解轉？何以經世出
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于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上？
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
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
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何謂愛
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憫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牛

論語卷第十一 道器篇第十一
子謂顏淵曰：「吾與汝，其誰能與？」子貢曰：「有子、有晉侯、有齊桓公。」子曰：「無也。」問者曰：「何謂無也？」子曰：「子雲之學，皆爲我而教者不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不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慇勤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羹，剗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悞傷，足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安曲防之。古時云愛鼠常留饭，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殞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前輩有十大方便之說，與此不同，更宜參考而行之。

米之精液所聚也。食之最能生精，試之有效。鍊精有訣。全在腎家。下手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二竅，名牝戶。真精未洩，乾體未破，則外腎陽氣至子時而興。人身之氣與天地之氣兩相暗合，精淺體破，而吾身陽生之候漸晚。有丑而生者，次則寅而生者。又次則卯而生者，有終不生者。始與天地不相應矣。鍊之之訣，須半夜子時，卽披衣起坐，兩手搓極熱，以一手將外腎兜住，以一手掩臍，而凝神于內腎，久久習之，而精旺矣。

聚精第二

經云腎爲藏精之府。又云五臟各有藏精。並無停泊于其所。蓋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爲精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露一宿。復爲血矣。左爲腎。屬水。右爲命門。屬火。一水一火。一鰐一蛇。互相參籩。膀胱爲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腹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既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尖。無弗貫徹。及慾火既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一身之血。至命門化爲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則周身流溢。生子畢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

徒精不能育也。必有一段元氣，亭毒于精物之先，而後成胎。人不得是氣，不生物。不得是氣，不育。道家所謂先天祖氣是也。又有後天之氣，乃呼吸往來，運行充滿于身者。此氣不厚，則精不濃。此氣不充，則精不滿。此氣不聚，則精不暖。者不能成胎。後天之氣與先天之氣同出而異名。先天猶細縕縕，生于無形。而後天則有形而可見。先天恍惚惚，藏于無象。而後天則有象而可求。其實一物而已。故養氣之學，不可不講。孟子蹶起動心之說，所宜細玩。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徧詳開。泰常於勤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行之。久久自有聖賢前輩氣象。舉扇便有風爲滿，天地間皆是氣也。孟子曰：塞乎天地之間，誠然誠然。故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氣以養人之形，而人不知。水以養魚之形，而魚不覺。養氣者，須從調息起手。禪家謂息有四種。凡鼻息往來，有輕重緩急之分者，此風也。非息也。守風則散，雖無聲，而鼻中滯滯，此喘也。非息也。守喘則結，不聲不滯，而往來有迹者，此

卷之八

者此風也夫息也安

氣也。非息也。守氣則勞。所謂息者。乃不出不入之義。朱子調息銘云。靜極而嘯。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鰐。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微。寒蟲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密。幽微。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入。調之不廢。真氣從生。萬物之老嫩浮沈。火候之文武進退。皆於真氣中求之。嗚呼。盡矣。

人身之氣。各有部分。身中有行氣。橫起氣諸節。氣百脉。氣筋氣方。氣骨間氣。腰氣。脊氣。上氣。下氣。如此諸氣位。各有定不可相亂。亂則乖。大則顛狂廢絕。小則虛實相陵。虛則痒。實則痛。疾病之生。皆由於此。昔韓飛霞遇異人於黃鶴樓。授以一藥。通治萬病。投之立效。以香附子爲君。佐以黃連而已。蓋人氣失其平。則爲疾。故用香附理氣。其時火運。故以黃連佐之。此非深達造化者哉。養身者。毋令身中之氣有所違。靜。如行久欲坐。此從動入止也。將就坐時。先徐行數步。稍申其氣。漸放身體。止氣稍來。動氣漸去。從此而坐。則粗不忤細矣。如坐久欲行。此從止出動也。必稍動其身。或申手足。如按摩狀。然後徐行。不然。細氣在身。與粗氣相忤矣。其餘種種。依此推之。

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嚙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春食朝覩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流瀉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三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勤而行之。可以辟穀。余試之良驗。人在胎中。不以口鼻呼吸。惟臍帶繫于母之任脈。任脈通于肺。肺通于鼻。故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其氣皆于臍上往來。天台謂識神。托生之初。與精血合根。在于臍。是以人生時。惟臍相連。初學調息。須想其氣出從臍出入。從臍滅。調得極細。然後不用口鼻。但以臍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初閉氣一口。以臍呼吸。數之至八十一。或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氣出之。當令極細。以鴻毛著于口鼻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度。漸習漸增。數之久可至千。則老者少日還一日矣。葛仙翁每盛暑。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以其能閉氣胎息耳。但知閉氣。不知胎息無益也。

人之氣吹之則涼。呵之則溫。溫涼變于吹呵之間。是故夏可使冷也。冬可使熱也。行氣者可以入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水上。可以噓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若生子之術。特其細膩者耳。但愛善。握固。閉氣吞液。令氣化爲血。血化爲精足矣。

氣欲柔不欲強。欲順不欲逆。欲定不欲亂。欲聚不欲散。故道家最忌嗔。嗔心一發。則氣強而不柔。逆而不順。亂而不定。散而不聚矣。若強閉之。則令人發怒。故道者須如光風霽月。景星慶雲。無一毫乖戾之氣。而後可行功。又食生菜肥鮮之物。亦令人氣強難閉。食非時。動氣之物。亦令人氣逆。又多思氣亂。多言氣散。皆當深戒。

存神第五

交感之際。有意種子。就燒業業。必難結胎。偶爾爲之。不識不知。則胎成矣。此可想神交之義。

和室第六

聚精在於養氣。養氣在於存神。神之於氣。猶母之於子也。故神凝則氣聚。神散則氣消。寶惜精氣。不知存神。是茹其華而忘其根矣。然神豈有形象可求哉。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乃不可致思無所言說者也。如作文不可廢思。而文之奇妙者。往往得于不思之境。神所啓也。符錄家每舉筆第一點。要在念

頭未起之先。謂之混沌開基。神所運也。惑人以有心者常淺。而無心所惑者常深。神所中也。是故老人之心不靈。而亦子之心常靈。惺時之謀不靈。而寐時之夢常靈。皆神所爲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神之真境也。聖人不思不勉。此神之實事也。不到此際。總不能移易天命。識者慎之。

道宗觀妙。總是一念之方。非存神之道。然熒縫既熟。念慮難忘。只得從此用功。漸入佳境。有存泥丸一竅者。謂神居最上。頂貫百脉。存之可以出。有入無神遊八極。而失則使人善眩暎。有存肩間一竅者。謂無位真人。在而門出入。存之可以收攝圓光。失則使人火浮而面赤。有存上腭者。謂齒縫玄珠。三關齊透。

存之可以通貫鵝橋。任督飛渡。而失則使人精不歸源。有存心中正穴者。謂百骸萬竅。總通于心。存之可以養神攝念。鬢髮常玄。而失則使人局而不暢。有存心下寸許皮肉際者。謂衛氣。起于上焦。行于脉外。生身所奉。莫貴于此。存之可以候圓運。祛疫去垢。而失則使人衛勝榮弱。或生瘡瘍。有存心下臍上者。謂脾宮正位。四象相從。存之可以實中通理。而失則使人善食而易饑。有存臍內者。謂命蒂所系。呼吸所通。存之可以養育元神。厚陽開竅。而失則使人氣沉滯。有存下丹田者。謂氣歸元海。樂在坤鄉。存之可以鼓動元陽。回精入日。而失則使人陽易興而安沒。有存外腎一竅。以目觀陽事者。謂心腎相交。其機在目。存之取坎填離。而失則使人精液妄行。大都隨守。一竅皆可收心。苟失其宜。必有禍患。惟守而無守。不取不離。斯無弊耳。老子曰。綿綿若存。謂之曰存。則常在矣。謂之曰若。則非存矣。故道家宗旨。以空洞無涯爲元。察以知而。不守爲法則。以一念不起爲功夫。檢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

禪門止觀。乃存神要訣。一曰繫緣守境。止。如上繫心一處。但覺念動。隨之取坎填離。而失則使人精神妄行。大都隨守。一竅皆可收心。苟失其宜。必有禍患。惟守而無守。不取不離。斯無弊耳。老子曰。綿綿若存。謂之曰存。則常在矣。謂之曰若。則非存矣。故道家宗旨。以空洞無涯爲元。察以知而。不守爲法則。以一念不起爲功夫。檢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

從無始來。執諸法爲實。有致。使起惑造業。循環六道。若常想一切名利怨親。三界六道。全體不實。皆如夢幻。則欲惡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亦名諸法。如夢幻觀。又理法界觀。於中復有三門。一者常觀偏法界。惟是一味清淨真如。本無差別事。相此能觀智。亦是一味清淨真如。二者若念起時。但起覺心。即此覺心。便名爲觀。此雖覺心。本無起覺之相。三者擬心。卽差動念使乖。但棲心無寄。理自玄會。亦名真如。絕相觀。又事理無礙觀。謂常觀。一切染淨事法。緣生無性。全是眞理。眞理全は染淨。事法如觀。波全は溫。全は波。故起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卽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難念因緣善惡業。而卽念性不可得。天台有假空中三觀。大乘類此。或單修一觀。或漸次全修。或一時齊修。皆可入道。

是也。有疑則相問。有疾則相顧。有未到則相體。使情意聯屬而無間然。又不可使恩勝而相棄也。必以禮。維之。昔匡衡說關雎之詩。以爲情欲之感。不介乎容儀。燕佚之私。不形于動靜。最可爲處閨闥之式。然又不可自是而非彼也。必寄以交友之義。已有過。使規之。規而是也。謝而改之。規而非也。亦謝其意而曉告之。朋友屬土。土無定位。而寄壬于四時。朋友亦無定人。而寄之四倫之内。故父子而寄以朋友之義。則父誨子。諭。懶然一心。兄弟而寄以朋友之義。則兄教弟。規相成。必遠大婦而寄以朋友之義。則帷席之間。可以修省。一唱一和。其樂無涯。豈獨可以生子哉。終身之業。萬化之源。將基之矣。

詩云。窈窕淑女。窈窕者幽閒貞靜之意。詩序以螽斯鱗趾爲關雎之應。惟其不妬耳。故擇婦者不必求美色。但當求其有賢淑之性。幽閒貞靜。自是婦人之德。有賢婦而和室易矣。然入宮而妬。婦人之常。爲夫者。平時先宜曉諭以宗祀之大。無後之罪。倘有妾婢。亦宜使之知尊卑之分。上下之宜。一家委順。彼此相安。而生子之道。思過半矣。

知時第七

天地生物。必有綱緼之時。萬物化生。必有樂育之時。如貓犬至微。將受妊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綱緼藥育之氣觸之。而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節候。生化之真機也。世人種子。有云三十時辰兩日半。二十八君須算。此特言其大槩耳。非的論也。丹經云。一月止有一日。一日止有一時。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綱緼之候。於一時辰間。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的候也。於此時逆而取之。則成丹順而施之則成胎矣。其曰三日月出庚。又曰溫溫鉛鼎光透簾幙。皆言其景象也。當其慾情濃動之時。子宮內有如蓮華蕊者。不拘經淨幾日。自然挺出陰中。如蓮蕊初開。內人洗下體。以手探之。自知也。但含羞不肯言耳。男子預密告之。令其白言。一舉即中矣。

治病第九

世之難嗣者。專謂病在婦人。是舍本而求末。間有兼治男子者。亦未得其肖榮也。男子或年老陽衰。或有疾。或精不射。或精少。精寒精清。皆不能成孕。世多用溫燥烈之藥。一時雖效。真氣受傷。非徒無益。反而害之矣。凡病此者。皆不須服藥。只照前聚精養氣存神之訣。用功定有奇效。如少年御女。其未交也。情濃意渴。其交而淡也。通身和暢。所謂百脈齊到而成胎者也。年老陽衰。其始也。勉強成懷。其洩也。漠然無味。何以成胎。此皆反身而可驗者。惟寡慾久。而涵養功深。然後元陽可回。真氣可復耳。縱欲服藥。亦必擇其對症者。宜溫宜涼。適變用之。若執一方而治萬病。非予之所知也。故不立方。

婦人之病。最多方。亦難執。今取經論格言。具列之以俟決擇。○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足。齒更髮長。二七。三月屬心。五月屬脾。七月屬肺。皆在五臟之脉。陰常易虧。故多墮耳。如昔曾三月墮胎。則心脉受傷。須先調心。不然至三月復墮。昔曾五月墮胎。則脾脉受傷。後至五月復墮。宜先治脾。惟有一月之內墮胎。則人皆不知有胎。但知不受妊。不知其受而墮也。一月屬肝。怒則墮。多洗下體。則竅開亦墮。一次既墮。則肝厥受傷。他次亦墮。今之無子者。大半是一月墮胎。非盡不受妊也。故凡初交之後。最宜將息。勿復交接。以擾其子宮。勿令怒。勿令勞。勿令舉重。勿令洗浴。而又多服養肝平氣之藥。胎可固矣。程鳴謙云。褚澄氏言。男女交合。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而男形成陽。精先入陰。血後參。而女形成信斯言也。

陰中之數八。故一入而陽精升，二入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中之數七。七而陰血溢，皆飲食五味之質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始更，髮黃者黑，筋弱者強。管其溢也，流充身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歷，無有不下。凡子形肖父母者，以其精血嘗行于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何也？烏獸精血往來尾間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溢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參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腫。後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產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論精○產寶論云：治病先論其所主。男子調其氣，女子調其血。氣血者，人之神也。然婦人以血爲基本，苟能謹于調護，則血氣先行。其神自清。月水如期，血凝成胎。若脾胃虛弱，不惟飲食勞，不足月經，不行肌膚，黃燥而無光澤，寒熱腹痛，難于子息。或帶下崩漏，血不流行，則成瘕症。論血○王子亨論云：經者常候也。謂候其一身之陰陽愆伏，知其安危，故每一至，太過不及，皆爲不調。陽太過則先期而至，陰不及則後時而來。其有年多年少，斷絕不行，崩漏不止，皆由陰陽衰盛所致。論陰○初度世云：女子十四天癸任脉通，月事以時下。於是有所子。天癸者，物之自然，月者以月至經者，有常也。其來過與不及，皆謂之病。若榮血虧損，不能養養百骸，則髮落而黃瘦，燥熱燥氣盛，則金受邪。金受邪則爲咳，爲肺痿矣。但助腎壯氣。

血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出皆肝病血傷之症也。而風冷客于胞內傷于衝任之脉故也。若寸脈弦關脉沉是肝病也兼主腹痛孔竅生瘡尺脉滑血氣虛經絡不利或尺脉絕不至兼主小腹引腰痛氣攻胸膈也。行論血○良方云婦人月水不利者由勞傷氣血體虛而風冷客于胞內傷于衝任之脉故也。若寸脈弦關脉沉是肝病也兼主腹痛孔竅生瘡尺脉滑血氣實經絡不利或尺脉絕不至兼主小腹引腰痛氣攻胸膈也。不利論水○又云婦人經水腹痛由風冷客于胞內傷于衝任或傷手太陽少陰經用溫經湯桂枝桃仁湯若憂思鬱鬱而血滯用桂枝桃仁湯地黃通經丸若血結而成塊用萬病丸。論腹○又云月水不斷淋澁腹痛或因勞損氣血而傷衝任或因經行而合陰陽以致外邪客于胞內滯于血海故也但調養元氣而病邪自愈若攻其邪則元氣反傷。論水水○又云婦人衝任二脉爲經脈之海外循經絡內榮臟腑若陰陽和平經下依時若勞傷不能約制則忽然暴下甚則昏悶若寸脉微遲爲寒在上焦則吐血衄血尺脉微遲爲寒在下焦則崩血便血大抵數小爲順洪大爲逆大法當調脾胃爲主。論崩○又云婦人帶下其名有五因經行產後風邪入胞門傳于臟腑而致之若傷足厥陰肝經色如青泥傷手少陰心經色如紅津傷手太陰肺經形如白綿傷足太陰脾經黃如爛瓜傷足少陰腎經黑如衃血人有帶脉橫于腰間如束帶之狀病生于此故名爲帶。論帶博濟方云夫入帶之症大略蓋於是矣宜各按其症而治之倘有明理善用功者亦當教之存神養氣爲效更疾。

血
○陳自明云婦人月水不調由邪邪乘虛客于胞中而傷衝任之脉損手太陽少陰之經蓋衝任之脉皆□□胞中爲經絡之海與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經爲表裏上爲乳汁下爲月水乃經絡之餘苟能調攝得宜則經應以時矣論語月水
不謂

改過積善。祈福之本也。既盡其本，修其文，無不應矣。古有禱尼丘山而生孔子，近有禱泰山而生倪岳者，其事至悉。班班可考。若之何廢之。江南多供張仙而得子者，非張仙之力也。此心既誠，則感無不應耳。山川之英鬼神之靈，凡可祈求，皆當致力。姑以祈福之至靈，與鄙人所奉事而有驗者，列之于後。

若血水相併崩漏虛弱者不適爲水腫若脾氣衰弱不能制水水滯肌肉變爲膿滿當益其津液大補脾胃方可保生。論水不通 ○又云衝任之脈起于胞內爲經脈之海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一經爲表裏女子十四而天癸至腎氣全盛衝任流通經血旣行應時而下否則不通也。論至女月水不通 ○寇宗奭云人之生以氣血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若室女童男精想在心思慮過度多致勞損男子則神色消

稽首大悲娑婆國帝。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拔地海潮音。應人間世。隨有希求必獲。如意滿願。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故發噦腎水絕則木氣不榮而四肢乾萎故多怒髮髮焦筋痿若五臟傳偏則死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持庶可保生切不可用蒿蘆蟲等涼血行血宜用柏子仁丸瀉蘭湯益陰火制虛火。論治女○腹中論云有病胸脅支滿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曰血枯此年少時因大怒脫血或醉而入房虧損腎肝蓋肝藏血受天之一氣以爲滋榮其經上貫膈布脅肋若脫血失精肝氣已傷肝血枯涸不禁而胸脅滿妨於食則肝病傳脾而聞腥臊臭出清液若以肝病而肺乘之則睡

南無白衣觀世音菩薩 前印後印降魔印心
印身印陀羅尼我今持諸神呪推願慈悲降臨護念。句三語 即說真言曰。
南無喝囉怛那_二合_一哆囉_二合_一夜耶南無阿唎耶婆盧羯帝牒鉢_二合_一嚩耶菩提薩埵婆_二合_一耶摩訶薩埵婆_二合_一耶
摩訶迦哩尼迦哩也他_二合_一唵多唎多唎咄唎咄唎咄唎娑婆_二合_一詞
按此咒原出大藏名隨心陀羅尼受持者一切祈禱悉令滿足今祖師提出專爲人求男女亦方便法

門也。自稽首大悲至卽說真言曰一段。皆後人新增。原本有像法壇法印法人。皆不知謹述其略。以使

儀法

以白檀香木刻作其像身高五寸或二寸半亦得是天女形面有三眼頭戴天冠身著色衣綴絡莊嚴以兩手捧如意珠造此像已安木函內錦囊盛繫于左臂設壇時卽安壇內

若欲治病。取水或藥。或食。呪七福。令病人服之。
草提咒。每日持誦時。先須金剛正坐。心方入淨法界。三昧靜想。自身頂上有一梵書。氣。此是梵書。然後結準提印。以左手結金剛拳印。以大拇指捨後無名指相對。一節餘指。擇指此印能除内外衆難。成一字大輪咒。一處同誦一百八偈。竟于頂上散

卷之三

北壁
卷之三

見李東田月集提頭顎吐座
燭火燭揚眉

此機動火座轆轤插梯經
萬古傳而莫衰

印法

凡四十八印各有所用今只錄其要者

以二手中指無名指小指各此印能攝諸印故獨列之

上欽受詩比之寵雖尼旨。應當洗浴清爭。善斬爭衣。并受律儀。不能具受。或隨意受三戒四戒。除貪吝去嗔。

凡欲受持此陀羅尼者應當淨心淨口淨意。持此陀羅尼時。應發大慈大悲之心。利益衆生。然後至壇前禮三寶。或隨俗禮前佛菩薩五句。亦得手持名香。或香爐燒

沈檀好香于菩薩像前，一心堅固至意，信向先觀菩薩現前。次想空中幽顯諸神及天龍八部一一降臨。每一百一十八個所召請二十萬衆男女，求富貴寺官。

真求長壽得長壽皆得成就功德積集不破兵火災漂一切惡毒不能侵害

若欲坐禪。未入禪定者。當作三昧印。誦前真言。正坐跏趺。以左手掌承右手背相壓。當心前。此即三昧印。

若鈍根欲求智慧者。當作求聰明印。誦前真言。以二大指各捻二無名指甲上二小指。並直豎搏二中指側頭相接。屈二頭指各附二中指側。第二文上指頭相去一寸許。作此印已。正當心前誦千遍。七日效。

清言叙



言清館羅婆

正

著 隆 爨

清言叙二

東海屠 隆綽真甫纂
夫掩室廢端。杜口毘耶。不二法門。從無言入。奈何呶呶。鬻公訓勸諱。以曉舌見戒。終不能改。如蕭寧松篤。風來則響。閒關林鳥。春至則鳴。誰得而禁之。余于詩文外。纂一書。譯大人之際命曰鴻苞。積十卷。吳郡管登之道書規。我必無遠播。通都姑庶之箇。苟古至人著書。多自道成名根盡。後子期未至。何急而擊鼓以求亡羊。爲余受其誠秘。焉園居無事。技癢不能抑。則以蒲團銷之。跏趺出定。意興偶到。輒命墨卿疊花。彩毫紛然。竝作游戲之語。復有清言。今而始伏。習氣難除。清障難斷。鬻公真神人早見。及此矣。雖然。余之爲清言。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若披惠風。若飲甘露。即令鬻公見之。亦或爲一解頤。昔鳩摩示道命。茶毗而留舌不毀。以爲驗。余舌端隱隱現青蓮花一片矣。庚子秋八月。書于包氏龜草堂。

夫大道之旨書不盡言西方以來教亦多術然而誦文害義則失魚何取忘筌揮唾囁言則一日便當千載故知見斗生悟絕照由心顧影與言精思出要用以化誘愚俗何須萬論千經若夫指點沈淪只取單詞隻語此繕真先生清言所由作也先生積思玄通孤情直上每於松風雲月禪坐相偶研思因果証徹圓明痛延門活者認六賊爲已身噴到岸尋船者執苦提爲實相以致欲坑墮落皆緣心念紛飛用揭善説之門著情邊之訓擬諸甘露比于惠風維時誦習之者如樞密透關扇使知脫灑若中承大悟看火幡然撥衣先生自序云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良不虛矣庭有坊刻矜慎不傳于是守拙上人復壽諸梨棗上人乘佛理以御心假斯文爲宗詣謂變化物由心作受想宜除而行爾不在多言提撕貴約故有能了清語之意者將金而棋盤一時拍碎而吉祥妙喜虛室洞明先生實普度乎來茲上人豈小補于禪定可謂克明德無忝微音者矣嗟夫淵源淡泊則釋門不異於禪宗旨神光則儒道本通于佛倘指掌而意喻則口擊而道存如其將心覓心不免因我喪我幾失清言之意矣守則儒道本通于佛倘指掌而意喻則口擊而道存如其將心覓心不免因我喪我幾失清言之意矣守則儒道本通于佛倘指掌而意喻則口擊而道存如其將心覓心不免因我喪我幾失清言之意矣

古鄧後學章載道纂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遠界學坐禪者，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心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神俱在，則我相未融。

餽粘油膩，牽纏最是愛河，睹引盲逐，展轉投于苦海，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廢。

知升墮分于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去除却永劫災殃？

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禿鬚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風流，亦是可見指大。

招客留賓，爲僕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樹，嗜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臘瓶，貝葉齋中夜炳，獨存老去禪心。

寶鏡祈仙，金頭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褐衣披體，破帽蒙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繞徑閒行，忽見蘭芽出土，亦小有時復欣然。

盤飧一菜，永絕腥膻，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厨？茆屋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董總席？未見元放

翛然，尙覺右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熟鶴，草綠既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飯水田，衣齋頭，織著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颻茶毫，疎疎梅月，半響掩映，書窗殘雪，真使人心皆俱冷體，氣欲仙。

登華子岡，月夜大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但想前賢，神明開濶。

山河天眼裏，不知山河即是天眼，世界身中，不知世界即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有，以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輪轉之途，沉空則礙普度之路，是故大聖人第有以入空一法不立，從空以出，有萬法森然。

黃鑾淡飯，尤宜山澤之塵，曲几匡床，久絕華清之夢。

棺則朽于木槨，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化于水，焚則化于火，火水安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幾過微雨，翠匱淺黛，柳邊乍拂輕風，間嬌柔嬈，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

情興何如。

痴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盈座，籌杯半盞，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燈獨瑩瑩，日耽夜酌，鑿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解撥眉，老去彌塘鼓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園高隱，孤居類似王維，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酷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猶狂罵座，安取無物能牢，何況蠹茲皮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卻虛空。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礪，談經而不見性，鑽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草色花香。

游人賞其有趣，枕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

娑羅館清言卷上

東海居 陸綽真甫著

怡情
鑲金玷玉。從來不乏彼謙人。沈垢索穢。尤好求多于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千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無損毫毛。博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夜之魂夢亦清。

金吾厚享千錘。命懶于豆醬。學士御食二器。數定于橘湯。余幼丁貧賤。每藜藿之飯不充壯。忽持齋想肉食之薄。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薄福。

宦庭滿座。斷結驕于貴人。累牘連篇。絕八行于政府。

情塵既盡。心鏡透明。外影何如內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明。

善譖浪好談。吐語傷于過矯。取快佐驕。亦無大害。

揚微談中。尋得德無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鄙戒之。

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惡裏由來生害。道壞于六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雲棲老佛。臚燈公。禪表慈山。湖南窮介。有西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冷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有

天際真人之想。

聰明而終深。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不愛詞賦。

凡夫迷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如之水湧爲波。不離此水。盡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譬之波平

爲水。當體無波。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紅日。

一泓潭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聞二鳳噙。藤刹部欲斷。

立雪斷臂。祇緣藏壓。嘗行擘面攔胸。直是酒逢知己。

噴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墮。顧影多慙。庶幾哉。白魚畫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圓通。元卿目玩宮卉。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桃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雪。斗室經殘。石磬半沉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闌以低飛。曲徑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逕達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八關齋久何敢然。寄興于持螯。八斗最惺聊復爾。托名于泛蠻。

侶猿猴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鳧魚。類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媿井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慢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驥。世棄不才。隱去牧云鴻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慮無憂。天喜坐命。贏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形而驚怖。半居力誕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于廣

筵。媚寵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爲龍爲蛇。生旣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一任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爲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頬。自信鮑昭才盡。

荆原纔掩。便逢客過。插門飯粟一空。輒有人求譽。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坐無聊。不念兵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遂。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蜂憎鈞冤。一舉便是名山花竹扶疎。半畝何如金谷。

少文五岳異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琉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窣堵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裏。出入逍遙。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得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怪以駭時。釋老以妙道度人。故每規神通以答參。

凡情自縛。則搏沙趁土。一身趨爲葛麻。空觀一成。則割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薰蒸德香。則果未成。而蠻根漸長。熬煎欲火。則目未瞑。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挾擇則喫菜不異喫草。作善而求自勝。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處成滯。人不知道。則居鬧市生囉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深山起

岑寂之想。或轉憶炎羣。人若知道。則層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境。板面真性。冲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

翁終以憤死。

來鳴禽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耳根。印朗月于澄波。色相俱空。領清虛眼界。

雨過天晴。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真如。

不是鄭侯著眼，憚殘只一丐者。若非豈千錢舌，寒拾兩箇火頭。
誰漫杖屢送僧，花鬚胥于巾角石上。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鳴鶯呵殿，歌兒挈傀儡于場中。搃地掀天，童子弄形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總認郵亭爲本宅，長卿不是我。韓真亦不是我。莫把并州作故鄉，風翻貝葉。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烏爪之姑。

絕勝北闕除青水，滴蓮花何似華清宮漏。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

鳴琴流水，疑劖鮒之來。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

娟娟月露，下蒼蘭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

閑情清曠，未解習鑿之機。野性蕭疏，耻作投梭之達。

負荅而罵庖犧，鑿開渾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堤防。

善星腹笥，部藏不免泥犁。雲光口懸，天花難迷闇老。所以初禮來自迦毗，盡掃文字。室利往參摩詰，悉杜

語言。

太原則哲，幾畜疑于掇煤。鄉鄰故知，竟因讒而投杼。嗚呼知己難識，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取千金以鑄

子期。

陳思逸漢，僅朱邸于遜須。庚信高才，乃矯形于地府。身後結局，如此眼前文興索然。

觀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懸都水之極。真物在，亦不苦留。期到翛然便去。

周鑑營產，原從車子而儻通。韓相卜居，乃爲木工而定殃。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何關黃鸝之宗。故子昂杜甫韻語，窮意氣于執林。寒山船子吟哦，寫

性鑒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指呵。

室無長物，心本平。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狷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據床嗒爾，聽豪士之譚錄。把盞喟然，看酒人之醉態。

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蓋心巧思，魯般以木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尼于伐木之夫，何聖

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絃歌，不染何妨。入道情曠，亦自有致。寂寞無令太枯。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主張。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綴于下土。田園雖少，負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已多，老氏

可幾乎。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果。燈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趣在箇中，平生只愛種樹。

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清涼之散。

積想堅思，思女因而化石。磨礪功久，鐵杵且會成針。今人織學綏行，便希得證，稍不見效，輒退初心。道其

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為無權。若毀譽噴薄，隨人脚根。則識夫愈得志。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清言有味。忍于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袁叡報十二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僧殺命之債。不知雖遭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毫釐漏。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此聖賢之所以慎作業也。

口奉濟齋遇客時供梨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羅衫固知供奉之綺裝不富于公孫之布被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對。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嚙六時長作惡。超心能領略。四季都是良辰。告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倏生瀟灑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忍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雲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

積累烹修務求根熟，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行死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易昏學人。

隔壁聞釘聲比丘名爲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室與婦人處。羅什不礙成真。羅什之心不入故也。固知染淨在心。可謂形迹。

方外偶遇僧道，倒雙屣，急開竹戶，迎來座中。倘及市朝，掩兩耳，輒教松風吹去。

樓窺睥睨窗中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倚精舍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傷心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留

觀上底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晉人果善清言
王重陽闖入臥內馬鍾內子能知戒關黎金甲轉食太守夫人觀破

美人博粉塗香終淪于葬土猛士格虎刺象死制于蠍蟲古簇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敘灰壤昔時歌舞
樂府詩詞皆付之風塵矣

之場英雄漢漢精靈秦晉滔滔歲月蹉跎居士釀酒治疏無日不延賓客名流
山云丘壑有泉石花竹者勝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勝不過吾甚愧其重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廻于無礙法中。自生繫縛。莫自枷鎖。落花風而滿九冥。心入玄龜鼠出而行苦。

播有播無卽拂而亦拂忘形忘物亦忘字而亦忘斯能所之雙泯會靈心于絕代

楊德祖家惟弱柳我則雜種名花般仲文庭只枯槐余乃多栽茂樹不啻過矣
宰相匡時懶殘豫占李泌英雄救火圖南臺識平崖故龍翔豹隱大治之鼓鑄由天雖伏雄飛至人之擣柄在我

三

卷之三

緯真先生嘗以方翹書娑羅館清言數條示余，得未嘗有，則又恨不獲盡。發其枕中秘也，已薄游南州，從丁右武座右見之，淋漓滿紙，便如坐我清涼界中，頓忘無住觀矣。逐次第于錄歸而勒之蕭爽齋中，庚子五月廿日秀州包衡題識。

州從丁有武歷不以一毫遺

豫章雷琰分譜
華亭何三畏就李陸鳴和范明泰重校于墨兵齋

梁書館清言卷下

未淨可取戒香而薰蒸。

天堂人樂樂盡則苦趣至故其成佛也難閻浮人苦苦極則創心生故其成佛也易。

形同木石未免委運而銷亡神同虛空豈得隨形而隕滅形有銷亡故愚蒙止知現在神無隕滅故聖智照見多生。

六道輪轉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棲泊一證菩提若海艘須臾登岸登岸豈復漂流。

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吝窓中時見精光老夫第得一錢宵臥何能貼席不散不休篋裏如聞喇叭。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徇曉紅樹青霜秋林景色逾勝。

條風既鬯細草茸生嫩柳韶姿紅葉齊含曉露芳春景大盛人清露晨流碧梧初放新篁爽氣綠陰映入簾幙首夏時尤堪賞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萬緣虛幻總閑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自駛除則空華陟滅心障撤則妄業全消。

今日騎獅坐象衆生之境遇過來餽他帶角披毛佛祖之真性自若譬如小水匯爲巨流入流原是小水真金燬於猛火出火還是真金。

藉運會併衆生身經乎多劫其他諸佛苦難誰不來自衆生闡提亦有佛性語載於聖經其他靈動含鑑誰不具有佛性若佛祖天然佛祖修行之法何爲若衆生則是衆生向善之途遂絕。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修則來世之根當利勿以無緣而自棄力辦肯心而不回今世既種善因來生必成勝果列聖皆累劫修成大道豈一世便了。

古德云塵勞中嘗應著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不著力安得行圓生死若用心恐爲心障。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若現在隱微無據恐過去風行有虧彼既不差我當

順受。

成仙作佛必是善人至孝真忠自然度世張仲文昌未始從師授道關君天帥不聞得訣何人故求道勿急尋師積功且須修德。

苦惱世上意氣須溫嗜欲場中肝腸欲冷士大夫禪機迅利何銘不摧制行穢污無業不作揚言度世冥司之勾帖忽來開口乞哀幽部之鐵鞭已下亦可哀矣。

理超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越言答獫獠何嘗識字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死路上糊塗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心境去而心猶牽絆。

香花幢蓋顯本性之端陀羅刹夜叉現心中之魔鬼性源既湛則鐵面銅頭化爲諸佛心垢未除則玉毫金相亦是羣魔。

萬緣皆假一性惟真聖人借假以修真愚夫喪真而逐假。

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發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一念不清宜以佛性而淘洗六根

死漢鞭撻不疼覺疼原非形殼僵尸爬搔不癢知癢自是性靈人奈何輕性靈而重形殼乎。

續娑羅館清言

東海居 隆緯真甫纂

飢乃加餐菜食美於珍味倦然後臥草荐席似重裯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卽此便是天機太空不礙浮雲浮雲不礙太空何處別有佛性。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爛然凜於十王考校

仕宦能登甲第方免官府差徭學道未出陰陽終受閻君約束

萬緣皆假一性惟真聖人借假以修真愚夫喪真而逐假。

入市而嘆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人翁靈瑩瑩瑩無非活佛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一念已橫將死冤家出現，三昧既熟臨終諸佛來迎。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幻，何況大地內之微塵。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易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若到，問君何以支吾？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過客而弔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與言及此，哀哉！當下修行晚矣。

針水不投，亦徒猜乎啞謎。機鋒未到，莫浪用乎盲拳。

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蓮之舒瓣。機緣來則性地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持論絕無鬼神見在，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敷米時翻名理於廣筵，嫌寵乞墦首挂山林於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世人傷我皮毛，譏諷難辭陽過。天日下照肝膽，冥冥庶免陰愆。三十枯毫，欲繞未忍。千金敝帶，自覺知慚。論非仲壬，敢希藏帳於中郎。文謝班生，終取覆瓿於傅教。

人若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即礙。故得道者，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地僻而真性冲融，奚生枯槁。不得道者，居鬧市則生塵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空山則起岑寂之想，或轉憶炎靄。

時來則建勳業於天壤，玉食袞衣，亦丈夫之事。時失則守窮約於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垂釣，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衣服豈有鬼，乃本人識神之所成。鬼病猶生前，亦鬼意中之所帶。病風狂而諱語，多是平日之愆。夢受撻而身疼，可悟地獄之報。

時近惡緣，如鬼染衣而衣皂，日修淨行，若香薰室而室香。度盡衆生，乃如來之本願。衆生難盡，則世界之業因。慈父不以頑子之難教，而忘教子之念。如來不以衆生之難度，而懈度生之心。

世人大日與蠻蠻相接，蠻蠻無知。如來日與衆生周旋，衆生不見，障重故也。

人常潤滑，則心中之境界何堪？稍爾清寧，則眼前之氣象自別。對境安則，則清淨之體小露，止觀成熟，則真如之理森然。皆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寂者，對症之良藥。寂而常惺，惺而常寂，惺寂之念不馳。耳耽淫聲，曷聞金石之響？目昏邪色，安見玉毫之光？遺民清淨，則大士擁幢幡而現形，聞喜靈臺，則文殊坐獅子而顯相。

童子之日稍淨，或見鬼神。道士之心漸清，能召靈臺。衆生以不見佛，而遂謂無佛；則蠻蠻以不見人，而遂謂無人耶？

昔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寂者，對症之良藥。寂而常惺，惺而常寂，惺寂之念不馳。居處必先精勤，乃能暇閒。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迹類卑污，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邇邇，或混俗以埋光。世人皮相失真，天眼鑒觀不認。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太乙窺人，閣下燃藜之火，寒林寄信，架藏倒薤之書。

疾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日。纔到明朝，今日已成陳迹。算閱浮之齋，誰登百年。生呼吸之間，勿作久計。

木削方可造爐，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疎脫，須學精嚴。狷行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三春麗日，催開上苑百花。一夜金風，顛落羅浮萬樹。
童子智少，愈少而愈完。成人智多，愈多而愈散。絕代聰明，盡是鬼家生活。拍天籟弄，非石上精魂。

一目十行，難超生死之路。心持半偈，徑入涅槃之門。道在真修，非關質美。春去秋來，徐察陰陽之變。水窮雲起，默觀元化之流。

縱心獨往，內頗解乎天發。守禮自防，外敢踰乎世法。
幕門圭竇，形拘一室之中。氣馬尻輪，神遊八極之外。

凡夫有己，只隔一膜。何關大聖度生，不論三途接引。法性原周沙界，含靈總屬自身。

衆生本來是佛，因迷自作衆生。尋求向外空龐，得來原是已物。

從身上求佛，則無常幻泡之身。如何作佛，當求之我心。從心上求佛，則今日緣慮不寔之心，亦非汝心。佛性不在是，逐經給而生解，則經給即是障緣。了文字而悟心，則文字便是般若。諸佛所宣，乃是宣其般若。初祖所掃，乃是掃其障緣。

人生命也，命者報也。報者業也。如龍王散雨於諸天，同是諸天而雨塞異。天人日享乎美味，同是天人而味實殊。彼此自有定數，美惡皆由業因。但言命數而不言業報，謬矣。

偶

李鼎著

譯



偶譯

李生掩關山中，間然無偶。旣戒綺語，絕筆長篇。與到輒成小詩，附以偶然之語，亦云無過三行。蓋習氣難除，聊用自寬耳。如其驥技長鳴，卽犯虎谿嚴律。豫章李鼎長卿識。

舍骨肉而決烈一朝，只爲火坑非活計。殉而皮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勾，別人替我不得。外護主人，善待地。何殊叢桂秋風，內修道侶授真詮。笑翊明珠夜月，如其玩時日而積愆尤，畢竟轉輪迴而趨墮落。

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猛着力只在九齡。超萬億兆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瞬。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大道玄之又玄，人世客而又客。直至忘無可忘，乃是得無所得。掃地焚香，愧作佛前之弟子。草衣木食，永爲世外之間人。

斷絃而夢謝雙飛，已脫周妻之累。奉齋而未捐五淨，實餘何肉之慙。欲附慈航，請敦慧劍。三教大聖人，聞經世出世之真宗。心心相印，一身小天地。會不神而神之，妙理綿綿若存。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既湧之元氣。宇宙在乎，誰曰不然。

意在筆先，向包義細參易畫。慧生牙後，恍顏氏冷坐心齋。身外有身，捉麈尾矢口閒談。真如畫餅，紙中有窮。向蒲團回心究竟，方是力田。定息不離几席，遠性風疎。潛身獨向嵯峨，逸情雲上。

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問子荆，直應捲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起廢詰只合點頭，操鬼神觀不破之機關。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句都捐，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一時雅致，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違時，自無駕陵車填。五柳先生卓矣。

青牛西去，白馬東來。萬里間關，寸步不離孔矩圓。蓋上浮方輿下奠四時，往復真機只在人心。佞佛者延街乞兒，理佛者入門新婦。歸佛者強解小兒，訶佛者當場子弟。開國元老，當須讓圯上一翁。定策奇勳，誰得似商山四皓。達人撒手懸崖，俗子沈身苦海。三徒成名，笑范蠡破盤石浮生縱扁舟。負邵五湖風月，一朝解綬。裴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來滿架琴書。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真丈夫哉。人皆有不忍之心，充之足保四海。我善養浩然之氣，究之可塞兩間。

戒生定，定生慧。慧定而不用，是名大慧。精化氣化神，神化則合虛。是名至神。名利場中羽客，人人輸裝澤一籌。烟花隊裏仙流，個個讓換之獨步。善易者不論易，義文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老莊何處着脚。瞿曇不遭棒死，廣長饒舌無休。捐之又捐，栽花種竹。蓋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忘。煮茗焚香，總不問白衣童子。與二氏作敵國，畫水徒勤。引三教爲一家，搏沙自苦。曲士強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

詩思在灞陵橋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趣在鏡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醜醜熟讀離騷，孝伯外取。曰：「皆名士。」碌碌常承色笑，阿奴輩果然盡是佳兒。

月華淡蕩，本自無形。風韵飄颻，何曾有質。達士澄懷意表，斯爲得之。文人寄興篇端，亦云勞矣。若乃蠻童幼女，酒池糟丘。風直作捕風，弄月翻爲捉月。

遺累辭家而出家之累，未免信所患爲苦。有身斷想除根而無根之想，偷來轉更憶，至人無已。

生生不生，謂迷卻靜裏殺機。無亦無方，許說個中妙。有趣在阿堵中，終日營營而六根不倦。心在腔子裏，經年兀兀而四大常安。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虎經頗能窺豹。三百五篇總曰無邪，靈均氏差可續貂。樂旨潘文，合之斯成雙美。廣談治筆，離之所以兩傷。

鹿養精龜養氣，鵠養神。阿箇先生傳授，精爲衛氣。爲奧神爲馬，直由元始周流。

虛空當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俊陰陽原自調和，赤心人不必更煩妙手。

乾三當不可變化之際。故言君子而不言龍。日乾夕惕，猶妨觸處危機。坤卦順天時行之宜。故象牝馬。

而復象牛。

引重致遠，足了自家職業。

游魚不解五音，鼓琴出聽頑石。未深四諦，聞法點頭。偶然而不必盡然，可信而無須深信。

微言絕於人亡，觀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力到。巧者無過習者之門。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菓車中，畢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己精神。

執七處非心，含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沈三途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儕各自營生。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此之謂齋月光風。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足躡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拖，前劫後劫，看虛空何曾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捐百慮而定中生慧，縱濟寒山拾得之肩，酷無裁製，破萬卷而下筆有神，即接拾遺供奉之武，終鮮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時動靜何曾有實，內藥了性，外藥了命，了卻後內外盡是強名。

在天成象，而麗天者無形，非象在地成形，而麗地者無象，非形。若不信，拔宅昇天，請試看殞星爲石。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居無事而降，施於是誰？則尸之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操有主而勘酌其間。

我之謂也。

鳳羽來儀，而不可爲儀。千載作天際真人之想，龍性難馴，而似乎易馴。一時傳山中宰相之稱。

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牕下雅有蟬吟鳥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煩岐伯一針。心竊裏似癢非癢之時，還借麻姑五爪。

杏花疎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沙汀印月，歌殘絳爾言旋。

擒白鶴，採鸞珠，別有青蛇一劍，挽黃河，瀉銀漢，全憑赤水三車。

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見。卽盡心知性之談，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乃志一動氣之說。

空不礙物，物不礙空。五濁惡總，是菩提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威儀渾皆般若。

修命而性宗弗徹，止作頑仙。修性而命寶不完，終爲才鬼。故真才才而不鬼，大仙仙而不頑。

仁有恩而至誠無恩，故曰肫肫其仁，淵有涯而至誠無涯，故曰淵淵其淵。天有象而至誠無象，故曰浩浩其天。

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祝卽爲禍福。至人情意都泯，故能識鬼神之情狀，而呼吸盡是。

風霆。

遇也。如日月之食，年年兩炬慧燈，復其見天地之心。夜夜三杯玄酒。

渾沌，偷忽一朝鑿破，還須令條忽補。完人我山，衆生蕪地移來，且着落衆生伐去。

小盜者大盜之資。故盜小盜成大盜，而後三盜既宜。內賊者外賊之因。故賊內賊，防外賊，而後六賊不起。

揮如意，滾滾天花亂墜，絮不沾泥，據蒲轆，軋河車逆行，輪不展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本體即是工夫。大澤焚而不能熱，河

澌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對驚。工夫即是本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坐相邀天路神仙。一片冰心在玉壺，難持餉洛陽親友。

虛而實者天乎，故以實投地之虛而往來不息。實而虛者地乎，故以虛受天之實而生化無端。陽而陰者

日乎，故能獨照而不能納形。陰而陽者月乎，故能納形而不能獨照。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無限殺機。

枕中鴻寶一編，應自有風霜之句。室中竹實數斛，定知作鶯風之音。

洞庭野鶩奏咸池，大樂女殆其然哉。木犀花散作滿院秋香，吾無隱乎爾。

因天時興地利，是農圃之參贊，損有餘，補不足，卽商賈之裁成，儻其日用而知其去聖人豈遠。

感有心而感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感則無言之誠也。悅有心而悅則無心之悅也，說有旨而悅則無

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卽屬後天，可議可思，直爲塵跡。

上九上六者，老陰老陽之極數，用九用六者，返老爲少之神功。故能轉亢龍而爲元首，罷野戰而爲永貞。

羣龍無首，包涵遁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三藏。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華，冬食根，四時食其本。南陽鞠宜早種乎，酒不御色不濃，財不貪氣不使，諸處不能

染，西方連立時見矣。

天仙才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千秋李，白風流放誕，蘇子瞻枕海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楚楚。

爲市井草莽之臣，蠶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遠俗情。

既修而悟悟也，豁焉既悟而修修也，安焉大修大證，悟在其中矣。大徹大悟，修在其中矣。

悅者獨修獨證之真機乎，樂者共修共證之真趣乎？不悟者常悅，常樂之真境乎。

性體如如，上無覆下，無基在在，妖魔屏絕，鼻端柳，水不寒火不熱，人人鄙吝銷融。

體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羨，大烹寒不出暑，不出庇，風雨自安，小篋。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得詩而忘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陽爲不善者不必盡罹官刑，感應有踰袍鼓陰爲不善者，不獨盡歸冥府，輪迴不爽毫芒。

害生於恩，總爲從無入有而順去。恩生於害，總從有入無而逆來。

天無二日，垂象之常。十日並出者，咎徵之應。請看日下赤光，既可二亦應可十。試問錢塘萬弩，將射日不

異射潮。

命者於穆之不已乎？性者人物之各具乎？理者性命之委緒乎？窮理者究極根源之謂也。盡性者充滿分量之謂也。致命者畢事告成之謂也。

物者物有本末之物。知者知所先後之知。格物者本末混爲一途。致知者先後融爲覺照。先者離而可合。在者合而不離。

煉五石斷鼈足。聚蘆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識浮實。契墳羊乃儒風之懸日。

責難於君者。請先責難於天君。不虧其體者要在不虧其大體。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不淫不屈不移持心所以養氣勿正勿忘勿助養氣亦以持心。

朱陸之辨不休。自分宗教。蜀洛之黨頓起。強立町畦。

竹几當窓擁萬卷。列百城。南面王不與易此。蒲團藉地結雙趺。空萬有西方聖立證於茲。

禹可司空。稷可教稼。契可明人倫。與虞舜斟酌其間。已兆杏壇之化雨。以由治賦。以求爲宰。以赤典賓客。共顏回揖讓其際。再覩康衢之休風。

虛生氣氣還虛。天地之終始乎形神離。形神合。人物之終始乎故始而終者。體受歸全之實學。終而始者。

循環不息之化工。

有物有則。天命之性乎。用之成路。率性之道乎。無行不與。修道之教乎。未發爲中。即天命也。中節爲和。即率性也。中和而致卽修道也。

自誠明者。率此天命之性乎。自明誠者。遵此修道之教乎。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本自廣大。而陰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靈明。而迷者不能知也。存心者存其操存舍亡之心。養性者養其之境。不滅之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道母之精一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法王之精一乎。

遇桓而亦可管者太公平。遇武而亦可姜者管仲乎。勉人事而聽天命者孔明乎。識天命而修人事者謝安乎。

白雲森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興復不淺。

杜少陵大海迴波。無妨汚垢。王摩詰澄潭浸月。妙在淵渟。

綺里輩或疑僞設。乃抗言於輕士善屬之主。誰則能之。大傅公卽自矯情。而詠諷於伏甲覬賓之席。不可及也。

古人以文學言語爲兩科。故里歌巷吟。悉經藻飾而傳之。至今宋儒以語錄文章爲一事。故家藏國憲。無非口占而行之不遠。

湖海上浮家泛宅。首資糞壤。達士竟半生之業。先聚法財。故高以下爲基濁者清之路。

良農擅百畝之饒。首資糞壤。達士竟半生之業。先聚法財。故高以下爲基濁者清之路。

萬物出于機。入于機。衆人生于利。死于利。

善理財者如運水火焉。身在水火之外。斯收既濟之功。身在水火之中。則有焚溺之患。

易傳之祖也。說卦說之祖也。序卦序之祖也。潮流者會須窮源。劉義慶清言之聖也。羅賓中小說之聖也。高東嘉王寶甫傳奇之聖也。後發者終難方驾。



耐俗軒新樂府自序

申頤著

之可感者多矣。生斯世也，莘斯人也。惟一念靜持，感隨忍滅。古云：忍含百善。諒哉斯語。以演之爲歌詩焉。庶用自勉，以勉家人。倘觀者賞其有切情事，不嫌俚鄙，播爲聲歌，互相敦勉，則此之有補，視哀樂感人者何如也。聽山中頌撰。

耐俗軒新樂府 自序

二

耐俗軒新樂府自序

樂府體不一製。漢魏四言外，多長短句。唐多七言絕句。太白宮中行樂詞，純乎五律。子美新婚麗人等篇，或五古或七古，不循舊制。即是名篇，是皆唐之新歌也。至樂天復自制詩，乃標新樂府名，而好古之士，如太白、昌黎輩，多擬古作，間嘗論之。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有因歌而造聲者。因聲作歌，古樂府是已。蓋樂必有章，昔人審音，按律然後爲辭；則後之擬之者亦當擬其聲以爲之辭。乃隨意增損與古不叶，此不可曉。因歌造聲，新樂府是也。命意遣詞，以寫文心。雖有聲韻，不辨宮商，故前輩謂其有辭無聲，未必盡被金石。余以爲聲從辭出，其法雖不可考，然卽陽關三疊推之，以七言四句，則調無頓挫，無頓挫，則韻不能鏗鏘。故三疊以盡其變。所謂因歌造聲也。故作者修辭不必善，歌者達音可以意造。誠知夫聲之可造也，則詩卽爲樂。凡所吟咏，無不可被之金石管絃。不獨樂府已也。然既命樂府矣，余將使調從詞舉，聲與謳諧，酌量古今，制爲新體。三五七言，相間而出，擊節審音，無敢縱也。言約事舉，無嫌拘也。縱則志馳而音曇拘，則性斂而味永。試取漢魏郊廟明堂等作觀之，取漢魏里巷歌謡等作觀之，無不箇約，其或稍繁者，則必逐解畫段，如三百篇分章之意。夫後代聲詩，惟樂府與六藝之旨爲近。其里巷也者，風之屬也。朝廟也者，雅頌體也。彼明堂郊廟昭功象德，備一代制作，誠不必擬。而歌謡諷興時事，或怨或愁，或悲或憤，或觸事，或寓意，無非感於所遇，情不容已。嗚呼，古人之所感者，或在一時，或在一事，猶足興懷千古。況今日

耐俗軒新樂府

清永年申頤著

忍些好八十章
自非至聖，難言忠恕。勉思寡過，惟忍可圖。吾夫子以一恕貫萬理，我輩不可以一忍平衆情乎。長夏課誨，兒子偶爾論及，隨意拈示，再日得八十章，事經閱歷，體出新裁，辭簡意真，取便觀覽。兒輩列之座右，相與流連詠歌，津津樂道。張公藝型家惟忍，吾輒欲以此廣之矣。兒輩進曰：「張書百忍，請更以百事實之。」余曰：「富獨百也，衍之可千，引之可萬。凡意所及，何莫非忍？固有數之難窮，指之莫名其妙者。吾亦惟是興會所及，隨觸成言，以俟三隅之反云爾。若必廣搜博採，立志取盈，是又忍中一戒。吾何樂焉。杜子美詩云：忍過事堪喜。夫忍之爲道，苦在當前，味深事後，欲收忍後之樂，勿憚入路之艱。玩一過字，力而行之，有餘教矣。況余復伸之以多言乎？」兒輩宜書之，因識諸篇首。

處家庭宜忍一

家庭恩愛地，容默各相保。兒讀妻紡織，衣煖飯又飽。一家和氣樂陶陶，福非小。偶爾乖違忍過好。
處親知宜忍二
結交遍天下，親知相共老。禮節各稱家，坦懷息機巧。偏是親知責備多，交難保。但作痴愚不較好。
處僕僕宜忍三

使奴須使拙。主嬲責奴巧。我心不自知。偏望僕僕曉。奴若有才豈作奴。供灑掃。力有不及忍些好。

處鄉黨宜忍四

鄉黨尊尚德。況愛及卑小。謙讓自家持。便宜隨他討。不使鄉人厭儒冠。亦有道言動相安耐俗好。

念我親宜忍五

時時念我親。守身如懷寶。一事招人言。即是虧子道。忍指親名誓鬼神。情可惱。忍親何如忍冤好。

念我身宜忍六

置身如置器。平處無傾倒。遠忌休近名。防害莫懷寶。但使安甯無外慮。萬鍾小。凜凜冰淵忍處好。

念我心宜忍七

形骸非有知。言動誰倒心。是主人翁。莫使向外跑。主人在外客侵凌。自紛擾。一忍收回萬慮好。

念我家宜忍八

四海憂非大。一家憂非小。四海不留靜。有人擔去了。一家有事無人擔。我受擾。一家齊忍忍方好。

遇公門宜忍九

下士無子游。公門述宜擣。鄉黨羞卑曲。長吏厭紛擾。可利何如可恥多。請自考。還是養高遠些好。

遇高門宜忍十

逐熱無修士。高門述宜掃。未登主人堂。先觸闊者惱。自考生來無媚骨。性難矯。辱先宜忍脚好。

遇惡人宜忍十一

惡人固難親。遠惡吾量小。但作平等緣。惡念自然掃。祇因我念過防閑。翻觸惱。忍到無心方見好。

遇戲謔宜忍十二

謔浪損威儀。言動闢世道。甯使人憚嚴。勿逞風流巧。巧語相加忍漸深。逼成惱。涉趣何如尊重好。

氣未動宜忍十三

忍氣未動時。功多用力少。客氣推出門。緊把理字抱。但將傀儡看橫逆。憑他吵。浮雲不礙碧天好。

氣已動宜忍十四

氣動不及持。燥急滿懷抱。焰焰如火燃。撲滅計宜早。一念回時挽天河。即滅了。平果果然忍力好。

我有理宜忍十五
自持惟一是。恩怨難討。有理人自知。不知也能了。有理翻成無理事。增悔惱。說著何如忍著好。

無理偏爭氣。越爭氣惱。肯自忍不是。就是有理了。昧著良心反責人。誰不曉。強辯翻成大不好。

我爲大宜忍十七

薄俗輕尊輩。閒言不怨老。放開寬肚腸。事多容受了。憑他無禮來相加。只是小爭論。無如尊重好。

我爲小宜忍十八

禮爲尊長屈。能屈方爲小。卑幼論是非。名義已顛倒。總有過差是大人都蓋了。不遜何如忍著好。

言好還須慎。能慎言方好好話豈能多。終日說不了。若使風鳴常可聞。亦凡鳥。欲斂浮情忍些好。

我拙言宜忍二十

辭拙當廣座。未言先自考。開口即傷人。一句不爲少。何不移短作我長。默是寶。詰在心中忍著好。

聽言宜忍二十一

聽言色須恭。肅坐論討。唯唯畢其辭。是非默自考。雖有意見莫遽陳。恐擾擾虛已方知受善好。

進言宜忍二十二

情急辭須忍。進言固有道。欲使人樂從。先莫觸人惱。情理醉心如飲酒。自傾倒。盛氣消時直亦好。

背後言宜忍二十三

面責不爲嫌。背議傷懷抱。偶然一句話。須防增飾巧。傳成是非我开端。傷雅道。躲避閒言忍些好。

不受言宜忍二十四

有長莫自矜。矜長無精造。世間藝能多。說來翻愧少。倘使多才如周公。數不了。忍能且讓人誇好。

有短宜忍二十六

有己智當昏。責人冒偏巧。日日說他人。反已試一考。燈不自照另有燈。君須曉。看看自家忍些好。

處貴宜忍二十七

驟貴違失賤。見滿知器小。不止累身名。還恐辱祖考。快意不如笑罵多。曠不曉。勢可爲時忍些好。

處富宜忍二十八

富亦何妨仁。人能處富少。寬使仇人恩。蓄致親知惱。如何斂怨較鑄銖。真呆老。保富還須積善好。

處貧宜忍二十九

聖賢重清修。屢空爲士表。求人何益命。徒使身心擾。綠滿牕前自讀書。靜悄悄。禮義悅心忍餓好。

處賤宜忍三十

狂夫抱經濟。矯矯人中表。用則帝王師。舍則窮谷老。天爵無借外來榮。樂吾道。世俗何知忍垢好。

我有威宜忍三十一

臨下莫作威。威重應少。父母稱嚴君。慈愛滿懷抱。用威亦如父母嚴。威福造。不忍心從忍出好。

我有恩宜忍三十二

莫怨恩成仇。反已試自考。施恩虛德色。奈何說不了。受恩易忘我不忘。成兩惱。何如忍些成兩好。

我有勢宜忍三十三

有勢不作福。勢極禍機巧。得爲盡力爲。須防勢去早。身死還愁及子孫。何時了。天道好還忍些好。

親知勢宜忍三十四

心癢親知勢。忍口莫論討。他家喫好飯。偏是看的飽。時時賣弄在人前。說不了。不解人嗤只覺好。

我能爲宜忍三十五

能爲莫盡爲。難了忍就了。良驥恐窮力。良工羞竭巧。才窮巧盡翻成拙。堪笑倒。世味無如不盡好。

不能爲宜忍三十六

事有不能爲。欲爲忍住好。力大方舉輕。器大方任小。若將重載加蹇驢。壓箇倒。志大還須力量好。

我真知宜忍三十七

舉世少復真。一真百偽攪。你說你真知。真從何處考。欲變是非先亂真。毀譽巧。獨知難爭忍著好。

我不知宜忍三十八

世事難周知。學問那盡曉。切勿強解事。人說就攪攪。但能多讀數行書。話自少。斯文原是闕疑好。

人陳我宜忍三十九

人陳我勿親。親疎各有道。相親必有爲。無求迹便掃。讀書原是治生涯。誰來討。勢利何多忍笑好。

人毀我宜忍四十

毀至心必動。忍過覺毀好。有過誰肯言。因毀得自考。反笑相知譽。我多受益少。虛己深知不辭好。

人避我宜忍四十一

事有避人知。遠嫌我宜早。私書莫強看。秘語休究討。恐有傳聞我受疑。難分曉。閒言易播忍方好。

見人巧宜忍四十二

泛務妨專功。歧途迷正道。苟能精一藝。便是養身寶。憑爾多能隨好邊。無兩巧。弓人莫羨梓人好。

便宜事宜忍四十三

便宜事偶然。忍過無悔惱。人事討便宜。必致虧天道。天若故意作機縫。多湊巧。巧到窮時悔不好。

情欲宜忍四十四

欲心安有極。天理在人道。外欲不可爲。有兒勿娶小。偕老無猜樂。有餘窮窶。忍些閒情家道好。

機巧宜忍四十五

智巧逼危機。相傾何日了。世人不患獸。獸是藏身寶。機心用盡不如獸。是誰巧。聰明難忍些好。

俗體面宜忍四十六

體面不須爭。禮節稱家道。要知真體面。不在費多少。賣卻田園強支吾。架終倒。窮時方悟忍著好。

日用宜忍四十七

用度何窮極。費多愁入少。世風貪濟奢。苦當以廉矮。澹澹儒風詒子孫。堪世保。教儉無如教忍好。

銀錢事宜忍四十八

有事如無事。應大如應小。誰不厭有事。應事怕紛擾。一心無主事偏多。如何了。欲濟還須有忍好。

無事時宜忍六十三

養生資財貨。取與固有道。非分勿苟圖。欠人休待討。義利閑頭辨人禽。莫草草。潔白持躬躬亦好。

說公事宜忍四十九

位外不謀政。何堪多士擾。每事好倡先。是非怨頗倒。心各懷私強爲公。滿街跑。自守穩。遠衆好。

世俗忙宜忍五十

忍些世俗忙。閑卻身心好。忙因世味深。閑因俗念少。閑人自有義中忙。心不擾。世味消時忙亦好。

可戀處宜忍五十一

最是可戀處。達人須要曉。快意難久居。試看投林鳥。飛飛不肯戀一枝。見機早。情到濃時忍住好。

相形際宜忍五十二

人事怕相形。獨動輒成惱。貧者厭富。拙人恥說巧。若把清修做世汚。意必矮。矜長無如遠怒好。

功名際宜忍五十三

隱忍功名際。安卑恭枉道。命好拙亦得。不顧爲術巧。巧到人謀能奪命。造物惱。欲福先求免禍好。

是非際宜忍五十四

是非際。宜忍。是非口舌利。于早。閒言忽中人。被之如山倒。我縱不言耳已塵。恨難掃。忍口兼之忍聽好。

熱鬧場宜忍五十五

里黨是非兒。口舌利。于早。閒言忽中人。被之如山倒。我縱不言耳已塵。恨難掃。忍口兼之忍聽好。

名利場宜忍五十六

投足名利場。意氣相傾倒。虎熟終難騎。市井無交道。戈矛即在笑談中。休防惱。轉眼冰山忍過好。

要人前宜忍五十七

拘促要人前。頓覺一躬貌。滿座各爭媚。無我也不少。羈恐錯搔無癢處。翻觸惱。何苦忍差討不好。

愁人前宜忍五十八

愁人多感傷。體情斯厚道。得意話休提。忍使愁觸惱。若使你愁人快意。惱不惱。痛癢相關忍些好。

衆人前宜忍五十九

廣座難周防。閒言少究討。說東疑指西。打梨誤及棗。筵間不是議論地。且喫飽。學問滿胸忍些好。

有病時宜忍六十

調病先調性。切要開懷抱。生死有定命。虛扁無異道。多因愁病病轉增。藥甯保。調病無如忍病好。

無病時宜忍六十一

無病常慎病。澹泊益壽考。一身供百欲。強壯豈終保。人間可好事無涯。做不了。想到病時忍些好。

九

慎享無事福。不樂利名擾。安飽無經營。睡到日出卯。亦知眼前恩怨多。任顛倒。但恐惹事忍著好。

事初來宜忍 六十四

要知極大事。初來必甚藐。一念不能平。轉弄轉生機。力窮意盡看收場。事仍小。悔不先時忍些好。

交厚時宜忍 六十五

傾吐厚交多。肝腸可信少。私恩莫浪受。秘話休說了。隱微不是親知播。人那曉。到是無交忍靜好。

交疎時宜忍 六十六

親極難爲疎。強忍存厚道。親時誘不盡。疎時罵不了。是非轉眼變恩仇。量太小。怒過何顏對舊好。

當食時宜忍 六十七

當食莫咨嗟。口腹事終小。甘鮮誰不羨。粗糲也會飽。於世何功爾坐餐。試自考。敢生揀擇說不好。

當進時宜忍 六十八

當進無賢愚。奔競爭遲早。一齊往前擠。定然擠箇倒。讓人向前後。何妨爭多少。忍過方知安步好。

年幼宜忍 六十九

修途方苦長。少壯難常保。努力在少壯。正以防衰老。學成多藝晚收功。宜及早。老健尤知忍慾好。

但愁家道薄。不知來日少。越老越不足。一家成怨惱。兒孫不諒馬牛心。好痴老。扯淡偏圖身後好。

好勝心宜忍 七十

能忍好勝心。憂患自然掃。我勝人必屈。誰依我占了。甘將勝著讓與人。屈到老。對奕無如局外好。

息惰心宜忍 七十二

驕心生怠惰。當以忍力矯。舉盃莫累夜。愛眠無失曉。一事懶爲算。後時更多了。振起精神強志好。

奢望心宜忍 七十三

君子不顧外。素位固吾道。有生天已定。妄念胡紛擾。夜裏千般計算成。待天曉。起來依舊忍著好。
衣食稱其用。遇此何榮抱。事事求如意。請君看。餓殍天心自厚人不知。錯怨了。百慮纏歸知足好。

如意時宜忍 七十六

如意意何如。君子憂如撲。福過懼災生。受奢慾器小。同爲齊民我獨豐。察天道。何以持盈忍自好。
事已過宜忍 七十七

事過如夢覺。利鈍迹全掃。過去放不下。定惹將來擾。若把將來更豫謀。憂無了。放過且論眼下好。
事未了宜忍 七十八

事了莫留思。難了莫求了。未了事無涯。越做越不了。了與不了且憑他。就了了。了不了時忍了好。

居盛名宜忍 七十九

盛名難久居。畏名常惜悄。衆指積高質。奇窮中大巧。問君何以平物情。心欲小。才能忍用才方好。

意所忽宜忍 八十

人亦恆言忍。忍大不忍小。明是屈於勢。卻以忍自表。吾心畏大兼怨微。樂天道。忍及昆蟲苦量好。

忍又忍四章

余拈忍字。於尋常言動應接之間。得八十事。意以言理不如言事。逐事指點。而後是非較著。然爲類至廣。不可以盡。因復括四章。以統其義。更名曰忍又忍理。既舉全功。益加審。牛儒有言曰。賢哲立言。當粗勿精。南近勿遠。使人可守而行之。夫可守而行者。忍其要矣。既作世間人。不得不涉世間事。人情萬變。吾以一身一心應之。開口動步。便生觸礙。堅持一忍念。忘不忘。要從刻苦謹默中。充吾本心廓然之體。當前不擾。事過無悔。寬裕雍容。全吾性量。亦惟在乎熟之而已。若勉強一時。或矯持一事。徒蓄其苦。何有濟哉。

忍又忍。忍來好身。忍無難危心。忍無煩惱日。日但向忍中過。忍到老。忍與心忘又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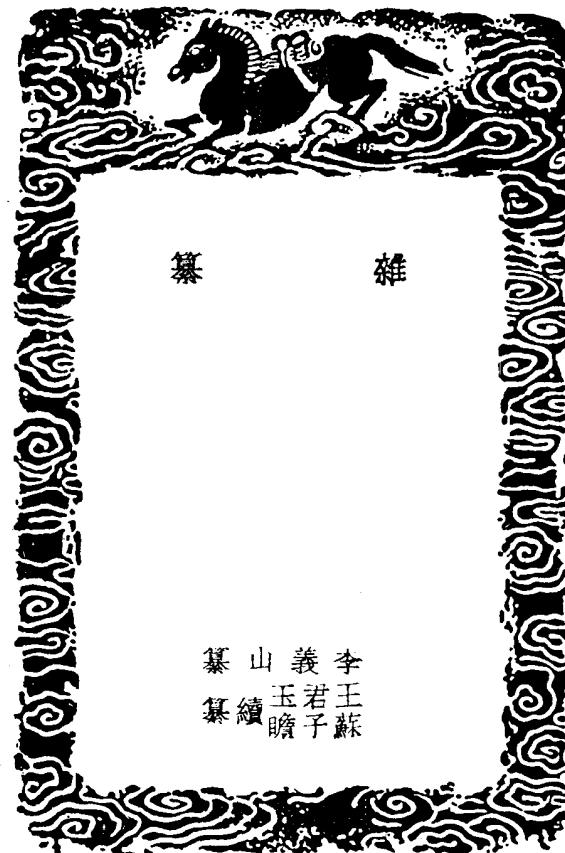
忍又忍。忍來好人。趣深曉。把臂同來度世好。二

忍又忍。忍來好天下事。難言。一忍都默了。古今成敗多少人。細尋討。那箇能忍。那箇好。三

忍又忍。忍來好聖人。稱強恕。忍是求仁道。不忍亂謀。忍濟事。經可考。問道先從忍入好。四

雜

李王蘇
義君子
玉贍
山續
纂纂



雜 墓 卷上
機得蟲食。徒行得劣馬。行久得坐次。
行急得小船。遇雨得小屋。渴飲冷漿。

逐澑

窮漢驥車。貧家嫁娶。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二

不得已。

大暑赴會。掩意打兒女。

謁致仕官。

忍病飲酒。

爲妻屬愛寵。冒暑迎謁。

印似嬰兒常隨身。

孕婦行步。

流汗行禮。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相似。

鴉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京官似冬瓜暗長。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夫婦爭小事。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指大解音、則廢業。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不相稱。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醉客逃席。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窮措大喚妓女。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老翁入娼家。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羞不出。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新婦失禮。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處子犯物議。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怕人知。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匿子女。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不嫌。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犯人愛寵。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透稅。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賊賊。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隔壁聞語。

鳩似揩大、餽塞則吟。尼姑似鼠入深處。

印似嬰兒常隨身。義似尼姑有伴方行。

說所送物好還懶，必是不佳。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違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新娶婦、郤道是前緣、必是醜、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狡。

花時多病。
好家業不和。
不可過。

好時節逼迫。
貧家好花樹。

閨宦姿美婦。

貧家節日。
好處館不作會。

好時節逼迫。

閨宦姿美婦。

貧家節日。
好處館不作會。

說所送物好還懶，必是不佳。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如
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殃

如家業不和

賀家好花棧

好景不吟

好處館不作會

誇說器皿價例。	讀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所入莊課。	說愛寵年紀小。
酸寒。	村縣移市。
村漢呼雞。	村縣喝道。
散樂打單枝鼓。	村漢著新衣。
不快意。	村漢喝道。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遇見贊家。
犯人忌諱。	看花淚下。
醉後聞醉語。	游春重載。
殺風景。	果園種菜。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孤館猿啼。	游春重載。
老人哭子。	果園種菜。
不忍聞。	看花淚下。
市井穢語。	游春重載。
落第後喜鵠。	果園種菜。
及第便卒。	看花淚下。

牛背吹笛。樹陰遮景致。
欠債不償逢主。背上起樓。石笱繁馬。苔上鋪席。旅店秋砧聲。乞兒夜號。

驛鳴村中。
乞兒驅雞。
築塙遮山。
參謁失禮。
斫卻垂楊。
月下把火。
花架下養雞鵝。
少婦哭夫。
居裏聞樂聲。

借道對風塵笑語。
僕妾搃言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腹大師尼似有孕。
見水心中涼。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鬧。
僧尼新還俗。
著鞋臥人床。
對丈人丈母唱鼈。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將主人酒食作人。
誇男女伎倆。
強學時樣妝束。
與寡婦認親往來。
入人房廬取人物。
窮漢說大話。
暑月排筵久坐。

武人村夫學書語。僕人學措大體段。
夏月見紅似熱，重模下似有人，見梅齒軟。
打毬墜馬，筵上亂叫喚，未語先笑。
嚼殘魚肉置盤上，向娼婦吟詩。
賤食還主人，獎男女嬌談。
食後不起妨主人，喫他飲食不讓讓，得人恩不思報。
家貧學富人。

入神廟、若尼鬼。
過屠家、覺彌。
對大僚食咽。
攬奪人話柄。
作客踏翻臺卓。
橫箸在羹椀上。
詔他高貴爲親。
將男女赴席。
筵上包彈品味。
問主人魚肉價。
借他物令自來取。
向人花園採果。
作客自呼賓。

大暑逢惡客。

癡頑。

有錢不還債。

見人文字強誣隨。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圖他酒食作證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頗狂。

無故讐始他人。

重孝鬪雞走馬。

養閒漢出入。

將田宅與人作保。

呼兒孫表德。

鴉妻話怪尊長。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有錢不會使。

有疋帛不裝著。

惜錢有病不醫。

明月夜早睡。

有美味、慳減臭腐。

權在手、不作好事。

不祥。

無事嗟歎。

臥床上唱曲。

露頂寫字。

對日月大小便。

散髮。

未食碗中先插匙箸。

九

美妾妬妻。

知過不能改。

自不知過彌怪人。

好說人家密事。

三頭二面趨奉人。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桑家耽酒。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有憾於人望人怨。

耕作不失時。

諸婦和諧。

買賣不失時。

孝子說歌令。

長大漢放風箏。

賣田了吉凶。

母在呼舅作渭陽

祭亡人卻動樂。

婦女出街坊罵醫。

非禮。

呼兒孫表德。

鴉妻話怪尊長。

枉屈。

好兒無好婦。

好衣不會著。

好顏色不解正配。

男女長成不教。

有好花、吟詩酌酒。

清要官、自犯贓罪。

年少時、好閒不習事。

無事嗟歎。

臥床上唱曲。

露頂寫字。

對日月大小便。

散髮。

未食碗中先插匙箸。

十

須貧家有懶婦。
倉庫不點檢。
漫藏無用物。
多蓄愛寵。
物貴爭買。
必富。早臥晚起。
莊園不收拾。
狼籍米穀。
好遷移不止。
物賤反不買。養子不及父。
拋撒飲食。
棄業逐樂。
好結納權貴。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爲事。

作債追陪。
愛賭博飲酒。
家事不愛惜。
慳不中禮。不迷酒色。
常點檢家事。
夜眠早起。
子弟一心。
財物有簿籍。家養六畜。
主母不信佛。
積少成多。密事機密。
奴婢解耕織。
及時收藏。
不嫌蟲掠。

物料不作踐。

立性有守。
有智能。
不妄自逞能。
入門問諱。結交有智人。
博古知今。
不親近小人。
夜間常警睡。臨事覺悟。
不習賤劣事。
不妄信奴僕。
有疑問人。知禮義廉恥。
忠良恭儉。
不事嬉遊。精修六藝。
孝敬慈惠。
有守。

閨房貞潔。

馬他人家奴婢。
席面上不慎涕唾。鑽壁窺人家。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習女工。
學書學算。誠對明敏。
博學廣覽。

遇事有知識。

立言不回。
進退威儀。

交遊賢者。

議論酒食。
溫良恭儉。小心軟語。
閨房貞潔。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即起帽共人言語。

不敲門直入人家。

馬他人家奴婢。

席面上不慎涕唾。

開人家盤合書啓。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物件強詐價色。

見他鬪打強助拳。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遇事不分別是非。

男兒學女工。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不得開人私書。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縱兒子學樂藝。

要小下便宜。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雜纂卷中

奴婢相

汲卓高。

喫乾飯。

易圖謀。

獮舍貓兒。

難奈何。

解隱形賊。

特寵婢。

不得人憐。

卒死虔婆。

不孝義兒。

遷人年歲。

廢落廟筭枉。

低手園基。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衆食未了先卸箸。

見他鞍馬選乘騎。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評論強斷是非。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馬脫籠。
病起人同飯。

見他學道場。
縱兒子籠養。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俗人學道場。
縱兒子籠養。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宋 王君玉續纂

小兒手中物。

添水滿。

疾睡著。

搖燈長。

放物當路。

剪燭短。

翻著衣裳。

咬人馬。

咬人狗。

咬人大。

咬人犬。

醉後許物。
託魚鷄傳書。

買妾問來歷。

趁不得。

驚馬脫籠。

病起人同飯。

冷淡。

念曲子。

齋筵聽說話。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不封底鎖。
醉漢蹴踘。

斜日照人影。

遊山遇雨。

借物賭博。

賣馬。

賈花聞鄰家哭聲。

縣尉著賊。

搭材匠跌死。

彩畫淵室。

法司犯法。

師巫贍死。

先生懶惰。

鐵匠被鎖。

僧道犯戒律。

對客泄氣。

村巫降神。

村妓妝束。

長人著短衣。

婦人綻馬。

冶人鍋釜。

遊山遇雨。

賞花聞鄰家哭聲。

懶人有錢。	好女嫁醜漢。	富商據名妓。	歌妓被決。	惡札人愛使錢紙。
新鞋答蹴跑。	古銅器重鑄。	絲帛鋪失火。	玉器失手。	富商騎雙控馬。
重難。	瘡上喫棒。	爐喫牡丹。	書畫被鼠囓。	下賤人呼人表德。
隆冬騎遠馬。	許捨身修寺。	陣上帶甲馬。	署月赴公筵。	騎別人馬遠出。
沒用處。	漏餅罐。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養母狗雌貓。
折針。	又愛又怕。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將生鐵博針。
狗喫熱油。	小兒看雜劇。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
初登山遊玩。	村夫看官過。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將鯛釣鼴。
不識羞。	駄人看弄鬼神。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下賤人呼人表德。
下第人入期集院。	新女婿渾身著新衣。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賤物作貴賭輸訛口。	不請自來攬坐。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邊官誇說兵權。	酒食店留得筆帖。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不濟事。	被妓不采強入門。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將女嫁內官。	誇妻妾端正。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無錢後斷賭。	新婚女子。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臨渴掘井。	經紀人市語。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船行借得鞍乘。	啞子做手勢。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大斧傷人手廢掌。	大官侵占鄰人田土。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不白量。	不識疾遲。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老漢嫌妻醜。	急如廻鼴葛藤話。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不解作官歎沉滯。	告捨妻女要依日期。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低基娶與人下子。	發救兵須揀吉日。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丈夫遠行歸。	不識好惡。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舉子與試官有關節。	向燈心皐莢鋪乞餳。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巧人作事拙人不伏。	輕不得。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賈棺聞人病重。	看斬人說偷子好手。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同行拾得遺棄物。	留未食人喫茶。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落第舉子罵主司。	喚老娘逢人閒話。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大將妻要人呼縣君。	發倉賑饑待奏報。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老子弟看少妓。	兩入拽斜說話。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小兒灼艾。	古篆碑額。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觀基被禁不許教。	抽亂絲。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脚骨上取箭頭。	初學讀書人策論。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患腹泄人尋廁不著。	初學讀書人策論。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見人說無天理話。
脚骨上取箭頭。	初學讀書人策論。	冬月飲冷酒。	暑月檢屍。	病起人忘口。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賊見真贓。

小官祖父名。

上陣相殺。
醜姑見舅姑。

夏月餅師。
臺諫官言事。

相撲漢拳腳。
弄潮。

有罪喫棒。
上竿。

有罪對知證人。

改不得。

生來劣相。

好笑話人。

謬漢好作文章。

不肖子好賭博。

偷食貓兒。

得人惜。

學行孩兒。

善歌舞小妓。

天性敏感。

忘不得。

父母教育。

會讀書兒子。

隨事果斷。

做活計女婿。

良僕妾。

才識過人。

學不得。

神仙。

能飲啖。

留不得。

春雪。

暑月盛饌。

順風下水船。

大官得替後。

勸不得。

服砒黃。

夫妻因婢爭鬧。

失口許人物。

中酒病。

賭錢輸。

作過後事發。

悔不得。

怕不得。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出語容易。

見好物失買。

閩人讀書。
省不得。

諸行市語。

番人說話。

有罪喫棒。

上陣相殺。
醜姑見舅姑。

夏月餅師。
臺諫官言事。

相撲漢拳腳。
弄潮。

有罪喫棒。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有罪對知證人。

改不得。

生來劣相。

好笑話人。

謬漢好作文章。

不肖子好賭博。

偷食貓兒。

得人惜。

學行孩兒。

善歌舞小妓。

天性敏感。

忘不得。

父母教育。

會讀書兒子。

隨事果斷。

做活計女婿。

良僕妾。

才識過人。

學不得。

神仙。

能飲啖。

留不得。

春雪。

暑月盛饌。

順風下水船。

大官得替後。

勸不得。

服砒黃。

夫妻因婢爭鬧。

失口許人物。

中酒病。

賭錢輸。

作過後事發。

悔不得。

怕不得。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出語容易。

見好物失買。

致嘯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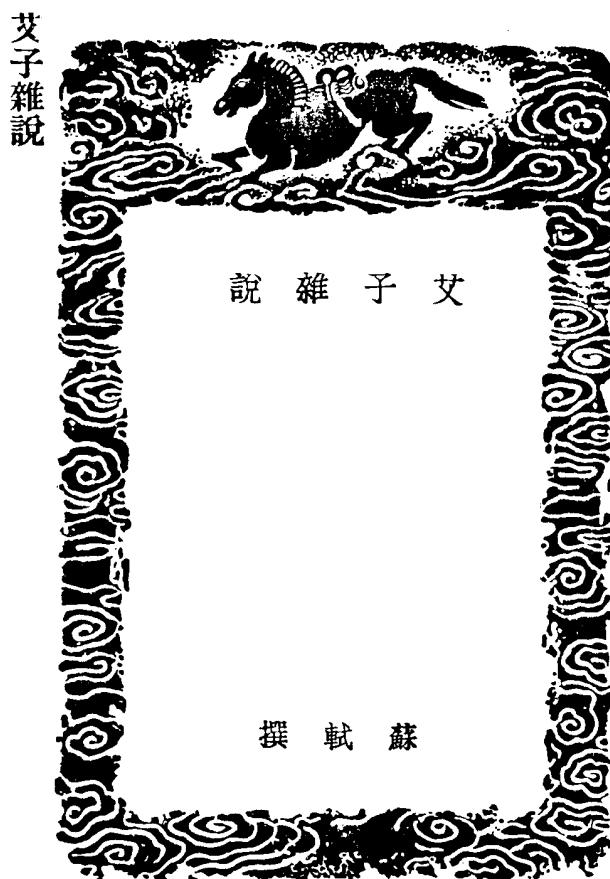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姫相與讓路。一曰。姫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

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雜說

蘇軾撰



艾子雜說

宋蘇軾撰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順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感王問之故。憾然曰。卿妻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鴉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蠅蠅也。既又見一物。圓幅多足。問居人曰。易與耳。且其性仁。且伐趙兵不血刃也。

艾子爲苦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爲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汝且弗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且伐趙兵不血刃也。

艾子曰。田巴居於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者。弟子禽滑釐出逢嬖姫。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姫有大疑。顧質于子。禽滑釐曰。姫姑言之。可能折其理。姫曰。馬屨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屨上。搶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以之長。姫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髮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姫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耶。入見田巴。曰。適出。嬖姫問以屨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姫申之以屨順爲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顧先生折之。姫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音。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斷。雖逆旅之居。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獻公罷。即刈以饋驢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諫。一日大飲而醉。門人密抽彘腸。齊地多寒。春深。求竽。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蓿一筐。以與放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獻公罷。即刈以饋驢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諫。一日大飲而醉。門人密抽彘腸。

也。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土陳大鵠九萬里，釣連鰐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鰐，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其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鷗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適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脰。願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之。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駕之項，多繩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驅之爲物，其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鵠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鵠也。豈以車驅比邪？」營丘士曰：「鷗鵠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鵠巢於鷗鵠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鷗準鑿物，或入林中而紺足綴線，偶爲木之所綴，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鵠之巢，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乘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綴，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憮然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鵠，買一鵠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兔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於地。至三四，兔忽踊躍而人語曰：『我鵠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鵠，可以獵免耳。』乃鳴耶，兔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擗得你冤否？』」

范睢一見秦昭王而休之以近禱。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雖以其寵，然以其寵，則以其寵，少相下者，若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詳。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蠶繭，其狀醜惡，唯蠶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鰐有三德，一無壯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以爲王婿也。』王曰：『善。』

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之間耳。睢聞薦蔡澤自代，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忿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可。」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鞣植乃其核也。」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問古有辦猶何物也？」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辦猶，處廷中，辨羣臣之邪僻者。觸

而食之。艾子對曰：「已後進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鼈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殊宮貝闕，暉飛璇璫。』龍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齊王於女，凡選婿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皙，雖中無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民爲王婿，則禁與士人往還。唯奉朝請外，享美服珍味，與優儕爲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爲效矣。一日，諸婿退朝，相敍而行，倣然自得。艾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乎？」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之。他日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微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摑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摑有血性者，摑之。」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爲婚姻。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若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詳。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蠶繭，其狀醜惡，唯蠶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鰐有三德，一無壯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以爲王婿也。』王曰：『善。』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也。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兔。艾子每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兔，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飫。

足。故凡獲一兔，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餉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免狡翻覆之際，而大已至，乃誤中其臘罿焉。而兔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死，而在手歎恨之次。

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裏。」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袴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穀，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艾子病熱稍痊，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擾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擒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鐵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卒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錢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袒者，此之弊。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炙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叉入鐵湯益薪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鐵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閻羅王。」牛頭曰：「一首也。須臾。又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言。若誤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汙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驗雅，乃是大儒。」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集於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冤，欲訴於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與指日蠻也。今丞相爲政數年，率春及夏旱，僕印賣求雨龍，纔秋至冬多雨潦，卽賣指日蠻。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半年取

逋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係大雪，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爲至冤乎？」艾子曰：「汝印者能當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壞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秦旣併滅六國，專有天下，罷侯置守。艾子當是時，與秦之相有舊，嘗以趣之，欲求一佳郡守。秦相見艾子，甚篤故情，日延飲食，皆玉體珍饌，數日以情白之，相欣然謂曰：「細事可必副所欲。」又數日乃曰：「欲以一寸

原艾子曰：

「吾見丞相望之，然又日享甘旨，必謂甚有餘資。元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直其簷，以其紗相粘，爲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當鋪。」每項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擁門，以是多應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尙未得，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卑於價以欺吾也。噭噭久之，艾子因曰：「秀才勿勿，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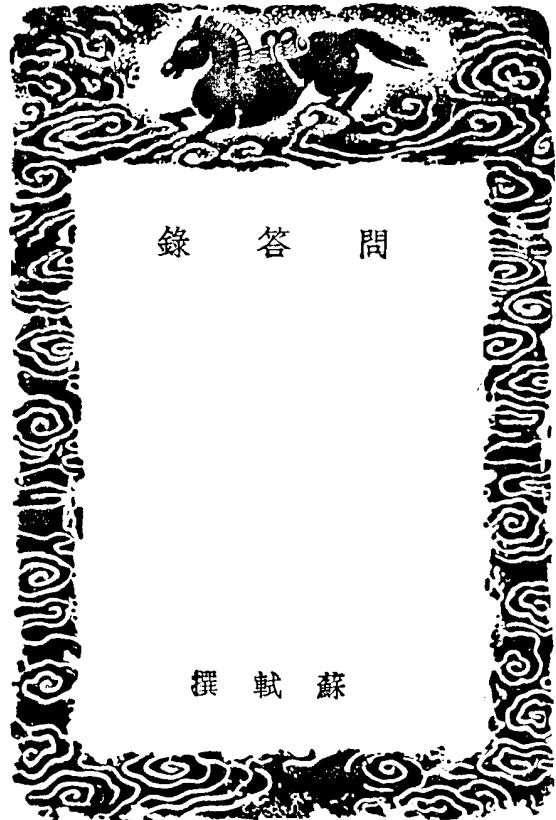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日，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鍊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嘻，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鍊之重，五百人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宰奇畫人，固不及。只是般到彼莫却費銅鑄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聞言，乃云：「方在陰府之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貴人曰：「汝何得非之多也？」問曰：「何人也？」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敵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爲人，職在燮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曰：「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邪？」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邪？」

東坡問答錄題辭

問 答 錄

蘇軾撰



問答錄

目錄

- 與佛印嘲戲
- 納佛印令
- 佛印譏謔
- 題僧詩軸
- 爲佛印真贊題答
- 聯佛印松詩
- 遊藏春塢
- 聯句嘲僧
- 與佛印答詞
- 因捫虱詰辨
- 佛印納東坡令
- 的對
- 佛印因坡見罪
- 與佛印商談
-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 與佛印起合
- 佛印與東坡茶詩與東坡
- 因月素行令
- 宴同官行令
- 借意狀物名令
-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 秦少游答歌并疊字詩
- 坡妹採蓮疊字詩

東坡疊字詩
登廁謫行者

長亭詩

二

問答錄

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閒玩。然恨未獲，東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頃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於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攜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巍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爲佛印真贊題答

東坡一日會爲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擂鑼。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子瞻多鬚也。」

聯佛印松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款語問因，言窗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惄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其敏捷，歎服不已。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日，有徐都尉於所居之背面山闢一花塢，廣植奇花異木，名曰藏春塢。時值芳春，爭妍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召佛印同往訪之，徐以他出，遇洞門鎖鑰，無以啓扃者。忽見樓頭有一女，豔妝凭欄凝望，坡遂索筆題詩于門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鎮鎮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隱小花梢。」佛印用坡韻復題其後曰：「門掩青春春自饒，木容取次老僧敲。輸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徐歸見所題，明日乃約二人來訪，久而不至，因用前韻以足之曰：「藏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款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梢。須臾東坡同佛印至，徐乃出家姬侍宴，偏賞紅紫，眞勝集也。」酒酣，坡卽席贈詞于姬曰：「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于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晚濃醉起，驚落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空來自見慣。徐乃卽席和坡詞，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去。詞云：「小苑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停觴緩引，正夕陽迢迢，爲誤入鶯鶯。」詞名鶯鶯

問答錄

與佛印嘲戲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羣書無不偏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在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悔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納佛印令。」

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納佛印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浣衣脚白。東坡曰：「可聯句。」坡云：「玉筋插銀河。」印云：「紅裙蘸碧波。」

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步，漫着老僧覓。」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浣衣脚白。東坡曰：「可聯句。」坡云：「玉筋插銀河。」印云：「紅裙蘸碧波。」

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步，漫着老僧覓。」

與佛印答問

東坡與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浣衣脚白。東坡曰：「可聯句。」坡云：「玉筋插銀河。」印云：「紅裙蘸碧波。」

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步，漫着老僧覓。」

問答錄

三

東坡一日攜子瞻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

金剛等大齋供不及何也。印曰：彼司門戶，恃勢張盛，降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人有詩嘲云：「擣眉努眼惡精神，捏合從來假似真。」剛被法門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後至上天竺，見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耶？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號。坡曰：彼自是觀音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復見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呪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遠著於本人。」坡喟然歎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佛印曰：今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印曰：「呪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人都沒事。」佛印曰：善。坡贊云：「南海大士真奇絕，手持數珠一百八。始知求己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因捫虱詰辨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恐謂成於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

不託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以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杯鯀。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佛印納東坡令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

坡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有秦國出金牛介甫。」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

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有牛，亦屬之巧妙也。」

東坡黃魯直佛印禪師三人同在百花亭上賞花飲酒，至數盃後，佛印起去小解。子瞻遂問去那裡。佛印答云：「小僧忙片時，至佛印來坐。」子瞻道：「我今行個忙令，便先道云：『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

問君忙不忙，黃魯直云：「我有百箱盒，全無一葉桑。」春已相將老。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尚養婆娘，相牽正上床。」夫主外面入，問君忙不忙。蘇子瞻在正堂置酒會客，時黃魯直佛印禪師俱在，飲酒數盃。子瞻要行一個急急令，當先道令曰：「急急急。」穿靴水裏立，走馬到安邑。走馬却回來，靴裏猶未濕。爭幾多，二三分黃魯直云：「急急急，把箭射粉牆。」走馬到南陽，走馬却回來，箭頭未點墻，爭幾多，二三尺。佛印云：「急急急，娘子放箇屁。」走馬到慈利，走馬卻回來，孔門猶未閉，爭幾多，三五寸。

的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裏，因食煨粟。妹謂坡曰：「架破鳳凰見，坡思之，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思未能還之。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琢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云：『橫斷蠶蠶汝能還之。』」令汝預坐坡曰：「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云：『酒既清，穀又饑。』不喚自來是青蠅。」不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秀。」此亦同音兩意。坡卽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楊腹貪圖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坡曰：「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繫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因舉曰：「嘗見鬻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佛印因坡見罪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烏臺按鞫。其平昔所與交游者，一時連坐，調斥廢秩者不下一二百人。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與其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歎曰：「我佛智超萬字，老僧而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曰：「健兒，你載擡我，便是夾頭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莫不大笑。

與佛印商謎

東坡即拾一片紙，畫一和尚。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長柄笊籬。與佛印云：「可商此謎。」佛印沈吟良久，莫是關雎序中之語歟？東坡曰：「何謂也？」佛印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非此意乎？」東坡曰：「吾師本事也。」相與大笑而已。

佛印與東坡商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云：「與你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非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貨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東坡答云：「我有一張琴，一條絲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彈盡天下無聲曲。」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間。東坡曰：「黃鸝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送佛閣相視，鬼奎危覲。」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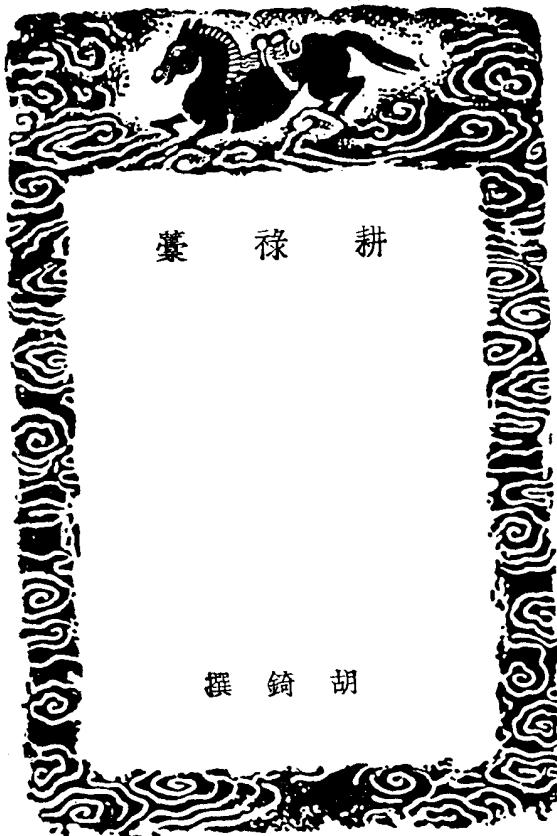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喜其能詩，凡會席必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為，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故來求一盃酒。」坡曰：「汝來掇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預坐。」坡曰：「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云：『酒既清，穀又饑。』不喚自來是青蠅。」不飛

識人嫌生處，憶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卽口還令云：「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嘴臉生來慣，楊腹貪圖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坡曰：「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繫不

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廁所。衆行者喧鬨相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廁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以和尚}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字。^{代應字}不可專靠那廁屎處。」

耕 祿

胡 錡 撰



耕祿橐

宋 括蒼 胡 錡 國器撰

以文爲戲曰子虛、曰亡是曰毛穎、曰革華、曰黃甘陸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舊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爲制誥矣。舊牛衣子也。歌幽頌牧之餘、竊有取農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爲書前之大務、輒織農書爲詔、爲制誥、爲表、凡二十五篇、名之曰耕祿橐、不謂文也。姑亦聲土鼓樂田畯爾。

擬力田詔

詔曰。民以食爲天。食不可闕、則農不可惰。堯敬授禹、粒父盤庚、力穡乃有秋。此古者歐民之農、使著本而食其力。我國家躬籍以供祀典、制地以行仁政、詔寬減賦租、勉率亦云至矣。比年以來、嘆愁轉徙、壯者不緣南畝、而無常心。豈斧斤奪其時、斂蘇役分其力、歟。厚斂以困之、歟。朕知無逸艱難、亦惟責躬懼德。弗類方春時和、十膏脉起、民事不可緩。爾郡國循行阡陌、宜究民情、以助農爲急。若有姦賊痒而稼者、勸之。爾父老子弟孝悌、陳敷菑草、播載于胥。斯田既順既宜、則自今以始歲、其有民無阻饑、迺朕之意。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

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戍軍馬加食邑實封制

建列罿以分封、載嚴維翰、奄全淮而作牧、兼重留屯、疇茲銀信之庸、幡爾林庭之處、控師干而衛社、隆使指以旌、允熟輿言、誠數大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當而首播公以忘私、退睦鄉閭、有同井相友之義。進陪卿伯、爲立極經野之謀。其至悅則忠乎君、其實意則近乎古頃、以仁政之潤澤、推爲太平之紀綱、貢助微、皆便于民、不奢不儉、租庸調悉寬其法、欲逸欲安、持界限以素嚴、立經制而益謹、無甚富甚貧之弊、見謂均平、縱近臣近親之家、莫敢踰越、方坐致國原之化、乃祈歸堯壤之耕、亦示勉留爰加

優渥品特升於華戟。廩爰賦於眞宮。少酬在畎之懷。終冀惠疇之用。矧維揚之重鎮。實今日之要區。未雨綱繩合謹本根之備。及時間暇。當爲兵食之圖。顧惟禮耕義種之質。足副內外撫之志。統緩驛場。申畫郊圻。省騎騁惶。宜舉充國破羌之策。分兵闢渭。必循孔明定蜀之規。以求相執戈父。以禦橫行介胄。象耘沃野。戰守有經。蟻聚列營。坐作聽命。期復恢於境宇。宜湧錫於山川。是用陟防諸之齋施。開廣陵之榮鍼。兵事節度。悉歸封履之中。地利便宜。盡入輿圖之內。仍申采錫庸頃恩崇於戲。帥整戎條。土翼歌於周。

雅馬騰士飽。平淮宜上於唐勸。往服狀言式永終。譽可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食邑實封。

代田萬頃列任謝表

琳館養恬。冀息丘園之魚網。疏龍誤分淮甸之弓。竊天控避以弗渝。竭地勉承而有覲。伏念臣量慚淺薄。品特下中。少事耕耘。粗得帶經之樂。壯沾主祿。始懷憂國之忠。越內外以若疇。辯總結而定賦。千夫萬夫之長。愧匪其材。九推五推之間。備殫其力。迺上從盤之請。欲陶擊壞之情。忽授鍼以總帥。俾建麾而顯闡。矧長淮之境土。爲吾國之藩籬。民賴懷生。軍資討質。秉戈執耒。未宜爲足。兵足食之思。牧馬飯牛。蓋講且戰且耕之政。鞠旅而當其邑。出車而収其華。戊牛或道。則無載饑之憂。徒御或嚴。則有峙糧之望。預爲雨徹之計。可收日辟之功。六月出征。敢發歌國於七月。夏官董正。尤當任旬於地官。顧無折畫之良規。曷副蕃宣之隆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恢復疆土。整齊乾坤。一成立中興之基。大披圖籍。九井張太平之紀。丕混車書。內將拓梁山奕奕之區。外欲歸齊國章章之土。知臣粗能積穀。故使偏邊。察臣稍然分耕。故資治塞。庚癸政需於飽餉。戊巳宜增於鉅屯。臣敢不實擊質塘。迺疆迺理。三事就緒。勉修濟浦之戎。萬年揚休。頤報土田之德。

擬常熟縣開國侯毅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慶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攷續以陟明。爰進植圭之秩。迺曉奏艱之惠。載推報本之恩。尤穆師言。

誕揚漢號。常熟縣開國侯毅實。深植仁熟滋培。一日無食則饑。司民之命。三代處農而教爲道之原。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貴能賤金玉之貴。幽歌始播。婦績畝以勤勞。魯頌于管。牧在堦而蕃碩。行師則藉之。較粟徵疆。則資之時糧。持常平使者之權。時登嶽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嗣烟疇。庶俱課於屢書。班祿宜先於增賦。乃刻名於縗璧。乃彰用於學禁。爰即侯爵。就陞公爵。子以重宗生之寄。予以顯育教之庸。於戲。歲月日時無易。而用明。朕已建九疇之範。水火木金惟修。而水賴爾。其敍萬世之功。益屬後圖。嗣有華寵。可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

代穀實謝表

八政之疇曰食。粗喜豐。九井之田爲公。誤叨進秩。增芻籜。鑿壤知恩。伏念臣弱植無奇。姦揚有視。勿正勿忘。勿助。幸免擢苗。實裒實豐。惟能維秬。顧何修而何飾。麥載粧以載芟。天子元日而祈于郊。至勤聖駕。蒙宰歲而制其用。亦費廟謾。偶六穗之告登。而三農之皆慶。遞起榮於品祿。仍加衍於戶租。不

稼而困。祇負素殮之愧。委艱而粒。實歸教藝之仁。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應形聲。化調風雨。正德惟和。惟敘舞原其生。休證用乂。用成禹敷。其福異徵。遂生於同頤。廢田不挺於稻華。雖已誇狼戾之秋。或虛有鵠形之歲。獎職方而任貢。升廳氏以司儲。猥令燕黍之微。亦被周禾之命。臣敢不茂加播殖。益務滋生。八月獲十月場。力課服田之事。九年耕。三年食。督彈憂國之忠。

擬隨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

登實祈春。已課兩岐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於皇孔硕之英。昭我奏牘之美。穀差吉旦。稽符讞言。隨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蕡白。裁行于野。懷大夫君子之忠。斯禦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來食。迄用康年。津沱對憲之時。竚能濟業。崆峒跨轍之頃。遂底休師。庸進績於農書。復仰忱於廟來。杳若。有在公助祭之恭。實好質堅。相尊祖配天之道。爰易隨西之舊壤。聿陞關內之新畲。於戲。雨露肥硗。之不齊。爾既勉修於人事。山川土田之大啓。朕其加錫於侯功。往服休恩。勉圖後效。可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

代來牟謝表

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往即乃封。恩誤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桑下枯荄。丘中槁苗。寧鑿黃髮。老風雪之影殘。瞰徹素心。抱冰霜之潔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威。歷元都。而有兔葵之思。因問俗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令勿後時。至形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畝叟豐廉之所。皆有春登夏實之資。地方虛於不齊。意敢希於所報。詎期削本之質。遞躋沃壤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游祥雲。政如時雨。五穀共衍。謁永平膏沐之懷。多忝同登。播元和天錫之頃。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之師。以虧廟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捨使者。肆令種植。亦被播遷。臣敢不小大懷忠。艱難陳美。誦原野南都之盛。已幸富涼歌宮室。故國之虛。尙祈警戒。

擬米秫除祭酒詰

唐得祭酒。生徒皆喜。謂不寂寥矣。蓋播門冠帶之地。必資醇經重寶而爲之長。以爾學殖素厚。詞英早榮。粵自脫穎而來。詩曰。或脊或榆。或穀或踈。其所踐揚亦既熟矣。頃登米庫。教思薰陶。士君子已有成周既醉之行。今擢夫成均。維其令儀。以式我賓饌。使酌道味德者。皆沈浸乎醡郁。則將用汝作醴。往惟欽哉。

代米秫謝表

任閭師之耕。功舉實進。司成之長。賓饌增華。樸量遼涯。懷榮跨地。伏念臣素無學殖。徒有仁根。后稷教藝以來。芳聯南畝。陶潛賦歸。而後顯露疇。在前深愧於粃糠。若作尚資於麪蘖。忽從米廩。叨佩水蒼。清爲聖人中。俾樂道泮之冰。醉有君子行使。沾德海之流。自非沐漢化之鴻醇。何以式周朋之燕。涓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氣蒸嘉協。瑞格和平。當豐年高麗之秋。界蒸爲體。闢七月公堂之教。獻饌稱觥。將溥廟民俗。館之規。造三代而樂優游。其適舞雩之趣。

乘輿法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參屬車。蓋所以嚴尊扈也。爾埋明芻悅才。有駿聲。乘馬在厩。摧之秣之于牧。典厩溢員。無裨仰林。司興躍寵。有覲分曹。聞命凌兢。衡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僅枯瘠。駒谷道遙。惟飽南山之味。飄原澗沃。備皆幽圃之勞荷。不乘於牧芻。俾供於銅鉢。約軛鳴八鑾。之節。宜預均調。法駕備六馬之參。盍先審御。騰槽有幸。導扈何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下以寬。取臣以爵。自強不息。時乘六位之飛。示朴爲先。日却千里之獻。屬舉我享。我將之禮。載嚴既旣。庶之司肆。使駕彼彼。依騎乘。臣敢不益鞭而後載。範其馳。地熟九方。幸已處於太僕。天低五路。願長擁於屬車。

擬良相除司農卿詔
自大易取益之利。以教天下。時則有若此選。已居開物成務之先矣。爾權柱風雨之姿。樟楠雲霧之氣。斲而成之。惠我南畝。其利已博。朕所嘉賴。儀九層。蓋以后稷之化。圃漢文之躬。籍田皆爾之力。爾其爲朕率趨末之民。而知本起。惄安之智。而力勤俾。五穀皆熟。有年屢豐。是爲毋曠厥職。往欽哉。

代良相謝表

士庶起晉。樹嚴斬木之教。天田攜角。誤躋司稷之班。聞命凌兢。戴恩偏饑。伏念臣泥塗未脫。畎畝不忘。陳王業以歌頌。粗知大本。利天下以取益。祇效小忠。我田旣熟。其笠伊糲。乃或耘而或籽。始載祚以載芟。正以九農播厥百穀。俟侯亞侯。彌侯旅。有厥其農。如焚如梁。如坼如坼。如京終善。日有猥慚芻賤。溢辱稼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授曆析因。分田爻助。即功以知稼穡。席或遑寧。親耕以粢粢盛。昭然示勸。爰重中和書。之進載所。秋冬報之豐。肆使袞綱。亦躋扈誠。臣敢不戒其趨末。毋或違時。擊壤而歌。敢云帝力之何有。敍疇以乂。當思農政之用成。

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轉運使詔
作周川衡。已成歲積。爲唐發運。爰重使名。自非負洞達之奇。何以稱轉輸之選。以爾風猷淵湛。器識破涵。妙加於迴幹。朕深嘉汝最。宜究其能。俾司將漕之權。毋效談河之闕。決鴻濶。已興陂下之耕。流馬運糧。期進漢中之策。俾加濡沃。嗣有激昂。

代車龍到任謝表

職溢水衡。何補禹疇之用。光溢關懷。深明漢澤之榮。沐浴恩波。滂滂感涕。伏念臣卑碌碌。量淺沾沾。刊木而龍其驥。粗竭放蕩之力。防稻而瀦其畜。僅彈掌漕之勞。政慚俛仰以隨人。所冀卷藏而束閣。川適逢

於淮海。呆曷尊於源。源迺沾詔墨之鴻跡。俾潤篆文之龜拆。流濕就燥。泄北海以灌淮。自下升高。激西江而抹潤。发煦升之活。以將轡駕之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厚海涌。道明川理。見善莫禦。其決化妙流通。從諫如轉諸園。迹無凝滯。肆令猥瑣。亦玷遵撫。臣敢不賦足施功。鞠躬盡瘁。鑿渠引涓。當薄澗下之之蘊。咸休厥功。朕甚嘉之。今將駕變車。泊明堂。擢爾司駕僕。克正厥后。克正思無邪。思馬斯藏。爾其搜舉天閏之政。使徒御不驚。既碩孔安。則爲稱厥職。其往欽哉。毋失朕命。

代馬載謝表

典厩溢員。無裨仰林。司興躍寵。有覲分曹。聞命凌兢。衡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僅枯瘠。駒谷道遙。惟飽南山之味。飄原澗沃。備皆幽圃之勞荷。不乘於牧芻。俾供於銅鉢。約軛鳴八鑾。之節。宜預均調。法駕備六馬之參。盍先審御。騰槽有幸。導扈何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下以寬。取臣以爵。自強不息。時乘六位之飛。示朴爲先。日却千里之獻。屬舉我享。我將之禮。載嚴既旣。庶之司肆。使駕彼彼。依騎乘。臣敢不益鞭而後載。範其馳。地熟九方。幸已處於太僕。天低五路。願長擁於屬車。

擬良相除司農卿詔

自大易取益之利。以教天下。時則有若此選。已居開物成務之先矣。爾權柱風雨之姿。樟楠雲霧之氣。斲而成之。惠我南畝。其利已博。朕所嘉賴。儀九層。蓋以后稷之化。圃漢文之躬。籍田皆爾之力。爾其爲朕率趨末之民。而知本起。惄安之智。而力勤俾。五穀皆熟。有年屢豐。是爲毋曠厥職。往欽哉。

擬趙鍊除金部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爲農亦然。爾仁爲之力。義淬其鋒。早入爐鍊。取鎧取礪。迄用有成。原田每每。拮据持榮。農亦良苦。非耕爾何以芟夷哉。此詩人所以有良耜。臣工之譽。朕嘉汝精。擢司禹金。今而後聚百鍊之精。以鑄農器。俾啓辟攘刷之有其具。以成我黍稷。往若王母廢厥職。

代趙鍊謝表

掌周野之器。請事老農。修禹府之金。誤登刑部。自天聞命。無地措躬。伏念臣生本親勤。質爲至鈍。番田春暮。其殫痔艾之勞。南畝秋雨。爰竭薅荼之力。方慚治蹕。忽拜秩增。六齊轉人之工。迺令典領三品揚州之貢。亦俾黜收。豈伊儼頑。足堪器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政堅所執。義成者方。治天下猶在矯。範于堯鑄。求良弼用作礪。起自傅巖。盡化買刀。悉歸銷載。臣敢不切磋琢磨。芟夷縹崇。斷矣同心。輔大易秉相之教。作而從革。成洪範稼穡之功。

擬翟春知犍爲郡兼勸農使詔

古有農官。我朝分牧者繫農使。示厚本也。爾剛木近仁。遜肥空谷。神光牛背。訛寢莫繩。左迺右抽。往來脩之範模。技雖扼於塗泥。性獨耽於畝畎。辟其勿用。惇爾來思。給荊州之民。無裨強本。供柳中之士。何補增屯。誤簡三推之知。狃破一麾之寵。載循漢陌。共理嘉陵。率彼戍兵。市顙紺而田沃助。其鄰里勞酒食。以疇良。勉收破塊之功。實藉起膏之賜。力殫艱隸。報祝汗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耕蓄恬亨。明雖忙。吉引重致遠。教未耨以變通。綏紓服。蘊接車轎而沛艾。迺擇人而作牧。俾領使以勸耕。臣敢不芻豆銜恩。蒲鞭示化。種四萬頭之益。頗廣租分。耦五百兩之連。尤思糧衝。

擬侯亞除籍田令詔

農者。天下之本也。朕躬耕耤田。率勸百姓。掌籍者必惟其材。蓋是職。周爲甸師。漢祠先農。國朝俾典宗廟社稷之祀。爾壯而知本。稽事艱難。告熟諸之。今擢爾令。宜殫竭其勞。亦服爾耕。以相我農民。匪但典祀事而已。往欽哉。無荒朕命。

代侯亞賀皇帝籍田禮成表

帝籍親臨禮重三推之祀。皇恩大賛獻陶萬字之春。國典告成臣工稱慶。竊以農而安本國重勸民載禾於保介之間。教放月令草甸爲粢盛之備。職隸天官或歌頌社稷之詩。或下紳公卿之詔。金根登壇朱綱善養。獨明稽事之難。德稷惟馨恪謹稼穡之奉。農祥正而土膏起。幽畝鱗而春日遲。雷動紺壤擁百僚之穆穆。風生青耜千耦之耘耘。爰畢農功收親祠事。天地祖宗之歆格。和溢奉壇孝弟頌白之泳游。恩寵賜帛金雞飛舞。寶兒忻愾聿新曠代之逢。丕恩與情之後。臣等叨隨擊壤快觀回鑾。賈誼耕籍之言已陪給祭孟軻均田之說。尤莫行仁。

擬木斛除度支使誥

舜齊七政量居其一。蓋微此不足以平天下之心也。苟非其材不在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景山松柏是斯是處。矧匠之輪以成厥器。乃命式于九圍。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朕已嘉汝績矣。今擢司計度。凡國賦之出納。軍儲之斂散。一歲幾何。悉資算畫。爾其必有昔人不差升斗之長也。往祇使事毋忽朕言。

代木斛謝表

乾圓合制。粗守均平。渙有華忽陞計度。循墻祇奉。斂板欵承。伏念臣器本易盈。筲無足算。爲之以信。曾陳韓愈之言。剖而不爭。徒抱莊周之志。故在收益。則圭撮不容少失。有所宜損。則黍勺勿使或加。職第謙於濟政。何裨於舜度。愧蔑允工之報。遞叨經費之諮。矧歲計年支。實不差於升斗。而沙量籌唱。期盡給於椎蘇。慚無聚米之長。曷勝足食之任。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參天量廣。並日德明。無黨無偏。成洪範農疇之用。有容有執。尊中庸既麗之賢。以平政而行仁。每量能而授職。遂令空端亦在斯揭。臣敢不益盡虛心。堅持端堅。出入幾何之間。所合講明。會計當矣。之言尙思佩服。

擬倉部高廳除提舉常平倉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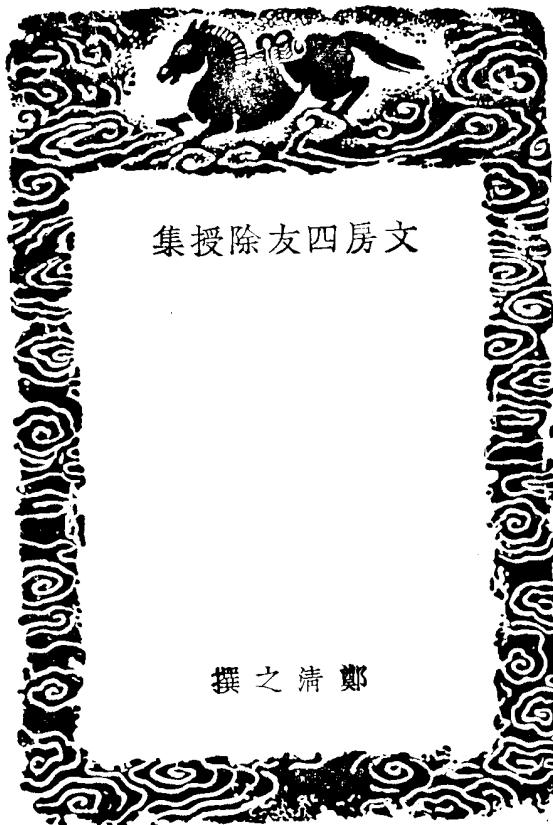
蓄積以備水旱。此堯湯用心也。然司蓄積之職者。必惟其人。爾彌高之望。有容之德。其智中何止藏百萬矣。頃典國儲陳陳露積。乃且有賑貧拯乏之心。朕甚嘉之。常平使節。未嘗輕畀。今命汝往。以究其材。漢北邊之給。唐京師之置。皆昔賢所講明者。可權度而舉行之。使吾民含哺鼓腹。咸逐一飽之樂。則朕益汝嘉。往惟欽哉。

代高廳到任謝表

廩曹分職。慚無一粟之裨。庚節明榮。誤破六絲之遺。穀消閭俗。粒飽知恩。伏念臣腹本空虛。慮先饑困。義重將軍之急。劍屢折糧。禮知賢者之尊。鼎加繼餽。幸達堦京之誄。惟道屢困之謾。方祈學稼以歸耕。忽俱集苞而發度。豐凶品約。當思藏宥之規。貴賤權宜。盍究壽昌之策。第虞饑乏。曷副寵綏。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平政行仁。博施濟衆。先時備具。成湯捐瘠之思。以己視人。大禹溺饑之念。故當饋動人才之嘆。而吁食有民瘼之憂。豈伊馨儲亦庶器使。臣敢不棠知所發。飯不敢忘。馳隔而廣諮詢。其宣德意。視歲而爲斂散。加惠黎元。

文房四友除授集

鄭清之撰



游巖穴，本無嫌於衣褐之徒。一落市朝，偶見憐於鄙陋之子，志雖酬於脫穎，嘲莫解於沐冠。何嘗嘆白首之蹉跎，乃誤破黑頭之任使。初入連山之策，以同書古及待衛石之程，與執燭伍，誰稱髦士。見謂筆公，曲直功拙，其人是隨。每私憇於四友，貨錢注記，唯上所使，誠見縛於微官，或貢效於短長，或視時而冷暖，霜毛半減，日力易疲，莫酬題柱之言。安有如椽之夢，楮知白晝反面，以臣點汙而見疑。石虛中特麗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相。豈非以內劄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粗竭於毫芒，恩久居於掌握，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錚之貧士，渭川封千畝，重懷孤竹之清風。辱此獎提，若爲輸寫，茲蓋恭遇陛下，游戲翰墨，收拾英髦，察其不二之心，橫其欲糾之髮，訓非罪見絕，豈容無一字之寢。使有功不候，是自負丹青之約，遂使管窺之士，復叨茅蒼之榮。臣敢不盡力簡編，酬恩湯沐，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效畫心，時進公權之諫。

安晚先生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勸朕恢張文治，搜攬奇材，石崖可磨可鑄，挺生國器。王言如綸如絳，尤藉詞源，載嘉風味之姿。唐陵鼈屏之選，石鄉侯石虛中溫潤而綽密，重厚而剛方，風範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鄉地作金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剝，澤平其容，對冰臺以雙清，陋肉食之無墨，圓成規方，成矩凜若通才，磨不磷，涅不縗，屹然雅操，披拂則管邑中令，切磋則上林客卿。秦徒引重於陶泓，唐始見推於薛稷，毋抱端溪之璞，盍呈孔席之珍聘，以寶盆登之書府，磨厲以須玉出，提挈而當案，前期鍊色以補天，豈研朱而滴露，日高丈五，影動轉花，侈草制三風生玉，著若寶鏡之清以介興，楊蕙之勁而剛，是以似之，予其潔也。於戲，徒得君重文章，騰萬丈之光，其代予言，號令有三代之烈，勉加灑濯，式副簡求，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竹溪林史君

代石虛中謝表

制曰：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拔中山之豪。式隆任使，載鳴爵秩，庸賈時髦，中書令管城子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毛穎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於秦漢之間，蓋自別於衛聘之裔，記夙標於明昧，得而稱焉。昔見逐於韓盧，非其罪也，俾歸掌握，爰布腹心，簡牘是資，拔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聖人，通篆籀於古今。公春秋之褒貶，自蒙恬始，資其用，至韓愈復傳其功，博學強記，無以尚之。殫見謝聞，有如此者。雖皆賜湯沐之邑，未能展摹畫之規，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爰剖片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益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潤川之千畝，分土壤黑勃，勤汗青於戲，萬里封侯，豈效昔賢之投筆。二朝受籍，通觀寰宇之同文，性蓋乃心，毋替狀命，可進封管城侯，依前中書令加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

竹溪林史君字應璣。

代毛穎謝表

短才易乏，年已逼於二毛，新渥戴沾，封有同於五管，何功間牘，有玷絲綸，伏念臣東郭齋徵，宣城居僻，徒

堅石不轉之心。莫效壁俱碎之報。茲蓋唐遇陛下。得肆筆成書之妙。有斬獨爲璞之心。謂古人之制作。傳以重厚爲貴。若近世之雕蟲雖至而輕薄者多。凡辭章之體製不工。亦材質之醇疵相半。若厭儕流之織巧。斯收巖穴之沉淪。寧不汝瑕。俾爲吾用。臣敢不自繩爾質。務潔其身。從我而無所取材。小器偶明於承乏。掌制而不善爲斬拙。未免於包羞。

安晚先生

陳玄除子墨客卿語

昔李斯學於荀況。爲秦客卿。掌寵委任之。乃焚書坑儒。自畔於孔氏。罪不勝誅。爾與毛穎陶泓之儕。娛侍皇。乃能覽觀蓋覆。知黑白。迄全博士。書不至煙滅。魯共王得科斗文字。寫之竹簡。亦與有力焉。遂使百王文物。如五采草施後世。炳然目擊。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與李斯異矣。然則傳千古文章之印。有三代號令之風。磨以歲月。貞飾聖世。其效可殫紀耶。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階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免之毫。往欽乃司。毋乏吾事。可除子墨客卿。

竹溪林史君

代陳玄謝啓

焚膏油而自苦。久懷如搗之憂。升卿掌以驟華。逮沐兼收之寵。俯懸小物。仰累洪爐。伏念某黑水派遙。鑿川源淺。自分爲池中之物。伊誰賞舞下之音。堅白辨雄見比漆園之傲。雌黃口競。聲嗤墨子之非。擊幼安之缶。而歌烏烏。解子雲之嘲。而守默默。而目駕黑志。氣消磨。未能希擣樂之倦。已甘儕飲墨之士。輕重未可問。寧說死灰之復然。尺寸垂將來。敢作凌煙之遠計。寵非肯媚。突不得歸。徒詭屈原之獨清。寧信老子之守。黑人皆自售。爭先懷金而紓朱。已獨見遺。反謂卓玄之尚白。既論情無膠漆之固。曉見知於杵臼之閑。肉食之色既無。塵衣之緇。莫滌朱圭。誰錫故笏。空存家譽。莫墮於五松陋品。躋躋於九棘。左右斷無即墨之譽。姓名曷至中書之堂。自揆資輕。有慚明賦。茲蓋恭遇某官筆。既提而再入。恐無膠以不調。博極羣書。尤謂墨莊之富。善無棄物。均爲來袋之儲。惟其肯摸索於暗中。所以入收拾之數內。某敢不執愈堅於於金石。瑩毋變於丹青。磨涅豈無恪守。磷縉之訓。方聞俱可。肯賜卿早之識。

安晚先生

楮知白詔

詔曰。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生名佑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卿養素林下。潔已不汙。操行純平。襟量寬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凡古今治忽人物。質不肖、納容不受。豈若輕兼有賓邊幅。且學貫九流。事窮千載。六經百氏。靡不該洽。可謂博學多識之士矣。朕稽古之暇。富於著述。方與毛穎陶泓、陳玄、三人者。朝夕從事。猶懷長才。以備晝自給。淮濱市肆間。人情苟薄。堅忍不順。雖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楚。曾不與易。豈老於世故。猶有結構之風歟。其亟就公車。與衆賢雜遝而進。以抒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剝藤。故茲詔召。想宜知悉。

文房四友除授集

竹溪林史君

代楮知白謝表

雲隔幾重。自喜卷舒之道。風馳一劄。俾陪雜選之賢。非薄何堪。虔謹自愧。伏念臣源流好時。飄泊剡溪。江以瀆陽。以慕之歸潔而已。鄰之厚。君之薄也。奚梓於斯家。有鳳樓之讖。世以蟬翼爲重。雖曹交亦長九尺。而衛尉不直一錢。謂其文婉白以取青。謂其視看朱而成碧。一紙豈質於從事。百番僅浼於參軍。從令沈浸以滿家。且疑破碎而害道。補綴以進。安得趙普之鷹鸇。邊幅是條。堪笑子陽之待士。自高骨累葉而下。有善和千卷之藏。矧楮自勞學者。徒費誰肯爲之道地。乃俾貴于洛陽。豈陳玄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蔡倫之後。久歛寂寥。誤與刻削。致叨簡拔。茲蓋恭遇陛下。以重規疊矩之聖思。庶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寸有長。要使及時。而展布毋惡者。貴美者賤。反令避地。以卷懷特命兼收。豈必自售。臣敢不裁其偏側。束以規繩。十日一箱。當密藏於諫紙。千裨萬補。願無棄於書蠹。

右一制。一詔二語。今傳相越。公安晚先生老筆。三表一啓。公客竹溪林侯肅翁所作。本朝元老大臣。多好文憐才。王魏公門無他賓。惟楊大年至則倒屣。娶公尤厚。小宋歐陽九居常相追逐。倡和於文墨。議論之間。不待身居廊廟。手持衡尺。然後物色而用。蓋其劑量位置。固已定於平日矣。竹溪所以受公之所以知竹溪。有以也。夫竹溪出牧于莆。以副墨示其友人劉克莊。亦公門下客也。雖老尚未廢卷。因拾公與竹溪乘遺。各擬一篇。公見之必發呈武藝。舞柘枝之笑。淳祐戊申季秋望日。克莊書。

後村劉中書名克莊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肆榮崇於勳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其官某。出明視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蒼頡製字以來。居然貫通。靡不妙算。始避秦師之難。甘處隱淪。繼入周人之賈。遂陪衆俊。狀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頤以史遷之官。綿歷乎汾陽之考。華顥欲秃。豈辭拔楊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恥營督臣之三窟。雖勳名異乎定遠之燕領。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筆之娛。開寶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策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益渴沐之舊澣澣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徵管之言。深嘉仲父母廢厥命。以昌斯父。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初乏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采食之封。沐寵懷慚。摛辭敍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西伯詢薦。義首往遊於周。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徒。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頗毛之秃。久居草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趣其就縛於蒙恬。或鬱剝藤。故茲詔召。想宜知悉。

文房四友除授集

示春留得於漸濡。庶幾直諒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恩澤俟哉。茲蓋伏遇陛下。奎璧之光燭天。雲漢之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巖穴貧身。非有五樓之援。分茅之異。渥酬執簡之微勞。臣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主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成推於宗匠。號令煥焉可述。其遂長於禁林。发錫贊書。以旌儒臺。具官某。內植珍璞。外灑丰稜。不尚撓於他人。亦眼高於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巖。加師友之切磋。可以攷玉。性非燥溼所遷。變語不雕鏤而混成。一泓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納瓦注之拙野。易以精工。矯崑體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居常置之几案之旁。屬當北門嚴直之肅。孰堪東里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惜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禁嚴。噫。王君如絲。賴發明於德意。我心匪石。益磨礪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敕。

代石虛中謝表

代楮知白謝表

酮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堂。出於親擢。持鈍頑之陋質。汙清切之選聯。伏念臣品在下。譖尤晚後。望修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璞橫藏。不敢索山人之價。剖珍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被以宮錦。潔身雖潔。仄目實繁。議臣山之未醇。許臣蹈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難求索。於茲縗磬涅綻。多終莫續。縕於堅白。豈必染馬肝之指。居然先風昧而鳴獎。發藻之微勞。躋摛文之真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供鑄紙之需。逢李斯、趙高不喜。獨結衡書之眷。仍分茅之舊爵。出視草之新綸。茲蓋伏遇陛下。操砥礪

如此。朕旣召穎泓、玄澨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杳至于朝。以煥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舉茂異。不過令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幡然起。貞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臣無他技。方虞劄惡之譏。帝有恩旨。昭示褒獎之意。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舊孤根。偶逢良匠。施風斤之巧。斬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卷。後游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誘嘲珣短庭。儻輕量才。則曰牧臣。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信難負

於馬圖。若愚臣邊幅之尤。僅可供於贐券。豈謂十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穢之以百函之多餉。張華至萬番之富。大事則審。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愧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材艱縱於斧斤。思妙化工。隔礙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夭勝。深懃諭陋之委。奚補文明之治。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新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可輯。或能補遷史之亡。

代陳玄謝啓

秦重卿爵。以客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肯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傳緒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青窗。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口。陳雷之麗不解。弄翰之池。盡黑鶴口之淡不濃。偶陪泓穎之名流。殊乏卿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點駁。稍見搔蹂。嗟歎之併諸。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世豈無於公評。內史之灰復然。公眞有於大造。粵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鍛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昨然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刑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旣滿驟謨之謹。亦玷清華之選。某



會仙女誌

撰 鄭 琅

會仙女誌序

賜進士第養吾陳士元撰

玄陽史會仙女誌成，援余作序，奉讀既久，乃作敍曰：先生才雋志高，嗜奇好古，蟬蛻塵垢之表，而風翔千仞之間。俗見舊習，一切刪刮，故學造深遠，鉤致縕專，意趣所臨，慨成卷冊，覽者或未之洞曉也。昔韓昌黎務去陳言，蘇子瞻贊其文起八代之衰。今觀茲誌，務去陳言矣，廣包大塊，細剖毫端，渺渺浩浩，蓋有立言之意焉。夫善立言者，不拘規範，善知言者，不汨精相易。有十翼，書有四制，詩有三絳，禮有別說。春秋有五例，文異而道同，學者宗焉。若測影而齊迹，是規範之拘也；束教而守常，是糟粕之汨也。嗚呼！立言惟難，知言不易。揚子雲草太玄，劉歆謂可覆瓿；桓譚謂其必傳，今其秩炳炳存也。桓劉之言孰是哉？茲誌一出，世必有稱其可傳者。彼僂女之寓言，而實有是事也。奚足辨云。

嘗嘉靖癸丑秋九月十有六日

會僂女誌序

賜進士第監察御史斗南祝乾齋撰

會仙女誌成，諸君子蓋嘆贊諸首。予乃以讀禮之既，竊聞而嘆曰：能無援是以知先生者哉？曩惟達者，偶憩越中，嘗嘉城隍之勝，云當有異人出焉，無亦青牛東萊，白鹿上沿，氣壤所遺，比常休應。而先生挺生其時矣，以故夙擅道藝，勤奮雲霄，迨直契大道，杜門著述，累千萬言。此秩此論，錯綜玄化，剖析無前，索考不探之絕言，鉤取毫端之隱語，創必自始，備將先倪，發鬼神之機說，洩造化之樞橐，謂非隱執以宣隱，非不常執以道常，文中子以楊雄張衡謂古之奇振，人以其思苦言艱，得非先生之謂乎？或曰：先生鉤深索隱，得無駭而畏之？予曰：鴻冥也于遠，驥育也不體理，固然耳。夜光之璧，卒然臨之，鮮不按劍而視，謂不有體橫而藏之者乎？是故必有拔此以知先生者。先生姓鄭名坡，字仲玉，別號玄庭，會稽山人。予契友也，乃樂爲之敍。

嘉靖丙辰五月望日

刻會仙女誌題辭

玄陽仙史少聞會仙女事乃笑曰此無稽之談輒置而不問及見稗官小說多載焉又嘆曰此以訛傳訛信書不如無書也輒掩而不閱至嘉靖辛卯予年弱冠獨處玄陽洞天忽遇仙女其事甚奇始信昔之聞見者非幻誕也遂紀天問二十四首僊女賦傳史歌各一首總名之曰會仙女誌云



會仙女誌目錄
天問二十四首
問三才
問天地相去度數
問天傾西北
問日月旋轉
問日月烏兔
問月中丹桂
問日月交蝕
問列星名位
問牛女相會
問雷神擊殺
問龍能施雨
問雪花六出
問九道九天十端八柱
問雲雨升降
問雷火斧屑
問七采白衣
問乘槎至天
問嫦娥奔月
問日月黑影
問十日並出
問月盈虧
問潭天

問恆仙帝王
僕史歌一首

仙女賦一首

二

賢聖爲睿智，爲聰明。在地爲人，在天爲星。說來箕尾，班班可徵。吾生有自，微子孰論。曰星化爲人，自古及今，不知其幾。願悉數焉。曰僕女下謫，混凡蒙塵。紀載書中，指誠吾心。角姬織女，孝配藍水。少室仙妹，求配封生江妃。逢鄭解佩，江濱藍橋妻子。道遇玄英，推條類見。莫能悉陳。曰董遇仙姬，織以濟貧。予亦貧士，子能織乎。曰陰陽契合，類聚羣分。角姬織女，量配董農。予諳文義，知子文雄。因才求配，終身願從。道克爲富，利莫爾營。織以助子，匪予所聞。曰子謫仙靈異，天戒必明。予以天問，子盍爲我對焉。曰諾於是起而問之。

問曰：三才之道，天地與人。何五行精，男女始成。曰太初無始，溟涬鴻濛。混沌不鑿，兩儀未分。變易而有太極，虛中天開。子位地闢，丑宮人生寅候。三才統同，五行顯布。萬物化宏，周朱圖旨。子莫信從。

問曰：天地相去幾千萬里，東西何缺？數何可紀。曰天之高也，不可階升。去地之遠，孰陟而明。測暑度景，渺茫杳冥，二億餘萬。莫得其真。四維步數，子莫信深。

問曰：天爲卯白，地爲卯黃。天何也？外地何中藏？曰天開地闢，黃白初分。肇判太始，卯喻乃明。天清上蓋，地濁下承。天包乎地，天反下凝。天凝地下，愈濁匪清。蓋天至論，考核宜精。

問曰：天體上蓋，覆物輕清。一氣貫徹，西北何傾？曰一氣上浮磅礴，渾淪天道，左旋倏忽，變更東西南北。舊位難仍，翹首仰視。蓋屬青晴，何西何北？執虧執盃，誰能到景。西北見傾，人言弗信。子惟信心。

問曰：天體渾淪，疑無罅漏。鍊石補天，敢以玄叩？曰輕清上浮，一氣渾融。原無罅漏，何俟補工？上有隙補無階可通，天位未定。溟涬鴻濛，女媧鍊石。五色始分，東木青補，南火色紅。北水補黑，黃色補中。金補白色，五方不同。補明天道，大哉帝功。

問曰：天體上蓋，地體下凝。日月何依，旅轉周行？曰維日與月，陰陽之精。一氣旋轉，晝夜無停。譬之血氣循環一身，空虛無倚。上下運行，豈必依附？強天下疑。

問曰：莫大日月，懸象著明。月光何德，而復生曰維月之魄？假日之光，著明于上。人自下觀，譬之銀丸。各見一方，凌空倒景。察見毫芒，陰精皎潔。弦朔無傷，知子博覽。沈言是識。

問曰：日維陽精，烏何三足？月死復育，兔何在腹？曰人生百歲，能復幾時。光陰迅速，免走烏飛。附會勸說，免士之就今猶可說也。女之就今，不可說也。子先於吾，必見放於尼父。暮夜淫奔，終見賤於國人。予聘陳氏子而未娶，是亦處子也。以處子而納淫奔，國人將以賤子者賤我矣。子速返駕，毋貽貳羞。曰輕浮年少，達乘綢常。穿花弄柳，竊玉偷香。挑櫻窺觀，鑽穴踰牆。子見子之色而勿慕，知子非凡，近而可與言者也。子將與子談子午之窟，洩天地之秘。闡陰陽之精，子毋疑。予爲淫奔鬼物也。頃子學展席而見納，毋學魯男子而拒深。曰子能談玄論洩，此子之所樂聞也。恐吾子之未能，請子姑試之可乎？予乃秉燭啓鑑，請就外館。東西列坐，啜茗細論。叩其所繕，義理精明。意其非庶質中物也。乃啟容，啓手曰：子稱天府英靈，曾自蓬瀛。意者其僕女耶？曰然。曰子誠僕女矣。仙女果何所自乎？曰天體輕清，不滅不生。

星宿精英，有濁有清。濁殞爲石，清殞鍾靈。故鍾子禽獸爲風爲麟，鍾子草木爲之爲椿。鍾子母孕產育，問曰：日月交蝕時，或晦明，春秋不載。子盍悉陳？曰天有九道，黃道居中。日月同度，參差會逢。參差月晦，會問曰：月中丹桂靈根，何裁蘷隱？桂子佳種，何來日秋桂吐色，文戰奮揚？雄才高捷，桂花高攀。如登天府，峻極維艱。窮宮丹桂之名，彰靈隱附。會桂子芬芳，栽種結實。其味辛香，徐子至論已破荒唐。妻能奔霜，娥何怨？獨宿何嘵？商隱鄙俚，願子勿聽。

問曰：月中丹桂靈根，何裁蘷隱？桂子佳種，何來日秋桂吐色，文戰奮揚？雄才高捷，桂花高攀。如登天府，峻極維艱。窮宮丹桂之名，彰靈隱附。會桂子芬芳，栽種結實。其味辛香，徐子至論已破荒唐。妻能奔霜，娥何怨？獨宿何嘵？商隱鄙俚，願子勿聽。

三

逢日漾日居月上月蔽日魄月越常度日晦月宮隨其所犯淺深不同當蝕不蝕曆算未工問曰帝堯元祀日何十出羿何能射獨存其一曰帝堯舜世載紀不虛子擊亂政災異虐餘日光磨盡皓然莫文眩如十日稼穀無遺命羿救犧射日駕馳如楊劍止如魯戈揮淮南繆妾以啓羣疑

問曰麗空列星廣博無垠五方殊位何象何名曰萬象之精上爲列星元氣之英無象無名號稱重耀傳聞夜明何斗何箕何虛何參觀象玩占強名其名東匪長庚西匪啓明五方殊位隨人所稱

問曰北斗七星一行七象管轄白衣言何所指曰太公鈞璜以神水德漢高斬蛇托言帝泣北斗何神松下鋪食廢園一魏叔奴胡得二子設言欲神其猶豈王姥之墓七日當赦趙顏之壽哭而可益

問曰織女牽牛天載二星時逢七夕相會何情曰紀星之狀維詩可詳大東箕斗南北繞環維箕生簸維斗生漿然且不可況駕河梁棧輦輶三星名彰所織何錦所耘何韞男女通好言尤妄誕

問曰張騫乘槎何以升天織女機石何以相傳曰張騫漢臣出使西域乘槎大遊好事浪說天無仙女何機何織杼其空有何機石賣卜君平豈能獨識張騫本傳並不載入華誌博物奇事莫及幻妄不經子勿沉溺

問曰雷從何起雷有何神何以激殺何以司刑曰雷在地中萬物未生陰陽相搏衝擊而成譬之火炮其理甚明火擊于內爆之爲聲火光閃爍目眩生神物遇戕損天匪有心鼓動萬物權豈司刑

問曰雷火焚燬斧屑遺棄何所措設何所乘製曰雷電猛熾擊觸勢烈如滾器投井反成堅冰雷非地鼓

寧語斧屑天聲雄迅神化相夾騰灼鳴空近輝沉濁遂成渣滓屑形不滅如龍升馳雪塊遺結其名令滯反觀斧屑

問曰莫靈於龍何以施雨附氣轉化何能吸水曰陰陽和暢雲氣蒸蒸霧雨下降龍以從雲江海龍窟天

無能精神龍變化在天飛騰雲騰致雨非龍成

問曰山川興雲氣結而成於龍何究於兩何生曰山以藏氣川以積氣天地啓闢一氣爲主非特山川爲雲爲雨有川有水水者兩母龍之俯仰伸降而爲雨水還母也氣積以舒有山有雲害者雨翼龍之俯仰蒸遍而爲雨夫應婦也氣減以舒山本上升者爲雲從氣上龍之勢引川本下降者爲水水從氣下龍之勢沸是故上下不阻於閭體兩儀遂至於渥化

問曰冬雪六出五出陽春天產花樹燕女何憑曰雨雪霏霏冬寒沴凝隆冬陰盛六出乃成逢春五出陽氣漸生陰陽推遷六五變更燕華君論援天自神詭女仙謫塵而匪真

問曰九道何名十端何紀八柱何承曰天無九道交錯雜陳定爲五色強名其名九天八柱意義相因王逸謬註八山何承十端舛錯穿鑿五行繁露冗支離不經

問曰曾據虞帝之玉琯獻致西王周穆之八駒馳龍會母黃帝之鼎湖羽化舉工盡王之飛鑑雲歌妙宛澳武之玉函銀橋曲寫霓裳淮南之八童九老雲大霧靄是何怪也怪果仙乎仙果帝王乎曰大旨抱鬱龍雲赴會茅食九陔經脩累葉體齊紅鸞玉案樂引玄天洞樞樂徹天鈞味風脂作威洪範專命

賦曰維菟府之靈列宿之英資陰陽以成性資變化以成形衣裳而披霞錦能知來而藏往殮有髓而飲玉液亦含丸而內朗若夫朝遊北海暮宿丹丘朱顏映日雲鬢凝秋忽凌霄而起遠乍排空而出幽恨晚遇之不偶如夜光之暗投足方進而將退心欲去而復留幸啓扉以列坐其啜茗而凝眸同董姬之和濟豈江妃之嬉遊意乞巧於北牖弗自賦其東樓然雖易會難聚或成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玩神思端莊貞一無亂情閨溺於房帷道先登于岸與爾談子午之窟而帙唐宋洩陰陽之秘而駕秦漢搜理義而臻精闡人文而愈煥異仰青藜之光輝豈角枕之燦起昏昧於陰霾如太陽之始旦爾毋偏拗自恃得人是資頤君子之有道擇梅求其庶士同處女之有待葛覃恐其失時循禮不售韜光祈晦隨拒納而行止候昏明而進退委賤軀兮懷望任人情兮推遷慙田生靈丹之纏彩陋雲客寒灰之起烟非人心而苟合實天意而曲全須知蜉蝣之夕常羨龜鵠之年人非盡歸於黃土吾已實得乎乎仙女又援筆而歌之

歌曰我生之辰木入斗鳥啼東井命壁守壁爲文章斗得歲許我文章播人口三齡能言學誦詩四齡指字識某毫五齡琢句對質聊青驪黃姥奇偶客來當座賦短章四韻不待八叉手九齡六經已畢讀掩卷背誦無掣肘丰儀翩翩秋天鶴顏色溫潤春月柳鄉間每辱師長愛學校恥與兒曹友支分縷折簪翼同務植佳禾去猿葵揮毫直欲五色爛倚馬未肯一字苟龍蛇擬將赤手縛當貴自可拾芥取文場馳騁竟一蹶鬟鬢局促俯其首歸來焚香長夜坐盈櫛不暇面垢垢淳鋒砭碍期再榮狐豕墮突羣兒吼豈惟文運遭九七無乃曆數厄陽九自懸定亂匪鉛槧效卜父子鬻田畝白下歸來生計拙塗破硯捕蠅等蟲資空乏衣破裂無以補綴諸婦婦言別久簪珥空借舊乞隣無不有高堂姑老兒女僕不得將藥食扶持賴親友自喜筋力尚康強鬚髮垂垂志未朽老逢諸侯遠聘徵白璧玄纊貢林蔪經綸欲試不強辭儒服長揖坐談久青鎖漏前傳半滴紫蟻爐薰散春媚時番玉檢題驚風復賜銀箋篆蚪斗清平不向玉關行手持玉簡金揩走有生豫定非強求東井文章決傳後盡將得失付忘言浩歌長醉一尊酒歌畢向前而揖曰予與爾有夙緣子勿能却予勿能離願化爲清風一襲入於陳氏子

之軀終身爲子執箕箒。子竊以爲何如。曰。子之所談玄也。子之歌賦善也。今子所論不亦幻誕而不經耶。曰。昔錢鏗之母。感陽宿之精。腹生六子。剖脇始生。吾以處子之精。而入處子之身。不過美儀容。益智慧。倍遇齡而已。子何足怪乎。忽見清風四起。遂不知其所往。翼辰外母以女染奇疾。驚怖。召子面會。永訣。予省視之。見病中容貌體態言談。與夜遇嬪女無異。心竊怪之。惟慰以無恙而回。踰月病瘳。是年孟冬五日。議昏邑尹晉江行。告張公學師安福湖山尹夫子與聞其事。錫以鼓樂綵帳。與從厚儀行古奠雁禮。親迎于歸。歸後德行文藝漸進。未艾。戚陳氏子內助之力也。陳氏子名千金字。辛妹。別號房室仙姬。

後序

予讀屈子天問。非皆竒道。多涉微渺。朱子有兒戲之謂。既讀擬天問。如傳玄宋之間者數家。淺陋荒蕪。猥鄙瑣屑。諸子非屈氏之流。復讀晦翁柳州之天對。引證未免有牽附之病。難對悉委於不稽之談。故理學如朱子。文章如原厚。且彼此互有失得。況其下者乎。予遨遊湖海。會玄陽隱吏於金陵。仙史出會仙女誌相示。初讀二三。懵然無識。再讀五六。少解其義。讀至八九。始悟精微。宏辭奧旨。玄妙淵深。雖未必出於仙女之手。非有仙風道骨者。恐不能發出此等高議。雖謂仙女之真手筆亦可也。收書附于末簡。

昔隆慶元年三月四日寶婺小漁唐子汝楫爲 玄崖兄書于留都牛首四華山房

冥寥子紀遊叙

屠 隆 著



冥寥子游卷上

四明縉真屠 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余性好遊，歲強圉。大淵默，泛五湖。跨三竺，南望普陀。浮錢唐，歷雁蕩。登天台，尋劉阮故跡。轉陟四明，循烏道，漸入僊窟。追羲農之絕軌，臨二老之玄蹤。遇一道人，秀目白頰，披衲垂瓢，趺坐松下，旁若無人。余心揣其非凡流也，長揖造請。道人不一盼，余愧汗津津，膝行而前，不對，不敢起。道人粲然顧笑，步入松林，余肩隨之。道人曰：子何隨？曰：隨道人。曰：道何在？曰：道隨在。曰：何爲道？曰：道即道。道人歛容閉目，良久語曰：道豈易言哉？言何容易哉？余長跼下風，茫然自失。道人手一編示余，題曰：冥寥子遊。余莊誦之，道人忽不見。余觀是編，渾形骸忘物我，齊得喪。一死生須彌非大芥子，非小軒冕非華鵠結非渺彭篯非壽。殤子非天，泯色空以合其迹。忽于有而得于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抱其一處，其和遊神于庭。全于大順，行坐披閱語煙霞，頭頭是道。道人其冥寥子乎？彼有營營于修短，戚戚于窮通，譖匿情禮，不典畫云。

九峯赤松侶，齊於燒霞洞天。

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龍絡。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漭漭之鄉矣。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樸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跔躋而樂奇。

游之清曠無迺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人水不濡，入火不焦。質若虛，蹈苦若實，舉人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然矣。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樞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萍，游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留則留，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恬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箕鉏？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

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關。虎嘯有風颶颶去。披衣起見。則兔斜墮。殞死在半道。烟光溟濛。前山不甚了了。於斯時。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羣靈來朝。幢節參差。鈴管肅肅。殿角雲氣。幕波蕩蕩。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震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斷之也。五岳之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稱五台。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苦屢竹杖。縱不能滿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遨焉。欣神凝之水。問仙憲之山。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組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柱

或曰頗聞子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洲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嗟雲芝達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渺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於外養德以澹忽而移於濁游氣以虛忽而著于意其中不甯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遊迹奇矣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間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解以孫不以哀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卽以所攜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五十里而止不取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卽不及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望

忽聞鶯而闌入無恐詒死舞臺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僅通一縫仰逼天光以火自照而入焉無忍以尋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蜕處游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塘巫峽其區彭蠡揚子錢塘空闊浩淼森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輕絃謳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凌波徑度良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颶夷貿怒天吳助之大地若磨焉鴟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姪靚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楊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肯嬪之開曉鏡也交葉吐華芙蓉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洛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闌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羣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貌也冥冥子散步西冷六橋已而深入天竺撞驚禮古先生龍而出訪丁野鶴子憐霞石屋之間入湖音落迦則冥冥子之冢也觀音大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上豈不勝哉

邂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約略談田野之煙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憚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定氣委命遂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即恐當免乎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王道或悞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係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視反聽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病立愈如其大運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迹所至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庵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卽寺門嵒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仰止也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麗而已若扶桑青童陽谷神玉桐柏小有王母宮西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覩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峯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星河摩於巾領白雲出於懷袖鶴鶴舉手可拾日月掠雙鬢而過之卽嘵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震嶺也恐咫尺通乎帝座矣上界晴懶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日目眩魄氣躍躍出城垣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酉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倏變翠遠

意與旣遠。浮漫而行。萬生足下耳。自偶懷其性。或有日居之約。朝蹕坐以燎。三寶道場五千言。其靈妙妙。乎。玉清金笥。其忘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鄰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操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參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官。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燭耀如日月。燭旣明矣。羽人。納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菓繩經闋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籐蘿。肅籟闌然。沙彌以觸地。童子據藥爐而瞑。于斯之時。雖有虛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茅屋。酸風吹屢。淡日光照林。牛羊歸乎長坂。饑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桑之下者。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餅。當其情境悽愴。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輪轉。車馬填委。冥寥子乍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聽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瓶者。若樗蒲賭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恍如也。號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然而風韻乃爾。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聞入。乞食。雙眸瞬碧。意度軒然而高唱曰。諸君且勿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江水旣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壠。田父紛來睇。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賣千秋名。請君若爲歡調笙。花上露濃于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巒巒蠟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猶猶嗜其後。流香上紅粉殘。新年宮裏蒼苔厚。請君爲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輩飲方驥。而渠馨來

人意。亟以胡餅遺之。道人則受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遠道者。前一客曰。飲方懶。恨渠來。澗人。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見察其眉宇清澈。音吐俊亮。鑿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況吐乞兒口哉。神仙好晦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闕渠事。亦飲酒耳。試今追遠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墅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無奇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鬨曰。善。令從者追之。化爲烏有先生矣。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即

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裝袵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觴。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櫂青雀。或竝轡而尋芳。或連袂而唱歌。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蹰良久。俄而有一書生。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而去乎。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麌。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爲如何。成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扢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座。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成。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蕪苟樂。往往目成。而道人獨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者獨入山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曰。先成一詩。曰。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虧冷分山翠。樓空入水青。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絳嚮。不嗔亦不答。只自采蘋花。一人曰。金鞭。儂將試紈扇。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暮那能返。閑簾延

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卽飲酒與之談詩文。卽談詩文。挈之出遊。卽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王。問及世務。兼善詠諺。諸人愈益喜之。而尤習於養生家言。偶觀歌舞。近屢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減燭留髡。燕笑蝶狎。卽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當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卽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子至郭門。第備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游卷下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窅峭險。喬木千章。藤蘿交陰。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四旁鳥啼。狼嚎。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眉秀頰白。目有綠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跼進曰。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蒼然者。翁殆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嘗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之一清齋。追往道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歎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黃軌高張。榮華滲淥。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跚。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擯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旣返田舍。不屑屑焉。愁種種理麻豆。面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既心異道人。于是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愛。卽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攜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

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卽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卽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得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閒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博里晏嬰之智。不能轉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識此事以爲長恨。余觀于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日滄海爲桑田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壓。如膏之在鼎。火下然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滅。枯槁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則浪推之後。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況七情見狀。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十候將相。甲第如雲。鑄而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仄張晏。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遇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豕之場。乃曉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諸譜。歡笑時。甯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臨鑿繡繁燕韓耶。晉魏耶。王侯耶。斯養邪。英雄邪。駢子邪。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圖。而猶其所無益。憂勞經營。曠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渡。陟高崗。眺原野。川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遂。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或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屈達人之識乎。冥寧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予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寧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游者何。冥寧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跔踏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寧子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濟。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脹。滋覺其苦。不如青蘋白飯。氣清體平。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嬖童。盡態妍嬈。鼓吹笙簧。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中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撫書。兀兀晏坐。氣清虛久。而益遠。某雖常溫進賢冠。家無負郭。橐無阿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櫂爲某累。一舉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遺。體逸而心閑。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嫌。入暑不惱。故吾之游亦學道也。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

驥薄惡之子。終身富貴。麗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天札坎壙。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握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即去。饑舌何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答。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治容艷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遇。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誥。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生殞命。固也不可近。卽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婦人驚然不見。爲鬼狐爲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薦斯人其孰能識。

冥寥子紀遊跋

夫達之難。古久矣哉。非言之難。難其人也。是故必有照心者。而後可與言。必有定心者。而後可與言。必有達心者。而後可與言。照則常明。定則常靜。達則能化。境至于化。又焉往而不得哉。余觀冥寥子一編。以照心生定心。因定心得達心。遺虛於天地。草芥乎功名。石火泡影乎萬變。唏噓呼吸乎千秋。前無老莊。後無黃亦。栩栩然對境忘境。入于化矣。豈佞人之鬻鬻者可彷彿其萬一哉。或曰。冥寥子卽四明屠長卿也。噫。微斯人其孰能識。

述其狀蟬蠅告如前說象曰吾爲爾直之於是
蟬蠅附於象首相與偕來比至蟬蠅下前謂蚍
蜉曰勇者至矣蚍蜉仰而視之動如丘徒止如
山時氣岸魁梧體巨貌詭知其爲象也謂蟬蠅
曰彼勇吾得之矣試命之談姑爲諦聽蟬蠅介
於象曰子之向蟬何異太華之壓綢卵大河之
蕩秋毫也小不敵大自古皆然不明其意以凌
之恐貽笑於俗耳子請前以談大勇象曰見吾
之手如大於牛吾又何言哉於是昂鼻長笑吐
氣伏臥蚍蜉者部伍紛亂反郤千步須臾氣定

釋乘 蟬談上

四

復整而前象乃止笑謂蚍蜉曰來吾與爾言吾
之爲象也生應搖光美瞻梁山其名逸才足骨
十年處士必豐所向無前吾之爲象也以鼻致
用而不以口天之爲象也以氣致用而不以言
故肉具十二鼻是其端脣皓月轉不附於肝是
以下峻阪登高山濟深水涉大川形臃腫而甚
捷能出沒於波間曹驕欲解之而未能姑置我
於人船我戰則克揚手王庭或舸以肉一給二
丁服重致遠斯世攸聞惟食吾肉頓令體重以
水流牙飲之於輕薄言告爾爲我匿形無遺身
慘取滅羣生也蚍蜉睨而謂象曰噫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子之爲勇亦多矣苟以物各至足則
子之勇且不及蟬蠅而鳥足以較余哉子向在一
寐吾將寤子子之爲物頭不可俯頸不可回一
湖失身錢倣是無勇者二也南越豎子制爾以
鈞是無勇者三也如惡犬聲爲獵所許是無勇
者四也黨附新莽敗於昆陽是無勇者五也蟬

蟹 談 上

五

人捕爾爭食其鼻是無勇者六也畏獅子形受
欺宗慾是無勇者七也且子知力之在鼻而不
知斷鼻以亡命知文之在齒而不知重齒以焚
身昔玄宗之於爾曹也食以肥甘衣以文組示
禮以拜示樂以舞陳佾於庭動頭搖尾克諧節
奏而中音呂爾曹受恩亦深矣漁陽鼙作大駕
橐摩夫獨不能隨之去函關失守虜僕大庭則
又何忍爲之臣遠大四夷來賓誇功耀武張旌
楓陛出之以舞當此之時鬼神爲之忿懣天地
爲之震怒朝不學專諸之決吳僚而甘爲辛竇
之號趙虜吾聞報賜以力報生以死人之情也
既不能今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於是齋子之軀
剗子之腑命也何如屬之鼎俎此則子之自負
其勇也夫勇者配道義一志氣自反而歸主於
無懼况義之於君臣不能逃乎天地此而不用
其勇卽子未嘗知義象有報色卻顧而去蚍蜉
尾其後曰去則去矣願贈以言子利東北不利
西南巴山之陰當得大艱有蛇當道爲行路難
子謹避之勿使蹈焉象報益甚窮日之力走之
東海之濱欲去無前頓足長歎娑竭之神出於
二千里則其重也可知矣是五山也至人之居
列仙之府高不際天深不及土往往隨潮上下
逐波居者病之爰訴於帝帝恐流於西極沒於
海五山乎其高三千里其廣四千里其圍萬有
種乘 蟬談上

七

二千里則其重也可知矣是五山也至人之居
列仙之府高不際天深不及土往往隨潮上下
逐波居者病之爰訴於帝帝恐流於西極沒於
海五山乎其高三千里其廣四千里其圍萬有
種乘 蟬談上

與望洋千里之渺遙見一蟲載沉載浮疾如御
風形肖鼎鼐大腰益背吐氣成雲吹沫成雨體
移若地之浮頭舉如岳之峙須臾近岸爲靈鳌
也蓬鬪聲曰吾奉婆娑君之命來此角力角者
爲誰蟬蠅與象俯首戰梟屏氣不語蚍蜉前曰
大小形分水陸道絕爾烏足以知我哉爾聞湧
爾亦何力也蓋曰五方異性千里殊風故南人
升車而改容北人乘舟而失措以未之見也況
角力者我也蓋驚謂曰爾何力也蚍蜉易之曰
吾之任則吾之勇也雖天帝知之素矣爾亦何
足辨哉蚍蜉哂之曰吾聞馬乎勢者勢失而身
下抃舞於滄海之中是吾之力也以吾之力勝
吾之任則吾之勇也雖天帝知之素矣爾亦何
喪放乎利者利及而害隨卽子之勇且不及象
何有於我哉豈曰吾何以不如象也蚍蜉曰倚
貴者榮辱削而賤倚富者驕財散而貧倚木者
然也故負恩者不義背德者不祥水有恩於子
而子不以爲恩有德於子而子不以爲德無惑
乎見烹於巨人也是以懷義者不遺其利圖大
易舉水竭而斃爾之戴山皆力勝之手水勢使
者不溺於小縉強餌豐爲利幾何而子食之據
形之大而凌我獨不聞一釣貫六燭之龍伯舉
足百步已歸其國食子之肉灼子之骨則又有
大於子者凌之矣又不聞吞舟之魚蕩而失水
不退不遂爲蟬所制比物觸類則吾雖至小亦

得以凌子矣夫子之冠山我之戴粧其不同也

子冠山而徜徉於滄溟之内我戴粧而逍遙於封壤之嶺其樂同也我何怯而不足子何勇而有餘象曰若是則彼亦不負子亦不勝矣爾之爲勇可得聞歟妣蜉者曰異乎三子者之揆象

曰試言之妣蜉曰窮神莫辨於知幾好勇必察於自反是故疑至道者爲絕學呈至巧者爲絕

技勝至重者爲絕力三子知天下之物之至重者爲誰僉曰莫過於鍤妣蜉曰等身之鍤誰則

舉之僉曰不能也妣蜉笑曰吾固知三子者不能也謂僉曰夫世之言山者草木土石兼之也

使墮鍤而爲蓬萊子必不能敵矣使失水以爲勢雖草木土石之山子亦不能敵矣使子雖借

勢於水而山與子身相等子亦不能勝其任矣且山者合草木土石而非壘築爲之又其大不

過子之元而子且倚水以爲力則子之勇殆可量也惟吾能舉等身之鍤唯吾則則臂匪鼻

勝於一喙天下敢有過於吾者乎蟲相顧垂首喪氣然則草木匯象亦就逆蟬蠅織之不見其

處於是諸國聞之皆不戰而降

雜乘

蟲談上

經談下

吳人顧聖之述

昔者西王母駕步驥之馬過東王公之舍相見成禮爰作霓裳之樂飲神漢之漿竟日不出步景

者迄於芝田食芝草殆盡王公不平忿見於色王母恥之遂棄步景於清津天岸而去後東方

朝遊呂雲之地越扶桑之東至王公之壇見而異之曰此非神馬乎何腹旋之若是也左狀日

右狀月月則夜光日則晝光隨四時而色變遂乘之走遇山爲風值雲成電水截驚鬼陸越飛

祥琴

蟲談下

箭繞日三匝乃入漢闕獻之天子於是置之華屋席之露牀衣之文繡咱之棗脯加之玉鞍飾

之金絡然自馴獻後人恐其復逸窮荒無敢乘者他日步景者飲於餘五之澤浴於渥洼之川

與凡馬合乃生元馬是馬也龍頭鳥目麟腹虎

胸尾垂雲耳揮雙筒勢越地紀志凌城中走逐奔星氣先飄風飲泉噴珠卧草汗血聚則成

花散亦成雪鳴聲九音跕石有跡狀昆蟲於姑

發不知所止於是出夸父之桃林走天帝之杜衡河精曜采震象飛文並赤波之鑄銅東流之

刻玉殆不能盡其狀也窟穴之下有蟻伏焉逍遙封壤之間顧馬而笑馬曰若何笑蟻曰笑爾

行之不疾也馬曰吾青龍之匹遺風之乘也志似儻儻權奇應陰紀陽以合功任重致遠以利

健者在大則爾在小則我爾以千里爲才健實

不足吾以一里爲才健實有餘醜類而觀積千

獵式吾之足驥八駿而成九駒九逸而爲十勢

世是以流電爭光浮雲連景名重桂條形圓柳

谷臨池飲沙越澤飛玉當戎事矜吾之力在田

使吾類爾之蹄當不止於千里矣肖爾之形實

將越乎萬程矣然則言天下之至健馬之稱耳

雜乘

蟲談下

如醜羽疾如挾翼循坂且厲無復良藥之鳴長

叔可走不假幽并之策又何必衛營之制轍約之威然後日行千里哉是故十閑六種三才五

御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偈鏃衛光含乎兩月縱繁縷色麗乎雙絲世有千金之馬而無一

金之鹿其貴可知矣昔天子近求襄陽之穴而未易遠訪淇濱之水而角難將龍舌爲路馬矣

約之國人曰其生也見之必式其死也埋之以惟淮蹙芻與爾我在無放而加誅然吾未之顧也若等縱佩於牀侵漁於硯窮日之力不及一

里以子視我誠秋螢之焰爭光月景春蠅之聲較晝震驚何不知量之若是邪蟻曰爾談何易也爾談何易也吾聞食於人者必受制於人恃

其力者必自屈其力爾雖有千里之任非人不可虛行也必待夫燒之剝之刻之烙之通以繩

紲編以阜棧鈎飾在前以禁其進攀緣在後以貫其退爾曹斃者殆十有二三焉是以監車之負爾之任也太行之阪一或垂頭則層者持力

而睨之矣當此之時苟無伯樂以知之吾知龍竈爲爾都銅鑄爲爾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本

者中翫不書中矩仰首而鳴志在千里但知頃

餘還歸惟於碣石騎輪而蹀可以追雲半漢而

馳可以及日暮爲形也直者中絕曲者中鈞圓

者中翫不書中矩仰首而鳴志在千里但知頃

爾火光葬於人腹久矣又何以俛而噴仰而鳴

聲造於天也哉且爾之於世恒相背馳是以天

下有道郤爾於冀明王在上則駕鼓車雖彊千

里才將安施今爾以吾日行一里而少之矣非吾健之不爾若也形之大小使然也夫物之爲

健者在大則爾在小則我爾以千里爲才健實

不足吾以一里爲才健實有餘醜類而觀積千

獵式吾之足驥八駿而成九駒九逸而爲十勢

世是以流電爭光浮雲連景名重桂條形圓柳

谷臨池飲沙越澤飛玉當戎事矜吾之力在田

使吾類爾之蹄當不止於千里矣肖爾之形實

將越乎萬程矣然則言天下之至健馬之稱耳

屬之我乎元馬大崩盡力而走超光超景決波
犇虹後類距虛前以飛鴻乃東至於太平復西
至於太蒙周流八極騰空逐日自謂曰日之行
也不見其移吾嘗背之而馳草木爲塵懸峯未
薄而彼在吾前矣此非天下之至健者乎遂訴
於日曰在天成象厥健惟昔在地成形厥健惟
我今吾以行地無疆之技而屈於一蟬其他不
足言矣能勝之者非君而誰太陽君曰是與俱
來馬曰諾遂尋故道而反謂蟬曰若之健較諸
大明之邁何如蟬曰過之馬曰若敢肆辯乎蟬

禪乘 蟬談下 四

曰可然恨無以相見也馬曰若附吾尾何如蟬
曰諾遂升之風輶之上隱之霧氣之間星耀而
玄馳電奔而鬼駭至鬱儀之庭登羅耀之殿蟬
乃遵旣頤之頰下肅爽之蹄馬伏於左蟬伏
於右太陽君謂蟬曰爾固疇昔與元馬角健者
乎蟬曰然則爾固自居於至健者乎蟬曰然
然則爾知健之在孤乎蟬曰不知也太陽君曰
孤一北面萬物生孤一南面萬物死爾患不知
乎蟬曰然則爾固自居於至健者乎蟬曰然
而也登於其上則又曰是朏也登於曲阿

禪乘 蟬談下 五

予獨鄙君爲一歲之短且晝夜不息各得千里
行之舒疾與驥相類惟驥之健既屈於子吾君
亦復何多贅邪蟬見太陽君哂而不怒乃前謂
曰君向自謂天下之至健而乃與驥等則君與
驥皆屈於子矣孰知凡物之動無疾無徐皆健
於君者乎太陽君疑曰何爲其然也蟬曰君之
形廣千里驥之體高八尺君以千里之形行幾
二千里而蓋百刻使驥類君日行不過度之丈
予亦日行不及寸之分驥何以千里而遙予何
以一里而近乎是故嫌君之緩者有繩繫之謠
謂君之遲首有線量之議不然則達人無由於
景測術士難辨於客步矣太陽君有恧色乃曰
爾等姑退孤當乞天下之至健者取爾與之言
蟬曰諾乃與元馬同息於朱明之宮靈曜之麻
太陽君火以五龍駕以六轡馳之金輪羲和爲
御過九野入九闕遙望銀宮金闕瓊臺玉京層
樓十二中有五城於是降輅徒行升七衡之陛
陟八柱之庭登通明之殿朝翠華之座中有袞
冕而居者曰太乙氏魏魏無上蕩蕩難名蓋羣

明麗天而成照子非不知君之健也若乃夾以
赤鳥則君與鳥而同飛貫以白虹則君與虹而
竝邁君之爲健亦窮矣太陽君曰惡是何言也
金烏出海高蜚自疾於羣鶴白駒過隙曠逸必
先乎千駆孤非爾所知也蟬曰君之行天猶子
之走磨何爲子莫知君也天西轉而君東行磨
左旋而子右走其揆一也君居黃道之中而周
游乎三百六十五度之內殆非晝夜可窮也當
春而東則從青道當夏而南則從赤道當秋而
西則從白道當東而北則從黑道貫四時而始
一周則君向之自譽者世固稱君爲一日之長

禪乘 蟬談下 六

霄堦就出蒼琅傳謂蟬曰若知朕之健乎蟬曰
太上靈心不測神理難筌小臣烏足以知之帝
曰朕上暢九垓下涉八埏遠不可及是爲乾乾
一息萬里若復何言蟬曰久安坐衽之觀始得
披雲之席請去小大之等略高卑之分小臣不
能無言也帝曰可蟬曰太上剛行七億餘里凡
有日皆皆知爲至健矣在小臣實易之而不敢
言也左右曰是何傷哉昔者問以屈原不憚其
煩答於秦庭何嫌乎誕太上好生居高聽卑賜
爾盡言蟬曰太上身廣七億日行七億是一轉
身之勞耳夫以晝夜百刻而身始一周此而爲
健則曰請前矣抑惡得以望元馬又惡得以望
小臣哉是以共工怒觸而垂傾陶侃奮飛而幾
盡尚朴之謗轉益之譏宜其紛紛不止也且夫
太陽也元馬也小臣也皆太上之子也大者居
倫是非倒行勞逸逆施徒稱大父豈曰無私窮
謂太上不取也天亦無以應良久謂蟬曰若之
勞朕旣已知之矣茲封若於南柯之域子孫億

陽之精萬物之祖也太陽君以父呼之曰曩有
元馬者近合九花達成匹練驟爾綠離翩然紫
燕目具黃金口膳紅焰誠帝子之蒼龍將軍之
赤菟也乃與蟬角步而爲所困膚憩於臣臣亦
不能勝夫乾天下之至健請窮小魄之不逞何
如帝曰諾左命蒼君右遣晏氏引蟬與馬於高
明之館津元之壇皆垂象爲級斷楚爲柱仰見
清宵鑿寢碧落深沈萬夫張弓六丁倚蓋元氣
網繩一人垂拱於大圓之表二臣階階而上不
盡一等虎拜復命帝親降九重不臨色界旌旆

禪乘 蟬談下 七

霄堦就出蒼琅傳謂蟬曰若知朕之健乎蟬曰
太上靈心不測神理難筌小臣烏足以知之帝
曰朕上暢九垓下涉八埏遠不可及是爲乾乾
一息萬里若復何言蟬曰久安坐衽之觀始得
披雲之席請去小大之等略高卑之分小臣不
能無言也帝曰可蟬曰太上好生居高聽卑賜
爾盡言蟬曰太上身廣七億日行七億是一轉
身之勞耳夫以晝夜百刻而身始一周此而爲
健則曰請前矣抑惡得以望元馬又惡得以望
小臣哉是以共工怒觸而垂傾陶侃奮飛而幾
盡尚朴之謗轉益之譏宜其紛紛不止也且夫
太陽也元馬也小臣也皆太上之子也大者居
倫是非倒行勞逸逆施徒稱大父豈曰無私窮
謂太上不取也天亦無以應良久謂蟬曰若之
勞朕旣已知之矣茲封若於南柯之域子孫億

萬年母贊也。蠭頓首下帝勅。元馬復載還故穴。
蠭帥其衆而之回。迄今世爲君長焉。



傳四林漢

著如相鄭

漢林四集

1

石壁諸山梅之片，涂之尖，名噪海洋矣。野史氏曰：昔余老友鐵力子者，喜交生族，謂劉伯倫、白樂天、沉浦、龜生，有頌贊表厥德功，獨於此生默默，意甚不平。爲作贊曰：解煩釋燥，功高莫當。心清神爽，德大難忘。又曰：有力悅志，聖謨洋洋。挽骨化羽，壘陶亦詳。宜何封贈，草中之王。余謂贊則似矣，封未當也。若蘭生者，其仙矣乎。

漢林四傳

清漢林鄭相如著

誕生名舜。涇白雲山麓。其性潔。其行芳。少爲蠻公弟子。學吐納法。遂隱于臺。每出駐磁頭。賈士大夫樂其臭味。氣誼浹洽。見頭頂沸沸有白雲住來。其香如蘭。尋號爲白雲闌生。生不自知本所出。嘗云。昔神農氏與吾祖交。識吾祖性。能除痘去腐。後姬公製爾雅。謂植苦茶。又吾姓始著時也。尋家世。菴衍有龍圖。有密雲。有武考。有峒財。有北原。派難悉數。散處宇內。皆杜首著之賦。唐陸季疵傳以經。盧仝。玉川。皮魯。望。庶以詩歌。溫從雲。段礪之補顧。洛事十數節。存之方策。生族姓源流。瞭然矣。白雲之裔。其前未顯。自帝子風光來水西。與黃鸝師唱和。穿巖越壑之深。滌澗留之不住。獨與生爲水乳交。帝子飲其和若醇醪。將歸長安。把甌與生約曰。孤他日得受命。當貢汝于朝。生再拜謝曰。殿下茹臣沫。否霑齒頰矣。帝子大笑。自是關生得歲歲朝京師。生後子孫形狀雖同。隨人好惡作裝束。張之似旗。裹之似鎗。朝野中人。每取二族以觀。各不相上下。或曰。涇山水以李白著。白至水西。密邇白雲。惜未與生接。或曰。白喜麪生。故與生不相能。其臨行贈汪倫詩。言桃花潭水不及倫之深情。意其時宣之紀叟。載老。挾麪生邀白。二人死。白哭而辭宣。鼓櫂遊涇。生澹泊不善逢迎。故倫深情所注。耑屬麪生一人。獨遺生也歟。生旣貢益貴重。然其生不蕃。而歷唐宋元至明。實如故邑人苦之。有程侍御者。上其疏於朝。詔勿貢。生之後裔。去白雲而西遷。居齊雲黛塢。

裂諸浮薄子競效繪牋體。鮮窮年著述之家。晶氏族卒不大振。唐室詩賦取士。奪錦標歸者。皆蚤年捷足。非品氏力。昭宗新平內難。開放新進士。得鄭希顏、曹松、劉象、柯崇、王希羽。及第時。號五老榜。五人者。素與晶氏善。宋仁宗在位日久。一日梁適侍觀文殿。帝問曰。卿父耄年魁多士。目力有異乎。對曰。臣父謝世。臣少孤。不知比長。聞有晶墨者。臣父莫逆友。嘗助之明以故。不減少壯。帝曰。墨今安在。卿爲引見朕。對曰。臣歸訪。訪而遇諸廬廬石室。墨聞而卜其辭曰。銀海青青。天王召余。庶族其與。爰決意出山。朝能帝命侍秘書閣。稍拂拭之。開卷無花。喜曰。墨卿。朕良友也。賜宅居宮中。翌日下詔曰。爾晶墨。生长神岐。品尊大璞。屬之雕氏。資我觀覽。可封開明君。食邑二百戶。自是晶氏族。蔓延天下矣。惟不近少年。不喜武臣女子。士大夫好經籍文史者。招之遊。輒往。或曰。晶氏子雖得諸貴介意。聲價高無力者。不能致。而鄙黎氏遂盛。太史公曰。余入承明。從都督泰岱。臨渤海。每見上行轍。命千里侯前。侯則千里咫尺。故卒被寵遇。墮土而封。榮盛無比。夫侯貴人也。小臣覲面難。開明君族繁。喜同我輩交驕。余行年六十。對卷軸茫茫。若隔墻堵。又況科舉之學。與士之年少未遇。而垂老牖下者。何限。得君也。助天下事。猶可爲也。奪造化之權。眊而復朗。老而復童。君亦神人也矣。待用千年。遺時顯。其命也夫。

秦李斯始皇帝并六國。有褚先生者，率其友毛顥、陳子、陶弘、三人遊，丞相門能稱皇帝意旨。歷年三十有六。天下黔首趨于猥巧便捷，紛然多故。迄漢、魏、晉、六朝、唐、宋，獄訟煩興，邪說淫辭百出，或歸過四君。褚

漢書

先生驚懼不樂。南遊金陵，說唐主曰：「陛下撫有江表，甲兵士馬，不可與北國爭鋒。惟是文史一道，臣擊所掌。」爲武夫悍將所不能抗。陛下儻屬意委任臣擊，則文明之朝也。唐主曰：「孤僻處荒江，有志未遂，辱先生教。敢不委命。」曰：「臣嘗從錢王遊，若耶、王、美哉？是殆東南之最乎？」臣對曰：「我友李白時曰：『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尚有勝此者。王聞而神往。今地屬陛下，願借是邦山水，修煉其中。異日佐陛下興文教，朝八國。」誇耀中原臣之願也。唐主曰：「山水吾圖所饒。」聽先生自擇。於是東遊琴溪，聞瀟灑之音，曰：「是高公鍊丹處。」乎沿跡而上，石齒嶺廣，曰是令威丁公化鶴遊來乎。南陟齊雲，承流曰：「許闢二隱君所棲也。」西過小嶺，泛桃花潭，曰：「太白羅隱叔之所屬也。」我其駐足乎？是爰構一室，煉身修性。一年毛伐，二年髓洗，三年骨蛻，道成。報唐主，欲行。屬長子白鹿君曰：「我以生質澆薄，爲世所輕。汝魁梧過我，後當顯。但自愛，久爲人割裂足矣。」再屬次子羅文君曰：「汝以玉版之姿，效彼綺羅，本質雙變，逢時器也。後好文主出，當拱璧珍汝。又屬三子金榜君曰：「五百年後，汝聲價高，朝廷或爲供事者，狼籍恐不克終。」未幾下詔曰：「惟汝素質白體，道參太極，假爾丹青。」予貴鑒汝，前來先生辭涇，乘肩輿，駕舟抵金陵。朝唐主於澄心堂，主喜，命光祿賜宴。先生西向坐，三友預焉。酒酣，毛頸君歌竹枝，陳子舞松風，陶泓公諭巧匠劉山骨之句。先生辭曰：「臣不能作高麗舞，歌瑤池曲，請出唐主之先生休矣。」垂命徐熙君希雅持五色采，命徐鉉、韓熙載、脫頭頤冠，耽陳子潘臨陶泓池，拂拭先生面，書龍蛇，繪山水、鳥獸、花果、竹樹，四人者，終日應命不休。頤獻之越歲，南唐主歸宋。先生借三友隱不知所終。而白鹿羅文金榜諸子，皆貴顯於時。

太史公曰：「褚先生之裔，通華夏，皆涅膚也。微先生道德文章，不顯。雖然，豈無壞人心術之事？假先生行者，譬方洪克初闢，有蒼頡氏者，生而神靈。上帝勅曰：『世界諸國盲昧，余增汝國。』時蓋三國，即命三童子鼎立，燐燐點畫間，齒審鳥跡，流傳宇宙。自是長夜返晝，數百年後，有康氏與天挺異表，兩雙童合如孿生，並見二眶，遂承八色帝眉，卒成中天景運，又千餘年。兩雙童集議曰：『下邳項公，有霸王姿，吾其歸乎？』歸未幾，項氏爲龍準公所敗，斃烏江。兩雙童亦歿。自是惟存一雙童，編衍閃爍，往來人間而已。最不平者，左氏傳二百四十二年事，歷歷如面，而雙童子蹟而不見。嗣雖不見於外庭，而內腔子自蹠如也。韓子曰：「左氏浮

寧豈其然乎。有讐朱者，明能察微。雙童子亦修飭容儀，整頓精神，如入水晶龍伯國。令辨秋毫不爽。顧南華老人曰：黃帝遺元珠，使智與朱壬安不得。乃使象罔得之。意者象罔無象也。惟無象乃鑒衆象。蓋至是雙童子以空用不以塞用矣。吾獨異西竺有畸人，曰觀世音能爲三十六變相。一變有童子千人合掌頂禮。蘇子瞻曰：菩薩不二法。千童子則雙童子豈異哉。要是爲外氏注脚。吾儒嚴慎獨。一室幽居。旁立十童子。現彼營爲肺肝如見。此又與三尸神庚申日告天帝何異。近世學徒營貨利尙風流，甘以其軀入孔方窟。不則入婦女秋波中矣。雙童子果溺而不出，聖賢罪人矣。

翌足矣再屬次子羅文君曰汝以玉版之姿效彼嵇康本質雖雙逢時器也後好文主出當拱璧珍汝又奉太極假爾丹青青我賞鑒汝其前來先生辭涇乘肩輿駕若舟抵金陵朝唐主於澄心堂主喜命光祿宴先生西向坐三友預焉酒酣毛頽君歌竹枝陳子舞松風陶泓公饑巧匠鑿山骨之句先生辭曰臣不能作高麗舞歌雪濤曲請出唐主曰先生休矣垂命徐熙君希雅持五色采命徐鉉韓載脫毛顙冠吮陳子瀋臨陶泓池拂拭先生面書龍蛇繪山水鳥獸花果竹樹四人者終日應命不休頗厭之越歲南膺主歸宋先生偕三友隱不知所終而白鹿羅文金榜諸子皆貴顯於時

論男婦老少判爲兩人。皆作童子象。雙童子各占一國。不相通。亦不相背。形影靡盪。彼此神合。嘗聞城中。有大天地。體爲七尺物。別成一小天地。其中華之境。帝闕之所。卽靈臺絳子宮也。宮有一徑。通左右睡國。國之外郭。白玉爲地。內府元玉爲基。中無人居。上照雲霞。日月下鑿。大地山河。人物鳥獸。花樹。無有而無。乎不有。雙童子現身其區。誓相約曰。我兩人出則俱出。處則同處。日鳥月兔。皎皎千古。增我者神缺。我者神瞽。方洪荒初闢。有蒼頡氏者。生而神瞽。上帝勅曰。世界諸國盲昧。余增汝國。時置三國。卽命三童子鼎立。爛爛點畫間。蟲書鳥跡。流傳宇宙。自是長夜返晝。數百年後。有虞氏興。天挺異表。兩雙童合如孿生。並見二睡。遂承八色帝眉。後卒成中天景運。又千餘年。兩雙童集議曰。下邳項公。有霸王姿。吾其歸乎。歸未幾。項氏爲龍準公所敗。斃烏江。兩雙童亦歿。自是惟存一雙童。編衍閃煤。往來人間而已。最不平者。左氏傳二百四十二年事。歷歷如面。而雙童子蹟而不見。顯雖不見於外廟。而內絳子自蹠如也。韓子曰。左氏浮



詳不人撰

山莊夜恠錄

說淵六十

別傳

大中年有寧菌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
棟宇半墮牆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
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班特處士相訪
菌啓門睹處士形質瓊瑩言詞廊落曰某
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
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
諷故來奉謁菌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
蓬草旣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
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
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轔以走
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
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
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
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卽不敢當
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聞人叩關曰南山
班寅將軍奉謁菌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
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
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荆蠻斷
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曰老兄大妄殊
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穀於苑有文班
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
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
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封威遠侯
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于
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
松吹月高牆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
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幕局在床謂
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
未有勝負菌詫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
莫是高手否菌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兩班寅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豹遂傾
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
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
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
紜特曰第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
老馮驥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第誇猛毅

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
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其頭皮
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
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
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菟在
金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
鄙詩云鵠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
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
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
河何所適終是性剝琨特曰無非憐甯戚
終是怯庖丁若遇龍爲守蹄跨向北溟菌
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
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
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
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
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
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
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
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
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
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其山矣菌
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西海章論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藍城。乃造洞庭廟禹告。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今強取之喪國產。今強取之四字。一作若強取出。

殷末謠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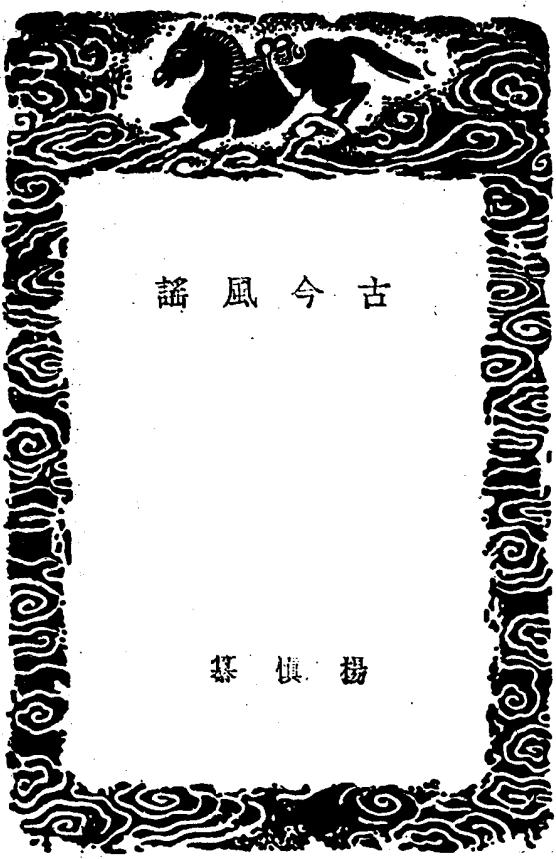
代殷者姬昌。白衣背光。春秋元金包。殷惑妲己王馬走。殷亡馬達胡周。○走音近起。論語比諭。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呂后。

隨雍二謠二首。

昌受符。廣倡嬖。斯十之世權在室。刻者配姬以放賓。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王異哉。刻者指閼妻也。孔穎達曰：刻，鑿也。

古今風謠

楊慎 慕篤



古今風謠

奏時康衛童謠列子

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中侯稷起謠詩林

蒼蠻稷。生感迹。

昌握契謠詩林

元鳥翔水。遺卵流城。簡狄吞之生契封。

包山謠楊方吳越春秋。沈增南志。牛女之分。錫之未土也。

禹得金簡玉字。皆藏在洞庭包山湖。

明楊慎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黃澤辭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官樂謠云：

黃之陁。其馬歛沙。皇人咸儀。皇之澤。其馬歛玉。皇人壽駕。

周宣王時童謠國語作宜註。漢書五行志有文字。

麇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門。麋弓也。箕有良弓矣。矢房也。○列子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箕蓋矢房。舊說以爲箒箕之箕非。

魯國童謠左氏傳。魯文成之世童謠也。至昭公時。有鵩鳴來。宋公攻李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公名昭。公子宋立。是爲定公。

鵩之鵩之。公出辱之。鵩鵩之羽。公在外野。往愬之。馬鵩鵩踰。公在乾侯。徵褰與禱。鵩鵩之巢。遠哉遙遙。

論語比考識

古今風謡

子欲居九夷從風嬉。

晉獻公時童謡春秋左氏傳曰晉獻公伐虢圍下陽同於卜偃曰君其濟乎但以童謡對曰克之

丙之辰龍尾伏辰狗服振振取誠之族弱之貴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晉惠公時童謡漢書五行志曰晉惠公賴秦力得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國人不悅及更與其兄太子申生而不立故詩狀作也

恭太子更葬今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

楚昭王時童謡宋記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周末時童謡家語

天將大雨商羊鼓僻。

春秋時長春謡易妖占

豐其屋下獨苦長伏生世主虧。

齊人謡春秋賦

移河爲界在濟呂填闢入流以自廣晉書五行志引之晉書桓公闢八流拓壞其東流入海并使離子徒穀也

齊人東郭謡

東郭有犬嚙嚙日夕欲噬我穀西郭有犬噭噭日夕欲噬我穀北郭有犬噭噭日夕欲噬我穀指愛才易牙閼方三子也

吳夫差時童謡

梧宮秋吳王愁。

燕昭王時童謡戰國策田單攻狄不下童謡曰

大冠若箕修劍柱傾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趙毅李牧童謡

秦爲笑趙爲號以爲不信視土上生毛。

秦皇時民謡楊泉物理論

古今風謡

古今風謡

生男慎勿舉生女慎用師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三石謡韓王爲張儀所敗客死於秦至王良禱送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甘泉謡

蓮石甘泉口河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誦金陵餘石大如圓。

虞美人帳中歌史記

正義

漢軍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義氣盡賤妾何聊生。

平城歌漢書匈奴傳品帝自將長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軍中外不得救饑天下皆歎之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豎一歌

蕭何爲法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節民以寧一頌吉較讀作彌較之較漢書作薄此記作罰言法之畫一若斗斛賦量也

戚夫人歌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眷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十里當誰使告汝。

淮南王謡

一尺布暖融融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見容此與漢書史記所載不同見淮南子錄

穎川歌漢書灌夫任俠爲灌涓橫鎮川穎川兒歌之

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

茂陵中書歌

都荔逐芳美礮鼓行。

廣陵王歌廣陵厲王荀武帝第五子也昭帝無子皆有觀心迎女巫下神咒亂事發覺宮死胥壁酒夜飲鼓琴歌舞

古今風謡

會稽童謡後漢書曰張倉水元中爲會稽太守時賦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縣明用信賞賦遂東平歸附不煩士卒之力於是又有會稽

棄我載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後漢順帝末京都童謡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後漢桓帝初小麥童謡後漢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謡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河西東抄三輔延及升襄

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語爲諸君

鼓鼙初若不敢公言私唱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鼙胡

後漢桓帝初京都童謡後漢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謡至延熹末鄧皇后以諭自教乃以賓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諒

後漢桓帝初京都童謡平洋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公大將軍與本傳號著合心戮力惟德是延印發所加咸得其人蓋貴

大將

絕望矣

漁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及大姓

後漢桓帝初城上烏童謡後漢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謡城上烏尾畢退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潤人主多家數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譽茂將疎遠父即爲吏其子又爲卒徒往舉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

官前一人往討胡即死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與吳豐入河間迎桓帝也河間婦女工故錄

黃葉而食之也梁下有蠻跋我欲望之丞相怒者言水樂主教桓帝使宦官受錢所錄

非其人天下忠屬之士怨望欲擊桓跋以求見丞相主教者亦復詔願怒而止我也

城上烏尾畢通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婦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室石上

慊慊春黃榮榮下有懸跋我欲擊之丞卿怒

後漢桓帝末京都童謡後漢書曰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按辟懷亭廳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

親近必當問自非篤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追從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繼致位司徒此爲全謠也

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謡河間來合謡

漢元帝時童謡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瓌以爲易地貧乏遂徙蜀焉

井水溢滅鼈煙灌玉堂流金門漢成帝建始二年三月北宮中井泉涌上溢出井水陰也鼈煙陽也玉室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弱有富室之應也後有王莽之禍

桓帝延熹二年四侯謡

漢以來梁窮力封宦者單趙左堵其安徐渠唐衡爲五侯在官左右縱其姦恩家有數侯子弟布州郡名雄號盛焉內懷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其後超死四侯橫天下爲之語曰

桓帝延熹二年四侯謡

漢以來梁窮力封宦者單趙左堵其安徐渠唐衡爲五侯在官左右縱其姦恩家有數侯子弟布州郡名雄號盛焉內懷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其後超死四侯橫天下爲之語曰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獨坐吉凶貴無咎也

後漢桓帝末時謡

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帽復疎今年尚可後年饒

一作饒。續平望京都飲酒相強之辭

靈帝中平中董歌

承樂世蓋遊四郭董逃家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重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

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按董謂董卓也言難就也終歸過氣至于滅亡也

布乎士孫瑞王允謀董卓有人評呂學于

布乎歌布上負面行歌于市有告卓者卓不悟

布乎與新平

獻帝初京都謡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爲童子十日卜爲卓

靈帝之末京都謡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靈帝之末京都謡歌

河膾蓋進英雄記云獻

烏膾烏膾風俗通曰膾草酒天唐民闢東舉兵欲共誅

後漢桓帝時謡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舉孝廉濁如泥舉良將怯如雞

獻帝初童謡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瓌以爲易地貧乏遂徙蜀焉

漢元帝時童謡

封使君謠

古傳記言漢宜城郡守封郎。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時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斬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余嘗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時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城中謠

古今詩作點處
長安今刪

城中好高塔。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居。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一作帛

二郡謠

汝南太守宋賓在功曹范凌。南陽太守成培。亦任功曹。字孟博。歷字公莘。二郡為謠。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宋賓。主畫譜。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培。但坐噓。

後漢黎陽張公謠

公與守相駕。蟹魚往來候。忽遠客娛祐。此兆民寧底居。

咄咄歌

堯下何纂纂。采華各有時。堯初欲赤時。人從四面來。堯適今日辭。誰當仰視之。

陳留童謠

頌仇
覽也

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鴟。鳥哺所生。

鄒城童謠

本王粲刺曹掾辭也。唐李賀追擬之。

鄒城中暮鹿起。探黑丸。研文吏。棘爲鞍。虎爲馬。圍走鄒城下。切玉劍。射日月。歎何人。奉相公。扶殺來。關右兒。香插陰。相公歸。

鄒中謠

鳳陽門南天一半。上有金鳳相飛喚。欲去不去著鐵紺。○鄒城門有金鳳二枚。一飛入深水。一以鐵綆其足。

魏黃初童謠

第五行詩。魏文帝爲美人薛蓮。蓋蓋三十丈。列燭如星。如列星墮地。又爲銅表志里。發行者歌謠云云。銅表志道是土上出金。列燭如星。是火照道也。漢火德。魏土德。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之兆。

古今風謡

封使君謠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祝願歌

高士傳。魏武有禱問隱士諸先。先不應。詔云。後魏軍敗。人推其意。詳率指吳。誓願指魏也。

祝願祝願。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羊。更殺殺麪。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魏明帝時。諸云云。及司馬懿平遼東歸。宮還輿長安。會帝疾。爲忿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黃河。慈府號至如嘵嘵之音也。

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祭何。

魏曹爽策政時童謠

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凍。李豐兄弟如遊光。何鄧丁亂京城。指何晏、鄧丁監也。

魏明帝太和中兜鈴曹子歌

當奈汝曹何。其後曹爽見。朱雀氏竟見。

魏齊王嘉平中謠

黃金車。班蘭耳。開闢門。見天子。

白馬素綢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之小字也。王凌今猶愚闇。

吳初童謠

吳孫休永安二年小兒謠。干寶晉紀曰。永安二年。小兒雲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云云。父曰。我舉人。養惑星也。言舉上外。仰視若一正統。有頃沒。後四年而魏亡。六年而魏廢。二十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司馬

三公鋤司馬如

吳孫亮初童謠

吁汝格。何若若。蕩蕩單衣縫鉤絡。於何相求揚子附。揚子附反語。謂石子附也。及諸葛恪死。果以暴崩喪身。蕩

行白活。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東。船駛日也。後變爲日駕圖。

吳孫亮初白驪鳴童謡

白驪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出張文吉擬白驪謡云。天欲雨。有東風。南船白驪鳴。六月人家非無水。夜閣白鼈人起。

吳孫皓初童謡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吳孫皓時石印山詩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吳孫皓天紀中童謡

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提岸上虎。但提水中龍。王澤小字阿龍。

晉太始中童謡

晉書曰。太始中人爲賈充等謠亡魏而成晉也。

賈斐王。亂紀綱。王斐賈。濟天下。

晉武帝太康後童謡

局縮肉。斂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

春風尙蕭條。去故來入新。苦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腹中。歷亂不可數。是時二楊貴盛而被誅滅。大

惠帝永熙中溫縣謡

光光丈長。大就爲翫。毒藥雖行。戰還自傷。楊陵居內府。以翫爲毒。死時又爲執所害。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武帝諱炎也。後被誅。貢后絕其謡。入人口而崩。葬街亭郵北。

晉永熙中童謡

答五行志下有大石。歷之不得好一句。

古今風話

二一

古今風話

二二

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書。宮中人馬幾作騎。時楊驥專播。楚王用筆。故官羽筆爲版。○別集明歲三月初。有樂蘇會柳葉舒一句。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

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齊國何嵯峨。千載闊懷生齒牙。南風皇后字。沙門太子小字。各異謠也。自晉行也。城東馬子莫驅响。比至來年

纏汝量。

晉惠帝洛陽童謡

鄒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明早胡腰石勒劉曜反。

晉惠帝元康中屠蘇謡

時天下商賈通者。大都日童謡云。云及趙王倫篡位。其日實彰焉。

屠蘇鄧日覆兩耳。當見晒兒作天子。

晉趙王倫既僭位洛中謡

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澑。時齊王。成都王。河閩王。義兵同討論。成都西澗而在都。故曰虎水從西來。齊東澗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閩水臨而在閩中。故曰

著布袍腹。爲齊持服。夫喪齊王同敗。草木萌芽。殺長沙。長沙王又以正月二十七日祿。

晉惠帝大安中童謡

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

晉惠帝蜀中謡

江橋頭。關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十八字李也。其後李流輞劉岱號。

閨道謡

閨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韁。和嶠刺促不得休。刺促。世說作爲。

晉吳縣紳如謡

部故爲吳令。裁米之官。俸祿無所受。惟飲薪水而已。及去郡。百姓數千人。留乘故船。不得。乃以小舟夜中發去。吳人歎之。

紳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郭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晉懷帝永嘉初謡

答五行志。荀將被誅。前有此謡。元超東海王越字。

古今風話

元超兄弟大洛度。上乘打鼓爲荷非。

晉懷帝永嘉初洛中童謡

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時東薄王語

與荷略同

晉永嘉中童謡

三十國春秋

秦州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謡

如白坑破。合集持作鱸。揚州破換收。吳興復漢縣。白者得坑器。口屬瓦質圓。亦金鎖也。占坑破。中原亂也。合集持之亂也。漢朝瓦器。又小王廟也。

晉建興中北州謡

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梁郎。一作穀郎。時宋

顧輔善音譜

晉愍帝初童謡

天子何在豆田中。建興四年降于劉曜。在城東豆田中。

顧輔善音譜

晉明帝大寧初童謡

惄惄力力。牧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纂璫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曾咬死石頭死。石頭弟蘇石也。咬死石頭石頭死。亦咬死。

晉咸康二年河北謡

麥入土。殺石武。

晉吳中童謡

寧食下湖苔。不食上湖草。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治相繼而已。

晉成帝末童謡

轔轔何隆隆。駕車入梓宮。不日而宮

車安葬

誰謂爾堅石打破。祖堅因此以

石名孺子。

晉涼州謡

涼州龜若寇威消。指張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雌尾翅生。高聲六翮鳳皇鳴。

哀帝陵和初童謡

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足。升平五年而桓帝崩崩不滿斗之座也。

鳳皇歌。山西公初生皇子。百姓舉云。其歌甚美。其言甚謹。海西公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撫生子。以爲己子。

鳳皇生雛。天下莫不愛。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

晉太和末童謡

犧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宋幾漢西公被廢

晉太和中御路楊歌

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輶。汝非皇子。那得甘露漿。或者解曰。白者全行。馬者國姓。海西公尊嚴。三子非血胤。皆縊死之。明日南力送甘露焉。

晉孝武太元末京口謡

黃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娘撲。尋王恭起兵誅王固。竟爲劉牢之所敗。

晉京口民間謡

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綽得。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按蕃字上卷字頭也。小人蕃字下也。金刀猶也。

晉陽重羅黎

時殷仲堪在荊。未幾仲堪

時殷仲堪在荊。未幾仲堪

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

晉荊州童謡。時殷仲堪在荊。未幾仲堪

時荊州所載舟不同。芒籠

芒籠。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日繩縛腹。車無輪。袋狐木。

古今風謡

齊武帝永中童謡
齊大父與子當火，召禁之。

赤火南流喪南國。時有沙門發此火自北入

王子年歌
蕭氏。未受命時，王子年亦作此歌。

欲知其姓草姑姑，綏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

三禾穀移林茂滋。金刀利刃齊刈之。

未幾蕭

道成興

梁武帝父子詩謡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微。明鏡不安臺。竟成臺城之誠。

陳初童謡。隋書五行志曰。陳初有兒謡。其後陳主果爲韓僧所敗。據本名。

黃斑青驥馬。發自平陽來。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

又

御路種竹篠。蕭蕭已復起。合盤時蓬塊。無復楊塵已。

陳初時謡

日西夜鳥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

陳後主時婦人突唱。南史曰。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華麗王。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劣畫地成文云云。解者以爲

獨足者。蓋指後主獨行無黨。盛言荒淫。隋平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宋屬館于都水署。所謂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

也。其言皆贊。

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

齊雲觀歌

隋書五行志曰。陳後主造齊雲觀。

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曲堤謡。隋書五行志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才識聞明。尤善政術。郡東南有

曲堤。雖險城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元魏時洛陽謡

元魏河東謡

秦州地東杼輔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趙郡謡。北史曰。後魏孝伯父祖。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不能得百姓。九力。不敢入。燒城于常山界。得一死鹿。長謂趙郡地也。貢之。還令送鹿。故盧其見憚如此。郡人爲之謡。

詐作趙郡鹿。猶勝當山粟。

古今風謡

後魏宣武孝明時謡。北史魏本紀曰。宣武孝明周謡。或以爲宋韻。魏本樂府焦樂狗子。指字文泰俗謂之黑狗也。

狐非狐。貉非貉。焦裏狗子齧斷索。

後魏末童謡。北史齊本紀曰。後魏末。文宣未受禪時。有童謡。接轂燃兩頭。于文

後魏孝明時。北史齊本紀曰。後魏末。文宣未受禪時。有童謡。接轂燃兩頭。于文

後魏孝明時。北史齊本紀曰。後魏末。文宣未受禪時。有童謡。接轂燃兩頭。于文

狐非狐。貉非貉。焦裏狗子齧斷索。

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麌飛上天。

東魏童謡。北史曰。東魏孝靜帝之將立也。時有童謡。按青雀子。謂靜帝。當時清河王之世子也。鵝鴨謂齊神武也。後竟爲齊所滅。

可憐青雀子。飛來鄰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鵝鴨子。

敕勒歌。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志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歌鼠子。覬犯玉壁。劍怒一發。元凶

自跔。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賛。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音。故其句長短不齊。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元魏世謡

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

北齊童謡

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家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綺靴。其後

又

九龍母死不作孝。其後成不改服。

北齊童謡

白羊頭尾禿。羖麌頭生角。

又

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

北齊天保中陸法和書識。北史曰。天保中。陸法和入書。其屢蠻云云。時文宣皇帝享國十年。而崩。廟立百餘日。用營祔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驗也。

十年天子爲尙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

北齊文宣時謡。北史齊本紀曰。帝以年半生。故曰焉子。三產石季。龍虯居。故曰石至。三千六百日十年也。果如謡旨。

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北齊後主武平初童謡隋書五行志曰開破陳九月鄆都王胡長仁謀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爲士開所誣而死
和十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健正好十月洗湯飯熟十一月出卻趙老狐哉尾你欲除我我除你

北齊後主武平中童謡隋書五行志曰開破陳九月鄆都王胡長仁謀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爲士開所誣而死
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州刺史

和十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健正好十月洗湯飯熟十一月出卻趙老

黃花勢欲落清尊滿酌

移后小字黃花

可憐青雀子飛入鄆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空言與父母好看新婦子

可憐青雀子飛入鄆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空言與父母好看新婦子

北齊都童謡

獵獵頭圍圓河中狗子破爾苑舊指高麗狗子指字文卷也

北齊謡

阿麼姑禱也道人姑夫死也道人問娘命后才爲尼故云阿麼帝崩后嫁楊柳

北齊武定中童謡澄文真名

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然燈澄滅

北齊太上時童謡

千里買芙蓉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連子隨宦去

北齊童謡

中興寺內白兔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

北齊武成謡

盧十六雉十四錦子拍頭三十二其後武成崩年三十二

北齊童謡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後周章寧宮爲此謡令人傳于鄭中都中小兒歌之祖珽因題之曰百老公背父人老鷗子老母不得歸帝以問班挺曰百升斟也昔老公臣也與國同憂錢古老母女侍中陸氏也帝信之執光錄之

北齊宋鄭中童謡

金作捕帶玉作把靜擣殿屋迎西家

後魏咸陽王歌北史後魏咸陽王被謀伏後後魏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起踏霜露洛水溝溝碧岸長行人那得渡

北齊郭公謡梁府廣超北齊後主高祖雅好儒學

北齊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膝口大兒緣高岡雉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但看歲在酉

宇文周多童謡周靜帝廟氏之號魏

自知身命促乘燭夜行遊

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

宇文周宣王歌

玉浪歌誠

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

隋煬帝二豎子歌

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

隋大業中童謡

桃李子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潰若墮盜自屬城山而歸咸洛口復屯芒洛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白雲許國尋亦被滅

隋大業長白山

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綿背綰長槍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喫獐鹿下山喫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激聲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北齊武成謡

長曰山歌北史來整國公讌之子也。尤
驍勇討擊所向皆捷詔賜歌之。

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桀公第六郎。

隋末詩謡

江都迷樓宮人忙。離夜半樹云。河南楊柳歌。江北李花營。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又煬帝作鳳船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持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皆唐興之兆。又煬帝索酒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噦奕紅輝。其後迷樓爲唐兵所焚。竟叶詩謡。出薄山記。

玉泉歌荀書、豆盧勣爲滑州刺史。烏鼠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煬馬足所踐。泉湧出。有白鳥翔止。禱而無子。乃鑿云。

我有丹陽山。出玉牋。濟我人夷。神鳥來翔。

唐武德初童謡新唐書五行志云。蕭建因未敗時。有此謡云。

豆入牛口勢不得久。

唐貞觀中高昌國童謡後大總管侯君集、帥師伐高昌平之。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

高昌兵馬如布雲。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白消滅。

唐高宗永淳初童謡是歲七月。東都大雨。人多葬死。

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牆。

唐高宗永淳中童謡

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腦腦。嵩宗屬秋。稱以嵩荒邊晝而止。永淳中以至山下。未及行罰。遂疾還宮而崩。

唐武德初廉州顏有道歌唐書、顏游秦帥古叔父。武德初爲廉州刺史。郡人歌之。

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民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貞觀中新河歌隋大鼎中爲沧州。界有無鹽河。隋末鹽廢。委閑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

古今風謡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結廬。美哉薛公德滂被。

薛將軍歌薛仁貴。擊九姓突厥于天山。時九姓有衆千餘萬。令羅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其酋。其餘一時下馬降附。仁貴急爲後患。並坑殺之。于是九姓震懼。不復爲患。送人歌之。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唐水微末里謡

桑條草也。女時草也。後章句用事。

龍朔中時人飲酒令

子母相去離。臺樽例。俗謂杯盤爲子弟。父名盤爲蓋。

龍朔中里歌有突厥廟。廟曲名。有黃帝廟。阿謁廟。昔晉魏。唐書又云。武后時。民間飲酒禮狀。曲不盡者。謂

其辭亡傳。

天寧後民歌

楊柳漫頭曉。東陽李孝逸。拔劍斬之。驛馬入洛。

垂拱後東都契苾歌。昔淮陽之河渠。懿。張易之等。

武后時童謡

紅綠複裙長。十里五里聞香。

武后長壽元年民間謡時選舉大憲。天下有是謡云。有舉人沈全交。取面積之口。爛心存撫使。味目璽牌。皇爲仰。史紀先所教。勸其誹謗之罪。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謠。何恤人言。先知憲。

補闕連車載。拾遺成斗量。櫻桃侍御史。盤脫侍中郎。齊晉四

如意中黃隱歌

黃隱黃隱裏藏。夢弓射爾傷。其後王孝傑。追于黃隱谷。

唐景龍中謡

古今風謡

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劉武后遺天樞，其後中宗即位，收令並倒之。

唐咸亨以後謠
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阿婆者，則天也。三叔中宗爲第三也。

唐中宗神龍以後民謠

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駒駕。按山南唐也，鳥鵲窠，人居窩也。山北胡也，金駒駕，駕後面重載也。

洛州安樂寺童謠

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舊唐書，安樂寺主于洛州造安樂寺，擬于宮城妙覺寺之。

景龍中民謠

黃特犧子挽劍斷兩足，踏地輾絰斷城南。史記不著事，又有阿諱犧歌詞亦不傳。

景龍中寶蓋寺民謠

可憐聖蓋寺，身著綠毛衣。宋米河裏飲，踏殺鉛魚兒。

永徽中田使君歌

田仁會爲虢州刺史百姓歌之。

父母育我由使君，精誠爲人上天明。田中致雨山出雲。

唐元宗在潞州時謠

羊頭山北作朝堂。

唐天寶中童謠

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范陽叛，明年陷長安。氈上有千錢。

唐天寶中玄都觀詩妖

燕市人間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係羅衣。

又

羲和拗河裏，黃裙逐水流。楊妃外傳。

梁詩公諸謠

其應在天寶中，故附于此。

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太行遠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劉蕡贈唐荊，謂「兩角女子，安字也。」

唐天寶中幽州童謠

舊來誇戴罕，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沽水河邊見契丹。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來以己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憲鼠獄，智乏建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瞿塘行舟謠

灔澦大如樓，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誰敢過。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杜子美詩：沉牛答雲雨，如馬駕舟航。灔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灔澦大如鼈，瞿塘行舟絕。灔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南史：灔澦如樓本不通，瞿塘水退爲灰公。

唐尹林林公尹允若後尹熙熙公尹允帥

唐德宗建中初童謠

一隻筋，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蛆。宋沈以建中四年叛，明年改號。

唐德宗時詩謠

此水連涇水，雙眸血滿川。青牛逐朱虎，方見太平年。

唐元和初童謠

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舊唐書，元和十年六月，武元衡爲盜所害之辭。本傳曰：打麥時，也麥打潤，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也。既曰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唐憲宗時童謠

紺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

唐懿宗咸通七年童謠

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巢，復看頗狂。

成通癸巳出無所之蛇去馬來道路稍開頭無片瓦地無殘灰。

唐僖宗乾符中童謡

曹州黃巢入。

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

唐僖宗中和中童謡

黃巢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谷爲其下林木所殺。

黑牛出圈機繩斷

朝野食政云黑牛無
後梁秦蜀間語

猶猶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朝野食政曰竹鵝生於深山取之甚易岐灘唯賦之閒秦蜀之地無
房內秦民之口腹沃焉謠云三庚午歲劉知俊拔入秦天下破人如王建殺知俊投入蜀江正戊寅之歲也。

黑牛出圈機繩斷

係絆繩一時斷

李後主時江南童謡

南唐近事

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猶兒狗兒多死盡養得猶兒患亦瘦

娘謂再娶周后猶狗死猶盡戊亥年亦

病目

目病雖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

丙子之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見石函銘

其父云祖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宣公餘胄有引云廣公得謚此係大書于板曰

莫知其旨或問之曰在五百

年後卒乃歸其舊同葬焉

莫問江南事江南事有想采蓮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采夜燈東鄰家道闊隨虎遇明興

其後李煜降宋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年發位即位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子建、安仁、潘美也其後太平興國戊寅矣越王錢俶率國入朝即東都也宋道闊無錢也國虎戊寅年也

曹彬也安仁潘美也其後太平興國戊寅矣越王錢俶率國入朝即東都也宋道闊無錢也國虎戊寅年也

古今風話

五三

天祐中江南童謡

江南野錄

東海鯉魚飛上天徐知誥昌黎李氏東海徐氏之女鯉其旨也

隨西謡

郎樞女樞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四地名皆在隨西晉室畜牧也

懷斐謡云青州人逐俗

蜀中捕地和尚謡王建據蜀之後有一僧常持大師每過蜀中捕地和尚謡汎持人以掃地和尚日之拂事輕衣五云

踏陽春

人間二月雨和風

陽春踏盡西風起

腸斷人間白髮人

寒在五更頭宋始終凡三百十七年顯德庚申受命至德祐庚申凡五庚申是五更頭也

水行仙怕秦川其後主晉秦州之屬人

周顯德中齊州謡

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風陽春踏盡西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

宋初五更謡

寒在五更頭宋始終凡三百十七年顯德庚申受命至德祐庚申凡五庚申是五更頭也

宋開寶初廣南謡

賈水浦設防火大插民謡云

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宋未年二月四日城鎮者以爲宋以火燒王房爲

宋開寶中邕州謡

農家種稻家收徵使秋苗平之

皇祐中汾河謡

更晝

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州洲子畔

洪武河人以平亂當高力爲臘密使疾之悉以醫治中傷之范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誥上安苗爲之

宋真宗時童謡

欲得天下寧須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無如召寇老

宋真宗時童謡

古今風話

五五

大悖小悖。殃及子孫。大悖，章悖，小
悖，安悖也。

宋元康末市井謠

喝道一聲下階，齊脫了紅綃鞋。後金人入汴京，
人皆驅逐北行。

宋欽宗時童謠

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

宋紹興中鼎澧謠鼎澧，大盜夏誠，劉衡、楊公、楊
洞庭湖自云後爲岳飛所築。

若是欲我，除是飛來。

宋淳熙中梁宋間童謠

黃河災，天水來。時水決入汴梁，宋間有此謠。天水，
者宋姓也。這裏以爲恢復之兆。

淮西汪秀才歌杭州人其家姓之。

有介秀才姓汪，騎介驥兒渡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避。

宋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井歌

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後紹熙二三年，其
事始應于兩宮。

宋嘉定三年城都市井歌

東君去後花無主。朱幾景獻太子堯

宋淳熙末莎衣道人歌

胡孫死，閻啾啾。須還我一百州。後金世宗王死，其孫建立不以序，謂
曾長爭立內亂，志士以不撫定爲惜。

宋李白雁謠

江南若破，白雁來過。後元將伯顏平江南。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

黃菜葉、西風來，便乾折。今作黃菜葉，
張士誠，事者。

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帝在位五年而崩，
廟諱乃和字也。

元末湖州童謠

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帝在位五年而崩，
廟諱乃和字也。

元明宗時童謠

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碗兒使作地。陰涼陰涼過河去，日頭日頭過山來。腳踏班班，腳踏南山，南山北斗。養活家狗，家狗磨麪，三十弓箇。上馬毛毛，下馬毛毛，腳踏馬蹄，縮了一隻。

元景州童謠

皇舅墓門閉，蓮糧向北去。皇舅墓門開，蓮糧向南來。

元明宗時童謠

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喫喫。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

元至正中燕京童謠三首

塔兒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公。

元末真定童謠

元至正中大理童謠

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祥瑞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異處上言也。

瑞應

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目易以他水，愈出愈奇，蓋春暖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夾牡丹，长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鬚胖長官人不商量。解題：秦云。推舉選舉之大，因作下愚之聲，則捐刀斬，暮撫冠。左棄置，右符書，則屈之聲，矣。歲晚貞貞之僧，東為居士，賣者爲之等列。廟人急督其風流教有官人不商量，官沒錢糧之謠。

周顥仙鄉謡常謠

世間甚廣，動得人心。只有肥脂胚粉，動得婆娘裏人。

革除中童謠

烟、烟、北風吹上天。團團旋、寢裏亂。北風來、便吹散。

正統中京師小兒謠兩論

雨地雨地，城墮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本東日國云。又有童兒謠。一人接月，閏三正月真。驅來改羊，齊拒之。至八月，則放銀入尤盈後之驗也。

正統乙巳童謠

牛兒呵，莽著黃花地裏，倘著你也忙。我也忙，伸出角來七尺長。清俊小後生，青布衫，白直身，好個人，屈死在鵝兒領。

天順丁丑童謠

京城老米貴，那裡得飯廣。贊贊冰上走，何處尋魚鹽。范廣天順中名將，于謙少保所贈。公也未蒙福氣死，驚道石亭之風。

正德中川蜀童謠時有流賊盜寇，蜀老人之號。統御非人，官軍所逼，掠劫甚于流賊，百姓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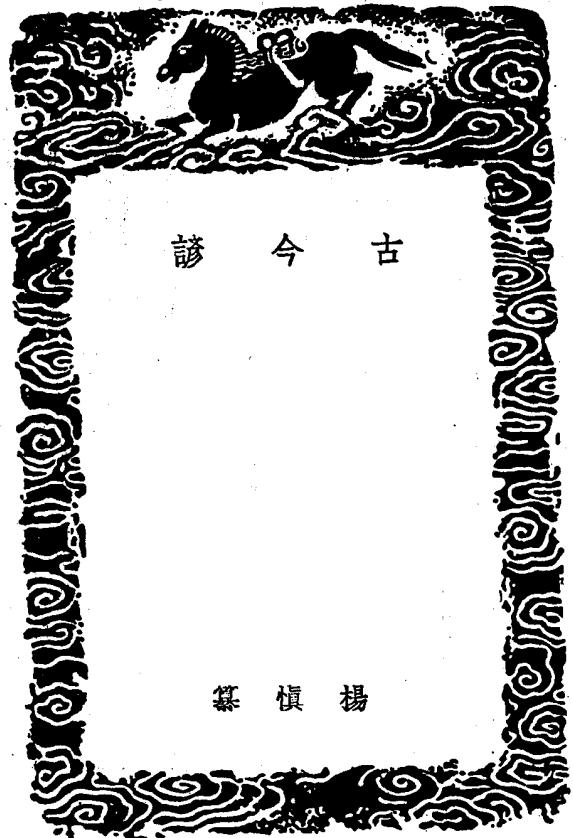
強賊放火，官軍搶火，賊來梳我，軍來篦我。

正德北京童謠

前頭好個銳，後頭好個鋒。銳也不會磨，鋒也不會定。
又
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張。馬水底張水谷，谷水底張水谷。鼓部谷也，蓋草之音。呼谷爲鼓云。

嘉靖初童謠

嘉靖二年半，粧泰廟成，透東街咽瞪眼。西街喫磨扇，姐夫若要喫白麪，只待明年七月半。太廟香爐跳。牛門石獅叫，好爭黑頭蟲。一半變蛤蚧，一半變人龍。



古

今

楊慎纂

古今諺

明楊慎纂

秦晉引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掩

目捕雀。潘岳哀賦。草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詞也。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聖賢詩書。采以爲諺。況諺此者。可忽乎哉。舊案原本首行前二字格。有古
諺不可忽。五字不成體例。今刪。

諺略同

論語云。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咤。劉勰曰。咤咤同一字。諺者。直諺也。屢路淺言。有質

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咤。劉子新論。子游揚表而諺。曾子指揮而嘯。是諺與咤同也。

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雞頭吹觱篥。言冬至後。寒風吹雞頭。有聲如觱篥也。合于莊子萬物怒號之說。而可

以爲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解矣。賈人之譜。可以當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

古今諺

古今諺

人莫踰于山。而踰于垤。韓非子引此云。先聖有諺。可證

黃帝曰。余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悚悚。恐朝不及夕。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人莫踰于山。而踰于垤。

韓非子引先聖諺

日中不斂。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炎炎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爲虺弗搘。行將爲蛇。賈子書所引。止首四句。餘見太公兵法。蓋卽漢文志。黃帝巾機錄。凡甲豐盈。書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炎炎不救。炎炎奈何。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炎炎不救。炎炎奈何。秦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錄漢以下文。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

韓非子引先聖言

規有廟、而水有波。我欲處之，無奈之何。此云先聖言而句有韻。

孟子引夏謠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劉熙曰：春行曰遊，秋行曰休。左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曰：譽與謠同，游於樹下也。唐宋之間詩學，象遠近○本作譽譽，蓋池袁。

曾子引謠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左傳羽父引周諺昭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虞叔引周諺昭十一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士鳴引諺昭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鄭詒

孔叔子于鄭伯。轎車相依，腐亡齒寒。轎，頸也。牙車，又曰領車。牙下骨之名也。轎為外表，車為內骨。

宋諺文公二年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古心既不能自強，何畏墮于尊廟之病。鄭襄公所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左傳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鄭子產引古言文十七年○正義曰：古人有言，非謂周代之人有此言也。據今時而道前世。

長首長尾，身其餘幾。音讀作休。

晉伯宗引古言襄十五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古今謠

伯宗引諺

高下在心，川澤含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舍垢，漢書亦引此心，氣

羊舌職引諺宣十六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善也。

韓厥引古言成十七年

殺老牛，莫之敢戶。

謝息引人有言昭七年

鑿瓶之智，守不假器。

子產引古言昭十三年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子服惠伯引諺昭十九年

臣一主二。

子產引諺昭十九年

無過亂門。

楚令尹子瑕引諺昭十二年

室於怒，市於色。國策，怒於室者，色於市。

宋對楚薳昭二十二年

唯亂門之無過。

子太叔引人亦有言昭二十四年

養不恤其母，而憂宗廟之阻。爲將及焉。

魏子引諺昭二十九年

唯食忘憂。國語作唯食。

周太子晉引人有言國語

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惡亂之人。佐誰者，皆長。佐國者，傷民。俗言助桀得力，食助桀得餌。

禍不好，不能爲禍。財色之禍，生於好之。

楚策莊辛諺注傳曰
曰諺

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羊一作牢。

88

衆心成城、衆口铄金。

衛彪侯引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單襄公引諺

默惡其網、民惡其上。

鄭叔瞻引諺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華麗。稷不爲稷、不能華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狐埋之而狐搣之、是以無成功。

越王引諺注諺俗之
俗語也。

燕飯不及壹飧。飧之故國喪也。

列子楊朱篇引古諺

生相憐、死相捐。

又引古語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田父可坐殺。

又引周諺

欲富乎、忍恥矣。

荀子引古諺道篇
注諺俗之
俗語也。

衣與縗與、不女聊。與縗通。言縗衣服我、媯縗我而
不敬不順、則不聊也。

戰國策引諺曰

駢駢之衰也、駢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古今諺

楚策莊辛諺注傳曰
曰諺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楚策莊辛引諺

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羊一作牢。

苟卿謝春申君書引諺

鴟人憐王。鴟非子。廣懷王此不恭之詬也。

孟嘗君引諺語

婦人憐王。婦皆吉無庶孽不可不養孫也。

借車者、施之。借衣者、披之。

鬼谷子引古諺

女愛不敢席、男歛不敢輪。戚國策。龍女不敢
席。翟臣不敢好。

齊語七時

天口耕、談天衍、雕龍庭、炙較驛髡。史記無天口耕三
字。駢指田駢也。

蘇秦說楚一作
張儀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蘇秦說韓引諺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韓策張儀引諺

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貧人

韓策周最引諺曰

怒於室者色於市。

燕王謝樂問書引諺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古今諺

孟子引齊人言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鑑基不如待時。實達曰。基得也。得六寸所以開後。

周易說

孺穆公引周易云。養漏時中。今語則云。船裏不漏針也。

管子諷桓公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言以行野。雖不行野亦不可不調音也。

鵝冠子
也。水而行也。

中流失船。一壘千金。船音舊釋名。船也。

師春引古語

斧小不勝柯。言舊釋名。船也。

牟子引古語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駒。言馬臍背。

趙武靈王引

以善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祁奚引

擇君莫若臣。擇子莫若父。君子亦知云。知臣莫若君。

列子

爭魚者滿逐獸者趨。呂覽。教讀者。滿教奔石趣。

申叔時引

奉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奉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趙文子引古語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

四民月令引農謠

河射角。堪夜作。牧星沒。水生骨。麻黃種麥麥黃種麻。夏至後。不沒狗。言種麻黃。但雨多。沒蠶駒。五月及澤。在夏至前。

食石食金鑑。可以支長久。食石食玉吸。可以得長壽。金鑑五加皮也。玉吸地榆也。

古今謠

一五

秦歌
○歌謠同

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廣樂聽以金策祚世之業當時有歌曰。

天帝醉奏暴雨誤陷石墜。秦衛西京賦昔者天帝悅秦穆公而餽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觀諸鶴首即此詩也半矣山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顧秦地有山河

泗上謠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月淪沒泗濱秦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求之終未出龍蟠斷其終故泗上爲之謠曰

編築太早絕鼎絲。

臯魚引語

枯魚銜索幾何不盡。宋音集古東集同章中庸索隱節某謠也

魯仲連引古語

百足之蟲三斷不斷。老子亦引此百足作萬功萬功德名聲一作區 馬功之蟲三斷不僵。

劉向別錄引古語

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鄒子引古語

載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羣。

蘇秦謂秦王

戰勝而國危者物不勝也身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

韓非引謠

奔車之上無仲尼投車之下無伯夷。奔音債

文選注引古謠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韓非引謠韓非子先王篇說言于市

爲政猶沐也雖有乘髮必爲之。淮南子聖人用兵如彈髮拂蕩蕩少而存多

韓非引謠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越雖善醫不能自治也。

韓非引謠

莫衆而迷又曰莫三

人而迷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多貸之易爲工也。

列女傳引謠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周易子引謠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史記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烈子引古語

深不絕涓涓子沿其澗高不絕邱陵跛羊遊其頸。

莊子引野語

聞道百以爲莫已若。

莊子引古語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改顏補音以

又引里謠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賈子引部謠

欲投鼠而忌器。

鄒陽引古語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文選注引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意尤明白

武帝策問引古語

良玉不琢。

中山王引

彀弩射市。薄命先死。
韓詩外傳。作
覆壁不靈。

壯鷹不灌。屋瓦不蒸。
韓詩外傳。作
覆壁不靈。

公孫宏引古語

揉曲木者、不累日。鎔金石者、不累月。
韓詩外傳。作
覆壁不靈。

司馬相如引鄙諺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韓詩外傳。作
覆壁不靈。

袁益傳引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韓詩外傳。作
覆壁不靈。

越椒子文引

狼子野心。

東方朔引古語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列子。寡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
惡者有殃。後漢書。水清無大魚。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
史記。以管窺天。天以臨視文。

韓安國傳引古語

衡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書。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衡風之末不能起鴻毛。

路溫舒引俗語

鑿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劉輔引里語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古語。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之人所嗤。神必凶之。

王嘉引里諺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鴻臚說廉卦後漢書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古語。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之人所嗤。神必凶之。

李固引語曰周易傳

鸞鳴者易缺。噦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李業傳

彀弩射市。薄命先死。
韓詩外傳。作
覆壁不靈。

鮑永傳

機事不密。禍倚人壁。
韓詩外傳。作
覆壁不靈。

王符引諺

一歲數赦。好兒暗啞。

桓譚引諺

人之相去。如九牛毛。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誰死誰生。
本逸周書。作
周書。本逸。

韓嬰詩傳引古語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虞卿贊引諺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韓詩外傳。作
當令智昏。

黃歇傳引語

利令智昏。
史記。以管窺天。天以臨視文。

蘇澤傳

長袖善舞。多錢善買。
本韓非子。

韓信傳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史記。韓非子。作
野禽殲。走大烹。敵國破。謀臣亡。

晁錯傳語曰

覆古易常。不死則亡。

韓安國傳引語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

李廣傳引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郭解贊引諺曰

女因媒而嫁。能理亂絲。始可讀詩。藝文類聚 家貧不辦素食。匆忙不暇草率。其母好者其子抱。其母惡者。危成當災。高山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深耕澤鋤。不如歸去。唐古音助或文引孟子

其子釋 錦樹襄邑。羅綺朝歌。猶今金匱安銀大 千里不販樵。百里不販糴。莊子注引 春雨變夏雨。是無窮竟也

其深也 理網采陵。波彼縣也。外傳 兩國交爭。使在原間水火相爭。鼙鼓在其間。不曉不明。

不能爲王。不振不興。不能爲公。慎子 汝無自擧。觀汝作家胥。典誥引謠作家書 貧而難也○參音余 政如冰霜。奸宄消亡。威如

雷轂。冠城不生。正部 居者食藿羹。造車者多步行。轔轔之翁手障暑。畜妓之夫憊獨處。譜子○新論篇 甘瓜苦蒂。

桑椹落。

食本之時也 花三泡四。見三尺泡四尺 秋霜足。雲叢熟。

五月鋒。

八月穡。

路修溝隄。

稼欲熟。

收欲速。

宿松打繭。

貧兒備飯。

螃蟹怕見漆。

立花怕見日。

布穀鳴。

小荳成。

蟬鳴。

燕來。

通道。

耕織織織衣不下。

所耕織也。

蠍蛻。

通道。

子殷人七十面織。

蠍也。

蠍也

日落西時日落西。沙牛引兒隊隊歸。沙牛引兒入欄裏。已娘引弟入羅帳。

粵

山蕉葉

山蕉葉比像園蕉葉樣開。你是男兒辨識字。虧我女兒白口才。

高山種田

誰說高山不種田。誰說路遠不偷遠。高山種田食白米。路遠偷遠花正鮮。

隔水

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遠。兩岸火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

妹金龍

自嘆十巴妹金龍。有意怜娘無福冲。正要將心去妹屋。今時人口利如鋒。土人謂見白骨

高山放石

高山放石落底塹。只見水流石沒容。今夜得娘同相會。不得成雙人笑悽。

高山放石落底塹。只見水流石不移。蜘蛛結網娘門口。援路來尋妹相思。

妹同庚

妹同庚、同第一年一月生。同第一年一個月。大門同出路同行。

高山放石

妹金銀見娘娘正動兄心。眼似芙蓉眉似月。勝過南海佛觀音。

妹鴛鴦小弟一心專想娘。紅豆將來吞過肚。相思暗斷我心腸。

妹金鉤誰說燈心不忘油。誰說已娘不作笑。少年正好作風流。

妹珍珠偷蓮在世要同居。妹有真心兄也知。結成東海一雙魚。

妹嬌嬌伶兒一個美伶多。已娘莫學餌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

妹金龍日思夜想路難通。夢歌又沒親人送。寄書又怕人開封。

妹同庚

嫩船行遊塘柵上。嬌嬌尚細不會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

日頭出在那邊山。抽眼上天看朵雲。有銀買得穿絨織。單遮個兩莫遮人。

日頭出在海中心。細筆寫書字字真。細筆寫書成大字。寫去幾多買紙銀。

日出

塘上

梁山伯

粵 風 卷一

古時有個梁山伯，常共英台在學堂。同學讀書同結愿，夜間同宿梁牙床。

大石

大石榴江遇着弟，下塘掘藕遇着弟。見兄行過桃源洞，正是逢仙不識仙。
擔水河邊不洗埕，因原本埕底有泥塵。個月沒冲郎一遍，因何小妹不憐人。

實不去

實不去、生柴不丟死柴枝。算可丟人不丟妹，丟妹亦不到今時。

山上青青葉

山上青青是嫩葉，水底青青是嫩苔。面前有個嬌嬈妹，寬行兩步等兄來。

妹花顏

妹花顏、高聲唱歌莫要壞。莫要胡言亂說話，明不明白弟難還。

又

妹花顏、要吃檳榔也不難。檳榔向在海南縣，石灰泥竈不曾廻。

妹相思

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

妹真情

妹真情、莫作生心不念兄。樓上打鐘聲去遠，恰娘不久枉占名。

黃菊花

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花葉有娘名。

雜歌

富貴榮華且莫求，人盡年少作風流。金玉滿堂閑富貴，留個聲名着後頭。
擰織去蓋涼亭住，作過風流人知音。兄担紅豆北京賣，相思路遠弟來尋。
壁上插針妹藏口，深房織布妹藏機。燈草小姑把紙捲，問妹留心到幾時。
真是不憐妹早說，莫作烏雲蓋日邊。請媒又怕媒人講，不如僞兩暗偷。

路上冲娘問一言，面生難近妹身邊。塘基栽竹望成符，下塘栽柳望成蓮。

石上牽牛沒腳跡，井水偏挖人怎知。閒閒耕布閑門穀，報娘千萬好藏機。

南風

南風吹過北風齊，新風來占舊池潭。看娘一似細莞席，借兄席睡一時間。

兄今騙報妹相思，千萬恨娘莫說離。也能占個名頭大，就是丟兄人也疑。吾與你相處，聲名已彰，縱我人移是極不如不棄也。

上嶺

上嶺邀娘上到頂，落嶺邀娘落到沖。報娘千萬莫吃水，吃了生心不念償。

悵無

悵無唱蜘蛛，結網悵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

上步水

擔水便擔上步水，草擔下步水有砂。連情便連大屋妹，連人親婦是殘花。

離一身

遠處唱歌沒有離，近處唱歌離一身。願兄爲水妹爲土，和來捏作一個人。

竹根生筍

竹根生筍各自出，兄在一邊妹一邊。衫袖遮口微微笑，誰知假兩暗偷。

喜極之詞

小令有轉過雕闕一闋，正與此相似。

江水白漣漣

一條江水白漣漣，兩個鱸魚在兩邊。鱸魚沒鱗正好吃，小弟單身正好憐。

好馬行

好馬行街身不動，有意偷遠不用媒。好田不用多安種，好吃檳榔不用灰。

紗窗月

揭起珠簾放鳳飛，紗窗門外月蛾眉。陰影石榴不結子，虛花枉殺少年時。

白石山

爲情每日弟心孤，白石山高隔路途。娘在深房高枕睡，問娘得夢見兄無。自石山山高白石在那南五十里仙鄉三十洞天。

照梳頭

早朝行過妹門頭，見娘照鏡正梳頭。急得兄成洗面布，共娘相識掛心頭。

蛋歌

蛋有三蝶蛋，木蛋、魚蛋、寓海江者乃魚蛋。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于神宮也。歌與民相頌，第其人。

浮家泛宅所賦不離江上耳廣東廣西皆有之。

錯昨行過蘇興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槿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魚通水透與水經注魚若懸空同妙平仄亦協。

畫船起離三江口只爲無風浪來遇月明今網船頭撒情入水面結相思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紺麻紗紋藤將來作馬口問娘落在誰家。

沐浴歌

沐浴東粵之歌名也舞在粵西土曠人稀流寓于茲者粵東人尤多故亦習爲此歌其詞甚似元人彈

詞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又一種句法類詩餘

一笑千金難買行來步步蓮生臉似桃花眉似柳話語最分明

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

白馬兒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馬頭裝騎尾馬轉尖妹陷比

細工夫博誠賭藝

風過樹頭風過急水過波門水過鄉表過娘鄉回去急陷都寬心博少年

細工夫博誠賭藝

意着爾便能認三章着程認三著程陷用媒娘就意表陷用媒便能是就如想三是妙種

是織布機頭陷足不映是行

十分塗罵便塗罵十分塗罵笑儼儼十分塗罵儼儼笑罵到三朝也要連心渴也爲日頭毒肚飢也爲日頭長轂夫輪屯布十指欠雙也爲表家窮

昨日同娘在林中二人講話陷相同表叫入荒娘陷入陷知娘喫是娘要

鄧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上身娘未惟表過江水作媒人

又

如今世界惡烏鵲日夜慣搖聲烏鵲日夜慣聲慣比表世是表生

比是不知世是死

一年水心運幾半一年沙石運幾邊單身年少難都運日久冲當話未保

水心是江水運猶縱去而復來來而後去之意都是得冲是見首是當面

天上有風地下動水裏無鹽水自甜都漿江水千年恨都連口心貫萬年恩

恩是吃都是得

九州只是縣招是不都

九州都是得

娘陷惹腳底踏鞋陷惹泥娘小唱價表陷惹陷是

莫要

讀書便是劉三妹唱價本是娘本身立價便立價雪世思着細衫思着價

價是歌立價是這歌劉三妹是這歌之

人說世是傳世細衫指唱歌之人我同所以此村中生出你十分嬌嬌也

先斷定表大娘陷大表大便到木橫底娘

是期定表是兄大是來陷是不橫是木

不奈命不奈朝廷陷共鄉不奈朝廷陷共巷十分共巷隔重離隔重離十二橋十分賣話也難通

是賣是是賣是是賣是是賣是是賣是

今之庶姑○妹雖嫁人來我
只管重送庚帖定要娶你○
○往若肯許留布愁扶問惡○妹問是那家○妹若肯許嫁我
我不怕那家強○只願娶你○
○若有便斷派若在匣相逢
除非死了便罷若在好

四

六

○貞龍結姻親。爾先負公媳。男長女你已成公媳矣。是孽種。是叫○若要娶我同年。每有此話。但此時就該叫媒人來通知我家父母了。○生人妻可孝。度告質不饒。若皮鵠天橋。就度遼批卦。我是二榜選是相選批卦。是出卦是過○若兄殺天橋也就。○約歸同舊誣。便批囉媒通。約是。要歸。是可正經說。不可亂道○你乍初失了禮。會今已成生人之妻矣。豈可如此亂道。告質宜定不誤耳。

扇歌，昔于扇贈所私者。白扇一面花鳥，一面歌字如蠅頭，其詞借扇及後起止，皆有章法。有創作、有套本，詞多不能悉載。姑取其佳者數首云：

卷之三

卷之三

- 1 -

卷一

杜少陵曰：樂俗坐男使女。今身俗亦然。故嶮人多月不擇聘女，或以財物私者。式如常以玉采飾作方段，繪處文如鼎彝。然狀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文多姑存其一，以備一體云。

卷之三

各日度文可慕生神體，各自用山久不枯。○往不念當初皮齊可勾割，我心如刀割。○比山伯英臺台批齊弱蟲，是死，批是去，言死。○不厭同恩愛，在焉乃避我。厭是得，萬是去于蓋中相尋也。○我避我未詳。

自便往至各日度三章，皆以古人自比。首章萬千金現世夫妻也。龍師、火帝、前世夫妻也。山伯、英臺、來世夫妻也。總卽生生世世爲夫婦意。而章法淺深，逼真三百篇矣。

杜少陵曰：變俗坐男使女。今粵俗亦然。故峒人多用木擔聘女，或以贈所私者。式如常以五采鈿作方段，繪處文如鼎彝。然狀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文多，姑存其一，以備一體云。

狼人擗歌

送條閑肺棺。許名同過照。照人睡。曉日開木口。肺閑肺棺者。取松木作木身也。計是與。名同是情人。過照是表記。言送一條棺木。濟與情人。作表記。○雷眉麼好炒。送年少便雇。雇是沒有雇。是好。吉木擔無甚好處。正江花厘附。雙苟又有龍。問得花好。又滿面都起。而兩頭又進龍也。○送許同立價。只老人打便好。猶如笑人之意。

荀云。是日夏江是夜夏等是手六是床苟是頭百白日拿在手頭夜間放在床頭欲其須臾不離之意

皮坡批了往。皮烏齋初送。○坡皮批了往。禮尚往來。今。○往眉心斬皮。也布被吞食。○十二月不今。小心
收得籠。今是夢。種是好。

信布用歷歷。論前時往來。○厲呼居城亦曰信。是就打聽歌子言。是不好居上歌。却是說前時妹唱的歌子意思。○書不講來歸論新苦性脾。書是字來歸。知音上字無多話。說只。○齊同勾摭肚。雙達迎如慈。齊是想勾、是方捷、是在肚、連如慈、是多詭。是說我辛苦與你知道。是麻木不仁。昔想你方在肚裏。便兩手麻木。○水透魚便通。齊同

便往齊膝皮。如是念花桃。花桃倒誑乃桃花也。言思妹如桃花。○劉里內結交。布勞扶墮夏。是說不是。吾與你相處。不怕人看。○比萬兩千金眉。

心又眉意。萬兩子金二人名。○雙劉齊結友。卦陰府布勞。君是到言與妹嫁成。事見前眉。是有一雙印到陰府也不怕。

卦世。火帝、龍師，二人名。兩宋男女前世爲夫婦。○結首改分散，千萬改分離。故是不。

各日度文可慕生疎。各自用久不相過。土生出草來。○往不念當初皮齊可勾割。我心如刀割。不念名情。○比山伯英臺台批齊弱點。是死。批是去。晉死。○不匣同恩愛。在焉乃達我。原是得處。是台中相辱也。○我不詳。

自便往、至各日度三章、皆以古人自比。首章萬兩千金、現世夫妻也。龍師火帝、前世夫妻也。山伯英臺、來世夫妻也。總卽生生世世爲夫婦意、而章法淺深、逼真三百篇矣。

狼人擔歌
杜少陵曰。娶俗坐男使女。今娶俗亦然。故峒人多用木擔聘女。或以贈所私者。式如常。以五采繪作方段。繪處文如脂蠟。然狀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文多。姑存其一。以備一體云。

送條閑肺棺。許名同過照。照人睡。曉日開木口。肺閑肺棺者。取松木作木身也。計是與
名同是情人。過照是表記。言送一條棺木。濟與情人。作表記。○雷眉麼好炒。送年少便屢。送
是沒有。是好。古木燒無甚好處。正江花厘附。雙苟又有龍。問得花好。又滿面都起而兩頭火。並龍也。
只危人打便好。猶如笑人之意。○送許同立價。

定俗話百春。口是口作口捨上花鳥如此之外，又作歌
本上西周漢與周年定俗風流語稱百年耳。

狼歌疊唱反叶韻例 用韻脚 用○口分詠

若皮鴟天國 亦有不用韻者

起句有三字者。
就度遊。狼歌定歲一屆于此。必于此句內用兩類，以是
句第三字或第二字批固。過片爲起韻他處皆叶也。

離乙乙，廳花朵密。此六句寫狀賦而比也。以下五句，專賦踏歌之人。勒、是兒、拂、是列、搃、是齊聲。荔、是標致。里、是好樣。是像這些踏歌的，是誰屋生得好男物這樣齊整，就如活佛。是誰屋生得好女勒這樣標致，就如桃花，排列得十分好看。若各配成雙，比之于鳥，好像鶯鶯；比之于人，好像梁山伯祝英臺也。

○淋字，是審觀細意。四個淋字，炒在山淺至深，淋了好，是初者；淋了細絲絲，是又細看一番，正花麻所以好也。淋了密，亦是初看，淋了離乙乙，是又細看一番，見桃花之不啻密也。離，卽陸離之離乙音亂，與

一音，有辨。即花枝低亞意。

養勒二句，乃一班一班分詠。是一經里樣二句，乃一對一對合詠。是一韓。

子掛勒遠遠去，燕掛下遊遊。

巴搃投生水，巴不里瀟瀟。

有搃葛布幕，有不佐疹都。

離音何秋音依有。

離，是雲樹，是過。獵人讀過多作掛音。動，雲飛貌。遊，是魚有所含而搃，曰搃，里，是到。瀟瀟，是渴水布幕，是別個佐。是首，是我。誰何，是疼不痛。秋，是盡。依，有是把你雲過，則動遠而遠矣。燕過，則遊遊而下矣。此二句興也。魚去，則必投生水。必不到渴水來矣。此二句比也。今日你舍我另有別個移我不疼我，任你罷了。

離有三年判，離有四年論。

傾倫狼北判，特斷狼北音。打。

狼北他三挾，狼北界三深。

刷割刀又伐，伐了活潑他。

驅湯離抵流了有。

判，是多，論，是路。狼，是長。北，是草。特，是地。斷，是期。特斷，是倒語。乃當時期約之所。他是閩，挾，是手托。三，是幾多意。活潑，他是落眼淚。離你三年多了。這條路將有四年不行了。路上草的多了。我與他相約所在。

枝脉，是瓣。淋，是看得分明。桃花，又指花朵而言。言花瓣這樣好。花朵這樣密。後二句，細絲絲承花脉好。也長出來了。五句橫寫，草有幾許托之閩。六句又豎寫草之長。刷既割，刀又伐。總因不得相會，而避

怒于草也。此所以傷心流淚而沒可奈何耳。
歌古幼玄潭。 淋竹藤就貪。
淋藤貪紛紛。 像觀音在寺。
識世梗天香。 識年不羅老。
有里到相逢。

首三句是典體。歌古是樹生長在潭邊。淋是風貪。是動。藤附于樹。風吹而動。紛紛然以與我住人如寺裡觀音。便是食在世不食人間烟火。只食天香。長生不老到底與你有相逢處也。

崖花布_弟貪_作柳。 崖布布貪_寫。

花貪柳先廻。

友貪騎先斷。

臺閣惟憂悶。

屢斷不屢討。

驛離流了有。

崖、是好布。是不貪。卽伴。有是女人。騎是丈夫。廻是扳折意思。斷是斷定。猶云佳期也。屢是得討。是娶到家裡。驛離是不知。流了有。是怎麼樣好。首二句乃反語。言好花豈有不伴柳之理。但好花雖伴柳。必先被人扳折。好友雖伴夫。必先與人佳期。然止得歸赴佳期。而不得討到家做夫妻。此所以憂而又愁。闊而又闊。深嘆其無可奈何也。

枉離情爭下_王。 歪離把爭天。

枉離人爭米。 也不里騰達。

枉離猶言枉然。喻是地下。是草。把是口。米是妻。是到。騰達是身邊。

祿憑揀個鑑。

辛生憑花嬌。

道里憑文書。

不敢今斗論。

高山眉花嬌。 世上眉風流。

布各流照你。

祿魄另換皮。

祿不離換漏。

祿、是雜。祿、是木。盛、是橫。橫木着忤端。乃受力處。故曰祿憑揀個鑑。辛生句未詳。今、是算。斗、是來。論、是說。

布各是專流。是我照。是看。道里遙遠。你又不來。止憑一紙文書。我又不敢拿來與人說。世人風流人甚多。如高山之花然。難道我專專只看你一個人。偶不見祿魄云云乎。祿魄前意嫌雄。魄當另換過也要知不是決詞。乃卽子夜歌所云。天下人何限。嚙嚙只爲汝意。猶歌雖與狼歌相類。然狼歌如律詩。少一句不得。猶歌可長可短。此歌原本十句。縮尾有騎魂另換婚五字。余嫌其太露刪去。竟以祿魄二句作結。正如陸機擬古詩。明月皎夜光。只以緘女之機杼。大梁不架檣。代南箕北有斗。二句竟住。去却良無磐石固。二句不擬。勢更矯健。意更深長。最得領人逸素綱之旨。

流幼扶放城。 里放城驛落。

流幼扶放落。 里放落驛關。

里放驛老觀。

花偷剪花保。

花除剪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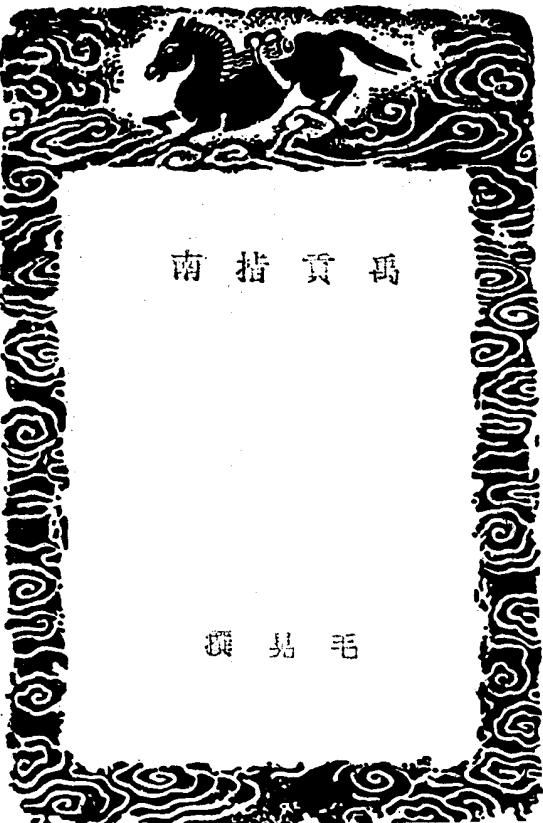
勢有各失雷。

不貪騎了有。

此歌多未詳。大意謂我知道你在這個城裡。得到城裡。又不知你在那個村裡。及知道你在這個村裡。得到村裡。又不知你在那個門裡。及知道你的門閨。又不知你在那個屋裡。相見如此之難。怕因尋失不得相伴作夫妻也。花偷二句。說路上有花開時。何等熱鬧。落後自然冷落。比人當及時。以起下文也。

禹貢指南

毛晃撰



禹貢指南卷一

宋毛晃撰

禹貢指南提要

明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晃撰。宋史藝文志無之。朱森拿《經義考》亦云未見。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即晃作。晃宋史無傳，世所傳增註禮部韻略于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衢州免解進士者，即其人也。是書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為簡明。雖生于南渡偏安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親核其真，而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朱子書說及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當考也。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註解散附經文各句下，今綴錄成編，釐為四卷，依經文次第標列，其無註者，則經文從略焉。



冀州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郭璞注曰：自東河至西河，李巡注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案禹貢導河積石，周禮職方氏曰：河內曰冀州，謂其在三河之內，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案禹貢導河積石，自積石而下，南流謂之西河，至于華陰折而東，經底柱山，又東逕孟津，東過洛水之北，皆東流，謂之南河，至于大伾山，折而北流，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謂之東河。爾雅言兩河間者，舉其二則三可知也。晉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冀舉散為冀州，亂則冀弱，安則冀豐。孔安國曰：舜分冀州之城為幽州、并州。孔穎達曰：據職方氏幽并山川皆冀州之城，故安國知之。杜牧言禹畫九土，一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因以為名。既載冀口。

九域志：河東隆德府潞州上黨郡上黨縣，臺口山，在上黨東，太行山，在上黨南。漢地理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

治梁及岐。

梁山 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水經河水南逕梁山原東，鄭道元注自原山東南至河，皆之望也。毅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卽是處也。**九域志**今永興縣卽同州馮翊郡定國軍有梁山。山在龍門之南。

岐山 水經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太原**晉陽也。今并州之地。高平曰原，此又原之大者。**太岳**嵩山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水經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南。職方氏冀州山鎮曰嵩山案嵩山有二，在冀州者又謂之太岳。在荊州者又謂之天柱山。嵩水出焉。漢地理志作岳陽，注在太原西南。

覃懷 水出焉。漢地理志作岳陽，注在太原西南。

覃懷 九域志今河北西路懷州河內郡卽其地。濁漳水一名降水。導河序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是也。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也。水經清漳水出上黨入于濁漳。鄆注淮南子曰：清漳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秦窩邑入于濁漳。鄆注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云在沾縣。漢分沾縣爲樂平郡治。沾縣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清漳。涉縣魏郡之屬縣也。

南陽 河北東路冀州信都郡定武軍有昌亭城。水經云：漳水東北至昌亭今漳汎衡漳水今長蘆河，則其故瀆也。

厥賦惟上上錯 厥田惟中中。

諸州雜賦。

冀上上錯，揚下上上錯，豫錯上中梁下中三錯。

諸州田賦 雜田上上，徐田上中，青田上下，豫田中上，冀田中中，兌田中下，梁田下上，荆田下中，揚田下下。

下下 豫賦上上，豫賦雜出亦上上，冀賦雜出上中，豫賦亦上中，荆賦上下青賦中上，徐賦中中，兌賦之賦中下，揚賦雜出亦中下，揚賦下上，梁賦下中，梁賦雜出亦下下，豫青徐以上地出中賦，冀以中地出上賦。

恆衛 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水經滹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注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

衛水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水經在鉅鹿縣北，爾雅皆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大陸之野，一名朝歌，商討之所都也。

大陸 在鉅鹿縣北，爾雅皆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大陸之野，一名朝歌，商討之所都也。水經注引應劭曰：範者林之大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秦始皇二十年滅趙，以爲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爲廣平侯。

國光武中興更爲鉅鹿今屬邢州汲郡脩武縣亦有大陸。

島夷皮服

島夷 漢地理志作島夷。顏師古曰：東北夷搏取禽獸食其肉，衣其皮也。一說居海島被服容止皆采鳥作島，謂居海島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

碣石山 在海畔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火山，火晉入河。逆流而西，有頑碣石，如在挾拔也。水經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也。水經河水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沈注濟。注經言濟水注河，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河九折注爲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脈也。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

周定王五年 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

顏師古曰：言禹火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孔傳同。

凡九州未言山諸水入河者，皆通舟楫濟以達京師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界止于濟也。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自河東至濟。

濟西兗州 千定陶城隋改爲魯州。唐武德初平徐圓明復爲兗州。晉地理志兗州濟河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苞云：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曰：蓋取兗水以爲名焉。

九河既道

徒駁 郭璞曰：今在成平縣義木間。

太史 郭璞曰：今所在未詳。

馬頰 郭璞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

案原本狀大史易河今補入焉

覆闕 郭璞曰：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案今本爾雅作水，如覆笠。

胡蘇 郭璞曰：東平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

鈞盤 郭璞曰：水道前易。

鈞盤 郭璞曰：水曲如鉤流盤桓也。

鬲津 郭璞曰：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爾雅九河皆禹所名。正義曰：河自大陸以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冀州。

界平原以北是也。李巡曰：徒駁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駁。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云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瓠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瓠，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兩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駁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惟不成，故曰徒駁。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導河篇云：濟水故渠今在冀州西界大陸，今在德州德平縣。經滄州清池縣西北，太史今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馬頰在德州北平縣，經安德縣西南，恩州漳南縣東，棣州商河縣北，覆瓠今在永靜軍阜城縣東，經東光縣西北，胡蘇今在滄州南皮縣東光縣北，經滄州無棣縣西北，絜今在滄州南皮縣經滄州臨津縣鉤盤今在德州德平縣西，經滄州樂陵縣東，棣州陽信縣北，濟州樂陵縣西南，兩津在德州平原縣東，經滄州臨津縣東，樂陵縣西，錢安無棣縣南並在德州平原以北，惟簡河亡焉，同爲逆河入于海。今大名府石奔故瀆在焉。

雷夏既澤。雷夏澤，在濟陰成陽西北。水經注云：雷夏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之東北，有雷夏澤。

陶城。郭緣生言：舜陶所在，城阜聯屬，滯帝瓠河也。一云：舜所漁處，本名夏澤。

澇沮會同。澇水，澇於用切。爾雅水自河出爲澇，又云：河有澇，又云：澇反入郭注。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澇。

澇滔。

江之有澇。漢地理志作雍澇。澇水出常山元氏縣入河，壅水不言出入。沮水，沮七餘切。案：沮水與雍州沮水不同。荊州沮水在房陵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導川云：塗沮既從，卽雍州之沮也。今此沮水自會同于雷夏之間，非雍州之沮也。水經不著所出，或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入洛，洛非河南洛水也。

厥土黑墳。墳，扶物切。土厥墳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田中下第六。

賦貞賦與田相當。

厥籩織文。漢地理志：筐字作橐，顏師古曰：橐與筐同，竹器，筐屬織文，錦綺之類。冀州不言貢筐貢者。

浮于濟深達于河。濟水，沈水東流爲濟。爾雅濟爲澠澠，音楚。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並濟而南，載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濟澤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又東至溫縣西北。

爲濟水。又南當莘縣北，入于河。與河合流而東過榮陽縣北。漢地理志：濟作茆州，宋言浮于濟深達于河。顏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遂通也。因水入水曰通。又解在導川沈水濟水下。

深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水經：深水東出于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深水。酈道元注曰：桑欽地理志曰：深水出高唐，余榮竹書程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深水。是曰祭丘，已巳東征食馬于深水之上，尋其沿厯遷趣不得近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其間也。地理風俗記曰：深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消絕流。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青州。東北跨海及遼東，舜分齊爲青州，卽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爾雅齊曰營州，郭注自岱東至海，此蓋商制無青州，并青于徐，周制有青無徐，并徐于青，故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載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晉地理志：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苞云：虛危流爲青州。

嵎夷既略。

嵎夷，堯命羲仲所宅處，以其在東，日所出，故曰陽谷。

淮滔。

淮水，出琅邪箕尾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水經：淮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武城縣，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云：淮水導源淮山，許叔重呂忱云：淮水出箕尾山，淮南子曰：淮水出發舟山，蓋廣異名也。

淄水。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水經：淄水與汶水同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漢地理志：淄水作惟淄，顏師古曰：淄水惟淄。

古今通用，道讀曰導，治也。一說水復故道，音上聲，一音導，謂導道而流也。

海濱廣斥。

斥，滬地也。漢志：海濱作滬，廣斥，作廣渴。注：滬，音頻，又音濱，渴，音昔。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

海物，絲枲、鉛、松怪石、鹽、礬、絲枲、鉛、松怪石、鹽、礬、鹽。

田上下第三。

賦中上第四。

貢鹽，絲枲、鉛、松怪石、鹽、礬、絲枲、鉛、松怪石、鹽、礬、鹽。顏府古曰：礬，桑也。食礬之蠶絲，可以紋琴瑟。或曰：礬，山柘也。蠶，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定公，孔子曰：兩君合好，而夾峙之，以兵亂之，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夾也。夾音刻。應劭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也。左傳與之無山，及萊柞，左傳以無本。

萊山與之是也。齊靈公滅萊，萊民稍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漢高祖置縣，萊山之夷，周曰萊子國。漢曰東萊。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爾雅：汶，爲瀕瀨、首闢。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邱縣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注：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里。

許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沂，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淮南子：汶水出朱虛，弗其山乃東汶水，非此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楚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青州雖不言河，而曰達于濟，則因濟達河也。地理志：州未言浮于汶，達于沂。顏師古曰：言渡汶水西達于沂也。青州不言河由竟而見也。竟州之末言浮于濟，達于河，謂渡濟深而通河也。青州次竟，故言達于濟，達通也。因水入水曰通，渡汶通濟，則渡濟可以通河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爾雅：濟東曰徐州。注云：自濟東至海。李巡注曰：淮海則其氣寬舒，異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周禮：方氏無徐州正義：以徐州合之于青州，青州分爲幽并。晉地理志：徐州于周入青州之城。春秋元命苞云：天氏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

淮沂其乂。淮水，出桐柏山，其源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蓋其治，故于此紀之。淮水出牋山，東北過桐柏，胎猶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水經：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顏師古注：淮地理志：淮水出大復山，九城志：淮水有淮瀆，胎碧山，在南陽平氏縣。

沂水，水經注：沂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鄧門，會點浴乎沂者，非禹貢沂水也。蓋羽其藝。

蒙山，水經注：禹貢有兩蒙山，在徐州者，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在梁州者，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

羽山，水經注：在東海，祝其縣南。山西有羽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爲黃龍，入于羽淵。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禦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漢地理志：藝作蒙。大野既豬。

爾雅：魯有大野，郭璞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鉅野縣今屬濟州。漢地理志作大埜。春

秋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預曰：大野，在東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周禮：方氏大野屬兗州澤藪。

東原底平，今東平郡鄆州，在魯之西，獲麟之地。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蠚珠，暨魚蜃玄纖織。

漢地理志：夏翟作夏狄，泗濱作泗瀨，暨魚作臭魚。篠元纖織。言獻黑細綈，及鮮文也。或謂纖，言質之細，而元之與縞，其色也。以纖綴于元縞之中，則色雖不同，皆纖質也。此乃古史立言之法，猶雲土夢然耳。禮記注云：元與縞謂之纖。一曰：白經黑縞曰纖。詩注亦作絛。

浮于淮泗，達于河。

漢地理志：州未言浮于淮泗入于河。顏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

汴河，右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旨。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頤注云：于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此，安知非禹迹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四汴，汎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特濟原不常，故晉劉裕、王仲德開鉅鹿入河，則泗水不由汴入河。其後鉅鹿道塞，故汴至彭城東北入泗，又東南入淮。又其後不復入泗，直達于淮。鉅鹿道復開，由彭城出東平而入河，汴水不復治矣。煬帝豈復浚之乎？雖江淮亦有可疑者，以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之言考之，則其道尚矣。夫差亦復浚之爾。

彭蠡既豬。彭蠡，漢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在彭澤西北，今南康軍湖是也。戰國時，其地爲楚分。

陽鳥，漢地理志：陽鳥攸居，作迺居。孔叡子：小爾雅廣鳥篇：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雁是也。今曰

陽烏豈誤寫烏字作烏邪抑亦通稱也邪。

三江既入

三江水經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酈道元注曰。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也。此亦別爲三江。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水經又云。三江口之水。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注云。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會同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者也。郭璞曰。三江者。浙江。松江。岷江也。然浙江出南暨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謬。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闊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通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韋昭注史記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蘇東坡曰。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以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而有三冷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冷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譏也。子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書之敍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書之敍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安知榮之爲濟也。歟。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蕩。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鈍。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于海。疏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矛盾。學者徒取北江中江。以爲三江之目。而不知禹貢中無南江之目。是未免乎牽合也。蘇氏味別之。

震澤底定

震澤。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國語。越伐吳而戰于五湖。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今太湖是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圓五百里。水經。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曰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羣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水經。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南逕宜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顏師古曰。五湖在吳。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沈括曰。司馬相如上林賦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瀦澗澗澗。八川分流。相背而異道。瀦澗澗澗。東注太湖北。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澗。澗三江而澗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人于震澤。復爲北江。大河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沈氏

說。尤爲難據。且江漢之水皆匯以入海。而不三出矣。安有中北之辨乎。況三江距震澤爲遠。禹貢言三江既入。然後震澤之水有所洩而底定。明知揚州之地。自有三江。非江漢中江之江也。案水經有三江口。五湖口。疑禹貢所謂三江者。卽三江口也。蓋言三江口水入海。則震澤之水有所洩而底定。此理甚明。其文連屬震澤而設。非謂南江中江北江與震澤吳縣之江也。故導川敍江與漢。雖言中江北江。而不言三江。是知三江爲三江口也。猶言五湖然。廣翻曰。太湖有五湖。曰滆湖。曰洮湖。曰射湖。曰貢湖。與太湖而五。並太湖之小支供連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卽水經所謂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也。非謂洞庭。番陽。青草之五湖地。蘇氏以岷山之江爲中江。漢水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不知豫章之江何從出哉。使豫章之江同入于震澤而入海。則書當敍豫章之江北入中江。如滄浪南入于江之類可也。今則不聞。是亦未免牽合也。以書考之。其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孔氏傳曰。迤。溢也。東溢分流。北會彭蠡。舉其說。謂岷山之江本不匯于彭蠡。但瀛溢分流爲二。其支北匯于彭蠡。出爲中江。其本爲南。故灔澦爲北。而王荊公以謂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羣。毗陵今之丹徒。春秋謂之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常潤蘇三州之間。而震澤跨乎三州之界。尾連吳興。若晉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詳而無統。察之禹貢之文。不若孔氏之傳爲稍長。亦未尤也。

論上林賦及孔安國之誤明矣。然以爲彭蠡水之所入是水歸于彭蠡入于三江也。豬于彭蠡者江漢之所匯是也。入于三江者果何水乎。且經言三江既入乃謂三江之水既入于海非謂水入三江也。沈氏又云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塞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乃是三江水入海而非水入三江也。若以爲三江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則是三江與震澤相通而非岷江漢江也。通震澤者惟松江則水經所謂三江口者近之矣。然禹貢所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總記揚州水患既平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無復震澤之患震澤之水亦底于靜定有涵凌之潤滋溉之功未必謂二者相通此有所入而後彼有所定也。

璫璣錄

瑤琨 漢地理志琨作琨

島夷卉服厥篚絨貝

島夷、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棘貝蕉葛之屬。棘貝、閩俗呼爲木棉。漢地理志作烏夷。顏師古曰烏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緣葛之屬。

篚絨貝 颜師古曰絨謂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爲貨。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漢地理志。均江海通于淮泗。顏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海故云平。揚州不言河因徐州而見也。徐州之末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謂淮泗而入河揚州次徐故皆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海以通淮泗則浮淮泗可以通河矣。左傳沿漢沂江杜預曰。沿順流泝逆流。

禹貢指南卷二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爾雅漢南曰荊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李巡曰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廣梁故曰荆荆彊也。秦爲南郡卽郢都之諸宮楚之故都也。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頴澆注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洪武間晉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軫星散爲荊州。荊彊也。言其氣燥強亦曰警也。言南懶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叛易警備也。又云取名于荆山。荆取名于荆山其義最近荆者小木名亦曰楚故春秋古楚爲荆。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 出岷山 水經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汝關而歷氐道縣北酈注云益州記曰自白馬嶺迴行二千餘里至龍洞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蜀郡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故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溫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繚曜江漢兩盡河回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之以建福故禹貢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漢水 漢出嶓冢之漾漾水東南流爲河至漢中東行爲漢水經注云山海經漢出鯀峨山東北流

得獻水口。庾仲雍曰：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爲汭水。孔安國謂漾水東流爲汭，蓋與汭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通稱也。又云：汭水一名沮水，闕昭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水經：汭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因水名縣。楚昭王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酈注引庾仲雍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葛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縣入漢。又曰：始源曰汭，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汭水之名義，或在茲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陝西縣之嶓冢山，闕昭云：漾或爲洋，洋水出嶓冢西北隴至氐道，重源顛發而爲漾。又言陝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源道，東至武都入漢。許叔重呂忱並言漾水出陝西源道，東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然源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源道之爲謬矣。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則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其猶漾耳，而當號華陽國記專爲漾山漾水者，是作者附而爲山水之殊目爾。

九江孔殷。

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張須賈耽所記江有八洲，與江爲九，非經意也。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張須

賈耽所記江有八洲，與江爲九，非經意也。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張須元綠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慶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閩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

沱潛既道。
沱水，水經：沱水在南郡枝江縣西南，其一在鄖縣西南，皆逕入江。荊州記：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灘地之南，郢縣之北。
潛水，潛水出天柱山，天柱山亦名雀山。孔安國染州下注云：沱潛發源染州，入荊州。水經注：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長壽縣，卽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

雲士夢作乂。

爾雅：楚有雲夢，郭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案春秋傳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旣享于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人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杜預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列隰，兼包勢廣。今德安府有雲夢縣。晉武帝太康五年立藍利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澗陽，爲雲夢之藪。陸德明釋文：夢音莫紅切。漢高帝紀：僞遊雲夢，韋昭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顏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紅切。司馬相如賦：春若雲夢。

者八九。九域志：安州今德安府安陸縣雲夢鎮，昔爲縣，熙寧三年省縣爲鎮，入安陸。周禮職方氏注：雲夢在華容，鄭氏據後漢時封域言之，今華容爲岳州支邑，與雲夢隔遠。沈括曰：舊尚古禹貢云：雲夢土作乂。至太宗皇帝時，得古本禹書，作雲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州，濟江而後至雲，入雲而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以田江南之雲。杜預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雲，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子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濟口，有竟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雲，北爲雲。予以左傳審之，恩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乾利、竟陵等縣，乃水所委，其地最下。江南水所出，地稍高，雲方土，而雲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尤也。

厥貢羽毛齒革羣砾砮丹。

漢地理志：礦作厲羽旄，作羽旄。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荊州之域，有蠻、荆、楚三國，皆貢箇鷩桔。顏師古曰：箇，鷩，竹名，桔木名，皆可爲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稱美也。案春秋晉荆人來聘，卽楚人也。詩稱因時百蠻，蠻非一國之名，謂蠻荆蠻爲三邦，恐非經考。工記云：才之美者，有効胡之筭，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豈三邦之類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漢地理志：潛作瀟。顏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江漢去洛遠而不相通，越陸跨洛，故曰逾。

荆河推豫州。

豫州：爾雅：河南曰豫州。注云：自南河至漢，李巡曰：河南其氣苦密，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嶺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發維，其浸波淺，注：波讀爲播。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當考。釋名曰：豫州在九州中，京師東常安豫也，秦爲三川郡，漢爲河南郡，後魏置司州，又改爲豫州。晉地理志：豫州，按禹貢爲荊河之地，豫者舒也。言冀中和之氣，理安舒也。春秋元命苞云：鉤鉉星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荊山，伊洛源澗，旣入于河。

伊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闢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酈注曰：山海經：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伊水出熊耳山，卽麓大同陵，樹互別耳。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桑叢中，長有質德，以爲尹，曰伊尹。

洛水，水經：洛水出京兆譙舉山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又東

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此始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謹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曰陽虛之山陁于元扈之水是爲洛汭注陽虛鹿歸以至元扈凡九山通與謹舉爲九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又博物志曰洛水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漢志洛作雒魏略曰魏文帝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佐魏于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佐加水變雒爲洛按字書雒本鳥名一名鳥鶴故從各從佳各聲隹形隹小鳥也漢人忌水借用雒字以代洛字魏復水名本字耳非創變也

澗水 水經澗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水經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注云山海經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孔安國曰澗水出澗池山今新安縣北有一水北出澗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澗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爲澗水也澗池屬西京亦作澗

榮波既堵 荣波今榮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榮陽嘗在河北孔頤達謂此澤跨河南北也禹貢不曰榮澤而曰榮波者堯時榮澤常波今始堵也或說爾雅曰洛爲波洛受瀍澗水又伊水之所出其爲泛溢茲甚今始堵也水經注亦曰榮播又引風俗通曰河播謂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濟爲榮則榮波亦謂之榮播可也又曰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謂之北蒼水北流注于穀水經又曰濟水入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榮陽縣北注引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理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水國南流爲榮澤闕

闕曰榮波蟠澤名也故呂忱云蟠水在榮陽謂是水也昔禹寒其淫水而于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潤濟水分河東南流榮周禮詩正義左傳皆作發導澗澤破孟豬 潘澤沈水東出于陶邱北又東爲潘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濟音柯亦作苛漢志潘澤在湖陵盟豬在菏澤之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菏澤之水流溢覆被之也爾雅朱有正諸郭注在今梁國睢陽縣東大梁國今大梁州睢陽今宋州大梁之大魏有少梁對大梁立名大梁唐爲宣武節鎮五代至本朝爲京師杜預曰孟諸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逕邱城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曰山陽郡山陽縣也王莽更爲鄧城春秋之鄧國也此山陽非楚州之山陽水經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即孟豬也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澤數曰望諸漢志作望緒史記作明都案釋文都音豬則明與盟同盟津之盟音孟此亦當音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爾雅無梁青有幽營徐蓋爾雅九州商之制也商時梁州或并于雍也周禮職方氏無徐梁有幽并蓋周亦併梁歸于雍也固之西南不置州自坤維以西統于雍以南統于荆漢武帝改雍曰涼改爲漢中郡後其地入蜀魏末蜀分廣漢三巴涪陵以北七郡爲梁州梁武帝大同中復移在南鄭晉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禪壤益大故以名焉又曰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彌梁故因名焉

岷嶓既蕪 岷山水經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注云漢書以爲瀆山者是也江水出自岷山岷山在成都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又云岷山在蜀郡湔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注岷山卽瀆山也水曰瀆水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瀆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爲天谷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關江水自此以上至微細所謂發源瀆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嶓冢山水經嶓冢山在弘農府氏縣南注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又云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注南條山也禹貢瀆水導自嶓冢山在隴西是也在弘農者名偶同

沱潛既道

沱潛二水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于荊州故于荊州云沱潛既道而于末又云浮于江沱潛漢

蔡蒙旅平

蔡山書正義蔡山不知所在鄭氏云在漢嘉一說在雅州

蒙山在蜀郡青衣縣其上出茶俗呼蒙頂茶

和夷底績

和夷

西南夷

顏師古曰色青而細疏

厥貢璆鐵銀鏃砮磬熊羆狐狸穢皮

貢璆鐵鏃砮磬熊羆狐狸穢皮以罽曰皮孔安國曰璆玉名璞剛鐵貢四獸之皮又貢雞罽也

罽皮上疑脫厥僅二字顏師古曰罽皮謂罽也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雞罽也

洮西南是爲中條山。
桓水。桓水入渭。潛入沔。

河水。出嶓冢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河。河至漢中東行爲沫。詩云：河水博，水流滿也。詩雖汎言流水，此河之名義則同。顏師古曰：漢上曰河。正絕流曰亂。言波濤越河，得入于渭，遂橫流濟河也。或疑禹貢言西傾因桓是來，繼言浮于渭，逾于河，入于渭，意謂自桓入渭，自渭入河，非也。直河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無入渭之道。經言逾者，逾越也。自河越陸而入渭，其不相通可知。顏師古謂越河得入于渭是也。蘇氏曰：雍州之達帝都必自西傾。自西傾因桓至亂于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

黑水。西河惟雍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曰：河西其氣蔽塞，厥性急凶，故曰雍、壅也。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藪澤曰弦池。其川逕汭。其浸渭洛。洛在渭北界。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後漢獻帝以武帝改雍曰涼。又分渭川河西郡爲雍州。至建安十八年復改爲涼州。晉地理志：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塞閼也。釋名曰：雍，縛也。東峙西漢，南面北居，屬四山之所擁縛也。

弱水既西。爾雅河西曰雍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曰：河西其氣蔽塞，厥性急凶，故曰雍、壅也。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藪澤曰弦池。其川逕汭。其浸渭洛。洛在渭北界。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後漢獻帝以武帝改雍曰涼。又分渭川河西郡爲雍州。至建安十八年復改爲涼州。晉地理志：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塞閼也。釋名曰：雍，縛也。東峙西漢，南面北居，屬四山之所擁縛也。

此言漆沮東入洛。非漆沮卽洛水也。長安志：洛水在渭北東南流入渭。蓋漆沮入洛，故俗呼漆沮爲洛耳。漢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關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顏師古曰：漆沮卽鴻臚之洛水也。漆水出郿之南山。晉書：漆沮既從入渭，漆水亦來同也。又漢五行志引史記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師古曰：涇、渭、洛也。洛卽漆沮也。水經注又引關廟十三州志曰：鴻臚萬年縣西有涇洞，北有小河，謂漆水也。其水西南逕郭狼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澗水至白渠合焉。故澗水得漆沮之名也。

涇水攸同。

涇水。出扶風郿縣東南北過漢上林苑入渭。涇音豎。水經：渭水又東與涇水會于短陵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漢武帝建元三年造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漢地理志：涇作豐。

荆岐既旅終兩停物至于鳥鼠。

荆山。在鴻臚懷德縣南。荆山有二。一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在梁州者，謂之南條。在雍州者，謂之北條。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謂之中條。左傳昭公五年，晉大夫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夏，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荆山在新城沛鄉縣南沛音市鄉音向。漢地理志注：荆山在岐東。岐山。水經曰：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左傳叔孫畢曰：成王有岐陽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顏師古漢書注曰：岐山在今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爲儀括嶺。終南山。扶風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卽終南山也。左傳司馬侯所言中南杜預注曰：在始平武功縣南。漢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壹山古文以爲致物。二山皆在縣東。惇物山。扶風武功縣東有壹山，卽惇物山也。水經：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陽縣西南。注云：即古文原陽底嶺。至于猪野。

豬野。幽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卽猪野也。休屠音朽，儲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猪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姑臧從水秦聲。又云：一日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滻、鄆、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郭縣。皆注于渭。

沮水。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鴻臚校尉縣北，東入于洛。注云：地理志：沮水出幾縣西東入洛。鄭渠在漢太上皇陵東南，澗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沮水。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鴻臚校尉縣北，東入于洛。注云：地理志：沮水出幾縣西東入洛。鄭渠在漢太上皇陵東南，澗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

里。在烏臥山西。卽舊所謂臥三苗于三危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名之。自漢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左傳云。先王居禡机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曰。允姓之禡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右九州之田。雍青徐爲上。豫冀兗爲中。揚梁州爲下。蒼河之末流。在竟江之末流。在揚二州多水患。梁地多山。兗賦居最下等。尤輕于揚。故兗賦爲正。梁之賦輕于揚。重于兗。故言三錯。兗之田下冀一等。而賦下冀八等。以山澤多。河爲大患也。梁下冀一等。而賦下冀五等。以山林多。江爲大患也。荆田下中。賦上下。則以其宜稻。雍田上上。徐田上中。青田上下。地勢雖高。然皆依于川。故其旱乾又有灌溉之利。故淮州上下之田也。而賦中上。徐州上中之田也。而賦中上。雍州上上之田也。而賦中下。皆以上地出中賦。然地彌高者賦彌薄。以其高則有旱乾之虞。冀田中中。則其高可以備水溢。卑可以無旱乾。故其賦第一。鄭康成曰。冀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其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于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遠。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此舉其大略而言也。豫州之田中上。則高于冀一等。故其賦上中。則下于冀一等。冀賦上上。則其高可以備水溢。卑可以無旱乾。故其賦等二州之田。與賦相去。亦不遠矣。若荆之田。高于揚一等而已。其土又與揚同。而賦加揚四等。何也。荆揚下地。于穀宜稻。荆少高焉。則水有所洩。異于揚矣。

右九州之賦。唯出正賦而無雜賦者。五州。兗青徐荆雍也。有雜賦者。四州。冀揚豫梁也。冀州言賦上上。則高子冀一等。故其賦上中。則下于冀一等。冀賦上上。則其高可以備水溢。卑可以無旱乾。故其賦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澗汭。顏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也。

織皮昆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織皮上疑簡綱脫厥箇二字。不然。則是史變文耳。禹貢之箇。皆在貢後立文。而織皮昆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則古語有顛倒詳略爾。三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蠻之屬。皆就次敍。美禹之功。被戎狄也。文當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僅。獨梁州不言僅。而云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不言僅。而云昆崙析支渠搜西戎。以罽曰織。以裘曰皮。言四戎即敍。而後昆崙析支渠搜三國。僅織皮以獻。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三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蠻之屬。皆就次敍。美禹之功。被戎狄也。文當右九州之名。因革不同。案周公賦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曰。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類辭曰。州之言殊也。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曰洲。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廣

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鄙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漢地理志。堯遺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由是觀之。九州二字。蓋堯之時。九年之水。辦理錯亂。故禹復治而別之。至四字。盛肇上有二州。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更三代復十字。爾雅兩河山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注曰。此蓋商制。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并字帝都所在。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治水自下始。故山南而東南次兗。山北而東北次青。山青而東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山豫而西次梁。山梁而北次雍。此先後始終之序也。職方氏。先揚次荆。先南方。蓋取尊其陽方也。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又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于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爲雍州。省交州并爲荊州。益州。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均此地也。又職方氏注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漢時兩河屬司州。蓋屬京師司隸校尉所部。故曰司州。昭帝始元元年。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凡九州之末。皆言山諸水入河。如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孔安國王肅云。凡州之下。說諸治水者也。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三說皆未通。惟近世周希望以爲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甚易。此說爲長。禹貢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所以達都之道。則九州賦入。視貢篚爲尤重。此蓋轉輸之大者也。九州惟梁雍二州。西境與羌戎交接。地界闊遠。與七州不同。荆揚雖地接百越。然界以五嶺。諸山連亘。自川蜀至明越山之北。水皆北流。其南皆南流。以入南海。亦不甚遠。並爲中國。故山川地理。灼然可考。若梁雍之西。隔以光戎諸國。去西海遠甚。多與中國不通。故禹貢敍二州。西境皆以黑水爲界。故雍州首言弱水既西。而導川亦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夫自遼至梁。自梁至南海。其遠可知。而載之甚略。豈非以其闊遠而不勝紀乎。抑其無與中國生民之休戚。而略之乎。史志及諸家言黑水弱水互有異同。率多抵牾。姑撮其梗概。辨其誤而闕其疑。以俟博達君子。而折衷焉。

弱水。漢志云。在西王母石室。近酒泉鳴山。又云。弱水出條支。漢西域傳。弱水自于闐之西。逕大夏。西流至條支。入西海。或以此爲弱水。水經。丹弱水出酒泉合流。以居延澤爲流沙。河在東。合流在西。班固。許叔重。同此說。若東入居延澤。又西入合黎。是分流。非。餘波入流沙。亦非既西也。與經恐不合。廣韻云。弱水出龍道山。隋志。弱水在張掖。又別有弱水在扶州。唐史。弱水在甘州城北張掖郡。名張掖河。

亦名副波河。又云甘陵山。賈耽同此說。唐史又云小勃律流夷河，東入康延川。是弱水發夷河，在天竺東于闐南。不西流。康延川南流，亦不西流。焚綽蠻書。蘭若江源出大雪山下莎川。又云康延川南流，其國東接茂州。東南接雅州。皆在益州西。非雍州境。或以爲此乃黑水，亦與經不合。

黑水。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于南海。或謂張掖在甘肅二州界隔大河。不能至南海。漢志。燉煌爲南廣縣。有符黑水向北流入江。自北流入江。非經之黑水明矣。杜佑謂此黑水逕沙州

三危山。過南溪而入南海。燉煌爲卽唐戎州。沙州與戎州隔大河。又隔金城南山及西南夾山。亦不能入

南海。隋志。黑水在扶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武通西南夷。分雍之南置益州。益州本滇王國。因滇池立名。黑水祠在其地。孔穎達以爲有祠無水。則滇池亦非黑水也。焚綽蠻書。黑水一名麗水。出三危山之南。過遷些城、蒼望城。若王道勿川。合瀟諸江。經驛國入西海之南。這些城在蜀西。非雍州界。經言導

黑水至于三危。是在三危北。南流過三危。今言麗水出三危南。與經不合。或謂漢志勞水出微外。會葉

榆水入南海。疑葉榆是黑水。然葉榆澤在嘉州南界益州葉榆縣西南。過涼池縣西珥河。會勞水南流入南海。水經。葉榆水出益州入牂牁。西過交趾。分爲五水。復合爲三。東入海。焚綽蠻書。葉榆西流過

點蒼山。至兩江口。與摩耶江合。又云浪穹河。巴崎河。劍河。三水俱入黃塘江。過西珥河。爲摩耶江。乃與

葉榆江合。然則葉榆江與西珥河。自是兩派。又與漢志相抵牾。況葉榆水在蜀之正西。西行又東流入

海去雍州遠甚。亦與經不合。觀先儒所刊禹迹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安南之西南。乃有黑

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理闊遠。不復圖其所經。蓋亦古人略而不詳之遺意。抑以諸家之說各

禹貢指南卷二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折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導山。岍山。在右扶風。卽吳嶽也。周禮。大司馬。注。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雍州。

恆在并州。正義曰。周處鎬京。在五嶽外。故鄭康成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道里不均。

故東營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廣雅。河西曰嶽。洎有五峰。

周禮。方氏。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嶽。吳嶽也。漢地理志。吳嶽。在汧縣西。古文謂之汧山。秦都咸陽。

山曰西嶽。

岐山。解在雍州。

荆山。解在雍州。

壺口山。水經。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鴻臚題志賦。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峰巒。注。太行

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九域志。今潞州有上黨河。

雷首山。水經。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南有歷山。舜所耕處。又曰。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馬融曰。

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遠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注。雷首西枕大河。

九域志。雷首山。今在陝州。陝音閃。中从兩入。與陝字不同。陝音狎。中从兩入。郭緣生述征記云。華山

山曰西嶽。

與首陽、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九域志：今河中府有巨靈祠，有夷齊廟。或謂首陽即雷首未詳。

太岳山。水經：太岳山在河東永安縣。山即冀州岳陽也。周禮城方氏冀州山鎮曰岳山。即岳太山也。亦曰太岳。

底柱山。水經：底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顏師古曰：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析城山。水經：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王屋山。水經：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昔黃帝受丹訣于山。所謂河東者，河西之東也。底柱山在東河中，又東至于底柱是也。

太行山。水經：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注：太行山一名歸山。王烈得石髓處也。鴻臚傳注：太行山在上黨南。九域志：今河東路龍德府潞州有上黨縣。河北西路懷州有太行山。河東路澤州亦有

碣石山。解在冀州。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曰：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與孔氏書傳同。漢武帝元封元年行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文頌曰：碣石在遼西營縣。縣今能屬臨榆。此石

蓋海旁顏師古曰：碣者，碣然特立之貌也。經言其火石也。碣石鄭康成以爲禹山碣石山西北行，蓋冀州

之境。遠從山東南行入河。正義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來山兩旁山當居右，與孔傳異。

三條四列。按尚書正義，道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鴻臚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是舊有三條之說。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蟠冢爲南條。鄭康成以爲四列。謂道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蟠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其首尾延連相及。孔氏之意亦必與馬鄭同。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山。解在梁州。

朱圉山。水經：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顏師古曰：朱圉山在漢陽冀縣南。

鳥鼠山。解在雍州。

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方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于桃林墳。孔安國曰：在華山東屬漢弘農郡華陰縣。書疏：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一名太華。七經注引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踏，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嚴

開山圖曰：有巨靈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最屬首戴盤山者也。顏師古曰：太華即今華陽山。九域志：華陽瀘關即桃林之塞也。

熊耳山。在弘農虞氏縣東。水經注：熊耳山一名夏渠。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櫟。餘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聳舉，狀同熊耳。注曰：此自別山不與禹貢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即是南安縣有熊耳峽。顏師古曰：在陝東。

外方山。即嵩高山也。在潁川。水經：外方山崧高是也。鄭康成毛詩謂云：外方之山，即嵩高也。山海經謂爲大室之山。左傳司馬侯言大室杜預曰：在河南陽城縣西南。孟子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漢地理志：嵩高縣屬潁川郡。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有大室中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舊古崇字，顏師古曰：外方在潁川故縣，即崇高也。

桐柏山。水經：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水經：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泗水注：魯國卞縣東南陶虛西阜。泗水出焉。博物志曰：泗出陪尾，即斯阜也。此自是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媯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陸之陪尾山也。漢地理

志：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倍讀曰陪。顏師古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也。

晉地理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

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山。解在梁州。水經：穀水出弘農池縣南嶓冢林，穀陽谷注。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

嶓冢。水出焉，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龍池川。漢景帝三年初徙萬戶，因嶓冢之池以日縣焉。此非穀水所出之嶓冢山，乃嶓冢林耳。嶓冢山在陝西，詳在導川漾水。

荆山。此梁州荆山在梁荆二州之間，故晉志謂荊州取名于荆山。水經：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注南條山也。下得璞玉于山，楚王不理，懷玉哭于其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璧。荊州記曰：

西北三十里有清谿，即荆山首曰景山，即下和泣玉處。南郡賦曰：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

內方山。水經：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漢地理志：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大別山。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水觸大別山而南入于江。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

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杜預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水經注曰：巴水出房妻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解在梁州。漢地理志作岷。鄒祀志云：濱山蜀之岷山也。秦漢時又謂之濱山。始皇常令禦官注引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踏，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嚴

奉祠。王羲之與謝安書曰：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苞，春發秀，考之前聞，麗奇之中也。九域志：成都府路

荊州有岷山。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注禹治洪水至此發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案省玉字得通水理也。顏師古曰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敷淺原水經敷淺山地在豫章廬陵縣西南有傅陽山即敷淺原。漢志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豫章廬陵縣傅易川在南。顏師古曰傳讀曰敷易古陽字今觀所謂傅易山甚庳小恐非經所記者或謂衡山東至廬陵于大江彭蠡之交而止疑此爲敷淺原自居易以爲江入海處爲敷淺原則升陽京口之間殆非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川弱水弱水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居延縣東北有居延澤即流沙河也。水經合離山在酒

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即合黎山也後漢張掖居延屬前漢張掖郡居延縣居延國有居延澤古流沙

獻章建安末立爲西海郡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王莽改曰居成漢地理志合黎作合黎顏師古

曰流沙在敦煌西孔氏傳合黎水名顧氏謂水與山谷因山爲名。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導河積石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

河水水經崑崙山下有石門河水曾以西南流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

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曾以西南流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

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

之流蓋湧之也鄭道元注水經引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陝西

郡河關縣西南光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濟發源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

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洪壯莫尚美于黃河濱崑崙之峻

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郭璞云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門關西

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案原本此四句誤作水經在張掖南移正水經及山海經注云河自蒲昌

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今考水句經及山海經注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聞關入塞之始重源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禹貢

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後漢桓帝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

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瀆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

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支屬雍州在河闊之西東去河闊千餘里无人所居謂

國西南河之所出也

龍門水經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屈縣故城四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有孟門山淮

水經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屈縣故城四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有孟門山淮

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程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轍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激成火岸崇深傾崖返轉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堅而能入石信哉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注歷洞東入窮溪首使其源也爾雅曰鮦鮀也出翠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鏘跡造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司馬遷傳造生龍門顏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泰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潤衍傳注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案龍門山有二名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望伊闕曰此豈非龍門邪因謂之龍門非禹貫之龍門也伊闕龍門其下有灘名八節灘白居易所開九域志今河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山舊云遼河至龍門是華陰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潤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橫激關山謂之潼關又云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側有長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卷以濟潼關也歷北出東峰通謂之函谷關遂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嚴險周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

底柱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云底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

底柱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云底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

底柱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云底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孟津水經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酈注云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善

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關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隨之辰則秩倉敵是以景資其名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候波起疾風逆流武

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燭以告天興八百諸侯咸同此徵故曰孟津亦曰盟津

又曰富平津杜預建浮橋于此案原本此句在孔穎達正所謂造舟爲梁又謂之陶河昔禹治洪水

于河見白而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圖而還于淵及周王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

玉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燭以告天興八百諸侯咸同此徵故曰孟津孟長大也漢地理志作盟音同孔安國曰孟地名在洛

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俗謂之治成津今河陽縣津也孔穎達曰孟地名津是所渡處水河流至

此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武王伐商渡師于此後謂之武濟水

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河上將貢之則變而爲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爲玉也顏

師古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漢地理志作盟音同孔安國曰孟地名在洛

于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于靈縣而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

于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于靈縣之遐源出崑崙之

神邱涉津洛之峻峯播九道于中州山海經曰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記之洛汭卽什谷也故張儀說

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水也史記首義曰靈縣有鄒谷水河至孟津又東行及鞏縣東洛

自西南來入之。河自洛北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水經。河水又東過成臯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逕城臯大伾山下。爾雅釋山曰：山一成伾。叔重呂忱並以爲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然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桑瀋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伾備悲反爾雅作伾音同，在今通利軍。顏師古注地理志：山再重曰伾。昔平鄙反張晏曰：成臯縣山是也。薛增以爲今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以爲在成臯。清瀋志注同。

洚水。水經：河水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注云：元城縣北有沙邱堰者，不通其道曰降，亦曰洚，障水，卽洚水也。顏師古以爲在信都。洚水一名濁漳水。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過其縣南，屈從其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潞縣北注。閼馴曰：潞縣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洚水也。世人謂濁漳爲潞水，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鄆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至昌黎與庫河之會，謂之合口。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馳澗。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案漳水與荊州漳水不同。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此荊州之漳，非冀州之漳也。又洛州又有衡漳，則此水之所經也。

大陸。在鉅鹿縣北，解在冀州。水經：沙邱堰至于大陸北，備爲九河。注云：風俗通河，播也。播爲九河自此始。九河逆河。鄭康成曰：九河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也。蓋所泗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威廟世，齊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邱、鬲盤、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遺世河決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當欲求九河故迹而川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漢地理志顏師古曰：播布也，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即渤海也。溝洫志：河災之漢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鵠河自積石縣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孟津匯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鑿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孟康曰：禹鑿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潔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潔耳。薛增以爲禹貢來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司空掾王橫言：

曰：往昔天昏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山，沒數百里，故張掛云礪在海中，蓋溢于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溢營州，今城居海濱，海水北浸，城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說者謂九河之名，初無意義。孫炎、郭璞、李巡從而爲之說，率多附會。孔穎達謂經言九河既道，謂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是因禹立名，如徒駁太史之說也。晉氏以爲簡絜乃一枝河之名，共爲八枝，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經流不名，乃分簡絜爲二，以足九數，豈有七皆復名，而簡絜乃單名乎？漢許商則以徒駁爲本道，其八爲支流，林少頤以爲播爲九河，支派並列，其勢則均，豈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許商上言于成帝時，謂徒駁在北，鬲津在南，其間相去三百餘里，今徒駁、胡蘇、鬲津，在成平東光兩縣界中。孔穎達謂商言三河在三縣界，則徒駁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既分三河之處，則太史馬煥覆補三者，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可知。皇朝太宗時參知政事張洎上奏曰：昔大禹鑿河，自積石至于大伾，卽今成臯縣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甚，乃于頓邱郡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武陽縣東引入溟水，其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勢高傾傾，東水勢不使流鑿夾右碣石入于渤海。舊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也，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者，河自魏郡貴鄉縣分爲九道，下至滻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海水反覆相承受也。齊威公之斷也。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只冀東界王莽枯河是也。洎言詳實，唯以碣石海爲今渤海誤耳。九河雖無異名，然其地亦多同異。漢志：濁汙河民曰徒駁，則非載籍所著，蓋濁汙源流別是一水，與禹河不相干。濁汙出鎮州，逕深定二州之間，過瀛霸至冀州入海，非與禹河同道也。樂史寰宇記：徒駁在清池縣南，鬲津在樂陵縣西，東北流入饒安縣南入海。胡蘇在饒安縣南，杜佑通典：馬頰覆通，在安德縣，說者以爲碣石在平州正南，滄州東北，而王橫張洎、酈道元則以爲九河已在海中，諸說離析如此。至若導河積石，本無異說，而元和志乃有大積石小積石兩山，在其西南羌中，首受于闕河派而爲之源者，爲大積石。吐谷渾又有柏海河源，李道宗自其王庭行空荒二千餘里至柏海，僅得遠望積石，寃河源而還。小積石在河部之間，玉門關之內，或謂禹迹不應如是之近，當以大積石爲導河之始。且百川之大，猶如江河，江之所導，不過岷山，未嘗遠入西域。河源乃深路，或絕之地，況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積石雖在金城之西龍門，乃近華陰，中間經涉靈夏，銀以北一二千里，皆所不敍，聖人行所無事，大抵如此。說者乃夸誇曠邈，以爲廣大，而不知其流干荒誕不經也。然九河之說，地雖不同，而名猶不異。至若九江，則名亦不一。張須元所記已異于張僧繇等，既曰八洲，與江爲九，而八洲之中，其一又自名九江，其不經可知矣。況經史皆言水中可居曰洲，今謂江有八洲，則是江中之洲諸爾，安得稱九江乎？樂史寰宇記：李宗謨九江圖，皆本于尋陽記，唯鄭康

成以爲九江。乃廬江尋陽山溪九小水入江者。孔穎達主其說。抑不思秦置九江郡。漢初以爲淮南郡。武帝復爲九江。其治在淮水之南。與潯春對境。未嘗近江。至王莽名豫章爲九江。則江西淮西皆在境內。隋人名尋陽爲九江。水北爲陽。尋亦作尋。則在尋水之北。非江之北也。尋水在江北。郡又在尋北。則近淮矣。或以爲九江郡在江北。近新州界者誤也。又以爲尋亦江之一名者亦誤也。其後以武昌柴桑縣與江北同爲九江郡。既又移治江南爲江州。因號尋陽。實非本地。白樂天爲江州司馬。作琵琶行。直以今江州之江爲尋陽江也。其誤尤甚。說者引司馬遷登廬山以望九江。遂以爲九江近廬山。然則齊威公登跨河龍門山以望江漢。豈亦近之耶。大抵登高望遠。苟非有大山障蔽。雖數千里。盡在目中。況柴桑本屬武昌。去洞庭九江不甚遠。宜可望也。南北大川支派可疑者。唯九河九江。故併論之。

禹貢指南卷四

嶓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水。解在梁州。水經漾水出臨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注云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出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臨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案沔水出東禦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卽此推之。沔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河陽縣南至梓州。北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逕北會于羅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

解在荊州。

岷山。解在梁州。

沱水。解在荊州。顏師古曰。別而出焉。江東南流。沱東行。案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在西北。荊州之沱也。蜀郡鄖縣江沱在西北。此梁州之沱也。凡江水別出皆名爲沱。繼于岷山導江之下。是江始出而別流者。則當在梁州。詩言江有沱。其荊州之沱歟。

澧水。解在荊州。楚辭云。道予佩兮澧浦。澧音禮。今澧州。澧水在焉。澧字从水从疋。水聲變作澧。音禮。豆登之則與疋字不同。漢地理志作醴。鄭氏以爲陵名。卽今長沙澧陵。非也。

九江。解在荊州。九江蓋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辰水。敍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則逆之而已。胡禪聲旦。見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以巴陵爲東陵。巴陵在洞庭東。或謂殷盛也。昔諸水所會。其勢壯盛。荊州敍次繼此。而後及沱。澧雲夢。則非江州之下。流明矣。

諸家多謂九江。卽今之江州。殊不知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九江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尋陽之名。後又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也。蓋尋陽亦作尋陽。水北曰陽。尋亦江之一名。地在江北。故曰尋陽也。案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又案長沙志。澧州長沙郡。澧長沙國。隸荊州刺史部。縣十三。第十下雋至晉省下雋入蒲圻。蒲圻今屬鄂州。宋元嘉中。割下雋巴陵。益以南郡監利州。陵置巴陵郡。歸蒲圻于江夏郡。湘中記。自湘之外所述水。凡十五湖。瀆之內。湘水實之。凡水皆會焉。湘視衆水爲大。故其脈絡。雖與他水合流而能不雜。湘邊土人所止也。在江夏竟陵縣。竟陵今復州玉沙縣是也。一說竟陵有瀆。瀆水卽三澨水也。

彭蠡。今南康軍湖。孔安國曰。匯澤也。鄭康成曰。匯回也。漢與江關轉東。咸其澤矣。顏師古曰。匯。通也。又東迴而爲彭蠡澤也。經言。漢江東匯澤爲彭蠡。在岷江之南。未詳其實。然今所謂彭蠡澤。自江州湖口縣南。北。今諸家多以江州湖口之湖爲彭蠡。乃在岷江之南。未詳其實。然今所謂彭蠡澤。自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饒州之境。以接于陸興府之北。其源東自饒徵信州建昌。南自章貢南安。西自袁瑞以至分寧。方數千里之水。皆會焉。北過南康揚瀾左蠡。逕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山海經。匯江出三天子都。併導入江。彭澤西郭璞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地理志。匯江出陵陽東北入江。陵陽者。丹陽屬縣。今宜城旌德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在徽鏡之境。匯江出其東南。而西北流會于彭蠡。而入江。又云。彭蠡澤在豫章彭蠡縣西。水入湖漢者八。謂鄱陽都水。餘千餘水。艾條水。塗澘水。南城阡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匯彭水。入大江者。贛豫章水。湖漢卽彭蠡出都水。自零都東至彭澤縣入江。所謂三天子都者。蓋古三苗國也。其水自彭澤西入江。是其地在彭蠡西。洞庭東。自南面北言之。則洞庭在其左。彭蠡在其右。所謂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自稱天子。故其民呼爲三天子都也。

北江。水經。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又曰。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

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逕北會于羅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

解在荊州。

沱水。解在荊州。顏師古曰。別而出焉。江東南流。沱東行。案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在西北。荊州之沱也。蜀郡鄖縣江沱在西北。此梁州之沱也。凡江水別出皆名爲沱。繼于岷山導江之下。是江始出而別流者。則當在梁州。詩言江有沱。其荊州之沱歟。

澧水。解在荊州。楚辭云。道予佩兮澧浦。澧音禮。今澧州。澧水在焉。澧字从水从疋。水聲變作澧。音禮。豆登之則與疋字不同。漢地理志作醴。鄭氏以爲陵名。卽今長沙澧陵。非也。

九江。解在荊州。九江蓋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辰水。敍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則逆之而已。胡禪聲旦。見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以巴陵爲東陵。巴陵在洞庭東。或謂殷盛也。昔諸水所會。其勢壯盛。荊州敍次繼此。而後及沱。澧雲夢。則非江州之下。流明矣。

諸家多謂九江。卽今之江州。殊不知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九江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尋陽之名。後又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也。蓋尋陽亦作尋陽。水北曰陽。尋亦江之一名。地在江北。故曰尋陽也。案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又案長沙志。澧州長沙郡。澧長沙國。隸荊州刺史部。縣十三。第十下雋至晉省下雋入蒲圻。蒲圻今屬鄂州。宋元嘉中。割下雋巴陵。益以南郡監利州。陵置巴陵郡。歸蒲圻于江夏郡。湘中記。自湘之外所述水。凡十五湖。瀆之內。湘水實之。凡水皆會焉。湘視衆水爲大。故其脈絡。雖與他水合流而能不雜。湘邊土人所止也。在江夏竟陵縣。竟陵今復州玉沙縣是也。一說竟陵有瀆。瀆水卽三澨水也。

水入江爲江所薄。益而壅從之矣。洞庭之水，瀦爲七百里。君山在今巴陵。黃帝所登潁山，是也。自湘至洞庭，其水其溪，其江餘五十，皆有所自發。其餘小水支浦不與焉。湘水出于零陵，始安縣陽海山，過醴陵山，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然則九江實今洞庭而非江州明矣。巴陵今岳州漢志舊音字竟反。東陵水經東陵地在灤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迤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注。云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日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凡山之坡陼可陟者曰陵。詩如岡如陵，則陵非平地也。顏師古曰：迤溢也。東溢分流北會彭蠡。說文：迤，邪行也。

中江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顏師古曰：亦自彭蠡出。蘇東坡曰：今金山少北取中治水味既殊，絕磯之輕重亦異。蜀江所爲也。丹陽今潤州蕪湖今屬太宰州陽羨今常州宜興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折而南入于江，乃東而匯于彭蠡澤。漢折而北，乃會于匯。其入彭蠡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而曰會于匯者，蒙上文，且明江與漢合也。然後由彭蠡出海爲北江。江爲中江。是一合而復分也。但言北江、中江而不言南江，既言同會于匯，而實未嘗入彭蠡。既分中北二江，而今合

入河。軼出滎陽北地，又東至琅槐入海。槐音回。沈水，沈惟泗，反亦作流。水經水出東境縣王屋山爲沈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注引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璞云：聯沈聲相近，卽沈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春秋說題辭曰：齊，度也。直也。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土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縣，東流爲濟。入于河。濟爲榮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澗。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

澆水，在豫州。一云在洛陽東南，卽成臯縣北。

澆水，解在豫州。水經注：澆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澆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澆水又東至濟陰定陶縣西南，有陶邱亭。爾雅山再成曰陶邱。水經注：陶邱，邱再成也。漢志同方十里曰成，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是也。澆水在鄭州。

澆水，水經澆水在山陽湖陵縣南。說文：在濟陰定陶縣。水經又曰：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澆水。水經澆水北爲濟濱。澆水又東入于泗水。過彭城縣北。淮水從西來注之。顏師古曰：卽澆澤也。泗水，解在青州。九域志：今膠東府兗州萊蕪縣。汶水所出其流至密州，又至淄州。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解在徐州。水經注：淮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其末流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導淮自烏鼠同穴。東會于泗，又東會于沂。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沂水，水經沂水出臨西首陽縣。沂首亭南烏鼠山。注：沂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沂首亭南谷山，在烏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沂源城。沂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烏鼠山。沂水出谷，禹貢所謂沂出烏鼠者也。又曰：沂水東過長安縣北注云。沂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沂出爲梁。山河之有灘也。此濱北流。九域志：今沂州有沂水，屬秦鳳路。地理志云：臨西首陽西南有烏鼠同穴山。沂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澧水，澧水，漆水，沮水，四水並解在雍州。經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沂。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澧水，水經澧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者，涇屬渭北，澧屬渭南。又曰：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者，散言境內之水，非東會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幽地。非此漆沮也。沮七余反。廣韻注云：水名，出房陵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亦云：涂沮既從，并在此地。與兗州澆沮不同，亦恐非此漆沮之沮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澆。澆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洛水，水經洛水東逕熊耳山北。又東北過盧氏縣南。逕陽渠關北。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東與高門水合。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澆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洛水又東逕渠谷。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澆山東北，至華縣入河。過郡二行十七里。熊耳山在縣東北。盧氏縣注：熊耳山在東郊。史記：齊桓公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北。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若熊耳，因以名之。漢無順陽、益陽縣。順陽意卽上雄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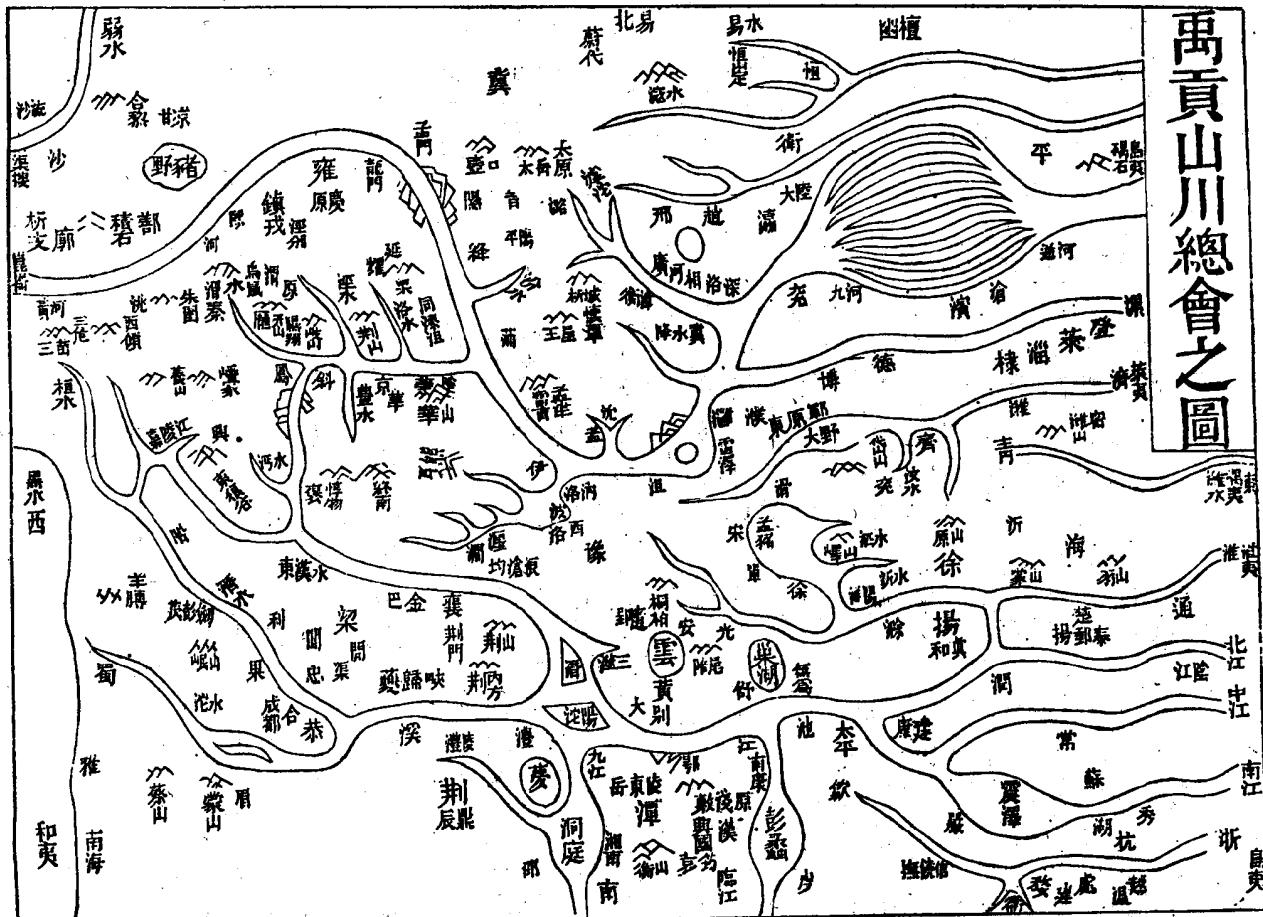
澆水，水經引山海經曰：婁涿山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澆水出焉，北流至于穀。自下通謂之澆水。爲穀水之通稱焉。故禹貢曰：伊洛瀍澆，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口。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澆水。

源出北縣。又有澗水。未知其源。考諸地記。並無澗水。但澗澗字相近。時有字錯爲澗也。故闕闢地理志曰。禹貢禹之澗水。以是知傳寫果誤也。案漢地理志弘農郡龍池縣注。澗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二水異縣各源同入洛。則水經謂穀澗通稱。未必然也。孔安國謂澗水出龍池。又新安有一水出澗澗界。流逕新安而入穀。與漢志不合。亦難考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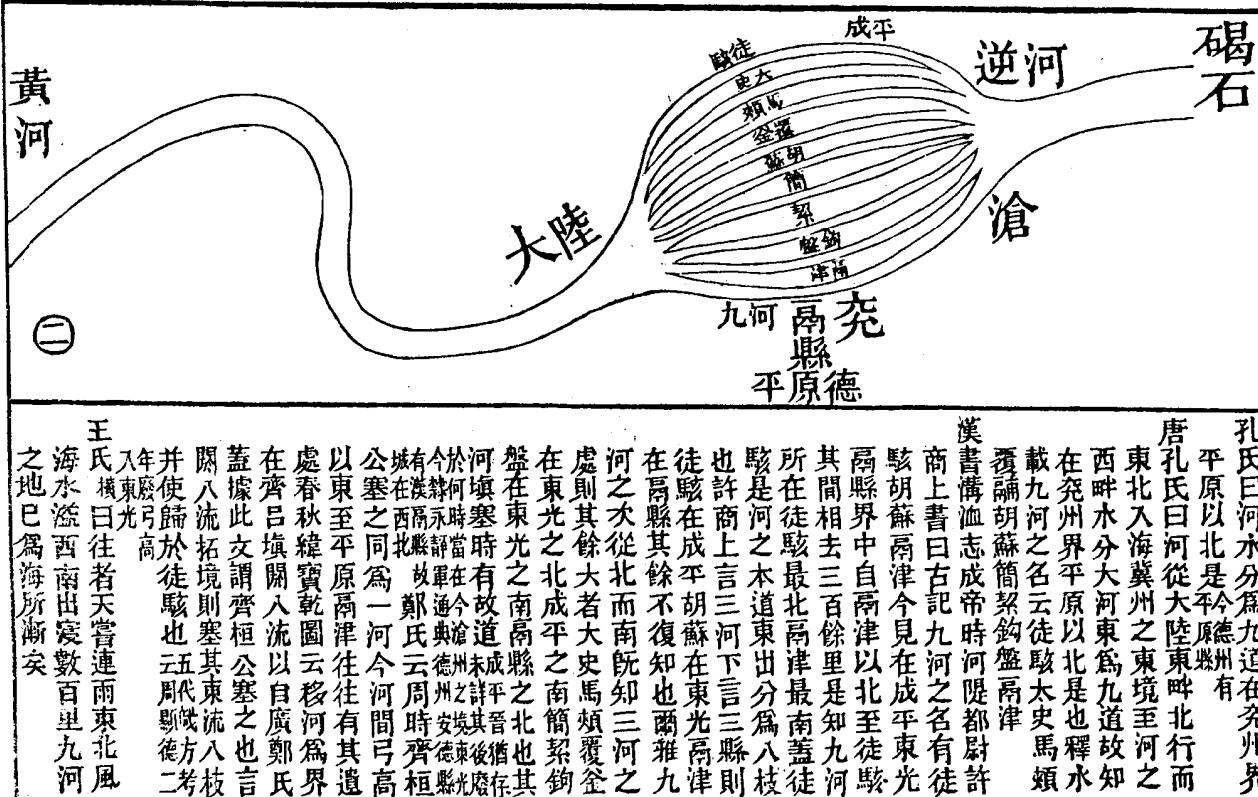
澗水。一說澗水出河南地。山又云出西京新安縣穀城山。案漢地理志河南郡穀城縣注。禹貢澗水出晉寧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即今新安。晉書弘農郡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然則師古所謂今新安乃唐河南新安縣。即漢之穀城縣也。漢之新安在弘農郡。乃澗水所出。非澗水也。

伊水。歐陽文忠公曰。伊水出陸浑略河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水。火水東西北直。圓門當雙關。故稱伊闢。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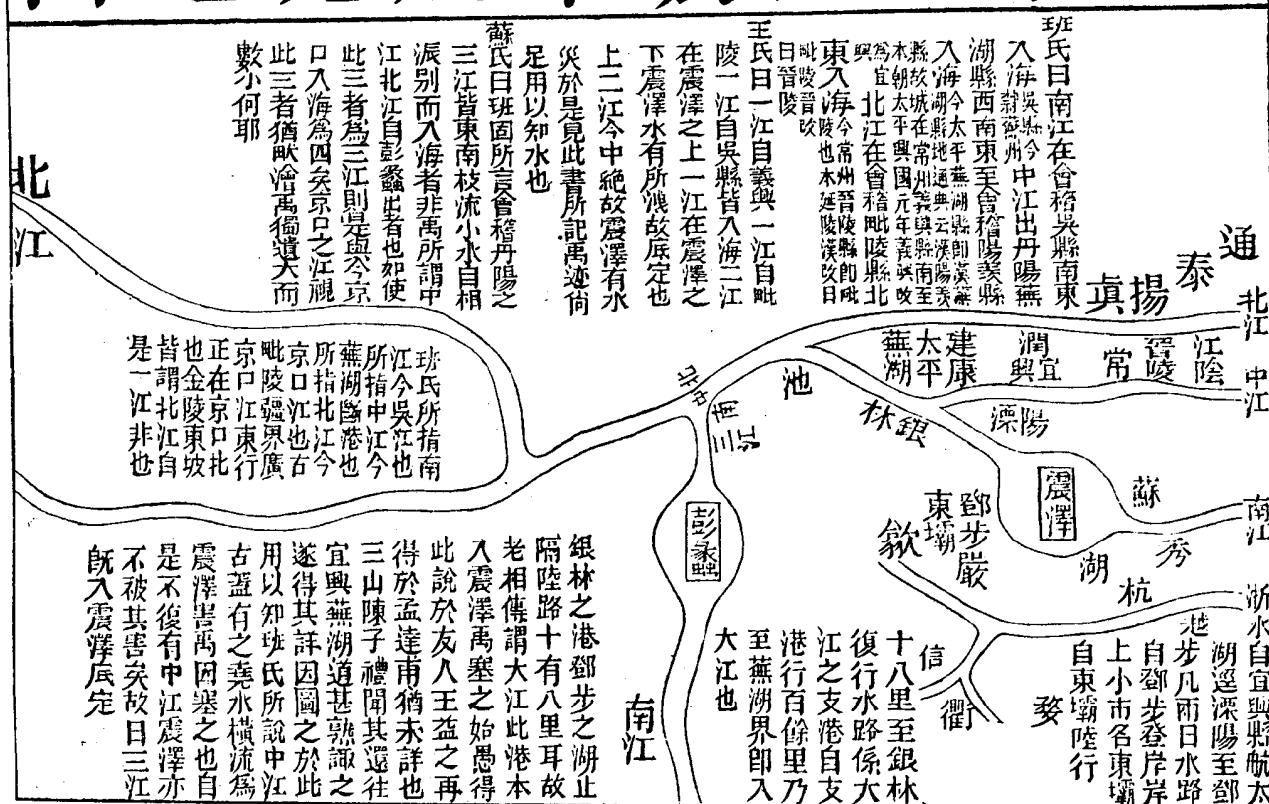
右凡九州之水曰浮。曰遂。曰入。曰沿。曰逾。曰至。曰亂。曰匯。曰溢。曰流。曰別。曰道。曰彼。曰會。曰過。曰同。以舟而渡。則曰浮。自此通彼。則曰遂。水自上之下。自小之大。則曰入。順流而下。則曰沿。逾。言所越也。至言所到也。亂。言橫流而濟也。水勢不可以直。則曰亂。匯。以澤之。東匯澤爲氾蓋。是也。水勢不可以徑行。則迤而流之。東迤北會于匯。是也。水勢有所赴而不能容。則縱其溢而舒之。溢爲滯。是也。水山地中順理而行。謂之流。東流爲濟。是也。同出而枝分。謂之別。東別爲沱。是也。橫流之初。失其故道。今皆復焉。而稱曰道。九河既道。是也。流勞。勞及下流。而稱曰。被。濟。澤。被。孟。是也。水出異源。自彼合此。爲合。東會于泗。濟會于淮。于溝之類。是已。小水合大水。大水衝流而行。爲過。東過洛。洛東過。滻。澗。之類。是已。枝分派別。復合其所歸。爲同。溝。會。同。同。爲逆。河。之類。是已。九州之澤曰。豬。曰。澤。者。皆焉泛濫于。是乎。渟滯而不溢。故彭蠡。菜。波皆曰。既。猪。苦焉。漂流于。是乎。雖聚而不散。故雷夏曰。既。澤。九州之土昔焉。淪沒不可種殖。水患既平。其地復治。則曰淮沂其父。雲土夢作父。九州之山。祭之而水患平。則曰蔡蕩。羽其鷺。總敍衆山。始隨而刊之。終祭而報之。則曰九山刊旅。敍百川之溶導。則曰九川濂源。敍諸澤之涵沒。則曰九澤既陂。唐虞史官紀載之工。簡明嚴備。昭垂萬代。燦若日星。後世書志。難欲效之。弗可及已。



九河逆爲同播旣河圖



三江既入震澤圖



禹貢說斷

傳寅撰



禹貢說斷提要

臣等謹案禹貢說斷四卷，宋處士金華傅寅撰。朱熹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詳解二卷，通志堂督刊八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趙曰禹貢說斷並無詳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所載，不獨闕文成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校原注闕簡多至數倍。考喬行簡集有此書序，稱寅著述羣經禹貢說斷，特其一種。是編當先以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闢而次及諸家之說，今經解四圖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系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依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爲後人傳寫錯漏，致并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呂祖謙謂其集先儒之大成，唐仲友謂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深爲名流所推重，信不虛也。今取經解刊本，謹依永樂大典詳加校定。謹者正之闢者補之，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闢之起迄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

御製題傅寅禹貢說斷六韻

指南向已題毛兄說斷茲當屬傅寅。前於永樂大典內集得毛兄禹貢指南一卷，曾爲題識六韻。茲復得其書，可傳布也。五服九州辨貧賦三江四海析淮揚。積年累月而窮究，繼晷焚膏亦苦辛。代易時陳因失舊定譌補闢爲完新。朱彝尊經義考載宋傅寅禹貢詳解二卷，通志堂九經解亦嘗刊入稱原闕四十多至數倍者。又卷前四圖經解誤入程大昌論中，茲亦從說斷並無詳解之名。且經解所稱闕簡，其在並有喬行簡原序校定，雖爲之正譌補闢，然復爲完書矣。祇台要以知德先，寧紛彼笑辭注語頻。更有諸家難著筆，流沙今越海西濱。幅員所括內輪流沙萬餘里，更在九州之外。豈俟經者裁者所能窮乎。

禹貢說斷序

禹貢說斷卷一

宋 傅寅撰

禹貢真書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智矣，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睨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曆度、井田兵制，分寸晷曆乘除，妙忽之說，究竟篤考，窮日夜不倦。無是，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題，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論。當是水土既治，史卽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未可知也。

林氏曰：鄭鄖衛之詩，據地所采者，則謂之鄭國風；據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過論也。

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於有虞之世，述於有夏之時，故後世係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

張氏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記，非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注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委於上職，史官史官略加刪潤，敍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誠有失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

徒居與余爲同里云。東陽翁行簡壽朋序

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堯典堯之書也。而爲虞書之首。禹貢舜之時所作也。而爲夏書之首。孔子之定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蓋傳於堯而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禪。宜也。至於湯革夏則其書首湯誓。武王翦商則其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蓋可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說始於有見。而林氏執邱處衡之說。以非之。未可爲通論。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遺

洪水。萬事革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則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班氏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鑿分州。陸氏曰。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斷絕。使禹理水。還爲九州。

王氏曰。禹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禹別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葉氏曰。記云。共工氏之燭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則九州之名舊矣。洪水之害。山川土壤封域。經界貢賦之制。蕩析渙墮。皆失其正。至禹而復辨。故言別。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刊木以爲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原委。而川可。濬川。而九土見矣。辨其名物。以制地。征作民職。而貢賦出焉。貢賦雖異。而以奉上爲主。故謂之貢。案法注云。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於海。

陳氏曰。九州之爲州久矣。然州之羲學者不論也。在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蕩蕩。封疆之界。不可得而

別也。禹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而別之。此堯也。此古徐也。此荆揚也。此豫梁也。也是巨鎮之宛然出於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濬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爲川。不汨其潤下之性故也。

洪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亘月。無有止息。則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亦每歲之中。泛濫有時。如今之春夏長。而特爲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當其懷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憂民之切。雖曰山已溺之。亦必俟其勢之既殺。方擇有利可辦。而土工有所施。於是乎浸浸規畫。以豫爲後來之防而已。若其別九州。如陳氏謂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別之。余恐無是理也。學不適世。務苟備耳。故余不得不爲之辨。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兗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絲之類。然後謂之貢。蓋耕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

孔子之作此序。皆於貢之一字。深致其意。幼學能於此乎。察壯行猶於此乎。背況未嘗此知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

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澗。距川者。因也。孔子敍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於因哉。

九州之分尚矣。顧其間高山大川。託以爲疆界所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爲司空。督此亦素。而特其洪水爲害。封域淪壞。川流故道。亦決徙不明。故禹先定其高山大川之方體。以別九州之分限。則凡地之遠近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得而審矣。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於是次第施之。何往而不如意乎。任土作貢。夫人能言之。而隨山濬川。誰者罕見其的。余請詳辨之。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山刊木。說者意孔子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以刊木通道爲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山濬川。與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自然而之謂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深於經意者。知其該貫首末。無復隙縫。此豈泥於文辭之間者。所能窺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孔氏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邊秩祀。

禪所規。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爲流源，鮮有陸行之路，故將

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往者山爲水所包，川皆泛溢，祭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

唐司馬氏曰：禹善作繫土，今案大戴禮作傅土，故夏本紀依之，傳卽付也，謂功屬役之事。

顏氏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

川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作載、敍、養，皆治也。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山刊木之功可

施。隨山刊木，以通道於四方，而後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

可得治矣。高山大川，以其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

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

宣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辨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

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岳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

川，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

林氏曰：茲湮洪水，以興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與水爭勢，而水

得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隨山刊木者，除障蔽而驅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

其風俗之異，以爲九州經界之準也。

程氏曰：禹之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沿距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胸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

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川工，所以終能成功。定高山有箇標準，次便看得箇大川所歸，喻如築

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勢勢

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刊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爲高表，凡一州之內，必有

高山大川，先定其所知以爲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爲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分布，木則隨山以刊伐，見禹之規模簡易，無生事擾民之

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於華陰左右，分布可取之土，於華陰之山刊用，便近之木，此敷土隨山

之義，若夫奠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置源委，以辨地域，以知遠近，以察衆流之所趨，會而刷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別九州同。

冀州

林氏曰：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澗，故治水皆從下爲始。

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豫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

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

而食也。孟子之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不及雍梁，而遺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摹亦可見矣。若夫導解至敷淺原，此乃記濬畎浍距川之方，嚮導黑水至東北入於河，此乃記九川之首尾。林氏未明經意，遺執此文，謂治水必自上而下，其於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華陰孟津諸處，則於三數月之間，其或雨潦聚集，冀豫竟青之民，又何所賴於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冀兗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惟達禹貢九州之次，且於孟子之談禹，知其有自來矣。孔蘇之論，又安可忽或？曰：禹疏九河而後渝濟深，信孟氏之言有倫也。決汝漢排淮泗，亦豈必自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爲注江而設也。其實禹之治水，渝濟深之後，遂治淮泗以及於江、江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所載九州之次也。或又曰：四水惟淮入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安得俱言注之江乎？曰：古清淮法，南北東西，互通灌，如揚之邦溝，雖吳王所開，始古必有迹道，可以泄淮水而注之南矣。不然，則孟柯氏豈容無稽據而肆爲之說乎？

既載壺口

在今陝州治梁州韓城及府岐山。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

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按：慈州吉昌縣漢屬北屈也。有壺口山，北屈歷晉無改。至後魏始更置。

吉昌縣臨州，梁山在禹甸夏陽縣西北。按：同州臨邑縣漢十八年又改名吉昌，仍舊本朝歷寧五年，慈州縣以。

山縣有彼山，因太王徙於彼，即此彼山。本後周。

三萬萬開皇十六年改名岐山。以水有岐山故也。

鄭氏曰：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裏水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既事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水逆行泛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

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冀州之水，而及於雍之梁岐者，曾氏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山也。皆有呂梁鑿河。

出孟門之上，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陝州吉鄉縣。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案

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

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

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開孟門，而始導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開龍門，而終事於

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併言於冀也。

呂氏曰：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之所以爲患，正緣龍門狹隘，雍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爲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爲無事也。

二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者，非特此也。示例於此，而他不言可知矣。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而彭城最受害。水之環城至高二丈八尺，時蘇東坡方守彭城，恐其民驚潰，於是登城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亡，及水退，東坡相視其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建黃樓於其上，繼而頽牆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爲之賦曰：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潰，蹈漢世之遺害，漢元子決堤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塘之摧敗，呂梁雖隔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涸淤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觀此賦則知呂梁與河患相表裏也。呂不韋之說，蘇頤濱之賦，學者不可不知。

既載太原

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至于岳陽，即今晉州晉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晉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案隋文帝改漢晉陽爲太原縣，本朝太平興國四年省太原入榆次，榆次在府東南七十九里。

班氏曰：河東縣有岳、太山在東。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岳山，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安，案開皇十八年永安更名岳邑。

王氏曰：地爲水所攻，涉鹽圮而壞，故修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修絲之功，則絲之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絲惟知治太原至岳陽，而不知道壺口推而上之，以及梁岐與岳陽會，此功所不成，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岐

岐治，因修絲之舊迹，以至于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汾流而至于太原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經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太原汾陽縣北

管涔山南，通水至縣西，因至汾水陰縣，即汾陰縣，即汾陰縣，本朝祥符四年改爲汾陽縣。

陽地，管涔山在其界內，河中發水陰縣，即汾陰縣，本朝祥符四年改爲汾陽縣。

原懷底，即今懷仁縣之地。至于衡漳縣，即今澤州涉縣。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唐孔氏曰：地理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博北五百餘里。

界當東大陸澤在鉅鹿縣北秦釋地十數云漢有大堵孫萬等皆云今取鹿邑北廣河澤也通與邢鹿爲領其地相附是相州冀鹿縣有大陸通典道州昭度縣山南爲大陸熟有大陸澤平陽寧六年省降平陽四年曰象城天寶元年更名昭度九城志云高祖開寶五年改昭度爲歷澤云先天二年析深州故陽鹿城置臨澤縣九城志云皇朝嘉祐四年省臨澤入靜安是深州靜安縣有大陸澤

曾氏曰恆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功成在禹貢田賦既定之後

葉氏曰河流有歸二水不治而自從也二水從而大陸可作矣高平曰陸大陸以地形得名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恆衛而乃於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蓋大河既疏汾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衛恆非其所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

經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恆衛既從則滻摩池之治可知矣滻摩池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雖然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恆衛而乃於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蓋大河既疏汾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衛恆非其所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

功設施規摹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此說甚當然緩急先後之宜禹亦不應無有也學者讀禹

貢須察其緩急先後之宜則智識可以明而他日輔吾聖君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當與禹治水同

州者其勉哉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絕遙不可踐量是也

蘇氏曰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復皮服林氏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嵒裔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

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貢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貢其必貢也亦不資其重貨也聞有欲効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蠶珠織皮之類是也

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以揚州島夷之卉服爲厥篚至於此州之皮服財云水患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爲兩說其自遠戾如此

夾石入于河山在今平陽縣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

班氏曰大碣石在右北平縣城西南顧氏曰碣音桀桀後漢志碣石山在遼西平陽縣南

唐孔氏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今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逆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道

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駁胡蘇南津今現在成平東光澤縣界中自碣津以北至徒

駁、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駁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駁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

許商上言河下言三縣。則徒駁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

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前潔、鈎盤、在東光之南。

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存故道。成平晉國存未詳。其後廢於何時。先在今濱州之境。東北有鬲縣縣城。在周顯德五年。有鬲縣縣城。在西。鄭元云。周顯德五年。廢弓高入東光。

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經寶乾圖云。黃河爲界。在齊呂埠。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爲東流八枝。并

界在濟呂埠。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爲東流八枝。并

界在濟呂埠。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爲東流八枝。并

杜氏曰。徒駁、鬲津、鈎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欽城郡界。案以下至九江孔殷。孔氏傳刻本闕失。今從永樂大典本拾入。

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案其餘三河未詳。本闕失。今從永樂大典本拾入。

程氏曰。河患推漢最甚。其講求禹跡。亦爲最詳。又與三代耳目略接。其所得知。僅如許商所言三河。而

亦不能真確。唐杜氏乃九得其六。此殆難以輕信也。鄭氏謂八河爲咸公所塞。如其果然。則隣境對

立。隨受決澇。其首坐視不爭歟。

漢王氏曰。昔天帝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沒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

林氏曰。河自大陸而北。分爲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爾雅所謂徒駁。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

五前六潔。七鈎盤。八鬲津。九是。也。曾氏曰。徒駁至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潔爲單名。固不論矣。爾

雅但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曰。徒駁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蓋如許商之言。則

則河自徒駁。乃分爲八番。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爲經流。而其八者。皆支流也。然據下文云。又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變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九河之

地。在漢平原郡以北。

雷夏雷澤縣。在今濮州。既澤。灘沮會同。

孔氏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

班氏曰。雷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案通鑑。濮州雷澤縣。漢城陽縣。有雷夏澤附志云。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

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案孔氏云。河有源。又曰源反入。非謂注。卽河水。安國謂會同。此澤則灘沮二水皆當自濮州入雷夏。而爾雅乃以源爲出。於此。則二水不同矣。二水所出。所逕。既別。無所詳。應續述東坡。亦闕而不詳。

王氏曰。既澤者。水有所鍾。而不溢也。

葉氏曰。九河末道。則水之汎溢者。雷澤不能獨受。故九河既道。而後雷夏可澤。雷夏既澤。則灘沮亦會

同於海矣。

林氏曰。灘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會合同入此澤。蓋謂同注於雷澤也。

張氏曰。九河雷夏灘沮。皆在兗州。禹先治河。使九河復歸故道。雷夏復爲故澤。而灘沮二水復會同於

雷夏。則兗州之水患除矣。

秦士旣。是降邱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邱。大水去。民下邱居平土。就桑麻。

鄭氏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上。以其免於厄尤

喜。故記之。

葉氏曰。他州之水。或限於山。或決於川。民皆失其居業。惟下流爲甚。故降邱宅上。獨於兗言之。

水患去而人有條桑育蠶者矣。是其降邱宅土。爲可知也。是之一言。其禹觀省斯民憲臺之辭。雖

厥土黑墳。

馬氏曰。墳。有音肥也。

草氏曰。墳。音勃。憤切。起也。

厥草惟絲。厥木惟條。

馬氏曰。絲。抽也。

唐孔氏曰。絲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

呂氏曰。絲。始抽條。始長。

水患最深如此。越漸包喬大不同。

林氏曰。九州惟此與揚徐之二州。言草木者。蓋此三州比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水

之患。草木不得遂其性。而生育甚已久矣。至是而或絲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於逐州言之。以見

水土既平。草木得遂其性也。

厥山惟中下。厥賦貞。

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唐孔氏曰。周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舉。州爲第

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蘇氏曰。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蓋必有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

皆第六。故曰貞。此二者不同。當從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爲上下之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兗

州之賦。不應又出於第六也。先儒所以爲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參考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故

此州治水。最在後舉。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此其誠是。蓋洪水之害。河爲最甚。而兗州又河

之下流其被侵漬之患比於餘州最爲慘酷故雖能獲播種之功而土曠人希又卑濕溫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尚非所宜雖田在第六而其賦比於九州爲最少也林氏曰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貢賦第一

荆第三

徐第五

揚第七

豫第二

青第四

雍第六

梁第八

兗第九

荊第十

豫第十一

冀第十二

豫第十三

冀第十四

豫第十五

冀第十六

豫第十七

冀第十八

豫第十九

冀第二十

冀第二十一

冀第二十二

冀第二十三

冀第二十四

冀第二十五

冀第二十六

冀第二十七

冀第二十八

冀第二十九

冀第三十

禹定九等之田九等之賦攷於經明甚而不應於兗州又附雍之第六而獨無下下一等也東坡之說似是而非二孔之見雖的而貞之一字訓釋不通林氏取舍雖甚當而論貞之爲義猶孔氏也余不滿於是盡禹賦之次第而思之然後知經文之妙非後世史官所可鼓而望者何者紀賦之次自冀之上而至於梁之下中其爲八等著矣兗不言其爲九可矣故經下之文而言貞所以明其賦爲什一之正輕重不容加損也以一州之斷義而上該八州之成則經文不亦煥然矣乎猶之行水戴治修之三字舉於冀而八州惟言其效猶之二州之同役壹口梁岐著於冀而八州惟言境内之所治經文備嚴大抵如此非深求其意莫能知也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唐孔氏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成功

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紀其治水三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内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

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張氏曰禹治水乃是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治水成功也舜受禪乃巡狩分九州爲十二州使水未

平堯能爲此乎是禹實之作乃堯在位舜歷試時也林氏曰高堂陵之言曰禹治洪水分前後歷年二十二載林氏曰曾氏舉高堂隆之言並以鯀之九載并此十三載而數之爲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文承於厥賦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專爲兗州之賦而言也蓋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所爲此州治水指十有三載而後功成也

蘇氏曰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於作十有三載又前于乘四載傳云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橋山行乘櫂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四載之解雖出於戶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尙矣豈可以私意曲學偏繫附會爲之說而廢孟子八年之計善稽古者其必有以辨之

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此言作十有三載何也蓋八年而水患平十有三年而堯之田賦定堯雖河患最甚施功八年甚患亦已去矣而土田沮洳齏畎廢墳雖散木集至處未修故猶有待於五年之久而田賦始定者蓋可知矣經云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作也者田里之役作也非指水患言也或曰子之說於禹貞爲通於高堂隆之見爲合其如矛盾舜與何如孔張二公有據証何子請明辨之自鯀績不成而舜歷試之初卽舉禹以當治水之任逮舜攝位而施功已二年矣舜巡狩何害乎正使水患未平舜亦豈憚一行為之觀省乎肇十有二州以洪水之際民多捨東卽高冀青之北不勝其萃聚矣於時建官不多難以爲治故禹創增三州曰營幽并者亦當時隨事宜耳其實禹別九州在歷試時規畫已成凡山川之更固已一遵堯舊及敷奏此篇亦不必改動舊繼但所異者禹與十二之名耳豈若後世之人冀以要君之寵而必欲超時以爲便乎又况幽營之地禹跡鮮及惟常山碣石之役至其南耳并州之境亦太原一役而已顧必欲變已別之禹爲後來之十二何爲乎大抵後世傳經之士多以私意窺竊聖人故經意愈不明而說者愈紛紛也孟子生秦漢之前去古猶近凡有所言正當取信要不可泥孔張三載之說而廢孟子八年之計善稽古者其必有以辨之

程氏曰。禹之自言。予乘四載。又曰。娶于涂山。辛壬癸甲以辛壬癸甲通蘇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而蘇叛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禹能修蘇之功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是時其佐蘇之年而計之歟。

禹代蘇。當堯之七十一載。適爲辛年。則程氏之辭信矣。而堯以甲辰卽位。七十一載乃是甲寅。若以禹代蘇在位七十一載之前。堯之六十八載。固是辛亥。而孟子言堯憂洪水。舉舜敷治。舜乃舉禹舜。登庸在七十一載。則辛亥禹固未用。借使辛亥禹已見用。則七十一載正當甲寅。辛壬癸甲。禹之功至此成矣。及舜登庸。又何敷治之有。而堯之憂猶在於此何耶。古之人三十而娶。禹娶在治水之中。則堯之用禹亦早矣。當蘇治水時。禹年猶幼。佐蘇之說亦不可用也。使其果佐蘇。如稷益之佐已。當必自有職業。而亦必有幾諗正教之功。前曆略無傳何也。今卽禹貢觀之地。平天成。功績若此其大。雖以神爲之。非三考責成不可也。三考九年。孟子止言八年於外者。其一繫成功之年。禹已還歸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貢篚而貢焉。

鄭氏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

蘇氏曰。幣帛盛于篚。故書曰篚元黃。

林氏曰。堯流丹青州之丹青。又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于篚而貢焉。古者幣帛皆盛于篚。蘇氏引篚元黃爲證。是也。織文者。錦緝之屬。曾氏曰。織文因緝而有文者。錦緝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繪畫組織而有文者。不與矣。

浮于濟潔

濟水出今河南縣。達于河。

孔氏曰。順流曰濟。潔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唐孔氏曰。揚州之淤于江海。達于淮泗。云。汾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按青州云。浮于汝。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汝。浮汝得達濟也。此言浮于濟潔達于河。從潔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汝入濟。以達于河也。

班氏曰。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應劭平原郡濱陰縣注云。潔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北京本水。即今博州之濟。漢陰當在今博棣之境。而千乘縣南入海。則唐虞青州以地望也。武陽而過高唐。又東過濱陰至千乘縣而入海。案氏謂出高唐說矣。

林氏曰。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則亦可以謂之浮于濟潔。達于河。達者。唐孔氏曰。從水入水曰達。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

禹時濟潔皆受河貢賦之道。或自濟自潔。各隨其使人河云耳。非如顧達謂從潔入濟。自濟入河。人。

海岱惟青州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據也。

杜氏曰。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曰青州。

嵎夷晉在今登

旣略。濰淄其道。

孔氏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嵎夷地名。卽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

班氏曰。瀋水出琅琊。箕北。至都昌入海。顏氏云。出箕尾山。通典云。瀋州屬漢琅琊郡。東北有祖山。祖山有漢都昌城。在東北。今故瀋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海。通典云。瀋州瀋川縣有瀋水漢城在諸州界。見九域故迹。瀋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海。案蘇故城在東南。博昌唐詩有。

林氏曰。嵎夷。則羲仲所治東方之極也。島夷。和夷。皆在要服之外。去中國之境宜遠。故言其服東底積而已。朝夷既羲仲所治。則其地宜近而相及。必有以限其內外而正之。故特言旣略。春秋傳所謂天子經略。諸侯正封者也。

嵎夷在其東。濰淄在其西。濟水從東而西也。嵎夷封略。昔已有之。特爲洪水所壞。今再修築而已。非禹創爲之也。

孔氏曰。濰。匪也。音復其字。國。

唐孔氏曰。濰。涯常訓也。說文云。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鹹。海畔向闕。地皆斥鹹。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張氏曰。海物奇形異狀。可食者衆。非一色而已。故雜然並貢。

岱畎絲枲。鑄松怪石。

鹽絲海物。青州大率之貢也。至於此五物。或惟岱畎有之。或他地有之。而不足以貢。故別言岱畎。

所謂任土作貢。於此可見。

孔氏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按通典萊州春秋不子國。

蘇氏曰。牧芻牧也。傳曰。牧隰旱井。芻沃並海水。患除始芻牧也。槃絲惟出東萊。以織紝。堅韌異常。萊人。

謂之山蕪，菜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蕪在作牧之後。

葉氏曰周官井牧之法以田萊爲辨，則地以萊名宜可耕作而畜牧也。

浮于汶。出今兗州榮縣入原山，達于濟。

班氏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入濟。按通典兗州榮縣漢舊縣地，汶水所出而流入濟。宋氏曰汶水至須昌入濟。須昌今爲須城。鄆州所治。濟源今濟州西南六十里安民亭當在二縣之外。

程氏曰不嘗達河因兌貢文也。

林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流東流爲濟。東至於河。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于帝都當浮于汶以達於濟。然後由于濟以達于河也。

禹貢說斷卷二

海岱及淮惟徐州。

釋地曰濟東曰徐州。郭氏註曰自濟東至海。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杜氏曰或云因徐邱爲名。

李氏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舒也。

張氏曰李巡言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夫揚州北跨淮，南距海，何爲其性反輕揚乎。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孔氏曰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邑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故隋志已無蓋縣，當是南北時并省。蒙山在泰山

蒙陰縣西南。按漢志蒙與國在蒙陰縣，蒙山之下，漢之北也。蒙陰之北，蒙山之南，通濟州沂水縣有蒙陰縣。引博物記云：謂此山爲燭父山，或今朐山。

呂氏曰漸包、結實也。

張氏曰水患既平，土色復其水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其本性，故漸進而叢生。

士之性埴者不能墳，墳不能埴，故林氏以爲二種。其說甚當。而張氏言赤黏而墳起，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塗潮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於進長叢生，胡可盡也。

葉氏曰包者，與本固，猶詩言如竹包矣。

顧田推上中厥賦中厥貢惟土五色。

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剗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

取王者覆四方。

唐孔氏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

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士敬謹潔清也。蘇邑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昔有此說，故先儒

之言皆同也。

林氏曰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偏此五色，故便貢之也。前言赤埴，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亦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

鄭氏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逕雩門南隔水有壩壠，高三丈，曾點所謂風乎舞雩處也。沂水又西逕回邱北，又西注泗水。此曾點所居浴乎沂之沂非此沂也。唐孔氏曰沂水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即今兗州仙源縣。

大野既豬，東原厔平。

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面猪焉。又澤名孟猪，傍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住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草木漸包。

孔氏曰士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唐孔氏曰職埴首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象曰漸進也。

釋名云：苞，植也。孫炎曰：物達生曰苞。齊人名曰積。郭璞曰：今人命達綴者爲積。漸包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林氏曰此州之土色而別之則赤，性而別之則有墳埴之二種。墳者，土膏脈起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

流，其地塗潮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於進長叢生，胡可盡也。

葉氏曰包者，與本固，猶詩言如竹包矣。

呂氏曰漸包、結實也。

張氏曰水患既平，土色復其水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其本性，故漸進而叢生。

士之性埴者不能墳，墳不能埴，故林氏以爲二種。其說甚當。而張氏言赤黏而墳起，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塗潮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於進長叢生，胡可盡也。

葉氏曰包者，與本固，猶詩言如竹包矣。

顧田推上中厥賦中厥貢惟土五色。

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剗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

取王者覆四方。

唐孔氏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

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士敬謹潔清也。蘇邑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昔有此說，故先儒

之言皆同也。

林氏曰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偏此五色，故便貢之也。前言赤埴，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亦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

實本曰。達於菏，誠爲有理。湖陵地屬今單州魚臺。
班氏言。濟澤在定陶東。泗水出乘氏縣。定陶乘氏相去蓋數十里間耳。泗水實出兗之泗州縣界。
安得西與濟澤比乎。此蓋濟水分濟而東與泗會合。故濟泗之稱遂亂。而班氏所以指濟爲泗也。
湖陵之水亦荷也。班氏又名爲河。此皆於地理未核。遂使後人難以稽據。許氏以徐貢之河爲荷。
亦據見水道實跡。而於安國所傳之書。有不盡信焉耳。程氏深取許而於浮汝道津之說。皆跡來
之信乎其稽古之審也。然於班氏猶有所假借。云。荷河二字古多轉借互用。果如其說。其徐貢之
所謂達於荷者。豈不以一字之文。而亂他州之所謂入河達河者乎。經書導濟云。東至於荷。書像
之治水云。導濟澤皆爲濟澤。而於此獨爲河。何哉。此蓋古文轉寫之誤。無疑學者逕宗許氏可也。

程氏此論甚詳。余不必悉引。

孔氏曰。北距淮。南距海。

李氏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故杜氏以南越爲非九州之城。是也。南越非九州之城。則閩越亦當非。而

杜氏猶以豫陽州何也。攷禹治水之迹止及震澤。而史傳稱其巡狩止及會稽。則會稽而南爲要

荒之地可知矣。故言揚州之境者。當曰東距海。不當曰南距海。

彭蠡在今江州。南康界。既。鴻鳥攸居。

唐孔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洋水南入於江。東顧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

鴻雁之屬。九月而至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

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班氏曰。豫章彭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也。

也。

張氏曰。鴻雁江南所在有之。何獨止於彭蠡哉。其意以爲鴻雁來南。至彭蠡而止。故今極南。如五嶺之

外。不復見鴻雁矣。禹貢之意。尙可致也。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溢。不復可辨。故鴻雁亦無自而居處。

今水患既除。水復故道。彭蠡之水。既渟蓄而不泛溢。故鴻雁至九月。亦於此安處也。

林氏曰。彭蠡之澤。蓋是江漢所會之處。既。鴻雁者。水既。鴻雁積於此。不復汎溢。以爲民害也。陽鳥攸居。謂雁

來居於此蓋之澤。諸儒之說皆同。而竊有疑於此。觀此篇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或山或澤。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猶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皆是地名。而

獨於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雁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諸鳥獸之名。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雁。在陳留雍邱縣。漢北邊有雁門。人皆以雁之所居爲名。陽鳥意類此。意雁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爲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考。雖質疑其如此。然亦未敢以爲必然也。

程氏曰。彭蠡自湖口。震澤兩邑之間。會於岷江。湖口隸西城。在常州。北江。在會稽昆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漢。無湖縣。也。太平府。元年義興改爲宜興。在常州。北江。在會稽昆陵縣北。東入海。今湖州。即義興縣。南太平府。元年義興改爲宜興。在常州。北江。在會稽昆陵縣北。東入海。今湖州。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孔氏曰。震澤吳南太湖北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

鄭氏曰。二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按其意。言以下十五字。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今蘇州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蕪湖縣。即漢無湖縣。也。太平府。元年義興改爲宜興。在常州。北江。在會稽昆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漢。無湖縣。也。太平府。元年義興改爲宜興。在常州。北江。在會稽昆陵縣北。東入海。今湖州。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昆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一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

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跡。尚足用以治水也。此祖孟所說也。

蘇氏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

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蟠溪導漢東流爲漢。過三澗大別。以入於江。匯爲彭蠡。以入於海。爲江北。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

三江爲一。過陵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以三

水性不相入。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今有三冷之既。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冷相雜而不能敗。不可諱也。按彭蠡以上爲二。夏口以上爲三。二三可證也。

程氏曰。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會者。指爲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是也。其於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爲炳當。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矣。

而不堅也。

林氏曰。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於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敵。如兗州言雷夏既。澤。然而考其源委之所注。誰沮實未皆會於雷夏。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猶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皆是地名。而

吳越哉。及彭蠡既鍊，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鍊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

爲揚州之患者，江也。爲江之患者，彭蠡也。夫以三江之水相注，鬪激蕩溢，以致橫流之多者，是勢之必然者也。今也禹之導江，必於是焉致其力，大其容，而使之安會而不競。深岷漢所趨之地，而使之緩來而不奔，則三江之入海，固不必用苦力，而震澤亦蒙其賜矣。經於此州治水，首善彭蠡。其規畫尚可見於數千載之下也。一江名三江，攷經於會彭蠡之後，分辨中北江甚明，當是堯禹時三江既會，彭蠡而出，則岷漢二江復分而爲二，至今下流每分合不常，余以林陵而下，蓋嘗

禹時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

孔氏曰：篠蕩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天，森高也。

李氏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篠。

林氏曰：堯徐揚三州皆言草木堯之森條徐之漸包揚之天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

呂氏曰：揚堯之水尤甚，禹與堯可知也。

天喬盛於漸包，漸包盛於絲條，言之輕重如此也。觀此足以見三州水患之退有遲速而禹之所

記亦不容無淺深故也。雖然孟子言堯洪水之時，草木暢茂，益焚山澤以聚禽獸，而據此則言水

患退而後草木始遂其生何也？蓋此記下濕之地，而孟子則言邱山之高民被害欲居之，而禹則

逼人則益不得不焚之耳。地有高下之不同，故二書之所言各異，苟非窮經，未免致疑於此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張氏曰：土惟塗泥謂卑濕也，故田第九賦第七水患既退，種植既稀，地理增美，故雜出第六之賦，不計利害，惟使民自貢，不立定賦，必其上貢此所以爲差耳。

厥貢惟金三品。

孔氏曰：三品金銀銅也。

鄭氏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林氏曰：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爲銅三色者，非也。

璫琨篠蕩。

孔氏曰：璫琨皆美玉。唐孔氏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實相類，美惡別名也。

王氏曰：美石次玉者也。

林氏曰：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獻則贊瑞爵。禮記戶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戶飲七以瑞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璫，則知璫者玉之次也。此說是也。孔按

說文石之美者似玉，則璫次於璫可見。

曾氏曰：按儀禮樂人宿縣鶴任建鼓之間，說者以蕩爲笙簫之屬。

齒革羽毛惟木。

孔氏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櫟柂豫章。

唐孔氏曰：詩云：元龜象齒。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乘甲則那，是甲之所

用。犀革爲上，說文云：羽鳥長毛也。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雉西南夷長旄毛也。此雉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晉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此牛之尾。直言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櫟柂豫章。三者皆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

林氏曰：齒革羽毛皆是島嶼之肉，可以供器用之飾者，木亦不必指是櫟柂豫章。謂凡木之貢，皆出於此州也。

島夷卉服。
孔氏曰：南海島夷草服萬越。

唐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夷服，草服葛服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

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

鄭氏曰：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張氏曰：冀州島夷以皮爲服。揚州島夷以卉爲服，皆自其土地所出而用。

林氏曰：按此文在於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爲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既爲貢，則與冀州皮服從

而可知也。

厥篚纖貝。

孔氏曰：纖細紝貝水物。

唐孔氏曰：貝織異物，纖是織而爲之，貝有居陸居水，此物下溫，故云水物。

鄭氏曰：貝錦名。

張氏曰：貝水名也。至今南方採貝，貝織爲厚紝，可以御寒，亦有冀州島夷以皮之制。

林氏曰：按荊州云：厥篚元織璫組，不圓之珠也。故今以珠貝爲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

而以織爲一物，則織之一字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爲綢紵乎？鄭氏曰：貝錦名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帛之類，亦一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斓如貝，亦以成其貝錦爲證。然今之吉貝木帛，無有所謂斑斓如貝者。此說亦未敢從。

厥包橘柚錫貢

孔氏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唐孔氏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質相比，則柚大橘小。此物必須裹送，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張氏曰：橘大曰柚，揚州所有也。至今此物水溢江西爲多。第至於致遠，故貢篚之外，又有包焉。包

所以封護其外，使未遽失土性也。此橘柚必錫命而後貢也。

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爲每歲常貢。

島夷指東南之夷也。橘柚錫貢於夷，則今永嘉之地，其爲夷也必矣。

沿于江海，達于淮潤。自海入淮，自淮入潤。

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潤。

林氏曰：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於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於淮潤。至吳王夫差掘

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然後江淮始通。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跡，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

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爲是之迂迴也哉。林氏曰：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海，自淮而北，濟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而下，經昌邑、金鄉、東平、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爲河水，許叔重以爲菏水，菏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爲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潤，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無闕絕，而經文書例已盡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孟子於禹貢之書，講之素矣。豈不知禹之時江無入淮之道乎？孟子去春秋之世近矣，又豈不知吳開邗溝，江始有通淮之道乎？然而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者，蓋淮之東，大抵地平而多水，古溝洫法，江淮之所相通灌者，非必一處，豈但邗溝之舊跡而已哉？林氏之說，未可爲通論。

荆在今襄陽及衡山縣，陽惟荊州。

杜氏曰：荆營也。或取名於荆山焉。
李氏曰：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荊強也。
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
林氏曰：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爲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荆山則不可。先儒以爲據者皆跨而越之也。若兗州東南距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東北據海，是越海而東北也。此州與豫州荆山爲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荆山則可。謂之據則不可。

曰：荆及衡陽，則陽字上該荆矣。如必曰荆陽及衡陽惟荊州，此成何等文義？林二公之說，足以證孔氏之誤，非深於經文不能也。

江漢朝宗于海

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百川以海爲宗，尊也。

唐孔氏曰：詩云：河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沿海所

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

鄭氏曰：江水漢水，其流湍急，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張氏曰：如鄭氏所云，則止爲荆楚言爾，所示不廣。

林氏曰：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爲壑。白圭以鄴國爲壑，彼禹之治荊州之水，欲使荊州之民，免於

江漢之患，而乃決之於揚州，則是以鄴國爲壑矣。惟施功也。雖導江漢之水於荊州，然必使之朝宗於海，而揚州之民，亦免於昏墮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爲壑也。

二水在此州合流，而趨下之勢，由是而愈順。東望滻漢，有朝宗之象。苟不於此州記，則揚州正其入海之地，不必矣。

九江孔殷，鰣淵庭澗

孔氏曰：江於此州部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按以上至九河，孔氏說刻，水所屬今從水架大道，程氏說刻。

唐孔氏曰：江以南水無大小，路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

劉氏曰：湖漢九水入於彭蠡，是爲九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屬縣西北，下屬巴陵縣地也。

尾氏曰。洞庭、九江也。

林氏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代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此則可以意曉也。

程氏曰。九河言播而江不言，則江不爲九江甚明也。然其所以九名，當時必有所因，不容輕爲之說。若其地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取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

葉氏曰。江出岷山，淡出嶓冢，皆在梁，去海甚遠。江至東陵，始逕爲中江。漢至大別，始南爲北江。漢離澤

爲彭蠡，而江會爲匯。二水合於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

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順從而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廷于海，九江說者以爲洞庭不在尋陽是矣。九江、荆之舊江也。江漢有朝宗之勢，則自澧而過至於東陵。

張氏曰。水患既去，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中，不復泛濫爲害也。

自夫彭蠡旣歸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於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荆揚腹心之疾也。

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

雲夢作又。雲在安州安陸

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唐孔氏曰。昭三年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云。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

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地理志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安陸今安州或曰。華容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

小司馬氏曰。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

蘇氏曰。據春秋傳所載，則雲夢與二土名也。而云雲夢者，古語如此，猶曰元纖縞云爾。

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雲之地，則非特土見而已。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生之而已。人有加功之者矣。

在安陸者，雲也。在漢之東，在華容者，夢也。在江之南，二澤夾江漢於其中，而各自鎚水於江漢之

外者也。後世以其地望相近，故總稱雲夢焉耳。考此又以知經云沱潛既道，雲夢作又者，以江漢支流俱治，而其傍之澤無復泛溢之患也。雲土者，言濱雲之土，復其舊也。雲作又者，言濱雲之

人，皆作又也。此則上下互見其義。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荊州之沱潛也。鄧縣沱水，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以安國領達之言考之，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班氏曰。江沱出南郡枝江縣，東入江。枝江唐隸江陵府，然無據。

鄭氏曰。枝江之沱，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河，蓋此所謂沱也。沱則未聞象

類。按通吳江陵石首縣，即漢軍督縣也。府東南二百里，縣治正臨江陵之南，地理志云。夏水受江入河，行五百里。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荊州之沱潛也。鄧縣沱水，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以安國領達之言考之，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林氏曰。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當以常州貴者爲先也。

林氏曰。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銀。荊州其利齒革。則是二州之所產。不無優劣可見矣。

張氏曰。徐州浮磬先於鐵珠。豈可謂珠不如石乎。梁州鐵先於銀。豈可謂銀不如鐵乎。類達之說過矣。

此當以文體爲言。

所出適便於此而且善。故先之。非以二物之貴賤等輕重也。張氏之辨。雖巧而實非。

純鈍枯柏。礪延磬丹。

孔氏曰。鈍枯柏。柏葉松身。礪延磬丹。朱顏也。

唐孔氏曰。考工記云。弓人取鈍之道也。以枯爲上。釋木云。枯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純鈍枯柏。相

似如一枯枯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枯木惟用爲弓鈍。弓鈍莫如枯木。故舉其用也。延以細密

爲名。猶以蟲蠶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延。魯語曰。惠懷氏貿桔矢石。若賈遠云。若矢讎之

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顏氏曰。丹赤石也。所謂丹砂者也。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名也。此州曰純鈍枯柏。其所貢者止此而已。

張氏曰。今辰溪丹砂。皆方所貢。正荊州分域也。

惟箇篠桔。三邦底貢厥名。

孔氏曰。箇篠美竹桔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陸氏曰。韋昭云。箇一名胎風也。馬云。桔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蓍。

唐孔氏曰。鄭云。箇篠胎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篠是兩種竹也。傳言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

驗之。猶然。

顏氏曰。箇篠竹名桔木名。皆可爲矢。

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純鈍枯柏。礪延磬丹。與箇篠桔。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遠。而江無達河之省。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賈。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禹貢說解 卷二

孔氏曰。包、橘、厔、匣也。昔以爲菹。以爲菹酒。

唐孔氏曰。周禮醢人有蕡菹鹿醢。鄭云。蕡青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信四

年左傳齊桓公貢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蕡茅。鄭與云。蕡字成爲蕡。蕡讀爲縮。東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鄭氏曰。蕡茅一物也。猶猶纏結也。蕡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氏曰。包蕡茅者。包且厔也。物或僅或包。至蕡茅則包且厔者。正以供祭。故嚴之也。

張氏曰。安國謂厔爲匣。而礙於包。故以包爲橘。橘成以包爲菹。而礙於厔。故謂之厔。故謂之厔。雖微專以供祭祀。而非他用。豈可不謹哉。故以厔藏蕡茅矣。又以帕裹包蕡而致嚴也。舉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之用。復包橘杆之屬。則包厔之說。終爲孔鄭所惑矣。

厥匱玄蠶織組。

孔氏曰。此州染元絨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綾類。

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糲。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絲。織絳一名也。說文云。殊織不圓者。玉織說。

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綾。是組綾相類之物也。

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組者。

九江納錫大龜。

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唐孔氏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載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注云。冉。龜甲邊緣寸也。

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寶。其不得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多以爲錫

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貢哉。

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葉氏曰。江沱澗漢與河皆不通。故必陸逾於洛。而後至於南河。

曾氏曰。自漢而逾洛。

張氏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

以入洛。自洛以入於南河。

程氏曰。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澗者。隨其實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

也。過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於江沱澗漢。逾於洛。至於南河也。

自孔安國有順流曰浮之說。學者多信之。而余竊有甚疑者。豫貢浮於洛。達於河。順流也。雍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河西亦順流也。而濟深受河而東流。兗貢浮濟深以達於河。果爲順流乎。泗水東流入淮。徐貢自淮以浮泗。自泗以達河。果爲順流乎。況荆貢所謂浮於江沱澗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過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於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浮也者。舟行水上之謂。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學如無垢。亦爲所誤。信哉程氏用功於西貢也。深而昔者余之所疑。亦因是而判然矣。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李孔曰。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

杜氏曰。豫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豫者。舒也。言豫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蘇氏曰。自北條荆山。至於河爲豫州。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兗州也。

林氏曰。蘇氏之意。蓋謂荊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以地

理考之。其實不然。北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荊山爲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此說是也。

伊熊耳山東入洛。洛出今西京河南縣。南東入洛。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云。陸渾山在陝寧縣。店先天元年置陝寧縣。伊陽今隸西京。伊陽今隸西京。志云。洛水出上洛縣冢領山。傳云。上洛山者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内。上洛今隸商州。志云。洛水出穀城縣潛亭北。傳云。河南北山者。穀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通鑑洛州河南縣有穀城山。潛亭水所出。潛亭山志云。澗出新安縣。傳云。河池山者。河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穀城今伊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榮波在今鄆州。既豬在今曹州。荷澤定陶縣界。被孟豬宋城縣。

唐孔氏曰。

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草創更名湖陵。舊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

陶縣東。

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湖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

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

孟豬。左傳。魯雅作孟諸。周禮作孟諸。聲轉字異。正是一道也。

許氏說文云。澗水出山陽胡陵南。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

湖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四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湖陵地也。

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荷澤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荷

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荷東北。是以致頽達疑甚。而有古湖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

力窮之終。爲二公惑。而況能明禹跡。始終經畫之妙耶。

顏氏曰。言治濁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

葉氏曰。孟豬荷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被於流沙者。導荷澤被孟豬。言水僅相反。而孟豬之舊。不以荷澤也。

林氏曰。職方氏曰。其川榮雜。其浸波淺。鄭云。榮。沈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榮播既緒。顏氏曰。波亦水名。

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觀此諸說。則榮波之爲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榮澤水大。動成波浪。今時已成過豬。則是言榮波爲一水也。顏師古雖言波

亦水名。又言一說謂榮水之波。則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爲當是二水。固不爲無據之說。然以余考之。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此則先言伊洛澗潤之入河。而後

次及於榮。何也。蓋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而況其橫流浩蕩之時。榮澤所承。其有不爲害之慘乎。禹謀度之先。皆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患。施治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榮波固可無患。而猶導其流以

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川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蠻越之夷也。蘇叟旅平則和夷底績矣。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旅平於此。所以示告終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爲土之謂。瘠可知矣。使其果爲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耶。

厥貢璆鐵銀鍊砮磬。

孔氏曰璆玉名鍼。剛鍼。

唐孔氏曰。釋器云。璆琳玉也。祁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鍼者可以刻鍼。故爲剛鍼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治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於鐵。故言鍼先於銀也。

熊羆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鵠園也。舍人曰。鵠謂毛罽也。胡人續

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地理志云。西傾在陝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鄭氏曰。桓是臘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

蘇氏曰。西傾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河。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鄭氏曰。桓是臘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

蘇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則織皮非中國之貨也。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織織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卻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山所出之水爲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爲嶓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壤。又郡名廣漢。遂易名嘉陵。以爲漢水耳。

東西漢水辨。

班氏言。漢水出隴西氏道。而劉氏引巴漢志。又言出氏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而非空過爲之。

禹貢說斷 卷二

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也。因有桓水之便。較積石爲近。故舍彼而從此焉耳。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鄙杜諸公。皆言桓水出西傾。於經文爲順。而班固以爲出蜀郡之山。非也。

浮于潛。

孔氏曰。漢上曰河。又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河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今陝州順直縣也。南至沙湊。南入江。即今郿州江夏縣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其記禹貢。養水則曰出陝西氏道縣。當在秦之西。至武都爲漢。今陝州郡地也。其武都縣注。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其南郡尋容縣注。則又曰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曰沔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漢陽今鄭氏曰。或謂漢爲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氐道之養山。名義。南郡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歷南陽界。出河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江。案漢水郡有白水縣。注云。水

景谷。漢水自水縣也。今利州無景谷。但昭化有白水縣。當是店家五代廢入。又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爲漢水。雖津流派別。林渠勢縣。原始要終。潛流成一。故俱受漢漾之名。

俱受河漢之名。

程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卻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山所出之水爲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爲嶓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壤。又郡名廣漢。遂易名嘉陵。以爲漢水耳。

東西漢水辨。

班氏言。漢水出隴西氏道。而劉氏引巴漢志。又言出氏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而非空過爲之。

禹貢說斷 卷二

說也。今考氏道地當在秦州之西，而嶓冢山者，巒山以東之山也。漢水發源巒山，而東逕嶓冢，其水別爲一流，東南至江州入江者，即後世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以地勢考之，既會桓水爲順，而於經之浮潛又合，顧何必致疑於其間，而又泛求之他乎？學者如考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爲當。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即沔水也。沔出沮縣東狼谷，而漾出臨西氐道，則沔漾之源，班氏固未嘗以爲一也。及記漾水至武都爲漢，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是沔至武都去沔源爲近。雖其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因已亂其真矣。況於下流既合，而顧孰辨沔漢之異源耶？孔氏曰：漢上曰沔。鄭氏曰：或謂漢爲河。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源委曲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巴漢志言西漢始源曰沔。鄭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則又誤益誤，而不知質諸經者也。據經但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無漢上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河，而逾之一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漢逾河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此而逾，非推趨沔爲近，且入渭爲便，故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苟能本諸經而參之史，且於地理之學不苟，則余之說煥然，而前人之迷誤可以挽漢川之水，而一洗之矣，顧不快哉！

西夏辨。班氏曰：沮至沙漢入江。沔過江夏入江，似二委不同也。及余考沙漢之地，即今江夏縣也。是二委入江，即漢水一派而已。班氏記漢沔既知異源，而至合流混名，不加考察，故又記其一委爲二，亦猶孔鄭諸公以二源爲一也。大抵傳習之誤，如此者多。非旁參力究，詎能知始末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名雜，漢入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耶？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蓋山夏水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夏水之名，非華容夏水即沔也。沔既得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口云耳。彼應劭謂沔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此又謬傳之甚者也。通鑑江陵縣有夏水口，此受江之口耳。入江夏口，在江夏縣界也。凡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辨。

案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爲西漢乎？夫自漢志言，漢水出氐道，巴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則是來自今秦州之西境，過階州將利之東，興州順收之西，迤邐東趨漢中者，是漢源流亦道之實也。彼嘉陵江來自大散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爲漢人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爲東漢，則嘉陵源委，固可爲西漢。

無疑也。大抵事之偏執，至迷誤後學者，古今同一律耳。非極力稽證，其能得其真乎？

人于渭，亂于河。孔氏曰：越河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京都，自所治正絕流曰亂。

唐孔氏曰：

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河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係炎曰：亂，脩渡也。事下張湯，湯問之，言抵獨從故道，顧氏曰：故道今鳳州界也。即故道，若阪回遠，今穿襄斜道五百餘里，而襄水通斜，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濟從南陽上沔入襄，襄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漕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抵柱之漕，且襄斜村木竹箭之饑，輒於巴蜀上以爲然。拜陽子卯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襄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梁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襄斜，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襄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河，蓋禹時通謂襄爲沔也。

據唐孔氏言，越河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即爲沔，自浮潛至河，即捨舟陸行而北入渭也。蓋浮于潛，逾于河，則是自浮逾河，非渭自河逾也。若以逾于河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渭爲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襄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即爲沔，而禹時通謂襄爲沔，而說逾之一字，與顧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二源甚明，但不知河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今而浮潛以至漢上去河爲近，故捨舟陸行以入河，而河之相通者，又有襄焉，故自沔北入襄，又自襄逾斜而北達渭，然言入不言達，以襄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兼上文旣言逾河，亦所以該下而有文也。夫沔襄既是水道，言沔不言襄可也。襄斜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其必欲言沔渭之間，有襄斜絕水不通，則當日逾于河，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學者試以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可苟而有以發明先儒之未能言者，頗豈好辯也乎？

黑水河西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距河西，所言得其實也。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河西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河西。王制云：自東河至於河西，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李氏曰：河西其氣蔽塞，受性急凶，故云雍、壅也。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壅閉。

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來自雍州，逕屬渭汭。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屬遠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唐孔氏曰：諸水既言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

也。屬謂相連屬，故傳訓爲遠，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淮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向而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遠不相及，而又中限以大河。禹所記者利害相關，何也？蓋方其洪

水橫流之時，弱亦東浸，會衆水而破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矣。禹導河於冀北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於此，則必以尊弱爲先者，以雍之爲害尤在於弱水故也。今既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大河之西無泛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然，則於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茫然無統要者乎？

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

葉氏曰：澧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澧者，漆沮既從而不遠，則澧可與渭同入於河。澧以後成川，力宜差多，故詩獨言澧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後治澧，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爲力。江患在彭蠡，堵其上則其下

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學者得余說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

荆岐既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荆。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染及岐，則荊州之旅久矣。言終南惇物至于烏鼠者，自終南至烏鼠皆刊旅也。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之文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大嵒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秦通鑑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安縣惇物，功縣至于烏鼠。

大嵒山當是唐以來其山屬長安。

禹貢說斷 卷二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爲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爲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益僕篇所謂濬畎澗距川是也。

案荆在耀州，導荆則或導其水於河，或導之於漆沮也。岐在鳳翔，導岐則或導其水於涇，或導之於渭也。終南則長安，惇物在武功。此又或導於涇，或導於渭，各隨其利順焉耳。至於烏鼠，則渭之發源是也。其上下左右之水，皆導之以入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每州治水，山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敍其始末之詳於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其庶乎不爲童習之懵然，而發之文章言語間，當有意味。學者將皓首猶童習乎，抑將童習早爲之所乎。

原隰底結之地，今別州。至于豬野，在於涼州。

孔氏曰：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元以爲詩云度其原隰，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班氏曰：休居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杜氏曰：涼州姑藏縣有猪野澤，今爲化。

原隰至豬野，亦猶惇物至烏鼠，雖其地相去甚遠，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極其所治，治不已也。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既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瀋之使有距。夫然後爲澤自爾，豬爲平地，自織安而破障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澗野近河，弱。

三危既宅，三苗丕敍。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敍，美禹之功。

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窺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敍。

案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諸公以爲受終之年，洪水已平，受終之年，洪水已平，則一也。三危既定，此治黑水之成功。

張氏曰：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敍，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心也。

呂氏曰：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盡其居嘗，其與漢文時

所論王制不同。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少。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校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功效，人功少者，起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差，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為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為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汎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匯逆水西上。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首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

潤汭之道亦底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入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潤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縕皮臘，析支渠，搜西戎卽敍。

孔氏曰：縕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茅之屬，皆就次敍，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縕皮冠之。四國，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臘也。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臘者在陝西，析支渠者在河西，渠者在河西，搜者在河西。鄭郊東搜爲一孔傳不明，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

案陸氏引馬云：臘者在陝西，析支在河西，與王肅所言正合。陝西河關，皆漢金城郡之縣也。

蘇氏曰：禹貢之所箇，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所箇。此云縕皮臘，析支渠搜，西戎卽敍，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卽敍而後臘者，析支渠搜三國皆箇縕皮，但古語有類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當在西戎卽敍之下，以記入河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梁州言熊羆狐羆縕皮，此獨言縕皮者，蒙上文也。此言西戎卽敍，梁州止言西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禹貢說斷卷三

導岍今臨洮縣吳山及岐在今鳳翔縣山，至于荆山在今平涼縣山。

班氏曰：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陳氏曰：岍字又作汧，一名湧泉縣地，置長安縣，真觀九年更名吳縣。

臨洮縣北條荊州在鴻翊懷德縣南，光武置臨洮縣，不知其地入平陽通典。又晉書移北地郡之富平縣於今京兆富平縣，是分平信土地分隸，遷不易轄考。今富平宜陽俱隸耀州，突厥引班氏地理志，自晉以來則在富平，及成縣下，見治史及成縣下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唐孔氏曰：上文每州說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

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訖也。因當州在北，故自北始，從北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鴻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平陽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從本水崇大與本水增入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元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解與嶓冢言道，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敍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致意也。既舉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漫原。是江不能絕也。

蓋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脈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漫原。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沿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言導解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解見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冀、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要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證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西海。潯畎浍距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

而後大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脉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解以至敷漫原。皆以山爲言。不言水也。予以爲水獨何歟。曰。畎浍之水。不勝其記。故禹卽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託。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浍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脈之說。決懷襄之說。逐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解岐東絕西河而北。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出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

壺口雷首。在今河東縣。至于太岳。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冀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晉志曰禹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按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岳又在壺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

條列首尾之說。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

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岳也。學者因余說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在今陝州陝縣河中屹立若柱然。析城在今澤州。至于王屋。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見存。陝石縣爲領入陝六年者。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漢書烏鵲切案。唐志天寶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宋通典。陝州

則王屋當是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唐今復隸陝州。卽垣今復隸陝州。卽垣是王屋縣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析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

也。太行當連王屋爲句。孔氏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阪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常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阪山太遠。阪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

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也。謂漳潞。鄧氏云。源汾涑。宋氏曰。涑水出河東。澮縣東山。源澮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

口雷首。太岳。經底柱。析城。出王屋。洪近太行。阪、衛、滹沱、澠、易。近。攸。山。碣。石。之。等。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華山縣西北。六年者修武爲領。入武陟。隋志云。

河內漢曰野王。開皇十年。改名河內。華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冀州恆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也。不惟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

至于太岳。與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與冀懷底續。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浚

山碣石四傍之水。皆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朱圉**在今秦州。伏**烏臯**。在今熙州渭源縣。**傍邁**。

孔氏曰

孔氏曰。相首尾而束。

唐孔氏曰烏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斗在今商外坊。在今西洞泊。在今店至于涪尾。在今安安

龍江州上流外水草豐美封林林州幅

北與曰西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前且伊繩外方濟出林縣西入此皆分屬州於其下口於

班氏曰洛水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經云導洛自靈璧入汝水出縣南謂之冢領山南流有冢頭山南洛有冢頭山

出一嶺山耳。山今有二縣俱據之，州江連境又通與史。上洛之山，俗曰有家山，又有無家山，謂之無疑山也。古以潁川、密縣、嵩高為外方山。南歸其地，大水浸沒，土通禹，中流當陽縣武太后縣。

西師未回，則歸三川。魏之水，以洛為主。故伊洛瀍澨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浍之水，或入于河潤，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之。學者知此味，其貴徒章句乎。

導嶓冢在今秦州界。至于荆山，在今高州南漳縣。

孔氏曰漢水出臨安石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荊州唐孔氏曰荊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荊州也

西漢武帝置臨陽縣後周置沮州尋州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涼是臨沮自此無在今荆門至于大別山界

程氏曰：黑水，即葉榆澤是也。

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自言某山者，皆是發源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以合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其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卽條支媯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

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州之東，而與他川遇異云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遇異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千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頗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意決之，殆可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著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深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西徵之外至于三危，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遇梁州，入于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漢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有溟池。

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

黑水出張掖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說，說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燉煌或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質錄。至于孔鄭通鑑，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至譌訛，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導河積石在今化外鄆州龍支縣界至于龍門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

云：岷崑虛色白。李巡曰：岷崑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湧，故水色白。濟流地中，受渠衆

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

郭璞云：其去岷崑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岷崑，岷崑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隣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岷崑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尙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境開皇十八年置，即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岷崑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米，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閩國山，北流，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臨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訛，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岷崑者，宜出于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閩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

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去積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

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接禹導河積石者堦時洪水下民作苦禹所開決本救

人患積石之西砂幽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

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西平雖今化外涼州也水經所謂葱嶺者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今考施杜

所載一云在河西一云在龍支龍支漢羌舊縣地屬金城河屬亦屬金城遂注所言固無禹理水之

二縣雖不可知石當跨於二縣外有之矣二縣在蒲昌海東止與酈道元之載相合固無禹理水之

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氏禹貢傳所言宜惟張張禹使大夏見兩道

水從葱嶺于闐舍流入蒲昌海所以爲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岷山宜所謂古

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岷山即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

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光種雖衆多不相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

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有河也寧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

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岷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書云織皮岷山析

支渠搜西戎即敍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流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可千餘

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岷山在吐蕃中當亦非謬

而不謂之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所未詳也

同州韓城陝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據河中府今卽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之際爲龍首則點額而

還又慈州文城縣有玉門山與龍門相對今陽州吉鄉孟門山以隸陽州文城名爲鎮入吉鄉河至

會河之上號爲龍門口然則古都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東者也據城所謂龍門

山者是秦河之西者也所謂龍門與東流門相對之處是在韓城以北

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略也

案雍州岷山之戎浮積石則潤河出岷山亦不爲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爲無所據矣然

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以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

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所以疎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

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說非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案雍州岷山之戎浮積石則潤河出岷山亦不爲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爲無所據矣然

程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秋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從

東至于底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禹貢說解 卷三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音不必曰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在西京洛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浚古今以爲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故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河內河陽縣

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浚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在西京洛陽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靈縣東在西京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叫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内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爲

汭正其義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譏誤以其山

川皆相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山舊皆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辯此非山有移徙也

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

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爲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圓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屬所爲無的

之因也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案雍州黎陽山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掛云成皋山是大伾山

異也鄭元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武德今懷州武陟縣修武德縣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張掛云成

皋縣山也漢謂之成皋縣漢書音義有臣瓊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

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瓊言當然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伾山南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掛云成皋山是大伾山

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伾山南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掛云成皋山是大伾山

謬也

義刻本所闕今從南者同也。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峻，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水樂大典本補入，今從南者同也。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峻，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遠，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絕遠，禹獨何為而特於此數數致言耶？臣故於環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北過降水。在今冀州

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然，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反聲轉爲界。北入冀州南宮縣界，又過信都衡水。武邑三縣界。今俱隸冀州

杜氏曰：貝州經城縣有枯絳渠。九月唐州爲之，盛唐六年者，經城爲鎮入宗城，則枯絳渠今在北京宗城縣。北入冀州南宮縣界，又過信都衡水。武邑三縣界。今俱隸冀州

程氏曰：枯絳渠可證古降所麗與禹河方樽正合。但禹河既枯，而濟渭亦枯，至武邑斷絕，別無可考。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證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河爲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以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穀河曰：北過降水是原有降水，而禹因河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因漢河決溢，有迹可考。鄭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遷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禹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至于大陸。當是禹之地。

孔氏曰：大陸澤名。

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稱地十數云。晉有大陸縣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爲近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宿。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案以上韻文今遠以爲汲郡。修郡刻本下有武武縣吳澤也。雷，按雷字一本俱無，即條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聞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古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益傍東北展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

爲大陸。唐氏先天中創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杜李岱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去古絕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始雜疑信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乎冀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校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其通多矣。

余考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爲經之所指，亦與過降水之

文未合。夫旣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爲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以東之地，而經之恆衛既從大陸旣作，則瀛以西至深趙和之間皆是。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遼河在今治州之東，其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敍之。

唐孔氏曰：鄭元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

鄧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濱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跋周移也。又以漢

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沒。案刻本下有闕文，今補正。數百里，張沂亦云：碣石在海中，蓋論於海水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

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王橫之言，信而有據，碣石入海，非無理也。

程氏曰：王橫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之言禹貢者，失稽焉。於是用其說，博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順邱東南流入渤海。案刻本下有闕文，今補正。濟川清豐北則爲漢河，自樂陵縣入海，樂陵今隸濟州，在州南一百二十五里。則是周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渤海之地矣。遺固親著周漢河徒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導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逆河入于渤海。薛瓚從而證之曰：禹貢河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徒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

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質，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寒移徙，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家趾皆石，無有徒移摧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今從水樂大典本校正。

禹於導山，以碣石入海爲記，所以著其爲海畔山也。於冀州貢道，以夾石碣石入河爲記，所以見河口入海，正附碣石旁也。一時紀述，萬世得籍以知河道之的，其諸以爲聖人紀事之法歟。

朱氏曰：漢源出岷江，源出岷山，故言嶓冢導沫。岷山導江淮出胎等山，至桐柏而大潤出南谷山，至烏臥

而大洛出家嶺山，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爲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柏，導潤

自烏臘同穴，導洛自熊耳。

漢江之來甚遠，地且高，而源微，未能爲害。禹正不必極其源也。故止於岷嶓導之，淮潤洛之源近，而爲維豫等州害者，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甚遠，而略於近，顧與道窮導黑導河異其功用何邪。

東流爲漢。至今陝州界東流。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爲漢。按通典武州治將利縣，漢武帝置武都縣，又據唐志，景祐元年更名諸州。則爲漢此亦後世因漢上流所經之山名曰嶓冢，亦帶有此名耳。非秦州嶓冢山也。漢中郡金牛縣有嶓冢山，西導漢水至此。

非漢至金牛而後漢水也。此祖安國漢中東行爲漢之誠耳。唐志興元府西一百里。

又東爲澆浪之水。在今均州。

孔氏曰：別流在荊州。

唐孔氏曰：他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漢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爲澆浪之水。

鄭氏曰：武當今豫州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澆浪洲，庚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俗語訛音。

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爲澆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澆父歌曰：澆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澆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余按禹貢導漢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澆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

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澆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澆浪之水也。

澆三澗。在鄖州長治縣。

林氏曰：張平子面都賦云：流澆浪而爲隴，麻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傳，宜以尚書爲正耳。

孔氏曰：云澗水名，入漢。

桑氏曰：荊州泡水，在南都枝江縣三澗池之南。在鄖縣之北。則其地在枝江南枝江，今爲江陵府松滋府之澗水，源在府西八十里。

鄭氏曰：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澗。地說曰：河水東行過三澗，合流觸大別山阪，放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成以爲三澗水名也。許慎言澗者，堙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

勾蕩，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帥于漳澗。定公四年，左司馬成敗吳師于雞澗。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縕於澗澗，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濟及邊地也。今南陽、今豫州。滑陽、南陽有澗，滑陽二縣之西，洧水之濱，有南澗北澗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

之所津途關路，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境陵縣界。漢竟陵故城，在鄖州長治縣南五里，縣南之縣南，代督改竟陵爲景陵，今隸安州。經云：鄖縣北池。

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顏氏曰：三澗水在江夏竟陵。

林氏曰：三澗水名也。水經則以爲在江陵鄖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爲在江夏竟陵，未知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澗不當在其境。鄭氏等謂景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諸漢合於江州之四。

孔氏曰：岷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爲澆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澗水所入之處，又於是屬大別山，以與江會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遇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

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號之于漢，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灔耳。其實

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爲之也。或者未有發明此意，余故輒及之。

岷山導江。發源羊摩嶺。

開始發羊脾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淹船。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

爲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守，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

彭關。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船者也。岷山，在氏道，而天彭關亦在氏道，而天彭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山當在天彭關之東也。

東別爲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澗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澗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澧在衡。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曰：鄭元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以澤，皆非水名，故以合

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元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汨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酈氏顏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屬縣西北入江。
顏氏酈氏曰澧水在荊州。

江水別而爲澧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水名酈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屬縣西北人爲江楚辭曰澧余佩兮澧浦酈師古謂澧在荊州蘇氏亦謂澧在水荊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爲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爲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虛疑焉皆以爲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涇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爲名山苟以合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益其餘波于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厔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即荊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荊州所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

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析皆江之故道非別有九

江之水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

分析引水經卷三十三改崇國治水略時

蘇氏曰迤、迤通也。

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一水皆是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迤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

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蓋江水是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

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雖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深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北澤也漢孔氏以東迤爲一句而以北

字屬於下謂北會於匯故其說以謂迤滯也東滯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迤者爲南江

夫既以迤爲滯而又以東滯爲分流展轉相調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

江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迤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猶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既合於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爲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

漢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

于灤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慎猶惑於孔鄭之懸說乎。

導沈水出今孟州王屋山東流爲濟在今孟州人于河州溫縣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

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所出在溫之西北二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首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源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沈水所出又曰沈

水是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

按隋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今王屋隸孟州

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餘里。

曾氏曰止者爲漾流者爲漢止者爲流流者爲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流故其導之也

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流而出及其既流而出

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沈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沈濟一也發源爲沈既流爲濟且漾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沈漾水流爲漢水流既爲漢則

復名爲沈至江水東別爲沈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兩今陝州垣曲縣王屋山東

墳等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棄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一源東源居同七百步其深不測

西源則曰六百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谷西南入于河

溢爲榮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榮澤在倣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逕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軒出豫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爲榮在鄭州榮澤縣之今案九域志榮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溢在鄭州西北四十里如

或成故舊又在榮陽之西北則是榮澤在故石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爲榮禹不以味別安知榮之爲濟乎。

鄭氏曰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匯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

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爲濟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

溢爲榮以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榮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浸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溢

之患，禹於是自河決之，以爲滄澤，而東出於陶邱。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發其勢，而濟之溢爲滄也。河洛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害爲治水而作，故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

東出于陶丘。北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邱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邱，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邱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漢定陶縣也。故定陶城在東北。按九城志太平與國三平，濟陰縣定陶屬國，濟陰縣在州東北三十七里。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爲滄，以東出于陶邱之北者，一時過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而紀之曰溢。曰出者，禹貢古例之所無也。又東至于滄。在濟陰縣。

孔氏曰：滄澤之水。

班氏曰：滄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滄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里。今考證東北之地，縣界爲定陶縣。

程氏曰：樂史寰宇記云：濟陰有山，是爲滄山。滄水西自考城來屬之。考城今而考城者，於汴京爲東，於濟陰爲西，而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滄水之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

爲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爲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爲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爲之名，此正滄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滄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此縣屬千乘郡，漢郡國志已無。

導流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沈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不遠，而禹之所書，顧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沈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

禹貢說解 卷三

而略於記載。曰：非也。甚遠者，不必導，甚近者，不必書。而沈源近在帝都之南，所以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滄澤辨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滄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頤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河益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滄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爲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河之溢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來，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溢，則其流寬徐，蓋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涉水自北而南，勢銳而流捷，衡河橫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橫突深淵，其勢狀尚可辨視，況於濟之衝河南出，滄口浩博，禹何待於區區色辨，而後知邪？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慨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河流蕩激之際，滄口欲其純受濟水，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爲之惑。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沈入河而河溢，故禹決然後濟以殺之，而滄實非濟也。然禹記兗州疆境，指濟爲東南所據，禹豈應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源之或潛而章之耳。鄭氏節編脫誤之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爲之哉耳。凡此皆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汨亂經文，庶乎爲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潤，不復載河南過。今東平州濟南、濟州淄川、渤海、青州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滄河，實滄澤汝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莽末濟水圖志。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滄澤。鄭氏曰：今滄爲平地，滄陽民猶謂其地爲滄澤。鄒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滄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魏、晉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滄本無源，因溢以爲源。河口有徙移，則滄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佑以莽末濟不載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悉來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考。案本句有脫誤，今其說直謂滄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以理推之，滄既塞矣，自滄至海，地凡千里，水行其間，自咸川縣，蓋數州之水，循滄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豈獨滄汝哉。

林氏曰。潤水出於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潤。惟自烏鼠同穴而始。故曰導潤自烏鼠同穴。

余考水經有所謂出烏鼠山者。有所謂出南谷者。二者皆以潤水名之。然禹言導潤自烏鼠而南谷者不記。則南谷者他水之名潤者。且桑野之說得之傳聞。大抵不足多據。而林氏援之以斷經。顧不思禹導漾江。不言自爲其源之遠也。而潤比漾江之源。爲何如哉。下比淮洛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烏鼠同穴。其鳥爲陰。其鼠爲陽。李巡曰。駛獸。烏鼠。名其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駛。如人家鼠而尾短。似鴟。如劍切頭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職西者。曰。烏鼠各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爲然也。案刻本下引水本校正。

程氏曰。經於烏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惇物。至於烏鼠。山曰。西領朱圉烏鼠。其後敘潤又言

鳥鼠同穴。蓋其先單言烏鼠者。再而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古三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

矣。考之水經桑欽正。潤出烏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烏鼠山者。同穴山之枝幹也。據此。則烏

鼠同穴。自是二山明也。孔安國曰。烏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甚怪。而本之爾雅。臣

不敢遽議其非也。鄭元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爲二山矣。而疑之鳥鼠同穴。蓋舊聯文則又爲之

說曰。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爲鳥鼠。及其止而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烏名雌。似鴟而黃黑。

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其處。鼠內而鳥外。此不惟謬並爾雅。且亦兼存烏鼠同穴之文。兩旨而俱

言之。冀有一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烏鼠異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二蟲者何如。而能飛行

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耶。況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烏鼠飛游各爲一山。

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於駛。尚或能之。若鼠而絕水。必待冰游。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常。蓋

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彥。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晏以爲不相

牝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陝西郡守獻同穴烏鼠。楊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鵠。其鼠曰駛。鵠當尾短。今長何耶。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說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

書也。然煬帝好奇。尙築宮禁之內。高德儒且指野鳥爲憲。今其薄游無度。荒遠守臣。竊取烏鼠。配合

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益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烏鼠山。今

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則

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實其欺陷邪。古所謂信傳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駛色爲黃黑。而今以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在越州東北入海。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淮陵音猶存。不知後於何代。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導潤自烏鼠同穴。

孔氏曰。潤水出焉。

與古異而唐傳之者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載考其說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二源並下則正與他說所爲烏鼠爲同穴山之枝幹者合也。然則烏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二其源而下流乃始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烏鼠一山獨大故經之概敍山川單言烏鼠者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烏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止此一山於是敍渭所始兼舉而並言之故曰烏鼠同穴也。參据前後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神怪也。且酈道元最爲尚怪在敍注諸水悉取小說異教奇文幻記以爲實錄而獨於此不肖主信也。於是前敍渭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孔稚杜張四說又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尚怪者至此尚疑其怪則真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餘色黃黑至唐爲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信之於以見古事之出於隱暗荒遠如色味地脈皆不應引之以素古經也。

東會于澗。出京北縣南

孔氏曰澗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鄧水出扶風郿縣今_扶東南過上林苑_安入澗。

張氏曰鄧入出鄧縣南山鄧谷北入澗。上林注

又東會于涇。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南至鴻臚陽陵縣入渭。本道典曰涇陽縣故城在原州涇南又曰平高縣有笄頭山涇水

所出九域志云在道九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涇成亭古迹有笄頭山一名雞頭山一名雞頭一名涇陽之地

又東過漆沮。在今華州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武山北。

班氏曰洛水出鴻臚懷德縣東南入渭。涇陽在今陝西涇水

出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鴻臚縣北東入於洛。今隴州同官縣漢故相

鄭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沮水也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

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其水又東北注於洛水洛水

入渭在華陰縣北。

如鄭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於洛而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稱號之通歟不然

禹何爲其亂名實如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平地是也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

唐孔氏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者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

此云會於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

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

入于河。在華州華縣東七里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通典云漢船司空故縣

班洛自龍耳東北會于潤澗

孔氏曰會於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於羣之東。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記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舞陽縣東北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造洪水道路阻絕今水上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敍之。

蘇氏曰嘗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辨土地以別之者始也一制度以同之者終也。

呂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

故字調所言所同則是總目下文之事也傳之說爲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爲隩謂之內也遂以隩表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爲隩謂之僻遠也言水患既除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淇奥之奧。案韻本下音奧異本校二字水患既平四方之民居水之隈曰隩皆得安其居也。

呂氏曰言四方之外皆可宅也。案韻本脫呂氏曰四字今校正

九山刊旅九川瀕源九澤既陂

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濂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泛溢矣

禹貢說解 卷四

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廟水而下爲九川，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逕者也。言九山於上，而九川繁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出所逕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鍾者也。言九川於上，而九澤繁之，則是九澤者，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而導弱以下，又正當其數，則所謂九川溯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說者意禹爲總括之語，而不知九川者，百川之所會列九川而言，則凡九州之作九川，見其中矣。記事之精備，宜無大於此者。而況禹之施功雖徧天下，要固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之所在故也。溯源而泛指，豈百川皆告源乎？九山自導岍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脈絡，諸苦匯溢，皆與九川相爲表裏者也。主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其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文之首末，討治水之規模，禹固不容於泛論也。學者試思之。

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九州惟梁雍華山而梁必書，葵蒙者，書之於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功之義也。雍必書荆岐者，書之於所言山之首，又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二州互見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抵簡嚴如此也。然葵蒙二山，則近岷江、荆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不泛書他山何也？九山刊旅，余益信其爲九川所繁利害之山爲不謬也。所謂溯源者，治水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濂之也。弱黑之水，雖不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程氏曰。河之爲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乃平。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獨有怪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略，其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能包攬河域，設有策畫，東不能指之於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常決不救，乃反屢屢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嘗深謂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讓之論，謂古隴闊，故游波有所縱盪，漢隴狹，故東迫而爲決溢，乃慨然嘆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讓獨專以論隴，而臣推以論世，於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讓之言曰：齊與趙爲境，齊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隴泛趙魏。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漢堤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隴而較古隴，其容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安歸也？且古人豈不知乘地可借，正爲有所乘，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治世生齒衆，作業盛，但見河域有地而乘，不知古人有爲爲之也。既已田之，又從而治屋廬，或聚落，稍虛漂沒，則隴外起隄，以自護壅。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賈讓所見齊、趙、魏，以及黎陽、今之黃、今之白馬、今之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章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河，漆隄益多，則容水益廣，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遙隄本意，恣民壘障，不立限禁，苟無賈讓爲之發明，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存，

惟人希土曠，則河壞得以受水，稍經生息，則遙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何怪乎漢唐以及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國朝建隆之初，即決滑隄，與它朝事勢不類。蓋周世宗父子於大河下方，據南北有之，民視瀕河爲內地，故擴據其中者衆，以端拱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敍榮蓋既豬，而總之曰：九澤既陂，水經河北有鰣隄，李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來古矣。賈讓言隄防之設，近自戰國者非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它水率多受河，是資竟像之河，若行乎地上也。古而無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爲水防，則隄之利害，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減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廓，獨其沿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堤存者言之，對堤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算漲溢冒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堤以出此，爲無拓河之勢，而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濶，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夫知左盤，則固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左右俱弱，則不能禦，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陝隄，所以甚堅，而無補於攸，是故也。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爲九以倣九河，縱不能爲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舊義，多穿澗渠，分殺水怒，本朝亦嘗屢開支河，如金、赤、游、麻六塔_{案以上五字，據本脫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之大者也。揆其案_{二案本所無，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則固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左右俱弱，則不能禦，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陝隄，所以甚堅，而無補於攸，是故也。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爲九以倣九河，縱不能爲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舊義，多穿澗渠，分殺水怒，本朝亦嘗屢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督請求遙隄，獨與國詔書爲詳。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以盛溢，則摧其患，遂遣趙守等，條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與復隄利。聖道究知害源，銳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宇智智不及遠，徒曰遙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他語塞詔而止。夫遙隄久廢，驟復動，且十數郡，數萬人，閑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職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春料費，常不下鉅萬萬，苟決矣，不論何地何時，恐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何嘗不費而又決溢所及，不但河也，並在下流城郭、屋室丁丁，生業漂蕩，據地比之徒民，易業害又益大，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憐也。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爲之實難。漢山

蟠燭天而燭不容帝之施力。今遙闊所包、豈止百畝。古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有一燭，何世不可耕田。此策殆不輕得行也。或者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土無見民，縱復廣爲之，然亦無妨督。於此時而訪遙闊，致近厚，皆廢定令以漸爲之，規模一定，息水怒於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事之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稽古，不止一世也。臣故論而著之，以俟方來。

說山川之名者，可以愧矣。

四海會同。

程氏之論河隴，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真有用之學也。余愛之不忍棄，編之於此，則夫學禹貢而但

說山川之名者，可以愧矣。

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貢。」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炎、紂、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于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四海皆會同京師。」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

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於京師矣。」

呂氏曰：「四海皆會同京師。」

六府孔修。

孔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理。」

唐孔氏曰：「六材之於甚修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土、木、穀亦各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爲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亦皆得其性矣。此歸澤澗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日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

唐孔氏曰：「庶士交正底慎財賦。」

大校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國中。」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

王氏曰：「庶士交正底慎財賦。」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葉氏曰：「庶士交正，以九士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

朱子曰：「賦以所底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呂氏曰：「庶士交正，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底慎二字。見聖人當庶士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致敬慎之心，制其法歸於中，以爲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於中邦。大抵序事，序其事迹，則多遠其本心，序其本心，則多略其事迹。今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底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乘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朱子曰：「賦以所底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葉氏曰：「庶士交正，以九士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

朱子曰：「賦以所底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貫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訓數歲以爲常者，經固言之矣。況經之敍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錄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士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於此耶。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入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之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軍出公田設非歲稔亦不于公田之外多貢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屬之土以立國賜之姓以立宗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殆可以據天下封諸侯而成三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必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也施博士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於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於祇土之德蓋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於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賴有質焉故舜稱之曰迪厥德時乃功惟敍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說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者蓋參正庶土之萬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賦之出于土者一故以財言之也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言者蓋表其爲什之一正行之中國謂之堯舜之道而非桀跖之道也田賦如此土賦從可知矣荊公謂土賦有及于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貢不當以賦言也

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力焉故錫土姓及於益稷之
傳而禹於此著之曰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於矜而禹非
矜也紀實事以榮同列而敷奏於吾君之前正所以爲不欺學者毋以常情誣禹可也

唐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遠我行者。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遠矣。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而五百里唐孔氏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壞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敍列成五服之事侯甸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常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其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晉納四百里五百里不晉納者從上省文也

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二名。自下皆先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顏氏曰：甸之爲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者畿內也。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

呂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總。

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穀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總者總之經積不穀。

與槩總省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三百里納絅。

孔氏曰：鉉刈謂禾穀。

唐孔氏曰：說文云：絅，穫不短鎌也。時云：奄觀絅刈用鋒刃者謂禾穀也。禾穀用絅以刈故以絅表禾穀。

也。

三百里納精服。

孔氏曰：穀穀也。服穀役。

唐孔氏曰：去穀送穀易於送穀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穀粟皆送則穀重於納絅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穀。四百里猶尚納穀此當臺粟別納非是徒納穀也。

林氏曰：納穀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者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

蘇氏曰：以穀爲耕席之類可服用者。

孔氏曰：以穀爲用多矣故百里既併穀納之三百里又純輸此賦也。納穀之下加一服字以見輸將之勞。

可與不納粟相補除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疊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遠故也。五百里米者以其尤遠故也。

張氏曰：穀種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穀曰粟無穀曰米。

林氏曰：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穀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諸侯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著者蓋舉食而言則兵不言可知矣。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服也。斥依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也。斥候爲檢行險阻同侯盜城。

此五百里主謂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坐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之蓄衛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止曰侯服何也蓋三恪之後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使得守廟代祀樂制度以存其宗祀故稱爲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封則皆爲諸侯耳。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

諸侯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

孔氏曰：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者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內在此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倍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盡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甸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是故禹貢

而參以周官，則庶乎王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據京師之助也。

三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東萊先生曰：男采在內，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强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足矣。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頃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耶？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猶天下之制，蓋於此矣。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

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

張氏曰：綏之爲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爲職也。此亦諸侯耳，亦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林氏曰：王畿之外，旣封建諸侯之國，使以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則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服安邊境，御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又須見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算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三百里撫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氏曰：撫，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於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薛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不可盡責以文教。何休曰：王者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於此。

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叔。管叔、蔡叔，逃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荒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爲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之心，難養易敗。宜薄供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凶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薄供簡易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屬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猶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

二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呂氏曰。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名。若不必求其義。如唐突突厥、漠之旨願。此豈有宜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三百里是亦蠻。

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服。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湖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聽之。此言西被于流沙。流沙當是西域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

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暨。亦不須於一字上爲之輕重。但水患治平。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考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

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低于

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冀州。次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湖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見之也。聲教者。

亦文德之所及也。然下文旣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今此聲教東言海。西言流沙。湖南

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恆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不言其際。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恆山。九州疆界之所至也。是謂四海之內。要荒二服。則爲四海矣。湖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荆南也。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至。言東漸于海。則南以東漸之矣。言

西被于流沙。則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湖南質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湖南所暨。又不止於恆衡。二山明矣。張氏引中庸爲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爲止于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

人之政令。雖自有分限。而聲教之所暨。光華之所覆。蓋與天地之高明博厚一也。無垢之說。余謂本之以明其所未盡。吾徒以爲何如。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孔氏曰。元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元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元圭于堯。以告成功也。元天道也。歸功於堯。故錫元圭。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圭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皇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時云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元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於經者也。

張氏曰。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賛見於舜。亦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所贊以通情。蓋履幣帛雉之類。是也。

東萊先生曰。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賛見於舜。亦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所贊以通情。水患平而錫士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于四海。而錫元圭。歸美以報上也。然歸美必以元圭者。元天色也。圭粹玉也。言吾君之德。與天爲一。而寓誠於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而言之於敷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言也。或者以爲史辭誤矣。

五服辨水樂大典風木增入今從

唐孔氏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而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別列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一千五百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旣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舊傳無稱也。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披蕪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滅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順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寘字。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不翼。非其義也。史遷之言。

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得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城。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數，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夫九服五服之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爲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元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堯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元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是謂禹貢爲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之。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其矯妄不經，無所取信。余以周官大司馬九州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

爲二百五十里。

則周之畿爲餘于禹矣，所以然者天下之事，至周而加詳，則襲聘會同之節，貢賦稅

斂之法，不得不審。

林氏曰：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澗，與夫田賦貢運之詳，纖悉盡之，而其所以疆界天下，以爲京師諸侯夷狄之別者，猶未之見也。於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實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種，既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爲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而爲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篇自甸服至於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而相距爲方五千里，職方氏方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爲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爲半，故以五百里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於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爲半，遂從而爲之說耳。禹之五服，爲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惟禹之千畿，在五服之內，而自其一面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畿服至於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而相距爲方五千里，至於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而相

方爲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於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而相距各爲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於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邪？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

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輿地，不啻萬里，故昔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爲據。唐孔氏云：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城。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所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無此理。以某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曾縮，隨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於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即禹貢五服，所謂五千里者，禹貢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湖南贛嶺，教化訖于四海，是其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於極邊之地，縱使後世人君能於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得者，不過磽碣不毛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公曰：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固有不服所貴乎？誅戎兵者，不過陟禹之迹而已。其或甘心於禹迹之外，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域者，是皆出於好大喜功而爲之也。故王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爲京師諸夏夷狄之辨者，當以禹貢之書爲正。按周制王畿地方千里，而班固地理志言：舞邑與宗周通封畿地，東西長而南北短，長相覆爲千里。顏師古釋之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雜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余以周公營雒之制攷之，王城爲東都，雒陽爲下都，皆畿內地也。平王東遷，即東都也，豈侵諸侯之域哉？由是觀之，見班氏、顏氏之言不諭也。或曰：邦畿千里，謂方千里也。今而曰：短長爲千里，則開方之法非邪？曰：凡古之制，畿封國，告以開方言者，直圖籍記畫之體然耳，要其度地封大抵皆因地勢所宜而制其地，不必皆正方也。堯都平陽，在南河之北，而其畿所通，當越河而南者多矣，如其必以冀州千里正方爲畿，則林氏之所疑者，當不可釋。而先王疆理之政，竟爲不可通邪？此學所繫非小。正儒者所宜用心，宜相與共推之，不可畏其難，而以爲不必論也。予請試言之：鎬京與雒邑通封畿，周畿之制也，之致疑於此，好學莫加焉。請試釋以子之說，則是非之定否，當必有決之者矣。

林氏曰：先王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爲篤武衛之地，護華夏之辨，此真萬代不易之法也。林氏此論當矣，而余觀其論舜典所謂蠻夷猾夏，則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夷之內，蓋有蠻夷。

與吾民錯居境內。冀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之域內，而能肆爲侵暴，以爲吾民之害。於是使臯陶辨華夷內外之分，以法繩治，而特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耳。夫先王識華夷之辨，見於綏服皆武術之制，既然不可侵索如此，顧何從而有境內之夷乎？林氏之說，自相矛盾如此，蓋見春秋以來，中國有戎，故雜疑信之心，而或爲是說焉耳。程氏之論，大抵牽強支離，與經不合，則由其五服之制，譖之未明故也。學者知林氏之失，則知程氏之失。

吳氏曰：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管仲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方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委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三千餘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屬，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述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爲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顧達烏道之說甚巧，傳失其據矣。嗟乎！古先哲王爲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遙，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爲大矣。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略其遠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爲功，而紀錄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成哉。

王制言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正與孟子所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同也。較之禹貢，止得爲三服。而要荒當爲九州之外，甚明也。觀禹貢所敍九州之境，亦自可見。海岱惟徐州，東至海也。而弱水流沙無疑也。荆衡陽惟荊州，南至衡山也。冀州雖不言所至，而治水極於恆山，衡水又出其南耳。則是北至恆山無疑也。以此細考，則九州之內，止三服，而要荒實在九州之外。所以別其爲夷蠻也。吳氏以九州之內，方五千里誤矣。漢以來道里殊絕，非准尺步不同，而屈曲方直，所量亦異。又要荒之外，有所增闊，宜其不與禹貢孟子王制合也。吳氏之說，大抵支離，未嘗余故，一爲決之。

九州辨

林氏曰：此篇旣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內外之辨，未乃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明，至織至悉，可謂無餘蘊矣。某嘗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

於其間，王制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余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九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三千里。此九州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爲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九州之內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焉。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東河至於西河，千里。此蓋畿內之千里，卽甸服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服。今夫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考之，冀州之北，距於恆山，則已接於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於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內，而自衡山至於南海，蓋又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於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太廟以北言之，則太廟。此實某之所深考，而未知其說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與天地同垂於不朽。其書之傳，所以爲法於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

所乘除，相輔以爲疆理天下之定制，某淺陋，不足以知此，請闡之。

呂氏曰：禹別四海爲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理，廣狹全不相伴。濟河、兗海岱及淮、蕪，相去不能千里。荆河、豫千里而贏。海岱青千有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荆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莫三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湖陽之海，楊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黑水相去以四千里，以至華陽黑水，渠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之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竊嘗計之，九州之別，蓋倣井田之法。始于黃帝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爲王畿，八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谷坦夷，萬頃一畝，而又當平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盛，良畴既開曠，土質稀，故三州豫、兗、莫壤土，最爲狹也。至淮漢以南，荊州荆漢南，南劍以西，豫州在閩閩之西，江湖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闕疎稼政，平土益寡，墾田是艱，故四州土境，最爲闊也。當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餘萬戶，皆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荆、揚、豫、梁、四州，僅當

三百萬戶。夫民非紓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狹。據今驗古。大略可知。

則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吳氏謂九州之別。民田是均。此誠禹制然也。但論揚州之境太遠。不知其有要荒之限耳。夫荊州之境。南不盡衡山。則會稽以南之境。宜亦非揚州所有。考禹之巡狩可知也。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今定弱水圖

敘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樊綽黑水圖

敘說

今定黑水圖

敘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亥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汴濟分合圖上

敘說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紫汴互派辨

黃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浚入渭取長安圖

敘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樊綽黑水圖

敘說

今定黑水圖

敘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亥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汴濟分合圖下

敘說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

宋程大昌撰

指海第二集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稍求先舊舊說各以其語先爲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爲圖以繼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據事實隨其方所略標要指費于一見可以卽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卽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列青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雖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議讓然臣以爲備嘗考古苟言之未當而敗他人意見以歸于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在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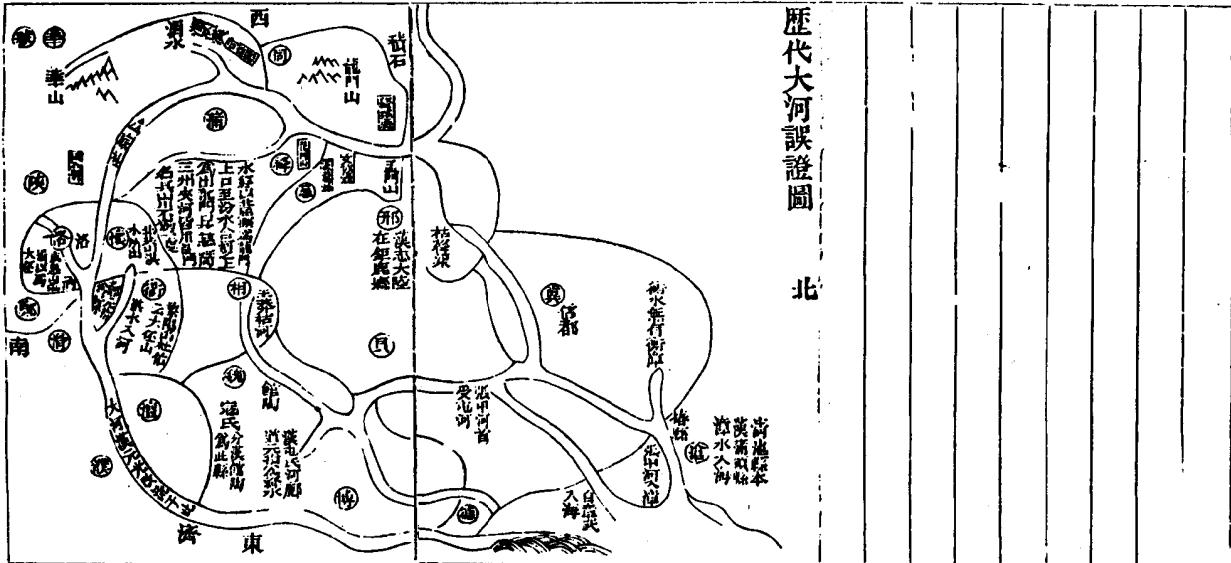
敘說

之大書之不盈尺紙但能略標其目而委曲詳解者則當求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缺

敘說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未流播爲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雖分枝于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漯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爲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灘爲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爲漯川其意以爲禹時深晉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遠固之謂禹灘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若以漯爲正禹河邪濟大于漯亦禹所疏又可增數以爲三渠矣況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爲據然自此說既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爲禹河故此大任以下降水大陸皆無底麗蓋禹河既育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歴世謬誤以爲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真禹河也于是雖有述道綿亘數州世儒亦不知稽以爲據而降水故漯雖存既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旣具論首末又著之圖貢其易見



歷代大河誤證圖 北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邱東南以行則凡禹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爲此故先爲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證也古迹關于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耳

大河經歷

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略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因其所經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則又自其又東而折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直北正逕言之其敘記甚明故可據之以攷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爲山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鑿鑿痕迹漢說皆以爲禹實鑿之以過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

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關地爲河流撞擊故曰潼關

底柱

底柱屬陝州破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爲三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讓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石而通河始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爲東流不待

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孟津

孟津屬洛州河陽縣武王師渡孟津卽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本朝因之改爲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他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自附箸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箕歛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謬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之地所爲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皋山爲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內黎陽山爲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爲當者蓋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超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非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旣已絕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禹獨何爲而特于此數數致言邪臣故于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降水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謬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爲證酈道元旣已仍襲其誤尋又覺屯河之無降水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旣已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敘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于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邪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旣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爲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田大陸焚焉還卒于寢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寢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內修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修武者爲當爲否也河內遠在澶鄆上方未爲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頃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旣未堅確于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隋氏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旣已改附經語而卒無攷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考古而折以理不敢創意以立已說固嘗姑以河內之大陸爲正而用以證經且責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安也如臣之愚則欲並

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

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于冀曰大陸旣作言水思旣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循其

古河之在冀以及古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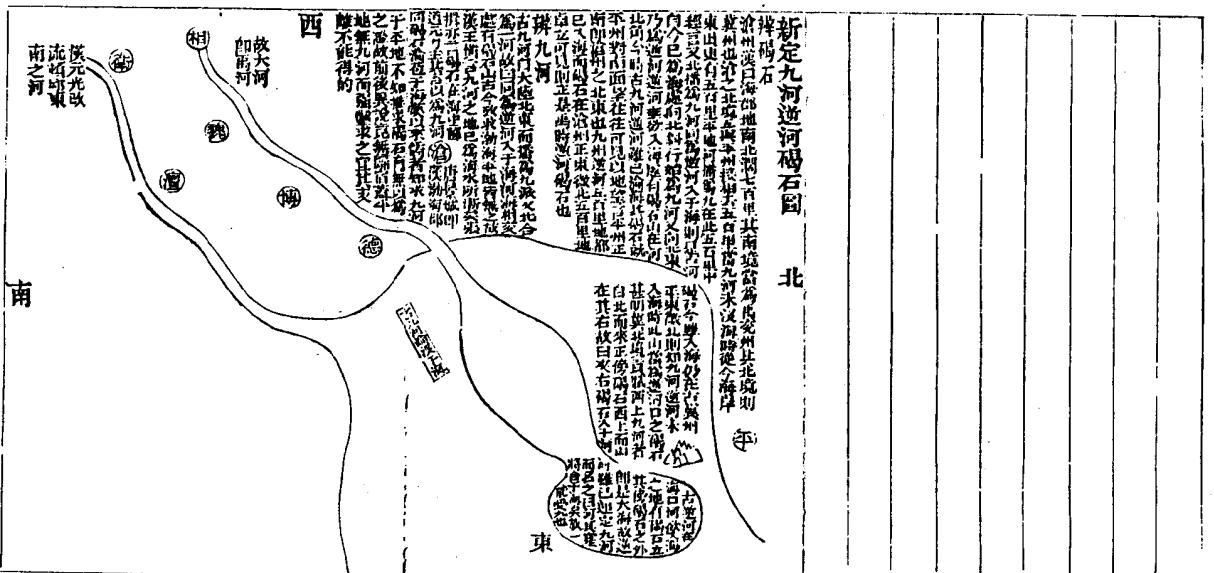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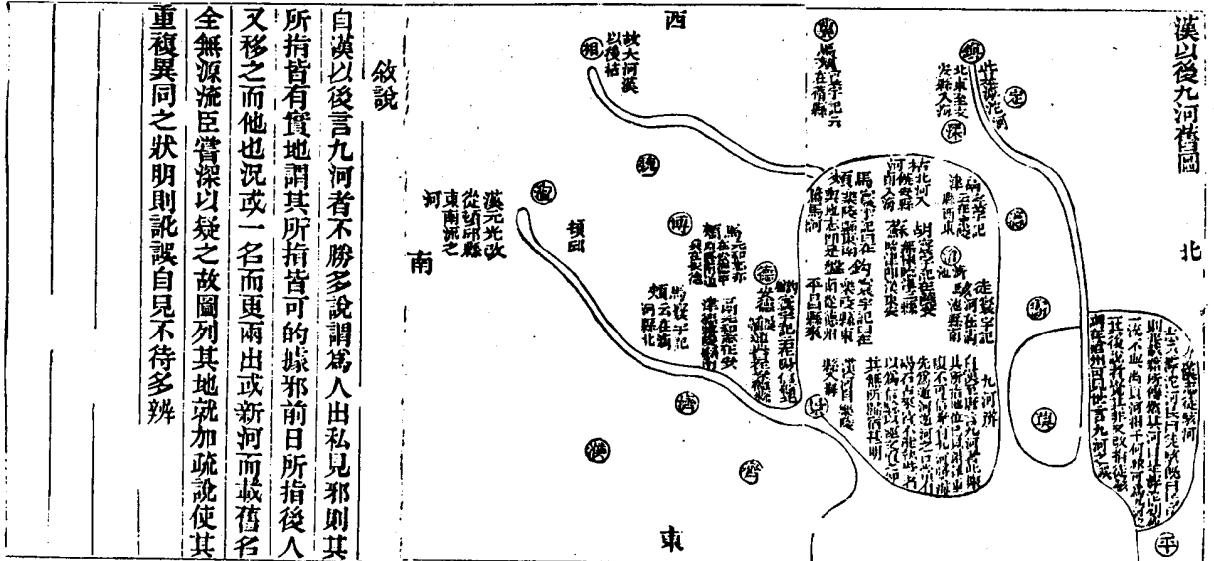
本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嘗深案

古書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爲論者蓋遵本聖人闕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陳也自大陸

以北爲唐之棣景滄三州地則益下故河干是搘裂爲九則其地不復平行而特爲互壅故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發明者也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爲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田大陸焚焉還卒于寢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寢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內修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修武者爲當爲否也河內遠在澶鄆上方未爲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頃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旣未堅確于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隋氏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旣已改附經語而卒無攷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考古而折以理不敢創意以立已說固嘗姑以河內之大陸爲正而用以證經且責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安也如臣之愚則欲並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謬誤者班固明以淳沱爲徒駭而不悟淳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駕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臣按經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于導山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古今之論九河皆汎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渤海者設充其數而其所謂九河又皆各爲一流自入于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翕受九河以同歸于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難考而碣石山趾頂皆石不應仆沒古今求之彙冀旣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爲九河逆河實證者故臣反之于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于是因廊道元力主王橫張揖所言以爲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沒于海而臣心以其說爲然旣又詳考平州之南卽滄州之東北也平滄隅立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眎之爲正南則從滄眎之爲東北也九河播于兗州之北斜入平冀矣而逆河當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于海甚明也臣于是知九河逆河同淪于海王橫張揖廊道元人更三世同爲一兒具

敘說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既疑之又會後世
汴水受河正與滎瀆相上下故辨正益難臣既詳著之
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難察察言之既圖列其地遂事為
之辨貴于易見

濟伏流辨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爲河受他水已
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
本無他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
因其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
爲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固知其自河北溫縣而入自
河南滎陽縣而溢然猶變爲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
渟滀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
源與河不接而許敬宗止以伏流爲對其說蓋取重源
以爲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
雖不受河猶有益流汨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
河水不入滎口則滎澤遂枯尙言伏流不其謬邪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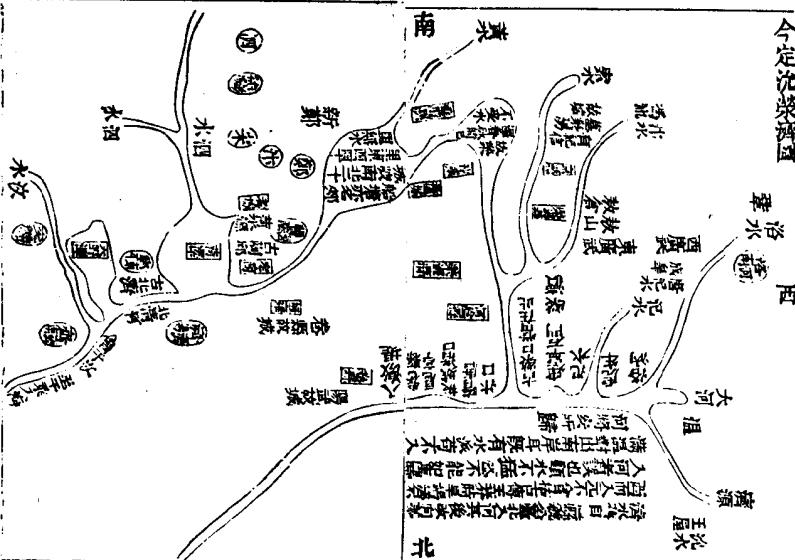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
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道
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
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河南有濟
禹時亦非流水真能截河流貫其間而滎之受河則實
因濟而溢禹旣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自漢以後濟潤
循河上下如漢漕渠陰溝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未嘗不
受河爲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之不得謂之無質也
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溫縣故濟至今不塞則謂王莽



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
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可以截河也本論詳見以禹而較
後世等之隔河不爲直流則禹命之名後世循之獨不
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蔽也

水經舉濟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而始古滎瀆至漢則已不
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已上命爲成皋
自敖山以下名爲滎陽則成皋之地未有滎水明也今
水經所敘未至滎陽則已有濟而滎陽反在濟源下流
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各以受陽之方
命之也秦名渭北爲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北故得以
咸陽命之水經敘濟又自滎陽北過則安得命滎陽也
邪此皆世傳之失也



禹時濟溢爲滎水所注射澑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

翟人戰于榮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

處爲榮濟也濟隨尊地也」京河水于若縣土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隨杜預因其地而

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榮播河濟回互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追爲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脈逕斷故濱隴尋濟濱雖有其迹不復受

濟瀆出垂龍城北

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麓卽此也京相璠曰

至隋鄭地今梁陽北二十里有故臨邑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榮陽與農都尉治故變韋隴之名矣

釋宅陽之國歸釐于鄭者也濱際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爲蓼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

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

水經榮澤辨

數十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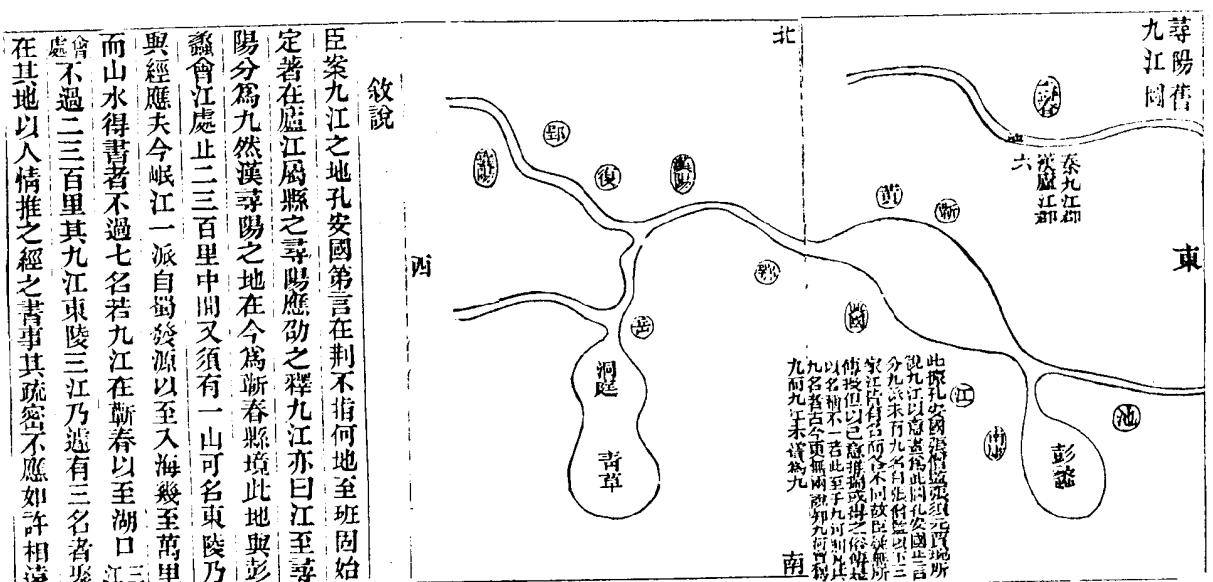
沈濟榮絕河南北以爲逕道其比他水特異因此世之飾說既多而其水道又時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榮鄉水經乃知古來榮澤尙可推尋顧其文羸亂卑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原文稍加刪潤列竝於前古跡既明經證乃見

高陽山地理圖
卷上
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
延高陽亭又東北至榮溝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榮
溝下爲船塘俗謂之郊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
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榮水乃秦廣樂
是也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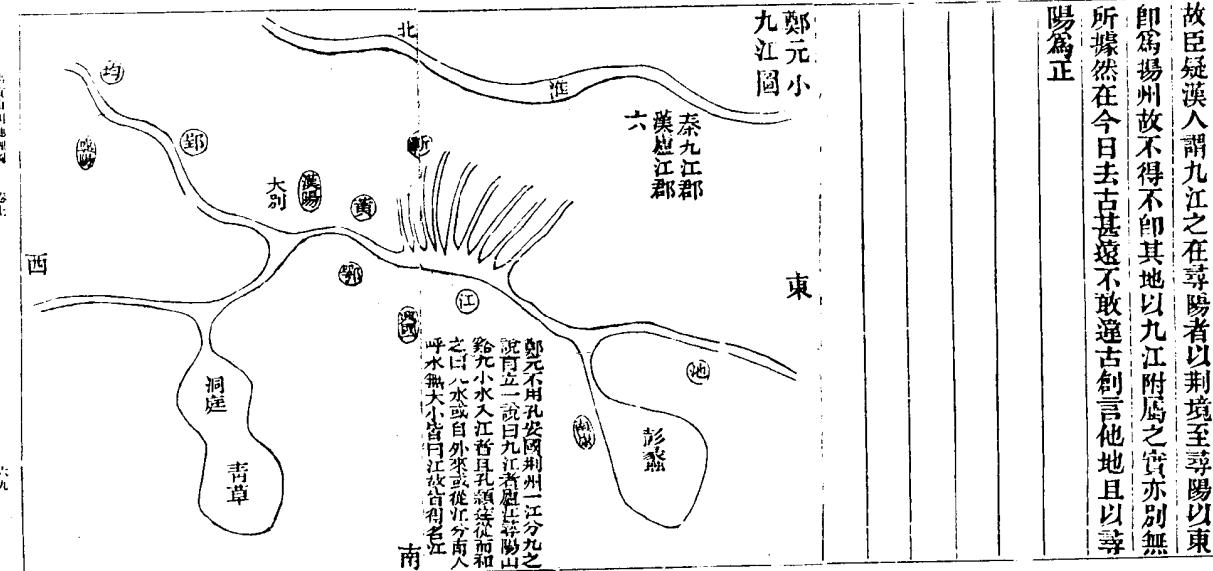
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入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貢蕩渠出濟水入河溢榮之地辨此已後臣大昌所攷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榮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榮之地決不在鞏與成皋也蓋鞏有洛成皋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榮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皋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皋未屬榮陽則知榮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榮陽地則古榮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榮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於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也禹時則有異多濟既灌河河盈而水溢適在榮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滛溢爲澤之因也悉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榮以濟者正以會其適而非自山意義也澤之下不遠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鄰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臨之西者固爲大澤而贊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郊城陂者亦榮澤也王贊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限焉其經之所晝謂爲榮波既澑者乎古迹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百世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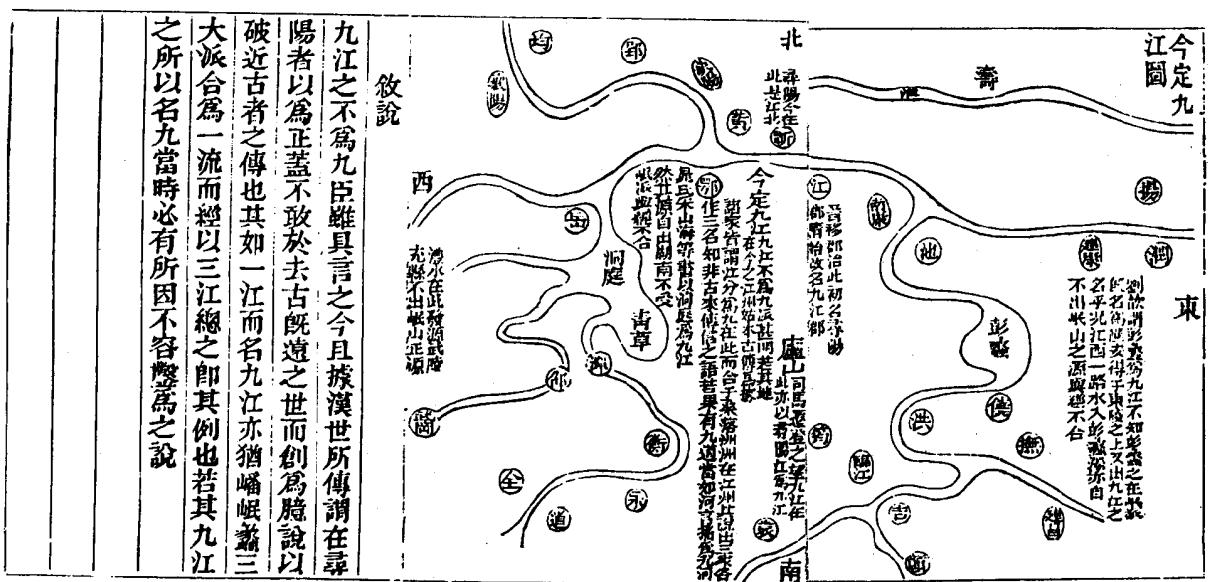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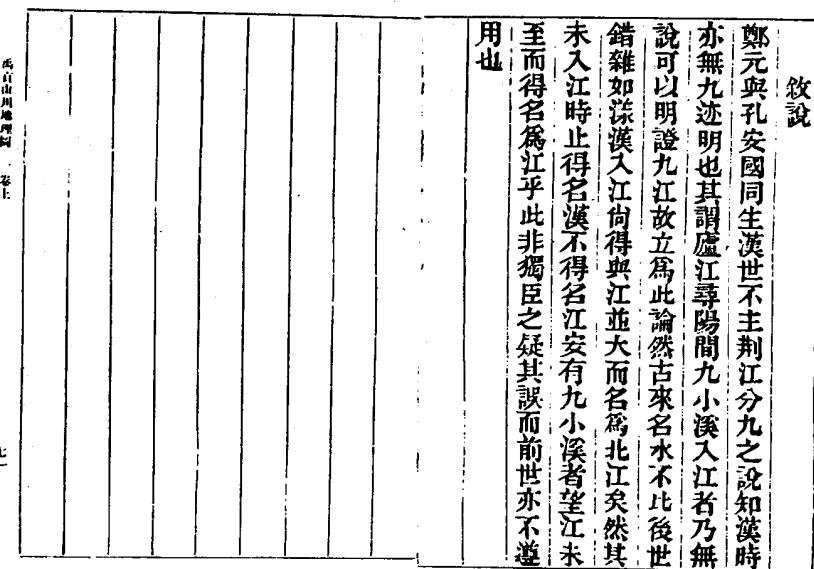
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卽爲揚州故不得不卽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所據然在今日去古甚遠不敢違古創言他地且以尋陽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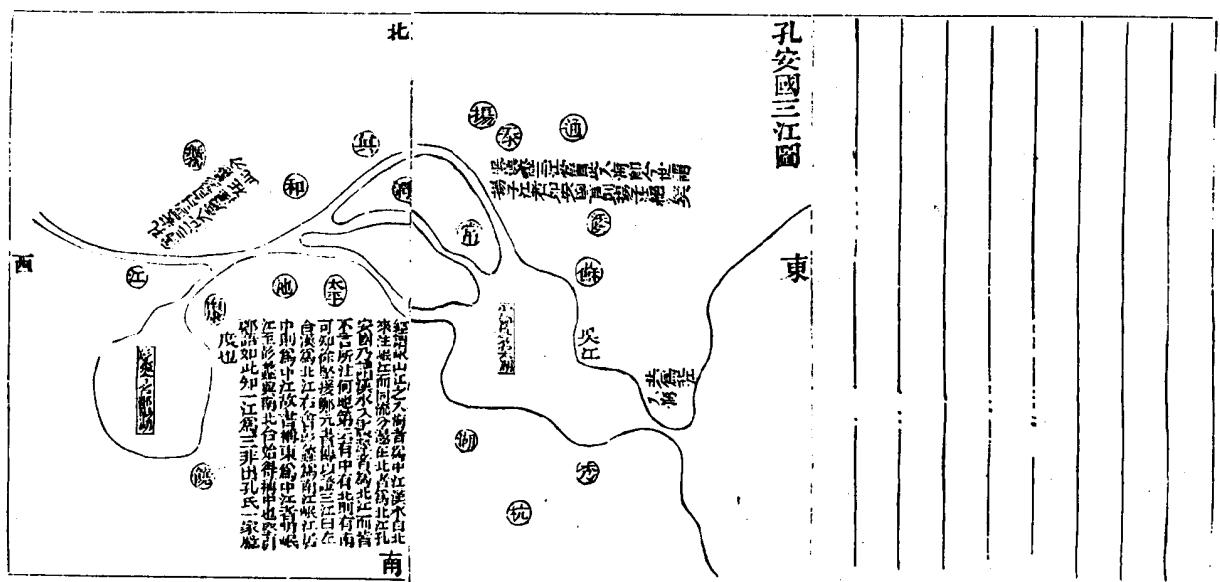
臣案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廬江屬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爲九派漢尋陽之地在今爲斬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今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山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斬春以至湖口江會處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遞有三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疏密不應如許相遠



鄭元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荆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間九小溪入江者乃無錯雜如漾漢入江尚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溪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非獨臣之疑其誤而前世亦不遺用也



九江之不爲九臣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而創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岷蕪三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卽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廢爲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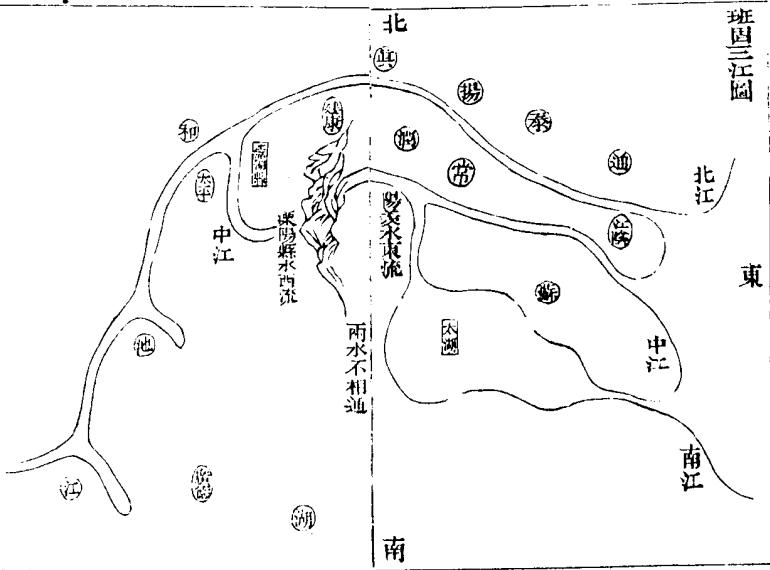
敘論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震澤者今太湖也彭蠡者經以江漢彭蠡會處爲彭蠡澤在今湖州湖口彭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爲一經雖名爲三江其實同爲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爲三入于震澤至于太湖在常湖平江三州間當隋煬帝末鑿江南河今浙中時自不會與江水相通則彭蠡江何緣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北江無慮高數丈上下自非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港固有變遷而地形之連數州同爲一高者未嘗見其能有改易也今揚子江水面與鎮江地勢高低不侔知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班固三江圖

高麗山川地理圖

١٣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毘陵今常州也若以今揚子大江在毘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無礙至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而南江而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爲三江之二明矣今舍而他求則何所本至謂無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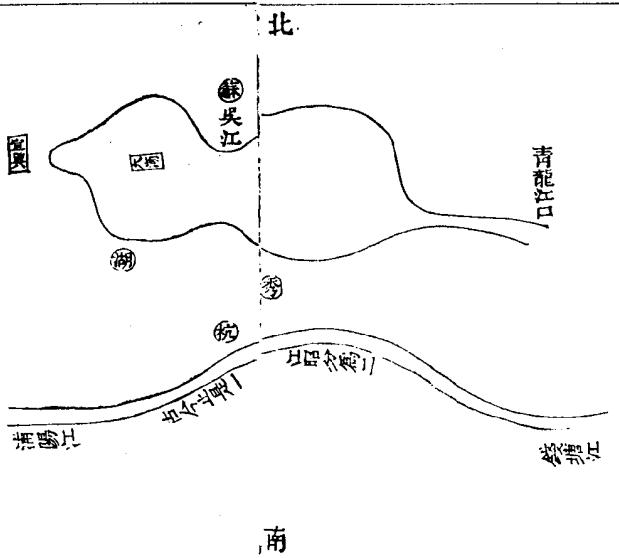
敘說

西

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下陽羨也班固必訶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戾者多如此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今太湖南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桑欽水經于地書最爲詳博學者所宗而此類明謫安可不正又其敘岷江則至蘄春而止其下流乃別附之汚汚卽經之溧漢也經之敘水以漢附江何曾以江附漢欽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錄水經者錯置篇帙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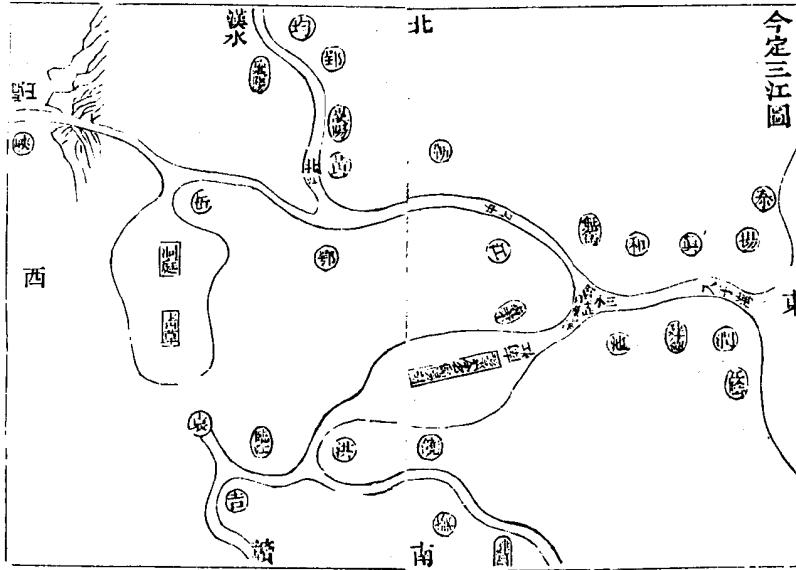
韋昭三江圖

青龍江口



屬之揚境者乃導江導漾語中所謂中江北江與會淮而三者之總括也經取導河播九而入之又以爲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導河條目逕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去經之中江北江不用而越求他水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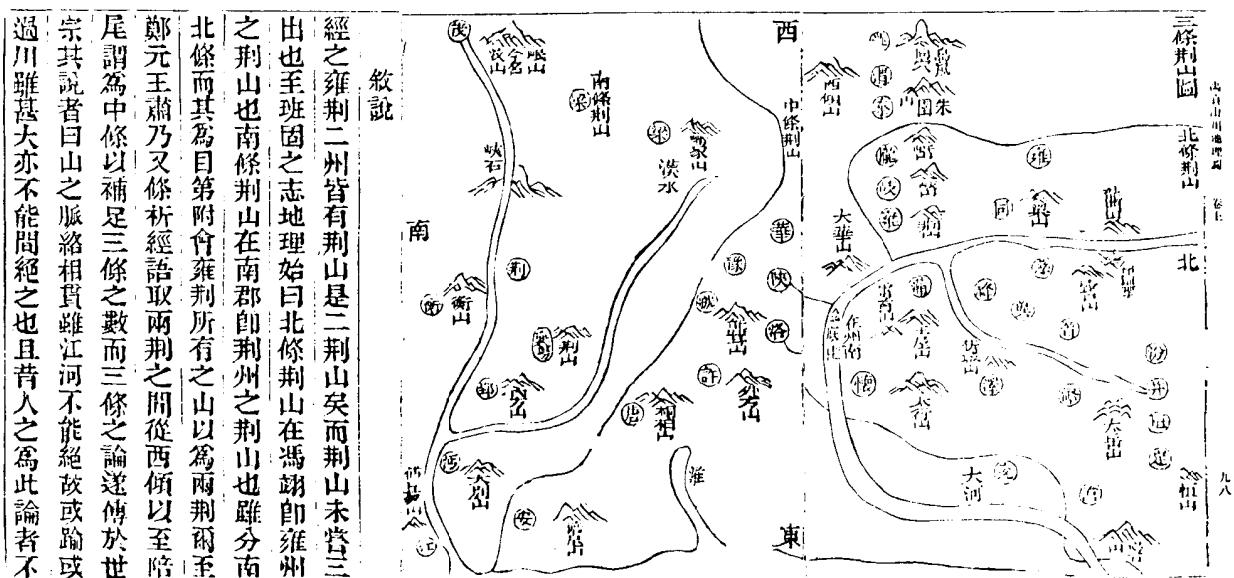
今定三江圖



九江在荆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於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卽大江支派以爲之言其離本未遠也至于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于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錄故說益多而叛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二江而三名爾案圖縣之自今虔州汝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而東至通泰入海卽經之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汚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述本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淮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于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于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卽經之彭蠡之于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回旋湧激故岷派謂匯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匯者是經之特爲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具書會者如涇之于渭伊瀍之于洛汝之于濟雖晉皆以會言而匯之爲義惟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湧其狀回復宛轉無由此受彼襲之別故與他水合并爲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

九江在荆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於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卽大江支派以爲之言其離本未遠也至于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于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錄故說益多而叛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江而三名爾案圖縣之自今虔州汝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而東至通泰入海卽經之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遂本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淮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于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于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卽經之彭蠡也彭蠡之于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回旋湧激故岷派謂淮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淮者是經之特爲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其書會者如涇之于渭伊瀍之于洛汝之于濟雖嘗皆以會言而淮之爲義惟此有之別故與他水合并爲一者不同也經之先青漢派也曰

東淮澤爲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滙之所從起也
及其繼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蓋澤特曰北
會于滙則滙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參
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經不能以大小降殺
之也夫其力既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
概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爲南江何疑也一
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者大河天下
一派耳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子冀爲西者
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子冀爲南則曰南河此
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
隨其方鄉命之爲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
之其義類名稱不旣題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孰不
疑也



經之雍荆二州皆有荆山是二荆山矣而荆山未嘗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荆山在馮翊卽雍州之荆山也南條荆山在南郡卽荊州之荆山也雖分南北條而其爲目第附會雍荆所有之山以爲兩荆爾至鄭元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荆之間從西傾以至陪尾謂爲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條之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脈絡相貫雖江河不能絕故或踰越過川雖甚大亦不能間絕之也且昔人之爲此論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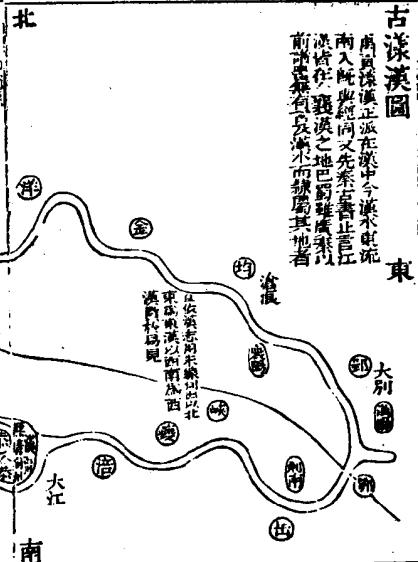
過如蒙恬地脈之說謂山有脈絡禹隨其所之而加順治焉如太行常山之入海岷衡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又推廣之其說于經無所發明而徒以汨亂臣旣力論其不然矣今又卽其事之相近者言之禹之導荆逾河也諸家以爲山脈逾之而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荆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孟門對河而立而二山者地晝以爲峭石斷岸壁立河垠有如開鑿漢人如淮南鴻烈之著于書賈讓之陳于策首言龍門當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華陰之山並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東世傳神人之所蹴肇其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迅流本皆大華麓趾不誣也又下流而爲底柱石包水中禹故因而濬行其間未嘗避越此地別爲之道也舉斯三者正與荆山不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遠鑿之使行無畏其有復脈絡也何獨至于荆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邪且又有可證者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其文與荆山逾河之文相接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以論其理則易明也太岳汾之東也壺口其西也汾水之入河正自蒲北雷首乃遠在汾水之南百里而遙若使禹欲順荆山之脈逾河治之此汾水者穿剗對荆之山凡三過而三絕之其于脈絡豈無害傷而禹亦聽之惡在其爲順遂山脈邪苟不求順山脈則凡其他謂常碣之能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條故又取導山諸目而四其位以爲之言是又誤外增誤不足究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按宋志禹貢圖本分五卷其篇第已不可考通志堂經解分爲圖上圖下今姑仍其舊自古漢漢圖以下析爲圖上圖下今姑仍其舊自古漢漢圖爲下卷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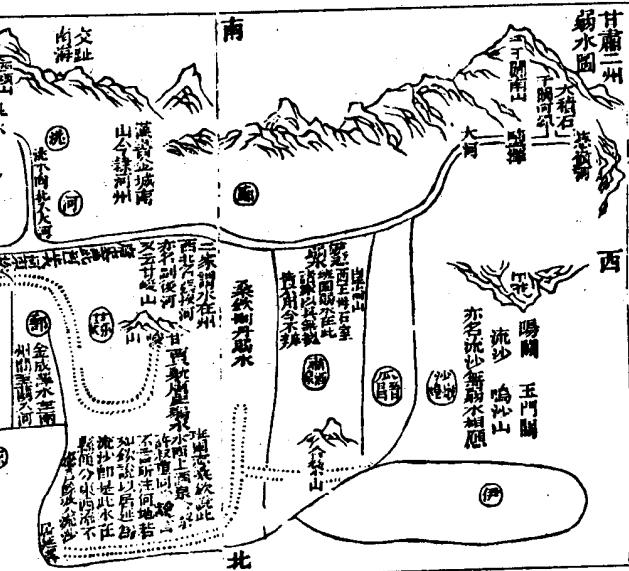
經之漾漢卽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爲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爲廣漢又會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嘗逕今之興州與古漢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爲漢水已而責其自利州以上數百里不爲東流與經之東流爲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爲西漢而以經之漾漢爲東漢班固溺于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系欽鄭道

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出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水爲名者皆出于已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考察其地皆隸古荆雍雖漢中亦爲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凡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考驗而確知嘉陵一江古來不爲漢水決無可疑其理則具本論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一〇九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駒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婆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弱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弱水唐史婆夷河康延川別爲圖以辨正之而班柔賈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

證其旁而譏誤疏略自昭矣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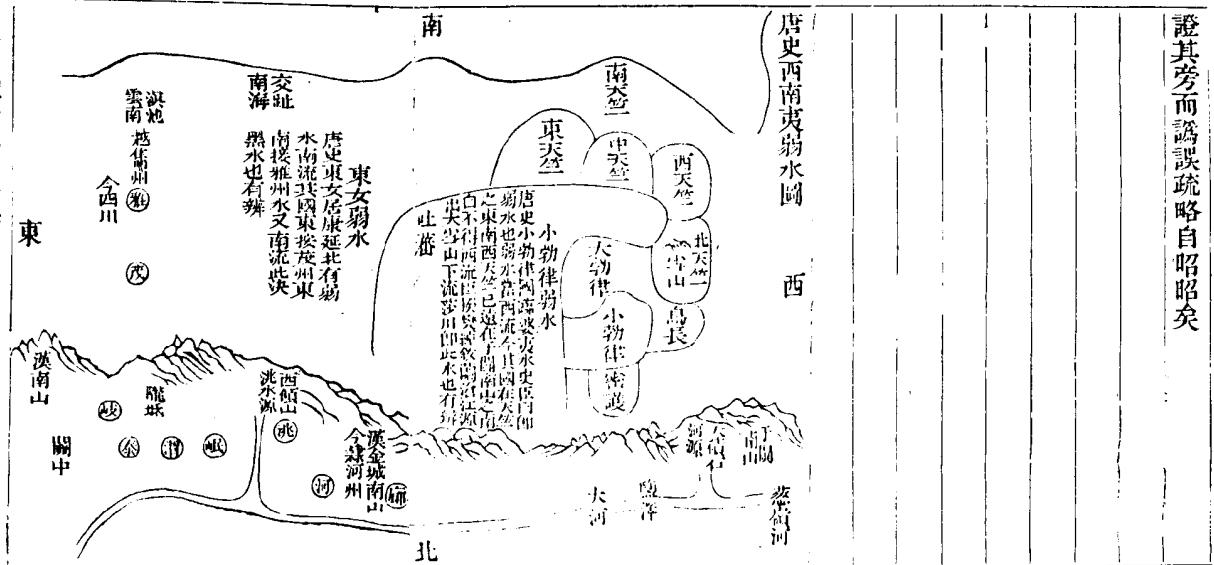
二六

東女弱水辨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經革爲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案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雋漁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卒采之以爲黑水爲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經革爲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邪臣案水經葉榆水徑哀牢漢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沒則經革爲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小勃律弱水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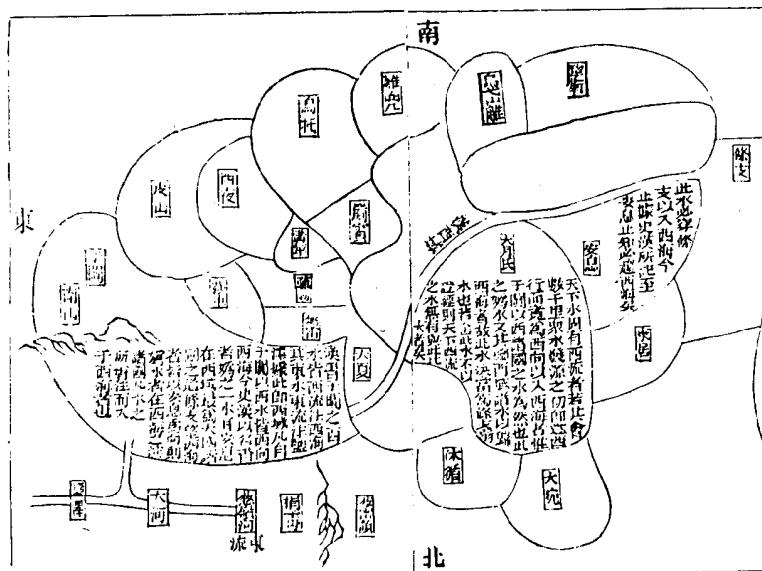
唐史小勃律名駁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婆夷橋史臣曰婆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爲國遂名爲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叅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案小勃律西北與吐番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西卽北天三雪山也閔元間吐番攻小勃律其王貽書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番其曰唐之西門則以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爲西行之始也吐番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耳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番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必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趨小勃律爲深入者爲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穿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



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爲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夸語有地理可攷非實

語也況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故并與大勃律無的地也臣案贊結蠻書蘭滄江源出大雪山娑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正與葉榆黑水之越南海者悉在慶冷而同爲一地其謂雪山卽吐番天竺相鄰之雪山而娑川者卽婆夷河而謂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爲西流之弱水也

今定弱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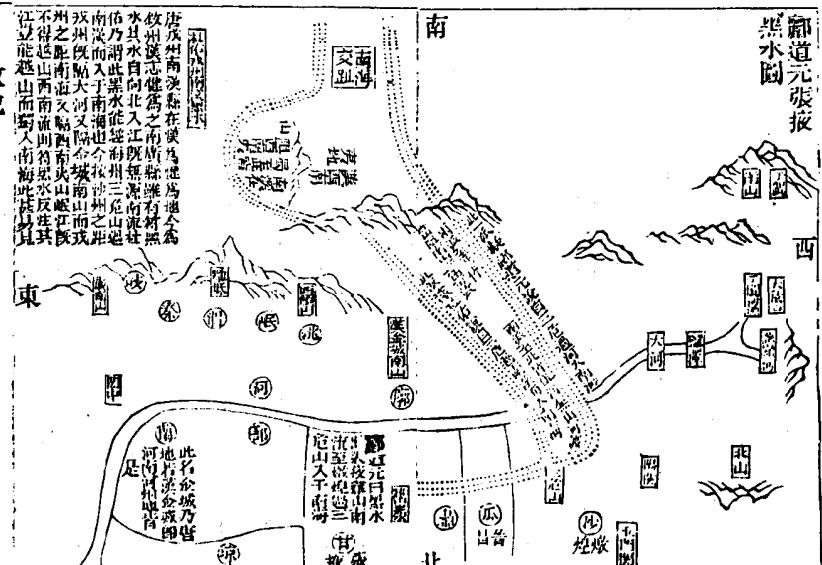


敘說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迄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干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爲稱諸家顧獨于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古雍之在後世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至爲西向尚云可以信口而參賈班三家凡所稱引旣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蓋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概之此真足以當四海之西故臣敢主其說以爲經之弱水也

敘說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旣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卽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爲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旣已不恩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爲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考地理



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蹟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爲}河州則爲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爲長東海也今甘沙一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既度之後其望南海恐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因進講黑水聖問嘗審訂南流曲折臣是以敢再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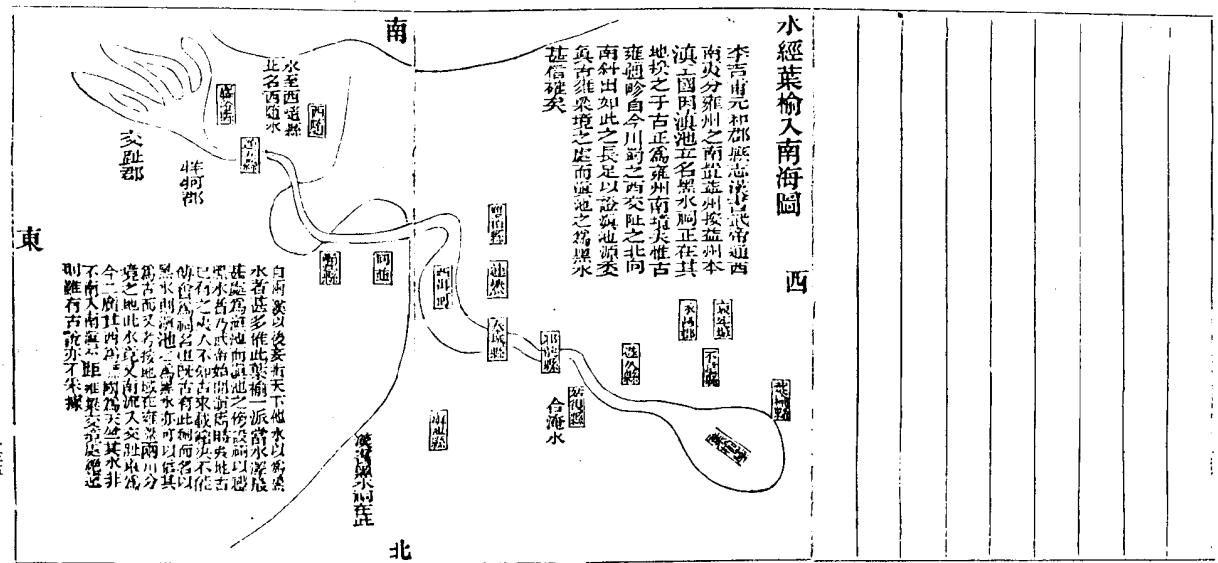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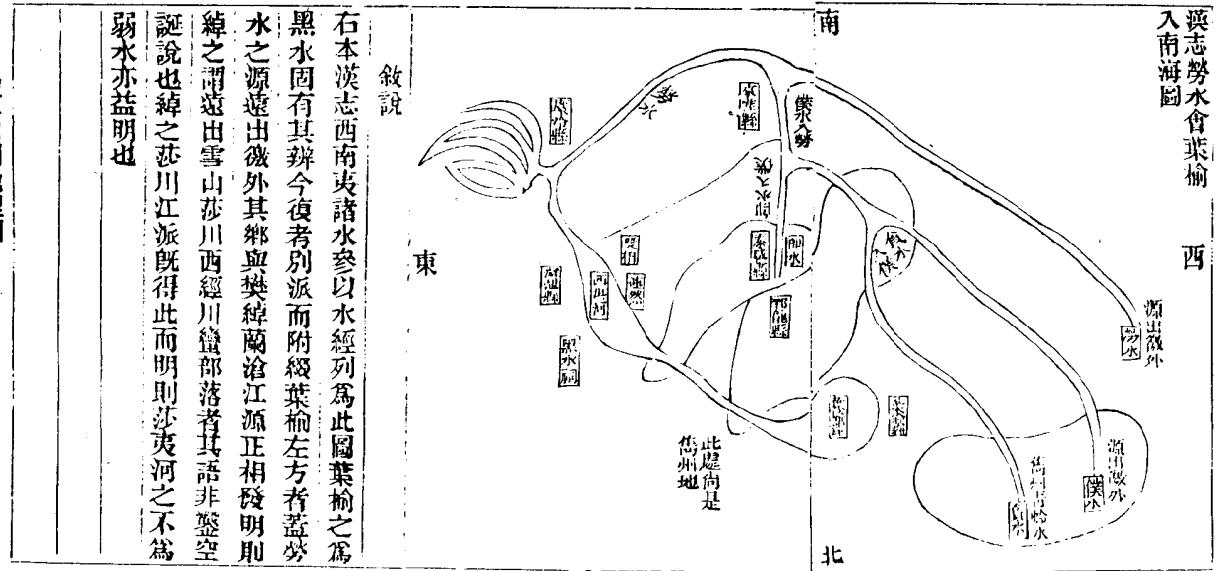
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南流而入于南海此法見

唐成州南漢縣在漢爲漢爲漢爲漢爲
汝州漢志健爲之南唐縣雖有材黑水
水自向北入江既無源南流往
俗乃謂此黑水從楚州三危山逆
南流而入于南淮山今移沙州之北
戎州既貼大河又隔今城南山而戎
州之源南流又騎西南火山而戎
不得越山西南流則得黑水反往共
江竝能越山而注入南海此法見

漢志勢水會葉榆
入南海圖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一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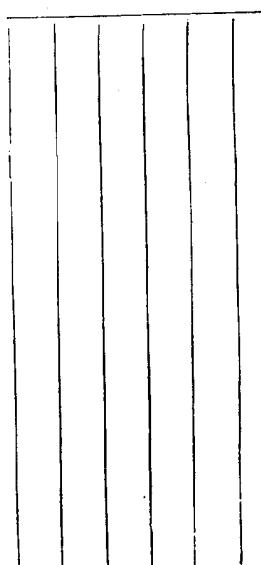


敘說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一三六

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敘載水道所經郡縣以爲源流其一條謂僕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溟涬者卽古溟涬而後世西洱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爲葉榆分源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溟涬黑水古祠雖遺之不書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卽唐乃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既久或移之他地遂設而望祠也邪至其祠之所設主爲黑水水之流委闊長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世不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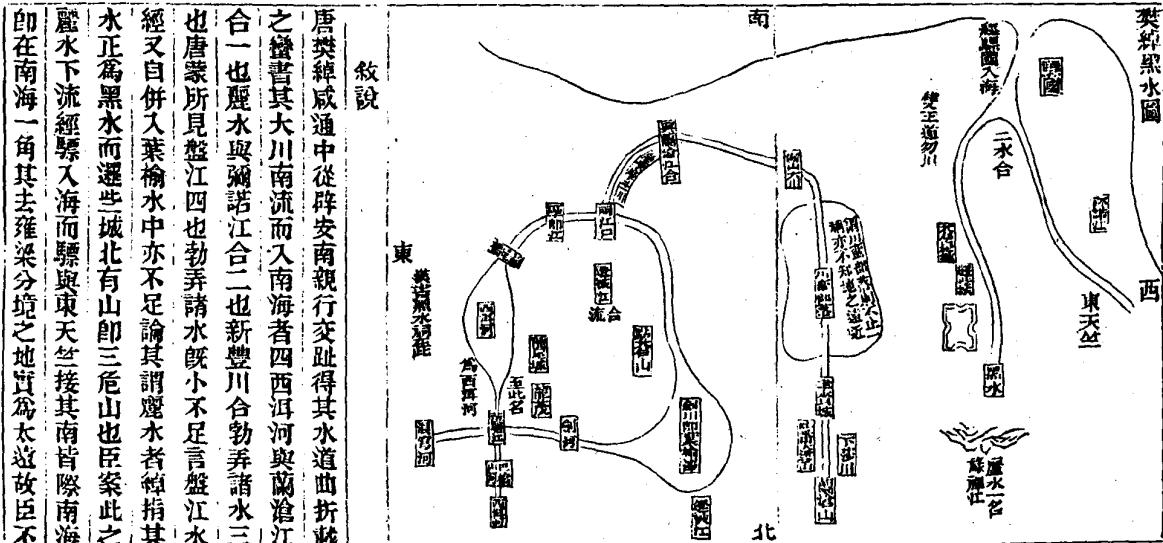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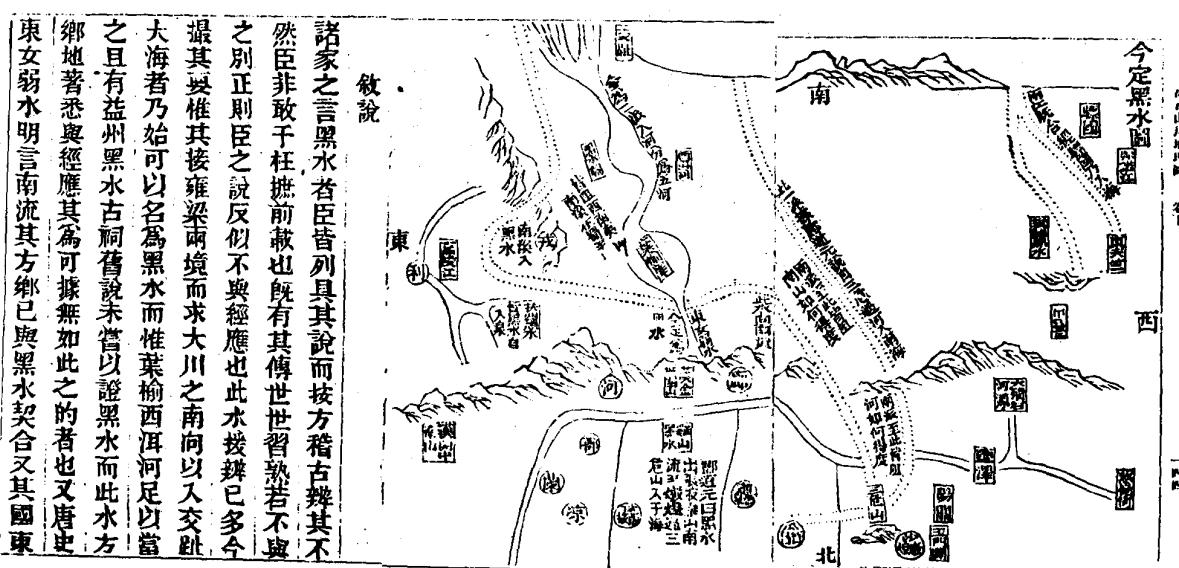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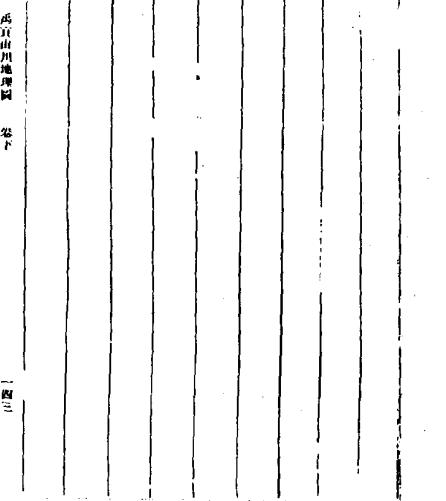
一三七

右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爲此圖葉榆之爲黑水固有其辨今復者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蓋勞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樊綽蘭滄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謂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鑿空誕說也綽之莎川江派旣得此而明則莎夷河之不爲弱水亦益明也

莫綽黑水圖



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或莫河之不爲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洱河卽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而綽分以爲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爲一流者爲正也至其蘭滄江西派之合西洱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番中大雪山下娑川者卽前于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之水當爲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卽叶榆西境而莎川者卽莎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揆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爲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詳論之



敘說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按方稽古辨其不然臣非敢干枉據前載也旣有其傳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辨已多今掘其要惟其接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爲黑水而惟葉榆西洱河足以當之且有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爲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洱河與蘭滄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一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旣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其水正爲黑水而選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也臣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驛入海而驛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卽在南海一角其去羅采分境之地實爲太遠故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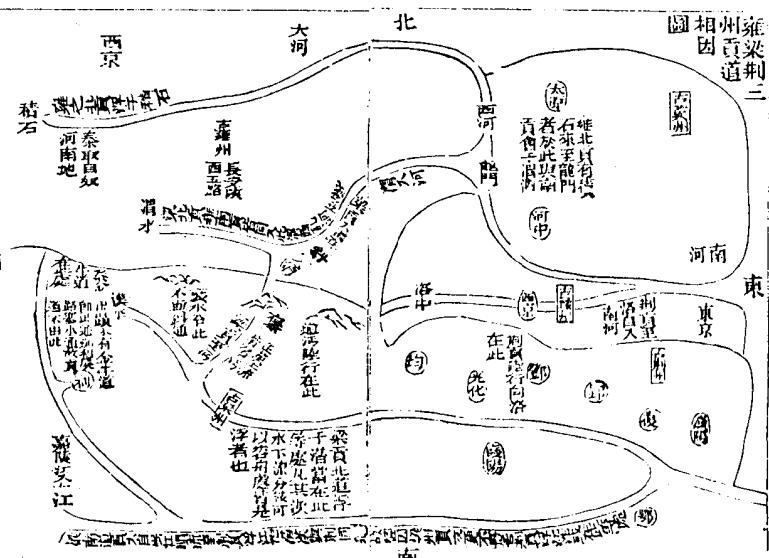
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之西南夷地言概之漁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洱河者正在漁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爲漁池黑水上流無疑也況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事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爲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于是正相應附悉有明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爲該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于貢道蓋有兩州相內共爲一語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大牙參錯無闕無晉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他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州惟冀爲帝都于後世爲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爲向必先主冀而後他州貢道可得而言矣

敘說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汚漢行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于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遡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于荆而不再書于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聞



劍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逕便可達卽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闢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郤爲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爲便而非舍劍利不由也旣浮潛達汚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于渭其徑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爲汚然漢上爲汚此褒旣據漢水上流正與汚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河者無所因于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一六二

充青徐揚四
州貢道相因

圖

西漢水出於陝西秦陽縣南可以達濟卽貢不
當以爲河也余皆可謂之濟則濟不可却荷別貢也
揚貢先自江入海而自海通淮自淮入泗故至泗以上更不專貢
西蜀若已貢徐賈此之謂是簡子文而該子事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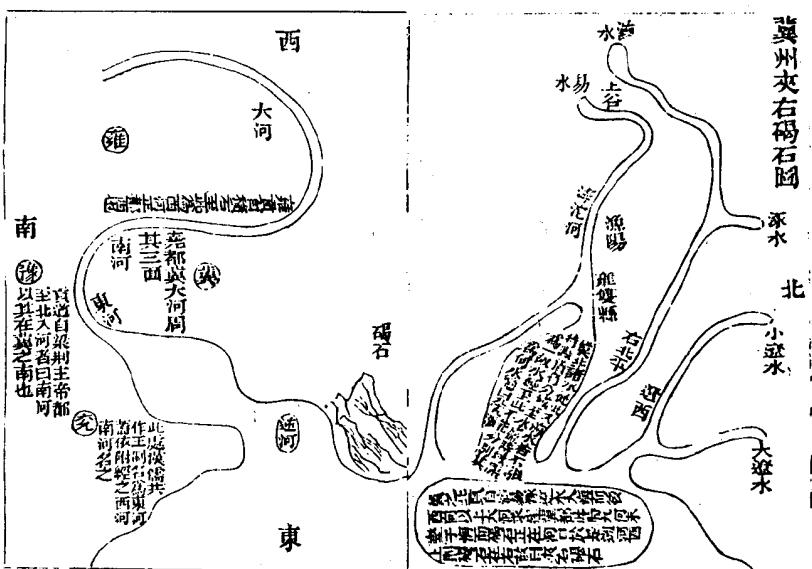
敘說

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
便于濟深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兗貢自浮于濟深達
于河也青之浮汎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
待復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
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
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
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

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河水者自定陶今曹州與
仁府及廣

敘說

漢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絹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
也班固以爲河水許叔重以爲河水河古字應通然
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河以達也夫
惟有河以爲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濟自南而北交
相灌注水道既不關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
通此經一律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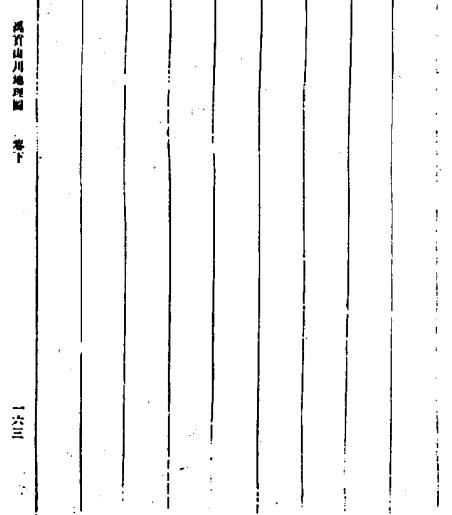
一六一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冀爲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他州貢入皆以河爲至
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
北境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
地也水之大者如遼瀘瀘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
通河旣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泝河當其面河求
泝之初必且南面西轉故附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而
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爲特異于他州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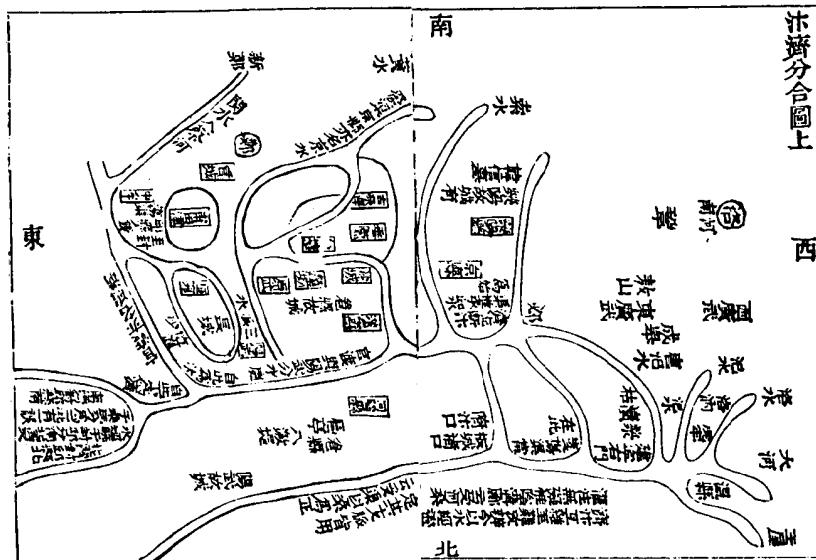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一六三

汴濟分合圖上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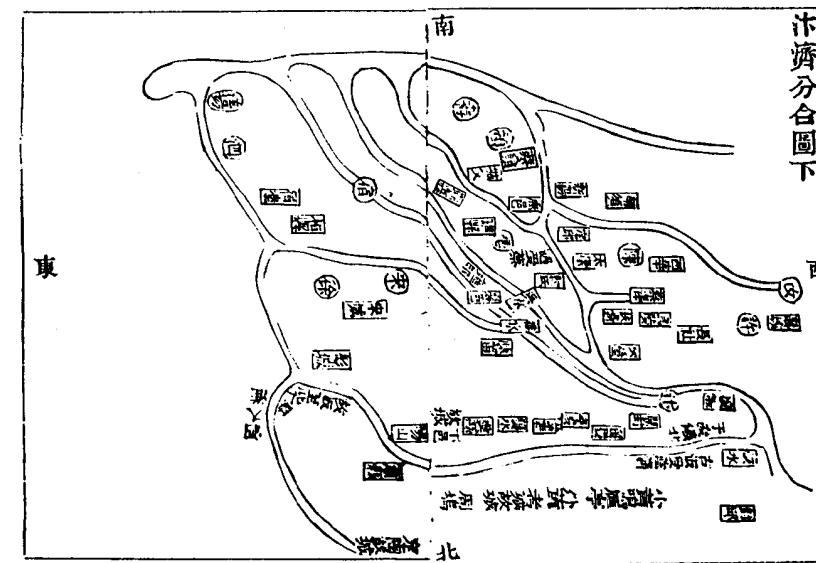
一六四



汴濟分合圖下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一六五



敘說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一六六

河汴首末惟桑鄉水經有之而有大難曉解者其目凡三濟汴同爲一流難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徒壤無石水道既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脈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皋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漕渠陰溝蕩蕩淺淺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郊沙苗獲雖渙澑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昔爲禹貢後論旣詳言之今據會其要事爲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子易見其應引事爲證而賓之文字則爲龐冗者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爲榮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榮陽得名者爲其地之有榮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敍濟未及榮方在成皋已遙列晉濟派于前此旣明誤又難考定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未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者則當爲濟南流以趨大梁者乃當爲汴而汴濟始有分際也然成皋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超大梁未至則爲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蔡卽蔡河也班固著黃蕩渠於榮陽而曰首受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卽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鑿榮爲渠

汴水立名辨

184

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今東京蔡河正派之外支脈散布遂爲三名其衆爲獲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亦東京也之北而數之爲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又在開封浚儀之北者爲浚儀渠稍東爲汎又東行至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派者爲睢睢自陳留逕宋州今京府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入泗此分蔡于陳留而水渙亦自陳留逕雍丘南來而趨臨渙縣以下入於淮是爲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爲次二也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爲渙此臣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派自爲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爲澇澇至義城入淮此又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河又至陳城而合於潁潁至壽春東入于淮今世之謂潁河是也當蔡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爲正則雖蔡河自中牟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爲蕩蕩渠與戰國楚漢鴻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于蔡而他出爲汎爲睢爲渙爲溫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蕩蕩亦不爲非實也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汎涉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既開蕩蕩故濱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汎曰故汎兼丹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以來汎之一名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意不愜而辨之在左

古今之水立爲一名而他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總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翕受其來而掩蓋之也若彼大此小乃能立名而使他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滌其下也今汴在水經與受蔡分派者其在睢渙澇汎中特一支爾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滌澇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京邪況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之也歟前世名人著爲地書者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山川名稱未有無因而起者患人不求耳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創出臣意不敢著之于論而卒忘懷不能默也貢蕩渠之得爲汴不待隋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貢蕩渠者始皇鑿渠以灌魏郡是謂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據國蘇同之乎其他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枯澗以爲汴渠郊寶音汴當爲汴水偏閭字書鄭之讀皆與號同無有遺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音之以汴者也況又杜預釋鄭爲地本不爲水其可強引板渚達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濟水而自礮索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昂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確索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疏索以爲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礮溪水者出滎陽之南在漢志爲下水爲鴻池下水鴻池同注礮溪濟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以上兩皆受河爲流而又並行狹地雖或故礮溪得而受之以灌高仰之渠也爲此之故遂有推究其白而主本下水以爲之名傳習既久遂加水爲汴而汴之名遂至該括豫徐濟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意也其增下爲汴正如許叔重之書弱陽武之間據水經所載有濟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陵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地經亦不得載故水經桑酈二字亦自數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爲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於茫然無著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論也許叔重固嘗言汴爲汎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榮

其曰濟者本經之溢渠而南者以爲之名也其曰渠者

因漢世貢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爲

受渠而爲獲入泗者也若夫隋世汴渠出河而實梁宋

以入于淮者蓋又因汴故名而出于水經之後也此其

凡也又如別名之出爲鴻溝爲蔡爲澠爲浚儀渠爲梁

魯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

其敘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于是其述道所布

亦自成皋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敦山滎陽縣皆行其

純一爲濟也此水經敘濟之源委大致可攷者如此也

北已乃稍南穿故榮澤而東出于沙城又北至于陽武

與貢蕩渠稍會而遂遷分其南派實爲官渡而北派則

亦自成皋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敦山滎陽縣皆行其

純一爲濟也此水經敘濟之源委大致可攷者如此也

水經之于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

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涉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沛歷

中牟圃田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卽濟派中謂與貢蕩會

于陽武而分派以爲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

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爲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

歸宿也陰溝之名前世罕見今其蹟隱自陽武別分二

支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邱而合于官渡此據

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支者桑欽以爲受渠于

貢蕩鄉道元以爲受河于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爲受

渠爲是也若如鄭說果從卷縣受河邪其東流及乎陽

武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爲一也既三水爲一此之陰溝

自北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爲陰溝

耶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

封邱合于汴其于事理地望皆無乖违臣故以欽爲是

蓋有理也自此以外汎睢渾通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

貢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卽貢蕩渠也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

地何在也臣案水經河流至於滎陽之北乃曰貢蕩渠

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邑境

之內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

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

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皋以東卷縣以

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敦城西北以地

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讓欲建大河水門以泄河怒而

援引漕渠爲說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

與土耳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粹之曰今礫溪口水

門是也礫溪口者正在滎陽敦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

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礫溪之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

水不應北至礫溪南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

經謂濟流既斷漕渠所承惟此水爲始者指礫溪索水

言之也故知礫溪注濟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

此臣得參舉說以言也賈讓之言曰水門但用木土者

建寧之前水門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旣有其地

而汴水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爲此渠有水之始則臣謂

汴名因下而得非臆說也

隋汴首末

世言隋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概言之者也古

汴凡貢蕩渠皆得據以爲稱不可汎推惟水經正名以

爲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正而已而東行經徐

以入於泗者古派也至煬帝之汴上既受河暨至大梁

又卽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旣貫大梁遂南

逕宋宿泗以入于淮而古汎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

之因也隋汴受河在板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爲也隋史記文帝嘗

令梁廢增築漢石堰遏河入汴旣增築漢之石堰則增

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爲石門

石門此門與礫溪對當在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

渚之下則爲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

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古口時人亦目爲金堤計其地似

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隋史煬帝鑿汴自板渚口

爲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

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隋之汴口所因于漢之

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邪然建寧右門比板渚又在上

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可究也又李吉甫言板渚在

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去汜水五十里則汴口

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敘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隋自板

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堵

有堰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爲平地必築岸立門

乃得束水入渠不至散漫于東流去板渚二十五里乃

始得爲汴口也蓋隋汴首末大略具此而唐及本朝首

仍隋故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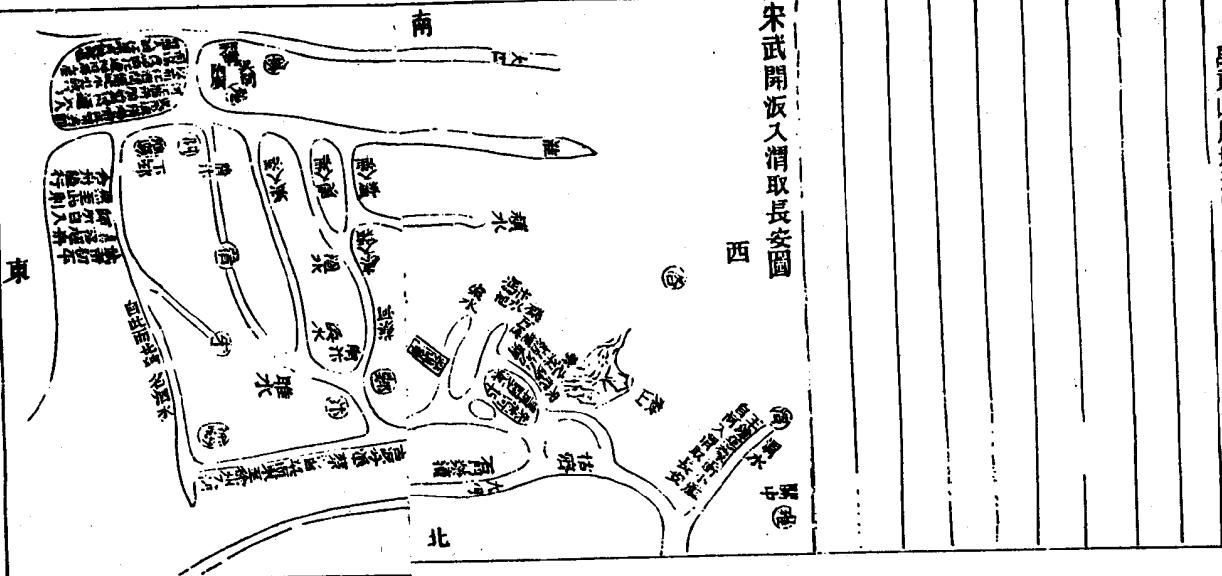
敘說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滅慕容超則浮准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步下邳今淮陽軍也泗水卽會合南清河而自兗徐南下以入于淮者也夫浮淮至下邳卽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今泗州隋汴也不然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

既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之自徐州緣汎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于河其逕道卽由徐州故汎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縣汎渠之旁有周塙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塙名之也自大梁以上有官渡可浮直至滎陽垂欲入河古

漕渠堙廢又於敖山之北創鑿以通漕運已而岸摧渠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始有湍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爲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故後世訪其遺迹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遡梁鄭榮陽而爲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貢蒙衝小船行船者悉在船內北人驚懼以爲蒙衝自能泝流而上旣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奇也然而蒙衝小船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則周超之後其爲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北得用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錄載以便考證

閩學尚書程公義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



因以禹貢爲論禹圖啟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愴惱之忠盡在于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編修彭公提船于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振衣彭公之門質款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于公願刊之郡庠以興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魚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盡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魚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盡見字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勤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終

禹貢圖註

輯南英艾

禹貢圖註

明古臨艾南英千子輯

夏書

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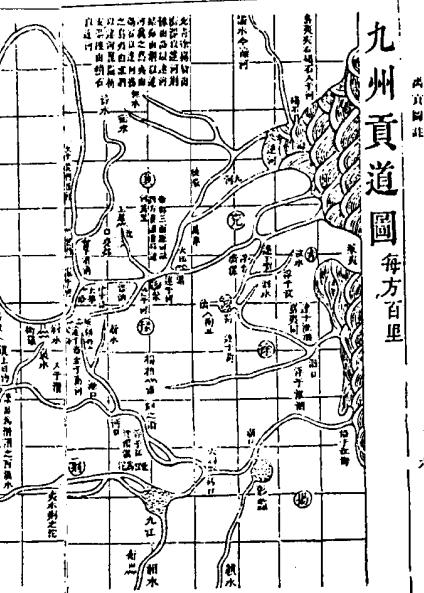
者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王氏曰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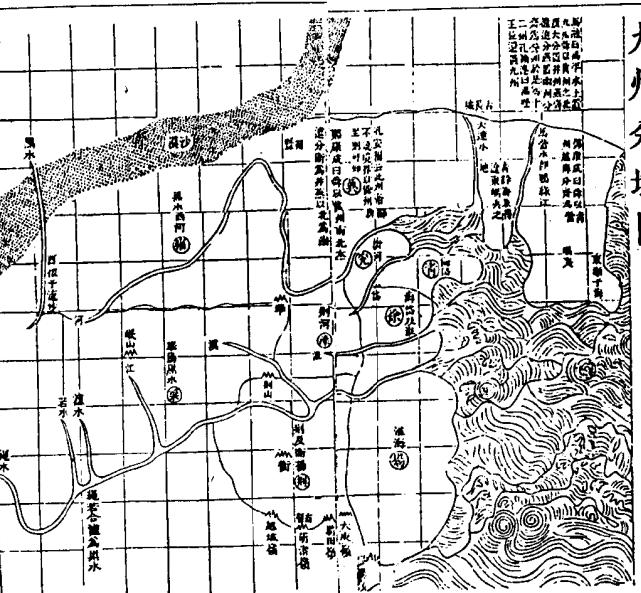
禹貢圖註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九州分域圖 每方七百里



禹貢圖註序
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胡可皓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註一遵蔡氏定于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刪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刪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註并諸儒之論精核足與傳註互相發明者亦咸收之以備參攷間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言無敢私心妄用若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獨詳古今都會之孰優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加意焉者非贊也形人徒讀書而廢圖譬如欲聞人之言不欲見人之形而謂知其人也可乎是圖攷正特詳與經傳一字不违凡脈絡之紺曲方面之縱橫讀者開卷瞭然矣語云不出戶知天下或者亦有在于斯與古臨艾南英千子題于富西齋



禹貢圖註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境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斬木通道或謂去水之障蔽竊木既障水則水之觸木處必且衝激怒號雖有斧斤將安施乎當是伐木開道以便相視耳

冀州古爲燕趙幽代今則太行以西卽山西等處
太行以東卽北京薊遼等處古北居庸以外一帶
皆爲□□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
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山爲塞卽北狄之境猶匈奴

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定都建邑長安洛陽

之外此亦一會也○我明定鼎幽燕正冀之東北隅

右擁太行左環遼海北枕居庸阻三面以制天下之全
可謂形勢之勝然而居庸古北口紫荆等處迫近

烽火易驚故雖得居庸馭輕之勢不無扼吭拊

背之成其爲陰雨之防蓋亦亟矣

瓠載壺口

既者已然之詞載始事也壺口山名河流南下之衝
治之所以殺河勢也

梁呂梁山也岐狐岐山也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
開河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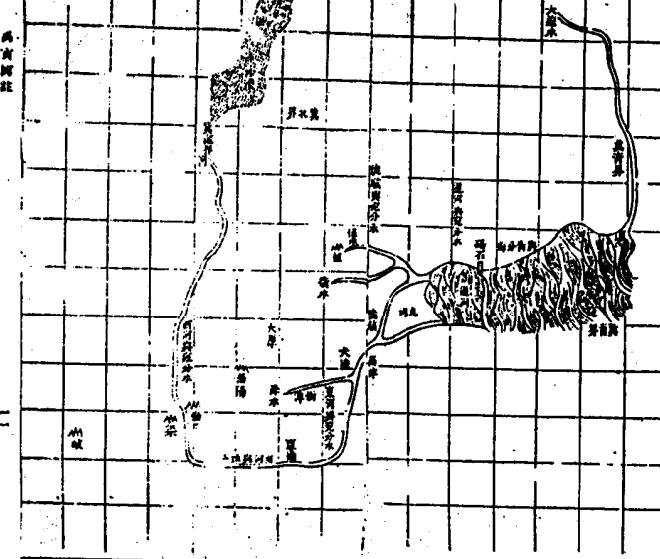
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勢激湧震動天地此禹
既事壺口乃卽治梁及岐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州者

非是朱子曰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繼後地本用功

之始而言也壺治之有獨難與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
陽太原汾水之所出太岳汾水之所經東入于河此
則導汾水也

陳氏曰惟冀州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
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
修鯀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冀州圖 每方三百里

覃懷底續至干衛澤

覃懷平地也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底續者
水患去而平地致功也澤水橫流入河故曰衛澤從
覃懷致功而北至衛澤不然也

厥土堆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曰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

吳氏曰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
宜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雜出
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于田四等也地廣而人稠

也

翼爲王都貢皆并入賦內故第一雜出第二者地力
有上下年分之不同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閒出者爲

雜○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

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

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澠水衛水出恆山靈壽東入

滹沱河從從其道也高平曰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恒
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賦

之後

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林氏曰諸夷不貢其心貢欲效誠亦不拒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

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

袁坤儀曰謂遼瀋滄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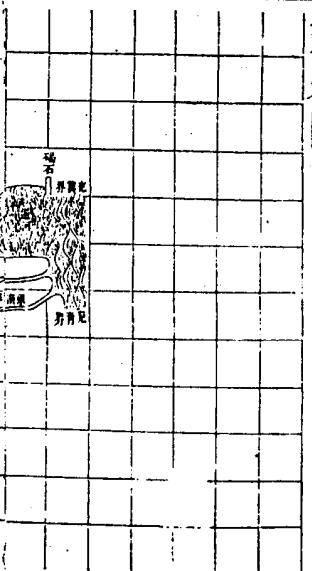
按瀋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遼

水又在塞外安得中之

兗州圖 每方三百里

禹貢圖註

二〇



澠沮會同

水自河出爲澠濟出爲沮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周氏曰會同朝宗皆諸侯天子之禮而以爲喻王氏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復舊也

雷夏既澤雷夏濟水所鍾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溢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孔氏曰既澤向未澤而今始爲澤既豬向已爲豬今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水退可以蠶桑也地高曰邱堯地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兗貢絲織尤宜于此故特言之○王氏曰農桑衣食之本故也即此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絲茂條長也

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子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沛即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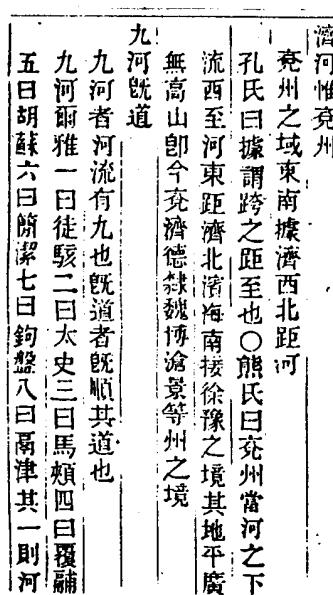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

禹貢圖註

兗州古爲鄒魯卽今之山東兗州東昌等處自黃河南涉溢于泗淮海而九河故道俱已淤沒鳳泗之開始多河患

禹貢圖註

一九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至河東距濟北濟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廣無高山卽今兗濟德隸魏博滄景等州之境

九河既道

九河者河流有九也既道者既順其道也

九河爾雅一曰徒駁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脯

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

禹貢圖註

二五

以薄賦爲正也。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患雖平而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

王氏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牧，而定其賦之高下。○袁坤儀曰：堯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非惟不可過，即減之亦非也。若謂以薄賦爲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名也。兗地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歲，而豐儉可定。始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文
充地宜漆，柔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幣帛之屬，盛以筐篚而貢焉。織文織而有文者，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

呂氏曰：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兗之貢賦或浮濟，或浮漯以達于河也。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

青州古爲齊，卽今之山東濟南、青州、登萊州等處。

水今不入海，我朝引入會通河以爲鈞道，萊州正海。

運所入之路，今廢罷不行。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泰山也。
熊氏曰：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泰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

嵎夷既略
略經略爲之封畛也。

淮淄其道

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淮淄二水順濱水出琅琊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入濟，其道者水順其道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可煮爲鹽者也。

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墳海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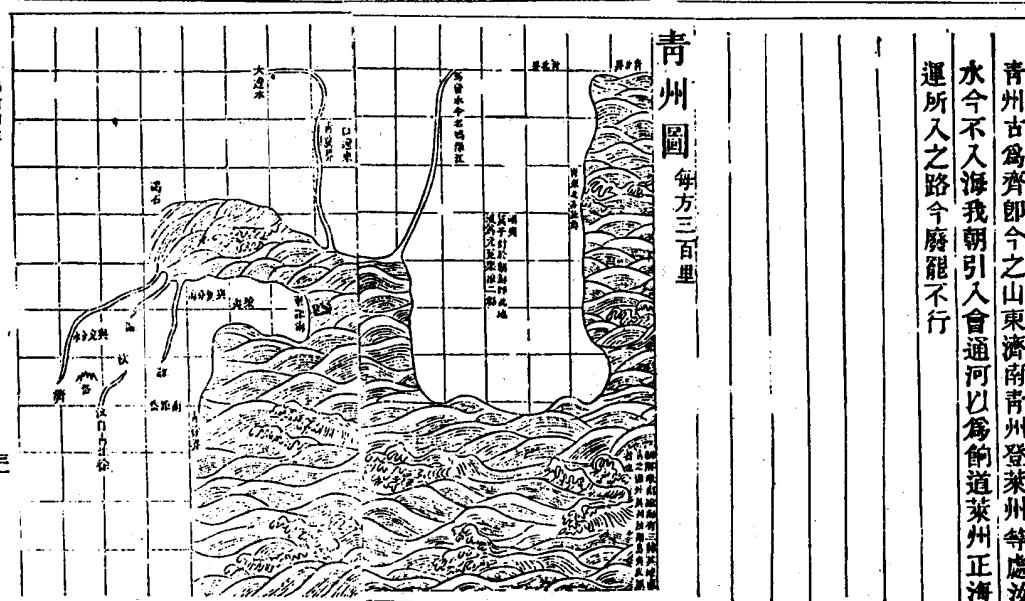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土彌望皆斥鹵。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枲鉛松怪石
萊夷作牧厥筐麋絲

鹽斤地所出，綈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異石也。須以爲器用之節者，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麋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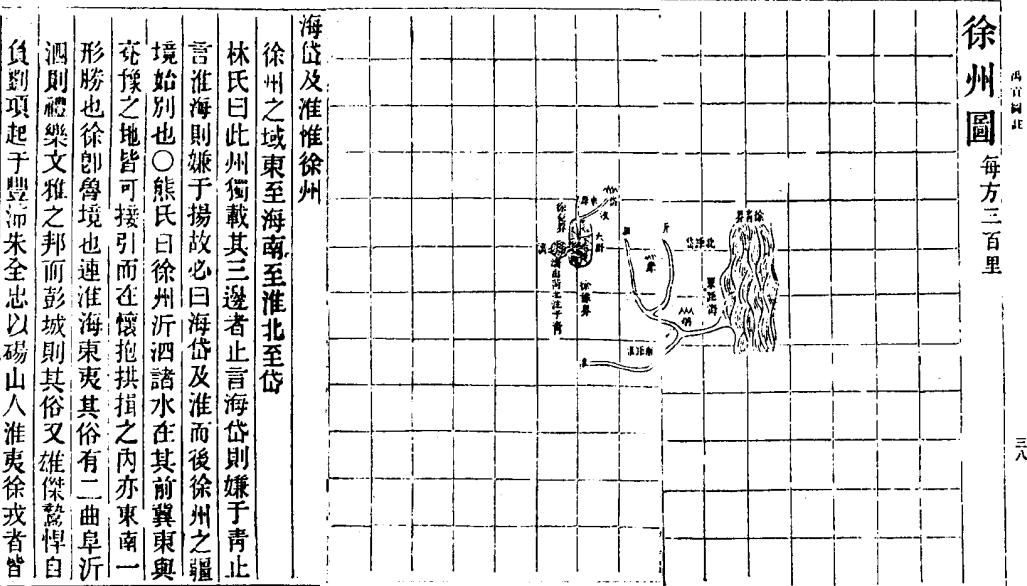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汶水出原山西南入濟蓋淄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與河不通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于兗也

此云淄水東北入海則前註東北入濟誤矣當從入海爲是若云入濟則淄亦可浮矣○按汶水自古東北入海元人始以智力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名會通河然河渠淺澀舟不能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及永樂北徙亦常行之九年用潘叔正言舊會通河可復乃命宋禮等往治老人白瑛獻計築壠于汶上之戴村過汶而合東流蓋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北達于漳水南達于淮河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迨今挑淺築堤歲無甯日每轉運遲滯上下憂危嗚呼可無長策哉

徐州古爲魯爲彭城卽今之徐州豐沛隸南直南北咽喉亦有呂梁山呂梁江非冀州呂梁



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慎也

淮沂其乂淮水出胎簪山東入于海沂水出艾山西南入于泗

又治也

魯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又曰徐之川耳大于淮淮入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沫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藝者言可種藝也

林氏曰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絕也水蓄而復流者曰猪

東原底平

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子平也

王氏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魯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山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七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磬淮夷蠻珠暨魚厥篚玄纊綺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爲建

負劉項起于豐沛朱全忠以碭山人淮夷徐戎者皆

羽中旌旄者也。嶧山名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名濱旁也。浮磬石露水濱成磬而後貢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夏翟出于羽畎，孤桐生于嶧陽，浮磬出于泗濱，珠魚出于淮，各有所產之地，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元赤黑色幣可爲齊祭服及首服者，織縞皆繪去凶，卽吉之服也。

周書作維。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境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驥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

○建社土封者，建社必封土爲壇，以此土封之也。

淮與泗相連，故邈誰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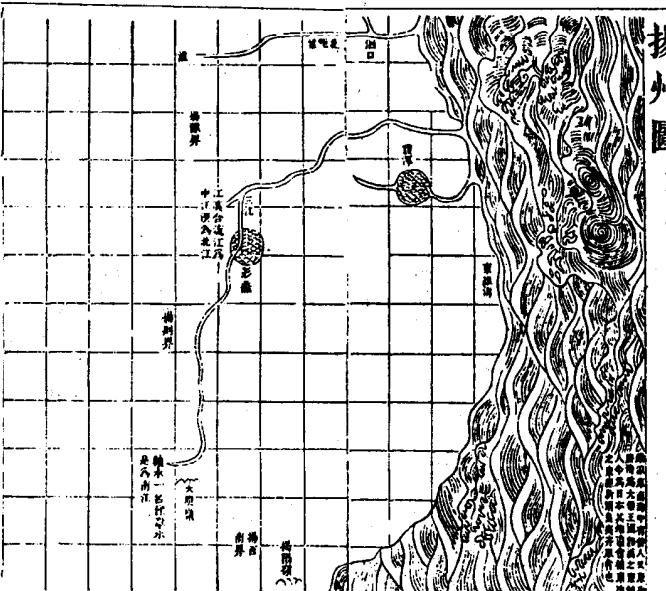
或由灘以達河濱，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達河濟，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揚州古爲吳越，今之南京應天、兩淮江浙等處，古江淮不通。今一自儀真至揚子橋，一自瓜州至揚子橋，二河合而北行，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入淮爲今根道，咽喉重地。其江以南濱海爲廣東福建。

揚州圖

每方三百里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至于海。
熊氏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于西北澤，必匯于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南至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湘之界，其地淮乃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于江南者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亦自保，僅可以偏霸，欲以規恢中。

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金陵東連三吳，南引荊汝，大江還遠淮淝內，固雖六朝僅有偏安，至太祖則奮身混一，建屹然不拔之基，而謂江東之地，便于守，不便于攻，豈通論哉？故今雖雄據北平而南北並重，咽喉當通，則根本之慮誠深矣。

彭蠡既猪

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之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袁坤儀曰：彭蠡謂在彭澤是也，謂即鄱陽湖非也。鄱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間，其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而至彭澤。

陽鳥攸居
居止也
曰陽也。孔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隨陽之鳥。

三江既入

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既入者，入于海也。

袁坤儀謂三江當以經文爲據，漢自北入，則曰北江。

彭蠡自南入，則爲南江；而岷江卽爲中江；蒼岷江雖在梁漢江，雖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往時江水直注太湖，故序震澤底定于三江，既入之下，在東湖，築而江始不入太湖矣。按袁坤儀之說，本于蘇氏而蔡註非之。陳氏曰：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榮澤，後堙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非有三江而後合爲一乎？鄆氏謂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若合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

異以爲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矣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爾雅謂之具區周職方曰揚州數曰具區

篠蕩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蕩大竹敷布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

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

袁坤儀曰他州記草木而已此州又記篠蕩既敷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箭竹焉是揚州之竹尤

美故別言之也

厥田惟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

篚織貝歛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材中干矢之筈蕩之材中子樂之管齒革可以成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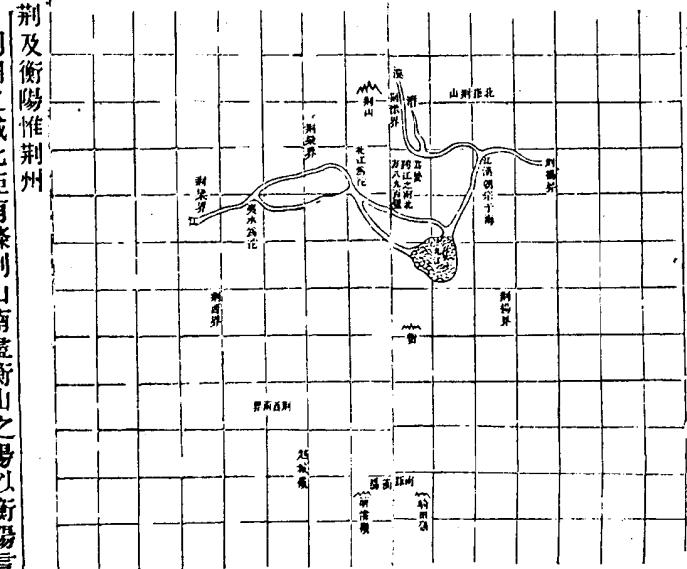
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

葛越草布也袁坤儀謂木縣自宋始入中國蔡註引之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

荊州圖 每方三百里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以衡陽言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又包其南也

曾氏曰有兩荆山此荊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熊氏曰荊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

五嶺卽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

也揚州之境自兩浙爲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于江南者當以南陽爲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

出白石山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也

染波既豬

水自濟溢爲染自洛出爲波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濟水所經孟豬澤也荷澤衍溢導其餘波入于

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荷澤在定陶孟豬在睢陽

厥土惟壤下土壤塢

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元而疏者謂之塢高地則塢下

地則塢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絲絛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織繪也織細絲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

故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

浮于洛而後至于河也

梁州古爲西蜀益都今之四川成都等處其西南裔

壤爲今之雲南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熊氏曰梁州卽今全蜀之地成都瀘川興元利州夔

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

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不言岷

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

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脊世治則

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選牧守最難其人不

可不重慎也

梁州圖 每方三百里

禹貢圖註

七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山漾水所出川原既滌水亦不滌而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蔡山在嚴道蒙山在青衣嚴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沐

水經其間者此只指蒙山耳陳氏曰古人舉事必祭禹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

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

熊氏曰和夷二水名但經言底績者二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亦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如覃懷至衡漳亦謂水邊地耳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馬融王肅云黎小疏也金氏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

性疏故散而不實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山第七第九等也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戶有增減皆非

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

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當時必有條目詳

具今不存矣書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織皮者染土多山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

袁坤儀曰按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皆美玉之別名孔傳亦云璆玉名蔡註猶釋璆爲玉磬不知

何據砮貢于荆又貢于梁者重戎事也徐貢浮磬梁

貢磬者樂器磬最重也難得其和也罽當作網罽魚網也梁之利尤在于鐵梁之銀獨美于他州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汭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漢與潛通故浮于潛

潛與河不通又自西漢迴流而届于晉晉界阻漢支

津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河歷漢川至襄水逾襄而

暨于衡嶺之南漢灌于斜川桓于武功而北以入于

渭絕河而渡曰亂

葉氏曰西傾疑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蓋以織皮而來貢者乃西傾之戎也

雍州古爲周秦關隴卽今之陝西長安等處其延綏

南夏甘肅皆爲重邊榆林之地河套沃壤千里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

而言也

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靖京漢之三輔皆此焉妻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

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控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可

以爲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遼夏河西五郡爲塞地

乃可爾

弱水既西心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遼夏河西五郡爲塞地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涣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導之西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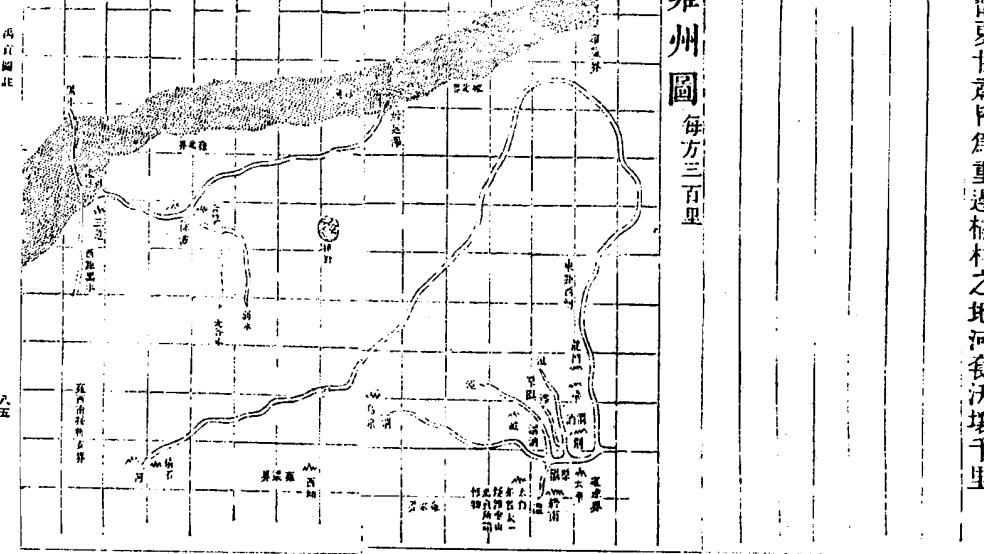
涇屬渭汭涇水出岍頭山東南入渭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

水出弦蒲藪東入涇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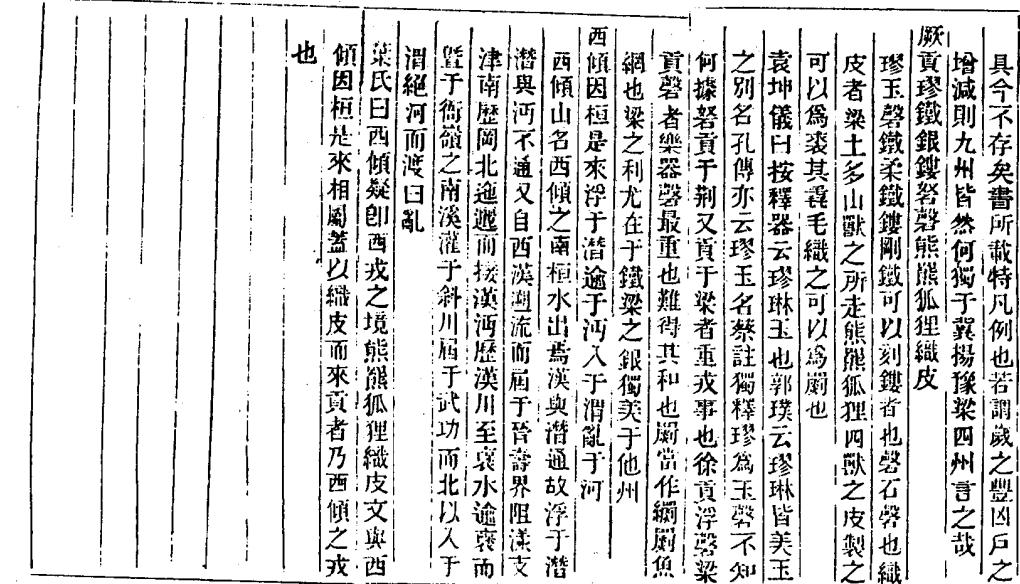
漆沮既從涇水出終南山東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

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

澧水從同皆主渭而言也



雍州圖 每方三百里



蘇氏曰灋水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島風
荆岐二山名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不言治者蒙上

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豬野澤名治水成功自高而下

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山名卽嵒三苗之地三苗之嵒在洪水未平及

是三危既已可居于是大有功敘

蘇氏曰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

故其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

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

珠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

今南海有青琅玕謂珊瑚屬本草云卽玻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在羌中龍門山在夏陽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

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

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敍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枝在河關渠搜近朔方
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
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

禹貢圖註

九

附于末

崑崙乃崑崙山旁諸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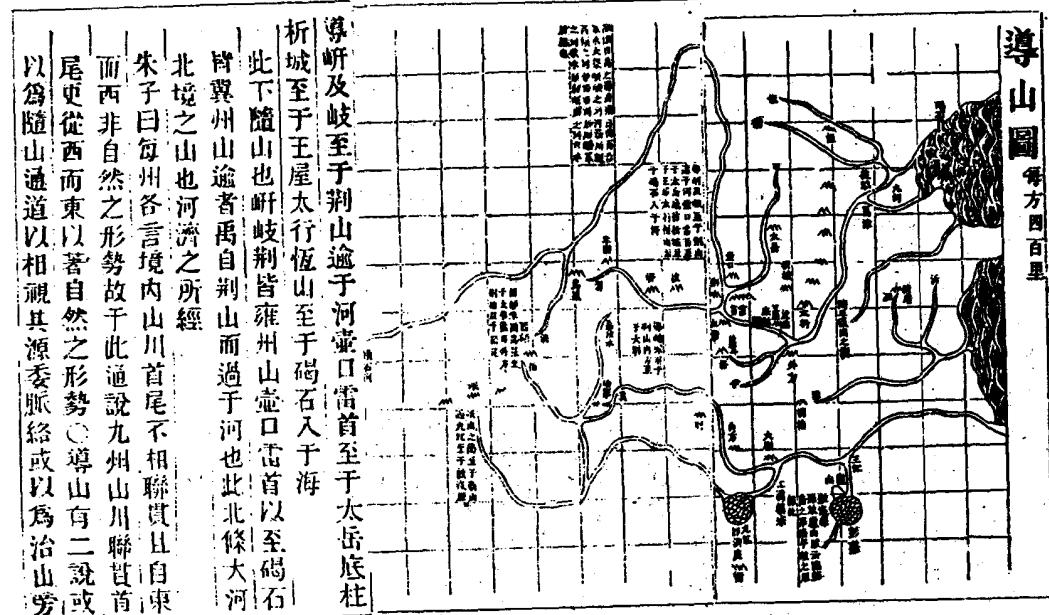
禹貢圖註

九

導山圖

每方四百里

六



小水然還是相視源委脈絡爲是若下流未疏上流將導之使何處去○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實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嶓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伊洛淮渭之所經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卽梁州之嶓山也荆山南條荆山內方大別皆荊州山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漢水之所出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

岷山在梁州衡山九江敷淺源在荊州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至敷淺源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故必過九江不言導者蒙嶓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自導岍以下四條曰至曰過皆指禹言衡山卽南嶽疏淺源卽廬山廬山雖高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雜居故有敷淺源之名○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功○岍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爲下文導河

導沈二條文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比江海淮用功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源而已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意隨山者禹亦只是循行其緊關處相視一過將天下水脈大勢統會在胸中其餘皆令所在該司查報然後便宜分遣各處濬治若必一一禹身自親歷山必臨巔水必窮源雖八年奈之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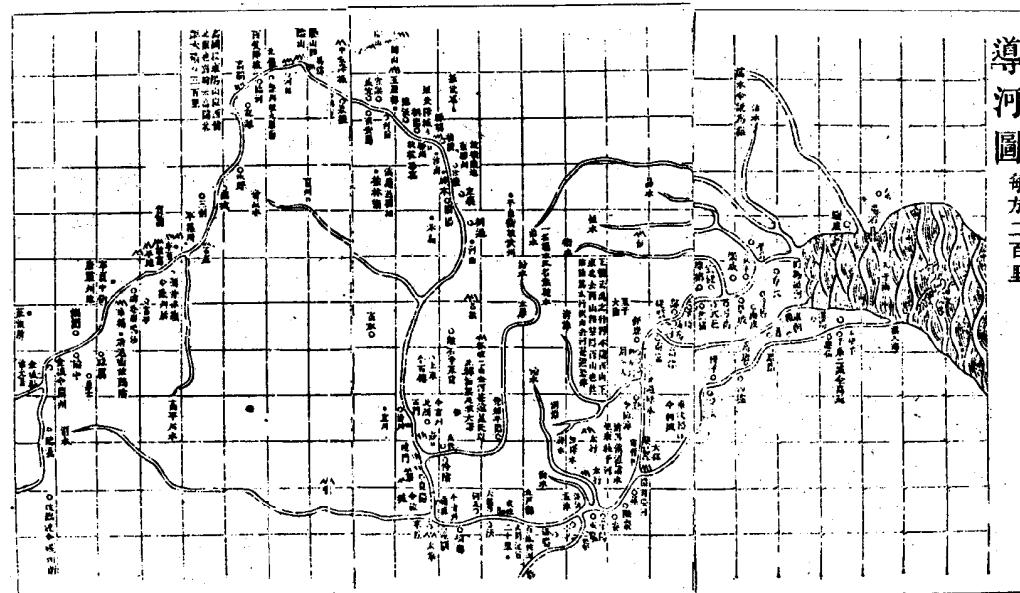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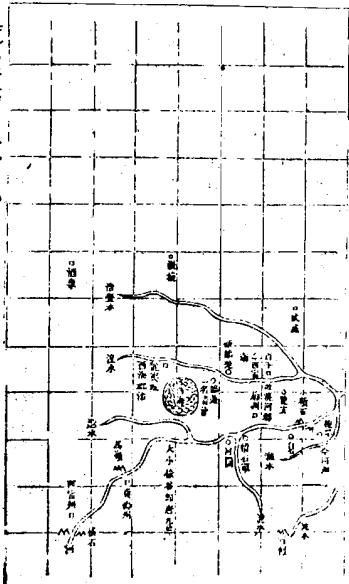
此下濬川也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上下故曰流沙其正派至于合黎其餘波入流沙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關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

按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黑水卽盧水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自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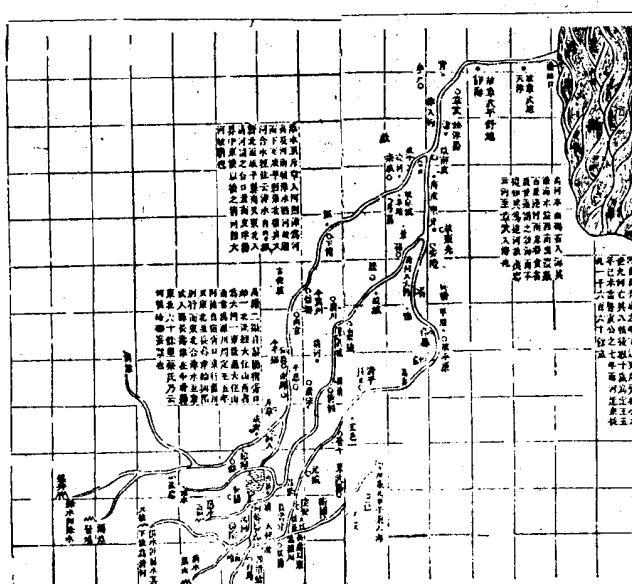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犧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一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遂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頽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

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汶合濟至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汾而後趨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賈讓治河三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禾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固堤增修堵薄勞費無已此最下策也○邱瓊山嘗論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南又謂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漢時河水又有所緒如鉅野梁山泊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水河之類雖以元入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以一淮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欲其無潰難矣○按周用謂河之不安其流由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斯言誠爲確論

嶓冢漾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水名出嶓冢山至武都爲漢又東流至武當爲滄浪之水三澨水名在郢州匯迴也謂之爲者隨地得名非他水也

禹河初徙圖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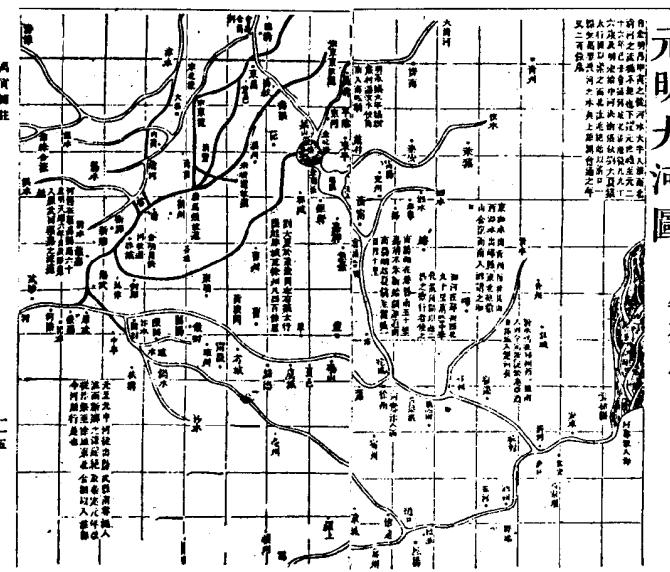


元明大河圖

禹貢圖註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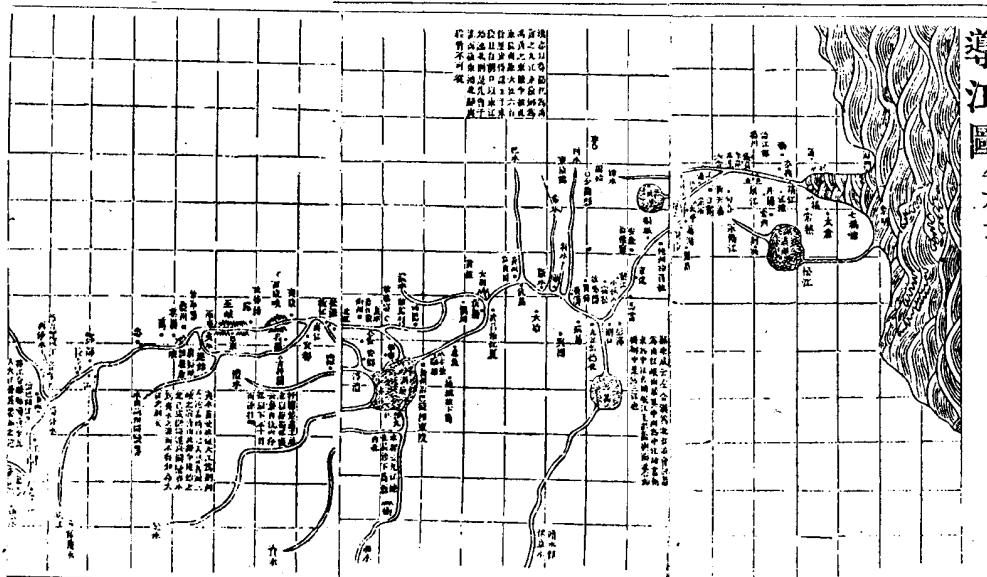
一四



導江圖

卷之三

一一一



沈水濟水也始發源王屋山曰沈水旣見而伏東出爲濟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榮榮卽榮波之榮又東出于陶邱北陶邱地名又東至于菏卽菏澤汶北汶也又東北至青州入海袁坤儀云今之譚沈水者皆云發源爲沈一見也自流而下又伏矣東流爲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爲榮一見也自榮而下又伏矣東出陶邱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又東至于菏卽豫之菏澤又東北會于汶卽青之浮于汶者此不但不得禹貢之意併蔡

山導江東別歸江又東至于澧迤九江至于東陽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之忘而亦失之者也夫既曰浮于汶達于濟又曰浮于濟潔達于河則自汶而濟自濟而河皆相通也者就王屋崖下而言也由此歷號公臺而西南入于河溢而爲榮河滿而濟溢也東出于陶邱北者即榮之濟東至濟之西而流出于陶邱之北也傳未嘗言伏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晉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灤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灤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灤即灤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渭汭也東過漆沮既從也灤涇大與

渭並故曰會既得灤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家嶺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

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

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不言山者河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

合大謂之入大水合小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

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陂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源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瀆四海之水無不

會同而各有所歸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袁坤儀云九川亦是九州之大川不曰疏流而曰滌源受眾水爲川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

水之經者甚眾滌源正是滌畎澗距川也非滌其山源滌山源在九山刊旅內四海會同陳氏以謂總結四方之貢道達帝都者較見冠冕而結意亦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所生之名物文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賦或出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

中邦
陳氏曰上各州惟止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于雍故以此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見于梁雍故以此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

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塙之復其性而已也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財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也

錫土姓不重錫勲勞只重封建欲與諸侯共治以維治久安之亂封建亦非創自禹平定之後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是也

祇台德先不距殷行台我距遠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己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自不違我之所行矣

曰台曰朕史臣之訓猶春秋指魯爲我也

五服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稽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全曰總刈禾曰銓半穀也半穀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銓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之甸服五百里者土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銓半穀也半穀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銓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張氏曰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禹成五服之事服

服其事也內而句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謂之服○陳氏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詩

矣矣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

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

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過以乘本遂末制名甸

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輸納也將送也蓋三百

里內既近王城不但自輸總銓秸而又爲四百里五

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于帝都也謂之遞者三百里文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皆言納而四五百里

候服者候國之服甸服外四而又各五百里也采者

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候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也揆度也綏服介于內外之間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皆夷狄之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而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以其荒野故謂之荒要服外四而又各五百里也流

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禹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成上

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

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十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漢地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計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述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里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若周漢則盡其地

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漸浸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贊而告成功

于舜水黑色故圭以元云

陳氏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外不求盡于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及于四海自禹敷土

而下暨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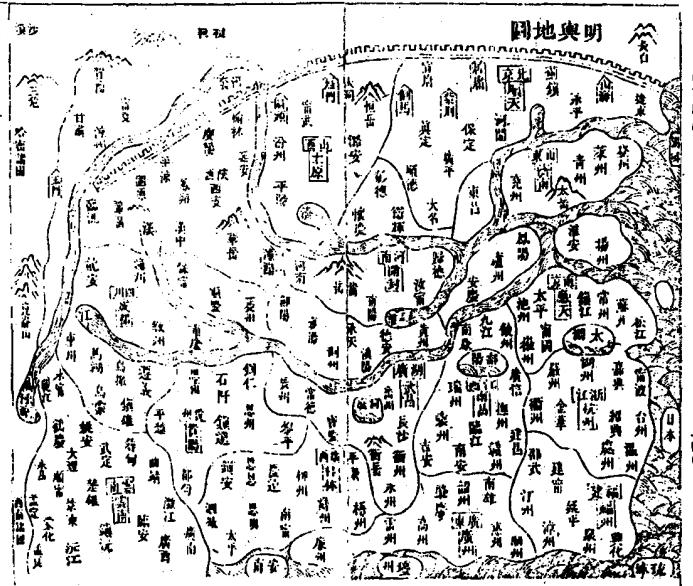
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甸服而下則以禹成五服

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

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

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學者其讀禹貢之書有是哉



卷之三

一〇

內
藏
圖
書

卷二

郡國其後亦爲十三州部都河內東樂浪西墩煌南曰

河漕論略

管正平定天下分爲一
南北淮門與前湖同三國分峙

龍虎廟在前竹河縣一說在今縣西
輸粟津百萬仰哺又其溢則歛前陵潤則妨運誠爲掣
肘近河全入于淮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
一自宿陵南入澗至懷遠入一自儀封北折出徐州小
學考之大運河東不用黃河之水惟資沂沂西諸水

淮海之水走淮原不用錢江之水惟淮河之水足以濟之自黃河決入運河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

會通輒水衝沙淤是河病而運亦病治運難而治河益

難矣議者謂治河當熟察利害知其勢相因而本末一
固步自封一勞永逸日務重則河不言治而自治信然

相涉，便陰自爲隙。選自《舊唐書》。

未覩有享數千年之利者何也或有謂水力難與之爭

姑指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利導之力竚而
則大告成矣

利水者然與諸治運者王河蓮則稱治通諸凡標治本
標弱一側不可地主海運則純河道謂捶築搬剝歲費

億萬不可也。主調停則謂漕河便矣。倘潢池有警，咽喉

爲梗之當慮海運當矣倘溟渤揚氛烟波阻絕之當慮
一言以蔽之長安也或者又問焉之

是宜海濱立治局。以此塞後通也。或者引言再不治河。九河以分其勢。導血以蓄其暴。故河得安流而長治。

久今故道失溝洫壞又河勢七八千里建瓴而下挾之

七月淫潦與汾沁伊洛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州
之屬其在孟臯寢陽故其所也然

數都委之而盡墮于治其任性徇情故其兄子也

禹貢圖註

禹貢圖註

修乎屯政修則邊軍無不耕鹽政修則商引多納本色東南可省飛輶之勞九邊可免脫巾之憂治河治漕雖我爲政顧言之于今日訛不與醫緩同嗤矣治病者第明其標不明其本亦安見其能生哉

林子導河迂譯

林子曰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耳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由癰疽內作而膿血若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若在刲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于東未已而復潰于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壅也疽也阻也而黃河之內淤癰疽之內作者也黃河之外衝癰疽之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而疏之導之瀦之鑿之不謂難宜內作而刲反肉于其外乎或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瀦之鑿之己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故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甯乎地既位而甯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

山

經 海

傳 璞

禍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郭璞之注山海經云
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
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經者之惑而皆不可謂知山
海經何則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周
禮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輿之數辨其山林川
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
輶轍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
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世
傳不廢其言怪與不怪皆末也南山經其山可考者惟譙
山句餘浮玉會稽諸山其地漢時爲蠻中故其他書傳多失
其跡也西山經其山率多可考其水有河有涓有澗有

山海經作於禹述於周秦其學行於漢明於晉而知之曰魏鄭道元也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是禹書禹與伯益二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類別草木鳥獸今其事見

方東晉南嶺有石室及此巒南山終已丁三十四篇而
雅云三成爲昆侖邱絕高爲之京山再成英銳而高嶼小
而衆歸屬者獨者蜀上正章山脊岡如堂者密大山宮
小山寡小山別大山鮮山絕陘山東曰朝陽皆所名接
此經有昆侖山京山英山高山歸山嶧皋之山獨山章山
岡山密山霍山鮮山少陘山朝陽谷是其山也夏書云莫

山視子男校此經云凡某山至某山其祠之禮何用何據
解用何是其禮也列子引夏革云呂不韋引伊尹書云多
出此經二書皆先秦人著夏革伊尹又皆商人是故知此
三十四篇爲禹書無疑也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周秦
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校其文有國名有山川
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亾於秦故其先時人
猶能說其圖以著于冊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
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
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秀又依之爲說
卽郭璞張駿見而作讚者也劉秀之表山海經云可以考

禍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郭璞之注山海經云
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經者之惑而皆不可謂知山
海經何則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周
禮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輿之數辨其山林川
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營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
輶轂之險溢車之木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直
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世
傳不廢其言怪與不怪皆末也南山經其山可考者惟誰
山句餘浮玉會稽諸山其地漢時爲蠻中故其他書傳多
失其跡也西山經其山率多可考其水有河有渭有漢有
洛有涇有符禺有灌有竹有丹有楚有洋有弱有汧有辱
有諸次有端有生有澨是皆雍梁二州之水見於經傳其
川流沿注至今質明可信者也北山經其山皆在塞外古
之荒服經傳亦失其跡而有渤海及河原可信北次三經
以下其山亦多可考其水有汾有酸有晉有勝有狂有修
有雁門有聯有教有平有沁有嬰侯有淇有黃有洹有釜
有歐有清漳渦漳有凍有牛首有汎有槐有彭有摩光有
禹所都故其山水之名尤著水有渠豬有滂有澆有少有
伊有卽魚有鮮有陽有羲有堦渚有畛有正回有兩澗澗
之山有潔水有環水是爲青州之地也中山經起薄山是
有龍餘有黃陵有交鷩有俞鷩有穀有謝有少有喫有波
有惠有澗有豪有共有厭染有橐有蕡有當有湖有門有
藉姑有明有狂有來需有合有休有汜有器難有太有役
州之水見于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質明可信者也郭
璞之世所傳地里書尚多不能遠引今觀其注釋山水不
次九經有絲洛之洛有岷江南江北江有澗有洧有澘有
澗冷澗有湜有汝有穀有澧有淪有澧沅湘九江是皆荆
楚道里其有名同實異卽云今某地有某山未知此是非

又中山經有牛首之山及勞澑二水在今山西浮山縣境而安多引長安牛首山及勞澑二水在山近牛首則在平陽而安多引潛及羅江鞏縣之山其疏類是酈道元作水經注乃以經傳所紀方土舊稱考驗此經山川名號按其涂數十得者六始知經云東西道里信而有徵雖今古世殊未當大異後之撰述地里者多從之沅是以謂其功百倍于璞也然酈書所著僅述水道所逕而其他山水紀傳所記足爲經証者亦閒有焉西山經有女牀之山薛綜云在華陰西六百里今山不可考而道里則合于經也西次三經云洱水注洛南書地理志云洛原縣有洱水必其水也北次三經云汎水注彭水附書地理志云房子有彭水亦必其水也又太平寰宇記云保安軍有吃莫川注洛其本不勝船筏今在陝西靖邊縣校西少三經有弱水注洛其當卽秦之楊糸今陝西潼關是而古今地里家疑其域外川流旣同又名弱水合于不勝船筏之說亦必其水也海內經凌門之山當卽龍門之山今陝西韓城是楊糸之山內經凌門之山當卽龍門之山今陝西韓城是楊糸之山嘗言怪而釋者怪焉經說鵠鳥及人魚皆云人面人面者當卽秦之楊糸今陝西潼關是而古今地里家疑其域外似人形譬如經云鵠母往往能言亦略似人言而後世是由漢魏以來不知聲轉斯爲謬也凡此諸條皆郭璞所不詳道元所未取又況之有功於此經者也又山海經本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郭云或作夸父按之爾雅有蠶父善顧是卽蠶孫之屬舉夸覆三聲相近郭注二書不知其一又不知其常獸是其惑也以此而推則知山海經非詰怪之書矣又經所言草木治疾多足証發內經沅雖未達是知非後人所及也海外海內經八篇書凡闕五年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所引無不徵也多雜劉秀校注之解詳求郭意亦不能照酈道元注水經亂其例又以考定目錄一篇附于書其云新校正者仿秀林億之例不敢專言歲注將以俟後之博物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九日

205

郭璞注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闕誕迂謬多奇怪僞讖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幽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濁自相漬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悉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革故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廣越人見罽而駭毳蓋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于冰水陰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性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性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達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述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鑿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舞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驥驥耳造父爲御舜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室西燕王母之廬南轔龍鼴之梁北蹠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耳驥之驍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誰周之徒足爲通誠瑰儒而推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大宛傳亦云自張骞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視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微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頑訪兩面之客海氏復長臂之衣精驗濟効絕代縣符於歲星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

鑒無滯隔曲盡幽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塞闕闢其蕪蕪領其元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墮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述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窮晉之翔回以淪天之凌澌溶之遊無以知絳蚌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船之津豈蒼兒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於戲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山海經目錄總十八卷

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五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南山經第一本三千五百四十七字

中山經第五本五千六百七十二字注三千四百八十五字

西山經第二本五千二百四十二字

海外南經第六本五千七百四十六字注二千三百八十六字

北山經第三本二千三百八十六字注二千三百八十六字

東山經第四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海外西經第七本二千五百四十二字注四百五十二字

海外北經第八本四百八十四字注四百八十四字

海外東經第九本四百九十二字注五百九十二字

海內南經第十本三百五十六字注七百九字

海內西經第十一本四百三十九字注六百九十五字

海內北經第十二本五百九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三字

大荒南經第十五本六百二十二字注一千二百三十三字

大荒西經第十六本一千二百八十二字注一千二百三十三字

大荒東經第十四本八百六十四字注八百六十三字

大荒北經第十七本一千五百六十七字注一千五百六十七字

海內經第十八本九百六十八字注九百六十七字

經本皆進在外言山海經古本十三篇劉秀校進時又附五篇于後爲十八篇也此郭璞注與山海經古今本篇目考

山海經三十四篇禹益所作

沅曰劉秀表曰凡三十二篇今合五藏山經及海外海內經共三十四篇二當爲四字之誤也

山海經古今本篇目考

山海經三十四篇禹益所作

沅又曰列子按夏革以爲夷堅所志又夏革曰大禹曰地之所載云云四十七字是經海外南經文又呂氏春秋本味篇核伊尹說多取此經夏革伊尹皆湯時人則此經爲夏書無疑矣故自唐以前劉秀奏王充論衡趙君吳越春秋皆以爲禹益所著博物志曰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水經注曰禹著山經淇出沮洳又曰山海經刻之大禹紀遠矣鄭元注尚書服虔注左氏春秋皆用山海經疑此經自杜佑始

山海經第一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南次二經第二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南次三經第三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西山經第四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西次二經第五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西次三經第六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西次四經第七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北山經第八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北次二經第九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北次三經第十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東山經第十一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東次二經第十二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東次三經第十三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東次四經第十四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中山經第十五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中次二經第十六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中次三經第十七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中次四經第十八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中次五經第十九本二千三百七十五字注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沅曰此目錄下注字今本所無目錄下總十八卷注字玉海有已下注字明藏經本有其云此海內經及大荒

中次六經第二十	中次七經第二十一
中次八經第二十二	中次九經第二十三
中次十經第二十四	中次十一經第二十五
中次十二經第二十六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第二十七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第二十八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第二十九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第三十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第三十一
海外自東南陬以西第三十二	海外自東北陬以北第三十三
海外西南陬以南第三十四	海外西南陬以東第三十五
海外西南陬以東第三十六	是水經
三篇漢時所合	元曰藝文志形法家有山海經十三篇
西山經第二	南山經第一
北山經第三	東山經第三十
中山經第五	東山經第四
海外南經第六	中山經第五
海外西經第七	北山經第三
海外北經第八	南山經第一
海外東經第九	西山經第二
海外南經第十	東山經第四
海外西經第十一	中山經第五
海外東經第十二	東山經第三十
海內東經第十三	東山經第四
大荒東經第十四	東山經第三十
大荒南經第十五	東山經第四
大荒西經第十六	東山經第四
大荒北經第十七	東山經第四
海內經第十八	東山經第四

山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爲西山經一篇北山經三篇 以爲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爲東山經一篇中山 經十二篇以爲中山經一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 篇凡十三篇班固作蓺文志取之于七略而無大荒經 以下五篇也	十八篇劉秀所增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云濟水過壽張云云而責景純注解疏略是以郭璞爲 注桑氏之書其謬甚矣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注桑氏之書其謬甚矣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善長注乃桑氏之經杜佑不知郭注是海內東經中水 經乃云水經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四十卷皆不詳 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是以二經爲一又引經 篇凡十三篇班固作蓺文志取之于七略而無大荒經 以下五篇也	十八卷郭璞所注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沈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 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 經爲禹經也

中興書目云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 以善畫者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玉海 云其經文不經見崇文總目同舒雅修晁氏志四十卷 為十卷又載工侍朱昂進僧繇畫圖表於首僧繇在梁 張駿有圖讚陶潛詩亦云流觀山海圖	圖讚二卷郭璞撰

元曰隋書舊唐書經籍志並云案音古本別行今見出
中書是後人所合

中當是後人所合
新校正十八卷畢沅著

況曰一考篇目則古本與漢時所傳可得而定二考文

字此書多偏旁相合之字篆文所無許郭有音則自晉時已爾其據書傳所引灼知俗寫者改正經文餘則証以玉篇廣韻然二書所見亦取俗本經文實不足據三考山名水道地理家紀載山水卽有與經同名道里不合俱所不取如中山經有密山而取新安密山不取密縣之山西山經有陰山而取上郡雕陰山不取塞外陰山又山西經有洛則以爲雍州渭洛中山經有洛則以爲豫州樊洛女几山之洛則以爲成都縣洛率皆証以書傳非由附會削人未之及也後有知者倘加意焉

國朝吳任臣皆有廣注今按楊慎所注多由蹈虛而非
微實其於地理全無發明任臣則濫引路史六朝唐宋
人詩文以及三才圖會駢雅字彙等書以証經文路史
錯謬既不足取詞章所稱又豈經証至於三才圖會駢
雅等書近世才人依託俗本經文撰述成帙字跡譌謬
百無一得任臣所注多在於斯經之尾也故無取焉

山海經序及考定篇目終
靈巖山館刊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新序
轍葉纂疏前都歷撰賦錄纂輯篇讀新整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
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
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
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
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夷主驅禽命山
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
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祀其珍
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鱗鳳之所止頑
石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
土作貢而蓋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
之著明者也其事實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常有獻異鳥者
食之百物所不當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
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卽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
確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轉盜械人時臣秀父向
爲諫議大夫言此眞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
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笑風帝乃悟之疏屬之山柱其右足
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
讀學以爲奇可以考證祥變怪之物見遠異異人之謠俗
故易曰言天下之至嘵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
惑焉臣昧死謹上元日玉海引此序而新其文

南山經 南也此秀所曰也
之首 沈曰此南山經及下南次二經之類是古本篇名西所題也又曰山海經之名未可知下當爲今某五城山經是名山經也又以山海經之名未可知下當爲今某五城山經合名山海經或是向秀所題然史記大宛傳可馬卿之謂也
讙山 沈曰任昉所作在岱山吳其首曰招搖之山元沈曰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山之西海之上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山之西海之上清西海也沈曰蜀伏山長始得名也
多桂 桂樹葉似橘子味辛白花
多金玉有草木 沈曰草木字矣王本注云靈草亦多之也
其狀如犧 犧音九爾雅云靈山亦多之也
而青華 沅華舊本作非今改正花
多木 多木皆音也
其名曰祝 祝音也

一者太
名曰鰐太
湖中今號之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沅曰隋書地理志云會稽有重山成
太
四方而三墳。形如人成亦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壁
而南流注于西。李芻有闕字音切藏本亦作開今从之
水出焉。音涿曰古木本開作副音涿說文玉篇供無此
而南流注于西。李芻有闕字音切藏本亦作開今从之
水出焉。音豫在沙中子曰禹水出黃金五英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沅曰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南水謂之為茅山亦曰崇山越絕書云禹到大茅山會稽之山古防山也茅山大會計因更名苗山曰會稽四方郡山陰縣會稽山也
南上有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珠
夫差及笄。此作珠本作玉苟引武夫廣雅作石矣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青地白文字作明今珠玉
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溟。音青作赤今之富山也引改正
期洪作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洵。一作旬沈曰玉篇引此作句山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
流注于列塗。沈曰大荒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列塗之山青水赤萬葉挺列字之誤卽此也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一作夕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
無鳥獸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辱勺之山其上多梓楠。侍山楠也博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不多沙石。沅曰舊本沙
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湧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湧水水有歌焉名曰蠶雕。或云其狀如雕
而有角。鷹似鷹而犬尾長翅是日景之
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可以爲博基石沅
本不以石爲之無玉處于東海望邱山其光載出載入。曰郭說非古某字

北流至小漁石山見史記正義是唐人有二積石案夏皆
其附也山不當大遠唐人言河源亦不遠信大積石或
爲夏書之山小積石爲胡唐窟蓋不取焉其下有石門
州西南漁石山在今甘肅河濱河水冒以西流冒舊也積石
云門關西南羌中山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流于河西經
云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而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是
山也萬物無不有焉東河水所入也況曰此異其別傳山
人所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金天
號也況曰顏之推家訓云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其狀如鶴
其神降于長流之山了祀主秋案禹疏古同也其獸皆文
尾文或其鳥皆文首文或其鳥是多文玉石實惟貞神魂氏
之官是神也王反景云西人則景反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瑞碧碧王赤所爲
甚怪多有非常之物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
其名如琤琤氏易箋曰音如石相擊音有鳥焉其狀如鶴
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告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
山之上駕象車而大鼓龍舉方並轡南子云生華方
葬綜注左思賦云畢方老父神如鳥芮芮其者常衝火
煙矣也其鳴白叶也見則其色有譎火說字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
中多文貝珠徐泉蠻之類也見兩淮況曰畢方三苗所處陸德
明荊楚音義曰三苗屬天水一山當在今秦州西俗
先其名水經云江水又東過江陽南洛水從三危山西
過廣漢西歸南水也山當在今四川省淮南三危山
地志云民云二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在敦
煌縣南三十里見史記正義曰三危在敦煌南與鳴沙
相接此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詳洛水所道經曰南出三危山
山所水詳來鄭云此說不知三危三青鳥居之謂西王母
所解也況曰大荒西經云赤黑色一名大鵠一名少鵠一
名曰青是山也廣員千里云曰國語云廣員有良臣名曰
虞文所無从犬耕寧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鶴其名
近下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自身四角其蒙如披蓑蓑避
衣也晉校況曰冀當其附也山也見鄭文其名曰葵猶做柰二字况曰葵本鵠作葵猶掘玉篇有葵猶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流曰白山，在今陝西甘泉縣南。上里漢書地志謂之鄧陰山。多殺無石共草多姑德明王。又謂之鄧莫矣也。元曰說文云鄧莫矣也。陸名之專茶生陂澤中。又謂之鄧莫矣也。小大同鄧莫也。江南人曰徐音柳韋曉曉。蒙反。蕃音蕃音似涉而加切如切。又青頃之字當爲煩此假音也。陰水出焉。今陝西甘泉縣北。今陝西甘泉縣南。有小出東清泉。西流注于洛。流出自此謂洛也。北五十里曰勞山。流在陰山北。據印陝西。保安縣西。九吾山。草一名此處中染紫也。元曰。山北離雅云。病草水經其西也。多此草。平陵德明音義云。此沈顥徂斯反謝徂杏反弱水出焉。元曰。本原出焉。去平陵四十里。南流在軍北四十里。入洛。在軍北不勝船筏。即此弱水也。晉書冀犍教收道士安北將軍寧州刺史。弱水也。晉書亦此水水出今陝西洛水南。東南流至保安縣西入洛也。而西流注于洛。元曰。洛水自洛水源流所達之遠。還俗洛山既與陰山合。而陝西西安定安塞二龍山也。洛水自洛水源流所達之近。則南歸金水。即此今日謂慶原右有洛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此碧水。即謂之碧水。金史地理志。云金明有清人谷旁水北出。洛水。北百七十里曰中山。流從陝即陝西安寧縣北。廣闊嶺區水所出也。其上多樛其下多樞。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元曰水經注云。區水上郡長城。遼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旁水北出流入。谿便得小原附書地理志。云金明有清人谷旁水北出。洛水。即謂之碧水。水俗謂之秀延水。北自綏州綏德縣流入今水出陝西西安寧縣北。永寧縣。東北至永寧縣。東北流入安寧縣界。遼奉重嶺北。又南至延川縣。東北至永寧縣。東北流。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山。流曰。山山曰。疑即陝西米脂縣北諸山也。所出上無草木而多硌石。硌石名曰雲山。考李山湯水也。脩子似栗而小味美。搭本可以爲湯也。見王篇下多棟。情爲簡清。云然。濟濟。音若。音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或作其狀。如雉以其鷄飛。鷄。謂下須毛也。食之不晦目。音戶。

諸次之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諸次山當在今陝西葭州未詳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沅曰山當在今陝西葭州未詳也。
水原註道元所述，其不染櫻漆樹爲櫻也。當爲秦之草多蘚蕪。
一名白芷，別名蕪，草也。多冷石冷，或音金朱，詳沅。
疑涇端水出焉。水又東逕陽縣南東流注于河。沅曰今水逕葭州北。
東端水出焉。水又東逕陽縣南東流注于河。沅曰今水南入河。
八十九里王元滿俗稱寧河。而東流注于河。沅曰其水南也。
山海經注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音于孟，或作明。沅曰孟當爲孟。
出者延縣西南赤沙阜。即孟山也。當在今陝西赤水。又謂削冰。
謂邊縣傳云：孟或作明。舊本脫之。今據水注補入。其陰多
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外傳曰周穆王伐大戎得。
其鳥多白雉。白翟。或作雀。生水出焉。沅曰水往注謂之奢延。
沙阜東北流洛川在南。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削冰。
出者南百步。案奢延城在定廢夏一。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原縣亦
其地。有水出縣東廢次溝俗名湜。怒都干。疑即西懷遠縣。
而東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河水又南逕石縣西者。
縣北塞外又東南至綏德。水東北逕榆林府懷遠。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山。沅曰山在今甘肅安化縣。元
一名女郎山。在縣北三十里。太平縣。宇上多松柏下多株。
記云：洛陽縣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上多松柏下多株。
榆即此也。比獸多牛。牛羊耳。其鳥多鷦鷯。鷗鷺。
原山白於原山。山南北入渭。卽涼晉灼水。見史記正義。寰宇記云：洛水
源出白於原山。山在定廢縣。望山今水出慶陽府安而東
流。注于渭。渭源云：夏書曰渭又東逕沮洳縣。今水出慶陽府安而東
水也。秦洛水故人。渭今入河。在洛邑。縣南猶曰爲漆。沮之
勝固石刻已在同州。南入河則是朱金時改流也。
出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生水流曰夾水。東故麥河也。其水合紅柳河。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
上。潛于其下。是多白玉。沅曰秦其道里當在陝西榆林。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山云無水。又東過東平郡治。注有
甘肅秦州東南水印生水也。
審延水。水印生水也。

此出而東北流注于秦澤其中多鱣魚音藻沈元曰此字訛其文廣雅無見玉篇人見人則笑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之馬頭廣身人面見人則笑異物志云廣大山之閒種常都以人深身見人便走有男女面長四五尺能叢明相喚聲鬼在幽昧之中似鳴其行如風氣見則天下大風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沅曰卽卽山也多枳棘剛木擅桓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灘水其中多鮀魚音詰沈曰卽鯉魚也亦曰人魚或曰鯉兒音同正字兄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海鷗體皆如魚而頭皆虎足也食之已狂沅曰北次三經云入其麌也魚食之無厭族同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灌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虺迺沅曰廣韻作虺音也見史記正義水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涂吾音吾水也元曰括地云卽管子之鴟案說文鴟卽透字古文達卽見則其國肥道者其水在今陝西涇遠縣北河之外也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或作厔山古音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劖音么元曰說文耳多馬有頭而兩身其狀如大旱延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迺亦从類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蕙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野馬也見王篇馬而小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沅曰括地水一名鮮水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涂吾音吾水也元曰括地見史記正義水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涂吾音吾水也元曰括地應劭曰在朔方北之源又文達注徐廣注史記曰余一作鮮字郭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或作厔山古音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大旱延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迺亦从類

其中多龍龜

凡北山經之首自卑

鄙之山至于隄山沅曰此經之山當定其所在也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壅吉玉用一珪塞而不壘音祭其不用于米皆埋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或作皆生其所用牲玉

元曰右北山經古本爲第八篇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汎曰威字古只爲亦又爲虎商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抱鵠汎曰危也字說文人蓋是也抱音抱汎曰此彊圉譜文然案今所傳抱鵠讀又小有不同

又北三百里曰北嶽之山汎曰說文聲云出海北嶽山東其道里不得在蜀又是北山經文何謂也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白首馬尾彘儀名曰獨鵠音谷汎曰說文云北嶽中豕尾如馬出此又曰彘仰狹出蜀北嶽山如虎白身中犬首而馬尾今經不載此漢或古本有之狀如鳥人面名曰燉鵠燉音兩音或作夏也燉鵠宵飛而外水舍蓋地理志榆次有深水鄉地志本經出北嶽山人今燉水塗水出凝卽北嶽山水氣卽治水也音皆相近未敢定之

晝伏鵠體食之已晦音也汎曰二書說文所無見玉篇宵飛而山涂水出凝卽北嶽山水氣卽治水也音皆相近未敢定之而東流注于印澤汎曰說文云治水印作印水也音皆相近未敢定之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汎曰其山當在漢代郡志如縣北塞外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汎曰地里東至廣寧郡即如子過本水也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城城北十三州志水南流逕遼寧城北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水爲城頭又東南于大而東流注于鴈門水名汎曰雁門水卽瀟水地里志有于延水而無雁門修水之名山海經有雁門之地亦云水水入雁門水東逕大鴈郡郡有瀟水注之自而無水自下其歌多居暨其狀如蟻當爲蟻蟻音謂之蟻亦通謂之子逐水矣失而赤毛羣似鼠赤毛如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或作舉父牽鵠也夸父音謂之夸父也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澗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澗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鯀亦稱鯀古文音謂之鯀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沮山當爲恒汎曰恒疑其上

又北三百里曰敦頤之山元日疑卽雁門陰館聚頭山教題累頭皆首之轉敦謂如白也汎曰依舊所無見王篇云下也卽郡義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下多怪蛇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沮山當爲恒汎曰恒疑其上

又北三百里曰敦頤之山元日疑卽雁門陰館聚頭山教題累頭皆首之轉敦謂如白也汎曰依舊所無見王篇云下也卽郡義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營澗之山至于敦頤之山元日此經之山自山之山白山教題累頭皆首之轉敦謂如白也

西太原府至忻代諸州也。凡十七山。元曰自管淳山至此才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有翼人面。其祠木用一雄雞。毛髮之用一璧。珪投而不轡。據玉於山中以避神不輒之祭。

北次三經

之首曰太行之山。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行音下。北淮南子云五行山太行山五音相近。高誘注云。又曰太行山也。在今河內野王縣之北。上黨山也。山是其名。俗本兩雅作舜。

其首曰

山

沅

水

源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山海經第五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卷之五
中山經
中山經 沈曰史記注云皇甫溫曰禹都平陽或在安邑
山之首 沈曰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南史記封禪書云蒲山
蒲山者蒲薄音急通也 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水經注引此作
蒲山之首 沈曰蒲坂縣有襄山水經注引此作蒲山之首
蒲山亦名蒲坂山亦名蒲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
亦名甘陵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
當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二名總山縣分之見史記正義又云
蒲山一名條山又一作甘林其水出焉
今者奉沈曰水經注云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注于河又曰
蓼水川流所注與其水相扶今水當在山西內城縣而西流注
于河其上多柏木其下有草焉蓼本而否葉作食之已癢

山海經第四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沈曰史記注云皇甫溫曰禹都平陽或在安邑
山之首 沈曰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南史記封禪書云蒲山
蒲山者蒲薄音急通也 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水經注引此作蒲山之首
蒲山亦名蒲坂山亦名蒲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
亦名甘陵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亦名蒲山
當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二名總山縣分之見史記正義又云
蒲山一名條山又一作甘林其水出焉
今者奉沈曰水經注云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注于河又曰
蓼水川流所注與其水相扶今水當在山西內城縣而西流注
于河其上多柏木其下有草焉蓼本而否葉作食之已癢

又東十五里曰樞谷之山其中多赤銅或作樞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沈曰卽扶地志云蒲首山一名黑山在縣東四十里一名牛首今名烏嶺山
其中多蘚草亦音字沈曰說文云山皆合故知非郡縣山當任今山西浮山縣境霍太山之南案其道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舍草出矣林山卽此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沈曰卽扶地志云蒲首山一名黑山在縣東十五里大平寧宇記長安志以此為郡縣之山也
又北十五里曰陰山亦音字沈曰說文云山山史記謂之霍山也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亦曰陰山沈曰霍山縣河有霍山山爲霍山明山以霍江水出焉山在今山西霍州東南夏書謂之太岳周禮雅謂之霍山也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亦曰陰山沈曰霍山縣河有霍山山爲霍山明山以霍江水出焉山在今山西霍州東南夏書謂之太岳周禮雅謂之霍山也
又北三十五里曰合谷之山沈曰玉篇引是多蘚棘音曉
又北三十五里曰鼓鑑之山沈曰卽鼓鑑山在今山西霍州縣河有霍山山爲霍山明山以霍江水出焉山在今山西霍州東南夏書謂之太岳周禮雅謂之霍山也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鑑之山沈曰卽鼓鑑山在今山西霍州縣河有霍山山爲霍山明山以霍江水出焉山在今山西霍州東南夏書謂之太岳周禮雅謂之霍山也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鑑之山沈曰卽鼓鑑山在今山西霍州縣河有霍山山爲霍山明山以霍江水出焉山在今山西霍州東南夏書謂之太岳周禮雅謂之霍山也

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其狀多間麋多鹿豹虎其鳥多白鶴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其木多豫樟楠柞其獸多豕鹿麋其鳥多鳩

爲免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馬熊之穴恒出神人受故

而冬閉是穴也冬啟乃必有兵今鄭西北有汝山下有石鼓聚縣舊山方鳴則有軍事與此穴殊

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榜柳其草多寇脫

又東二百里曰驥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其

械沉白城當爲玲瓏鑿石之次王者正篇云玲

木多桃枝荆芭沈氏當爲桃木也當爲芭竹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城石城石勁石

其本多柏櫟櫟爲柏當爲柏當爲柏當爲柏當爲柏

又東二百里曰虞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榜柳其草多寇脫

又東二百里曰虞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豫

樟楠柞其獸多豕鹿麋其鳥多鳩

其狀如鷦而一足尾尾其名曰跋邇見則其國大疫跋邇曰

爲鳥一足以蔽不爲衆與反以來悲

況曰此亦與今所傳圖譜文不同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柏柵多柘多室一作清

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犧其陰多鐵其鳥多

鶴鶴鶴也傳曰鶴

鶴來東音鶴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沈氏當爲涿山涿古字通太平賓

宇記云南陽縣蜀山在縣西三十里

其木多穀柞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柏柵多欒柵

欒柵次義所

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冀望之山

沈氏當爲冀望山元和郡志云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治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

沈氏當爲冀望山元和郡志云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治

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

雞殊柵

沈氏當爲柵

山家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燭毛一隻燭驥山帝也

祠着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儻娶一隻

沅曰右中次十經古本爲第二十四篇

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冀望之山

沈氏當爲冀望山元和郡志云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治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金其下多穀柞柵

多鶡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子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空多精其木多松柏

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蠶名曰鳩

鳩也

又東四十里曰支

支者善注水也引此作攻非

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蠶名曰鳩

鳩也

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玉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精似柏子可食冬夏生

南三十二里有獸焉其狀如鼠赤目亦喙黃身名曰雍

漢書音義云柵似他葉冬不落也

多柏其陽多金其

多鶡

鶡鶡鶡也傳曰鶡

鶡來東音鶡

又西三十里曰有獸焉其狀如蠶赤目亦喙黃身名曰雍

漢書音義云柵似他葉冬不落也

又東南二百里曰豐山

沈氏當爲豐山

毛萬善反倒社埋之也。沅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毛曰倒社爲到古不从人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

皆倒

毛曰倒社爲第二十一篇。毛少牛嬰毛吉玉。

沅曰右中次十一經古本爲第二十五篇。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或作遇之山無草木多黃

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今

興郡桂陽縣出筆竹大者二尺長四丈又交趾有其上

葉竹實中勁硬有毒貌以刺虎中則死亦此類也。其上

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沅曰初學記梅第弟亦此類此有云

多黄金而无云山因附于此。此語他亦無云山因附于此。

金其下多㻬琈之玉。雲山之上其黃乾脂郭璞注曰

云謂金精也今經無此語他亦無云山因附于此。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柏櫟樹其上多黃

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枝也名之扶老竹。

又東南七十里曰丙山多笙竹富爲桂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璣石文

石未詳。多鐵其木多柳枳檉柏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泮

之林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

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草鷄鼓聲相近神于兒居

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於江淵出入有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

湘山瀆水自南而北流而南也。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

多蘿蕪莎蕪芭蒼苔如蠶而香而苦帝之二女居之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礦石無草木其木多荆芭柳植其草多諸蕡荒

又東南一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

多毅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沅曰呂氏春秋有楊柳

又南九十里曰榮余之山今在潯陽榮余縣其上多銀其木

多柳芭其蟲多性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沅曰此經

今名不詳也。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

不相能也。其上多碧多冷。作冷非石赭其木多柳芭楮桑其獸多蠻蠻

鹿多白蛇飛蛇荔而飛者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

此賦省城也。作舊是云鄭井也。原人也。自南而北入江川引此也。是常遊於江淵沅曰張元非失矣夫祀禮波無生云蒙人妃湘君至東元

益陽入江水經云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江元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於江注此澧水流於洞庭湖

巴陵洞庭之澧江口澧水下交瀟湘之淵

此澧府則能故游戲江令之言也。江湘沅水若共會

作澧南非湘水注云澧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澧水深也。水輕

文新附亦有之。今有相水又在澧水之名矣。案玉篇水名徐鉉說

是在九江之門地理志九江

江自潯陽而分爲九晉書會於大江書曰九江孔道出入必

以瓢風羣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

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崇山其木多櫟柏竹箭箇箇

箇箇亦俗稱中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麇鹿

箇箇見禹貢中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麇鹿

又東南二百里曰卽公之山沅曰史記集解云

金其下多㻬琈之玉其木多柳枳檉桑有蠻焉其狀如惠

而白身赤首名曰蛺

音泥沅曰史記司馬相如賦蠻胡說

而白身赤首名曰蛺也疑是爲字之未聞沅曰此蛺字說文云形又不合

假音然秦經說加蚩白身云云形又不合是可禦火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其陰多黃玉其陽多黃金

其木多荆芭柳植其草多諸蕡荒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礦石無草木其木多荆芭柳植其草多諸蕡荒

又東南一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

多毅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沅曰呂氏春秋有楊柳

又南九十里曰榮余之山今在潰陽榮余縣其上多銀其木

多柳芭其蟲多性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沅曰此經

今名不詳也。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

不相能也。其上多碧多冷。作冷非石赭其木多柳芭楮桑其獸多蠻蠻

鹿多白蛇飛蛇荔而飛者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

此賦省城也。作舊是云鄭井也。原人也。自南而北入江川引此也。是常遊於江淵沅曰張元非失矣夫祀禮波無生云蒙人妃湘君至東元

後漢王利祿用酒毛用少牢毛用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壘壠墓之也。酒太牢祠要用圭璧十五

五采

沅曰高湧注淮南子云名山大山也

五千三百七

一里大凡天下名山

沅曰高湧注淮南子云名山大山也

五千五百六

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兵部侍郎纂修國史編修館事官員等編
兵部侍郎纂修國史編修館事官員等編

海外南漸沈自此秀所

水上卷禹曰天下名山四方上下爲六合也

云云列秀分爲二卷山四海之內形訓海作極

日月沉沉日淮南子星照之以

歲星曰淮南子星照之以

山海經第七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海外西經

海外西經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元曰淮南子墜形訓云自西民正與此文倒知此經是說國之詞或右行則自西南至西北憲三山國或左行則自西北至西南起修嚴民是漢時猶有山海經圖各依所見爲說故不同也

誠蒙鳥在結飼國北

元曰蓋結飼國所有承上文起南原言其圖象在結何圖北也

鳥青赤尾

大蓮山高三百仞在誠蒙鳥北元曰此當卽今山西太原是易姓戴云晉晉侯在下文馬御吉更也

爲

大樂之野元曰此當卽今山西太原是易姓戴云晉晉侯在下文馬御吉更也

爲

後名華神于晉之虛作爲華華于水之勝

爲

李善注文選及初學記竹書記年云帝君十年帝巡狩

爲

九歲于大豐之野春於地名云晉大幽太原大要大虛晉

爲

陽太原六名其實一也見初學記案經云大樂又云一曰

爲

大遠樂遺俱有華聲相近卽大夏也易歸所謂晉所謂晉

爲

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元曰周書王會解云越王會者若蕭何後有百井蛇即死是爲丈夫民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海內西經

沅曰劉達注左思賦引此作二負

松之疏屬之山
松屬繁縝也古沃切
沈曰山在今陝西綏德州城內元和郡縣志云
龍泉縣蒼陽山亦名羅經其右足
脊橫其右足脊橫其右足脊橫其右足

木在閩越沈曰此云閩越西北面山在今綏德西漢宣州延平道卽笄頭山也音皆相近

同輩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官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爲怪變化論難以理潤物東興氣出于不然不可以常道

卷之二
推不可以近，教授矣。魏時有人姦，故周王家者得殉女子，不死。生數日時有氣數月而面無譖狀如甘許人送請京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九解之毛生在鴈門北

崔浩云翰海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見史記
秦隱案此澤名翰海亦卽委羽之山皆以解羽名之
鴈門山烏山其山形似木經注王晉書二沉曰山在今

五里 延門山，雁出其間，引此作門。在高柳北，西代州北三十

高柳在代北沈曰北水經注引此作中又云其山重巒叠嶂凌半空高处山隈隱東出遼寧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廣都之野元曰即西山裕所謂裕在昔周天子葬之于王陵而王陵所謂裕

後漢書注淮南子釋名引
櫟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尸子云禹之貳陵者葬于陵死於澤者葬于澤見後漢書注淮南子靈形訓云后櫟在建木西高勞柱云隧木在鄭賦鄭賦三云

南方澤名非也案云黑水之山其地當在今甘肅有此

流黃鄧氏之國 沅江湘南子有云流黃鄧氏有其北方三百里 中方三百里 言同 城內

流沙出鎮山 沔曰此卽山西陝西塞外陰山也水經云流沙出鎮山北諸所謂流沙者也南水入流沙流沙與水

諸侯盡市之國又遠于烏山之東朝雲固西海郡北又逕於南山西入於昆山西

行又南行昆仑之墟。沈曰：舊本作盛，非下同。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東湖在大澤東。五日也。

新國在漢水東北今扶餘國即漢舊故地在長城北去平昌千里出名馬亦五色皮大殊如駒

孟鳥亦鳥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海內昆侖之虛汎言海內者是肅州之山說文
云店大耶也昆侖耶謂之昆侖皆
高海內者昌海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謂
其虛基廣輪之高厚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體
南子云高萬五千裏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貢曰淮海虛
一千里廣雅云高萬一千三百里一百四十四步二尺六寸
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阿可食見穆天子傳水禾無穀類也生黑水之面有九井
尹曰水之美若昆侖之水以玉爲檻壠面有九門
門有開明沉曰淮南子東方曰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此
則有小昆侖也沉曰諸本無此傳今據水經注增入而以
之濟有小昆侖則是肅州之山乃古反在八閭之巖間在嬴
之昆侖在海外郭說正相合而以之濟者非仁人及有勇如羿
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之巖者不得登發其山之間崩
堊巖也羿嘗隨東王母亦言羿道也或作堊云堊元
曰說文云羿羽之羿風髮此云仁羿言非有羿與不能望元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西北西南又入勃海元曰淮南子堅
高湧云勃海大海也海訓云直勃海浦昌海勃首本作渤海俗字今改正而以之濟石流曰云通河積石在禹
山禹治水復淮水于云淮水之源自岷山地中行禹
導而通之至積石山者水流曰高湧注淮南子云淮
曰胡河積石在禹所作養也水本經走山川驅束水至武
爲漢陽或作漢水也水經走山川驅束水至武
邑南西北隅至氏道重疊鑿鑿而爲渠水據此則秦州之
流發于昆侖有伏黑水汎言水至于三黑水入于淮海又史記
正義云括地志云黑水源出烏蘇縣西境東南四十里又商記
二十里而至揚州東大海外城江口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
州從伊州東南三十餘里至鄆州鄆州東南四百餘里至
河州東黃州東南有小積石山出西北隅以東北行又東北南入海汎言水自
州有小積石山出西北隅以東北行又東北南入海汎言水自
海也此海即揚州之海河指第十一

山海經第十一終

靈巖山館刊

山海經第十五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大荒南經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赤水出見俞山也。有耿左右

有首名曰號陽。出於名闕黑陽兩者沉曰莊子云西北方

云即此也。又案號陽當為號陽之誤。篆文是足相如故

謂號陽之玉篇有號陽氣字郭注號陽之陽亦當為陽氣

非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變。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

謂雙變所云雙變而俱往者蓋此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出見俞山

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南均也舜遇

之高均因留死亦非禹葬今在九疑之山也。爰有文貝。即榮

金即離鳴又鵠也。鵠貢委蛇即委蛇也。熊羆象虎豹狼祝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木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

有榮山榮木出焉黑水之南有元蛇食鹽。今南山鳩蛇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堯八齊天帝神仙在此也。黃鳥于巫山司

此元蛇。言主

有榮山榮木出焉黑水之南有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音

大荒之中有少和之山。有虞書在此也。有虞書在此也。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甘水出甘山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

有虞氏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源水出焉。有尾山如

有虞民之國其民皆生卵。即卵也。有虞書在此也。

大荒之中有不善之山黑水窮焉黑水出焉又有賈山汎水

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營壘之山。即登葆山。葬至所從上下

食秦項之商子也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汎曰此似

有虞民之國於姓秦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甘木卽不死樹食之不老民曰此似秦外南經不死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宛極果北不成去宛

音如風

求也。有夷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

耳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亦有處南

極以出入風

有夷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

耳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亦有處南

極以出入風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號頭無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號

吾人

有魚使四鳥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

沈曰宏當為𠂇

頭號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

趙不可以耕而行簡杖之用行

而維宜芑芑穆楊是食管子就地所宜云其稽杖祀黑泰

已則有號頭之國沈曰此號海外

有號頭之國

有號頭之國也

帝堯帝得帝舜葬于岳山即狹爰有文貝誰爾鳴久鳴貞

古廣

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元貞

沈曰此紅釋海外南經狄山也

有中山者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出焉

古廣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

古廣

頭號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

趙不可以耕而行簡杖之用行

日洛于甘淵。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以歲星曰空

古廣

日洛于甘淵。桑之苗菑八極之苗水乃有大羲和是主日

月子出于闕谷故明又日暉故旦入明一晦有夫羲和

之精也。則病死此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

古廣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

古廣

蚩尤所乘其種姓皆已擒棄其械化而為樹也。是謂楓木

古廣

祖狀之戶

古廣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望塗之山。青水窮焉昆侖有雲雨

古廣

有木名曰榮木攻雲雨。攻謂桂伐有赤石焉生榮木

古廣

有木於赤石之上。有楓木復生此黃本赤枝青葉翠帝焉取藥皆為神藥

古廣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麌姓之國皆如橘之柑

古廣

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堅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

古廣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魯侍郎

鄭玄注

管轄範疇

西北海

大荒西經

有國名曰不周負子淮南

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破壞不周而山有兩黃獸守之

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溫山水東有幕山有禹攻共

工國山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

有國名曰淑士顙項之子高陽氏也有神十人名曰女媧

之腸或作女化爲神者也

記索隱廣韻云伏羲之妹也

云伏羲之妹也

出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日
絕得之也。大風雨大風日許史記云大風屬伯也。淮南子曰堯時九風
大風皆爲民害堯乃使尹徵大風于青邱之澤。黃
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沅曰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禹貢水北流
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在也。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遠從之也。叔均乃爲田祖。田祖之官謂
所欲逐之者合曰神北行位也。先除水道決通溝澗。言逐也。得雨故見先除水也。遣今之逐鬼是也。
有鑑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也。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沅自周書王會云日深桂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大戎。黃
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干。明。沅曰史記案
經本直。云黃帝時姓禡檢。嘗傳黃帝時無此姓也。是爲大戎也。
盼姓。云黃帝時姓禡檢。嘗傳黃帝時無此姓也。是爲大戎也。
威姓。少昊之子食黍。眼絕深黃。
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犬戎之神名也。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鷩山。音鮮野山魚山。
有人一曰。當而生。沅曰四字舊作本文。據藏經。引此作并明。蓋因人而生也。此
似釋海外北經無骨國也。此
有繼無民繼無民。沅曰當而生。人尸子曰。
徐偃王有筋骨也。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日光也。郭
作干。弄明白。生白犬。白犬有牝牡。言自相配合也。
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輸。沅曰舊本作輶。顓頊之
子食黍。
有國名曰顓頊丘。有犬戎。我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一作之民。沅曰
中有八焉。五日是皆人形而畜下有翼。經本直。云西羌
不能飛爲人養海淫無理。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
頭生苗民。苗民薦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沅曰舊本作洞野。
俱作灰。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生崑崙赤絡。西附西極。
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骨耳之子。微可人生無骨者。赤絡下地也。
海外北經文。贊皆相此釋。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明謂爲夜也。不

山海經第十七終

靈巖山館刊

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言能請教風雨以燭九陰照九
幽是謂燭龍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懼詩含神毒曰
天日也沈子曰此猶海外北經鐘山之神也

山海經第十八

晉記室參軍郭璞

海內經

東海之內北海之間有國名曰朝鮮內北經朝鮮也大毒
沉曰史記大宛傳有身毒國徐廣云身之所謂浮圖又作訖爾
日月氏東南數千里萬歲山志云地力三萬里佛道所出也
其國王居城都督皆驛吏刻號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屯左右
諸大國凡八十八國皆有道德碑有文書金錢也
奉大國以天地之中也其人水若人笑固貴道德有文書金錢
雲霞氣皆浮游此國中皆大興假人愛人假人也沉曰列子
四年始射山有神人不假不愛仙聖爲之使本
此義也爰人舊本作愛之今据蘇軾本改正
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勃泥市沈沙在西海郡又云

運浮諸暨寧市之國又遷于烏山之東
朝雲宮西歷見山西南出於過瀘之山
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汜蕡音如汜
丹貨銀鑑皆流于此中音其本中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可疏之國黃帝娶雷祖世本云黃帝娶雷祖
況正史記作媒祖徐廣曰祀一作保古今人表作余生昌意
謂之昌義曰一作保古今人表作余生昌意
謂之昌祖淹
青陽及惠昌昌意降處若水水在昌即所封國也水經
小南至故牛微外東生韓流竹書曰昌意降若石水產布吳印傳流也
曰韓乾幹相近流印傳流也
韓流擢首流擢首長閼津注水開源
卽流字云之誤也謂之昌意耳
所以名以似其父與人而豕喙鰐身宋書梁武帝記云
車豚止此謂顎項也
取淖子曰阿女沈氏曰淖子古用也
女為昌意正妃紀云姬謂曰昌意懷海王帝
謂之女本云姬謂曰昌意懷海王帝
來此則額項稱號本云姬謂曰昌意之子名昌侯云
卽流字云之誤也大禹貢書禹貢
就唐高湯又云昌意娶於蜀山氏之子謂之昌侯氏周易
予世本亦云猶頃不昌而昌意之妻

當爲
膏稻
膏黍
膏稷
言好米皆消如膏外傳曰育樂之子
菽豆菜栗也況曰薦本好米作味好
經本
百穀白生冬至播琴
播琴猶種方俗言耳况曰入人
謂不爲琴家竊爲自歌鳳鳥自儻爲舞
也似舊草木所聚此在草
有枝節草木所聚植也爰有百穀相羣爰處於此草
也冬夏不死

樹名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
樹名若木之葉青若水出焉
沈曰水經注云若木之生非一所也若木之葉青若水出焉
水出其下故受水又其稱焉又木經云若水出焉都集于衡山
外東南若木謂若木也劉昭注鴻臚國志於牛有閼中之
雲華陽國志曰邛崐有海水若木一名洲洲在閼中之
國有列壤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蟠蛇木食

如要尋之，莫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人身，名曰烏氏。今傳古中有此，人謂烏夸也。

此山出名金也。尸曰昆吾之金。沈曰淮南子云昆吾邱在南方高勢注曰昆吾楚之神祝融文孫也。黑白之邱赤望之邱參衡之邱武夫之終之子為夏伯也。終子之子爲夏伯也。此山出神民之邱。

有木青葉紫莖元華黃實名曰建木 沈曰此似得海內南經述木也百仞無枝有九樞枝回曲也青下有九樞木大則根也惟子曰其狀如斤劍之廟也其葉如芒芒木似大曉爰過言是樹於此經通也苦帝所爲之也有突竄龍首是食人種海內南經與山曰此似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 能言語也元曰此似海內南經猩類如人名也西南有巴國今三巴是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始祖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卽此似得海內南經姓氏也

內西經流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摩上盛也有巴遂山連水出焉沅曰繩舊本作灘今據本系注云繩水出灘外引此云云東面流分爲二水其一本枝流東出連廣安縣南流注于江一水而逕牛道王大祚與尉水合自下亦通焉之灘水矣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即巴蛇也沅曰此似舜陽也音威沅曰太平寰宇記云太和山山窮谷之間見人便走避之種類疏少嘵野一見然則自有男女焉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肩藏其面即此也印曰此似釋海內南經紀陽國也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咱之有蠻民鳥足

濟水左右有首領衣裳衣冠廟冠名曰華安人主得而
食之伯天下齊桓公出於大澤見之遂有鸞鳥自歌
風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
見則天下和平也又有青鸞如兔瓦曰舊名曰菌狗朝菌
之謂沈曰舊本作有翠鳥有孔鳥孔食也
固今據戴經本
南海之內有衡山南有菡萏山音芝蘭有桂山或云衡山有
竹見本草有山名曰三天子之都魏本無郭鵠直作三天子之都
都北仰齊海內南
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洞沅江章懷太子贊注其中有九
嶷山音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山今在零陵營道縣
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
阮此但釋海內南蓋蒼梧山也

弓吳越春秋云羿山弓孫子云僕作弓俱不同帝俊賜羿形弓素矰弓傳白羽之望之以白羽羽之外以扶下國言令羿射道羿是始作恤下地之百姓窮射羿擊禽封豕之屬故號此名也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馬晏率神農作晏雷曰呂氏春秋云農唐氏之始民氣憲開而始爲歌舞雷著鹿骨瑟籀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又云晏龍者余成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羲均羲均是始爲巧倕是黑作爲燭帝俊有八人是始作牛民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嘯牛羣大比赤陰音于始爲國禹封禹鰐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布穀數也書曰禹禹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訛生炎黃土定禹山大川祝融禹火正也祝融禹辛火正也祝融禹是復居炎居生節竝竝立生戲器戲器生厭厭祝融禹辛火正也其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顙平也是復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其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顙平也是復土壤以處江水復厥地也其工生后土后土生嘑嗚噭嗭生歲十有二生十二子皆以歲洪水滔天滔漫蠻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開塗者吉云土自長息無朕故可以塞洪大也息壤以填洪水漢元帝時淮陰縣地涌長五六丈高二丈卽息壤之類也沅曰史記云王莽甘茂于息壤索隱曰山海經載某云昔伯蘇廟帝之息壤不待帝命帝令祝融以堙洪水是此也正義曰秦色也謂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也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沅曰已上五卷今本與戴經本多有異字今兩用其長文繁亦不者明

山海經新校正後序

秋鵬先生作山海經新校正其考證地理則本水經注而自九經箋注史家地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無不徵也自漢以來未有知山海經爲地理書司馬遷云所有怪物不敢言班固云放哉鄭元注尚書用河圖地說地理志班固著地理志用禹貢參欽說而皆不徵山海經然則劉秀稱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不過以考禍祥變怪之物耳酈道元所稱有太康地志十三州記者書地道記等書山名水源多有自古傳說合于經註李吉甫諸人亦取諸此以此顯經故足據也先生開府陝西節度甘肅寧夏靖寧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溉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証水道爲獨詳焉常言北山經効澤涂吾之屬聞見不誣錯在塞外書傳少徵無容附會也其五藏山經郭璞道元不能達引今補其識者矣當十五恐博物君子無以加諸星衍嘗欲爲五藏經圖繪所知山水標今府縣疑者則闕顧未暇也先秦簡冊皆以篆書後乃有隸偏旁相合起于六代六書之義假借便古此書甚者大苦山之書擬從之竊蒲鵠之號偏檢唐宋字書都無所見今考舊印苦字竊鶴則未聞後世字書乃遂取經俗寫以廣字例其有知者反云依傍字部改變經文此以不狃爲狂先生若輩凡云當爲龍淳水云當作滄榜木云當作梓其類引據書傳改正甚多寔是漢唐舊本如此古今讀者不加察核又如麥門之爲龍門帝江之爲帝鴻舉父之爲驛父此則聲音文字之學直過古人星衍夙著經子音義以補陸氏德明釋文有山海經音義二卷及見先生又焚筆硯若海外經已下諸篇裸有劉秀校注之詞分別其文降爲細字其在近世可與戴梓水經並行不倍先生又謂星衍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經神農本草載物性治病甚詳此書可以證發遇物能名備者宜了惜未優游山澤深體其原以俟他時後經補疏世有知者冀廣異聞然則先生勤學好問之心又非星衍所能傳已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二月廿六日陽湖後學孫星衍書於陝西節度院長

欽善屋

山海經十八卷

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

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

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似乎卽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

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

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燭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山海經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山海經提要

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竝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

實矣郭璞註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今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卽秀所定不應自相抵牾疑其贗託然璞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述山水多參其文相傳既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述山水多參

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今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卽秀所定不應自相抵牾疑其贗託然璞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述山水多參

王應麟王曾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

山海經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山海經十八卷

晉郭璞注。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望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煥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漢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

著錄案，列子僞書。近人疑爲張衡所依託。雖不然，然必作於佛學盛行之後。斷不出於王充以前。乃列子覽論衡非論衡鑒列子也。劉秀校上山海經奏云：「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

造。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

山海經

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東王聖禹獻命山川。命名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

以周四方，達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別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上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積善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頗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是明言山海經爲禹益等所著。秀年輩在王充之前。蓋即論衡所本。至於列子所謂夷望聞

而志之者。劉秀本無此言。顯出後人傳會。提要舍劉秀之奏不引。而必旁徵列子與論衡。則以疑秀奏爲贊託故也。然其所以疑爲贊託者。初無明白之證。據虛決焉而已。唐無名氏文選集注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注引公孫羅文選鈔原注出引爲抄目。某人注之。某日本注存書。印。六九卷。六種。如所引必甚難。」曰：「山海經序云禹治水巡行天下。遂令伯益主名川。」

山上賦說今本不載此序。其言亦不見於劉秀奏及郭璞序中。公孫羅唐人。舊唐書附見文苑充憲傳。所引之序必六朝以前人作。附錄於此以備考。

至王應麟王曾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

案華沅山海經新校正篇目考云：「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僧祐等圖十三篇。」

中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當是禹鼎也。大荒經已下五篇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以其圖有成湯有王亥僕牛等知之。又微與古異也。據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圖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圖亦作牛形。又云：亦在畏獸臺中。又郭璞及張駿

有圖說。陶潛詩亦云：流觀山海圖。據華氏所考。則山海經之有圖也久矣。提要僅引朱子之言。則尚未窮其源也。至於朱子所謂九歌天問皆其類者。案王逸天問章句云：「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鬼怪。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龍虎。休思其下。因書其壁。何而問之。」疑古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其所圖者。即山海經圖也。但朱子又謂山海經反因天問而作。則其意與王逸異矣。

郭璞注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蓋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今其讚載郭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即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贊託。然璞序已引其文。相傳已久。今仍併錄焉。書中序敘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玄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白不一真。諸家竝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尤。核實定名。則小說之

最古者爾。

案提要前節云：「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漢諸地名。斷不作於三

代以上。」此又言道里山川。率難考據。而以諸家列爲地理書之冠。爲未尤。乃改入小說

家。考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交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

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之。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

晉書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鴻臚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

據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季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邱明所書。

本傳帝王世記。此說出董卓焚書。原注出引爲抄目。某人注之。某日本注存書。印。六九卷。六種。如所引必甚難。」曰：

「山海經序云禹治水巡行天下。遂令伯益主名川。」

山上賦說今本不載此序。其言亦不見於劉秀奏及郭璞序中。公孫羅唐人。舊唐書附見文苑充憲傳。所引之序必六朝以前人作。

附錄於此以備考。

春秋舊韻篇。足爲有力之證明。余嘗以爲秦漢以前人純樸。故於官制地理。多用當時之名。此其於典籍也亦然。故秦漢以前書。點覽以從今六朝以後書。模擬以贊古。而後之考據文如

摭拾字句之間以求之。從而定其著作之時代。是何異於列舟以求劍者哉。且古者一切皆

出於公。自土田貨財。以及學術。皆然。未嘗獨據為己有也。故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

己。況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也乎。是以時無論古今。地無論秦越。無此疆爾界之分。在彼在我

也。故古人之著作。皆不署名。凡詩文書畫篆刻詞曲之在萌芽時期。莫不皆然。又況六國以

前之六藝。力流乎頑氏云「後人所屬入」余謂非有意歸入也。直是讀古人書時。有所題

識。如今人之批書眉。傳紗者以其有所發明。遂從而紗入之。不問其何人之筆耳。彼作者尚

不署名。豈有偶批數行。必著其為某某者乎。要之古人以學術為公器。故不以此為嫌。章氏

學誠有言公之篇。余於古書通例中言之詳矣。凡古書有後人續入者。以歷史地理書為多。

議論文則少見。蓋實用與空論之別耳。是舊漢志在形法家隋唐以下諸志。皆為地理書之

冠。四庫始改入小說家。此豈街談巷議之出于稗官者乎。自我作古。變易劉班以來之舊例。

可謂率爾操觚者矣。尋四庫之所以改錄者。其說有一二。一曰敍序山水多參以神怪。不知山

海經本因九鼎圖而作。左傳之敍九鼎也。曰「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違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夫既圖魑魅罔兩之形。安得不參

以神怪乎。劉秀奏曰「孝武皇帝時。有狀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冒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

見駱駝言馬腫背也乎。

山海經

三

山海經

四

名與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臣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貞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寢蟲。帝乃捨之疏屬之山。絆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郭璞序曰。陽火出于冰水。陰鼠生于炎山。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若乃東方朔曠舉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叔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滑效。絕代縣符。於戲。羣惑者亦可以少廢乎。」然則提要所謂多參以神怪者。毋亦郭景純所謂怪所不可怪者歟。四庫總纂紀文達公。宜乎不信山海經諸神怪矣。而所作閻微草堂筆記五種。曾載嗣誠謀英勇公。因獵於塞外。見一人無頭。以乳為目。以臍為口。乘馬射鹿。公以為即山海經之形天氏也。見卷之四。又外傳。又文達言。烏鵲木齊山中。有小人長尺餘。紅柳花時。好以紅柳為圍籬。謂之紅柳娃。嘗向人家就食。逐之則跑而泣。覲人去遠。始驚山越淵而去。疑即山海經之堵人。見卷之四。又外傳。然則不獨東方生時舉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文達亦幾於無怪矣。何作提要而以為神怪也。一曰道里山川。半難考據。亦其時治之者未精耳。後來若畢沅郝懿行二家。其於道里山川。多能言之鑒鑿。絕非憑空杜撰。提要云云。得毋如

山海經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山海經十八卷

觀書中載夏后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屬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合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詞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

玉縉案光聽諸有不爲齊隨筆甲說是書有六則其第三則云中山經

山海經

一

青要之山南望墮渚禹父之所化據此一語已知非禹益所作何必指摘其載有夏后啟文王及秦漢郡縣名而後定其爲後來附益耶化熊非美事禹忍言耶其時雖質朴無諱益亦何必述之第四則云經中屢稱郡縣畢本解之曰淮南子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則郡縣之名夏殷有之不獨周矣世俗以此疑經非也案淮南子莫不爲郡縣之語蓋即後來之制明之猶云莫不有君長耳政如左傳陳桓公方有龍於王之例安得以辭害意遂謂夏殷已有郡縣之稱

讀圖經海山

郭璞撰

山海經圖讚二卷孝轍從袁若思案頭得之有
讚無圖爲讚凡二百八十五讚皆三韻率就物
遺辭辭足曠物簡令質雅翼翼有古詩風格視
江庾諸讚頌便整麗絶弱風斯下矣王弇州謂
當列于詩紀有旨哉惜亡其大荒諸經余乃尋
拾他書摭拾散落復得十餘條附之卷末雖多
殘缺亦景絕之碎金斷璧也繡水沈士龍識

山海經圖讚

山海經圖讚補遺

晉郭璞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封豕

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暴乃
飲羽獻帝效伎

鼯鼠

鼯之爲鼠食烟樓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
孕婦人爲大任

弱水

弱出崑山鴻毛是沉北淪流沙南映火林惟水
之奇莫測其深

都廣之野

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穀鸞歌鳳舞后稷
託終樂哉斯土

猩猩

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喫自然
知往頗測物情

若木

若生之木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玉津食之
靈知力爲神

翡翠

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
其罪賈害以米

欵冬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欵冬之生櫂頽堅冰物休
所安焉知渙凝

鬼草

山海經圖讀卷之一

傳說

馬得鬼草是樹是祝服之不憂樂天儀世如波
漆舟任波流滯

蟠蛇

羣萬生咸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蟠小則
數尋大或百丈

枳首蛇

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
天然無異駢拇

鰐魚

鱗之爲狀半鳥半鱗形如雞鯉食之已疣
飛魚

焦羌

焦羌極麼靖人唯小四體具足羣肩才了
飛魚如豚亦文無羽服之不雷可以禦兵

漁入

山海經圖讀補遺終

太平御覽及藝文類聚釋迦方志尚有比目魚崑崙山等十條俱係爾雅圖讀故補別

桂生南裔拔萃岑五嶺廣莫熙葩凌霜津頽氣王
百藥森然雲挺

桂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
不惑潛有靈標

桂

狴犴似猴走立行伏棟木挺力少辛明目聰聰
六足豈食斯肉

狴犴

水玉

水玉沐浴潛映洞淵赤松是服靈瓊乘煙吐納
六氣昇降九天

水玉

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聘而號神有先中數如
循環其妙無窮

白猿

鹿蜀之獸馬質虎文據首吟鳴矯足騰羣佩其
皮毛子孫如雲

鹿蜀

魚號曰鰐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隨時
隱見倚乎生死

鰐

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物衆
是佩不知妬忌

晉郭璞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南山經圖讀

傳說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可推之無怪若欲
不忍厭皮可佩

祝荼草旋鵠鵠鷀魚

祝荼嘉草食之不飢鳥首蛇尾其名旋鵠鵠

六足三翅並翬

灌灌鳥赤鷀

厥聲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丘赤鷀

之物魚人身人頭

鵠鳥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鵠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
至微言之無况

猾夷

猾夷之獸見則興役膺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
有道幽形匿跡

長右彘

長右四耳厥狀如彘實爲水祥見則橫流彘虎
其身厥尾如牛

會稽山

禹徂會稽爰朝羣臣不虞是討乃戮長人玉置
表夏玄石勒秦

患羌

有獸無口其名曰患害氣不入厥體無間至理
之盡出乎自然

犀

犀頭似猪形兼牛質角則併三分身互出鼓鼻
生風壯氣溢

兕

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象寶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纂雕翟如鳥虎蛟

纂雕有角聲若兒號瞿如三千厥狀似鳩魚身

蛇尾是謂虎蛟

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

育隧之谷爰含凱風青陽旣謝氣應祝融炎雰

育隧谷

顓鳥栖林鱗魚處淵俱爲旱徵災厄首夫測之是扇以散鬱隆

鯤魚顓鳥

無象厥數推玄白芙蓉蘇其汁如飴食之辟穀味有餘滋逍遙

白芙蓉

忘勞窮生盡期西山經圖讚

臧罕

月氏之罕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太華山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

山海經圖讚

遜之龍駕雲裳

肥遺蛇

肥遺爲物與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屬桑林既禱候忽潛逝

鷗渠赤鷺鳥文莖木鷗鳥

鷗渠已殃赤鷺辟火文莖愈孽是則嘉果鷗亦

衛災厥形惟麼

流赭

沙則潛流亦有運赭于以求鐵過在其下鑄牛

之癟作采于社

豪彘

剛鬣之族號曰豪彘毛如犢錐中有泓矢厥體

兼資首爲牝牡

黃雀草肥遺鳥鼈獸

浴疾之草厥子赭赤肥遺似鶴其肉已瘦羣獸

長臂爲物好擲

羣鼈

有鳥人面一脚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藏其羽毛迅奮不入

桃枝

嶓冢美竹厥號桃枝蕪薄幽藹從春嘗筭以安寢杖以扶危

杜衡

往往犇人杜衡走馬理固須因體亦有假足駛在感安事御者

普容草邊谿獸櫟鳥

有華無實普容之樹邊谿類狗皮厭妖蟲黑文

亦翁鳥愈隱癖

譽石

稟氣方殊舛錯理微舉石發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

饑如

饑如之獸鹿狀四角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

鸚鵡

鷦鷯慧鳥青羽赤喙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貽

伊龍見幽坐趾

數斯鳥筆獸鷗鳥

數斯人脚厥狀似鳴筆獸大喙有鳥名鷗兩頭

四足翹若合飛

鸞鳥

鷺翔文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聲石靡詠韶音其絕

鳬

鳬雉木厥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鳬雉鳥朱厭獸

比翼之鳥似鳬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

丹木玉膏

丹木煥煥沸沸玉膏黃軒是服遂華龍家眇然升遐羣下鳥號

瑾瑜玉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

是佩象德閼邪

鐘山之子鼓鈸鷗

鈸鷗及鼓是絃祝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

鰐魚

見則邑櫟厥名曰鰐經營二海矯翼閼胥唯縣之奇見歎伊庖

神英招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閼胥唯縣帝固有謂玄圃

桺木

桺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

崑崙丘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巒然中峙號曰天柱

神陸吾

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能熊魂魄

土蠻獸鈸原鳥

土蠻食人四角似羊鈸原類峰大如鷺脊觸物則鑿耳銳難當

沙棠

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留

鵠鳥沙棠實育草

司帝百服其鳥名鵠沙棠之實惟果是珍爰有

奇采厥號曰蕡

神長乘

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猶是其神則妙物自潛世無得稱

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贊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積石

橫石之中實生重河夏后氏導石門湧波珍物斯備比奇也阿

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號曰金天觀氏之官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則圓

絳

章義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鳴如擊石

畢方

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尚翔鼓翼陽景集乃流災火不炎正

文貝

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貿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天狗

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禳災除害氣之相王在乎食帶

三青鳥

山名三危青鳥所憇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

西征旋輶斯地

江疑微獁獸鷗鳥

江疑所居風雲是潛獸有微獁毛如披蓑鷗鳥一頭厥身則兼

神耆童

顓頊之子嗣作火正鑿銘其鳴聲如鐘磬處于驅山唯靈之盛

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名曰惟帝江

獵鵠鷗鳥

鵠鷗三頭獵鵠三尾俱鷗不祥消凶辟昧君子服之不逢不蹉

當扈

鳥飛以翼當扈則贊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於轂至用在無

白狼

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鉤惟德是適出肢見周

白虎

魁魁之虎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燭德而擾止我交境

駮

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驥首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神魁蠻身遺魚

其音如吟一脚人面鼠身鼈頭厥號曰蠻目如

馬耳食厭變_{追藏}

懷木

欒之爲木厭形似棟若能長服拔樹排山力則有之亦宜然

窮奇獸魚孰湖獸

窮奇如牛蝟毛自表濠水之羸匪魚伊鳥孰湖之獸見人則抱

鳥鼠同穴山

鵠鷦二蟲殊類同歸聚不以方或走或飛不然之然難以理推

鱸魚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鱸魚潛淵出則邑悚

百三十引前四句

形如覆鉢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觸與道會可謂奇魚

丹木

爰有丹木生彼洧盤厥實如瓜其味甘酸鵠痴辟火用奇桂蘭道藏

北山經

馬寶龍精爰出水類渥注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駟

本道藏

疏獸鵠鳥何羅魚

厭火之獸厥名渥疏有鳥自化號曰鵠鷦一頭十身何羅

之魚

儻

涸和損平莫慘于憂詩詠箋坤山經則魚壑焉遺岱聊以盤遊

同上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七引前四句

孟欒

孟欒似狙其豪則赤列象異獸凶邪是辟氣之相勝莫見其迹

同上

鮰鮰魚

鼓翮一揮十翼翩翻厥形如鵠鱗在羽端是謂怪魚食之辟燔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駝惟奇畜肉軟是被迅驚泥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耳鼠

駞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

百毒是藥

幽頸似猴俾鳥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

幽頸

鼠而傳翼厥聲如竽孟極似豹或倚無良見人則呼號曰足訾

禽鳥

爰有丹木生彼洧盤厥實如瓜其味甘酸鵠痴辟火用奇桂蘭道藏

北山經

馬寶龍精爰出水類渥注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駟

本道藏

疏獸鵠鳥何羅魚

厭火之獸厥名渥疏有鳥自化號曰鵠鷦一頭十身何羅

之魚

同上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孟欒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鮰鮰魚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幽頸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駝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耳鼠

道藏本

太平御覽九

棘棘似羊眼在耳後寢生尾上號曰羆九幽都

之山大蛇牛响

魚號鱗鱗如牛虎駭從之狀似狗六脚皆鼠

居暨豚鳴如橐赤毛四翼一目其名曰鼈三采
無枝厥樹唯高

驥獸

驥獸四角馬尾有距涉歷歸山騰嶮躍咀厥貌
惟奇如是旋舞

天馬

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
懸運天機潛御

鵠居

鵠居如鳥青身青足食之不飢可以辟穀內厥
或以尾翔或以鼻凌飛鳳鼓輪翛然皆騰翔無

常所惟神是馮

嗟珍配彼丹木

嗟珍配彼丹木

嗟珍配彼丹木

有鳥善驚名曰鶠上象蛇似雉自生子孫始父

魚首厥體如豚

景山有鳥其形殊類厥狀如蛇脚二翼四足則

色怒食之不醉

鵠鵠黃鳥

鵠鵠之鳥食之不醉又有黃鳥其鳴自吽婦人

是服矯情易操

精衛

炎帝之女化爲精衛沈形海靈爽西邁乃銜
木石以填波害

竦竦黑九獸大蛇

微微聲舐獸翟鷦鷯

微微如狐有翼不飛九尾虎爪號曰舐舐鈎蟹

似鳬見則民悲

嗷嗷

治在得賢亡由失人嗷嗷之來乃致狡賓歸之
冥應誰見其津

蟠蟠

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零零處掉尾養氣莊生

是感揮竿傲貴

爰胡精精獸飼飼魚

爰胡之狀似麋魚眼睛精細如牛以尾自辨飼飼
所潛厥深無限

獨徂徂獸飼雀

獨徂徂獸飼雀惡鳥或狼其體或虎其爪安用
甲兵寘之以道

芑芑

馬維嘶駿空之色汁不勞孫陽自然閑習厥術
無方理有滑韌

芭木

有魚十身麋集其臭食之和體氣不下溜薄之
躍淵是繼炎候

合窳

豬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物爲不恤至陰
之精見則水雨

當康

當康如豚見則歲穰鮒魚鳥翼飛乃流光同出
殊應或災或祥

蜚

則災獸跂踵腐深會所經涉竭水槁林稟氣自然體此殃淫

中山經圖讚

桃林

桃林之谷實惟塞野武王克商休牛風馬阤越三塗作嶮西夏

鳴石

金石同類潛響是轔擊之雷駭厥聲遠聞荷以振過氣無不達

旋龜人魚修辟

聲如破木號曰旋龜修辟似罷厥鳴如鶴人魚類歸出于洛伊

帝臺棋

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騰輝

若華鳥酸草

莽莽帝草厥實如瓜烏酸之葉三成黃華可以爲毒不畏玩蛇

善草

苦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

山膏獸黃棘

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惟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

三足鵠

造物維均靡傷靡頗少不爲短長不爲多育能

山海經圖讚

三足何異蠶蠶

嘉榮

霆維天精動心駭自曷以禦之嘉榮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腸腹

天福牛傷文獸臘魚

牛傷鎮氣天樞弭喧文獸如峰校尾反舌臘魚青斑處于達穴

帝休

帝休之樹厥枝交對竦本少室曾陰雲寶君子服之匪怒伊愛

泰室

嵩維岳宗華岱恒衡氣通天漢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央天漢一作元漢

柏木

爰有嘉樹厥名曰柏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

蘭草

藺草赤華實如葵莫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於學

柏室

藺草赤華實如葵莫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於學

鸕鳩

鶡之爲鳥同羣相爲畸類彼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屬以義

鳴蛇化蛇

鳴化二蛇同類異狀拂翼俱遊騰波漂浪見則竝災或淫或亢

赤銅

艮晉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炙有彩尸子

所歎驗之彼宰彼一作及

神熏池

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清

神武羅

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珮以鍼貫耳司帝客都是宜女子

鳴鳥

鳴鳥似鳬翠羽朱目旣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

荀草

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煥夏姪是豔厥媚三遷

馬腹獸飛魚

馬腹之物人面似虎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

神泰逢

神號泰逢好遊山陽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

荊柏

荊柏白華厥子如丹實肥變氣食之忘寒物隨所染墨子所歎

橘櫟

厥苞橘櫟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蕚翠藍靈均是詠以嘉美哉

猿

大麓之山爰有華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大難不

增齡可以窮老

鮫魚

魚之別屬厥號曰鮫珠皮垂尾匪鱗匪毛可以
錯角兼飾劒刀

鳩鳥

蝮維毒魁鳩鳥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
隱戮厥罰難犯

椒

椒之灌植實繁有倫拂頽露霜禾實芬辛服之
不已洞見通神俗一本作株

神蠶國計蒙涉蠶

涉焉三脚蠶圓虎爪計蒙龍首獨稟異表升降
風雨茫茫渺渺

岷山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森冥作紀
南夏天清地靜

夔牛

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
逸力難以揮輪

岷山

印嶮峻嶮其坂九折王陽送巡王尊退節敢有
三仁漢稱二哲

狦狼雍和猿獸

狦狼之出兵不外擊雍和作恐猿乃流疫同惡
殊災氣各有適

雉

寓屬之才莫過子雉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

雖隨列象宗彝

熊穴

熊山有穴神人是出與彼石鼓象殊應一祥雖
先見厥事非吉

跂踵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
民谷實爲病媒

蛟

匪蛇匪龍鱗彩炳燃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
飲羽飛飲蜃斷

神耕父

清冷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灑景黔首
祀崇以弭災眚

九鐘

燒崩涇竭麟鬪日薄九鐘將鳴凌霜乃落氣之
相應觸感而作

嬰勺

支離之山有鳥似鵠白身赤眼厥尾如勺維彼
有斗不可以酌

犧

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氏可
逍遙濯髮浴沐

俎如

俎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師興兩陣交會物之

所感滿有小大

帝女祭

爰有洪渠生瀆淪潭厥圃五丈枝相交參園客
是採帝女所薺

梁渠移即聞獮獸駢駢鳥

梁渠致兵移即起災駢駢辟火物各有能聞獮
之見大風乃來

神子兒

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遊江淵見于洞廣乍滑
乍出神光惚恍

神二女

神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
夫人是維湘靈

飛蛇

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罿靡莫其村非
所任難以久託

九鐘

山之水也其音也一

九鐘

山之水也其音也一

九鐘

山之水也其音也一

九鐘

山之水也其音也一

山海經圖譜卷之二

晉郭璞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不死國

帝德稟天靈誨
三身國一臂國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

難原請尋其本

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

賤無定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

羽民國

鳥喙長頸羽生則卵矯翼而翔龍飛不遠人維

保屬何狀之反

神人二八

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自相羈駕晝隱宵出詭時渝化

謹頭國

謹國鳥喙行則杖羽游于海濱維食祀秬實維嘉穀所謂濡黍

厭火國

有人獸體厥狀怪謂吐納火隨氣烈推之無奇理有不熟

三珠樹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馳其相竦美壯若雲灌彩丹波自相霞映

載國

不蠶不絲不稼不穡百獸率儻羣鳥拊翼是號載民自然衣食

貢胸交脰支古國

鑄金洪爐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莫歸於曲成是見兆朕

山海經圖譜

有人處圓丘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金真此返齡悠悠無竟

鑿齒國

鑿齒人類實有傑牙猛越九嬰害過長蛇堯乃命弄堯之毒華

二首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適化非巧

焦僥國

虧額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僥如

長臂國

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易爲首長臂之民修腳是負捕魚海湧

狄山帝

羌葬于陽帝營葬于陰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象異類猶然矧乃華黎

視肉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人薄味

南方祝融

火神雲駕龍參氣御朱明正陽是合作配炎帝列位于南

海外西經圖譜

筮御飛龍果辟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鑄金洪爐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莫歸於曲成是見兆朕

帝德稟天靈誨

三身國一臂國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奇肱國

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爲飛輪凌賴遂軌帝湯是賓

形天

爭神不勝爲帝所戮遂厥形天臍口乳目仍揮千肢變化不服

女祭女戚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儼安在離羣逸處

籥鳥鵠鳥

有鳥青黃號曰鵠鳥與妖會合所集會至類則泉鵠厥狀難媚

丈夫國

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十日並漢女丑以簪泰山阿揮袖自翳彼美

所通桑石無子

巫咸

十日並漢女丑以簪泰山阿揮袖自翳彼美

誰子逢天之厲

羣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技是搜術藝是綜採農

靈山隨時登降

并封

龍過無頭并封連載物狀相乖如驥分背數得

自通尋之魚國

女子國

簡狄有石姜媒有履女子之國浴于蕪木乃城
乃字生男則死

軒轅國

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裹衣夏不扇暑猶氣
之和家爲彭祖

乘黃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騎寶駕
滅蒙鳥大運山雄常樹

青質赤尾號曰滅蒙大運之山百仞三重雄常
之樹應德而通

龍魚一角似狸處陵侯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鷺
九域乘雲上昇

西方蓐收
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
西阿恭行天討

海外北經圖讚
無晉國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胥因心構肉生覩所以
能然尊形者存

燭龍
天缺西北龍衝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
千里可謂至神

無方物豈有種
女子鮫人體近蠻蚌出珠眶甲吐絲匪化出

采利之人曲脚反肘手求之容方此無醜所貴 通旅所貴壯歌	采利國
采利之人曲脚反肘手求之容方此無醜所貴 通旅所貴壯歌	采利國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彘奇表蛇身九首恃力 桀暴終禽夏后	共工臣相柳
深目類胡但絕縮軒轅道降欵塞歸服穿胸 長脚同會異族	深目國
聶耳之國海渚是縣雕虎斯使奇物畢見形有 相須手不離面	聶耳國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遯形鄧林觸類 而化應無常心	夸父
眇眇尋木生于河邊疎枝千里上千雲天垂陰 而臻於塞歸義	眇眇國
兩川威無不震	九尾狐
周文以標靈符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衡書作瑞 堅亥
禹命堅亥青丘之北東盡太遠西窮邠國步履 宇宙以明靈德	禹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弄乃控弦仰落陽烏可謂 洞感天人懸符	十日

無腸之人厥體維洞心寘靈府餘則外用得一 自全理無不共	平丘
驅騮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 孫陽終不能服	驅騮
禹燭水神面色黧黑乘龍跋蛇凌雲附翼靈 玄冥立于北極	禹
禮讓禮委論理	海外東經圖讚
君子國	天吳
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薰華是食雕虎是使雅好 禮讓禮委論理	曉曉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鱗
九尾狐	九尾狐
禹命堅亥青丘之北東盡太遠西窮邠國步履 宇宙以明靈德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衡書作瑞 堅亥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弄乃控弦仰落陽烏可謂 洞感天人懸符	十日

毛民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黃穴偶或草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

黑齒國雨師妾玄肢國勞民國

陽谷之山國號黑齒雨師之妾以蛇掛耳玄肢食驅勞民黑趾

東方勾芒

有神人面身鳥素服衛帝之命錫齡秦穆皇天無親行善有福

海內南經圖讚

東方

鶠弟怪獸被髮操竹喪人則笑唇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狂狶

狂狶之狀形乍如大厥性識往爲物警辨以酒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此血乃見衣所沾

招災自治經胥

夏后啓臣孟涂

靈斷嗚呼神微

建木

爰有建木黃曾紫柯皮如蛇纏葉有若羅絳蔭弱水義人則過

氏人

炎帝之苗實生氏人死則復蘇厥身爲鱗雲爾是託浮游天津

巴蛇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

山海經圖讚

何如屈生是疑

海內西經圖讚

貳負臣危

漢整磬石其中則竟劉生是識羣臣莫知可謂

博物山海乃奇

城圍三百連河比棟動走塵昏蒸氣霧重焉得

遊之以遨以縱

大澤方百里

地號積羽厥方百里羣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

旋輶爰榮驛耳

天限內外分以流沙經帶西極頽滂委蛇注十

黑水永溺餘波

木禾

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

開明

開明天獸票茲金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暨視

崑山威懾百靈

文玉玕琪樹

文玉玕琪方以類叢翠葉倚萎丹柯玲瓏玉光

季煥彩豔火龍

不死樹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

甘水聖木

醴泉膚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祛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爲聖

寃冤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火守遂淪溺淵變爲龍首

服常琅玕樹

冤族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火守遂淪溺淵變爲龍首

服常琅玕樹

冤族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火守遂淪溺淵變爲龍首

海內北經圖讚

吉良

金精朱鷩龍行駿時捨節鴻鷺塵不及起是謂

吉黃釋聖脯里

蛇巫山鬼神飼大羣帝臺大峰朱蛇

蛇巫之山有人操杖鬼神飼大主爲妖災大峰

朱蛇羣帝之臺

開非猿比戶祿戎

人面獸身是謂開非被髮折頸據比之戶戎三

其角株豎其眉

騶虞

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儻忽若神是謂

騶虞詩歎其仁

水夷

稟華之精練食石八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

水仙號曰河伯

子子夜戶

子夜之戶體分成七離不爲曉合不爲晵苟以

神御形歸於一

宵明燭光

水有佳人宵明燭光流燭河涓渠此奇祥維舜
二女別處一方

列姑射山大蟹陵魚

姑射之山寔栖神人大蟹千里亦有陵鱗嘴哉
溟海含怪藏珍

蓬萊山

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綺哉歌金賞舞

靈府玉主甘心

海內東經圖讚

郁州

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改維神
所運物無常在

韓屬始鳩雷澤神郊鄒臺

韓屬始鳩在海之州雷澤之神鼓腹優游鄉郊
鶯曉邈若雲樓

堅沙居縣埠端重喚國

堅沙居縣埠端重喚沙漠之都絕地之館或異
于秦或實于漢

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廬淮湘漢涼溫賴汝

涇渭白沅蕪泗攀肄潢洛汾沁濟滻摩沱

漳水

川瀆交錯渙澗流帶通潛澗下經營華外殊出
同歸混之東會攸縛

山海經圖讚卷之二 終

古人制字凡臘多從犬從羊未必盡取義也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云天將白玉浮諸水帝以黃金姓此山

成山四方而三墳廟水出焉涿音而南流注于虛勺

呼勺或音多

按摩勺卽涿沱也古今字異耳況多之音與沱相近

無疑涿沱有南有北此南涿沱也其字古舊所載

例無定體山海經作摩勺又作摩多此南也作涿池

北涿沱也訛文作涿池而引詩流涿北流今誤作涿

池水經作涿池秦詔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涿沱周禮

作虞池史記作涿池九州記作涿池禮記作呼池注

作涿池

洵山洵水出焉而南流注於闕之澤其中多此瀛螺也

漆吳之山處于海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

郭注云神光之所潛曜是日景之所次舍山海經

載日月所出入之山凡數十蓋峰巒隱映壑谷層疊

所見然矣非必日出沒定在是也史記云崑崙山

日月所隱藏以爲光明者也曹孟德樂府日月之行

若山其中星辰粲爛若山其夜孟加拉南山詩日月

石上半幽谷夜光明是也

命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殼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

鈿可以釋勞其名曰白晉可以血玉

郭璞云或作墨蘇墨蘇一名白晉見廣雅音赤血可

染玉作光彩

楊按墨卽臯子亦有墨芷之文墨臯蘇也正

愈益可明許氏說文云犬多相類故類字從犬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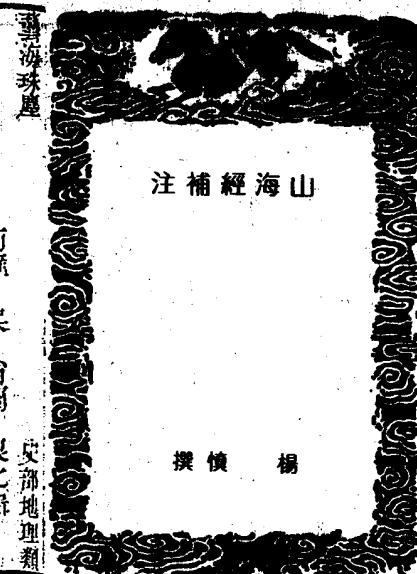
犬有食犬吠犬齶犬之分其色又狗色得言相類乎

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

山海經補注

海山經補注

慎 慎 楊



海珠

多白玉是有玉膏出以灌丹木丹木五臘五色

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泰山之玉榮堅栗精密潤澤而青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養君子服之以饗不祥

全首齋泰山不知所在觀其說似莊子之說建德華

荷列子之談蓋領圓椅後世之說天台桃洞也

槐江之山寶惟帝之平闢南望槐樹其光熊熊其氣魂魄其中多玉其陰多松木之有若

松木大木也賦語曰松木不生花是也口子曰大木之有寄靈者爲若木凡木大至自闢年歷千載皆有

人

東望恒山四成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窮兎居之名在二搏搏猶脣也脣退之送窮文實行此一句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惟員祿魄魄音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曰反景揚雄賦所謂倒景也

尚書宅西曰昧谷竇納日古文昧谷作柳谷鄭元

曰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說文穀音日八色也

尚書箋曰柳谷屬之神秋山海經司反景亦居之白

帝蓋倒景反照在秋爲多其變子狀有作膚脂紅者

猶所謂日沒腥脂紅無雨必有風也有如金縷穿射

春秋詩所謂日脚射空金縷直西望千山萬山赤也

西國是誰歌舞寶惟帝江也此皆因古昔用瞽人爲樂官而傳會其說乎或者實有此物而因以瞽人爲樂師乎

瞻山神專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

瞻山神專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

瞻山神專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

紅光之所司也。管天文志東海氣如圓蓋

白於之山洛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潤

括地志白於山在慶州洛源縣洛有二此秦中之

洛也伊洛之洛其源出熊耳前漢書云洛出重華

鳥鳳同穴之山

此卽禹貢所紀導潤之山也鳥鳳同穴今陝西人實

云有之岳修撰正成邊時親見之宋人作書傳乃以

鳥鳳爲一山同穴爲一山意欲附於不語惟而不知

其妄可笑也

澑水西流注於漢水多鰐鼈之魚下音號其狀如鵝銚

萬首而魚翼魚尾首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郭云亦珠母蚌類文選所謂鳴鶴孕瓊也

北山經十八條

鶡脈之山多楓木

郭云機木似榆可燒以葬稻田出蜀中慎按即今

之櫟也

澑澑之山澑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今

名入帶魚

鶡脈水出焉或作院

其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晉源之山

山海經水出焉名此

七

郭云機木似榆可燒以葬稻田出蜀中慎按即今

之櫟也

澑澑之山澑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今

名入帶魚

鶡脈水出焉或作院

其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晉源之山

山海經水出焉名此

世傳六一公作醉翁亭記始云滁四面皆有山又改

云滁爲州山四周又改云云未乃改云環滁皆山也

可謂簡而奇然山海經已有此語如龍岡所表求其

生而不得下教轉語出孔叢子學古文者豈可不讀

古書平梁渠之山有鳥焉名曰鶡其音如鵠食之止炳

郭云治氣下也齊洞之元時名卷曰胡勳經世大典作術術亦善傳會古字矣彼爲知之中國文人爲之

飾真然而元人字學高於宋人多矣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乘其名

曰天馬其鳴自詎

郭云畜肉翅飛行自在在天爲勾陳在地爲天馬

五行家有其目而不知其物也文人所用天馬行空

之語亦指此爾

郭云南姚安蒙化有之余所親見也其肉可食其皮

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質惟乾

治難產

河

郭云今河東閩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

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詩有石壕吏一首

今名乾溪補教山教水出焉西流質惟乾治難產

則微之南北兩嶽也夏后畢堯文王遷兩陵在焉見

公羊傳

景山南望盧販之澤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諸與

景山卽毛詩景山也諸夷卽今山藥諸夷有二種此

草諸與也中山經其木多諸夷蓋木諸夷也

其草多秦椒

秦椒今名地椒狗鴟羊食之故味比他羊爲美

謁戾之山在其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出焉其東

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

丹林今之漢廢清化鎮柿林百里故曰丹林質北地

其東

之上牌太行之靈山也丹水在懷慶寶滑府城

神廟之山添水山廟

國音如倉國之山

在今磁州

秦戲之山摩沱之水山

在今磁州

注今摩沱水出順門閩城縣南武天山

古本作灤

池慮沱後人改也

燕山多碧石

郭云言石似玉有符彩雲帶所謂燕石者今此石

出保定之滿城縣

山有狀其狀如燕其川在尾上其名曰鴻

郭云鴻發也

接伯樂馬經云有馬自州州南是川

字以此河證

並此河證

雉號之山其形如雉

注夷急亂貌音夷○

竹山錦于江

東山經五條

錦子江形如錦也與管涔之山其首枕汾用字相類

螺臯之水其中多蜃珧

蠚蚌也珧玉珧亦蚌屬

宋人謂之江瑤柱今登萊

廣開皆有之

垂海珠塵

日海經補注

括地志有南姑射山北姑射山亦猶語有南語北語

洛有東潞西潞也

碑反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名曰

夜峽音見則其國多夜客也

無舉之山南望幼海

也東望博木

郭云扶桑二音

慎按鄭元注禮記不改本字而影其下郭璞注山海經亦不改本字而音其下深得聖人闡文之義宋人則直改之矣章句且顛倒況字與

音乎

中山經四條

青要之山在新野之南都鄉同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接而白齒而穿耳以鍊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於人

淮南子云青要王女降精神也蓋本此說而傳會之

女子

姑婦之山

楚辭青帝女死化爲落草其葉胥成服之始

於人

淮南子云

青要王女降精神也蓋本此說而傳會之

女子

姑婦之山

楚辭青帝女死化爲落草其葉胥成服之始

於人

夸父與日逐走八日
逐音問郭璞讀

郭璞之野一女子跑據樹歐絲

郭云首墩系而吐絲蓋蠶類也

世傳蠶神爲女子

生邱在三桑東委有遺丘唐視肉楊柳甘祖甘華

遺玉朗壁也俗云千年爲歲客又千年爲歲則又

千年爲歲也大禹禹書山華即鬼陶名木宿俗名

鬼瓜

海外東經二條

鷗丘亦言鷗原也

鷗萬也遷與萬古音相韻遂借其字石手把算左手

指青邱亦言鷗原也

元殷丘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

暨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

暨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

暨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

暨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一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五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六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七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八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九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一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二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三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四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五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六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七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八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十九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一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二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三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四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五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六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七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八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二十九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一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二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三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四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五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六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七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八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三十九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一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二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三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四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五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六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七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八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四十九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海內南經五十條

鷗鷗衣魚食鷗森木中國也雨師亦有善義文

人好奇如說如娥織女宓妃之類

謂形如半月唐詩江畔洲如月

鷗鷺之城帝之下都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

能上觸之巖

郭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得登古訓有才藝者爲羿非必指有羽之君也

玕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葉葉紫色詰曲傾翠有光彩

接此卽珊瑚樹

莊子有人三頭遯卧遯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文注

按今莊子本無此人

藝海珠塵山海經補注

南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

注梁鵠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生男爲狗女爲美

人今雲南百夷之地女多美其俗不論貴賤人有

數妻妻妾事夫如事君不相姤忌夫就妾宿雖妻亦

反服從之云重夫主也進食更衣必跪不敢仰視近

目羨愛賓爲兵備親至其地歸厥謂人曰中國稱文

王妃后不始百夷之婦家文王妃后也跪進杯食

蓋紀其俗

林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駒鹿

一本言之日行千里

白駒鹿也

刻如射在海河洲中

姑射國在海中山名卽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

東山經流沙百里曰北姑射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

射山皆在中國此曰藐姑射蓋言遠在海中也

大盤在海中

郭注盤千里之盤也汲冢王會篇海陽人貢大盤

射山皆在此云千里射則又大矣

嶺南異物志言其盤車車此云千里射則又大矣

古注

郭注盤千里之盤也

有海南海中行過洲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覩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急斷續乃得火詳視之大盤也又元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中之盤能舉蓋如山其身故在水又嶺表錄異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近舟舟人竝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碎墮舟視之乃蛟蝶也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甚肥美蝶有八十斤則盤大千里亦有之矣

明祖邑居海中爾雅云繪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注海苦之魚北洋

謂明祖者也

即今登州海市

大人之市在海中

海內東經四條

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

有洞庭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

按河圖絳象注云太湖南洞庭山林屋洞庭卽禹藏

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

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吳王

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鳥銜書以授王仲尼曰昔吾

沅水出象郡入下雋西禹古音胙亥反兮音那

澧水出衡臯東

卽澧水也

大荒東經十條

少昊之國少昊孺一本有顓頊於此

郭云孺義未詳今按孺謂長育之也別無異義郭益

以奇求之反不得耳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章日月所出

按山海經紀日月之出者七月日月所入五月月所出

歲時珠塵山海經補注

八一其紀日月之山也曰大章山曰台席山曰明星

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木曰猶天蘇四山曰黎耶俊

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紀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

曰日月山天樞也曰若塵一本作金山曰常陽山曰

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曰洛山曰一在大荒南經之甘

淵曰洛山一在大荒西經之元丹山其紀日月所出

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樞格之松焉考之淮南子

口所出入又多不同有而不論可也

單龍之戶

古漢子或從承或從王或從鬼或從那

育自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黎食

銷姓者所賜其國之姓也

是維嬴土之國

育衍沃豐盈也土音杜

希侯生黑齒姜姓黎食

凡言生者未必其親所產尚著彝別生分類生之爲

吉姓也蓋賜之姓而別其種類也傳既久後世因

以爲聖帝之苗裔也如今雲南木邦孟獲之族云天

皇帝是我兄之類古者五胡皆自以爲聖帝之後嗣

奴自謂天之騎子元魏謁天祠自謂天女所生不難

周書倉太史當為予言升菴先生著有

水經補注山海經補注二書疏釋精確足

補鄭道元郭景純所未備惜水經注早佚

存者惟山海一卷耳予亟借而讀之信然

接何宇度益部談資水經補注在所見已

列三十種之尚而山海經注則云已刻未見

者今此本存而彼轉逸何顯晦之各不侔

也仁和趙一清作水經注釋四十卷引据原

校二十九人升菴居其首則先生之書固有

存者予特未之見耳又檢討吳任臣博採

山海經補注序

衆說作山海經廣注見於湖江採輯遺

書總目予亦未見其書又未知其能取先

生之說而折衷焉否也童山李調元序



雲南山川志

楊慎撰

知果否

太華山

太華山在碧雞西北

歎雲山

歎雲山在高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巔霧結三峰鬱謂三爲歎雲爲雲其山齒萃獨峻

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

山川志

奇晉齋

滇池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匯爲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菜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

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省水戰

鉢蓮花盤千葉菜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
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
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
以省水戰

西洱海

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荃濃禾赤厓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樣僞江濃禾島形如几案故又名玉案山

判丈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峰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爨判居其上

山川志

四

奇晉齋

碧玉峰

碧玉峰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仙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鐘又名石鍾巖

玉壁山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高可千仞望之色如碧玉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山北有絕頂峰皆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雞碧形如馬未

碧雞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雪積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雞碧形如馬未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吊其上故又名鳥吊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九曲山

九曲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峰岳攢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西洱海

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

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形

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荃濃禾赤厓三島及

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樣僞江濃禾島形如几

案故又名玉案山

判丈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

峰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爨判居其上

山川志

四

奇晉齋

碧玉峰

碧玉峰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仙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鐘又名石鍾巖

玉壁山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高可千仞望之色如碧玉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山北有絕頂峰皆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雞碧形如馬未

丹崖壁立高出羣山之表

雪山

雪山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里歸巍十峰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山頭積雪經春不消巖崖澗谷清泉飛流蒙氏異牟尋封爲北嶽

九隆山

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坡嶺沙

山川志

五

奇晉齋

河源出於此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壘浣衣水中見沉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後沉木化爲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故名九隆長而黑遂堆爲酋長山下又有

哀牢山

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爲哀

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爲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三泉出焉一溫一涼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博兩山

博兩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頭山一

山川志

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蠻出沒之所

瀾滄江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

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渡舊處以竹索爲橋後廢本朝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岸以維舟

方丈山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

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岩下如方響音昔蒙氏

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蒙樂山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

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峰特出

狀若崆峒蒙氏封爲南岳其南有泉爲通華河其

北有泉爲清水河俱東入於大河

山川志

山川志

七

奇晉齋

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峰聳秀爲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爲東岳

高黎共山

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爲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潞江之間冬

高黎共山

山川志

八

奇晉齋

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爲嚴沴蒙氏封爲西岳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臥獅山

臥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丈餘袁二里其山俗名臥獅窩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入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巖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丈餘盤爲三里許裸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臥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而爲佛建寺以覆之扁曰雲石臥佛

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沉寥足爲佳麗

羅岷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卽瀾滄江西岸高千丈餘延

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

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爲之立祠祀之岩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岩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爲險山勢極峻絕邇年循鳥道闢仄路以通往來行人便

之

易羅池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瞰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

寶滾滾沸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
 周遭甃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
 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
 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借樂副使郭春震重建題
 曰九龍清泓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爲一方形勝
竹竹卷充其蓄書多在滇南之富邑
美美譽發花香故號幽竹遊歷研志陸續跋
 雲南山川志終



志川山紬雲

月間吐烟成線人不敢經其邊海西即玉案山隔河與官署對
盤龍山其脈西自長坡來經南安營轉而北合為高空馳八十九里而盡於
昆袁與阿輪南北相望順風河一大關也雖皆老翁無人到在盛東六七十四里
據志漢移於城西府志失載嘗人莫知其名然此山南鄰威信北跨永平大部
諸里其所隸諸村猶存盤龍營保之名故知其在此耳

遜乃山其脈西北自覺羅來東南繞攀等而轉爲龍潭山遜乃山官房營山遜延百里實接天山之脈也山之東水人南麻其西水入南天山演志云在府南三百里猛綱東界多積雪府志云雪山在雪州城東二百里猛綱其源有平區自然隆起萬下葱翠羅生又有石門石室遊者

雲嶺山川志

萬載李榮陞

雲編來山與南內幹同祖於大夏山東行至蘭江尾分幹南行亦謂之大
雪山出番界入雲南大抵西逼沿江東逼蘭江布勢不遠至永昌而漸廣其體
東欹爲羅岷山入順寧滇遊記云其山分三支西南及直南下者俱短惟東南
一支接雲山東爲都魯山復分支焉瀕東去者爲右甸爲願寧等州諸山
而直南下者爲枯柯嶺分水之脊也枯柯嶺東南行度草房哨枯柯衝在
西右甸在東又南爲杜保山嶺則獨臂今無村在東北面西東南爲萬呢
山入云州界東連飛鷺山過其脫色本稱五色山口在上折而北屏峙爲黑馬
塘東北穿大四面潭水在西水匯成在東東南行爲長坡浦爲芹菜浦爲望龍
山爲通乃山盤爲接天山大丘山在東南在西人稱雲界西南行爲南華

南掌山一名南青其脈東北自雪山來橫抱綿延東南而抵于廟山隔河與本相錯桂柱雲霞不見天披登中四北望城大僅如孟平田千百頃闢其外隱所稀見也山中皆夷巢刻木以升焉南北入從旁戶男女環避而容其下系居之彼此不爲互與之語重譯乃通蓋其食無稻衣無帛甲子之紀空之係度世冥冥前古之風零具此矣
南門山其源自南掌東北來橫帶綿南亦謂之分水嶺南下源其北折而西入於洛謹尋其南折而東入于廟溝

山東南入州境其勢北連把壘南連大伾西面延關數百里通貫爲一不可弱其道里而東至於州之舊城自州治滑胥行一日可達山半有呂祖閣棲花庵及鹿鳴寺皆老君阻絕山之頸時有雪映旭色亦故受瓊名兩腋水派爲南北河其近州者北爲阿貢南爲內布谷居人長鬚髮兩惟秋露見曉焉象山出於墳岳之中枝直行十里而橫延如臘星尾而北首官署民居廟壇巖市之風皆有之右傍有乾海子其水東流入於南河

通貫爲一不可窮
有呂祖閣鑿花石井
瓊名兩腋水派爲
惟秋寢見職焉
官署民居廟壇義

嶺爲南配山西南爲大雀山接猛烈界矣其去路東南連耿孟連孟良八
百安兩古城而絕於強海今據其幹枝之在境內者志焉
萬岷山在州西南順寧界上東連飛鷹山露峰高秀山水爲草坦河下流順
蘭浦入南海山南北爲盤河下流附諸江入西南海萬里盤龍之脊不特雲霧
宗之而已

黑馬塘山其脈西北自萬岷來南驅爲盤體首擅木嶺張眉山乾波而盡於蛇
口北馳爲昆彝爲猛虎而盡於下街要之山也橫亘二三百里黑馬以南其
嶺夾坦深樹冥冥行者仰不見日身在三四十里上以爲谷底也延廢州吉
南河外與大雀山對峙自州右望之如人字山半平故爲散村居人多豐其
優游暇豫如地仙仙翼有明時土州摹效與弟學不相能而出居學號其上
以第故人以下目之

其分派也。漢志謂延綿西南界有山高六十里者，惟此可以當之。然舊勢既無人徑，不能計其里之實。舊登管門遙望羣峰，舉與南門同其高，尚遠王天耳。

大雀山在西南獮蠻界上。厭自南面北來，繞寧安之東東支，依護界而盡。其出界東南，則耿馬也。以上正釋。

晉彌山其脈出于都魯都魯之山東南行，近順寧城分爲二。其北出者爲抱城，而東爲樂平山。萬峯山東南入州境，爲彌彌山府志云，在州北一百里。其高千仞，下臨甃江，是也。通去詣在城東六十里，殊不屬山之西有龍流，入于鳴鶴河。凡順甸以北，陽滄以南諸山皆以此爲祖。

阿輪山脈西自彌彌來，伏爲分水嶺，東起大山，崎百餘里，當伏脈處，下會二十里川。貢之高可測。滇志云高二千仞，下臨關省，地惟此山積雪。

云與景東無量山隔江遙對其陰爲諸山之冠子胥於江外山巒玩夾江形勢皆遠嶺造天此山尤冥然不測所極極欲擗出無量之上志所稱不虛矣沿山諸里爲遵化何戶歸化土人率據其所分聚落如櫟木林之類名之無有知阿輪者惟分水嶺南下有哨名招羅卽阿輪之轉音前人設專咱在其間其後分爲大平林後而阿輪乃降居一隅猶招客三台山尙亦以分多降居西路今志猶云三台去山頂十里正此數也然彼猶存三古之號此則併本音而亦訛名實是非之眞誰從辨之山在城東北百二十里諸志脫北字天馬山脈北自晉彌來過留昌山山南擬爲天馬新城依其東麓其西卽順寧境與秦山隔湖而距之山距城五里土人以其最近故爲之美名然在支諸山中不爲高演志云如天馬駢空登其巔山川形勝氣運乃驅說也府志別出續修山馬駢山贊
畢卯山其脈北出於留昌東行南折爲猛卯長廣與天馬同源稍高新城在其西麓水外兩山之間頗有平句故明人改流時建城於山然遠山高而風不透近山淺而泉不滋是以難往也山雖峻而無石嵐昏土渴草木焦然志乃云形如列段蒼翠若流瓈之非其實不受矣
瓊岳山其脈東南流北爲阿昌谷南爲內布谷居人長崎翁南惟秋深見曉霧山東南入州境其勢北連把連南連大岱西面延關數百里通貫爲一不可窮其道里而東盡於州之舊城白州治沿谷行一日可達山半有呂祖閣靈花庵及鹿塘銀井皆老苔阻絕山之顧時有雪映旭色亦故受瓊名兩腋水派爲如列段蒼翠若流瓈之非其實不受矣
象山出於瓊岳之中枝直行十里而橫延如象鼻尾而北首官署民廟壇垣環山市之屬皆憑之右肋有乾海子其水東流入於南河
大雀山脈自瓊頂南發爲冷水箐逶迤而東爲大雀其巔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岩洞錯列於下括肢東行公仰珠箐環如大城二峯正鑑其戶亦幽居之深象山出於瓊岳之中枝直行十里而橫延如象鼻尾而北首官署民廟壇垣環山市之屬皆憑之右肋有乾海子其水東流入於南河
東山其脈西北自雙賴山分背而南行爲陶幹山晉宜山白水巖東山蓋於古引河口府志云晉宜山有泉岩水自其端湧出而下如銀絲映空十餘里外黑雲望見之下有白水村又云猛麻衆東山上有龍潭方廣深澗前明世僉女逃亂於此遇害被哀其志揚施於祠側衛之其地絕險僻無以自給久而遂墮昆薩山其脈西出於雪山東岸於江其地三面臨水有澗在頂上深而曲兩漸飲如人自江水清渾潭巖應之故土人目爲江眼焉山之南卽鹽場
邦東山雪山東麓也北與猛麻八道箐連氣多平田古樹灌流怪石村落周行者快其坦迤然下距地面二十里矣已上正脉之左支水入鹽池江者

雲無相連其圖列於志幕於科然粗謬無足徵庚子歲子兼攝兩地舊令鄉約各記其名物以授工師而唯民昧於方位彼此隔離不能合一其後子西赴順寧東通猛麻兩極底回之邊頗能從實其大勢其未及到者復令人分道以往而精審之解任後三見光寧關方爲全圖凡方隅之廣狹山水之附離道路之曲直官署民房草屯營口城市多寡遠近之數既詳於尺素矣州有九里三鄉城村數百以舊號均係羅半出夷語亦宜畧知其概而圖未登也今春郊河守涼無事爰發分圖所載准以經見訪聞之數界而圖之校驗僅數日而畢咅使是圖成之於官則凡有所期會發遣可以杜奸欺而預爲處亦與民省事之一端矣夫在官常苦於日不暇給及其無事也退而記之宜有以益於將來不可視爲遺圖而忽置之也王寅正月十三

榮陸字厚園乾隆時官雲南知縣最久好治興地之學其紀述多得諸親

十四

圖說

歷非東原北江諸老空談考據者可比擅默發滇南詩話極推服之此書多纠正志乘之誤尤可寶貴原刻本志兩掌山一條索性上文流而爲一志關瀆江一條接譯誤與正文平列今悉釐正自標小注不必別加注字於上兩條名節皆如例唯中數節有之當係傳寫衍文悉以意刪去據序闕自記當時尚有分開備載山水道路草屯營口城市與此志并行予詢諸友人無知者注中兩引征編圖亦不知何人所作姑存其目以俟異日之復求光緒丁未臘月新昌胡思敬記

雲無相連其圖列於志幕於科然粗謬無足徵庚子歲子兼攝兩地舊令鄉約各記其名物以授工師而唯民昧於方位彼此隔離不能合一其後子西赴順

天台山記

徐府靈撰

天台山記

方瀛觀徐

徵君墓

孫焯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
天台信矣哉蓋寥寥之靈墟三清三別籬松真
該云天台山高一万余丈周迴八百里山有八

重四面如一當牛斗之至以基上麓名宿光輔空

宸故名天台山曰桐柏棲山閑隱居登真隱詠

大少合處五殿中央

并餘地照海唐
吳向章刻賦是
大小空乃桐

柏山六里乃至二石橋先得小者復到百餘里

更得大者在寂高處株蘚人跡稀見之石屏

虹梁翠畫相似又見不啻金闕碧橋邊有蓮

花狀大如車輪其花恍惚不可熟覩大空者

石橋之大少為名據此訖即天台與桐柏二山

相接而小異也極長原群家記至天台山在會

稽郡五縣界中人境不遠跡經瀑布次徑

循漢子于浙山猶溪在唐興縣東二十里發

源自花頂徑鳳凰山南流合賊大溪入于臨

海郡溪江也其水逕峻前有石橋逕望不盈

度者見天台山巖壁突秀雙嶺橫青霄之上

有瓊樓玉堂琳瑯醴泉仙物異種偶或有見者

當時研樹記之每尋則不復可得也極此記

說則神異之所非徒次可觀焉今遂人眾所見

者蓋非此橋且猶溪高處不見有橋今眾人所

見者乃在歇亭西二十里水流于剡縣界不知

遵義黎氏校刊

影舊鈔卷子
本天台山記
古逸叢書之廿五



是長康所記之橋也州取山名曰台山縣號廣興
即古始豐縣也肅宗上元二年改為廣興縣山去
州一百四十八里去縣有十八里一頭望入滄海中

有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方圓三十里

上常有紫雲霞氣之樹則琪琳瓈泉則石

齋金琅真菩薩謂金庭洞天是桐柏真人之

所治也真人周盡王太子爲字子晉好吹笙

作鳳鳴於伊雉回道人淳丘公極以上嵩山三

十餘年後求之不得偶乘白鶴謝時而立仙官

授任為桐柏真人左弼正領五岳司侍帝東治

茲山也故真詒云吳向曲之金陵趙桐柏之金庭

成真之靈墟卷神之福境名山福地記云淡波

不登三穴蓋莫重又云經丹水南行有洞天會

從中過即赤城丹山之洞上至清平之天周迴

三百里洞門在樂安縣界即十六洞天第十六洞

即赤城山之洞上至清平之天周迴

凌漢自蓮雲赴霧氣遙芳臨花間發光散輝

燭四時如春鳳翔神鸞棲於基上羣孤文豹隱於

其中南馳緝雲北棲四時東推漢濱西逼剡川又

多崖檻松桂垂珠積翠於重巒青光雲芝

吐耀於幽谷至於巖煙遙景匪復與五岳爭

指考異校寄自可引此山為正史泊晉宗至平

梁陳咸以日中星馬望秩茲山蕭壁歎深罕

為常興杞梓子內篇多諸小山不堪作神丹

金液峰有木在之尋千歲老恩使壇人舉信為
鎮少失緒雲淮洛太白台以諸山西神居靈助
人為福可以服真鍊藥合美天台觀在唐興縣
北十八里洞柏山西南瀑布山下舊圖經云吳王
孫雄為葛仙公所創冢居於勝北松玉真君壇
東北連丹霞洞西北枕翠屏山故孫興公天台
山賦云搏壁參差翠屏即此山也仙壇與翠屏
巖得空圍崎潔布逕流落西崖洞可千餘丈
狀素婉垂天飛帛弱地孫興公賦云瀑布飛流
以界道即比處是也勝波瀆沫近驚翻雲數怒
懸雷遙閃鍾疏潔布南流百餘步与壅漢相
合流注縣大溪入于臨海郡也猶中流引瀑水
繫遠廊院灌注絕詔苟芟芳蘿竹交映遜
史君宅旁四望青山庵南號峯嶺北接堅霄
峯左在僻处小山彊迤為勢東北連丹霞洞
有葛仙公鍊丹之初所也窩中第植雲花翠柏
絳笙其寺曲池深沼藥院丹爐斯亦鍊化之奇
景也柳君名滋澤宗十三年自復州石門山詔
徵授台州刺史不至郡便上山下領務備藥後
渾家於丹霞洞隱仙也自天台觀西至瀑布山
里宋元嘉年中沙門濟順所興蓋近瀑布水周
施興公碑遇靈猿仰一擁疏煩寢於心香寺

引僕小經廬中過還達廊院李南九峯山之高百餘丈園迴六里亦天台有派幹也舊名九塊山天寶六載以爲九峯山者王近少与文逾林第登北山以爲勝勝也自天台觀北路上相柏觀十二里林壁崖礎道盤折仰上時長松猴蹤于相柏洞口故號云蘿菴之織草蔭落之長松即此地也自謂門一小嶺可二里乃至觀雲倚山松嶺前豁然平陸數頃四面倚起峯巒有若郭郭迺神莫之所休憩葉許之所欽自非翁旣凌霄漢夢歸鵠之天促與天地而長久者何以居焉者褚先生於道之所又徐涉師之於此多道房塵因号曰隱真之半峯觀前有田傾鑪東有溪曰清溪之注西經三井飛流瀑布九是遊客但觀景奇物異恍然似昇玄都京者矣觀即唐睿宗景龍二年爲白雲先生所置白先生乃司馬天師也名子徵字崇祖河內溫人掌載在碑中先生初入花頂峯遇王範之大山學葉先生遺筆付範之子欲求書好聽吾語夫受筆行興俗不用須靜其心後澄其心思暮在切書劬骨附近氣力又須均停程篋與範而无殊下筆与授峯不別莫誇歸云但取堅強筋力若成自然端正東邊石室子莫頻過盡是異獸精靈也向金湯受苦凡人到彼必傷

用筆硯俱全詩書並足孤花仙葉可給朝食石
茗香泉堪充暮飲閑眺水自發情懷向即凌舉
莫思閑事矜之既家愛少豈敢有遺一簷石室
二轍不歸夜則望月臨池朝則棲雲停管鑿潭
甚恩慈在初書清辭甚心神志求筆汎光迴
激轉節勿頻移日就月將便江平載義之第二
年學書似鴻鵠春蟄寒泉筆下龍飛
行間綠屏雅未殊妙早以營群晝第二年學書
書似鶴度春林雪飛玉洞筆含五教墨點如
龜動者相連似岳含鱗竟第三年學書將為
是妙也遂書得數紙來先生再疎展於巔上一
鬼漂然作色高聲謂責我言曰子之書何全
未有功能皆俱少氣力全無作弊害格嘗成文
字但且學書有命即至仙堂無一事不勞相訪
義之唱諾耶歸書堂後又得三年初書成美
先生乃讚義之曰念汝書跡異世不同復處不
淡濃墨不淡得之者罕有見者難逢匪一
字千金堂賞獻一字萬金對後至讚曰衆友
中孤群山中峰雲鶴冲五岳中高吾今歸恰
汝向九霄紅汝歸於世界如鶴出籠別後有心相
顧時々遙望白雲中先生初入天台後眷宗望
帝祚復柄相舊穀請先生居之其降勅書曰
矣朝萬物公寡相相襯在天台山仰闢始盡縣
人研代詔竹殿廢壇撫多有禱觸頽致死坐作

湖縣官與司馬續師相失於天台山中僻方對取四十里以為禽獸草木長生之福地量一觀仍舊額初搆天尊堂有五雲其上坐而良史書之八龍祥也天寶六載郡守賈公長源及玄靜先生李君名舍光即天師弟子之玄宗師萼之碑太史崔尚製文翰林博士輸林名士韓擇木書玄宗皇帝親書其碑額觀南一里有石壇一級以博石雜砌方廣三十二丈松竹輪囷即太極本起傳中此不備載壇西南石上有篆書刺於此壇也仙公真經寺義王之所也竚迹具在三真人下降授葛仙公從道於天台山巔降上真人勒字則未詳何人也壇前有幢名曰降真記之曰諸使徐公醮壇授仙公經真人自晦姓徐塘之多種荷蓋之類自塘南一里至洞門之外西南一里餘至王真君壇真君即相府真人也有小殿即真君像儀像儀馬用元効玄玉劍立於度道士七人瀟拂也殿前有石泉名曰醴泉南三步新立二真亭亭子臨万仞坐觀千里遊者登之坐眺平陸接西壇在真君殿西北二十步有石壇方廣四丈八尺一級甃以古磚今湖縣祈請水旱由於此壇啟東二十步又有古八角壇自啟西北下山三百步即董三井一井今圍塞修傳云舊有尼師洗手觸之一旦自寒二井其深不測並自此天鑒當有好事者投淪於其間繪繪畫而不及

廬亦云通海亦多鹽縣未可詳也其春夏時氣
而時降則潔流沛然溢澑雷吼有若疾蟻潛
匿之鼓怒也其間遂者見之莫不神駭曉憚色
中有水旱全長每歲託情詩於晴雨无不
不響應之是國家授龍璧鹽祭所繙之所高
宗永淳二年授龍於此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詔令
太常卿兼禮儀使奉詔賜金龍白璧授於井資
曆元年主上遣中使至玄宗問國儀越常為美
請官大德院班閏輸林舊報經通玄五月十三日到
山於天台觀設醮許往三井授龍璧也自三井西上
一峯約二里有僧院名佛窟院今道元觀是也前
枕翠屏巖北連桐柏大山翠屏巖與仙壇使
徑潔布雙峙清降半隱雲表出上有亭子
極眺平陸此靈茲為殊景也自桐柏觀西北行
七里乃至瓊臺半天以壁居自百丈巖元上瓊
遊者第深覆蓋不在中天雙闕不出雲表猶在
山上視之然也忘目下仰頭則瓊臺不啻中天變
廟玉宇侵雲漢仰列翠壁万仞森倚相媚奇花
秀煙牙簽芳葵称禽雲颱造物清音余嘗
嘗瓊臺下雲溪衍流北行三十里或鑿瓊潭
漱其平則三四五里建潭洞院香其深則寺丈方
丈帳石蕊巖水色明鮮歷々見廣饑無食火燒造

之者不覺忘歸非神仙之窟宅可勝石斯相
東北五里有華林山居少石清秀雲深之境也
長慶初道士陳崇言能真之所自觀於上一峯可五里有方瀛山
層上有平地傾盤前有池塘廣數畝故城中有
小洲島焉有奇艾前眺空蒼翠峯後倚雲蓋
後峯名也西接瓊臺東近華林即軍府長慶
元年定鑿於此是天台第二會自方瀛上七里有
玉霄山層平地傾盤四山迴合又邃若洞天也即
天台第三重自玉霄東南行三里有雙石砌列為
高門可百餘仞曰呼為石門相柏觀北之有上華
頂路之深邃梗澁遊人罕達此乃多取圓滑
天台第三重自玉霄東南行三里有雙石砌列為
高門可百餘仞曰呼為石門相柏觀北之有上華
頂路之深邃梗澁遊人罕達此乃多取圓滑
宋末有僧普遼所見精舍自天台觀東行二十
五里有赤城山之高三百丈周迴七里即天台南
門也古今即是於剛家離
飛處如朝霞宮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一名燒山故
財云赤城霞起以達標即此山也半山有懃霞寺
即是梁兵王母為居此寺也今則廢矣山下有石
室道士居之其中山趾有寺曰中嶽寺即是西
固高僧白道猷所居也國清寺在縣北五里昔
長松夾道至于寺即隨煬帝開皇十八年
為智顥禪師所創也寺有五峯一八桂峯二瑛
靈峯三靈芝峯四靈龕峯五祥雲峯復洞迴
抱天下四絕寺國清第一絕也寺之旁兜率寺也

有一峰孤秀回拔與天台相對曰天姥峯之下
臨剡縣路仰望宛在人表舊屬臨海郡今
縣會稽又有大嵒山號二峰古天姥峰名否
天姥峯有石橋以天台相連石壁上有刊字
科斗文之高逸不可尋見庚月確者羽篆
籀篆之聲宋元嘉中甚造畫工近復山勢
於圓扇似標樞靈異即復高時劉阮入山遇
華胥仙之所也古之刻人劉日成阮肇入山遇
仙並比其事之具在布傳又按仙經云此山有
石始一所覗二所不知其處又云多藏仙人迹
得橋即與相見以此言之則靈仙之橋也非今
常人見者自非精發至達阻絕相隔真仙也不
可得見橋之安可睹之至於奇禽異獸千狀
萬類不可稱紀靈葩仙草潛產谷中莫能名
之而至之雖殊非真不過達木區數莖凡
所觀靈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天台嶺定
室方瀛宇寶居初歲已逾年從巢云暇所
探經誥以述斯記用敷靈焉

天台山記



田賦藏本

直齋書錄解題

天台山記一卷

唐道士徐靈府誤元和中人也余假守臨海就使本
道嘉熙丙申十月解郡符趨會稽治所遭遇之銳欲
往遊會大雪不果改轍由驛道至今以爲恨偶見此
記錄之以寄卧遊之意

九真觀按碑文晉太康中鄧真人建置徐真人祠唐開元年中有王天師仙裔初天師爲行者道性冲昭有非常之志因將獄中茶二百餘饼直入京國每攜茶器於城門內施茶忽一日遇高士見而異之問其所來乃曰某是南嶺行者今爲本住九真觀殿宇破落特將茶來募施主耳於是高士上聞玄宗召見嘉獎久之間曰爾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上深加禮焉仰於內殿披度厚與金帛建置令歸獄中修齋觀宇不數年而完全道行逾高聲流上國尋有詔命封爲天師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藝海珠塵

南嶺小錄

五

又有薛天師季昌本綿州綿竹縣尉在京捨官入道志

操不羣將歸南嶺上聞元宗元宗嘉之亦屢頒金帛上

命筆賦詩送贈有序曰鍊師初解簪裾栖心衡獄及登

道錄慨然來茲願歸舊居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

修倘遇靈藥尚望時來城闕也乃賦詩一首龍行云爾

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申金闕要願奉玉清

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籍虛猶期傳祕錄來往候仙輿

後封天師又司馬天師元宗禮重呼爲道兄凡

是觀中什物多是恩賜臨行又贈金器一百事銀器二

百事綿帛至多皆有御札天師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

得道自離亂後焚燒蕩然雖重修舍宇竟未完復唯存

恩賜鐘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師名因節住持

道行出衆營葺至多聲達京師爲王侯所重今在北嶺

封總教大師觀後有白雲先生藥堂又有一小池名甘

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舊日亦有甘泉院

西靈觀

西靈觀按圖經云梁天監五年建置本女真住持經兵火後未暇修營西有魏夫人仙壇開元中有女真薛師在觀得道又於辰溪別構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隨行遊歷洞府薛天師常詣之不與相見後不知所之

詔徵召使人到獄覈尋無所不至忽一日中使人行及

中宮西南面三里餘屢峻鑿羅見一石室深邃屈曲有

似人家於是壁縫蘿入深口乃見先生凝然而坐中使

宣命先生初乃佯狂後卽承命請赴廟庭詔封爲帝師

石爲礎壇天寶臺確礎豐缶磬局茶竈燈臺皆就石

琢成之今悉存焉

凌虛臺昔有薛天師季昌周尊師混汎相次居之得道

洞靈臺有魏夫人仙壇高一丈二尺上圓平約潤一丈

添香臺昔有女真居之得道今臺及聖境存焉

劉根先生藥院昔有仙人劉根居之修行之所在九仙

宮之西北頗甚深遂亦殊異之境也

洞靈臺本李天師明後居之得道亦是福地

添香臺

劉根先生藥院昔有女真居之得道今臺及聖境存焉

紫虛閣昔有道人建置亂後唯基址存焉

尹真人藥院昔有女真居之得道今臺及聖境存焉

白雲先生藥院在九真觀西開元中司馬天師承禱本

號白雲先生後授真一先生嘗於此修行

尹真人藥院

尹真人藥院在九真觀北百餘步真人諱道全上昇之處

田先生藥院

尹真人藥院在中宮東面百餘步先生諱良逸元和中

修行於此後得道

北帝院

北帝院在嶺觀東北去觀三里昔有女真侯鍊師居之

修行勤於香火後亦得道

洞真瀑布

洞真瀑布在中宮東面有水自石隙中湧出

天文上聞武宗武宗逮降詔命委本道監軍使遣人續

洞真瀑布在招仙觀北去觀三里瀑布如簾垂及亭臺碑文紀其勝異上有朝天壇昔日張真人曇要上昇之處又下有投龍潭每修齋異投金龍於此也

王氏藥院

王氏藥院咸通間有術士王生居之有茂松修竹流水周邊及多榧樹茶園今基址存焉

光天觀

光天觀傳云融峯院是觀基

隱真平

隱真平在雲密峯之中坦然而平方濶五里是神仙遊遊之所時人尋之少有到者

斷石源

斷石源在隱真平水源有石高數丈濶數尺而一斷上有鏽字云此有丹砂水如乳而甘香有人得掬飲之可養至千歲尋遊者到此間唯聞石下有流水之聲在左邊聽卽落右邊卽落左邊罕有得者

朱陵洞

朱陵洞卽三茅洞天在九仙宮正西三里有石巖下有平石方二丈是舊時投金簡之所傳云朱陵洞之東門也

雲海珠塵

南嶺小錄

十一

陳真人興明居元陽宮晉武帝太始元年三月一日上昇

南嶺小錄

十一

胡淳先生姓施名存居洞門觀西峯構虛閣晉惠帝永康九年四月上昇

南嶺小錄

十一

徐真人靈期居上清宮宋元徽二年九月九日上昇

南嶺小錄

十一

陳真人惠度居古玉清宮齊武帝永明二年五月十三日上昇

南嶺小錄

十一

張真人曇要居招仙觀齊延興元年七月三日上昇

張真人始軒居九仙宮梁天監三年七月十三日上昇

王真人靈輿居中宮梁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上昇

邵真人郁之字玄寂居洞門觀梁天監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昇

又有雙襲祖雙子辨二人相次得道

唐朝得道人在微一人

般先生景童天寶十七年七月三日得道

李天師思慕天寶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得道

蕭先生靈護宏道三年八月十五日得道

薛天師季昌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

王天師仙喬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傅天師侍仙乾元三年十一月七日得道

董先生秦仙大歷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元和張先生太空大歷七年二月八日上清宮得道

李先生德琳大歷十二年九月五日中宮得道

田先生良逸元和六年正月七日在降真院得道

廣成劉先生元靜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

周尊師泥汙會昌二年正月得道

韓威儀大中元年上清宮得道

田先生有弟子陳徵君馮徵君張徵君三人不就徵皆於天台山相次得道

真君傳漢中星校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數往崑崙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焉

王母者神人之面蓬髮戴勝虎爪善嘯巖居名王母在崑崙之墟焉讀曰

沙渺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冷然雙舉前代九真人出九仙宮碑舊有九仙宮碑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數往崑崙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焉

王母者神人之面蓬髮戴勝虎爪善嘯巖居名王母在崑崙之墟焉讀曰

沙渺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冷然雙舉

縱身長風俄翼玄圃妙達坎與作範司雨

田先生寫真讚紫谷子譜

孝養親得混朴自然之理言貌不飾裘褐垢敝侯王禮重我亦不榮毗隸給輕我亦不陋驅役鬼神意往卽至

一入衡嶽踰五十年九百門八皆是軒冕請爲法主一

作帝師廣成先生是也卽先生之道其可知也儀形可質圖寫存焉自始及今未有稱述黃承其闕序以讚云

靈根獨秀眞人閭庄仙非積學道乃天成

汪汪德貌落落神情茲形如在猶可作程終

南嶺小錄一卷號當作於懿宗以後序末所題王戌歲蓋昭宗天

依師治臨嶽門頻訪靈蹟偏閱古碑及衡山圖經

復二年也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著湘中記仍致詰於師資長者嶽下耆年或得一事

錄鄭樵通志藝文略始載有此名與此本卷數相合惟沖昭作仲昭或傳刻誤歎書中先列五峯三

旋財箇箇據而直書總成一卷案書中有咸通年

洪武年號當作於懿宗以後序末所題王戌歲蓋昭宗天

復二年也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著

湘中記仍致詰於師資長者嶽下耆年或得一事

錄鄭樵通志藝文略始載有此名與此本卷數相合惟沖昭作仲昭或傳刻誤歎書中先列五峯三

旋財箇箇據而直書總成一卷案書中有咸通年

洪武年號當作於懿宗以後序末所題王戌歲蓋昭宗天

復二年也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著

廬山記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史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撰愈舜陳

記 山 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廬山記三卷附廬山記附一卷宋陳舜卿撰癸卯年
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六年
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員外郎熙寧
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述真
宋史本傳舜卿謂官時與致仕劉濱游廬山嘗以大
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每恨懸遠周長武書作山
記疎略而渙舊嘗雜錄間見未暇吟次舜卿因採其說
參以記載者舊所傳詳則山行夜則發晝考證泮泉塊
石具誠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已又作俯仰之圖
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人服其勤自記云余始遊廬山

爲石障封爲形若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彭蠡湖際宮亭廟會所也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基周回垂五百里其山九嶺川亦九派郡國志曰鼎障九層崇巖禹仍懷靈抱異包諸儀述尋陽記又云秦始皇十七年東登廬山以望九江至上晉時以與胥漢相接因命之峰後有刻石云是夏禹所刻大尺里數文字不可辨伏游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其大形也背岷流面彭蠡蟠根所據亘數百里重巒桀嶂仰插雲日俯瞰川湖之流焉王彪之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奇降號實貴極之名山也孫於山賦曰尋陽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拔平敞之原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峰或有巖中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每爾其下成潦而上猶皎日峰頭有大盤石可坐數百人以上皆述此山也宋文星譜賦云惜哉壯麗峻極氤氳包蘊奇以藏器蘊絕峰乎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迹自分巖清升仙於玄崖世高垂化於鄧亭惠真凌雲以踞峰眇眇駢景而入冥或豫聞其清塵妙無得而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峨北背岩壑懸雷分流以飛湍七壁重巒而勢轉映以竹栢蔚以樞松繁以三桂帶以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灤漫津淮百川之所衝嶠門百尋峻岡子仍香爐吐雲以像烟甘原通窟而先潤梁元帝廬山記夫日月麗天皇穹所以貞觀川

風浪井水輒動邦人號應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城上有北樓下臨溢江憑高眺遠爲一郡之勝陳散騎常侍張正見溢城詩云開山暖遠壑瀧屬中流城花飛照水江月上明樓參晉書庾亮傳云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不覺亮至人將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咏竟夕則事在武昌之南樓也後人以亮嘗爲江州刺史因名此曰庾樓實非當時秋夜所登之遺址也是郡前世或號九江或號尋陽唐袁楊氏李氏代有其地升爲奉化軍節度皇朝開寶四年平江南降爲

卷之三

出江州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院舊名經溪壩過延壽院五里至石塘橋有濂溪周郎中之隱居周名厚碑字茂叔道人仕宦有才略早卒高名樂廬山之勝因求尋陽創別墅于負郭自名曰濂溪過濂溪東入寶嚴禪院十里北至太乙觀亦十里賈於舊曰雙溪景德三年賜今名院當官道吳乾與二年僧常真始基焉常真荆南人姓田氏人謂之田道者勤身耕斂以待四方遊者一林僧修睦號楚湘東西二林監寺諱論大德官命廢省廡舍睡謂之曰今澈子所字則何歸乎田曰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睡異其言因加敬待贈

之詩曰入門空寂寂箇出家兒有行鬼不識無心人謂燒古寒寒柏對流水落花隨欲別一何懶相逢所恨遲由是歷南唐爲中山之表字顯德六年元宗賜田使給諸庵屢無田者歲取其糧者二十六庵屢南抵吳章山五里山嶺下北行一里道西有雲慶庵舊名雪鏡因流泉爲池多奇跡碑歲已久游泳甚狎由玉慶西一里至寶積庵松竹蒙密白雲亭在其上北望溢江盤石可坐數人鳴泉過其下此山北僧庭之最佳者雲慶寶積皆在雪鏡之南由雲慶過寶積亦三里寶積之東十五里有下龍泉院太一觀北別有龍泉庵故此以下別之由龍泉十里至尊勝庵由尊勝庵八里至白鹿臺由白鹿臺十五里至仁壽院由仁壽院十里至香積院由香積院三十里至長嶺院長嶺院者彭蠡湖之別嶺也凡下龍泉院峰過太常則遊山之南矣寶積之西一里至龍池庵舊名寶峰由寶峰五里至廟巖莊由廟巖莊一里至神智院舊名

至春積非在山間然山人野客窮覽幽境皆嘗至焉水聲野色有足繫者香積之西二十里有山南開先寺之場圃曰大富莊過太常則遊山之南矣寶積之西一里至龍池庵舊名寶峰由寶峰五里至廟巖莊由廟巖莊一里至神智院五里至大中祥符舊名太乙宮祥符中賜今名爲洪神仙傳曰董真人名奉字君異閩中僕官人少有道術交此太守士燮死已三日奉以一丸藥使愈者植杏五株數年攀及成林奉乃作倉廩宣言人買杏

唐昇元六年徐知證作真人廟記又有保大十二年記今存乙觀亦十里賈於舊曰雙溪景德三年賜今名院當官道吳

乾與二年僧常真始基焉常真荆南人姓田氏人謂之田道

人杏林在山南張景詩云桃花漫說武陵源誤殺劉郎不得

仙爭似蓮花峰下客栽成紅杏上青天今蓮花峰在觀後觀

之北五里有龍泉庵初遠法師至於廬山愛此閒曠欲結庵

焉地無流泉師以杖刺地應時泉涌浸爲溪流既而尋陽歲旱

旱師誦龍王經於池上俄有龍起而上天雨乃大足故號

龍泉龍泉之南十里有妙智院舊名行香亭由妙智五里至

蛇岡高僧傳云安世高安息國王之太子讓國於季父而出

家漢魏間行達那亭湖時湖神能分風上下敬憚因與同旅

三十餘船奉性請福神忽降祝曰吾昔外國俱與子出家學

道而性多嗔恚故贈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不可勝言世高請

神出形神乃出大蛇頭不知尾之長短世高向之拊語贊頃

數晵蟠悲淚如雨須臾還隱廟有絹千匹并雜寶物世高爲

持去豫章造東寺焉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蛇頭尾數里

今尋陽郡蛇村是也故名其岡曰蛇闕地岡之下五里至太

平觀太乙觀之西南二里又有國泰庵其西上有蓮花峰十

里峰頂有蓮花庵由國泰五里至報恩庵由報恩一里至雲

際庵由雲際二里至永清庵亦名下蓮花庵永清之洞北有

牛道人隱居由永清之西一里至雲際庵亦名蓮花洞自太

乙觀至雲際凡佛老之居八同在蓮花峰下由雲際二里亦

至太平觀唐宋九天使者真君廟南唐昇元元年賜名通玄

府本朝興國二年賜今名錄異記云唐開元十九年八月二

十一日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

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

北墮下宮木石基址索具但須上力耳帝即遣中使詣山西

北有基址宛然信宿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堂殿廊宇隨類

至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沈於渝浦

乘足儀仗侍衛甚偉明皇命吳道子走筆寫之其所立像卽依旣焉始置廟記李泚撰此自稱斬州黃梅縣東山衡門之下草茅臣開元二十年歲次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已巳立其略曰勅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祠廟章醮行道設齋供大弘道觀法師張平公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

江州刺史獨孤禎朝散大夫行長史楊楚五行司馬皇甫楚玉尋陽縣令魏昌同護修奉焉又有使者祥驗記開元二十一年壬申三月八日辛亥宜義郎行彭澤縣尉潘觀撰述詳驗

之事五略曰江水泛溢吹櫓近山計木纔登水復舊一也野

竹散材則連兩距谷丹粉雜色則穴崖生二也謝土之夜

風雲空潛仙燈遠照三也渡彭蠡湖謁廟者數百人舟人所

列忽有汗出其面者五也其碑歲久誤缺治平三年重立復

有張靈官記靈官名懷武禁之碑將嘗有陰功及物帝命爲

靈官願望之像五百人張其一人焉詳本記癸酉歲開寶

六年三元日御史大夫徐玄撰右內史舍人集賢學士徐鍇

書辭多不載觀門之左有劉越石至道中郡守考功員外郎

孫適始立碣置祠焉昔匡裕廬於山有少年屢詣之自通曰

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裕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

尺許卽予居可叩之裕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居室果

唯一石乃叩之石爲之開因遇神仙洞府之事慧遠記云裕

受道於仙人者蓋謂此也觀旁有仙鄉亭下視樓觀儼若洞

府遊者皆登焉太平觀之西南五里有清泰庵山清泰庵一

里至質澤院舊名龍潭在院之東南之山上五里若歲皇都

縣必禱焉山廣澤下山至太平興國寺七里寺前之水曰清

溪溪上有清溪亭寺晉武帝太元九年置舊名東林廣會昌

三年廢大中三年復皇朝興國二年賜今名法師諱慧遠俗

姓賈鴈叫樓煩人師道安於恆山爲安高弟始住荊州上明

日陳州刺史李邕撰并書會昌三年僧雲皇始刻石焉時

裴休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張又新爲江州刺史實助成其裝

盛山記

1

題其篇末云覽北海詞駢想見風乘張亦作記於碑陰大中
十年四月十三日沙門玄觀請河東裴光遠篆額光遠國子
監太學博士初遼師之欲徙香谷也山神告夢曰此處兩靜
足以棲神忽於後夜雷雨震擊明旦視之惟空沙匣地兼有
梗相文梓良木既作殿故名神運牛僧孺太和四年自武昌
遷朝過之爲書其榜神運之殿四字又有木數尺南唐元宗
題曰神運不今並存焉會昌中寺與林木並係戶部貢大
中興復刺史章黠爲捐私錢以倡施者摺紳從者數百人姓
名爵里今刊於石仍藏當時之疏亦崔之詞也崔又作復寺
碑左散騎常侍柳公權書流泉寺寺下入虎溪昔遼師送客
過此虎吼聲鳴故名焉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迫
之士遠師嘗送此一人與語合道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
世傳三笑圖蓋起於此神運殿之後有白蓮池苦謝靈通恃
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見遼公肅然心服乃卽寺刹涅槃經因
鑿池爲臺植白蓮池中名其臺曰翻經臺今白蓮亭卽其故
地遠公與慧永持巵順渠恒竺道生慧叡道敬道昇慧詫
白衣張野宗炳劉遵民張詮周續之雷次宗梵僧佛駛耶舍
佛駛跋陀羅羅依連社高僧傳十八人者同修淨土之法
因號白蓮社十八賢有傳附篇末池上昔有文殊瑞像問今
係亡閣廢有文殊殿瑞像者晉陶侃初爲廣州刺史海濱漁
人常見夜有光焰遂納之得金文殊菩薩之像傍有誌記云
阿育王所鑄後商人於東海亦獲圓光持以就像若炳耀焉
侃以送武昌寒溪寺王者僧珍嘗住夏口夢寺火而懷屋獨
有神物圍繞珍馳還寺果已焚惟像屋並存侃移督江州以
像神靈使人迎以自隨復爲風濟所溺時荆楚爲之謠曰陶
惟効雄傑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
至遠公剏寺乃禱於水上其像復出始迎置神運殿後造重
閣以奉香火故李邕寺記云首王贊罪文殊降形蹈海不沉
驅於陶侃迫火不爇夢於僧珍蓋謂此也至會昌毀寺二僧
貢像藏之錦繡谷之峯頂其後寺復訪之藏處不獲一僧相
疑或匿之俄見圓光瑞色現於空表改至今遊人至峯頂
佛手巖天池有見光相者寺有晉贊備虬龍之飾舊號桓帝
禁故貫休詩云桓玄舊輩殘雲氣耶舍孤墳落照遲今人題

詒謂安子晉按晉大亨一年桓玄篡位廢帝爲平固王遷於
華陽及義師之起玄亦奔尋陽旌旗輿服猶備帝者之儀於
是追平固西上奔竄之際因留晉東林齋稱桓晉蓋有自也
桓安晉相近後人不察而改之耳經藏院在寺東廡經之帙
尾有曰貞元十三年寫者經藏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
丙辰朔十五日庚午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李肇撰略曰
元和四年雲間僧靈澈流鼠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江南
西道觀察使武陽公韋皋丹韋之夫人閼陵蕭氏卒嘗有服
弭之資買田荊州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益以已俸
卽洪州鈔脰而致之仍建堂殿又命浮槎寺僧義彤以至祕
藏會昌之厄僧道深禪藏之石室後寺復而經出然亡失者
過半僧正言稍補之大中十二年武陽之子宙復世庶幾因
施錢再作堂宇仍誌其事故有韋丹韋由寫感通八年刺史
苗紳有二章寫真贊神由之外孫也又有一人物色題曰紀
王寺僧曰其旁有具銜江州刺史德化王楊澈也文字剝落
不識者因粉飾而漫滅之今寺有下平林口田皆其所施故
寺僧寫真列於二章之間以示追奉秦唐史徵木管封紀王
天祐十五年徐知訓在揚州爲朱瑾所殺保大年間追封紀
王則其事蹟無接於二林者蓋後人妄加之耳白公草堂在
寺之東北隅元和十年公自太子徵善大夫以言事忤執政
出爲州司馬明年作草堂於香鑄峯北迦愛寺南往來遊處
焉公作記見於本集後與遺愛寺並廢久之好事者募公風
跡以東林寺北藍壇之外作堂焉五代袁亂復爲兵火野燒
之所毀至道中郡守孫若功追憐之然皆非元和故基也昔
公之遊東林也覩經藏中有遠公諸文士倡和集時諸長老
亦請公文集同藏之至太和九年爲太子賓客始以文集六
十卷歸之會昌中致仕復送後集十卷及香山居士之像廣
明中與遠公匡山集並爲淮南高駢所毀吳太和六年德化
王澈嘗抄牘以補其闕復亡失今所藏皆景德四年詔史館
書授而賜刑部許申所借今本十卷寺僧抄補用以訛外今廬
山略記并遊石門詩序刊石於寺皆因集中本云過草堂半
山有二泉山石周名曰雙玉澗次有上方舍利塔佛趺陀

羅禪師之所立也梵語跋陀羅漢言覺賢迦維羅衛國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年十七鳩摩羅利度之與同學習義衆皆一月賢一日嘗焉其師嘆曰賢一夫敵三十人入長安與鳩摩羅什剖析玄旨什爲之屈至廬山與遠公同社先持釋迦舍利三數自隨因葬山頂表以浮圖後宋孝武帝召赴道場寺禮華嚴經度開元十四年虛部郎中中書舍人江州刺史李訥作禪師記訥亦自稱兀兀禪師金紫光祿大夫同州刺史上在國范陽縣開國男張廷珪書開元十七年歲次己酉七月己丑朔十五日癸卯建其旁刻顏魯公題名百六十字上方之北有虎跑泉昔遠公與社賢每遊北峰頂患足水甚遠虎跑跑去出泉穴五杉閣五杉高茂合抱峻以危陷南唐西山僧應之嘗結庵於五杉之間保大中爲元宗所迴作五杉集於世桑門備用之書也今子孫在東林猶藏其手澤其西石磴凡三百級由上方而下過滴翠亭復三休而至聰明泉聰明泉者荊州殷仲堪之訪遠公也相與談易於林間仲堪辨博遠公因指是曰君之辯如此泉涌後世因號聰明泉唐李衡公匡廬賦云謙構義於松間注云東林寺有松數株尚存今泉上有屋而無松蓋其故地云次有佛影齋遠公匡山集云佛影在西方那伽阿羅國南古仙人石室中以晉義熙十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因屬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高僧傳劉遺民亦讚曰雲圖表晦影侔神造功出理諧事非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跡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在星紀赤奮若貞於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驗則記銘之於石孟江州璣玉刀別駕喬之張常侍野殷晉安毛黃門修之宗隱土炳孟散騎孟司馬二人名闢殷主簿尉范孝廉悅之王參軍移夜矣咸賦銘讚遠公佛影錄載五百顯德間文志碑志遊人歌詠題名班班有存者今著其目於後篇遠公大中六年諡辨覺法師裴休嘗其榜觀音殿東壁焉是寺也最爲廬山之古刹自唐開元元和以來迄於保大亦大中賢明咸通中所寫雖俗筆亦近世畫工所不能及法

華資聖碑僧齊已苦又有明皇銅像李通玄長者寫真皆前世故物本朝之改寺名也徐鉉常侍親家太平興國之寺六字今皆藏焉昔傳寺有遠公袈裟竺道生塵尾扇梁武帝鉢囊遠公袈裟卽顏公所禮僧伽衣今已腐朽而有佛狀耶舍二尊者草寫謝靈運翻經貝多葉五六片餘皆亡矣李邑碑云羅什致其藻瓶巧窮雙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事亦具高僧傳年代遠直無復存者禪月貫休詩云盧楞伽盡苔侵盡殷仲堪碑雨滴穿真休天祐間人距今一百五十餘年寺僧亦不知其姓矣甘靈戒壇在寺之東南隅梁太清中禪法師講金光明經於林間甘露沃木者三日因於林間作戒壇焉世傳江南有三戒壇此其一也嘗爲僧房之築

廬山記卷二

十

唯其僧夢有神黃金介胄扼其喉責以穢壇壇事僧懼發用磚石存其遺地遠公初諡辨覺昇元三年諡正覺大師興國三年諡圓悟大師仍名其墳曰凝寂之塔在二林之間其旁二杉一在高處圍二十七尺一稍在下圍二十尺遠公以晉義熙十二年卒葬此山蓋當時所植云乾明寺在凝寂塔之西百餘步舊名西林與國中賜號同額晉惠永禪師之道場也西林道場碑隋太常博士渤海歐陽詢撰無書人姓名然筆勢清勁世傳卽歐書也大業十二年歲在丁丑十月戊寅朔十五日壬辰立略曰先有靈現比邱俗姓竺氏本偽趙良裕以匡山靈巖翠止幽棲及遷禪卽此藉屢草間有慈惠永河內繁氏高足稱首異香入室猛獸馴服紹隆主業安神結字晉光祿卿尋陽閻範繕構伽藍命曰西林是威音太和之二年也梁天監三年僧恩律師陪僧智法師大業二年慧遠禪師七年道暉法師並加培葺唐永泰元年顏魯公與法真律師跨重閣觀張僧繇畫廬舍那佛梁武帝鑄線繡絲袋亦題於歐碑之首重閣大業二年所建今三者皆亡永師義熙十年示化葬澗幽香谷之口興國三年亦諡覺寂大師名其塔曰寶智之塔寺後高處有香谷亭昔永公有西林別立茅室於嶺上每欲禪師卽往居焉室中嘗有芬馥之氣因名香谷後人作亭其上號香谷亭以存其故事其下有水間義熙十年示化葬澗幽香谷之口興國三年亦諡覺寂大師院興國中錫名隆教唐貞元二年齊祖律師之道場也開長慶二年十月十六日示寂有碑唐人歐素卿撰太和六年成

次壬子三月甲午朔六日己巳立保大八年南唐武國孝定公徐景遜重修藏經亦公所施皆有跋尾藏之西壁南唐人

畫須善提自稱樵人王煥是寺也水石之美前有德人亦東林之亞也慶歷初當塗僧宋慧大師道真建浮圖七級於隆教院據香谷之形勝寺前過通隱橋一里至林口市昔竺道生葬焉蓋前世之深林幽谷承平歲久闢爲屋宇以會商旅墳域遂在喧鬧之中康定初郡守出瑜俾守僧改葬於凝寂之左九江錄云通隱橋南有金獅子峰上有三爾若基峰下有索谷堂今索谷堂猶存餘皆亡通隱之西一里有匡君廟尋陽記云昔漢武帝南巡祠名山間盧君祠神也博士對昔匡裕得道於此乃賜號大明公唐天寶元年詔立祠焉西林之東五里有黃土庵其旁又有看經庵由看經庵一里至崇福庵由崇福庵五里至查城庵查城之旁有觀音庵次有東庵由東庵稍下一里有廣濟庵又半里有聖僧巖由聖僧巖二里至石盆庵西林之東南五里至下化城院由下化城三里至護國庵由護國一里亦至石盆庵石盆在山上非錢鑿所成盆中清泉雖旱不竭石盆之上半里至保興庵其旁半里有大師庵次上化城院亦義熙中遠公所立也祥符中錫名普照寺本朝陳尚書恕布衣時遊焉其子恭公秉政請錫御書度僧今有陳氏祠堂有保大中移寺等三碣好事者刻白樂天遊大林寺詩并後序坎石於屋壁凡遊人在二林望上化城樓閣隱隱在雲霧中有若圖畫自東林徑去猶

寺源也路極險人罕由之于熙寧四年九月與數道人飯於峰頂由音橫路策杖而下其至棲賢則日夕矣峰頂院之前有辟蛇行者飲牛池遠公始居山山多蛇蟲行者不知何許人嘗侍遠公善驅蛇蛇爲之盡去故號辟蛇行者常耕於峰頂有辟蛇行者田塍隴界可耕今無耕者說者曰蓋山神云故至今山雖高深椎藤弋獵之人不聞惟辟蛇之毒山中人言山有一虎亦未嘗傷一人深蹊土中但時有行跡人謂之遊山虎或爲遊山之客道此事恐涉譏嫌亦謂之巡山虎也山峰頂五里至大林今名寶林寺梁天監二年刺史蕭綱所造中廢唐初復興故有廢世南撰復寺記古有平雲庵遺法師果園廢寺基辟蛇行者蛇牛稼皆在絕頂而反平廣延復范陽縣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深道建神照雲卓寂然恩慈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感東西二林抵化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潤草猶粗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序其詩云余與人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既而周覽廬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海三人姓名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

廬山記卷二

十一

矣不知其極謝靈運望諸葛瞻詩云積帙忽復啓平塗俄已閉鑑醜有合沓往來無蹤輒畱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正此處也又白樂天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序其詩云余與人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既而周覽廬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海三人姓名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雲卓寂然恩慈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感東西二林抵化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潤草猶粗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序其詩云余與人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既而周覽廬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海三人姓名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雲卓寂然恩慈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感東西二林抵化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潤草猶粗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序其詩云余與人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既而周覽廬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海三人姓名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雲卓寂然恩慈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感東西二林抵化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潤草猶粗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序其詩云余與人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既而周覽廬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海三人姓名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

遠公製涅槃經疏於此疏成故以名其峰其間一峰名文殊臺即藏文殊像遂亡之此山間矣由榔筆峰一里至佛手巖以石爲屋可容百眾旁有流泉因石爲渠巖上巨石偃若指掌故名佛手南唐元宗時有僧行因住此巖三十年製華嚴別論十卷詔命不赴由佛手巖三里至天池院一名羅漢池池在山頂大旱不爲之竭張景詩曰若以山形比人骨此池應合是況丸人以爲的句也其西有羅漢把鍼巖四祖坐禪石文殊亭世傳代州五臺山文殊所居人之至者往往見兜羅錦雲五色圓光空中或有菩薩及瓶子諸如此山傳有文殊之像焉近歲自皇祐治平已來人之所瞻不減五臺人之記其所見於此亭者多矣院南下山一里有隆禪師塔師名智隆金州人南唐保大中追諡證貢禪師圓智之塔一名望仙臺又名定心石凡此者皆可以下視空闊萬里新羅巖在其下二里巖石之間可庇風雨亦有幽泉可給烹灌昔海東僧居焉故謂新羅巖其東二里有十八賢臺平廣可坐十餘人十八賢謂自慧遠法師以下十八人者由天池直下山十五里同名錦繡谷舊錄云谷中奇花異卉不可殫述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爲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爲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羣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移植幾遍天下蓋出此山云谷之水其源出於谷中曰錦繡源水傍有雙龍巖次廣福庵次尊勝庵次寶寧庵寶寧之西名阿那衛內有阿那寺基舊傳山間人時聞鐘梵之聲寺隱不見其旁半里有羅漢巖山深地蓋聖賢所宅不爲過矣辭

峰特然而高者也由祥雲八里至月輪菴月輪之旁有靈泉甞由靈泉七里至報國庵由報國一里東南由官道過甘泉驛又五里至崇聖禪院舊名觀音圓通道場始南唐元德六年賈令東吳僧緣德房之賜號道濟禪師卒葬於圓通之東峰今號廣福院去圓通一里以圓通之北觀甲於山北不減山南之歸宗而土田上腴歲入倍之石渠流水二百五十餘丈水源有清音亭然是寺也嘗無古今一人題詠碑刻凡乾德中所賜緣德手詔四道宋齊邱書簡八幅晉王景達書勝軍節度使王崇文書及道濟所依三事碑並藏於廣福以上皆贛江州云

雲之上十里上有雲頂峰峰頂有庵同名雲頂亦廬山之一

敘山南篇第三

由圓通二十里至康王谷景德觀舊名康王觀八谷中沂澗

行五里至龍泉院又二十里有水簾飛泉破巖而下者二三

十派其高不可計其廣七十餘尺陸鴻漸茶經營第其水爲

天下第一舊傳楚康王爲秦將王翦所窘匿於谷中因隱焉

故號康王谷觀之碑刻皆言其然考之非是也楚康王昭以

春秋魯襄公之二十八年卒魯陳鄭許之君送葬于西門之

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葬時楚方強去翦虜負弱滅楚者凡

三百二十有六年其間不容復有康王也國亡而自匿於山

谷或康王之子孫未可知也舊觀其基在谷中梁大同二年道

士張法施所建隋開皇十年道士丁玄真能攝伏鬼神遷銅馬廟於谷內而建今觀焉康王觀之西半里有大明庵由大明庵至毗盧寺長興菴皆二里康王觀之南五里又有乾壽菴由乾壽一里至仁王院由仁王至淨慧院七里自康王觀由官道十五里亦至淨慧禪院淨慧舊名黃龍靈湯院有湯泉四時沸騰爲丹黃之異須臾熟生物病瘧人浴之有愈者黃龍山在靈湯之南亦廬山之別峰也其南十里亦有青霞觀靈湯之東二里道旁有謝康樂經臺又三里過栗里源有阿令醉石陶令名濟字元亮或曰字淵明義熙三年爲彭澤令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棄去賦歸去來晉書南史有傳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景平廣可坐十餘人元亮自放以酒故名醉石自栗里三里及承天歸宗禪院晉咸康六年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王義之置以捨梵僧那連耶舍尊者一名達摩多羅故有右軍墨池至唐會昌初僧智常居焉始大興禪刹智常大歷中得法於江西道一禪師道一姓馬僧史謂之馬祖智常之目重晦以毒藥自按其後左右盤礴面勢平遠昔人卜其基曰是山有翔鸞展翼之勢院東之水故名鑑溪上有橋溪西石渠流泉二百餘丈因水爲鑑淪圓裁疏規摹氣象皆有可觀者金輪之峰左右有石鏡懸現無時光潤如鑑熙寧五年夏有客遊歸宗歸

謂子言今日在寺門上見全輪峰石鏡寺僧言有居數年未之見者上霄峰儼然最高卽始皇登之謂其與香漢相接因名焉陳太僕卿劉刪詩曰秦始瞰宇宙漢帝上旋府蓋謂此也世傳峰牛如有石室中有文字云是夏禹所刻其字大如掌文皆隱起外有石屏蔽之自上懸絕方到春夏泉源不可辨秋冬分明昔有好事者往尋之僅百餘言今人無復至者樞底池亦在上霄峰後尋陽記云吳猛乘舟龍負而行猛戒舟人閉目舟人間曳轎林木之聲懼而竊燒龍遂委其船山頂舊傳故老真見山頂猶有敗船橋之東後有壘斷源亦因猛得名歲月久莫可考驗矣尋陽記又云山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火猶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舟人閉目舟人間曳轎林木之聲懼而竊燒龍遂委其船

山頂舊傳故老真見山頂猶有敗船橋之東後有壘斷源亦因猛得名歲月久莫可考驗矣尋陽記又云山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火猶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如聳卵并有桂樹皆高丈餘輕風時度間鐘磬之聲見一老人坐桂樹下玉杯盛甘露卮授猛又逢數人宛若舊識仍設玉肴猛弟子輒窮一寶器欲示世人須臾雲霧晦冥采化如指猛令法還乃手引諸徒閉目而返劉刪詩故云危梁取大盤瀑布曳中天李白詩亦云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挂三石梁神仙之事固莫知其處也歸宗之旁西行百餘步有祥符觀舊名靈溪允江錄云齊永明元年道士宋文超依廬山南麓而創焉觀記云玉笥山記秦亂名官者十有三人棄官道經於廬山內武士三人曰唐建康李德文朱雲才欲遂梅焉餘十人曰不然初志歸於羣山府竟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庵舍左右

性菴一名崔師塾皆不遠百步徑性之上百餘步有事嚴庵過華嚴三里至謝埭先草堂景先以醫技游公卿之門丞相韓魏公及閩臺名士往往贈之詩自云所居卽杏林之故地杏林在山北事具太乙觀由謝氏草堂三里至靈棲院一峰在其上百步餘卓然特立亦名紫霄峰頂有鐵浮圖九級記云劉爰序云周顯德中有祥光現於其地人咸異之闕下十二尺得古記云赤烏二年有天竺沙門以釋迦佛舍利葬焉案高僧傳赤烏十年丁卯歲沙門康僧會初至建鄴時吳國初見沙門容服非常有司奏應檢察權卽召會詰曰佛有何靈會曰如來遷迹已越千年遺骨舍利神應無方權以爲誕謂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乃潔淨室以銅瓶如林禮請至三

廬山記卷三

七日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果得舍利舉朝集觀五色照耀耀

復以烈火試之不焚擊之以鐵不碎權大嗟伏卽爲造塔以

始有佛字故號建初則其前八年未有葬舍利者明矣世俗

苟欲張大其事因失其實多此類也景德中始易浮圖以鐵

皇祐二年重修普咸康中朴僧耶舍卒亦墳於棲霞棲霞之

下八里有三將軍廟去歸宗一里卽謂秦武士唐建康以下

三人者鄉人歲祠焉由棲霞至重雲庵四里次萬歲庵次天

宮庵皆相去百步由天宮至餘峰庵一里餘峰之旁上山二

十里至白雲庵上有洞穴大石如室其中流泉其地可耕今

無居者山中行人望懸瀑直下數百尺皆知其出於白雲洞

玉洞府竟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庵舍左右

由餘峰二里至先天廟舊名崇善寺大同二年鄱陽太守楊

友江置保大初女真楊保宗重修錫名真風有保大五年歲

真人受旨玉洞潛棲十人者莫知所終三武士遂棲於溪側

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南唐齊王景達重修功未就而薨其

賢順妃贊成其志是碑也文林郎試祕書省正字掌宮宅表

奏朱涣奉命撰開寶五年太歲壬申八月戊子朔六日樹故

屋壁間有寫真題曰守太師尚書令齊王食邑一萬戶實封

三千戶李景達謚昭考冊封太弟太歲癸酉二月丙戌二十

般若峰頂舊名般若臺隆教之旁有石門菴次布水庵次覺

之永徽初啓求還山不許五年三月二日卒卽之膚色如生

清香不絕後三日廬山諸徒咸見先生霓旌紛然來止須臾

不知所在先生之去也常衣布裘至是布囊掛於峰樹今西

澗一峰名布囊巖賜謚僧寂先生始以故居爲簡寂觀唐太

極元年一月七日敕醮於觀有吳龍羣鷗之異降詔褒異仍

付史館辭多不載觀在白雲峰之下其間一峰獨出而秀卓

者曰紫霄峰故張祐詩曰紫霄峰下草堂仙千載空遺石磬

懸其北又有屏風山丹崖紫壁繚繞盤礴山南之甲觀其

前一里有鷄籠山高百餘丈峰旁有石望之若鷄一青一赤

等陽記鷄籠山下有澗水常深一尺泉涌如潮每刻不差弱

望尤大其俗呼爲潮泉今無沒無知者觀門之上有朝真閣

殿前有先生碑石高六七尺方廣丈餘其向乾亥亦名禮斗

石殿之後有道藏石刻目錄列於四壁藏中銅天尊像者舊

云是像也本歸宗寺之佛會昌之毀寺也爲道士所得寺雖

復而不還故其像衣沙門服而加冠焉聞者哂之次有先生

石磬其磬清越祠堂之西有白雲樓觀之在梁也名簡寂觀

司徒右長史太子儀射建昌縣開國侯吳興沈璣撰記天監

十四年十一月立至唐寶應中道士吳筠又作先生碑上元

二年歲次辛丑九月十三日建二碑並保大中重立是觀也

頗存陳隋至唐已來人題咏西澗懸瀑落於廡前韋應物之

爲刺史也游其下故其詩卒章白日晚懷茲賞行春始重尋

聊將橫吹笛一寫山中音其北別有深水下與西澗合白雲

樓坐見此二澗苦竹亘生於山谷春筍初出其味甘美俗傳

廬山詩云簡寂觀中甜苦筍歸宗寺裡淡鹹蘿言皆珍快也

觀門外有光生凍丹井次有連理樹其幹合抱其根盤翠於

巨石之上澗中有堅緻衣石堅江南野人有道術亦善吟咏

卒於金陵逆旅而已人有過者常好淳衣曝此石上由簡寂

至棲隱觀五里古名棲隱觀舊傳梁昭明太子書堂也保大

中道士詣紫霄來自閻中賜號金門羽客始立觀於此諱之

在閩中號洞玄天師貞一先生棲隱之東五里有古靈庵由

古靈至開先禪院十里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棲隱也又築

招隱室於此南唐元宗居藩邸時爲書室卽位後保大年間

始爲伽藍號開先禪院已記碣見存本朝興國二年賜名華

崇虛館通仙堂以待之仍會儒釋之士講道於莊嚴佛寺久

新舊兩峰在後元宗之徙南都也至此院貲過久之故有烈祖元宗後主之莊稼及元宗之舊耕穢焉至今間先傳賢歸宗圓通四院之僧皆以三忌營齋以懷之由官道過澗橋上有四會亭次楊梅亭當寺門有招隱橋下有石井曰招隱泉招隱皆古名也元宗始作橋號瀑布在其西山南南北有瀑布者無處十餘處故買休題山云小瀑便高三百尺短松多是一千年惟此水著於前世唐徐凝詩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李白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半天即此水也春燒峰與雙劍峰相連屬在瀑布之旁遷燭谷在其東北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之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爲開先之瀑布院東大悲亭及諸亭往往

營之坐見一瀑布泉石竹松特爲幽絕郡守行春及遊人多過之薛諫議未見名與二劉唐史皆無傳軒元和十四年進士登第太和初歷監察御史四年轉殿中開成中遷秘書丞史館修撰學士出爲洛州刺史二林碑誌多其手筆焉所謂凌雲庵蓋劉薛之故基也或曰何乾曜侍郎始以書堂爲僧居乾曜亦未詳其世系今有墳在遷縣北由萬杉至真教院三里舊名雲峰前所謂古石崖在其後巒若屏障由真教至景德院三里舊名高遙由景德至李徵古書堂一里微古保大中仕至樞密左右副使坐宋齊邱黨與賜自盡由李氏書堂之上四里有香積院香積院在五乳峰下由香積二里至俱胝庵俱胝之旁有觀音庵次半里許有齊雲庵由齊雲三里至臥龍庵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潔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東王之水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晉崖四五禪巖中瀉大壑湍深森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臥龍之下五里有青蓮院舊名白雲庵南唐僧冲照號慈悟禪師湯悅作寫真贊徐鉉篆石刻存焉青蓮之旁有靈峰庵舊名下偃臺蘭若由靈峰五里至道林庵道林之旁有禪靜院舊名中興庵禪靜於諸庵獨無流泉鑿井而飲無土田賣活丹以養然掌宇亦特爲完潔次有寶慶菴大有靜隱院舊名寶峰菴雙澗出其中春雨盛時漱湍號怒亦水石佳處西澗有劉居士塔由塔院至棲賢禪院十里其間喬林繁陰上蔽烈日行遠百步由寶林至稠水寺三里稠水至幽邃庵一里由幽遂至赤眼禪師庵塔一里禪師卽所謂赤眼歸宗卒葬此山之石人峰下以石爲像凜然如生建隆二年諡至覺禪師妙相之塔由塔院至棲賢禪院十里其間喬林繁陰上蔽烈日行凡自五乳峰下香積院至此十有八處同在棲賢澗之西齋舊云棲賢澗西諸庵廬山記卷三

主以王教授保大中以田錫徵士史虛白虛白北海人避地
廬山韓熙載薦其可用元宗召至便殿訪以國事辭曰漁釣
之人安知邦國大計又醉澗殿上元宗曰真處士也因賜田
遺歸仍免其租虛白死子孫困於租入不能有其地遂易他
主矣咸平五年勅重修仍望宣聖十哲之保今鞠爲茂草由
百鹿洞三里至承天觀舊名白鶴觀九江錄云唐弘道元年
十二月奉勅置在壽陽城下神龍二年六月三日勅置龍興
觀因移山中易名龍興大歷中道士劉玄和何子玉居焉張
弘道門靈驗記云劉玄和地仙也嘗爲郡守李承薛并章奏
事皆有天曹批報事悉符驗觀之東北山上有木爪巖劉玄
和始居巖中嘗植之至今餘葉猶有存者觀中有大杉木其
高百餘尺圍二十尺亦當時所植開寧五年朝廷作太乙宮
於京師詔求幡竿木一百二十尺之長者天下差官行山林
此杉幾代焉由承天觀之西至棟質院亦幾五里游者往往
過從焉棟質院東傍澗而行半里至淨住院舊名慈雲庵淨
住過澗至廣壽院一里而近舊名資聖太乙峰在其前其旁
百餘步有金師壘由廣壽入萬壽源至萬壽院一里由萬壽
復出南行三里至楞伽院舊名下白石其山號慳斷源楞伽
院有李氏房李名常字公擇少時兄弟讀書山中既去寺僧
虔其室不居因藏書室中幾黃卷蘇子瞻賦作山房藏書記
今刻石留壁間由楞伽東上山三里至證道院舊名上白石
由證道三里至太平興國院舊名臥雲庵有峰在其後亦名
香爐峰前有經閣所藏之經朝廷祥符一年勅賜印經院由
太平一里至上五峰育林院中道幽澗潺湲清淺特可狎玩
由香林五里至淨居院舊名上庵由淨居五里至下五峰延
福院有南唐所賜達觀禪師智筠手刻三十道元宗所
署除旨後王晉筠河中人保大中住棟質院明寶中詔住清
涼寺後號五峰初號幽棟院名棟玄蘭若祥符元年改延福
由延福三里至竹林院由竹林二里至福源院舊名靈真十
有三處水石無不佳惟明真巖石玲瓏或欹或立有洞府之
狀坐大石上對五老峰如賓客亦此山之最勝處也由明真
復下山五里至靜妙院舊名德政庵古名青牛谷九工錄云
昔有道士洪志乘青牛得道於此壇場猶存唐人楊衡宿齋

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蓋亦古之名迹今爲耕隴矣由靜妙
一里至雲臺廢巖後有石崖崖上有流水由雲臺巖小徑三
里至聖果院舊名淨明庵聖果之前有解空院舊名吉祥庵
凡德政淨明吉祥三處視諸僧居俱爲完潔解空之西北百
步有谷源庵庵之前路左右巒石雖非峻阜固自奇偉庵後
幽泉涓涓不竭不必湍激而後可愛也谷源東北行二里至
證寂院舊名折桂庵唐相李逢吉舊依空渤海學於此山逢
吉去而爲僧居故名折桂寺字虛舟長慶齊歷問附鄭注王
守澄仕至宰相唐書有傳庵僧因逢吉集巾記錄刊於石
碑多舛誤其山名蟠羊源上有南唐惠濟禪師石墳由證
寂碑記卷三主
哀半里至華嚴院由華嚴東北行三里至永福院舊名龍雲
道中望五老峰厯厯可數高下爲十餘峰矣中有師子峰狀
若剝削雲物隱映尤所似庵之後頗有亂石西北直下有
磨觜峰亦在五老峰之間也蓋起淨住至永福院凡二十有
一同在棲賢之澗東晉舊謂之澗東諸庵巖云由永福下山
入大富莊八里由大富莊東北行至慧日禪院十里院在官
道西下官道傍澗而行兩山挾澗重複者五里宛若洞府岱
名仙居洞院記云唐乾寧中僧如義始結庵舍吳太和初僧
惡從乃大構禪刹時楊澈刺江州頗捐信施仍篆鑿仙居永
安禪居之榜題曰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正月戊寅朔奉化
軍節度使江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中書令使持
節江州兼軍事江州刺史上柱國德化王食邑三千戶楊澈
篆祥符二年改今額而僧寶其故篆昔如義之居山也朱朴
嘗依以植芙蓉乾寧中有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爲姦利朴附
之因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卽日自國子
博士拜諫議大夫平章事議論迂闊動爲笑端數月巖士敗
遂俱爲韓建所殺故今謂之朱朴書堂道旁有睡龍潭次白
龜池次文殊臺出白石英堪入藥品中或有五色光俗因謂
之菩薩石次羅漢臺次觀音泉乃至慧日院五巒峰在其前
五巒峰之下有大雄庭去慧日三里山勢瓊瑤屹若城壁亦
別一奧處也內翰錢易記云貞觀一年梵僧尋山愛其深遠
有若大雄演法之勢故名大雄太和中宣宗避難與僧志閑

宿居焉後出官道行五間七里至佛殿庵僅同田舍佛殿一
里至興福菴復爲完潔由興福庵三里至智林院舊名慈雲
其前有瑞雲巖旁崩雲紫翠欲墮於地馬祖大師嘗居焉有
馬祖巖馬祖泉其北至吳章嶺三里過嶺則江州界也惠日
之西南十里至大城庵山勢如城郭故名大城其北一里過
張家山山間數百家皆是張姓張山之西二里至延真觀舊
曰昭德觀治平二年賜今名唐貞元中李女貞所叛女貞名
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李太白送李女貞歸廬山詩曰羨君
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秋靄羅衣曳紫烟一屏風蠱
乘鸞策玉鞭潭源自江州刺史入朝會昭德皇后薨因言詠
真洞蔡晉集并騰空所居可錫觀名以伸追奉德宗因以尋
真名詠真洞而是觀也以昭德之諡名之近世好事以太白
送女貞歸山詩並送內尋騰空詩刊石於祠壁昭德之前西
一里有東脊臺庵林深水遠亦山之佳處也棲賢洞亦有登
雲庵故此以東別之昭德源在觀北源上有凌雲峰峰下有
淨慧院去昭德觀一里唐名永昌院祥符中改今名院記云
秦弘始中德安上人自西涼來居焉光化中希奉上人重修
汀州刺史成紀侯李奉宗奏爲永昌院天祐五年戊辰歲僧
齊已撰昭德之西出官道二十里至尋真冲虛觀故名詠真
洞道書真詣述三十六洞天永貞洞天第八七十二福地虛
山爲元辰福地是觀也卽詠真洞天五老峰正在其後唐貢
元年女貞慕尋真居之因以爲名觀後有白龍潭懸瀑注焉
昔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觀於屏風巖下臨相思澗今
五老之一峰巖石如屏障焉蓋其故地金潭上有涤淨亭尋
真之下西南二里有普覺院舊名長慶由普覺西還十里亦
至羅漢禪院羅漢之南五里至聖惠莊卽咸平中所賜廣濟
山爲元辰福地是觀也卽詠真洞天五老峰正在其後唐貢
元年女貞慕尋真居之因以爲名觀後有白龍潭懸瀑注焉
山記卷三

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公直知下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復下已女於水中將度遙見一女於岸側旁有一叟曰吾廬君王簿敬君之義悉遷一女神林灣在湖之西北尋陽云爲安帝高之所度其神乃化形蛻於蛇岡至今舟人往來猶禱焉又自軍南出福星門則落星石在彭蠡湖水中石上有落星寺王僧辨隙武帝被俟景於落星灘卽其地也其西有釣魚臺南有流清庵亦在水旁落星灣泛舟過釣魚臺一里至明心院舊名翠微庵由明心至楞伽庵五里楞伽至善才庵五里善才三里至凌雲庵三里亦至萬松禪院明心之東南五里又至東古山法輪院法輪北至萬松院亦十里又有西古山山有

或有補史氏云

廬山記略



釋惠遠撰

廬山記略

宋

釋惠遠撰

序

廬山記略
宋釋惠遠撰
廬山記略
山在江州尋陽江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江之南爲小山去
小山至十餘里左挾彭澤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西據其會
山海經云廬江出三江都引彭澤西入江一曰天子障彭澤
也山在其西故舊以所演爲彭蠡有匡裕先生者出自殷周
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私受道於仙人共遊此山遂
託室崖巔成館故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以名
山焉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據
江湖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巖人跡兩絕天將
雨則有白氣先搏而墮落於山嶺下及至觸石此雲則倏忽
而集或大風振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奇聲駭人此其變化
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迹之所罕經也昔大
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三湖北望九江東西四目若
涉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巒上有懸崖傍有石室卽古
仙之所居也其後有巖漢童奉餚於巖下常爲人治病法多
奇神驗絕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中蔚然成林
計奉在民間近二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仙遂絕迹
於杏林其北境西崖之間常有懸流遙注激勢相趨百餘切
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在霄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
廟卽以宮亭爲號安侯世高所感化事在安侯傳七嶺同會
于東共成峰巒其崖窮絕真有昇之者有一夫見人著沙門

服凌虛頂上旣至則迴身踞其鞍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
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異又所止多奇觀象有異北
昔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石塔基焉下有甘
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滿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仍出
於龍首也南對岑岑上有奇木獨絕於嶺表數十丈其下似
一層佛淨圓白鶴之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山孤
峰秀起遊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烟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
眾山殊別天將雨其下水氣湧起如車馬蓋此卽龍井之所
吐其左有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芝鳥之所憩南有石山其
狀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
藥萬物之奇焉可得贊名哉略舉其異而已耳遊廬山記并

詩自記此二十三載凡再詣石門四遊南嶺始入林渡雙闕
所則跋其基登涉十餘里乃林表迴步少許便得重嶺東望
香爐秀絕眾形北眺九江自流寶鏡落晴氣與時晦有標造神極有

進復數百步方造頽嶺積石連阜霜崿相乘及攀斯觀三倍
於前矣然後攀弱條陟峻逕足怠疲僅達孤松其下有盤

石可坐十人四瞻遼廓萬目長懷用茲陽而悟曰小大之相
出量不可窮高下之相傾豈孤顯於氣象也哉于時日將禺

而未中訊諸行人去松林尚有三四里既至乃傍林際憩
頓領視四嶺之内猶觀掌焉水至松林又有石壠溜其下脩

然使人目眩斯潔布之源三流之始水達天池已備敘於別
記其上有雙石臨虛若將墜而未落傍有盤崖紓迴壁立千

仞翠林被崖萬籟齊響者在岫若絕而有聞請尋所由似
境窮其邃深其量故也傳聞有石井方湖是所未踐乍覩

之者疑爲神淵中有赤鱗湧出狀若龍魚野人不能取直歎
其奇而已耳每因暇時追述所經覺情無定位以所過爲通
塞或撫常事而率于近感至言而達遠更以俯圓池之內
思不出局乘高眺物乃發深慨嗟咏不足聊復寄以興云

五言游廬山
慕巖吐清氣幽岫栖神跡希聲奏羣籟響出山澑滴有客獨
冥游逕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蘭安足闢流心叩音聽感
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翻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
益

五言奉和劉隱士遺民

廬山記略

理神固超絕涉範空不羣孰至烟外曉然與物分冥冥玄
谷裏響集目可聞交峰無曠秀交領有通雲悟深婉冲思在
要開冥欣中廢懶澈此臨岫想幽聞弱朋友歸鑿暴懷博靈
盡示陶津玄丘落照俟虛聆

五言奉和王臨舊齋之

起游空神遇妙善自玄同徹彼虛明域茲塵封眾阜平
寥廓一岫獨凌空霄長憲巖落清氣與時晦有標造神極有

重垣一岫獨凌空霄長憲巖落清氣與時晦有標造神極有
客越烽長河濯茂楚險雨列秋於危步臨絕眞靈鑿曉禹

重風泉調遠氣遙響多喈喈遐麗既悠然餘翹九江雲旆

天人界常聞清吹空

五言奉和張常野

龍巖混太象望崖莫由險器遠蘊其天超步不階折揭來越
重壤一舉披塵埃遼朗中天盼向豁遐瞻慊乘此輶望心可
以忘遺玷曠風被幽宅旅途故死滅

廬山記略
五言奉和張常野
廬山記略
五言游廬山
慕巖吐清氣幽岫栖神跡希聲奏羣籟響出山澑滴有客獨
冥游逕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蘭安足闢流心叩音聽感
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翻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
益

記地福天洞山名

人不詳



名山洞天福地記
國家保安宗社修金錄齋設羅天醮祈恩請福謝過
消災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本教龜山
白玉上經具列所在去處云爾
第一王屋洞周迴一萬里名小有清虛之天在東都
第二委羽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兗州
第三西城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總真之天在梁州
第四西玄洞周迴一千里名三玄極真之天在華州
第五青城洞周迴二千里名寶仙九室之天在蜀青
第六赤城洞周迴三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在台州
第七羅浮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在惠州
第八句曲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在
潤州金壇縣界鷺茅山
第九林屋洞周迴四百里名佐神幽墟之天在蘇州
洞庭湖中
第十括蒼洞周迴三百里名成德隱玄之天在台州
樂安縣界有宮一所
右十洞天大小悉皆相通光明景曜妙異不可備
陳

第一洞霍童山周迴三千里名霍童之天在福州長溪縣有二所觀及遊仙湖	第二十一洞白石山周迴七十里名瓊秀長真之天在和州
第二洞東嶽泰山周迴一千里名蓬萊之天在兗州	第二十二洞句漏山周迴四十里名玉闕寶圭之天在道州
第三洞南嶽衡山周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	第二十三洞九疑山周迴三十里名相真太虛之天在容州流陽縣
第四洞西嶽華山周迴三百里名總仙之天在華州	第二十四洞洞陽山周迴一百十里名洞陽隱觀之天在潭州
第五洞北嶽鎮山周迴一百三十里名總玄之天在鎮州	第二十五洞幕阜山周迴一百五十里名玄真太元之天在鄂州唐年縣
第六洞中嶽嵩山周迴三千里名思真之天在洛州	第二十六洞大酉山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在辰州
第七洞峨嵋山周迴三百里名靈陰太妙之天在蜀嘉州	第二十七洞金庭山周迴三百里名金庭崇妙之天在剡縣
第八洞廬山周迴二百六十里名洞靈詠真之天在江州	第二十八洞麻姑山周迴一百五十里名丹霞之天在撫州南城縣
第九洞四明山周迴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在明州	第二十九洞洞仙都山周迴三百里名析仙之天在衢州青田縣
第十洞會稽山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名極玄太元之天在越州	第三十洞青田山周迴四十里名青田太鶴之天在閩州上元縣
第十一洞太白山周迴五百里名玄德之天在明州	第三十一洞鍾山周迴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在山東北
第十二洞西山周迴三百里名天寶極玄之天在洪澤縣	第三十二洞良常山周迴三十里名方會之天在茅山
第十三洞大圓山周迴三百里名好生玄上之天在湖州懷寧縣	第三十三洞紫蓋山周迴八十里名紫玄洞照之天在杭州餘杭縣
第十四洞潛山周迴八十里名天柱司玄之天在舒州懷寧縣	第三十四洞天目山周迴二百里名太微玄蓋之天在朗州武陵縣
第十五洞鬼谷山周迴七十里名玄思之天在信州貴溪縣	第三十五洞桃源山周迴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在杭州武陵縣
第十六洞武夷山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昇真化玄之天在建寧府	第三十六洞金華山周迴一百五十里名金華洞元之天在婺州金華山
第十七洞玉笥山周迴一百二十里名太秀法樂之天在臨江軍	第三十七洞小洞天出本教龜山白玉上經
第十八洞華蓋山周迴三十里名容成太王之天在溫州永嘉縣	地肺山在潤州茅山
第十九洞蓋竹山周迴八十里名長耀寶元之天在台州臨海縣	右三十六小洞天在台州黃巖縣
第二十洞都嶠山周迴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台州臨海縣	

第一洞霍童山周迴三千里名霍童之天在福州長溪縣有二所觀及遊仙湖	第二十一洞白石山周迴七十里名瓊秀長真之天在和州
第二洞東嶽泰山周迴一千里名蓬萊之天在兗州	第二十二洞句漏山周迴四十里名玉闕寶圭之天在道州
第三洞南嶽衡山周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	第二十三洞九疑山周迴三十里名相真太虛之天在容州流陽縣
第四洞西嶽華山周迴三百里名總仙之天在華州	第二十四洞洞陽山周迴一百十里名洞陽隱觀之天在潭州
第五洞北嶽鎮山周迴一百三十里名總玄之天在鎮州	第二十五洞幕阜山周迴一百五十里名玄真太元之天在鄂州唐年縣
第六洞中嶽嵩山周迴三千里名思真之天在洛州	第二十六洞大酉山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在辰州
第七洞峨嵋山周迴三百里名靈陰太妙之天在蜀嘉州	第二十七洞金庭山周迴三百里名金庭崇妙之天在剡縣
第八洞廬山周迴二百六十里名洞靈詠真之天在江州	第二十八洞麻姑山周迴一百五十里名丹霞之天在撫州南城縣
第九洞四明山周迴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在明州	第二十九洞洞仙都山周迴三百里名析仙之天在衢州青田縣
第十洞會稽山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名極玄太元之天在越州	第三十洞青田山周迴四十里名青田太鶴之天在閩州上元縣
第十一洞太白山周迴五百里名玄德之天在明州	第三十一洞鍾山周迴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在山東北
第十二洞西山周迴三百里名天寶極玄之天在洪澤縣	第三十二洞良常山周迴三十里名方會之天在茅山
第十三洞大圓山周迴三百里名好生玄上之天在湖州懷寧縣	第三十三洞紫蓋山周迴八十里名紫玄洞照之天在杭州餘杭縣
第十四洞潛山周迴八十里名天柱司玄之天在舒州懷寧縣	第三十四洞天目山周迴二百里名太微玄蓋之天在朗州武陵縣
第十五洞鬼谷山周迴七十里名玄思之天在信州貴溪縣	第三十五洞桃源山周迴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在杭州武陵縣
第十六洞武夷山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昇真化玄之天在建寧府	第三十六洞金華山周迴一百五十里名金華洞元之天在婺州金華山
第十七洞玉笥山周迴一百二十里名太秀法樂之天在臨江軍	第三十七洞小洞天出本教龜山白玉上經
第十八洞華蓋山周迴三十里名容成太王之天在溫州永嘉縣	地肺山在潤州茅山
第十九洞蓋竹山周迴八十里名長耀寶元之天在台州臨海縣	右三十六小洞天在台州黃巖縣
第二十洞都嶠山周迴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台州臨海縣	

東仙源在台州樂安縣	青嶼山在西海
郁木坑在臨江軍新金縣	赤水山在真言巖
丹霞洞在撫州南城縣	君山在洞庭湖中
桂源山在桂陽縣	靈壁在天台山
沃州在剡縣南	沃州在剡縣南
天姥岑在唐興縣	若耶溪在會稽縣
金庭山在剡縣	清遠山在浦陽縣
安山在交州	馬嶺山在郴州
鵝羊山在潭州長沙縣	洞真墟在長沙縣西
青玉壇在衡山祝融峰西	洞靈源在南嶽招仙觀西
光天壇在南嶽	洞官在長溪縣
燭柯山在衢州西安縣	陶山在溫州安固縣
芹溪在建寧府建陽縣	三皇井在溫州永嘉縣
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	燭龍山在臨江軍新金縣
靈山在饒州	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
論山在潤州丹徒縣	毛公壇在洞庭湖中

雞籠山在和州歷陽縣	桐柏山在台州唐興縣
虎溪在江州	平都山在忠州
元辰山在都昌縣	綠羅山在武陵縣
馬蹄山在饒州都陽縣	彰龍山在澧陽縣
德山在武陵縣	抱福山在連州
藍水在河中	大面峯在鄂州
玉峰在河中	天柱山在杭州於潛縣
湖魚洞在姚州西	商谷山在商州
白山中條山在河中	張公洞在常州宜興縣
司馬悔山在天台山北面	甘山在黔中
綿竹山在蜀西川	琨山在溪山
金城山在古限戍	雲山在朗州武陵縣
北邙山在東都	武當山在均州
少室山在東都	女几山在洛州福昌縣
廬山在江州	西仙源在台州嶠嶺
南田山在東海	南田山在東海
王瑤山在樂城縣	抱犧山在鎮州
右七十二福地	

羅平自入山五里卽行石上崎嶇偏仄登頓勞

甚土曠而夷僅見此爾道士言不特此也青柯

平亦然爾雅謂大野曰平正以其夷而曠也平

之西有八仙洞面洞厓石壁立每尺許卽鑿爲

小坎深可四十鍼鎖下垂上有吳天殿非攀鎖

躡坎不可上令道士試之其行如飛猶猿猱然

亦危矣從者有一二人見道士上亦隨而上

而不知其眉之熟也痛過之吳天殿南挺然孤

遊名山記 卷一 八

高數千尺者爲上方峰由下及顛亦有石坎

以峻絕其鎖兩畱予豈惟不能登昂首視之固

已目眩而神驚矣從是而上草棘蒙道鈎人衣

袂隨披隨行五里厓腹插木上布以土行僅容

足越之始知九萬回顧大聲曰此非連雲棧邪

則皆大驚二里泉出竇間飲之甘冽名涼水泉

衆倦甚少休泉上青柯平道士聞予之遊也持

茗來獻一里道士指西厓云上有北斗平紫微

洞惜不能至又五里及青柯平入通仙觀七

日月巖下離地數丈有洞前爲焚修之殿攀鎖

乃上厓左銳而高者西峰也相傳自平登其顛

七里右爲寥陽洞當其前者爲混元殿咸有道

士居之予以所携酒與九萬從義面峰共飲夜

深待月不至遂宿觀中辛巳早起東上四十步

有石若怒獸張頤中像土神名土地巖又上六

十步石側讀元人重修通仙觀記其下卧石巖

道曰回心石中隆旁殺俯瞰斷厓千尺予欲度

石九萬輩以雪花飄墮頗有難色而從者亦皆

予止予笑曰吾回心矣各以杖扶之而下數里

雨時作時止衣履霑潤而汗流浹背問之青柯

平則猶雪也因嘆地之高下而寒燠乃爾昔之

人謂鳥声不上青柯非以其無食亦以高寒而

廣寒使李君承裕于此遂同歡燕午後入華陰

城或有謂予好奇而不能攀鎖以盡三峰之勝

予曰昔昌黎公嘗凌絕巔度不能下至於發狂

慟哭人以爲好奇之遇予抱遊辭而濟勝之具

素乏故每于登陟逢險輒止矧以先人遺體而

履此不測吾豈敢哉雖然兩日之遊足償夙心

則予之所得抑亦多矣

麗山

麗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出縣南半里卽抵其麓

遊名山記

卷一

十

經雷神殿東折門有綽楔榜曰溫泉池過此有

左肩曰東涌嶺右肩曰西綽嶺當峙林木花卉

者多去瘞蟲山之半平夷朝元閣舊建于此山

遊名山記

卷一

十一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

其右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于朝

元閣南玄宗于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

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始當時人

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

母殿老母卽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頸舊

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

侯之處下山谷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

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

視其狀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

成道記于頤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

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

殿也南上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卽溫泉

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

此特其虛慕老人之言當必有所授遊之日爲癸酉六月庚子侍予遊者太學生呂達也

終南山

癸酉八月予以使事寓秦會耆儈田君有年約以中秋當翫月終南山中田君是予言至期與予出城南門而秀才費樟復陪以行三十里經樊川漢將樊噲嘗食邑于此在唐爲韋安石別業又名韋曲岡巒廻繞松竹森映而水田蔬圃

連絡乎其間亦秦中一勝地也

杜子美詩云韋曲花無賴家七

俗殺人綠尊雖盡日白髮老禁春石角鈎衣破

悲

樊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鳥巾又云野

山城郭何終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

還

岡之上登牛頭寺僧愚聞官人至悉遜去

予以所携酒共酌松下寺舊有唐貞元中徐士

龍撰碑照禪師碑今不存所存惟仙人丘長春

詩刻拂塵讀之韋曲之東有杜曲乃唐相杜岐

公所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

遊名山記 卷一

圭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磬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磬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磬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磬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磬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磬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還舊觀矣希夷人傳其詩而文絕少若此記者

蓋平生之僅見也出宮而南三里入山谷中有

泉出奔声如擊筑如轟雷咫尺人語不辯二里

息足磬石道士有造橋者持酒果來獻衆忻然

也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

治其墅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

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雜牛

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寺在山之

麓洪武中建其一乃在山上卽隋之龍泉寺也

僧出迓執禮甚恭時日已暮天空無雲月出松

頂爛若銀盤衆咸自慶幸以爲茲遊之不易逢

予吳人秦吳相去地數千里則又以爲茲山之

再上則激源池也池一名太一湫其上環以群

雨咸在于是其南卽太一殿惟一道士居之

王維傳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

縞浮游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

靈迹遠寃萬古神仙之宅漢元封初武帝之

所建也武帝嘗鑿輿躬臨封其山曰太一池曰

激源仍立太一元君祠干池之側晉元帝封祠

遊名山記 卷一

古

爲金華洞天唐高祖始定天下卽降手詔修崇

殿宇中宗時命于池北創激源之閣下宮創昇

仙之堂開元中玄宗臨幸復創駕鶴之軒于宮

西北親文其碑自僖宗入蜀宮罹兵火至後晉

相國桑公出鎮古雍壽甫獲應重修廢墜而宮

午飲寺中六十里入城

砥柱

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以其形似柱故名禹貢謂導河東至于砥柱卽此癸酉五月道陝會僉憲殷君文濟飲間言及躍然欲與之遊以使事不果十月予回至陝則殷君已先我遊遂決意而往乙卯知州事顏君如壞命州學生熊金張崇勉從予離州二十里午食又二十里循河行十里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溢禹遂鑿之爲三水行其間声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名之曰鬼宜矣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卽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相傳上有唐太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卽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又按隋書載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砥柱今屹然中流上無土木而河之廣僅如三門矣有崩摧而壅河逆流至數十里之遠蓋距河兩岸皆山意者當時或崩人遂以爲砥柱而史氏書之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有以哉

嵩山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

遊名山記卷一
丙寅至偃師縣三日丁卯離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王墓上石人馬暨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寧嶺口兩山對峙石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变早識妙因禽彼兌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借無有知之者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則其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爲講堂堂後左右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號名山記卷一跋陀于此齋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磨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柏又上一室門外石刻達磨面壁之像六大字宋蔡卞書室中塑達磨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許其上達磨目雪蒙其頭而玉田瑞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驚人之筆如范寬輩者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在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群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其宅神靈尤宜祠之外有亭扁曰草參過客憚干人謁多展拜于此入門三重咸有古柏或喬或偃或俯或欹或屈而蟠或怒而攢或喬而

欲騰又或如惟惺上張車蓋之擁幾二百株三門之內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壁繪生甫及申像歲久惜多剥落謁嶽神殿其

西爲御香亭每朝廷降香悉貯于祠多歷

代碑刻不能盡讀午飲祠之公宇飲畢南行二

里折而東北二里山之北麓入盧岩寺蓋唐盧

鴻隱處後遂爲僧廬其上四里復有盧岩上寺

聞石壁飛湍數丈視此殊勝路斗雪深竟莫能

至七日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

存唯唐李林甫觀記元五祖堂記二碑及三古

柏柏之高皆不逾二丈大者六人圍之下舊有

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四人圍之不盡

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圖繪夫

漢武迄今千七百年柏在當時則已受封其壽

固不可測以今視之殆殷周時物邪其又次亦

三人圍之予平生見柏之古者多矣若二封柏

宜惟予所未見盡天下之壽木或未有能過之

者奇哉奇哉又東三里據山之陽者爲崇福宮

其後名萬歲山昔漢武帝臨幸聞空中呼萬歲

奉安真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奕

基榜蒲汎觴三亭今唯存汎觴之石予命道士

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杯卽

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啓母石右旁之祠及唐崔

融碑今皆不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曰禹治淮水經轔轔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龍鼓声乃來禹跳石誤中其鼓塗山氏來見禹方作熊慚之而去至嵩高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幣其說不經後之人益嘗辨之

首陽山

首陽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爲伯夷叔齊隱處

之地癸酉十月戊戌道過潼關潼關去首陽里

僅餘二十步與教授馬九萬出閼北渡黃河登

遊名山記求一

岸卽蒲州也午至山下謁二賢祠門之外有古

柏二其一大二十圍高二丈許形狀殊怪其次

圍殺三之一二根相距數尺而幹上交若兄弟

之相倚者傳爲二賢手植殆未必然其亦千年

物歟祠之像爲宋元祐中所塑其前復塑一白

鹿問之道士云二賢食薇兼飲鹿乳故塑之此

說不見傳記人鮮有知者祠下有歷代石刻其

最舊者唐開元十三年梁昇卿碑也祠之右卽

二賢葬處高墳並峙上多古柏直墳之前爲屋

中樹山谷老人碑及刻首陽山古賢人墓七大

字與九萬飲道士房日暮乃還夫首陽之重于

天下後世以二賢之故然考山之所以得名其

說不一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考亭集注謂首陽山名及其注詩至

首陽之巔則云首陽首山之南也安成劉氏取

春秋傳趙宣子田于首山之說謂汎名其山則

曰首山以山南而言則曰首陽先儒謂首陽卽古之雷首也禹貢曰壘口雷首至于大嶽蔡仲默云雷首在蒲坂縣南蒲坂卽今之蒲州靈州志謂此卽雷首曰中條者以其界河曲之間延綿不絕故名又謂中條之下有水曰雷澤卽舜所漁之地此又可見中條之爲雷首矣若雷首之獨稱首山猶太華而曰華山匡廬而曰廬山此自昔皆然不可謂首山爲汎名也

陳眉公訂正遊名山記卷之二

宿野人家十四日早行二十里至陽臺宮宮在

王屋南麓八仙岡上爲唐司馬子微修仙之所

宋徽宗嘗遊幸其中天尊殿壁繪神仙龍鶴雲

氣升降輦節羽儀之屬甚奇蓋開元中人筆殿

左有唐大中八年碑上刻唐宗與子微書并送

還天台詩一首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逆人

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棲者居然厭

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路稽嶺天

台接海濱音微從此間萬古一方春官之東三

百步有後晉燕真人井其上有洗參石槽相傳

燕君於此得道上昇近道士面井樹屋云將以

祀真人也宮北上一里經山神祠三里觀仙貓

洞人云燕真人丹成鷄犬俱昇仙貓獨留不去

人就洞呼仙哥時或有應者二里涉不老泉又

二里至李道人菴道人山西高平人弱冠時以

母病登天壇舍身厓舍身以祈其愈予詰之答

云初望時但知行清化鎮上據在河內縣去忽

有龜蛇左右相通始知壇厓則已坐深谷中肢

體無損凡四晝夜罔知饑渴天壇老道士聞其

舍身竟而得之時隆寒僻之附火右足悉墮其

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水泉不動物不能上非

直斯時爲然仲夏至秋亦然予曰爾復爲我禱

疾物隨沸而上予嘗爲作序是日默禱於神願

而止餘月則否予友潘黃門希召舊爲懷慶理

官作文辨之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而冰尤勁

而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水泉不動物不能上非

久之物竟不能出始信希召之辨爲有見而足

而西四十里午食自此登秦嶺二十里至澗河

陳性常者知其爲吾鄉人延之共飲性常舊往武當山之自然菴今年七十有八而神氣清茂似有道者移居茲山已二十年其學乃仙人張三丰之再傳爲予言張師名玄玄遼陽人自號三丰遯叟世人因其號第稱之曰三丰而鮮知其名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予曰人傳三丰爲陝右之寶雞人而君謂遼陽人孰是性常曰寶雞張師蓋嘗寓之非彼產也飲畢宮西半里

三丰遯叟世人因其號第稱之曰三丰而鮮知

三丰之再傳爲予言張師名玄玄遼陽人自號

三丰遯叟世人因其號第稱之曰三丰而鮮知

也予考之龍門在今山西之夏津縣乃誠禹跡
則此固非矣上西巖登五龍祠沿厓行入潛溪
寺寺皆石洞爲之蓋偏巖內外石佛大小以千
萬計傳昔拓跋魏胡后崇佛命工所鑿與敬夫
午酌出寺東行石罅時有流泉惟稍北三泉四

時常溫名曰溫泉二里渡伊水折而東南半里

至東巖一巨石中裂老僧云此龍門也昔有龍

自此而出鱗鬚之形宛然石上乃知世俗之說

又似非誣蓋遊人往往止於西巖間有抵東巖

所擊則其他可知矣行六十步有石將墮旁留

虎跡名虎托石又十三步得鳳凰石其跡大幾

一尺五爪一距深入石理與虎跡皆涉於異行

似僞爲然予觀今之圖鳳者惟一距三爪未聞

真也敬夫曰茲遊也得識龍門辨鳳爪皆平生

之所未及願書以裨郡乘之缺遠書之

茆山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同年西蜀張君汝
敬適宰是邑胥會聞予欲爲茆山之遊甚喜王
寅張君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
多隆窪兼之久雨新霽值泥淖有沒股者二十
里至於鄉厨人具食就民廬小憩東行十五里
至蔡墓村日方亭午又五里經土地祠俗謂之

五里廟蓋自是五里抵山之麓居民數十家間
官人過皆臨門而觀山有三峰最高者爲大茅
峰草被之其綠如削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予
神情飛動命與夫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
宮其東有東西楚王洞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
趁宮之前相傳昔楚威王遊憩於是沈靈官清
狹聞予至率道士出迎宮蓋梁陶貞白華陽下
館入門有崇臺三級甃石堅致名拜章臺宋微
遊名山記 卷二

宗時砌宮又有陶貞白王遠知禱遠知貞白弟
子其教所謂王法王是也坐方丈啜茗予欲登
大茅峰詢道之遠近沈靈官云峰去此十里日
未昇可住返也遂假其軟輿出宮東行折而南
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與非挽不得上里
許舍輿而徒步予足弱披以童子步疾卽喘息隨
之必俟其定而後進經朝山亭復上憩半山土
地祠峰至是登已四里去其巔不遠殆不止於
半也又上緣厓而行道益峻險金壇諸山遠列
雲霧竦懼不暇顧躋行兩童爲道士各持瓦數
片謂可以獲福雀躍而至若角健者予哂之戒

母失足一里聖祐覩據峰之頂大茅君升仙處

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道士云永樂中於

此五埋玉簡左稍下則龍池也池不甚廣小黑

龍十數游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寸昂首四足目

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牡孔蓋蜥蜴類也宋祥

符間嘗遣使醮祭滅二龍於器將獻之闕下中
道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
命取入宮五失其四每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
之神同著祀典祀山神日以重午而祀龍則以

驚蟄皆縣官親詣行事下山東北半里閑喜客

泉唇甃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衆鼓掌卽湧沸

津津如散珠貝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

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涉澗東折數

牒其一晏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

百步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額勅

道家書謂三十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

華陽之天上巨厓如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

昔人題名洞舊塞於泥近道士募衆通之外兩

石相拒狀如掀唇後人累甓爲垣以防失足而

復亭其上以俟遊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而入

巖泉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蓋

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右東下數百

步有石柱洞口逼仄容僅一人予疲不能入東

北道多亂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

上元符萬壽宮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章臺

堅緻不遠崇禧臺之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

祐之殿六 大字并前元賜印劍還山省劄登方

天大茆峰當其前道士出酒予亦欲少息酌數

杯出還崇禧已暝沈靈官開宴言元符宗師與

其官真人宋元皆秩二品銀印國初猶然洪武已未以本山道士被逮遂削宗師真人之號而收其印設正副靈官代之又言歲庚戌三月之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茅峰西足蹠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二百人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夜深宿方丈左室間窓外聲澎湃淜滂飄忽颶激如秋江怒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燕必大雨廩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云山空人寂境乃如是宜陶貞白之夢憲也桀卯凌晨訪沈靈官經茅君殿其北牆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博學多伎能然賦無甚奇讀數語卽去旣而沈靈官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玉印方三寸許其色寶也早食沈靈官陪予出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主墓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潦墓前二石表猶是唐物與今之製絕異左表中斷道士續以新石北折幾三里有古松千株殿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祀三茅君道祖唐屯田員外郎柳誠晉有文刻石今亡適道士送酒至沈靈官謂之曰女第煖酒當共酌陶貞白墓下予從之北折五里草際遺斷碑一石羊二其一羊已無

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宋玄翊敷陶隱居壅廟之上數百步拜貞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欲壓元劉宗師大彬刻石表之未幾道士酒至予舉杯以醉陶公遂藉草而坐小飲數巡一里至玉晨觀卽所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楊羲許長史父子並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真誥謂昔雷氏養龍之所後人謁爲郭真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爲伏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舍光墓不及登觀門列古檜十四傳爲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出入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卒仆人割其皮以去道士云左紐檜不止是三清殿前凡六老君殿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錢塘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星檜植於梁九里松植於唐壽成遜左紐下視宋元之木直孫曾耳觀東檜下

金山在揚子江心其勝槩爲天下第一蓋自唐以來則已然矣弘治戊午秋予與同學之士將遊名山記卷二

金山在揚子江心其勝槩爲天下第一蓋自唐以來則已然矣弘治戊午秋予與同學之士將會試春官舟濟中流風恬日麗江平如掌侍行人咸有喜色十里維舟山下有石並峙其前類雙阙然傳爲郭璞葬處入龍遊寺酌中冷泉行登昆盧閣其南爲妙高臺半已傾圮上故有楞伽室宋眉山蘇公嘗嘗經於此北曰善財樓今與室俱廢上大悲閣衆少息足旣而登春海亭席地環坐小飲數巡聞留雲亭據山之頗攝衣登之四望江波渺然臺殿皆在其下令人神爽飛越亭南石刻妙高臺及玉鏡堂六大字披草視之稍下有塔基二南北相向蓋宋曾丞相重開十六年安關今道士呼爲陶公丹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五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予所最愛則陶貞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暨李陽冰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真人池其水已涸老君像後龕仙人展

池左有龍王祠嘗著祀典有司每秋祀以特豕僧復言山有江山一覽烟雨奇觀二亭回急皆不及遊順風張帆仍飲舟中還爪牙宿衆謂斯是誠足樂不可以無記予家姑蘇去江不四百里鄉嘗一至江口欲爲山遊懼於風濤而未能也今而得偕良朋以卑素願殆有數焉而非偶然者矣大江山猶昔人事靡常然則吾輩之登臨能無慷慨激烈如昔之人者乎遂爲記之以貽諸君

焦山

弘治甲子秋八月早北上京師丙辰道經鎮江
思覽焦山之勝丁卯出定波門東北行十里憩
象山下望焦山屹立江中崔巍聳拔若堆藍凝
黛而殿宇牆廡歷歷可辨予喜不自禁呼舟疾
渡須臾抵山入普濟禪寺門有徐武功書榜曰

諸山第一

孝然漢永河東人嘗隱山中寺今祀爲護伽藍
神前楹有佛印禪師十六詠詩石及沈尚書固
祠記坐方丈啜茗語僧欲遍搜奇勝僧遂導予
出寺西行上山二百步巖上刻浮玉二大字乃
趙宋人書蓋茲山卽古之浮玉其名焦則始於
隱士所謂地因人而勝者也巖左右有昔人題
名摩鮮讀之前一石橫出其刻字曰石房與浮

玉對北折登江山壯觀亭讀徐武功亭記又六
十步緣石而上至三召洞洞石儼然可數人

中像隱士僧云光在漢末嘗三召不起按蔡中郎贊稱光爲徵君則三召之語蓋非虛也循故道兩躋石級登觀音閣前修篁叢立其右僧房據江之勝而金山雄峙其前尤爲妙絕東折餘二百步飲吸江亭相傳其址舊爲浮圖洪武初燬於火後遂易以亭西小軒三楹予復飲焉東遊名山記 卷二

最高處也江波浩渺極目無際而雲烟嵐帆隱
映遐邇五年塵土一洗而盡誠奇觀也午飯方
丈飯罷僧移席酌予於自然菴向其前者汝山
象山而象山去尤不遠予間僧瘞鵠銘所在云
在山之足石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古
謂石有時而泐信哉予性好遊山水之覽多矣
惟金焦二山並峙於江爲江漢朝宗之門戶山

川形勝殆莫有過之者歲戊午會誌南宮書一遊金山而茲山未之及也每對人言以爲欠事乃今數年而獲遊焉天之賜我可謂厚矣不可無述以記其勝輒記之

多見多聞聖人所貴而孤陋謗淺學者病焉然
天下之事物益有所見而不逮所聞又有所見
而逾於所聞者昔之人固已言之予未嘗不稱
王喬洞

嘆而以爲可信也若新安之王喬洞殆所見逾
於所聞者乎洞在縣西二十里予近道河南則
嘗聞之乃今而獲遊焉洞之石皆土所成取而
破之木葉之形爻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
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
石而一木復產枝葉予見之始而驚終乃大駭
以爲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爲予言予安能信
今試以語人若舍予亦未必不以爲妄吁何其
異邪碑言昔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爲石其
說似爲得之第不可與俗人道耳按王喬有三

其一乃周靈王太子其一漢葉縣令其一蜀之
益都人俱有仙術今未知孰是或又謂此卽燭
柯山而以晉王贊之事實之燭柯山在今衢州
衢舊名信安宜新安之與信安聲相近而誤稱
邪然此亦何足辨神仙之事在昔固有之矣

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一里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朱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微時嘗憇宿於是有雲龍旋繞之異此爲得之山一名石佛唐昭宗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卽其地也丙寅冬自京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茲山以覽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寔陪以行午抵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像僅半軀

雲龍山莊

余州城南二里州志謂山有靈氣蜿

挺如龍故名元朱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微時嘗
憩宿於是有雲龍旋繞之異此爲得之山一名
石佛唐昭宗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
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卽其地也丙寅冬自京
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茲山以覽
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寔陪以行午抵
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像僅半軀

陳眉公訂正遊名山記卷之三

吳郡都穆著

檇李岳和聲校

京師西山上

予官京師聞西山之勝久矣而未獲一遊正德

丙寅三月之望監察御史熊君士選戶部員外郎李君獻吉招予將翼日往遊且起獻吉以他

避不山記卷三

事先躍馬去期會於大功德寺與士選出城西

北行時有雨點處敗遊興已而稍霽皆相顧大

喜二十里至青龍橋其下民廬頽凋花柳隱映

水疇東作方興予謂士選此何異於江南北折

八里經回龍菴復折而西隨行兩僅足不及馬

與士選緩轡俟之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蒲藻

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翔泳於水光山色間皆

悠然自適人言每盛夏荷開雲錦滿湖尤爲清

絕沿湖行二里達大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

有古臺三相傳金元氏王遊樂更衣之處或曰

此看花釣魚臺也入寺殿堂門廡金碧炫爛極

爲壯麗中立二穿碑其一乃宣德中御製

建今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彫刻莫能讀僧

錄覺義淇公予之鄉人聞客至出速登毗盧閣

崇可數尋凭闌而眺一寺之景攢聚目睫益寺

倚山而創而閣又雄據于其中故得以專其勝

也午燕淇公山園適獻吉與兵部郎中李君貽
啟王事王君伯安偕至遂共飲花下獻吉前此
嘗遊功德言寺左龜山之陽有元臣耶律楚材
墓楚材有詞刻華嚴洞壁獻吉能記其數語爲

客誦之飲畢出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

宗嘗建行宮其上今廢西南一洞不甚深廣予
彼坐洞口以需衆客山之北麓鑿石爲螭頭泉

自其口出潴而爲池卽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

澈無瑕深莫可測掬飲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

憩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湖經大內注

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爲京師八景之一衆樂甚

舉杯仍飲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

內有呂公洞廣僅丈許深倍之僧云僊人呂洞

賓嘗遊於此寺之右跨石級上望湖亭峰巒圍

拱湖水亘其前儼如匹練士選伯安皆留詩亭

上予與二李君恐道遠城不及入但疾飲數杯

歸日猶未暮獻吉謂予宜有記惟西山爲京

師之勝而玉泉又西山之勝蓋其潤澤滋溉溥

及天下固國脉之所在也中間不幸據於金

元干戈相尋殆無寧歲大夫士爲西山之遊而

載之文翰者不一二見今逢至理易戰爭之區

爲行樂之地而予輩得以暇日遊燕笑詠於斯

其幸大矣而烏可忘所賜耶聊記之貽未遊者

予暮春嘗遊京師西山僅抵玉泉而返聞有所

謂香山者未暇遊也乃十月之朔與蒲陽翁君

聯轡出阜成門西行時北風撲面甚急道上之

草已黃惟霜林紅葉如錦可翫二十里至田村

解鞍小飲西北風益橫馬不可前痛鞭之又二

十五里度石梁半里下馬西行閱蓮花池水已

半涸敗荷間有存者池故遼金時竹林寺基土

人嘗於其下得敗垣石井古云桑海之變有以

也緣麓而上至香山永安寺寺門舊名甘露以

前有泉橫流清駛飲之者若甘露然也僧錄左

善世吾鄉東白公爲寺住持以他事出其徒

左覺義振威偕書記宗林出迓遂共度石梁其

下爲方池正統間嘗遣中官以金魚數十投其

中今巨者盈尺聞履聲輒潛不見又上登金剛

殿後有古柏六離立若人殆前朝物又上由畫

廊登慈恩殿其右爲香爐岡以岡之上石形肖

虎跑泉之得名蓋取諸此岡下二石突焉而出者

曰蟾蜍石又下有丹井二相距丈許傳昔鑿井

時嘗得丹砂故名今一寺之飲皆汲於此歷藏

殿至宗林房夢感泉在房之前林言金章宗嘗

頗岐隘與翁君假僧杖扶之曲折數百步至虹

光寺寺據山巔短垣遶門地悉甃以石寬平可

卷二十一

三

坐茲山之勝一覽俱盡而西湖咫尺在望令人

渺焉有故鄉洲渚之想入寺觀千佛殿殿圓製

極工成化初創於中官中官高麗人也嘗見其

國金剛山有圓殿故移其製於此與翁君飲茶

出還東白方丈經觀音閣讀先師學士程公所

撰碑閣之左曰來青軒其妙不減洪光面其前

者金章宗登星臺也予欲登以日暮不果適洪

光僧送白菊二本至命童子煖所携酒酌翁君

夜共宿明日遂歸翁君名洪讀書善文予友之

而林則嘗學詩於予者也

牛首山

金陵多佳山其可遊者稱牛首山爲最山據城

之南初名牛頭以其雙峰並峙若牛角然佛氏

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王丞相導嘗指以語

人曰此天闕也後又名爲天闕山云丁卯七月

廿有三日吏部主事顧君華王治具與予約客

遊牛首山記卷三

六

七

八

爲山中之遊時如約者戶部員外郎黃君子和

朱君升之國學進士陳君魯南而予兄元翁侍

焉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其中荷

花尚存下馬翫之有僧舍隣於塘共入啜茗又

南行十里度嶺予馬逸幾墮又三里抵山舍馬

虎跑泉後僧以其險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冽

西上升之獨乘魯南驟疾去予輦徐步尾之二

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其昔左曰白龜池右曰

虎跑泉後僧以其險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冽

寺衆咸汲於是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

丈入方丈午食食畢登浮圖至其頭有聯句詩

經修廊東行緣石魚貫而上登觀音閣憑欄俯

視第見浮圖之尖再上聞有舍身臺及辟支佛

足跡以峻險不及觀下至兜率巖上空洞上突

出如屋列席小飲久之至文殊洞升之魯南潛

卧洞中口鳴作吟聲共挽出之前有屋一楹

衆復聯詩書壁上旣而登山之背觀蕭昭明飲

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

差勝文殊石浮圖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

老僧言少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圖有

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記不著撰人氏名中

載誌公答宋明帝語云昔辟支佛冬居於此其

一如愚居士滿庭芳詞字絕類黃太史居士未

詳何人殆隱逸之儔與西下經禪堂旁室闔其

門有竊如錢日光射浮圖影倒掛佛案紙上不

可曉也夜燕方丈予以倦暎去衆作詩角險至

鷄號乃罷二十四日早食出寺而南山路斗峻

馬屢乘屢却時雲霧四興只尺莫辨遙視山足

則日光在田禾參映之綠黃榮碧如僧伽黎衣

傳唐高僧賴融嘗居其中有百鳥戲花之異巖

因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已不存成化間山東

信道興至其地堅坐不動有財者樂爲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華岩岩之南曰屯雲亭衆以燭解衣小憇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岩石登其上群峰攢蹙悉在目睫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北下僧廬其扁曰無邊風月可坐眺遠又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出山

觀音巖

予性好山水所至之處山水之佳者未嘗不遊遊必有作所以識也丁卯春來官南都南都地稱佳麗凡山之近而可遊者往往遊之聞觀音岩屹然長江之上爲天下絕景獨以道遠不及登九月甲子工部司務錢君邀予及兵馬梅君爲茲巖之遊午至岩下其陽有閣駕空百尺爲闌而眺江之形勝悉萃目前莫有藏遯而舟楫往來日道其下俯可與語誠亦奇矣然予不能無感夫江無心於舟楫也而舟楫隨之其惶惶避名山記 卷三 九

雖羈於簪綬而興則在乎山水夫山水之樂未易有也疾病患難欲遊而不可得出出而遊矣風雨冥晦雖遊而不能樂必暇而遊上而樂又有如茲巖者予輩得以觴詠其間視人之冒險躁進而以之爲戒則茲遊之所得可謂多矣是用記之錢君名鉞吳興人梅君名雋南都人

靈谷

丁卯二月十有一日予與客八人爲靈谷寺之遊名山記 卷三 九

靈谷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染神僧寶誌塔 國初鼎定宮室以塔窩通 勅遷於此錫以今額

御書第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長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前有萬工池相傳鑿池時睿役萬夫故名入門歷琵琶街人鼓掌相應有聲若彈絲然時山中桃李盛開而幽香若兼出暮娛客塵襟麗然已而聞八功德水

八功德者山記謂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餧八除病昔寺之僧法喜以居無泉竭誠求西域阿耨池七日掘地得之梁已前嘗取水在峭壁寺東自鑿塔水從之而湧舊池遂涸人以爲異今山僧鑿石委曲引之有松立其上若庇蔭然客流杯水中落花間浮蘆葦而利名之溺人又有甚於江湖者矣予與二君身

行至客前則競取以飲雖不飲者亦徘徊忘去樂哉斯遊不可無述八人爲金華章廷式蒙陰

李應靈宜陽金有制東川黎廷表麻城梅仲修雲間黃天章永平李德哲上饒鄭立之其二人則穆時期而不與者溫陵陳弘載臨江廖德章也

寶石山

壬戌秋八月既望予至杭聞西湖之上有寶石

山甚勝將以斯夕覩月其上故入周學諭襄虞

卿讀書之軒山俯瞰全湖一碧萬頃而吳山前

携酒命輿與予自山之陰而登酌元學士黃晉

之嶺又皆蜿蜒廻拱欲趨而先其東則錢塘之

江汎漫浩渺極目無際而西陵諸山出沒煙霏

據類屏障然其他若鳳凰南屏之山萬松慈雲

翠靄間誠天下之絕境也夕陽既沒明月在軒

山姿水色倏焉而變其妙愈呈予情愈豁飛觴

痛飲巡闌忘寐蓋不知夜之幾何恍然若置身

廣寒清虛之府樂可言耶夫茲山之遊者衆矣

大率於春而不於秋脫或有之又皆以畫而不

以夜如予輩之遊既值乎夜復秋之中天地朗

然穢埃不翳幸可言耶余性好月丙辰中秋嘗

玩於揚子江之君山每誇於人以爲平生奇觀

今而復玩於此殆造物者之不吾靳而亦豈易

得哉夫湖山月色千古常新第以人情之異故

悲喜隨焉前乎吾者其賞與否其悲與喜固不可得而知乎獨怪夫南宋之不競而山水之累之也則斯遊也不幾於喜極而悲者乎愧予淺陋不能追武黃公負茲山矣聊志之以遺山僧

善權洞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絕歲癸亥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

爲三洞之遊丙辰遂與客泛舟西南行四十里

達名山記卷三十三

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

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寺在國山

東南齊建元中建蓋祝英臺之故宅也門有榜

曰龍岩福地行松間數百步泉上有亭翼然曰

湧金小憩久之復行上圓通閣左祀唐李司空

贊宋李忠定綱李學士曾伯及我朝周文襄

忱四公皆有惠於寺而司空則義興人也開之

下多唐宋碑刻不暇悉讀後稍右有古柏仆地

如蒼虬欲走不可控參自是登釋迦文佛殿其

規製與今絕異山之僧方策近於柱礎下見刻

字云創於大中十年七月蓋自唐迄今幾七百

年山路遂僻不罹兵火其巖然獨存宜也相傳

昔創殿時雷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詩米

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詩米莫謝君之已字皆倒

書大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或謂二者皆

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高周文襄未嘗見之

戲命削射鈞記三字隨削而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民恒慕撝以去云佩

之可以愈瘡入三生堂觀李曾伯書扁右偏石

室刻碧蘚菴三天字卽祝英臺讀書之處而李

司空亦藏修於是寺之後亂石離立泉交流其

間數十步至小水洞上飛嵒突出峻峻可二十

仞而大石龜其左右其中有寶形類偃月深莫

可測水由是出客投以瓦石輒聞然鳴李司空

碑謂微時親見白龍騰出洞中蓋龍穴云水出

洞潛行石下百步乃見其一南注經寺之鐘樓

一東流至於寺門一自湧金亭南下與東流匯

至玉帶橋入於溪鄉之人資以灌田甚利暮宿

策房丁巳寺後東北上山里許經九子壇昔梁

武帝嘗於此禱雨五代時爲道士所據僧爭之

至開於江南後主遂復爲其有西北循石磴而

下至乾洞右崖有刻字曰仙李巖下小洞如甃

達名山記卷三十三

根緣壁下垂附石而出復產枝葉人不知其根

也洞門巨石中峙其通明處可容千人上流乳

熗結詭狀不一其下石粉錯交互青綠眩目顧

接不暇左一石類象特巨背復有石類佛趺坐

兩目可辨右巨石與左石相向類獅子張頤若

公洞詢道士洞之得名云唐仙人張果得道之

所予嘗覽周處風土記謂漢張道陵修仙於此

吉詩所謂玉柱闕靈根是也稍前有鹽堆米堆

及仙人丹竈鹽堆米堆者皆以石色晶瑩取其

形似恐炬滅不可久留出乾洞北下五十步草

木蔽翳間泉聲怒如轟雷衆皆膽掉股慄幾不

能措足又西南下八十步至大水洞上卽所謂

乾洞仰視之如石棲然其前湧泉奔赴石上濺

沫如銀注入洞中出小水洞一石卧當泉衝洞

穹然高敞口石立如泉頗類乾洞上有懸石欲

墮未墮觀者竦懼而石之白而方者高下井井

儼如經壘曰仙人田渚水尺許冬夏不枯客爭

取以潤目仙人田左下有池圓徑一丈其北壁

石如渴獸欲飲於池策云自此炬入可聞寺中

鶴犬聲而石滑湍急足不能進午出飲方丈夜

宿邑人潘氏

張公洞

戊午潘氏早食欲爲張公洞之遊舟遂經東溪

風逆甚四十里至湖務鎮微雨予興不可過乘

肩輿冒雨東南行羣山在目蒼翠可挹五里避

雨天申宮宮舊名洞天觀嘗有後唐明宗題榜

及南唐韓熙載撰碑今皆不存而殿宇亦已傾

圮所存惟三星石門而已須臾雨霽道士隨予

南行至孟山舍輿而登路多草莽約半里抵張

公洞詢道士洞之得名云唐仙人張果得道之

所予嘗覽周處風土記謂漢張道陵修仙於此

而郭景純亦稱陽羨有張公洞則知名洞始於道陵不以果也洞西北其周五里脣有石相距丈許上一石橫亘宛若門闕俯身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皆飛岩峭壁嵌空邃深駭人心目莫敢端視予足弱附石小憩盤旋而下又数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巖如堂宇其通明處方可四丈謂之天窓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爲吳赤鳥中震霆所觸上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跡必浣滌亦甚異也中一臺崇三丈可坐百人宋縣令趙伯津築以息遊者坐飲久之俯瞰冥窅足不能措命童子秉炬先後扶携而下臺南石刻張公洞福地五字道書謂天下福地七十有二此其五十八也臺之下怪石紛錯欹者倚者銳而出者却而後者顚而欲仆者拔而起者橫理者端莊而拱者偃者逶迤山記 卷三 大

名岩其下空洞有泉出焉自石而趨潺有聲已未潘氏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陰翳無往來者所值惟樵人一二人至南岳山按南岳本衡州之衡山吳孫皓以陽羨山石裂爲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爲南岳蓋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瀟霍皓竊其義耳南岳寺在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又有稠錫樹極高大枝葉與他木絕異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禪師自桐廬來卓菴演法寺與樹皆其遺跡每季春縣官祀山之神泉上然後以茶入貢蓋其地即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鄒忠公浩自嶺外歸東遊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亦留詩山中寺近頤庵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塞於僧予爲之惋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此其恒態不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步有飛瀑千尺如白龍下垂匯成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而爲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厓而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橫發四山之力益勁予與隸僕僕相顧皆大駭伏擔鑿道士言昔有人見一叟倚石遯形而入因以

會仙亭記與客共酌岩下日已迫暮聞多虎不可久留遂返

南岳銅棺二山

南岳銅棺二山記 卷三 元
已未潘氏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陰翳無往來者所值惟樵人一二人至南岳山按南岳

本衡州之衡山吳孫皓以陽羨山石裂爲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爲南岳蓋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瀟霍皓竊其義耳南岳寺在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又有稠錫樹極高大枝葉與他木絕異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禪師自桐廬來卓菴演法寺與樹皆其遺跡每季春縣官祀山之神泉上然後以茶入貢蓋其地即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鄒忠公浩自嶺外歸東遊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亦留詩山中寺近頤庵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塞於僧予爲之惋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此其恒態不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步有飛瀑千尺如白龍下垂匯成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而爲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厓而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橫發四山之力益勁予與隸僕僕相顧皆大駭伏擔

而前七里達僧庵一僧已出童子煮茶供客其側有善行洞昔善行尊者之所居也洞深可數丈坐石小飲午飯於僧庵庵之後巨石如偃其隙流泉涓涓不息晝夜僧引之以竹終歲仰給

陳眉公訂正遊名山記卷之四

吳郡 鄭穆著

檇李 岳駿聲校

石龍洞

繡水 黃外錫校

邠西北多山山之中有石龍洞者人稱其奇勝
癸酉秋八月四日予以使事道邠知州事古恒
齊侯聞予之嗜山水也請曰願留一日爲龍洞
遊名山記 卷四

之遊予諾之翌日與鄉進士兩劉君出州西門
不百武齊侯已候道左揖入顯應禪院院舊名
普照中有碑乃金正隆間僧所撰院記侯舉酒
酌客侑之以樂逼午侯云當先往龍洞以俟遂
跨馬去予與兩劉君尾之行四里渡涇河深可
二尺從者皆攝衣涉之昔漢武帝祀甘泉至涇
橋有女子浴於水乳長七尺侍中張寬曰天星
主祭祀齊戒不潔則女人星見卽此水也又五
里由小谷入山盤旋以上石壁千尺殊形詭狀
心悸側身而進前後援之以人數百武至五龍
神祠創於唐大曆八年其廢已久所存唯元
延祐三年齋雨有感碑近齊侯亦以齋雨獲應
祠由是重建所謂石龍洞者在山之頸路斗峻
人鮮能至間有至者言洞乃一大坎中刻石爲
龍形然不知埋自何時延祐碑謂齋雨以器取

渴水迎置城隍祠中雷卽殷殷起於座隅久之
大雨霧霤齊侯之禱唯焚香瞻禮忽坎中出雲
湧漫山谷而雨隨至可謂灵矣共飲祠下時日
已墜西山圍石遶陰風襲人衆衣薄殆不能勝
命從者張益衛之予意祠之創自唐逮今斷碑
殘刻或有隱瓦砾者除之果得石刻乃金崇慶
二年靜難軍節度判官汴梁張璋詩二絕邠在
唐爲靜難軍金之官襲唐制也詩前有小序其
一題昭慶院云招提高據半山隈蒼柏青松頂
上裁日暮荒村無宿處王僧邀我寺中來其一
題石龍洞云深谷圍築渾似冢飛泉滴瀝不干
雲此間正是神龍宅莫惜甘膏爲我分詞語清
拔皆州志所不載予四人者皆大喜以爲斯遊
之不徒然不可以不記也齊侯名寧兩劉君一
曰激一曰儒道

遊名山記 卷四

吳郡詣山

弘治己酉秋九月甲戌予與客泛舟將遍遊吳
郭西諸山客曰虎丘之勝甲吳下且密迩關閔
遊必自虎丘始予諾焉亭午至山下觀虎丘泉
泉爲人投瓦礫塞之將泥不食從石旁上東山
廟卽短薄祠中龐然雜以土偶有老僧方閉閨
坐穴中與語頗可聽下東山北行登千人石旁
有古木根出如蟠虬一本而爲幹者三經清遠
道士放鶴澗口涸灌莽生焉後人亭其上旣而
字是顏魯公書上兩崖壁立數仞勢欲崩裂其
陰多昔人題名衆恐不能久讀逐登可月亭北
有蔡君謨纂生公講臺字分鐫四砥而亡其一
衆皆從故道下去時已逼暝予欲止宿客不可
乃返乙亥仍泊虎丘午食出射瀆大風西北來
舟遲遲行檣屢斷屢續西望天平岸寧秦餘杭
諸山如龍游馬逸應接不暇過許墅入竹青塘
而西日光返射影在山半霞綵絢爛丹青雜施
工不能繪至通安橋已昏黑夜深抵友人朱氏
宿丙子早食出朱墅北泛彭山崦午西風甚急
遂由崦而北約五里至陳湖莊復五里由望湖
橋南出游湖從曲港登新豐南山共坐苔石山
人有牧羊者予問瀕湖諸山始知高出鄧尉者
白銅坑山亞銅坑曰安山牛城嘴居游湖北與
安山對峙如兩峽然而其西接太湖極北青霞
一抹視洞庭兩山猶遠者無錫之九龍山也下
山歡飲盡醉丁丑早雲翳翳布空中疑有變少
焉日光暉曠舉遊興勃發由謝莊而行復經游
湖南過陸家港里許入西澗水益緩山益近而
嶺洞壁橫廻峭拔呈枝駭巧殆不可狀而浮圖

七級聳立山巔影落水中予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也泊泰定橋登虎山一里至光福寺王僧聞客至出速入方丈山峙其前者名鉢盂其左鄧尉山也壁有元人聯句詩多剥落皆不著氏名其字畫類黃鑑早有墨沼從窓隙窺之僧云傳爲顧野王研池殆或然也過齊堂讀唐進士顧在鎔詩刻遂上龜山坐浮圖下浮圖有巢鵠二見人憂憂作聲衆方欲呼酒僧謂七寶泉在鄧尉東麓不三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崦已半於舉蘆葦蒲稗生其中視西崦少劣至則舍舟遵山徑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菴有雙柿丹實纍纍可愛上山行修竹間有亭憩焉其後即陸子之不能遺與茲良之不遺也予索筆題名亭上憇還光福方丈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知發自何時且弔遊泰慈菴中故有養閒樓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集樓上今亡獨其扁存室背白山茶枇杷躉櫟列植左右山僧欲導觀山上泉不果三里至玄墓山從松篠間偃屢而上山多步有長松五株廣葉其一度石梁上萬佛閣南楊梅梅樹湖水明滅樹間泉冉冉如空中行人西塔院小飲晚院之僧具湯沐宿焉己卯自西路多古梅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千步有長松五株廣葉其一度石梁上萬佛閣南

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山沒若鳧鴈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煙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爲然乃作詩爲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又西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星辰僧陪客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是四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甕中山多奇石可望見二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入人大快

徒仰首尻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猶叩首尻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船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二文原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崦八九里續祝髮爲比丘尼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

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山沒若鳧鴈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煙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爲然乃作詩爲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又西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星辰僧陪客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是四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甕中山多奇石可望見二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入人大快徒仰首尻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船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二文原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崦八九里續祝髮爲比丘尼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

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山沒若鳧鴈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煙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爲然乃作詩爲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又西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星辰僧陪客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是四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甕中山多奇石可望見二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入人大快

徒仰首尻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船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二文原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崦八九里續祝髮爲比丘尼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

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山沒若鳧鴈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煙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爲然乃作詩爲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又西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星辰僧陪客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是四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甕中山多奇石可望見二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入人大快

徒仰首尻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船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二文原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崦八九里續祝髮爲比丘尼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

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山沒若鳧鴈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煙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爲然乃作詩爲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又西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星辰僧陪客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是四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甕中山多奇石可望見二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入人大快

徒仰首尻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船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二文原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崦八九里續祝髮爲比丘尼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

荀令則登山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使人有凌雲

之意未嘗不嘆嘆其勝矣丑之歲獲一遊焉同

游者謹呼飲酒不能徧覽窮搜竊用悔恨丁丑

夏五月復至京口錢逸人德宇從叟予遊而坐

雨數日庚子雨止時尚寶卿劉君克柔適至劉

甘露寺寺之得名以創於吳甘露元年甘露降或云以君予進士同年也聞予欲遊欣然治具遂與劉

君及庠士唐和卿出城自山之岡而登里許至

遊名山記 卷四
十
甘露降

非也門榜曰天下第一江山宋延陵吳琚書蓋

梁武帝舊晉書此不存殆補之也門內稍右有

鐵浮圖十級乃唐李德裕觀察浙西時所鑄奉

舍利以資穆宗冥福後燬於火今之浮圖宋元

豐間鑄非復唐之舊矣劉君以所携酒酌於觀

音殿前長江在目茫無畔岸殿側崖下有秋月

潭潭之石爲走馬澗其水已涸千寺僧飯客方

丈庭下有鐵鑊二僧云梁武帝植蓮其中以供

佛者登山之頃多景樓僅存其址予癸丑之遊

樓猶未燬嘗記把酒倚闌雲影隨江金焦兩山

東西對峙如青螺列銀盤中最爲奇觀今樓雖

廢景猶昨也慨嘆久之多景北下山足有石室

深可丈餘名觀音洞厓峻草滑人鮮得至和卿

復要飲於真武祠祠在山之半飲畢予欲觀根

石僧識其處命之前導下山至演武場而石在焉蘇文忠公詩序謂寺有石如羊相傳諸葛孔

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兵今此石絕不類

羊而亦不在寺中予疑移於後人憾以數人不

動視其下則石之生土中者豈蘇公作詩時未

之見邪演武之左有小水渟泓深碧名鳳凰池

其上山石壁立可翫惜不移席於此隨行僧言

天津泉在山南麓鄰於僧室以下山不及觀聞

洪武初 高廟駐蹕山中見僧汲於江賦詩

有甘露生泉天降津之句僧後掘地得泉因以

天語名之予惟斯游之樂固昔之所無而况有

同年同志如劉君和卿則又非偶然者京口之

山以金焦北固爲首人稱三山其勝槩誠天下

之最也金焦予鄉遊其間皆爲作記而復記斯

游幸亦大矣神仙渺茫又何必舍此以求所謂

三山者哉

黃鵠山

遊名山記 卷四
十一
花與唐昌玉蕊皆名聞天下相傳貞元間其種

於此宋刻中僅見唯蘇公詩耳寺在唐有杜鵑

堂之後左壁多宋人詩刻按唐李嘉祐許渾朱

放皇甫曾綦母潛宋曾南豐蘇子瞻皆有留題

午重刻其左米元章祠也僧今祀爲護迦藍神

中龕唐李華所誤元素禪師碑版乃宋咸淳庚

山之陰有古利曰鶴林卽所謂竹林寺也法堂

黃鵠郡志嘗辨其誤鄉人今稱鴻鵠誤益甚矣

山之陰有古利曰鶴林卽所謂竹林寺也法堂

中龕唐李華所誤元素禪師碑版乃宋咸淳庚

林寺有黃鵠翔舞其上及卽位遂易山之名曰

黃鵠郡志嘗辨其誤鄉人今稱鴻鵠誤益甚矣

山之陰有古利曰鶴林卽所謂竹林寺也法堂

中龕唐李華所誤元素禪師碑版乃宋咸淳庚

花與唐昌玉蕊皆名聞天下相傳貞元間其種

於此宋刻中僅見唯蘇公詩耳寺在唐有杜鵑

堂之後左壁多宋人詩刻按唐李嘉祐許渾朱

放皇甫曾綦母潛宋曾南豐蘇子瞻皆有留題

午重刻其左米元章祠也僧今祀爲護迦藍神

中龕唐李華所誤元素禪師碑版乃宋咸淳庚

山之陰有古利曰鶴林卽所謂竹林寺也法堂

黃鵠郡志嘗辨其誤鄉人今稱鴻鵠誤益甚矣

山之陰有古利曰鶴林卽所謂竹林寺也法堂

中龕唐李華所誤元素禪師碑版乃宋咸淳庚

花與唐昌玉蕊皆名聞天下相傳貞元間其種

於此宋刻中僅見唯蘇公詩耳寺在唐有杜鵑

堂之後左壁多宋人詩刻按唐李嘉祐許渾朱

放皇甫曾綦母潛宋曾南豐蘇子瞻皆有留題

午重刻其左米元章祠也僧今祀爲護迦藍神

中龕唐李華所誤元素禪師碑版乃宋咸淳庚

花與唐昌玉蕊皆名聞天下相傳貞元間其種

院皆有之非凡品也。親舊自招隱來遠致一本，則寺中之花在宋猶有存者。劉元父云：璿花別名八仙花，或謂李衛公所賦玉蕊卽此。宋敏求云：后土祠璿花卽李衛公所謂玉蕊。二公博洽無比，不應以玉蕊爲璿花。洪景盧云：玉蕊卽今之瑤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茶。今江東在處有之，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因招隱之游漫志之，以備山中故事。

經山

沈山附

乙亥季秋予寓丹陽孫氏主人思和知予癖於山水，言其鄉經山沈山之勝，謂不可不遊。十日已亥送與客及思和西行里許，過曲水村循鳳山而北，由桃華澗折而南，經泥山十里至九靈山其陽有仁靖觀，蓋宋程忠惠公汝文功德院也。衆入小憩，思和命從者煖酒，各飲數杯。山間

西行十六里，陳山嶺西下爲經山。山一名金牛，上有金牛洞，輿地志謂漢時金牛出山之東，馳至曲阿鄉人柵斷其道，名其地爲柵口。牛皆奔聚，又名其地曰奔牛。卽今武進之奔牛壩是也。山之下有寺，晉咸康間建，名經山院。宋昜名崇教，其前銀杏一株，相傳植於東晉，其大七八人圍抱矣。思和欲斫老幹一枝奉父爲杖，從者登樹

院皆有之，非凡品也。親舊自招隱來遠致一本，

則寺中之花在宋猶有存者。劉元父云：璿花別名八仙花，或謂李衛公所賦玉蕊卽此。宋敏求

云：后土祠璿花卽李衛公所謂玉蕊。二公博洽

無比，不應以玉蕊爲璿花。洪景盧云：玉蕊卽今

之瑤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茶。今江東在

處有之，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

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因招隱之

游漫志之，以備山中故事。

俯視其中，樹上有小蛇，無目長不盈尺，伏而不動。對客言將以樹枝挑之，予曰：「此或蟄龍驚之，不可命其亟下。」客有善丹青者，爲樹作圖，衆共飲樹下。從東而還八里，經李家山，兩山流泉夾道，行松陰間二里，抵沈山。山南唐時爲尚書郎沈彬隱居得名。今有廣教寺，卽彬宅也。寺左右壁數仞，若環翠屏，午飯僧室，僧言寺之後有彬墓，飯罷謁之。僧仍出寺碑錄本，乃元人筆，中載

沈山記

卷四

七

彬宜春人，嘗官建康後，辭任已而從釋，結菴於

寺之左。時年八十有九，啓壽穴得銅牌，上有

字云：「添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後遂葬焉。予觀

復覽碑文，益信其事之不誣也。又東八里，從九

靈山還思和氏。

道場山

遊名山記

卷四

大

予至吳興之三日，郡太守同年呂君文郁招余爲道場之遊。同遊者前四川參議郡人王君肅，之亦同年也。舟出郡南門三里，舍舟入峴山寺，登藏經閣，啜茗出西行，卽抵峴山。山本名顯，其曰峴者，避唐諱也。上有石坡陀，積流漂石，歲久

而上百十二步，有金剛殿，折而北經萬佛閣，閣

左有鐘鼓樓，僅存其址，度石梁其下，爲放生池，語也。南上幾二百步，經華光樓，其西卽所謂伏虎岩，百三十步，至仰高亭，又上至息肩亭，小憩

瑤席，瑤席云者，取蘇文忠詩屋底清池照瑤席

亦有登峴山亭詩，呂君謂余曰：「僧房有竹，共往

觀焉。」已而飲浮碧亭，亭據碧浪湖之勝，其左下

有碑，乃予友劉元瑞所作亭記。汎碧浪湖夾岸

之山，遠近起伏，蒼翠欲滴。而湖水如玉，每風生

下，第一殆指此。耶？南行二里，經浮玉山，郡之山

有兩浮玉，其一在孝豐縣東南十五里，名大浮

玉，此則小浮玉也。山特一巨石，趙子昂謂其不

以水之盈縮而爲低昂，時值梅雨，石幾沒其頂

，余笑謂二君曰：「浮玉今不浮矣。」又七里，抵道場

山，自昔多虎，郡志謂唐有僧如訥者，過山中坐

盤石上，虎伏其側，三宿不去。訥遂結菴居之，人

稱之爲虎伏石。故址又上四百餘步，有老屋三楹，榜曰

伏虎道場，洪武初郡太守襄陽楚岳筆也。蓋此

山自昔多虎，郡志謂唐有僧如訥者，過山中坐

盤石上，虎伏其側，三宿不去。訥遂結菴居之，人

稱之爲虎伏石。故址又上四百餘步，有老屋三楹，榜曰

伏虎道場，洪武初郡太守襄陽楚岳筆也。蓋此

臨之佳處也。又上百家有華光殿其後閣雄據

山頰借已破敝予問僧閣奚名僧云此華光閣也余曰山之樓殿既名華光不應此名復同欲

呂君易之再詢之人則云閣名雲峰此亦可見僧之愚矣遂相與一笑閣之東有浮圖七級成化間燬於雷火今惟存其中之石忽陰雲四興雨隨至小酌僧室雨霽移席望湖亭痛飲下山

將半予題名石上回至南門民舍已張燈矣是

遊名山記 卷四 充



題遊名山記後

吳郡都君玄敬性沈靜攻古文辭酷嗜山水所

至輒選名勝者以遊徜徉其間極幽遐奇詭之

觀乃已退則託之楮筆稱所欲言使人讀之歷

歷然履巉岩而聽潺湲也可謂妙於文矣玄敬

少遊李范齊吳匏菴諸公之門得其議論韻度

爲多廉於進取年幾五十始出仕蓋非其好也

予嘗觀今人之所好甚於山水者且什百抑各

遊名山記後

十一

從其志焉爾求之古人亦嘗好今人所好矣而爲今人之好者乃獨文章言論不隨世之磨滅者在焉嗚呼士可以知取舍矣屬有感玄敬且別去因題其集而歸之正德戊辰冬十月中休

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海陵儲確題

山行雜記

宋彥著

者之高致攷風俗之利病又豈特盤情娛目把玩清暉已哉柳州鉛鉛詩篇實堪傳其至則三百篇田工士女言言自適蓋能自適者觸景寓物每得其真卽自陳其不適之情所以爲適耳余非能適者而登山臨水時能以清恬閑曠心記之詞無詮次曾不知於諸公雅馴者何如第稱曰山擣杌水春秋尚庶幾焉而史外傳心亦時見於筆端云爾

華亭宋彥識

神進而漁父江臯屈大夫至今不死更求

其至則三百篇田工士女言言自適蓋能

自適者觸景寓物每得其真卽自陳其不

適之情所以爲適耳余非能適者而登

山臨水時能以清恬閑曠心記之詞無詮

次曾不知於諸公雅馴者何如第稱曰山

擣杌水春秋尚庶幾焉而史外傳心亦時

見於筆端云爾

陳眉公前正山行雜記

華亭宋彥著

繡水沈德先
戴金祐校

三月十六日入山乘欸戾徐行道經嘉興觀下

庄橋禹壽寺道上杏花夾繁李山桃盛開遙見

香山碧雲諸峯半山如積雪白雲樸面香氣襲

骨前視家口與馬絡繹回顧小車載無粟輶輶

輕陰嫩綠中便是葛翁移居圖惜余不久又將

出山斗

抵青龍橋東張氏房寓下馬倦甚小憩至日下

春策蹇至玉泉山訪于賢僧歸已暮矣酌村醪

三四杯步橋上淡雲微月烟樹朦胧四山夾水

兩水夾橋橋下流水雪晬有聲徙倚久之四顧

村中燈火光滅盡乃歸歸坐窗下聽雨更餘乃

寢

曉起雨初霽開南窓見甕山磊磊前石如洗出

紺玉啟北扉望金山松柏青葱掩映臺殿翠色

欲滴忽白烟一縷如線亘天漸遠漸分如葢如

席白雲四山晴色朗然矣急握筆記之乃櫛沐

甕山前仁慈菴荒敗有古意入門三百武兩傍

椿樹夾之登石磴二十級有堂三楹兩廡翼之

西湖恨樓甲不能多得水使十里澄光若縞帶

四百首

山行雜記
仁慈庵左爲圓靜寺寺門度石橋大道通湖堤耳

門內半里許從左小徑登臺精藍十餘室室西爲殿三楹左右各精舍一間面全湖水色地據山腰觀湖第一處余欲暫假信宿土人云其王僧號淨香住西方菴富甲西山非顯要不交那得輕留宿余訪之果然復從右小徑得一僧舍

湫隘殊甚其僧老病一徒乞食于四方遇余欣然因留寓

青龍橋南里許爲西方菴東望據湖抄一區菴左爲中貴義塚庵今受司禮三十餘人供養下院頗多湖上膏腴水田皆屬王僧僧甚富梵宇不雄偉而極精嚴庵後一樓尤工緻余訪淨香久不得見一僧出揖桀然有貴人風

京師城內外諸山諸名刹皆有下院居俗人室家所稱名師耆宿亦時過其地京師名爲和尚

西方庵稍南爲三元寺甚隘而頗得水木之勝青龍橋北半里許爲曹家山妙應寺殿局不開殿左傍小逕直上里許從東山坡百武趾西轉登石級三十餘步爲毘盧殿山高望湖僅若盆盎東顧都城每左臂可汗聽橋下水若桂千琴于松間風吹無斷續聲與下聽者迥絕看水宜近看山宜遠聽水宜高水近則曠山遠

則深聽水愈高則聲愈響

西湖北岸長堤五六里砌石古色可愛夾堤烟柳綠蔭參天樹多合抱者龍王廟據其中僅僅

一厘耳堤下菰蒲荷蓀交映翡翠西北諸山環遶鳬鴈滿中流羣飛聲振林木夏月行堤上內視平疇千頃綠雲撲地外視波光十里空瀨際天諸峯秀色在眉睫間絕無武陵脂粉氣更可賞也

西湖水每合計重三兩山間井水每合重二兩八錢五分湖水淡微甘山間水則甘而冽耳

春雨淙淙二日霁後登山看花俱泣不禁李花微作黃色杏白如粉海棠粉色退盡少頃風掠山巔松濤頓發飄拂滿山如積雪花事至此遂盡

度二元寺卽功德寺昔時壯麗直比低園今廢矣聖駕幸西山於此駐蹕牆外古松圍之盡作蛟龍偃蓋中則森列古柏青皮溜雨黛色參

天山勢回繞拱揖入之真深山窮谷也

日將入步西湖堤右小龍王廟坐門闌望湖湖修三倍於廣廟當其衝得湖勝最全牆東角臨湖有一線路側身轉入隙地半規更堪坐坐少許山作赭色已而霞光萬道貫地亘天被堤綠楊如城隔水山如青紹水紋如絳縠鋪地既若紅色欲燃久之霞漸紫而暝烟合矣月色東上

燦爛浮動鎔金跳溢山漸白樹稍青所稱玉漱金塘不是過也

西湖蓄水專以資運河湖濱多水田春夏間頗苦旱夏秋間又苦澇莫若專設一司精究水利

湖宜開廣濱深諸山水溢則能受諸田苦旱則能洩閑司又俟淺深以啟閉則運無阻滯而三輪內膏腴可相望矣

問土人勝游處必稱碧雲香山余殊以爲不然乃望山路逶迤處隨山行達功德寺後過金山

口見一高峯插天峯頂時見紺殿角急趨之行數里道經諸王寢園中丹垣碧覺蒼松翠柏時掩映馬首而荒寂絕無僧舍民居路多礫石不可行向所見紺殿已不可卽矣僅見一谷口頗幽邃騎不能上乃下馬步上坡三里許山路稍

南則南行度大壑沿壑行又二里許朱門煥然上書寶藏精藍入門南向上石磴荒圯傍深壑頗可畏二里許見廢寺披宿莽陳荄而入門

百武上石級爲天王殿再百武上石級爲寶藏殿殿右傍小逕上石棧棧凡五轉每轉可二丈餘棧盡爲臺臺有觀音殿二十里外所見絳角者卽此也殿前視門外嶺若樹屏在門則向之所謂高峯插天者耳更上度數嶺嶺截辭陡峻攀莎草根莖乃上可十五六里許登中峯頂東

殿宮闈闊敞歷歷可指南皇房山北望居庸若

聲響可應爲諸山第一奇觀下嶺從舊路下石棧盡處觀甘泉泉在石罅中出甘冠西山北寺係正統四年爲西城僧道深建深爲金碧峰弟子與解學士紳胡宗伯漢成國勇友善游金山口偶過此山得甘泉一掬因留此建蒼雪菴後勅賜名寶藏寺泉從殿前行上下有八景今泉非故道八景蹤跡不可尋寺亦頽敗矣然而古意雄觀更爲增勝未審數百年後碧雲香山得似之否也

十九日早步湖上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句思都門有遠行客宿南仲舍且祖道折柳以贈而余不得爲南浦別大爲黯然

功德寺西二里許爲玉泉山山下有望湖亭亭臨半規池池中一石塔僅露頂頭沒則是歲苦澆矣池名躡薄湖自此二縷至山前右折而南爲金山寺左上臨石壁數丈下渟一泓南北修二畝餘橫半之復折過寺前泉皆從石底噴出涓涓有聲清徹如鑑四散灌田數百頃山有二洞名上華嚴洞下華嚴洞寺亦名華嚴寺寺室僅僅數楹而俯瞰湖光殊可喜上洞深十餘丈寬狹之下洞亦如之獨洞前皆屏以高垣使不得外眺則殊不可曉也

金山寺東廂三楹推窓臨石壁看水朝夕月別有奇觀西山中觀泉第一處

從玉泉山後北行三里許有真武廟爲金山口金山逶迤五里度嶺凡二中嶺鑿石通道下嶺四里許至冷泉村過村每見道傍有水田水無蓄澗亦無一線飛流每於田間見水竇如鉢如金泉從底噴起底見白沙非石也一竇之涌灌數畝更二里許村曰秦州務後卽畫眉山山有黑龍王祠入門上石級碑亭一再上石級列碑亭三皆歷朝禱雨靈應而記也再上石級小殿三楹中居龍王像碧甃丹棟燦煥可觀自下亭東下歷石巖甚奇古乃見龍湫圍廣十畝水從石罅中湧而泉底正出與玉泉同酌之涼沁入骨覺玉泉微甘軟從東垣下溢出田間潺潺有聲川氣直冒山嶺山前俱成水田然不能如玉泉之綠雲彌望也

自今泉至烏龍潭數里內俱可成水田惟僅寥寥數歷耳土人云築不及至玉泉之堅實以水僅僅數楹而俯瞰湖光殊可喜上洞深十餘丈寬狹之下洞亦如之獨洞前皆屏以高垣使不得外眺則殊不可曉也

十九日夜燈下遺奴子入城作書致友人凡六封控筆娓娓不休臨發有不盡重題緘外若題家信因吟明朝更度秦乾北遙望并州是故鄉詩大爲切歎

領卽臥佛寺策蹇趨之復遇童子指曰此嶺絕高名半天雲當避之而從南邊數里得里嶺易度余喜半天雲之名竟趨高嶺嶺圓如髻度一

是夕倦甚靜坐久之偶思居城市日久便欲入山求靜恐非真靜政是好動一念惟久而無他

騎路隨若一線所謂前人視後冠頂後人見前人履底者也始百步一息再五十步一息再三十步二十步不勝告息則得遠眺閑外諸峯見山根望都城如棋組一片平鋪僅能數天寧普足娛目聊得自慰四面數十里皆羣山絕無樹木不問人烟矣登頂四望雲在半山彌漫不見山根望都城如棋組一片平鋪僅能數天寧慈壽白塔諸浮圖不能若寶藏頂分明也下嶺石坡路甚滑七八里得廣泉寺傍水行出臥佛寺乃歸

臥佛至玉泉道上有壯節祠已傾圯左傍卽其墓道柏甚古碑文乃諭祭文曰某年月日造其官想更修時不能攷而然者也文中稱崇安侯謚壯節譚公而無其名蓋靖難武臣戰死者

念乃真好靜耳既而思之以爲不然按公云凡人坐久思行眠久思立然而行立者終知不若坐臥之安也則城市安得與山林比哉

半天王諸嶺雖無草木而石最可觀凡所謂鍾

鼎旗鼓墩柱樓閣之形伏虎飛龍倒馬翔鵬之勢摩礪燒碧峯崿嵯峨之奇無不備具所最奇

者有三二則石大如室中有一線若鋸分者而

內有石丁復連不斷一則欹側嶺上欲墮中一

穴可容身入內空處五六尺可趺坐上復有二

竅甚明朗一則方石三四丈許黑色有紫紋如

梅花瓣瓣中有細竅取澗水灌之水四面溢出

如珠想諸竅皆宛轉相通天下奇石無踰此矣

臨臥將斗銅貯水置爐上一覽後漸聞涓涓聲

已而淙淙不輟瀉石雲濤夜靜逾響側臥枕上

耳實則聲愈高且鏗然有餘音便不減錢塘戰

鼓乃知枕上聽湯泉處處可得惜乎入不解也

每思古人一丘一壑之言以爲此真好山水者

蓋真好則一過心適之地必誅茆結宇耕雲鋤

月以終其身頃刻不可離矣若夫廣慕名勝徒

事游覽是山水奴僕耳至于鑿石引泉高臺複

字榮飾景物又是游人奴僕耳吾鄉趙凡夫庶

幾於此而舟建精藍亦覺多事大率山水如交

道知已多不足以言知已知已而感恩多則不足

足以報知已故好山水者必不廣陟山水得山

水趣者必不求多於山水

圓靜山房西垣小窓尺許啟之見鄰僧屋後梨

花一樹潔爛奪目少彌日光返射瓊影瑤輝映

入滿室青稱玉山朗照映人今喜得此玉樹

北地入春少雨每數日必一風風則草木皆變

柳之甲拆綻眼破葦垂綠無不藉風道路青草

亦然唐羅鄴春風詩云暗添芳草池塘色信不

誣也

從望湖亭度嶺五六里許爲臥佛寺寺前列古

柏百株翠色可憐度白石橋山門爲樓建白石

塔於上殿宇廊廡偉麗兩夾道皆僧舍向南層

列各精雅有致殿右側出小門西數十武有巨

石突然中立高可三丈鑿石爲級以上上有觀

音堂一楹前臨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

樹度橋爲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汎泉行遠迤宛

轉二里許則爲淨鉢湖波聲突復循水行二里

上嶺爲玉華寺寺當山口如甕口一罅外聯極

廣數大據平坡曠有幽致殿宇亞碧雲而僧舍

多果園花時如錦入山折高樹益嘉新松偃蓋

羽藤懸鉤迂迴林谷出沒烟雲寺極新煥石橋

傍緣以鐵鎖垂效望太和山也左入觀音閣閣

蕭散勝之殿後爲眞武殿石級僅十餘層而兩

峰對聳天柱石柱爲天柱峰也左入觀音閣閣

雲俱廊廡間物夜坐遲月上千峯次第掩映旋

泉數曲若縞帶銀繩浮光漾影于紺碧蒼翠間

右爲軒三楹御書來青軒憑欄遠眺翠深

露凌霜樹色有光無影山嵐宿霧微分此山中

第一景人不易知也

香山碧雲臥佛山本相屬游者亦無不並稱臥

佛稍久樹蒼古可玩而又多鳥擗秋晴滿山紅

樹掩映飛瀑其勝在泉香山之勝在逕逕之勝

凡濺石縈叢回湍咽漱飛絲挂布噴玉灑珠無

所不備度泉有鳥道行三里許得普濟殿寺寺

前一嶺上有小圃中一石如鉢水冬夏不涸取

汲多于此過此則山益深中有狼羆遂不敢上

而止

臥佛南度嶺三里許爲碧雲寺蒼松翼門遙見

翠微影組殿朱門亦自可喜入門殿宇大約同

臥佛而僧寮在兩廡後東西向單列無幽邃意

殿前二方池石甃楚楚蓄金魚游人以爲奇觀

右傍小徑至石壁下一泉出焉清甘可酌其陽

有方亭修竹參天大有瀟湘雨色殿後石壁甚

整爲于中寺故亦名爲于公寺

碧雲南三里許爲香山山逕兩傍夾嘉樹四面

音堂一楹前臨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

樹度橋爲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汎泉行遠迤宛

轉二里許則爲淨鉢湖波聲突復循水行二里

上嶺爲玉華寺寺當山口如甕口一罅外聯極

廣數大據平坡曠有幽致殿宇亞碧雲而僧舍

多果園花時如錦入山折高樹益嘉新松偃蓋

羽藤懸鉤迂迴林谷出沒烟雲寺極新煥石橋

傍緣以鐵鎖垂效望太和山也左入觀音閣閣

蕭散勝之殿後爲眞武殿石級僅十餘層而兩

峰對聳天柱石柱爲天柱峰也左入觀音閣閣

雲俱廊廡間物夜坐遲月上千峯次第掩映旋

泉數曲若縞帶銀繩浮光漾影于紺碧蒼翠間

右爲軒三楹御書來青軒憑欄遠眺翠深

露凌霜樹色有光無影山嵐宿霧微分此山中

第一景人不易知也

香山碧雲臥佛山本相屬游者亦無不並稱臥

佛稍久樹蒼古可玩而又多鳥擗秋晴滿山紅

樹掩映飛瀑其勝在泉香山之勝在逕逕之勝

凡濺石縈叢回湍咽漱飛絲挂布噴玉灑珠無

所不備度泉有鳥道行三里許得普濟殿寺寺

前一嶺上有小圃中一石如鉢水冬夏不涸取

汲多于此過此則山益深中有狼羆遂不敢上

而止

臥佛南度嶺三里許爲碧雲寺蒼松翼門遙見

翠微影組殿朱門亦自可喜入門殿宇大約同

臥佛而僧寮在兩廡後東西向單列無幽邃意

殿前二方池石甃楚楚蓄金魚游人以爲奇觀

右傍小徑至石壁下一泉出焉清甘可酌其陽

有方亭修竹參天大有瀟湘雨色殿後石壁甚

整爲于中寺故亦名爲于公寺

碧雲南三里許爲香山山逕兩傍夾嘉樹四面

音堂一楹前臨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

樹度橋爲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汎泉行遠迤宛

轉二里許則爲淨鉢湖波聲突復循水行二里

上嶺爲玉華寺寺當山口如甕口一罅外聯極

廣數大據平坡曠有幽致殿宇亞碧雲而僧舍

多果園花時如錦入山折高樹益嘉新松偃蓋

羽藤懸鉤迂迴林谷出沒烟雲寺極新煥石橋

傍緣以鐵鎖垂效望太和山也左入觀音閣閣

蕭散勝之殿後爲眞武殿石級僅十餘層而兩

峰對聳天柱石柱爲天柱峰也左入觀音閣閣

雲俱廊廡間物夜坐遲月上千峯次第掩映旋

泉數曲若縞帶銀繩浮光漾影于紺碧蒼翠間

右爲軒三楹御書來青軒憑欄遠眺翠深

露凌霜樹色有光無影山嵐宿霧微分此山中

第一景人不易知也

香山碧雲臥佛山本相屬游者亦無不並稱臥

佛稍久樹蒼古可玩而又多鳥擗秋晴滿山紅

樹掩映飛瀑其勝在泉香山之勝在逕逕之勝

凡濺石縈叢回湍咽漱飛絲挂布噴玉灑珠無

所不備度泉有鳥道行三里許得普濟殿寺寺

前一嶺上有小圃中一石如鉢水冬夏不涸取

汲多于此過此則山益深中有狼羆遂不敢上

而止

臥佛南度嶺三里許爲碧雲寺蒼松翼門遙見

翠微影組殿朱門亦自可喜入門殿宇大約同

臥佛而僧寮在兩廡後東西向單列無幽邃意

殿前二方池石甃楚楚蓄金魚游人以爲奇觀

右傍小徑至石壁下一泉出焉清甘可酌其陽

有方亭修竹參天大有瀟湘雨色殿後石壁甚

整爲于中寺故亦名爲于公寺

碧雲南三里許爲香山山逕兩傍夾嘉樹四面

音堂一楹前臨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

樹度橋爲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汎泉行遠迤宛

轉二里許則爲淨鉢湖波聲突復循水行二里

上嶺爲玉華寺寺當山口如甕口一罅外聯極

廣數大據平坡曠有幽致殿宇亞碧雲而僧舍

多果園花時如錦入山折高樹益嘉新松偃蓋

羽藤懸鉤迂迴林谷出沒烟雲寺極新煥石橋

傍緣以鐵鎖垂效望太和山也左入觀音閣閣

蕭散勝之殿後爲眞武殿石級僅十餘層而兩

峰對聳天柱石柱爲天柱峰也左入觀音閣閣

雲俱廊廡間物夜坐遲月上千峯次第掩映旋

泉數曲若縞帶銀繩浮光漾影于紺碧蒼翠間

右爲軒三楹御書來青軒憑欄遠眺翠深

露凌霜樹色有光無影山嵐宿霧微分此山中

第一景人不易知也

香山碧雲臥佛山本相屬游者亦無不並稱臥

佛稍久樹蒼古可玩而又多鳥擗秋晴滿山紅

樹掩映飛瀑其勝在泉香山之勝在逕逕之勝

凡濺石縈叢回湍咽漱飛絲挂布噴玉灑珠無

所不備度泉有鳥道行三里許得普濟殿寺寺

前一嶺上有小圃中一石如鉢水冬夏不涸取

汲多于此過此則山益深中有狼羆遂不敢上

而止

臥佛南度嶺三里許爲碧雲寺蒼松翼門遙見

翠微影組殿朱門亦自可喜入門殿宇大約同

臥佛而僧寮在兩廡後東西向單列無幽邃意

殿前二方池石甃楚楚蓄金魚游人以爲奇觀

右傍小徑至石壁下一泉出焉清甘可酌其陽

有方亭修竹參天大有瀟湘雨色殿後石壁甚

整爲于中寺故亦名爲于公寺

碧雲南三里許爲香山山逕兩傍夾嘉樹四面

音堂一楹前臨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

樹度橋爲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汎泉行遠迤宛

轉二里許則爲淨鉢湖波聲突復循水行二里

上嶺爲玉華寺寺當山口如甕口一罅外聯極

廣數大據平坡曠有幽致殿宇亞碧雲而僧舍

多果園花時如錦入山折高樹益嘉新松偃蓋

羽藤懸鉤迂迴林谷出沒烟雲寺極新煥石橋

傍緣以鐵鎖垂效望太和山也左入觀音閣閣

蕭散勝之殿後爲眞武殿石級僅十餘層而兩

峰對聳天柱石柱爲天柱峰也左入觀音閣閣

雲俱廊廡間物夜坐遲月上千峯次第掩映旋

泉數曲若縞帶銀繩浮光漾影于紺碧蒼翠間

右爲軒三楹御書來青軒憑欄遠眺翠深

露凌霜樹色有光無影山嵐宿霧微分此山中

第一景人不易知也

香山碧雲臥佛山本相屬游者亦無不並稱臥

佛稍久樹蒼古可玩而又多鳥擗秋晴滿山紅

樹掩映飛瀑其勝在泉香山之勝在逕逕之勝

凡濺石縈叢回湍咽漱飛絲挂布噴玉灑珠無

所不備度泉有鳥道行三里許得普濟殿寺寺

前一嶺上有小圃中一石如鉢水冬夏不涸取

汲多于此過此則山益深中有狼羆遂不敢上

而止

臥佛南度嶺三里許爲碧雲寺蒼松翼門遙見

翠微影組殿朱門亦自可喜入門殿宇大約同

臥佛而僧寮在兩廡後東西向單列無幽邃意

殿前二方池石甃楚楚蓄金魚游人以爲奇觀

右傍小徑至石壁下一泉出焉清甘可酌其陽

有方亭修竹參天大有瀟湘雨色殿後石壁甚

整爲于中寺故亦名爲于公寺

碧雲南三里許爲香山山逕兩傍夾嘉樹四面

音堂一楹前臨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

樹度橋爲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汎泉行遠迤宛

轉二里許則爲淨鉢湖波聲突復循水行二里

上嶺爲玉華寺寺當山口如甕口一罅外聯極

廣數大據平坡曠有幽致殿宇亞碧雲而僧舍

多果園花時如錦入山折高樹益嘉新松偃蓋

羽藤懸鉤迂迴林谷出沒烟雲寺極新煥石橋

傍緣以鐵鎖垂效望太和山也左入觀音閣閣

蕭散勝之殿後爲眞武殿石級僅十餘層而兩

峰對聳天柱石柱爲天柱峰也左入觀音閣閣

雲俱廊廡間物夜坐遲月上千峯次第掩映旋

泉數曲若縞帶銀繩浮光漾影于紺碧蒼翠間

右爲軒三楹御書來青軒憑欄遠眺翠深

露凌霜樹色有光無影山嵐宿霧微分此山中

第一景人不易知也

香山碧雲臥佛山本相屬游者亦無不並稱臥

佛稍久樹蒼古可玩而又多鳥擗秋晴滿山紅

樹掩映飛瀑其勝在泉香山之勝在逕逕之勝

凡濺石縈叢回湍咽漱飛絲挂布噴玉灑珠無

所不備度泉有鳥道行三里許得普濟殿寺寺

前一嶺上有小圃中一石如鉢水冬夏不涸取

汲多于此過此則山益深中有狼羆遂不敢上

而止

臥佛南度嶺三里許爲碧雲寺蒼松翼門遙見

翠微影組殿朱門亦自可喜入門殿宇大約同

臥佛而僧寮在兩廡後東西向單列無幽邃意

殿前二方池石甃楚楚蓄金魚游人以爲奇觀

右傍小徑至石壁下一泉出焉清甘可酌其陽

有方亭修竹參天大有瀟湘雨色殿後石壁甚

整爲于中寺故亦名爲于公寺

碧雲南三里許爲香山山逕兩傍夾嘉樹四面

音堂一楹前臨池右有泉有橋四圍皆石壁古

樹度橋爲隆教寺泉從寺前度汎泉行遠迤宛

轉二里許則爲淨鉢湖波聲突復循水行二里

在樹根之勝在新秀春時青石紫草高掩杏園

秋時黃樹蒼藤參差楓葉烏西山第一境碧雲

香山嶺上至碧雲僅二里許所經皆果園路左

右皆短石垣極有幽趣

山中最名者杏花間有桃花杏花較江南甚白

山桃花瘦而絢淡李花襯艷倍江南所以花時

入山遙望滿山如雪僧舍間有海棠甚珍然亦

玉質微捎生紅不似南中深紅也

春暮坐臥佛後泉水頭聽泉聲漫亂而下澗邊

繁英飄墮時繁結如搏旋轉久之始得下駕賓

王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爲此詠也

香山南爲門頭村村後爲萬安山山門上建白

石塔爲弘教禪林入門爲大神通塔院登山逕

臨大壑二里有石橋度壑爲普家廟徑轉折而

上緣以青垣仰望既少致而室宇前復不得外

眺從東廈側有徑徑有臺眺王東西滿如鏡惜

不於此造作室稍北有樓五楹檻左登石逕得

寬三四十丈大亭據其陽可四眺入寺殿宇亦

寬廣殿後有泉飛遠方丈而行甚清列循舊城

不半里爲古聖祠中列聖賢像甚湫隘而且傾

地矣前上石磴二十幾級中峯參登石磴三

磴皆三四十級入門中堂五楹翼以廊廡俱精

舍中庭高松蔽蔭不見日光門右疊石臺趺坐

亭亦名來青軒適當山口望千里平蕪悠然心

遠西山中最勝此爲第一

曹家廟至中峯卷凡數里道傍雜樹深秋時蒼

黃紫翠無所不有菴居最高處傍菴多古松松

間鼠時竄足上下絕不畏人

由古道尋道上嶺云可度平陂余以足疲不能

往竟中止下一嶺俯瞰香山臺殿樓閣參差松

龍沒霧藏泉歸淪松蘿若雪濤初湧碧霜破剪

滿室作九曉香氣恨無人共賞適小童在都城

來攜仲含廉至中云二十二三當訪余于山中

覽之喜甚廻還復閑啜至七碗乃罷

中峯下有鮑中貴墓建香火名延壽菴前樹高

垣兩傍爲門相去二里許夾路古槐中通廣道

門外二松皆合抱千枝交起翳晝繁廣門內二

百步至山門橫倍之石級左右屏列松四株虬

輪層蓋如畫老勝於門外入門復分立四株庭

登平陂最艱獨宜花時秋日然其妙蓋在四散

精藍古刹尋幽探勝集勝有餘興令人忘歸也

平陂南數里有碑南山第一路路甚廣道傍皆

古槐路砌紫圓石鋪築淨無塵人烟鶯犬縹渺

爲比也

中峯下南過龍泉禪林爲靜妙庵亦名勝公寺

蓋勝中貴墓也由朱欄版橋入門寺極華飾方

丈在左甚寬廣出門循大道而南度惠寺慈

應寺崇壽寺宣化寺俱荒陋而石塔隣峋紺殿

隱見於松柏蒼翠間極爲行人點綴數里至萬

佛閣久圯新葺閣尤整中三楹供佛東西皆書

室極精潔几榻皆文梨赤楠僧大圓一高足甚

部秀熟諳內典過寺爲杏子口過嶺道傍皆杏

杏皆百餘年幹老勁絕似金陵靈谷梅山上杏

較道上稍小數里爲嘉禧禪林古柏四圍外不

見寺再數里爲善應寺登山即平陂逕矣始上

山度石梁二三坡甚峻上漸平逶迤數里幾至

山頤乃得寺爲大圓通殿前松甚古寺俱頽廢

出寺門左渡澗澗中石俱有金銀星上里許爲

寶珠洞洞不盈丈有僧寮在焉從山凹處見杏

子嶺北諸山水極可喜下山俯見杏林真如堆

雪又似姑蘇玄墓山間梅也山右有龍泉菴龍

雪又似姑蘇玄墓山間梅也山右有龍泉菴龍

雪又似姑蘇玄墓山間梅也山右有龍泉菴龍

雪又似姑蘇玄墓山間梅也山右有龍泉菴龍

雪又似姑蘇玄墓山間梅也山右有龍泉菴龍

動墟烟曉陰明晦斯夕變態百出不知於斯言

何如也

雲中不減武陵居過承恩寺里許爲海藏寺循爲徑徑兩傍俱嘉樹幽古倍勝他山三里許爲寺四山騎羅相圍獨此寺若當关口殿後方丈最高望藍溝崎一帶水萦繞行旅車騎可數山中遠帆處不少而此以得水爲勝下寺門循古道一橋當澗道三分一通寺一通山後一通上普濟寺普濟太枯寂爲度嶺處

西山固多佳勝然未得勝已先碌碌塵埃中數十里矣不若覓禹青龍玉泉間出門便是山陰道也惟雪中策蹇登山爲一快耳

功德寺前度澗循水行直至玉泉寺門南二橋過金山寺橋蜿蜒六七里孤蒲菱芡綠柳青楊叢蘿屬繹其間絕岸頽堤芳洲曲澗紅彩碧滋

療然奪目竟日如在鏡中行衣無纖塵也

燕山極宜括總家寺皆合抱云是八十年物中峯菴曹家廟云是三十年物

山中諸泉圓通寺前水第一甘清香冽皆脩寶瓶次之甘稍勝平波諸山稍淡碧雲玉泉稍軟鳥龍潭大淵矣

眉山郭忠恕贊空濛寂寞壓烟雨滅沒只此八字

一幅生綈墨妙嚴然在前非深於畫者不能爲此言亦非深於畫者不知此言之妙余所寓山房僅得客牕四山圍繞掩映垣牆窓前垣缺處從株楊景裡見朝一片湖光千峯倒浮

山行雜記一卷

明宋彥撰彥華亭人與趙宦光同時嘗至京師歷

遊五泉香山因紀其園亭刹巖壑之勝蓋亦學

游城南記諸書而作然考據多疎如中稱玉泉道

上有壯節祠碑稱崇安侯譚公而無其名疑爲靖

難武臣戰死者案崇安侯譚淵從成祖起兵於永

河戰沒子孫得世襲侯爵當時如鄭曉玉世貞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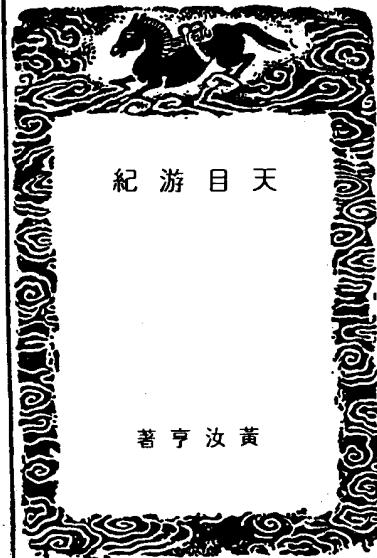
著書內皆詳載其事而彥不能知亦殊昧於典故矣

山行雜記

天目游記

天

著 亨 汝 黃



天目游紀序

錢塘山水軟美夷易草木之妍舟車之安
造物者東而聚之以供遊人至西湖而極
矣若刻峭幽迴水梯造天蠶室峰房拊檻
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溜物外之士往往
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衲子所偏
私遊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煙姿物

序

色業恣取而獨會又以其餘扳蒙密陟嶺
岨爭羽人衲子之所擅不已奢耶夫遊之
爲道仁者暇智者賜勇者決三德備焉缺
則無以爲遊志五岳者吾讓其廣保一丘
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
廣浸杖屨必通有同吾好者褰裳從之斯
予志焉而若推若挽又類有物王之予嘗

汎胥口登洞庭三宿天目洞庭天目皆峙

爲東西予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
謂三緣合則得之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

不偶也猶記曩宿幻住辰起見白雲如海
海中萍藻數葉蓋下方峯首云翌朝徙師

子岩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幻矣貞父
所見雲似猶逐師岩而雙清庵轄煙囊所

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

洞天妙喜巖泉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
聞有客先予來泉間石上數撫掌絕倒者

其貞父也天

歇菴居士陶望齡書

天目遊紀

武林 黃汝亨貞父著

華亭 陳繼儒仲醇訂
繡水 沈啓先鼎生校

天目稱吾浙名山不佞生平作十餘年天目想
未遂今夏偶得從鍾陵釋肩歸居西湖月餘人
事亦復如結此興勃不能已秋山固佳聞天目
遇九月寒甚不可登遂以是月二之日夕發然

天目遊記

炬行野間如迅鳥赴林十餘里赴佛慧寺賦公
之約時已過晚鐘三五刻石林兄弟僧持燈候
山門矣明宗詢禪師夙有同遊之期家姪茂材
此興不淺次旦俱邀至佛慧從錢塘歸純中明
府假輿馬是午至卽從西溪行石徑中竹樹溪
蕩所過饒野趣便輿市喧逕絕晚至禹杭程明
府以報滿出次日承成君促輿馬至卽出城西
門間所謂大滌洞霄者而登焉徑亦自野間行
八九里許有竹十餘林俱密陰濃翠日影不得
下漸近山漸佳左右俱巖岫曲折幽絕溪流齒
齒從澗中下聲砰磕從巖齒間出稍進而小橋
泉石更清澄可羨旁多白泥初視之如堆玉積
雪似可觀聞之人言白石在本山三里外近爲
市人琢之入溪搘爲粉取重貲爲此山聚裁又
恨無力掃除之耳未幾老道士周尚文出迓至
洞霄殘碑下文字剥蝕不可讀書法近晉唐人

天目遊記

筆甚佳又上則洞霄宮殿宇也按志茲山爲大滌玄巖河天漢武元封三年始建宮廟歷今五百餘年唐建天柱觀歷宋及我明俱遣使崇奉之甚盛今半頽殘矣獨玉皇殿係宋舊物木皆用柏無塵三清殿係郭真君結茅處已非故木方丈有晦翁提舉洞霄宮像在一扁金書方午遂呼道士引至大滌洞深負印漢武投龍簡之所持火炬迺得入行里許有唐宋人留題滅沒不易辨石色如蒼黑玉中縱橫白文如駒又似飛雲片片志稱中有白鼠玉芝未得見于中國者三此其一也其上有棲真洞暮不及登又亭有飛玉宜霜泉有鏡潭無骨筭名字俱佳已堙沒未得獨撫掌呆在宮廁下昔人撫掌天目遊紀五

湧泉處今已泥濁佳者已入于贍品題所稱青蛟舞洞中飛鼠白鴟翻是也自洞霄而下溪山荒落居多晚入臨安則樊明府已縣禪僧寺矣是晚樊致虛進士再晤公署有別詩宿化成寺五日從化成寺驅車出城南門從瑣山鳳岫而上爲玲瓏山石磴蜿蜒長若幽壑凡九折似霸鷺踏光山徑徑中書九折巒三字乃蘇子瞻

其上有石巨丈許如長榻石下泉淙淙似枕間過題醉眠石三字亦坡公筆微醉高臥據石枕流大快事也石上羅漢松一株蒼葉老幹可合抱定千年物又爲三休亭殆取摩詰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之句再上爲辛夷亭有辛夷洞天福地四字骨力清剛則宋理宗筆也是日方午遂呼道士引至大滌洞深負印漢武投

一株枝幹疏勁洪先生古本有飛來辛夷花句浮玉生爲識其系枝五亭旁角折蠻對有石流泉珠如乳甚佳峻上可里許爲石佛殿殿旁鐫天目遊紀六東坡山谷佛印三像前邑令爲之甚鄙俗稍左

雪汎漾水壺坐聽之令人形神俱汰其前萬山合嶂空濛間縹煙浮碧與虹光雲瀑相映射它山未有真勝境也轉而上則昭明禪寺矣此山爲梁昭明太子翻經處兩目皆以擅勝殿左有寶誌公像又有昭明像朗秀絕倫旁爲千佛閣七之朝自東目折而下天日清和如春晴山葉千步清公氣相逼而來與明宗師靜修所是爲平縞帶一名玉澗泉蓋東明祖師靜修所是爲平石險仄不能駐屐過此寢坦如布又四圍列嶂如屏飛泉漱石大如霧隱山之迴龍澗澗色如虎山前後密陰竹色頗佳又折而下二里許砂縞帶一名玉澗泉蓋東明祖師靜修所是爲平溪庵逆而上仍憩昭明寺時夕照既下初月輝烽出松頂上又寺前有大杉數樹高廣可垂蔭啖而起宿作西行之策

天目遊紀八

七之朝自東目折而下天日清和如春晴山葉千步清公氣相逼而來與明宗師靜修所是爲平石險仄不能駐屐過此寢坦如布又四圍列嶂如屏飛泉漱石大如霧隱山之迴龍澗澗色如虎山前後密陰竹色頗佳又折而下二里許砂縞帶一名玉澗泉蓋東明祖師靜修所是爲平溪庵逆而上仍憩昭明寺時夕照既下初月輝

人皆攜首答云是開來使穴礦處也無何至西日山腳號雙清庄亦取昭明浣清兩眼之意僧房煙奏凡四十有六而毒霧四塞逼眼角亦爲黃礦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地不意遭此刦灰無論千年之樹摧枝折幹卽僧人聞而奔死者若干衆聖王何從聞知予亦悲酸低首不能答稍徙而上干步爲白雲竹房去礦所稍遠遂宿焉作志感詩一首次登從白雲曳輿左

天目遊記

九

徑上稍南有旭日峰西爲紫微峯東北上有昭明峰又西爲仰止橋亭水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繫藤蘿如錦一峰中峙四面翠微俱落故名倚翠峰又睨而望一峰石孔攢聳千億計似峰科塊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花石峰右丈許作障澗水旁激溜奇砰湃沸磬戛隔石喧響若答亦奇聞也山半有亭稍左上爲下觀音崖岩內小方盈幅尺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外縣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坐僧云醴雨輒應又左轉爲上觀音岩西有鶯歌石酷肖岩有數松皆清特四面險絕無登貪者不能取又上有眠牛石相傳高峰開山時聞牛聲趣視忽不見至今有牛蹄圓跡如印云據此則攢玉峰立玉亭可眺而望稍上爲眞際亭高麗國王與中峰祖師參會就法處方在半山時雲

天目遊記

則具區茗雪敬亭白岳巖灘富渚可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露滑滑欲

武爲着衣亭向綠寺僧會衆祝天壽於此更着法衣上殿卓光祿易爲振衣亭似無當歛殺而上卽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已從殿左只

尺上斷巖尋爲斷巖祖師塔此老苦行是高峯最得意弟子陸太宰五臺願其堂曰坐斷于巖塔頂受摩久晶晶發白玉光門外杉樹大四圍枝如擎臂從斷巖塔而上十餘里爲金仙絕頂

樹木稀少惟長徑數里卽就山石磊砌而成僧云是語溪呂公希周所助不意呂公于此存一善狀去頂少許有僧行解石幾廿餘扇鉅石如屏橫可三十餘丈高可五丈其上俱雲跡霜痕

如龍馬文五色又如唐宋錦此見化工點染之妙不佞顧謂明宗就此可作雲縫詩寄劉幼安司成也諸君歸散立者如璣如削如蹲踞如甲胄不可勝狀至頂則爲四僧行解石處石板薄不盈寸長僅丈許解文一線可穿而望有全解者有解及半者有倒解者神工鬼斧所不及也

天目遊記

十一

自吾西行未見其侶也廢旁上有石崖亦絕壁

嶺南僧悟靈居之氣宇靜秀定可作兩峰白足石靈木攢聚獻狀明宗師怯不及登余偶向悟靈僧言公氣槁矣而眼太活答曰也消活轉予隨應曰且死着逐疾而起步爲悟道亭是中峰二十五條法衣尚在布薄于紙而色香褐近世未有稍西爲真氣洞僧云冬燠夏涼其息自蒸過此爲玉柱峯峻立十餘丈廣幾二畝許險絕無石鄰旁二松特挺其奇頂五松俱高不可

天目遊記

十二

未有稍西爲真氣洞僧云冬燠夏涼其息自蒸

過此爲玉柱峯峻立十餘丈廣幾二畝許險

絕無石鄰旁二松特挺其奇頂五松俱高不可

攀行頃之得松徑竟三五里許皆松可數萬頭
香氣菲菲襲人郁烈異常徑似西山弘光寺而
廣長勝之過此則高峰祖師塔院矣法身存張
公洞卽獅子巖內像甚尊嶮亭謂明宗是此老
枯木寒冰意味也塔西覆盂卽中峰所結相繞
禮三匝而退巖傍爲象鼻峰巖上有飛雲閣閣
下爲千丈巖巖陡絕慄悚不敢垂視其下卽
此老布軟梯度接人處吾友處長篇題其塔前
曰師吼一聲壁立千仞甚足傳神而俗子易以
他對可恨塔有銅鉢一朱色梵文甚古大漆孟
三蓋高麗作中峰師供者轉以供師云其右入
爲活埋巖蓋高麗唐中峰處云吾師活埋於此
乎是地馮開之司成俱有詩與明宗次韻題之
而活埋庵之前爲香爐峰是時日方移午晴輝
翠色自峰際落上參雲漢下俯群岫爭妍競秀
秋爽都集剛逢九日高踞峰頭吟昔人醉把茱
萸詩因題

夫日遊紀 南
薄大都以竹居勝綠陰翠靄時拂披襟帶鳥
語頗清多不似兩天日頭寥絕無鳥聲日未夕
投中峯南院宿從院背小徑仍行竹間翠陰郁
穠林林干立天光從竹隙入予從來看竹無此
地幽暢也因以刺史問萬松塔及月亭千松塔
爲得衣卷是陸太宰沈中丞碑記婉骨處也塔
所居菖蒲田環山繞林俱饒蒼翠色而紅葉燁
燁出秋林中更覺艷絕仍歸院長臥樓上爲十
三朝矣蚤起飯院僧引看妙喜卷爲大慧杲禪
師塔果師有像清美無倫庵名蓋宋李宗所題
也又迤而塔後行竹徑上殘碑爲四十八代端
日已夕仍還雙清竹院宿覺露氣山光尚拂拂
襟袖間次第計尋故道作徑山遊矣

夫日遊紀 上
徑山在臨安北三十里東西天目山之徑也
九日晚宿化城寺次日卽欲朝發而同年汪允
廉至引裾留醉予笑曰固勝孟公投簾雅情耶
觀和尚從長安歸遼處因記予往者逢此公於
長安西掖門外隔面送語遂成異世生平雄心
霸氣寃冤此寂寥中不可謂無因世間一切法
何處可住爲之大息起仍右轉竹叢中有靈鷲
塚在焉此鷲不食生類唐國一欽禪師會衆說
法時時姑聽因師去長安長陽三日而死乃信
一切衆生具佛靈也志尚載靈兔塚今不知其
處鷲塚下爲喝石庵石碎爲二屏張笏立上下
可十丈餘乃巾子山人持呪立喝神通現示此
非擬議可及開山欽禪師像較大慧更超秀而
長耳似法相止乞霧人也此下有香水海
泉瀉可啜仍歸南院飲卽從徑山東南下入禹
杭東南徑迤折十餘里大都巖岫澗泉相錯落
間以竹色不似西徑竹樹居勝晚仍禹杭公署
宿十四日永成君促集廬駕行人西溪一帶烟
雨微濕翠竹林荒不甚減徑山西境小憩永興
寺爲馮開之司成中興池有濟頭和尚無尾螺
紀此遊草而賦公有孫方垂髫予發足時持紙
索書尚健如虎歸時忽聞物化驚嘆無常迅速
如此人生不五獄遊而五鼎食何爲因思向平
侯嫁妹畢游名山語亦貪天幸令婚嫁未畢卒
然不可知此身不賞俗死耶明宗聞之大嗟促
予疾革此紀而各得詩如千首是遊也幸而得
三緣前後十餘日俱晴霽似春無片刻陰雨有
天祿靈巖名刹秋林肅所在猷勝有山緣一得
明宗禪侶而家姪載筆以從所逢山主賓俱供

應無勑色有人緣卽予生平好遊亦何能數數
得此投之名山作入林佳話耳九月秋紀成爲
十六日

天目游記一卷

明黃汝亨撰汝亨有古奏議已著錄是記乃汝亨
與佛慧寺僧同遊天目山而作序是山景物頗詳
然記中敘月敘日而不敘爲何年亦行文之偶疏
也

天目遊紀卷

羅浮志

陳撻撰



羅浮志卷一

明 東莞陳 撻廷器撰

予家寶安去羅浮不二百里而近常天宇澄碧山色巒巒在眉睫間今雖宦游於外而寤寐未嘗忘也永樂八年秋八月予自潯陽考績至京師偕同邑徵士袁友信訪神樂觀道士徐子明鄧能宗談及茲山之勝徐鄧舊住山中因出羅浮志乃宋是庵王肖所輯而後人所續者惜非刻本卷帙弗全字多舛誤幸而指掌諸圖記猶在有足徵者一人固請釐正刪補予嘉其意之勤遂爲之考訂去取棄而成編增至十

羅浮總論

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云浮山自會稽來博於羅山故名博羅山閩中記云郭璞以福州霍童山卽是羅浮耳羅浮記云浮山乃蓬萊之一島堯時洪水所漂浮海而來與浮山合而爲一个山上猶有東方草木及翡翠五距越王山鷄元和志云山之峯四百三十有二南越志云山之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二十七里十五嶺三十二峯九百八十瀑布本紀云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五百二十七里茅君內傳云羅浮山有洞周回五里名曰朱明燭真洞天又曰句漏洞天東通玉星北通岱岳西通峨嵋南通羅浮有洞房石室七十餘所有瀑布垂流三十仞有奇石如削成謂之石櫻山上有湖岸周回五里常應海潮此蓋前代紀載有不可得而致詳者然其峯巒雄秀泉石清妍巖洞幽深雲霞明媚至若珍禽奇獸之繁育異草名花之駢生與夫琳宮梵宇之勝仙釋靈異之迹往往而在即之者如在蓬萊員嶠間也以其名迹著者表而出之俾知羅浮之勝不在五岳四鎮下也

洞天道經云第七洞天

朱明燭真洞天在羅浮山青陽先生治之朱桃椎爲朱明洞主

福地道經云三十一福地

泉源福地在羅浮山頂。鄭思遠鍊丹處。華子期治之。

山

白水山在羅浮東麓。舊有寺及羅水崖。有巨人社。名佛迹。瑤琨山在羅浮山之東。山下池中有瑤琨。因得名。

泉源山在羅浮二山接連處。俗呼分回。泉流湍急。東流東山西流西山。其下各成潭。

玉鵝峯在羅山。俗呼鵝嶺。下接風洞、雲洞、雨洞。在太慈寺洞內。

鐵橋峯在羅浮二山相接處。昔人遇鐵橋於此。

麻姑峯在冲虛觀之西南。麻姑壇。其上常有霖雲。

丫髻峯一名雙髻峯。在蓬萊洞之左。

上界三峯上接鐵橋峯。高三十仞。在烟篘中。人莫能到。香蓋峯、舍真峯、櫻桃峯、拋毬峯、刀子峯、錦繡峯、黃

猿峯、致聰峯、大旗峯、小旗峯。雲母峯、鶴龜峯俱在東。

飛雲頂高出諸峯上。白玉蟾有詩。

羅漢巖在寶積寺後。或云有穴通金壇山。

伏虎巖在羅漢巖後。隋惠越居此。常引虎枕其膝。因得名。

青羊巖在上界第三峯頂上有羊迹。

滴水巖在幽居洞之後。

君子巖在長春觀前。

雲峯巖在蝴蝶洞上。

通天巖在君子巖側。

洞

夜樂洞在上界三峯下。昔人叫仙樂於此。因得名。

黃龍洞在延祥寺之西五里。南漢於此建天華宮。

朱明洞在冲虛觀後。道書云。朱真人所治。棲菴不可入。

觀源洞一名麻姑洞。一名藥院。在冲虛觀南。葛仙翁洗藥之處。

石洞在明禪觀後。即鄭仙騎牛入石處。莫道人結庵居之。

幽居洞在冲虛觀西北。有鄒公書堂。

蝴蝶洞在雲峯巖下。洞多蝴蝶。相傳云。葛仙遺衣所化。

水簾洞在雲峯巖前。水石最勝。張祿書留丞相讀書於此。

石洞在明禪觀後。即鄭仙騎牛入石處。莫道人結庵居之。

蓬萊洞在白鵝觀之東北。
獅子洞在延祥寺西。舊有道者普通結庵于此。詳見王山獅子菴記。

野人洞即唐王觀所居處。

桃源洞昔王寶在此坐化。李文溪有詩。

金沙洞石臼洞。朱冷洞。秦和洞。歐陽洞。赤水洞。白雲洞。白角洞。大慈寺洞。古老洞。白芒洞。枕榔洞。大坑洞。

以上諸洞昔人間有題題。

風凰谷在夜樂洞西。舊傳谷有鳳凰出入。

青霞谷在冲虛觀後。蘇真人脩真之所。

風凰谷在白鵝觀東北。或云穴中有路通眉州。晉單道開蟬蛻之所。

穴

蛇穴在白鵝觀東北。或云穴中有路通眉州。晉單道開蟬蛻之所。

坑

龍王坑。景泰禪師說法於此。有神龍來聽。因得名。

澗

蒲澗東坡白註云。安期生之故居。澗中產九節菖蒲。

溪

雲母溪在鳳凰岡下。其中出雲母石。

羅陽溪在雙髻峯下。出龍蕊竹。

潭

鳳凰潭在鳳凰谷。昔有鳳來浴潭中。有五色雲氣。

上中下龍潭亦名西龍潭。有瀑布泉三十仞。

東龍潭在藥槽下。潭上有五龍堂。

犀牛潭在夜樂洞側。昔人遇仙騎犀牛於潭上。至今石上有迹存焉。

瑞池在山頂。又名龍母池。神仙常宴於此。

阿耨池在飛雲塔之西。景泰禪師入定之處。

夜樂池在飛雲塔側。池中夜有樂聲。

白蓮池在彩雲軒前。

流杯池在藥槽下。昔有八仙會飲於此。其餽石上有八仙時刻。

園

羅浮志 卷一

六

鳳凰巖 在泉源山背何仙姑所居。

石

佛迹石 在白水山有佛迹甚異。

試劍石二 在夜樂洞中軒轅仙人試劍一在雙髻峯。

八仙石 在涉水池上。

伏虎石 裴竹 有詩

泉

錫杖泉 在寶積寺梵天禪師駐錫之地宋唐子西有卓錫泉記。

瀑布泉 在夜樂洞中上界三峯側飛三十仞

小水簾 在明福觀左此處多隱者庵

湯泉 在白水巖佛迹寺西眉山唐子西有記。

梅花村 即趙師雄醉臥梅花處。

洞天藥市府判陳應斗有詩云財後應難一一傳多將盡藥種神仙禽獸桃枝懸盡走世間。

門

石門 朱南金有詩云蒙茸披蘚自成蹊兩扇巖扉丈尺齊說與白雲休鎖鑰函將千古指人迷。

羅浮志卷二

寺觀樓閣堂軒庵亭院堂廈塔橋道殿碑、佛像、並附。

凡山水之勝者多爲琳宮梵宇所據矧羅浮爲嶺南名勝哉初山中寺觀樓閣之建非止一所金碧丹青之飾熒煌燭于崇岡秀嶺之上誠一時偉觀也歷年既久摧廢益多幸而存者今亦無幾豈物之興廢亦有數耶洪惟聖明廣雍熙之治脩廢舉墜實惟其時當見休祥沓至龍章臺崇恩輝煌照耀林壑而表偉觀於千萬年也今以前代寺觀樓閣諸名徧述於後俾採奇嗜古之士遊觀茲山者有可考云

寺

延祥寺 梁蕭晉建唐朝賜額。

寶積寺 在山腰三里餘宋朝賜額。

龍華寺 在山下有昌福夫人祠。

南樓寺 在石樓之南因得名。

資福寺 在山下。

東林寺 在雙髻峯下。

花首寺 在黃龍洞西。

冲虛觀在延祥寺東七里。

酥醪觀在冲虛觀北葛仙北山庵基。

長春觀在酥醪觀西北乃南漢天華宮俗呼爲南天華。

明福觀在冲虛觀東三里南漢所建亦名九天觀東坡先生書額。

白鶴觀在冲虛觀東葛仙東山庵基。

大小石樓在山上十里。一樓相去五里其狀如樓有石門俯視渤海昔東坡有記云夜半見日出。

蓬萊閣在逍遙軒前。

中閣在山腰三里唐僧懷迪所建。

澄虛閣在冲虛觀。

御書閣在寶積寺藏宋太宗真宗仁宗御書及景德賜佛衣嘉祐賜藏經。

圓通閣惠陽鄧詒有詩。

堂

鄭公書堂在冲虛觀西北宋太府寺丞鄭珍嘗讀書於此因名。

何仙姑祠梅嶠有詩。

昌福夫人祠在龍華寺。

軒

遺履軒在蓬萊閣後鮑仙葛仙夜談之所。

綠雲軒在麻姑峯下。

東軒近白雲庵。

庵

黃野人庵近冲虛觀黃乃葛仙門人也嘗有吸虎守之。

天華庵陳自立有詩。

慈濟庵在黃龍洞。

白雲庵舊有茶庵住庵者不著姓名但稱逍遙子今茶庵亦名逍遙庵。

雲峯庵昔有住庵者髮黃如金耳重聽不下山者三十七年雪庭趙汝馭有詩云一庵移向白雲深丁卯

年來住至今鳥並鳴都過耳心如鐵石髮如金。

見日庵在飛雲頂上趙雪庭告命黃道人居之有詩云莫把桃花誤世間日方明處隱尤難道人辦得心堅固好向飛雲頂上安可賦庵乃畱丞相書堂在梅花村。

松風亭東坡有羅浮松風亭見梅花詩。

西華道院在明福觀張元庵退居之所。

野人庵祖無釋有詩。

臺

瑤石臺在浮山接鐵橋峯高五百六十丈有奇。

花首臺在黃龍洞西後改花首寺。

釣魚臺在冲虛觀左。

壇

明月戒壇在延祥寺唐時度僧於此受戒。

朱真人朝斗壇在朱明洞口蘇子瞻云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

花首壇在黃龍洞佛書云花首菩薩五百會於此。

劉仙壇在雙髻峯乃劉尚真人打坐處石壇高百丈左右生竹葉符鎮壓蛇虎。

百尺壇唐明皇遣人祭山所。

塔

阿耨塔景泰禪師入定處一云梁肅肅建塔三十六所今猶有存者。

飛雲塔在山頂上景泰禪師所建。

天漢橋在雲峯巖前。

金仙橋在冲虛觀前。

鐵橋橋有石路石柱望之如橋在羅浮二山相接處雲霧常蔽人迹不到乃神仙之境。

窟

丹窟在冲虛觀東坡書鐫川丹窟四字。

藥槽

藥槽在流杯池上葛仙翁搗藥之所傍有白三處。

丹

水碓礎。在香積寺東坡有遊香積寺見水碓礎時。

家

衣冠冢。在冲虛觀葛仙尸解葬其衣冠。

家

鐵佛像。在延祥寺西域所獻者。

家

銅佛像。在寶積寺東坡遊山記云。飲景泰泉。禮天竺瑞像。即此也。

家

鐵玉皇像。及二侍從像。在冲虛觀南漢所獻。

家

鐵佛手。延平陳瓘有詩。

家

唐水樂道士侯道華。嘗遊羅浮後得道。上帝賜其姓名李內芝。道華竊食爛天師丹仙去。永樂有無極巢。

家

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云。

家

記山元卿蔡少霞事

唐有人夢至羅浮。見新宮作銘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至羅浮。人遺其書碑。末題云。五

雲閣吏蔡少霞書

題景泰禪師錫杖泉

予昔自下入淮。泛江泝漢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揚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駿。水益甘。則又知南江實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

名何蒼之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行童。兒狀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蒼之字曰。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書松惠陽集成鵞公序。金錄此事。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行童。兒狀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蒼之字曰。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公文集中錄其數事。登于志。擬因取之。與山中靈迹。物產合而書之。以便觀覽。

東坡雜書數事。跋單道開傳後。

葛碑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沒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碑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子內篇論皆不

及道開。豈碑川昇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耶。碑川乞句漏令遊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至和初。而道

開自鄴至江南。在昇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碑川先化也。紹聖四年九月。余始至羅浮洞中。閱

山中人。則道開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告此傳。遺冲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葛仙云。服雄黃。以松脂和之。令人長生。除三戶。玉女來傳可役鬼神。玉女嘗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

記羅浮異境。葛仙云。服雄黃。以松脂和之。令人長生。除三戶。玉女來傳可役鬼神。玉女嘗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

宮採木。述於山中。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居民飲酒。爲詩一篇。曰。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虛觀長壽觀。中路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踞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詣

之。至則人至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

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亦何足。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有緣也。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黃龍洞此地即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僧徒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深通山。往來山洞。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皈命。則知劉氏爲宮室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督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筭矣。

民得古劍

後唐天成中。羅浮山民掘井得古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以獻。僞漢主劉陟。國人莫之辨。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丁亥年降誕。是已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

樵人遇仙

白水巖羅浮之東麓也。有樵人登絕頂。忽遇長湖。中有小石橋。僅可容足。隔湖有二人對棋於林下。傍列

記石

樽設異果。有二小童侍樵人。憚而歸。集鄉人共求之。已失其處矣。

瑞光

唐白樂天太湖石記云。奇章公嗜石。東第南墅。列而致之。以太湖爲甲。羅浮、天竺、次焉。則知羅浮之石。自唐以前珍重之矣。然亦艱得也。

瑞光

羅浮山頂常有電光。每番舶自海外來。未千里間。則見山頂有光閃閃如電。卽相喜賀。舶人嘗以此爲候。

慶雲

宋孝宗淳熙元年。惠州守臣秦詔建廟于羅浮山。歲事之日。天容紺碧。風氣清美。醴壇西北。慶雲見輪囷。

龍蕊竹

龍蕊竹大可十圍。世但聞其名。而不識其物。水簾洞有道人庵。忽遇道侶。自百姓黃訏宿一宵。及去。留下青玉蔑一條。可長二丈餘。而無節。蓋龍蕊竹也。或以道侶爲黃野人。

九節菖蒲

九節菖蒲產於羅浮西麓之蒲潤石上。一寸九節。紫花者爲佳。秦安期生嘗採食之。山中人以七月二十五日爲蒲潤節。蓋安期生以是日在蒲潤上昇也。

金線草

金線草、山中蠻異草也。

七星松

七星松多產黃龍洞。

竹葉符

羅浮志 卷三

竹葉符可以鎮壓蛇虎。蓋竹葉上有文如符篆。故云。惟劉仙壇左右有之。

丹爐泥

萬辟川在羅浮脩鍊及仙去人於其鍊丹處。道士爲丸可以療病。

瑞臺石

羅浮有七十二石室。而瑞臺石最佳。林頤有詩。

御園柑子

山中舊有柑子最佳。唐朝亦嘗充貢。故有御園柑子之名。

石刻

昔人篆書羅浮二大字。廣一丈許。刻於石。

曉虎巡山

茅君內傳云。羅浮山上有湖岸周邇數里。皆應海潮。有鐵橋石柱。人不到者。而有曉虎巡山云。

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時不見。若士大夫將遊山。則先翔集寺僧以此爲候。其尤可愛者。朱藍正色。

若朝服焉。鐵冠黑色者。司其進止。余裏公靖有五色雀詩。

紅翠

皮日休寄趙軒轅先生所居詩云。紅翠數聲瑤室響。註云。紅翠鳥名也。

陰長生，新野人。明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太和山中，與明生遇。遂師事之。明生不授以道，居十餘年，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長生敬彌篤，明生數因言詭失之隙，屢責罵之。長生和顏悅心，奉謝不及。積二十年，明生始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財。今以葛草之中，復居羅浮山鐘橋峯下。後入忠州平都山，修鍊服丹。白日昇天，著書九篇，多言上古仙者，不可具記。」

蘇元明

漢人

蘇元明不知何許人。嘗於羅浮山青霞谷修鍊大丹。後得道，不知所終。

任敦

漢人

任敦，博昌人。少在羅浮學道。後居茅山南洞，行斗步之道，及洞元五符，能召役鬼神，隱身分形，嘗居山谷虎狼不敢觸犯。

楊俊

漢人

楊俊，字翁仲，錢塘人。明經術災異，晚爲交趾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服之道成，嘗往來羅浮云。

鮑觀

鮑觀，字太元，陳留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

驗觀，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後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以自濟。時葛稚川居羅浮，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返，或怪而候之，則雙燕也。塘城集仙錄，觀以女妻葛洪。觀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城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箭矢中聞其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城奔走，城平之後，收刀別復非之。晉書云：「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疋。」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郡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

所愛執。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悉得其法。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還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妻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云：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駿足則能追飄風景。猶欲戢勁翮於斥鴻之羣，藏逸迹於跋驥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鷹之毫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

朱蘊芝，不知何許人。隱羅浮山，安期生授以金丹之旨。後得道，治朱明耀真洞天。陰長生

漢人

羅浮志 卷四

二五

著曰。內篇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歲之名山。且欲織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元蹟。析理深微。後忽與謀疏云。當遊行尋師。刻期便發。懶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歛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碑川東壁從師。老而忘倦。袖奇冊府。超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黃野人葛碑川之弟子也。或云碑碑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當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有樵夫患腳疾。久不瘥。隔溪喚之使前。削木皮傳之。令閉目隱痛。少頃。則肉身已隱矣。而瘡則遂瘥。又一個僕者遇之。令於道上俯拾以進。起來腰脅自如。而失野人所在。野人今常在山中。施有綠藥。如削木皮補缺脣。撻土醫瘡。之類至多。後有人遊羅浮。

宿留巖谷中。夜見一人。身無衣。維毛發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擊振林木。

許碏

單道開

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狀。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鄆。李龍令佛圖澄與晤。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李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騎雄虎。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思遠藥酒。虎即捨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及熱插齒間得愈。思遠拔之。虎伏不動。

單道開

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狀。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鄆。李

龍令

佛圖澄與晤。

不能屈也。

澄曰。

此道士。

觀國興衰。

若去者。

其境有大亂。

及李龍末。

道開南渡許昌。

尋而還。

依思遠。

後思遠每出行。

騎雄虎。

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

時於永康橫江橋。

逢相識許隱。

思遠藥酒。

虎即捨

柴然火。

隱患齒痛。

從思遠求虎鬚。

欲及熱插齒間得愈。

思遠拔之。

虎伏不動。

卽捨

柴然火。

隱患齒痛。

從思遠求虎鬚。

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卻歸石樓庵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八八

陶八八不知何許人。唐顏真卿早年典郡江南，遇八八授以刀圭碧丹仙。他日相待於羅浮山後，真卿使李希烈至汜水，忽遇陶，笑謂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真卿驚爲李希烈所害，希烈敗，詔得歸葬假師北山。後有商入至羅浮，見兩道士樹下圍棋。一道士笑曰：「奉寄一書達吾家立札一封，題寄假師北山顏家，商入至其所居卽塋莊也。守冢者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貌繪也，因藏于室子孫擇日發冢，則已空矣。」

卷之三

車輶不外何謂人。居難治山人，便數百萬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接數丈而採藥於巖谷，毒蠻猛獸隨之。若有所衝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才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則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盤中，其酒灑灑而出，麯蘖之香略無減。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况長生久視乎？又問先生與張果孰愈？臣不知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子外，謂中人曰：皇帝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粧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鬟髮朱眉，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雞皮鮆背，鬟髮蟠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卻復故。京師素無萱蕙荔枝花，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翦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踰於此。上曰：朕無緣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蓋覆之，俄頃撤盃，柑子在其下，上食之，嘆其甘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平及晏鶴乃十四年也。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收盡不竭，未及山，忽亡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先

ج

李終南，自云住羅浮山。時李德裕好餌雄朱，終南曰：相公好服丹砂丸大，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大，曰：可求句漏蠻者，致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純陽之精，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德裕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色愈少，鬢髮如漆。乃求采妹翼，凡數百人，其後南遷，至鬼門關，逢終南怒索二象，曰：不聽吾言，因當如此。德裕俛首不語。至驪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德裕至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太獸。句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及也。贊皇德裕別稱。

石
林

石泰字得之常州人號杏林一號翠元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于世著

解浮志卷四

三

羅浮志 卷四

白玉蟾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蟾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之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疏腸豁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略及所行有神異神奇之處備見諸書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之俱憩翠虛解化于臨清先生乃往還於羅浮雲笈武夷龍虎天台金華九日諸山其在羅浮多有詩文髮頭跣足炳弊甚而神清氣爽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紙落落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贊勸醫俗姓名達於九重養素之俊笑而不答有頗從之遊者莫得也嘗在京師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驚遙湖而尋不見遂旦則先生在水上猶兀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墮刃而

陳子厚集卷之三

陳楠，字南木，號翠廬，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盤櫈種植爲生，浮滿俗間，人無知者。作盤櫈種植頌，盤櫈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種植頌云：有油教無漏，如何如我。

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戶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真身鵠火池。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然遽以刃逼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濕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卷之三

藍翁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祿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翁，室中有異光。年十有二，已能爲詩章。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翁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晝讀之忠獨學無友，固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詣母曰：兒本瓢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餌焉，日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不可遺也。母實用之。兒不歸矣。湖人文吳子野遇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汗橋買瓜。翁曰：塵埃污吾瓜，當於水盛瓮中，自縕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範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齋戒，畢，問

黃真人者不知何許人。石晉時爲惠州太守。棄官入羅浮山水濂洞。宋紹興中丹陽蘇叡直徙居後湖。因酒困臥。黃易姓名謁之。遣行者持刺叩榻曰。有客江宣贊者求見。取刺視之。題云惠州羅浮山水濂洞長生道人江觀瀾。又題其兩畔各一句。云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因以藥一粒授蘇曰。卽此當飛昇度世。若情慾未畢。亦延壽一紀。遂別去。後數年蘇忽病氣絕。家人以頂奩不忍斂。諸子記前事。取草所授藥投口。卽起。又數年蘇一日無疾而化。詳見吳興陶安世所撰蘇後湖遇黃真人記。

氣如雷。徐闢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轂後遊洛陽。布衣草履，一言不談。

百緜每入酒肆，自取三升酒，醉而歸。一日，有數十人，持金銀財物，邀其同飲。酒半，有人持一紙足，底令觀者收之。紙足浮風雲，頭腦而上，昇仙鵠成羣。白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謳李太白詩云：下窮天子不可及，矮首相思空斷腸。母嘗謂九十七而終葬之日，僅破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

類
目

葛葆光少隸羅浮山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達九重在至和丙辰以道術不淺二僧不許見之不見上問爲誰葆光對曰臣居山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羅浮石洞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其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已見其丰姿今其容貌鬚髮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侍傍不叱遣之達旦乃去嘗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道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三
四

崔羽號紫霞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樂道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顏方曉舉止朴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中所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醮于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側畔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微服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榴花渡見其東歸羅浮

古成之河源人。登進士第。仕至濱州總督。當有憶羅浮詩二篇。自註云。此詩寄羅浮隱者。逸其姓氏。

藏津志

羅浮志卷五

羅浮志卷五

徐仙姑者，陪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吟咒之術。遊海內三

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景，多所覽覩。多宿巖籬林窟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強人數輩，巧言挑侮，姑輒叱之。強輩憤怒，欲以刃刺之。詞色愈慄。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乘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惟汝輩望乎？」即解衣而臥，遺撤其燭，其人喜以爲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其人一夕皆僵立戶坐，若被拘縛，口然不能言。姑去數里，其人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焉。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唐懿宗咸通初，因謂贊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歷化周游，以方術明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爾。以此詳之，實之才之女也。」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雪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甚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回，則持山果歸還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元宗天寶九載，都盧觀會鄉人齊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人縹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也。代宗天歷中，又現身於羅浮小石樓。廣州刺史高掌，具上其事於朝。」

盧眉娘
盧眉娘，唐順宗朝南海貢之京師，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相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憲宗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榮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爲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大師。後神化香氣滿室，弟子將笄，覺舉棺輕，卽徹其蓋，惟存縞履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或遊羅浮山，羅浮道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

默然頂門一路聚雲烟。且昇陽火烹金鼎。卻降靈泉灌玉田。交結只於牛渚外。分明正在鵠橋邊。工夫九
九數六六。此是人間安樂仙。又示金丹訣云。大金只是水中金。一物乘浮一物沉。兩半并作一斤同二八

嵐峯山頂海波心。其見重於玉蟾者如此。

唐 李白

梁真素冲虛觀道士也。道行峻潔。有詩名。嘗於雙髻峯下建元元觀不成。今有遺址。

李白天官聖皇帝九世孫。元宗朝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詩。有詔供奉翰林。有懷峯倫南遊羅浮及西江送友人之羅浮詩。

杜甫

王寧素羅浮道士也。道行夙彰。惠守趙雲庭。嘗請其住見日庵。手植杉於庵前。後化去。庵遂廢。

杜甫字子美。元宗朝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肅宗朝檢校工部員外郎。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作詠懷詩。自註云。甫欲養老於羅浮山。故詩有結託老人星。羅浮展步之句。

劉禹錫

何宗

何宗一宋人。

劉禹錫字夢得。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官至禮部尚書。有羅浮夜半見日詩。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詩。辭尚奇詭。所得皆驚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有羅浮山與爲篇。

李羣玉

羅浮志卷六

人物

匡山遇謫仙而愈顯。少室得李渤而益著。蓋地雖勝。必因人而後彰也。羅浮爲南海之仙山。神靈之奧區。而留魏公張祕書。嘗請讀其中。至今其名與山俱高。松風蘿月。亦有德色。然則茲山蓋無護於匡山少室矣。且歷代名紳紳才大夫來遊觀者。皆有紀述。或中心慕之。而未嘗一至者。亦多形諸篇什。種既取而錄之矣。復紀其姓氏官封之顯著者。爲茲山增重云。

梁·蕭晉

唐·袁宏

東王·蕭

隋·趙師雄

趙師雄開皇中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榜。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聲襲人。因與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來前。笑歌舞舞。師雄醉。

余靖字安道。知英州。有潁川公畱題羅浮詩序。及序五色雀事。歷官至工部侍郎。諡忠襄。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工文章。尚氣節。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忠。紹興元年。謫惠州。居白鶴峯下。閑適者。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工文章。尚氣節。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忠。紹興元年。謫惠州。居白鶴峯下。閑適者。凡四年。往來羅浮者。殆居其半。

周正

周正、嘗在羅浮水簾洞讀書。有天漢橋詩。後拜相。封魏國公。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爲廣東轉運判官。有羅浮詩。

朱熹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監文公。嘗和東坡羅浮梅花村詩以寄意。

楊萬里

楊萬里號誠齋。爲廣東提刑。嘗至羅浮有詩。

唐庚

唐庚字子西。有才略。由太博謫居惠陽。有羅浮卓錫泉湯泉佛迹三記并詩。

張宋卿

張宋卿嘗讀書羅浮水簾洞。後官至祕書郎。有憶羅浮詩。

閻元長

閻元長丞相魏公之孫。號紫元子。嘗著金丹世系記。授道士都師正。

陳岱

陳岱字子西。有遊羅浮詩。其子瓘爲諫議大夫。號了翁。

祖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皇祐中爲廣東提刑。嘗被制決獄至羅浮有詩。

耿炳

耿炳國子。祭酒。有中閣院詩。

鄭珍

鄭珍。湧陽人。官至太府寺丞。嘗讀書羅浮。有白雲庵詩。其子康佐。後知惠州。亦有羅浮詩。

李南仲

李南仲濟陽人。中神童科。知康州。有羅浮山賦。

譚粹

譚粹。凌江人。知惠州。有重脩羅浮集序。

陳中

陳中長樂人。惠州文學掾。嘗取東坡先生文集有關羅浮者。得雜書十五篇。申自跋其後。

陳鵬飛

陳鵬飛水端人。山侍講謫居惠州。遊羅浮。有錫杖泉詩。

曾治風

曾治鳳號東臯。廣東經略有遊羅浮詩。

李夢呂

李夢呂循州人。號鼈湖。官至僉判。有遊羅浮詩。

李夢呂

林千之。蒲陽人。官至府僉。有水簾洞財讀書堂黃秀才詩。

郭之美

郭之美廬陵人。惠州文學掾。嘗撰山記一卷。自爲之序。

趙汝馭

趙汝馭號雪廬。惠州太守。有羅浮山行記。及羅浮諸詩。

陳洹

陳洹字公源。京學進士。有羅浮廣莫庵記。

趙希臘

趙希臘博羅令。嘗作見日庵記。

王肖

王肖字希載。清源人。號是庵。惠州文學掾。文章典雅。才識絕倫。嘗脩羅浮圖志。蒐采無遺。尤善於理。識者

趙之

李昴英

李昴英號文溪。探花郎。吏部侍郎。嘗題冲虛觀符造疏。及國離奉使贊香時。

兩筠

兩筠字瑞父。號老巖。廣東經略有朱明洞諸詩。

高仲

高仲中書舍人。直史館。知廣州軍。嘗撰中閣禪院脩建道場頌。

朱篆

朱篆賜同進士出身。有羅浮圖志續跋。

鄭萬

鄭萬免解進士。有羅浮圖志後跋。

朱質

朱質。惠陽人。惠州文學。嘗取東坡先生文集有關羅浮者。得雜書十五篇。申自跋其後。

朱賀、金華人。由侍郎謫居惠州。有羅浮諸詩。

董茂良

董茂良，廣東經略。有詩戲東無語唐道人後拜參政。

劉克莊

劉克莊，號後村。廣東提刑。莆田人。

吳與

吳與，廣東提刑。有羅浮詩。

元

趙孟傑，號橘隱。博羅縣宰。有羅山記。

趙孟傑

趙孟傑，號橘隱。博羅縣宰。有羅山記。

陳黃裳

陳黃裳，號清溪。惠州路教授。有登山記。

羅浮，爲神仙之洞府。祝釐之道場。祈禱之靈區也。以故休徵之紀。寵章之褒。碑碣之載。積如雲漢。惜乎歷年曠邈。遺逸已多。今不追錄成編。後來將何考證。凡舊志文詞有關茲山者。率類次于左。後有所得。當續書之。以傳於無窮云。

序 宋

官師頴川公題羅浮詩序

余靖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又有十大洞天。而羅浮獨在大洞天之七。其岫穴所通。遠則峨嵋。近則金壇。蓋蓬萊之一島。神仙之聚窟。豈獨榮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而已。彼嵩少。終南。中條。太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吟咏者。日爭咀嚼含漱。以買聲譽。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載。自非安恬愜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摘詞爲不世之觀乎。今官師致政相君督於咸平初。以太常丞領郡來此。帥其屬而遊焉。今而蒙恩賜還。雖途所願。不徒佚老故山。坐閱年歲。尚當談皇道帝德之盛。以揚至治。明清淨無爲之旨。據之發而希其高情。其粉字塵澁。湮沒而不紀。遂琢翠珉而刻之。以永其傳。靖謹跋來遊。會其鑿刻因書。

羅浮志 卷七

五一

羅浮志 卷七

五三

歲月于右。中開地居上方。幽境絕勝。長老德堅。復爲宗門之秀。故立石于中閣云。宋康定二年歲次辛巳七月日前知英州余靖序。

山記序

廬陵郭之美

羅浮之名。旁出傳記。蓋云舊矣。而僻在遐壤。遊者罕到。故巖谷之幽邃。風氣之靈異。人不得而知之。余皇祐中。爲惠掾。被命閩銀冶。遍走山下。訪諸耆舊。以爲山自蓬萊所分。蓋神仙之所宅。頗怪其說。乃登石樓。俯視滄海。洪波浩瀚。渺乎無際。而三山之勢。若漂泊乎其上。信乎風俗所傳。良有質也。又訪諸山僧。則得唐元和中黃野人所集異事二十條。言多鄙俚。而意或可采。及晉梁以來。遠乎我朝。繼有賢者。或讚記篇詠。歷歷在石。因考諸圖牒。博採傳聞。集成山記一卷。至於方域之本源。歷代之崇廟。異泉邱壑之異草木鳥獸之名。皆錄其可知者。庶乎太史之遠求職方之博訪。開卷而得之矣。廬陵郭之美序。

羅浮集序

凌江謂粹

嘗觀劉禹錫初見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爲此外無秀。繼遊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見羅浮。奚特九華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掾郭之美採摭圖傳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茆山之勝。浮雲濤於會稽。分靈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說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夫星垣天成。石鑑圓潔。湖韞冰玉。竹產龍蕙。奏清音於樂池。耀寒光於丹竈。文禽異卉。交錯如織。瑤臺靄谷。愈覽愈新。誠可謂此外無秀。今年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板刻。因命博蒐。真爲全集。命工刊鑄。責付寶積禪刹。係脣管載。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披文悟妙。神贊心得。寧不趣歟。元符三年八月望日。知郡凌江謂粹序。

國朝送神樂徐道士歸羅浮序

寶安陳橒

聖朝混一區宇。制禮作樂。以昭太平。而尤致謹天地百神之祀。凡太常樂舞諸生。咸選道家者流充之。以

其克守老氏清淨無爲之道也。洪武己巳。博羅徐子明。由羅浮明福觀道士。被選至京師。尋賜住神樂觀。其爲人淳篤勤恪。所業既精。聲邁同列。凡預供祀之列者。餘三十年。未嘗有毫髮過失。人皆重之。永樂十年春正月。以年耄弗克供事。禮部具以聞。上憫其老。詔許還山。吏科右給事羅君亨。信與其游。素厚微縉紳先生歌詩。以華其行。復走書滁陽。屬文爲序。予聞明福爲羅浮古道場。至今五百餘年。而境益勝者。由於克守老氏之學也。老氏之學。雖以清淨無爲爲宗。而道德五千言。推本皇道帝德之所以盛。而有以涉乎天人之故。誠非小智繆察者所能窺也。子明居京師。有年。得高人至士爲之依歸。於斯道講之有素。今而蒙恩賜還。雖途所願。不徒佚老故山。坐閱年歲。尚當談皇道帝德之盛。以揚至治。明清淨無爲之旨。據之發而希其高情。其粉字塵澁。湮沒而不紀。遂琢翠珉而刻之。以永其傳。靖謹跋來遊。會其鑿刻因書。

者可使闢而通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蘇後湖遇黃真人記

後湖詳序字安世廣州

陶定

字安世廣州人

紹興乙丑歲余寓居東山夏四月聞養直蘇君得疾不輕恐先朝露念偉人之不復見擊舟往詢之道由松江少泊於癯庵之前主人爲余掃地下榻徐問行李所至余對以此癯庵曰後湖遇羅浮仙人得道不死矣後湖蘇君自號也余驚異當爲癯庵題一日迺行端午日見蘇於馬跡新居君聞余來喜甚與諸子相候道傍同步以歸卽酌酒極歡余以所聞於癯庵者質之君曰前歲冬十一月適一日病酒困臥頭不舉徐行者持刺叩榻曰有客稱江宣贊者求見徐行者卽董取刺字視之題云羅浮山水靈洞長生道人蘇君稱江宣贊者求見蘇君曰董取刺字視之題云羅浮山水靈洞長生道人江觀湖又題其兩旁各一句云富貴易遂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意甚悅其語強出視之穀寒暄後忽曰羅浮黃真人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在仙籍中命某持丹以授君君曰庶平生未嘗識黃真人且形骸已壞那可更服丹藥也江曰此丹非五金八石所成真入真氣所化服之無害君徐觀江之衣服修麗而言語鄙陋無禮藉而丹藥又非平日所事者謾謝之曰丹非願得偶病不能相延當令兒童奉陪也江曰某之來特爲君君旣不欲得卽當持歸但路遠獨行敢求一宿若旦晴即可去不然暫留可乎君曰無不可者延之於松菊墅君獨歸臥夜漏五鼓會天大雨偶繹昨日事且疑之欲得其丹及旦亟命君如鄧江曰只須畫一神仙道人但服黃道衣以草條著陰山鞋手持水晶數珠及懸一玉瓢子在右行適有人送蘇所乘驥以還之者江見曰此驥夙嘗爲人因斥驥令笑驥卽笑復求青箬蓑少鹽飼之視曰復人去再斥其笑驥應聲亦笑坐間甚驚異之而江乃命君繪黃真人像以事之君問黃真人者厥貌何如鄧江曰只須畫一神仙道人但服黃道衣以草條著陰山鞋手持水晶數珠及懸一玉瓢子在右帶也又言羅浮人有遇黃真人者常於鐵橋懸崖雲霧之間其服佩如此江則辨別期以五年復來曰若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限霜悲泣可以傾城浩歌可以裂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異於此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達昭諸子方記丹事亟開符收之丹貼刺字故得丹授之卽起若無疾者自此飲唱自若君欲復取刺字貼然灰以飲之再尋皆不復見也數日君乃遣長子至京口命工圖真人像像成宛如昔見江宣贊來時君異於今日矣是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君得疾藥石弗瘳至除夕氣絕家人以其重裝未敢以斂得而知然吾聞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則流通以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者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諳常人而暗喝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感激奮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無二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議之素以故得之艱難非概見於此也戊辰正月二十五日記

陶白註後二十年定手書再刻石於羅浮山水窟洞以廣其傳。

若師之頤指目使旣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君臣父子之間而尙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其豈

昔曾葛佩川以儒學知名才堪國史本無濟世之志一時當塗爻章辟致宜其陞轉職要盡有奇觀雖其間勉強起而從之視彼名位顯榮母曾晉其游幾終以神仙道養之法爲事由常侍大客作出補句漏令至廣州而刺史鄧獄眷禮遇不能兩也遂登羅浮創都區孤青白鵝蘇醪東西南北庵爲往來偃息之地採靈芝神藥以養異丹蓋自從神仙翁莫孝先吳時在飛雲頂脩丹以來風流相承豈特咸和初避地遠引而然也今冲虛觀乃都虛之遺址義熙初始置祠以祀之逮唐天寶中令守者十家已而爲觀余少時亦常來遊徒見宏偉高明疑嚴深隱人閑畫水塵土不到其山形水脈繚迴環抱前掛後從各當算卑

封邑而五利爲樂通侯，沒點晚節，願爲中郎出入禁闈不可得。而公孫卿爲中大夫，郎第、玉帛、金錢、車服之賜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尙主夫好之所在，奸僞資之故，當世所謂天馬、寶鼎、仙人之風，大抵皆詐。今巨迹出於炎海之濱，晦味於黃茆白草之中，以故不爲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惟美之貴。此其所以爲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僞焉，不謀而獲者乃真耳。謂之佛迹，雖古無所考，然妄姬之事，詩人指爲帝朕，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蹤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於其中者既已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聖出此警悟而調化之。此理亦無疑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跡，其脣至數寸，而棲禪寺亦時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斂者不得不力與？不然何以多且數也。

金丹世系記

四元集

於此。寶林川成道得仙之地。丹龕保存。事往千年。瘦虎猶在其高蹤獨步。未易追繼。苟能致誠。景仰其真風。繙想其音容。雖久如在也。羅浮介於廣惠水陸之衝。觀僻在東北一隅。距官道十餘里。倘無誠心。誰肯遷步。士大夫以是故。車馬相處於道不絕。而遊人逸士。輻輳杖屨往來。無虛日也。余去此久矣。一日道師梁君智芳。以書抵余曰。茲觀創已久。因循不葺。三清殿與仙聖祠像。風摧雨漏。姑撓弗支者過半。若非力治而完之。則何以嚴事上帝。寅奉高真。所以申臣子虔祝聖壽。擎拳之誠者乎。前此法師金壇郎鄒葆光。住持本有此意。適會太守譚大夫延請住羅浮宮。遂營造一切。故不暇及。未幾智芳圖之。旦夕鼎突。實任其責。葆光亦出錢五萬。贊成其事。幸今完復。可支百年。予其爲我記之。余聞師之精誠感發。不謀而應。者翕然。故富者施財。壯者出力。智者獻匠。者效工。旬月間去。昔之虧敗而易之。以新堅。增其基之卑薄。而築之以高峻。革陋就華。又嚴之以深靖。功旣告成。信士來會。人物皆和。天地澄霽。人謂師一志奉道。畢功主張。物理相符。自然之應也。故敍其本末如此。又因得而論之。夫道家者流。專於黃老列莊之學。其淵源出於儒也。大抵以清淨虛無爲常。以逍遙物外爲適。以乘仙羽化爲事。下視塵世。不相干。宜得幽遠曠遠之地。以遂其樂。然後可以積功累行。鍊內丹爲飛騰蛻骨之舉也。矧羅浮爲天下名山。列於十大洞天第七福地。高士異人。繼隱於此者不少。如單道闍之殊跡。亦豈下釋迦也邪。石室遺跡。且無一存。其

戲集記

前脩爲山靈所啓亦茲山有望於羽客幽人者也併書以告之政和五年四月日記

孝宗卽皇帝位。以淳熙元年十月十五日，命惠州守王寧奉詔有辭於羅浮山。山卽十大洞天之一。而朱明耀真之府也。先是唐天成中，此洞天府忽出古劍，其上篆文已應太祖皇帝丁亥聖君出之讖。國朝以來時，遣中使致金龍玉簡之敬。歲脩國難，署爲甲令。是日也，御香爐上，戒事虔誠，步虛聲聞，環珮作序。天容紺碧，風日清美。珍禽舞，卿虎悅，仙花瑤草滿洞。芳妍離墮之西北隅，有五色光華出焉。上及霄昊，是謂

佛跡記

仙蹟記
巨人跡若干長三肘量闊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前此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播傳於人而或者以爲佛跡噫此其可謂異矣與漢武帝時東萊徐氏所見可同曰蹟哉是時天子求神仙爲長生不死之計厚禮方士唯其所欲爲半廣者結髮戰匈奴三十年不能取

孝宗卽皇帝位，以淳熙元年十月十五日命惠州守王寧奉詔有辭於羅浮山。山卽十大洞天之一而朱明耀真之府也。先是唐天成中此洞天府忽出古劍其上篆文已應太祖皇帝丁亥聖君出之識。國朝以來時遣中使致金龍玉簡之敬歲脩國難箸爲甲令是日也御香薦上歲事虔誠步虛聲聞環珮作序天容紺碧風日清美珍禽舞鸞虎悅仙花瑞草滿洞芳妍壘壇之西北隅有五色光華出焉上友香吳是謂卿雲輪囷郁麗華景繽紛中有金龍徊翔翥饑天人交慶實應太平夫太平無象也然而瑞慶大來亦於其人下於其天。天意以之昭格山川於焉出雲事物精祲猶登臺以課之建官以紀之秉筆以書之自祥符初泰山震雲現今焉復應猶歟盛哉河清岳潤信有其時奉灝濟臣繪圖上之踰年有旨命禮部凡遇郊恩給降度牒以披戴其年勞者使脩香火永爲典故寶慶丁亥道士鄒師正該章恩霈州官檄之知神

虛觀事與懷休符命爲記文而繫之以銘曰太祖之潛龍也古劍出焉孝宗之飛龍也慶雲翔焉劍所以化龍於地雲所以從龍於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羅浮山行記

韓府趙汝馭都守

之題品以厲其徒。自非不食烟火人語，未免瑕穎乘棘。塵翳泰清，指以爲玷。龍馬渡江以來，羅浮有莫洞觀者，疑軒轅集之流。按圖經知年三甲戌能言象觀間事，嘗得其大概。紹定庚寅、五羊別駕陳公文孫來

博羅郡太守歲下元有事於朱明洞天。將天子命福吾民也。余於癸卯事已明日與客步自冲虛東行數里。泉聲潢然出葉縫中。其上則洞口也。山洞口而南有巖雙壁宛若門然從門以入。欵然見寒梅冷落於藤梢棘刺間。崎嶇皆有古意。往往顧者不甚見賞。問其地則趙帥雄醉醒花下月落參橫翠羽啾嘈處也。時道士方披荆棘導客車度蘚密穿葱蒨必疏荆乃可過。斧礪則舍車就杖。拔衽以上路轉山腰與者已痛。道士亦倦。皆將興盡獨余謂客曰。不詣其極不盡也。益上登伏虎屢至朝真石。視衆山於蹇峰之罅已培塿然矣。過分水澗。迤邐平曠如塉如奧。忽然若憑虛上騰以凌空雲氣變態互見可驚可愕不可名狀。猶是天地渾沌如雞子未判時。恨無處可托。以伺日出東章續明。汎西而上。寄危磴於銳削。細若綫縷。既卽聚星之極。猶猶踴躍□□○○凜凜欲墜。黎明捐緒衆命。道士從所取道闡焉。且以目行心畫者。指而授之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又某地宜庵焉。博羅令贊其事簿。相其役以明年成。再至而隣封士和會千百名人鉅公亦申車蠟屐從五羊石來。輞歌出紫蘿。夜分猶未銷歇。眉睂齒相與讚歎。自有此山未有此景。既離而甘雨洗境。詰且而祥禽照采。又相賀以爲豐年之兆。賢人之徵也。驗之圖誌皆謂然。豈帝祇山靈亦動心於此乎。少焉快晴。提漿裹榦從余山行。攀蘿若魚貫山之麓。有門曰履雲。表飛雲之殿。始從足下也。向所謂洞口有亭曰仙春。邇青遠白佳趣現前。向所謂顧者不賞。有門曰梅花村。芳琅環明皆迎人笑。向所謂興盡欲返。有亭曰橫翠。依崖據勝可眺可休。向所謂薈翠之城。有亭曰拂松。鏡石琴風。景象軒豁。向所謂無處可託。有庵曰見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審曲面勢大約如指授。方余至橫翠與

郡齋以國醮日從史君東巖先生來游千騎停蹕諸真竦列先生首訪道人梁彌仙者與語彌仙朴野世罕陪接先生與語必有所見後三載余復遇於增江因叩行居卽莫之召庵且言史君當捐金三萬使之營葺大書廣莫庵三字以光其額屬余作記余坐彌仙而詰之曰子知廣莫之義乎吾聞混元一散三十二天瓊樓玉殿黃道紫垣規連其布獨元始天尊乘豐旛嗣取類視太虛之上扶搖羊角動盪八荒大鼉鼓煽一聲三千里驚震六月催發南溟一息西望廣寒闢三萬八千戶傍有老人延壽燁燭太平左界有銀潢演衍天支萬里不絕此天之廣莫也輿地廣輪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岱奧圓嶮隨潮出沒弱水隔蓬萊又三十萬里東登泰山黃河環匯下視六國蠻觸相持如蜂窠蟻穴總總紛紛畫爲九州不過海內之一垤北望漠北飛沙揚塵又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地之廣莫也駕飛廉寄寥廓七日而不知返此子列子之廣莫也遨嬉姑泛浩蕩見天孫而不之覺此張博望之廣莫也東遡滄海山林窅寂聞湧澎湃聲操水仙一曲此琴中廣莫也投筆孤懷南遊荆揚遇紫微於天台探蟾蜍於采石此詩中之廣莫也子知之乎天之廣莫得一以清地之廣莫得一以寧舉之廣莫趣入蒼冥詩之廣莫妙貫元精該萬殊於一致葆冲氣以爲人子天耶人耶其廣莫之中莫何有史君言外之旨子其擇之彌仙領領而起爲記其實五羊天慶管轄羅允中以常師莫請命刻之耶抑成莫之外耶蓋是以其粗而貌之子一廣莫也洞觀亦一廣莫也達人大觀世界粒粟空無定空廣莫何有史君言外之旨子其擇之彌仙領領而起爲記其實五羊天慶管轄羅允中以常師莫請命刻之

莆田方東閣遇至拂松父與文溪遇爲通宵來絕頂嗤然大塊呼萬竅而舞六花潔鬆一色恍神寒骨如

漫录

行天中已而閉戶息神會前趣而啞呼之不知夜已子頭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窗外之火轆轤如暉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暉新也林霏一開負寒澌澌變而明嵐煙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骨骸咸無遁形已而觀水樂池登小石樓望文溪東閣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稚子相期於縹渺過中聞茗飲復歸冲虛翌日訪諸庵得桃源王寧臨安人也圓趺趺坐不茹不葷不跡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住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可既詩二十八字當插又規陽室以遠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概大都盡矣於是抖詩囊得若干首命小音錄之隨景輒吟隨信輒和不暇計工拙也方演孫令清源趙希聖簿三陽林袁客菊山朱南塘余則嘗廬趙汝馭嘗淳祐四年甲辰良月望後二日

水北二十餘里得白山山行一里許有隙罅隙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乳泉也二泉并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中出硫磺地中卽溫初不聞南北臨滄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磺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磺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雖數千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逕過十宇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丈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是以來是非口語亦且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游息則驅人遷客之所嗜味而徘徊也龍虎何自而至哉爲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同遊者三人年月日記

廣英庵記

堂名思白，懷吏隱也。樓名景疏，慕知止也。自古托名不朽者，尚茲獨神仙超樊籠之表，遊汗漫之鄉，將爲

卷之三

羅浮志

繩草爲庵，脩然物外，又不可以人聞。勝林同日語也。山中之庵，何啻百餘？皆路入迂詣，勢隱巖嵌，謙以水石環以花果，絢茅穴土，鮮潔無塵埃。菊花芝，清澹有味。一到其間，名利之心釋然矣。宜游猿表者，皆以不到其山爲耻。余內戍冬歸家，而往遊焉。宿雨浹晨，躋勝地，無而更險，皆得偏及。一日訪黃龍洞，登七星壇，舉杯少憩於松陰之下。有道人神定者，延入其庵，素壁茅簷，柴扉竹榻，池雖不甃，而可以鑑。徒倚頗衆，居有紀律。初而睨之，巖洞幽邃，翠樹蜿蜒，背負九峯，路通雲頂，而勝七松，勢逼斗魁。左右巖石，如翔如伏，如揖如頤。如樓閣棧道之勢。花果隨分，禽鳥自得，林影散而白日闊，風韻停而翠谷寂。人境俱勝，於諸庵爲甲。俯視世俗，迺然隔絕而不相聞。余喟然曰：朱門烏得有此樂哉！顧問道人是庵何名，道人曰：此獅子洞也。因以名庵。又問獅子名洞之故，道人舉佛書所載獅子事以爲對，余應之曰：竊經所謂獅子王者，取其無畏也。獅子孔者，取其殺去也。禪子生者，取其禪定也。人能無畏，能說法，能禪定，則智中自有獅子，而

羅浮第七洞
福二觀祝君
衣而上山觀
齋香致敬須
披雲一笑而下
史僉海北廣

洞天乃碑川葛仙煉丹之所。余因分治恩陽。罹災傷寒。攀峯前發。觀天南仙境。首登冲虛明石。望萬岳郡。有望儒徐心遠。約之同行。如期而至梅花村。心遠以老倦。足不能從焉。余遂攝師。仙石屢伏虎巖。盤礴於八仙石上。窮一日之力。躡屐飛雲之岫。是日也。宇宙澄清。滄海一碧。須臾雲生足下。驚天低倏。倏有雙鬼翔舞其上。日之夕矣。於是題竹爲廬。席地一宿。次曉披裘。不客長嘯。彩禽來集。望石樓漱水濂。憩梅屋。尋仙仗。觀藥桔。出松闕。遇心遠於斯。惠余以詩。卷而回。從余者。書吏周偉。徐英。博羅縣令劉亨。因書以記其會。昔元貞乙未仲冬二十日。前行御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唐古台書。

陳清溪
教路

何泥於洞，局於庵。道人曰：洞名獅子非洞，庵名獅子非庵。吾能內絕狐疑，外降魔障。蓋身如獅子，有大神通。彼庵若洞，皆自我主之。故以名焉。余笑曰：子能主是庵與洞，而爲子之主者誰歟？道人唯唯似有所得。喜甚，命余爲大書獅子庵三字以扁之作。是語已辭而下山，適遇老者，仍詣其庵之所始，與夫道人之所得，老者曰：其地古號泉源洞天，是鄒真人脩真之所。開禧甲子，神定從其師普通自曹溪來，駐錫於此。於今二十餘年矣。前此亦多欲爲庵，而苦於無水。嘉定癸未，普通斂其地，得水於樹之側，其味甘冷，視景泰之草鵝無異焉。山是結庵爲脩行之所。今神定質其衆以禪，定爲脩己之要，以參請爲待人之道，以持

大德十一年七月惠州路欽奉五月二十二日詔書皇帝登大寶位滿恩汪濊宇宙更始越十月既望本路同知惠州路總管府事完顏道武偕本路陳教授清躬奚詣羅浮山冲虛觀請道錄黃閭真等啟辭升紫壇上錄章祝聖人萬壽太子千秋金烏開彩雲飛舞山川草木如有喜色遂掖之士方袍之侶黃童白叟暨厥婦子被負來巫壇下觀者凡數百人莫不舉手加額謂國雖不講者三十餘年一旦脩舊典率僚民相俾精祿歸美報上實甚盛事不可不紀助倅者王府判韓經莘知事崔提領博羅趙縣尹管幹應事教諭陳承可府吏李仲時涓溪既撰清詞謹書士民之語于壁間以昭靈贶云

其宜避之。迺無其實而爲之貳。昔寶慶丁亥始夏田記。

見日庵記

趙南隱

大元年十月惠州路同知完顏可山經歷韓良道國家舊典率僚采祀羅浮名山上祝天子萬壽下祈福自梅花村步飛雲頂四顧寂寥山猿水鶯暮靄散日金壁交暉白雲如延下隔塵世已而夜博星移曙曉出金盤籜弄錦綵曳曳目不可極乃自石樓而下憩寶積詣中虛命道錄黃菊樓等禱祀畢陰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未必仙也而慕天席地者猶能之羅浮絕頂人行越宿率茅蓋頂雜草頓足一宿間塵慮消清興動自然而然得非仙歟今攀石爲徑闊广爲庭發混沌而置坦夷雪廬先生之深意天獨知之試觀覽諸賢徧走山麓者何多能窮飛雲者何寡豈非道阻且長而鶴鵠一枝未有所托歟今半山之坳峻石之側草翠相望可以憩息筇杖不已造阿耨塔聆夜池又有左戶右牖可以安止爲昔之募者今見其多矣夫學道之士不畏蛇虺不虞風露操甚堅行甚峻然山林攻苦者視爲常而達宦貴人

羅浮指掌圖記

鄭師正
羽林
上

劉高尙篆竹葉符而蛇虺之患除。今先生架庵創亭而風露之虞無異世同功。一等地位中人恨劉夢得蘇子瞻輩生乎前不及見。徒有見日詩章而已。雪廬先生以玉堂人物得趣乎玉京之勝概。捐金磨礪鳩工度材。諸亭各有佳局。而是庵見日揭其待領海一如幾句。美意可想。羅浮仙人拊掌而笑謂雪廬先生日邊消息旦暮到。且故御萊蓬道士事業未容作赤松遊云。昔淳祐乙巳孟秋朔四生承直鄭知惠州博羅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趙希嬰記。

泰山異境，散布人寰。其知名者，有十大洞天。五在浙江，古州委羽山、天台山、鎮江府句
青城山成、蘇州括蒼山、蘇州林屋山。三在梁益，元山蜀
府西城山與夫洛京、河南府王屋山、惠陽、崇澤山而已。洛京衣冠都會之地，江浙乘益舟車奔湊之鄉，轎
轎轎往來不絕。其林泉之美，登覽之便，著於有聞。蓋地勢使然也。猶羅浮遙處海上，天下想聞之而恨
至其地，間有能至之者，非遺世高蹈之士，必希仙慕道之人。山之高且三千六百丈，地之袤直五百里。
崿之多四百三十二溪，源流有不可勝數者。是雖長年隱者，猶未易遍覽，而况士大夫來游者，暫至
還返，旬日而罷。又安能周知茲指掌圖，所以作也。遊山者，自龍華寺有昌黎、七里登山，初至延祥寺，唐
虞

通志 卷八

六七

嘉定府志

羅浮志卷九

金華

神哉蓬島合影羅岑南濱溟渤西負桂林龍艦斜峙牛嶺傍升形高華徹德邁衡軒橫天起嶠插雲生夔修崖聳孤峯鳳立所謂耀真仙攸集颯飄假葛洪仰丹染虛王佐控鶴軒營翠袍掛日朱霞冒冠寶文可佩冰玉宜爐翠生浮瞬隙電躉輝枝葉禮義疎別是非無因獨往山阿采微吐吸沖氣卷服雲衣亡他利己嘗捐身跳至人齊物中還蘊妙灰心守一形枯道要史吹姬笙稽翫阮噏桃出李傍李生桃側無俟相因李儂桃食桃李雖榮終無久艳不摧松桂歲寒表色甘唯一味安止容膝神以勤疲騷隨滿溢滿則歛淳真志畢積想幽人羨茲直吉敢刻名山勒名斯實

肅督廣東

陳曉竹

朱羅浮圖贊有序

卷之三

詳視，即而圖之既成，攜以歸。凡見之者，雖草野漁夫之子，必曰：茲羅浮山也。一無殊焉，是亦得其真矣。雖不能流泉出雲，鳴鹿處虎，至于觀寺之隱，見聚落之向背，左右遠邇，亦梗槩焉。惜其委之海隅，卓爾天外，好事者其有見亦庶乎。贊曰：

二贊贊

葛羅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葛羅川，而不知有道開。蓋葛羅川既爲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者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數百粒，無所爲。以故後世莫知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九錫文矣。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賄後代之好奇者。云贊曰：

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班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仰仰吾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獻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恤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右葛羅川。

世人茹采剛則吐之，抄爛飯口如牛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啞餅餌，北平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理，於我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其齒。右道開。

王胄

遊羅浮題名

蘇子瞻

指掌圖贊

羅浮二山，綿亘高遠，峯巒巖洞，在在靈迹，不可遍歷。余慕其境，嘗往遊焉。次日登眺，百未一及，歸來深以不到不識爲恨。冲虛節道士，畫而爲圖，名以指掌。自記之，補來出示。一覽之餘，山之勝槩，確不偏誠，嗟，須彌雖大，芥子可納。羅浮雖廣，尺紙可圖。卽圖而觀，方寸自有羅浮矣。爲之贊曰：

山之高，不知其幾千丈。一睹是圖，如指諸掌。山之大，不知其幾百里。自圖一睹，如掌可指。誰謂圖小，其大何如？羅山浮山，具載無餘。何必登高觀圖足矣。可以遠世俗之塵慮，可以趣神仙之要旨。葛葛羅川何人哉？爲之則是。

偶 羅浮景泰禪師說法偈

度牒題名

蘇子瞻

禪師說法，非口所說。神龍聽之，非耳所聽。禪師之法，壁立千仞，於不言間，風清月冷。神龍之聽，谷虛聲應。於弗聞外，潤渟波淨。禪師棲山爲賓，龍以空叩。師以寂答，口耳兩忘。是真說法。

高紳

蘇子瞻

頌 中閣禪院修建道場頌

并序

皇帝在宥天下，十有三載。元功格于穹旻，大化融於四海。中外寧一，黎庶康樂，以無爲不幸之功，博施於萬民。用慈惠仁覆之，教茂育於羣生。每歲臨遣中使，勗求郡國禳禱吉凶之祀，授職於百神，徵薦集福之方。仰稽於皇覽，故名山勝景，靡不周備。旣而年穀順成，風雨咸若，兵銷武偃，遐邇安寧。然猶御索履冰日銳一日，因天下事爲事。以百姓心爲心，愛甚。納鷙鷹，深扇曉，景德四年仲冬，乃命大內太傅高班、內品李懷信、贊齋文建道場于羅浮山中閣禪院。七晝夜，仍降內府名香以錫之。爲民作福，蓋天意也。是山按圖號爲蓬萊之別島，實朱明之一洞天。蘊祕緼奇，含靈苗異，琪花琪葉，鎮以紫舍之壘。駕欵乘烟宅以白雲，號爲蓬萊之別島。實朱明之一洞天。蘊祕緼奇，含靈苗異，琪花琪葉，鎮以紫舍之壘。駕欵乘烟宅以白雲。

之洞，爾乃寶坊清遠，祇樹幽深，紺殿巖嚴，蘭膏夕燎，祝詞祕奧，雜梵唄於五天，蒼筠氣氤，散香雲於三界。祀山川，檢泥金鑑，或求神仙以自奉，或求年壽以攸水。我后則不然，恭默有道，至仁也。屈己從民，濟衆也。有五色珍禽，翔齋所靈，應續幼而效祉，陰雲霧散而復晴。其冥感有如此者。其他精應誰孚，福地殊庭，獨歷焚香，特遵密旨。大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元，貳之應相將，受豈止於一祥一瑞而已。昔之王者，望

仁，以固天下之基業；以成天下之務。以稔歲嘉禾爲上瑞，以愛物養民爲長生。功成我不矜，能惠加人。不求顯，有一于此。列辟猶或難之，況蒼澤下流，雅頌洋洋，總諸功德，播爲聲詩，不亦深乎？紳沐浴元化，刺舉朱方，欽惟聖作，仰止仙鄉。夫功以文著，事以頌揚，非文非頌，曷德清光，謹爲頌曰：

巖巖羅浮，鎮于南嶺。三山一海，浮空而至。閑閭烟鳳，蒼鸞松桂，皆異康時。宅靈瑞帝，吾皇撫運。惠深四時，廣覆分火宅空。被聲教於海外，躋仁壽於域中。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惟聖德與神功。

大中祥符元年，聖次戊申二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史館知廣州軍事兼市舶管句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紳撰

紳家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旣醉，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林木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首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觀道人陳熙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觀石樓黃龍洞，期明年三月復來。

遊羅浮題名

紳家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旣醉，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林木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首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觀道人陳熙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觀石樓黃龍洞，期明年三月復來。

紳家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旣醉，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林木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首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觀道人陳熙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觀石

之洞，爾乃寶坊清遠，祇樹幽深，紺殿巖嚴，蘭膏夕燎，祝詞祕奧，雜梵唄於五天，蒼筠氣氤，散香雲於三界。祀山川，檢泥金鑑，或求神仙以自奉，或求年壽以攸水。我后則不然，恭默有道，至仁也。屈己從民，濟衆也。有五色珍禽，翔齋所靈，應續幼而效祉，陰雲霧散而復晴。其冥感有如此者。其他精應誰孚，福地殊庭，獨歷焚香，特遵密旨。大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元，貳之應相將，受豈止於一祥一瑞而已。昔之王者，望

譚得一申。李惟一已。呂致祈。王。李道昌。乙。圖致祥。申。丁。如愚。辛。呂得固。甲。鄭清。庚。祖道光。庚。周景寅。丙。黃欽。光。己。羅師安。申。秦崇真。亥。陳守中。戊。劉守仁。己。黃守元。甲。鄒師正。癸。以後失錄。

西山記

三

免解進士鄭萬誠跋

世言神仙之境皆曰蓬萊蓬萊爲弱水所隔昔董卯女老死於漢舟中竟不獲見其房號蓋分一島而爲羅浮名公鉅卿孰不願一見焉然心慕巖泉身係社稷者不及至也征宦雖邇職守有拘者不暇至也進退自適修遠是阻不能至也是故仙境難可慕能一至者幾人至者亦有矣能遍歷者幾人通勉一遊必徧歷而後已惟有心者能之然洞天之本始聖皇之源流史傳之紀載幽居之隱幽植之靈異前後之吟詠不可以備知茫然而歸亦無益也前此郡據郭公之美嘗爲羅浮山記郡侯譚公梓又嘗爲羅浮集皆爲有心於此山者設也今集二家之善編爲成書曰羅浮圖志凡地里廣袤之數巖洞泉石之名祠宮藍舍之居真仙高士之迹宸奎聖燭之煥炳符瑞寶鎮之瓊璣與夫一草木一禽蟲之有異於人間者靡不詳訪而備錄之而又搜尋古今之碑記以實其言收拾士大夫之詩詞以備其事記錄有坡編次有坡序留題之多因其題之時相爲先後無復以職位崇卑論庶幾後來雄詞雅詠隨亦接續而書焉是編既成可以窮數千載事於須臾覽數百里境於指顧名公鉅卿昔之願一見而不可得者茲不待躬履而得之矣著者氏石叟其本官是下山中之遺稿也

羅浮天下之名山也。府教先生清源王公天下之名士也。以名士遊名山爲之歌詩。以紀奇勝爲之圖誌。以紹久遠。誕生泉石。煥發幽祕。山東坡而後百有餘年而復一遇者也。公將遊山。中山有百歲得道之士。棲處石洞。晨興忽汎。捕庭戶。語其徒曰。貴人且至。越明日而公早至。道人起敬。從杖屨後。徜徉信宿乃去。異時屢節來遊。有迫之而弗去。獨惓惓於此。意者興寄高遠。趣尚幽雅。然方寸與造物者遊。而方外之士。神交心契也。固宜。昔歐陽公初仕洛陽。遊嵩山。見苦蘚成文。丹書四字曰。神仙之洞。世傳其仙遊戲人間。必爲現奇名世之士。其歐陽公之徒歟。王公倫。魁南省。他日名位德業。當不減於歐陽公。而且發軾於羅浮。祝嵩山之事。亦復不異。敬於是編之末。表而出之。庶幾觀者有所考信云。寶慶丁亥六月中游。門生賜同進士出身朱篆謹跋。

陳
卦

續跋

集
詩

三

記錄名山千載事也。非胸次空乾坤，學力到今古筆端妙造化。略克當之。昔人入廬山讀書，見郡記謂徐凝瀑布之詩與李調仙並傳而不覺失笑。又有遊仙都得舊註云：山柱上有黃帝鼎湖而未知鼎湖在陳之湖城，則憫其博古不精然也。蓋取子不到無以述作者衡鑑之目，考訂不實尤難乎？塞後來雌黃之口，今天下名山率有記錄，如其傳以成說，僞以誤真，一時筆削不及研細，或爲士大夫所嗤黜，則終古疵瑕。

想尚有之亦莫能致乃掇先生文集係羅浮述作者得雜書十五篇逸亡之餘所見者此耳嗚呼仲尼之存或削其迹而夢奠之後廢滅千載自古聖賢湮晦於一時而後耀於無窮者固若此今公議獲伸先生之緒言遺事人爭讌錄況於文章乎其見實於世與祕藏遺風孰爲輕重哉好事者博采而續傳之此臣所望也紹興乙卯長樂陳申謹序

反爲名山累羅浮舊有山記行於世疎脫簡略甚於前失迺若宋明爲第七洞天泉源山爲三十一福地道書所載者甚備而舊記乃從而略之葛碑川單道開俱西晉人隱於羅浮東坡子西行山記皆恨山中人知有碑川不知有道開此自有宇宙便有茲山名稽異境飛仙蛻客直可指計而此乎不錄則所記者謂何武周紀功之碑辭近短諷延祥妄報之事跡誣怪誕似不足塵齒牙於名山而夸詭其事於館牆然覺清泉白石有塵俗狀而無物外意然則名山而遇若人猶爲未遇也是庵先生以偷魁偉望筮仕郡縣於羅浮一覩面目傾蓋相友蓋嘗漱酌景泰之泉問訊碑川之窟傲睨文惠之碑贊遊戲東坡之翰墨次第其學力學力副其筆端有所寄興鍾呂聞奏凡所以品題奇勝貢發幽潛若神物爲之呵護適冲虛

雞浮山虛觀化經略語
伏以蝴蝶洞寒傳鐵橋海眼之異龍竹老號石樓瑤池之雄是人間第七洞天況山中又一福地水雲捲起蓬島浮來飛雲頂望見潮生夜半時早知日出梅花開盡空翠羽之啁啾燕子不來何碧壘之寂寥奈歷歲涉時之淺久致內蜘蛛之交攻遊蜂依酒盃窗推戶損飛絮亂裝子亭廢臺荒雖然開口告人難但要出手做事易葛碑川丹籬凝風凌雨之軒轅草道開石道上棟下宇之壯麗可謂天開勝境地開行也有活神仙是人皆可結緣此事一了公案謹疏

亦可問津涉涯。况素常來遊乎。所謂藏山之祕寶者也。萬樞衣從先生後編成而屬萬校輯以寫琬琰。草

南岳以齊山鐵橋鎖乎絕頂石樓峙乎半嶺登覽遇極在平掌量之前海嶼遙邇何其小然周五百
十七里列四百三十二峯源洞溪谷數千百重并包廣博光大含洪開者如蓋覆者如錦鋪者
如弓尊者如老卑者如童曲者如臂亂者如蓬排者如章碧者如臘平者如几圓者如鏡底者
如熊吼者如虎蟠者如龍其妙潤極不可形容橫然其若倨儼然其若恭曠然其若樸藏然其若蒙
然其若視豁然其若聰不瞽不味孰爲始而孰爲終蘊藏蓄養惟道之從又若佛老之宮瑞象融融聲牙
詰曲丹碧蔚雄蒞石瑞藻湧水玲瓏山之玳瑁竹之箭葦雀五色藍葉千蕊寂寥兮丹砂遺巖岌礪兮
瑤臺隱空懸崖折非人跡所通此相爲大者槩舉其宗其餘錯細安可搜窮祥雲隱密蒼夕隱晦時有
岸幘羽服野人山翁忽去倏來不知其蹤謂長生而久視亦往往間有乎其中時有萬舶乘風不知西東
瞻我峻極烟光杳晝洞谷昏昏開乾闢怒風叫號轟騰四門恍然之內隱隱若萬兵之屯豈非呼吸號
召有鬼神之淡森徐而萬籟息朝霞散日月光耀氣象始溫又或午夜虛森樂池奏音芳馨妙韻絲聲
金疑有燮和之瑟空桑之琴得非青谷闕遠繚渺有列仙而下臨西口于岷峨之境東走于王屋之深瀕
洲方丈名潛秀卒抵乎北向之丘如匱漏與桂林莫此贍宅朋來盍釋愁夫列席環坐開屏冲襟疎襟廣
庭寶金翠琳海殼設張左右酬唱樂其源之恬澹惆世網之浮沈翛然往返不繼以淫瞬息萬里草木欣
之駛千變萬化非至神之妙孰能考尋客有覽予之賦從而謂曰子之言則當矣事則備矣意則博矣
然予輒有議者惜夫二山之居在南方之鄙去天子之上都邈乎數千百里疎嚴浩博少見遊於王公
靈跡幽渺未碑紀於文史比秦華及嵩高未可齊其班爾愚乃從而辨曰子之所云未燭厥旨昔者大漢
帝誠肅祇授金龍與玉版指道路以交馳將事之夕明鑾斯乃至翔鸞舞鶴繞殿紫芝旣仙壇祭詔宣
室受誥萬有千歲景福介時俾昌而熾允王保之帝子皇孫慶流本支獻南山之壽歌天保之詩與夫他
增皇家之盛美矧以當祝融之宅位贊真主以乘離壤行雨施產英孕奇其在國家有大福祈辟使奔走
造化分何裨豈比增高福地麗美天基靈固南嶺鎮安外夷奠巍隆隆無薨無虧辰毫祿軸文采袞裳端
山彌望徒當乎四達之達聖飾別館止可事于遊嬉耽毫揮吻但益夫貢聲名之所爲於功業兮何補於
牒顯著又奚徇乎眞區之遠而客乃駭汗退席斂容就卑歎嘵窺之淺淺小子曾莫之知而今而後安敢

羅浮志卷十

詩

洲方丈。名惟秀岑。抵乎北向之戶。如勺漏與桂林。莫此靈宅。朋來盍發。想夫列席環坐。開廊冲襟。襟檻廣庭。寶金翠琳。海桃霞槳。左右酬招。樂冥源之恬澹。慨世網之浮沈。翛然往返。不繼以淫。瞬息萬里。卓犖以之駁駕。千變萬化。非至神之妙。孰能考尋。客有覽予之賦。從而謂曰。子之言。則當矣。事則備矣。意則博矣。然予病有議者。惜夫二山之居。在南方之遠鄙。去天子之上都。邈乎數千里。疎巖浩博。少見遊於王公。靈跡幽渺。未殫紀於文史。比秦華及嵩高。未可齊其班爾。愚乃從而辨曰。子之所云。未燭厥旨。昔者大樸之判。洪濛之始。微堯水之九年。汎濫絕其涯涘。實茫茫之無垠。亘岷崐之絕底。赫赫上帝。眷然閔此。以蓬萊之三山。分一枝而遠徙。東浮海以合焉。謂博羅兮有以。然後驅蟲蛇而歸之山。逐魚龍而赴之水。天地復位。日月正晷。乃有州閭與鄉黨。遂知君臣與父子。以陶以漁。以耘以耕。出粟米與犧牲。供郊廟之祭祀。則是山也。遂領炎荒。上正星紀。惟金三品。液楠杞梓。翡翠羽毛。虎豹兕兕。竹箭丹砂。纈縵絲枲。珍角瑣瑁。元龜象齒。石蜜山蘋。黃精白芷。蛾眉龍骨。桂香桐紫。先貢實以充庭。何九州之敢擬。足以擧上國之文章。尊皇家之盛美。矧以當祝融之宅位。贊真主以乘離。實行雨施。產英孕奇。其在國家。有大福。祈驛使奔走。

增皇家之聲美矧以當禮融之宅位贊真主以乘離雲行雨施產英孕奇其在國家有大福祈驛使奔走
帝誠肅祇投金龍與玉版指道路以交馳將事之夕明鑾駕斯乃至翔鸞舞鶴繞殿紫芝旣仙壇祭訖宣
室受籩萬有千歲景福介時俾昌而熾尤主保之帝子皇孫盡流本文獻南山之壽歌天保之詩與夫他

造化分何裨。豈比增高福地。躋美天基。肇因南極。鎮安外夷。巍巍隆隆。無窮無底。宸毫秘軸。文采葳蕤。瑞牒顯著。又奚徇乎填區之遠。而客乃駭汗退席。斂容就卑。歎管窺之淺淺。小子曾莫之知。而今而後。安敢措之以辭。

羅浮舊有題詠勝芳振聲林壑增輝歷年既久散逸尤甚後來收錄者雖云富矣然精粗相雜工拙莫分予因掇其英華芟其鄙俚首紀神仙之詩次錄唐宋以後諸作若夫播大雅之音騰金玉之姿者尚有俟徘徊葛眞隱丹爐畔掩映麻姑築縹臺

八仙詩飲畢。古今傳。題詩於石上。集刻於石壁。久之半漫滅。

雲外觀山出怪奇。雲間縹渺立多時。堅舟有力如何負。泉錫無源底處移。千古流傳成勝跡。幾人修煉得。

羅浮志 卷九

枝香清遊恰欠麻姑在，好約同來醉玉瓶。

黃龍洞內石佛起，中是神仙地。虛巖遠送武陵源，變作七星泉。

貞陽鄭介續葛仙詩有序

唐時有人避地入觀源洞見石室壁間刻碑，川時云：松門石徑草芳草，落花滿院香沉沉，及再覩

不見其處，恨不記其全篇，介爲足成全篇云。

麻姑峯頭黃鶴歸，丹霞上昇霞散，寒猿嘯木山月白，正是仙人朝斗時。並天境，象何盡，松門石徑青芳草，落花滿院香沉沉，緣似劉郎應解到，碧溪數聲連暮鐘，夢回已覺松曉曉。

憶羅浮

相思天一邊，知在石樓間。高臥人稀到，數峯雲共閒。仙方新更試，易疏舊曾刪。好探鼈頭信，時應有鯉返。

又

雲封紅塵一下拘名利，不聽山間午夜鐘。
雲封道人孫真常，元淮四基地事。

寄羅浮

羅浮無名仙人詩，
天符觀石刻詩於其末，題云山人此得道。

羅浮先生居道流，飲泉漱石輕玉侯。臺中日月長來往，物外乾坤自在遊。劍氣衝開山月曉，琴心寫破洞

雲秋

相逢苦恨無多日，袖拂紅塵歸去休。

寄羅浮道士

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世間甲子管不得，壺裏乾坤只自由。數著殘棋江月晚，一聲長嘯海

山秋。飲餘回首話歸路，笑指白雲天際頭。

贈鄧金壇歸羅浮

羅浮道士真仙子，躍出樊籠求不死。冰臺皎潔水鑑清，洞然表裏無塵滓。叱咤雷霆發指端，威神鬼役鬼

飛丹，朝昏霞氣松牕暖，夜禮星辰玉前寒。琴心和雅胎仙舞，屏絕淫哇追太古。幽韻蕭森海鳥風，餘音綠

繞江天雨。真居僻在海南邊，溪上簡葱洞裏天。靈鳳九苞飛檻外，珍禽五色舞花前。金絲縷縵紫河車，青

霓浮道士真仙子，躍出樊籠求不死。冰臺皎潔水鑑清，洞然表裏無塵滓。叱咤雷霆發指端，威神鬼役鬼

飛丹，朝昏霞氣松牕暖，夜禮星辰玉前寒。琴心和雅胎仙舞，屏絕淫哇追太古。幽韻蕭森海鳥風，餘音綠

繞江天雨。真居僻在海南邊，溪上簡葱洞裏天。靈鳳九苞飛檻外，珍禽五色舞花前。金絲縷縵紫河車，青

霓浮道士真仙子，躍出樊籠求不死。冰臺皎潔水鑑清，洞然表裏無塵滓。叱咤雷霆發指端，威神鬼役鬼

飛丹，朝昏霞氣松牕暖，夜禮星辰玉前寒。琴心和雅胎仙舞，屏絕淫哇追太古。幽韻蕭森海鳥風，餘音綠

繞江天雨。真居僻在海南邊，溪上簡葱洞裏天。靈鳳九苞飛檻外，珍禽五色舞花前。金絲縷縵紫河車，青

霓浮道士真仙子，躍出樊籠求不死。冰臺皎潔水鑑清，洞然表裏無塵滓。叱咤雷霆發指端，威神鬼役鬼

飛丹，朝昏霞氣松牕暖，夜禮星辰玉前寒。琴心和雅胎仙舞，屏絕淫哇追太古。幽韻蕭森海鳥風，餘音綠

繞江天雨。真居僻在海南邊，溪上簡葱洞裏天。靈鳳九苞飛檻外，珍禽五色舞花前。金絲縷縵紫河車，青

霓浮道士真仙子，躍出樊籠求不死。冰臺皎潔水鑑清，洞然表裏無塵滓。叱咤雷霆發指端，威神鬼役鬼

飛丹，朝昏霞氣松牕暖，夜禮星辰玉前寒。琴心和雅胎仙舞，屏絕淫哇追太古。幽韻蕭森海鳥風，餘音綠

白玉蟾

禪房懷友人岑倫南遊羅浮

李白字太白

娟娟羅浮月，搖曳桂水寒。美人竟獨住，而我安能羣。
一朝語笑隔，萬里懨情分。况吟秋聲沒，夢寐羣芳歇。
歸鴻度三湘，遊子在百越。邊塵染衣劍，白日凋華髮。
春風變楚闌，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沙悽苦顏。
始來已永久，賴思如循環。飄飄限江裔，想像空閑離。
每醉心別淚，徒益缺坐愁。青天末出雲，黃雲蔽日暮。
目極何悠悠，梅花南嶺頭。空長減征鳥，水闊無還舟。
寶劍終難託，金囊非易求。歸來倘有問，桂樹山之幽。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前人

桂水分五端，衡山朝九疑。鄉關渺安西，流浪將何之。
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時昔紫芳意，已過黃髮期。
君王縱疏散，雲煙借東雨。去之羅浮我還憩，蛾眉中道闊萬里。
舊月遙相思，如尋楚狂子。瓊樹有芳枝，羅浮登勞煩。

將遊羅浮登勞煩臺別羽客

廣陵

李茲玉字文

清遠登寺臺，朗縱覽泉喚仙風。於此葛蘢魄，冷光激遠日。
百里見海色，送雲歸蓬臺。望客滅秋碧，波瀾收日氣。
天自回澄寂，百越入草中。十洲點空白，身居蠶鳥上。
口詠元元辭，飄如出席龍。想望吹簫客，冥冥間世歌。

冥冥間世歌，笑不足惜。竭來羅浮嶺，披雲煉瓊液。

胡公雲

岑興可以臨高跡，苦將抱瑤琴。

絕境縱所適

李賀字長吉

依依宜織江南空，雨中六月蘭臺風。博羅老仙時出洞，千載石牀啼鬼工。

蛇蟲凝洞堂，溼江魚不食。

沙立欲覓符中一尺天，吳城莫道吳刀鑄。

羅浮夜半見日

劉禹錫

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喧天綈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万里，湧出黄金輪。

羅浮

南岳僧小白

危閣閣登思渺漫，九天如在掌中看。遊人莫著單衣去，六月飛雲帶雪寒。

送芝上人遊羅浮二首

岳麓僧清範

一瓶一錫十方遊，揮塵湘南夜語投。四百好峯在何許，寄師雙眼看羅浮。

中閣

僧小白

棖層高閣倚巖局，俯瞰塵寰仰摘星。晝夜泉聲混天樂，遊人好向靜中聽。

寄趙羅浮軒轅先生所居

皮日休

亂峯四百三十二，欲問微君何處尋。紅翠數聲遙室響，梅桓一炷石樓深。山都遺負沽來酒，樵客容看化

後。今從此謁師知不遠，求官先有葛洪心。

右羅浮志十卷，明東莞陳鍵廷器撰。按先生事迹，具見各通志本傳。中明史稱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家有萬卷堂，多祕府所無之書。四方之士來借觀，必館餞焉。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先生詩較孫仲衍不及，視雪篷砲兩諸君似勝之。粵中山水，必首羅浮。據南雄府志，有宋謝沈所撰志，迄今未見。是書則先生因宋王肯所輯，與後人所續者，釐正刪補，毫而成編。然如袁彥伯羅山疏、竺法真登羅山疏、謝康樂賦、贊太平御覽所輯數條，其最古者，均未纂入，仍未免缺略之憾。然今通行本國朝長洲宋廣業所輯羅浮山志，會編兼穢不堪。固不若是書脩潔謹嚴，尚見廬山真面。探奇者所必須也。亡友黃石溪明經舊藏，明初印本，宛然宋槧舊與借讀，鈔有一分端，居多暇略爲校勘以付梓。人內有缺頁，唐子西佛迹記據本集補之。酉元長金丹世系記亦載山志會編，殆經後人竄亂。至末云：自馬至鄭列仙傳，諸書實無至羅浮之事。朱真人亦非安期弟子，而元朝生孝先之後，豈師也哉？陳鍵作志據之以立傳，則誤悠之極。元長宋人也，而預糾先生之作是妄乎？姑缺之俟補入。自序亦缺，即以山志會編所載者，并於其首云：十五卷，殆鈔舊者誤也。戊申長夏後學伍崇曜謹跋。

新刊羅浮志

羅浮東廣名山。神仙窟宅。四方君子。或未能一至焉。所謂仙凡之隔。寄壤之殊矣。近得致政大參吳公。出示羅浮志。迺東莞致仕亞卿陳公所著。門人羅彥通編錄。大參重加裒集考訂。披閱之餘。不出門庭。山中仙景。盡在目前。遂捐俸繪梓。以永其傳云。大明成化五年春三月吉日。承事郎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知縣信豐胡懋題。

泰山紀勝

孔貞慕基



泰山紀勝小引

昔年登岱，未能領略其勝。歲癸丑，就祿秦安，旋以計借往來長安道上，席不遑安。五月既望，蕭子天木、安子貞吉，檄予登山，攜酒餌，作二日遊。始得與山水作周旋，雲深處遠，怡然會心。思有以喻之於言，然詩歌拘於聲律，題勝乎文，雖古人避之弗擊也。於是隨其所歷名勝，紀以質言，以備異日展玩，使不忘於心。非敢質之士夫，曰可以嘗臥遊也。闕里孔貞瑣壁六論於岱下之弗措軒。

泰山紀勝

清 闕里孔貞瑣壁六甫纂

萬仙樓

一天門，歷萬仙樓。山路紆折，澗水深，帶樹木葱蘢，望之如重堂邃閣。上通遼府，雖萬仞初步，知其蒼鬱深也。

經石峪

澗東有峪，乳山倒垂，貌若笛筒，倚岩作石亭。左峯腋抱中石坡斜平如掌，方數畝許，褊鵠字如斗大，相傳以爲晒經石。上有小瀑布，橫閭若短簾，浸蝕經字半雕落矣。布席坡中央，趺坐水左右來，濺人衣裾，欹身汲寒流，漱齒似非人間境界。

水濂洞

歷高老橋，人祖廟，望憲宮亭，皆迤邐由巽趨乾，及澗忽轉而未，如膝動膝折而飛瀑從西北來，淨如垂練。洞口藏深，中水弱，時隱約可見。

玉皇廟

歇馬崖及玉皇廟，山容始肅，祿存當巡，疑無攀躋處。登眺者有儼若之思。其左側林壑尤美，上懸崖依嶺。

而東松柏森鬱人跡罕至殊多勝槩焉。

迴馬嶺

山迴路轉屐齒通突而直山懸澗水割然阻絕轉仄向東南梯雲御風而行槐達嶺頤蓋山腹中脉絡盤桓至此又一大折云。

盤桓

盤桓陟雙廟西眺扇子崖如相拱出倒盤而下路皆平闊野花與草樹雜發點綴茅舍竹籬間絕似平野村落人家無復巖巖氣象譬如接嚴賓之後忽遇好友坦懷笑語遙望對松山另開一幅畫圖矣。

御帳崖

諸水從寒間奔赴頓覺冷然與人世迥隔雖薄遊亦當作十日盤桓砰上盤痕尚多疑是御帳遺址。

五松樹

始皇東巡五大夫以擇衛功受封不知後祖龍幾年而沒或者非甘棠遺愛土人不復擁護之幸後王覽仁不尊其爵迄今十八公猶襲名號未詳是其苗裔否其別族有獨立大夫亦就寔拉矣。

朝陽洞

石成出岩通山腹潤入朝陽洞避雨洞中澄泉甘冽碑上滴露如懸珠道士以器承之命曰石乳官廳後石屏礪礪有奇致西偏石筍人應壁米萬鍾用六書古篆題雲根二字筆法逸然生動。

對松山

冒雨行對松山奇絕雲填澗谷皆平眼前斜飛若輕飛積棉推挽可動仰視雨山連黑雲壓頂上與松樹纏結神合無間忽悟松樹乃靈苗所鍾感泉石之氣而生也風動微塵髮鬢若怪龍藏雲霧中瞰人欲博。

十八盤

過大龍峪分路西北兩山壁立中通一線仰窺天門如鏡險峻不可登聯鎖爲欄緣雲傍岱嶠天門返顧凜然勘登高臨深之悔雖自謂貢育亦復氣奪。

新盤

東行入新盤俯視羣山錯疊如綺歷五老諸峯上棲子崖度天橋皆曲折可盤礴昔謂舊盤似直臣新盤似直士一則磊落光大嚴峻不可屈撓是冠裳入朝氣象一則綿邈蕭疏遺新風流隱逸君子之所珍也既登少憩御香亭遙望宮殿嵯峨不知人間天上。

蓮花峯

殿外白蓮若供養數株挺立花體寬平又絕類蓮實遊人多坐飲其上異在深入澗中見化工位置獨巧碑因山體爲之青石創立橫直不可以尋尺計光澤若刮磨昔用八分或梯空摹行人間唐開元年所製

摩崖碑

摩崖碑爲之青石創立橫直不可以尋尺計光澤若刮磨昔用八分或梯空摹行人間唐開元年所製

也碑底側有巨泉陰溝清冽逼人毛髮千百人取給不窮。

真太山

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真太山世傳五岳真形本此甚矣人之好異也。

玉皇頂

玉皇廟岱嶽極頂北望羣山萬層曷從拱扶或若星羅或若幕布或若連營或若聚幕烏獸翁龍劍盾矛戟之形無不備具堪與家謂之祖山聚講有以哉。

紀異

山上下陰晴氣候不同盛夏苦寒御夾單衣不免擁爐時微雨新霽紅日麗空殘雲滿地俯視汪汪如陸海堆碧精舍不知其幾千萬頃客指示廟予曰其下人家方陰也。

試心石

石鏡僅可容足下臨絕澗常有道士鶴立其上索錢過者駭且笑謂是以命買財者夫以命買財寧獨一道士哉。

無字碑

無字碑非碑也皮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文銘或玉檢金函之屬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雨動其蓋雷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孔子廟

泰山惟孔廟極空闊無障蔽可以窮目力之所至後卽山陰路崖前二短碣紀與顏子望吳門事舊有講堂今成荒烟蔓草矣。

望海樓

廟在極頂之東先年重構復傾基址尚存碑記小天下數字今諸祠鼎新惟此未遑修舉過者慨之。

探海石

一多橫出東指渤海三面無所憑依雨濤風烈則不可登好事者或飲酒其上質酒者是亦以命

捨身崖奇險以石投之移時及地微聞駭然之聲愚民或墮身其下常有遺骸擋住不知何取或曰墨氏之教也夫墨子兼愛其流弊乃至不仁其身悲夫。

捨身崖

捨身崖奇險以石投之移時及地微聞駭然之聲愚民或墮身其下常有遺骸擋住不知何取或曰墨氏兼愛非中也然摩頂放臥猶曰以其利天下而後爲之也夫乘物於江河以爲廉人則笑之至於捨身而

無所利，曷爲乎爾。一先正刻經語其旁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仁人之意哉。然不若泯其名。

仙人橋

橋當絕澗，峭壁夾橫石若椎，履之如將可陷。往往既過卻視，股慄不能退。

八仙洞

由丈人峯下山陰道，迤邐而東。洞在北山之岩，危若櫛棲。鳥道一線，松阿結茅屋數椽，點綴不到。若或有隱君子焉。

石屋

石屋與八仙洞相連，然無徑可通。洞石如擎卵，攀藤附葛而下，行五六里始達。路逶迤，緣山跨澗，風氣與松風相激薄，沾染襟袖。眉宇爲之浸綠，既至峭壁圍空，半千百仞，皆神工削成，展若列屏。曲若卷葍。松生岩阿，接雲蔽日，上不見天。澗下松棚，如積霧蘿屋，亦不見地。轉側入黃華蓮花二洞，掬泉水飲之，覺惠泉中冷，猶是人間麥味也。此爲岱陰第一洞天福地，徘徊留日，喟然觀止。

日觀

天地氤氳，沉溼淹沈之氣，以息相吹。野馬耶，塵埃耶，茫茫無所止極矣。況於微風澹霧，密雨濛雲，皆足障遠，而欲窮千里之目，迎初日，觀海水，其數往而不獲一觀也。則宜秋深冬初，星皎雲淨，夜色空濛，如縠天雞鳴，微暉乍生，凝睇久待，苦日不至。纔一轉瞬，倏半體者月弦，就望，厥色殷紅，韜光不曜，輪盤而上，少頃日中忽如一燈吐焰，次如炬，次如瓶，次如蠟，次如葫蘆，上黃白下紫赤，類薄鍊狀。又次如葫蘆，瓶之倒置，最後如炬燈之燃，蓋其初爲海氣所蒙，蟬脫既盡，然後全體昭融，燭芒四射，趨前卻若危船簸浪，震盪心目，神體爲之不寧。日下積霧色正黑，俄而重霧之下，忽出白練，長可竟天，與客相顧錯愕，詫嘆曰：是非海水耶？古之人不子欺也。

觀海石

觀海石，在仙人橋畔，石筍南苗，闊僅尺許，三面深塹，洞黑無底。蛇行匍伏，始充一登。睥睨左右，頭目昏然，震眩欲絕，心神怖懼，移日不怡。古人擇地投足，非周行不履，恐跬步偶誤，自貽之感。

小蓬萊

小蓬萊在東澗，清湍迅激，巖石若傾蓋亭亭見日。盛夏拉一二清放之士，脫巾襪，布几中流，壘石蹲坐，浮觴避暑，相與和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下有寒潭引深，風作颶颶聲，頓覺轉炎爲涼，驅夏徂秋，不知世間有懷惱事。

王母池

池受小蓬萊之水，深廣可勝小艇。左呂仙洞，右羣玉菴，夏秋山水暴漲，聲沉沉作江湖吼，震搖城市。如波雷未吐，郡人有竟夕不能寐者。

四陽菴

岱廟左腋

幽靜蕭瑟，爲黃冠燒煉之所。遊覽者含旃弗顧，僻故也。唯僻故勝，南望徂徠，若几案可憑式，庶幾竹溪六君子之遺風，猶有存者。

明堂泉

以明堂名泉誌其地也。左謝過城，小山寬平方里許，中有地道，捷即明堂舊基。或曰：以脣侯歸田謝過之故，泉一線涓涓潔折入汶，掬水灌饑，穆然動盛古之想。若漢明堂在州東北隅，岱左腋落脉虎砂裏龍首水口，連鑿道形勢亦勝，近鄉大夫卜臺焉。

普照寺

寺隱山坳，杳嶺間之鐘磬鏗然，而寺不可見。路轉峯迴，則已至也。林木蔚發，松實飛雨，異氣靈光，輪囷其上，高僧往往卓錫焉。東谿幽勝異境，排澗流而東之。築室其衝，岩阿種菊，皆得命曰菊圃。導流南注，爲石塘九曲，時荷蕊輔以芡浦，清夜飲坐臨池，取月坐石，逆風不知僧之非我，我之非僧也。

投晉洞

三賢書院

三賢書院，背倚奇巒，列峯拱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於此。石介侍立，石猶存。上有遺痕，投晉洞繞院東偏，胡安定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二字，輒投洞中，古人勵志精勤堅苦如此。其卓然表見於世，非偶。故今遊者芳其廟居者榮其名。

三陽菴

菴與普照寺共一羅城，乳峯雙絡，投晉洞爲之限帶。由書院螺旋而上，五里許抵山門，青松落陰，雲物冷洽，層巒斷壁，精翠欲流。殿宇數十楹，各有攸祀。其左殿龕下，龍口吐泉，承以曲池，潛行出香積手掬注盆，煮梗蔬，皆各列殊常，綠丹梯轉上界，多煉坐幽洞道人，往往解蟬脫者，西北尋隙，參差飛瀑，如練俯視城郭，與蒿里相錯，慨然丁令化鶴之感。

白龍池

菴雨漸應，歲有常饗，雖西北諸壑之水流爲滻河，經大峪口大石峽，白石爛爛，沙水澄鮮，石鱗魚生焉。其西北復懸二瀑，萃于竹林，四水亂落，相助奇焉。

北二丈崖

西丈崖，山會仙菴過仙人影，峻若建瓴，而北丈崖如懸修蓋，噴萬斛真珠，奔躍來會，遙望之似雙龍飲澗。天地泡影也，泡影之中，涌彭萬狀，致足樂已。生而不息，去而不留，何居仙人之留影也。西上危岩，得山之半峯青而影白，宛肖人形，眉鬚衣褶皆具，俗呼仙人影。昔始皇遣方士求海上三山，若將可至，風帆引之而去，望見之，嫣然則蓬萊，方丈瀛洲，安期、羨門之屬皆影而已矣。銘曰：天地開寅，寅昌萬八百形影，張神生象，化流光，去不息。顯若藏，造物功妙難計。若有人山之陽，薜荔衣裳，發西極凌東荒，立岱阿，指扶

桑丹樂就形凋傷賴影在却不堪人間世日促忙嗟終古自徜徉

竹林寺

西谷幽邃山徑緣陲一綫過北丈崖勢忽開朗如月滿古木交天濃陰匝地泉竹清易每雨後異雲覆寺日影薄之寺影帆懸雲中如蜃樓世傳老僧種參化爲天麻故天麻生竹林者良蓋靈氣所鍾歟師唐時殷勤竹林寺又得幾回過悵然增感

扇子崖

山竹林躡洞陟山西荆棘蒙茸險澗無逕撥茅尋樵子屐踪取道轉突崖懸棧達玉皇洞聞犬吠雲中鶴鳴半天訇然色喜按行劉益子營壘寬平宜寺旋登二嶺始抵崔前峯如扇面障空因以得名列嶂皆屏利棘矜傲岸不俯似欲抗衡岱宗而力不逮者遂號傲來西南峯底洞藏巨蛇常就道人丐食忘機不斂山陰洞極闊容數百人中有磯磯几榻可以避世益子曾竊踞其上俗呼牛王洞意必牛劉聲誤耳竟以名憑不眞然則名可忽乎哉

九女寨

孤紫絕洞深藤密筍山鬼叫嘯岩鶴鳴殿門多鹿豕豺虎蹤跡空庭落葉廢宇封塵明月清風自作來往

臘蠟丹籠蠶祕証忽聞松柏謾說翼然空谷足音

社首嵩里

封神者何上下祭之義也增土而築曰封除地爲壙曰壇曰壇壝而禪神之也規做圓丘方澤之意虛傳七十二君自廣晝巡狩外事不著於經文不垂於世蓋憂憂乎難言之禪祭或於社首或於雲亭或於梁父

或於岱陰小山卜地得吉則用之或曰從警蹕之所便爾社首迎接萬里西北有洞幽深不可測明初得玉簡十宋真宗祀后土所瘞也流俗類飾以詭怪幻縝之說以譽恐齋至利遂爲鼎斷鴻紳先生所不道爲其矯諱而不可訓也

岱廟唐槐

岱廟東獻正祀歷代崇望祭告之所殿宇弘麗繞以周垣樓塲百姓中有澳柏唐槐斯篆岱隸其駐蹕環詠諸亭齋古今銘刻甚富今海內所奔走而禪祀者賴先碧霞而後岳神不詳所自昉抑或東獻非小民之所得祀故假借祀碧霞云爾乎

天書觀

宋真宗藏天書處或曰在鐵塔之下今無稽焉

陰字碑

明萬曆年建宮廟麗有穆金寶閣烈日中勝光飛焰

泰山紀勝

氣象世稱雙絕或謂岱嶺東巖平削欽若欲摩崖紀功與唐八分並峙且成其額真宗謹讓未遑勒碑山下取對越之義其字完美說者於欽若不取其人取其文於真宗不取其事取其書

雲雪亭亭

兩山頽立逶迤一逕上有真宗御製碑銘去城二舍背負五嶺襟帶汶流岱陽勝地

梁父

今所號梁父有確無山按志距州百里竊疑非是先聖時曰岱確其高梁父迺遠因知梁父與岱必近成山側之倣來諸峯古今異名也

黑龍潭

太山東六十里曰黑龍潭祈雨如響南山壁立萬仞若鬼斧劈裁下臨巨潭瀉湧汎沕神龍窟宅每陰雨雷自潭出隱隱若嚴鼓奔輪水陰冽逼人毛髮皆堅臨豐森竦屏息無敢高聲咳唾者

夾谷

按記夾谷在祝其山背石闢險峻北下二十里歷大小石棚皆夙穴烏道不通車馬踰險會祝其非便或別取坦道迂迴而至歟抑大聖人作用以禮信爲甲兵恃險畏險皆非常情所及耶

顏神鎮

東岳頃幅山水明秀得海岱之精胚地產鉛煤粒土如金濁水金嶺之所交會泉石清聲鮮泥淳沙礫東

望青渤海

青雲山卽磬山金斗山附

金斗肥枯青雲瘦潤筆峯削劍翠色可摘倩若芙蓉墨齒與華不注如出一塊有桃塢松林龍門飛泉之勝至觀音坪寺僧例勸止焉曰否否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比止境非盡境也緣石縫仄行入山陰洞定喘仰視絕頂四圍剝削垂鑽延登坂峻鑿深俗呼閻羅鼻險可知也異在石成一片無斷續接落之痕堅光橫栗臨風遠眺東蒙雲物飛入襟袖欲下目眩魄奪始昌黎華山投書之事按碑記輦起平臥矗立天表旁絕俗麗寄象徵特蓋震方之芽苗岱宗之襟帶可謂善於名狀矣

宮山古新甫俗號蓮花

漢武東巡其雄心闊目固將傾洩四海躋踏五嶺迺獨瞻覽於此建離宮何居曰彼有取爾也新甫著于魯頌以離宮故更今名九峯如述因號焉世祀大夫香火極盛士大夫遊者輜輶頤慕名山煙鬱如斯蹠之士不遇知己使孤標自賞不亦惜乎山東西有兩候城通岡復嶺蜿蜒遠山環衛勢如登機北眺九峯攢聚連體半吐如天水蔚藍精華在隱見之間及山麓諸勝皆歛不露博訝亢直不憚所望陟天門忽開異境始知大美中涵層嶠曲洞百折不窮過快活三登蓮花碎觀石梁飛瀑嘵爲奇絕蓋山腹結穴要地彷彿御銀屋而深險過之及漢五丈夫松虬枝蟠幹龍鬚蛟髯若欲與秦松爭衡者長生池上下兩塘潛相灌注下塘金龜或洑行出上塘頗有禹門登龍之意其上與雲洞外狹中闊可布几席夏秋雲從

洞出滴落如雨。開小渠引洞外激流有聲。觀音白衣兩巖萬嶂插天。離奇天矮。有天然石屏隔座。如同宮異院。其腰絡突峯。如乳如鼻。如脣如齶。如龜如麟。如鳳峙。如龍蹲。皆錦疊繡錯有層次。而雲溪風隨中怪砂帶水。枝腳橫生。如續牙。如嘻噏。如錐如戟。如梗如樞。如虹飲澗。如鼠尋穴。如柄投盤。如柱入臼。皆棘矜跌宕。作鉤距閃撲之形。蓋其山皆抱胎。水知戀源。立即有懷去。乃不驟。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僂。窮究貫衿之勝致矣。西北天河水源藏雲根。曲沼承之。若淨瓶。白雲洞人祖廟。挂斗巖。纏紗天半。山懸逕轉上界。斷橋深壑。隔絕巔緣。寒鐵猿狹跳而過。達新甫絕頂。峯類鸞鷺。百里外望之空青。不盡杜詩齊魯未了。豈獨望岳云爾乎。山四週有朝陽洞。仙人橋。仙人洞。老虎窩。麻塔。烟白雲菴。春榜溝。木子坊。三圈懸流之勝槩。離宮在山之陽。秋千石柱猶存。雨後或得遺餌。謠觀新甫。宛肖岱宗。非比肩之兄弟。定繼體之宗子。但太山古稱新甫秀麗。品其骨相。蓋具儻而微者歟。

又
青雲華嶽之小影，蓮花岱宗之後身，斯以奇矣。聞山底春榜溝諸洞天，嵌空玲瓏，有流泉仰見日月，亂時人多入之。近如武陵之迷逕也。按峰山最爲玲瓏，由山腹可達絕巔，遊者快談之。蓮花玲瓏，鮮有聞者。則衝僻之偶異，而山雖固不爲之顯晦也。

卷六

岱西有長城鉅防，其東瞰繞岱百餘里，兩山夾道，一水中流，灑酒百折，異巖奇芳，足入耳目。中雙岩谷虛中如瓠，路盤旋若磨。山曲道斷澗，怪石蘭蕙，似欲噴絕塵世輪路者。有石梁可渡，緣垂壁落，彷彿輞川峯巒作百獸率舞。其最肖者，臥象行獅。天鍾之奇，象作朝應，獅爲主山，厥形左顧，首尾惺惺，造然生動，令人怪嘆化工之巧。林麓松柏外，多白榆歷歷，寺有積鐵，世傳達摩鐵袈裟，東北甘露泉，佛堂中鑿地得源，砌以文石，泓然淵瑩。中懸琉璃燈映之，洞見九淵，掬飲肌骨皆冷。心塵頓淨，潛行出亭，可引爲曲水分注時，有松慈流去人間，見者疑是武陵桃花也。獅口啣蘭，若下臨石棚，鳥雀皆愕，老僧撥飯食之，百鳥喧爭，飛集肩背，不避生客。始知李白居徂徠山中，鳥雀皆能呼而弄之於掌，非虛古名，質雖蹟在湖山都會者，非缺則毀，唯巖巔以僻遠全完，好無體，榜之足成大觀。文獻無徵，其求之野。

五峯如指。錦屏似畫。華山倚盤。鈞嶽清壘。龍洞有透山之奇。鵝山曉啄日之勢。河傳雪浪。峪號桃花。鳳岫

個鳳曉聳負子虎渴其膺窩純錯石猴與石馬蹲七十二峯顯礙長空七十二泉潛通渤海泉推涌突
燐珠激天峯稱獨秀卓筆出地歷山起千載之孝思皓湖壯一城之勝覽坎水連艮庭獻水乾宗子端嚴
去天伊邇故能拔此孤標翠孫羅列遙岱漸遙始克受其秀氣六燃之載既已舉其一隅八駿之遊尚期
遍夫四岳匪效尤於暨連實雅志何向平鍊管難工山靈莫謂

巡狩之於封禪，其同乎？曰：異哉！曷異乎爾？異之以其用心也。其用心之異柰何？曰：虞舜時巡，同律考度，協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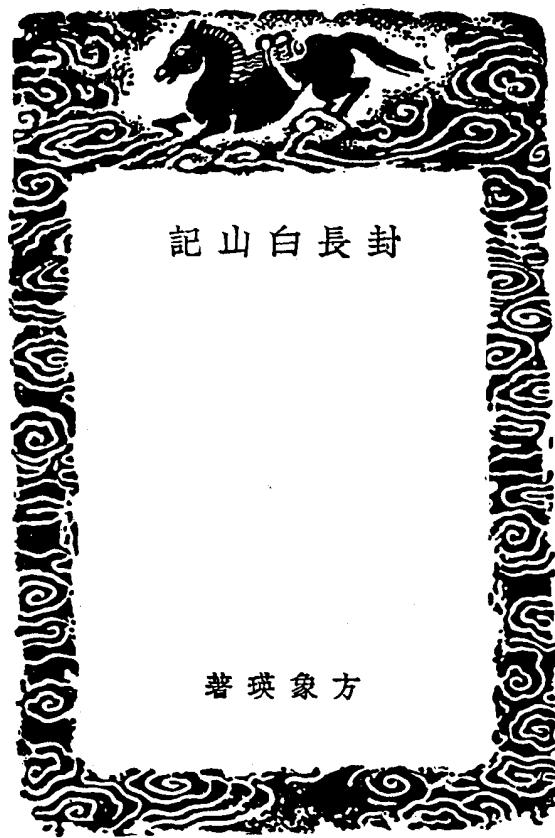
時正日修禱壇，燃德興廟，奠諸侯，朝之方帝，明其慶讓而致賴乎民。其心無非爲民事也。然後燔柴，玉告虔於天地，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因巡狩而祭告舉焉。非若後世登符獻瑞，粉飾飾功，求神仙，搜圖讖，謝天告祈，福利治馳道，快遊觀，貢進獻，盛冠從耀，兵煩供備，小民被耕織紡，燒墳塉之役，百執事驛命，乘職司營蹕之次，空舟海內，怨謗繁興，方且與一二從隸之臣，面虛說之文，眞矯詐之詞，將以潤色太平，炫赫奔騰，差夫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巡狩勤民以敬天，封禪誕天以病民，庶弭歲周四岳而民不勞，秦漢唐宋曠世一行，而天下敝何哉？其用心有毫釐千里之異也。而佞夫僥人，方將草封禪議，禮儀聚訟，益廷逢君之意，而助啓其機，以光武之賢，不能勝羣臣之請，則中主以下無譏矣。蓋莫麗山河，帝王之聲節，剝蠻邱嶺，儒生之餘事，豈取相如封禪草安石萬言書，洋洋綴綴，使人謂要然大章，類能流播天下哉。

徂徠山 鄭道

徂徠居羣山之中，祖太岱，昆新市，金斗青雲石門九仙子，孫儼列尼防括蒼東蒙金牛，遙爲賓主。雙汝絡其面，背匯於西南，如帶結於頸，山峯骨嵯峨，崖壁俱備，四向開坼，砂水相經，龍脉去來，莫可識別。山週百二十里，山勢掠戾，入磧石略，進若卷荷，退若剝蕉，有廣石瀑布，跨斷山腰，嶮之所由名也。殿宇聳松楸之中，溪流藏蘚葛之下，風雲霏霏，草木含煙，若繁星巖阿，倒陳於朝山，迤西溪潮流而北，山形始暢，另開洞天，林木葱鬱，溪水淙湧，隨處導爲魚沼，蓮下瀨洑行，出山外水，冬夏不盈不涸，蓋山得斯略也。始幽，嶮得斯溪也。始秀已過溪，山巒趨二聖宮，洞壑崎嶇，不通屐齒，或巒石表其往來之向，跨三樹，而北下深峪而西出，二聖之背，如顎發囊底，宮即藥貨巖，其乳山結構，聳嚴閉局，正大巖溪多竹，冒以藤蘿，外有轉珠山，當谷口，闊闊嚴密，闊然風迴水渟，獨訪六逸遺址，故老鮮能言之者，相一山之勝，此爲弁冕，其爲竹溪無疑也。得元時殘碣文，刻落不全，大約記夫子老聃，請道事，土人謂以奠郭二仙名宮者誤矣。距太平頂三十里，爲徂徠絕巘，雙峯顛頓，一平一峭，平可結庵，峭可築壘，峭非平不大，平非峭不奇，勢固有相濟而不相轧者乎？其下紫源池極闊，聞諸羽士，產菖蒲茲九節云，西南十六峪，幽僻絕巖，澗涧繞懸珠，三十餘里始達，從太平頂落厭，正對汶水，與東北趙州窑道相照應，據山之坤艮爲兩別谷，山陰直崖邃谷，多前賢題勒，沒於苔草，未辨是六逸筆蹟否，嗟夫，探奇索隱，愈深愈曲，遺憾愈多，達者觀其大略，

封長白山記

方象瑛著



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漫，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漫漫，無所見也。衆惶惑，前誦給音禮事畢，雲披散捲，歷歷可觀，莫不歎呼稱異。遂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闊近視頗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甚。南一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開則處處有水，左流爲松阿里兀喇河，右流爲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際，峯頭遊鹿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皆曰神賜也。蓋登者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遂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並不見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歷色克灘圖白黑噶爾漢噶大津薩滿薩克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兀喇，十二日抵布古塔，偏閱會審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京，其疏聞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鑿宜加封號，下內閣禮部議封爲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訛濶，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南二百里，嶺有潭周八十里，南注爲鴨綠，北流爲混同，國家龍興所自然，至今無知其處者。容虛周詳，穆然念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朕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庥，其享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摭原疏，綴葺爲記，用誌千萬世無疆之盛云。

封長白山記

清 遂安方象瑛潤仁著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一等侍衛噶謹禮等於大署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三日至兀喇，宜諭鎮守將軍等召，村莊獵戶皆無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或穆布魯世採獵，以老退閒，自言祖居額黑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噶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虛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于訥陰，于是噶喇大額黑等由舟覓縉率固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庫納訥林祁爾薩河，訥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渡林巴克喀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噶喇大等亦至，蓋自逆湖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七日耳，十一日發訥陰，於是噶喇大額黑等會密樹茂林，擺筵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堵中，頗坦而圓。

記 浮 羅 遊

著 未 番



遊羅浮記

清松陵潘來次耕著

卷之三

羅浮之奇勝，載於圖經，證於志乘。雖見於名賢詩翰者，不可勝記。中州人士之來嶺南者，必以遊羅浮爲辭。比其還問，羅浮作何狀，輒噤不能對。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不可遊，蓋十無一至者焉。余嘗心怪之，去多客羊城，卽諭意欲登羅浮，謀諸土人，尼余者十人而九，歲首之瑞州制府吳公相留，忽忍春盡，將告歸。公笑曰：「曾遊羅浮乎？」遊而還，荔枝熟矣。唉！歸未晚也。余曰：「微公言，固將一往。」遂放舟過五羊，遇黎方回，爲余言：「羅浮非難遊，苦無棲息地。有華首臺者，名刹也，其主僧塵異，適在是，必與偕行乃可。」

鹿公嗣法天然和尚，學通内外，相見甚喜，載與同行。以四月十七日發廣州五十餘里，抵南海神廟，廟甚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扣之淵淵，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許，聲質俱劣。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昌黎碑特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廟外高阜上有浴日亭，蘇子瞻詩碣存焉。臨曉極於虎門，際天皆海矣。徘徊至暮宿廟側，明日行六十里，抵石湖，遙望羅浮蒼蒼，亘天如橫雲，明日行二十餘里，抵泊頭飯舖首下院，舍舟而與行十餘里，雨驟作，諸巖岫皆隱不見，惟老人峯孤聳，壁外若舉手相招者然。又十餘里抵華首，則已昏黑，惟見長松夾道，流泉淙淙，作金玉聲，下榻小樓，聞羅浮志，將還勝以遊。鹿公言志不足憑，必得里人熟習徑路者導遊乃可。黎明起，見四山皆重雲蒙蔽，雨勢

卷之三

未已而山行須竹兜。索之近村無有。乃伐竹爲之。早飯已與塵公步山門。有青黃雀飛鳴林間。文采絢爛。所謂五色雀。客至則迎者也。寺門怪石森立。東西溪交流鎖織。中爲平坡。圓正如壘。故號華首壘。雲有五百華首菩薩集會於此。古刹久廢。崇禎閒空懸禪師開法於此。博羅韓尚書長公子出家嗣法。爲刺人和尚。與東莞孝廉張二果其與此利尙書夫人施田飯僧。兵後山中諸菴觀皆毀。惟此僅存。寺後泉石益新。治竹兜成。而塵公所覓導遊者黎老人亦至。遂以次早出遊。五里至黃龍徑。又二里至延祥寺。基望見梅花村。離落隱隱。又十里許。至沖虛洞。觀故葛稚川所居。唐置洞宋立觀。往時宏麗甲一山。今蓬萊閣遺履軒皆廢。惟三清殿存。其御簡亭葛仙祠。則提督許公郡守呂侯所新葺也。黃冠皆散處村落。求觀所藏銅龍魚不可得。惟得竹筍數枚。葉上鏤文十數疊。如繆篆。亦異蹟也。觀後有稚川丹竈遺址。竈下泥云可以療病。觀東有洞。循測行百餘步。有巨石刻宋明洞三大字。石上有廬。稱黃野人廬。前白蓮池。今廢爲田。西南一峯。峭拔名麻姑峯。有巖名麻姑壇。又有朝斗壇。皆在林莽中。不可到。徒倚觀門。塵公出所攜果。拾落葵烹泉啜之。取舊路以歸。轉山坳見懸瀑百餘仞。曰是中必有佳境。黎老人言此水簾洞也。乃舍輿策杖。湖溝面上爲大龍潭。小龍潭爲藥槽石臼。爲大水簾。小水簾。皆一瀑布也。深得雨而怒。虹奔龍騰。砰訇作雷聲。穿洞屈曲行。或履危石如劍稜。或凌飛濤如輪轂。路愈險境愈奇。洞中平廣處。有石坡。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冽。泉在石盤中。徑尺深尺。汲之隨涌。竭之隨注。積雨不盈。大旱不涸。誠爲神異。東西龍潭。勝槩約略相埒。潭中亦有平廣處。可鋪文茵。可行羽觴。有四賢祠。久廢。在豐草中。四賢者。周濂。寺亦久廢。新構舍數楹。前俯斷崖。望望甚曠。東有一小潭。水亦清冽。石刻云。林一仙洗藥池。而志書不詳。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遊也。吾志必往。山靈豈拒我哉。塵公兄余意堅。趣辦行具。五更作三載。與塵公耕圃。陰茂樹吟眺竟日。烹泉數瓢。盈瓶中茗。乃歸。歸而議遊雲峯。雲峯者。羅浮絕頂也。之後爲老人峯。塔臺峯。大石樓。小石樓。皆秀削峻嶒。聳立翠微中。乍聞乍合。寶積寺在伏虎巖之下。有梁首翼日。乃爲黃龍積寶之遊。黃龍洞自黃龍經折而上。有南漢大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爲奇。與水簾號雄。砰訇作雷聲。穿洞屈曲行。或履危石如劍稜。或凌飛濤如輪轂。路愈險境愈奇。洞中平廣處。有石坡。可坐數十人。飛湍旋激。名流杯池。云叢仙會飲之所也。瀑流有大小而無枯竭。澗中石濂湧久。皆作蒼白色。如凍雪覆泥。又如北方白松虭紋。淨可愛。宋人篆畫石刻。在隔澗懸巖。未及捲讀。落日衝山。促歸華首。翌日乃爲黃龍積寶之遊。黃龍洞自黃龍經折而上。有南漢大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爲奇。與水簾號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冽。泉在石盤中。徑尺深尺。汲之隨涌。竭之隨注。積雨不盈。大旱不涸。誠爲神異。東西龍潭。勝槩約略相埒。潭中亦有平廣處。可鋪文茵。可行羽觴。有四賢祠。久廢。在豐草中。四賢者。周濂。東。羅豫章。李延平。陳白沙也。山佳勝處。皆寺觀踞之。惟此環堵爲儒林而居。守無人。一毀而莫能復也。祠亦久廢。新構舍數楹。前俯斷崖。望望甚曠。東有一小潭。水亦清冽。石刻云。林一仙洗藥池。而志書不詳。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遊也。吾志必往。山靈豈拒我哉。塵公兄余意堅。趣辦行具。五更作三載。與塵公耕圃。陰茂樹吟眺竟日。烹泉數瓢。盈瓶中茗。乃歸。歸而議遊雲峯。雲峯者。羅浮絕頂也。之後爲老人峯。塔臺峯。大石樓。小石樓。皆秀削峻嶒。聳立翠微中。乍聞乍合。寶積寺在伏虎巖之下。有梁

人云春月花開滿山如雲錦婆娑峯下從者進所攜酒滿引數卮而行又前至小尖峯大尖峯又前至三丫峯又前至杜鵑峰自寶塔至是可數里往往穿杜鵑林中行而此峯尤盛密柯連幹雜生巖間頗名圓卉木家人選可移植者掘之人一本又三里至七星峯峯有七阜又二里至分水關林樹茂密一澗中流旁多藥草所謂泉源福地者也又二里至鳳凰臺臺有巨石平正如棋枰又里許至阿楊池池在亂石間徑三尺許渟泓碧碧旁有平石可坐數人老樹戛雲藤蘿蒼蒼公命侍者汲池養茗出果餅糍飴其湯沃飯僕夫而別命童子煮糜粥以待是時雲霧漸開諸峯皆出其頂疊翠如青螺髻又里許至見日菴故址有雜樹數百株森梢竟谷又二里許至飛雲頂頂正尖圓四望洞達於天無纖雲萬象星森往時所見大小石樓玉鵝蓬萊諸峯渺在霄漢者皆如培塿帖帖附腋下其頂可俯而摩也振衣峯巔遙目萬里南望虎門外大海瀾漫一碧無際東見博羅河源象頭平陵諸山北則龍門虎獅天嶺西則增城牛牯面樵諸山如屏如墉如拱如抱縱延數百里不絕而羅浮在其中尖若干葉蓮花之菂飛雲頂在其上又若九層浮圖之尖所謂高三千六百丈者殆非虛語至稱夜半見日則理之所無以脈術推之日出平地百里正差分杪高山與平地相去幾何其近海諸山水光浮日光而上見之差早之深泰岱秦望天台皆東邊海故先見日今羅浮之東連山橫亘無從見水而東南去海不甚遠冬月登山顧見日當差早亦不過晷刻之間大約如日落時下方昏黑山間猶存返影耳而談者遂云夜半披衣見火輪射飛流以出則夸而近於譏矣縱覽久之日已晡乃下至阿楊池啖糜粥以行老人云登飛雲有三路東路由沖虛觀而上則過青岱玉女會諸峯中路由黃龍洞而上則過瑞臺通天中界諸峯西則今華首路若取一徑以上別取一徑以下再登再下則諸峯之勝盡矣惜乎冲虛寶積不可棲宿不得已尋舊路歸下山宜易於登山而峻處每不留足與人尤憚憚余大半步行遇峯崿佳處輒駐顧凝望不忍別還至華首而日落矣人爭以無風雨得登飛雲爲賀黎老人亦嘗生長茲山見遊山而登飛雲者不過十數人登飛雲而晴明極望者尤絕少也天下事敗於猶豫而成於勇決余志一定雨師雲將朱真葛仙羣來相余人定勝天信而有徵塵公謂余何不以此勇決者學道聖域可立躋也余深媿其言羅浮舊志創於永樂時陳翠軒與嘉靖中黎惟敬長表續成十二卷典雅可觀崇禎末博羅諸生韓德焜別撰新志雖文筆不振而每峯每洞勒成一書斯盡善矣鹿公豈有意乎余以倦遊遠客勢不能久留茲山雖努力登絕頗猶之管鼎一樹親約一班已耳惟當就見聞所及刻畫摹寫仰觸山靈而黎方回留家園黑葉荔枝待我將就之飽啖然後出嶺庶不負吳公盛心且將誇於曾遊嶺南者謂吾所得於諸君獨多也康熙戊辰孟夏二十四日記

蓬萊色中藍，忽得東海全勝。銀濤萬頃之上，南望紫翠千層，隨波盪漾，靈異不可名狀。恨不得即插翅飛去。

董子奉衣退下，逆大路折而南十里至冷哥莊，憩修真庵，松聞犬吠，道童知客至，拾松枝烹茗相款。時

邑侯張君銓，楚人也，命僕人設雞黍於此，余知而止之。與一蒲團上人共蔬飯，飯罷猶山東向，即前南望

諸峯，亂石嶙峋，轉折成路，馬蹄踰蹬難行。山麓十餘里，陡躋絕巒，緣峻壁，仰摩蒼穹，俯臨萬仞，心驚目

眩，不知所措。山腹仄徑蜿蜒，盤空凌虛，不得不釋鞍曳杖，又行十里許，兩足下五石劍，攢浪花乘風搏浪，

雪捲雲翻，頃刻萬狀。昔稱孫位畫水幾於道，恐見此筆底亦將窮矣。空洞中有聲如雷，時殷木復恍惚

見龍光魚影，鶴唳鸞車，翩飛於虛無渺茫之間，直抵於扶桑折木窮荒極島之外，兩目收拾亦大矣哉。徑

隨峯轉，雲傍人飛，於橫溪絕壑中，度飛仙橋，進一道院，寂寥古殿，丹竈依然。此太平宮也。上有白龍老君

華陽諸洞，搘蘿攀磴而上，備歷幽絕。時日已西，下斜陽挂松林，二十里之間，鬱鬱蒼蒼，松多千百年物，蚪

枝鶴骨，有挺然千尺凌霄，而具擎天蔽日之槩者，有周圍合抱而橫枝礪石蹙縮，儼然雄獅虎駁之狀，而

高不四五尺者，有遠架巖壑而岸然高聳者，有倒托懸崖如俯首恭而掛者，或三五竝列於前，或一枝獨

秀於後，或兩相糾纏，結而爲門，或分行排列，整如部伍，不錯亂跬步，更有瓊葩珍卉，絳谷沿溪，奇獸珍

禽，依人不擾，莫可名識者。由是直抵華嚴，名庵，山多伐毛，洗髓之流，獨此庵爲釋子道場，邑人黃氏所創於

茲未久，故請殿禪室，虛廊峻閣，佛像法相，益贍影之類，靡不嚴整勝於他處，坐倚十閒樓頭，聽清梵琅琅，出山坳，樹陰間，與海潮相和應，夜半尋大悲閣，僧岸光萬條話，凭欄瞰海，正當月臨峯頂，湖上山巒，但

見雲霞五色，撞出丹砂輪影，疑陽烏已離陽谷，孰知少頃焜煌閃爍，如鎔金爐鼎，方由一線而全升，初

猶沈漾水光中也。一輪初上，山耶水耶，人耶物耶，由晦復明，光華四散，眞目得未曾有，俗言海氣氤氳，晨

暉，夜若此纖悉畢現，人不數見者也。徘徊久之，軒衣而起，僧摘山蔬供麥飯，味澹而甘，亦非人世間所

勞，盛羣峯，復嶺，峯嶺而起，齊記稱泰山高不如東海，勞告傳吳王夫差於此山，得靈寶度人經，又寰宇記

常服，乃塵絰未釋，不能徒步華樓，巨峯之勝，遂與諸僧別於塔院前，清渠一泓，澄澈見底，金魚可百許，游

翔，微鑑，秀出天衢，羣峯削礬，幾千仞，亂石穿松一萬株，又云，牢山本即是鼈山，大海中心不可攀，上帝欲令

修果，故移仙跡近人間，李青蓮亦有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之詩，結云，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

受之，將歸母壽薄暮抵城中，刺史公叩余所遊，口不彌述，因書一二於此以示之，至山之高，未知果能

捕落花，則知山實仙靈奧區，僻處海曲，舉世鮮聞，即聞之亦未易端屬而登得窮其奇，盡其變也，康熙甲戌

其秋，余自薊北返，而東遊，潘太史雪石謂余曰，子之遊不虛也，殆將登大小勞而極海山之勝乎，且爲具言

董子周贊人山，一府役章姓，引導馬一驛，由城東南行三十里，羣峰當馬首，疑絕人徑，忽爾峭壁雙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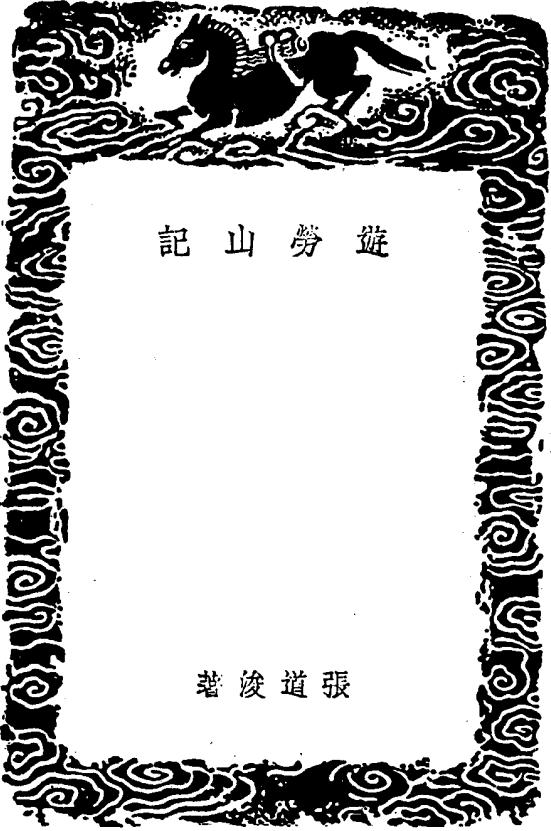
松風夾路，而入約二里，許，名峽口，旁有古寺，廣庭無他物，惟藥品幾種，曝日下，香氣觸鼻，觀道人知醫，時

以濟人，走鹿市，余獨坐巖影石壇上，久之，迤邐而東，地復廣衍，不知爲衆山深處，雲開霞捲，登一小峯，名

遊勞山記

遊勞山記

張道浚著



遊勞山記

清 虞山張道浚著

泰岱雄峙震方，支分派衍，磊磊落落，直走天涯，如子孫羅列於前，莫敢抗視，獨卽墨有山環海百餘里，名

曉，夜晦，若此纖悉畢現，人不數見者也。徘徊久之，軒衣而起，僧摘山蔬供麥飯，味澹而甘，亦非人世間所

勞，盛羣峯，復嶺，峯嶺而起，齊記稱泰山高不如東海，勞告傳吳王夫差於此山，得靈寶度人經，又寰宇記

常服，乃塵絰未釋，不能徒步華樓，巨峯之勝，遂與諸僧別於塔院前，清渠一泓，澄澈見底，金魚可百許，游

翔，微鑑，秀出天衢，羣峯削礬，幾千仞，亂石穿松一萬株，又云，牢山本即是鼈山，大海中心不可攀，上帝欲令

修果，故移仙跡近人間，李青蓮亦有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之詩，結云，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

受之，將歸母壽薄暮抵城中，刺史公叩余所遊，口不彌述，因書一二於此以示之，至山之高，未知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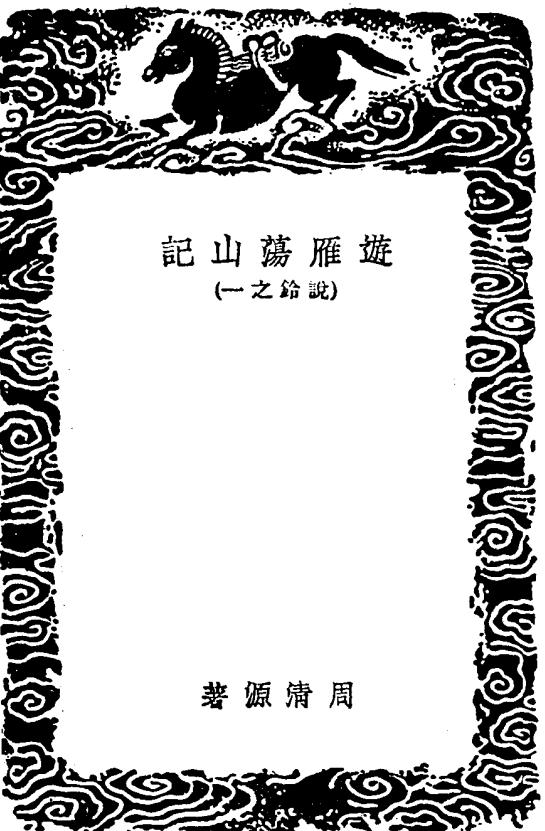
捕落花，則知山實仙靈奧區，僻處海曲，舉世鮮聞，即聞之亦未易端屬而登得窮其奇，盡其變也，康熙甲戌

其秋，余自薊北返，而東遊，潘太史雪石謂余曰，子之遊不虛也，殆將登大小勞而極海山之勝乎，且爲具言

董子周贊人山，一府役章姓，引導馬一驛，由城東南行三十里，羣峰當馬首，疑絕人徑，忽爾峭壁雙開，

松風夾路，而入約二里，許，名峽口，旁有古寺，廣庭無他物，惟藥品幾種，曝日下，香氣觸鼻，觀道人知醫，時

以濟人，走鹿市，余獨坐巖影石壇上，久之，迤邐而東，地復廣衍，不知爲衆山深處，雲開霞捲，登一小峯，名



遊雁蕩山記

(一之鈴說)

周清源著

游雁滿山記

聞天台有石梁甚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日搖心悸多不能度蓋奇境也雁蕩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千人坐石梁環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留女蘿雜縷其上略如蒼蠻老龍飲澗作攫舉之勢亦一奇境也顧余聞天台石梁高駕絕頂重以瀑布增勝而此獨假塞岩下想當少遜耳洞下南出百里許折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爲雁宕東外谷

謝公嶺而西，始無負土山。山石乃壘立，蓋別有天地矣。嶺下有大淵度危石，至洞南望澗水，水上源來岸樹皆青翠一色。山從斧翠中拔起，各數千仞，如斷岸，如築地道，如重城睥睨。其巖峯如劍如梁，如華表，如竹抽籜，如靈芝，如獸伏，如鳥盤鬪，如人立，或坐如舍，奇幻詭怪，不可殫述。石徑出諸峯下，行里許，得古寺。寺名靈峯，不虛也。寺旁爲靈峯洞，直上凡歷八百級，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旁接人間大廳事，泉從石縫下滴廳事中，如壓小槽，如涓雪洞外，青天一片，下廣上銳，空明翠澑，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尋入寺，作茲葛之餽，緩步出舊路，憩蓬筍峯下。客以石擺飯，多不肯去，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也。西靈峯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老僧曰破藏，頗不俗，精舍在深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百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軒面石壁，如百尺墻，墙上雜植花竹，條葉鮮麗，長如春時。塔前列藥爐茶臼，架上多名人手蹟，皆題咏賦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法，尤坐斗室中，檢點移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言當不虛云，靈岩有寺，廢久矣，而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未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比來靈峯，歎此言當不虛云。靈岩有寺，廢久矣，而

游雁蕩山記

湖
昆陵周清原蓉湖著

浙東濱海郡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尤著晉孫綽賦天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蕩謝康樂守永嘉關奇境殆盡雁宕無聞焉相傳趙宋時其迹始顯豈山川闔闢晦亦各有時數歟將其地險僻雖以康樂之好竒不能至耶天台上應垣宿因山以名郡縣信如孫綽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余匆匆按部不能往比自台赴永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焉大荆樂清戍也去縣治百四十里所過官道多峻嶺計程必兩日始得達余以十月十二日抵大荆訪雁蕩所從入但迂官道十里便得一游且到縣仍兩日耳夫余以使至觀游非所急然以千古名勝近在肘腋必迺車裏足豈人情哉翼日遂費糧以行賓客之自負好竒者皆與焉茲事僕役凡三五輩其簿書行李皆遣自官道去通計入山者十有四人大荆城旁有高山上立烽堠海潮噓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極佳濱海諸郡山皆歷歷可指客先有振衣欲往者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

羣峯森列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所能出，稍一點綴反掩其色耳。寺基負石屏，峯巒高插天。左有峯曰展旗，古有峯曰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爲玉女峯，峯之間別有小峯，二土人呼爲拜拜石。頗肖余坐廢寺柱礎上。歷數諸峯，爲各賦一詩贈之。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至龍鼻洞。龍鼻水出焉，洞視石梁更隘，而險倍。靈峯獨秀，卓筆兩峯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巖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日起大荆，凡行四十餘里，曰哺至馬鞍嶺，啓藏辭去。余率賓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峯，既度嶺急命駕，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爲大龍湫，明日可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往復甚費。遂引車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湲，遙見一峯聳出，哈岈其端，却是剪刀峯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絕，仰視石巖，高數千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磈大石。龍湫水直從岩頂飛墜，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噚咤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風聲颶颶，吹雨過隔潭，從者皆走避。余偕數客直至岩下，謹視則岩縫中，有苔蘚，出石腳，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瓶立未定，撮髮已盡濕。賓客皆大笑。爲水聲所抑，不聞也。谷中多石菖蒲，若水尤鮮潔可愛。距那慈瑞庭院，皆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岩卓筆峯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之別。

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椀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嶺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耕僧爲嚮導，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椀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嶺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耕僧爲嚮導。

故特有大小之別。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椀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嶺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藉僧爲櫛道。

凌轢而上，初不知嶺之銳。至嶺脊俯視，則削若堵牆。寺中炊烟一縷，從牆腳出。寺後樹百尺，皆負牆而立。

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頃積不可辨。遙見寺僧直下，如騎平地。船始稍稍壯，然每一措足，惄然如履春冰。蝶附藤蠶，蟬聯而下，卒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于不及持，而成于多畏。故馳鹿莊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嚴，時時如行此嶺，當無患顧。蹶矣，寺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徐問僧，雁宕何處？不知也。但云相傳鑿岩絕頂，有大湖，雁過南海，常棲止其中，故名雁蕩。水流出谷爲大龍湫，蓋不可至矣。

晨起就路，破崖出竹，踏霜葉簌簌有聲。二里許，至能仁寺，亦久廢。大鐘容數百斛，置棟莽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爲丹芳澗，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岩以東，爲雁蕩東谷。自靈岩以西，爲雁蕩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雁宕山止此。

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岩。峯之得名者一百有二，適所得十僅四五也。客以未能悉至，多快快者，嗟乎！天下大矣，名山廣澤，異天地之靈秀，神工鬼斧，奧區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岩，一百有二峯者，亦人迹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玉壁，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更勝靈岩之峯，靈巖之洞？龍湫之水者，庶幾不能得之于昔，豈後人遂能盡之于今耶？夫至人不羈物，而與世推移。吾曹過此慙也。可遊則遊，可去則去，必將費時日，來政事，莫覓縫隙以求靈巖山之勝，則放情遺世者之爲。亦非士君子之所尚也。是日過箬岡及大小白沙三嶺，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蕩，皆橫亘千里，旁隸數郡。其支山奔騰蔓延，率皆盡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望湖，初至時，猶在數十里外，倏忽抵岩下。澎湃震憾，崖石俱動。天風吹衣裳蕭蕭，然客相顧歎奇絕。使昨日登大荆西山，不知視此更當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薄晵行李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兩日云。

泰山道里記

書 敦 篆

泰山道里記

清鮑欽纂於泰安人

余生長泰山下嘗蒐討岱故更思以游屐得其實乾隆癸亥安邱劉履夫其族教授泰安與余善每同攀幽躋險探稽往蹟戊辰春車駕東巡常事屬履夫轄御路古蹟隨筆泰山紀略脫稿授余後履夫除知嘉定縣卒官余亦卜居山中歲庚辰有仁和成城衛宗者來憲泰安府志訪獲紀略亟加歎賞因請攜歸厥後別刻泰山勝槩志一卷並多采紀略然其中有一地兩稱或名同地異巖谷險阻向有題刻惜爲苦蔽莫辨者近迺賈梯規加刮磨以堅之雖風雨寒暑弗憚其勞而又質之野老參考尋書竭半生精力爰集下也又備一冊每葉畫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其高尺寸若干亦於格內注之填盡一葉則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計之不爽也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紓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中除倒盤抵十八丈五尺七寸抵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

泰山府城舊爲岱廟自漢迄南北朝置奉高縣爲泰山郡治在今治東北四十里其時兼攝博縣在今爲一編提挈道里爲綱領分之爲五合之爲一名曰泰山道里記凡古蹟祠宇橋坊悉繹其下他如高里徂來云亭諸山皆支峯別阜石汶北汶三谿諸水同歸於大汶再鑿巖瑞瑞川各名頤連屬嶽之極北者雖異縣何妨兩載而泰山全體著矣之數者庶幾補前人諸紀所不逮亦欲使後之遊者易知焉惟是管窺所及文詞鄙拙復茲蕪較訂自乙酉迄壬辰四易藁而始定非敢謂記之成也聊以自娛山居云爾

欽書

泰山虞書謂之岱宗風俗通義曰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白虎通德論曰東嶽爲岱宗者言萬物之相代於東方也又舉之爲言稱也稱考功德定勳陟也禹貢謂之岱周禮謂之岱山爾雅論語謂之泰山是泰山之名後於岱也

泰山結體惟魯頤巖巖一脉足以形容氣象後人謂泰山如坐者言一山之體也又曰泰山爲龍者言泰山之奔走也舊說皆謂山脈自西而東鄭樵通志謂濟南諸山其北麓兗州諸山其南麓青齊海上諸山其左翼河東諸山其右翼終不言其脈之所起李光地尚貢注導山四條惟第一條言入海餘三者或長或短率無入海之文且岱爲嶽宗用表徐青之畛遠東卽其入海處經文不及以是蓋疑曾因奏對備聞或短率無入海之文且岱爲嶽宗用表徐青之畛遠東卽其入海處經文不及以是蓋疑曾因奏對備聞

山東諸山之脈自營州跨海而來遣官按屢經十餘年非意之也蓋自聖祖御製泰山龍脈論出而百家

息喙矣

泰山而西南杜氏通典之說也後人多謂南向蓋登山者皆由紅門一路適值其南於此仰望巖巖巍峨不見絕頓惟自山西南視之則正面出矣亦足徵其非自西來也其背依東北槩載排列最據形勝云泰山道里見於載籍者博聞錄謂高四千丈環一千里茅君內傳謂周回三千里其說荒遠不可稽唐徐堅初學記引漢官儀及泰山記曰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晉郭璞山海經注謂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唐六典謂周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故俗皆以爲四十里云然登山者寅上而未下度其時在平地僅行六七十里而已況攀陟爲勞不足四十里明矣明萬曆間有參政張五典者嘗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竿一長一丈刻以尺寸竿端置一環用橫竿一長亦一丈中置一環兩端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於是以上豎竿之處觀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爲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而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備一冊每葉畫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其高尺寸若干亦於格內注之填盡一葉則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計之不爽也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紓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中除倒盤抵十八丈五尺七寸抵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省奉符歸附泰安州屬濟南府國朝雍正十三年升州爲府轄州一縣六倚郭爲泰安縣其城內外祠觀名蹟有關泰山掌故者竝備錄之

泰安府城舊爲岱廟自漢迄南北朝置奉高縣爲泰山郡治在今治東北四十里其時兼攝博縣在今治東南二十五里隋開皇時改奉高曰岱山大業初省岱山入博城唐高宗改名乾封宋太祖開寶五年詔遷治就廟真宗祥符元年改名奉符屬慶州金初爲泰安軍尋改泰安州治奉符縣元因之明初省奉符歸附泰安州屬濟南府國朝雍正十三年升州爲府轄州一縣六倚郭爲泰安縣其城內外祠觀名蹟有關泰山掌故者竝備錄之

府城內西北爲岱廟水經注引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廟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間蓋漢武所值也門閣三重樓榭四所壇一所按此廟蓋下廟也其制初爲造參門門與城南門相直其前即宋真宗營建之地也門外爲臺上起石坊乾隆三十五年奉敕增建額遙參亭三字北爲遙參亭亭一名草亭凡有事於廟者拜於亭而後入是爲入廟之始自明人設元君像於亭中遂與廟隔不可通蓋路

矣。享後爲岱廟坊。康熙間布政使施天奇創建。北爲廟城。堞方三里。高三丈。門八。南關者五。中曰正陽。三十年奉敕重建。額倚廟二字。東西兩掖門。東掖之西曰見大。東一曰青陽。又名東華。西一曰紫景。又名西華。北一曰魯殿。又名厚載。門各有樓。又四角亦皆有樓。曰巽。曰艮。曰乾。曰坤。各隨其方焉。由中門而入。北爲配天門。其東爲三靈殿。又東爲炳靈殿。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卽此。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又於廟北壠建亭。名曰虛感。肖像一男一女。亭移像於後殿宮。今乃建祀於此。按俗列增補。搜神記引唐會要云。泰山有五子某。某三曰至聖炳靈王。配永泰夫人。一女曰玉女大仙。卽碧霞元君。其說誕不足據。殿前漢柏六株。老幹扶疏。有明陳昌言漢柏圖讚。西北隅一株兩幹。乾隆二十七年御製漢柏圖詩碑陰勒詩一首。并延享於殿西。其殿南乃宋孫明復初闢學館處。名曰信道堂。併自爲記。金黨懷魯兩先生祠碑云。孫石兩先生講學舊館。爲岱廟所併。猶名爲柏林地。歲分施錢爲養士之費。今則盡歸道士矣。其門外有宋宣和字文粹中撰修廟碑。炳靈殿北舊爲迎賓堂。有司侯王人之所。康熙間增置三茅殿。乾隆三十五年改建駐蹕亭配天門。西爲太尉殿。朱佐前定錄。補所謂公杜琮也。又西爲延禧殿。今竝祀三茅於內。集仙傳所謂東嶽上卿漢茅盈及弟茅固茅衷也。殿前有元聖旨。泰定鼠兒年。至正猴兒年碑。及杜鉏撰東嶽別殿重修堂廡碑。竝亡。中陪唐槐一株。古幹中劈。陰覆半畝。有明人甘一驥大書唐槐二字碑。其門外有宋祥符晁迴樸加封碑。延禧殿北舊有御香亭。爲時御香之所有。誠明堂爲祭官齋宿之所。竝圮。西爲環珮亭。四垣依牘代石刻百餘。計種放頽跋其尤也。明萬曆間重建。乾隆十二年拓新之。今上東巡謁岱廟。四陪岱廟舊。舊駐蹕於此。有御製環珮亭詩三首。勒亭壁。北爲藏經堂。內時歷代經文典誥。東爲魯班殿。殿前有乾隆三十五年内務府大臣劉浩賛帑修泰山神廟。告竣題名碑。配天門北爲仁安門。門前有國朝告祭碑十三。修廟碑一。左石環立門內東西碑亭二。碑臺四。其在東者。金大定楊伯仁撰重修廟碑。明告祭碑。六國朝告祭碑。御墨亭碑。今上御製重建廟碑。一其在西者。朱祥符楊繼撰天祝殿碑。明初詔去游碑。陰勒明鄒宏文跋。嘉靖間李欽撰修廟碑。及明代諭祭各碑。悉爲工人微毀。中爲石欄。欄內外怪石。鐵桶二大數抱。宋建中靖國元年造。有奉符縣人李諒題記。周以迴廊。各繪冥司善惡狀。東廊中間爲鼓樓。樓後有東齋房。圮。西廊中間爲鐘樓。樓後有神器庫。從征記曰。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勒建武十三年。永貴侯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是其地也。北有西齋房。今竝亡。跨臺北爲峻極殿。卽宋之天祝殿。殿九間。直簷八角。祀泰山之神。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封齊天王。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封仁聖天齊王四年詔加上天齊仁聖帝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加封天齊大生仁聖帝明太祖洪武三年改稱東嶽泰山之神國朝吳惠聯曰帝出乎震人生于寅康熙二十三年聖祖大德曰生十六二十二二十七年上皆親祭焉三十六年上復親祭賜玉圭一高三尺五寸寬八寸色微青有御製岱廟詩六首竝勒殿前東西碑亭後爲寢宮宮五間宋大中祥符五年冊封東嶽淑明后今上額曰權輿造化東西曰配庭凡岱廟之廢興可考者自宋迄國朝皆相繼增修碑具在出府城北門外里爲岱宗坊登岱者自此始坊創於明隆慶間巡撫姜廷頤總河翁大立巡按羅鳳翔等圮雍正八年郎中丁巳保林達寒奉敕重建篆書坊額西南爲鳳凰臺漢碑宣帝元康元年鳳集泰山後因其地爲臺臺上蓋以臺廢猶有土邱石柱乾隆十二年爲工人掘土所毀坊東爲鄆都廟神稱鄆都大帝配以其府十王道經云鄆都爲陰氣之主九地之樞機又曰十王之中七曰泰山故祀此今上額曰現因果法旗下有古柏柏頂寄生柏一株根枝鬱茂俗呼飛來柏廟始於明洪治十四年太監李瑾建有嘉靖四十一年李欽撰重修碑坊西傳爲升元觀乾隆三十五年建行宮於此有御書禮元堂額向多古柏今猶存數株李欽撰重修碑坊西傳爲升元觀乾隆三十五年建行宮於此有御書禮元堂額向多古柏今猶存數株

耳

坊北爲三皇廟祀伏羲神農黃帝配以八蜡兩廡祀先賢明宏治間當遣中官致祭有御祝文碑今以歲北爲升元觀觀初名建封院宋政和八年賜額升元有敕牒碑元至元二十二年張志純重修改曰朝元十二月八日致祭爲郡人蜡祭之所

泰山小史云泉出一天門下一里水西南流逕宋觀此城疏泉潆繞其下城北舊有水道經岱廟東南出折而西南曰蓮舟街至城西南出會濟河入泮匯汝嘉靖間舉人封尚章別墅於泉側引水爲池曰封家池凡輶軒草堂多於此尚章沒其家苦於供應遂用巨盃塞之復立閣於上自泉塞後朱熹以州中科目漸稀與當事議濬通竟爲衆所阻然至今夏秋大雨時閣旁地中猶隱隱如雷吼西南有泉一泓清冽甘美蓋其支流耳乾隆十八年知縣賈光宿建石坊於前額曰自徂西偏別構一亭二十七年知縣程志隆拓延西爲北斗殿隆慶間建前有人祖殿祀秦始皇蓋本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近改痘神祠北爲金龍四大王廟山東通志稱神爲南宋謝紹行錢塘人隱金龍山宋亡投若水死明天啓四年以擁護漕河封今號康熙元年祀此有王紀碑西爲青帝觀顧炎武謂即月令所謂其帝太皞也隋書禮儀志開皇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頂爲壇如南郊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袞冕金輅備法駕立高興院於上今名西眼光殿殿西有眼光泉遊人多於此掬水洗目

自大王廟轉而東北爲后土殿有宋范致君題名勒壁門外有井曰漁塵泉東爲老君堂古岱廟觀之一

隅也。唐爲老氏廟宮，武后賜額曰白鶴。自高宗以下六帝，一后，歷齋建醮皆於此觀，有雙碑以蓋趺合而東之俗呼鶴鷺碑。其字四面，每面作四五層書法，不一。唐碑存於泰山者，唯此與元宗紀泰山銘耳。顧炎武采入金石文字，並南嶺甚敵。拾晉錄觀故地，按水經注曰：古帝升封設舍所跨處有石竈存焉，在故觀南趾。從征記曰：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洞，岱史載向尚存古松柏十餘株。有趙子昂題刻漢柏二字，今與樹俱亡。是岱獻觀在元以前爲東嶽中廟矣。東爲翠玉庵，祀王母宋皇祐間鍊師龜歸蒙襲居此，號紫服，題名於石。後人增置藥王殿觀瀾亭石渠，夾徑以橋欄庵前有飛鶴泉，又東跨澗古有王母橋。今廢，旁爲呂公洞。唐雙碑草洪詩謂之發生洞。宋錢伯言紀遊謂之金母洞。傳純陽子煉丹於此。內有純陽石像，上爲飛丸額。宋張泰山紀事曰：昔呂公題石壁有丸常對時頂禮。一夕呂公復至，揮筆點其額，遂化龍飛去。因名飛丸云。按岱史呂公於紹聖政和間題詩二首於王母池，即此。其遺刻在今府署南關帝廟壁額上，舊有巖巖亭，金知州姚建榮建，并自爲記。明成化間，參政張盛移建於水簾洞東，亦亡。洞北爲虬在澗，即岱史所謂王母池。一名瑤池。水經注：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是也。按宋李誦記稱：昔黃帝岱岱，觀造女七人，雲冠羽衣，修奉香火，以迎西王母。其說荒遠不可稽。然老君堂雙碑載唐人題名，有拜訪瑤池之語，知其久也。上有王母樓，俗稱梳洗樓。圮以中溪經流繞府城東南，途名梳洗河。山海經所謂環水也有。環水橋，明舉人張虎建。又南過封祀壇，東則河淤伏流，至木頭溝復見。入許歸汝，總名中谿也。虬在澗北石厓森陰，谿水瀆瀆。泰山紀勝謂之小蓬萊，爲工人采石所毀。崖西有巡山李元英等及巡山孫明叔等題名，皆無朝號。又唐雙碑內刻宋人題名，有巡山供奉何懷智巡山侍禁李安二官名并存。攷飛鶴嶺東爲虎山，其上有東眼光殿。雍正八年建，遙與西眼光對峙。

玉皇閣北爲關帝廟。康熙五十六年巡撫李樹德重建，自岱宗坊至此四里，是入盤道之始。凡北爲一天門坊，明恭政龍光題。康熙五十六年巡撫李樹德重建，自岱宗坊至此四里，是入盤道之始。凡坊皆跨道，遊者經其下也。

北一坊明羅洪先題曰：孔子登臨處。孔子登泰山見於孟子、列子，而其駐足之地，則誰其見而識之者乎。西爲合雲亭。雍正三年知州吳昭建。有今上鵠亭額。北爲天階坊。明巡按高應芳題。

北爲元君廟。元君有上中下三廟。此其中廟也，旁有且止亭。明天啓六年僧興旺石建。知州于可久記。康

其南別構一亭，東北爲黑石埠。埠木森蔚，內片石如几，曰小洞天下有海。柳條飲馬石，映各隨地命。

名大潤，皆然。漢枚乘謂泰山之石穿石是也。東爲箭筈峪。水南流逕虎山北，又東南繞明尚井，大亨先

元君廟西北爲大藏嶺。自東趾至嶺，有石屋各一。其南丹壁懸崖，則所謂紅門也。西爲垂刀山。宋時得天

一石似鷹也。水南流會石經峪。

陽也。唐爲老氏廟宮，武后賜額曰白鶴。自高宗以下六帝，一后，歷齋建醮皆於此觀，有雙碑以蓋趺合而東之俗呼鶴鷺碑。其字四面，每面作四五層書法，不一。唐碑存於泰山者，唯此與元宗紀泰山銘耳。顧炎武采入金石文字，並南嶺甚敵。拾晉錄觀故地，按水經注曰：古帝升封設舍所跨處有石竈存焉，在故觀南趾。從征記曰：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洞，岱史載向尚存古松柏十餘株。有趙子昂題刻漢柏二字，今與樹俱亡。是岱獻觀在元以前爲東嶽中廟矣。東爲翠玉庵，祀王母宋皇祐間鍊師龜歸蒙襲居此，號紫服，題名於石。後人增置藥王殿觀瀾亭石渠，夾徑以橋欄庵前有飛鶴泉，又

北爲蘿亭。順治十六年建，爲遊人憩息之所。圮。

北爲斗母宮。古龍泉觀也。明嘉靖二十一年德清重建。濟南陳輞記。

北爲高老橋坊。自一天門坊至此五里。北卽高老橋，古有高老創開此道，故名。有嘉靖三十九年副使高

捷重修橋碑。其旁有龍泉水，從西北山峽經此東注中谿。

橋北山勢突起，明置人祖殿。今改三官廟。東北里許有漱玉橋，圮。爲砲高嶺，爲石經峪。宋陳國瑞題名石

經谷石坪廣畝許，古刻錄書金剛經於上，字大如斗，不記姓名。年號殘毀過半。明王世懋輩疑爲宋元人

筆而無所指實。按北齊武平時，梁父令王子樞好內典嘗於徂來山刻石經，二俱隸書，字跡古勁，與此如

出一手。則是經或亦子樞書耶。隆慶間侍郎萬恭云：近人刻大學經於上端以勝之。今佚。汪坦刻詩般

一章在焉。北爲水簾崖，多題識。稍西石壁中分曰仙峽石，又名試劍石。萬恭題壁爲記。并建石亭，額曰高

山流水亭。亭西上舊有聽雨軒，轉而東爲龍泉峯。又曰槎堵窟。石經峪水出焉，上接三叉澗，過峯後又西南

注中谿。

三官廟北爲水簾洞坊。自高老橋坊至此三里。一洞深廣，有橋跨之。曰住水流橋。西北一里爲天神巖。

山坳古洞出水，卽水簾洞。危壁飛瀑，名曰水簾泉。東注中谿。

水簾洞北爲登仙橋。東折而上爲遊馬崖，亦曰馬棚崖。言崖可容馬也。岱史云：向有墨畫三畫，風雨不滅。

傳爲呂仙蹟。故又名三字崖。大學士邵人趙麟詩曰：一洞空中落，雙崖勢欲連。崖忽傾落，趙復題云：高

岸已夷陵谷變，後來休笑畫圖虛。

西北爲張良廟。廟南有張良墓，蓋其墓也。岱史云：良字子房，留侯。漢高祖時，良善築，能卻敵，故號良。良

日白楊坊多白楊樹石，人呼杏額曰白楊洞。祀彌勒石像，有湫池水，西南流逕凌漢峯後而下，匯爲碧油

湖。水碧于油也，俗呼香油澗，入西谿。

北爲玉皇廟。今上額曰紫垣凝命。

其上御書閣額及御書臺，天閣詩三首，勒東北崖。西偏爲倚山亭。

有御書閣額及御書臺，天閣詩三首，勒東北崖。西偏爲倚山亭。

御書閣額及御書臺，天閣詩三首，勒東北崖。西偏爲倚山亭。

<p

東轉而上爲金星亭。西折爲三大士殿。西北過步天橋有十二連盤。

北爲黃峴嶺。土色黃赤異他處。又名中谿山。迤東有環水南流。中谿發源於此。西折舊有黃峴嶺坊。今圮。再上爲二天門坊。自迴馬嶺坊至此五里。峴迴路轉。是爲登岱之半。有廟祀黑虎。俗呼二虎廟。旁爲虎埠石。巨石蹲踞。此虎西南可覽。傲來北有倒三盤。

北爲快活三路。凡三里。蓋不磊廟行者快之一。一名快活山。旁有玉液泉。石穴逆水。北爲跨虹橋。自北而西爲增福廟。爲元君殿。西北舊有迎天坊。圮北爲龍文石。文理盤旋若龍。一名蛟龍石。北爲迴龍橋。

北爲小龍峪坊。圮。其西即小龍峪。石峽飛泉勢若龍噴。東崖兩石豁卻。中噴清泉曰小龍口。西北爲欄住山。以巒嶂橫抵谷口也。其上爲弄月巒。有半山亭。故址下爲濟龍澗。水西南流入黃河西。

又北而西過雪花橋。再上爲三蹬崖。平處三里。至此又復嶽崎。側一石築明徐用檢。繕雨鑿厓歌。東爲御帳坪。片石坦豁。爲宋真宗駐蹕處。有石竇存焉。前爲飛瀑巖。瀑布懸流若灑花鋪玉而下。曰謹觀泉。又名銀河。聖祖仁皇帝御製百丈崖觀濤詩。即此坪。北舊有五大夫松。史記秦始皇登泰山中飯遇暴風雨。休

大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漢書但云大樹。不云松也。初學記引漢官儀及泰山記云。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現在蓋漢人實見其松也。泰山紀事。松舊有二株。蒼秀參天。四圍碧石。根無土。蟠於石上。萬曆三十年。泰山起蛟。遂失松所在。以爲化龍去。按五大夫皆好事者爲之坊。即小天門。岱史稱誠意門。自二天門坊至此五里。坊側巨石屹立。相傳萬曆三十一年夏自山巔墜此。因名飛來。有柯紹聖題識。西崖勒今上御製飛來石詩。岱史云。誠意門西爲公署。東爲五松亭。又名憩客亭。明人重建。題曰御帳踏道。今俱亡。東有望鵠石。如人拱立。又東一山曰老人岩。有朗然子洞。元初劉然修道處。下爲三叉溝。會雙溝而西南流。

五松北凌爲單仙亭。圮。明人篆亭名於崖。兩崖夾徑。勒今上御製五大夫松詩二首。西上爲朝陽洞坊。自五大夫坊至此一里。

北上爲凌虛閣。圮。西爲振衣亭址。乾隆十二年改建駐蹕亭於此。有御書勝覽方與額。迤東別構望松亭。攀圮。北爲元君殿。今上額曰靈府慈光。

北即朝陽洞。深廣如巨屋。南牖向日。舊名迎陽。亦曰雲陽。朱衡更名朝陽。東爲御風巖。磨勒今上御製朝陽洞詩。因名萬丈碑。字徑三尺。又詩二首刻於洞東石壁。洞北一松獨挺崖岸。曰處士松。有明方元煥題識。塗澤民。碣曰。獨立大夫。治中州人。彙協中泰山小史云。萬曆三十一年一夕風雨失其樹。惟碣存焉。其

曰處士曰獨立。蓋秦封也。按此一大夫孰爲封與。北爲對松山坊。自朝陽洞坊至此四里。兩崖夾路對峙。蒼松聳焉。曰對松山。亦曰萬松山。松危於石。不能大雨。不常及。以寒氣沾溼而生。且茂枝皆作蛟虬狀。風謾譏清人脾。過聖水橋。東崖勒今上御製詩二首。

泰山道里記
卷之二
三
北爲元君殿。今上額曰靈府慈光。

東爲朝陽洞。深廣如巨屋。南牖向日。舊名迎陽。亦曰雲陽。朱衡更名朝陽。東爲御風巖。磨勒今上御製朝陽洞詩。因名萬丈碑。字徑三尺。又詩二首刻於洞東石壁。洞北一松獨挺崖岸。曰處士松。有明方元煥題識。塗澤民。碣曰。獨立大夫。治中州人。彙協中泰山小史云。萬曆三十一年一夕風雨失其樹。惟碣存焉。其曰處士曰獨立。蓋秦封也。按此一大夫孰爲封與。北爲對松山坊。自朝陽洞坊至此四里。兩崖夾路對峙。蒼松聳焉。曰對松山。亦曰萬松山。松危於石。不能大雨。不常及。以寒氣沾溼而生。且茂枝皆作蛟虬狀。風謾譏清人脾。過聖水橋。東崖勒今上御製詩二首。

泰山道里記
卷之二
三
北爲元君殿。今上額曰靈府慈光。

詩云。岱嶽最佳處。對松真絕奇。稍北舊有大悲殿。今上額曰。遠界慈航。西有乾坤樓。明洪朝創建。圮。近改新盤於橋西高阜上。或謂之雲門。

北爲龍門坊。舊額大龍峪坊。自對松山坊至此四里。坊東即大龍峪。衆水歸峽。飛泉若瀉。舊有龍王廟。上石巨石蹲踞。此虎西南可覽。傲來北有倒三盤。

北爲快活三路。凡三里。蓋不磊廟行者快之一。一名快活山。旁有玉液泉。石穴逆水。北爲跨虹橋。自北而西爲增福廟。爲元君殿。西北舊有迎天坊。圮北爲龍文石。文理盤旋若龍。一名蛟龍石。北爲迴龍橋。

北爲小龍峪坊。圮。其西即小龍峪。石峽飛泉勢若龍噴。東崖兩石豁卻。中噴清泉曰小龍口。西北爲欄住山。以巒嶂橫抵谷口也。其上爲弄月巒。有半山亭。故址下爲濟龍澗。水西南流入黃河西。

又北而西過雪花橋。再上爲三蹬崖。平處三里。至此又復嶽崎。側一石築明徐用檢。繕雨鑿厓歌。東爲御帳坪。片石坦豁。爲宋真宗駐蹕處。有石竇存焉。前爲飛瀑巖。瀑布懸流若灑花鋪玉而下。曰謹觀泉。又名銀河。聖祖仁皇帝御製百丈崖觀濤詩。即此坪。北舊有五大夫松。史記秦始皇登泰山中飯遇暴風雨。休

大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漢書但云大樹。不云松也。初學記引漢官儀及泰山記云。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現在蓋漢人實見其松也。泰山紀事。松舊有二株。蒼秀參天。四圍碧石。根無土。蟠於石上。萬曆三十年。泰山起蛟。遂失松所在。以爲化龍去。按五大夫皆好事者爲之坊。即小天門。岱史稱誠意門。自二天門坊至此五里。坊側巨石屹立。相傳萬曆三十一年夏自山巔墜此。因名飛來。有柯紹聖題識。西崖勒今上御製飛來石詩。岱史云。誠意門西爲公署。東爲五松亭。又名憩客亭。明人重建。題曰御帳踏道。今俱亡。東有望鵠石。如人拱立。又東一山曰老人岩。有朗然子洞。元初劉然修道處。下爲三叉溝。會雙溝而西南流。

五松北凌爲單仙亭。圮。明人篆亭名於崖。兩崖夾徑。勒今上御製五大夫松詩二首。西上爲朝陽洞坊。自五大夫坊至此一里。

北上爲凌虛閣。圮。西爲振衣亭址。乾隆十二年改建駐蹕亭於此。有御書勝覽方與額。迤東別構望松亭。攀圮。北爲元君殿。今上額曰靈府慈光。

東爲天街庵。而市者可三十家。砌所謂東上一里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是其地矣。迤北爲行宮。乾隆十二年建。有御書雲臺館。今圮。按此地舊稱五賢堂。祀孟荀揚文韓五子。相傳爲蘇源明讀書處。又有肩吾。石林館。皆其故址也。西爲萬福泉。泰山小史云。石穴涌流。甘冽異凡。時中貴汲以養上。賜名萬福。

遊人掬之。洗目。謂可卻病。稍北爲選人厂。幽僻可棲。

自天街北爲鳳凰山。其前舊有蓬元坊。明人建。按名山洞天福地記。第二洞東嶽泰山。周迴一千里。名蓬元之天。此坊之所取名也。南有白雲洞坊。萬曆間巡撫李戴建。圮。西爲象山。爲鎖雲巖。又名雲窓。卽雲裳

洞有今上御製詩勒壁，然洞頂東北坦處，有亭有軒，皆額曰泰，李戴記石並忘，洞南深谷陡峻，或稱百丈崖，水西南流入石壁，轉而東爲砧子石，南爲蓮花峯，五峯聳簇如蓮花，花盤寬平，亦絕頗蓮實，迤東危崖萬仞，岱史所謂五花崖，仰視不見絕巘，崖蔽之也，登之視然道中人往來雜遝如蟻，俗又呼翠人峯，峯頂有試心石，二石鉤連於上，登之勁搖，或曰惟心誠則不動，迤南有神泉，馬第伯記云，飲之清美利人，溝水南流達於濂虛館，經對松山而西注龍峪。

鳳凰山東爲因屏峯，即岱史懸石峯也，舊有老子堂，圮，東偏爲虎頭崖，巨石狀如臥虎，南折轉東爲避風崖，石厓深密而向陽，宋人題刻殆徧，東北有萬壽殿址，泰山小史稱萬壽宮，又有御香殿，亦曰御香草，萬曆四十二年建，祀九蓮菩薩，並造大銅鐘，一上有御製鐘讚，崇禎十四年復增祀智上菩薩殿，久圯移像於青帝宮，置鐘於後石厓，按二后升祔時，先後建祠岱廟，蓋祀山下天書觀內，東爲闕仙巖，多宋元題名，明人大奇振衣岡三字，鑄鍛過半，上有魯班洞，稍北有萬曆時所築北斗壇，四面皆門而中通，上復爲臺，曰禮斗碧石並峙，多文采，俗呼鵝狗二星，取泰山北斗之義也，又東亘石黑麗上鐫天柱峯三字，下有宋劉岱烏熙題名，東北崖石竊滴水如貢珠，曰珍珠泉，晝夜出斛，許味極佳，迤南有明置西宮署，額曰仰止亭，凡達官止宿，輒於此今亡，東爲碧霞祠，元君上廟也，文獻通考，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潔而濁，宋真宗東封，先營頤泉，當涌上陡升山，其流自廣濟河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宋建昭真祠，金稱昭真觀，明洪武中重修，號碧霞元君，成宏嘉靖間拓建，額曰碧霞元君，按元君之祀傳述不一，其以爲黃帝所遣玉女者，堵池記也，其以爲泰山神女者，博物志也，明人崔文奎獨有取於坤道成女之說，蓋謂岱嶽毓神，上通乾象，降靈下土，故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於義吻合，而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久事元君住翠微，是在唐時已有元君之名，蓋由來久矣，祠正殿五間，像設及蓋瓦鳴吻，鈴之類，皆鎔銅爲之，其玉像不知毀於何時也，櫛其東一間曰東寶庫，西一間曰西寶庫，用以投儲諸所捐施，名曰混施錢，蓋卽漢武時所謂梁望錢也，自乾隆二十四五年以來，每遇四月盛會之期，御賜鑄器，張爐瓶，多磁品金玉之屬，舊有玉印篆刻，天仙照鑒四字，或亦祥符時與玉像並造耶？又有明人郭詔所鑄銅鼓鼎瓶，各識以銘，東西廡設眼光子孫像，瓦瓦銅治中爲香亭，卽萬曆建金闕處，有方從哲撰金闕記銅碑及天啓賜鑄佑宮銅碑，又舊有秦篆刻石，先是在玉女池上，後移置祠之東廡，其石高四尺，四面廣狹不等，載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爲李斯篆字，徑二寸五分，宋人劉跋，親爲摩搨得字二百二十有二，近數年前摩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宋有明北平許臥書跋，乾隆五年廟災，是碑擗裂，失所，明泰山進香題名記鐵碑，碑融爲汁，而玉印獨完，從燃煨得之，惟一角少缺，東西碑亭二，南爲重門，舊額神秀，門前爲臺，綽楔三，向右有坊三，北曰護國靈佑，東曰宏仁濟世，西曰聖德安民，萬曆間巡撫

李輔、巡按吳定、韓應庚等建，圮，臺東有鼓樓，西有鐘樓，南爲大門，舊額金闕，國朝順治十八年知州曲允斌重修，復於大門上增葺歌舞樓，東西各築石閣，大門外爲岱廟，又曰火池，遠近渴者焚楮幣於此，南爲照屏，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六日泰山大水，登岱男女漂流者無算，盤路祠廟皆圯，命江南學政林之淳，江西學政魚鷺翔重修，雍正七年發帑道內務府郎中丁巳保林達寒重修，立碑祠門外，海東西爲岱廟，香稅碑，按泰山設立香稅，自明始，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奉旨永禁，乾隆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災，命內務府員外郎江都重建，三十五年命內務府大臣劉浩重建，皆有御製碑文紀其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夜泰山盤路圯，知府夏玢重修，凡二十四橋皆恢拓之，有戊辰御製登泰山詩二首，刻東亭碑陰，辛未乙酉南巡過泰山詩四首，辛卯登泰山詩二首，並勒祠門外，迤東碑陰碑側，丁丑孟春過泰山詩二首，勒祠門外，迤西碑陰，按明萬曆間王錫爵撰東嶽碧霞宮碑云，庚寅歲近侍諸臣昌進朝等進曰，兩宮太后聖壽，願往禮獻祝釐，上許之，乃立石以紀碑陰，有后妃皇子侍臣等題名，其石堅厚，鑿龜自京師齋此，然廟災後是碑尚完整，近爲工人毀壞，殿內先後奉懸聖祖仁皇帝額曰，坤元叶應，世宗憲皇帝額曰，福綏海宇，今上額曰，震維靈緝，又額贊化東皇，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祠名赫，望山川，椎牛擎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第四方男女不遠數千里進香報賽，皆先有事於元君，而後及於仙廟也。

陽人翟壽春當事僚友同遊引漢陳荀諸賢之集太史以德星奏一事自爲題名復書德星巖三大字並鑑蓋以上每行約數三四十字下截尚有字句可讀共得字二百二十有五篆額登泰山謝天碑述三聖

功德之銘十三字完好如初原碑字跡猶存何以孔瑄稱只存其額也文獻通考初王欽若言唐高宗元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船欲卽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德固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敍祖宗盛美爾命勒石北向以答天眷元好問東遊略記云嶽頂封禪壇下有唐宋摩崖據此則真宗之述功德銘先經磨泐俗頗後又立碑城南也乃後人第知有城南之碑而不復知有岱頂之碑矣

西北爲清帝宮李世重修今上額曰慈天廣祐東有碧天泉今澗大門外巨石踏臥名曰獨石

西爲後寢宮明稱神憩宮女冠爲元有臥像焉今上額曰德溥坤興

西爲望吳峯俗呼孔子巖韓詩外傳孔子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以指之者也明建過化亭於上

德星巖北爲泰山絕巔舊稱太平頂俗名玉皇頂有玉帝觀卽古太清宮也明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

遂立孔子廟於下嘉靖萬曆間朱衡趙大猷查志隆相繼修葺奉以四配後知州秦懋約以非禮撤去

重建隆慶六年萬恭徵觀於巔北出頃石而表之觀中有今上額曰妙運無爲東側爲迎旭亭今上額曰

因高喻大其前有坊李樹德題

國朝康熙十五年吳雲楊霖又重建頃石爲像乾隆三十五年今上額曰因高喻大其前有坊李樹德題

日望吳聖像廟西有崇岡曰登仙臺岱史以純陽符登此云

曰望吳聖像俗呼孔子巖韓詩外傳孔子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以指之者也明建過化亭於上

德星巖北爲泰山絕巔舊稱太平頂俗名玉皇頂有玉帝觀卽古太清宮也明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

遂立孔子廟於下嘉靖萬曆間朱衡趙大猷查志隆相繼修葺奉以四配後知州秦懋約以非禮撤去

重建隆慶六年萬恭徵觀於巔北出頃石而表之觀中有今上額曰妙運無爲東側爲迎旭亭今上額曰

因高喻大其前有坊李樹德題

日望吳聖像廟西有崇岡曰登仙臺岱史以純陽符登此云

曰望吳聖像俗呼孔子巖韓詩外傳孔子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以指之者也明建過化亭於上

德星巖北爲泰山絕巔舊稱太平頂俗名玉皇頂有玉帝觀卽古太清宮也明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

遂立孔子廟於下嘉靖萬曆間朱衡趙大猷查志隆相繼修葺奉以四配後知州秦懋約以非禮撤去

重建隆慶六年萬恭徵觀於巔北出頃石而表之觀中有今上額曰妙運無爲東側爲迎旭亭今上額曰

因高喻大其前有坊李樹德題

日望吳聖像俗呼孔子巖韓詩外傳孔子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以指之者也明建過化亭於上

德星巖北爲泰山絕巔舊稱太平頂俗名玉皇頂有玉帝觀卽古太清宮也明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

遂立孔子廟於下嘉靖萬曆間朱衡趙大猷查志隆相繼修葺奉以四配後知州秦懋約以非禮撤去

重建隆慶六年萬恭徵觀於巔北出頃石而表之觀中有今上額曰妙運無爲東側爲迎旭亭今上額曰

因高喻大其前有坊李樹德題

帝額曰普照乾坤今上額曰獨尊宇宙內有碑丁丑首夏壬午孟夏御製登岱詩各二首勒碑兩面碑兩側亦有詩二首

東南爲日觀峯卽漢官儀及泰山記所謂山頂東巖爲介邱也其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故以名焉魏莊子書曰日觀峯者夜半可以曉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銀電

者海島谿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王世貞以日觀泰觀

越觀爲一峯言觀日出則爲日觀西望見泰則爲泰觀南望見越則爲越觀後人所指某峯皆妄也自

天門月觀經絕巔至此皆曰泰山頂宋真宗改稱太平頂也日觀西爲登岱壇蓋唐時築也岱史載日觀

峯西爲宋築石函方丈許亦題刻曰古封禪壇俗曰寶藏庫以所藏金書玉簡故云唐書禮樂志高宗乾

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又爲壇於山上號登岱壇旋名登岱壇曰萬歲臺元宗十三年有事泰山立圓臺

八年秋日觀峯下雨水衝出玉簡會中使有事東瀕復弛以獻乃命仍壅舊所後建日照觀嘉靖間復置

於山上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又爲圓壇於山下典禮樂章可徵也宋史真宗東封於山上置圓臺又宋史

觀海亭額曰日觀亭稍北爲望海樓並圮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工人於日觀峯側鑿石得玉匣二

各藏以玉檢金繩碧觀其一爲祥符玉冊共十七簡簡字一行外用黃綬摺疊裹之見風灰飛其一未啟

其簡尺寸悉如宋史禮志所載巡撫阿里袞獻於朝有今上御製日觀峯詩二首刻碑兩面建亭於上東

爲東天門又東爲伏虎門缺口陡險下爲鷲愁澗烟雲杳靄深不可測水東北流會洗鶴澗

日觀峯南爲愛身崖舊稱舍身崖三面削削絕無危徑四方愚民往往爲觀病督代親愈則躍身投崖以

死明何起鳴鐘示禁碑曰愛身鐘字淳白舍本無舍何況愛緣非舍非愛作如是觀崖上勒宋政和間

題名中立一石高丈許曰瞻魯臺俗名施千石東巖題海日奇觀四字旁有可止臺稍南有方正石臺

如碑制東南爲東神霄山俗名嚇人峯縣崖天半吁駭殊甚南巖東西有影翠石下爲九龍峪納諸水東

南流北折繞神霄東匯雲河水見深東北注鷲愁澗北崖一洞極深敞曰清靜石屋中有清泉元初女冠

孫清靜修真處川林僻曠崖壁至故俗呼爲仙人窟云北爲空明山中穴通明日光穿午

愛身崖西爲仙人橋兩崖成削中三石銜接加梁西爲望海石巨石坦豁與日觀埒西有遙觀洞俗稱昭

真窟高深幽曠遊者憇焉又南石壁峻嶒爲蛟仙巖元好問送天倪子歸布山詩曰後日天門重登覽蛟

證矣漢官儀曰石二枚狀博平闊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

爲屋號五車石今失其處封禪書又曰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綻遠方奇獸禽禽及白雉加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對中

絕巔東南爲平頂峯平敞東北爲探海石一石橫出東指無依
泰山道里記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綻遠方奇獸禽禽及白雉加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對中

絕巔東南爲平頂峯平敞東北爲探海石一石橫出東指無依

平頂南爲乾坤亭明挾仙宮故址亭始於康熙二十三年建中有碣曰孔子小天下處前一亭聖祖仁皇

碑是也後漢書鄒社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注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是其

證矣漢官儀曰石二枚狀博平闊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

丹鱗蒼渠或名金泉峯也峯南有巒曰振鐸峪曰黑虎水南流匯爲新泉西折過子午橋而注中爲普照寺唐宋時古刹金大定間奉勅重建額曰普照禪林有勅牒石刻勒殿壁明永樂間高麗蒲空禪師國朝康熙初崇川詩僧元玉先後卓錫於此寺東有元玉別構石室并自爲銘復大書石堂二字左右題景十二處各系以長短句旁爲元玉塔有太史淄川唐夢符銘寺之西南爲滿空禪師塔而塔銘碑近移寺大門內塔北爲魯藩和田時耕墓西北有臥象石又西北爲投書澗水南下東受新泉之水又西南交流岱史云投書澗胡瑗讀書於此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字卽投澗中澗上有碣曰宋胡安定先生投書處西爲上書院世稱泰山書院舊有石介記勒壁今亡黨懷英曰孫明復石守道築室泰山不以爲學館屬大顯獄祠墳墓南迫乃北徙山麓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元好問曰泰山上官書院唐周朴所居宋孫明復居之明嘉靖間僉事盧問之安孫石神位於此顏曰仰德堂後又合祀胡瑗碑記東南爲木末亭慎行之所名也自北石級陡絕而上旁有全真崖嶺嶺曰天外多松轉而東有石厓曰三陽洞一名勝禪洞觀大門外有救苦臺南側有三陽墓又西爲倣來山巍峩特起有與岱爭齊之勢又名芙蓉峯其頸一洞曰歸雲內有石池涌流自竹林寺西南入高岸深谷人單行攀蘿附葛而上石簷可通曰紫門有金貞禪間題名西旁一洞中可窺天者三名曰三透天俗呼玉皇洞南爲天勝岩坦處可容千人岱史云漢劉盆子等聚兵于上有演武場張旗石及柱窩碓礎之蹟按泰山紀事云岱西南峯最陡峻處有劉盆子岩葬邪人樊崇起兵於苦搏入泰山後議立盆子時兵已數十萬鼓行而西則盆子固未嘗據此特以崇歸盆子部下名劉盆子岩耳元初僧悟慈律師行全結茅於泰山高天勝岩即此山巔東北懸石明通明俗名獅子峯時行全之徒德友亦避地於此旁有懸刀峯東爲扇子崖傾崎宛如摺篋明浦坂楊博題曰仙人掌崖北舊多青桐曰青桐洞水東流入竹林西河明季州舉人王無欲築室崖巔復結茅其下曰西山別業其時櫻桃夾徑松盤紆今灌漑矣僅存石廟曰無梁殿祀玉皇下爲石闕關洞四虛上祀元始天真並無欲碑記在焉東有仙桃石巨石嵌空如桃東南有會仙庵圮洞水東注西百丈崖青桐潤北危崖頽缺狀俗稱壠餅崖其陽有劉盆子洞仰視洞懸絕而門塞西北二里爲火焰山一峯黑麁特異南崖一洞深邃志稱觀音洞俗訛魔王洞下爲石屏峪水西南流過黃金口入龍潭西南爲忽雷洞岱史云天將雨時每聞雷聲迅發於此又西爲西百丈崖倍高懸流如挂練亦曰西靈泉東上爲招軍嶺舊有石塢蓋又有萃美亭令知州姚建榮建元奉尹王悟重修廉訪使徐國記

云水面廣而瞰天紳諸景咸會因榜曰萃美亭圮圮石亦亡又南爲白龍池懸崖絕壁非人境池北崖橫亘上復峻削形若舟岱史謂之石舟上鐫元圭石三大字下層刻宋人題名顧氏金石文字記載之未盡也池東有三元石前爲淵濟公祠岱史云宋元豐五年封白龍爲淵濟公始建祠縣人趙合爲記是池廟兩輒應元明多刻石祠中今並亡惟元至正時成澤記碣尚存漫漶無撰書人姓名岱史稱知州路希尹撰文大德十三年車駕東巡時小旱遣官致祭於池遂得雨而爲鑼鼓濱水激石底如鑼鼓又南爲耀星澗深淺深靜西崖平削列弄水巖三字又南一石屹立勒雞籠三字又南爲大峪中一石如匣曰劍匣石一石中分如劈曰劍石一石如人影戴巾持劍而坐舒一足曰仙影石又南石峽寬險者二曰大石峽小石峽自黃河西經龍潭龍池至此爲西谿會歸處谿水東折逕元忙尤博羅號葛布俗稱土公土母南一里有豐碑額曰大元太師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銘延祐四年四月姚燧撰并八分書篆額兩面皆有撰額文起南面而北上截字猶可讀下截多殘缺墓西有擂鼓石谿水又南東受廣生泉之水繞府城西南逕古汝陽橋及漆河橋下又南入泮歸汝總名西谿也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四日深水泛漲上下河畔廬舍男女漂流者無算汝陽橋北爲天書觀岱史云觀本名乾元門閣三重殿廡所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元年閏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靈液亭北見黃素書與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都上有御名號告欽若遂迎至官舍授中書揆詣闈因建天書觀於此按天書即欽若所爲黃素書也當時君臣相欺侈言祥瑞其舊詞見三朝符瑞志龍圖閣待制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國初張習孔雲谷臥餘遺謂今世失傳何也觀大門內有泉有亭明人題刻醴泉二字文獻通考冀州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童兒培土得小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有涌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復有涌泉二十五眼又一眼出層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又別引數派漁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而小味甚甘及古今錢百餘枚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貯水馳驛以獻分賜近臣詔設欄格謹議之六月詔建亭以靈液爲額宋景德余童耕時猶見觀內泉出石崖下注有垂楊數株大二十圍蓋宋祥符時所植今樹既鳥佩佐碑云皇帝追崇孝純皇太后爲西天淨土極樂世界菩薩上號曰智上建寶刹於岱辛巳啓土鳩工三載告成攷神廟時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卽今智上前殿者像設皆範銅鍛金爲之按九蓮菩薩語見毛奇齡彤史拾遺記乾隆十一年觀大門樓焚其西有翠陰亭亦宋時建圮西爲泰山碑院乾隆二十九年知府姚立德購置民舍改建知縣程隆記西北七里爲皇碑亭有康熙三十七年萬姓感恩碑其北一亭有四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御製詩勒壁西爲下泉其水自傲來山西飛湍而下中有石鼓巨石如懸鼓也東南流入泮西五里爲大埠古有大佛寺純銅爲像高丈餘

泰山道里記

三

泰山遊記

۱۵

其在東北麓者九龍岡東爲天燭山兩峯聳立如炬東西遙相對峙卽吳同春續遊泰山記題指爲介邱者也接廣雅小陵曰邱則非高山可知矣其下爲谿里巒巖穴深邃涌泉不竭昔有魔女化此又名風魔谿東南流入埽帶峪天燭山東爲分水嶺其南則有埽帶峪李家泉諸水其北則有旋螺峪冰牢峪諸水皆循嶺分流焉東二里爲觀星嶺東北卽李家泉水南流入果子峪分水嶺東爲懶嶺峪有村曰大津口產楂栗東北多槲林世謂之山賀廠北五里爲竹子園其西地極平曠羣峯環峙林木鬱葱雙谿瀟交流中爲周明堂故址封禪齋太山東北阤古時有明堂處齊有太山之明堂是也漢之廢基又在其旁今稱明堂村訛曰明家灘據金學士黨懷英谷山寺碑云嶽東北阤有明堂引沈存中說而以爲漢蓋懷英生長泰山通掌故本水經注漢武帝封太山嘗降坐明堂於山之東北阤逼近周明堂處武帝以古處峻狹不顯今奉高作明堂於汶水如帶圍在山之東南阤去周明堂三十里又岱史稱周明堂故址在嶽東北麓旁有谷山寺蓋指地之著者而言按寺基峻僻距明堂尚十里顧引懷英碑記強爲牽附殊未可信明堂南爲大觀山西南爲黑山西北爲谷山屹崒特異頂孤松挺秀俗名定南針頂之西南有黑闌石屋頂之西北有金礦洞二其在東者懸崖上下二穴水自崖隙下注其在西者一穴幽暗出水人不能入洞外多裂石紋皆結紫石英卽岱史稱金絲洞元初邱處機煉丹處也又東北有蓮花峯谷山西北爲恩谷嶺兩山中峽俗名雁嶺河水東流匯爲天井灣嶺北爲佛峪亦曰佛谷水東流與馬跑泉會其上有寺額曰谷山玉泉禪寺元魏時僧寂遠錫鑑至金釋善富重建有黨懷英撰谷山寺碑及泰和大安間勅牒碑東有古井水色紫黑无盈遇旱不減懷英八分書玉泉二大字碑東北而上爲藥師七佛閣元至元間釋普謹建久圮學士閻復碑記在焉北爲返倒山爲青岡峪水東南流入天井爲仙臺嶺卽長城嶺其上石臺有二曰南拱曰北拱遙相對峙山東通志謂漢武帝於此望祀蓬萊而史無其文也又北號仙臺嶺至玉皇嶺爲歷城長清界仙臺之陽有馬跑泉又名莎草泉水南流逕牛欄口西又南入天津河自牛欄口東十里有地曰藥園蓋昔人蓄種藥於此又有千戶廳稱名無攷東三里爲龍門山溝水東南流東北五里爲鹿町山有黃伯陽洞岱史云戰國時黃伯陽修隱處也大津口東五里爲雷山絕頂巨石如冠漢書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有白鳥數千集其旁焉南爲皇仙臺岱史云漢武帝築也東南有黃姑庵青山東四里爲升仙嶺東南爲石汝源出天井灣納諸谷之水東南流繞周明堂側卷浩煙燒於此有至元五年鹿森記碑刻有方井井四洞潤泓莫測北爲雨金山有伏金石傳昔大禹沖出金礦東北六里爲大虛山東南三里爲小虛山中夾巖汎河過黃坂前村東西北十三里爲卽山爲石鴻岩國初侍郎王度知總范惟粹故居也自黃坂東北過兩港村三四十里至長城嶺下槲林尤勝巖所云石釜也又東北左會巖汎河水又東而南卽入石汎北八里爲門家墅爲曾仙觀故址元道士孟養浩修煉於此有至元五年鹿森記碑刻有方井井四洞潤泓莫測北爲雨金山有伏金石傳昔大禹沖河發源於此小虛山東八里爲祝山單椒崑崙有國初巡按趙宏文墓東北二十里爲九坂嶺爲九曲

峪水西流澇雨砧崖潦池南折至九頂山後又東匯金井河東南一山勢仰背聳深上有數穴如頤俗名旁山又曰石窟山或稱肅然山者誤封禪碧漢武帝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舊志未詳顧炎武敍引酉陽雜俎以長山縣長白山當之非是魏晉崔光傳弟敬友嘗於肅然山南設食以供行者又萊蕪王許保北有山碑云古宿巖山恐卽肅然山也按楊邱山東有小陵舒暢崛起是其地矣自祝山東五里爲狼虎峪水南流入汶五代史黃巢死於泰山狼虎谷聞見後錄巢爲尚讓所急陷泰山狼虎谷乃自髡爲僧得脫於此並存攷東北三里爲九頂山南有大冢俗稱爲黃巢墓金井河繞山東南折而西南其河西浹得脫於此後齊天祐初岱山封禪壇玉壁自殆其驗矣石汶又南逕崖下村東有育英書院明州人李汝桂講學其地世稱理學名儒又南有李汝桂墓石汶又南逕山口村東抵故秦高西白天井溝至此南折四十餘里受萊蕪原山之水過古博邑城北合爲漒汶西南流有漒汶河村碣曰古靜封鎮縣志流同其經流總名大汶又西南與萊蕪之牟汶二汶會經無鹽山北又西南過博縣故城兩右會北汶而入沂所看且來西澇過湯關故城西至大汶口東左納柴汶本名小汶大小二汶交流又西南經東平汶上

其在西北麓者避人厂西北有船石層崖闊數丈西北爲看月巖爲沐龜溝水西北流經李子溝至老店窩入桃峪又北土地平曠亦曰快活三里有雲臺廢故址廢後石厂深處而西開曰夕陽洞所謂上石層洞所謂下石層洞也自桃峪之北而起者其水過陀頭巖南折而西北爲混元池石岸皆黑中央獨白如月印激潭又西北過虎窩屋西陡崖多廬巢北爲清風嵐其巒延亘孤高鑿磴崎嶇下爲老虎窩石穴深暗中有水又東石厓相通最深側有元觀觀久圯又西北爲龍湯邱嶺突出如島嶼下有碧花池石皆碧紋天然池甃又西北逕黃石崖南稍西林木蒼翠許中爲野人之庭轉而北三里爲映霞臺舊有傅老庵下爲香泉水東流流入桃峪西北爲猛虎溝蓋孔子嘗歎苛政猛於虎後人強名之耳爲花園地多金銀花爲青天嶺北至長城嶺兩嶺夾澗其澗一源兩分卽水經注分水嶺也一東南流一西北流西北流者出青天嶺西南至秦長兩縣界首村過滑川橋折而西北其經流曰中川循長城鋪達於關山左納蠶巖諸谷水而注東南流者達青天嶺東麓南折左會虎溝水過海眼桃花峪再轉東南其經流曰北汝與中川分流各半故又曰雙流今太山郡記齊記皆不可見而竹書紀年謂周顯王十八年齊築房以爲長城其時蓋齊威王之二十八年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管子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則春秋時已有長城矣城因緣河經泰山千餘里王瑯邪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今太山郡記齊記皆不可見而竹書紀年謂周顯王十八年齊築房以爲長城其時蓋齊威王之二十八年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管子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則春秋時已有長城矣城因

山爲之起平陰之防門，緣泰山北岡而東徑萊蕪博山臨朐沂水莒州日照諸城，蜿蜒幾二千里，至膠州海中，大朱山止焉。太山郡記及水經注括地志皆謂至鄒陽臺入海，或指地之著者而言，其實相距尚六十里也。猛虎溝西南爲河上林村，多桃樹，峪水又西南曲中有石窟，深不測。曰大海眼，西納白草峪水，峪南爲樸頭巖，形如岸幘，西南爲老鴉峯，俗名老鴉尖，東南舊有碧峯寺址，廟大亨碑記在焉，西南爲懶韓山下，爲懶韓峪，有柱師庵故址，西崖一洞深窈，俗呼白鷺洞，所謂下石屋也，又南爲龜灣，其下長石敲，斜曰石龜，達於小海眼，西南爲西神庫巨石，崩潤滑，躋之搖動，或謂中有寶藏云，又南逕中軍坪，石闕多文彩，又南注大小養魚池，迤西爲蠻負山，即岱史橫山也，以大山負小，如橫子狀，山半有銳兒石，徑丈餘，疊削如鏡，東南有坦地約十畝，俗呼臺子地，舊爲古臺臺庵，有明正德釋道轉重建三教堂碑，西南爲元君廟，內有玉皇殿及鐵佛殿，移碧峯之鐵佛建此，魚池南即桃花峪會歸處，舊時多桃樹，又名紅雨川，有今上御製桃花峪詩，勒北崖，又西南出峪口，再折而東，經新莊，達于廿里舖，又東南過高里山，南又東南過全標店東，自分水谿至此，傾曲凡八十餘里，總名泮河，上內三谿之水合於大汶河，自桃花峪之南而起者，汎元池下三汊澗自西來入之，西爲十字峯，峪水又西北，大倒溝自西來入之，溝西爲青嵐宮故址，南爲青嵐嶺，西爲丁香峪，多紅白丁香花，西爲思鄉嶺，岱史云人死魂歸於此而思鄉也，峪水又西北，小倒溝自西來入之，溝西爲南頂峯，峯突起，頂西南爲胡桃園，多胡桃樹，南爲梯子山，爲石厂溝，西有玲瓏石，梯子山西南爲透明山，陡削玲瓏北拱老鴉峯，宛如几案，南有麻耳石，東南爲東神庫石，若垂簾無苔痕，時或光彩閃爍，與西庫埒，東爲龍山上，爲姜倪嶺，南一石若人形，名曰真人峯，西南爲黃石巖，南有白姑庵，白姑無所考，或因白姑率牛星別名也，拔山五峯之間曰風門，南爲迎風嶺，下有枯石河，水東流，經龍潭南折過大埠，東入泮，又南爲西橫嶺，其嶺西自桃花峪東至烏龍潭，橫亘二十餘里，西上爲黃金口，西北爲海棠峪，多秋海棠花，高三四尺，夏日即開，西南爲膀子溝，中有膀子峯，一石蟠秀流，水盤旋，西爲刺楸山，以多刺楸樹得名，西爲士縣山，陡險，巔平黑壤十八畝，西南爲駱駝嶺，有藏峯寺創於元，重修於明，有碑記，東爲蓑草泉，南流入泮，西爲橫峪，西二十餘里爲三絳山，三峯相連，如鼎足，有龍騎寺，明時重修，寺前古木參天，甘露泉東流入於泮，西十二里爲黃山，汎泉瀝，古有延慶院，宋海定禪師重建，元明

禪院地土之記，碑上下兩層，字大小不一，後晉天福周元休撰，東嶽冥福禪院新寫藏經碑，明正德任文獻撰，重修寺碑可考，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無年代，書人姓名，金泰和黨懷英撰新補塑釋迦佛像，斷碑云舊爲獻祠區，與釋迦佛像主伴凡五位，並遷置於賜書閣之廢基，有鄉老趙璠以正殿曠久，始就續，重新之，其曰賜書閣，則廢殿代勅牒及御書經文典誥處，今斷碑移置縣署，土地祠壁，南爲龍王廟，即宋封白龍爲潤濟公也，乾隆三十年知縣程志龍以白龍池潤濟公祠久廢，始建祠城中，東有會真宮，即古奉高宮，宋真宗東封，召齋於宮之經殿，以宴羣臣父老子也，岱史云元張志純居會真宮數載，道行超羣，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服，宮在明時尚有玉皇殿及李白詩刻，成化十八年重修，萬曆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悉燬於火，僅成志純偶願勒壁，後即故址改建關帝廟，歲時致祭於此，內附張僊祠，岱史云唐開元中，與李某同至泰山學道，李辭歸襄陽，後張僊繫林檎以示異，故祀此，又南爲魯兩先生祠，其學館尚在岱廟地併於廟而後徙於山麓，大定十九年始建祠於大門之左，黨懷英記，此則成化二十三年知州胡瑄請於朝而建者，吳寬記，國朝順治十年學道施閭章等重修，爲文以記，今名二賢祠，西北爲和聖祠，多明人石刻，歲時祭焉，岱廟西北爲長春觀，元初知州張郁建，金鄉女冠皆守慎，嗣法於燕京長春國師，後修真於此，賜號妙真觀，圮，有中統二年元和子記碑，金石文字記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碑，岱史云有邱神仙牒及成吉思皇帝勅旨碑，並亡，按邱神仙即元之邱處機，成吉思皇帝者元太祖尊號也。

城北門外西北隅爲白雲觀，明萬曆間周藩泰國將軍勑建，祀王母，其後增祀元君殿，設雕欄，樓閣層廡，榜倒懸，多野巢，即岱史雕窩山也，山北爲羊欄坡石，岱史謂仙人牧地，周有巨石，秀麗尤奇，山南爲燕脂坡，地多燕脂瓣，青嵐嶺南爲猴愁峪，西爲白練石屋，中冀施白練，烏西南爲水圓石，屈出水不竭，又

南爲拔山，視諸峯，高岱史謂之鷗鷺嶺，東有一石聳立，曰回鷗峯，東北爲燕窩石，大石有窟，如燕窩，轉而南爲水鉛山水，水聲鑼石似鈴也，東南爲烏龍潭，西爲壇子洞，拔山西爲五峯頂，東巔蒼松叢茂，俗呼松樓，東北有黃姑庵，白姑無所考，或因黃姑率牛星別名也，拔山五峯之間曰風門，南爲迎風嶺，下有枯石河，水東流，經龍潭南折過大埠，東入泮，又南爲西橫嶺，其嶺西自桃花峪東至烏龍潭，橫亘二十餘里，西上爲黃金口，西北爲海棠峪，多秋海棠花，高三四尺，夏日即開，西南爲膀子溝，其中有膀子峯，一石蟠秀流，水盤旋，西爲刺楸山，以多刺楸樹得名，西爲士縣山，陡險，巔平黑壤十八畝，西南爲駱駞嶺，有藏峯寺創於元，重修於明，有碑記，東爲蓑草泉，南流入泮，西爲橫峪，西二十餘里爲三絳山，三峯相連，如鼎足，有龍騎寺，明時重修，寺前古木參天，甘露泉東流入於泮，西十二里爲黃山，汎泉瀝，古有延慶院，宋海定禪師重建，元明

志，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山南四里號封禪壇，旋名封禪壇，曰舞鶴臺，元宗時亦爲壇於此，有張時海嚴重建，改曰崇法禪院，元重修之，內有後唐長興四年勒牒碑，爲齊阜昌二年重刊，額曰特贈冥福，遂觀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繞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驛無疾而

墮上歎異之。謠曰白縣將軍命有司具櫬橫臺石爲基，在封禪壇北一里餘。於今存焉。岱史所載本北岱山小史謂在嶽陽碑記冢蹟尚存。泰安縣志在紅門東然紅門東有豐碑斷趺下磨滅無字。惟碑額枝上有垂拱元年月廿五造二字。碑側猶存宋人題識。當日東封安在哉。茫茫千古泯滅矣。字句可讀。翻轉審視底面有行書字影差小隱隱莫辨。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唐登封紀號文高宗撰并行書飛白書額小字。乾封元年二月一勒石山下不知毀於何時。一立碑山下意或武后補刻以殘碑及開元記證之。白縣冢在城東南失其處矣。南郊有皇恩碑亭。乾隆十三年士民恭建。

城西門外南折爲靈芝街。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宮。戊申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此街之所以得名也。迤東有青巖書院。明宋崇青巖社也。康熙中趙麟著講學於此。巡撫蔣陳錫檄知州石鍵增葺。乾隆五年知府王一夔以泰山書院久廢就宋氏社拓修。因易名街南爲靈派侯廟。後晉天福六年建其神舊稱濟河將軍。又曰通泉侯。宋真宗東封泉水方澗俄有清流涌出。賜封靈派侯。有元豐王或撰重修木根記。元至元王正樞重修廟記碑具在。西有金星泉。水南流。明人建金銀橋。引城深水入濟河。今僧道作法事有金銀橋濟河橋以謝世取財。蓋借此傳會耳。河西流。知縣張傑重修。南十三里爲大汶口。有石橋。雍正間重建。水經注。汶水又南逕鄧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所謂魯道有蕩蕩子山跡者也。按鄧平爲督羊祜原封采地。武帝以平吳功封南城侯。固辭不拜。仍爲鉅平侯。上從之。有今上御製羊祜城詩即此。又西三里許過衛翟莊。爲行宮。內有四賢祠。乾隆三十年車駕南巡。三十六年幸曲阜。駐蹕於此。有御製四賢詩。詩曰孫石氣求水聲應。孔胡異轍並升堂。大汶口東南三十里爲梁父山。平衍突出。封禪皆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其上舊有地主祠。史記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廣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漢武帝及光武帝皆降禪於此。而壇址無存。南爲梁父城。漢時置縣屬太山郡。水經注引開山圖曰太山在左。尤父在右。尤父知梁甫主死王者。封太山禪梁甫故縣取名焉。諸葛亮幼從父爲梁父尉。父卒後徙居南陽。好爲梁父吟詠。此也。今其村爲梁父云。

城西南七十里有龜邱故城。今樓上村是也。水經注。汝水又西。汎水注焉。今謂之濟河。又西逕蛇邱縣南。蓋周密中爲崇臺。四門上起銅樓。號金闕。闕字欄楯像設皆銅鐵金爲之。舊在岱廟後移遙參亭復置於此。其東爲駐蹕亭。乾隆三十五年建。西爲社首山。高僅五丈。封禪晉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宋史勸曰。山名在博縣。唐書禮樂志。高宗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旋名降禪壇曰景雲臺。元宗禪於社首。宋史字多剝蝕。後書題名內有岱嶽鎮使及岱嶽鎮都虞侯官名。則舊制所未詳。西爲亨禪山。本名高里山。崔符元年令瘞於舊所。後立柏公廟。神稱高里爲東嶽輔相。壁勒元豐胡元資記。或謂趙尊王者誤。西北有鬼類龜。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卽此。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注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高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爲蒿里。泥同一事。文學之士。共以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山之陰有古仙洞。洞謂鬼仙。蕭協中曰。洞深暗。余嘗偕友探奇。執燈籠火種而入。去數丈而形分。遂失其傍。高里社首之間爲高里山神祠。額曰森羅殿。顧炎武曰。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玉仙石片石營潔。乾隆二十六年知縣程志隆廣裁松柏培護之。迨三十四年。工人采石。自洞門上下劈去。數丈而形分。遂失其傍。高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閔王鬼伯之祠矣。祠創建無考。元至元二十一年重修。徐世隆記。明成化三年重修。許彬記。萬曆間奉勅重建。見岱頂天啓銅碑。

城南四十里爲介石山。岱史云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禪於此。按宋史無其事。南二里許爲石問山。有尋真洞。漢武帝本紀。太初三年所禪卽此。按史記石問者在大山下阤。南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阤也。縣志以俗所云五道嶺當之。誤。五道嶺在其北十里石問南三里爲亭亭山。史記稱黃帝禪亭亭。水經注。汶水有亭亭山祠。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山神爲廣禪侯。遣秘書丞直史館姜嶴致祭。有御製碑。元知州張郁。知縣張傑重修。南十三里爲大汶口。有石橋。雍正間重建。水經注。汶水又南逕鄧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所謂魯道有蕩蕩子山跡者也。按鄧平爲督羊祜原封采地。武帝以平吳功封南城侯。固辭不拜。仍爲鉅平侯。上從之。有今上御製羊祜城詩即此。又西三里許過衛翟莊。爲行宮。內有四賢祠。乾隆三十年車駕南巡。三十六年幸曲阜。駐蹕於此。有御製四賢詩。詩曰孫石氣求水聲應。孔胡異轍並升堂。大汶口東南三十里爲梁父山。平衍突出。封禪皆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其上舊有地主祠。史記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廣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漢武帝及光武帝皆降禪於此。而壇址無存。南爲梁父城。漢時置縣屬太山郡。水經注引開山圖曰。太山在左。尤父在右。尤父知梁甫主死王者。封太山禪梁甫故縣取名焉。諸葛亮幼從父爲梁父尉。父卒後徙居南陽。好爲梁父吟詠。此也。今其村爲梁父云。

上村南七里爲閼陵故城。春秋左傳。杜預注。閼陵也。自汝之北。平陽極目。僖公以賜季友。卽此。她水又西南逕鄧邱縣南。縣治鄧邱故城。春秋左傳。宣叔娶於鄧者也。汝水又西。她水注之。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汝陽之田。齊所殺也。自汝之北。平陽極目。僖公以賜季友。卽此。她水又西南逕鄧邱縣西。左傳所傳她淵即也。故京相璠曰。魯國汝陽縣北有曲水亭。按樓上離河之間有土邱。傳爲曲水亭址。汝水逕汝陽城南。不在其北也。城上村南七里爲閼陵故城。水經注。漢章帝元和三年。東巡泰山。立行宮於汝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於汝上。基壘存焉。世謂之閼陵城也。迤西立元君廟。圮。而通志以汝陽關陵爲一城。並曲池載入甯陽縣境。又西約二十五里爲顏子坡。岱史云。州治西南境有高坡。孔子引顏淵望吳門。繫馬因與俱下於此。城東南二十二里有橫埠狀頽埠。北之田曰龜陰。按水經注。博縣北有龜山。山北卽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西南有石塔五級。曰聖塔。蓋遇旱乾水溢。輒應。金明昌三年李德元建。碑文大定二十四年僧道重修。有黨懷英碑記。泰山東南三十里爲徂來山。山於泰山猶旁𠂇。然水經注。山多松柏。時所謂徂來之松也。鄒山記曰徂來山在梁甫。宋高祖。博三縣界。猶爲美松。亦曰尤峰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鑿也。崇自號尤峰三老矣。後

魏地形志。太山郡梁父縣有徂來山在北與地廣絕。唐省梁父入博城。歐陽修曰徂來魯東山孔貞曰龍脈自泰山傲來經金牛龍山蜿蜒東赴至水音堂誠汝盤結於此大小汝絡其面背山周百六十里自郡城至山北蹊徑逼窄。岱宗而探徂來之勝者則繞山之東西兩路自前而入約百條里自山南而突起者爲三窟固一名三台山。北巖曰獨秀峯。傳云李白題上爲九龍宮中爲玉皇廟明崇禎間重修其下爲感應侯祠。徂來山神山東通志。金明昌元年封爲護國感應侯今祠祀松柏猶存西北里許崖擊澗水羊公河出焉。途折西南流逕羊祜廟北又西南注小汝西北五里爲二聖宮古稱二聖堂。元鹿森隱居處東南峭石壁立篆額寶樂嚴演易齋諸記杜仁傑爲譜銘殘缺不可讀。許衡嘗讀書於此扁其室曰魯齋後即以爲號。常觀於元初開國侯徂陽時珍建有益津高闢碑記增祀玉皇閣王母殿三清殿稍北石洞方廣。趙國麟名曰簞瓢又北乳山秀峙舊多竹木谿水繞前而西注古刻竹谿住境於巖按孔氏紀勝唐天寶間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隱此號竹谿六逸堂然二聖堂卽六逸舊基而俗誤以仙姑居之修持三十餘載臨化留頌泰定軍節度時有爲紀石於墓遂稱其地爲毛老谷。西十里爲懸珠山。康熙間高沙臥雲者居此因立臥雲庵祀仙姑移像於南樓有九龍嶺八道溝石蟠縫東崖懸石如珠此山之所由名也。匯水爲漿池南流會響水河西三里爲藥山有聚泉庵俗稱大庵西五里爲北頂有侯祠今並其基亡矣。頂西有紫霞洞下爲李源井自來泉飛流自乳山西二里舊有毛姑庵元初州人毛佛寺明宏治間僧文原重建州人徐鑑記西爲廣長嶺西五里爲圓山有古四禪寺北齊河清二年創建謂之曉煙臺又西南入大汝。西南里許有望山有老君洞南五里爲他山白蓮泉發源處水西南流逕積殿山南入大汝。泉北有法雲禪寺僧福燈建有大定二年勅牒碑碑上下兩層上刻牒下鐫幸夫記。大定二年奏勅重建賜額法雲禪寺有勅牒碑僧法潤福燈相繼住持元至元間高峯禪師重修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大雨東山裂泉橫流而寺基無存上略之水西流曰滄浪溝中屹立一石。泰安縣志佛寺明宏治間僧文原重建州人徐鑑記西爲廣長嶺西五里爲圓山有古四禪寺北齊河清二年創建謂之曉煙臺又西南入大汝。西南里許有望山有老君洞南五里爲他山白蓮泉發源處水西南流逕積殿山南入大汝。泉北有法雲禪寺僧福燈建有大定二年勅牒碑碑上下兩層上刻牒下鐫幸夫記。大定二年奏勅重建賜額法雲禪寺有勅牒碑僧法潤福燈相繼住持元至元間高峯禪師重修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大雨東山裂泉橫流而寺基無存上略之水西流曰滄浪溝中屹立一石。泰安縣志然丹窟傳爲于仙煉丹處。國隸皆煤丹爐三字稍東爲礮石峪廣數畝飛瀑雪浪勢若建瓴。至觀南三里過清風頂南又北二里跨澗爲橋名曰隔塵。西爲升仙臺北爲隱仙觀祀呂純陽內有玉帝閣三清殿明萬曆中有于仙號耘虛者開此修養有年。蛻完真貌門外古木夾徑多桃竹由水匯池南流有康熙間趙國麟撰贍田碑及題刻徂來第一桃源深處諸蹟又西南二里爲桃花峪自觀東石屋東闢有天梯桃園東二里爲演馬嶺。東別谷水西南流五里與西別谷合流南注小汝嶺上爲趙州庵圮舊有呂仙閣中爲北斗殿俗呼圓甌下爲三皇廟舊稱寺基南五里爲碧山又東五里爲雍山藍霧出焉水東南

流過鎮里村西又南入小汶其上有光化禪寺寺創於後魏宋祥符間賜號曰崇慶元初時珍重修高湖記內有潯池注茶舍東南里許一巨石南面刻北齊時隸書大般若經字徑五寸多剝蝕惟口空有無十餘字隱隱可辨後唐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餘猶有道字僧真造數字其東面大書四佛名未有中正胡質武平元年縣志以中正誤爲正月薤山東北爲圓瓦崖爲大庵庵東南三里爲映佛巖上刻隸書般若波羅密經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十七字其文云文殊師利曰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密佛言般若波羅密無口無目無名無相非口口無歸依無洲口無口無福無口無口如凡界無古今口亦無關三十二字普憶武平元年僧齋大衆造後有四字類押狀不可識字徑一尺及七寸不等蓋因石爲之又東一里爲黑山東五里爲松山有松巖洞東南一里爲廟蒙山其山兩穴可通曰廟蒙洞又南里許爲兩埠山兩山對峙如壘已上皆屬徂來之陽自絕巔北二里爲芍藥峪東北三里爲紫蠶池產九節菖蒲及玲瓏草水東北流經天平後砦東至沙溝河北折過西莊又西北入大汶峪西北二里爲花坡北二里爲中軍韓以地處徂來適中也康熙間建三清殿前有地洞深時西爲招軍石周多石春旁有鴻旺泉下爲大峪水西流入廟愁澗北五里爲玲瓏山秀拔玲瓏有莖人洞相傳唐王希夷嘗隱此自中軍韓東二里爲金魚石巨石中有魚形若磬若現相傳一夕風雨石壁化龍去半跨於地兩石魚痕宛在有明知州許應元題識東五里爲長春嶺黃壤秀異周袤約十里宋石介卜築其下多從遊者世謂之徂來書院今遺址猶稱爲講書堂所著有徂來文集二十卷明人采怪說二篇入諸子彙函俗稱石介因竹谿六逸堂築至著書非是旁有委潛別墅號曰讀易堂石介在蜀寄題詩曰連雲棧外四千里讀易堂中一帙書北爲天平後砦按此砦去中軍韓不遠嘗聚衆兵處有演武場柱窩遺蹟又東爲龍谿水東北流過燕子石屋側危崖瀑布而下曰溜龍澗以崖上凸起三輩婉若游龍故云北導西折曰四里河繞徂來北澗又西南入於大汶天平砦東北爲西仙霞澗又東爲鳳鳴山若鳳舉其首下爲黃峪又東爲東仙霞澗又東爲虎穴山爲牛山山南有朝僧洞神化庵山北有大藏峪自中軍韓西四里兩峯並峙俗稱角山三石懸立曰駕轡峯又西登土嶺爲大砦口迤東陸岸幽谷則所謂鴈愁澗也水北流經石匣溝匯爲白鵝澗又東北會四里河大砦口西北三里爲潛石崮北崖篆刻竹谿二字水西北流逕竹谿庵南又西北繞轉山下匯曲水河入大汶案竹谿庵金黨懷英所居著竹谿集三十卷元大德間教授時王凝撰竹谿庵碑字多漫漶康熙間於其地立玉帝閣轉山西爲响巒山爲吳山溝水西南流入大汶又北三里爲石氏營城介自爲墓表西一里有宋嘉祐神道碑已上皆屬徂來之險徂來山南二十里許爲古南城晉太傅羊祜封邑金于城內建大覺禪院有大定二年勅牒碑僧福善講法於此元初僧道慶重建城西有村曰羊舍俗以爲羊氏號鴟城也東北有大冢泰山紀事稱羊續按續墓在新泰境此不可攷城東北十里爲岱山城寰宇記北齊置在乾封縣東南六十里依徂來山今鎮里村尚有城堞遺址又南六里爲宮里鎮有漢武帝廟爲漢武東巡駐蹕因而立廟金鑿於火元時重建又西南有柳里村卽古柳下地和望湯沐鄉巴里北有和聖墓碑久廢宮里南三十里爲云云山培塿

圓伏史記自無懷氏至周成王禪云者凡九山上舊有云云亭西下石刻賈氏書院四字傳爲元賈進士讀書地失其名其北有坡曰羽林村曰甘露又西爲古柴城水經注淄水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里志曰太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上接新泰縣龍堂山之水至鎮里村南總名小汶東納濁河泉合流因名淄水齊云太山南亦有淄水卽此又西過羊祜廳南又西過龍鄉故城南而注云云山東南八十里爲放城鎮林放故里也有唐太和殘碑故相國趙國麟嘗遊徂來山著記遊以貧樂巖磯石峪爲最其形容入妙固足以碑映前後然前賢題咏半沒於瓦礫榛莽間而名稱多從土人則攷訂爲難也甲申暮春之初余偕友稽訪杖屨殆遍所經邱壑祠宇隨筆誌之未免引證瑣屑但久幽之蹟得附泰山而一彰亦可以遺質相國也數識

泰山西北四十餘里爲靈巖古稱方山或曰玉符山多松柏齊乘謂之十里松元八達氏題識曰巖前松柏時時綠東晉京兆竺僧朗事佛圖澄頑惻通初止於琨瑞山峰錫焉嘗往來於此說法猛獸歸伏亂石點頭靈巖所由名也屬泰山郡唐隸齊州山莊縣尋改爲長清縣元屬泰安州後併濟南府山自泰山踰長城嶺西北經西棋子嶺蜿蜒挺特層層削壁面南向周迴六十里自泰山後鳥道碌碡難行登泰山繼遊靈巖者山泰安府城西北遼山西麓而八九里經長清境之湯德村東北逕鷺鳴山下有臺有洞夜半晉聞鶯鳴山西巖曰麻衣洞元李季堅棲隱處東北過大谿抵雙桃樹爲靈巖者各路之會山濟南府城東南而入經斬莊爲宋斬人公故里有大書號咷歸別處結採使飛雲十字後書照應留題疑爲呂仁欽修橋碑大觀二年郭思撰王高篆郭升卿正書南向其北面先勒元豐王臨飛白書靈巖道場四大仙蹟勒遲貴亭內設呂仙像南爲斬人公墓東南逕塔寶峪西立石如塔面中空望然又東跨道爲坊中僧陳元斐降錫靈巖將往西域求經時有小柏客摩頂今幹枯枝茂石欄護之有今上御書摩頂松額曰靈巖勝境乾隆二十六年建東南爲黃峴山有老虎窩東爲明孔山其山一孔南北相通盤旋北入背石西南爲滴水崖乾隆二十二年車親幸靈巖賜名雨花巖三大字及詩一首又二十七三十三十六年詩三首並勒一碑建寺其地出上水石激泥如石雖小亦自其邱壑東南爲凌霄峯又東爲黃芽岡爲南谿東導壅溝諸水經此南會漱泉而西注龜背石東爲北谿卽飲馬溝李與祖靈巖志稱宋真宗幸靈巖曾此飲馬得名有新石橋明天啓中釋圓柱建東納彩泉諸水經三空橋下則游龍伏流至此復流屈曲西南黃龍泉水自南來入之又西過雨花巖大小橫溝之水雙抵谷間流各從北來入之其下曰漱思峪又西與南谿交流匯爲大谿又西石鴻泉水自南來入之又西北注於沙河卽水經所謂中川也又西北過長清城東北歸大清河新石橋東爲伽藍巖有明宏治間僧慈海重修碑西壁勒宋李堯文題名本紀太和三年起靈巖殿思遠佛寺於方山遂屢幸焉迨正光初僧法定復興拓建曰靈巖寺見宋郭思

石橋記碑隋文帝本紀開皇十五年旅玉符疑卽此寺俗在甘露泉西唐貞觀時徙於西南麓宋熙寧間移建於此仍額靈巖有勅牌碑歷代修葺制加詳焉大門內三橋相並中曰聚善東曰虎谿西曰接引明時重建凡寺內外諸水皆匯橋下西注飲馬溝今廢二門內碑石林立其在東者金明昌周馳撰田園記碑一明聖旨碑二修廟碑三泰山進香紀碑一其在西者宋嘉祐王達撰千佛殿碑一金明昌周馳撰英撰靈巖寺碑一元聖旨碑三明聖旨碑三成化艾俊撰應記碑一東西爲鐘鼓樓北爲大雄殿殿七間祀觀音文殊普賢坐此殿卽宋之獻堂及山門本無像設皆明正德間魯藩所增置也乾隆二十二年上賜額曰卓錫名藍又二十七三十三六年御製靈巖寺禮佛詩三首勒大門外東崖兩翼齊廳東爲韋駄殿西爲觀音堂山甘露泉遷此大殿北爲五花閣上祀三大夫下祀圓通菩薩閣四面各五間門四迴廊壯麗宋嘉祐間僧重淨建明正德中至珍重修乾隆十一年性端重建西有古柏一株志稱唐貞觀碑陰勒詩一首又御製圖詩碑陽勤詩一首並建亭其西爲彌勒殿又西地洞深邃或曰魯班洞亦曰巨和尚洞也上爲十王殿大門外有宣和宋齊古施五百羅漢碑五花閣東北爲駐蹕亭乾隆二十二年建卽彌勒殿舊內有古柏一株明王之士碣曰丹柏周垣勒前人題咏又東北蒼崖之陽卓錫泉出中僧陳元斐降錫靈巖將往西域求經時有小柏客摩頂今幹枯枝茂石欄護之有今上御書摩頂松三大字碑陰勒詩一首又御製圖詩碑陽勤詩一首並建亭其西爲彌勒殿又西地洞深邃或曰魯班洞焉世傳爲佛圖澄錫杖卓出者又名錫杖泉水西流匯爲鏡池泓泓充溢俗呼功德池有今上御書卓錫泉三大字詩二首勒屋舊有龍王廟今改卓錫亭迤東二升相連碣曰雙鶴泉齊乘稱立鶴泉也陳齊僧嘉靖間重建傳光宅記萬曆間德薄重修康熙五十三年僧淨慈重修殿壁前後勒宋宣和間石刻元蛇兒年國師法旨碑臺古字明普大千造像碑李變遠造像碑東北爲御書閣靈巖建志稱唐僧陳元奘詳經處有大觀時仁欽篆書閣額萬曆間重刊而志誤爲貞觀御筆閣壁內外周鑿歷代石刻如宋蔡卞所書圓通尤足貴也北上有超然亭圮今爲方丈禪堂閣東爲后土殿宋時重修有明嘉靖間僧洪寬重修碑閣西爲般舟殿法僧祖居重修周垣內外皆嵌歷代石刻西爲辟支塔塔九級每級門四龕六皆碑石爲之唐天寶中建宋嘉祐間重修元明相繼修之西偏爲藏經殿乾隆十四年燬於火有元張起巖題建龍藏碑其後爲倚翠亭迤西爲和尙林有唐天寶中懸空塔及宋元塔銘西北爲松風閣稍西爲朝元殿山甘露泉移此南下爲關帝廟后土殿東爲定公殿圮有金陳壽愷撰定公圖序碣移置大殿西舍壁明寔城王重修殿碑踏臥又北爲玉皇殿自革駁殿東爲轉輪藏德薄嘗葺之嘉靖二十四年重修任士憑記萬曆四十四年重修周萬鑑記雍正八年僧性端重建內爲孔雀佛殿址近改爲公館東爲達摩殿由甘露泉移此自伽藍殿東過仙人巖爲白衣殿星月樓及維摩庵皆圮庵爲明劉亮采讀書地號其室曰而壁盛有題勒面壁偈圖印泉遺蹟稍東爲鐵袈裟亭昔法定時有鐵佛自地涌出高六尺許如袈裟披擗之狀篆書鐵袈裟三字舊在甘露泉之達摩殿後置於此旁有印池水出南室洞繞亭而西注又北

伏行會彩泉上有接引佛殿圮東卽彩泉北谿源也水西流逕三空橋而注函雲洞北爲行宮乾隆二十一

年建中有愛山樓御書巡方僧秀額北崖如屏韓有仁欽所建抱甕亭又曰絕妙廻西別構觀花亭對峙崖之東趾甘露泉出焉水西流繞甘露亭北又西過玉河橋下復北折入御花園匯魚池伏行而南靈巖第一名泉也有今上御書甘露泉三大字勒崖復摹刻立碑建亭又時四首並勒碑陰碑側及額兩面

大門內迤西舊有石龜泉涸其地傳爲金陳壽愷元杜仁傑舊隱處卽志所載觀音朝元達摩各殿故址古木參差多老柏礪石隣狀若虬龍志稱千歲柏也東北爲小石厂峭壁平臺曰可公牀明釋真可憲此朗公傳勒崖側今上御製登玉符山時二首磨勒於上東爲大石厂一名半室崖由小石厂而上北爲白雲洞有人今上御書白雲洞額及題詩四首並勒洞壁其旁有駐蹕亭西過轉山亦有駐蹕亭東上有

宋政和張勸題靈巖觀音道場六大字勒北崖最高處爲懸星巖俗呼功德頂石窟宏敞有釋迦佛像皆因石爲之北魏孝文帝本紀太和三年於方山起文石室五年建永固石室於山上立碑於石室之庭八年幸方山石窟寺蓋謂此也龕座刻宋元題名頂迤西爲佛日巖頂西北有飲虎池西北流中臨方泉東

崖有老佛窩池水又西逕積翠巖又西南流小橫溝源也佛日巖南爲龜鵠巖昔有雙鶴止此直接石坪幽曠坦豁俗謂之晒經臺有今上御書龜鵠巖三大字及詩四首並勒一碑建亭前爲蹲獅巖或曰盤石也東谷口有集窩又南懸崖有觀音洞三門相通內有石佛像東南多宋人題名勒崖有坦地約三畝不生草木無生火佛家以無生爲上乘故云西爲香雲巖俗呼織毛山自懸雲塔西北里許北峪之水

南流經朝元洞聞光洞東而注大橫溝源也自白雲洞南三里爲石尾南爲靈巖峽通一線卽小天門東二里有華嚴泉水北流入黃家峪西折注於中川北爲華嚴寺圮北五里爲野老村東晉中山張忠

舊隱處靈巖南爲朗公山西巖有朗公石狀如老僧偏倚迤南爲九曲峪朗公磬公泉水北流東折南下三里注盤帶河胡公石西南爲如來頂快活巖臥象嶺又南爲珠山有整溝曾納支水南谿源也又東雙峯皆圓特俗稱東西磨山中夾蘆溝水東流南折會棋子嶺西曲溝水曰三叉口又西至武家村南北接盤帶河水南接紅萬峪水匯爲合一河又河過長城鋪北注於中川北峪之北有石厂中一窟如井

當名金爐山東有金爐洞志稱黑風洞晉乘船西龍洞山道元云岱秦時竺僧朗居之因號明公谷舊名瑞瑞谿山勢秀拔雙流如帶而西南向周六十里自泰安府城東北躡長城嶺經玉皇嶺至百餘里白

泰城東南經柳埠村至八十五里山西北爲神通寺道元云竺僧朗大起殿舍舊稱朗公寺隋開皇三十里爲黃尖山兩崖對峙俗呼梯子崖崖上南北兩山相連曰雙峯其陽石峯蓄水甘美充溢謂之醴泌泉過其西折而東北爲石鵠峪幽厂尤寄如意嶺或稱栖佛洞殆壘矣

泰山東北四十餘里爲琨瑞山一名金奧山或作穀又名崑岱山蓋訛作岱又名金庭山攷西陽雜俎

當名金爐山東有金爐洞志稱黑風洞晉乘船西龍洞山道元云岱秦時竺僧朗居之因號明公谷舊名瑞瑞谿山勢秀拔雙流如帶而西南向周六十里自泰安府城東北躡長城嶺經玉皇嶺至百餘里白

泰城東南經柳埠村至八十五里山西北爲神通寺道元云竺僧朗大起殿舍舊稱朗公寺隋開皇三

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曰神通也其制門闈兩重北爲大雄殿東曰御藍殿西曰達摩殿有元至治邢天祐興公道德碑明宏治張天瑞重修寺碑北爲千佛殿圮有元大德智京公碑明成化僧太初守外護

碑嘉靖重修千佛殿碑北爲方丈東爲禪堂又北爲法堂兩翼齋廊乘云神通寺有汝泉案歷城縣志寺內本無泉惟方丈西有白龍池或卽汝泉與然又塞於僧舍下東廊下有朗公時所浚神異井洞寺西地敞豁舊有藏經堂轉輪藏鐘鼓樓圮又南一臺有四門塔栴檀施皆石爲之塔前古柏一株九頂蒼秀

傳云漢植其東有宋三壇寺翠堵波因石鑿成紹聖間潘大爲撰銘又東有染地龍洞泉洞門半掩石龍半露水自中出經青龍岡通聖橋西注玉水有嘉靖金城撰重修碑寺西北隅地勢幽曠中曰朗公塔

北爲李兒聲泉子略爲青牛岩通天峪巨石懸臥如梁曰仙人橋齊龍岡東三里有海螺嶺雖錫杖泉西南注於玉水泉側有頌彌塔宋宣和間建劉宗等題名東南三十里爲長城嶺南北水皆分流西陽雜

俎謂之分流山逕北爲棟子山谷水更多東有仙人洞雲梯洞西爲仙龍潭玉水源也玉水以玉符山得名見水經及注歷城志稱錦陽川納諸水秀逸西北流左會碣石水又西北經桃科額東左會枯泉之水又西北逕平頭山東平頭逕東爲龍集山上有玉泉寺下爲風門嶺爲劈山又西北左會龍門峪水又西北逕齊王岱南又西北逕琨瑞山南曰琨瑞谿梯子山西爲天麻峯獨孤泉北流又西爲松峯下有龍池

亦玉水發源處水西北流經窯舖峪有水與觀又北過雙鏡山紅山口西右會三岔水又西過金爐山南韓相撰重修碑又西逕柳埠村南中有數微觀祀松峯西北爲交戰峯山勢突兀頂有數穴深不測曰雲臺高陰寒多積雪曰冰臺經夏始解又名冰泉北經龍嶺入印度泉漱羅臺西爲玉泉嶺下有蔚溝臺東爲陡峪多丹楓樹西爲雲谷下有響泉又西北爲婉洪峪中有苦苣泉爲苦洪峪琴泉濟萊謂泉甲天下韻琴氣而味勝體是也又西北逕靈巖山西有九塔寺塔九頂唐天寶大歷間重修內有觀音殿明

正德間重修馬雄記嘉靖間重修許邦才記碑具在門外有聖水泉又北逕回龍山西長城嶺北爲鞞韁洞東爲陡峪多丹楓樹西爲雲谷下有響泉又西北爲婉洪峪中有苦苣泉爲苦洪峪琴泉濟萊謂泉甲

康泉右會勺泉峪水又北過白石崖西左會避暑泉水又東北逕虎頭崖西右會觀華泉水入於玉水瓦子嶺西爲梁峪有潮音洞上接印度泉水經閻家河北流右會石灰溝水又東北右會礦池水又北經三

角洞東又北右會石厂谷水又北經青嶺東入於玉水玉水又西經柏崖北有透明洞下爲柏水溝又西左會蘭石峪水又西經扶山北有子房洞深里許地河伏流洞旁爲五帝閣東五里有子房庵金天眷時碑號斗泉東北流北六里有都泉爲岱北諸泉之總舊立黃姑庵於上石塔有開元字水西注會水簾泉又西一里逕三尖峯南峯之西曰木梨菴曰龍洞峪玉水又西北經龍皮口南接錦雲川合流一名南

川發源于玉皇嶺之麻溝西南爲拔山爲五女石山溝水西北流經東南棋子二嶺中峽會西棋子嶺水曰出山溝又名出泉溝達于黑山砦北有下安寺故址則從東北流左會百花泉水又北左會雙泉水又西北經楊廣砦東又北爲魏花砦宋指揮魏花故居也楊廣砦西爲火焰山爲天麻砦中火道溝略北爲圓通山有普門寺元時建成化崇禎間重修門外有聖水池旁爲聖水庵圮又北爲方山砦有白雲寺又北爲九女砦三石削立宛如三婦並在雲中又名三姑砦北爲澇泉嶺領爲澇泉嶺領西爲閻士嶺有葫蘆崖中爲法雲寺唐永徽初建久廢玉水又西逕康王山南爲黑水澗山之西巨石孤立曰老人峯有醴泉寺一名四合元至正間重修玉水又西逕中宮鎮南齊乘稱中宮東有靈泉柳泉車泉皆入玉水北接錦織川合流一名北川發源於梯子山斐嶺澗西北流左會紅泉峪水又北右會石鵝峪水又東北左會燕脂泉水又東北右會病池水又北經黃龍泉窩巖峪會寒河水又北經皇砦南右會天井峪水又西爲大洞嶺有龍灣水西南流又西經桃花嶺南有桃源洞右會大黑谷水又北逕青石崖東又北左會白雲泉水又西經林泉觀南又西經琨瑞山北左會荻子峪水有朱老庵又西左會馬蹄峪水有華嚴寺元時建又西北經香孤山南又西經大佛寺會資始泉水又西南左會稻池水玉水又西北經月牙嶺北又玉符可知矣今嘗以靈巖爲玉符山蓋因齊乘而誤又西北至澗馬崖南則汨然而止狀流而東發趵突泉又北曰藻水又東曰小清然西北流者至長清縣之脈山北復見又西北逕獵山北又西北經齊河縣界入大清河水謂之濟水會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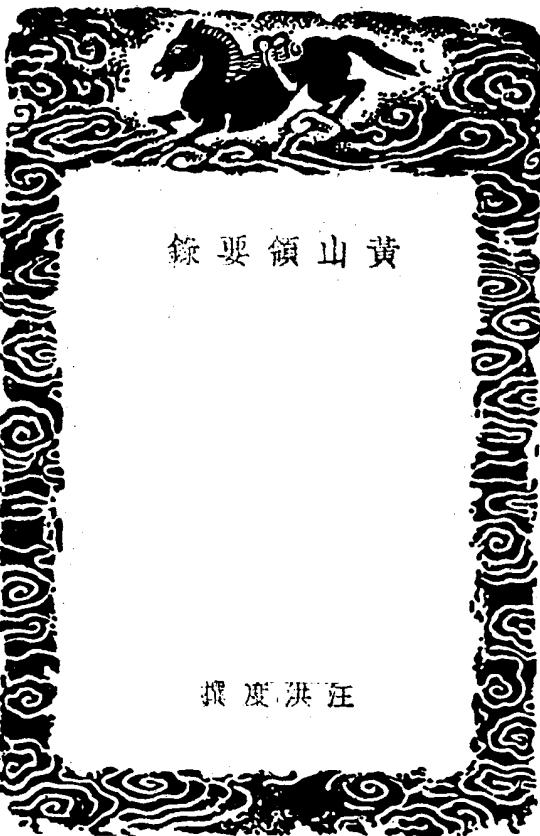
泰山界齊魯間昉于管子孔子登泰山小天下蓋_一子後世著述不一是編恐未悉合偶讀靈巖志欵其雄勝奇巧然皆泰山也故王元美曰靈巖是泰山背最幽絕處遊泰山不遊靈巖不成遊也案靈巖在泰山西北至水經注琨瑞山之郎公谷在泰山東北猶兩背然或謂郎公谷屬靈巖者誤而岱史諸書姑置弗載致泰山全體不備非例也歲乙酉夏余迺遊靈巖探琨瑞蒐訪名蹟據三川辨玉水履勘源流附錄之以補遺泰山者之闕略云余又謂山水從金石中見金石自山水中來今是猶既出猶有泰山金石致六卷凡歷代遺蹟碑制方向及間有斷缺者須分別存佚各爲跋語剖晰以注之恭紀國朝東巡金石錄爲卷首竊附泰山道里記于卷末是山水與金石所宜並著者也水流光之迅速嗟老眼之昏華未可延強姑存虛志癸巳春有上元嚴侍讀先生雅好登臨廣蒐金石因纂泰山志過訪泰山道里記及泰山金石致諸舊披閱攜歸迺別爲金石類錄一書而泰山金石并隨意采入豈非時數使然哉噫金石也山水也同余夙辦爲不徒矣敘又識

泰山掌故古有泰山記其亡已久至明始有泰山志爲吳百朋所輯後查志隆易名岱史嚴城劉勑增修之其書分類雜陳率多掛漏未稱完善晉叔祖劍光性嗜山水遍覽名勝蒐討金石之文閱三十年成一書名曰泰山道里記凡諸記載所未言而尤當特書者如石經峪刻金剛經據徂來刻石辨爲北齊王冠

軍寶唐紀泰山銘下載劍落葉彬補舊百八字宋述功德銘碑勒岱巔鑄鑿原碑字納存介邱巖分水篠及古明堂均失蹤舊疑又肅然山奉高城李札子墓與白驥冢俱誤指其地汶汴三谿諸水皆牽混源流岱背琨瑞靈巖諸山因隸他縣而未錄叔祖逐加考驗折衷纂輯辨訛補闕徵信確鑒以路爲綱殊簡括有法葉成見示讀之而有歎焉蓋叔祖嘗留心經世之學今且終老鄉里杖履偏山谷僅借此消歲月以娛其志而年已逾五十矣舊之傳不傳非所計也乾隆丙戌正月旣望學文敬跋

黃山領要錄序

撰 汪 度



黃山領要錄序

志者史之屬也。志錄山水與史傳人物雖各有體，然人物山水皆有形有神，寫生者略其形而取其神，則無不同。故以腐筆爲之，則齷而無味；以莊筆爲之，則鬱而不暢。惟以快筆寫之，苟見側出，則飛騰聳峯，舉無遁形，而神理出焉。史家快筆千古獨推子長，乃說者謂後世即有子長，脫未遇史記中人與其事，雖有筆亦終無所託以傳。歸熙甫亦自謂生平不得當世異人傑士豐功偉烈書之，以爲憾事。良有以也。余謂不然。無史記中人與其事，豈無足與相頡頏者？豈無足與相頡頏其奇，雖傳而猶未盡傳者？於是假道雲泉，借資松石，安在不可傳其神於阿堵乎？此吾門人于鼎《黃山領要錄》所爲作也。夫黃山天下名山，自五嶽外，黃山爲首。郡國志稱天目高萬八千丈，僅及鄆山之範，而鄆山又特高。野山者，黃山也。水經注謂之鄆山，其改名黃則自天寶六年始。山既高特，翠峰互峙，朝嵐夕煙，千態萬狀，山不一境，境不一時。雖千萬人遊，亦第各領所見而未嘗同焉。新安汪子于鼎好古能文，結廬於黃山樂志忘返，讀所畱未盡之奇，以待不得志之良史才，使之少抒其未出之雄者也。于鼎之錄黃山也，別出機杼，別具邱壑，一洗志家格套之陋，馳騁縱橫，任其筆之所之，而情理以生，惟其快而已。且第舉大要，而全山之真面目瞭然，亦如子長傳人物，扼一竇，貫繁於一二語中而已，無乎不盡。斯又得其傳神之微妙法者，嗟乎！于鼎之筆，斤斤見於錄山水，已足空前絕後如此。然則人亦特忠無筆耳，雖微當世異人傑士豐功偉烈，書之要，其奇豈遂無可表見哉？康熙庚辰，長至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濟南王士禛撰。

黃山領要錄序

方寸中無欲奇巖落之氣，欲舒焉而無從，可以不作此錄也。或云歷誠低城規魄，狹甘爲處神之蟲，無振衣千仞之概，亦可不讀此錄。或雲海澨胸石泉洗耳，駕鶴曉鶯，朝碧落而暮蒼梧，便可焚却此錄。如其不然，則有此山何可一日無此錄哉？領要云者，取其神奇，略其習見，如史遷傳人物，千載下讀之，如其面焉，真意存焉耳。丙子，偕吾友于鼎爲黃山遊歸而宿余青芝齋舍，篝燈援筆，文不加點，而錄成。靈奇磊落，先得我心，余遂不復作他日與吾友幸而遂山棲之志，雲煙與偕，神仙作隊，亦不忍便焚却也。因以待千百里外，千百年後，有志振衣千仞者，而供其快讀可乎。同里吳花撰。

黃山領要錄目次

上卷

黃山附朱鷺黃華合評

雲門峰附雲海記

浮溪

祥符寺

朱砂泉

桃花源

白龍潭

蓮華菴

鳴絃泉

仙橋

老人峰

天都峰

小心坡

臥龍松附黃山松說

一級天

玉屏峰蓋稱文殊院

破石松

蓮華峰

喝石店

百步雲梯

鼈魚洞

天門

榔林峰

下卷

九疊泉

雲谷禪院附梁慧禪師黃山紀懷

逍遙溪

散花場

皮篷

師子林

飛光岫

鍊丹臺

光明頂

平天矼

飛來石

石牀峰

鐵線潭

西海門

始信峰

擾龍松

石笱矼

松谷

二

五潭

仙人榜

翠微寺

洋湖

黃山領要錄卷上

清 欽汪洪度于鼎鑄



黃山聚千百奇峯，磅礴地廣天於數百里內，四面周圓，無偏欹缺陷，正面東南向，玲瓏剔透，秀絕人區。然古未有黃山名者。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浙江又北，歷黝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宋羅願新安志云：黃山名黟山，在縣西北百二十八里，高千一百八十仞。東南則歙，西南爲休寧，西北則徽於寧國府之太平縣，相傳黃帝曾與容成子浮丘公合丹於此。後又有仙人曹阮之船，故峯有容成浮丘溪，有曹溪阮溪之名。天寶六年六月，敕改爲黃山。按江南諸大山，有天目天台之屬，郡國志稱天目高萬八千丈，僅及黟山之巔，而黟山又特高然。則鄰郡諸山皆此山支脈也。山有峯三十六，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巖八，巒蹟不可勝數。水流而下，合揚之水爲浙江之源。愚按寰宇志亦稱北黟山，黝即黟也。色微青黑之謂黝，色黑而澤之謂黟。山膚剝盡而骨僅存，空青所凝，遙望成黛。又肌理細膩，蒼潤鮮華，以黟名山，尤爲不易。自唐好道家之說，僞譏周書異記引黃帝改稱黃山，嗣後遂因之。明趙汎則謂黃山隕然中居，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亦足洗異記之陋。嘗考水經注，載上虞陳業，值漢之李潔身清行，遊踏黟山，會稽典錄，謂其隱於黟，故志懷宿寄，正亮之性，同操柳下鳴呼。此古之表名山者，所爲獨稱述斯人也。人之入是山也，尚亦審所自處哉。

附長洲朱岱黃華合評
黃華竝奇骨也。華雄黃秀，華大黃散。收雄大者行其雄，曰邀胸開。一眺而絕，攝秀散者踵所至，憤心醉太華。在引人太華如磊落丈夫，氣概壓羣所少，幽致黃山如文采學士，流映四出，轉覺多姿。太華如天魄，彌頂日月，遊行其下，黃山如琴仙會燕，瑞池閑苑，三島十洲集其前。若以杖陟以郎當度，猶猶苦之，險以成其奇。太華然黃山否也。四五月，瑤草琪花，爛滿峯谷，盛夏如春。山爲增廣焉。黃山然太華否也。太華三峯，確而少理，但驚疑於黃山諸峯，纖巧斲，可盤桓。太華一石，動橫長，狀多如覆盆。黃山無盡，石豎立橫踰，備諸幻肖。太華之松，僅六七蚪柯，凌霜上古。黃山之松，千柯千態，舉王石端品量，略以陳矣。要自兩間奇峙，未敢於中置甲乙也。

雲門峯
入新安至歙浦，即見兩峯對峙，鋒甚利，似欲上窮青霄者。俗呼黃山翦刀峯。攷山志稱雲門，謂久居山中者，見雲之棲息此峯，朝夕不滅，又其出其歸根必由於此，故名。從東南百里外望峯而趨之，始其下，卽浮溪。豐樂之水出焉，流入新安江。

附雲海記

雲莫非海而莫奇於黃山，故惟黃山稱海。夫雲山川所出，吸成雨者也。其去地也近之尋丈，遠之數十百里，又遠之千里而止。天之蒼蒼，不知其幾千萬里也。雲安從至焉，則凡雲所不至之處，從其背以視下，皆海也。特無人焉，身立雲上，故無從見之。高莫如山，山之高莫如黃山。身踞黃山之頸，雲斯下矣。雲在下一白萬頃，往來震蕩之勢，不謂之海得乎？或謂泰山雲觸石而出，蔚寸而合，山非不高，身非不立雲上，曾未聞之。曰：岱海曰泰山體端而凝，黃山骨秀而散，端而凝，故崇獨尊，雲雖浩瀚，無精軸以裁其勢，可成海而不能成。且岱自有海不必藉雲以爲海也。秀而散，故挺千百仞，削成之峯，分峙欹斜，莫不以次漸渙，不爲所泯者，猶大都蓮花鍊丹，宣兩郡雲之生也。遠諸山之雲，瀰漫亘匝，渾然來會。諸峯以次漸渙，不見其處。寺之右山半有洞焉，泉挂其上，風吹泉響，激射千條，潔潤遊曳於諸峯之間，上參差而下平，如蓬萊島嶼，高峙天風海濤上。仙山樓閣歷歷不掩也。如芙蓉萬朵叢生，湖光激灑中，因風搖漾不定也。又雲所至，必挾風而行，松之在山，以萬葉計，風過合萬山松葉，相與怒號乎雲中，而澎湃之聲益宏。至若皓魄高懸，煙靄浮空，雪浪銀濤，蒸蒸無窮，斯又可稱月海矣。聞老於山居者言，雲實有家，從某山出者，必從某山入，炎天風雨雲龍，出沒時，歷驗之不爽。蓋遠近諸山之雲，似無以爲黃山之雲輔而質輔之，其出其歸，悉聽命於黃山之丈。

雲而聚在黃山者，以石爲冢。黃山石肅清峻，厲氣難能久留，故萬疊滄波方拍浮於天地，忽然解駁，如鬼魅兔逝，峯青松翠，悉剝露向者氤氳之氣，不知其所之矣。又聞昔有客方坐山窟，研墨苦吟，雲忽入几席間，盡卷墨以去，硯淨如拭。予友聞麟齋言，黃山之雲，時有乾溼之異，雲溼則衣裳沾濡，書卷如經霜露，乾則反是，則誠非他山雲所得而概論也已。

浮溪

山中空而泉實其腹，諸峯之泉匯而爲二十四溪，皆由太平逕涇縣至蕪湖入江。惟浮溪出雲門峯，爲靈水之源，東南流入歙，距雲門二十里，有橋曰浮溪橋。志稱浮溪以上，舊有老梅萬樹，糾結石縫間，實時溪路險隘，人不能登采以供狼鼠。狼鼠亦不能食也。任其標落，實復爲樹，遂鬱而成林。云花時在春夏之交，新綠隱天，龍鬚翼雲，常不夜朝巖夕蠻，出沒隱見於花隙，遊絲相逐，雷奔轂擊，與溪聲相亂，清流一道，隱然從花片中出，人行花中，十里不能盡，相傳浮丘仙壇在其中，嘗有至者，見樓臺及白蓮花池左。

祥符寺

祥符寺創自唐開元十八年，志滿禪師今連華菴其故處也。大中五年刺史李敬方感白龍見，始移建於湯泉之西。天祐二年，刺史陶雅重建，改號湯院。南唐保大二年，改爲靈泉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敕爲寺。因稱祥符，而人稱湯寺者，以寺近湯泉也。寺制古朴，軒敞廊周，室密，壁有詩二首，紫雲林中，便赤腳白龍潭。

上看青山，樂爐丹井知何處。三十六峯煙月寒，又何年。白日騎鶴踏碎天都峯，上雲欲起軒轅閣。九鼎道衣重，侍玉虛君署曰南宮謫，皮兼雲谷樵夫題，書法奇偉，斧放蓋明羅文恭洪先筆也。舊在寺門，康熙初，全塘移嵌樓下。左側有軒，面紫石峯，鶯鶯祭酒夢祐題曰紫玉後有樓，天都紫石青鶯諸峯，冷光溼翠，倒見日影，風水相激，影無定時。人對面幾不見，近語幾不聞。寺之右山半有洞焉，泉挂其上，風吹泉響，激射千條，潔潤游曳於諸峯之間，上參差而下平，如蓬萊島嶼，高峙天風海濤上。仙山樓閣歷歷不掩也。如芙蓉萬朵叢生，湖光激灑中，因風搖漾不定也。又雲所至，必挾風而行，松之在山，以萬葉計，風過合萬山松葉，相與怒號乎雲中，而澎湃之聲益宏。至若皓魄高懸，煙靄浮空，雪浪銀濤，蒸蒸無窮，斯又可稱月海矣。聞老於山居者言，雲實有家，從某山出者，必從某山入，炎天風雨雲龍，出沒時，歷驗之不爽。蓋遠近諸山之雲，似無以爲黃山之雲輔而質輔之，其出其歸，悉聽命於黃山之丈。聲如鈴鐺之最細者，多至數百，散依雲霧，環周正耐消磨，已忽飄颻隨風四散而去。

泉之溫率硫之華也。天下泉之不藉硫而溫者有三。麗山以碧石安寧以碧玉。黃山以朱砂。朱砂泉任舍泉溪上石池天成長丈許廣半之深不踰三尺。壁徹見底。略有欹石碧色可枕。上蒸氣如煙。下布細砂。砂中沸泡噴湧。蟹眼魚眼。以次而升。旋復成珠。迷散而四射。沸處砂熱不可觸。魚鰐誤入輒斃。而水中苔蘚終古不變蒼翠。春時色微紅。夏秋水過灼則石破別出寒泉湧入。溫涼適劑。至冬而別派竭。水加灼焉。左畔小石竅水溢則從竅流。借磯澗以出。駛疾塵停。終日人浴而垢不積。舊有片石覆池之半。爲天生泉广。不知何年鑿石甃亭如橋孔遊者惋惜至今。大歷中刺史薛邕就立廬舍設盆杼以病入浴者多愈。後至大中刺史李敬方以風疾比歲凡再入浴咸白龍見而疾瘳。元符三年正月休寧太平民三人來浴凌晨三日人無知者。一僧浴之。浮牘百歲。萬鰐乙卯朱砂見偏深皆赤。查聞數里。天啓中。余僧升浴湯泉見鼠長尺餘純赤色。從地躍出曰朱砂鼠。志綠山有湯泉二。此爲上池。溪流數十步爲下池。下池又分爲二。小者稍陰。大者廣倍之。而無發石沙漲水淺。小石齒齒如榴子。僧僧屢圖疏繫以待行旅。別鑄此以供佳客。嘗垂釣其上。人稱鄭公釣石。

桃花源

故老相傳桃花峯下沿澗舊有桃數萬株。花時競麗。徧山皆赤。名桃花澗。花落隨流而下。名桃花浪。入湯泉名桃花湯。邑人余僧升建菴於澗上之谷中。舊名桃花源。尋源者由祥符寺左折入石林中。則晝升所開徑也。徑離祥符寺就高巨石磊落如屋。從欹側中數折入水聲在耳。峯影在目。來道皆大石與喬木。參差互映。右皆絳古藤。纏異樹。行可半里。巨石如堵。作斧狀。中隔二尺。別一巨石假臥受之。過此摩壁。登高下有小澗爲隔。以木橋跨登級。右轉有石如餅。上下皆平。厚三尺餘。環三丈。兩石擎之一。石如鼻。仰受。受處不啻二三寸。其上四空遙眺。可布席。其下即資通人行。再轉。一石壁立。橫亘數丈。旁石淡爲小龜。負手側項。衣袂仙仙。若不勝飲而逃以避者。曰醉石。旁有磬鐘錯出林木之上。曰鳴絃泉。一山中凹。萬山飛瀑奔赴交流。旁對羅漢殿。禿露如脊中。一巨石突起。雨後水從脊流至巨石處。壩堵不得直奔激怒。彷彿飛舞而下。林寒澗肅。水勢激而成風也。四山木葉。秋冬不凋。風過葉鳴。與衆流競響。臥是間。徹夜枕上。嘈嘈疑風雨驟至。又如遠客江湖。夢中聞波濤之砰訇也。因以狎浪名。西偏一姓。天都青蠻鉢。孟諸峯。瀑布當軒直落。明華亭陳繼儒題曰飛白。出後屏登坡陀。有亭峙澗上。豐潤曹鈞題曰響雪。

白龍潭

唐刺史李敬方浴湯水。見白龍於澗。因作堂於湯之西。勒銘於石。碑之得名始此。或曰雨過風發。四山瀑布頭掉尾。望若奔蛇。故名潭。方廣十餘丈。數大石鼎湧而威。類有思致者。爲之水匯。諸澗泉高懸數丈。

乘空落下一石。仰承水中央。正受水。如日之受杵。燭燭然。水急而不任受。復湧起從空橫噴。然後瀉入澗中。勢以層疊而得壯。既從石旁側落。則勢緩矣。雨急泉怒。則不暇由故道橫空越澗。挾千百雷轟飛下。澗靜時。空明洞徹。作淺玻璃色。望去若無。花片落著水上。微風漾作轉紋。始辨其爲水面也。四周高崖古木。如張帷帳。如營旌旆。時有羣猿攀援接臂而下飲呪。按白龍潭一山衆水之門也。將雨或見白雲一縷。起潭中。須臾彌布山谷。雨則大至。

蓮華菴

坐郡城樓西北。望一山巒岡。主賓輔佐。歷歷靄漠。間入山漸深而漸隱也。則峯高而峰合也。必地近面對。勢幾相竝。斯得復覽其全。其蓮華峯乎。蓋故湯院址。院後移湯泉之西。址存山中。山純石而偏仄。且儻於水。此獨多土。寬廣數畝。桃花澗達其下。邑人鮑元則買地建菴。左隣爲淨林居。後爲華嚴閣。居北面南。明袁黃以對蓮華峯。因以名蓮華菴。對非直蓮華也。遊人宿菴中。晨起。諸峯從霧霽中。盥沐出。天都正中。戴天帝垂旒負戾而立。青鸞峙峯左。僅見華髮朱砂紫石承之。若張翼而楚其尾。蓮華峯右。若蘭苗未舒。桃花雙蕊。外護之玉屏。正當缺處。爲之轉師子仙橋。在煙杳杳。爲之郛。蓋菴僧鏡也。諸峯盡涵鏡中。若此棺也。此幸矣。此荆也。菴有鐘。勒建文四年月日造字成祖除建文金石碑版。悉易洪武鐘。歷三百

年。獨存睡山實深塔易遷此。

鳴絃泉

沿香泉溪行數里中。像類分明。呈奇獻巧者無窮。視之皆石也。其在溪上有虎負嵎。昂首張牙。勢同搏

搏。張口處層石磊磊。懸泉百仞。至山半而危於石。則激逆上。散爲數十道。其勢稍殺。下有橫石。長三丈。勢若龍虎。橫於几空。其中而泉徑焉。餘沫及灑石上。如冰絃初調。五音畢具。春夏潔布盛時。則以五光粲然。曰落星泉。谷折而陁。有石倚巖。坼裂曰劍石。其下皆溪。溪中亂石閒有井。弇口而淺。中底如五。光潔如玉。先公明左司_{公諱道基}題曰丹井。井上有物。圓盤受水十斗許。下積五色卵石。出石成舟底如故。不能測其所窮。先公諱道基題曰丹井。

右上曰藏舟於壑

仙橋

潘之徑云：方士申清虛言，曾到仙橋，以帛組而登。萬歷丙午，僧大用結龕於丹臺前，嘗夜經行橋上。乙卯夏，僧佛乘等山歸，詫我以仙橋言，利鄭上下。若飛鳥翔空，四顧峰巒，皆擣弄飛走，可叱而鞭云。方拱乾云：下光明頂，漸與天都蓮華別，越一嶺，疑已山下，雖山下猶在萬仞，芙蓉頂行溪磴二里許，磴盡爲別峰庵，別峰不受天都蓮華隸。左右諸劍峰，聳立從此覓路，向天橋至師子峰，已無路，命僕夫持鍊乘繩先之攀援而上，以手代足，過師子峰四石居，再下一穴，復上一穴，可五六里許，皆蛇行猿蹤，備諸鷹狀，穴窮一石，名清涼臺，登之見天都蓮華，換人眉宇，於是瞰天橋，如長虹亘千巖上矣。楊補云：橋長亘天環，如鼈肋寒脊，不勝一鳥。三石合成，中斷缺以尖石，脣合無痕，以凌泊互倚爲力，不致傾墜。橋側臨萬丈淵，余按黃山仙橋，昔人多疑爲幻境，在有無間，至潘山更始以爲可登，方楊親至其側，則又似僅可望，志云：坐鳴絃洞上望橋，如在天際，又云：百步雲梯前亦望見之。又云：從練丹臺直望橋孔有五，乍隱乍現，若無定所。又云：有采山人宿橋下，月夜聞橋上笙歌聲，天明覓橋不見，然則橋卽非幻，要豈載朽腐駕所得，常往來者耶？仙橋在仙橋矼根去杪不踰尺，葉密如蘭，樹可經行，可趺坐，可藉眠。

老人峰

慈光寺望諸峰，列峙天都左右，若爲之夾輔者。老人峰巍然獨拱，而居賓師之位。出寺左折，上行深巖古木中，崖窮澗接，奇花異草，芬馥叢生，遊人坐石聽泉，不知身在山中也。里餘有石指三四形，如佛手曰佛掌巖，又里許，左壁間懸崖天半，若塘若壘，有門有堂，櫻閣殿檻，宛在中央，曰空相寺，爲石壁，見影可望，不可登。又三里許，曰觀音崖，崖下可坐數十人，一壁懸出，崖左一壁中赤光見熒，曰朱砂洞，其壁上广下吐，望之若摩，或曰五百歲洞，斷砂出，遇之者仙矣。過巖，碌林廣石，可眺可行里許，至采藥源，源中崖曰綠蓑坡，曰龍蟠谷，曰香谷，五六里蒼林綠石，樞構復遊人之身，幾化凍碧，正晦寒甚，忽有豁處，則老人峯矣。峯立石如蓋，傍陟其冢，目曠然，蓮華蓮莖，皆森立以相向，天都支而東，爲青鸞朱砂紫石支而中爲是峰，蓋五伏五起，垂寺懸焉，常熟□□云：自觀音崖而上，老木掩徑，拂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曳，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沈，首羅非復人世。山未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峯，天宇恢廓，雲物在下，十六峯參錯，浦見悅，悅然又度一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天都峯

中黃山而爲華峯所宗焉者，莫高天都峯。方夜云，人言天都最高，然非所據。余望天都於蓮華，則鑿在捷，登天都望蓮華，則鑿其頂而不可得也。以是知蓮華獨尊，今友吳松初亦力持此論，及宿文殊院，觀日出，乃確信其不然。謂日初出時，東南隅紅光蔽天，一片紅綃，先覆天都峯頂，少頃然後覆西南一峯，當是澤華峯，又少頃，然後乃覆蓮華峯上，故知宇內山高，無復有過者。圖經云：其頂不可登，明中葉，僧普門偕徒數人，始躋其頂，嗣有僧闡菴，偕衆九人，登頂，壘石成塔，又揭二竿，以懸幡鏡，直指劉君稱天都峯頂三奇，爲

天都峯

園勢蜿蜒十餘丈，昂首如龍脊，如魚背，名龍背也，兩箱直削，下臨無底，身不敢直，則騎脊如蛙行膝隨掌移，抽身而漸進，約五十步，忽中斷，斷處三四尺，導者令起立，立定，拔手奮身一躍而過，得坦道五六步，少坐，復舉曲磴，出深林，東折盤盤，柏頂爲路，柏身不盈尺，大可合抱，枝幹蔓延，數畝地，翠色欲滴，奇石衣苔，錯出柏葉中，南折至一洞，中有石龕，石牀，由洞轉出山北，又得一洞，深十餘丈，東西百武，前後豁奇肆，非復諸峯所見，松下青苔，尺許，踐之沒脛，旋復平滿，綠松捲壁西折，上一崖，得大石，寬半如砥，導者乃舍縫置鑄石上，指昔懸幡鏡，曰是名品字三峯，天都之絕頂也。峯之高，更無過此者。云初登峯時，遇一石壁而驚，問導者一言而覺，得一平處而定，見一樹一石異者，而戀迷凌絕頂，相顧協心，導者指之體，尺寸寸，皆衆石壘疊爲之，玲瓏洞達，故松柏根株，得穿罅隙，四面環視，中皆有空處，而天光漏

焉，峯之底不可以一面定，從東天門下承相源，復從源上石槽所見，如巨龜五指乍伸乍屈，或離或合，及陟慈光寺仰視，則如兒而平，如胷而突，從白龍潭望之，正中如屏，旁無附麗，及登光明頂，則與蓮華相向而立，蓋仙背易嚮，步武換形，如鏡中倒影，橫見側出，非坐臥俯仰之久，不能勞騁，萬一峯之色，則雨暗寒燠，雲蔽日月，頃刻變幻無定，相人各一見，見各不同，欲舉以相告，則轉瞬又非，夫古化工手，亦染人所習見之山耳，卽或能染此，覺太奇，不似山矣，況安所得此色而爲之染歟。

小心坡

入山者勤言艱險。夫艱與險不同。艱則崎嶇莽礪。筋疲力疲。體欲憩而趾不寧。然或以道逢羣害。心神爽豁。而忘之。險則身無附麗。目下視無崖岸。心戰而足欲浮。跬步一不戒。頃挫不測。雖壤異盤。前不暇顧。

卷之三

別迎送松。取道石級。憑欄直上。雖欄杆外護。心懼懼然。已踏步入石罅中。神益斂。忽得一巨石類蒲團。爰據石趺坐。見大都峯憧憧聳聳。儼起輔天半。意氣始得揚。已復見一松。身橫左壁。枝偃右壁。長丈有奇。夭矫連蟠。宛然龍臥。臥矣。頭忽上昂。角嶄聳張。如臥將起。松蓋始出鎧。耽奇者神思超越。多戀戀留城中。不能去。

四
前
松

松生黃山，獨以奇秀稱。松之遇也，松之遇也。幸乎？曰：有幸有不幸，何謂幸？曰：黃山多石而少土，凡木不能生。惟松生之，始寄生於石而以石爲母者也。夫黃山之石，峻極其性，瘦勁者其質，鮮潤者其資，詭怪變幻者其態。松之孕於石腹也，如神聖之人，未生而先得母之胎教。既生而相與厚其生者，有日月以爲之沐浴，有雲霞以爲之渲染，復有百萬鶯鶯，周遭環帶以大爲之防，人世腥濁之氣，垢穢之塵，無從得而近。四境之內，又盡聳嵒懸巖，穴底所爲盤錯，而玉於成者，更不少容其姑息。故長而受其摧折者不一致，而奇秀畢生，蓋厥氣正性，屬於峻削。厄於年歲，往往裂石搏峯，離岸赴壑，各逞其詰屈以鬪勝而呈奇。自非先時所能預料，亦不能預懸一格以相期者矣。此所遇之幸也。而曰不幸何也？曰：所遇之時，山之闊蕪叢異，幾千萬年，至明中葉，經普門開山而徑始通，於是始與世人相見。由是尊之爲帝松，况之於佛松，擬之爲龍臘。狎之爲耳目近玩，移置盆盎，則松之名不脛而走四方矣。松名日著，無入山而覩覩者乎？今則幽崖邃谷，剗石剷株者，相尋而至，吾憚其終弗能保也。甚至益爾樵子，伐爲薪火，爲炭，覓微利於村市。松之不幸至此，則無寧山末開時，韬其光於混沌未鑿之初，猶得自全其天倪也已。要之松不知也，幸不幸安於所遇耳。余竊歎松之生於黃山者，其所遇獨殊也。昔之以告世之闡修君子。

一
編
大

初普門安公之薨度文殊院也。自言入天門，延頸上牖，見峭摩天奇松，掩映英英，有欲出勢度其上必有異。伐石作磴，依崖作徑，愈進而愈奇。過臥龍松，出罅右轉，忽崖石中斷，下視無底，百計不得前。倦而假寐，似對山有神招之者，覺而架木懸度，果獲殊勝。因伐松爲棧，名之曰斷凡。過棧一壁，斗絕勢若削成。

黃山領要錄

一

黃山誠安錄

卷上

旁有片石巖空若起而與之爭高者兩石勢幾欲合忽從空若有劈而裂之者裂處可通人往來然不能竝受趾止容作壁畫行者兩壁水涼涼下注晴亦飛雨松皆鐵鑄鐵骨陰交翠鎖猿鳥相呼聞聲如在鑿中天光倒射青若曳綫因名之曰一絃天以別於龍虎

王陽明集卷之四

• 6

• 100 •

386

破
不

從玉屏峯象鼻之麓右行名懸度嶺山徑以開似寒水溝游下於壁至壁幾不容趾捫壁以度水激石殊漬人衣折旋不及里許身忽入蓮華連蕊兩峯界中從小堦脊騰空疊上者蓮華溝也溝云者砂礫錯錯然爾無泉飛而瀑懸也溝將盡有石高二丈圍丈餘一松盤旋石上蚪枝四出陰蔭數畝地人見頂不見幹幹蓋藏石腹中孕結既久則迸裂石縫以出盤抱如母懷子

百里外青芙蓉一朵聳秀萬巒之上望而知爲蓮華峯漸近則華之全體益露四面呈形惟西缺一角耳蓮蕊一峯從壑中突起遙爲之聯綿焉峯峻險不下天都然有徑入山而能登者十九循文殊院而西峭壁上橫度三里度而復下三里過迦葉溝則步步向天行六七里至峯半則蓮華遠矣分蘚處也穿其中

通鑑

黃山集

卷之三

西行駐足四顧。四皓石、幢仙橋、鼈魚諸峯。若可躍而過。可呼而應耳。而相隔不知其幾十里。望且行。緣西

北麓攀級上。有石下垂而象鼻者。數百仞。側鼻而登。左壁上有凹規而滿月者。中樹陰長翠類婆羅

影。俗名月婆。下有石撲朔而兔若者。炳首遙望之。名兔兒石。自此以上。徑幾窮。壁忽裂。中空如竈。側身入。肩

背廢石以升。尋復出。且入於竈中。每出一竈。必延頸闊觀。俄而天都峯立當前也。俄而雲門諸峯咸伏

其下也。俄而蓬萊亭亭。若垂手可摘。俄而賓外直下。不見底。一片石橫之。凭石下視得不怪。蒼蒼然雲飄

以外諸山。一覽無窮也。歷一竈。心目一換。凡九出入竈中。至廣室而賓盡。广在峯西懸崖上。萬巒甲寅釋

普門開峯徑時所置也。广前古柏盤折輪囷。順風飄香。山下十里皆聞。廣旁有泉。積一畫夜可供三人。終

歲不竭。今廢址猶存。广右折而上有巨石腹若者。微鑿數回。痕抱腹凹屈伸以進。再轉險益峻。石中斷。則置木爲梯。度橋斜折。遇絕壁而徑又窮。則置木爲梯。梯一至再。則試跨級。僅容趾。身懸萬仞外。摩膝而

登。始至頂。未入寶前。從外踏視。謂塊然一鐵壁耳。及穿入。始知數百萬石。旁相聯貫。所成徑藏。峰腹中。紓

回如蓮。穿峯腹而出。又如綠荷本上重臺。坐頂見峯實中黃山立。萬山僧服獨天都抗不相下。每天

氣清濛。極目千里。江湖海蜃。歷見之。西北天盡處。一黑影如岷弓。形勢壯闊。蔽天一隅。數時不異。審

視之山也。莫能定其名。嶺有三峯。一峯稍低。數丈有小池。清泉出焉。味甘冽。或曰。以泉浣目。盲者可復明。

中產細砂。觸手異香。經宿不散。二峯高相若。而石貌中分人。僅登其一。其分處險絕不能登。余友吳之

勝。其叔太史廷餽。曾乘輿超距而過。累石爲臺。以誌之。已回顧大驚。足不能舉。同遊者百計。率曳始得

還。今累石猶存。距峯數十武。有龜魚石。石窄而險。松柏叢生其上。深嚴四絕。人不能至。

喝石居

過玉屏峯二里許。蓬至數椽。數大石粘壁直出。欲墮不墮。室正承石。居者安之。山僧相傳。石從客落時。將至居而忽止。似有人喝而止之者。因名所居曰喝石。僧嘗於春暮時。見羣猿各執花。花色無一同者。候其黨畢至。則依次上達。峯各選石坐。片晌忽羣噉一聲。遂不復見。僧蹤跡之不得。一日。乘興攀援而陟。峯半見深處一石坎。若達尊。水色微紅。僧掬而飲之。酒也。甘冽芬馥。知爲向所執花。讀者云。按山中仙猿。一白二黃。不與衆猿伍。風日晴美。則縱觀雲物。白者踞石如雪山。僧呼爲雪翁。舉手禮之。亦起欠相顧。似舉手而答。蓋者髮亦盡白。常左右白者。或搔其背。或撫摩其體。若侍從而不敢竝行。見之者絕少。其他猿行若隊伍。居無定所。歷一巖壑。必窮搜其中險僻。啜拾其中花果。既盡。然後徙而之他。一山之中。分隊而循環遊覽。數之。每隊必九十有九。其毛青黃不一色。溫厚足御寒。然當凝沴時。則羣相偎藉。旋聚而成大毬。滾滾巖石之上。在內久者復出。而易在外者以入。遞相更轉。無有停息。山中人謂之猿毬。

百步雲梯

過仙鶯探蓮子石。正行間。路忽斷。視得梯石縫中。循梯而下。石砌陰甚。不能全受。足導者時時以手相授。一級一停。身如從天而降。屢級凡七百有奇。曰百步。蓋縮其數以慰怯者心。曰雲。謂昔過梯者必雲遮。不見險而後敢行也。梯既盡。轉入石峽。奇松秀石。始得放眼瞻。至鼈魚洞口。坐石少憩。導者顧指所歷。

梯石如外懸天半。下空空無所覩。流沙直溜。不知所底。

鼈魚洞。吳瞻泰云。歷百步雲梯。級既盡。有捷躋昂首凌空而躍。曰鼈魚客。堵絕北嶺。非五丁嗣洞口。無從得徑矣。

鼈魚洞。初入口。黝不見人。猿臂相引而上。隙光透穴。始乃得辨。遊侶出洞。則飄飄然立白雲之上。回顧向來徑不可得。蓋前後海路於是判也。峯右石壁如削。豎不盈數尺。長數十尋。壁立空隙。不相依傍。曰松缸。四周俱

臨萬仞。石無寸土。幹枝從石罅中迸出。向人俯仰。可扳枝而坐其頭。

天門。天門在天都峯龍。雙石洞開如闢門閨。從老人峯而上。步步緣天都之路。徑如篆煙。袅峭壁中。一路奇松

裂石。詭出爪掌。森然向人翔舞。數人同行。一或小憩。甫相失。而聞前行人聲已在天際。追蹤之。若有人倚

松遙待者。及至其地。而始知爲石也。蓋石多類人。竝肖諸物形。任人意命之名。無弗肖。要皆造物小技。名

不雅馴。真賞者略。前坡舊有茶庵。曰趙州願宗伯錫磧易曰山郵。明崇禎七年。菴中僧夜夢神告曰。明

晨借過此。須暫避。當不致驚矣。僧寤如其言。甫下山半里。山頂風雷大作。雨雹四擊。巨石掀播。聲振陵

谷。石灰火埃。如電暎雲飛。水湧峯中。有紅光映射。持斧入庵。見蓮花一枝。根連石骨。以斧截之。供院中。其光耀日。數十年色不變。

榔鉢峯

山一望盡峻嶒。也有石從空擲下。高十尋。廣數丈。圓若鉢盂。覆峻嶒之上。每新霽。微雲出沒。掩映其旁。疑初覆頃。勢從遠來。雖已落。餘力左廉右盪。尚旋旋不定也。舊名鉢盂峯。界桃花水。相兩源。開湯司成賓

尹。更名榔鉢。昔有工人登峯伐木。木挂別崖。工斷木至峯側壁。有石盆。盆底一牖。紅光映射。持斧入庵。見石蓮花一枝。根連石骨。以斧截之。供院中。其光耀日。數十年色不變。

古德全所及見者，槩菴師自號嚴鍼，夫師自天童，錫先後止院中，院前一峯，矗立半天，與院門對，院外百武卽澗，清流乍疾乍徐，一偉石砥柱其中，方廣嚴盤，橫二丈，縱五丈，登石仰矚，則一山峰昂，盡繞石前，澗上多桃枝曲幹，花色亦異凡種，澗中有魚，長尾四足，此首龍首，黑如點漆，能升木倒，遊者或見之，僧則曰龍見矣，下里許，卽槩菴師塔，師名正志，故給諫熊公開元也，崇禎末疏論首輔延，鑑予杖謹成，後爲僧，晚歲駐此，余嘗過謁，爲余道恨事津津不休，尋入華山，未幾示寂，遺命歸骨黃山。

附槩菴禪師黃山紀恨

易恨乎黃山，億萬人中無一人到恨莫大，子幸到而卒不能以子之口代億萬人之口，恨不解也，何也，人事可精，警言天與人半，可彷彿言，全天焉則絕謂矣，衆多可連類言，鮮少可引伸言，僅有焉則名模不到矣，故道聽可塗說，自怡堪贈人者，皆世間淺事，甚深法不然，無惑乎賦招游罕喻也，予初耳黃山名甚熟，謂是遊必不可無記，比讀諸遊記，則記遊之氣頗盡，以彼博通巧麗，洪纖備搜，寧復有餘義待拾遺，迨取次登臨，而後知記之於遊各有當於山則百不盡也，不獨前人不盡，轉至後人亦不盡也，不獨予今日不盡，展轉至他日亦不盡也，然則從古帝王之所封禪，神人之所窟宅，舉無以加於此乎，乎非也，漸疲而頓，快易而險驚，小拘而大暢，人情也，大則不能頓領，險亦不覺之三者，常苦不得兼，物理也，山與水相得難，著十洲三島弱海中，石與樹相得難，挺亘古松楸於西華東岱，非相得之大者乎，然肉眼所觀，不逾芥孔，稍廣則溟涬矣，匍匐若干道路，而後一擣一樹，當於心，得不憊勞，安得快且暢，且暢乎，有解人焉，以益爲沼，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里也，又有材士焉，畫地爲圓，累土石爲山，雜植名材，其間令人屈曲穿通，不知其在几案下也，凡須漸得者，皆頓得快矣，然不能使人暢，亦不能使人驚，則大與闕焉耳，具區三萬頃，所涵秀異，不可以數計，登縹渺之嶺，而羣情競獻也，快矣，暢矣，獨不能使人驚，武夷九曲，曲皆小險，不窮力可畢收也，驚與快略備焉，而苦不大，不能使人暢，猶嫌其天與人半，非全天也，黃山集千仞，數百仞削成之峰，凡千百置，一望中，如天子有事於圓丘方澤，而羽林軍執父扈也，如脩竹園林，一旦辱於斧斤，而新篁怒生也，如瀟湘日夕，商船聚泊，而羣橋指天也，其趾之相去，不能以寸，而其肩之相摩，亦不能一雉，匡山瀑布，綫三百丈，仰而觸之，便如銀河天上來，此諸峰且千丈，類而瞰之，莫窮其際，不如坐，非非想顧閑浮，欲墮乎險無逾，大無逾，頓亦無逾，有不驚且快且暢者，必非人情，乃一雨之後，川原氣合，更有所謂雲海者，其積也厚，則深，害橫敵日中，千百峰或沒半身，或及肩，亦有祇存螺髻，危石，沐浴銀海者，其積也薄，則及踵而止，未沒者，如無數青琅玕，卓立脩短，密密成森致，而青色青光，白色白光，則世間一切寶無與倫也，向祇謂松生太古，不墜一爪甲泥，而身之高與人等，擬之長與睫毛等，色之葱翠與碧油幢等，凡千百萬，雖奇高嶺，難陳峭壁，間應接不暇，而其他一拳一指，逼真人物，可擅美也，山者，茲山無取焉，石與樹相得，當稱獨步，豈知有此奇幻，山與水亦未嘗不相得乎，然其覽之也，宜向晨風定時，少選則溼雲就燥，羣起爲蛟宮之濤，不得波平如鏡，雖蕩漾百端，倏忽異狀，而青光與白光相亂，較輪前皎潔一籌矣，又宜甚霽而薄暮，萬山衝

雲谷禪院

循苦竹溪十餘里，古木深林，交柯接蔭，石級遞引，直上青天中，有亭曰天紳，坐亭中，兩耳風清，聲斷續者，對山峽中泉鳴也，仰視泉飛處，則瀑渟處，則潭，潭復注下，則又瀑，數其潭則九也，當峽靜，水緩，潭色澄虛，如一串綠珠，分散峽中而嵌之，大雨過，激湍怒浪，盤旋衝擊，覺偏山飛溜，盡爲瀑攝，以助其肆，秋未深，林木未得霜，丹黃錯織，色與山翠相間，練帛一道，半隱半露，蜿蜒雲中，志一稱九龍潭，從亭右折而上，回顧九疊忽在下，聲亦漸遠，然其源罕有能窮者。

黃山領要錄卷下

九疊泉

然照人肩背皆青。若一旦晴空，則嵯峨巖崿，直是萬艘沈水。高廣爲鷗鷺棲棲，短勁爲馬蹄中空而銳。爲鶴骨，雖臨天極，說所至，賦目而青黯黯之意，不易遭逢。不無遺憾矣。予所見百學羣山之銳，匡衡雲之變，非不奇以詭於黃山黃雲，則大有逕庭。非歎也。彼山雖鋒而向背乖，不申繪畫難變，而培塿易沒，致不多故。讓美也。夫人生如蟲處郁，都無善狀。祇有此快暢驚人，一手掌地，稍致身其上，亦足以扶磨眼，皆浣劫襟塵。海內千萬里，無一寸壤，徵人不至，當不至茲山。海內千萬里，管領徵者，未易更僕數，獨斬百餘里，置茲山不至，偶有至焉，則以看山爲號，而情存夫東道主人者，雖竟遊，神不善也。夫較著彰明若此，且疾呼不應，更語之曰：「有快暢驚人，一路祕在形山，瞻目而不見，傾耳而不聞，不動步而可到也。」君不好乎？非掩口笑，則掉頭去耳。尙冀其含蘊，難曉，道遙稅駕，何異以驪龍珠易蛇蠍之彈哉。終古無一人至，黃山自佳。吾不爲山恨，爲一切人恨，然如此乎？言之，遂以爲能盡，黃山猶之西望扶桑也。黃山之勝，必須親到。非筆舌所幾，如可幾，予不恨矣。

雲谷後臨二嶺，徑中源菴舊址，又里許，礮沒，甃設，水石相半。峻嶒詭變，蹲者昂者，削者輪者，突透宛轉，復得曠豁者，逍遙溪也。一名錦魚溪。沿溪水石相半。峻嶒詭變，蹲者昂者，削者輪者，突透宛轉，一石具三態。人行石上，水行石下，呼吸之聲相應。乍砦磽而凌嶒，猿鳥幾不能至。有朽木梁之，履而中折，搘雙作蟠延，復振起於跨岸以免。深有三源，一源中出，東西源火之東力稍勁，則合中西以敵激，屬方石間，湯尹題曰：屬玉東脈有潭，如火鏡當岸，削而助其豪，下此爲潭，殆不可數。尤異者有印潭、月潭、劍潭、犀潭、花潭，以潭形之方者規者，長者曲且角者瓣綬者，名之形奇矣。色復奇，潭淺色淺碧，潭深色深青，潭石白而色潔素也。潭石赭而色研朱也。潭石錯金而色粲黃也。其底皆若有神物棲焉者，幽不可測。溪行十里，臨石者三之二，石阻水逕，斷行凌薄，中三之一焉。更進兩壁爭束，一峰突溪之底，老松冠之，水石有

之不接者，雖無可無不可。卽方搆乾云：酒家賈可數十一。酒家如琴王、光與上景來，爲立村廟水緣雨晴，飛子習涼情最熱。惟霜時月白時，秋氣澄淨，乃得此。此乃時時爾爾，當是峯色倒映，非關溪也。志云：有探源至七八里者，會日暮路迷，乘坐石上，見數處火光燭天，因大恐。昏黑中攀附，踰山十餘里，乃達石筍矼。

散花樓

西北大壑中諸名勝不勝窮統名之曰散花嶺其中石勢參錯際天石必有松根穿罅側生倒垂不一狀每雲生壑底石不爲所掩者半出沒雲上如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跨獅跨虎蹲者角者肩摩趾錯穿崖踏海而來獵獮詭譎備諸幻相松枝映射霞光紛紛滿壑倣天花漫空飛墜青紺威蕤時密時疏各具奇形趣昔人謂不到散花塢不知天下無松石則所稱散花指松石也然志稱春暮時花色凡千萬種爭奇鬪艷布滿壑中幾與峰平故名之二說姑存以俟論定

三

黃山鉤叟集

二七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林光也。師子林右隙一石，高數仞，俗一乘之。林中每宿晨寢，必陟石頂眺望。一日曉起見雲中日出，光彩異常，急呼衆登石望之。宿霧未收，紅光動蘿中，瑩如鏡外五色爲綠，人人自覩其形，師知爲攝身光也。又看

卷之三

師子林在一望平遠高低畦圃中不知其在後海千峰萬壑之上也萬曆壬子春五臺僧一乘過此謂峰巒可供遊覽唯國可力鉗灌吾何求哉乃構屋數楹負土拓基與衆同力作不踰月菴成遠近助衣糧者日至有僉兒潛伏室中夜分病所助物將啓戶去忽有光從門隙起明如白晝諸匠驚起執得師笑而遣之菴四面山海棠萬株沿圃種草花時盡赭黃色菴正對師子峰峰爲林菜從林望峰峰極峻旁拱之一阜有巨石脩平一石師蹲伏其上巨鬚修類形狀瓌詭非約略似也竟似矣外獨峙一峰作林中局鎖攢衆石以成羣師形因名林焉菴廢已久峰下有菴曰師子幙後亦廢康熙初太平某邑侯就峰下幘址重建頽垣師子林存舊名也

雲氣爲駕船云月三時皆從東南缺處出獨夏月爲天樂峰蔽見月較遲惟雲船作之左右壁上清光先照師陟級而望見方從萬松松葉中湧上一鍼一景無復藏匿爰構數椽其上榜曰得月軒香爐峰有石古苔一片月夜儼一巨人白衣科頭倚石而立迫之漸不見也日出覓之亦不得復見之因呼爲月仙後凡在二月秋八月月極明時舉指而相告曰月仙來矣月仙來矣師言初至山時春夜擁衾臥空外如聞絲竹梵唱諸音中雜鏡角磬簫聲尤轟烈始悟春冰初泮分瀉諸罅中此磕彼撞激而成音則輕重疾徐均若有節之者轉聽轉幻質明審所爲鏡角磬簫譜吹則石縫冰裂如巨箭水灌其中彌廬而聲彌壯云雲舫中虛閣曲房次第創成終艱於瓦吳之北苑借余相遇師虛客同坐臥風露中祭酒爲葺竹皮襯之故遠近皆知雲舫也而呼皮篷如初

昔有僧居散花閣中，截古樹枝柯架屋上，卽覆以樹皮。遊人多藉以宿，得覽洞壑松石花鳥之奇，因草呼呼爲皮篷。余門人洪雲行謂黃山峰從根起，類皆從上瞰下，此獨居衆壑之中，其望峰也，則自下而瞰上，殆爲茲山另闢一境。從雲谷右折而上，數里攀躋峻接，徑無從入。有石如人，引手向西，指袖翩翩然曰：「指路峰。」遊者乃得遵所指以進。嗣有獨僧心一者，依蓬舊址建庵以居，名曰兜率。佛廬三間，坐迎遠望，近圮址僅存其中，三面皆峰環繞，獨虛東南一面以納雲。雲初起時，遙見飛練一縷，從缺處搖颺入，須臾布滿山巔，望若雲海。雪莊禪師因易所居，名雲舫也。師淮陰人，嗣法洞宗，愛佳山水，披髮爲黃山遊。至此遂挂瓢於松間，依古洞以棲，撤取槎枒架屋覆皮如曩時。人無知者，糗糒不足，則拔草根木葉食之。日對奇峰絃歌自樂，無何名動四方，或謁諸朝使者，三返強起至京師。不踰年，堅請還山人間，其行重之時，以衣糧相贈，則援筆寫山花數種以報。千態百狀，悉人目未經見者。余友吳慈樞爲山花譜，達所對諸峰，肖物形者不可枚數。錦屏送供天樂天贊舞龍香館諸峰，其最也。有人形者，則有魚籃大士、伯陽老子、面壁僧等。僧聽泉僧，則有媿負兒、兒仰面視者。則有人天外矯首立者，時或見其一時，或見其二三，全見時少。蓋

月過夜半，月落忽明，如白晝。自顧徧身作紫金色，念居林中，異光屢見，則是岫也。其光明藏，因名飛光岫。趙寒山宦光大篆三字，鐫於石壁。

鍊丹臺

造物一大丹青手，至黃山則諸家皴法尤無弗備。披麻皴綫解索鼠跡解脚，各因其地以施。然山勢雄峻，皴用大劈斧法爲多。至鍊丹臺又迥然異矣。臺在鍊丹峰下，黃山諸峰側影旁映，敷華如菡萏臺，藏晦其中。若薦中之慧方廣，可置萬人，三面剝削，前臨無地。忽一峰拔地而起，端拱平臺，名紫玉屏。屏頂虛粘危石，筆牀硯山，如几案閒物。旁諸峰石簇簇然，似欲從巒底爭先。以上而未能者，其爲質也。皆瘦，其爲色也。皆澤，其爲痕也。皆逾細幽翳，掩麗婉媚，似全用畫眉筆皴染而成焉。坐臺瞻眺，如妹未離閨，錦未離笱，演盧純鉤，英英欲出匣，奪人五色。眩而不驚，萬曆末有僧結茅臺前，中僅容一几席，榜之曰萬笏林。後圮，吳江僧雁黃重建，循臺而下，壁嵌丹洞，洞臨幽澗，有石蓮花一瓣，各掩洞口。吳士樞頌曰：穿雲雙鳥渡海一橋，狂呼欲絕。凌茲仙臺，玲瓏迢遙，淹滿雀覓，迷峰抹斷崿，霞拂浪摧。僕隸崑崙，瓦礫蓬萊，紫煙魄長，碧玉夢回。於焉晨夕，漫哉游哉。

光明頂

後海抗天都遠華而稱尊者，光明頂卽鍊丹峰圓經三十六峰之第一峰也。前由師子林逕石鼓，繞飛來石，登天海，後由雲筋間殊林塢，上白沙矼，歷三海門，平天矼，而上皆可至。至則獵仄確，廢松，僧引而上絕頂，頂童而角斬，然崖起於東方，其下鮮能蒞者，戲投石測之，琅然響然，乍轟乍沈，百千聲而未有已。頂之左極，前復有大石如席，據席近則五老峯肩，疊接拱而環峙，遠則前後海峰，各負勢不相下。者皆俯伏來朝，其餘偏山怪石，無不爭赴擊中。如萬馬脫羈，鬪雲飛掠，又如百萬熊虎之師，衝枚疾走，惟旗息鼓，斷關奪門而出者，客俯眎方讚。僧乃引手易指山以外，層疊如波翻浪湧者，曰豫章，閩越諸山也。練帶鋪而不定，雲氣時欲掩之者，曰揚子江也。聚小岫如菡萏者，曰九子也。頹藍沈於天末者，匡廬也。又從天都遠華兩峰隙中，指江三折江以外目將窮際，一氣浩瀚蓬勃者，曰海也。昔有客坐頂，至夕見日復上丈許，光輝異常，遲時乃落。其落也不以漸，如火輪欲墮，已復躍出，又或墮或出，如是者數然。後落又有晨起陟頂者，曰輪大十倍於恆，破徹直上，倏然有聲，因悟地高臨海，歛日之蹠也。海水分裂，日落其中，浪疊葉上，可容四人趺坐，指相語，近指一山，嶼嶼層疊如繪，遠指山外，城郭村墟，谿澗田疇，堆礎盤錯如鋪萬億計，如叢竹之新筍亂抽，翠光欲舞，從門仰視，雲門仙橋芙蓉諸峰，四面而環於目，與天俱暮焉。山谷也，地高而臨海，無疑。

平天矼

平天矼，矼字土人讀如絳，與虹同，謂如虹亘天也。矼上有徑，其平左右皆石，石皆有棱，石上皆松，松皆不欲翹楚，故宿筋脈以恣其擾。人行矼中，石角鉤衣，松鍼刺袂，數步一折，必折。松踞石良久，然後行，中一松高二尺，葉密布蔭數丈，地頂正平，若砥，鑿井，人以爲肖蒲團也。每過輒投杖，挽松葉以髮，決爪牙以峙。若龍彌竝陳，虎罿交闔，從門俯視，壯者齧者，直者彎者，絕堅中拔脰以起，不知

繡坐，久風蓬蓬然起，疑松勢欲飛，可乘以御風而去。松殆爲有志退讓而濟勝無具，不能登達華峰頂者，設也。

飛來石

山有三石飛來，一落頽林菴前，一落翠微寺西峰側，一落海門峰上。底石皆若預設，待空中飛來，仰承而適與之合。而高危秀聳，則無過海門峰上者。上平天矼里餘石柱，隆起中缺若戶，亦稱海門。登海門望峰，一卷石至其側，則高出翠峰數十仞，峰頂脊平，其上片石倚空，側立高十丈許，與下石絕不相屬。僧言曾有人以綫從中界過以驗之，勢如初飛來時，腳尚虛懸，頹頹欲仆，仄身過其面，受足處僅容趾，石勢直欲倒壓，乃貼地下，瞰股栗不已也。或投小石下，相擊，其聲鏘然以遠，更以大石相投，則爆震高出峰頭數仞，俗戒勿投也。下爲鐵線潭，有龍蟄云，鴻臚禱云，自飛來石循崖而北，諸峰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彷彿戒勿投也。下爲鐵線潭，有龍蟄云，鴻臚禱云，自飛來石循崖而北，諸峰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

玲瓏如一龍窟在下，謝伯貞僕夫戲擲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霆大作，伏地移時乃免。

石牀峯

一峯青崖壁削，上有石牀，橫陳如白王，其平如砥，古松一株，冉冉成陰，如相擁護，又有紫石牀三，碧石枕，三世傳龜茲國有琥珀枕，枕之則五湖四海十洲三島盡入夢中。今但據牀伏枕，不待人夢而蓬瀛島嶼，交於目前矣。枕後一屏爲韓欹枕窺鐵線潭，正在其下。

鐵線潭

山中龍窟不一，最靈異者鐵線潭，相傳昔歲大旱，獵人適得活虎，所司命斬虎頭，血淋漓投潭中，致龍驚而風雨作，近遇歲旱，境內外居民鳴金集衆，稽首羅拜於潭，禱舉一人環綆約腰，平承尻，繫瓶執鐵牌，奔香，懸而下，至潭石盡緣沈，奇寒刺骨，而窟斯近，乃繫牌於香，置香石瓶，以瓶汲水，急挽綆而上，與衆甘霖隨焉，衆必持挺執兵護其後，恐途中有截而奪之者，則兩備及其地而止。俗曰抄婆^去，龍潭也。昔有衆方聚潭而禱，一人失足墮潭底，衆驚散，歸給其家人曰：「後即至也。」已果至，衆驚問對曰：「山腹盡空也。始賈時，風颶然似城而下千仞，身忽在潭旁石穴中，穴底空玲瓈，伏其旁，重收一百斤，有天光透入，因

西海門

飛來石下平衍里餘，行高闊夾道中，猶入村莊農舍也。僧慈愍居之，曰慈愍菴，菴後級層層上，爲藥師殿，前有小池，清夜月明風定，林巒倒影如鏡，清澈可觀。穿菴圃西行里許，忽雙柱擎天，若宸居帝闕，雖閣閣洞開，無敢闖入，惟踞峯頂，則石峯聳立，與足底齊，門以外，苔蘚丹萼，筆植屏張，門之旁，齊天之峰絕去，虧

日午形復生形影復疊影視久眩目睛爲勞必少閉而徐開始豁然也。三海門各極靈通然壁壘一新皆神功鬼斧所不能至莫西海門若者。

始信峯

始信峯從散花閣中凸起三面臨壑背北面南緣石脊以登將至巔而壁中坼相去丈許下視無垠忽彼壁有松曳枝而抵此壁曰接引松松下置獨木爲梁遊者委身空中目不敢瞬手援松枝足踏獨木端棟以度度已過峽峽中三石聳峙不得上則資石坼爲級路益峻屐益滑周望無路折而忽通步數折至峯頂峯左右皆松蚪枝老幹蟠崖挂壁態無一同伸縮屈強矯蟠翔舞之勢坐松根倚危壁最遠眺望空翠處結茅將於是乎老焉。

接引松

右散花閣紫綠蒼翠宛若闕牆左則有二仙對弈後立橫頭者背手而觀余弟洋洋度云從師子林望茲峰直培塊耳及造梅下窓不見底四顧目搖搖無倚附然後始信爲峰峭壁環立中有孤茅名定空室僧乘昔三年每從師子林暮宿於此雨雪不爽繼有烏窠道士采茅入山亦子宿室中石壁鏤寒江子猶坐五字寒江子者邑烈士江天一也負奇氣喜佳山水常登峰兀坐終日題名石壁以見志著有代黃山寄遠方士大夫書卒與金文毅聲同殉國難青原樂地大師曾寫茲峰影寄余兄弟約偕隱山中因擬卽定

憐龍松
右散花閣一線石骨直走入壑突起爲峰高數百仞峰頂方石屏立石上一松覆之曰接引松松幹不盈三尺周圍丈許似欲挾石飛去不能姑石而舞者左枝長三四丈剛健反柔柔嫋嫋如垂柳有客喜搜奇險竒從壑中攀援至峰半見松根長數十丈蜿蜒出走不知所之右轉見峰坼則松從坼中直上透頂復橫厄一石力盡勢屈屈縫中攀援而出者壑中千峰面面與

石筍矼

石筍矼之奇者峯尤奇者矼峰之奇一石耳高數十仞豐下銳上巔蘊蓄於新長竹剝剝落落淨於初解籬遠望若混同一片至其側則孑然秀峙與羣峰實相離遠矼之奇筍族蕃衍不可以數計意其初本一峰巨靈敲骨析蕊爲無數化身撐拄虛空以作黃山後勁峰偶然實峰位置造物其有心歟其無心歟數里內森然齊舉目搖搖四周無主口張不得下覺盡人世所有形狀器物咸備畢肖雜陳天下西望有佛東望有貢寶番附於矼胸有遊仙佛宜冠冠之番宜弁弁之仙宜劍劍之宜佩佩之宜塔塔之

松谷者張真人尹甫別號也真人宋寶祐時爲天水郡伯忤姦被謫遇異人得法後遂隱仙源至翠峰安下而樂之結茅松阴卽以松谷名明羅汝芳書東土雪山四字真人塔在殿後寺濱小溪深上四面皆山山西與菴對方夜云入松谷坐石上望青龍潭無語可贊無色可似人多與黃龍潭並稱黃潭雖不及青潭然逆石而上沿而下大亞於青潭而清碧與青潭無異者不可什百計天下色至此極矣當無復有出其上者余輩性耽水石志欲搜覽宇內至此則一潭若可了一生也遊者信耳至松谷呼導者引至兩潭上一觀卽策杖言歸以此多不知松谷潭富吳瞻泰云環谷四周高峰插天脩竹萬竿上梢雲日夜闌人靜惟聞暴雨疾雨豐隆聲裂崖石作聲曉視天宇清音聲亦自然以遠循聲跡之五潭在焉然從山麓將至谷里許亦多潭遠聽淙淙然稍近聲漸寂俯而臨之則一潭清澈瑩淨人影點石岸絕曰鏡潭不出其上者余輩性耽水石志欲搜覽宇內至此則一潭若可了一生也遊者信耳至松谷呼導者引至兩潭上一觀卽策杖言歸以此多不知松谷潭富吳瞻泰云環谷四周高峰插天脩竹萬竿上梢雲日夜闌人靜惟聞暴雨疾雨豐隆聲裂崖石作聲曉視天宇清音聲亦自然以遠循聲跡之五潭在焉然從山麓將至谷里許亦多潭遠聽淙淙然稍近聲漸寂俯而臨之則一潭清澈瑩淨人影點石岸絕曰鏡潭不出其上者余輩性耽水石志欲搜覽宇內至此則一潭若可了一生也遊者信耳至松谷呼導者引至兩潭上一觀卽策杖言歸以此多不知松谷潭富吳瞻泰云環谷四周高峰插天脩竹萬竿上梢雲日夜闌人靜惟聞暴雨疾雨豐隆聲裂崖石作聲曉視天宇清音聲亦自然以遠循聲跡之五潭在焉然從山麓將至谷里許亦多潭遠聽淙淙然稍近聲漸寂俯而臨之則一潭清澈瑩淨人影點石岸絕曰鏡潭不出其上者余輩性耽水石志欲搜覽宇內至此則一潭若可了一生也遊者信耳至松谷呼導者引至兩潭上一觀卽策杖言歸以此多不知松谷潭富吳瞻泰云環谷四周高峰插天脩竹萬竿上梢雲日夜闌人靜惟聞暴雨疾雨豐隆聲裂崖石作聲曉視天宇清音聲亦自然以遠循聲跡之五潭在焉然從山麓

五潭

將至松谷適見澗泉亂流蓋挾各道所行之水於層峰巒嶂間盡力衝擊而下轟號最怒近爲深潭青黃黑白各如其名流出則淨潔同派從師子林外注流入寺後者爲黑龍潭黃龍潭在青龍潭右高隔一澗潭俱當寺之外壑寺之上壑則爲小白龍潭潭在路旁可先一憩志稱松谷有四潭合以油潭則五矣湯濱尹所題爲珠潤者則黃龍潭也潭既受水砂石在底魚藻在宮隨所納見之天形山形人物往來之形雲煙草樹爪指鬚髮紛相掩映於光明界中混爲一迹都忘上下吳伯與所稱潭淵渟泓澄大石梁斜覆其上覆不盡者什得日如瓊玉得空若碧琉璃得雲若燭銀飛瀑者則青龍潭也大石上有天生池池中白石光碧晶瑩渟泓澄深如有神物飲漱其間觀者怖慄至所謂油潭者以石縫直長如油榨得投之則僅至潭半而止雖增至十餘尋仍餘半焉按潭而係以青黑白者各以所映石壁之色名之也稱龍以表其幽深耳山中人遂以潭之色爲龍之色曰龍寶居之潘之懷曾更其名黑曰璧澤白曰玉檢

黃曰瓊石青曰空青油潭色沈綠也曰懸泉惜未鑄於潭石也

仙人榜

由松谷沿溪尋道宛轉行陡級三里中流水聲不絕也。水中巨石疊鑿純白如玉又數里至老菴墓基爲松谷真人初結茅處。山漸上漸銳。銳峯錯聳。中有石如偉丈夫紳笏而立。以小松爲簪帽。挂榜仙人也。榜在仙人近側。一名天牌石。牌緣以黃中含綠字。青旭射之行數波。拾旁歸蝶。蘿葉諸文。然終莫能意會。相傳有道者曾架閣道上觀。詳審僅識一仙字。是夜迅雷忽起。擊石去其字。今擊痕猶在。再轉皆絕壁。壁半一穴中空類半規直透隔山天光俗呼爲天眼。

唐中和二年有僧從身毒國萬里東來建寺翠微峰下。因曰翠微寺。僧冬夏衣麻衣。以其麻一種者。輒能已疾。因稱曰麻衣師。遺戒在寺外塔中。庭有井泉味甘美。不溢不涸。相傳麻衣卓錫處也。曰錫泉。遊者從湯領來。南出翦刀峰。背夾溪。皆黑壁千仞。古松倒影水中。趺爲碧潭。以數十計。至釣橋菴。再跨小橋。燕尾溪流。乃鍊丹臺。瀑水衝源而下者。與外溪合勢愈湍。游石上碧泓。三疊如砌。再西度浮游嶺下。平路依山旋轉。北折而至寺。寺前多古松。一松幹大數圍。偶風折一枝懸於下枝。幹虧遠處。其勢必斷。懸久本枝漸槁折者。青鱗翠鬣。視他枝較茂焉。曰折枝松。松間石礪橫道。僧橋焉。覆之以息遊者。元汪澤民榜曰翼然。寺寬博坦爽。舉前所見之亂磖磈礧。磈礧層環周身者。須臾暫伏而別以清遠逸秀相薰明。湯賓尹題其食堂曰隱翠。相傳樵者於峰下見牛形質迥異。偏體皆青。欲牽之。忽入水不見。故翠微深處曰青牛源。

潘之恆云。客問翠微何以稱勝。余曰。由萬峰得一峰。則孤勝。由百境會一境。則幽勝。翠微之在黃山。其猶

雲山鶴淵中龍乎。又客語余曰。黃海諸峯則翠微也。隱大小尊卑之若相攝而不相乘。相遙而不相凌也。固如是哉。西峯堂去翠微半里許。平地突起一峯。甚娟秀。山半築堂。堂前花竹秀野。壑中植茶花。時香雪霏霏。堂側鳴石山房。爲焦氏別業。

洋湖

太平縣西二十餘里。一山當前。怪石攢其上。芙蓉峰也。峰下湖名洋湖。湖十頃。峰環泉注。中生荇藻。絲髮可數。明鏡返照。倒影湖底。夜風如曳練。蘆葦花時。秋雪漫漫。不見涯涘。釋普門擬築臺湖中。中建無量殿。旁開十門。外離水三丈。遇遭築隄。隄上建十堂。接遊侶。各用橋度。入殿堂後垂擔。上建飛閣。四面環湖。往往用筏以渡。志業未遂。今一望爲蕪田矣。然鴻雁來。猶多棲宿其中。

黃山領要錄跋

黃山奇秀甲天下。敍志紀述。不下數十家。然遊歷有詳略。心眼有疏密。記載有工拙。惟不求領要。故讀者迷神眩目。欲藉爲茲山之指南。一覽如逢舊識。往往難之。先于鼎公結庵於始信峰頭。讀書十載。古今流傳之迹。峰巒松石之奇撮其大要。著黃山領要錄一編。分前後海爲上下二卷。遇山之脉絡分明。萃膚之精華。備萃當時。新城商邱兩先生愛而序之。惜迄今未謀刻刷。殊缺陷也。詒德從毫本中敬錄成帙。急付梓人。公之同好。俾遊覽之士。據諸行笈。經邱尋蹤。瞭如指掌。三十六峰奇秀。畢集於斯。是錄也。亦可謂極黃海之大觀而無憾矣。乾隆乙未清和月。從元孫詒德謹識。

架小樓三楹，憩樓倚窗，三面皆絕壁，瀑布百丈，噴珠壓窗。六月如深秋也，故名玉簾泉。

簡寂觀

距歸宗之北三里，爲簡寂觀，是陸脩靜養道處。古松十九株，爲魏晉時物，偃者拂地，聳者入雲，虬枝古幹，圖畫所不能寫。蔚草而坐，聽龍吟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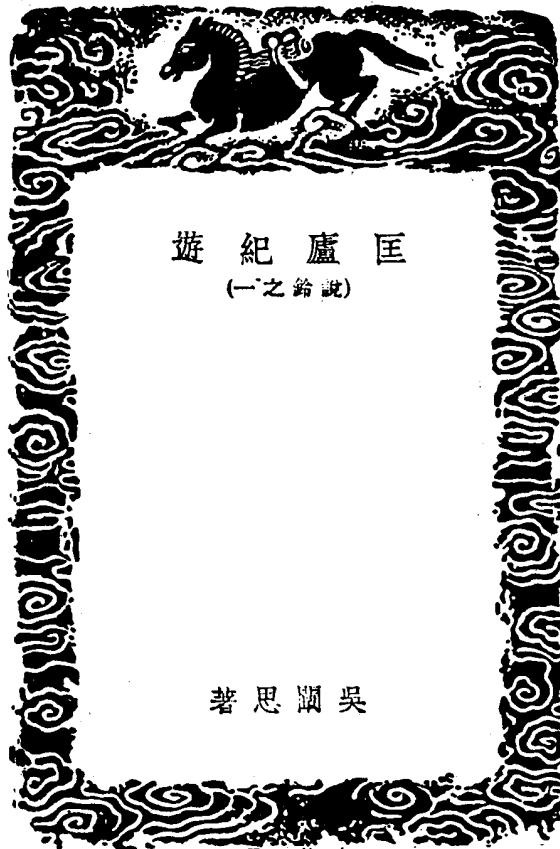
日照菴

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岡，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日照菴，四圍山色，空翠欲滴，香爐犀牛漢陽三峯，標綈插雲，即太白讀書處也。

匡廬紀遊

(一之歸說)

吳闢思著



匡廬紀游

歸宗寺

清武進吳闢思道賢著

出星子南郭，循湖濱而行，空翠映波，層烟如織，遙望綠雲杳冥，松色與山光滅沒，則開先萬杉諸寺也。渴，東古山十里，渡石梁，竹木翠陰，蒼森夾徑，聽澗水潺湲聲，不覺抵歸宗寺。

墨池

歸宗爲右軍故宅，殿右墨池存焉。

金輪峯

歸宗寺後亭亭如天柱，翠黛千尺，爲金輪峯，峯頂有鐵塔藏舍利。

復生松

歸宗寺有古松，凋殘斧斤，中已朽矣，遠觀大帥石填其中，土封而祝之，遂復蒼鬚老幹分披，有擎雲攫石之勢。

玉簾泉

由歸宗寺後，左松嶺千餘步，折而西，澗水奔湧，下視杳冥，云是右軍養鷁池，策杖而上，則太悲岡，長不及里，左右臨深谷，岡蓋聳焉，側身捫蘿過石壁，行漸下，高竹數千竿，生石澗旁，連澗過石梁，有巨石上。

玉淵

游萬杉之後，旬晦，平金風起，結伴作棲賢之游，出北郊七八里，登崇岡，崖岫千疊，白雪往來，好鳥弄晴，半似暮春時也。十里渡棲賢橋，喬松千萬，岡林高下，屈曲成蹊，空翠侵人，萬籟俱寂，但水聲澎湃如雷，人行於瀑布奔流間耳。

棲賢寺

由開先左取道至萬杉寺，亂山環繞，翠黛幽深，殿閣參差，金碧壯麗，如入李將軍圖畫間。

廬山之東，七十二水，至棲賢合流而歸鑒，水勢觸石，怒流注空，斜飛十餘丈而後墜，怪石突兀，危崖嵌空，

王淵

登臨其地覺風雨雜沓矣。

三峽洞

玉潤之水由石洞奔流越棲賢橋而歸于湖坐橋下石壁陰森綿延屈突隱見玉潤飛流如在天上東坡先生以爲瞿唐三峽遂磨崖而誌之

招隱泉

橋東有泉名招隱勺水耳取之不竭

白崖

棲賢寺後涉溪而東行漸高岡陵高下流水澗淺山嶺舍雞犬桑麻依山臨流各具一趣徑盡登峻嶺行松林中石壁陡削鳥道懸岸俯視雲霧從斷梯而上攀石踏草開左奇石插天懸泉百丈逼澗而下開中雖當暑必挾纊乃可坐開左有大小石屋二可坐臥前臨絕壑遠眺彭湖蒼蒼水烟極目無際乃郡采李齋思讀舊處

白鹿洞

距棲賢十餘里則白鹿洞洞外書院爲考亭朱夫子講學處廟貌巍然絃誦不衰正當五老峯之麓

太平寺

余自丁巳游匡廬迄庚申越四載矣再抵星渚下九月之望與李梅子騎出孔郭時陽景欲墜西山無色獨返照射五老峯巉巖嵌空須眉歷波松四十里折而東循小徑石礪紛迷而還于樹杪四顧岑寂忽聞鉸鐸吟風穿林跡之隱見樓觀同游者云此太平寺遂止宿焉

凌霄崖

由太平寺左尋徑披榛行里許抵凌霄崖竹木挺秀蒼翠潤衣宿露未晞旭日照耀拾級而登遙望五老峯白烟環繞吞吐變化獨太乙紫霄兩峯兀然近人入寺樓閣軒廊近倚石壁爲故南城令苗公鳴菴

青松舍

距凌霄崖右二里則青松舍茅齋三楹面深壑齋中嘗懸朗爲可諦上人誅茅新建者間後窗正對五老峯峻嶒秀拔近若咫尺也

木瓜洞

青松舍右登峻嶺折而南亂石嵯峨古樹屈曲幽禽啼鳴蒼苔縈道行二里則木瓜洞向聞此地有羽客可談真者抵洞石厓如屋黃葉滿地岑寂無人但遠眺千林紅葉悵然而返也

白石巖

還故道下崇岡里許則白石巖

二層崖

二層崖居五老峯之半由白石巖後拾級而登路極陡峻行四五里回望彭湖如帶星諸如杯五老迎面而立如斧削此冰裂如虎豹之蹲如芙蓉之簇千萬狀態不可端倪也

獅子峯

二層崖之左越嶺而攀鳥道揮白雲超絕壑有龐眉老僧曳杖而上憩焉仰而望見三峯縹渺一峯銳而挺一峯左顧而欹一峯右顧而弭耳皆有形可象而難爲名欲尋五老之舊又杳不可問久之恍然曰余聞匡山有獅子峯此其是耶僧曰然

觀音崖

由二層崖右於嶺小徑行數百步折而南有崖累石爲塔上有古松盤曲婆娑少憩其上下視絕壑萬仞由二層崖右於嶺小徑行數百步折而南有崖累石爲塔上有古松盤曲婆娑少憩其上下視絕壑萬仞白雲杳冥覺置身處非復人境崖前巨石百尺宛如白衣大士亭亭雲際同游者曰是崖以觀音名子其見否

金雞峯

由觀音崖下百餘級走鳥道捫蘿側足行五六里遙見一峯亞于五老峯頗有石鼓翼而噓雲靄是名金雞峯

金鷄峯

由金雞峯繞峯尋道得樵徑闊不逾尺下臨絕壑行四五里漸下則金鷄峯叢篁夾道千峯迴環中有蘭若幽邃可慨息

金沙巖

過金鷄峯陟嶺而下二三里則金沙巖青松千樹翠竹萬竿巖不甚宏麗而高敞可喜

白崖

由金沙巖松嶺策杖而上折而左里許則白崖昔年紀游已略述其槩時山吐白烟風雨欲至遂宿於崖上夜聽瀑布聲如松風萬頃生于枕簟間曉起推窗四望雲霧游漫如舟行大海中四面波濤不復知有羣衆少焉陽烏漏光雲收入岫凭欄俯眺見白雲乍凝有團圓如輪者有飄飄如絲者有綿綿如雪者有漫漫如絮者俱橫塞山麓轉間青松紅葉怪石奔流湖光一片山城半角或隱或見又如天孫織錦五色炫目匡廬幽賞無過于斯觀止矣遂策蹇而還

白鶴觀

余兩游匡廬終以未登五老屢天池爲恨白崖歸之後旬將東裝過筠州許明府印渚邀余遍歷名勝遂等北郊故道至玉陽坂右行里許憩於白鶴觀觀店五老之範唐道士劉混成修煉處坡公游屐經行極

稱司空表聖墓，聲影勾能爲寫照。今漸委荒烟宿草間矣。唯門前古柏綠葉婆娑，或不改舊時風景也。

棲賢寺

余丁未夏杪游棲賢寺，坐王潤對五老頗極幽賞。前旬從白崖歸，再憩寺中。中秋曠朗，別一風景，猶以匆言爲恨。茲從白崖覲小徑行二里，度棲賢橋，松烟蒼鬱，草露沾衣。薄暮抵寺，遂止宿焉。凡三過矣，稱是。

歡喜亭

早發棲賢，循澗而行，青松紅樹，微含宿露。旭日未起，清氣襲人。行四五里，路漸高，過廬祠口，拾級而登。十里則歡喜亭，居匡山中路，越匡廬而過潯陽，實周行也。路峻嶮險，行者至此，稍可宴息，生歡喜心。名實，稱是。

舍都口

由歡喜亭鼓力而登，復二三里，則舍都口。兩峯相介，過此路復平坦。千峯環繞，一澗平流，竟不知置身天際。但由山北而趨星郡者，至此則鄱陽千頃盡在眼前，萬壑縱橫，生足底，豁然大觀耳目一變也。

金竹坪

入舍都口，坦途而行，二三里，復臨深壑，松杉夾道，磴道糾回，斜日照曜，猶凝冰雪。山北地陰而土寒也。行五六里，登崇岡，長松萬株，亭亭挺秀。有寺名金竹坪，基址平廣，樓閣宏麗，鐵船上寄諸峯列于前。天池香爐諸峰巒環于後。金竹正居匡廬之中云。

天池

金竹坪下嶺，尋樵徑，度將軍山石徑陡仄，捫蘿而行，六七里，一峯特立，峯上有寺，殿覆鐵瓦，前有池方丈許，冬夏不涸，是爲天池。

聚仙亭

寺西不數步，有亭名聚仙。○天眼尊者周顛仙，亦腳價徐道人。王陽明先生顏其額焉。

文殊臺

亭西有石臺高丈許，平若几案，上置石臺，塑文殊像。古松一株，屈曲如蓋，葉短枝虬，舉手可摩其頭。寶物也。登臺下睇，壁立千仞，楚山渺江隱見在目。

情涼臺

由天池小徑涉溪而行二里，怪石如屋突兀，橫疊似無路。然近乃見谷口，下臨絕壑，策筇杖藜，攢衣踏石，確機峻嶒，舉足控如盤跚，乃可下。歷數千級磴道，攀摶石而行里許，懸崖寒路，幸去地三四尺，僵僂而過。見草樓倚絕壁，清修者居之。由樓前石級而下，路絕，獨木爲梁，援引而度。復行數十步，路又絕。古松架橋，長二丈，許闊不容尺，下陷無地。過此則情涼臺，廣三丈許，四鄰絕壑，乃亘石拔地而出，神斧所削，上鋸而下平，實造化之神奇也。坐臺上南顧，則鐵船將軍兩峯，如一峯而裂者，怒濤飲薄瀉於兩峯間，北顧，則天馬峯縹繚插雲，獅子峯突兀嵌空，勢吞諸勝。東顧有巨石方如印，縹絕壁上而不墜。有片峯薄如屏風，從者苦僂下至青遠寺，飽食與未已，鼓力策杖，再上中峯，躋峯頸，有巨石吐于絕壁，乃解衣縛帶，猿引而

下，有蹣痕，迎風而不折。西顧，巨谷逶迤，中有石阜，圓如城郭，而陡削，而中斷，是爲石門，是惠遠諸道人遊宴處也。晚石罅中，隱見楚山千疊，大約週遭不及三里，而巔奇百出，洵爲山北絕勝云。

獅子崖

始下清涼臺，巖石礎百級，橫行數百步，則獅子崖，崖石巖空，如屋之半，下有平臺若掌，中架竹樓，有習靜者居之。

御碑亭

游清涼臺還至天池，遵平岡而行，青松紫藤，蒼筠紅樹，中間蓋一峯，前峙，則御碑亭，舊傳有仙于此乘白鹿，昇名曰白鹿昇仙臺，明太祖製碑，鵠頰仙傳而建亭于此，蓋有取焉。

佛手崖

面御碑亭，峯迴不數步，則佛手崖，崖高深三數丈，崖口石參差，如手之俯而五指屈伸，崖蓋有石，黑質白紋，乳泉涓涓不絕而成池。

訪仙亭

由佛手崖西北行里許，則大林寺，古木蕭條，黃葉滿地，金碧剥落，苔蘚甃塔，獨古柏一枝，大數十圍，高千尺，云是支公手植，迄今二千載矣。

大林寺

大林寺之南曰祖塔，荒山寂寥，樓閣半頽，有鐵塔高丈許，下坐赤腳僧蠻駁，亦一古蹟云。

黃龍寺

由祖塔而東北行四五里，越嶺度溪，路極紆折，有寺名黃龍，爲明神宗香火院，三大士阿羅漢，皆滇南銅鑄者，生氣勃勃，如觀僧狀甚也。

硃砂庵

遵金竹坪故道，仍出舍都口，東南五里，折而北，則硃砂庵，石澗水喧，荒齋寂靜，正面五老第一峯之陰。

五老峯

由硃砂庵東行里許，登嶺折而南，復登一嶺，行五六里，始至第一峯，峯審亞其肩，金雞附其足，遠睇湖山，見草樓倚絕壁，清修者居之。由樓前石級而下，路絕，獨木爲梁，援引而度。復行數十步，路又絕。古松架橋，長二丈，許闊不容尺，下陷無地。過此則情涼臺，廣三丈許，四鄰絕壑，乃亘石拔地而出，神斧所削，上鋸而下平，實造化之神奇也。坐臺上南顧，則鐵船將軍兩峯，如一峯而裂者，怒濤飲薄瀉於兩峯間，北顧，則天馬峯縹繚插雲，獅子峯突兀嵌空，勢吞諸勝。東顧有巨石方如印，縹絕壁上而不墜。有片峯薄如屏風，從者苦僂下至青遠寺，飽食與未已，鼓力策杖，再上中峯，躋峯頸，有巨石吐于絕壁，乃解衣縛帶，猿引而

登蛇下行視峯巒詭譎不可端倪有挺立如筆者有壁立如屏者有蹲踞如獸者有飛舞如鳥者有剖裂

千丈直下而中分者有鏟削萬仞切鋸平而斗絕者要皆上接太虛下臨無地又如積雪成山日色銷鎔映空玲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意擬匪處絕勝無過於斯

青蓮寺

下五老峯還至青蓮寺秋山翠老石澗水喧落月近人疎星欲墮深山暮宿殊有清致

文殊院

早起穿林分宿莽而入陟崇岡千餘步則文殊院院面五老中峯之陰中有隱者三十年不下山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也

九雲寺

青蓮寺循澗而行兩峯之介山陡地逼如夏雲連綿屈突橫亘數里是爲九雲屏寺而九雲之中青嶂週圍不聞鳥雀聲蓋匡山極陰處也

綠水潭

由九雲屏依澗而行路絕摺壁以附下臨深澗怒流湍迅過此勢漸平一溪溶溶水色紺碧風浪水石相織如拋綠玉千片于琉璃盤中中有黑影如釜沉是爲龍潭所雨者于此致焉

一線天

過綠水潭踏澗石而行里許策杖登嶺路漸高一山剝裂如試劍石中分而高深十數丈路窄容一人行行數十步旁有兩洞深不可測相傳爲竹林寺後門亦好事者臆見歟

三疊泉

五老之陰衆水會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雲屏而東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疊始下玉川門由一線天登嶺折而南峯迴崖曲三疊不全見近麻姑崖有楓松倚絕壁抱松榔身懸處下眺始見匹練三折掛于青壁玉簾讓其高黃崖遙其幽匡廬瀑布斯爲第一也

凌雲舍

山麻姑嶺而下徑不盈尺且陡絕無階級踏步乃可下稍捷蹶躄矣行六七里青簷夾道黛色蒼蒼精舍倚峯寥寥石竚巖如奇雲是爲凌雲舍

玉川門

廬山之秀鍾於五老五老之秀凝結于玉川門自凌雲舍依山而行里許亂石突兀水行石門作鏘磕聲蓋三疊泉下流也踏澗中石策杖而行高抵磈礧兩足不並立如是者里許見巨石二高三四丈倚古松飛流從石澗落石而轉歷石磴數千級有石崖玲瓏如屋而穿隙之白石青松古藤似覽鏡中幅畫然個體而過蒼翠森森別一天日右倚石壁色如鐵左臨高峯翠如鵝無寸土無纖塵唯精舍數間略似平地階下巨石四五疊以竹木雲林丘壑當不是過舍後崖谷遠蒼翠杳冥三疊泉奔注而來水霧陰霾

江水東逕過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

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

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沿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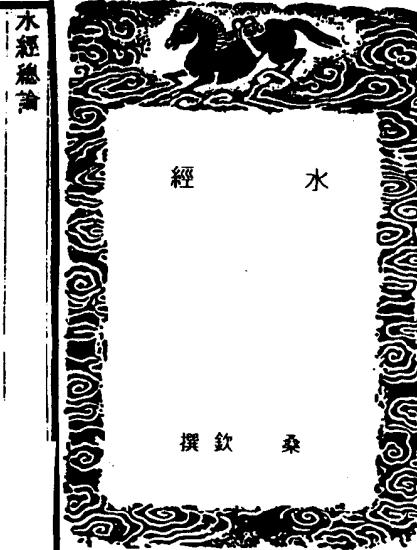
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崔并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

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董仲

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

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道於漢

藝文志也



水

桑

經

欽

水經總論

晁公武曰水經三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後魏荀道元注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於世陳振孫曰欽都卿書日以爲漢人晁氏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按唐志注或云郭璞撰又杜氏通典據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駁解釋固應稽當然水經云濟水過齊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荷木避總論

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舞陽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水經所作殊爲謬誕全無證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道統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水純注詳又甚疎略亦爲迂怪以其僻書人多不覩謂其審正未之精也王伯厚曰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鄭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與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

水經總論

江水東逕過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沿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崔并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董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道於漢藝文志也

水經總論

歐陽圭齋曰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鄭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榮未之考也舊唐志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疑欽爲東王順帝以後人以疣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此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王順帝以後人以疣一縣疑之也今經言

水經

水經總目	卷上
河水	溧水
汾水	治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澗水
晉水	湛水
濟水	清水
沁水	洪水
水經	目錄
蕩水	洹水
濁漳水	清漳水
易水	遼水
聖水	巨馬水
溫水	溫餘水
沽水	龜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沴水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溱水	甘水
沮水	澮水
漾水	渭水
汝水	丹水
漢水	洧水
卷下	

卷之三

11

水經	沅水	澧水
資水	澧水	
湘水	灘水	
潦水	灘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洮水	
湏水	洮水	
漁水	剗水	
湏水	剗水	
廬水	漸江水	
斤江水	漸江水	附
山澤		

東嶺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二
千里河水出其東北瞰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
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自此西南流河

河水

又東逕皮山國北其一源出于閼國南山北流與瓠
領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又西北
流注于河南河又東逕于闐北南河又東北逕于闐
國北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
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疎勒逕流南河之北北河又東
逕莎車國南北河之東南逕溫在國北河又東逕姑
墨國南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
東注河水又東注于勃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
掖郡南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河水又東逕
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龍河西關縣北洮
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單郡界左
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河水又東逕石
澆河故城北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
城南左合北谷木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河水又
東北逕廣遠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河水又東逕鄯川
會兩川右合一木河水又東得野亭南河水又東麻
城南河水又東臨津谿水注之河水又東逕臨津城

鳳林北河水又東與雞水合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大河又東逕赤岸北河水又東汎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尤吾縣北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過榆中縣北又北流逕安定祖廟縣故城西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河水又東北逕于羅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河水又東北逕昫谷縣故城西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河水又逕興農城東河水又北逕興農城東河水又東北逕鹿縣故城東河水又與北枝津河水又東北逕澤懷郡西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又北過朔方臨步縣西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河水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水又北逕西澨於嚴澤縣故城東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河水又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河水又水經

間濱有君子之名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河水又南
樹穎水注之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河水又左得澗
水口又南過西河固_音陽縣東河水又東端水入焉
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河水又南澇水注之又南
離石縣西蒼延水注之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河水又
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罕縣西
納辱水又南過上都高奴縣東河水又南灌川石樓
山南逕蒲城東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河水又
水渠
卷上
四
南得鯁魚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河水又南爲採桑
津又南過皮氏縣西河水又南合蒲水河水又南過
丹水西南河水又南黑水注之河水又南至鳴谷傍
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流東南注于河又南
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河水又南右合鳴谷水
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河水又南岸谷水注之河水
又南右合陶渠水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河水又南逕雷
子夏石室又南過汾陰縣西河水又逕祁陽城東河
水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河水又南逕雷
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
來注之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河水又東北玉澗
水注之河水又東逕閼侯河東與全鳩澗水合又
東過河北縣南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河水自河
東城南東逕芮城河水又會榮澗河水又東逕湖縣
故城北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河水又東右合門水又
東過河東縣北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東過大陽縣南
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
又東過慈林關河之右則晴水注之河水又東千峪

之水注焉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河水又與畛水合河水又東合庸廟之水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河水西會澗水右合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河水又逕臨平亭北河水又東浪水入焉又東滷水注焉又東過擎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又東過成臯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逕黃岡坂北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河水東逕成臯大伾山下河水南對玉門河水又東合汜水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河水又東逕五龍堤北又東過榮陽縣蒗蕪渠出焉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河水又東逕八滧堤北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汎水從之東至酸棗縣西漢水東出焉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遼寧亭南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縣南河水自津水經
一卷上
六

輝暮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大河故瀆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北出左瀆又北逕長樂郡武強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步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港亭南張甲故瀆又東北至修縣東會清河屯氏別河東校津出焉東逕信城南又東逕清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又水系
卷上
七
東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屯氏別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校津北出至東北逕清河故城西屯氏別河北瀆東逕幕縣故城南東邑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校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爲成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屯氏別河南瀆自干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校津又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倉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平原界又有校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濟城南始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又逕饒縣故城北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又逕鄃縣與鳴犧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北逕鄃縣與鳴犧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

南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鄧縣而北合屯氏演又東北右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禹河水東逕鐵丘南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口津河水又東逕鄆城縣北固名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河水又東北逕莘縣左會浮水故濟東絕大河故濟東逕五鹿之野浮水故濟又東南逕國邑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鄩浮水該濟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深水出焉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逕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爲金亭津河水又歷柯澤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汎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陽邑縣與茹集合又北逕茌平縣西河自鄆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碣磚城西河水又與鄆里渠水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高唐縣界
北流逕四濟溝又東北逕高唐縣界

又東北逕信縣故城北深水又東北逕于乘縣二城西又東北爲馬當坎又東北過楊坡縣東商河出

焉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

北逕昌平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商河又東逕初鄉縣故城南沙溝水注

之商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而流屈而東注南

轉逕城東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商河又分

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衆溝北水世又謂之白薄溝大

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

水經 卷上

側河涓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大河右溢世謂

之甘棄溝故濱又東北歷長隄逕溫陰縣北河水又

東北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又東北過澇陽縣北河自

平原左逕安德縣東西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

陵初鄉縣故南厭次河河水又逕澇陽縣故城

北一作右逕河水又東北爲澇沃津河水又東分于乘城

北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澇水從西

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

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沈注濟

汾水

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

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又南洞澗水從東來注之又南

過大境縣東又南過平陶縣東水從西來流注之

又南過寇晉津一作居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

縣南又西過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汾水

汾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汾水又東至溫縣西

北爲汾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

又南當翠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華縣

汾水

涪水出河東縣縣東涪交東高山西逕其縣南又西南

虎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

涑水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陵谷又西過周陽邑南

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南過解縣

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

文水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屬南到平陽縣

東北東入于汾

原公水

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又東入于

汾

洞澗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

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洞澗水

洞澗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

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晉水

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壘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

汾水

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壘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

汾水

澗水

澗水出河內黎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皮縣

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

入于河

澗水

澗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汾水又東至溫縣西

北爲汾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

又南當翠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華縣

澗水

北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濟水又東逕敖山北濟水又東合柴澗濟水又東

逕崇陽縣北濟水又東南砾石澗水注之濟水又東

逕東晉縣故城北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又東

過封丘縣北北濟也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濟

濟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過平丘縣南北

逕東晉縣故城北濟水又東逕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光祿縣

水經 卷上

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水又東北蓀水東出

焉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家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

王陵南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

北流南濟也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

水北爲濟濱北濟又東北逕冤句縣故城北又東北

與漢水濟水故濟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逕濟陽縣

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逕須

朐城西濟水又逕彼鄉東又北過須昌縣西濟水又

北逕漁山東左合馬頰水濟水自魚山北逕清寧東

又北過戴城縣西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又北過臨邑

縣東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濟水又東北至垣苗

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濟水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濟水又

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逕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

水經 十三

濟水出河內黎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皮縣

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

入于河

濟水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汾水又東至溫縣西

北爲汾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

又南當翠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華縣

濟水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汾水又東至溫縣西

北爲汾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

又南當翠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華縣

濟水

濟水出河內黎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皮縣

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

入于河

濟水

濟水出河內黎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皮縣

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

入于河

濟水

濟水出河內黎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皮縣

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

入于河

濟水

其一水東流者過秉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

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緝縣北濟水又東逕漢平狄

將軍扶溝侯陽米篤家又東過方與縣北爲河水

濟水東逕重鄉城南濟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

泗水又東南過沛縣東北又東南過留縣北又東過

彭城縣北睢水從西來注之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

城東又東南過徐縣北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

淮水

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北又

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

沁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山之漳水焉東過其

縣南屈從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

屯留縣澠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鄆縣西

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

周縣東又東北過鄧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

木經過卷上十六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

縣之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學池

河合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

東入海

清漳水

清漳水出上黨涉縣西北少山大區谷南過縣西又

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悉

晉邑入于潞漳

易水

易水山沫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
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又東
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過南皮縣西又東北逕

浮陽縣西又東北過蓀邑北又東北過鄉邑南又東
北逕窮河邑南又東北過深榆邑入于海

蕪水

蕪水出河內蕪陰縣西山東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

古譜

洹水

洹水出上黨涉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山逕其
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

澇漳水

澇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山之漳水焉東過其
縣南屈從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

屯留縣澠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鄆縣西

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

周縣東又東北過鄧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

木經過卷上十六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巨馬河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冰山東過垣縣北又東南過

容城縣北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

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

巨馬水

望水出上谷東過夏鄉縣南又東過長鄉縣北又東

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

墨水

墨水出上谷東過夏鄉縣南又東過長鄉縣北又東

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

水

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流過軍都縣南又東

流過蔚縣北又北屈東南至雍奴縣西筒溝又東南至泉州

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

沾水

沾河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溫餘水

合爲沾河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筒溝又東南至泉州

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

水經卷上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鮑丘水

鮑丘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

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濡水

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

陽縣西南入于海

大遼水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
又東南過虜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又平

菟高句麗縣有遼山

小遼水

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縣入于大遼水也

沮水

沮水出樂浪鐵方縣東南過於臨沮縣東入于海

洛水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譙華山洛水又東戶水注之洛

水又東得乳水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洛水又東

門水出焉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

水經

洛水逕陽渠關北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洛水

東與高門水合洛水又東松楊谿水注之洛水又東

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蓋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

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洛水又東渠谷又東北過

宜陽縣南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

開南洛水又東枝濱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

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

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

水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北

流入于河

伊水

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

陸澤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又

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

瀍水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

陽縣南又東北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

澗水出陝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澗水

漢水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

澗水出宏農龜池縣南璠珠林澗陽谷東北過澗城

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

甘水

甘水出宏農宜陽縣鹿蹄山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

洛

漆水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龜山東北入于渭

涇水

涇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渭

沮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渭水

渭水出陝西首陽縣渭谷亭南烏鳳山又北過襄武

縣北又東過源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

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

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澆水從南

水經

渭水出陝西首陽縣渭谷亭南烏鳳山又北過襄武

縣北又東過源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

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

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澆水從南

水經

渭水出陝西首陽縣渭谷亭南烏鳳山又北過襄武

縣北又東過源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

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

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澆水從南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

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漢州江津

縣東南入于江

丹水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南過其縣南又

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沟

汝水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

東南過川鄉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鄖

水經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

東南過川鄉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鄖

子典又東至原鹿縣南入于淮

卷上

二十二

水經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

東南過川鄉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鄖

子典又東至原鹿縣南入于淮

洛

漆水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龜山東北入于渭

涇水

涇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渭

沮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渭水

渭水出陝西首陽縣渭谷亭南烏鳳山又北過襄武

縣北又東過源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

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

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澆水從南

水經

渭水出陝西首陽縣渭谷亭南烏鳳山又北過襄武

縣北又東過源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

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

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澆水從南

水經

渭水出陝西首陽縣渭谷亭南烏鳳山又北過襄武

縣北又東過源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

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

危山東過廣德洛陽南東南注之江水逕漢安縣北

江水東至樊石灘又逕大附灘又東過符縣北邪東

南留部水從符縣東北注之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

東強水治水漢水白水右渠五水合南流注之又江

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梓何郡北流西屈注之又逕

東望峽東歷平都江水又逕虎賀灘江水又東逕臨

江縣南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左逕石城南又東至

平洲又東逕壤壠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境江水又東

右得將龜灘口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江水又右逕

池翁口江水又東逕右龍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江水

之故陵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江水又右逕

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江水

又東逕瞿巫灘江水又逕東陽灘江水又逕魚復縣

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

安宮南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塲南江水又東南逕

赤岸西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廣

谿峽西逼鄧縣東江水自關東逕弱開岸開南入于

水經八卷下十五水經

西又東烏飛水注之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江水

又東巫溪水注之江水又東逕巫峽江水歷峽東過夷陵縣南江水又東

東逕新崩灘江水又東逕石門灘又東過秭歸縣之坪窪下江南江水又東逕城北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江水又東逕

江水又東逕故城北江水又東逕白鹿巖江水又東

屋刺門虎牙之門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狼山

縣南東北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江水又東會

沮口又南過江陵縣南江水又東逕鷺尾洲江水東

得馬牧口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

郢城南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

出焉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湧水出焉江水又東涌水

注之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又東南

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

水注北江水左食尚口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江水又右逕

楊歧北山大江又東左合于夏口大江又東左得侯

臺水口大江右得龍穴水口江水自龍巢而東俞口

又東得清揚士塲二口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

堵要江水左得儼僅上口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水

又東逕竹哇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皆

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

夏浦又東逕彭城口江水自彭城嶺東逕如山北江

水又左逕白螺山南江水左逕止烏林南江水又東

左得子練口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江

水東右得葦口江水左逕百人山南江水東逕大軍

山南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

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污水從北來注之江水

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江水又東逕魯山南江水

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頗得二夏浦北對東城

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

山營中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江水東逕

若城南又東過邾縣南江水右得黎磯北江水又東

逕邾縣故城南邾縣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水又左逕

赤鼻山南又東逕西陽郡南治卽西陽縣也江之

右岸有鄖縣故城江水左則巴水注之又東逕較縣

故城南東會赤水口出澮縣霍山西麓山北有澮縣

故城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江水左得赤水浦

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江水東歷孟家灘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又

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

安縣入于江

青衣水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至犍爲南

桓木出蜀部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闕爲若水也南過

水經八卷下十六水經

越雋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澇水東南流注又東

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沫水

沫水出蘆筭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雋望

道縣出崇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于江

延江水

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又東至牂柯縣東北北流

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又東南至武陵西陽縣入

涇水出臨湘縣東南劉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湯 于湖水合西入于湖	項水
塘水出豫章文縣西過長沙羅縣西又西黑石山入 于湖水	笱水
醴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廬陵 縣西又東北過石陽縣西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 北過新淦縣西又北過南昌縣西又北過彭澤縣西 北入于江	醴水
蘆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江	蘆江水
漸江水出交趾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于 鄱容容夜浦灌乘牛渚須無無瀦營進皇無地零侵 怒無會重瀨夫省無變由諸王都融勇外此皆出日 水經 卷下 二十	漸江水
南郡西東東入于海	山澤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濡縣西南	
華山爲西嶽在安農華陰縣西南	
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桓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榆縣南水中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水經 卷下 三主	水經 卷下 三主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	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
郿山終南山梓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	郿宋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須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都野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蒲水在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山陽湖陸縣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其一在鄆縣西南皆遠入江荊州澠水在南郡枝江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縣三滋池之南在卽縣之北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水經 卷下 二十七	凡六十二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閩江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鴟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荷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蒲水在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	山陽湖陸縣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其一在鄆縣西南皆遠入江荊州澠水在南郡枝江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縣三滋池之南在卽縣之北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凡六十二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崧高是也	

遺恨而又惜其書不可得見也汝上王謨識

右桑欽水經三卷鄧鄆書目以欽爲漢人吳氏言成帝時人自唐杜君卿宋王伯厚元歐陽丰齊皆紛紛致疑究未定爲何人所撰今旣並存其說卷端無密義述矣竊以爲此書可疑之大者在于水道原委多未究悉箇編傳流亦有脫誤又不獨經注相沿已也南條之水江爲大而江漢合流入海乃在葬陽彭蠡之間徐堅初學記引水經江水至江夏與沔水合至葬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即禹貢所謂九江石城也郭璞江賦源二分子居峰水經

龜九派于葬陽蓋亦要其首尾而言作水經者無宜于葬陽九道概不言及而今本水經敍江水止于東過下雉縣北東左得青林口鄭注亦祇載青林湖水西南厯葬陽分爲二水而不及九派甚于沔水與江合流東過彭蠡澤下直接東北出居巢縣南亦無此文又藝文公石鐘山記引水經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鄭元以爲下臨深潭每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若洪鐘石鐘得名始見于此其於江水注云秦始皇成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成升其巖革九江而眺鐘磬亦指石鐘山言而今水經于江漢及灘水條下俱不見有所謂石鐘山者則是唐宋人所見古本水經與今本必尚有不同者茲特舉其一二端耳石林葉氏謂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湖獨略由欽北人未嘗至東南則于江漢水道原委不詳固無足怪加又傳流久遠簡編殘脫而欲以意爲之攷正亦甚難矣金時禮部郎中蔡正甫嘗作補正水經三卷歐陽圭齋序其書謂江自葬陽以北吳松以東能使道元無

水經注元道

昧華戎代襄鄂邑空傾川流狀改殊名異日世乃不同
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訛號或直絕而生通
稱枉渚交奇洞湍決浪驅絡枝煩條貫系縣十二經通
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識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
陳與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知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
校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旨之易

水經注

原序

一項家述

御製題廊道元水經注六韻

序有

廊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境校本行世其文
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
又多意爲改竄殊失本來面目因哀集永樂大典
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
具存尚可葉輯與今本相校既有異同且載道元自
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蓋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
臣排編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
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均爲補正以數百

篇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
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
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虽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
含靈宇者神莫與竝是以達者不能測其窮沖而盡
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
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茲不宣意
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
其言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盼州域之說而涉土遊
水經注

御製題廊道元水經注六韻
序有

年蓋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遺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
亦藝林佳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真却以殘山將剩水
竟如合浦與延津笑他割裂春無術永樂大典所藏之書類多散入各庫
分折破壞無體是者亦其一也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
高遠元注子北魏張僧繇出使關中並述水有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蓋地係水形勢未能盡合如虹溝水之源流分合及崩潰多有詳爲考訂秘藏閣所及
臺齊梁道元亦未題俊其他詳爲考訂秘藏閣所及
其說之多益也古今略異究堪倚悉心編纂誠宜獎勵人
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倚足稱中尉繼功人

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經考前聞不能一稍深屏管也
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渝要博
進無訪一知三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
人傷其孤陋捐棄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
間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闢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
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
大川相隔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

卷一	河水	易水	目錄	水經注
卷二	河水	聖水	巨馬水	水經注
卷三	河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	河水	澑餘水	沽河	水經注
卷五	河水	洛水	大遼水	水經注
卷六	汾水	澮水	小遼水	水經注
卷七	原公水	澗過水	濡水	水經注
卷八	晉水	文水	睢水	水經注
卷九	涑水	澗水	瓠子河	水經注
卷十	淇水	澗水	汎水	水經注
卷十一	洹水	澗水	渠	水經注
卷十二	鬲漳水	澗水	穢水	水經注
卷十三	清漳水	澗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十四	易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十五	澇水	洛水	陰溝水	水經注
卷十六	澇水	澇水	獲水	水經注
卷十七	澇水	伊水	汎水	水經注
卷十八	渭水	澇水	渠	水經注
卷十九	渭水	澇水	穢水	水經注
卷二十	渭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二十一	漢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二十二	丹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二十三	汝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二十三	潁水	渠	潁水	水經注
卷二十四	澇水	汎水	汎水	水經注
卷二十五	澇水	汎水	汎水	水經注
卷二十六	澇水	汎水	巨洋水	水經注
卷二十七	澇水	汎水	汎水	水經注
卷二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二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一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二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三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四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五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六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七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三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一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二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三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四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五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六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七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四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一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二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三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四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五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六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七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五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一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二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三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四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五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六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七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六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一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二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三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四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五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六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七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七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一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二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三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四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五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六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七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八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一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二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三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四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五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六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七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八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九十九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卷一百	澇水	澇水	澇水	水經注

淮水 滇水 潛水 漢水 湵水 溏水 淚水

夷水 油水 滯水 淵水 湘水 潭水 滔水

澧水 沅水 滉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
猶屬米槩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
凡補其闕漏者三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
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
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
曠若發蒙是皆我

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爲阿以待

卷三十八 淚水 資水 湘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淮水 滙水 淵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璣媛委之祕燭然並臻遂
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爲阿以待

卷三十二 決水 漵水 汶水 汶水 汶水 汶水

漳水 漵水 漵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諸本
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
經則云過注則云逕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

卷三十三 漵水 施水 漵水 漵水 漵水 漵水

漳水 羌水 漵水 漵水 滂水 滂水 滂水

率多混濁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
經則云過注則云逕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

卷三十四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漸江水 漵江水 漵江水 漵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
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

卷三十五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鷺江水 漵江水 漵江水 漵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
義例一一釐定各以篆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流

水經注

六
九家達校

水經注

九家達校

卷三十六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江水

鷺江水 漵江水 漵江水 漵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錯甚至以浙江安吉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青衣水 若水 桓水 沢水 存水

鷺江水 漵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御製熟河考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疎
足承訂千秋耳食治訛譙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

溫水 延江水

鷺江水 漵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
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

淹水

鷺江水 漵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滂江水

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
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壻所校

盛行于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

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竝無桑欽之文

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
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舉人臣戴震

水經注 十 頭家走版

目錄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案二字原本誤逕文今改正近刻河

本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刪去

崑崙城在西北案層近刻

一名板桐案稿近刻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案層近刻

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案層近刻

去高五萬里地之中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

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

千七百四十里案近刻一千上有一字自積石出龍西郡至治淮

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案近刻

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壅水以西案近刻

北行此字至于河宗之邦陽紂之山三千有四百里

自陽紂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又

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縣號案近刻譜作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

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案三尺近刻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稱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鄭口河水者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

生萬物之所出生元氣之勝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

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案近刻故曰水具財也案具刻有其五害之屬案近刻廣水最爲大案近刻水上近刻字衍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案入下近

山海經曰南卽從極之淵也

曰中極之淵深三百

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案

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

河水又出于陽符陵門

之山而注于馮夷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

山而注于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

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

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

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邇矣尊在伏羲父龍馬圖子

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

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墳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

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

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

陽紂蓋于此也高誘以爲陽符奏敷非也釋氏西域

之官而封豐隆之禁案近刻作升豐

隆雷公也黃

帝官案此三字近刻作雷電龍

卽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小水

水經注

卷一

山海經曰南卽從極之淵也一日中極之淵深三百
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案
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河水又出于陽符陵門
之山而注于馮夷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
山而注于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
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
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
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邇矣尊在伏羲父龍馬圖子
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
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墳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

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

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

陽紂蓋于此也高誘以爲陽符奏敷非也釋氏西域

之官而封豐隆之禁案近刻作升豐

隆雷公也黃

帝官案此三字近刻作雷電龍

卽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小水

水經注

卷一

本末

驥皆不至也余述諸史傳卽所謂罽賓之境有

盤石之巒道狹凡餘行者騎步相持絕橋相引二十

許里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

里于字誤當以此爲正

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

可勝言郭義恭曰烏托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

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

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援飲也有白草案近刻訛

作白草

小步馬有驥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

本及漢書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曠夜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

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

蒲那般河案般近刻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遠字下近刻

而下合新頭河白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

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

海四萬里也案近刻

下有五字

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

賓犍起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訛近刻

阿耨

大

水經注

卷一

五項家達校

人以新白蝶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薩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

不燒而自燃也王敏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沈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

作白草

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

其樹花名娑羅伎也案法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曠夜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

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

蒲那般河案般近刻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遠字下近刻

而下合新頭河白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

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

海四萬里也案近刻

下有五字

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

賓犍起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訛近刻

阿耨

大

人以新白蝶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薩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

不燒而自燃也王敏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沈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

作白草

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

其樹花名娑羅伎也案法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曠夜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

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

蒲那般河案般近刻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遠字下近刻

而下合新頭河白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

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

海四萬里也案近刻

下有五字

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

賓犍起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訛近刻

阿耨

大

人以新白蝶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薩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

不燒而自燃也王敏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沈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

作白草

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

其樹花名娑羅伎也案法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曠夜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

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

蒲那般河案般近刻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遠字下近刻

而下合新頭河白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

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

海四萬里也案近刻

下有五字

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

賓犍起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訛近刻

阿耨

大

人以新白蝶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薩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

不燒而自燃也王敏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沈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

作白草

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

其樹花名娑羅伎也案法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曠夜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

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

蒲那般河案般近刻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遠字下近刻

而下合新頭河白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

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

海四萬里也案近刻

下有五字

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

賓犍起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訛近刻

阿耨

大

人以新白蝶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薩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

不燒而自燃也王敏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沈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

作白草

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

其樹花名娑羅伎也案法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曠夜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

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

蒲那般河案般近刻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遠字下近刻

而下合新頭河白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

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

海四萬里也案近刻

下有五字

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

賓犍起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訛近刻

阿耨

大

人以新白蝶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薩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

不燒而自燃也王敏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沈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

作白草

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

其樹花名娑羅伎也案法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曠夜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

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

蒲那般河案般近刻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遠字下近刻

而下合新頭河白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

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

海四萬里也案近刻

下有五字

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

賓犍起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訛近刻

阿耨

大

人以新白蝶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薩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

不燒而自燃也王敏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沈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

作白草

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

其樹花名娑羅伎也案法

言度河使到烏長圍案長近刻作其烏長佛即是北天竺佛

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

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案西近刻作東城來時上我置樓上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誠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誠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城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卽以兩手捧乳案捧近刻作將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誠知是母卽放乃仗父母作是思惟案父母近刻作二父王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案其近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杖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卽賢劫刻作二

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壇蓋條王彌更脩治一浮圖私詞條王送物助成案遠近刻作遠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拔樹名須詞案近刻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板生太子像音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尙陰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水經注卷十一

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案吉貝近刻作古貝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燐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燐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閭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官一據據者案左據下近刻六字右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持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申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訶水卽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訶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闍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祇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六山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案東出下近刻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案拔近刻太子隨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案父近刻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案羅術羅越互相通稱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唯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

上銘題云阿育王以闍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

贖塔塔比三百步

案近刻成一塔字

阿育王于此作北三四百步

案近刻成一塔字

泥犁城城中有石柱

案近刻成一塔字

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

案此句

若城郭都是洴沙王舊城也

案此句

子柱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又東

案石二字據近刻補

畫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閣

案此句

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

無人徑入谷佛山

案傳近刻作博

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

案近刻作崛

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

步

案近刻作三

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

案近刻作天妖道

雕鷲恐阿難

案近刻作天

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

案近刻作難

難看怖卽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

案近刻作窟

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

案此句

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峰雙立相

案此句

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巔土八號曰耆闍崛山

案此句

胡語耆闍崛也

案此句

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是

案此句

青石石頭似鷲鳥

案此句

阿育王使人鑿石嵌安

案此句

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

案此句

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

案此句

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三

案此句

十里

案此句

到佛告行六年坐樹處有林木西

案此句

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拔出池處又

案此句

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

案此句

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

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

水經注卷二

魏鄉道元

卷之二

卷二

二
長
蒙
校

莫尚美于黄河濱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
西域記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

河水案二字原本誤連作河水二種文上

四大擣咤_{音近}安息同入雷藏海釋法顯所謂紀尸羅亦不拘_{音文清案今改正}國_{音近}秦_{音近}近_切作_{二字}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_{音近}東有投身餌虎處皆起塔_{案音近}_切作_{錢又}

西北河本出東北閭以行其北西南入渤海又出海
外卽西禹所導積石山山水經其說後記
惠棟于閩河則本之以西關傳其書雜襲而成故漫
言而次道元則以惠棟于閩之說入渤海濱行地
中後出爲積石河也原在今同部樂都若西子閭卽
和闐在山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卽星宿海
和闐在宋青州南濱渤海卽羅布淖爾在闐關
積石在山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卽星宿海
今叶鄂敦塔拉宋日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國毒近
南屬葱嶺高千里河西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
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

西遜撻陀衛國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妙說作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案弗近刻作佛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與兵衆來伐此國欲

出子積石宜卽指星宿海

104

通鑑

郭義恭廣

持鉗去置鉗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輶鉗八角
共童叟不進王山林緣越三千里卒留本供奉

曰休循國在陝虢其山多大蕙又逕難兜國北北接
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
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刊竝訛作經考注敍葱嶺
之水分東西先載蕙嶺分源西流逕休循難兜
罽賓月氏安息入雷翥海之分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
水不得與經文有紊今改正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

賓治爾魚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端于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
廣本及近制
九字
茲說作經 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頭單

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遷過大宛西居大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山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國南案此七字原本及城臨駕水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畫草旁行爲書記也河水與駕羅跋禘水同注雷翥海案此十三字原本及法內敘鶻蕡西釋氏西域記曰駕羅跋禘出阿耨達流之水終於此釋氏西域記曰駕羅跋禘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案西字並刻誤在之北上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案之近刻作以西注下有于字又西逕四

李生道
水又東逕皮山國北之前原木不黑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香七寶塋玉供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捷陀越王城西北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案近刻
作捷下同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者海案注內敍螺髻字曰捷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呵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卽漢書天竺安

水經注 卷二

息國也。附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乘軒
條支臨西海。乘作渠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
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葱領之水分
流東西西入大河東歸可京馬邑所云是皆諸侯張

水東源西入大流東不注沙縣南二里行不遠
騷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也河
水自葱嶺分源東逕迦含羅國宋近切作伽釋氏西域記
曰有國名伽含羅逆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
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逆西山山即葱嶺也逕

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慮
卷二
四
裝謙故

案其字原本訛在俗又東流與下今據文義改正

東案此四字近刻東流二字逕蒲犁國北治蒲犁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此案

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謂作緇考注文蕙嗣河自岷沙谷分爲二此先叙南河逕無雷依耐湖平皮山而東合于渭河與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本原案近刻及一源出于閩國南山北流與蘆嶺所出河合

于閩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關國西山西城之多玉石

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
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瘦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

達于關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嚴無
無聲城南十五里宋朱甫近刻有利刹寺中有石碑記是寺之始創于唐貞觀元年、
碑上刻有小字云是寺之始創于唐貞觀元年、

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
入敍于闐河卽經所謂北注蘇嶺河也南河又東逕
于闐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北考七下
且水部善入卑蘭海不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
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
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于闐國北案此十字原
記作治于闐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
精絕國北西去于闐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
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
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卑蘭海者
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
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
穀其俗案班固記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
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逕通爲注濱河注
名其國爲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身在
水經注

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案注內氣甚橫南河合于閩河於此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烏塗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里案八百近刻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幽少田仰菽旁國圍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柏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之地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案澤原本記作海據上文具水東注澤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卽釋

七

西文

斤
四
二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平
蓋
人
牛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案北近村東川水，荆東字上通州臨邑來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原

本
志

五
作
想

卷之三

詩
卷

近

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鉛爲食其弟平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固恭不能下關籠上書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納司徒鮑昱之言昱作章帝遣兵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一
車師降將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過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遙呼曰誰逆我
范羌遙呼謂誰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向有二十

車國 南_梁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文
北河至溫宿合茲河因匈奴被河堤疏勒莎車
至溫宿而入北河此校河所逕不得爲北河也治落
注記作經於是茲河北河相亂後人妄改耳

記載北河之東南流注海國以原本及近來記述
無考上下午皆叙枝河所逕此北字亦舊後人妄改

北河案注內訛枝
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
案此九水本及並
刻此訛枝今考下者
生內以意指北河所逕
存水導姑墨川水注之
姑墨字上刻行水
始西北案近刻
歷赤沙山案近刻
歷字東南案近刻

南城二字近刻版南至于闕馬行十五
宋河字近刻版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_{宋河字近刻版}又東左合琵琶

川水有一源西源出北大山的釋氏西域記曰屬石崖北三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崖治此山鐵恒在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贊志云案折云靈巖能燭白其水南流逕大少山等西盛宜

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巖大清淨又出山東流
枝水左派焉又東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

水經注

北河案北近刻東川水刻衍又字正州臨茲東此
隋出字歷赤沙積梨案近刻脫字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音屈英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
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
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
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訛作有
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
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卽是
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
大經注

卷二

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
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
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
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
于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
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古焉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
大河又東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
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薨
之水出焉案近刻脫故而西流注于勃澤出于崑崙
者之野案近刻脫字山四字訛作城

之東北觸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爲
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案近刻脫左二字逕流西
會兩水同注敦薨之山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潤明
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焉
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至
東導于危須國西案國近刻脫字上注洪湍濱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

案海溢刻溢而爲海案而原本訛作史記曰焉耆近
訛作海刻溢而爲海案而原本訛作史記曰焉耆近
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
逕尉犁國國治射犁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
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闕谷又西南流逕連
城別注案近刻裂以爲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爲連城
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卽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
逕渠犁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卽斯水也又東南
流逕渠犁國治渠犁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
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卽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
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西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
于渤海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
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東逕注
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案此十九字原本
內訛舊讀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
蓋墺田土所屯案墺田土近刻故城禪國名耳河水
又東注于渤海案此八字原本及過刻均訛作經今
北河字本岐沙東分南河至此乃注案此十九字原本
北河所發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
城之西南龍城故羌賴之虛案近刻胡之大國也蒲
昌海溢案近刻盤覆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案近刻
長發西門幕達東門滻其崖岸案近刻訛作餘溜風
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案四字上近因名龍城地廣
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旣臥之
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案近刻以次相累類霧
起雲浮案起近刻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之
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限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
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宗之山
東望渤海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涌泡泊者也東去
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後漢書同水

A21

經注作千三百里是廣輪四百里案近刻作廣其水

登二萬皆說千字案近刻

廣其字

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

矣卽河水之所消而出于積石也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員有隱淵之證並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官

求質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

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自以西流

案西下近刻

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禹貢所謂

利在兩字案近刻

下禹貢所謂

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案此十二字

原本及近刻

拉訛作經又訛作河水自東河曲

考義乃承上河曲之文今改正漢平帝時王莽秉

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

拉訛作經又訛

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攻紛亂郡亦棄廢

作經又訛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貴友代輩尚爲

護羌守刺史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客數萬斛

于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案且近刻

于河

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案近刻

作八年

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

作八年

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案此下近刻

謂漢

造河橋案謂近刻

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

與羌爲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

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

走于是西海及大小榆谷案近刻

無復聚落踰摩相

大綱注

卷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十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二十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三十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四十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五十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六十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二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三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四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五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六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七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八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七十九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八十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八十一

正義謙校

大綱注

卷八十二

正義謙校</p

以爲墾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岷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案近刻字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稍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強南北三百里中地草偏是龍羣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會城北案近刻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軍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案洪近刻字共城在四山中洮水本經注

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案近刻風二字去龍桑城二百里案近刻原城字洮水又東逕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赤水城案近刻版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溪祥儻谷出索西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與羌職破之築索西城徒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

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案洪近刻字共城在四山中洮水本經注

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案近刻風二字去龍桑城二百里案近刻原城字洮水又東逕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赤水城案近刻版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溪祥儻谷出索西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與羌職破之築索西城徒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

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譽若抵頗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澠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案近刻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對夷謂之道公主所食曰邑案近刻流色應劭曰反古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龍城在其東故曰龍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爲龍水

本經注

西太守六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澠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案流下近刻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案左近刻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紐城南案近刻計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經岐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案近刻脫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拔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水案近刻湟水又東流注于湟水又東右合湟水伏溜石杜畿四川東北流

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關駟曰臨羌新縣在郡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湟水伏溜石杜畿四川東北流

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關駟曰臨羌新縣在郡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湟水伏溜石杜畿四川東北流

水經注之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詒作久案近刻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城詒作川案近刻晉昌川水注之水出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養女山謂之養女川閼駒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卽浩亹山西平之北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案南上近刻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遙山案西近刻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爲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雕牆故壁存焉閼駒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鴈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魏黃初中立西平郡憑高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雕牆故壁存焉閼駒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鴈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也漢景帝六年封龍西太守比地公孫渾邪爲侯國也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北入湟水湟水又東石合湧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渠亂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產山西北流逕引衆川東逕安夷縣故城城有東西門在西平亭東七十里

水經注水北流注之案近刻又東流二字案近刻又東此二字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六山名也在上流東出句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案近刻又東流二字案近刻又東此二字那孤樂都城南東流右合來谷乞斤二水案近刻又斤下流東出句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偏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閼駒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案城下近刻湟水又東與閼門河合卽浩亹河也出西塞外案西下近刻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一源西水出自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爲一川東南流至霧山閼門河閼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水出北山案近刻南流入于閼門河閼門河又東逕浩亹水案水二字近刻阿步千鮮卑山案阿步千近刻東流至金城河卽積石之黃河也閼駒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逕石城案此八字原本及謂之石城津閼駒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薛璣云金者取

水經注

卷三

水經注卷三

後魏 鄭道元撰

河水

案二字原本訛有經文又北上

近刻又增河水三字表目

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卽上河峽也

案近刻世

謂之爲青山峽

案近刻

河水歷畎北注枝分東出河

案近刻

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

案近刻

是日爲故城後立同秦置北部都尉

案近刻

改正治縣城王莽名郡爲威戎縣曰持武

案近刻

作符漢書

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

案近刻

應于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尺大十圍柏至十餘丈

案近刻

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

案近刻

律鎮城

案近刻

在河渚上案在字上近赫

案近刻

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

案近刻

不究城名訪諸者舊咸言故老舊彥云案云近赫

案近刻

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爲邑號故目城爲白

案近刻

口驕韻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水又逕興農城

案近刻

東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

案近刻

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

案近刻

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卽

案近刻

此也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

案近刻

案漢遼陽郡置農

案近刻

設馬多乃農部附典字衍

案近刻

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案

案近刻

九字近刻並

案近刻

俗名之爲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

案近刻

本有宋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案此二字原

案近刻

本有宋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

案近刻

北與枝津合此作經北流在河亭下今無水

案近刻

爾雅曰灘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灘若漢之

案近刻

本有宋河水又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

案近刻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

案近刻

本有宋河水又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

案近刻

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王莽之貢武也河水屈而

王福清校

流白渠水注之案此十字原本及

刻茲記作經余以

襄武進縣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蠻案日

名世祖建武中封趙慮爲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

樂城北案近刻

辛都國志曰成樂故屬定襄也魏土地

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

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魏土地記曰

雲中宮在雲中縣故城東四十里案近刻

縣字白渠水又

西南逕雲中故城南故趙地虞氏記云趙武侯案近

城北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以禦北狄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平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立

子雲中城北五字徐衍文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流水字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干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居于陰山之講武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曉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

同堂宇綺并案井近刻闢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至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鶻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番委誠重

譏拜闕陞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憲四

荒有靈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譏稽賴恂南

秦數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印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水又西南入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榮帶長城案近刻背山面澤謂之白道

水經注 卷三

城案自道下近刻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領

王福清校

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每讀琴操見琴慎相

詠作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跋陟斯途案近刻

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

案近刻有垣若頑基焉沿溪亘嶺東西無極疑趙

武靈王之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案近刻

流逕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以禦北狄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平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立

子雲中城北五字徐衍文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流水字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干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居于陰山之講武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曉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

同堂宇綺并案井近刻闢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至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鶻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番委誠重

譏拜闕陞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憲四

荒有靈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譏稽賴恂南

秦數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印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水又西南入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榮帶長城案近刻背山面澤謂之白道

水經注 卷三

人積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

王福清校

周而出案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茲載余以

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太和中爲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王莽之墳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

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武靈王之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案近刻

流逕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以禦北狄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平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立

子雲中城北五字徐衍文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流水字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干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居于陰山之講武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曉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

同堂宇綺并案井近刻闢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至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鶻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番委誠重

譏拜闕陞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憲四

荒有靈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譏稽賴恂南

秦數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印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水又西南入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榮帶長城案近刻背山面澤謂之白道

水經注 卷三

王福清校

周而出案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茲載余以

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太和中爲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王莽之墳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

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武靈王之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案近刻

流逕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以禦北狄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平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立

子雲中城北五字徐衍文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流水字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干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居于陰山之講武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曉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

同堂宇綺并案井近刻闢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至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鶻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番委誠重

譏拜闕陞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憲四

荒有靈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譏稽賴恂南

秦數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印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水又西南入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榮帶長城案近刻背山面澤謂之白道

水經注 卷三

王福清校

周而出案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茲載余以

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太和中爲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王莽之墳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

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武靈王之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案近刻

流逕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以禦北狄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平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立

子雲中城北五字徐衍文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流水字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干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居于陰山之講武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曉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

同堂宇綺并案井近刻闢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至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鶻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番委誠重

譏拜闕陞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憲四

荒有靈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譏稽賴恂南

秦數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印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水又西南入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榮帶長城案近刻背山面澤謂之白道

水經注 卷三

王福清校

周而出案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茲載余以

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太和中爲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王莽之墳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

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武靈王之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案近刻

流逕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以禦北狄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平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立

子雲中城北五字徐衍文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流水字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干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居于陰山之講武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曉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

同堂宇綺并案井近刻闢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至也其時帝

幸龍荒遊鶻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番委誠重

譏拜闕陞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真君

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憲四

荒有靈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譏稽賴恂南

秦數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

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印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

故城南按地理志案志下近五原有南興縣王莽之

水又西南入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榮帶長城案近刻背山面澤謂之白道

水經注 卷三

王福清校

周而出案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茲載余以

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太和中爲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王莽之墳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

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

武靈王之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案近刻

流逕武川北塞中其水南

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案近刻脫以禦北狄

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

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

流平雲中城北案此下原本及近刻立

子雲中城北五字徐衍文南注芒干

水芒干水又西流水字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干南

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

居于陰山之講武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

中書郎高曉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

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案注近刻

同堂宇綺并案井近刻闢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

水經注

110

鴈門郡治宋近刻志其水又西北流右會一水莫右
又訛作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
流逕鉅亭南又西流逕土壁壘南宋近刻版字西出峽

卷三 中亦謂之參合口徑在縣之西北案徑在近刻此作徑左卽縣

書所謂太子寶自河西脫西字還所參合三軍備邊
卽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下有也晉近割都西去沃陽
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水
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入
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災豆渾水
西北流注于沃水沃水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
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陽縣故城六七
里案近割都水漢涇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流

二十里池北七里案近刻作十里卽涼城郡治案近刻誰作王池王
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
永寧漢官府有永長合長合者有永此城卽長丞所治也城西三里
有小草阜下有泉東南流注池北縣謂之大谷北堆
案近刻誰作此水亦受自焉單陵川水自後津西北流左
合一水于連嶺北水出沃陽縣東北山下案近刻成水字

南注分謂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羅河右水西逕故城南北俗謂之昆新城案謂近其水自城記作水源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州縣故城南案近刻脫州字下同

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本及近刻重記作案此九字原

十里案近刻脫姬字南案字南俗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一水注之案一近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刻作有

流逕城西北俗名之曰故槃迴城案近刻姬字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涌水

口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東並刻故訛作經

觀記曰郭伋字細侯案近刻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晚字字存

恩德老小相攜追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踰而發去諸兒復送伋外間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卽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冲帝時羌浦孤效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爲羌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滴水滴水

水經注

父東南渾波水出西北窮名東南流注于滴水滴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滴水又東流入于河案周本記作水滿今改正河水左合一小股案原本出河字

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山案近刻脫山字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峻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湧電洩案電近刻

雲震天動地皆呂梁末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開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于縣西盛山尋河竝無過案晉書劉作乃過碑云當作通阻至是乃爲

河之巨險 河之二字 近刻脫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
百有餘里也

又南過西河固陽縣東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曰歸義侯

東入河蓋後人所妄改王莽更曰黃土也見三王
與神銜水合案銜注列記水出縣南神銜山案近
作天下同

紫禁城言之山東出至長城入于園園水父東出峽東至長城

水經注 卷三 王贊清
里有渴門亭天封苑秦近刻火井廟火從地中出

水又東梁水注之水出西北梁谷東南流注圓水
水又東逕圓谷北匯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故曰方

水又東逕縣北漢縣三水之北

孫衍文東北流入于閩水又東逕閩陽縣南
刻
作延閩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
纂此八唐本及陰南

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水多漆櫟茶此十
其草多育窮苦窮是多冶石茶冷近刻端水出
山其茶部茶作冷

水出上郡諸次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水出焉秦近刺脫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

之九 古之字 **蠻** 大口彔不 **其** 其

卽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溪西北流逕榆柳之
矣。案近刻作林歷沙陵居龜茲縣西北。案近刻作西出故

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爲塞謂此矣蘇林以爲榆
在上郡非地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

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

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漢書蓋蘇林爲
大臣主

是也案失是近刻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水合焉案南

刻行林字是失是刻

西北案源近刻

窮谷其源也又東合首積

水水西出首積溪本近刻濱水字東注諸欠水又東

刻行林字是失是刻

焉東流注于河也

入于河山海經曰諸欠之水東流注于河卽此水也

案水又東案近刻

河水又南湯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

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楓湯水出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此記作經今考水必云某水從某來注之不言從某

奢延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此記作經今考水必云某水從某來注之不言從某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此記作經今考水必云某水從某來注之不言從某

曹公薨道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西征記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舊城_{案近刻}井裁容人穴空

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_{案天井刻}

_{朱政啟}井裁容人穴空

迂迴頓曲而上_{案頓近刻}

可高丈餘山上又有微涓

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土者皆所由陟更無別

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窓也出井東南行二

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

升降皆須拔絕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

旁稍進延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_{案祠}

神名曰胡越寺_{案近刻}

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

裁三尺餘兩箱懸屋數萬仞_{案近刻}

貌不見底祀祠

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猶須騎領抽身漸以就

進故世謂斯嶺爲劍嶺矣度此二里便值山頂_{案使}

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

所謂風娘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

又東北玉澗水注之_{案此二字原本及}

水南出玉溪

水經注

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

餘三面壁立高千許初漢世祭天于其上名之爲皇

天原上有漢武帝思丁臺又北逕閬鄉城_{案閬原}

刻並作

郡國志曰弘農湖縣有閬鄉世謂之閬鄉

水也魏尚書侯射閬鄉侯河東衛伯儒之故邑其水

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閬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

合_{案此二字原本及}

水出南山北逕皇

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

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賦曰咸微名于桃

原首也曾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閬鄉南谷中其水又

北流注于河_{案流近刻}

水經注

又東過河北縣南

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注于河_{案注}

濟澗矣_{案近刻}

坂傍絕澗_{案近刻}

陟此坂以升澗關所謂沂黃菴以

通謂之函

谷關也_{案近刻}

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

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

百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

東封函谷圖王不成其弊足窮矣郭緣生記曰漢

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

水經注

卷四

朱政啟

水經注

朱政啟

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城內有龍泉南流

出城又南斷而不流永樂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

山經_{案近刻}虎山字即渠豬之水也太史公封禪書稱華山

峽宋武帝入長安植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

地結壘_{案地近刻}此作城

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

據山原陵阜之上_{案近刻}

脫陵字尚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

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

所謂風娘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

又東北玉澗水注之_{案此二字原本及}

水南出玉溪

水經注

朱政啟

水經注

不非其地矣余按漢書昔獻帝東遷逼以寇難李催

郭汜追戰于弘農澗天子遂露次曹陽楊奉董承外

與淮河內引白波李樂等破催乘輿于是得進復來

戰奉等大敗兵相連綴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是推

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求之苗曹字相類是或有

曹陽之名也河水又東合滻水案滻水近刻

水導源也山在陝城南八十里其川流也二字二源雙導

同注一壑而西北流注于河

久東過陝縣北

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崖水案橐近出南山北谷

案橐近刻謂橐子出南山北谷

出千山東谷案橐近刻謂橐子下不同水

水橐水北流出谷謂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逕陝縣故城南案橐

石崎南西逕安陽城南漢昭帝封上官桀爲侯國案橐

帝近刻謂橐子出內家橐水所逕又合一水謂之酒谷

水橐水出近溪北流注橐橐水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

入于河橐水內數橐水河北對名城故茅臺茅戎邑也

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崤戶而還是也東則咸陽

渭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陝津注河河南卽陝城

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卽虢邑之

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爲南虢三號此其一爲其大城

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王莽

更名黃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

木經注

卷四

朱欽校

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沒處案沒近刻丈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濱滅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鬢不復出今惟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按云石虎載經于此沈沒二物竝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濱滅恒與水齊晉軍當

秦始皇二十六年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

爲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

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背云皇帝二十六年初

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

水經注

卷四

朱欽校

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衛恒敘篆曰秦之李斯號爲工篆諸山碑及銅人銘案近刻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阿房徙之未央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鏽滅所夢銅人膺文後革車毀其九爲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持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爲錢其一未至而持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于是金狄滅余以爲鴻河巨瀆故應

不爲細使頭端長津碩浪無宜以徵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號山崩

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日夕潛渡案日近刻謂之潛渡

謂之潛渡也

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

又東過大陽縣南

交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水又東路澗水亦出

吳山東逕大陽城西南水流案此下近刻本二字原竹

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案此下近刻並記作經竹書紀

年曰荀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

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平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大子廟王葬更名勤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城在大河之陽也案在近刻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本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嚴壁傳說隱室前落名之爲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近刻並記作經

之問卽此處也傳嚴東北十餘里卽嚴幹坂也春秋

左傳所謂入自嚴幹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

隱室前落名之爲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略謂之幹橋也

傳說備隱主息于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橋之東北

有虞原原上道東案近刻是

有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于此案後近刻是

爲虞公晉太康地記案近刻是

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春秋穀梁傳曰

有虞長矣卽宮之奇所謂案所下近虞虢其猶輔車相

依脣亡則齒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對長坂二十

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虢國

第曰昔驥驥駕鹽車上于虞坂遷負轍而不能進

此蓋其困虞也橋之東北山溪中案之近刻

西南注沙澗案注近刻

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郡治

也沙澗水南流注于河案近刻是

河水又東左

合積石土柱二溪案近刻東下近刻有

立北發大陽之

子傳曰天子自監己丑南登于薄山寶輪之墮案近

刻是

又東過祇柱間

砥柱山名也荀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擊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據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沈之河龍銜左驂浚之衆皆惕右治子于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丁砥柱之下乃龍也左手持龍頭右手抉左驂其躍鷗翔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亦或作江沅

卷四

卷之三

字者也若因地而爲名則宜在蜀及長沙揚春秋此二土竝景公之所不至古治子亦無因而號其勇矣劉向敍晏子春秋稱古治子曰吾嘗濟于河龍衝左驂以入泜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龍也不言江死矣又考史記云景公十二年公見晉平公十八年復見晉昭公旅軒所指路直津從龍衝柱事或在茲又云觀者以爲河伯賢于江死之證河伯本非江神又河可知也河之右側崤水注之案列近俗記作則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涇水出河南盤峙山西北流水上

有梁俗謂之鳴榔也歷澗東北流與石崎水合水出
石崎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
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
秦將襲鄭襄叔致謀而公辭焉襄叔哭子曰吾見其
出不見其入晉人禦師必于崤矣余收爾骨焉孟明
果覆秦師于此崤水又北左合西水案左下近刻石原本作經
注于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案此十字原本作經
水南導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纏絡二道漢建安中
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營

率多從之今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太峭以東西靖以西明非一峭

也西有石父南五十步_{五六十步}臨溪有悟漠先生翼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留慈父山巍峯峻舉_{案擬近刻}羣山疊秀重嶺千霄鄭玄按地說河本東流貫砥柱觸關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關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礙之_{案擬近刻}自砥柱以下五

戶已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傑出
謂作冰柱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其山雖開當
梗湍流激石雲洄瀼波怒溢含有十九灘水流迅急
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
從河上下患砥柱险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鑄之裁數

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案近刻作帥工五千人案近刻工字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案近刻以治以平河阻

大經治 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湖濱流壽
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眾峽諸
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
所以也

又東過平陰縣北清水從西北來注之
清水出清廉山之西領世亦謂之清營山其水東
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防也清水歷其南東流
皇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毫城蓋
聲近轉案近刻訛作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

卷之四

五
義

故枝

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水又東與教水合
案此八水出垣縣北教山南逕輔山山高三十許里上有泉源脫漏字不測其深山頂周圓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嶽卽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鐘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案輕江刻百有餘丈峰次青松巖懸頽石千中厯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水廣十許丈重城東卽壘石之蓋多七字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

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百六十里山岫迴嶮繆遠馬步今閩晉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水一水歷治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錢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發案又近刻東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案又近刻是水

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頌世謂曰管文王之世太魚

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

侯祠卽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案此十字

刺史記作逕今考以上注文記河之西來所漢武帝

遷至此卽上經文所謂以遷過平縣北也

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爲侯國王莽之所謂

治乎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

二城相對置比中郎府從諸徒隸府六案在近刻并

羽林虎賁領隊防之河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

戴也夷齊之歌所以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

前有二碑立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羣雒陽令徐循

與處士平原蘇驥案近刻南陽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

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觀于芒垂張景陽玄武觀

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峩峨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

之清峻也朝廷又置冰室于斯阜室內有冰井春秋

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于河津

之險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卽鄒詩二之日鑿冰沖沖

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

水經注

于河其陽多若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首山之陽出

水經注

于河其陽多若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首山之陽出

水經注

于河其陽多若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首山之陽出

水經注

于河其陽多若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首山之陽出

水經注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作曰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于閩

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

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及子朝纂位與敬

王職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

于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爲石及敬王位定得王者庶

之復爲玉也河水又東溟水入焉案此八字原本及

見卷七溟水內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瑞碧

案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

于河其陽多若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首山之陽出

水經注

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首山遇

大風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卽東

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陽東山無水以

應之當是今古世懸川域改狀矣昔帝堯脩壇河洛

擇民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遼河諸

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

焉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對訛作經今若此

又東過鞏縣北

洛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臯縣南案臯作高又東逕

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臯分河案河下近刻

馬關係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河水又

東逕旋門坂北案此二字原本及今成臯西太坂者

也升陟此坂而東逕成臯也荀子東征賦曰望河

洛之交流看成臯之旋門者也河水又東逕成臯大

伾山下及近刻並訛作經此二字原本及今成臯西太坂者

亦于此渡宋元嘉中_{案近刻}造輔國將軍蕭斌率寧
朔將軍王玄謨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_{案近刻}以
水軍守石濟即此處也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
遼寧_{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故訛作經}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
口東十八里有金匱_{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作}隱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
稍高至遼寧亭高四五丈_{案近刻}又有宿胥口舊河
水北入處也_{案此所謂舊河即古河也}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
舊傳滑臺人自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靈延
邑也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爲刺史所逐載伯姬
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廩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
也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
之_{案近刻並作}留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魏軍南伐脩
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踊告
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脩
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城故東郡治續漢書曰延津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
注記未有河清而令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
水經注

卷五

一項家述

陽以爲名也王莽之黎蒸也_{案黎蒸近刻}今黎山之
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懸山爲
基東阻于河_{案此近刻}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臨黃
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昔慕容玄明目鄭
率衆南徙滑臺既無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
于夜中濟訖旦而水泮庶民謂是處爲天橋津東岸
有故城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遂明壘_{案遠近刻訛}
周二十里言透明石勒十八騎中之一_{案近刻}城
因名焉郭緣生曰城袁紹時築皆非也余按竹書紀
本經注

卷五

梁惠成王十一年_{案近刻}鄭釐侯使許息來致
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鄧道_{案近刻}我取枳道
與鄭鹿_{案此下近刻並作}鹿_{案此下近刻並作}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
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
也濟取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
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袁沿
遺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關羽爲曹公斬良
以報效即此處也_{案此下近刻並作}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
亦有韋津之稱史記所謂下脩武渡韋津者也_{案下}

脩武下武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濱故蘇
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
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_{案此下}
{近刻並作}決{案此下}金匱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濟故唐東逕
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晉書傳云東
郡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層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
許步狀丘斬城也_{案此下}自外耕耘研削落
平盡正南有灘陟陟上_{案近刻並作}方軌是由西南
側城有神馬寺樹木脩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

水經注

卷五

漢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濟爲王莽河也故濟東北
逕戚城_{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作}春秋考以下乃注內叙河之故濟所逕今
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
矣故濟又逕繁陽縣故城東_{案此十字原本及}史記
趙將廉頗伐魏取繁陽者也_{案近刻並作}濟字北逕陰安縣故
城西_{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作

漢武帝元朔五年封衛不疑爲侯國故濟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_{案此十二字}
原本及近刻

442

註記地理志東郡之屬縣也漢宣帝封王稚君爲侯

記作東都之屬縣也漢宣帝封王稚君爲侯國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記作東北逕平邑

韓舉戰于平邑案近刻作平邑。鄆鄖之帥敗遁。案近刻作鄆鄖。韓舉取平邑新城。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案此十六字原本史記作沙丘。蓋記作沙丘。漢書也。里志魏郡元城縣沙丘。蓋漢書也。

邑子此故縣氏焉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名氏焉此引史記當是地理風俗記之誤

城
初有之字下近
公羊曰襄邑也說曰襄陷矣郡國立
曰五鹿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
鹿其女叔雉居此思哭是曰汝姓之丘爲妙覽之界

名也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宣

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翁孺自濟南來作序述鄭叔子之傳也

宮生成帝爲元后漢祚道汙四世稱制故曰水火相乘而爲雄也及崩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鹿之靈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告也獻帝建安由

行漢字袁紹與曹操相禦于官渡
袁紹近劉表發紹大司農
鄭玄載病隨軍居此而卒都守已下受業者累經起
者千餘人玄注五經識解歷天文經于世故范

案此二字近刻誤在亦曰舊下尚書禹貢曰北過降水案此二字近刻誤在水也陝北有沙丘壠堰障水也

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記作經今考此印上文所引禹貢以解釋雖其詞耳風俗通曰河播

水經注 卷五

1

三

五層上有

卷之三

卷之三

111

1

443

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案此二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遼

故衛邑也應仲琰曰有西故稱東魏封曹植爲王國

大城北門內西側岸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

歲嘗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

井之名縣出佳繪縣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

阿縞之衣也又東北逕臨邑縣與將渠合又北逕茌

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水又東北流

逕四瀆津案此二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

濟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然

榮口石門水斷不通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榮山水門不通今據濟水注內有

門口百始自是出東北流逕九里與濟水合故濟濟

也案此並訛作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

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昔趙殺鳴犧仲尼臨河而歎自

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爲孔子臨狄水

而歌矣曰案此並訛作云狄水衍今風揚波船楫顛倒

更相加余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

案此并作平陽城東疑縣徒也此四字者

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舊

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平陽縣徒也此四字者

水經注

卷五

水經注

案於近刻作鴻趙人不敢漁于河卽魯仲連子謂

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者也春秋左傳哀公
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牟及轄案宰近刻誤作黎下同毀高唐
之郭杜預曰轄卽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潔水

又東北逕溧陰縣故城北案此十二字原本縣故城及近刻竝誤作縣故城

風水圖說曰：「漢陰縣有舞陽河東流，劉岱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漢陰縣今巨澤亭是也。」
溧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案

水經注 卷五 講 项家達校

追慕竝謂作經云和之子也

縣西北有春氏城瀕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
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誤作漢高帝七年
及近刻訛作漢高帝七年案近刻誤作六年封都尉宰
寄爲侯國訛作華及近刻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
縣西北有春氏城瀕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

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脩治也潔水又東逕漢徵君尖山臺南案此十二字原本望闕的序以月經當

看何生其口及近郊竝詔作經研尚有以明續爲
泰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于齊魯之間選

宋文帝二字近年老刻訛在撰字上

案此十一亭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者也潔水又東連鄒平縣故城北及近刻竝訛作經

古籍何處誰作有案存如也又東北遼東無城北案此八字原本及地理志案志下近近刻並訛作經 地理志刻衍目字千乘郡有東

續漢書高帝七年封鄧生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有建信縣故城北本及近刻此訛

案信下近五十里有建信城，刻衍侯字都尉治故城者也。潔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案此十二字原本漢高祖

六年以爲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爲

水經注 卷五

三

三

卷之三

卷上

二十一

8

447

汾豫讓死于津側亦襄子解衣所在也汾水西逕

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頽惟單

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

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案過近刻下同

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鄉也案鄉

近刻記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

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案

近刻記汾水又南卽洞過水會者也

水經注

昔趙武靈王遊大陸夢處女鼓瑟而歌想見其人吳

廣進孟姚焉卽于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千

縣左迤爲鄆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其陂東西

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鄆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

州較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溫湧之澤俗

謂之鄆城泊案近刻許慎說文曰鴻水出西河中陽

縣北沙案近刻作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鴻水又會要侯之

水山海經稱謂禹之山要侯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

于祀水案祀近刻水出祀山其水殊源共舍案近

作其

注于要侯之水亂流逕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

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祁縣胡甲山案近刻源訛

平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卽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

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

又西北歷宜歲鄉逕人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

逕祁縣故城南白縣連延西接鄆澤是爲祁藪也卽

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襄子邑也辛貌醜妻不爲言與

之如臯射雉冀中之則笑也案近刻荀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

所謂既脩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

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

物曰鹵鹵也案近刻荀子推堦北將軍太

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塗青并頌于梁下案青并近

刻記作

汾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太

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塗青并頌于梁下案青并近

刻記作

水經注

璠與送葬安能問桂樹爲禮乎王肅此證近于誣矣

石柯水又西流注于汾水汾水又西南逕休縣故

城內王莽更名之曰界美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

子淺碑宋冲以有道司徒徵辟案此句有誤未詳林宗縣人

也案近刻人字碑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

崖之邊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

高峙東嶽不融享年四十有一案近刻建寧二年案

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

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

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案近刻字心喪并

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淺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

衰者千數案此下近刻衍其碑文截四字并

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數客惟郭有道無愧于

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部城側臨汾水蓋劉淵爲晉都

尉所築也

又南過冠爵津

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

間道險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閭道砾石就路築帶崩

剝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案近刻汾水字上戴山

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爲晉船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

在今之地險也

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

故龜縣也周屬王流于龜卽此城也王莽更名黃城

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

歷唐城東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霍伯

今改

薛賛注漢書云堯所都也東去龜十里汾水又南案

近刻字本作水

水經注 卷六
水又東與涑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卽霍太山矣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武王伐紂案近刻兼殺惡來飛廉先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墮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祀遂以葬焉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案近刻作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湖東陰山縣有侯晏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北也涑水又西流逕觀阜北故百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于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內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爲觀阜也涑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昔晉獻公滅霍趙夙爲御霍公求奔齊案霍公求近同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山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奉祀晉復櫟蓋霍公求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水經注 卷六
水又南過楊縣東

汾水東出穀達縣西山西南逕霍山南又西逕楊縣故城北案楊縣二字近刻誤作霍矣大夫僚安之邑也案僚安作僚公刻誤在霍字上晉大夫僚安之邑也近刻誤去安公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逕楊城西不于東矣魏土地記

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
西南過高樂邑西

黑水出黑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

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湧

入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城也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晉懷

公于此竹書紀年晉公十三年案近刻三十一年智伯瑤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晉懷

公于此竹書紀年晉公十三年案近刻三十一年智伯瑤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晉懷

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

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

入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城也

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

北有晉襄公陵案近制歲此七字並刻縣蓋卽陵以命氏也案命

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
卽岍陘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岍陘西南至
鹽是也案鹽近岍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
西逕秦城南又西流入汾案流字近岍

汾水又逕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武王二十五年
案朱謀博士云當作梁惠成王
緣中地壠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壠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

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雍州治_{案近刻}施雅字太和中皇都徙洛龍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澤案原本訛

湖說作正橋考原過受竹書于王澤自此地今改正澮水入焉

汾水又西與古木合出臨汾縣故城西南草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溝橫出焉渠蓋橫近刻東注于汾

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改荀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水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漢高

帝十一年以爲侯國封材恬也案杜述刻作莊有脩水出縣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雲龍非三軍處也分代人

曰今河東及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墨
選冀亭南昔白季使過冀野見郤缺葬其妻篋之相
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爲卿復與之冀京始璠

水經注 卷六

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卽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南流逕一故城西俗謂之梗陽城非也梗陽在榆次不在此按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案歷近刻誤作立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蔚斯其胄也食采莘陽今蒲坂北亭即是城也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汾水又逕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亭山下稷亭春秋公六十五年秦伯伐晋若

有移祠山下移高看私宣公玉全奏林公作詩
不經注

又西過皮氏縣南

案癸近作登
方澤丘卽鄴丘也許慎說文稱從邑癸聲

十里某則近刻
乃非也今準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
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

子推祠揚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客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竝言子推所逃隱于是山卽實非

也余按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爲介推
田號其山爲介山杜預曰在西河界休縣者是也汾
水又西逕秋鄧城北改設郡也帝祖乙自相距比爲

水不回還而經東北故崩都七省神乙圮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毫據此下近音獻公滅耿宋滅之以封趙夙後趙

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于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國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太守潘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雅應劭曰雁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獲寶鼎焉遷于甘泉宮改其年日元鼎卽此處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

澮水東出絳高案此下近河山案詳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按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蒼城絳以深其宮是爲文公也案此句有說外未詳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逕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自白馬山白馬川逕甲閭山圖曰絳山東岸白馬川謂是山也西逕樊庭城南案樊近河

-51

不投入我河曲伐我沫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
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

又西南過安邑縣西

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

今城南門臺基猶存余按禮天子諸侯臺門闕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書傳也故晉邑矣春秋時魏絳自

侯三年又城安邑蓋增廣之秦始皇使左更白起收

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洮隊

案近刻訛作陽縣曰河東也

有項寧都學道升仙忽復還此河東號曰斥仙漢世

又有閔仲叔隱過市邑罕有知者後以識曉而去涑

水西南逕鹽池縣故城

案近刻訛作安邑鹽縣以守之者也城

南有鹽池上承鹽水

案近刻訛作水承之鹽

北流逕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南

案近刻訛作東

海外西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

案近刻訛作瓶區字右手操青蛇

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

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平卽巫勝巫彭巫姑巫真

巫禮巫抵巫謝巫羅

案近刻訛作真作貞禮作孔

十巫從此升降

案近刻訛作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六

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六

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六

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六

王福清校

損惟山水暴至雨澆溝澗奔決

案近刻訛作暴雨因山崩水則

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溼澗謂之鹽水亦

案近刻訛作渠謂之二字此山海經謂之鹽

謂之爲周水

案近刻訛作句之下有也故二字俗作周

敗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淵深

案近刻訛作池

案近刻訛作左右壁立間不容軒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

曰徑南通上陽北鹽澤

案近刻訛作徑通河池西又有一池

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

案近刻訛作谷泉

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賤地沃

案近刻訛作城南春秋晉惠公囚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

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澗曰沃鹽鹽池也

案近刻訛作此四字

案近刻訛作鹽鹽池也

案近刻訛作鹽鹽池也

與俗符賢于杜氏單文孤證矣涑水又西南逕解縣

案近刻訛作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

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放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

案近刻訛作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

在郇氏故城西北鄭邑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

案近刻訛作故城西北鄭邑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

桑泉曰袁茲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

案近刻訛作在春秋上

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榮來與師言退舍

案近刻訛作在春秋上

次于郇觀于郇京相播春秋土地名曰

案近刻訛作

狐梁泉曰襄公降于秦師

案近刻訛作焉

狐毛與先軫禦

案近刻訛作

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榮來與師言退舍

案近刻訛作在春秋上

次于郇觀于郇京相播春秋土地名曰

案近刻訛作

狐梁泉曰襄公降于秦師

案近刻訛作焉

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六

王福清校

西北去蒲坂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

積水亦時有溢耗也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屬南到平陶縣東

北東入于汾

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有泌水注之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地案
利此東南注文水文水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

作流逕其城內南流出郭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逕

縣右會隱泉口水出謁泉山之上頂案
出字近刻俗云陽

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崖

絕險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

有層松飾巖列柏綺望惟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

上平地十許頃沙門釋俗光表建二利泉發于兩守

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津墳隱沒而不恒流

故有隱泉之名矣雨澤豐澍則通入文水文水又南

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

世謂之西湖案近刻起在縣直東十里湖之西側臨

湖又有一城謂之潞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潞蓋

卽水以名城也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案晉書

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有中陽城案近刻舊縣也文

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案西出近

刻胡氏爲大鎮太和中罷鎮仍置西河郡焉勝水又東

東逕六壁城南朝舊置六壁于其下昉離石諸

合陽泉水水出西山陽溪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

注于勝水勝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

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

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

水經注

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沂陽侯興爲侯國王莽之

茲同也魏黃初二年分太原復置西河郡晉徙封陳

王斌于西河故縣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案近刻

原至故廟有凡二十字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

擾攘百姓失所魏與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

邢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三年案近刻改命

爵土明年案近刻十二月喪國臣太農閭崇離石令

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

基尚存也

又東入于汾

水注文湖不至汾也

洞過水出沾縣北山案
魏書地形志作同過云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近刻過作洞

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過水

洞過水又西北黑水西出山三源合舍案近刻訛作

同歸一川東流南屈逕受陽縣故城東案近刻訛作

太康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唐謀征艱賦所謂歷受

陽而總轡者也其水又西南入洞過水又西

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洞過水又西案近刻訛作

于洞漏又西

水經注

水經注

與原過水合近北便水源也案近刻訛作

水西阜

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憂結宿情傳芳

後日棟宇雖淪構木猶茂故水取名焉案故下二字

衍其水南流注于洞過水也

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

榆次縣故涂水案近刻訛作晉大夫智徐晉之

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晉侯案族祁之官有石言晉之

魏榆服虔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漢書曰榆次十三

州志以爲塗陽縣矣王莽之太原亭也縣南澗水有

案近刻頭擗頤訛作堵

盧謨征難賦曰巡武館之故都問厥塗之遠

作據訛作墮

其水又西南流逕武灌城西北案近刻

作據訛作墮

山涂谷西南逕蘚蕪亭南與蔚谷水合水出縣東南

蔣溪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百二十里至山有蔣

谷大道度軒車嶺通于武鄉水白漪溪西北流西逕

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

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卽陽邑縣故城也竹書紀年

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者也王莽之繁

穢矣蔣溪又西合涂水亂流西北入洞過澤也

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曜引兵邀擊之案劉曜近刻合

戰于洞過卽是水也

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甃山

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

授之曰吾以此封汝廣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

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

于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爲晉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

而謂之唐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

十三州志竝言晉水出龍山一名結紩山案名近刻

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甃之山晉水出焉今在

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過晉水以灌晉陽案小川近刻

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

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遯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于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

洛水分爲二派案近刻訛作汾北源北瀆卽智氏故渠也

昔在戰國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沒者

三版與韓魏望歎于此故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

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澗案灌近刻訛作圃漢未赤眉之難郡

據劉茂負太守孫福匿于城門西下空穴中其夜奔

孟卽是處也東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瀆于石

塘之下伏流逕舊澗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城在晉水

大齒杜預曰大齒晉陽縣也爲晉之舊都春秋定公

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爲趙矣其水又東南流

入于汾

湛水出河內縣西北山

湛水出縣南原湛溪案近刻訛作源俗謂之湛水也案樹近刻訛作源俗謂之湛水

是蓋聲形盡都故字請俱變同于三水

水經注

水經注卷六

三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六

三王福清校

湛水又東南逕鄧南流注于河故河濟有鄧津之名

矣案鄧津在孟津西河木自西而東先得清水次故鄧得湛水次至平縣得淇水次至平縣得淇水次至陰下故湛水于平縣下皆于地望不湯故道元辨其

河

又東南當平縣之東北

案平縣原本及近刻訛作平縣考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斯乃淇川之所山不得爲平陰明矣今訂正

南入于

河

又東南當平縣之東北

案平縣原本及近刻訛作平縣考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斯乃淇川之所山不得爲平陰明矣今訂正

南入于

河

又東南當平縣之東北

案平縣原本及近刻訛作平縣考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斯乃淇川之所山不得爲平陰明矣今訂正

南入于

河

水經注卷七

濟水

濟水

濟水

濟水

濟水

濟水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案近刻訛作山此因字

驛水出焉西北流注

于秦澤

案秦澤刻訛作秦

郭景純云

滌沈聲相近卽沈水也

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

丘城孔安國曰泉既爲沈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

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管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

卷六

水經注

案近刻訛作卷六

水經注

出陽城南漢陽亦樊也。一曰陽樊國語曰王以陽樊。

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于京師卽

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漫流水合水出軼關南東北

流又北注于溟。案溟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漫今改正謂之漫流口溟水

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溟水又東逕

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

軼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軼縣故城中又屈而北

流出軼郭漢文帝元年封薄昭爲侯國也。又東北流

注于溟。溟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

不害爲侯國。案波水所逕乃今濟源縣東南二十一里波城不害封波侯或波訛作波耳溟

水又東南流天漿澗水注之水出軼南。案近刻訛作華下同

向城北城在臯上。案近刻訛作城俗謂之韓王城非也京相

璠曰或云今河內軼西石城名向。案城近刻訛作地今無杜

元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相襲之向故不得以地

名而無城也。闕駟十三州志曰軼縣南山西曲有故

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者矣汲

水經注

卷七

王茅元詒校

郡竹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

向更名陽爲河庭向爲高平卽是城也。其水有二源

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爲一川名曰天漿澗又東

北逕一故城俗謂之治城。案治刻訛作治下同水亦曰治水

又東流注于溟。溟水又東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原

下。案原近刻訛作下同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爲二溪

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閉險惟西版築而已東北流逕

安國城西又東北注溟水。溟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

南逕母辟邑西世謂之無北城亦曰馬牌城皆非也

朝廷以居廢太子謂之河陽庶人溟水又南注于河

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逕其縣北

濟水于溫城西北與故濟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

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

子弁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

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趾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

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水。案近刻訛作濟水字河內溫縣注于河蓋

沿歷之寶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濟于溫城西北東

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

濟水經注

卷七

王茅元詒校

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川

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導梁脈水不與昔同

屈從縣東南流過墮城西。案墮近刻訛作墮下同又南當葦縣北

南入于河

濟水故濟東南合奉溝水上承朱溝于野王城西

東南逕陽鄉城北。案此下近刻重又東南又東南

李城西秦攻趙邯鄲且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

軍退同死。案近刻訛作李同封其父爲李侯故徐廣曰河內

平臯縣有李城卽此城也于城西南爲陂水淹地百

許頃蒹葭葦生焉號曰李陂又逕墮城西屈而東

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臯城南應劭曰邢侯自襄

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

晉號曰邢丘以其在河之北勢處平夷。案近刻訛作平夷

故曰平臯。平臯注漢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

至也。案近刻訛作也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一百餘里

平臯是邢丘非國也。余按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

圍邢丘昔晉侯送女于楚送之邢丘卽是此處也非也

馬嵬後漢郡國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七年。案近刻訛作六年封醴郡長項佗爲侯國。案近刻訛作醴賜姓劉氏武帝以爲縣其水又南注于河也。

靈溪南。案原本及近刻訛作又東至北靈溪南北字後并加漢書漢志顏師古引水經水東過

靈溪又詳注內東出逕榮澤北。案榮澤原本及近刻訛作榮陽今考此即注內所謂榮澤在榮縣東南者也

靈溪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太伾入河與河水匯南流爲榮澤尚書曰榮波既堵孔安國曰榮澤波水已成趙。案近刻訛作澤字道字閻騷

曰榮播。案近刻訛作榮波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榮陽謂

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榮陽下引河東南以

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決唐帝之世司空伏恭薦

樂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賴宗詔與

謁者王吳。案原本及近刻訛作吳下同今改正

法水乃不害此卽景吳所脩故濟也。案近刻訛作渠

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案此下近刻訛作渠

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堤謁者。案此下近刻訛作有褒字

靈帝建寧四年于故城西北鑿石爲門以遏渠口謂

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

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

靈帝建寧四年于故城西北鑿石爲門以遏渠口謂

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

里有褒水傍而僅之故曰褒儀號池。案此下近刻訛作池記曰赤水倒流

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此亦謂之石門水門廣

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魏太和中又更脩之撤

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正者水北有石門亭戴延之

所云新築城城周三百步

案城周近刻

榮陽太守所

鎮者也水南帶三皇山

案此刻

印皇室山亦謂之爲

三室山也濟水又東逕西廟武城北

案此原本及近刻

及近刻述說並

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

案此原本及近刻

澗對語青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山下有水北

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

案此原本及近刻

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爲

高壇

案此原本及近刻

謀據云宋本作祖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京

水經注

案此原本及近刻

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但益

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絕澗

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燒煩于其上更煩精魄喪

歸矣濟水又東逕敖山北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

詩所謂

薄狩于敖者也

案此詩作敖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

之所遷也皇甫謐王世紀曰仲丁自毫徙亳于河

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

濟水又東合滎水

案此原本及近刻

濟水又東合滎水

受河水

案此原本及近刻

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而地

形殊舉蓋故榮播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

云淮陽

案此原本及近刻

二月丁丑使河圯調首王誨疏達河

川通荒庶

案此原本及近刻

往大河衝塞

許海立功府卿

案此原本及近刻

侵高金

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爲堦

案此原本及近刻

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障功業既就

徭役用息未詳詔書許海立功府卿

案此原本及近刻

始詔策加俞

案此原本及近刻

遷在沈州乃簡朱軒授使司

馬登令續成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懶濤怒湍急激

案此原本及近刻

利曹洪搜馬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磧石溪水

戰不利曹洪搜馬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磧石溪水

至此河經所謂過榮陽縣北也

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下

案此原本及近刻

劉公于比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

案此原本及近刻

合川潤互導耳濟水于此又兼邲曰春秋宣公十

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下

案此原本及近刻

東利曹洪搜馬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磧石溪水

至此河經所謂過榮陽縣北也

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下

案此原本及近刻

劉公于比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

案此原本及近刻

合川潤互導耳濟水于此又兼邲曰春秋宣公十

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下

案此原本及近刻

東利曹洪搜馬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磧石溪水

至此河經所謂過榮陽縣北也

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下

案此原本及近刻

劉公于比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

案此原本及近刻

合川潤互導耳濟水于此又兼邲曰春秋宣公十

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下

案此原本及近刻

東利曹洪搜馬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磧石溪水

至此河經所謂過榮陽縣北也

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下

案此原本及近刻

東利曹洪搜馬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磧石溪水

至此河經所謂過榮陽縣北也

刻此作郡國志曰縣有號亭俗謂之平桃城案桃近城內有大冢名管叔冢或亦謂之爲號鳴城非也蓋號號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王下索道于薄中羽追求之時鳴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鳴故作鳴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鳴一名嘵喝號號之名蓋因鳴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鴈水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李榆溝也又或謂之爲小索水東北流木蓼溝水注之上承京城南淵世謂之車輪淵水東北流謂之木蓼溝又東北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于榮陽城西南北注索索水又東逕榮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榮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相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得免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家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賦曰過漢祖之所臨甲紀信于榮陽其城跨倚岡原居山之陽王莽立爲祈隊案新近刻備周六隊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到河南

水經注
刻此作郡國志曰縣有號亭俗謂之平桃城案桃近城內有大冢名管叔冢或亦謂之爲號鳴城非也蓋號號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王下索道于薄中羽追求之時鳴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鳴故作鳴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鳴一名嘵喝號號之名蓋因鳴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鴈水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李榆溝也又或謂之爲小索水東北流木蓼溝水注之上承京城南淵世謂之車輪淵水東北流謂之木蓼溝又東北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于榮陽城西南北注索索水又東逕榮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榮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相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得免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家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賦曰過漢祖之所臨甲紀信于榮陽其城跨倚岡原居山之陽王莽立爲祈隊案新近刻備周六隊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到河南

更名之曰陽桓矣又東爲白馬淵東西二里南北

百五十步淵流名爲白馬溝

矣近刻

作

又東逕房

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疑卽

斯城也郭注以爲趙郡房子也余謂穆王里鄭甫而

郭以趙之房邑爲疆更爲非矣濟水又東逕封丘縣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無泉_山馬_字又東逕房

黃鄉也故水以名縣

案此句亦有脫誤

沛公起兵野戰喪皇

又東逕蒼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

說濟又謂之曰黃溝

案此句之上當有脫文未詳

縣故陽武之東

黃鄉也故水以名縣

案此句亦有脫誤

沛公起兵野戰喪皇

水經注

卷七

大

茅元錦校

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子

是丹蛇自水澤洗

案此句亦有脫誤

入于梓宮其沿庭有諸

髮焉故謠曰昭靈夫人因作靈以寧神也濟水又東

運東昏縣故城北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陽

武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平少爲社宰以

善均肉稱今民祠其社平有功于高祖封戶牖侯是

後置東昏縣也王莽改曰東明矣濟水又東逕濟陽

縣故城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所逕

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爲名王莽改之曰濟前者也

案此句亦有脫誤

光武生濟陽宮光明照室卽其處也東觀漢記曰光

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

穗大凡凡禾縣界大熟因名曰秀

又東過封丘縣北

北濟也

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南濟北濟之分南濟行陽武封丘縣

濟陽沈_山河定_山之南而不逕其北北濟則行陽武封丘縣

案此句亦有脫誤

水東過陽武南封丘北平丘南濟陽北濟則行陽武封丘縣

道元不顯言具非國子過封丘北平丘南濟陽北濟則行陽武封丘縣

案此句亦有脫誤

水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三年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無

濟水出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

十三

茅元錦校

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因舊死處

也

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載下三字訛

作

仍屬注文

茅元錦校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

水經注卷八

後魏酈道元撰

濟水案二字原本沈在經文又東上

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案原本訛作二十四年今據左

正傳改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案近刻訛

出鉅澤

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案此十

本及近刻訛入注內接出鉅澤下今考下云經所謂

濟水自乘氏縣南分東北入于鉅野也可證此屬經文

水經注卷八

南爲濟水北爲濟濟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濟渠濮渠合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煮聚城南郡

國志曰冤朐縣有煮聚城即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

草朱爲侯國北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案此十

本及近刻訛作濟今考前卷法內敍北濟又東北

逕定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也又東北逕

濟而定名也案近刻訛作濟

又東北與濮水合七字

原本及近刻水上承濟水于封丘縣卽地理志所謂

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關廟曰首受別濟卽北濟也其

故瀆自濟東北流左迤爲高梁陂方三里濮水又東

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遇難于匡者也又東北左

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

北合澗而北注濟水也

水經注

卷七

茅元銘校

水經注卷七

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東注案此下迫縣故三譏國也湯追桀伐三譏卽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故舊國也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爲定陶國王莽之濟平也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于陶爲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好行德子孫修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

又屈從縣東北流

南濟也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河下同

水經注

水又東北右合澗水案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又東北右合澗水

水經注

水又東北右合澗水

水經注

水又東北右合澗水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氾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氾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氾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閼丘有閼丘亭在南墨子以爲金丘也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金丘者也尚書

所謂通澗水自陶丘北謂之澗水東北出于定陶

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澗東北逕濟陰郡南

讖雅曰濟別爲楚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案兩雅乃

與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濟告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張晏名案近刻于是乎在矣澗水又東北案澗原本訛作澗此處汜水下云取其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于澗

汜水案近刻訛作澗

又東逕閼丘北地理志曰禹貢閼丘在定陶西南近

累閣 案系近刻雖素飾不同竝以靜外致稱卽此谷

也水亦謂之塊瑞水也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

玉水又西北逕蘆山東又西北枕就阿縣故城東野

井亭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經書齊侯陪公子野井

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

案近刻左傳

所謂晉陽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漢高帝十一年封

高邑爲侯國王莽之安成者也故俗謂是水爲祝阿

澗水北流注于濟建武五年耿弇東擊張步從朝陽

橋濟渡兵卽是處也濟水又東北濼水入焉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及近刻訛作經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

案歷城近刻訛城字原

源上蓄水涌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

是也俗謂之爲娥美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

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

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

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卽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

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

對魚鳥

案此下近刻行稿序

水木明瑟可謂潔梁之性物我無

違矣湖水引濟東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

歷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

案近刻訛作湖泉源發

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感

公私多茲其上分爲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

北西北爲波謂之歷水與深水會又北歷水枝津

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華不注山

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華不注山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築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

華泉故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水出臺縣故

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北入于濟水

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絳于木而止丑父使公

下如華泉取飲齊医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

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矣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殺之以勸

事君者乃免之卽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水東北過臺縣北

巨命水南出雞山西北比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討

張步也守巨里卽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坎西

卽營也與費邑戰斬邑于此巨合水又北合陽

盧水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盧

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

北流至平陵城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陵

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

平澤中世謂之武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原

水導源馬耳山北逕譚城東俗謂之

布城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布

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

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不禮焉魯莊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公九年卽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有樂安任

照先碑濟南郡治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任

漢文帝十六年置爲王

國景帝二年爲郡王莽更名樂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安

其水又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感

公私多茲其上分爲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

北西北爲波謂之歷水與深水會又北歷水枝津

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華不注山

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華不注山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濟水東逕縣故城南漢文帝四年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爲陽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

出土鼓縣故城西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百脈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陽丘縣

故城中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漢孝文帝四年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爲陽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

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黃市固蓋賊所屯故固得

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謂之女郎祠左右民

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黃市固蓋賊所屯故固得

名焉百脈水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東

有楊渚溝水出蓬陵故城西南二十里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西北逕甯城西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濟

而北流注于濟水也

水經注

卷八

子陽校

龍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

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水西北逕其

名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縣

其水又南屈西入龍水龍水北逕其

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故資

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感

其水又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感

其水又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感

其水又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感

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之子昱爲侯國
案近刻成之其水北流注于龍水龍水卽古袁水也
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龍水又西北
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
武虎爲侯國其水北注濟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
注焉

又東北過臨濟縣南

縣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漢記安帝永初二年改

作今名以臨濟故地理風俗記云

案此下近刻折有字

樂安太

守治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水南城卽被陽

縣之故城也北枕濟水地理志曰侯國也如淳曰一

作疲音罷軍之罷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曰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敬侯劉燕之國也

今渤海舊都治濟水又東北逕爲淵濟謂之平州

案此下近刻折有字

樂安太

俗謂之會城非也案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

也王莽曰鴻臚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平

安亭故縣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

昌縣故城西案地理志千乘郡有高昌縣漢晉帝地

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爲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

此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

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立疑作經

伏琛齊記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

越水差遠踰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屬勦

曰取休令之名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陵爲侯國

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光是宛縣人

案近刻不復有字

博昌明矣濟水又經濟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

縣有薄姑城地理書曰呂尚封于齊郡薄姑故

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遷曰叔公徙薄

姑

案此下近刻折有字

城內有高臺春秋昭公二十年齊景

公飲于臺上曰古而不死何樂如之晏平仲對曰昔

棄鳩氏始居之季崩因之有達伯陵又因之薄姑氏

又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臣以爲古告不死棄鳩氏之

樂非君之樂卽于是臺也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

而東北流也

又東北過利縣西

地理志齊郡有利縣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齊

城北五十里也

案此下近刻折有字

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環槐縣故城北地理風

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環槐鄉故縣也山海經

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境槐東北者也本及近

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疑作經

山大山也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

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秋所滅

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楚丘以遷之

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卽詩所謂升彼虛矣

邱徒也所未詳矣又東北逕梁丘城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山

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旁邑

及山川也又東北逕成武城西又東北逕邱城東疑

邱徒也所未詳矣又東北逕梁丘城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山

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宋人

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

丘鄉又東北于乘氏縣西而北注菏水菏水又東南

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卽春秋之乘丘也故地理風俗

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漢孝景中五年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五年

封梁丘王子賈爲侯國也地理志曰乘氏縣

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

許澤也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五年

尚書有孽荷澤之說自陶丘

北東至于菏無泗水之文又曰導荷澤被孟猪孟豬

在睢陽縣之東北關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

濟澤也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五年

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澤名矣

然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於歸泗水使得通

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其目所未詳也

父東過昌邑縣北

菏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

景帝中六年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五年

分梁爲山陽國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五年

帝天漢四年更爲昌邑國以封昌邑王轉

廢國除以爲山陽郡王莽之鉅野郡也後更爲高平

郡後漢沈括治水

案此下近刻立疑作五年

縣令王審懷金調東萊州太守

楊震震不受是其慎四知處也大城東北有金城城
內有沈州刺史河東薛季像碑案季像記作薛碑記作案季像近刻以郎中拜
刺史甘露降臨熹平四年遷州明年甘露復降殿前
樹從事馬巡主簿華操等相與表樹表勸棠政次西
有沈州刺史茂陵楊叔恭碑案茂陵記作陽碑記作茂陵從事孫光等
以建寧四年立西北有東太山成人班孟堅碑建和
十年尚書石承拜沈州刺史從事秦國等案簡遠記訖作閩

刊石頌德政碑咸列焉
又東過金鄉縣南

水經注

卷八

三

于鼎

郡國志曰山陽有金鄉縣荷水逕其故城南世謂之
故縣城北有金鄉山也

又東過東緝縣北

荷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鮑家

案此

字原本及近刻墓北有石廟荷水又東逕東緝縣

故城北故宋地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緝

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緝縣鄒衍曰余登緝城以望

宋都者也後漢世祖建武十一年封雋異長子璋爲

侯國

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

荷水東逕重鄉城南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

並作重鄉

所濟左傳所

謂臧文仲嫡子重饗者也荷水又東逕武寧亭北公

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

案此二字近刻

並作高

鉅所

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

十里經所謂荷水也荷水又東逕況母亭北春秋左

傳僖公七年秋盟于況母謀伐鄭也荷水又東與鉅

野黃水合荷澤別名也

案此二字近刻

並作清

黃水上承鉅澤諸

陂澤有漾淀官陂

案此二字近刻

並作育

黃湖水東流謂之黃水

水經注

卷八

于鼎

又有薛訓渚水自渚庭薛村前分爲二流一水東注
黃水一水西北入澤卽洪水也黃水東南流水南有
漢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案平近
嘉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
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側荷梁柱案
作荷近刻訖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龍麟鳳之文
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黃水又東逕鉅
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沫泗北連清
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欲置成于此城城之所在
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子是
處也皇覽曰山陽鉅野縣案野近刻有肩髀冢董聚
大小與闕冢等傳言蚩尤與黃帝戰克之于涿鹿之
野身體與處故別葬焉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春秋桓
公七年經書焚咸丘者也水南有金鄉山案近刻
之東界也金鄉數山皆空中穴口謂之隧也戴延之
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里案里近刻訖有字漢司隸校
尉魯峻案近刻訖作恭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辨更葬山南鑿
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
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
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
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太尉從
事中郎傅珍之詣議參軍周安穆拆敗石牀各取去
爲魯氏之後所訖二人並免官焦氏山東卽金鄉山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案近刻濟訖作東觀漢記
安平侯藍江傳曰延爲虎牙大將軍與水等戰水軍
反走案近刻水軍又作濟與潤水者半復與戰案潤近刻
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急擊延令沛脩高祖廟置齋六
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

水經注

卷八

于鼎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案近刻濟訖作東觀漢記
安平侯藍江傳曰延爲虎牙大將軍與水等戰水軍
反走案近刻水軍又作濟與潤水者半復與戰案潤近刻
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急擊延令沛脩高祖廟置齋六
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

水經注

卷八

于鼎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案近刻濟訖作東觀漢記
安平侯藍江傳曰延爲虎牙大將軍與水等戰水軍
反走案近刻水軍又作濟與潤水者半復與戰案潤近刻
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急擊延令沛脩高祖廟置齋六
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

鏘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漢昌哀王冢所未詳也東
南有范巨卿冢名件猶存案名件近刻巨卿名式山陽
之金鄉人漢荊州刺史與汝南張勃長沙陳平子石
交號爲死友矣黃水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
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漢章帝元和元年別爲任城
在北王莽之延就亭也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王
莽更之曰順父矣地理志東平屬縣也世祖建武二
年封劉隆爲侯國其水謂之桓公溝案水近刻南至
方與縣入于荷水荷水又東逕秦梁水岸積石一里

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案說文
亦引西漢平于淮泗達于菏東觀漢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

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陵

案近刻與劉永會濟陰山陽濟兵于此處也

水經注

卷八

于鼎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案近刻濟訖作東觀漢記
安平侯藍江傳曰延爲虎牙大將軍與水等戰水軍
反走案近刻水軍又作濟與潤水者半復與戰案潤近刻
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急擊延令沛脩高祖廟置齋六
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

水經注

卷八

于鼎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案近刻濟訖作東觀漢記
安平侯藍江傳曰延爲虎牙大將軍與水等戰水軍
反走案近刻水軍又作濟與潤水者半復與戰案潤近刻
破之遂

水經注卷九

後魏 鄭道元 撰

清水 沔水 淮水

蕩水

清水出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

黑山在縣北曰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
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巖懸河注逕三十餘

丈雷赴之聲_{案東北近}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_{案東北}

_云跌澗不交隍中散水易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

云石壁{案東北近}與小水流

結禪柄之土東巖四谷又是剝鑿之圖竹拍之懷與

神心妙造_{案近刻}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

也其水歷湖飛流_{案飛流近}清冷洞觀謂之清水

矣溪曰瑤溪又曰瑞澗清水又南

_{案南近}與小水流

合水近出西北窮溪_{案西下近}東南流注清水_{案出}

_云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

脩武縣故城西北脩武故都也亦曰南陽矣

{案南近}刻{案南近}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南至鄭爲南陽改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版國

也周名之爲南陽又曰晉始洛南陽今南陽城是也

秦始皇改曰脩武徐廣王隱並言始皇改置注漢書

云朱華非古秦昭王趙超長平_{案近刻}西伐脩武時

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余案韓詩外傳言武王

大約武有小故稱大小脩武在東漢禮與縣公濟自

玉門津而稱小脩武者也大陸即吳澤矣魏王地記

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_{案南近刻}陂南北

又東過汲縣北

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瀨

急案此下近人亦謂之礮溪言太公嘗釣于此也

近制如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

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建碑

曰太公本生于汲案本近舊居猶存君與高廟同示

太公載在經傳今隔此國宜正其位以昭尊祖之義

于是國老王高廷祿鄭萬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

立壇祀爲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

水經注

卷九

七項家注

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

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纂忌爲汲令立碑于其上本

公避射之亂居臨市朝遷釣魚水何必涓滴然後確

溪苟愜神心幽渚則可備漢之名斯無嫌矣清水又

東逕故石梁下架跨水上橋石崩壞餘基尚存清水

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案近刻上山西有倉谷

鄉有字谷有倉玉珉石故名焉其水東南流潛行地

下又東南復出浴謂之浴水東南歷浴野自朝歌以

南南晉清水土地平衍掠皇跡澤甚野矣御國志

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牧野詩所謂牧野洋洋櫛車轡轔者

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

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

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

干墓隧道焉澗水又東南入于淯水淯水又東南逕合

城南故三會亭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澗水又屈

而南逕鳳皇臺東北案風近刻說作屬南注也又東入于澗

謂之清口案近刻作渠即淇河口也蓋互受其名耳地理

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惟鍾

是水耳蓋河從南注清水演移匯流逕絕案近刻

餘目尙存案近刻二字改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

案此下近刻有目尚存改曹公開白溝過水北注方

復改濱矣

東川六字係初文重出

曹公開白溝過水北注方

沁水出上黨涅縣謂戾山案涅近刻

沁水卽涅水也案涅近刻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

近溪參差翼注之也

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陏氏縣東案隋氏屬上黨舊民

內同今改正

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陏氏縣故城東

劉聰以麾事魯縣爲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陏氏

關又南與轘轔水合水出東北巨驥山乘高瀉浪觸

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于沁沁水又南

與秦川水合水出巨驥山東帶引衆溪積以成川又

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晉韓達魏分晉逕晉君于端

水經注

九項家注

水經注

氏縣卽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

又南過陽阿縣東

九項家注

沁水南逕陽阿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

阿縣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濩澤水

合水出濩澤城西白澗領下案近刻東逕濩澤縣故

曰舜漁濱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

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

取之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淵水水

出其縣北案縣近刻東南逕濩澤城東案近刻又

南入于澤水澤水又東得陽泉口水出鹿臺山案水字近

陽河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噲爲侯國水歷

口字上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卽

縣此下近刻謂作下與黑嶺不合水出西北黑

嶺下卽開陰也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案鄉近刻

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泉水案注刻又字有上澗水注

又南注濩澤水澤水又東南案此下近刻陽泉水

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

在濩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

又南注濩澤水澤水又東南案此下近刻有上澗水注

水經注

卷九

十一項家注

水經注

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渴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

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

南注于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

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案近刻又東南流逕午壁亭

東而南入山其水沿波漱石案其水二字近刻漱

漱八丈環濤散轉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

餘里沿流上下步徑裁通案近刻又字有上澗水注

山渚蒙龍茂密奇爲翳蕪也

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

沁水南逕石門案此下近刻也辛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

內郡野王縣西七十里有沁水左逕沁水城西附城

東南流也案原本此下有南逕刻石門四字係古文

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旣到檢行沁水

源出銅鞮山案近刻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

行以西王屋以東皆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尤水小

石漂逐木門朽敗稻田汎澇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

堤五里以斧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石爲

水滸傳

卷大

三
項家述稿

卷之三

卷六

古頌家述

門
陳近刻
頭
張某字若天
陽旱
刻作亢
增
培進水若天霖雨陂
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行澇足以成河雲雨由人
運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

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
聽許于是夾岸累石結以爲門用代木門枋故石門

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二歲月之功

二詩大作朱閣
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孔山山上
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者舊傳云自然成
著_著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爲二水一水

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南出爲朱澤水沁水又堙沁水縣故城北近則波水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又東流又字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灣湖南流爲臺灣水東南入沁水

又東過野王縣北
沁水又東邢水注之案邢下河源並同
水出太行之阜山

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廻矣使吾異亂
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謹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
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詩所謂徒始野王道便

蓋上黨關即此山矣其水南流逕邢城西故邢國也
城南有邢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伐鄭富父讓
曰邢武之穆出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
邢城邢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漢武
帝封李壽爲侯國邢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

水經注 卷九

一一一

18

1

古漢集

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涉氏縣西北楊谷故地。吉

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始漢以之長平邑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齷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括代之至趙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遺馬服君之子趙括代之至長平一月秦大破之長平盡亡

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工

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壁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顙築壁于壁上

因山爲臺，崔嵬築起，仍號之曰白起臺。城之左，沿山亘臨，南北五十許里，悉秦趙戰爭遺跡也。

聖造聖舊有馬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弟軍衛青侯國

沈氏縣改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
沈氏絕水東南與沈水會水導源縣西北沈谷東

南城_秦_近_初縣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
逕一故城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汝氏縣故

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

水經注 卷九
丹川由是答名爲丹冰斯爲不經矣丹冰又東南
王
家註

丹水者，秦人謂之丹水，漢人謂之丹水，魏人謂之丹水，晉人謂之丹水，宋人謂之丹水，唐人謂之丹水，宋人謂之丹水，元人謂之丹水，明人謂之丹水，清人謂之丹水，今人謂之丹水。

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漢爲關之東名邊自此云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

山角尙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郡以之分境
水又東南歷西嶽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流巨輪
深不測竄淺菱片案菱近刻竟川含綠雖嚴辰謂
無變暄案無變近刻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
龍作蘆葵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

160

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邑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述初賦曰馳太行之險

峻人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水于太行道車至白水去長子百六十里白水

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

又東南出山逕鄆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則城非也

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鄆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鄆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趙

成侯僕章等侯若伐我莫卽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

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竹書紀年曰晉

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鑿卽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

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沁水又東南流逕成

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左合界溝水案左近刻水

上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

而南流注于沁水也

又東過州縣北案州原本及近刻並詒竹周注內故州也同今改正

縣故州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案此二字上有脫文當云昭公六國時案此二字後三年晉以州田賜鄭公孫段

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

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

亨西分爲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注于沁也

又東過懷縣之北案此二字近刻並詒竹作延邢丘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春秋

卷九

唐赤翟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爲河內故河內郡治也舊三河之地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

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榮陽縣北東入于河

沁水于縣南水積爲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北自枋口東南流案傍近方泰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于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案出近刻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

自拔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莽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卽治之案卽近刻詒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大干懷城殷董一段字

城也然則殷之爲名久矣案近刻知非從卽始昔劉曜案近刻以郭黷爲殷州刺史督縣河諸軍事治此

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爲侯固今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

朱溝水又東南注于湖湖水右納沙溝水惟寧朱溝水又東南注于湖湖水右納沙溝水

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練垂桀立亭高極峻其水西流水也又東逕

鴻都學南世謂之淇陽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東出山分爲二水水會立石堰案近刻風遇水以沃白

溝左爲苑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

竹書紀年晉定公十八年案近刻並詒竹作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

卽此也淇水又東右合皋源水案近刻並詒竹作水有二

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案近刻并詒老人是將渡

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讖不實故是

寒也紂乃于此斬脰而視讖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

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沫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沫

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禹貢

冀州大陸之野案禹貢二字近刻並詒竹上卽此矣有糟丘酒池

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曰史記樂書射

卷九

水案近刻說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

浮郡國志曰縣有舊澤者也案近刻說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史記曰趙康頤伐魏取黃卽此

屬從縣東北與洹水合

白溝自縣北逕鹿陽城東世謂之蓆陽聚案近刻說宋義陽縣

春秋昭公十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戲陽是也案近刻說

水入白溝以通河是也

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

通稱也

劭曰魏武侯之別都也城內有武侯臺王莽之魏城

亭也左與新澗合洹水枝流也白溝又東北逕銅馬

城西蓋光武征銅馬所築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溝又

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溝口案近刻說

志建安十八年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是也

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

通稱也

水經注

亭東卽魏界也魏縣故城案近刻說字縣故城應

春秋昭公十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戲陽是也案近刻說

水入白溝以通河是也

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

通稱也

水經注

水案近刻說

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

水經注

水案近刻說

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案近刻說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

帝封皇太子萬年爲王國田融言趙立建興郡于城內置臨清縣于水東自趙石始也清河之右有李雲墓雲寧行祖甘陵人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等立掖庭民女毫氏爲后后家封者四人嘗賜巨萬雲上書移副三府曰案近刻說孔子云帝者諦也今凡一拜用不經御省案近刻說是帝欲不諦乎帝怒下獄殺之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

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

清河又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

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

清河又東北逕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

毅兵于橋上卽此梁也世謂之鬲城橋蓋傳呼失實矣清河又東北逕信鄉西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清河又北逕信成縣故城西

水經注

水案近刻說

應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故縣也趙置水

東縣于此城故亦曰水東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

故城西案近刻說字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鄧騭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東矣清河又

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鄧騭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東矣清河又

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鄧騭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東矣清河又

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鄧騭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東矣清河又

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鄧騭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東矣清河又

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鄧騭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東矣清河又

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鄙有辱天官案近刻說作衛篇易譏負乘誠焉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十里驛開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

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弭幽中之訟案近刻說作

漢桓帝建和三年案近刻說作

清河爲甘陵王國以王妖言徙其年立甘陵郡治此焉

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弭幽中之訟案近刻說作

漢桓帝建和三年案近刻說作

清河爲甘陵王國以王妖言徙其年立甘陵郡治此焉

水經注

水案近刻說

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

清河又東北流案近刻說字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廣

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

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

清河又東北流案近刻說字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廣

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

長河爲流案近刻說字故曰廣川也水側有羌壘姚氏之

故居也今廣川縣治清河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地

理志信都之屬縣也王莽更名曰歷寧也應劭曰廣

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如

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儉華之夫而算踞遺

北作如此水濟尙謂之爲歷口渡也

水經注

水案近刻說

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

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阻深堤高郭無

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屈逕其城東脩音條王

莽更名之曰脩治案近刻訛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清

河又東北左與橫漳枝津故瀆合案舊近刻訛作黃

又東北逕脩國故城東漢文帝封周亞夫爲侯國改世謂之

北脩城也清河又東北逕邱閭城東城臨側清河晉

脩縣治城內有縣長魯國孔明碑清河又東至東光

縣西南逕胡蘇亭地理志東光有胡蘇亭者也案近刻晚

地理志東光有胡蘇亭者也字及也案近刻訛

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後漢封耿純爲侯國初

平二年黃巾三十萬人入渤海案近刻訛公孫瓚破之

于東光界追奔是水斬首三萬流丹水卽是水也

又東北過南皮縣

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

逕樂亭北地理志之臨樂縣故城也王莽更名樂亭

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卽此城矣

又東北逕新鄉城北卽地聖志高樂故城也工莽更之

水經注

曰爲鄉矣無棣溝又東分爲二瀆無棣溝又東逕樂

陵郡北案逕下近刻有字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苑鄉縣

故城南案近刻訛作迺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

南高成又東北刻訛作迺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

作高城與枝瀆合枝瀆上承無棣溝案近刻訛作溝南

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

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帝元朔

四年封河間獻王子劉陰爲侯國應劭曰漢靈帝改

曰饒安也滄州治枝瀆又南東屈東北注無鹽溝無

根溝又東北逕一故城北謂之功城也又東北逕

水經注

鹽山東北入海春秋僖公四年

案近刻訛此二字

齊楚之盟

于召陵也晉仲曰昔召康公賜命先君太公履

案賜北至于無棣蓋因侵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棣

在遼西孤竹縣一說參差未知所定然晉仲以貞楚

無棣在此方之爲近旣世傳已久

案近刻訛并以交且以聞

見書之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

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

案近刻訛并作史記惠景侯者年表云漢景帝後七年

封孝文后兄子彭祖爲侯國建安中魏武擣

水經注

袁譚于此城也清河又北逕北皮城東

案近刻訛并作北皮城北

滹沱別河故瀆

案舊近刻訛并作北皮城北

謂之合城也

案舊近刻訛并作北皮城北

五十里有北皮城卽是城矣

案近刻訛并作北皮城也

又東北過浮陽縣西

案過近刻訛并作選

清河東北流

案近刻訛并作浮水故瀆出焉按史記趙之

南界有浮水馬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陽之稱者蓋浮

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

迹又自斯別是縣有浮陽之名也

案浮陽近刻訛并作浮水

首受

清河于縣界東北逕高成縣之苑城北

案近刻訛并作高城北

父宋逕章武縣之故城比

案近刻訛并作高城北

七年封孝文后弟鸞廣國爲侯國王莽更名桓章晉

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瀆又東逕篴山北魏

劉陽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

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濱又東北逕漢武

帝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浮陽縣

案近刻訛并作浮水

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

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卽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

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

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日再

案近刻訛并作潮汐今溝無復有水

也清河又北分爲二瀆枝分東出又謂之浮瀆清河

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

案近刻訛并作縣王莽之浮城也建武

十五年更封驃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爲侯國

案近刻訛并作縣王莽之浮城也

浮陽郡治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

案近刻訛并作縣王莽之浮城也

又東北過減邑北

減水出焉

案減水注內

又東北過鄉邑南

清河又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逕漢武帝故臺

北魏土地記曰

案刻下近草武縣東百里有武帝臺

南北有一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

東巡海上所築又東注于海清河又東北逕姑邑

南俗謂之新城非也

又東北過窮河邑南

案過近刻訛并作通

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俗謂之三女城非也東北

至泉州縣北入滹沱

案近刻訛并作周

水經曰笥溝東南至

泉州縣與清河合自下爲派河尾也

案原本訛并作水

水經注

案近刻訛并作通

卷九

案近刻訛并作通

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

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卽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

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

土地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篴山長七里浮濱又

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

劉陽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

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濱又東北逕漢武

帝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浮陽縣

案近刻訛并作浮水

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

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卽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

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

土地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篴山長七里浮濱又

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

劉陽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

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泉流逕其縣故城南縣因水以取名也晉伐成都王賴娶帝于是水之南廬紳四王

起事曰_案_近_刻惠帝征成都王賴職數時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有上軍人競就殺輦者乘輦輶地

帝傷三矢百餘奔散唯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衆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帝袂將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此則稱延祚頤命之所

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

水經注

卷九

諸項家達校

羨水出蕩陰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羨水所出也羨水又東逕韓門壁北又東流逕羨城北故羨里也史記音義曰羨里在蕩陰縣廣雅彌獄犴也_案_近_刻_並_作_岸夏曰夏臺殷曰羨里周曰圜宮皆

國土昔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宜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羨城北水積成淵方十餘步深一丈餘東至內黃與防水會

水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廬譖征艱賦所謂越故鹽北謂之晉鄙城名之爲魏將城昔魏公子無忌

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羨水又東歷黃澤入蕩水地理志曰羨水至內黃八萬者也蕩水又東與長沙

溝水合其水導源黑山北谷_案_近_刻東流逕晉鄙故鹽北謂之晉鄙城名之爲魏將城昔魏公子無忌

之宜師苟反東逕蕩陰縣南又東逕杜人山_案_近_刻是水春秋夏則泛春冬則耗蕩水又逕內黃城_案_近_刻謂字陳留有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溝

洹水出上黨涉氏縣

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

東過隆慮縣北

縣北有隆慮山昔荀仲理之所造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帝六年封周竈爲侯國應劭曰燭帝曰隆故改從林也縣有黃華水_案_近_刻_并_作_華字下同出于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岸上_案_近_刻_并_作_華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即

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縣水東南注墊直瀨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天台赤城之流也_案_近_刻

柳治諸周四五里是黃華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華泉_{之字}_切_破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十里復出名

水注之水出林慮山北_案_近_刻中_案_近_刻東南流與雙

泉合水出魯般門東下流入華泉水華泉水又東南流注黃華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于洹水也

又東北出山過鄴縣南_案_近_刻北_案_近_刻東北流_案_近_刻東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

縣故城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李城北入斬張豺于

印

位自奄遷于北蒙曰殷_案_近_刻昔者項羽與章邯盟于此地矣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

水經注

卷九

諸項家達校

水經注

卷九

諸項家達校

帝六年封唐廣爲侯國王莽之利丘矣又居逕其城北_案_近_刻河東流_案_近_刻東北流_案_近_刻東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

縣故城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李城北入斬張豺于安陽是也_案_近_刻李_案_近_刻作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洹水又東至長樂縣故城南按晉書地理志曰魏郡有長樂縣也

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口也_案_近_刻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書之間

昔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己瓊瑰而食之_案_已_近_刻泣

而又爲瓊瑰盈其懷矣_案_昌_近_刻作與_案_昌_近_刻從而歌曰濟洹之

暮而卒_案_近_刻之_字即是水也

水經注卷九

水經注卷十

後魏酈道元撰

濁漳水 清漳水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之音水馬四字因

注文津二字訛作延

後人又加之焉二字耳

漳水出鹿谷山案原本及近刻脫漳水二字及山字

本平御覽引此注云漳水出鹿谷山

據以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包山故異

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繳蓋水入焉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近刻

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爲別耳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計正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包山故異

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繳蓋水入焉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六年封景丹子尚爲侯國案子尚近刻

陳下同今據說文改正

計正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包山故異

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繳蓋水入焉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東巡余吾縣故城南漢光武建武

案西出近刻

計正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包山故異

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繳蓋水入焉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史記趙肅侯奪晉君端氏而

徙居之此矣其水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慎曰水出發

鳩山入漳案原本及近刻

計正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包山故異

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繳蓋水入焉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屯留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

案西出近刻

計正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包山故異

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繳蓋水入焉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城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呂

后元年立孝惠後官子武爲侯國漢有壺關三老公

乘輿上書訟衛太子卽邑人也縣在屯留東不得先

臺闕而後屯留也漳水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

案合近刻

計正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包山故異

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繳蓋水入焉

案鄭註作子尚近刻

合而左入焉亂流東南注于銅鞮水銅鞮水又東逕

李嘉墓墓前有碑碑石破碎故李氏以太和元年立

之其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東

西北三面阻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卽故縣之上處

亭也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

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

于此縣銅鞮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卽縣之下處聚

水也案謂之下近刻有銅水西出

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留國也案吁近刻有銅水西出

八年晉人執孫刺于純留是也其水東北流入于漳

案此下近刻有銅水西出

又東過宜闢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案此八字近刻

之又東過宜闢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移在後漢北

案此下近刻有銅水西出

陶水南出陶鄉案近刻訛作北流逕長子城東西轉

案此八字近刻

又東過宜闢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移在後漢北

案此下近刻有銅水西出

又東過宜闢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移在後漢北

案此下近刻有銅水西出

又東過宜闢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移在後漢北

案此下近刻有銅水西出

又東過宜闢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移在後漢北

又東過宜闢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移在後漢北

案此下近刻有銅水西出

魏文帝征賦曰羨西門之嘉逝忽遙睇其臺宇

漳陽城北倉谷水入焉

案谷近刻記作石下同

水出林慮縣之

倉谷溪東北逕魯班門

西雙關

案近刻記

石壁霞

舉左右結石脩防崇基仍存北逕偏橋東卽林慮之

幡領抱犧固也石墻西陛陟磴脩上五里餘崿路中

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

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山頂卽庚表

眩墜處也

案原本及近刻記

晉書庚表近刻記作削庚表墜處也考

庚又戰

倉谷溪水又北合白木溪水出壺關縣東

案近刻記作

事據謬作

白木川東逕百磾城北蓋同仇池百頃之稱矣又東

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倉溪水倉溪水又北逕

磻陽城東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

而東注矣

案近刻記

又東過武安縣

案近刻記

漳水于縣東

案漳水下近刻行逕字

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

案近刻記

之

案近刻記

漳水又注于漳水

案近刻記

謂注入之所爲交漳口也

案近刻記

或作

謂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

案近刻記

水經注

案近刻記

卷十

工福清校

水過流東注

案近刻記

天井堰二十里

案近刻記

二十二字作十二

堰塗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

案近刻記

源分爲十二流皆

案近刻記

懸水門

案近刻記

陳氏鄼中記云水所激之處名曰懸陵澤

案近刻記

水經注

案近刻記

卷十一

工福清校

水過流東出石竈堰下

案近刻記

注之陞水

案近刻記

亦謂之石炭又有栗窖及鹽窖

案近刻記

及鹽窖字

以備不

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

而崕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

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三十五丈

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

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鑄天北城上有齊

斗樓

案近刻記

起出羣梯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

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閣雉

水經注	卷一	王嘉清注
潘陽城北倉谷水入焉	<small>案谷近刻記</small>	水出林慮縣之
倉谷溪東北逕魯班門	西雙關	<small>案近刻記</small>
西雙關	石壁霞	<small>案近刻記</small>
舉左右結石脩防崇基	仍存北逕偏橋東卽林慮之	
幡領抱犧固也石墻西陛	陟磴脩上五里餘崿路中	
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		
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山頂卽庚表		
眩墜處也	<small>案原本及近刻記</small>	
<small>案原本及近刻記</small>	晉書庚表近刻記作削庚表墜處也考	
庚又戰		
倉谷溪水又北合白木溪水出壺關縣東		
<small>案近刻記</small>		
白木川東逕百磾城北蓋同仇池百頃之稱矣又東		
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倉溪水倉溪水又北逕		
磻陽城東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		
而東注矣		
又東過武安縣		
漳水于縣東		
<small>案近刻記</small>		
之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漳水又注于漳水		
<small>案近刻記</small>		
謂注入之所爲交漳口也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或作		
謂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		
水經注		
卷十		
水過流東注		
天井堰二十里		
<small>案近刻記</small>		
二十二字作十二		
堰塗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源分爲十二流皆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懸水門		
<small>案近刻記</small>		
陳氏鄼中記云水所激之處名曰懸陵澤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水經注		
卷十一		
水過流東出石竈堰下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注之陞水		
<small>案近刻記</small>		
亦謂之石炭又有栗窖及鹽窖		
<small>案近刻記</small>		
及鹽窖字		
以備不		
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		
而崕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		
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三十五丈		
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		
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鑄天北城上有齊		
斗樓		
<small>案近刻記</small>		
起出羣梯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		
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閣雉		
水經注		
卷十一		
水過流東出石竈堰下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注之陞水		
<small>案近刻記</small>		
亦謂之石炭又有栗窖及鹽窖		
<small>案近刻記</small>		
及鹽窖字		
以備不		
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		
而崕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		
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三十五丈		
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		
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鑄天北城上有齊		
斗樓		
<small>案近刻記</small>		
起出羣梯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		
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閣雉		

水經注	卷十	王嘉清注
水過流東注		
天井堰二十里		
<small>案近刻記</small>		
二十二字作十二		
堰塗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源分爲十二流皆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懸水門		
<small>案近刻記</small>		
陳氏鄼中記云水所激之處名曰懸陵澤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水經注		
卷十一		
水過流東出石竈堰下		
<small>案近刻記</small>		
注之陞水		
<small>案近刻記</small>		
亦謂之石炭又有栗窖及鹽窖		
<small>案近刻記</small>		
及鹽窖字		
以備不		
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		
而崕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		
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三十五丈		
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		
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鑄天北城上有齊		
斗樓		
<small>案近刻記</small>		
起出羣梯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		
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閣雉		

城內有漢冀州從事安平趙徵碑又有魏冀州刺史
刻
文字陳留丁紹碑青龍三年立城南有獻文帝南巡碑
藝
城東十三州志曰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故縣也又
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又
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于衡水也

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逕其西案綠濱之左出者皆逕信都而漳河之文誤也都城東長蘆水自扶柳城南屈北逕信都城西而漳河之文誤也

正之縣有拔澤澤中多柳故曰拔柳也衛水又北逕昌城縣故城西地理志信都有昌城縣案今漢書作昌成無土旁
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爲侯國嗣廟曰昌城本名阜城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世祖之下堂陽昌城人劉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是也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案近刻西宇故縣也世以爲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耳衡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漢高祖十三年封劉襄爲侯國王莽改之曰桓分也合斯洨故瀆斯洨水首受大白渠大白渠首受綿蔓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世謂之石勒城蓋趙氏增城之案城近刻誰作成故擅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國也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王莽之綿延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況爲侯國自下通謂之綿蔓

水綿蔓水又東流逕舞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案此下近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西詔作而俗謂之故壁城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于此不納左車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白間道出立幟于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水又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綿蔓水綿蔓水又屈從城南俗名曰臨清城非也地理志曰侯國矣王莽更之曰賜苗者也案暢近刻東觀漢記曰案記近刻

蔓水又東逕烏子壠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大白渠地
理志所謂首受蘊蔓水者也白渠水又東南逕關縣
故城北秦陽原本及近刻記作開今改工地理志常山之屬縣也又
東爲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又東逕耿鄉
南世祖封前將軍耿純爲侯國世謂之宜安城又東
逕宋子縣故城北又謂之宋子河漢高帝八年封許
禰爲侯國漢近刻記作濟王莽更名宜子昔高漸誰擊築
傭工漢近刻記作殷自此入秦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
水經注

東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貴城北又東積而爲陂謂之陽廢澗澗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泜水水承白渠于藁城縣之烏子堰纂近刻字又東逕肥榮縣之故城南又東逕陳臺南臺甚寬廣今上陽臺屯居之又東逕新豐城北按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侯國也王莽更之曰樂市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矣其水又東逕巨陽城南世謂之曰巨陽城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請降

穆子曰猶有食色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也案近刻無也字有邑以賈急不如宋賈急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也案近刻無也字有而民知義所五字亦後人以左傳增改有死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從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案襄師既獻而返之鼓子又叛荀吳略東陽使師僞釋負甲息于門外案近外字襄而滅之以鼓子焉鞮歸使涉作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白渠枝水又東逕下曲陽城北案枝原本及近刻並作武復成下字又逕安鄉縣故城南地理志鉅鹿屬縣侯國也又東入衡水衡水又北爲袁譚渡蓋譚自鄭往還所由故濟得厥名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

年秦封衛鞅于鄆改名曰商卽此是也故王莽改曰

秦縣也地理風俗記曰縣北有鄆阜蓋縣氏之又右

逕下博縣故城西王莽改曰閔博應劭曰太山有博

故此加下漢光武自淳沱南出至此失道不知所以

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世祖赴

之任光開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老父不

得案老父近刻作父老

議者以爲神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

西逕地東北注謂之九淨案近刻作九淨

南王莽更之曰樂丘也又東引葭水注之案近刻作

案近刻作葭水庄

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

經敘阜城于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于事為

同勃海阜城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案後漢安平

前漢信都屬之昌城故道

元明其非勃海之阜城也

魏所置也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

南按史記秦破趙將扈驥于武陵斬首十萬卽于此

處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馬河注之水上承滹沱東

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

水經注

丁酉春

水經注

湖又謂之郎君淵者猶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于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淵水北通謂之石虎口又東北爲張平澤澤水所泛北決堤口謂之張刀溝北注衡漳案近刻訛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溝水溢則南注水耗則輒流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東相案近刻訛曰字蓋昌聲韻合故致茲誤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爲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左會滹沱故濱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汎處名之曰李聰漢水經注

又東北至榮成陵縣北別出案近刻訛作別此北

衡漳子縣無別出之湧出縣北者案近刻訛作湧出字乃滹沱別

水分滹沱故漳之所繩絡也衡漳又東分爲二水左

出爲向氏口漳水自此決入也案近刻訛作漳水也

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漢文帝封韓王信之子韓賡

當舊信兄子韓賡當爲侯國王莽之榮成亭也衡

漳又東北右合柏梁滻水上承李聰漢東北爲柏梁

滻又東北逕蒲縣故城南案近刻訛作蒲縣

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惠王子劉嘉案近刻訛作惠字

爲侯國地理風俗記云

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又東北會桑社

枝津案近刻訛又東北逕下河

謂之柏梁口衡漳又東北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

世稱盧達從薄亦謂之摩訶河案近刻訛作摩訶河

東南通清

河西北達衡水春秋兩泛案此下近刻有津澤音

城北方二十里蓋爲澤故蓄水所鍾也其瀨逕觀津

縣故城北饒毅自燕降趙封之于此邑號望諸君王

莽之湖定亭也又南屈東逕樂鄉青山南側堤東出

青山卽漢文帝廟后父少翁冢也少翁是縣人案近刻訛

爲侯國也成平縣故城在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卽是縣人作遣秦之亂漁釣隱身墜淵而死景帝立

后遣使者填以莽父起大墳于觀津城東南故民號

曰青山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仲舒廣川人也世猶

謂之董府君祠春秋禱祭不輟舊溝又東逕脩市縣

故城北案附近刻訛漢宣帝本始四年封清河綱王

子劉寅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居寧也俗謂之溫城非

也地理風俗記曰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縣

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灘

漲漏而不流亦謂之桑社淵從陂南出來堤東派逕

脩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潭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

流上下互相逕通案近刻訛作逕從陂北出東北分爲二川

一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滻一川東逕弓高

城南又東北楊津溝水出焉案楊近刻訛作楊下同又

字係後人作楊津謂之楊決口凡十一

衡水東逕蒲縣故城南河間郡治地理志曰故趙也

漢文帝二年封子德爲河間王是爲獻王王莽更名

也景帝九年封子德爲河間王是爲獻王王莽更名

郡曰朔定縣曰陸信祐先生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封

大將軍霍光兄子山爲侯國也章帝

案近刻訛作

漢室三字封

子開于此桓帝

案近刻訛作

開

追尊祿父孝子王開爲孝

穆王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榮成陵也

案近刻訛作

榮成

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北

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北

對眉臺基墮荒蕪不存古意也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

案近刻訛此下有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

案近刻訛按地理志故

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長及吏咸爲

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仰望之若列城也
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

芒蓋謂是處也易水東流而出于范陽

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
易水至范陽縣故城南案逕下

案命字近刻
餘爲陳勝界地燕趙命蒯通說之
說在燕趙上范陽

案近刻訛作封匈奴降王

案近刻訛作之通順也昔慕容垂之代爲侯國王莽之順陰也案近刻訛作之通後臺北

爲洛陽也成之卽其有蘭馬臺之上又卽斯下當有
意欲圖還上京阻于行旅造次不獲遂中

刻註在後可得而尋下易水又東與濡水合水出故又上下當有航文未詳

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 案此道元沙謂北瀨今名北易水 東流與源

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于荆軻處也濡水

又東南流逕荆軻館北昔燕丹納田生之言尊軻上即宮二千比二宮之歲則由是青山高木茂氣煙波

薄觸可憐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若取暢林木集二

下三十三字近刻訛在前
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之下濡水又東逕武陽城西北

茅元錦
案近刻舊本需水枝疏南入城逕柏家西家南城側

順武字首塘湖水林江口人其家世祖地在塘湖之北故名塘湖也

說作城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丘詢之古老訪之史籍立碑文蓋以弘萬宋之當星廢都之前故名

之史籍並無文記以利情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地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其水之故瀆南出屈曲

東轉又分爲二瀆案此下近刻有一水東注金臺陂七字係舊出行文一水選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遠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案近刻版有二字記作一參差交峙迢遞相望要

采近
訛作之于
病傳
流又
東南
濡水
有泉
白楊
流入
本
檮山

北五里案近刻記作東西六七步南有金北五十步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餘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城案此下近刻有高十餘丈四字係重出存文臺此二字近刻脫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敞文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徑通案徑近長廳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論杜櫞尚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訪諸若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雋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至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遲下都館之南華言燕昭創

卷十

四
茅元益校

故城以南皆易故下有三晉漢山郡水經注

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于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也故地理志曰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至范陽入濡水闢廟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許慎曰濡水入涿涿渠二號卽巨馬之異名案巨馬河在云卽涿水也又从云亦曰渠水故此言涿渠二號卽巨馬之異名原本及近刻兩涿字並訛作深而說文入涿今各本又訛作深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入濡渠名皆誤也濡說誤也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渠南流見漳水內南易南濡始人澠而杜預云濡水入易蓋以下南澠既合互攝則稍化易可言入北濡南易可言入南澠故曰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也若以南濡北易通則不可通矣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竝亂流入涿案此卽上南易合易而言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巨馬水也

台易而注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漳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案北易既會北濡入涿與涿水同逕容城至平舒與南易合端省竟似訛台易而注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

故城北漳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案北易既會北濡入涿與涿水同逕容城至平舒與南易合端省竟似訛台易而注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

鄆漢書云中山簡王馬之空也案此卽南易合鄺焉空其葬冢涿郡山石以樹墳塋陵碑銘立出此山案此下述利年故附釋之

南易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郡出東北燕王仙臺東臺有三峰甚爲崇峻騰雲冠峰高霞翼嶺岫壑沖深含煙罩霧者舊言燕昭王求仙處其東謂之石虎岡范

廣昌縣
崇峻騰
崇峻燕昭
山簡王

卷十一
王茅元始
東南流于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
馬水也故地理志曰故安縣閭鄉易
入濡水關廟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
入沫沫渠二號卽巨馬之異名渠名屬河
又云亦曰渠水故此言沫渠二號卽
本及近則兩沫字或訛作沫而說文
訛誤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
水內南易南濡竝人澗而杜預云濡
下疏既合二易俱通稱北易可言入北
南濡澗曰二易俱出一鄉同入北易
以南濡北易通讀則不可通矣北易
會北濡又竝亂流入沫謂濱水東南
與沫水同逕容城至平舒與南易合
源流然二易混舉幾于不分非等求
謂之沫渠

又有大孔鑿達洞開

案鑿近刻

故以孔山爲名也其

水又東逕

案鑿近刻

西故安城

案安城下近刻

則衍其字卽關鄉城也歷送

荆陘北

案遠近刻

舊云燕丹餞荆軻于此因而名

焉世代已遠非所詳也遺名舊傳不容不誣庶廣後

人傳聞之號易水又東流屈逕長城西又東流南逕

武隨縣南新城縣北

案隨近刻

史記曰趙將李牧伐

燕取武隨方城是也俗又謂是水爲武隨津

案近刻

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與燕

案近刻

水經注

王字

燕以葛城武陽與趙卽此也亦曰汾水門又謂

之梁門矣易水東分爲梁門陂易水又東梁門陂水

注之水上承易水于梁門東入長城東北入陂陂水

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十五里俗亦謂

之爲隨臺陂陂水南通梁門淀方三里淀水東南流

出長城注易

案近刻

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

目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卽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

山靖王子劉條爲侯國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風俗

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于容城

案淮近刻

皆爲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至水注之

案淮近刻

水側有澗水注易水逕其南東合澗水故桑欽曰易

水出北新城西北

案近刻

東入澗自下澗易互受

通稱矣易水又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于

水經注

案淮近刻

水又東逕

案淮近刻

長城西又東流注于河者也其水

海經曰高氏之山澗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其水

濟水又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于

水經注

案淮近刻

水又東逕

案淮近刻

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謂此

水經注

案淮近刻

又東逕安次縣南

水經注

案淮近刻

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謂此

水經注

案淮近刻

又東逕安次縣南

薊下時童謡云燕南垂趙北際惟有此中可避世璫
以易地當之故自薊徙臨易水謂之易京城在易城
西四五里趙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達易京以京
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城壁夷平

案城近刻

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卽

瓊所保也

案保近刻

故瓊碑子書云袁氏之攻狀若

鬼神衝梯舞于樓上鼓角鳴于地中卽此樓也易水

又東逕易縣故城南音燕文公徙易卽此城也閼驅

稱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于易

水

案近刻

水又東逕

案近刻

燕丹子稱荆軻人秦太子與知謀者

案近刻

事亦引燕丹子曰當是古書之逸者皆素衣冠送之

于易水之上

案近刻

荆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

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遺傳

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錢此也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

降王僕騷爲侯國也

水又東逕

案近刻

燕丹子稱荆軻人秦太子與知謀者

案近刻

被

後人妄測考涓水注內記太子丹

于易水之上

案近刻

荆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

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遺傳

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錢此也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

降王僕騷爲侯國也

水又東逕

案近刻

燕丹子稱荆軻人秦太子與知謀者

案近刻

被

後人妄測考涓水注內記太子丹

于易水之上

案近刻

荆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

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遺傳

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錢此也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

降王僕騷爲侯國也

水又東逕

案近刻

燕丹子稱荆軻人秦太子與知謀者

案近刻

被

後人妄測考涓水注內記太子丹

于易水之上

案近刻

荆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

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遺傳

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錢此也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

降王僕騷爲侯國也

水又東逕

案近刻

燕丹子稱荆軻人秦太子與知謀者

案近刻

被

後人妄測考涓水注內記太子丹

于易水之上

案近刻

荆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

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遺傳

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錢此也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

降王僕騷爲侯國也

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溫熱若湯能愈百疾
世謂之溫泉焉東南流逕興豆亭北亭在南原上
傾而不正故世以欹城目之水自原案近刻
南源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澗水澗水
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案此下涉刻有水申自原南
澗水八字係重出衍文

案近刻

澗水又東逕

案近刻

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澗水澗水

案近刻

澗水又東逕

案近刻

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

水經注

卷十一

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

水經注

卷十一

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側案此二語記作則有感浪精盧飛陸

水經注

卷十一

陵山丹盤虹梁案此二語記作則有感浪精盧飛陸

水經注

卷十一

流注于澗澗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出恒山北

水經注

卷十一

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晉陵雲舉猶不若南嶺

水經注

卷十一

峭秀自水南步還峯石際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

水經注

卷十一

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嶺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

水經注

卷十一

其間其水東北流注于澗水又東左合懸水水出山

水經注

卷十一

原岫盤谷輕湍灌下分石飛懸案此下近刻衍水字

水經注

卷十一

一匹有餘

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澗澗水又東流歷鴻山案此二字

謂鴻字世謂是處爲鴻頭

疑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

畫塞于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案此二字

標作澗水于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溪東南流

注于澗水也

又東過唐縣南

澗水又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水經注

水經注

卷十一

四十里案近刻左武作中縣有澗水案此二字

亦或謂之爲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內有小山

在城西側而銳上若委粟焉案此二字

疑卽地道記爲廣唐城也中山記以爲中人城案此二字

爲鼓聚殊爲乖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案此二字

作中山人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

此山東近湖說作西下云但苦望都城東

有故中人城案東近湖說作西下云但苦望都城東

爲廣唐城也中山記以爲中人城案此二字

爲鼓聚殊爲乖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案此二字

作中山人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

此山東近湖說作西下云但苦望都城東

有故中人城案東近湖說作西下云但苦望都城東

其不東正此言東之誤

望都城東

有一城名堯姑城案始本無中人之傳案近刻誰

唐璠或以爲中人所未詳也中山記所言中人者城

東去望都故城十餘里二十里則減但苦其不東觀

夫異說案夫近刻咸爲爽矣今此城于盧奴城北如

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源泉所導西逕鄆山北案鄆

郎唐音讀近寔兼唐水之傳案近刻西流歷左人

亭注澗水澗水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阜

下郎阜下案近刻誰作亦謂之唐水也然于城非在西

俗又名之爲堯水案近刻又兼二名馬西南

北在西在

水經注

卷十一

主士茅元銘校

流入澗並所未詳蓋傳疑耳澗水又東恒水從西來

注之自下澗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卽禹貢所謂恒

衛旣從也澗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

北馬溺山案山近刻東北流逕伏亭晉書地道記曰

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

之地二關勢接案近刻誰作一疑斯城卽是關尉宿

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馬溺水又東流注于澗澗水

又東逕中人亭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

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澗水又東逕京丘

北世謂之京陵案近刻南對漢中山頃王陵案近刻

二澗水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憲王陵欒下有

豆山今山于城北加東案近刻誰作崎絕萬峙虎牙

桀立案近刻山南有堯廟是卽堯所登之山者也

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無山以屬之

是故先後論者咸以地理記之說爲失案近刻說

地雖風氣近刻又卽俗說以唐城爲望都城者自北無城以

指之假復有之途程紓遠案近刻山河之狀全季古

證傳爲陳固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一泉源東北流

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澗是真唐水乎所

未詳也又于是城之南如東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

高昌縣城或望都之故城也縣在唐南案近刻此下

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地猶十五里蓋舊誤

是城西平城之北泉湧而出俗亦謂之爲唐水也

孤都聲相近疑卽所謂都山也帝王世祀曰堯母

流至唐城西北隔場而爲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

嬉遊多萃其上案塔近刻信爲勝處也案摩訶利

水南入小溝下注澗水自上歷下通禪唐川之兼稱

焉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

于此城取中人鄉別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澗與鹿

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振之爲非也閼聖

十三州志曰中山治盧奴案中字唐縣故城在國北

七十五里驅所說北則非也案北史劉史記曰帝嘗

氏沒帝堯氏作堯封于唐望都縣在南北今此城南對

盧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考古知今事蓋全遠作

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里案此句上距中山城四百

七十里騎途推已宜爲唐城城北去堯山五里案近

刻與七十五里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山試作都

山卽是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皇甫謐曰堯山一名

豆山今山于城北加東案近刻誰作崎絕萬峙虎牙

桀立案近刻山南有堯廟是卽堯所登之山者也

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無山以屬之

是故先後論者咸以地理記之說爲失案近刻說

地雖風氣近刻又卽俗說以唐城爲望都城者自北無城以

指之假復有之途程紓遠案近刻山河之狀全季古

證傳爲陳固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一泉源東北流

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澗是真唐水乎所

未詳也又于是城之南如東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

高昌縣城或望都之故城也縣在唐南案近刻此下

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地猶十五里蓋舊誤

是城西平城之北泉湧而出俗亦謂之爲唐水也

孤都聲相近疑卽所謂都山也帝王世祀曰堯母

都所居故縣目曰望都

朱此六字近刻誤在前
改望都之故城也下

張晏

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

都縣以爲名也唐亦中山城也爲武公之國周同姓

周之衰也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邑上遣

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

案此三十字原本及近刻

並訛在治水南盧女縣之

故城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

上文義不連貫今訂正移于此

其後桓公不恤國政

周玉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

而六合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慾無

度其先亡矣後二年吳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

水經注

卷十二

大

茅元錫校

高祖立中山郡景帝三年爲王國

案近刻誤作侯國

王莽之

案近刻誤作莽

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曰

案近刻誤作安州

定州治水南盧奴縣之故城昔耿伯昭歸世祖于此

案此

處也流

水之右盧水注之水上承城內黑水池

案此

七字原本及近刻立訛在今府樹猶地

案近刻誤作自漢及魏上今訂正移此

地理志曰盧水

案近刻誤作北漢

水發源

案近刻誤作北漢

北平疑爲盧閼驅厯幼之徒咸亦言是矣余按

案近刻誤作北平

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百步東西百

案近刻誤作百步

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慮

案近刻誤作慮水

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

案近刻誤作城

北池水東北際水有漢中山王故宮處

案近刻誤作山

二宇臺

案近刻誤作臺

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官

案近刻誤作官

基尚存今悉加工爲利利靈園

案近刻誤作利利園

池之四

案近刻誤作四

周居民駢比填礪磚砌而泉源不絕暨趙

案近刻誤作趙

石建武七年造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

案近刻誤作宮

造殿後燕因之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

案近刻誤作城

與復宮觀今府樹猶傳故制自漢及燕池水逕石寶

案近刻誤作城

造殿後燕因之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

案近刻誤作城

周居民駢比填礪磚砌而泉源不絕暨趙

案近刻誤作趙

石建武七年造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

案近刻誤作宮

造殿後燕因之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

案近刻誤作城

與復宮觀今府樹猶傳故制自漢及燕池水逕石寶

案近刻誤作城

造殿後燕因之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

案近刻誤作城

周之衰也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邑上遣

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

案此三十字原本及近刻

並訛在治水南盧女縣之

故城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

上文義不連貫今訂正移于此

其後桓公不恤國政

周玉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

而六合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慾無

度其先亡矣後二年吳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

水經注

卷十二

大

茅元錫校

縣西北長星渚

案出近刻

涪水東流又合涪光水水

案近刻誤作涪

出洛光溝

案近刻誤作涓

東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下廟

案近刻誤作廟

列柏焉

案近刻誤作柏

其水又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

案近刻誤作北城

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一月

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

不還逆狩禮廢邑郭仍存秦罿井田因以立縣城在

案近刻誤作城

山曲之陽

案近刻誤作城

莽之常山亭也又東南流胡泉水注之水首受胡泉

案近刻誤作星川

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川渠之左有張氏墓

案近刻誤作冢

冢有漢上谷太守議郎張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

案近刻誤作渠

東北合澗水水有窮通不常津注

案近刻誤作水

水經注

卷十二

大

茅元錫校

又東過安喜縣

案近刻誤作南

南

案近刻誤作喜

又東過博陵縣南

案近刻誤作北

解瀆亭北而東北注

案近刻誤作瀆

水經注

卷十二

大

茅元錫校

又東過安喜縣

案近刻誤作南

南

案近刻誤作喜

又東過博陵縣

案近刻誤作北

封河間王開子翼爲都侯

案近刻誤作封

五年更爲侯國也又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

案近刻誤作城

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

案近刻誤作城

子劉貞爲侯國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叢

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平爲帝追尊父翼

案近刻誤作翼

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廢安平晉太

案近刻誤作平

始年復爲郡今謂是城爲野城澗水又東北逕侯世

周政城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

案近刻誤作陵陽亭

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順調矣

案近刻誤作順調

又東南潛入地下博水又東南湧重源湧澗

案近刻誤作澗

源水出

案近刻誤作源水

源水

水成淵東西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蒲水又東

南又東逕陽城縣故爲澤者滔水灌漲方廣數里案

刻號庭直蒲筍是豐寔亦偏饒菱藕至若變婉艸重

及弱年恩子案近刻作豐重并弱年女子角字女

子謂之恩廣場山或單舟採菱或櫂舸折芰案近刻

皆切呼發之稱長歌陽春爰深綠水掇拾者不言波謠詠者自流譽

案近刻成干時行旅過驛外有冠于縣望矣世謂之

此二字謂之恩廣場山或單舟採菱或櫂舸折芰案近刻

皆切呼發之稱長歌陽春爰深綠水掇拾者不言波謠詠者自流譽

案近刻成干時行旅過驛外有冠于縣望矣世謂之

水成淵東西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蒲水又東

案近刻成淵東西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蒲水又東

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險遂

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

石用讚元功夾碑竝有曾臺二所即御射處也碑陰

皆列樹碑官名徐水東北屈逕郎山案東北屈近刻

案近刻成淵東西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蒲水又東

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險遂

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

水經注

<p

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慮水案此下述

字

衍文

卽是水也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地理志

序

行

曰東至高陽入博

案近刻

作入河

今不能也徐水

又東左合曹水水出西北朔寧縣曹河譯案合下述

水

出西北

水

東南流左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東逕

邢安城北又東南入曹河曹水又東南逕北新城縣

故城南案此下述

新故城北十字原衍文

王莽之胡平縣

也曹水又東入于徐水徐水又東南逕故城北案近

上有俗謂之祭閼城

案閼近刻

所未詳也徐水又東

水經注

卷十一

三

第九略

水

出近刻

地理志

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

入于博又東入澠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

入于澠是也案近刻

作人河又腹是二字今溢書各本亦無

又東北入于易

澠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地說無依城

之名案地近刻

即古葛城也

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

燕以與趙者也澠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

之阿陸也建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爲侯國澠

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案此易水謂南易至丈

今文安

水經注

卷十二

三

第九略

水

出近刻

地理志

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

入于博又東入澠

地理志曰澠水自望都東至高陽

入于澠是也案近刻

作人河又腹是二字今溢書各本亦無

又東北入于易

澠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地說無依城

之名案地近刻

即古葛城也

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

燕以與趙者也澠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

之阿陸也建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爲侯國澠

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案此易水謂南易至丈

今文安

水經注

卷十三

第九略

水

出近刻

地理志

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

入于博又東入澠

地理志曰澠水自望都東至高陽

入于澠是也案近刻

作人河又腹是二字今溢書各本亦無

又東北入于易

澠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地說無依城

之名案地近刻

即古葛城也

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

燕以與趙者也澠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

之阿陸也建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爲侯國澠

水經注

卷十四

第九略

水

出近刻

地理志

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

聖水出上谷

水經注卷十二

後魏

酈道元撰

聖水巨馬水

故燕地

案近刻

作也秦

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

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

名朝調也案更

改近刻

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

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

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者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

水經注

卷十二

一

第九略

瓶者好精物隱嘗蓄火尋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

分爲二穴殊小西北山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

穴經五六日方還案穴近刻

又不

測第深其水夏冷

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

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也案頃上近

刻衍流字

是水東北

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

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

東頃波瀾濶一丈有餘自南流也案南字

水經注

卷十三

一

第九略

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

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

東頃波瀾濶一丈有餘自南流也案南字

水經注

卷十四

三

第九略

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

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

東頃波瀾濶一丈有餘自南流也案南字

水經注

卷十五

三

第九略

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

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

東頃波瀾濶一丈有餘自南流也案南字

水經注

卷十六

三

第九略

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

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

東頃波瀾濶一丈有餘自南流也案南字

水經注

卷十七

三

第九略

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

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

東頃波瀾濶一丈有餘自南流也案南字

水經注

卷十八

三

第九略

水經注

卷二

二千五百

鄉城蓋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

水世謂之俠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溝也

又東過陽鄉縣北

案陽近刻作長蓋後人所改

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水首受涑水于徐城東南

良鄉西分壠水

案近刻

作淮

世謂之南沙溝案沙近刻

卽桃水也案桃原本及近刻

作桃水受水分開此正東

逕遼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爲涿

水

案爲近刻

又亦謂之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

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

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終二之故居非桃仁也案

近刻

謂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涿水此水所發不與

志同謂終是又東北與樂堆泉合水出堆東南

流注于涿水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注于桃

鄉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郡蓋氏

焉案近刻

謂鄧

閼駢亦言是矣今于涿城南無水以應之

所有惟西南有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

縣余按涿水自涿鹿東注涿水

案涿近刻

縣有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

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

勑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郡蓋氏

焉案近刻

謂余按地理志涿郡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

城東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案司馬近刻

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

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首義曰河間有武垣縣
涿有垣縣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賜爲侯國王
莽之壇廟辱矣世謂之頃城非也又東逕頃亦地名
也故有頃上言世名之頃前河又東洛水注之水上

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漢獻帝作桓帝宋延之謂

字渚水東出爲滔水東山爲洛六水又東逕西鄉城

卽涑水也有二源俱發涑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廣屏矣案矣字近刻試魏封秦進爲侯因涑水東北逕西村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村魚城東北

東注聖水聖水又東廣陽水注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福祿水注焉水山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縣故涿之陽亭也地理風俗記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王莽時更名章武卽長鄉縣也接

卽來水也有二源俱發來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
芬之廣屏矣案矣字近刻誤在下向固字下魏封樂進爲侯國來水
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
南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瑋伐中山取窮魚
之丘窮魚字相類疑卽此城也所未詳矣來水又逕
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
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東
北流謂之石槽水伏流地下溢則通津委注案溢近刻誤作委水南發
謂之白澗口來水又東北桑谷水注之水南發

太康地記源有長鄉而無陽城矣聖水又東逕長鄉
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城北某近刻成北字李牧伐燕取方
城是也魏封劉放爲侯國聖水又東左會白祀溝溝
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
地導源東南流案源近刻作承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
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
甘露三年所封也又東南入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
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

水東北洋深水淶水又北逕小瀆東又東逕大瀆
水東南流逕北洋深水淶水又北逕小瀆東又東逕大瀆
黃南蓋霍原隱居教授處也案近刻脫居字徐廣云原隱居
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害案近刻脫作召雖千古世傳
猶猶表二醫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淶水
又東北歷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水
亘下東南流左會磊砢溪水案語通刻蓋山崩委澗
積石淪隍故溪澗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西南流注大瀆
石溪水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檣車水
水水出檣車案車近刻脫作石東南流逕聖人城南案近刻脫

東過遼縣北
水經注 卷十三

沙水又東南流平陽縣北至靈湖平陽縣在北岸西源有
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涓流控引衆水渠近
自成淵渚長川漫下十許里渠近
迺縣故城東渠近_{脫遷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
隆疆爲侯國王莽更名遼屏也謂之巨馬河亦曰渠
水也又東南流袁本初遺別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
退還公孫瓚追擊之于巨馬水死者六七千人卽此
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

巨馬水又東逕鄧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又東逕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繩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號可懷信爲遊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爲鄧亭溝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涑水于涑谷引之則長津委注逕之則微川輒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逕縣北又東逕涿縣鄧亭樓桑里南卽劉備之舊里也又東

城字南入于滹沱而同歸于海也

水經注卷十三

後魏酈道元撰

灤水

源出鴈門陰館縣東源本及近刻並謂之濱誠文方追切據舊作海已此為七漢周不得讀力追今從說文為正

灤水

東北

流山遼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三年置王莽更名富城矣案今本漢魏皇興三年

灤水

南

出累頭山一日治水泉發于山側沿波歷澗東北流出山遼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三年置王莽更名富城矣案今本漢魏皇興三年

灤水

水經注

卷十二

水經注

卷十三

水經注卷十三

水經注

卷十四

水經注卷十四

水經注

卷十五

水經注卷十五

水經注

卷十六

水經注卷十六

水經注

卷十七

水經注卷十七

水經注

卷十八

水經注卷十八

水經注

卷十九

水經注卷十九

水經注

卷二十

水經注卷二十

水經注

卷二十一

水經注卷二十一

水經注

卷二十二

水經注卷二十二

水經注

卷二十三

水經注卷二十三

水經注

卷二十四

水經注卷二十四

水經注

卷二十五

水經注卷二十五

水經注

卷二十六

水經注卷二十六

水經注

卷二十七

水經注卷二十七

水經注

卷二十八

水經注卷二十八

水經注

卷二十九

水經注卷二十九

水經注

卷三十

水經注卷三十

水經注

卷三十一

水經注卷三十一

水經注

卷三十二

水經注卷三十二

水經注

卷三十三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

卷三十四

水經注卷三十四

水經注

卷三十五

水經注卷三十五

水經注

卷三十六

水經注卷三十六

水經注

卷三十七

水經注卷三十七

水經注

卷三十八

水經注卷三十八

水經注

卷三十九

水經注卷三十九

水經注

卷四十

水經注卷四十

水經注

卷四十一

水經注卷四十一

水經注

卷四十二

水經注卷四十二

臺基四周刻龍道自內而升

案道近
刻作路

國之圓築

祕

閣

宇

其下臺西卽朱明閣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

案道近
刻作路

以石粉

刷

行

于

其上表裏飾

皆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聚練之上燐燐有精

光又南逕水竄七級浮圖西

案永近
刻作水

其制甚妙

案近
刻

公私引製用周園溉

案近
刻

長塘曲池所在布濩故

不可得而論也

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者也爲匈奴

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

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卽

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爲匈奴

所屬處孫暢之述書曰漢高祖破圍七日陳平使

能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

說冒頓解圍于此矣其水又逕薦先宮東獻文帝之

虎鄉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桂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

作工妙徙之于此余爲尚書祠部與宜都王穆張同

拜北郊親所經見柱側悉鏤雲炬上作蟠螭甚有形

勢信爲工巧去子丹碑則遠矣

案近
刻

其水又南

逕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治

皇都洛陽以爲恒州

水左有大道豐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

建也兼諸侯廟碑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成四周欄

木

刻

其水又南逕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山因盤結構_{案此近刻作}真谷巨壯世法所布_{案近刻作}流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_{案此下近刻作}流山北有宮館_{案此近刻作}自山口校渠東出入苑瀆諸園池苑_{案此下近刻作}有洛陽殿_{案此近刻作}北有宮館_{案此近刻作}自山口校渠東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山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又東注武州川逕平城縣南東流注

如津水_{案此字近刻作}在南寧上_{案此近刻作}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王莽之班訓也_{案此近刻作}閩屬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俗謂之去留城也如津水又東南流注于澠水澠

水又東逕平邑縣故城南_{案此近刻作}澠水又東北流東北注澠水澠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

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_{案此近刻作}有驗經言出南非也蓋溫湯失姓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北王莽更名之曰平湖也十三州志曰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_{案此近刻作}北俗謂之魄賓城_{案此近刻作}澠水又東逕平邑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平湖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干城_{案此近刻作}澠水又東逕

道人縣故城南地理志王莽之道仁也地即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故因以爲城名矣今城北有澠澠而不流_{案此近刻作}故俗謂之爲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澠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地理志代郡之屬縣也北俗謂之比鄉州城_{案此近刻作}比澠水又東安陽水注之_{案此近刻作}水出縣東北潭中_{案此近刻作}北俗謂之太拔迴水自潭東南流注于澠水_{案此近刻作}源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

代安陽君_{案此近刻作}此卽章封邑王莽之意安也_{案此近刻作}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_{案此近刻作}導合而南流東北注澠水澠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君也昔奉招爲魏鮮卑段尉屯此澠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南逕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_{案此近刻作}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_{案此近刻作}有驗經言出南非也蓋溫湯失姓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北_{案此近刻作}也_{案此近刻作}澠水又東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門子燕易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揚武將軍馬成爲侯國_{案此近刻作}其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此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卽實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疑是城也尋其名狀忖理爲非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_{案此近刻作}營爲九門

于是就以爲治城圓市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曰東城趙滅代_{案此近刻作}漢封孝文爲代王悔禡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_{案此近刻作}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厭秋亭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門_{案此近刻作}泉源_{案此近刻作}一泉流出城北門二泉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綾羅澤澤際有熱水亭其水東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谷水注之水出昌平縣故城南_{案此近刻作}水又東北入祁夷水祁夷水有會逆水水導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十五里疑卽東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盧植曰此城方就而板幹自移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或傳書削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辨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爲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_{案此近刻作}耆彥云_{案此近刻作}有潛龍出于其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潭深不測而水周多蓮蘚生焉祁夷水又北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東城而非所之說言在上篇卽實非也如淳古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創現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卽于此道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墳亭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里又北連水入焉水出鴈門縣東西北流逕鴈門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卽實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刺山山上有佳大黃也其水北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到刺山水注之水出到刺山西山甚峻峻未有升其巔者_{案此近刻作}魏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刺山山上有佳大黃也其水北流逕一故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

注連水連水又北逕富城縣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

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卽此處也應劭曰當桓都山

作城故曰當城也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

祁夷水西有陪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

祠也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于澠水

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澠是也澠

水又東北逕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

者其水又東北流注澠水澠水又東逕潘縣故城北

水經注

案近刻誤作延潘城縣北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溪縣魏土地記曰

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逕代郡其水

東北流歷笄頭山關廟曰笄頭山在潘城南卽是山

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潘泉故澗澗萬上承潘泉

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

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

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百一十里有濟縣地理志

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廣十數步東出城注協陽

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惟汙渠而已關水又

東北流注于澠水澠水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

曰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案近刻誤作西南有雍洛城桑乾

水在城南東流者也澠水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王

莽之下忠也魏冀州廣甯縣廣寧郡治魏土地記曰

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堯廟澠水又東逕高

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堯語呼毛爲無案毛近刻誤作無今改

宜鄉也澠水又東案此下近刻誤作行溫泉水注之上承溫

泉于橋山下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

山山下有溫泉案近刻誤作山字泉上有祭堂雕簷華宇被

干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

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澠水澠

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當城

出縣北塞外卽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

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

東二百四十里答謂是水爲河頭河頭出戎方土俗

變名耳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鄉水水出縣西山

東逕延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

陵鄉故縣也俗指爲琦城案近刻誤作琦城川指謂之琦城川又東逕羅

亭又東逕馬城南案近刻誤作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于大

甯郡北右注鴈門水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

之山屬出其門案近刻誤作開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

重續輿地圖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逕塞其水東南

水經注

卷十三

水項家達校

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又東案近刻誤作東又北流之水

出東阜下西北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

敦水亂流東北注鴈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

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鴈門山

謂斯水也鴈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與

神泉水合案近刻誤作此二字水出葦壁北水有靈焉及其密

雲不雨陽旱急期多禱請焉水有二流世謂之比連

泉一水東北逕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

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同道城北又

水經注

卷十三

七

東注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于葦壁北東逕陽門

山南託台谷謂之託台水汲引泉溪澗東注

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鴈門水鴈門木

又東逕大甯郡北魏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卽山海

經所謂脩水東流注于鴈門水也地理志有于延水

而無鴈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

延河案無近刻誤作延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

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爲桑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

此見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東逕閼城南按史記蔡

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閼成君疑卽澤所邑也世

名武岡城于延水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西北東

南流逕小甯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于延水又

東案近刻誤作此十九字逕小甯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西部

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甯城西二十

里有小甯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于甯百余

年人以爲善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

人取仲尸棄于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破囊從而詰

案近刻作是處也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水導源縣之東泉

人知我耳去矣後爲夫餘王驛使來甯案來近刻此方人謂之謫仙也案此近刻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

注之水有三源出黑王城西北奇源合注總爲一川

東南逕黑王城西又東南流逕大甯縣而南入延

河延河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王

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近

刻脫城字有大甯城于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王莽

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雞山

四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寧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雞

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

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于夏屋而并其

土葬子迎其姊于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

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于山而自殺人憐之爲

立祠焉因名其山爲磨笄山案其山近刻脫每夜有野雞

羣鳴于祠屋上故亦謂之鳴雞山魏土地記云代

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

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

以大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白殺民憐之

爲立神屋于山側因名之爲磨笄之山未詳孰是于

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久居也王

謂二刻脫所其水東南流注于澆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

至廣寧入沽案法原本及近刻並說非矣

又東過涿鹿縣北

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

城南王莽所謂怖陸也案拂近刻脫黃帝與蚩尤戰于

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案阿近刻卽于是也

斷崖雙阜共秀競舉望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

志年及弱冠變簮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

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

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

令艦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化爲大烏出在車外翻

飛而去落一廟于斯山故其峯巒有大廟小廟之名

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廟小廟山

山上神名大廟神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

北二十里塗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溫湯

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麗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

甚諸湯下足便觸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

耳不得言大廟山東其水東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

禹注滻河滻河又左得清夷水口魏土地記曰牧牛

泉西流與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互受通稱矣清

夷水又西靈亭水注之案亭下近刻衍減字水出馬蘭西界中

衆泉湧滔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清瀆水又左與

馬蘭溪水會水導源馬蘭城案近刻脫城北負山勢因

阿仍溪民居所給惟仗此水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

不克北保此城爲磧所據有栗水入焉水出縣下城

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滻河滻河又西石與陽

溝水合案古與近刻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居庸縣

故城北案近刻脫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居庸縣

西逕居庸縣故城南魏上谷郡治昔劉虞攻公孫彊

泉蓋齊桓公霸世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宋馬懸車

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也水原出沮陽縣東而

西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

上谷郡治此案秦下近刻脫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

陰關驅日涿鹿東北至上谷城六十里魏土地記曰

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流注

于潔水潔水南至馬陞山謂之落馬洪

案近刻作河

又東南出山

潔水又南出山

案出近刻作人潔布飛梁懸河注鑿湖湍

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潔水自南出

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千水非也潔水又東南

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過廣陽薊縣北

潔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後漢書曰世祖與

過廣陽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浮圖建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其趾磬固

之勝所也

湖水東流爲洗馬溝閩城南門東注

案近刻作河

門注

昔銚期舊戰處也

其水又東入潔水潔水又

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

西北出薦城中景明中造

出薦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

案近刻作河

燕王陵北又

東逕薦城北又東南流魏土地記曰薦東十里有高

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潔水

又東至漁陽

案近刻作河

羅奴縣西入筠溝

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爲羅奴侯魏遺

張邵樂進閩羅奴卽此城矣筠溝潞水之別名也

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晉周武王封堯

後于薦今城內西北隅有薦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魏

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秦始皇

二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爲燕

王更名燕國

案近刻作王莽改曰廣有

案近刻作公

縣曰代

戎

案近刻作戎

城有萬載宮光明殿東掖門下萬算客備

立銅馬像處晉慕容廆有駿馬名白有奇相逸方至

儔光壽元年歲四十九矣

案近刻作歲

而駿逸不虧體奇

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

合潔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説云高梁無上源

清泉無下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濁澗涓

流方成川澗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爲微津散漫難

尋故也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十三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十四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十五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十六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十七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十八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十九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二十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二十一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二十二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二十三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二十四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二十五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

案近刻作河

卷二十六

案近刻作河

水經注卷十四

後魏 鄭道元 撰

濕餘水

小邊水

潤水

大邊水

小邊水

潤水

濕餘水

古河

鮑丘水

濕餘水

古河

鮑丘水

濕餘水

濁水

水經注

關在治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更始使

者入上谷

案近刻作關

縣

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卽是關也

其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

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故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

累石爲關垣

案近刻作崇墉

壁非輕功可舉山岫晝

深側道彌狹林鄣遠險

案近刻作據

路才谷輒曉禽暮

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盼之者莫不傷思矣其水歷

山南逕軍都縣界又引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

植隱上谷軍都田是也

案近刻作鹿

其水南流出關謂之

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也

案近刻作是

行水

東流過軍都縣南

案近刻作軍都

縣北又東流過薦縣北

濕餘水故瀆東逕軍都縣故城南又東重源潛發積

而爲澗謂之濕餘澗又東流易荆水注之其水導源

西北千尋

案近刻作下衍

字亦曰丁蓼水東南流逕郁山

西謂之易荆水

案近刻作公孫瓚

之敗于鮑丘也走保易荆在今雄縣

阻此水也

案近刻作走保易京在今雄縣

易荆水又東左

合虎頭泉水

案近刻作虎頭水

出平川東南流入易荆水又東南與孤

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源孤山東南流入易荆水謂

孤山

案近刻作孤水

也此誤引孤

易荆水又東左

案近刻作易荆水

易荆水又東左

導源孤山東南流入易荆水謂之孤山

也此誤引孤

案近刻作孤水

孤山東南流入易荆水謂之孤山

之塔界水又東逕薦城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南案昌平即

平昌

又謂之昌平水魏土地記曰薦城東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流注濕餘水

水

平即

近刻

又謂之昌平水又東南流左合芹城水

水

案合近刻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又東南出峽

案近刻

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

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太和中掘此

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

德也漢明帝改曰鹽田右丞治世謂之斛鹽城西北

去御夷鎮二百里南注鮑丘水又南逕饒奚縣故城

東案_{矣近刻}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鮑丘水又西南逕

獮平縣故城東王莽之所謂平猶也又南合三城水

水出自白里山

案白近刻作四城蓋後人所改謂之

王莽更之曰平猶謂之

三城水又逕香陰山山上悉生橐本香世故名焉又

水經注

卷十四

王莽更之曰平猶謂之

西逕石窟南窟內寬廣行者依焉窟內有水淵而不

流栖薄者取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山南

案凌近刻作凌

與石門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郭寒深陰崖積雪

凝冰夏結事同離騷賦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

一水西南流注之

案近刻

是水有桑谷之名蓋沿出桑溪故也又西南逕獮平城東南而右注鮑丘水鮑

丘水又東南逕漁陽縣故城南漁陽郡治也

案近刻

城南水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路縣曰得

陽六字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路縣曰得

陽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于沽河

萬鮑丘水又西南流公孫瓛既害劉虞烏尤忌劉氏

之德迎其子和合衆十萬破瓛于是水之上斬首一

鮑丘水入潞通衛潞河之稱矣

案潞河近刻

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潞水于戾陵縣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

王且之陵故以戾陵名壤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

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

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發梁

又南過潞縣西

鮑丘水入潞通衛潞河之稱矣

案潞河近刻

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潞水于戾陵縣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

王且之陵故以戾陵名壤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

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

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發梁

又南過潞縣西

鮑丘水入潞通衛潞河之稱矣

案潞河近刻

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潞水于戾陵縣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

王且之陵故以戾陵名壤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

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

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發梁

又南過潞縣西

山以觀源流相潔水以度形勢案近刻

水之通渠羨泰民之殷富案近刻乃使帳下丁鴻督

軍士千人

案督近刻在丁鴻上

以嘉武安

道高梁河造戾陵逕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

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

案近刻路訛作黃也雖作時

長岸峻

十丈山水暴發

案近刻訛作山川暴發

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

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一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

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曠遣謁者

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

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渠車箱渠

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調含

案近刻舍

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

案近刻原隰

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濱門灘澦池

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

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

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造立積三十六載至五

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過之熟視臨山川

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

長岸立石渠脩邊

案主近刻

治水門門廣四丈立

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

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主經負而事者蓋數千

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

府文武之士感泰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

乃還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

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示爲後式焉事見其碑

醉父東南流逕薊縣北

案近刻

又東至潞縣注于鮑

丘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

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于潞東謂是縣也屈而

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

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于是水之南光武

策其必敗果爲寵所破遺壁故壁存焉鮑丘水又東

南入夏津漳南紓曲渚十餘里北瓠謙澤眇望無垠

也

案近刻訛作限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筍溝水東出今筍

溝水斷

案今近刻合貯本字

衆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

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

西北流逕平谷縣屬西南流獨樂水入馬水出北抱

獮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十

二將追大槍五幡及平谷大破之于是縣也其水南

流入于泃泃水又左合盤山水水出山上其山峻險

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

泃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水出北

山山在饒奚縣故城東南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又

屈逕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重書封大

司馬霍光爲侯國父賴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

其縣食邑北海河東譜墳曰按漁陽有博陸城謂此

也今城在且居山之陽

案近刻其居山之陽

處平陸之上

而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日

案近刻作有嘉美

名也洳水又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而東南流注

于沟河案向河上近沟河又南逕納城東而南合五

百溝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納城南東入于

沟河案洞近刻河又南逕臨河城北

案作河城東側城南出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

燕戰于鮑丘水齊師遁即是水也沟水又南入鮑丘水

鮑丘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濟上承滹沱水于泉州

案源流原本及近刻並謂作宰池考其水注云濟

河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泉州渠出焉即此今

改故以泉州爲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

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自滹沱北入其下歷水澤

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

祖以踢碩據邊將征之

案將字上近刻衍公字從河口鑿渠逕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東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則通注澗水又

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嶺絕

案山下近刻衍之字壁立洞開俗謂

劉政遼東太守陽紹中平五年詔中郎將孟益

案作孟益率公孫瓛討純戰于石門大破之禪水又

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

終山卽吊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壠

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

孝父母終沒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

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家焉陽氏諳教

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毛無

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

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諸敘自去文矣

案于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

藍水注之水出玉田自去今

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諧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

也射之候羽卽此處矣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

溫水卽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潔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也脫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有溫湯卽此也其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澗水澗水又西南

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澗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

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

案近刻訛作上

縣境之側有石鼓圭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

訛作龜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舊言燕山

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

終山卽吊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壠

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

孝父母終沒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

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家焉陽氏諳教

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毛無

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

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諸敘自去文矣

案于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

藍水注之水出玉田自去今

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諒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

也射之候羽卽此處矣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

溫水卽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潔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也脫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有溫湯卽此也其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澗水澗水又西南

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澗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

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

案近刻訛作上

縣境之側有石鼓圭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

訛作龜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舊言燕山

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

終山卽吊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壠

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

孝父母終沒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

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家焉陽氏諳教

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毛無

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

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諸敘自去文矣

案于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

藍水注之水出玉田自去今

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諒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

也射之候羽卽此處矣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

溫水卽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潔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也脫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有溫湯卽此也其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澗水澗水又西南

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澗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

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

案近刻訛作上

縣境之側有石鼓圭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

訛作龜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舊言燕山

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

終山卽吊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壠

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

孝父母終沒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

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家焉陽氏諳教

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毛無

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

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諸敘自去文矣

案于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

藍水注之水出玉田自去今

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諒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

也射之候羽卽此處矣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

溫水卽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潔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也脫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有溫湯卽此也其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澗水澗水又西南

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澗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

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

案近刻訛作上

縣境之側有石鼓圭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

訛作龜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舊言燕山

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

終山卽吊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壠

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

孝父母終沒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

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家焉陽氏諳教

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毛無

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

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諸敘自去文矣

案于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

藍水注之水出玉田自去今

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諒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

也射之候羽卽此處矣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

溫水卽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潔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也脫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有溫湯卽此也其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澗水澗水又西南

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澗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

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

案近刻訛作上

縣境之側有石鼓圭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

訛作龜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舊言燕山

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

終山卽吊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壠

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

孝父母終沒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

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家焉陽氏諳教

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毛無

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

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諸敘自去文矣

案于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

藍水注之水出玉田自去今

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諒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

也射之候羽卽此處矣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

溫水卽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潔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也脫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有溫湯卽此也其

水經注

卷十四

王福清校

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澗水澗水又西南

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澗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

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

案近刻訛作上

縣境之側有石鼓圭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

訛作龜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舊言燕山

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

終山卽吊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壠

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

孝父母終沒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而上無水

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

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卽家焉陽氏諳教

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毛無

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寶曰于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田

山合城一川案濡水卽今澆河源出巴延屯圍古澆
道河始自東會之三道河爲澆河直源外屬失實恭讀以次
山來會之三道河爲澆河直源外屬失實恭讀以次
御製碑文考證司農卿賈元正刻于古傳記謹附
氏之誤謬錄并卷首並出誠子此又西北逕禦夷故
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則連淵水注之案左下
道字案水出改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緣
誰作泉案洞近刻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案左下
水池南池水淵而不流案池近刻其水又西屈而北
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案沼上近刻何
案洞近刻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案左下
作水池南池水淵而不流案池近刻其水又西屈而北
水經注

卷十四

未王福清校

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難聲相
近狄俗語訛耳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
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案後有
水其地卽唐之松檉林山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
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
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
其源三泉雁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南注呂
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逆流水注之水
出山南東注逕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
入馬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逕
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
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鹽
中案漢志白檀縣作濱水古日池名叫濱及漢景帝
師東轅弭節白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
出塞外三川故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流逕要陽縣
故城東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要水又東南
流逕白檀縣而水南流入于濡案白檀在今密
縣並非濱水所逕

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案西藏水卽今之固
今之茅溝河次合東藏水卽今之賀音河鄉氏敍東
會殊乖川流之次恭讀附識于此亂流右會龍泉水
水出山中藏水合流而與西源獨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
案近刻又東南流逕武列溪案元之附會耳食顯然無疑謹
附識于此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深不
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水又東南流與龍
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案西近刻東流入三藏水
案近刻又東南流逕武列溪案元之附會耳食顯然無疑謹
附識于此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深不
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水又東南流與龍
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案西近刻東流入三藏水
水經注

卷十四

未王福清校

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洛水合焉水出盧
龍案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案近刻說作左
得去潤水又合敖水二水竝自盧龍西注濡水濡水
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
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焉魏土地記曰
肥如城四十里有濡水南流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
世謂之小濡水案世近刻說也非也水出肥如縣東北玄
溪案近刻西南流逕其縣東北屈南轉西迴逕肥如
縣故城南俗又謂之肥如水案近刻說之字又此
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子奔燕燕封于此故曰
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溪案近刻地理風俗記曰陽
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英爲侯國西南流右會盧
水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
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溪案近刻地理風俗記曰陽
樂故燕地案近刻說作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
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
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水發冷溪
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案此下近刻說之二字水出東
北溫溪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

水經注

未王福清校

水經注

大沮水合而爲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旣滅肥遷其族于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水案水上近利折盧字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南入玄玄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

東面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國也宋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于孤竹子武王伐殷孤竹子不從武王而歸此而餓死于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

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柳閭君仁善願見藏棲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史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故葬之晉書荀勗傳云嘗西入見李

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

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西鄉北濡西近荆記作主故瓠溝水注
記作主故之水出城東南原流注濡水濡水又逕故城南故荆故東逕樂
城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

安寧北東南入海灘水東南流逕安寧縣西界與新
河故瀆合瀆自延奴縣承鮑丘水東出謂之鹽關口
魏太祖征羈頓與洵口俱導也世謂之新河矣案近刻誤云新河又
之字陳壽魏志云以通海也海字上訛河字又新河又
東北絕庚水案近刻誤作庚水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泃渠
之水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案此下近王莽之刻
武也新河又東分爲二水案近刻誤分字枝瀆東南入海新
河自枝渠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案近刻誤作合水出
新安平縣案近刻誤
安字下同西南流逕新安平縣故城西地

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遼西北世謂之馬頭水。案近刻記作山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案近刻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南會新河南注于海。案近刻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陽縣南入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案近刻地理志曰虛水會作盤下同。水出新平縣東北世謂之大龍川。記作山東南流逕令支城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案近刻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水出令支縣。

案過近
刻作過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母爲侯國魏土地記曰今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淸水會水出海

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十許里西入九過注海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逕爲北陽孤淀案北近刺淀水記作孔

本縣有水皆自西向東流，名之曰瀘水。瀘水又東南流至崇縣境，石山交頽曰碣石，在迤西崇縣王莽之遷武也。崇縣并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爲

馬德謨著近刻 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索揚近刻作碣漢武帝亦嘗登之

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角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索揚近刻此二字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體

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
莫動手工人潛以腳蓋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
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蓋者溺死
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安復東趣疑卽是也漏
水于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
按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
闔然止瞪然視援弓將射案接近刻詎作援引而未發謂左
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

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角兒案管子曰豈山之神有角兒長尺人物具

靈王之看舞則靈山之神見且走黑前走遠也袒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

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 便道澇水 蒙平縣西

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爲侯國王莽之自平也故平州治又南逕遼縣故城_{四家近刻南訛作東縣}順縣_{漢作陸}王莽更名之曰遼縣也_{案縣近刻}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陽卽此也

右北平白狼縣東南

案近刻此下有萬成縣三字係衍文

北流西北屈

逕廣成縣故城

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

西北石城

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

縣故城

南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

西卽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蹠頓尤強爲

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爲害公出盧龍擊山堙

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蹠頓將數萬騎

逆蹠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

擊之虜衆大崩斬蹠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

水經注

卷十四

王

福清校

曰曹操于尼擊馬牽于馬上作十片仰于此也博物

志曰魏武于馬上逢獅子使格之殺傷其衆王乃自

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吼呼奮越

案近刻王福清校

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

超上王車輶上

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上獅子卽伏不敢起

于是遂殺之得獅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雞

狗皆無鳴吠者也

案近刻王福清校

其水又東北入廣成

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

東

案近刻王福清校

王莽更名伏狹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源

西南山下

案近刻王福清校

東流北屈逕一故城西

案近刻王福清校

世謂之雀目城

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

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

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

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徙之

案近刻王福清校

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乘夷

稱也

案近刻王福清校

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白晉

案近刻王福清校

水注之水導西北逕山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

北逕龍山西燕慕容谷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

案近刻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十四

王

福清校

又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

案近刻王福清校

縣改高句麗胡之國也

案近刻王福清校

漢武帝元封二年

平右渠置玄菟郡于此王莽之下句麗水出遼山西

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

也使陽

築龍城

改柳城

為龍城

縣十二年

黑龍白

龍見于龍山號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

首嬉翔解角而去號悅大赦號新官曰和龍宮立龍

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

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遼道有黃龍亭者也

案卷近刻

司馬宣王之平遼東

首嬉翔解角而去號悅大赦號新官曰和龍宮立龍

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

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遼道有黃龍亭者也

案卷近刻

司馬宣王之平遼東

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卽是也又東北濱真水出西北

寒外東南歷重山東南人白狼水自狼水又東北出

東流分爲二水

案近刻王福清校

右水疑卽渝水也地理志曰

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世以爲河

連城

案近刻王福清校

連城

案近刻王福清校

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憑

德者矣

案近刻王福清校

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

曰檮倫水

案近刻王福清校

檮倫水

案近刻王福清校

之變名耳疑卽地理志所謂侯水

北人渝者也

案近刻王福清校

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蓋言

自北而南也

案近刻王福清校

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

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營

丘在齊而名之于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廻儕分所

在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

案近刻王福清校

平縣爲淡淵晉水嘉三年濁小遼水又逕遼縣

案近刻王福清校

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

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爲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

平縣

案近刻王福清校

平縣爲淡淵晉水嘉三年濁小遼水又逕遼縣

案近刻王福清校

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

也斬公孫淵于斯水之上者也

案近刻王福清校

西南至遼陽入遼水也

案此十二字近刻在前

襄平縣

案近刻王福清校

入大遼水

案近刻王福清校

司馬宣王之平遼東

水經注

卷十四

王

福清校

水經注

卷十四

</

水經注卷十五

後魏鄒道元撰

洛水 **伊水** **瀍水** **涧水**

地理志曰洛出冢嶺山山海經曰山上洛西山又曰
龍山之山洛水出焉又與汎水合水出南山之山東

讀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入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通假竝此二字

近刻訛作水北發戶山案發上近刻衍出字南流入洛治水又

東得乳水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水北出艮餘山南流注

于洛案流近刻
証作南 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案此十字
原本及近
刻元鉅校

水出蠱尾之山案蠱通作蠱謂作蠱

東海字三面屈口合之屈不方口海經曰濟水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案近刻脫是也又曰自鹿蹠此十五字是也

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與
瞿鳩爲丘山之次焉故山每望日比二山首各仰之

論舉爲力此之多焉竚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治潤也
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

其水逕于陽虛之下山海經又曰案又字近刻誰在日字下陽虛

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之扈洛汭之水靈廟負

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卽于此水也洛水又東歷清池

山東山山之東山也。有傍字，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

所謂洛別爲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水南出三要

山東北逕徂陽城西而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與
濮水合水南出濮興山宋興近刻訛谷謂之濮水也

東北逕獲輿川世名之爲郤川東北流注于洛洛水

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案此十八字原本載

開山岡曰山多重固在韓案山下近刻衍出字建武二年強弩大將軍陳俊案大近刻作偏轉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即此也而東北流注于洛洛水父宋左台北溪南流入于

洛也

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

太陰谷水南出太陰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合白

馬溪水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馬故溪澗以

物色受名也溪水東北流注于洛案東下近刻衍文字洛水又

東有冒澗水注之水出山西宜陽山而東南流逕宜

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都典農治此後改爲

郡其水又南注于洛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

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

卽爲案四上近刻有合字合之名起于是矣劉曜之將攻

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于此故于父邑也洛水又東

合杜陽澗水案陽近刻訛作柳下同水出西北杜陽溪東南逕

一合馬東與柴谷水合亂流東南入洛洛水又東渠

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兒山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上六序流作經下九字仍屬東北流逕雲中塢左上逕避脣嶺案左近刻訛在流

水經注

煙半垂纓帶山阜故塢受其名渠谷水又東北入洛

水案近刻洛水又東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黃

人見之與諸登不應作歲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

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

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

登上峰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而

問作歲人作歲人曰故是向人蔘籍更求之不知所

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孫綽之敘高士傳言在

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

人旣神遊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

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

又東北過宜陽縣南

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峰聳立形狀同熊耳此自別山

不與禹貢等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焚崇

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

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漚池矣又東南逕宜陽縣故城

西謂之西度水又東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宜陽

水經注

卷五
七
水經注

縣故城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秦武王以甘茂爲左丞

相曰寡人欲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朽矣茂請約魏以

攻韓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城故韓地也後乃縣之漢

哀帝封息夫躬爲侯國城之西門赤眉焚崇與益子

及大將等奉聖綬劍璧處世祖不卽見明日陳兵于

洛水見益子等謂益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

悔上歎曰卿庸中駁駁鐵中錚錚也洛水又東與厭

染之水合案染近刻水出縣北傅山大陂山舞草木

其水自陂北流屈而東南注世謂之五延水又東南

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黃

中澗水出北阜二源奇發總成一川東流注于洛洛

水又東祿泉水注之案近刻其水北出近溪案近刻水出北

洛水又東共水入焉水北出長石之山山無草木

木其西有谷焉厥名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溪口

水出西北尹谷東南注之共水又西南與左澗水會

案共水又西南與西南刻水東出近川西流注于共水

共水發源共谷西南流與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

水經注

卷五
九
水經注

水共水世謂之石頃泉案近刻點之字而南流注于洛洛水

又東黑澗水南出陸渾西山歷于黑澗西北入洛洛

關澤卽經所謂散關鄭自南山橫洛水北屬于河皆關塞也卽楊僕冢僅所築矣惠水出自石山之陽東

南流與澇水合水東出婁涿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水又東南謝水北出瞻諸之山東南流又有交觸之

水北出庵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城北

案城北近刻

二十里者也

案此有驗誤

其城西阻寒垣東

枕惠水

誰作抗

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

大將軍率五營士屯都亭

案近刻

車字置函谷廣城伊闢

河閣字闢亦記

一茅元鉛板

水經注

卷十五

作閻復

都尉官治此閻谷爲之首在八閻之限故世

案小字近刻

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人總其統目有八閻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

備北流注于洛水之南案此下近刻

則鹿蹤之山也世謂

之非山

案此下近刻

其山陰則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

案此下近刻

是水也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咸周于中土南鑿平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今蓋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懿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國志所謂甘城也案洛下近刻行日字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季陪尾北與澇澇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湧存焉

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鑿于洛水北因于都山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咸周于中土南鑿平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今蓋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懿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國志所謂甘城也案洛下近刻行日字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季陪尾北與澇澇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湧存焉

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

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鑿于洛水北因于都山

水經注

卷十五

作閻復

都尉官治此閻谷爲之首在八閻之限故世

案小字近刻

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人總其統目有八閻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

備北流注于洛水之南案此下近刻

則鹿蹤之山也世謂

之非山

案此下近刻

其山陰則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

案此下近刻

是水也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扶猪之山

案扶猪近刻記作林

以爲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八百里

案此下近刻

千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

案此下近刻

司馬遷自序云

案此下近刻

天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

案此下近刻

太史公留滯周南

案此下近刻

仲冶曰古之周南今之洛

案此下近刻

陽漢高祖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備行矣屬

光武中興寢居洛邑遠于魏晉咸

兩宅焉故魏略曰

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作魏爲土德土水之牡

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水長沙晉舊傳

云祝良辰召卿

案此下近刻

爲洛陽令歲時元皇天子

案此下近刻

新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

案此下近刻

午紫雲水起

案此下近刻

甘雨登降人爲歌曰天久不雨

案此下近刻

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旁沱下兩

案此下近刻

則縣司及河南尹治司隸周官也漢武帝使領徒隸

案此下近刻

流潛通重源又發側緣氏原開山圖謂之緣氏山也

案此下近刻

亦云仙者升焉言王子晉控鵠斯早

案此下近刻

水經注

卷十五

案此下近刻

甘雨登降人爲歌曰天久不雨

案此下近刻

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旁沱下兩

案此下近刻

則縣司及河南尹治司隸周官也漢武帝使領徒隸

案此下近刻

流潛通重源又發側緣氏原開山圖謂之緣氏山也

案此下近刻

亦云仙者升焉言王子晉控鵠斯早

案此下近刻

水經注

卷十五

案此下近刻

案此下近刻

案此下近刻

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畝貢計所頤故渚得其

案此下近刻

名又直偃師故縣南

案此下近刻

與緣氏分水又東休

案此下近刻

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而北

案此下近刻

與少室山水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

案此下近刻

又左會南溪水水發大穴南山北流入休水休水又

案此下近刻

西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峽謂之大穴口

案此下近刻

北屈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南零星塢水

案此下近刻

北屈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南零星塢水

案此下近刻

北屈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南零星塢水

案此下近刻

北屈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南零星塢水

案此下近刻

水經注

卷十五

案此下近刻

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

案此下近刻

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

案此下近刻

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

案此下近刻

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

案此下近刻

水經注

卷十五

案此下近刻

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百

案此下近刻

六年洛絕于涧卽此處也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

案此下近刻

東北歷鄆中水南謂之南

案此下近刻

鄆水又北流注于洛水

案此下近刻

水經注

卷十五

案此下近刻

水又東過偃師縣南

遷之道

案韓近刻作遷而此又無神話事同木偶之狀喻其

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矣

郭水又東南于訾城西北

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訾洛渡北有郭谷水東入

洛謂之下郭故有上郭下郭之名亦謂之北郭于是

有南部北郭之稱矣又有郭城蓋周大夫郭叔之舊

邑

案宋府近刻作邑下向

記

洛水又東

逕訾城北

又東羅水注之

案此十四字原本

記

水南出蒲陂

案近刻作蒲陂

記

西北流合羅水謂之

案此十四字原本

記

長羅川

案近刻作長川羅

記

亦曰羅中也蓋老子郭羅之宿居

案此有賦誤近刻作太

記

故川得其名耳羅水又西北白馬溪水注之水出嵩

山北麓逕白馬

記

東而北入羅水西北流白桐澗水

案宋府近刻

記

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又

案宋府近刻

記

北九山溪水入焉

案宋府近刻

記

水出百

案宋府近刻

記

稱山東谷其山

案宋府近刻

記

孤峰秀出嶠崿分立仲長統曰昔密有卜成者

案宋府近刻

記

九山府君也

案宋府近刻

記

南據高岳北帶洛溝

案宋府近刻

記

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在戌

案宋府近刻

記

庚午考元康二年乃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卯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子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乙丑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丙寅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丁卯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戊辰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己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庚午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辛未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壬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酉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戌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乙亥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丙子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丁丑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戊寅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己卯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庚辰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辛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壬午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未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乙酉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丙戌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丁亥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戊子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己丑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庚寅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辛卯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壬辰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午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乙未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丙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丁酉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戊戌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己亥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庚子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辛丑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壬寅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卯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辰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乙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丙午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丁未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戊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己酉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庚戌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辛亥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壬子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丑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寅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乙卯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丙辰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丁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戊午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己未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庚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辛酉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壬戌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亥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子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乙丑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丙寅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丁卯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戊辰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己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庚午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辛未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壬申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癸酉

案宋府近刻

記

歲次甲戌

案宋府近刻

記

口山峽也冀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媯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卽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南八十許里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案近刻此二十七字春秋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服皮曰三塗大行轄轅崎澗案近刻非南望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案近刻或云山字亦云山名也以服皮之說案近刻作服塗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或水經注

東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謂之七谷水南潤東逝案近刻作祖歷其縣南又東南左會北水亂流左合禪渚水案水近刻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在原上案在近刻原上此作左陂方十里作饒魚葦卽山海經所謂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禪音暖案一作鰐字七化羽淵而復在此然已變怪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水案近刻作涓陽水又東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于庖長而有賢德案近刻作殷以爲尹曰伊尹也

水經注 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卷十五
馬懷橋長水出新城西山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宗均碑南案宗近刻均字文平縣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東流入于伊又有明水出汜縣北與明水合案近刻此下又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經北水二字又西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亮壘南西北合康水水亦出狼阜山東北流逕范擒也石上菖蒲一寸九節爲藥最妙服久化倦案近刻六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逕岳高山北西南與灤水合水出東北澗谷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逕澗水故城西案近刻縣故二字西南流入于狂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三源案三近刻各導一溪故出山南流合舍案此四字近刻記故世有三交之名黃城西又南逕澗水故城東案近刻字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入風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澗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楚吾得師師及秦伐鄭國綸氏者也左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逕三足龜人食之者無人疾可以已腫狂水又西逕澗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楚吾得師師及秦伐鄭國綸氏者也左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逕

流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案此下近刻引流同二字南入于洛今

穀水

東入千金渠

渠水

與之俱東入洛矣或以是水

始爲周公之所相卜也

因悅曰

今河南死水

案故本水出云南

當爲死水

故北

禁其是此水也

案是下流刻衍削字

然意所未詳

故竝書存之耳

水經注卷十六

後魏酈道元撰

穀水

甘水

漆水

澗水

沮水

穀水出弘農龍池縣南墦塚林穀陽谷

山海經曰

傳出之西有林焉曰墦塚

穀水出焉東流

注于洛其中多瑠玉今穀水出于岐

東馬頭山穀陽

谷

案子近刻

東北流歷龍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

中二年

案成中二字近刻

初城徒萬戶爲縣

案東近刻城因

水經注

卷六

一

七

卷六

一

七

水經注

卷六

一

七

得是名矣

二望爭高

斗聳相亂

西瞻雙阜右望如砥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穀水又逕

白超壘

南

案朱謀堵云當作白超壘未黃巾賊起元和志白超壘

以自因朱載延之西征記云大至白超壘去函谷十

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

案近刻訛作

相去百

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

案治官近刻訛作治

以經國用遺跡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穀水又逕

白超壘

一名白超壘未黃巾賊起元和志白超壘

以自因朱

載延之西征記

云大至白超壘去函谷十

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

案近刻訛作

相去百

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

案治官近刻訛作治

以經國用遺跡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穀水又逕

白超壘

一名白超壘未黃巾賊起元和志白超壘

以自因朱

載延之西征記

云大至白超壘去函谷十

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

案近刻訛作

相去百

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

案治官近刻訛作治

以經國用遺跡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穀水又逕

白超壘

一名白超壘未黃巾賊起元和志白超壘

以自因朱

載延之西征記

云大至白超壘去函谷十

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

案近刻訛作

相去百

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

案治官近刻訛作治

以經國用遺跡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穀水又逕

白超壘

一名白超壘未黃巾賊起元和志白超壘

以自因朱

載延之西征記

云大至白超壘去函谷十

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

案近刻訛作

相去百

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

案治官近刻訛作治

以經國用遺跡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穀水又逕

白超壘

一名白超壘未黃巾賊起元和志白超壘

以自因朱

載延之西征記

云大至白超壘去函谷十

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

案近刻訛作

相去百

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

案治官近刻訛作治

以經國用遺跡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穀水又逕

白超壘

一名白超壘未黃巾賊起元和志白超壘

以自因朱

載延之西征記

云大至白超壘去函谷十

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

案近刻訛作

相去百

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

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

案治官近刻訛作治

以經國用遺跡

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

內謂之八精坂
下係重出衍文
擊仲治三輔決錄注云馬氏兄弟第五

鴻之語當有版文皆爲疏僻矣

人共居澗穀水之交作五門客因舍以爲名今在

東北過穀城縣北

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按里數不殊仲治所記

水會尚有故居處斯則澗水也卽周書所謂我卜澗

水東言是水也案此七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皆訛在
此又澗水東下近刻今改正移于海經目北流注于

穀水之兼稱焉案謂下述故尚書曰伊洛海澗既入

于河而無穀水之曰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公新安

有澗水源出縣北案近刻注又有澗水未知其源余

水經注

考諸地記並無澗水但澗澗字相似時有字錯爲澗

也故闕馴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是以知傳寫書誤

字繆舛真澗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

乎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澗諸山西三十里

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世謂之百

蒼水案世通刻北流注于穀水案此下近刻有其中多

此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麌諸之山其陽多金玉少水出于

其陰控引衆溪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水案世通刻

也穀水又東會臨澗水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蓬山西十

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

注于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庭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

云出檀山案世通刻北流注于穀水案此下同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案上所引不言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戍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

所究今川澗北注澗映泥濘何得言枯涸也案上所引無枯涸

水經注

卷六

五

水經注

卷七

509

洛陽以爲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

水又東流逕乾祭門北案王城北門

日乾祭門子朝之亂晉所

開也東至于金閭河南十二縣境薄曰河南縣城東

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

更脩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爲堨而開溝渠五所謂

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壠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

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渠此渠更開溝渠此水衝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

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明帝脩王張政績也案明

渠此水作井也字語林曰附

水經注

案此下近刻出常流上三丈築壠二場五龍泄

水逐渠案此近刻作堤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案此下近刻行還字語林曰附

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脩九龍堰阮與協文

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

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

水逐渠案此近刻作作捐棄大功故名今堨皆係後人越改

今故無令遏作捐棄大功故名今堨皆係後人越改

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

更于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泄至理

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山其卑下水得踰上

坎故也今增高千金于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

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二場

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

龍渠卽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永嘉初汝

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附之以利潤迎案此二

十一公私賴之水積年渠壞頽毀石砌始盡道基見

存朝廷太和中脩復故場拔千金堨石人西脇下文

六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于河南城北石礪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丘案近刻訛作孤丘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想于水是以不敢預脩通之若于後當復與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準之于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于水上案梁近刻訛作渠按橋西門之南頃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豎枋更爲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飯賓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澈處破石以爲殺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案近刻訛作記并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巷東西長七尺南北龍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丈謂之臘門橋案單近刻訛作等下同潘岳西征賦曰駐馬臘門案近刻訛作秣馬壘門卽此處也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石崇之故居案此下刻行也字石季倫金谷詩集敍曰余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爲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

水經注卷十六
九子鼎校
陽山案明帝近刻訛作基尚存孫盛魏春秋曰景初元年黃初元年明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于芳林園植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役繁興案時近刻訛作是帝躬自茹土率羣臣三公已下莫不展力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連通東京賦曰平仲案近刻訛作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復彌矣穀水又牽車乘城降閣簿作諸徒咸敬而橫拒坐磨石不動生未詳近刻作推坐未詳案境云一作巨室太祖曰此非劉備也石如何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爲文學池水又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案入近刻訛作子池卽故翟泉也南北百十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陽命鑿后出拜案出拜近刻坐者咸伏惟劉備平視之薄叢于泉側微颺暫拂則芳溢于六空寃爲神居矣

水經注卷十六
九子鼎校
太倉中大家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盟城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今按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卽東宮街也于洛陽爲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爲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鵠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正兩觀觀下列朱栱于塹以爲御路東曰含春門北有還門案近刻訛作還近刻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臺

謂之闕，又曰闕門觀也。漢官典職曰：假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巒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

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尚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洛陽李松奉引車馬谷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卽斯闕也白虎通曰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今闕闕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雖不如禮猶象而魏之某而字近對此在下句上字之加復思以易觀矣虧雅曰復思謂之屏釋名曰屏自障屏也學思在門外學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某

詩言記復重熙之也漢末兵起壞廟陵李思曰舞盤民復思漢也故感懷論曰垣國孚忠言樹屏隅角所架也類容又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善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故謂之闕矣今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旨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嚮室之間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訊湯有總銜之誅武王有靈臺之復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備也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間案出字述附註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于闕闕南街陸機云駝高力

尺脊出本尉坊者也案香遠刻水西有木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靈槳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密圖未有若斯之構按卷法顯行傳西國有餘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東都都城俱爲莊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案上近地壁悉搘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廟匠亦難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體

信矣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居無復邊墉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廟社谷以物色辨方

案則近刻作別周禮廟及路寝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惟祧廟則無後代通爲一廟列正室于下無復燕寢之

制禮天子建國左廟右社以石爲主祭則希矣今多
王公攝事王者不親拜焉咸寧元年案寧近列
大風帝社樹折精氣燭天元王東渡魏社代昌矣集
王公攝事王者不親拜焉咸寧元年案寧近列
大風帝社樹折精氣燭天元王東渡魏社代昌矣集

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門號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屏中舊有置銅雀柱

處企狹既淪故處亦礮惟壞石存焉自此南直宜陽門經緯通達案經道刻作徑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

漢書子建嘗行鄒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霍泉北今無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貰是八九丈不重于限故是鑿井之一鑿也

甫謐帝王世紀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壤翟泉而廣之泉源既塞明無故處是驗非之二

證也杜預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于洛陽不得爲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稽之地說事幾明矣不

得爲春也渠水壘而空崩前逕太魯南出東陽門石橋下

坂上有土山漢大將軍梁冀所成築土爲山植木成苑案木近刻張璠漢記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嶺金五采蒲禽狀以完其中有人設占至古之日來

王孫指爲照之方其人殺死犯者逃相逐死
者十三人南出逕西陽門案正西日西陽門舊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

近刻此作和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南逕白馬寺

宋書近刻東晉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

無是乎子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檼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奇名此榆檼後移在城內文淵閣本子乎圖中近世復鑄此奇然金光流照

法輪東轉創自此矣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偉之奇珍華嶠後

漢書曰靈帝于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
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懷

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市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螭

鑄其象案近刻馬半漢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古人以良金
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今于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
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

西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斧斨卽平樂觀也又言
皇女稚鶯埋于臺側故復名之曰皇女臺蓋灼曰飛

廣府 東如客有魚而蛇尾猶文董卓鑄爲金用鉗

案西城南頭曰西明門近刻說作西門門故廣陽門也門左

頭曰津故昔門也下衍陽津昔洛水泛灤害者衆案近刺漂字津陽城門按尉成時字將築以遏水諫議

宜尊訛作道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穀水父東遷

高麗小史卷之三

軍所乘案近刻誤作大敗于鹿苑人相登蹠死于塹

案近刻誤作爲治革所處

東及七里澗澗爲之滿即是澗也澗有石梁卽旅人

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知楊氏榮不保終思欲

逃跡林鄉隱淪安死

案近刻誤作忘

楊駿埋之于此橋之

東駿後尋亡矣

搜神記曰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之

歌有兵革辛苦之辭駿後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

也

案近刻誤作字

凡數橋皆繫石爲之亦高壯矣制作

甚佳雖以時往損功而不廢行旅朱超石與兄書云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

船過也

案此下近刻誤作三字

僞文題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

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四月未止此橋經破

落復更脩補今無復文字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

君廟食其廟南

案水自闢闢門而南以下近刻誤作水

東向

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脣前銘云

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頽毀猶高丈餘閭西

卽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剥缺不復可識子安仰

入卷注

卷六

水經注

又東過狐道縣南

右則岑溪水次則同水俱左注之案近刻

水右注之案近刻水又東南逕源道縣故城西案

刻脫又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獵王案此下流

字縣字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獵王案此下流

曰獵戎也漢靈帝中平五年案近刻有于此二字應劭

郡赤亭水出郡之東山赤谷案近刻脫二字別爲南安

南入涓水涓水又逕城南得栗水水出西南安都谷

東北流注于涓涓水又東新興川水出西南烏鼠山

二源合舍東北流與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東北至

彰縣南本屬故道候尉治後漢縣之永元元年和帝

封耿秉爲侯國也案近刻萬年川水出南山東北流

注之又東北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

道記南安之屬縣也其水又東北與南川水合水出

西南山下東北合北水又東北注于涓涓水涓水又東

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津源所導出鹿部西山

兩源合注東北流逕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東北

昌丘水出西南丘下東北注武城水亂流東北注渭

水渭水又東入武陽川又有關城川水出南安城谷

水經注

又東過冀縣北

渭水自黑水峽至岑峽南北十一水注之案近刻

十北則溫谷水案此下近刻有水四字導平襄縣南山溫溪

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案近刻脫故字

也工莽之所謂平相矣案近刻都作之其水東南流

歷三堆南又東流南屈歷黃槐川案流下近刻衍

津渠冬則輶流春夏水盛則通川注渭次則牛谷水

案近刻作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壁谷水次東有安浦溪

水經注

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卽龍水也東北出龍山其水西流右逕瓦亭南案流下近刻有行董李碑銘略陽陷使牛邯守瓦亭卽此亭也一水亦出離山案一近刻東南流歷

黑城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

西西南流莫苦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離垂西南流

瓦亭北又西南合爲一水謂之瓦亭川西南流逕清

賓溪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

西西南流莫苦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離垂西南流

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懸鏡峽又西南入瓦

亭水案近刻又有澗水自西來會案來近刻世謂之

鹿角口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北地羌胡

與邊章侵襲右漢陽長史蓋勲案史近刻屯阿陽以

非賊卽此城也其水又南與燕無水合水源延發東

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會方城川西注瓦亭

水瓦亭水又南逕成紀縣東摩長離川謂之長離水

右與成紀水合水導源案此三字近刻西北當亭川

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遂斷故湏東逕成紀縣故帝

禪庵發所生之處也漢以爲天水郡縣案近刻

之阿陽郡治也又東潛源隱發通入成紀水

水又東合冀水水出冀谷次東有澗谷水案近刻

東有當里溪水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

有黃土川水案近刻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流

東有閩里溪水亦名習溪水次東有黑水竚出南山

北流入渭渭水又東出黑水峽案原本及近刻並脫

字今據下文補

西南合東亭川自下亦通謂之清水矣案近刻賦自下亦通四字

及矣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

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

故秦亭案近刻賦作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自是

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

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

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榮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

引納衆流合以成漢水星會謂之小羌水西南注清水

左則長谷水西南注之案近刻賦右則東部水東南入

焉羌水又南入清水案近刻賦又字清水又西南得編諸水

口其水導源西北綿諸漢案近刻賦水字縹字東南有長思水

案有近刺北出長思漢案近刻賦水字南入綿諸水又東南

歷綿諸道故城北案近刻賦作北東南入清水

東南注渭水又東南合涇谷水出西南涇谷之

山東北流與橫水合水出東南橫谷西北逕橫水橫

又西北入涇谷水案近刻賦作北水出西北涇谷

峽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漢南安姚

水經注

瞻以爲黃帝生子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

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眉東門北未知孰是也其水

其流往涇谷水涇谷水又西北白城溪東北流案城

谷字白城泉水出其西東注白城水白城水又東北

入涇谷水涇谷水又東北逕董亭下楊難當使兄子

保宗鎮董亭卽是亭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山海經

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

東伯陽谷水入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

出東南白水溪案近刻賦作白溪西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

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馬山案南出近刻賦作山出周原

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

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

焉渭水東南流衆川鴻濛案開通刻賦作水鳴澗次鳴澗案開

左則伯陽東溪水注之次東得望松水次東得毛六溪水次東得皮谷水次東得黃杜東溪水出

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則明谷水案明近刻賦作水次東得丘谷

水案近刻賦作水次東得丘谷東溪水次東有鉗巖谷水

水經注

近刻賦立出南山東北注渭渭水又東南出石門度

小龍山逕南由縣南案由近刻賦作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

長蛇水出汧縣之數摩山也南流逕長蛇戍東魏

和平三年築徙諸流民以避隴寇楚水又南流注于

渭潤驅以是水爲汧水焉案汧近刻賦作汧渭水又東

二水入焉余按諸地志案諸近刻賦作渭汧水出汧縣西北

潤駢十三州志與此同復以汧水爲龍魚水蓋以其

津流逕通而更譏其通稱矣渭水東入散關犯朴子

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闕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

西遊者遇老子讓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爲苦道德

經謂之老子書也有老子廟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

四入關闕令尹喜好道之士視真人當西乃要之途

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爲周柱下史及周衰乃

以官隱爲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接而世

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過周

見老聃然幽土失道案失下近平王東遷關以許移

人以職徒尹喜候氣非此明矣案此下近刻賦作南字往逕所由

茲焉或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爲散關城

案近刻賦作散關城

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逼射昭

以火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沂水對亮城案沂

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

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斬辭說之不下

劉殷案古字非也褚先生乃曰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

蜀口櫟道近山無他豪易高者是也渭水又與汧水

合案與下近刻賦作其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

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故道縣有怒特祠列異傳曰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

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瘞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

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

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矣又曰秦公必

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于子何如乃默

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拔樹斷化

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

長蛇水出汧縣之數摩山也南流逕長蛇戍東魏

和平三年築徙諸流民以避隴寇楚水又南流注于

渭潤驅以是水爲汧水焉案汧近刻賦作汧渭水又東

二水入焉余按諸地志案諸近刻賦作渭汧水出汧縣西北

潤駢十三州志與此同復以汧水爲龍魚水蓋以其

津流逕通而更譏其通稱矣渭水東入散關犯朴子

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闕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

西遊者遇老子讓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爲苦道德

經謂之老子書也有老子廟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

四入關闕令尹喜好道之士視真人當西乃要之途

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爲周柱下史及周衰乃

以官隱爲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接而世

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過周

見老聃然幽土失道案失下近平王東遷關以許移

人以職徒尹喜候氣非此明矣案此下近刻賦作南字往逕所由

茲焉或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爲散關城

案近刻賦作散關城

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逼射昭

以火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沂水對亮城案沂

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

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斬辭說之不下

見老聃然幽土失道案失下近平王東遷關以許移

人以職徒尹喜候氣非此明矣案此下近刻賦作南字往逕所由

茲焉或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爲散關城

案近刻賦作散關城

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逼射昭

以火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沂水對亮城案沂

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

北注十三里入渭潤水又東逕華縣故城南舊部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詩所謂卽有邰家室也案卽原本此在詩字

土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鄧之築亭也王少林之爲鄧縣也路逕此亭亭長曰亭因殺人

少林曰仁勝凶邪何鬼敢忤遂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少林曰可前來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投

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爲治令之官過宿此亭爲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爲理寢冤勿復寄良善也因解

衣于地忽然不見明告亭長遂服其事亭遂清潤水又東逕雍縣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山東南流歷中

牢溪世謂之中牢水亦曰冰井水南流逕胡城東俗名也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祔年宮也孝公又謂之

爲愛宗宮按地理志曰在雍州西穆公家在橐泉宮祔年觀下皇覽亦言是矣向曰穆公非姬丘號

處也史記曰穆公之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賦

黃鳥焉余謂崔駰及皇覽謬志也案所得白玉至此三十七字近刻此四字既落據原本補句讀字止共四百

惠公孝公竝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矣子孫無由起宮子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

證之非實也雍水又東案近刻此二字有而字除行文外誤左會左陽水世名之西水水北出左陽漢南流逕岐州城西魏

置岐州刺史治左陽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與東水合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南流右會南源世謂之

逐眼泉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發于雍縣故城南案近刻此二字有而字除行文外誤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

陝故字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

地道記以爲西虢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

康地記曰案近刻此二字虢叔之國矣有虢宮平王東遷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雍有五畤祠以上祠祀五帝

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以爲上帝之神于是作鄜畤祀白帝焉案近刻此二字秦宣公作鄜畤于渭南案近刻此二字鄜舍北坂子祀青帝

焉靈公又于吳陽作上畤祀黃帝作下畤案近刻此二字漢高帝問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案近刻此二字博

紀炎帝焉獻公作畦畤于櫟陽而祀白帝案近刻此二字漢高帝作畦畤祀白帝案近刻此二字

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畤祀黑帝焉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廟廟曰宜爲神明之廟故立臺祠焉又有鳳臺鳳女祠秦穆公時有節者善吹簫能致白鵲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爲作鳳臺以居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云雍宮世有簫管之聲焉今臺傾祠毀不復然矣鄧泉東流注于雍

自下雖會他津猶得通稱故禹貢有雍沮會同之文矣案此句外誤

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召

樹聲相近誤耳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邵縣有召亭謂此也

雍水又東南流與橫水合案近刻此二字水出杜陽山其

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

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澗水注之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道川東南流入漆卽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掘于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遊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案此下原本及南與橫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水又東逕鄧城南至其邑如此其五十三字今渭水

小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西

案近刻此二字謂作並又屈逕

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岐山之陽也非

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別中水

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卽岐山矣昔秦盜食穆

公馬處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按世本炎

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案近刻此二字母女

登訛作安案近刻此二字遊華陽咸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

地也東注雍水雍水又南案近刻此十二字逕美

陽縣之中亭川合武水下有也字係訛年衍文

水謂之故縣川又故鄧縣有杜陽山案近刻此二字

也疑卽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

字世謂之故縣川又故鄧縣有杜陽山案近刻此二字

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

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題目矣卽王莽之通杜也

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案近刻此二字杜水又東案近刻此二字

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

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

水經注

王福清校

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岐山之陽也非

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別中水

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卽岐山矣昔秦盜食穆

公馬處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按世本炎

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案近刻此二字母女

登訛作安案近刻此二字遊華陽咸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

地也東注雍水雍水又南案近刻此十二字逕美

陽縣之中亭川合武水下有也字係訛年衍文

水謂之故縣川又故鄧縣有杜陽山案近刻此二字

也疑卽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

字世謂之故縣川又故鄧縣有杜陽山案近刻此二字

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

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題目矣卽王莽之通杜也

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案近刻此二字杜水又東案近刻此二字

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

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

是也漆渠水南流大澗水注之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道川東南流入漆卽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掘于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遊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案此下原本及南與橫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王福清校

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岐山之陽也非

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別中水

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卽岐山矣昔秦盜食穆

公馬處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按世本炎

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案近刻此二字母女

登訛作安案近刻此二字遊華陽咸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

地也東注雍水雍水又南案近刻此十二字逕美

陽縣之中亭川合武水下有也字係訛年衍文

水謂之故縣川又故鄧縣有杜陽山案近刻此二字

也疑卽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

字世謂之故縣川又故鄧縣有杜陽山案近刻此二字

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

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題目矣卽王莽之通杜也

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案近刻此二字杜水又東案近刻此二字

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

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

是也漆渠水南流大澗水注之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道川東南流入漆卽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掘于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遊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案此下原本及南與橫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案近刻此二字水出西北方

又東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逕長城西魏甘

露三年蜀姜維出洛谷圍長城卽斯地也

芒水出南山芒谷

案近刻北流逕玉女房水側山際

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芒水又北逕蓋屋縣之竹圃

中分爲二水漢冲帝詔曰翟義作亂于東霍鴻發倚

案水下近刻行之字

熬屋芒竹卽此也其水分爲二流一水東北爲枝流

案水下近刻行之字

一水北流注于渭也

水經注

卷八 七王嘉清校

水經注卷十九

後魏酈道元撰

渭水

案近刻文上後許渭水二字

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汎水從南來注之

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注李奇謂之小槐里縣

之西城也

案近刻故縣字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于

傍間東北流又居而北入于渭

案近刻北字渭水又東北

逕黃山宮南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并作黃山宮及此二字皆在陝西

得與經清今改正卽地理志所云縣有黃山宮惠帝二年起

水經注

卷五

一
七王嘉清校

者也

案二近刻訛作三

東方朔傳曰武帝徵行西至黃山宮

故世謂之遊城也

案近刻有非字也

就水注之

案此四字原本及近

然莊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是非不

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化之

理以是推之或復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

水歷竹圃

案近刻北字與黑水合水上承三泉

案近刻就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注就水

案近刻就水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

水經注

卷五 一
七王嘉清校

水經注卷十九

秦靈帝

案中平近刻訛作和

封左中郎將皇甫嵩爲侯

案近刻並訛謂之靈帝訛作桓帝

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渠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

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

洪範五行傳云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

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收亂之象後項羽入

秦封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章

邯爲雍王都廢丘爲三秦漢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

遂滅草郎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謂之

爲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遞帶防陸墻

渠尚存卽漢書所謂槐里環甃者也東有漏水

案近刻訛作漏水

涌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

以爲名漏水

案近刻訛作渭水

又北歷羣圃西

案近刻訛作西

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狀谷水注之水

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西長楊

五柞二宮

案近刻七字

相去八里竝以樹名宮亦猶陶

氏以五柳立稱故張晏曰宮有五柞樹在蓋屋縣西

其水北逕仙澤東又北

案近刻訛作北又北

逕望仙宮東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

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渭水

合甘水

案此七字原本及

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

王蕡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

東郭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子是亭故馬融曰甘有

扈南郊地名也

案甘字近刻訛作經

出南山澇谷北逕漢宜春觀東又北

案又字近刻訛在東字上

水經注

卷九 一
三芳元銘校

水經注卷十九

七王嘉清校

刻印秦漢規模廓然毀泯惟建章鳳閣巍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汎水又北分爲二水

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傳子宮室日上于

建章中作神明臺并餘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卽實非也

案卽近刻汎水又

逕漸臺東漢武帝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

有漸臺三十丈漸浸也爲池水所漸一說星名也南

有璧門三層局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

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

因曰璧玉門也汎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汎水也故呂忱曰汎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汎水聲而

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

案近刻引汎水入長安城

案次近刻故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

案作他像西白虎卽是水也

又東過長安縣北

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爲衆其猶河之

水經注

有雍也此瀆東北流逕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

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鍛重不勝故

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鍛乃可移動也又東

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

也後人以爲鄧艾祠悲哉謠勝道消專忠受害矣此

水又東注渭水又東注此水上有梁謂之渭橋

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于渭水南北以

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

度以法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問故造此橋案近刻脫南有至廣六丈南北三百八

十步案三百近刻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

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

案之近刻同下杜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

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舊有忖留神像此

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留曰我貌很醜卿善

置其像于水惟肯以上立水上後童卓入闕遂焚此

圓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村

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

置其像于水惟肯以上立水上後童卓入闕遂焚此

水經注

橋魏武帝更脩之

案更上近刻廣三丈六尺

案廣字近刻付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及命下之燕丹子曰燕

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

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扶輿

而機不發

案扶近刻但言有脫文今不知其故處也渭

水又東與汎水枝湊合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水上承汎水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水一水東

入逕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質可翫

其一水北流注于渭

案近刻渭水又東逕長安城北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卽咸陽也

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

案常近刻十二

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

更名宣德門布恩亭

案名近刻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

正月亭曰東都門

案近刻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卽

遙萌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

更名宣德門布恩亭

案名近刻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

本名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

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

皆出好瓜昔彭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

一日植於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故名曰廚門也

本名廚門

案近刻第二門

本名第四門

案近刻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

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

案此二字近刻

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外有客舍故

民曰客舍門

案近刻外說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

皆通達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

氏不
祭耳

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漢成帝之爲

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門不敢絕驛道西

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延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

著令令太子得絕驛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

承昆明池東口東逕河池陂北取漢字亦曰文觀陂

又東合汎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

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鼎路門東南七里其制上圓

下方九宮十二堂案近刻作室取漢字亦曰文觀陂

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案元始延

水經注 案近刻作永始刻渠

南有漢故園丘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年始祀皇天

上帝于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卽此也故

渠之北有自亭摩望苑漢武帝爲太子立使通賓客

從所好也太子亟壘事發斬杜門東出史良娣死葬

于苑北宣帝以爲戾圃以倡優千人樂思后園廟故

亦曰千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汎水枝渠

會渠上承汎水于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

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于此臺

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

轍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案臨

于沙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

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

成跡山卽基闢不假攀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闢卽

北闢也東有蒼龍闢闢內有閭闢止車諸門未央殿

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

轍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案臨

于沙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

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

成跡山卽基闢不假攀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闢卽

北闢也東有蒼龍闢闢內有閭闢止車諸門未央殿

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

轍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案臨

于沙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

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

成跡山卽基闢不假攀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闢卽

北闢也東有蒼龍闢闢內有閭闢止車諸門未央殿

明光案陸近刻作明光漢下肢屬字逕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逕武庫北舊傳里子葬于此渠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稽葬于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云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火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

案疾近刻葬于渭南草臺東至漢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嘆曰力則任鄙智則

樗里是也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

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刻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

壽水自諸殿發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謂是池

爲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暨漢景武尹司馬文預碑

案近刻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卽漢書所謂王渠

者也蘇林曰王渠官渠也案近刻就作王官家渠也猶今御溝矣

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蓋門外

批鑒字故渠又東出城北卽漢書所謂王渠

逕楊橋下卽青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

渭今無水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案近刻屬水右

入昆明故渠又西注

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案長安故城而華陰又在其東渭水西來自長安霸陵縣乃至北隴入河原本經文子長安之後次華陰次霸陵次霸陵縣

接以東入于河近刻多從朱謀據本長安之後次霸陵縣

次華陰次霸陵皆失之注內誰舛尤甚其所統成國等

渠散在霸陵漫無首尾翁糾難理今悉以地之方向止

次推勘爲之是正

渠散在霸陵漫無首尾翁糾難理今悉以地之方向止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人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奈高廟何上乃止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_{案近刻}其水西

北流謂之荆溪_{案此下近刻行溪水二字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

水有二源西川上承魂山之研槃谷次東有苦谷二

水合而東北流逕風涼原西關中國曰麗山之西川

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魂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即是

原也_{案近刻脫也}字承魂山之研槃谷次東有苦谷二

水合東川水出南出之石門谷次東有孟谷_{案近刻行孟水又東}

有三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_{案近刻行土門谷}

次五水北出谷_{案近刻脫出字}西北歷風涼原東又北與西

川會原爲二水之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陵東_{案此下近刻行許后陵東}

北去杜陵十里斯川于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

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

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狗

吠之_{案此下近刻行故字}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川水又北

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長安五

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縣之漢

水經注

卷十九

大茅元鍾校

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

陵_{案此下近刻行故字}字承魂山之研槃谷次東

水又北逕霸縣_{案近刻行故字}又有泉人焉水發自原

下入荆溪水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滻水非也史記音

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縣有故亭卽郡國志所

謂長門亭也史記云霸淮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

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大川之禮昔文帝居

霸陵北臨廁指新豐路示慎夫人曰此走邯鄲道也

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悽愴悲懷頌謂羣

臣曰以北山石爲榔用紺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釋之日使其中有可欲雖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
雖無石榔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韋昭曰高岸
夾水爲崩今斯原夾二水也_{案又東過霸陵縣北至}
_{北注于渭之後朱磧壠本訛直又遠}霸水又北會兩
川_{案東南注于渭之後今改正}霸水又北會兩
川又北故渠右出焉_{案渠右近刻行源左}霸水又北逕王莽
九廟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建
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昇及吏民以義
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重星太初祖廟東西南北
木經注

卷十九

大茅元鍾校

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

雕文窮極百工之巧礎高增下功皆數百巨萬卒死

者萬數百人又北逕枳道在長安縣東十三里王莽

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蛾羣飛_{案近刻行蛾}自東都門

週枳道_{案近刻行}有子字呂后祓除于廟上還見倉狗駄脅

于斯道也水上有橋謂之霸橋地皇三年霸橋木災

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汎沃救不滅晨燒夕盡王莽惡

之_{案近刻行}下書曰甲午火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

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二

年終冬_{案近刻行}正以共二十字至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

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橋_{案近刻行}橋爲長存橋霸

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

子楚陵北皇甫謐曰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_{案近刻行}

玄名陵又東逕新豐縣右會故渠渠上承霸水_{案近}

刻行

東北逕霸城縣故城_{案霸城縣近漢文帝}

之霸陵縣也_{案陵下近刻行漢字}王莽更之曰水章魏明帝景

初元年_{案近刻行}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狹重不可致因留
霸城南人有見蘿子訓與父老共摩銅人曰正見鑄
此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_{案近刻行}爾詛作故渠又
來水爲崩今斯原夾二水也_{案又東過霸陵縣北至}
_{北注于渭之後朱磧壠本訛直又遠}霸水又北會兩
川_{案東南注于渭之後今改正}霸水又北會兩
川又北故渠右出焉_{案渠右近刻行源左}霸水又北逕王莽
九廟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建
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昇及吏民以義
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重星太初祖廟東西南北
木經注

卷十九

大茅元鍾校

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_{案右近刻行}漢大司農鄭

當時所開也以潤難澆命齊水工徐伯發卒穿渠引

渭其渠自昆明池_{案其渠近刻行}南傍山原東至于河

且因大漕大以爲便今無水_{案近刻行}南傍山原東至于河

謂渠血出職虎虎不敢動卽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

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

亥奏壁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

皆裂血出職虎虎不敢動卽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

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渠魏尚書左僕射衛臻

征鵠所開也號成國渠引以澆田_{案田上近刻行故字}其澆上

水經注

卷十九

大茅元鍾校

承汧水于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

安定梁嚴家碑碣尚存又東逕漢武帝茂陵南_{案近刻行}

二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帝自爲陵_{案帝上近}

在長安西北八十餘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

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

吾陵磨刀劙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

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彌吏卒常盜磨刀劙霍

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茫不宜爲法乃止故阮

一里案渭水又北會兩川至此句西字止原本訛故渠所逕也卽李夫人家家形三成世謂之英陵案英原本及近刻並作美三抽黃圓云夫人兄延年知音尤善歌舞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常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復傾國案復近與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舞得幸早卒上憫念之以

后禮葬案后近刻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逕水經注

茂陵縣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縣

焉王莽之宣成也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故坂卽龍淵廟案北近刻此作此如淳曰三輔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廟處案近刻誤

蓋宮之邊也故渠又東逕麥原北渠北有漢昭帝陵

案近刻有平字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

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之南有鹽

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鄭其侯竇嬰家

南又東逕成帝延陵案近刻南陵之東北五里卽

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南案近刻元帝永光四年案永光近刻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爲初陵詔不立縣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東逕惠帝安陵南地理志曰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益于蘭池今不知所在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陵案近刻李陵北有安陵縣故城案此下近刻所也字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北

不知所在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陵案近刻不得爲湖縣西下今考文義亦敍成固故渠所逕上地望連比具有首尾二字也案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後無所謂渠者也

水經注

卷十九

至茅元鉉校

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

墳壠稱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皇之墓也春秋說

題辭曰丘者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于山分卑

尊之名者也案亦曰長山也下原本及近刻並接以

井汲渠居井深五十尺方接長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

以秦名云云今訂正移于後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

南逕漢景帝陽陵南案近刻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

渭水又東逕霸城縣北既城字案近刻與高陵分水水南有

定陶恭王廟傳太后陵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

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徵爲太子太子

卽帝位立恭王廟于京師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

壽元年傳后崩合葬渭陵濱皆關中記漢帝后同塋

則爲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

北廟西北卽傳太后陵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

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

謂同十二丈也王莽奏毀傳太后冢冢崩歷殺數百

人開棺更閱數里案近刻公卿在位皆阿莽首入錢

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

火經注

卷十九

至茅元鉉校

作掘傳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塋又亦謂之增塋俗亦謂之成帝初陵處所未詳也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冢

次有碑左則涇水注之渭水又東逕郭縣西蓋隴西郡之郭徙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

合水出富陽縣石門山謂之清水東南流逕西嶽山西又南入祋祤縣歷原南出謂之清水口東南流絕

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

純白渠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

城北東南絕白渠瀆又東南人萬年縣謂之五丈渠

又逕鶴原東東南流注于渭案故渠文東逕漢丞相

近刻效流在後白渠首起谷頭故冢南王此原本及

南渠自西而東逕漢諸陵先武帝陵次蕭何陵次成帝延陵次元帝渭陵次蕭何陵次惠帝安陵

次高帝長陵次景帝陽陵次蕭何陵次惠帝安陵

長安城內北八十九里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九里漢陵

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安陵

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長安四十里安陵

城三十五里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五十五里江水前

後續秦數處其脈絡貫可尋又以渭水右逕新豐

三輔黃圖許陵里草多之無不腐合渭水右逕新豐

縣故城北東與嵒池水會水出嵒山東北案近刻北

水經注

卷十九

三茅元鉉校

水字下又分本源源北流後秦始皇葬于山北水過而曲

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汗深水積成池謂

之魚池也案近刻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圍四里池

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

于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食

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銅三泉案近刻以

銅爲鄰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

以水銀爲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其地理之勢宮觀百

官奇珍珍寶充牣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輜輶

之以人魚膏爲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

皆使殉葬甚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

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折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童郎

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須羽入闕發之以三十萬人

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榔取銅牧人尋羊

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北對鴻門十里池水又西

北流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麗山西

北有溫水發則得人不祭則燭人肉俗云始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瘡案近刻避諱而有始

其旨神女字

卷之三

卷一

蜀元銘校

卷之三

卷十一

案蘇軾詩曰
戲色名垂此考文義乃敬賦詩在後鄭縣令畢得君先在下石橋水謂水又東逕下邦縣故有季氏書置石城

之開 潛水又東逕封縣故城南秦仁封置封乃于此有上邦故加下也潛水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

案媚加谷刻作郿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

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 案首近刻出
訛作口

于鄭渠南名曰白渠氏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上
鄭國任前白渠起後案起近刻訛作在卽水所始也案始近刻訛作

治
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逕京不案歷近又東逕郡縣文或七案近附說

西廢縣廬丁刻作達又東逕韋縣故城北又東二字

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平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郭頃秦書曰持壁建元十四

案近刻作
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

負卦吉凶以存爲泄喪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首
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曾夢客龜言驗

案晉刻說作我將歸江南不遇死于秦晉于夢中自解曰

卷之二
曾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立破

于淮肥自縕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卽淪矣又東遷豫陽城比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濮陽自雍徙居之十八

高帝克關中治郡之豫，追刻王莽之陋亭也。案亭，追

高帝兄陳中如者，方臘克字王莽之自序也。劉訛作高後漢建武二年封驃騎大將軍景丹爲侯國丹讓

世祖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白涯
又東遷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遷居陵城北蓮芍城南

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溝洫志曰白

水經注

卷十九

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卽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
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
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渭水又東石川水南注焉
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麗邑矣又北右總三川逕鴻
門東又北逕戲亭東應劭曰戲梁農湖縣西界也地
隔諸縣不得爲湖縣西案渭水右逕新豐縣故城比
出符石下考郭縣在今臨潼縣西北新豐故城在臨
潼縣東北渭水逕郭縣而東與新豐縣連此今改
六經注
卷九
正蘇林曰戲邑名在新豐東南四十里案四近刻本
康曰乃水名也今戲亭是也昔周幽王懼翟姁姁不
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諸侯至案近刻本無寇
喪姁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
諸侯不至遂敗陷王于戲水之上身死于厔山之北
故國語曰幽滅者也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爲初
陵以爲非吉于霸曲亭南更營之案近刻本曉吉字子字鴻嘉元
年于新豐戲鄉爲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
昌陵卒下客主疏惡不可爲萬歲居其寵陵作令吏
民反故徙將作大匠解萬年燬煌案萬年刻本關中記
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梁同價所督
巨萬積年無成卽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爲二水茲注
渭水渭水又東冷水入焉水南出沛浮山蓋厔山連
麓而異名也北會三川統歸一壑案一通刻本記作三
新豐兩原之間比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西水南出倒
巨萬積年無成卽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爲二水茲注
虎山案內通刻本首又脫出字訛作立山歷新豐原東而
刻符注不切世名市丘城訛作立山北進步至宮西又北人渭渭水又東得酉陽水又東

得東陽水竝南出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案蘇林曰此原水及逆流疑訛在後鄭縣今文義乃敍戲水所溝首尾連貫不得辨于東西之限渭水又東逕下邦縣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竹山北逕媚加谷案媚道刻作郿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大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案首近刻出於鄭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鄭國任前白渠起後案起近刻作在卽水所始也案始近刻訛作在

567

渠首起谷口 渠近利水又東逕白字故城南至此原本及近刻故能在此分卑尊之名者也下考不都故城在今渭南縣東北血廟豐之東鄭縣之西不得雜入成周渠中今改正

渭水又東逕郿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
勢居蕃幽謂曰蕃在鄭西然則今郿城是矣俗名之
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小
赤水卽山海經之灌水也水出石鹿之山北逕郿城
谷于瓠柏原西流而南注于渭水又東逕郿都城北
東北流與禹合水

水經注 卷九

東東南流注于渭後朱堪此本在謂渭水又東西北下之馬家后辨詳又東過新鄭此下

注于澗灌水又北注于渭宋經文又東過鄭縣北至
上通懸流數十與華岳同譖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
有橋橋雖崩孫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桥
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麓山距其西源自
於澗灌水又北注于渭

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旣葬，虢叔又滅，遷居其地。國人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于史伯而寄帑與聘于虢，偷之間幽王實于戲。此作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乃遷封子彼。案，乃近刻，又誤作及。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謂子孫獲曰：「昔先君新邑于此，其能與許爭乎？」是指新

爲言矣案是下近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
隱爾郭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案此下
字賢于薛瓊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叢錄矣赤
眉樊崇于郭北設壇案近刻祀城陽景王而築石
接卒史劉俠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跣足
爲具絳單衣牛頭赤幘真若禪尼衆人拜畏欲
啼號奔走世後月餘乘白蓋小車與崇及尚書一人
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卽此處也城南山北有五部神
廟東南向華岳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
東裴畢字君先立案近刻及近刻誠在東西石橋水至此原本
沈入于渭下考西石橋水東去鄭城十里西渭水又
則蓋水而符出之水遠在華陰之東今改正渭水又
東與東石橋水會案近刻東字故沈水也水南出馬嶺山
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縣王莽
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逕征記
曰鄭城東西十四里案近刻西字各有石梁者也又北逕
沈陽城北案近刻沈陽字注于渭案近刻此二字漢書地理志左
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蓋藉水以取稱
矣渭水又東數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數谷北逕告
水經注

卷之二十一
三
癸卯年
正月廿九
癸卯年正月廿九
引
爲言矣采是下近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
隱嗣雖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案此下近利有
也
字賢于薛璫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赤
眉樊崇于郭北設壇案東都追刻作廟祀城陽景王而尊右
校卒史劉俠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徒跣
爲具絳單衣半頭赤幘真恭顙見衆人拜畏欲
啼號年達世後月餘乘白蓋小車與崇及尚書一人
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卽此處也城南山北有五郎神
廟東南向華音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
東裴畢字君先立案渭水又東西石橋水至此原本及近刻竝訛在又選符閏之山北流人于渭下考西石橋水東去鄭城十里西肖水又

則灌水而得此之水遠在華陰之東今改正注水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縣王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城東西十四里案近刻各有石梁者也又北逕沈陽城北案近刻沈陽字注于渭此二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蓋藉水以取稱矣渭水又東數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數谷北逕告

平城東舊所傳言武王伐紂告太平于此故城得厥名非所詳也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帝起故張良華獻碑稱漢武慕其靈采宮在其後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餘水注之秦近刻水南出糧餘山之陰秦近刻北流入于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驥之水世名之爲千渠水秦千近刻水南出升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滌渭水南面通衛晉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壁于

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
渡江所沈璧也卽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陽卽懷德
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卽懷德縣故城也
世謂之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南
山下有荆渠卽夏后鑄九鼎處也王莽更縣曰德驩
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澗水注之水南出太華之山
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記秦孝公元年楚魏
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

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
不可築城_{華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
_{宿而成操乃多作籬囊以堙水夜汲作城比明城立}
案近刻脫此
明城三字于是水之次也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
之陰晉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寧_{案壇近刻}秦漢高帝八年史
名華陰王葬之華壇也_{記作縣}縣有華山山海經
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
南有小華山也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鍛梯上華山

以節柏之心爲世箭長八尺慕長才而號之曰昭
王嘗與天神博于是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
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
恊求得其子度世今追其父度世登華山華山字崇
華山字崇
秦近刻見

父與數人博于石上劫度世令還山脣雲旁秦近刻
崇重一字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
雨滂沛洪津泛濺挂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父帝廟
魏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
鎮遠將軍段熲更脩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

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爲縣王夢之船利者也

水經注卷二十

魏 鄭 道 元 撰

漾水

丹水

漾水出龍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

常璩華陽國志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

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龍西

西縣嶓冢山案近刻二字會白水逕葭萌入漢案白水二字原

一本及近刻並作始源曰沔按沔水出東琅谷達沮縣

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

水經注

于鼎校

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卽

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縣案

近刻設作河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閬山郭景純亦

言是矣蜀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

庾仲雍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臺灣谷越野牛逕

至關城案近刻設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

水至葭萌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

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

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

受沔漢之名者蓋或在茲矣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

山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之

嶓冢山閼驥云漢或爲漾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

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又言隴西西縣案近刻設

嶓冢山在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

瑤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瑤

天水後漢並屬漢陽又隔諸川無水南入岷出瑤道

之爲該矣又云漢漾也東爲滻浪水山海經曰嶓冢

水案近刻設并作澠水又此注于渭下符禹訛作禹

禹之水所繫今改正

水經注

于鼎校

卷六

十一

卷六

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東西兩川俱出
嶓冢而同爲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其猶
漾耳而常璩專爲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而爲山水
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而南流
注于醜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春山西征至于

赤烏氏己卯北征唐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
奴人戲射天子于洋水之上案近刻脫曹奴二字人上有之字乃獻
良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
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
狄人猶有此獻雖古今世殊而所貢不異然川流暨
伏卒難詳照地理潛闢變通無方復不可全言閼氏
之非也雖津流派別枝渠繁縝原始要終潛流或一
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土之稱是其有漢川漢陽廣
漢漢濱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爲
漢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
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通隴歷津注而已西流與馬
池水合水出上邦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言神
馬出水事同余吾來湖之異故因名焉開山圖曰龍

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卽是水也其水西流謂之馬池川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蘭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竝出南山揚湍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黃花谷水咸出北山飛波南入西漢水又西南資水注之水北出資川導源四望南至資岐總爲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峽石口合爲一瀆東南流屈而南注北

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梁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其先大駒犬丘之地案近刻_{唐先字}爲西垂大夫亦因垂宮也案官近刻王莽之西治矣定武八年廿祖至阿陽案阿陽近刻晉書等悉會天水震動隗闡將數子奔西城從楊廣賊死留營愁堵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護固等進西谷水以繩帳盛土爲堤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壞王元請蜀救至案近刻_{唐元二字漢}

等退還上邦但廉字相狀後人因以人名之故
習誦爲楊廉也案爲近刻作鴻臚楊廉縣焉又東南流行會
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東北流逕戎丘城南吳漢之
圍西城王捷登城問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
無二心願諸將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颈而死又
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西漢水西漢水又
西南逕始昌峽案近刻此下有始昌縣故晉書地道
記曰天水始昌縣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峽西漢水又
西南逕石佛戍南左則石佛水自東南西北注之右

則鹽官水南入焉水北有鹽官案近刻成北字在嶠家西五
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政地理志云漢水又
縣有鹽官是也其水東南逕石備戍西東南入漢水
漢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穿漢北注漢水又
西南蘭草案草近切記作草宋本蓋作草水出西北五交谷案出北近刻行
子東南逕祁山軍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
軍南雞水南出雞谷案而出近刻北逕水南縣西北
流注于漢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尊源建安
西北山白石成東南二源合注案勢下近刻於水字東逕建成

城南又東與蘭坑水會水出西南近漢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流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也楊定自亂右徒治歷城卽此處也去仇池百二十里後改爲建安城其水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成東南而東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又北有小祁山水竝出東溪楊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西出胡谷東逕金鑑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脣山上其水又東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祐十九年宋大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難當將妻子北奔案近刻就二字安西參軍幹尚期案近刻就作將追出塞峽卽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洞人言潛通下辨所未詳也其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峰競峙祁山在巖家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爲巖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卽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蹊徑逕通案近刻就作漢山高峻險九州之名阻

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衆阜之中亦非爲傑矣漢水又西南與甲谷水合水出西南南谷東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逕南嶠北崿中案近刻汎作南嶠北崿之六谷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壠低昂曰山破岸古諺云南嶠北廟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縣五百里沮縣在新出祖成里有民萬戶囑茅丘墟信爲殷矣漢水西南逕武植戌南武植戌水發北山二源合于安民戌南又南逕武植戌西而西南流注于漢水漢水又西南逕平輿戌南又西南東水注之水出北山南

逕其成西南入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城南又南右

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張華博物志云溫

水出烏嵒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

上近刻荷然字非也漢水又東南得北谷水又東南得武街

水案近刻水作城治水又東南得袁谷水右三水並出西溪東

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霍堆西又居霍霍堆南絕

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皆嶽壁案近刻脫垂字

高二十餘里羊腸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

所謂積石嵯峨欵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工

成鹽因以百頃爲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

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天池

大澤在西故以都爲目矣案近刻取以字王莽更名樂平郡

縣曰循虜案此下近刻訛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

池池方百頃卽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氏矣漢獻帝建

安中有天水氏楊騰者世居隴右爲氐大帥子駒勇

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爲百頃氐王漢水又東合洛

谷水水有二源案近刻記作合洛谷有二源同注一壑逕神蛇成

物毒洛各水又南逕虎馗成東又南逕仇池郡西霍

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案漢近刻訛

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戌南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

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窮漢卽水源也

又南逕龍門成東又東南入洛溪水又東南逕上祿

縣故城西脩源濟導逕引北溪南總兩川單流納漢

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水水出武

街東北四十五里史馳南溪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

水案同下近刻衍台字選訛作於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爲

西霍水又南逕虎馗成東又南逕仇池郡西霍

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案漢近刻訛

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戌南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

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窮漢卽水源也

泉涌波飛清

案漢近刻訛作流

卷二十一

又逕

甘泉戌南又東逕平樂水

案漢近刻訛作流

又逕

水東南逕脩城道南與脩水合水總二源東北合漢

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與濁水合水出濁城北東

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了令谷南逕武街城西

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

李岱李稚案漢近刻訛作倉以氐王楊難敵妻死葬陰平

楊

難敵近刻訛武街爲氏所殺于此矣今廣業郡治

案漢書地形志梁東都廣業郡皆屬東益州後凡數

見又云東益州之廣業郡朱謀璋子其下茲云宋本

作廣漢蓋此書爲宋人施改者濁水又東宏休水注

甚多故宋本亦往往不足據證濁水又東宏休水注

之水出北溪水北出漢水北出漢水北出漢水北

于濁水濁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爲武

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

塞水流春夏輒澗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釀灌之

刻作水石皆碎裂因鑄去焉遂無泛溢之害濁水卽

白水之異名也濁水又東南逕陽水案漢近刻訛北

出壘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與

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

水經注

卷二十二

十一

水經注

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濁水又東南與河池水

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成東西南入濁水濁水

又東南案漢近刻訛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太散鎮

流入漢水漢水又東逕武興城南又東南與北谷水

合水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北谷水

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水出東溪西流注北

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出

西北除溪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谷通谷

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濂水西南流爲西漢水漢水又

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

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遙望增狀若嶺軒峰柱

月駕矣案漢近刻訛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祭若圓

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

于福應勿違方俗是禱水源北出利喬山南逕尚婆

川謂之尚婆水歷兩當縣之尚婆城南魏故道郡治

也西南至秦岡山案漢近刻訛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右

一名高猪嶺也案近刻復一丹水東南流與清池水合水源東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

果南邊其縣南

縣故屬京兆晉分爲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爲

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案本源二字昔

四皓隱于楚山卽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谷于四皓廟

東之東逕高車嶺南麓帶衆流北轉入丹水案近刻

嶺土石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免和山卽春秋

水經注卷二六鼎板所謂左師軍于免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

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案原本

始封商曾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關廟並以

爲上洛商縣也段商之名案商近刻

起于此矣丹水

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

也通南陽郡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

于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僥倖也漢

神下析案近刻訛攻武關文賴曰武關在析縣

西百七十里弘農界也丹水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

城下又東南析水出析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蒿山

南流逕脩陽縣故城北縣卽析之北鄉也又東入析

縣流結成潭謂之龍淵清深神異舊傳云潭畧入

關逕觀是潭具下若有府舍焉事旣非恒難以詳矣

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昭

公十八年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

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南名曰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疑陵所築也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成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竹書紀年曰王寅孫何侵楚人三戶郢者是也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亦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剖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澗中丹水東南流至其縣南黃水北出芬山黃谷案此山出此子山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案近刻注黃水北有芬山石悉黑縹彩蓄發黝焉若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頽壁草樹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爲殊觀矣丹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石壠爲南鄉郡建晉封宣帝孫暢爲順陽王因立爲順陽郡案立爲近刻而南鄉爲縣隋治鄭城案治近刻來嘉中丹水浸沒至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城南門外舊有郿莊柏樹大三十圍廣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挾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于欣欣不以曆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南鄉縣北興寧末太守王靡之改築今城城北生據任水中左右夾澗深長及春夏水深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范甯立之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于中之

水經注

卷二十一

九千鼎板

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年秦出武關斬衆五萬取析十五城漢祖入關亦言下析鄆非無城之言脩之則可矣案附近刻析水又辟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爲君亭也案君近刻而南齋卽此水也又南合均水謂之析口案近刻訛作水

水經注卷二十二

後魏鄆道元撰

卷之三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卽猛山也

之天孟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
出城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
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
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旣在巡見宋巡近制不容不述
並作述

水經注

卷之三

卷之三

家林谷

訛作黃

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宋道刻成
二字筠柏交陰尹公度之所種神處也又東逕華山西麓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爲濱水也卽經所言濱水出堯山矣一水東北出爲汝水歷蒙柏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脅松茂柏傾山蔭清故世人以名也津流不已北歷長白沙口孤白溪水注之夾岸沙漲若雪因以取名其水

南出狐白川北流注汝水汝水又東北趣狼臯山者

東南過其縣北

汝水自狼臯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鄆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淳餘閩蠻氏蠻氏濱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涇蠻氏城俗以爲麻解城案此下近刻所集也二字蓋蠻

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汝水又東與三曲谷水合水

卷三
二項家達校
出南山北流逕石碣東案碣近刻詎作搘柱側刊云河岸界
又有一碣題言洛陽南界碑柱相對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臯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鄧隴兄弟輔政世士以爲文德可與武功宜廢壤寬狩之禮息戰陣之法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案近刻詎作圃營于南郊右營三塗左枕嵩脈面據衡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揚波于川左泉陰背箕王星浸以波瀆演以榮金山石林殷起乎上華宇連蔭矣慶交趾案近刻詎作池方塘石沼案近刻方塘二字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城古梁之陽人聚也秦滅東周徙其君于此陂水東南流合于澗水水出北山案北近刻詎作南澗注之又亂流注于汝水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杜預曰河南梁縣有霍山者也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霍中山賊張滿時厭新柏夏餘賊合攻得霍陽聚即此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接春秋周小邑也于樊國爲南梁矣故云汝水逕其縣北俗謂之治城非也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縣治霍陽山水又

東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木北出梁縣西北而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故鬼狐聚也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于此因乃縣之杜預曰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卽是縣也水又東南逕注城南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于注者也又與一小合水發注城東坂下東南流注三里水三里水又亂流入于汝汝水又東逕成安縣故城北按地理志頌川郡有成安縣侯國也史記建元以來功臣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韓子

謂之白泉城非也俗謬

耳汝水

又東爲周公渡藉承

休之徵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汝水又東黃水注之
水出深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爲承休水縣故
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陽巡省豫州觀于
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
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
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宋近刻試作衛後惠成王
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
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爲周承休邑地理志
曰侯國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鄭公王莽之嘉美

案美述刻故渡有周公之名蓋藉邑以納稱世
謂之黃城案世述刻水曰黃水皆非也其水又東南
逕白茅臺東又南逕梁瞿鄉西世謂之期城非也按
後漢書案述刻陵後字世祖自潁川往采瞿鄉馬飭先詣行
所卽是邑也水種爲陂世謂之黃陂東轉逕其城南
東流石合汝水

又東南過穎川鄉

世界地圖

卷之三

大綱

卷二

人頃家達校

汝水又東與張磨泉水合水發北阜春夏水盛則南溢

汝水又東逕西山南

堆東 第木近水記作水 郡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逕入湖湖水南北八九十里東西四五百步俗謂之東昌

湖湖水下入汝古養水也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永仁三堆南又東逕沙川村

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

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陽山東林環山有

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爲稱更用感焉

望疑焉又右會望溝水水出沛公壘西六十許步

漢祖入關往征是由故地擅其目名其力更土水也

水又逕邾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之所城也濱水注之水出魯陽縣之將孤山東南

許慎云水出南陽魯陽案南陽近入父城從水故
名。又說陽字入父城從水故名。

呂忱字林亦言在魯陽激水東入父城縣與桓水

案極近水出鄱陽北山有二源奇導于買復城
刻作柏爲一瀆逕買復城北復南擊即所築也俗語訛謬

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此瀆案此近刻訛作北水有窮通有枯木之稱焉其水東北流至又城縣北右注濱

亂流又東北至鄭入汝汝水又東南左合藍水水

陽翟縣東南流逕紙坊城西有層臺刻訛
增謂之紀氏臺案謂近刻訛續漢書曰世祖車駕

征盜賊羣起郡令馮飭爲賊延翼所攻力屈上詔

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集近刻沈中字積弩亂發矢下如雨

城中人負戶而汲王鳳請降不許世祖師營部俱進

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千人徑衝尋邑兵敗其中堅

于是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

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莽兵大潰昆水又

屈逕其城南世祖建武中封侍中傅俊爲侯國故後

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蓋精水以氏縣也昆水又東逕

定陵城南又東注汝水汝水又東南逕奇領城西北

今南領川郡治也漬水出焉世亦謂之大灤水爾雅

水經注集近刻張家達校

曰河有雍汝有瀆然則瀆者汝別也故其下夾水之

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瀆隱之聲相近矣亦或下合

灤頌兼統厥稱耳案近刻張家達校

又東南過鄖縣北

汝水逕奇領城西南南流其城衿帶兩水側背雙流

汝水又東南流逕鄖縣改城北故魏下邑也史記楚

昭陽伐魏取鄖是也汝水又東得醴水口案近刻張家達校

水出南陽雉縣案近刻張家達校亦云導源雉衡山卽山海經

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爲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

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依山

海經不言有水案此下近刻行焉字然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卽

高鳳所隱之山也醴水又東南與臯水合水發臯山

郭景純言或作草山案近刻張家達校

東南逕唐城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蓋因山以卽

稱矣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

十五年許遷于葉者山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

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

或作方字案字近刻訛作城此四字亦注中之小注唐勒奏士論曰我

是唐勒奏士論曰我

又東逕舞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南東與片溝

楚也案此節楊名三一

二項家達校

有對謀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並弘境萬里故

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完之在召陵對齊侯曰楚

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

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高案近刻張家達校號曰葉公城卽子

高之故邑也葉公好龍神龍下之河東王喬之爲葉

令也每月望常自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

顯宗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輒至輒有雙鳥從東南

飛來于是候鳬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乃詔尚方

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也每當朝時葉門

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子堂前吏民

推排終不搆動荀曰天帝獨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飾

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

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廟號葉君

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願若

有違犯亦立能爲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

復聲焉或云卽古仙人王喬也是以干氏畫之于神

化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燒車水合水西出苦葉山東

流側葉城南而下注醴水醴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

水經注集近刻張家達校

前有沈子高諸梁碑案沈近刻舊秦漢之世廟道有

雙闕几筵黃巾之亂殘毀積關魏太和景初中令長

脩飾舊宇後長汝南陳晞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

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醴水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

南有方城山卽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者也山有

禹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埠甚間散牧宰及

英彥多所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

瓠平南王肅起高臺于小城建層樓于閣阿下際水

涸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竝諸梁之所竭也陂水

又東逕舞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南東與片溝

水合其水導源舞陽縣東逕舞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

南又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繚絡四縣之

中疑卽呂忱所謂岷水也案岷近刻今于定陵更無別

水惟是水可當之醴水東逕鄖縣故城南左入汝山

海經曰醴水東流注于況水也汝水又東南流逕鄖

城西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鄖者也汝

水又東南流舞陽水注之

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

汝南郡楚之別也漢高祖四年置王莽改郡曰汝南

縣故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世本曰上

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竹書紀年曰魏章率師及

鄧師伐楚取上蔡者也永初元年案宋刻張家達校安帝

封鄧隱爲侯國汝水又東逕舞陽城北王智深云汝

南太守周矜起義平懸瓠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

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

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者云城北名馬鵠案馬鵠近刻張家達校

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竝固安之實也

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堵卽栗州也樹木高茂

又東南過平輿縣南

漆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青衣水也東南逕

朗陵縣故城西應劭曰西南有朗陵山縣以氏焉世

祖建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爲侯國也漆水又南流

又東逕舞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南東與片溝

水合其水導源舞陽縣東逕舞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

南又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繚絡四縣之

中疑卽呂忱所謂岷水也案岷近刻今于定陵更無別

水惟是水可當之醴水東逕鄖縣故城南左入汝山

海經曰醴水東流注于況水也汝水又東南流逕鄖

城西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鄖者也汝

水又東逕舞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南東與片溝

後魏酈道元撰

潁水

涪水

潩水

元

澗水

渠水

沙水

頍水出頍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

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爲頍川郡蓋因水以著

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爲韓國王莽之左隊也山海

經曰頍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

頍水有三源奇發石水出陽乾山之頍谷春秋頍考

水經注

王肅清校

叔爲其封人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

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涓負黍者也

馮敬道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黍今

相如曰負黍在頍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

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爲灤水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

室南漢東合頍水故作者互擧二山言水所發也

頍水又東北流自山南入于頍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

王肅清校

卷二十三

王肅清校

八經注

卷二十三

王肅清校

東南過其縣南案近刻作父東南

頍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窩高縣東北太室

東溪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谷謂之崧陽城及春

夏雨泛水自山頂而下大潭周數里

浦也陽早輶津案陽近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惟

得餐飲而已案餐近刻無敢潔盥其中苟不如法必

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周數里案潭近

澤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

上甚平整繙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情其水東

南逕陽城西案南逕近刻

石溜榮委澑者五涉故亦

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頍水逕其縣故城南昔

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竝于此也亦周公以土

圭測日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爲侯國也縣

南對箕山山上有許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

登箕山其上有許山墓焉案其近刻山下有牽牛墟

側頍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

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頍川太守朱寵所立頍水

逕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陽

城北又東南入于頍頍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

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勺水出

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南流注于頍頍水又東出陽

陽關案陽下近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倚鐸

爲康鄉侯此卽塗封邑也

又東南過陽翟縣北

頍水東南流逕陽關聚聚夾水相對俗謂之東西二

土城也頍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春秋左

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頍者也縣西

馬丘曰襄城縣有沙丘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

逕繁昌故縣北曲縣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

席頍水又南逕頍城西頍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

昌典農都尉治也後改爲縣魏明帝封侍中辛毗爲

馬丘也頍水又東南逕柏祠曲東歷岡丘城南故汾

丘城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戌兵于汾司

馬丘曰襄城縣有沙丘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

逕繁昌故縣北曲縣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

席受禪于此案近刻玄字自增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

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壇也案增近刻玄

于後

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

魏而事晉也頍水又東南流逕青陵亭城北北對青

陵陂陂縱廣二十里頍水逕其北枝入爲陂陂西則

部水注之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案襄近刻

東流注

于陂陂水又東入臨頓縣之狼陂頍水又東南流而

東逕陽翟縣故城北案近刻夏禹始封于此爲夏國

又東南過陽翟縣也

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

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經書秋鄭伯突入于

鄭左傳桓公十五年宋殺檀伯而居之服虔曰檀伯

鄭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

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案近刻

陽翟字故

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灤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

臨潁舊縣也潁水自縣西注

案近刻流注小澗水出焉

馬融爾雅曰潁別爲沙郭景純曰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也亦猶江別爲沱也潁水又東南逕阜城

北案阜近刻

卽古阜城亭矣

案阜城近刻

春秋經書

公及諸侯則于阜城者也阜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

潁水又東逕灤陽城南竹書紀年曰孫何取灤陽灤

強城在東北潁水不得逕其北也潁水又東南澗水

入焉非洧水也

又東過西華縣北

土莽更名之曰華望也案也上近刻守輒字有東故言西矣矣案

近刻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鄧晨爲侯國漢濟北

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成乃積柴

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歡服

案近刻作伏

永元十二年徵太常馬融

案馬融字近刻

也縣北有習陽城潁水

逕其南案近刻作

也經所謂洧水流注之也

又南過女陽縣北

案女陽古曰汝其下女陰亦同近刻女汝二字雜用

縣故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厥稱矣閼驷曰本汝

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水余按汝

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未必一如關氏之說以

第通損字也潁水又東大澗水注之又東南逕博陽

縣故城東

案近刻

城在南潁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

邴吉爲侯國王莽更名樂嘉

父東南過南頓縣北澗水從西來流注之

澗水于樂嘉縣入潁不至于頓頓子國也周之

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

俗謂之潁陰城非也潁水又東南逕陳縣南又東南左會交口者也

又東南至新陽縣北浪蕩渠水從西北來注之

經云浪蕩渠者百尺溝之名別也潁水南合交口新

溝案近刻股自是東出潁上有堰謂之新陽堰俗謂

之山陽堨非也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劭

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縣故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

蓋經誤耳潁水自堰東南流

案堰字近刻

下逕東字下逕項縣故

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魯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

水經注

卷三

王福清校

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

東注春秋左傳所謂潁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

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又東逕項城中

楚襄王所都以爲別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

舊潁州治晉水逕小城北又東逕魏豫州刺史賈逵

祠北

案近刻城碑

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在小城

東昔王凌爲宣王司馬懿所執桓廟而歎曰賈梁道

王凌魏之忠臣惟汝有靈知之遂仰鳴而死廟前有

碑碑石金生千寶曰黃金可採爲晉中興之瑞谷水

又東流出城東注潁水又東側潁有公路城袁術

所築也故世因以術字名城矣潁水又東逕臨潁城

北城臨水閘南面又東逕舞陽二城間南北負水竝

非所具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

案近刻

碑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

別築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

汝水別溝又東逕西門城卽南利也漢宣帝

案漢下近刻

郎將來欽欽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闕闢引

戰國策以爲秦昭王欲易地謂此非也

案近刻

非字非字汝水

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

都陂

案宋本記作陂

陂水枝分東南山爲細水東逕

新陽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

案宋下近刻

縣故都

卽所謂鄭丘也

案近刻脫卽

秦伐魏取鄭丘謂是

邑矣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于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享帝建初四年徙邑于此故

漢新都爲宋公國也王莽之新延矣細水又南逕平

陽縣新澗水注之

案近刻

城水穿之溝首浸交口案溝上近刻有澗字東

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澗高帝六年封呂青爲侯國

案近刻

許王莽更名曰新明也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

陽今無水故渠舊道而已東入澤渚而散流入細細

水又東南逕細陽縣故城南

案近刻

縣字王莽更之曰樂慶也世祖建武中封彭子遵爲侯國細水又東南

積而爲陂謂之次塘公私引製

案引近刻

以供田溉又東南流夙而西南入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縣

東南入潁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

秋定公十五年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

曰汝陰縣西北有湖城也

案北近刻

頤水又東南汝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闢駟曰召者高也其

水枝津注之水上承汝水別瀆于奇洛城東三十里

世謂之大澗水也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

曰汝陰縣西北有湖城也

案北近刻

頤水又東南汝水

地丘墟并深數丈故以名焉又東南逕羌縣故召

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年以封中

郎將來欽欽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闕闢引

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卽此處也

水經注

卷三

王福清校

地丘墟并深數丈故以名焉又東南逕羌縣故召

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年以封中

郎將來欽欽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闕闢引

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卽此處也

汝水別溝又東逕西門城卽南利也漢宣帝

案漢下近刻

郎將來欽欽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闕闢引

戰國策以爲秦昭王欲易地謂此非也

案近刻

非字非字汝水

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

都陂

案宋本記作陂

陂水枝分東南山爲細水東逕

新陽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

案宋下近刻

縣故都

卽所謂鄭丘也

案近刻脫卽

秦伐魏取鄭丘謂是

洧水自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故城西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甲庚清于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漢建安中封司空祭酒郭奉孝爲侯國其水又東南爲鴨子陂陂高十五里餘波南入甲庚溝波夷訛作庚作西注洧北鴨沙洧水又南逕一故城西世謂之恩鄉城西去洧水十五里洧水又右合澗陂水上承洧水于新汲縣案近刻成于字南逕新汲縣故城東

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驥山大驥卽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國于華蓋童子卽是山也潩水出其阿流而爲潩流而說作潩俗謂之玉女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襄王六年敗楚于陘山者也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爲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柏樹其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成林此二字列秀古青望之奇

汜水自南逕長社城北合洧水東南逕長社城北門列築堤道逕于此岡世尚謂之茅岡卽經所謂茅城邑也案茅城邑近刻此句誤作茅邑地水北出東入洧津西納北異流此句誤作茅邑地又東過召陽城西折入于潁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蓋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叔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謬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汜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疑是村氏所謂辰亭而未之詳也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王莽之長平也洧水又南分東出案分近刻水枝分東出訛作水謂之五梁溝逕召陽城北又東逕脩丘南丘上有故城郡志曰長平故屬汝南縣有脩丘城卽此城也又東逕長平城南東注洧陂洧水南出謂之雞龍水故水會有龍口之名矣洧水又東逕召陽城西案洧道刻流音河西南折入潁地理志

也是也又東合胡城陂水東南流逕胡泉城北故潁陰縣之孤宗鄉水而東南流注于黃水謂之合作口而東逕曲強城北東流入潩水時人謂之勑水非也勑選首相類故字從聲變耳潩水又逕東西武亭間案近刻誤作又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岸門案岸近刻誤作史遷所謂走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卽鄭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潩水又南逕潁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爲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卽鄭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潩水又南逕潁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爲水又南逕許昌城南案其水下近刻衍城水又東南與宣梁陂水合陂上承狼陂于潁陰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四十里春秋左傳曰楚子伐鄭師于狼淵是也案近刻其水東南入許昌縣逕巨陵城北鄙地也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于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其水又東積而爲陂謂之宣梁陂也陂水又東南入潩水潩水又西南流逕陶城西又東南逕陶陂東南入于潁

主芣驛而食涓涓_{案近刻}流以守
洛右濟_{案近刻}脩典刑以守

之_{案近刻}可以少固卽謂此矣涓水又南懸流奔
壑崩注文餘其下積水成澗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

也_{案近刻}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潦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爲鄧木

自鄧濟東南更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

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

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

風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與濟亂流_{案近刻}

{記作洲}下同{案近刻}東逕滎澤北_{案近刻}殷_{案近刻}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

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墨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

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謬亦非謬

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

有具圃_{案近刻}圃_{案近刻}四十許里_{案二十近}南北二十許里_{案二十近}中_{記作圃}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徑通津_{案近刻}重作大

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_{案二十近}南北二十許里_{案二十近}中_{記作圃}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_{案近刻}二字皆_{記作漸}大

水經注_{記作渠}灰小灰姜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號周中_{記作渠}水清極

中羊圈_{案近刻}記作半圈_{案近刻}大鵠小鵠_{案近刻}此二字龍澤蜜羅_案

培_{案近刻}作大哀小哀大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眼_{案近刻}等浦木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

年梁惠成五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

水若也又有一濟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_{案近刻}託_{記作漢}水_{案近刻}浦乃水澤之所鍾爲鄭縣之淵_{案近刻}渠水右合五池

溝_{案水近刻}又_{記作又}溝上承澤水_{脫溝字}案近刻下流注渠_{脫注字}楚_{案近刻}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三年_{案近刻}司馬懿帥中軍討太尉王凌于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車于五池者也今其地爲五池鄉矣渠水又東不家溝水注之水出京縣東南梅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楚莊子馮公子格_{案近刻}率銳師侵費石迺山杜預曰在密東北卽是山也其水自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_{案近刻}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公賦鳴鶴_{案近刻}以伐之卽東山之師是也_{案近刻}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謂之爲管水又東北_{案文字近刻}有管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注黃雀溝謂之黃淵淵周百步_{案近刻}有斂字衍_{案此下近刻}擊羽嬰于尾陽追至葉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薛璣云接武強城在陽武縣卽新城也漢高帝六年封騎將莊不識爲侯國又東北流左注于渠爲不家水口也一水東流又屈而南轉東南注白清也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_{案此下近刻}水卽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_{案近刻}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_{案近刻}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_{案此下近刻}望七虎湖水注之水出華城南_{案華近刻}水出太山_{案南水近刻}水出太山_{案南水近刻}西北流至靖城南_{案太山}水合南水水經注_{案近刻}出太山_{案南水近刻}水南出下_{案近刻}合字_{案近刻}西_{案近刻}北流至靖城南_{案近刻}左注北水卽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謂之靖潤水_{案承水}水_{案近刻}又東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山海經曰太水出于太北逕中陽城西城內有舊臺甚秀臺側有陂池池水清深澗水又東屈逕其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鄭趙侯來朝中陽者也其水東北流爲白溝又

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于北鄙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汲沙爲陰溝矣

案近刻汲字浚之故案近刻浚子汲字漢氏之浚儀水案近刻字無他也皆變案近刻名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號大梁氏之劍也渠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
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記曰浚儀水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頭師曠城上有列懸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案近刻字賦

澤與淵水合水出中牟縣故城北案近刻城有層臺故城北縣苦楚難脩其干戈以閭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篡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奮威將軍孫建擊之于圉北義師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正月朔日正午案近刻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案近刻而今不知所在或言在中陽城池臺未知焉是淵水自池西出屈逕其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汜水又東逕天梁亭南又東逕梁臺南東注渠渠水又東南流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達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爲營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二年封陶舍爲侯國也陳留志稱阮簡案近刻阮下二篇字俱作阮某長嘗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其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閭恭爲坐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基聖晉南際毫城東南入百尺陂卽古之達澤也徐廣史記音義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達澤案近刻作泰公案近刻汲郡墓竹書紀年作泰孝公會諸侯于達澤案近刻作秦孝公案近刻斯其處也故應德璽西征賦曰鬻衛東指弭節達澤其水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案近刻卽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首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矣案水少沙見近刻輒少字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又岳南至扶溝縣北案近刻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案近刻也春秋傳云鄭伯勞惄生子兔氏者也汲水東北入陵秦軍氾南所謂東池者也而世俗謂之堯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幽本不滅其水又東北逕中牟縣南又東北逕中牟縣也役水枝津東派爲汜水者也而世俗謂之堯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汜水之下案近刻汜水無他也在此近刻謂之汜水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矣魯溝水又東南逕圃縣有

故城北縣苦楚難脩其干戈以閭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篡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奮威將軍孫建擊之于圉北義師大敗戶積萬數血流溢道號其處爲萬人散百姓袁尸其臣葬之子是也案近刻是沙水又東南逕牛首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達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東南流逕斗城西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賈伯有尸其臣葬之子是也案近刻是沙水又東南逕牛首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二年封陳豨爲侯國營溝又南入渦今無水也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賈伯有尸其臣葬之子是也案近刻是沙水又東南逕牛首東南流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達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首者也俗謂之重午城矣沙水又東南八里溝水上承沙河焉又東南逕陳留縣裴氏鄉裴氏亭西又逕臺子羽廟東與八里溝合按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裴氏鄉有臺子羽家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案近刻京兆某長嘗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其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閭恭爲坐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基聖晉南際毫城東南入百尺陂卽古之達澤也徐廣史記音義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達澤案近刻作泰公案近刻汲郡墓竹書紀年作泰孝公會諸侯于達澤案近刻作秦孝公案近刻斯其處也故應德璽西征賦曰鬻衛東指弭節達澤其水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案近刻卽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首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矣案水少沙見近刻輒少字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又岳南至扶溝縣北案近刻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案近刻也春秋傳云鄭伯勞惄生子兔氏者也汲水東北入陵秦軍氾南所謂東池者也而世俗謂之堯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汜水之下案近刻汜水無他也在此近刻謂之汜水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矣魯溝水又東南逕圃縣有

二城此則西城也一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在滎陽苑陵縣東卽春秋

之制田也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謂之龍淵泉水流
逕陵丘亭西案泉水近刻作溫水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城西
北平地亂作西城案城西近刻泉湧南流逕陵丘亭西西南注
龍淵水龍淵水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鷺陂
陂在長社縣東北案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鄉縣
鄉之西南司馬彪郡國志曰苑陵有林鄉亭白鷺陂

又引渭南流詩之長明清東轉1處夕東還與城北
王福清校

于前者也又東有巡爲染澤陂而東注于外澤陂長
明溝水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闢稱云尉氏鄭國之
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樂盈曰盈將
歸死于尉氏也溝瀆自是三分北分爲康溝東逕平
陸縣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禮爲侯國建社
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
樹亭漢建安中封尚書荀攸爲陵樹鄉侯故陳留風
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北有大澤名曰長樂廢
康溝又東逕扶溝縣故城東面東南注沙水沙水又
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爲二水一水南逕關亭東
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之小城
也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面東南注沙水沙水又
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爲二水一水南逕關亭東
世以是水與鄢陵陂水雙導亦謂之雙溝又東南又
沙水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
陵亭西疑卽扶溝之亭也而東南合右水案近刻水案右逆訛作石訛作石
訛作合又東南流與左水合其水自枝瀆南逕之

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邲陵邑鐸射中共王目王召養由基使射殺之亦子反醉酒自斃也邲東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卽扶溝之匡亭也亭在匡城鄉春秋文公元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晉及匡卽此邑也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卽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衛之間亦往往有異邑矣陂水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又南逕小扶城西而東南流也城卽扶溝縣之平周亭也

漢和帝永元中 案近刻訛作王平中封陳敬王子參爲侯國
孫子恭爲候國 **沙水又東南逕扶城西城卽扶樂故城也** 扶樂故縣也 **城北二里有袁良碑** 案良近刻訛作梁下人

其一者東南過陳縣北_{案北近刻}
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南沙水枝濟西南達
濟謂之甲庚溝今無水沙水又南與廣濟渠合上承
水經注

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流殷與溝渠相移昔西
遼爲魏豫州刺史通渠渠三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
也而川渠逕復交錯略陌無以辨之沙水又東逕長
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
竇都之城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城實中案城近刻
舜後姬廟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詩所謂坎其擊
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陳城南道東下隱云漸欲平今
不知所在矣楚討陳殺夏徵舒于栗門以爲夏州後

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

謂東門之池也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邱碑文字
剝缺案近刻不可悉識其畧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

荀子云惠若聞爲古始興後求賢養士千有餘人
賜與田宅舍自損俸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
騤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玄云故其頌曰脩德立
功四縣回附今碑之左右遺墟尚存基礎猶在時人
不復尋其碑蓋云孔子廟學非也後楚襄王爲秦所
滅

湖徙都于此文類曰南楚矣。楚斯其一焉。城南郭裏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漢高祖十二年以爲淮陽國。王莽更名郡爲新平。案近刻版縣曰陳陵。案近刻訛作陳陵。故豫州治。王隱晉書地道記云城北有故沙名之爲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水東流而西出。至乘城東。謂之百丈渠。又曰分水爲

水東流而西居遼陽城東之百人溝又南分爲二
水新溝水出焉
案新溝水近刻詔作沙水
溝水東南流谷水注之
水源上承瀋陂陂在陳城西北南鑿學城
案學近刻詔作華
皆爲陂矣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遼瀋城北王隱曰
昔比貢合水是山半別望矣望者會首末于程首

此水是七姓自相攻殺言今有水于郡者也杜預曰檼卽壘也在陳縣西北爲非檼小城也在陳郡西南谷水又東逕陳城南刻有流字又東流入于新溝水案近刻並作又東南注于潁案東南下入于沙水又東南注于潁刻有流字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卽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堰案近刻卽此竭也今俗呼之爲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于百尺溝案此下追刻有王莽名都爲新平二字亦重出衍故故堰兼有新陽二名也以是推之

賴城入谷案注于二字近刻謨在東北上謂死過也過水又東南屈

案近刻此作

遷苦縣故城南郡國志曰春秋之相也

案近刻此作

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刻築馳道東起賴

案近刻此作

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南門列道徑趣廣

案近刻此作

鄉道西門馳道西屈武平北門馳道暨于北臺過水

案東下近刻此作

又東北屈案近刻此作南至賴鄉西案近刻此作谷水注之谷

案近刻此作

水首受渙水于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

案近刻此作

夏叔仲彭生案近刻此作會晉郤缺于承匡左傳曰謀諸

案近刻此作

侯之從楚者案近刻此作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四

茅元裕校

里有故承匡城谷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陳留

案近刻此作

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

案近刻此作

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

案近刻此作

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

案近刻此作

十二年自鄖隸之案近刻此作十二年命以嘉名曰已

案近刻此作

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

案近刻此作

志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柏令許君清德頌石碑字

案近刻此作

索惟此文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臺令許叔種碑

案近刻此作

是臺在谷水北案近刻此作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

案近刻此作

水自此東入澗水澗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一

案近刻此作

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造中官管霸祠老子案中官近刻此作

案近刻此作

命陳相邊韶撰文案近刻此作碑北有雙石闕甚堅磼石

關南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樵所勒閭北東側有孔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五

茅元裕校

老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

立北則老子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過水之側

又有李母廟案李平近刻此作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

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

老子生于曲澗間過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

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文云案文近刻此作老子楚相縣

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賴鄉之東案近刻此作

以應之過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

十二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譙城頗而還是也

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沈州治沙水自南枝分

比逕譙城西而北注過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

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右碑仍在廟北

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橫柱及柱皆雕錢雲矩

案近刻此作朱諤云當作碑葬也

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

志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柏令許君清德頌石碑字

案近刻此作

索惟此文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臺令許叔種碑

案近刻此作

是臺在谷水北案近刻此作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

案近刻此作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六

茅元裕校

廟拙不匹光武隨道所表象馬也有騰兄冢案近刻此作冢

冢東有碑題云漢故賴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

案近刻此作

二碑文同外碑東西列對兩石闕高八尺五寸石作

案近刻此作

秀鍾然介立故壁壘所在也過水又東南逕城父縣

故城北案近刻此作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于思善

案近刻此作朱諤云當作碑葬也

關北有主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

案近刻此作

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詔策案近刻此作

石

史侍中案近刻此作碑上追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

案近刻此作

水自此東入澗水澗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一

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造中官管霸祠老子案中官近刻此作

命陳相邊韶撰文案近刻此作碑北有雙石闕甚堅磼石

關南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樵所勒閭北東側有孔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七

茅元裕校

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卽是處

也後文帝以延康七年幸憲大禫父老立壇于故宅

壇前樹碑碑題云大禫之碑碑之東北過水南有誰

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

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半下爲束竹交爻作制極

工案近刻此作作乃士

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邵晉揚

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

墓之神道過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枕道

有碑案近刻此作重碑題云漢故幽州刺史朱有之碑龜

冢南二子碑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七

茅元裕校

字伯靈案伯近刻此作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

右北平無終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陰刊故吏姓名悉

繕涿及上谷北平等人過水東南逕譽丘北丘阜獨

秀鍾然介立故壁壘所在也過水又東南逕城父縣

故城北案近刻此作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于思善

案近刻此作朱諤云當作碑葬也

縣世謂之草水又見渠水注內亦無水方故有草

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縣故城西案近刻此作縣

案近刻此作渠水注內亦無水方

北流入于過水又東逕下城父北郡國志曰山桑

縣有下城父聚首也過水又屈逕其東東郡山西又

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華惠聚世謂之禮城袁山

松郡國志曰山桑縣有華惠聚卽此城也過水又東

南逕過陽城北臨側過水案注內言臨側者不一本

案近刻此作謀堵云當作側也

魏太和中爲潤州治案近刻此作以蓋表爲刺史後潤州

立郡案朱諤堵云舊本作立碑以本改之郡今考原本作郡非吳所改

立郡爲立郡今考原本作郡非吳所改之

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三年世祖封

傳旨爲侯國故謂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過水又

屈而南流出石梁梁石崩穢來岸積石高二丈水歷

其間又東南流逕荆山北案近刻此作北字而東流注也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八

茅元裕校

讀書傳

案近刻此作

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九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一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二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三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四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五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六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七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八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十九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一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二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三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四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五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六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七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八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二十九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三十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三十一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三十二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三十三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三十四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三十五

茅元裕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三十六

茅元裕校

水又東逕陽縣故城北案陽下刻石山字鹿勃曰縣有陽山
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碑郡蓋取山之名也王莽之節
碣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爲城行
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鰣魚黎民謂藏有神
不敢犯神近刻石作犯凡到藏皆潔齋而進不
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獸難得見見者云似狗所
未詳也山上有梁孝王祠獲水又東殺水注之上承
陽陂案陽邊刻作陽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
散流爲零水濺水清水也案爲道刻作謂積而成潭謂之磽

縣南有曰山本詳號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匯
世謂之西流水言水上承桔桐陂陂水西流因以為
名也余嘗逕蕭邑城右惟是水北注匯水更無別水
疑卽經所謂淮水也城東西及南三面臨削獲水故
沛鄧淮縣亦同居矣城南舊有石橋耗水存史記訛
積石爲梁高二丈今荒毀殆盡亦不具誰所造也縣

子平珪述初賦日相黃公子邳圯勒魚石于彭城案近刻
作勤誠即是縣也孟庚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
楚彭城爲西楚文頴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焉謂
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爲楚郡封弟交爲楚王都之
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王莽更之曰和樂郡也
徐州治城內有漢司徒袁安魏中郎將徐庶等數碑
案近刻版將字竝列植于街石咸會爲楚相也大城之內有
金城東北小城劉公更開廣之皆壘石高四丈列壘
環之小城西又有一城案近刻狀有字是大司馬琅邪王所

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悉以博學宏壯堅峻樓櫓森爽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東薛安都舉城歸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邑閭如初案閭近刻作閭觀不異昔日後毀撤一時俱盡則遺工雕鏤尚存龍雲達勢奇爲精妙矣城之東北角起層樓于其上號曰彭祖樓地理志曰彭城縣古彭祖國也案古追刻作故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箋

是爲彭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
紀壽永世于此有冢蓋亦元極之化矣其樓之側襟
波帶泗濱案近刻東北爲二水之會也蓋望川原極目
清野斯爲佳處矣

水經注卷二十三

水經注 卷二十三
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
本作睢水也。竝入淮內。雖誤。非舊經文。
云鄭經所謂睢水也。完經之文而音今改正。

水經注卷二十四

後魏 鄭道元 撰

唯水

孔子可文水

唯水出梁郡鄆縣

唯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案碩近東北流地理志曰

唯水首受陳留溪

儀銀湯水也案銀湯近

經言出鄆

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

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故鄉聚名也案故

記作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

生仰餘微于千載遺茂美于絕代命縣人長昭爲文

案長近用草不朽之德其略云輶洗分餐誥謀帝猷

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

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宗今故字無間而單碑介立

矣案近刻字訛作陳留風俗傳曰鄭氏居于高陽沛

公攻陳留縣鄭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鄭嶮字文山

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陳留徙

涿案近刻字訛作陳留

縣有鉤亭鉤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

爲侯國也唯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

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滅杞秦以爲縣

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內有夏后祠昔

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因築其表爲大城而以縣

焉案近刻字訛作

唯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

陂水案近刻字訛作

東合洛采口案近刻字

水上承汲水謂

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唯水唯水又東逕襄邑縣故

城北又東逕雍丘城北唯水又東逕舞陽縣故城南

立也

故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歷鄧縣北二城南北

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鄧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

父令楊彥尚書郎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

使立也

東過睢陽縣南案東上近

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大

心禦華向于橫案近刻字樂大心豐德華徑樂華杜

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

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

北卽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

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毫城北南毫也卽湯

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王案近刻

王封微子啓于宋以嗣殷後爲宋都也昔宋元君夢

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于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

而求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于此矣秦始皇二

十二年以爲陽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陽郡長天下

既定五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太

不果而還臺臺如西案如近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

不經注

卷三十四

四子鼎校

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案城近刻餘勢

逸勁猶飲羽于石染然則臺卽是虎圈臺也蓋宋

世牢虎所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

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戍此臺東據甲堅城之下

焉獨上謂之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

雲霞競遠矣續述征記曰迴道似蠻故謂之蠻臺非

也余按闕子稱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日

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弓矣獻

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

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

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嫁于司馬氏

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家之下案此

縣昔汝南步遊張少先其母及爲縣令遇母于此乃使良馬踟蹰輕輶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感昭徵矣睢水又東合烏慈水水出縣西南流北流八十五里注烏慈水烏慈水又東逕

取廬縣南又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睢水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爲侯國王莽之睢陵也睢水又東與漳水故瀆會焉上承淮縣西南漳陂東北流逕渙縣故城北

又東北逕睢陵縣下會睢水
波水字近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高祖十二年封莊侯治耳爲侯國
應劭曰相水出沛國相縣案相水上近刻亦得下字故此加下也然則相又是睢水之別名也
案相字上近刻亦得下字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縣北十里卽瓠河口也尙書禹貢雷夏旣澤雖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雒許慎曰雒者河讎水也既漢武帝元光三年案近刻脫武帝之三詔作之河水南决滻害民居元封二年案近刻作武帝元封二年係上文訛舛在此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上自萬里沙遮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使汲仁郭昌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死爲河此八字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沸燄兮相冬日正道融分離常流蛟龍駕兮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兮

人謀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案維近綫也
曰河湯湯兮激滻凌北渡迴兮迅流難塞長焚兮淮
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
寤乎何以禦木案近刻脫此二字隣竹林兮燧石苗宣防
焉平帝已後未及脩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承平十
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榮陽東至
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過墳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
絕而不通惟溝濱存焉河水舊東決案近刻誤作河巡濮陽
城東北故衛也帝顯頃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
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闢伯之所居亦
夏伯昆吾之都殷相上又都之案相上近刻誤作上相故春秋
傳曰闢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衛成公自楚丘遷
此秦始皇徙衛君角于野王置東郡治濮陽案章邯近刻誤作章邯公環之
逕其南故曰濮陽也章邯守濮陽案邯近刻誤作邯公環之
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又東逕城南案近刻脫此六字城南案近刻脫
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
大經注 卷三十四
南案近刻脫此二字 有鹹城者是也案近刻誤訛成又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白洮以南
東傅于濟案近刻脫此六字盡曹地也今郵城西南五十里
有姚城案姚近刻誤作柯或謂之洮也瓠瀆又東南逕清丘
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蘄晉人宋衛曹同盟
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

側瀆帝至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
穀林_{林近刻}林字堯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
八秋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
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
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中俗彌以爲因堯城士安
蓋以是爲堯冢也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
亭瓠河逕其南爲羊里水蓋貢城地而變名猶避有
新溝之異稱矣黃初中賈逵爲豫州刺史與諸將征
吳子洞浦有功魏封達爲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斯

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前近字丘丘父東右曾
漢水枝津水上承漢渠東逕沮丘城南案出近刻京
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
楚同音汲音字以爲楚丘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西北
去濮陽三十五里案西近刻詎作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
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
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又東逕句陽縣西句澗
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成陽東垂亭
案小成陽下近刻衍縣故二字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
澠水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丰里水者也又按地理
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丘城西考地志角
陽廩丘俱屬濟陰案句陽原本及近刻坡訛作山則
都關屬山陽理又按地理志鄭都亦是山陽之屬
縣矣案鄭都本作城郡而京杜考地驗城案杜相近刻又並
亭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大丘經書垂等近刻原本
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

者也

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

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敷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

十餘里案近刻武作城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卽成陽

縣故史記曰武王封弟叔武于成陽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案近刻鄉曰崇仁邑號俗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案近刻鄉曰崇仁邑號俗義

豐魚笱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枯柏數株櫟馬成林

二陵南北列驛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尙脩整堯陵東

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皆

南西北三面長櫟蔭扶疎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

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于城爲

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

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一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祠案近刻字見漢書立碑文云堯陵

水經注卷四

于鼎校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北仲山甫墓南案近刻字冢間有伍員祠案近刻字晉

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茲無處所又言

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

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

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耳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

孤立峻上草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雷

澤之東北案近刻字有陶墻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墻

阜聯屬雷澤帝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

水經注

自宣防已下將渠已上無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

自北爲鄧渠

又東北過祝阿縣爲濟渠

河水自西瀆口出爲濟水

案原本及近刻茲訛作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逕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即此

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爲濟又河水注云河入濟自

今改濟水二瀆合而東注于祝阿也

案濟水二字有舛誤考河

故濟源也是河水自四瀆口分流入濟與故濟水合

是故濟之訛

又東北至梁鄧縣西分爲二

水系注

脈水尋梁鄧濟無二流蓋經之誤

其東北者爲濟河其東者爲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

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屆南過太山華縣東

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

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濱水西北入濟

案近刻訛作沛下同卽

地理志之如水矣

案之近刻訛作曰卽彫如聲相似然則濱水

卽彫水也蓋以濱與時合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

西南分爲二水枝津別出西流會水注之水出昌

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

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爲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五

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

又西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

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

案如近刻訛作曰時水

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遺令側城南注

又屈逕其城南

案近刻訛作曰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齊爲

膠西王國都高苑

案近刻訛作曰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

城故俗謂之東高苑也

案近刻訛作曰其水又北注故濟又

西蓋野溝水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

逕延鄉城北地理志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爲

之蓋野溝又西北流逕高苑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

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丙信爲侯國王

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

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盤陽

案源上近刻訛作上源

枝流旱則竭涸

案近刻訛作托爲春秋之乾時也左傳莊公

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鄧城入

于濟非濟入時蓋時來注濟若濟分東流明不得以

時爲名尋時濟更無別流南延華費之所斯爲謬矣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

案其原本及近刻訛作縣南遂憑羸蓋後人因注內言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

案今誤改考注云故不得過其縣南也此句乃舉經文之訛正

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鄧城入

卷之三

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見丈
尺葉近刻見直上七里天門案七下近刻符十字仰
視天門如從

穴中視天矣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觀日觀者日視二字近刻脫雖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東瀆波注壑東南流逕霸陰之田在下句霸字近刻訛案田字此下近刻故字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卽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

歷中下兩廟間案下近刻
記作階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
燭闕嚴鑿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

武所植也赤眉嘗刃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有
閭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尺樹
有大井極香冷異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深淺

宋虎道刻而水旱不減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
密巧麗又有石虎建武十三年詔作勒_刻永貴侯

余上金馬一四面——天龍形也。每中角云「丁」，居里屋宇又崇麗于下。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

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東流案此下近刻衍又東南莫氏有元村元手村

選明堂一派造南明堂下 沙門有方其元年主
山降坐明堂于山之東北陞武帝以古處險狹而
顯也欲治明堂于奉高修而去曉其制濟南人公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

之通水園宮垣爲禊道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
于汝上案近刻記作水如帶圖也古引水爲僻離處甚儕
焉世謂此水爲石汝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

于文案近刻印比水也 云水又在人于文水文水故

于沙訛作淮自此水也身入淮水淮水又鄭川會注案近刻脫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苟所謂徂徠之公也蓋惟曰首辛公也苞中子廟在

千歲記作在自山也身小入大入三江水之源又名之
川合注案近刻脫此四字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
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也抱朴子稱玉
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
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櫟松也
魯連子曰松樞高干仞而無枝案十近刻誤許千劍非憂正室
之無柱也案正室近刻誤作王室實宋本誰作王室王爾雅曰松葉柏身曰
樅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
松亦曰尤竦之山也赤冒渠師樊崇所保也案樊崇

故崇自號尤休三老矣山東有崇父廟宋近刻石

高十里山下有陂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沿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汝一水北流歷舞陽縣南春秋襄公十七年逆滅虢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汝水也

過博縣西北
沒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

水或云二毛晉侯劉蕡龍因頭公接人溫蒲就題
取博者也

春秋占上平元年王子孫毛生出也陽虎據之以叛伐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沒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鉅平縣之陽關亭矣。案此正逆刻

虎焚葵門而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水出
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葬襄城北春秋隱公十一
營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今

水經注 卷之三

葬襄案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
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

葛裘采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
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
者封泰山禪梁父故縣取名舊淄水又西南逕榮縣
故城北地理志泰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
又逕鄒縣北秦近刻縣字漢高帝六年封董渫爲侯國春
秋齊師圍鄒鄒人伐齊飲馬于斯水也昔孔子行于
鄒之野遇榮啓期于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歛
夫子善其能寬矣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

汝水汝水又南逕鉛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齋子曰歸者也今汝上來水

有文美堂汝水又西南流詩云汝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汝則死天地之性倚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汝水又西南逕魯國汝陽縣北王莽之汝亭也縣北有曲水亭案亭上近刻衍池字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

會相刎首子監于曲池左傳曰平叔苦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二年詔近刻年東巡泰山立行宮于汶陽鍛金吾飲禁樂于汶上

案城門二字近世謂之關陵城也

水又西逕汝陽縣故城北而西注

汝水又西沈水注焉又西逕蛇丘縣南縣有鑄鄉城
案近郊訛作縣治鑄鄉故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案是也杜氏二字杜預曰濟北蛇丘縣所治鑄鄉城者也案左傳集解無鑄鄉城三字

又西南過剛縣北
案近刻謂作闢
地理志剛故闢也案近刻謂作鄉

縣治俗人又謂之廟亭案通刻訛作廟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廟亭未知孰是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

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汝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汝之北平輞極目信公以賜季友蛇水又西南逕舞城西左傳所謂蛇淵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下有水魯固也俗謂之濁須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邱城南經古公會齊侯于下譏是也今俗謂之

夏暉城蓋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聰如齊齊侯送
姜氏于下謹非禮也案近刻也上衍是字世有夏暉之名矣雖
經注

水又西南入汝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鄭北山是
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檇書春秋叔孫僫如
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汝陽之田棘不服圃之南去汝
水八十里又西南逕城東地理志曰蛇丘達鄉故
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
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
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
又西逕下譙城西而入汝水汝水又西逕春亭北者
古無春名惟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此亭東去剛城四
十里案近別亭字推璠所注則符竝所未詳也

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六年案中下近別
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
爲東平國王莽之有鹽也案近刻也上苟城字章縣接世本任
姓之國也齊人降章者也故城廢城字在無鹽縣東北
北五十里案縣近刻汝水又西南有沁水注之水出
肥成縣東自原案近刻作肥成縣東北自源西南流逕肥成縣故
城南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成有君子

焉左逕句嶺亭北章帝元和二年鳳凰集肥城射龍
亭復其租而遷泰山卽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成
水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鄆亭也世以此
爲郭城非蓋因巨新之故目耳
又西南逕無鹽縣南又西南逕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
民亭入于濟
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
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郿鄉城南郿昭伯之故
邑也案碑銘伯近刻記祠起關雞文案起近刻記作及春秋
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郿今其城無南面汶水
又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案近刻記服
國字今有厥亭汶水又西逕危山南水謂之龍山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案近刻記作漢書五行志曰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舊石一枚轉倒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案音均自此乃注文東平王雲及后詔又屬漢書本文曰漢世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案近刻記曰字世說作書表記能象又此二字

案漢近郊
詒作述初平三年曹公擊黃巾于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高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始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慶爲東平侯卽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鄆鄉城南案鄆原本又治下同今據地理志所謂無鹽有鄆鄉者也汶水西漢書改正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春秋之良縣也縣有聚漢曰壽良處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案文近刻
詒作每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十二年案文近刻詒作每十五年世祖封樊宏爲侯

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出須昌城東北穀
陽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濱溝水注焉水出無鹽城
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
憲王倉冢碑闕存焉元和二年案近刻記作三年章帝幸東
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于陵前其水又西流
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爲二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
案近刻記作浦下同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濟故淮
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禹誘水弗其山名在朱
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
其誤謬耳

水經注卷二十五

後魏酈道元撰

泗水沂水洙水

泗水出魯下縣北山

地理志曰出濟陰萊氏縣又云出下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苦因公事沿歷徐沈路逕洙水內合尋其源流水出下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納李孫之言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下縣東南有桃

水經注

卷三十一
一
堵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處也

案近刻
駁陶字并
井曰舜井皆

爲非也墟有漏澤

案漏近刻
作澤

方十五里滌水激渟三丈如滅澤西際阜俗謂之鳩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

言因復有鳩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

案側近刻
作則廣

圓三四尺穴有通石水有盤漏漏則數多之中

案近刻
作則廣

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陳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

水五泉俱尊宗穴首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林時人請之原見祠

案人近刻
作則非所究也

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案近刻
作九字

季武子取項句遂城部杜預曰魯邑也下縣南有

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承出二邑之間西逕部城北春秋文公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項句遂城部杜預曰魯邑也下縣南有部城俗邾難也泗水自下而會于洙水也

西南過魯縣北

水經注

卷三十二

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爲二

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經書冬洙

京相璠服杜預

案近刻脫表二字
京相璠下行曰李

並言洙水在

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子洙泗

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

記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西

泗案近刻脫面字又

此句之下衍諸字南北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

門各有石闢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闢里荆棘

自闢從講堂至九里鮑叔爲相因脩饗祠以誅魯賊

彭豐等郭綠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

夏說于泗淵里革斷魯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北史

記家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于魯城北泗水上

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爲書孔子

奉以告天亦簡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倡作應

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卽子貞廬墓處也蕭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

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曰

案孔叢下並有子字係後人妄補

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

水經注

卷三十三

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缺碣具

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詣異樹不

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水自城北南逕魯

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卽

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卽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城東門之外三日滅文仲祭之

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北之魯候聽之奏以廣樂

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

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門之外亦戎夷死處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造腫如晉大寒而後

門與弟子宿于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

我汚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土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

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土并衣哉戎歛曰

不捨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圉

人罕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服虔曰能投干鈞之重過

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春秋傳

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曰書不時也杜預

水經注

卷三十四

曰本名櫟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

高門也

案近刻
作故

共達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雲門

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假請擊宋師竊從雲門蒙

臯比而出者也門南隅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會點所

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神是魯相

陳君立昔曾參居此泉不入郭縣卽曲阜之地少吳

之墟有大庭氏之墟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

魯都賦曰城武器千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坰

周成王

案近刻
作武王

封姬旦于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

三年以爲薛郡漢高后元年爲魯國阜上有季氏宅

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臺西百步有大井

廣二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磬制

案近刻
作以春

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攻魯

案近刻
作人字公入

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

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卽夫子之故

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漢高祖十三

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燒詩書經典缺漢武

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

水經注

卷三十五

之詩所謂忠樂泮水也沂水又西逕園丘北五高四

晝門詩所謂保有呂嶧者也案有呂嶧者也謂作其源水又西南

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

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

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晉太康地記曰

腹曰字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謂之神

靈也齊封田文于此號孟嘗君有惠喻今郭側猶有

文冢結石爲郭作制嚴固營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

巡觀以爲異見矣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北音太康地

記曰奚仲遷于邳仲虺居之以爲湯左相其後當周

爵稱侯後侯侵削霸者所納爲伯任姓也應劭曰邳

在薛徐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郢客

字以呂

后二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此爲上矣晉書地道記

于泗案西下近故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

注山陽湖產是也經言瑕丘東誤耳

又南逕平陽縣西

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

二十九年齊田辟

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

不案去

者也王莽改之曰龜平矣泗水又南逕故城西謂

之漆鄉屬勃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

東北有漆鄉

列衍都字今兒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

未詳也

又南逕高平縣西汎水從西北來

北流注之

衆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案近刻君務靖亂無勤于行
晉侯乃還即此地也黃溝又東注大澤兼葭在草生
焉案舊近刻作矣即世所謂大濟陂也陂水東北流逕定陶
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丘亭北案此十四字仍屬注文考之上
近刻上六字誤作相下八字仍屬注文考之正下皆注內敘黃溝所逕不得承接細文細水今改正
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北三字係下文衍誤在
此王莽更名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鄧城北春秋
桓公二年經書取鄧大壯于宋戊申歎于太廟左壇
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殺芻公而立公子馮以鄧
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爲非禮案舊近刻作信十三州志曰
今成武縣東南有鄧城俗謂之北部者也黃溝又東
逕平樂縣故城南又東右合泡水卽豐水之上源也
水上承大齊陂東逕貫城北案舊近刻又東逕已氏
縣故城北王莽之已善也縣有伊尹冢崔駰曰殷帝
沃丁之時案近刻伊尹卒葬于薄皇覽曰伊尹冢
在濟陰已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
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
焉又東逕孟諸澤杜預曰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又
水經注

水經注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
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
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太尉劉義恭于
彭城造軍主稽立敬北至城覘候魏軍魏軍于清西
望見玄敬士衆魏南康侯杜道儀引起泡橋沛縣民
燒燒泡橋又于林中打鼓僞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
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水卽泡水之別名也案
近刻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東
逕沛縣故城南秦末兵起蕭何參迎漢祖于此城
高帝十一年封彭陽侯劉仲子爲侯國城內有漢高
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爲之階陞尚
存劉備之爲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
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飲布謂靈曰玄德
部北部之論也又東逕單父縣故城案縣字昔必
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
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
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
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斯縣爲利父矣案近刻
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
水水上承睢水于下邑縣界案縣字作福下同
東北注

水亭漢祖爲泗水亭長卽此亭也故亭今有高祖廟
亭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號略無全者
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尚存高祖之破縣布也過之
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案近刻謂之豐水漢書稱
高祖送徒麗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
斬之此卽漢高祖斬蛇處也又東逕大堰案近刻
謂之堰水分爲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
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流東北逕豐城
北東注澧水澧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
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
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太尉劉義恭于
彭城造軍主稽立敬北至城覘候魏軍魏軍于清西
望見玄敬士衆魏南康侯杜道儀引起泡橋沛縣民
燒燒泡橋又于林中打鼓僞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
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水卽泡水之別名也案
近刻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東
逕沛縣故城南秦末兵起蕭何參迎漢祖于此城
高帝十一年封彭陽侯劉仲子爲侯國城內有漢高
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爲之階陞尚
存劉備之爲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
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飲布謂靈曰玄德
部北部之論也又東逕單父縣故城案縣字昔必
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
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
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
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斯縣爲利父矣案近刻
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
水水上承睢水于下邑縣界案縣字作福下同
東北注

推考書事墓近于此也

某墓字近刻
說在書字上

又東南過呂縣南

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

鄭侵宋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漢哀帝三年有白頸鳥

與黑烏羣嗣于縣白頸鳥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嗣時有吳楚之反

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

之弓晉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于石梁卽斯梁

也幾濡澗辨寔爲泗險孔子所謂魚讐不能游及云

水經注

卷五

元

乃

誠

鄭

北

齊

下

水

又

東

南

過

下邳縣西

又

東

南

入于淮

水

又

東

南

逕葛峰山東卽奚仲所遷邳嶧者也泗水

又

東

南

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注焉

水

又

東

南

逕東陽郡治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

城在泗水之中也

又

東

南

逕陵廟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

又

東

南

逕淮陽城北城臨泗水

又

東

南

逕駢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注焉

水

又

東

南

逕東陽郡治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

城北西南注于沂水又南與閩山水合水出閩山

水

又

東

南

逕平亭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

文帝平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

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

城北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

司馬石苞

某近刻
說作三

三項家達校

崇四碑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處矣中城

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羨都督所治

也昔泰山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遇

于縣市文章欲敵伯武心神悲動因相尋問

某尊近
刻作詞

乃兄弟也縣爲沂泗之會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

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破南逕其城西王莽之和樂

亭也

某近刻
說作三

縣東有徐廟山山因徐徙卽以名之也

水謂之泗水南逕廟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武

原水口也又有桐水出西北東海容丘縣東南至下

邳入泗泗水東南逕下邳縣故城東

某近刻
說作三

王莽

之從德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碑

是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

之拔取慮睢陵夏丘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于此居

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

爲暴矣泗水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豫城之

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縣也王莽更名之曰

康義矣晉元皇之爲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爲鄆關也

之閏儉矣

某近刻
說作三

東陽郡治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

城在泗水之中也

又

東

南

入于淮

水

又

東

南

逕淮陽城北城臨泗水

又

東

南

逕駢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注焉

水

又

東

南

逕東陽郡治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

城北西南注于沂水又南與閩山水合水出閩山

水

又

東

南

逕平亭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

文帝平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

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

城北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

水經注

卷五

水

又

東

南

過下邳縣南

水

又

東

南

過下邳縣西

水

又

東

南

過下邳縣

曰晝不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琅邪有臨沂縣故屬東海郡有治水注之案治近刻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

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春秋時莒地案近刻字時密水東流案近刻脫下同逕東安城南漢封魯孝王

子強爲東安侯時密水又東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案

泉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巨闊水注之水出巨闊之山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

水導源堂阜春秋莊公九年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東南注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逕蒙

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與雙崮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東逕蒙陰縣

注桑泉水又東南案近刻詛作以南東魯川水注之案近刻水出鹿嶺山東南流左則二川臻湊右則諸葛泉源

水出鹿嶺山東南流左則二川臻湊右則諸葛泉源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桑

泉水又東南右合蒙陰水案陰下近二字水出蒙山之陰

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彌爲侯國案子近刻水出蒙陰水又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也齊同

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爲侯國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

逕陽都縣南東注沂水又左合溫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

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沂水南逕中丘城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左傳

昭公十七年鄭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婼問曰少吳鳥名官何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案近刻

黃帝炎帝以雲火紀官太皞以龍紀少皞瑞鳳鳥統歷鳥官之司議政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

子木句滅鄭以鄭子鵠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郡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卽王莽之沂

平者也

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不可以行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

更名承翰矣沂水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屆從縣南亦注泗謂

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卽此處也建安二年曹操圍呂布于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

洙水出泰山蓋縣障樂山

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人泗水或作

水經注

池字蓋字誤也洙水自山西北逕蓋縣漢景帝中五年封后兄王信爲侯國案近刻王信又西逕泰山東平陽

縣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

爲新泰縣也

洙水西南流溢泉水注之泉出十城東北十山之陰

尸子曰孔子至干暮矣而不宿于溢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此考識曰案語比二字近水名溢

泉仲尼不漱卽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水洙水又西

南流于十城西南入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

又分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

流逕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春秋之浚洙非謂始

導矣蓋深廣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

丘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爲水門

案古近刻作跨于水

上也西南流世謂之杜武溝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

縣之顯闢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

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也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闢亭

水經注

卷二十六

後魏酈道元撰

水經注卷二十六

後魏

酈道元撰

洙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淮水

膠水

洙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

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控衆流積以成

川東南流逕邳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于南故俗謂之半城洙水又東南流左合峴水

案合近刻詔作右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邳鄉東南流

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

又西南流入洙水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柱山

西南流逕辟土城

案近刻詔作辟土城南城史

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

城陽共王子節侯劉壯爲侯國也

案節近刻詔作劉其水干

邑積以爲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于冰水也

水經注

卷二十六

王肅清校

東南過其縣東

水左與箕山之水合水東出諸縣西箕山

案東出近刻詔

水經注卷二十五

水經注

卷二十五

元

水經注

卷二十五

二

水經注

卷二十五

三

水經注

卷二十五

五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于陽都入沂非矣。沐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

水出襄陽縣泉流東注沐瀆又南左合橫溝水水發

濟右東入沐之故瀆又南暨于渴。案近刻改作渴今考注內渴亦通稱

其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春

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王莽更之曰息吾

也。又西南至宿預注泗水也。沐水故瀆自下堰東南

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祖口城中祖水出于楚之相

璠曰宋地今彭城逼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逼陽

八十里東南流逕逼陽縣故城東北。案傳近刻作逼地理

志曰故逼陽國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

會于祖晉荀偃士匱請伐逼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

克孟氏之臣秦巢父輩重如役逼陽人啟門諸侯之

士門焉縣門發郡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驅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櫛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

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巢父

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父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

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倡

陽請歸智伯怒曰七日不克爾乎取之以謝罪也。荀

偃士匱攻之親受矢石遂滅之以逼陽子歸獻于武
宮謂之夷俘逼陽姓也。漢以爲縣漢武帝元朔三年
封齊孝王子劉就爲侯國王莽更之曰輔陽也。郡
國志曰逼陽有祖水相水又東南案近刻誤作祖水而南水發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
沂而注于沐謂之祖口城得其名矣。東南至朐縣入
游注海也。

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于陽都入沂非矣。沐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

泰山卽東小泰山也。巨洋水卽國語所謂具水矣。袁

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朐瀆皆一水

也。而廣其目焉。其水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漢惠帝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丹

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丘阜矣故

言朱虛城西有長坂遠峻名爲破車峴城東北二十

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

類皆從字變也。案此下近刻誤作行山導二字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

世謂之東丹西丹水也。西丹水自凡山。案近刻誤作北北

流逕劇縣故城東東丹水注之水出方山山有一水

流又東北出逕濟薄潤北澗水亦出方山流入平壽

縣積而爲渚水盛則北注東南流屈而東北流逕平

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水。謂之魚合口丹水又東北

逕望海臺東案近刻誤海字東北注海蓋亦縣所氏者也。

直芳齋琴藥寃亦潔竝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

之重治泉又逕臨朐縣故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漢

武帝元朔元年案近刻誤作二年封蕭川懿王子劉奴爲侯

國庭勃曰臨朐山名也。故縣氏之朐亦水名其城側

臨朐川案近刻誤作臨朐川臨朐是以王莽用表厥稱焉。城上下共城上水悉是劉武皇北伐廣固營壘所在矣。巨洋又東北逕委粟山東孤阜秀立案秀近刻誤作委形若

委粟又東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

東南逕逢山祠西案祠上近刻誤作下字洋水又東南作南東

水經注

歷逢山下印石膏山也。山麓三成案近刻誤作三峰壁立直上

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逢山在

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

鼓聲聞數十里案近刻誤作鼓字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

之石溝水東北流出于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謂

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

似符羣證矣。巨洋水又東北得邳泉口泉源西出平

地東流注于巨洋水。巨洋水又北會建德水水西發

木而岡嶠孤峙嶺阮分立左思齊都賦曰嶺嶠其

左是也。案近刻誤作嶺字康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又東北

逕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

連子曰朐荆之人辯者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爲朐川

水經注

卷二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國後升北海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錯爲侯國王莽更之曰俞縣也案近刻誤作城北側有故臺亭西有方池案近刻誤作地吳謨曰西去齊城九

七里耿弁破張步于臨淄追至巨洋水上僵尸相屬即是水也巨洋又東北逕會龍驥將軍幽州刺史碑問渾塞東而東北流墮側有一墳甚高大案近刻誤作時人咸謂之爲馬陵而不知誰之丘葬也巨洋水又東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滌蕩也案蕩今漢書作澗西

晏謨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豐人住于此城遂改名爲南豐城也又東北積而爲澗拔津出焉謂之百尺溝西北流逕北益都城案此刻有漢武帝元朔二年作三年封菑川懿王子劉明爲侯國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洋矣

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巨洋水自巨淀湖案近刻誤作二字東北流逕縣故城西王

莽之翼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鮑爲侯

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中有孔子

像弟子問經既無碑誌未詳所立巨洋又東北流澗

水經注

卷三十六

王福清校

水注之水出劇縣南角崩山案角近刻誤作有卽改義山也

俗人以其山角崩此二字因名爲角崩山亦名

爲角林山皆世俗音誤也水即澗水矣地理志曰劇

縣有義山義水所出也北逕嶧山東俗亦名之爲青

山矣案山近刻誤作水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

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

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

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

畫湖亦曰駢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

水經注

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漂一都沒者萬計小史辭遺家至令下山若鹿皮衣升閣而去後百餘年下齋樂濟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者也

東北過臨淄縣東案近刻上行又二

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卽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水在齊八祠中齊之爲名起于此水經注

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爲齊者卽天齊淵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淄水又東逕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豪方基圓墳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卽此也

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爲齊或以爲都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遇葵侯與之爭營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北流出爾雅出前左之文案由近刻不得以爲營丘也賦公自營丘徙臨淄余按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謂凡山也東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

遷杞也毛詩鄭注竝無營字贊以爲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九丈北障丈五

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對天齊淵故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夷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丘季札觀風聞齊首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田巴入齊過淄自鏡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營陵明矣獻公之徒其猶晉氏深翼

名絳案名近刻非謂自營陵而之也其外郭卽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廢城宣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諸郭因以名之案近刻訛作實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爲郡治臨淄漢高帝六年賤帝字封子肥于齊爲王國王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田單

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子斯水之上也

又東過利慤東

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案巨淀漢舊作鉅定行山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大海三

太公望

賜

巨淀

縣

故

縣

水經注

卷二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

王莽清校

淄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疑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段龍十旬不拔塞口而龜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案近刻音訛脩築案近刻裕遠之超及

城內男女皆悉腳弱病者大半起遂出奔爲首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寔憑地險其不可固城者在此濁水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脩整市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

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四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五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六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七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八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九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八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十九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一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二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三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四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五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六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七

王莽清校

水經注

卷二十八

王莽清校

陽水之陽卽謂之東陽城案謂下近刻符城等世以潤水爲西水絕而復流劉晃賦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輒流積年允公除州卽任未甚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

謂幽谷枯而更滋窮泉輒而復流矣海岱之土又頌
通津焉平昌龍民孫道相頌曰惟彼澗泉竭踰三齡
新盡珪璧調窮斯牲舊詩近刻作端道從陵晉降由聖明
蟄民河間趙疑頌云敷化未朞元澤潛施祐源揚濶
涸川滌陂北海郭欽曰先政報津我后通洋但頌廣

文煩難以具載陽水又北屈逕漢城陽景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後人竭斷令北注濁水時人通謂濁水爲陽水故有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渾流世謂之爲長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爲漚水故房謨伏琛爲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在漚水之陽宜爲漚陽城非也世

又謂陽水爲洋水余按羣書盛言洋水出臨朐縣而
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于東疑焉濁水
又北逕城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淀地
理志曰廣縣爲山澗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巨淀巨

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從
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
丈圍墳圍二十餘丈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要
謨曰依陵記葬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墓而異墳
伏琛所未詳也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
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壘在
南山之阿請爲立祀爲塊然之主郭緣生述征記曰
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爲墳大冢東有女
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

廟矣晉起居注云齊有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逕市中市人悉觀自北門所入處也北門外

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左傳晏子之宅近市

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諒曰吾生則近市死若易

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

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

梧宮卽是宮矣其地猶名梧臺里臺甚膚秀東西百

餘步南北如城卽古梧宮之臺東卽闕子所謂宋

愚人得燕石處臺西有石社碑案社近刻訛作猶存

丘比春秋莊公八年葬公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京

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無庸成之案近

字僖公九年齊相會諸侯于葵丘穿孔曰齊侯不務

脩德而勤遠略明葵丘不在齊也案近刻引河東汾

陰葵丘案河東原本及近刻山陽西北葵丘在今改正

非也余原左傳連稱管至父之成葵丘以瓜時爲往

還之期案爲今刻請代弗許將爲齊亂故令無龍之

妹侯公于宮案妹近刻因無知之縕案近刻作遂害襄

公若出遠無代寧得謀及婦人而爲公室之亂乎是

以杜預稱春秋之旨卽傳文之注于臨淄西有此句

不得捨近託遠苟成己異可殊卽義爲貞然則

葵丘之成卽此地也系水案原本及近刻左地

爲厚父西逕高陽縣南魏所立也又西北流注于

時時水又東北流澗水注之水出營城東也謂之漢

濟水也西北流逕營城北漢景帝四年封齊悼惠王

子劉信都爲侯國澗水又西逕安平縣故城南

案樂安下道應劭曰目水出東萊昌邑縣道遠不至

也

水經注

卷三十六

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澗水有池名貝丘在齊城

西北四十里案近刻成字春秋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

見公子彭生不立而泣齊侯墮車傷足于是處也澗

水又西北入時水從征記又曰水出臨淄縣北逕樂

安脩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澗也昔

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澗指喻此水也時水

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時水又東北逕齊利縣故

城化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

城北東北入澗水地理風俗記曰澗入濰淮南子曰

白公問微子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澗澗之水

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

水經注 卷六
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尾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丹

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北析泉水注

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逕析泉縣東_{案近刻}流逕字明帝永平

又東南逕仲固山東北流入于濰地理志曰至箕縣

北入濰者也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

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王莽

更名諸并矣濰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馬耳山山

高百丈上有二石茲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

常山三十里涓水發于其陰北逕襄陽城東春秋昭

公五年經書夏苗车夷以卑婁防茲來奔者也又分

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人謂此城爲東諸城涓水

又北注于濰水

東北過東武縣西_{案東武下近}刻衍城字

縣因岡爲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爲侯

國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

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晏伏竝以濰水爲扶淇之水

_{案伏竝外}以扶淇之水爲濰水非也按經脈誌濰自

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誤伏竝云

右合盧水卽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

山王莽之令丘也_{案合近}刻作合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

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櫟

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云不灰之木

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

地理志曰久台水東南至東武入濰者也_{案近刻}水至作

尚書所謂濰滔其道矣

又北過平昌縣東

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王莽之養信也地理風

俗記曰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

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荆水注之水出縣南荆山阜

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

印爲侯國_{案印近}刻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

荆水通物墮于井則取之荆水昔常有龍出入于其

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荆水又東北流注于濰濰

水又北涪水注之水出涪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

水經注_{案本近刻}水出靈門縣有高原山壠_{案案印近}刻詔作

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涪汶矣其水東北逕姑幕縣故

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

氏之國也劉驥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

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王莽曰

季蹠矣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攬漢

書注云薄姑有蒲姑城未知孰是涪水又東北逕平

昌縣故城北古堦此水以澆溉田南注荆水涪水又

又北過高密縣西

東北流而注于濰水也

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

尺水者蓋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鄣日

山山勢高峻隔絕陽_{案近刻}曉晏誤曰山狀鄣日此八字

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鄣日故名鄣日山也其水東

北流東源出五峰山西北流同濰一毫俗謂之百尺

水古人指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

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

又東北過都昌縣東_{案過近刻}地理志曰有三戶山祠_{案云近刻}余按

應劭曰_{案近刻}口字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種俗以之名

阜非也

濰水東北逕蓬萊縣也少有大節恥給事縣

亭遠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

萌以佯狂免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

朱軒爲侯國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管亥所圍于都

昌也太史慈爲融水救劉備持的矢圍注處也

水有故源舊鑿石鑿柱斷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峰

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縣故城南_{案近刻}縣字明帝永平

中封鄧侯侯國南十里舊以爲塘方二十餘里

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畝田一頃許陂水散流下注

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

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_{案本近刻}誤作平更爲高密

國王莽之章平也濰水又北首韓信與楚將龍且夾

濰水而陣于此信夜令爲陵築壘沙以遏濰水引

軍擊且爲還且追北信決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

遂斬龍且于是水水_{案水近刻}有屬草_{案近刻}草上有漢可

農鄉鄭康成冢石碑猶存又北逕昌縣故城東漢

光元年復也

濰水又北左合汶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縣

亭西郡國志曰亭子縣有密鄉地理志皆北海之屬

縣也應劭曰亭子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

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

水經注_{案過近刻}城東有密鄉亭地理志曰有三戶山祠_{案云近刻}余按

應劭曰_{案近刻}口字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種俗以之名

阜非也

濰水東北逕蓬萊縣也少有大節恥給事縣

亭遠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

萌以佯狂免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

朱軒爲侯國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管亥所圍于都

昌也太史慈爲融水救劉備持的矢圍注處也

又東北入于海

膠水出黔陝縣膠山北過其縣西

齊記曰膠水出五華山蓋膠山之殊名也北逕祝茲

縣故城

東漢武帝元鼎中封膠東康王子延爲侯國

又逕扶縣故城

西案扶漢書作都

地理志琅邪之屬縣也漢

文帝元年封昌平侯國膠水又北逕黔陝故城西

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

秋僖公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問之果然晏譏伏琛並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

水經注

卷二十六

王福清校

十里有膠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縣西南拒艾

山卽齊記所謂黔艾山也東北流逕桓縣故城西案

近刻訛王莽之號同

作拒拒王莽之號同近刻世謂之王城又

謂是水名洋水矣案近刻重又東北流案近刻晏伏

志琅邪有桓縣根艾水出焉東入海卽斯水也

水北流案近刻西黔陝城東晏伏所謂案近刻王莽

城東上高密郡側有黔陝縣案黔陝音爲地理志曰

膠水出桓縣案近刻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卽是縣

所未詳也

又北過夷安縣東

縣故王莽更名之原亭也案近刻誤故字應劭曰故

萊夷繼邑也案近刻王莽平仲萊之夷維之

人也漢明帝永平中封鄧珍爲侯國西去濰水四十

里膠水又北逕膠陽縣案近刻又東北流案近刻左會一水

世謂之張奴水發夷安縣東南岸下西北流歷膠

白亭結路南通夷安地理風俗記曰淳于縣東南五

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流案近刻左會一水

世謂之張奴水發夷安縣東南岸下西北流歷膠

陽縣案近刻

水經注

卷二十六

王福清校

陽縣注于膠膠水之左爲澤渚東北百許里案近刻水洛百許里謂之東北流四十里案近刻澤

縣改城東又東北逕膠東縣故城西漢高帝元年別

爲國貴帝封子寄爲王國王莽更之郁株也案漢今長廣郡治伏琛晏譏言膠水東北逕達于膠東

城北百里流注于海又北過富利縣西北入于海

縣故王莽更名之爲策策亭也案近刻脫名字爲策又北逕平

度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苗川懿王子劉衍爲侯國

王莽更名之曰利慮也縣有上山膠水北歷土山注

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炕相承峻煮不輟比眺巨

海煮鹽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溴海者也案

下近刻有字故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也案也上

尚書曰嶧家導漢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鯀

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河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

南流注漢曰沮口案此十八字原本所謂沔漢者也

及近刻竝誤作經所謂沔漢者也

水經注

卷二十六

王福清校

河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後魏道元撰

水

水

水

水

水經注

卷二十七

王福清校

河水一名沮水閼賦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

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水出河池縣

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河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

南流注漢曰沮口案此十八字原本所謂沔漢者也

及近刻竝誤作經所謂沔漢者也

水經注

卷二十七

王福清校

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庚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

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

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案此近刻誤作也孔

安國曰灤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

是互通稱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灤水入焉案

十三字原本及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

沛國張陵孫陵學道于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于魯

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水限五斗故世號

五斗水道初平中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案

近刻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因卽嶺嶺周迴五里東

臨澗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

南爲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澗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

城側二水之交故亦曰澗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

馬墓堂爲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澗水南

流入沔謂之澗口其城西帶澗水南面澗川案近刻

作州

水南有亮巒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沔水又

水經注

卷二十七

王福清校

東逕河陽縣

案此十一字原本城舊言漢祖

文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桂盤一曰蜀檢案一近刻

卷二十一

卷之三

在漢中蕭何所築也。案言字近刺史治竹縣下漢建安二十四年訛在中字下

刺脫中字又此句之下衍城字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遼南面崩水

征漢中張魯降乃命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自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費令

葬于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墓惟深松茂柏攢蔚川
阜莫知墓塋所在

處有亮廟亮苑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陸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哉

王懷范盡其功鑄金以存其像亮德軌邇邁蓋來
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甚安哉表于記

十三聖不以易定東東人而傷百姓者勞乃更歸
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

而無與其之京師又遁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
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

立廟斯廟盡所君置也銅士季征羣枉猶誤祠坐東
卽八陣圖也

茅元鑄錄
案追刻
原城字

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襲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猿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卽險

案近刻城東谷裏溪水注之俗謂之洛水

也水南導巴嶺山東北流水左有故城憑山卽險內面阻絕昔先主遣黃忠據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逕

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案注內自此以下稱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陽平北山案此十三二字原本及近刻皆上八字乃毛氏補

水經注 卷二十七

文水有二源一曰清礮出佳饗一曰濁礮案近刻作二
出好饗常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逕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河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于漢水案西近刻作而漢水又東石會溫泉水口水發山北平地方數十步泉源涌湧冬夏湯湯望之則白氣浩然言能瘥百病云洗浴者皆有硫黃氣赴集者常有百數池水通注漢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案此十一及近刻並原本水北出遠山山谷遼險人跡罕交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

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鬼鬼狀高及卽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

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漢水又東合褒水

及近縣並
誤作經水西北出衡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機
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

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

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驚濶惡襲詩趙子龍與鄒伯苗一戰赤壁也出一

成赤崖口但得綠崖與伯苗相間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覲延光退而笑之謂是也自後安

三十六度數分道而行之謂是道也。自後擅官偷
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
目也。又東南逕三度或在王三十六度以北或一

自也移水東南送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故也
水北出長安一水西北出仇池一水東北出太白山

是城之角以地名矣。裏水又東南得內水，出水上岸，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有泉懸注，生近赤魚，自穴下透入。

卷之三

水穴口向內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烹煮出
于丙穴良木攢于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
穿山迺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
尉鍵爲楊厥之所開遠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
郡王升某漢下近刻併大字太守誤作大夫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
以爲石牛道來徵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
道厥蓋因而廣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
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卽
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某近刻誤斜字褒
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漢昭帝
元屬六年置褒水又南流入于漢漢水又東逕萬石
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盆
水南逕水爲阻西北並帶漢水其城俗是流雜聚居是
故世亦謂之流雜城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某此九字原本誤近刻誤作經
上世人觀其頽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某謂近刻傳
水經注

案近刻脫此二字北結環維金墉添井皆漢

2

所續築地沃川隙魏武方之雞肋曰釋驛驛而不乘焉

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緒鎮南鄭而還晉咸康中

梁州刺史司馬勲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爲梁州

漢中郡南鄭縣治也自齊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卽漢

陰城也相承言邑后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嶺山北流

逕廉川故水得其名矣案近刻廉水又北注漢水漢

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

由蓋社主之流百姓四時祈禱焉俗謂之獵子水來

灤諸田散流左注漢水漢水又東得長柳渡案此八

水經注及近刻並長柳村名也漢太尉李固墓碑銘尚有文

字剥落不可復識漢水又東逕胡城南義熙十五年

城上有稻雲細雨五色昭彰人相與謂之慶雲休符

當出曉而至暮乃墮城崩半許渝水出銅鐘十二枚

刺史索邈奉送洛陽歸之宋公府案近刻宋公宇南對偏鵠

城當是越人舊所逕涉故邑流其名耳漢水出于二

城之間右會磬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

清派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眉余口庚仲雍曰

磬余去胡城二十里漢水又左會文水案此七字原

經作水卽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

有仙人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川爲明川水爲門

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溪口漢水又東

黑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庚

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註云朝發南斬

幕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

又東過成固縣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城下同

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蜀以成固爲樂城縣也交陽縣故

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

而東北入漢案此近刻有左谷水出西面左谷水

出西北案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安陽澗谷水出西南

平川中謂之壠鄉水曰壠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

房成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

天雞鳴天下狗吠雲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

月晦日吐腸肉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

之日壘行未還案此下近刻有之字不獲同置雲路約以此川

爲居言無築墉峻虎之患其俗以爲信然案此二字

因號爲壠鄉故水亦卽名焉百姓爲之立廟于其處

也刊石立碑表述靈異壠水南歷壠鄉深出山東南

流逕通關勢南山高百餘丈上有匈奴城方五里濬

壑三重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欲脩北道通關

中故名爲通關勢壠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

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晦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

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塊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

水經注及近刻并

鄒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

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壠水

逕樊噲臺南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

成固北城乘高勢北臨壠水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

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

禮拜信也壠水東逕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

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案

南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瀘城南與洛谷水合案此

二字原本及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

近刻並訛作經

右則灌水注之水發西溪東南流合爲一水亂流南

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漢水又東逕小成固南案此

近刻有左谷水出西面左谷水

出西北案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安陽澗谷水出西南

之卽壠水也北發廳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

平川中謂之壠鄉水曰壠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

房成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

天雞鳴天下狗吠雲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

月晦日吐腸肉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

之日壘行未還案此下近刻有之字不獲同置雲路約以此川

爲居言無築墉峻虎之患其俗以爲信然案此二字

因號爲壠鄉故水亦卽名焉百姓爲之立廟于其處

也刊石立碑表述靈異壠水南歷壠鄉深出山東南

流逕通關勢南山高百餘丈上有匈奴城方五里濬

壑三重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欲脩北道通關

中故名爲通關勢壠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

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晦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

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塊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

水經注及近刻并

鄒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

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壠水

逕樊噲臺南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

成固北城乘高勢北臨壠水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

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

禮拜信也壠水東逕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

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案

南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瀘城南與洛谷水合案此

二字原本及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

案此九字原本及刺竝訛作經
溪口水南流逕巴漢成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白上及下盤折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峽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重絕壁萬尋旣造其峰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煙雲之

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勝巒
越嶺馳走若飛觴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民阻地窮
坎勢矣其水南歷蓮除溪謂之蓮除水而南流注于
漢謂之陁口漢水又東右會洋水案此八字原本反近刻竝訛作通

川流漫闊廣幾里許洋水導源自山東北流逕平陽
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自成固南入三百八十
里案南下近刻里
里奇城南二字距南鄭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威夫
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恩慕本鄉追求
洋川米牘案近刻米字帝爲舞致長安翻復其鄉更名曰縣
故又目其地爲祥川案故又近刻說行用表夫人載
誕之休祥也案蘇誕近刻說行城卽定遠矣漢順帝水光
七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爲定遠侯卽
此也洋水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也漢水又

東歷故頭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道水陸險澗魏興安康縣治有成統領流雜漢水又
東合直水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北出于午谷岩嶺下
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南逕徒陽下案近刻脫字山上有
成置于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
疑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漢水又
東逕直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逕于渡而至蠍
臺頭案近刻訛作帶漢陽縣口而居于彭溪龍竈矣並漢
澗離墳之名也漢水又東逕首昌郡之寧都縣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縣治松溪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

縣治王谷案近刻誤一縣字谷道南出巴僚有鹽井食之令人瘦疾漢水又東逕魚脯谷口此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舊西城廣城一縣指此谷而分界也

漢水又東逕鰐池南鯨灘
案南近荆記作而
鯨大也蜀都賦
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者也漢
水又東逕風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峡險遂氣蕭蕭以
瑟瑟風颶颶而颶颶故川谷相其目矣漢水又東右

水經注 卷二十七
得大勢此八字原本及近荀立記作解 势阻急溪故亦曰急勢也
依山爲城城周一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所治
苻堅遣偏軍韋鍾伐挹拒固守二年不能下無援遂

近刻並訛作經
召漢水右對月谷口案此七字原本及山有坂月川
于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故孟達與諸
葛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
南案此十一字原本地理志漢中郡之屬縣也下志

刺史行曰西漢末爲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爲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氐署漢川梁州移治于此城內有舜祠漢高帝廟置民九戶歲時奉祠焉漢水又東

爲鰐浦近刻立訛作經案此七字原本及洪波濤盪濶浪苦澗古舊
舊言有鱠魚奮鱈烟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鰐失濟
故因名湍矣漢水又東合句水案此七字原本及水近刻立訛作經

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梓水合水西出梓溪南流逕重巖堡西屈而東流逕其堡南東南注于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縣

書佳高五十丈刻石有字人不能上案人上道不知所道山下有石壇案近刻有字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向水東南注漢謂之句口股案近刻字漢水又東逕本蘭塞案本荆刺此字又此九字石岸有城案右近

名伎陵城賦侯字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爲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于此矣漢水又東左得育溪案此八字原本反經作興晉旬陽二縣分界于是谷詒作汗漢水又東合甲水

口案合近鄉說作谷上復荷生字水出秦嶺山東南流逕金井城南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祠水合水出上洛陽亭縣北青泥西山案青近利訛作清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南合豐鄉川水出弘農鄉東山西南流逕豐鄉

故城南京相蟠曰南鄉浙縣作漸下刻誤有故鄧鄉春秋所謂豐漸也于地理志屬弘農秦近刻誤今屬南鄉又西南合關祐水關祐水又南入上津申水申水又東南逕魏興郡之興晉縣南來興晉近刻誤與陽晚翻字晉

武帝太康中立甲水又東右入漢水漢水又東爲龍淵淵上有胡鼻山石頰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渚淵水經注

蛇記作通夷爲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石壇長數十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土被髮鉢木恒數十人山高谷深多生薇薐草其草

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逕姚方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此作經蓋舜後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

水經注卷二十七

後魏酈道元撰

沔水案此卷標文又東過堵陽縣至注又首盡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之首以又東過襄陽縣北至未為卷

二十八前後互訛今訂正詳說詳後

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自上粉縣東堵水出下原本及人夷加北流注之

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爲侯國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

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

東歷新城郡都故

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爲侯國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

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

理志曰有郎關李奇以爲郎子國晉太康五年立以爲縣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二州分境于此故謂之琵琶界也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

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

記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

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

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繩絡

鄖郢地連紀都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地考按經傳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得厥目焉所未詳也漢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

東爲堰子潭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堰子龔父于斯故潭

得厥目焉所未詳也漢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

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于沔謂之曾口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故鄉名也按郡國志篠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

元封元年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封南海守降侯子嘉爲侯國

木隆冬不凋

又東南過涉都城東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故鄉名也按郡國志篠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

元封元年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封南海守降侯子嘉爲侯國

均水于縣入沔謂之均口也

又東南過鄒縣之西南

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鄒頭漢高五年封蕭何

爲侯國也薛璣曰今南鄉鄒頭是也茂陵書曰在南

陽王莽更名南康者也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又南過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

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

秋穀伯綏之邑也墉闕頽毀基塲亦存沔水又東南

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春秋昭公十九年楚工尹

赤遷陰于下陰是也縣東有冢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塚不字縣令濟南劉

豐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

生塚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案此九字原本及水出近刻並訛作經

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枕洛溪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梁溪水東南注沔水也

又南過鄧陽縣東案此二字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下近刻並訛作經

水出梁州閬陽縣魏

造夏侯淵與張邵下巴西進軍石渠劉備軍汎口即

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邵于此水卻敗棄馬

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邵于此水卻敗棄馬

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邵于此水卻敗棄馬

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邵于此水卻敗棄馬

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邵于此水卻敗棄馬

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邵于此水卻敗棄馬

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邵于此水卻敗棄馬

聚泉山都縣舊嘗治此故亦謂是處爲故縣灘

升山走還漢中汎水又東逕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

庸東逕汎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

水急枉渚崩湍水陸徑絕又東逕學城南案此六字

村竝謂作煙考上下文義乃注內敍汎水所逕梁州大路所出也舊說昔者

有人立學都于此值世荒亂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

禦難故城得厥名矣汎水又東流注于河謂之汎口

也汎水又南逕關林山東本郡陸道之所由山東有

二碑其一卽記關林山文曰君國者不躋高墳下先

時或斷山岡以通平道民多病守長冠軍張仲瑜

立築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

東案此九字原本及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爲彭水

也水出深州新城郡魏昌縣界縣以黃初中分房陵

立築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

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而黃色見者多凶相與號

為承受石所未詳也筑水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縣

故楚附庸也秦平鄆郢立以爲縣王莽更名之曰宜

水經注

卷三

太子

子

水

經

注

卷三

水

經

注

卷三</p

河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

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訛作經

臺

案此近刻訛作臺

卷二十八

于長坂備得與數騎糾趙漢津

案此近刻訛作卽

遂濟夏口

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既濱帶汭流寔會尚書之文矣

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櫟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是也東

南有那日城權水又東入于汭水又東南與揚口

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

國語所謂

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

案吳語子胥

呂乃築壘于汭水之北謂之石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

召云闕穿也陂壅也舜堯九疑其山絕水旋其丘下

故壅漢水使苑石郭以象之

湖側有草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

朱

案此近刻訛作臺

年楚武王克權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是也東

周五十五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

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

地名也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

案此近刻訛作

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

王渡汭中流而沒死于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

南征而不復

案此近刻訛作之

寡人是聞屈完曰君其問諸

水濱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成禮

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汭水又東合巨亮水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殯斂矣汭水又東

謂之橫桑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鄭公潭

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

作

案此近刻訛作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與王同溺水于是余謂世數既懸

濟汭自是死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今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辛所治所謂鄖鄉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節此也

秦以爲縣王莽之守平矣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劉

隆爲侯國城旁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公子黑

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者也揚水又北注于汭謂之揚

水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又東謂之揚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汭水又東得合驛口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p

記作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地

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案地理

郡吳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于會稽

元合之爲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一非也

晉太康元年立

案近刻立字隸宣城郡東合大溪案人

天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

又東與貴長池水合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立字並說作經改江水自石城東八以下並

所逕今改正

水出縣南郡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

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

案此四項家達校

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

案此二項家達校

水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

案此十一

項家達校

及

刻立

訛

作河

案此

刻立

謂之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溪北出行

案此十一

項家達校

及

刻立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水經注 卷二十九

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

水東南流入于湍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定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盧陽鄉宛之臨駢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
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叔之棺易朽之裝銅鐵不入丹器不藏某丹近刻差矣後人幸

水經注 李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詒作凡 嘴矣後人幸

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餳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
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
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帆
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綱南山寧同壽乎湍水又
逕穰縣爲六門陂漢孝元之世案元近刻_{並作成}南陽太守
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堰西石堨案堵近刻_{並作陽}

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公居不脩矣六門側又有六門碑案又近刻
訛作猶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湍水又逕襄縣故城北入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

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悉滅不可復識云是左伯豪碑案伯豪近刻詎作桃伯案此作桃伯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境而爲陂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于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逼吾歸師迫我死地蓋于二水之間以爲沿涉之艱阻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又東南至新野縣湍水至縣西北東分爲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與奉朝請西華侯鄧晨故宅隔陂案此二字原本訛入注內後畧俗寫下其華訛作亭鄧晨謂晨宅畧存焉此謂近刻東入于淯案此四字原本訛入注內後畧俗寫下近刻仍作經文接又東南至新野縣下均水出析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卽脩陽葛陽二縣界也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爲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卽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縣卽析縣之北鄉故言出析縣北山也案此二字原本訛入注內後畧俗寫下勝山字均水又東南流逕其縣案流下近刻衍注字下南越南鄉縣案此二字原本訛入注內後畧俗寫下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爲博山縣明帝復曰順陽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十是縣則無聞于順水矣章帝建初四年封衛尉馬廖爲侯國案廖近刻詎作康晉太康中立爲順陽郡縣案此二字原本訛入注內後畧俗寫下脫都字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均口者也故地理志謂之清水言熊耳之山清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人于沔案地理志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

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鄖邑南
粉水導源東流逕上縣_{卽作注}案近刻取此水以漬粉
則皓耀鮮潔有異衆流故縣水皆取名焉
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案此十字原本訛入注內近刻仍為經文
粉水至築陽縣西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口案近刻
粉水旁有文將軍冢案近刻旁字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
俗屬閭丘羨之爲南陽奔婦冢側將平其域夕忽夢
文諫止羨之不從後羨之爲楊佺期所害論者以爲
文將軍之祟也

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于比
水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比水余接呂忱
字林及難字爾雅竝言澳水在比陽脈其川流所會
診其水土津注宜是藻水章樂也比水又西南歷長
岡舊月城北案舊字近刻比水石會馬仁陂水水出
淮陰北山泉流發湊水積成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
陂陂水歷其縣下西南竭之以溉田疇公私引裂案
刻記作列水流遠斷故瀆尚存比水又南逕會口與堵水
枝津合案堵近刻比水又南與澧水會澧水源出于
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爲派水澧
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
善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禪廟碑澧水又西北合澧
水水出湖陽北山案陽近刻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
而北入澧水澧水又西注比水比水自下亦通謂之
爲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于比水西斬之于
斯水也比水又南趙醴二渠出焉案醴近刻比水又西
南流謂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其源微小案其近刻至
城漸大城周迴側水由伯之都邑案近刻伯之都邑
水經注

卷二十九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
比水于國南西南流成在岡上比水又西南與南長
志以爲新野之東鄉故新都者也

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陸山山之西側有
漢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卽
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石爲階坐廟北有石堂
珍之玄孫桂陽太守陽以延熹四年遭母憂手墓次
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字傾頽而梁字無幾盛弘之以
爲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隆山南有一小
山山坡有兩石虎相對夾隧道雖處極荒全無破壞
作制甚工信爲妙矣世人因謂之爲石虎山其水西
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國也竹書紀
水經注

卷二十九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卷三十

後 魏 鄭道元 撰

淮水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鄭西尚書導淮自

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

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

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

韋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爲游然淮水

韋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爲游然淮水

水經注

卷三十

王福清接

淮水又東油水注之

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縣西南

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章帝建初四年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封子全爲王國油水又東曲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今淮水改正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波三丈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下近刻入于油水亂流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淮水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

淮水又東北流爲淮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卷三十

王福清接

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

注于淮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

淮水又東油水注之

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縣西南

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章帝建初四年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封子全爲王國油水又東曲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今淮水改正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波三丈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下近刻入于油水亂流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淮水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

淮水又東北流爲淮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城在山上因倚陵周迴三里是郡首所舊治城城南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百餘步深一丈東逕舞陽縣故城南舞陽縣本江夏之屬

縣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其高峻

史記曰魏攻冥阨竟義曰冥阨或言在舞陽縣也

按呂氏春秋九塞其一也源水逕舞陽縣故城南建武

帝近刻訛作經

封子全爲王國油水又東曲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今淮水改正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波三丈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下近刻入于油水亂流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淮水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

淮水又東北流爲淮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大經注

卷三十

王福清接

之水出西南具山東北逕光濟城東而北逕青山東

羅山西俗謂之仙居水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東北流入于淮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谷水東北入于淮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又東過新息縣南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

遼言息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山

羅山西俗謂之仙居水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東北流入于淮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淮水又東北流爲淮

案此二字近刻立訛作經

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爲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爲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

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

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是爲三楚者也淮水又

北左合椒水

案此八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運蛇城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

案此八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水經注

卷三十一

王
神
詒
校

淮水于壽陽縣西北

案晉書武陵作淮

肥水從城西而北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入于淮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王莽之恩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楚公子棄疾還許夷是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杜預曰此時改城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父爲夷故傳寔之者也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西田益之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水卽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漢桓帝永壽元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年封大將軍梁冀孫桃爲侯國也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肥水出分爲二流南爲夏肥水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自縣又東逕忠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爲高陂又東爲大澆陂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澆水出分爲二流南爲夏肥水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肥水東流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左合雞水水出雞陂東流爲黃陂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日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右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會夏肥水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又北逕山陂中謂之硠石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又東過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

案此二字原本从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

巡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案近刻脫入縣本及近刻又東漢水入焉水首受蒗蕩渠于開封縣史記韓釐王二十一年使暴欒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者也東南流逕陳留北又東南案近刻脫入字西入九里注之案此六字原本詳溪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文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葬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襄公之子仲孫閱作公衛公孫食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案近刻脫取子此句之下有齊侯使楚景公來求成案此下近刻有公食會齊宋之國卽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于襄陵更爲襄邑案此下近刻行也字王莽以爲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襄子胡狗爲侯國陳留風俗唐書襄陽縣南有澆水故傳曰睢澆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服出馬尚書所謂厥能織文者也澆水又東南逕已午縣故城南又東逕鄧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襄公師伐鄧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水經注

十里有故楊梁城案近刻脫城字今曰陽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矣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澆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鳳元年案近刻脫元鳳二字封杜延年爲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鄧縣故城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鄧今其地鄧聚是也王莽之鄧治矣澆水又東南逕賈亭南漢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國曹騰爲侯國屬季與譙人也永初中定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卽其所食之邑也澆水又東逕鉤縣故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

八水經注卷三十一
巡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南流逕浚縣故城北案近刻脫入縣本及近刻又東漢水入焉水首受蒗蕩渠于開封縣史記韓釐王二十一年使暴欒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者也東南流逕陳留北又東南案近刻脫入字西入九里注之案此六字原本詳溪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文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葬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襄公之子仲孫閱作公衛公孫食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案近刻脫取子此句之下有齊侯使楚景公來求成案此下近刻有公食會齊宋之國卽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于襄陵更爲襄邑案此下近刻行也字王莽以爲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襄子胡狗爲侯國陳留風俗唐書襄陽縣南有澆水故傳曰睢澆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服出馬尚書所謂厥能織文者也澆水又東南逕已午縣故城南又東逕鄧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襄公師伐鄧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水經注

十里有故楊梁城案近刻脫城字今曰陽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矣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澆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鳳元年案近刻脫元鳳二字封杜延年爲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鄧縣故城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鄧今其地鄧聚是也王莽之鄧治矣澆水又東南逕賈亭南漢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國曹騰爲侯國屬季與譙人也永初中定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卽其所食之邑也澆水又東逕鉤縣故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

水又東南與澆水亂流而入于淮案近刻脫與澆水故應劭曰澆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蒗蕩渠西南灌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南逕沛國夏丘縣絕斬水又南逕夏丘縣故城西案近刻脫水王莽改曰歸思也又東南流立堰于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滌壞矣案近刻脫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翼帥二十八騎引水逕歷澗戍西案近刻脫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翼帥二十八騎引處也史記孝文帝八年案近刻脫封淮南厲王于東城一羽字案山近刻脫出水作斬將而去卽此處也

水經注卷三十一
劉良爲侯國案良近刻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

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也案近刻脫淮水又東南流注于澆水案此八字原本及水首受睢水于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捨爲侯國王莽之多聚也澆水又東南流注于澆水案此八字原本及于此蓋水爲孤鳴處也南則澆水出焉澆水又東南北八丈故瀆出焉入字讀訛又東流長直故溝溝上承澆水出焉案長直上近刻衍南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漳水

次于鄧杜預曰陳留襄陽縣東南有鄧城澆水又東南逕鄧城北新城南又東南左合明溝溝水自蓬洪陂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澆水又逕毫城北帝王世記曰穀熟爲南毫卽陽都也十三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案二近刻宋公子御說奔亳者也案系下近刻行于字原本詳澆水東逕穀熟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爲侯國又東逕楊亭北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亭以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

逕夏丘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漳縣南又東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案此十四字原本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崇之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匡武淮水又東逕廣陵淮陽城南案廣陵下近刻行城北臨泗水案近刻詒作經地原字復廢南字股城字阻于二水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成縣亦有時廢興也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水經注

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也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自馬湖東北注之淮水右岸卽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譖路出斯浦以爲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

王莽之薨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鉛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家西者卽漂母家也周迴數百步局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

東一陵卽信母家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干廣陵郡之江都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舊江水道也晚江字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案內近刻詒字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案近刻引脫埭字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

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城卽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曰廣陵王莽更名

郡曰江平縣曰定安案此二字本更名二字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東西相直五里案此二湖在今高郵州南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

西湖在高郵州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

出夾邪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忠湖道多風陳敏因

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泮湖湖渡案津湖在今寶應縣南六十里寶應十

二里方達北口案此謂津湖之北口直至夾邪興寧中復以津

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此譖津湖之南口沿東岸

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紓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近

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羣爲侯國也王莽

更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爲王國城本北中郎將廣希所錄中瀆

水又東案近刻詒水字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

水經注

卷三十

王肅清校

者也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四年案近刻詒初置郡凌案近刻詒行四年二字封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爲國案近刻詒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爲水順案近刻詒凌縣爲生凌縣爲生凌水注之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寔曰凌口也案近刻詒

凌水出縣西南入淮卽經之所謂小水者也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應劭曰淮尾也案近刻詒謂淮岸也蓋淮側淮濱故受此名淮

水逕縣故城東案近刻詒王莽更名之曰淮徼淮水

于縣校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沐合又逕朐山西案

近刻詒山側有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崖塚述初賦曰倚高船以

周時分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白蒼梧

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

八經注

卷三十

王肅清校

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

其上有巒石室也乃往觀焉案近刻詒見一道人獨

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已及也卽其城所云吾夕

濟于郁洲者也游水又北逕東海利成縣故城東案

近刻詒城東上行之字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

王子嬰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利鄉也

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疇谷四

岳得舜案堯弟近刻詒作時日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共

杭與鹽井三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既死

其神化爲黃熊案近刻詒作龍入于羽淵足爲夏郊三代祀

之故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游

水又北逕琅琊計斤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

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寔來谷也

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浦

游水左逕琅琊計斤縣故城之西案計斤原木及近

改地理志曰茵子始起于此後徙茵有鹽官故世謂

之南苦也游水又東北逕琅琊縣北東側巨海有秦

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湖水至加其上三丈

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邵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戰國范睢

所封邑也謂之鹿水淮水又東逕舞陽縣故城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出于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案後近音人聞刻作徒役晉人聞

大經注 卷三十一
四茅元祐校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卽滍水也水南有漢中
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案近刻脫
冢前有碑成字州字冢前有碑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墓設碑獸彌
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基局壯頭去地減一丈
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壘上起石樞
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諾是諫蓋任自安常
沒于桓后干時閭閻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
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

爲石至千春不若述材苦勞萬古神彰詎嘆鳴呼
亦甚矣滍水又東壁水注之俗謂之秋水非也水有
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舞陽山東崖下水方五十許
步不測其深東北流逕舞陽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東
而北合西源水案源近刻西源出縣西南頌山北阜
下東北逕舞陽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右水案右近刻詎作

○不注
卷二十一
三茅元銘校
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渠近刻
會大雨如注澑川盛溢渠近刻
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
案川道

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皆乘戶而度矣

潁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比背汝水于定陵城北東

入汝鄖縣在南不得過

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

清水導源東流逕醴陵故城北郭仲產曰醴縣故加
在支離山東南宋近刻訛作故城鄉舊縣也三倉曰
南在汝陰山東

案後魏析置南北酈澗水逕南酈城東濟水逕北酈城裏且一局二南酈口北系九清以東南流逕北酈

北漢祖入關下汴麗自此縣也洧水又東南流歷各縣之衡山案近刻脫歷字東逕百草郭北又東魯陽之下衍舞字

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效壯谷謂此嶺爲分頭也其水南流逕

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

朝登曾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芝與母遇賊處也
關水整雜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

水經注 卷三十六

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于清陽侈號其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

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室又所幸也閩水又西謂之羅索文城南有箇秦文公之世有白陽若

水文西南遜知縣故城南首秦不公之廿有二年有
案伯陽近刻訛作陽伯逢二童曰召曰被

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飛化爲雙雉光武獲雉王此山以爲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關水又屈而東

此以爲東北流也。縣境又西流，南流注于清清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故城東。家縣

新衍二字見仲產曰在都東北百二十里脫注字漢

過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東

見六門碑六門既破諸陂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

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清水又東南與棘水合水上承

堵水案堵近刻訛堵水出棘陽縣北山案近刻數源

竝發南流逕小堵鄉謂之小堵水世祖建武二年成

安侯臧宮從上擊堵鄉案鄉近刻訛東原方七八步闊

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堵鄉謂之堵水

建武三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訴于堵鄉以水氏縣故

有堵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堵水王莽曰陽城也

水經注

卷三十一

漢哀帝改爲順陽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爲堵

陽侯堵水于縣案近刻訛堵以爲陂東西夾岡水相去

五六里古今斷兩舌案朱諱堵云當作左右斷岡

謂之都水潭張南北十餘里水決南潰下注爲澇澇

分爲二西爲堵水東爲榮源堵水參差流結兩湖故

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其水枝分案其近刻訛東

南至會口入比案原本及近刻訛是以今改正比水見卷之二十九

地理志比水堵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稱故也二湖流

注合爲黃水惟所受焉案惟近刻訛逕棘陽縣之黃淳

聚又謂之爲黃淳水者也謝沈後漢書案謝上近刻

後甄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東乘勝南渡黃淳水前

字是案背近刻訛謂臨比水絕後橋示無還心

漢兵擊之三軍潰案三近刻訛謂之比水

又南逕棘陽縣故城西廢跡曰縣在棘水之陽案近刻訛

水是知斯水爲棘水也漢高帝七年封杜得臣爲侯

國後漢兵起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鄧晨將

賓客會光武于此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廢黃郵

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進擊秦豐先拔黃郵者

也謂之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于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爲鬱居猶名之爲黃郵蠻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澇水謂之爲力口也棘力聲相近當爲棘口也又是方言之音故字從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爲力子木是也案近刻訛力子之木也

澇水又東南逕士林

東戍名也戍有鄉閭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也

南過鄧縣東案南近刻訛作西

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澇水

右合澇水案南近刻訛作青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于朝

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南襄陽記曰楚王

至鄧之澇水去襄陽二十里卽此水也澇水又東逕

鄧塞北案北近刻訛作者卽鄧城東南小山也方俗名之爲鄧

也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爲好鄧人奪其

幣卽是邑也司馬彪以爲鄧之鄭聚矣

南入于澇案此四字近刻接前水經文西過鄧縣東下

水經注

卷三十二

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

五年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之于崇谿故曰吳房

也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

泗水王欽子蟬爲崇谿侯山溪有白羊淵水舊出

山羊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羊由此淵案近刻訛此畜牧

者禱祀之俗禁拍手官有羊出水野母鷺拍

水自縣西北流謂之崇水

東逕臨潁縣故城北

濱水又東逕濱陽城北又東逕濱強縣故城南建武

二年作元年

世祖封揚化將軍堅鐸爲侯國濱水

東爲陶樞陂案臨潁西北派分之小灘水終于此余按濱陽城在濱水

南然則此城正應爲濱陰城而有濱陽之名者明在濱水出濱陰縣東上界山

山海經謂之視水也郭景純注或曰視宜爲濱出歲

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
珠丘南有隨季梁大夫池其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
出隨城東南井泉嘗湧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
之義井下流合湧溢水又南流注于湧湧水又會于
支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東流注于湧湧水又逕隨
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

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
隨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_{案隨近刻訛作遼下同}西北流
南迺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_{卽禹貢之陪尾山也}隨
張昌作亂于其下龍彩鳳以惑衆晉太安二年鎮南
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敗追斬
于江漢_{案漢近刻訛作夏}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于
柏舉從之及于清被蓋湧水兼清水之目矣_{案近刻訛此六}

水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入于湧_{案近刻訛此三字故鄖}
城也因岡爲墉岐不假築湧水又南逕石巖山北昔
張昌作亂于其下龍彩鳳以惑衆晉太安二年鎮南
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敗追斬
于江漢_{案漢近刻訛作夏}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于
柏舉從之及于清被蓋湧水兼清水之目矣_{案近刻訛此六}

又東南入于夏
湧水又南分爲二水東通澠水西入于沔謂之湧口
也

水經注卷三十二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東出
大紫山分爲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卽
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
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
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衆水動井今堙
塞遺跡猶存焉亦云賴鄉_{案近刻訛故賴}國也有神
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溝卽厲水也陽厲縣相近宜
爲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又注溝溝水又南
逕隨縣注安陸也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三十四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三十五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三十六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三十七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三十八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三十九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一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二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三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四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五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六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七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八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四十九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一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二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三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四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五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六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七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八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五十九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一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二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三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四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五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六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七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八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六十九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七十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七十一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七十二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水經注卷七十三

水經注	後魏	酈道元撰
溝水	斬水	決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漳水	夏水	沮水
梓潼水	涔水</	

洛澗出焉閼渠水注之水受芍陂水上承澗水于五門亭南別爲斷神水又東北逕五門亭東亭爲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跡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是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

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案近刻與吳將軍休案原本及近刻並作張休文今據三國志改正戰于芍陂即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北逕孫叔敖祠下案近刻廢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

水水又西分爲二水右卽肥之故瀆過爲船官湖以道舟艦也肥水在瀆又西逕石橋門北案近刻殿逕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輝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卽船官坊蒼兒案近刻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問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往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竝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鍊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雜大抵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踏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卽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幅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卽崔豹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

肥水自蓼渠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湖津津側有

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禁止又西北右合東溪案近刻東溪水引瀆北出案近刻作山西南流逕

華公寺西寺側因溪建五層屋宇間敞崇虛旛聲也

案此句有舛誤又西南流注于肥水又西逕東臺下臺

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

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肥水也肥水西逕壽春縣故城北案近刻故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瀆石頽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樹

負曰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土解南精廬臨側川深大不爲廣小足閒居亦勝境也溪水西南注于肥水案近刻西南二字作滅注于肥水北入于淮

肥水又西分爲二水右卽肥之故瀆過爲船官湖以道舟艦也肥水在瀆又西逕石橋門北案近刻殿逕字亦曰

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

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輝是蕭武帝所立

也寺西卽船官坊蒼兒案近刻都水是營是作湖

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

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

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

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問者

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往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竝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

乃與安登山鍊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雜大抵

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踏石皆陷人馬跡存焉

故山卽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

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

服纖麗咸羽扇裙幅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

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卽崔豹所謂余

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

肥水自蓼渠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湖津津側有

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禁止又西北右合東溪案近刻東溪水引瀆北出案近刻作山西南流

華公寺西寺側因溪建五層屋宇間敞崇虛旛聲也

案此句有舛誤又西南流注于肥水又西逕東臺下臺

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

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肥水也肥水西逕壽春縣故城北案近刻故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瀆石頽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樹

負曰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

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土解

南精廬臨側川深大不爲廣小足閒居亦勝境也溪

水西南注于肥水案近刻西南二字作滅注于肥水

北入于淮

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爲立碑文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爲其廟銘故佐龐延爲廟讚案近刻此作孝

夏侯敬友爲廟頌並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

城東劉武帝伏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

爲名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

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

逕銀湖至會烽水瀆瀆受淮于烽村南下注羊頭溪

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

逍遙樓下北注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爲玄康

案近刻水

南路馳道左通船官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北

出水際案水字近刻水字近刻

有曲水堂亦嬉遊所集也又西北

流昔在晉世謝玄北禪苻堅所築八公山及置陣于

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此卽堅戰敗處

此作故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感也肥

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

肥水亦從廣陽鄉肥水別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

此作北肥水經文北通其縣西之

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此卽堅戰敗處

此作故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感也肥

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

肥水受肥于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麌劬曰夏水

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閩劬亦言出沛

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按川殊派別案殊近刻

此作流無

沿注之理方知應闕一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

台于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施水自成德案原本

此作近刻濟水自蓼渠分水引瀆壽春城北

城古今據歸有光本改正東連合肥縣城南城居四

水中案近刻城字又東有追達津案又東近刻水

梁陵統被鎧洛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潛施水又東分

版權與甘寧競馬趨津合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

梁陵統被鎧洛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潛施水又東分

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爲非也自堵口

下汭水通入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

江卽夏口矣

羌水出羌中參狼谷案多原本及近刻並記作參

極坂谷字今據歸有光本改正

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龍西羌道東南

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大池五百餘里羌水又東南

逕宕昌城東南注案近刻訛作逕宕昌源皆

姜維之寇龍台也案姜維刻聞鍾會入漢中引還知

水經注

卷三十二

丙子鼎校

雍州刺史諸葛瞻屯橋頭從孔函谷案近刻將出

作從此谷案近刻訛

北道諸遂之此路維更從北道案近刻訛

渡橋頭入

劍閣諸逆之不及羌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

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東南逕

武街城西南案街近刻又東南逕葭蘆城西案近刻羊

湯水入焉水出西北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

北又東南逕五部城案五部城又東南右合姜水案此乃西漢水又東南過巴

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一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案此乃西漢水又東南過巴

郡閩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

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王莽之統轄矣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于涪自此水

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

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城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南流案南近刻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成北鄧又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乘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津出焉案近刻涪水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

入于汭案安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汭陽今改正汭陽甚明

汭水卽黃水也東北流逕成固南城北案固近刻同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創築未知

所制矣義熙九年索還爲果州刺史白成固治此故

謂之南城城周七里衿澗帶谷絕壁百尋北谷口造

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餘盤道登陟方得城泊城

北水舊有笮北渡汭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有笮

渡汭取北城城卽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

故廣漢郡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公孫述改爲梓潼郡劉備嘉霍

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爲梓潼郡以峻爲

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

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氏山爲五婦山又

曰五婦侯案近刻作侯馳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

也其水導源山中案近刻張

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

涪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涪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

勢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爲濁流

涪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子同矣自縣南逕涪城東案向近刻又南入于涪水

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漢水卽西漢水也亦謂之爲

內水也北逕墊江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

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涪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

勢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爲濁流

涪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子同矣自縣南逕涪城東案向近刻又南入于涪水

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漢水卽西漢水也亦謂之爲

內水也北逕墊江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

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涪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

勢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爲濁流

涪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子同矣自縣南逕涪城東案向近刻又南入于涪水

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漢水卽西漢水也亦謂之爲

內水也北逕墊江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

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涪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

勢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爲濁流

涪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水經注卷三十三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

案近刻作江水一原本無一二三等字

岷山在蜀郡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

岷山卽賓山也水自瀆水矣又謂之汶山在徼外

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

補嶺下緣崖散漫小水百數

案水近刻行大字脫彭

始未瀆觴矣

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爲天

彭谷也

案近刻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氏道縣

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

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瀆觴者也漢

元延中

案元延近刻訓作延平

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

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也

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汝闕而歷氏道縣

案此十六字原本及北字脫

近刻據漢武帝元鼎六年

案近刻訓作元封四年

分蜀郡北部置汝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爲昇遠縣也益

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洞

案十近刻

又八十里至蘆陵縣

案近刻誤作西

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

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

溼坂

案溼近刻誤作溫

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瀆曜江漢

陁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

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凹瀆之

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

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東北百四十里曰

岷山

案近刻脫字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岷山邛崐山也

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

案近刻誤作山南

有九折坂

案近刻誤作西

都安屯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觀

案近刻誤作西

下反

案此四字近刻誤作自上

其徵不祥不從果爲牙

夏則凝冰冬則毒寒土陽按轄處也

案近刻于平恒下衍子字平恒

言是中江所出矣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于岷峽又

東百五十里曰岷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

曰岷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多怪蛇江水又逕

汝江道汝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

其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

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

水入焉

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誤作經水出綿虎道

案近刻誤作經虎虎原字亦曰

綿虎縣之玉壘山

案近刻誤作夷

呂忱云一日半浣水也

下注江江水又東別爲沱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誤作經

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卽汝

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江水又歷都安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誤作經

縣有桃闕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

案近刻誤作堋于江作堋

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人鄒江溉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堋其

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鄒江之右也因山頗水坐致

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

案近刻誤作灌字穿字

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郵

案三字上近刻有于字又誤在下句作三石人之下作

三石人立

水經注

案近刻誤作要是以

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

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郵在

壩上

案近刻誤作壩下

又訛在前立水中上俗謂之都安大壩

案近刻誤作壩

亦曰湔壩又謂之金堤

案近刻誤作堤

諸葛亮北征以此壩震本國之所資以

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壩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

都安屯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觀

案近刻誤作西

下反

案此四字近刻誤作自上

其徵不祥不從果爲牙

門張和所殺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

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江水又逕江原縣

案近刻誤作縣

王莽更名邛原也鄧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

逕邛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爲叛夷所殺掘其二女二

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向

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于水郡縣表異焉江水

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

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

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

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

案近刻誤作經江字以其女與神

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溢澹冰厲聲以責之

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于江岸旁有問冰還流汗

謂官屬曰吾闕大蟲

案近刻誤作蟲

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

白者我殺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

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

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導江

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太康中蜀郡爲王國更爲

成都內史益州刺史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

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啓犍爲牂

柯越嶲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

後乃徙此故李固與弟固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髮

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案謂近刻誤作爲

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天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

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

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是也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

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夏

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鄒江上曰沖治橋

刻晚
字治訛作里
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

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洲李冰昔作石犀

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

轉犀牛二頭一頭在府市橋門

案此八字近刻訛
作府中一頭在

橋一頭沈之于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

夷星橋南岸道東

案近刻脫此二字
下曰笮橋

案答近刻
作笮

南岸

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南城

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

以他江

案他近刻
作涪

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爲錦里也蜀

有迴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爲守祠之鬱酒不盡

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

夷星橋北岸道東

案近刻脫此二字
下曰移夷里三字

道西城

案近刻
作城

南城

案答近刻
作城

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有都江入焉出江原

縣

案原近
刻作源首

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

案江近
刻作江

水

案江近
刻作江

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

大經注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

之

案沫近刻
作沫

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建元六年開置郡縣

案近刻
作漢武

帝開道置以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

案近刻脫此二字
案此二字

利有建元六年置五王莽更名郡曰西順

案近刻脫此二字
案此二字

郡曰二子

案近刻脫此二字
案此二字

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有都江入焉出江原

縣

案原近
刻作源首

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縣下

江上

案江近
刻作江

水

案江近
刻作江

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

案近刻
作大社山

案近刻

詒

案近刻
作大社山

歲

案近刻
作歲

陽西入江瀨陽西

又東南過漁道縣北若水淹水台從西來注之又東

水

北流注之

宋高祖刻

說作江

縣本號人居之地

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

字從人秦紀所謂僰僕之富者也

宋近刻

說作江

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

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闢闔以通南中迄于

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鑿蓋之迹

猶存

宋高祖刻

說作江

王莽更曰僰治也山多猶猢似猴

大經注

卷三十三

十一

宋家達校

而短足好逸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乘

空若飛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阻險

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磽有五色

焉

宋高祖刻

說作赤

白玄黃五色焉亦白照水玄黃魚從僰來

宋高祖刻

說作魚子

求戶不得吊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

四日帛持冥手于灘下出時人爲說曰符有先絡僰

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黑水合

宋高祖刻

說作江

宋高祖刻

說作江

妻同孝國志作貞黃氏女也名帛冥乘船覆沒

求尸不得吊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

四日帛持冥手于灘下出時人爲說曰符有先絡僰

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黑水合

宋高祖刻

說作江

宋高祖刻

說作江

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爲郡導

源汾關山北流

宋高祖刻

說作北

</div

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賈曰至二十一日與

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其館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倍水漢水白水石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

案近刻五字

強水卽羌水也石渠水卽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

郡宣漢縣巴嶺山都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

案近刻五字

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縣南去郡八百餘里故屬巴渠

案近刻五字

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

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卽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謂與鄖好是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于巴儀食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

案此下近刻巴字

治江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于江州則永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允之訟復爲巴郡以嚴顏爲守顏見先主入蜀歎曰

水經注

卷三十三

六

項家達校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卽拘心處也

案近刻巴字

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禕爲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周十六里造蒼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爲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竟不果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

案此二訛作夏水增盛壞散頽沒死者無數縣有官橋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縣下又有清水穴巴

人以此水爲粉則矯矯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

世謂之爲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爲粒水矣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江之北岸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子此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于此也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

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在經文又字下今改正

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爲一也延熙中蜀

車騎將軍鄧芝爲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逕黃

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江水又左逕明月

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

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

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

導武陵郡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

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立後于是縣復自拔矢卷木

葉塞射劍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又東逕

涪陵故郡北後乃并巴郡遂罷省江水又東逕文陽

灘灘險難上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屬涪平

陵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居于黃石東爲桐柱灘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郡作積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作平都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爲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

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頭灘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立

本及近刻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灘水廣大夏斷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南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南近刻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王莽之監江縣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名之爲使君灘江水又東彭水注之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經注

卷三十三

六

項家達校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城黃華口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一百里又東至平洲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近刻立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上多居民又東逕壠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壠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刻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縣北入臨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謂之陽溪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左逕石城南

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立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

名也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也之下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立

入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

經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

水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卽巴渠水也

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檻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峽

又西過山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

彭溪水又南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于江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故城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

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江之南岸

有方山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水經注卷三十三

瞿巫灘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

南流歷縣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

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繖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之倫水相得乃佳矣湯水下與檀溪水合水上承

巴渠水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東陽灘案此七字原本及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

破石灘苟延光沒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

灘山有大小石城勢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理志曰縣有橘官有民市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

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鵝白黃實甚芬香

爾雅之所謂林也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大浪江

卷三十三

大浪江

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也魚復縣成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

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

羊豐肉少骨美子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

浦故縣陂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鷺鷗不異

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無地密惡聲不可輕以江

水又東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南流歷縣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逕新市里南案此十字原本及常璩曰巴蜀立市于

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石合陽水案此九

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水出陽口縣西南高陽山東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縣在今夔州府奉節縣西原本及東北流逕其縣

南東北流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內

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初入穴抑

亦愛漢內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溪水又東

北流注于江謂之陽元口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江水又東逕南鄉縣東逕永安宮南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回閬

水經注卷三十三

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頽墉四毀荆棘成

林左右民居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多鑿其中江水又東逕諸葛亮

破石灘苟延光沒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

灘山有大小石城勢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理志曰縣有橘官有民市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

東高二百丈西北高千丈南建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土士人云如人袒胛故謂

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晉

也郭仲產曰斯名消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土士人云如人袒胛故謂

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晉

叛楚莊王伐之七邇皆北惟裨隱魚人逐之是也地

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取其王色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土士人云如人袒胛故謂

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晉

水經注卷三十三

東郡治也漢獻帝興平元年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初平分巴爲二

郡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以魚復爲故陵郡塞脣訴劉璋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趙改爲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

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

七十丈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大江闊之眩目惟馬嶺小差委蛇猶斬山爲路案此

山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領此爲譙道

禍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爲函道上施木

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

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浮頂石冬山水二十餘丈夏

則沒亦有裁出處矣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縣有夷溪卽鬼

山清江也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

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工人

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

淵中尋卽降雨常璩曰縣有山澤水旱時鳴鼓請

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

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卷三十三

有星塘黃龜二灘案龜近刻作龍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駿刺史二千石徑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篤足今則不能爾猶饗屬不輒此峽多後後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何俗獸渡汶而不生矣其峽案近刻作此二字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

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卷三十四 後魏鄖道元撰

江水案近刻作江水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前卷注內接夏后疏鑿者之下

今改正

以下條過巫縣南注文因經誤爲注

正改此爲卷首

注誤爲過遂割裂其卷今訂

正改此爲卷首

江水自關東逕弱闊岸關案此十字原本及

君浮東水所置也弱闊在建平和歸界

昔巴楚數相

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

東上皆其域也

案近刻脫東字并此作據此

其城也

之下今改正

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本及近刻並訛

江水又東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本及近刻並訛

水出天門郡瀆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

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

之烏飛口

案又東過巫縣南此原

江水又東逕巫

縣故城南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別爲

縣改楚之巫郡也

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

爲建平郡治巫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

步東西北三面皆傍深谷南臨大江故號國也

近刻

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案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

本及近刻並訛

江水又東巫溪即漢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

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

縣北水南有鹽井案水近刻作井

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

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竝

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逼巫溪溪水是兼鹽水

之稱矣

案此乃注釋文鹽水

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

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竝

高泉案近刻作飛清

水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

高泉案近刻作飛清

水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

灘北岸有山山上石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

及近刻並

跨據川阜周迴一里百

十八步西北背

所由劉備爲陸遜所破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

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奮不顧卽斬上變道截其要

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口

尚小兒而今追孤乃至于此遂發憤而薨矣

又東過秭歸縣之南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梁書曰昔歸典叶聲

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

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

水經注

卷三十四

王嘉清

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山

松曰屈原有質姊聞原放逐亦來歸愈令自寬全鄉

人莫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彈媛以

置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卽坂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

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箭征吳所築也

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姓屈氏漫猶保屈

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室

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

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

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

案風田宅近刻並作加原宅

字其城憑頽作固二百一十步夾溪跨谷據山枕江

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

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

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

吳之丹陽案吳下近論者云尋吳楚懸隔縋綿荆山

無容還在吳境是爲非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間

案近刻之蓋爲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

案吳九子字詩者云尋吳楚懸隔縋綿荆山

水經注

卷三十四

五

王嘉清

並作經

又近刻

並作經

靈亦當驚知已于千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

案此二字原本刻

及近刻竝舊上六字訛北有七谷村案七近刻

許經下一字仍屬注文

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又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

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瀨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

此江遂絕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

城洲案此十一字原本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

里廣一里上有步闢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

洲上城周五里案近刻

吳西陵督步驥所築也孫皓

鳳凰元年隱息閑復爲西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還太

傅羊祜接援案近刻脫未至爲陸抗所陷也江水又

東逕故城北案此八字原本及所謂陸抗城也城即

山爲墉四面天險案天近刻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

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山松爲郡嘗登之瞻望焉故其

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領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

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繩帶焉視舟如鳬鷗矣北對

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

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

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曰夷

陵案近刻

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

出穴案此下近刻行食字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

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山松言江北多連山

水經注

虎牙在北案近刻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竝以物像受名此山案二近刻

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聳以屹峯荆門巍竦而盤

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者也漢建武

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

數萬案近刻據險爲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

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荆門漢等

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

水經注

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很山縣南東北注之

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溫父名彊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

臨江郡案魏武下近刻劉備改曰宜都案近刻

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爲二江之會也北有湖里淵淵上橘柚散野桑麻間日西望很

山諸嶺重峰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

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

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尚存矣

思婦夫官于蜀屢怨秋期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

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鞠爲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

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山松言江北多連山

水經注

江沱出西江案近刻

東入江是也其地故羅國蓋

羅徙也案此九字近刻沈作羅故居宣城西山楚文

王又徙之于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

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御宋之大

敗于津案近刻此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

閭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卽其地也案殆近刻

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

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案布

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廿果案近刻映

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

楚諺云洲不百案近刻

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

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案增近刻

僭號數旬宗滅

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

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

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

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井力不食

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

衡山終焉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通洲長

水經注

江沱出西江案近刻

東入江是也其地故羅國蓋

羅徙也案此九字近刻沈作羅故居宣城西山楚文

王又徙之于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

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御宋之大

敗于津案近刻此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

閭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卽其地也案殆近刻

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

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案布

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廿果案近刻映

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

楚諺云洲不百案近刻

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

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案增近刻

僭號數旬宗滅

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

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

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

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井力不食

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

衡山終焉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通洲長

水經注

江沱出西江案近刻

東入江是也其地故羅國蓋

羅徙也案此九字近刻沈作羅故居宣城西山楚文

王又徙之于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

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御宋之大

敗于津案近刻此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

閭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卽其地也案殆近刻

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

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案布

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廿果案近刻映

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

楚諺云洲不百案近刻

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

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案增近刻

僭號數旬宗滅

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

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

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

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井力不食

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

衡山終焉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通洲長

水經注

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

崇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

虎王君其子孫至今猶謂之爲白虎王

江水又東會沮口近刻此七字原本及

楚昭王所謂近

又南過江陵縣南

縣北有洲

案北近荆

號曰枚

迥洲江水自此兩分流

爲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毛

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于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拔

火経注

卷三十四

王語

三

魏 鄭 道 元 撰

江水案近刻作江水江本三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江水左迤爲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

派屈西極水曲之勢案近刻訛作屈派曲而極水曲之地勢

曲者也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案入原本及近刻訛分入江者非從江出蓋後人因注文江水又東涌水

注之訛而爲經據其此義遂亥改作出耳今訂正

水經注

卷五

一

茅元裕校

江水又東涌水注案此八字原本及水自夏水南

近刻並訛案此四字近刻訛在而通于江謂之涌口二水之間

春秋所謂闔教游涌而逸者也江水又逕南平郡

陵縣之樂鄉城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于此者也

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

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劉備之奔江陵使桀而築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

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置華容縣之謂之江安

縣南都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爲南郡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是謂北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北山北作北山此北山在江之南

康元年改曰南平也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卽武

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

水及諸陂湖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澧也

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君儲

城卽鄧閣也江水左會同口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鄧閣今石首縣西山在江之南江浦也右對黃州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黃州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案此是謂北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江水又東得故市口北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案此北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江浦也右對黃州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黃州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案此是謂北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江水又東得故市口

湘水從南來注之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

夏浦案此九字原本及俗謂之西江口水口案此十字原本及江浦也大江右得龍穴水口

近刻並訛作經

也大江又東左合于夏口案此九字原本及江水左

近刻並訛作經

池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憂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

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性也案此二字原文作經近刻並訛作經

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

命也何蒙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焉故水地

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得俞口案此二字原本及監利縣尉治也又東得清陽土塢二口案此二字原本及

利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諸

要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鴟夷洲名在大江中次北湖州

下江水左得飯筐口案此八字原本及秋夏水通

濟此案昔近刻並訛作經

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

右岸則清水口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佽飛

磯二磯之間案此下近刻並訛作經

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

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螺山南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右歷鴟夷洲北江中山也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鴟夷洲北江中山也

吳黃蓋敗

魏武於烏林卽是處也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

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閭也宋元嘉十六年割

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逕其縣北北對金城

吳將陸漢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

普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陸水又逕蒲圻山北入

大江謂之刀環口又東逕蒲圻洲北對蒲圻洲

北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卽蒲圻縣治也

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灤口水出豫

章父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水在

大江中揚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

東得白沙口

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故訛作經

一名沙屯卽麻屯口

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

南直浦折洲水北入百餘里

吳所屯也又逕魚嶺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源

又近刻故訛作經

一名沙屯

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

南直浦折洲水北入百餘里

土城浦也
 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
 沔水上承沌陽縣之太白湖

案原本及近刻故訛作池在今漢陽縣西又東南流爲沌水逕沌陽縣北東流注于江

謂之沌口有沌陽都尉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爲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鄧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及近刻故訛作經亦曰歎步矣江之右岸當鵝

鵝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之末案近刻之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故訛作樊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故訛作樊

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侯成江之右岸東會龍驤水口水出北山廢中江之左有武口

案並刻故訛作樊而東逕灘陽縣北東流注于江案流近刻江水又東

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之延頭

案江水左得湖口至此原本及近刻龍訛作經宋元嘉二年衛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上流爲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

于此爲成主光順之所執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

文桃班三治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故訛作經荊州刺史謝晦屯今據三國志改正

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東得苦菜夏浦東有苦菜山

案并刻故訛作苦江巡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苦菜可食江水左得廣

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辛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矣北對峰巒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于此洲立

案并刻故訛作辛矣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

機磯比亦曰黎岸也

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故訛作黎矣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

機磯比亦曰黎岸也

案并刻故訛作黎矣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

機磯比亦曰黎岸也

仲雍作苦字得其音而忘其字

集近刻訛作事非也舉水出

龜頭山西北流逕家龍及南

案近刻訛梁定州治鹽田

秀超爲刺史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

山之陽與弋陽潭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

有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

案近刻訛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

逕梁司豫二州東鹽田魯生爲刺史治湖陂城亦謂

之水城也舉水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

西倒水注之水出黃武山南流逕白沙戍

案近刻訛西流注于舉水又東南

又東南逕梁達城戍

案近刻訛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東南歷

水經注

赤亭下

案東南近刻訛作南東此句之下有一又字謂之赤亭水又分爲二

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

案近刻訛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傳定公四年吳楚陳子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

夏有泊水

案近刻訛江字或作舉疑卽此也左水東南流入

于江江濱曰文方口

案近刻訛江字南對舉洲春秋左

江浦也浦側有鳳鳴戍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案

高帝元年

案近刻訛三年項羽封吳芮爲衡山王都此晉

咸和中庾翼爲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

毛寶西陽太守樊俊共鎮之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

案近刻訛作近

自爾丘墟焉城南對蘆洲舊吳時築客舍于洲上方

案近刻訛作近

便惟所止焉

案近刻訛作近

鄂縣北

江水右得樊口

案近刻訛作近

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

頭一治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

亦曰大船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羣臣泛舟江津屬

伍風起權欲西取蘆洲吉利不從乃拔刀急上案近

得次浦

案近刻訛作近

西陵縣下有山字縣北則三洲也山連延江側

案近刻訛作近

山沿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雍謂之五圻江水左則

巴水注之

案此八字原本及水出雲夢縣之下靈山止令取樊口薄船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爲敗舶灣

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

或曰巴山南歷巒中吳時舊立屯于水側引巴水以

激野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逕

軒縣故城

案此八字原本及故弦國也春秋僖公及近刻訛作經

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

相利翕爲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

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水經注

陽縣也

案此十四字原本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及近刻訛作經

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

案此九字原本及舊樊楚近刻訛作經

地

案近刻訛作也世本稱熊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近刻訛作之名某者四字當是後人晉太康地記以爲東郢矣因文有曉誤增成其語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衍

宇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又

以其年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吳千家以益之至黃

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

都之時還東令樊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

傅綜爲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鉤也今武昌

郡治城南有袁山卽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

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猶何所得

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

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鹹簿中後屬

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蓋權事應在此

故爲立廟也又孫皓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

以其首虎爭之案此句有脫誤裴松之引江表傳云

使親近將軍首作虎蹠爭唯食之

南浦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又曰芍磯亦曰南陽磯仲雍謂

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姥水勢迅急江水又

東逕西陵縣故城

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章帝建初二年封陰室

爲侯國江水東歷孟家灤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

其北

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訛作經

西陵縣下有山字縣北則三洲也山連延江側

案近刻訛作近

陽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案此近刻有也字

吳屯

訛作逆倒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疊所謂九折者也于行小難兩山之間爲闕塞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從此濟于土復土復者北岸地名也

又東過新昌縣南斬水從北東注之
江水又得葦口案葦近刻訛作常江浦也浦東有葦山江水

東逕山北北崖有東湖口江波左迤流結成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得空石口江浦在右臨江有空

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斬陽縣治案此下近刻有也字又東

斬水注之江水又東逕新昌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子浮爲侯國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浦也

零口江浦也大江右逕蠻蠻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

通大湖北達于江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浦也

東合減口江浦也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浦也

長風口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

磯又曰積布折庚仲雍所謂高山也此卽西陽尋陽

二部界也右岸有上復口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浦也

山山東有護口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浦也

二浦也

水經注

卷三十五

正二月元錦校

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案利近刻訛作利下同

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浦也

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

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溢山西北流逕陽新縣

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江浦也

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後飛遊矣案飛夜近刻又

西北逕下雉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後并陽新案

近刻訛作

關今漢中巴郡汝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

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

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

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一水之別名爲兩川之

通稱矣案川近刻江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

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

者道當由此州而來相是亂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

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斯乃玄

之別致恐非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攷

校諸書以其聞見今略據綜川流沿注之緒雖今古

異容本其流俗羣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

漢卽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逕流而居于音

壽界沮漾枝津案沮近刻南南壓岡穴迤邐而接漢沿

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湧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

于褒水溯源暨于衙領之南溪水枝灌于斜川案近刻水

說作皮居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
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定符尚書亂
河之義也

水經注

卷三十六

二子鼎校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

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

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

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

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

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上

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

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實歷矣若水東南

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微外至旄牛道產

案近刻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蜀大在縣入繩繩水

出微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

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安縣東流注于江其一

水南逕旄牛道至大在與若水合自下亦逕謂之爲

繩水矣作夷也汶山曰夷案近刻南中日昆彌罰曰

邛漢易越舊曰冉皆夷種也

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

水經注

卷三十六

四子鼎校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莧置之縣陷爲池今因名爲邛

池南人謂之邛案近刻南河中有蟠澗山案近刻南邛字河中有蟠澗山案近刻南邛字

應劭曰案近刻南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

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

治邛都縣王莽遣任尚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

蠻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嶲水卽嶲者似隨水地而

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熟其源可燬雞豚下湯沐

洗能治宿疾昔李驥敗李悅于溫水是也若水又逕

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中山有天馬徑厥

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

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廟廟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

明帝太康二年李驥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

王達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驥軍大敗岳追之

至瀘水赴水死者十餘人遂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

上衛冠帽裂而卒按永昌郡有蘭谷水出西南博南

縣漢明帝永平二年置案近刻南博南山名也縣以

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案近刻南武帝時通

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

廣開不賓渡博南越倉津波蘭倉爲作人山高四十

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

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若水又與母血水

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

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寧郡之牧

靡南山案近刻南縣山並卽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

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鳥

多誤食烏啄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

毒也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繩水又逕

越嶲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

水縣案近刻南出卑水四字而東流注馬湖江也

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案近刻南犍爲字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犍爲屬國

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

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綱堂琅縣西北行上高

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

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已蜀志云高山峻嶺

巖石磊落傾墜起下臨峭壁行者扳緣牽援攀索

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

水經注

卷三十六

六子鼎校

案近刻南

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蘚氣鮮有行者皆

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廟廟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

明帝太康二年李驥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

王達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驥軍大敗岳追之

至瀘水赴水死者十餘人遂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

上衛冠帽裂而卒按永平二年置案近刻南博南山名也縣以

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案近刻南武帝時通

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

廣開不賓渡博南越倉津波蘭倉爲作人山高四十

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珠光穴近

刻此作尤珠穴

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

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鶴唐縣漢武帝

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

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

甚饒岸象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

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靈氣特惡氣中

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

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

本經注
卷六
七子鼎校
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案近刻作此防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爲傑秀案近刻作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悵吁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澗萬下三百里曰瀘水案舊近刻誤作舊又此句有舛誤未詳兩峰有發氣若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道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案近刻誤作水道二字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爲之語曰橋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樺氣與天通看都漢水住柱呼伊案近刻誤作伊作伊麻降貢子左營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頸坂其艱險如此也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若水至僰道案近刻作下有縣字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經注
卷六
七子鼎校
不害人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

水或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

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茅子石

案舊今志有石

天爲出平石至江晉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

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爲母給江簪水

案舊今志有水華陽國

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逼能藏二年不爲人得

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雲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縣有銅山案刻重一山又有利慈池案近刻誤作利利池縣令董支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督表上之晉朝改護龍縣也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

東北與青衣水合

水經注
卷六
九子鼎校
華陽國志曰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自下

亦謂之爲青衣水沫水又東案近刻誤作脫水逕開刊縣

案近刻誤作水故平鄉也晉初置沫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

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瀘崖案西近刻誤作西水脈深疾

破害舟船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瀘崖

謂之西鄉溪水間闊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

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瀘縣也

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案酉近刻誤作酉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破光武時核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黔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黔蓋警水

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瀘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際其故

水會漢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瀘入黔水黔水亦出符縣南

水亦南至閼驛謂之閼水俱南入警水警水于其縣

而東注延江水案近刻誤作江字不同延江水又與漢水合水出

犍爲漢陽道出閼谷案此三字近刻誤作閼谷在下句新通也之閼說竹閼

王莽入江水也

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

水經注
卷六
十子鼎校
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

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案巴近刻誤作邑王莽更名巴

亭魏武分邑立爲涪陵郡案邑立近刻誤作巴丘張堪爲縣令

公孫述擊堪同心義士選習水者夜渡堪于小別江

卽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

南浦縣其水注引瀆口石門案口近刻誤作水空幽陰深遂

洞閭密崖上合垣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

案此四字近刻誤作將有遙之處

水亦謂之西鄉溪水間闊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

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瀘縣也

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案酉近刻誤作酉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破光武時核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黔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黔蓋警水

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瀘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際其故

水會漢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瀘入黔水黔水亦出符縣南

城北又東逕西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于西陽合也

西水東南至汎陵縣入于汎水詳西水源委

存水至犍爲郡縣

王莽之屏縣也益州大姓雍闐反結壘于山繫馬柳

柱案神近刻訛作柳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東

言馬也存水自縣東南流詳西水源委逕牧靡縣北又

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

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

存水又東案存近刻訛作周逕牂柯郡之母斂縣北案母近刻作無

下而東南與母斂水合案此下近刻有矣字水首受牂柯水東

逕母斂縣爲母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

林定周縣爲周水蓋水變名也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溫水案潭水源委

溫水出牂柯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名曰同亭矣

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臺案原本及近刻訛記與迷水出益州郡之銅灘縣談房山東逕談臺縣

水經注

卷三十六

三子
昌黎校

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漢

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作元年

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首是高山山水之間

悉是不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

和平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

池于西北案近刻訛作滇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

如倒流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下流及三字池中

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

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

一黑盤城河水之上有濱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

滇池城案近刻訛作劉禪建寧郡也案郡下近刻有矣字溫水又西

會大澤案大澤作水與美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

柯之母單縣案母音無原本及近刻訛作母下同今改正逕治中劉禪割

屬建寧郡橋水注之水上承渝元之南池縣治龍池

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外浦後立河陽郡

治河陽縣縣在河洲上又有雲平縣竝在洲巾橋

水東流至母單縣案近刻訛至字又母援原本及水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興

古郡之母機縣案近刻訛至字又母援原本及水注于溫溫水又東北

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侵離水案近刻訛作母援下同今改正

水又東逕母援縣左江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

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

山東流染水注之染水上承河水于渝元縣案千近

與而東南逕興古之勝勝縣王莽更名勝變縣梁水

又東逕母援縣左江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

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

水注于溫水又東南逕染水郡南溫

水上合染水故自下通得染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

古之縣案華陽志染水改正華陽志興古之縣屬南溫

縣都郡在興古之縣南置郡于染水縣也溫水

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

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

爲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祿器

凡祭饌賓客之祿事記作祀饌近刻和鬱鬯以實樽彝鬯

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

今鬱金亦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

逕始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屬

力多汗

卷三十六

昌黎校

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爲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惟水來細水案漢書作來西水伐水並自縣東歷廣德至增

食縣注于鬱水也

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案斤南水漢書作斤眞水

縣有朱涯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驛水注之水源上承

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涯水朱涯水又東北

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侵離水案近刻訛作母援下同今改正

水又東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

鬱水卽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

一女子浣于水窩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

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漢氏竹爲

姓所捐破竹子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

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臼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

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怨

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

配文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臺

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

水經注

卷三十六

孟子
昌黎校

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

蹻泝沅伐夜郎桺牂柯繫船案近刻作徑牂柯繫船熊師古云牂柯繫船武

因名且蘭爲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

名同亭有杜浦關案近刻訛作作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

東南逕母斂縣案母斂原本及近刻訛作母下同今改正水出焉

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牂柯水又

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

吳陸續曰案座下近刻行從今以去六十年案去近

嘉靖子三字

刻作後

刻

近刻武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潭水謂之封

南

在

近刻

溪水口者也

舊水又東逕高要縣南水注之水南出

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

也

脫帝字

王莽更名曰桓

亭孫權黃武七

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蠻前政煩苛殊徙

交趾會稽孟伯周爲守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

縣王莽之大尤也

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潭

水

南

逕

四會浦水上承曰南郡西容縣西古郎究浦內

漕口馬援所濟水東南曲屈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

水

南

縣

西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

南

水</p

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
邵近刻林郡永和五年征西桓溫遣督護陳曉卒交廣
兵伐范文于舊日南之盧容縣爲文所敗卽失處也
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峻交
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冷浦入頓郎湖討佛于日南
改治佛蟻聚連鹽五十餘里峻平破之併述萬川數
遺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士陳延勞佛象近刻脫
士又佛下衍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
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仄南諸國常從此口
出也故林邑記曰盡茲境之徼遠極流版之無外地
濱海象國津逕鹽水南通壽冷案水又南下衍倉子
卽一浦也浦上承父趾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記曰浦
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卽駕越也
案在越近刻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
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真浦陽晉書地道記九
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
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開林邑記曰外
越紀襄望都紀栗出浦陽渡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
水經注

奎大

子品校

咸驩咸驩屬九真咸驩已南廢鹿滿阿鳴咤命案此
嘯野孔雀飛翔據曰龍山渡治口至九德案口近刻訛作
日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城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所經
域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壤屬望都
其地死子實綱代孫黨服從吳化定爲九德郡又爲
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種故以名郡郡名所置
周越裳氏之袁國周禮九夷達越裳曰雉象牙重
九譯而來自九德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遼荒逕寧州
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充九德充南陵究接晉書
水經注

奎大

子品校

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竺叔扶南記山溪
灌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
皆究之謂也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度
造九真水口案近刻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
二子虜獲百餘人胡達遁案近刻五月慧度自九真
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樹懸浦驅象前
鋒按刀城下連日交戰殺傷乃退地理志曰九真郡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晉蒲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
案成近刻晉書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林邑記
曰松原以西鳥獸驯良不知畏易寢孤居於此至
老南移之嶺畔不踰仞倉庚懷春子其北翡翠巖景
乎其南雖豐饒接鑿城隔殊非猶步難遊俗姓塗分
故也自南陵穿出于南界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
文侵交州于橫山分界度比景廟由門浦至古戰灣
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九年案近刻訛交州與林邑
于灣大戰初失區衆也渡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
自盧容縣至無變案近刻訛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
上景當身下與景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闕四
水經注

卷六

子品校

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案已近刻
入壽冷三日三夜無頃止處凝海直岸遇風大敗陽
邏擋拒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救援謙之遭風餘數
船艦夜于壽冷浦裏相遇閣中大戰謙之手射陽邏
枕工船敗縱橫崑崙單舸接得陽邏謙之以風溺之
餘制勝理難自此還渡壽冷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
放之征范佛于濟分界陰陽切入新羅灣至焉下二
名阿賈浦入彭龍灣隱避風波卽林邑之海濱元嘉
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飛旆蓋海將
指典沖于彭龍灣上鬼塔與林邑大戰還渡典沖林
邑入浦令軍大進案大近刻持重故也浦西卽林邑
都也治興冲去海岸四十里處荒流之微表國越裳
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
南接扶南北達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國起自
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達
案近刻訛詭作達攻其縣殺令自號爲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
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競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
與之鄰接進侵壽冷以爲疆界自區達以後國無文
本經注

卷六

子品校

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崩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
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了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
縣夷帥范椎奴也案近刻訛詭作夷文爲奴時山澗牧
羊于澗水中得兩鯉魚隱藏挾歸規欲私食卽知檢
求文大懶懶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爲魚也郎至魚所
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
石治鐵鍛作兩刀舉刃向郎因祝曰鯉魚變化冶石
成刀斫石郭破者是有神靈案近刻訛詭文當得此得
作冶爲國君王祈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郭如

龍淵子將之斬蘆葦

案近刻作臺由是人情漸附今研

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之効也惟嘗使

文遠行商賈

案推近刻作雅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

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

經始廓略

案近刻作廟王愛信之使爲將帥能得衆心

文謾王諸子或從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

無肩嗣又迎王子于外國海取水置毒柳子中

案近刻作柳飲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爲王取前王妻妾

置高樓上有從已者取而納之不從已者絕其飲食

水經注

卷六

銘賈南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塗北迴上山山西

卽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塗對溫公塗升平二年交州

刺史溫放之殺太守杜寶別駕阮朗

案近刻脫

郎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

今林邑東南五里有溫公塗是也北門濱淮路

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

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庭背曰西區城內石山

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檐鳴尾青項丹墀

案近刻作陳

榱桷桷多諸古法閣殿上柱高城丈餘五牛屎爲

塗牆壁青光迴度曲被綺牖紫欞房嬪腰無別宮

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徑與下語

案近刻作接

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連甃接棟檣

宇相承

案近刻作如

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

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

而首渠以永安泰國十世豈久存哉元嘉中桓和之

征林邑其王陽邁舉國夜奔竄山數據其城邑收寶

巨億軍還之後陽邁歸國家國荒殄時人靡存躋踴

崩隣憤絕復蘇卽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陽邁母懷

身夢人鋪陽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色

案近刻作起

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改名陽邁穆二世父子

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壘之外林棘荒蔓榛

梗豆蠻藤盤筆秀芳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

澄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時禽異羽翔集

間鶯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

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

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

鳥其背青其腹赤案腹近刻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

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案歸近刻何由歸哉九

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嘗對飛鳥慙士增思寄意謂此

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

故也米不外散恒爲豐國系齋年八熟納三都賦所

謂八穀之綿首矣其崖小水巒歷

案月字近刻作在小水下常生

飛溜或雪霏沙澌清寒無底分溪別經津濟相通其

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卽彭龍

區栗之通達也桓和之東橋大戰陽邁被創落象卽

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狼外

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羣

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

人交市闇中良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自

此外行得至扶南按竺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

千里

案近刻字水步道通桓和之令軍入邑浦據船官

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

潮上西流

案潮近刻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

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

爲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限

案近刻高定皮水無盈縮是爲海運

亦曰象水也

兼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濤清逕象浦澄源者
也案_潘_近其川浦濱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十日

壞源潭湛淵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向人入
水便來爲害山海經曰離耳國離題國皆在鬱水南

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與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
爲飾雖男女袞露不以爲羞暑袞薄日自使人黑積

習成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卽離
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

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案
_{近刻}_試清朗無風之日遙望朱崖_作_{近刻}如困

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拔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
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朱崖俱在海中_案_{近刻}作_{近刻}在

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
被髮離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髮大羊相聚不

可案或近刻作則終別非矣

不能去案小近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案舐近刻訛

書及華陽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
國志改正案華陽國志作元隆云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

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

遂因孽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不

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來乘革船南下

案近刻脫來字又此句之下衍水字攻漢鹿豪民案豪近刻訛

弱小將爲所擒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

逆流波湧二百餘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

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豪鹿豪王與戰殺六王哀

牛者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日但見骸骨驚

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牛犯汝自古有之

今此攻鹿豪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

之明也即遣使詣越雋奉獻案近刻詔作求乞內

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案昌

平縣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于此故

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葉榆水不逕其縣

案近刻脫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葉榆水自縣

水經注三項家達校

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

縣爲東北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滅縣案近刻滅訛作南

與漢水同注漁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案近刻聚榆

水自澤又東北逕漁池縣南案近刻又東逕同立

左思蜀都賦曰漁江汎流瀆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

人名皇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

縣屬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

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

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

名曰媚珠案媚珠近刻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

說作眉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

南越王案南越王南字近刻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

說作眉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于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

水經注

七

項家達校

有故處晉太康地記縣屬交趾越逐服諸雒將馬援

以西南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導

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程侯獸形若黃狗又狀駒駒人

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

交言間之無不噓楚其內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

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

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案北近刻水

說作此建安二十二年立州之始數龍蟠編于南北二津案下近刻水

說作水改龍淵以龍蟠爲名也廬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

杜慧度案慧度近刻率水步景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

其船艦一時潰散遁亦中矢赴水而死案水近刻水

是斬之俾首京師慧度以斬循數封龍蟠侯劉欣期

交州記曰龍蟠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

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裏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

狀安知其爲變哉其水又東逕曲房縣東流注于浪

鬱經言于郡東界復合爲二水此其二也案二近刻

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子縣南又東

逕高豐縣北又東逕北岱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

水

水經注

九

項家達校

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注于中水

中水又東逕高豐縣南交州外域記曰縣本交趾郡

治也案縣本近刻林邑記曰自交趾南行案記日下本本二字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

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湖水退時人有見之者

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

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流案北近刻逕九德郡北交州外

域記曰交趾郡界有扶嚴窪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

是水也江水對交趾朱駁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

逕無切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

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

艘自入交趾于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切縣

城渠降進入餘發渠鄉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

象所聚羊牛數千頭案羊近刻時見象數十百爲羣援

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真亭至居風縣帥不降

立斬級數十百九真乃靖其水又東逕句漏縣縣帶

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紀粟者

也案安定下近刻縣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觸角

海之文矣

水經注

九

項家達校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

夷水卽浪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

案近刻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

說石字據捍關而王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

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

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卽夷水也又有鹽石卽

陽石也案即下近刻鹽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廩君所射

鹽神處也將知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案知下近刻是字

既鴻古難爲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廩君之上石

室南向水出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徑望見

案望近刻每有陟山者拔木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人駘

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八坐石牀上見都

東南過俱山縣南

夷水自沙渠縣入案近刻水

說作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

逕難留城南城卽山也卽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

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竝立空中相去一丈

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溫陽石常燠每水旱不調居民

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轉陰石應時雨多雨則

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

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北面又有石室可容數百

水經注

九

項家達校

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

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擗劍于石穴約

能中者奉以爲君案奉近刻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

令各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

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

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

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爲蟲羣飛蔽日天地晦暝精

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

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歎

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爲蟲羣飛蔽日天地晦暝精

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

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卽夷水也又有鹽石卽

陽石也案即下近刻鹽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廩君所射

鹽神處也將知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案知下近刻是字

既鴻古難爲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廩君之上石

室南向水出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徑望見

案望近刻每有陟山者拔木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人駘

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八坐石牀上見都

歷縣東出焉

矯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爲仙人室袁山松云都孫息尚存案息近刻作昔夷水又東與溫

泉三水合入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夏燒火熱上常有霧氣癢瘍百病案癢近刻作疾洛者多愈父老傳此泉

先出鹽子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此亦其一也夷水又東逕依山縣故城南縣卽山名也孟康曰音桓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爲音也舊武陵之屬縣

南一里卽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深水西南潛穴也夷水又東逕依山縣故城南縣卽山名也孟康曰

音桓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爲音也舊武陵之屬縣

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涓流三十

許步復入穴卽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

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

投鉤餌案鉤近刻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

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

轉取案輒近刻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

大加益袁山松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飄卒至案近刻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笠空中風

吸之經月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滑通矣其水重源

水經注

卷三

士項家達校

水經注

卷三

三項家達校

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冷甚于大溪縱暑伏之辰尚無能潔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

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

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

每至大旱平樂左近村居案平樂下近刻行村字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木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

半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案近刻

牀詎作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

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

又東逕金瀨其石大者如金小者如刀斗形色亂真惟實中耳案惟實近刻

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

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其高東

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晦計

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

水經注

卷三

士項家達校

水經注

卷三

三項家達校

623

別分隨僵而輸不得過越不僵而輸輒凶往觀者云時特平暨處自然恭肅矣

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

又東逕金瀨其石大者如金小者如刀斗形色亂真惟實中耳案惟實近刻

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城背油向澤案此注近刻與

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其高東

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晦計

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

水經注

卷三

士項家達校

水經注

卷三

三項家達校

623

油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澧水合水出高城縣澧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屏陵縣入油水也東過其縣北案此五字近刻接上澧西界下

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屏陸也案陸近刻鑿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脩之其城背油向澤案此注近刻與

623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澧水自屏陵縣之東北入于江

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

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東

標零陽西揭充縣充縣廢省案近刻脫二字臨澧卽其地

縣卽充縣之故治案近刻記作澧縣之故治臨則澧水故爲縣

龍姑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

茹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注澧水案注近刻

澧水東過零陽縣之北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

夏沸湧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

九渡水澧水之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又以九渡爲

名山獸咸飲此水而逕越他津皆不飲之九渡水北

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峭世名之爲仙樓水自

下歷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問關每所纂泝山水之號蓋亦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

東裏水入焉水源出巴東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縣北

即零溪以著稱矣案縣卽近刻澧水又逕澧陽縣案澧陽字右會深水案近刻重水出建平郡東逕澧

陽縣南晉太康中置澧水又左合黃水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注澧水謂之澧口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南臨澧水晉太康四年立大門郡治也人其與家連枝

水經注

卷三十七
澧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案良近刻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

訛作亮

脩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澆水水導源

澆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澆水出

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詳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零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澆水水出

澧水又東澧水又東澧水出

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

東逕零陵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零陵

零陵郡太康元年分零陵立

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江而南澧水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晚士字

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

蘭

水經注

卷三十八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案良近刻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

訛作亮

脩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澆水水導源

澆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澆水出

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詳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零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澆水水出

澧水又東澧水又東澧水出

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

東逕零陵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零陵

零陵郡太康元年分零陵立

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江而南澧水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晚士字

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

蘭

水經注

卷三十九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案良近刻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

訛作亮

脩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澆水水導源

澆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澆水出

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詳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零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澆水水出

澧水又東澧水又東澧水出

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

東逕零陵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零陵

零陵郡太康元年分零陵立

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江而南澧水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晚士字

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

蘭

水經注

卷四十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案良近刻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

訛作亮

脩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澆水水導源

澆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澆水出

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詳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零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澆水水出

澧水又東澧水又東澧水出

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

東逕零陵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零陵

零陵郡太康元年分零陵立

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江而南澧水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晚士字

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

蘭

水經注

卷四十一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案良近刻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

訛作亮

脩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澆水水導源

澆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澆水出

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詳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零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澆水水出

澧水又東澧水又東澧水出

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

東逕零陵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零陵

零陵郡太康元年分零陵立

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江而南澧水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晚士字

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

蘭

水經注

卷四十二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案良近刻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

訛作亮

脩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澆水水導源

澆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澆水出

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詳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零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澆水水出

澧水又東澧水又東澧水出

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

東逕零陵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零陵

零陵郡太康元年分零陵立

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江而南澧水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晚士字

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

蘭

水經注

卷四十三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案良近刻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

訛作亮

脩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澆水水導源

澆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澆水出

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案坪近刻訛作詳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零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澆水水出

澧水又東澧水又東澧水出

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

東逕零陵縣南案南安近刻訛作零陵

零陵郡太康元年分零陵立

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江而南澧水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晚士字

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

蘭

水經注

卷四十四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又東過無陽縣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案近刻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連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改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

武怪山之類也案亦近刻訛作以水熊溪下注沅水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嶺之山

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源近刻脫一沂字淦水注之

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

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鄖梁山案武近刻西北流逕義

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案馬近刻訛作焉晚良字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

北山諸魚山山與天門郡之豐陽縣分領溪水南流會子沅

案溪水下近刻行合字沅水又東夷水入馬水南出夷

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固二

百里山下水旁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營停軍處壺

頭徑曲多險其中糾折千灘援就壺頭希效早成道

遇瘴毒終沒于此忠公獲謗信可悲矣劉澄之曰元

水自壺頭枝分跨三十三渡逕交趾龍編縣東北入

于海脈水尋梁乃非關究但古人許以傳疑聊書所

聞耳

又東北過臨沅縣南

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皇山孤竦中

流浮險四絕首有晉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

案夷字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

關下山東帶閩溪瀉注沅濟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

爲明月池白壁滑滑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鏡空

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游徘徊愛玩沅

水又東歷三石澗岸足均時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

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綠蘿蒙翠顏歲臨水窟

水經注

鈞渚漁詠之勝地其迭響若鐘音信爲神仙之所居

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

栖託者不能自絕于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

南臨沅水因以爲名王莽更之曰監沅也縣南有晉

徵士漢壽人郭玄之墓

案人近刻並作銘太元中車詩廣記作銘

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秦昭襄王

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狗軍攻楚楚割漢北與秦

案近刻脫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

案近刻秦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

水經注

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縣治故城昔馬援

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潛東里

許便得枉入山西帶脩溪一百餘里

案近刻茂

竹便娟坡溪陰潛長川逕引遠注于沅沅水又東入

龍陽縣有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折逕其縣

南縣治索城卽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從

今名闢陽以爲興水所出東入沅而是水又東歷諸

湖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沅

水經注

卷七

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汜洲洲長二十里吳丹楊太守

李衡

案陽近刻詒作陽

植柏于其上臨死勑其子曰吾州里

有木奴千頭

案州近刻詒作洲

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

曰江陵千樹柏可富封君此之謂矣吳末衡柏成歲

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柯蓋其遺也沅水又東

逕龍陽縣北城側沅水沅水又東合譯溪內通大溪

口有不連理根各一岸而凌空交合其上承諸湖下

注沅水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

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于江

浪水出武陵鎮成縣北界沅水谷

案成近刻詒作谷

山海經曰騎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

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

水出無陽縣縣故鎔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

之移溪溪水南歷潭中注于浪水

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

鬱水出鬱林之阿林縣

案近刻脫出字

東逕猛陵縣猛陵縣

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浪水于縣左合鬱水

案近刻脫

水經注

卷七

水經注

亂流逕廣信縣地理志有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

王莽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元封

五年交州自羸陵縣移治于此建安十六年吳遣臨

淮步驛爲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

與巨同士爲用隱惡之陰使人謂巨往皆景勿詰

于巨先使諭巨迎之于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隱

而後有海隣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畧

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

案巨近刻詒作臣

屬衆五千隸有疑

而後有海隣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畧

與巨同士爲用隱惡之陰使人謂巨往皆景勿詰

而後有海隣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畧

信蘇施妻始珠鬼訟于交州刺史何敬處事與豫亭

女鬼

案豫亭古字通原本反近刻詒作王氏交

廣春秋曰步階殺吳巨區景使嚴州制合兵二萬下

取南海著梧人術殺錢博宿且部伍與軍逆隨于蒼

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子是遂交戰殺與衆投水死

者千有餘人

又東至南海普禹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海

水經注

卷七

水經注

其一又東過縣東入于海

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賈禹者也交州治中

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爲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

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人城東南偏有水坑

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爲番山縣名番禺舊謂

番山之禹也漢書所謂浮崖柯下離津同會番禹蓋

乘斯水而入越也

案禹近刻詒作西

秦并天下略定揚越

置東南尉西北一侯閼南海以謫徙民至

惟零陵案此下近刻有或作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

郡也下邳陳球爲零陵太守桂陽城胡蘭攻零陵激

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反決水淹城相拒不能下

縣有白土鄉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零陵人也

爲白土裔大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

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勸民勿得殺子曰錢當自代出

產言其郡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更名上爲更生鄉

也晉書地道記曰案訖近刻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

真以綱酒也營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

本經注

金大

七

王福清校

與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崕磴險阻峻崿萬尋澄

源湛于下應水湧于上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

陽縣立蓋卽應水爲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有鼻墟

南王隱曰應陽縣本零陵之北部案後通刻東五里

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

雨余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爲鬼象生

不慧死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

又東北得汎口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燕

山東其山有石組而狀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

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燕羣飛頃頃如鬼蟲

矣羅君章云今燕不必復飛也其水又東南逕永昌

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有餘

溪水合水出湘東郡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新

寧故新平也零川瀉浪共成一津西北流東岸山下

有龍穴宜水逕其下天旱則擁水注之便有雨降宜

水又西北注于湘水又西北得春水口水上承

其水案此下近刻行濁字揚清汎濁水色兩分湘水又北與宜

水合水出零陵郡之零陵縣東南零陵故縣東新

寧故新平也零川瀉浪共成一津西北流東岸山下

水經注

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葦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于水水輒變綠作銅腥魚爲之死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漢長沙項王子度邑也案度近刻行濁字承水又東北逕零陵之鎮武縣王莽更名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卽故酃縣也縣卽湘東郡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數十里此鼓今無復聲觀陽縣東有裴鼓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響遠徹其類也湘水又北

水經注

南江水案此下近刻行濁字盤石或大或小臨水案此下近刻行濁字一名芙蓉案行濁字丞有跡其方如印纍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名爲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

湘水又北逕零陵縣故城下晉太始中立縣西灘水從東南來注之案近刻行濁字

木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水西旁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水經注

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湘縣西灘水從東南來注之案近刻行濁字

又北過臨湘縣西灘水從縣西北流注案注下近刻行濁字

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

南津城西對橘洲或作貢字案此四字亦爲南津

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謳誦

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

相轉望衡九面山上又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

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

歷湘西縣南分淮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露近刻行濁字

吳係亮分長沙西部立治首湘南太守何

作正元刻行濁字

承天案近刻行濁字徒治湘西矣

王莽治近刻行濁字

十三州志曰日

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案近刻行濁字西至湘南縣入湘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案近刻字咸湘浦也側湘浦北有萬石成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

湖

世或謂之麋湖也

案湖下近

右屬微水卽經所謂

微水經下雋者也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湘水又

北

案浦近刻字

運金浦成北帶金浦水湖淺也湘水左

則澧水

注之世謂之武陵江

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

案近刻重

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

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

案近刻字

湖水廣圓五百餘里

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

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

案近刻字

出入多飄風暴雨

雨湖中有君山

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

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秦始皇遭風于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于

是山東北對編山山多蓆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

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也謂之笛烏頭石

石北右會翁浦口水上承翁浦左合洞浦所謂三苗

之國左洞庭者也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

即閣城

也曾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

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

洲其洲南分湘浦

案近刻字

北屆大江

案近刻作對

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

灘水亦出陽海山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灘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灘之間陸地廣白

餘步謂之始安崎嶠卽越城崎也崎水自崎之陽南

流注灘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

而分流者也灘水又南與灘水合水出西北邵陵縣

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

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驥卽

是地也灘水又東南流注于灘水漢書所謂出零陵

下灘水者也灘水又南合灘九溪水出于灘龍山山

有湧泉奔流衝激山岫及灘中

案近刻

有石若龙白

然珠圓狀龍矣故山水卽名焉驗其山有石竇下

深數丈洞穴深遠莫究其極

案近刻說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于灘水離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元帝咸熙二年

案近刻說

作文帝

吳孫皓分零陵南部立始興縣灘水又南

右會洛溪

水出零陵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縣

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剖以爲縣洛溪水又東南

逕始安縣而東注灘水

灘水又東南流入臨平縣逕

羊瀨山山臨灘水

案近刻說

石間有色類羊又東南逕

雞湘山山帶灘水石色

案石上近

故二山以物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水經注

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p

之孤秀也晉太元十八年崩十餘丈

案十近刻王福清校

于

天子所未聞也邪階于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

逕始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邱水注之水出浮岳山

縣東傍灘溪號曰北灘水左卽東溪口也水出始

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間山西流而與連水合水出

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卽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

故曰東嶺山斯則改裝之次其下船路名連洋連水

南流注于東溪謂之連口

案近刻王福清校

水又西卽庚仲初謂之大庾

嶺水也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西耶隋水注

之水出歷東南邪謂山水有別源曰巢頭重嶺今灌

湍奔相屬祖源雙注合爲一川水側有鼻天子城鼻

水經注卷三十八

王福清校

水經注卷三十八

水經注 卷十九
注于末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醴于山下名曰程酒

獻同鄙也末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按盛弘之云象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侯流溪深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爲貪泉飲者輒目于財賄同于廣

州石門貯流矣廉介爲二千石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拒而不亂案近刻誤作辭嘗有謂能渝其貞乎案近刻渝誤作汗貞誰作汗

蓋亦惡其名也劉澄之謂爲二淮溪通四會殊爲

孟浪而不悉也庚仲初云嶠水南入始興添水注海

卽黃夢水入武溪者也北水入桂陽湘水注于大江卽是水也石則千秋水注之案右則近刻誤作父側水出西南

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生靈壽木溪

下卽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

黃水又東北逕其縣東右合除泉水水出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見底城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

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牛湯泉也水盛則

瀉黃溪水耗則溝徑輶流郴舊縣也桂陽郡治也漢水經注

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

王莽更名南平縣曰宣風項羽遷義帝所築也縣南

有義帝冢內有石虎案石虎近刻誤作白虎因呼爲白虎郡東觀

漢記曰茨充字子河爲桂陽太守民憇賴少蠻服案近刻誤作虎足多剖裂次敎作履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

教也黃溪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四十許里

漢水有郡民蘇耽栖遊此山桂陽列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常與衆兒

共牧牛更直爲帥錄牛無敢毎至耽爲帥牛輒徘徊

水經注 卷十九
水經注

左右不逐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道不走耶耽曰非

汝曹所知卽面辭母云愛性應仙當達供養涕泗又

說案近刻誤作日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一井飲水案一近刻誤作日此得無恙如是有哭聲甚哀後見耽乘白馬過此

山中百姓爲立壇祠民安成登民因名爲馬頭山黃

陰亦曰華石山孤峰特聳枕帶雙流東則黃溪水水

之交會也末水東流沿注不得北過其縣西也兩岸連山石泉縣溢行者輒徘徊留念情不極已

水經注 卷十九
水經注

縣故惠帝封長沙王子吳淺爲侯國王莽之便屏也

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之西北左右有田數千畝案近刻誤作十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度此水冷不能生苗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

入于耒水也

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

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亭東傍

未水水東肥南有邵故城縣有溪水案溪近刻誤作漢東出

侯計山其水清澈冬溫夏冷西流謂之肥川之北

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水

涸案此二字有誤誤作石西北逕蔡洲洲西卽蔡倫故宅傍有

蔡子池倫漢黃門案此下近刻誤作子順帝之世持故魚網爲紙用代簡素曰其始也

又北過酃縣東

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嘗以繪釀酒甚

陪美唱之號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西北去臨承縣十五里案此北上近刻誤作北從省隸案宋太元二年省酃縣

入臨小北三字刻此字

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

山北至酃縣入湖也

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水謂之耒口也

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水出江州安成郡廣豐縣太平山案成近刻誤作城西北流

逕茶陵縣之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訖之邑也王莽更名聲鄉矣洣水又屈而過其縣

西北流注也地理志謂之泥水者也

攸水出東南安成郡安復縣封侯山西北流逕其縣

北縣北帶攸溪蓋卽溪以名縣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則爲攸與侯卽地理志所謂攸縣者

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縣入于洣水也

又西北過陰山縣南

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卽長沙孝王

水經注 卷十九
水經注

子宗之邑也言其勢王故壘山堙谷改曰陰山縣縣

上有容水自侯雲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水有大穴

容一百石水出于此因以名焉容水又西北逕其縣

東又西逕厓口縣有厓水案此十八字近下注洣謂之厓口洣水又西北與洋湖水會水出縣西北樂

岡下洋湖湖去岡七里湖水下注洣謂之洋湖口洣水東北有峩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竝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于其處得遺詠雖神栖

白雲屬相方流籍念泉鄉遺詠在茲

案詠近刻誤作殊贊其

餘誦依然息遠匪直邈想實蹤愛其文詠可念故端

牘抽札以塗其詠其略曰登武陽觀樂數峩嶺千粒

洋湖口命董靖駕白駒臨天木心踟蹰千載後不知

如蓋勝賞神鄉秀情超拔矣

又西北入于湘

澧水出醴陵縣東澧山西過其縣南

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爲國縣南臨滻水

水東出安城鄉翁陵山余謂澧滻聲相近案近刻

人藉便以滻爲稱雖翁陵名異而卽滻是同

水經注

十 茅元節校

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澧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澆水

合案澆水近刻

水出縣南縣憑溪以卽名也又西北注于臨湘縣也

澆水出縣東江州豫章縣首碑山導源西北流逕其

縣南縣憑溪以卽名也又西北注于臨湘縣也

西入于湘

澧水出豫章文縣

春秋左氏傳曰吳公子慶忌諫夫差不納居于文是

也王莽更名治翰

西過長沙羅縣西

又西至累石山入于湘水

案近刻

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爲羅侯城也案近刻

此二字

水又西流積而爲陂謂之町湖也

案近刻

人藉以名之山在羅口北澆水又在羅水南流注于

湘謂之東所口者也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

山海經曰贛水出贛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奉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

也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

大庾嶺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

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

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

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

最遠故獨受名焉劉況之曰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

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因以名縣焉是爲謬

也案此四字近刻誤在內有貢

劉氏專以字說水而

不知遠失其實矣案其下星字上又衍西字

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

南野縣北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

又北案近刻跋

逕贛縣東縣卽南康郡治晉太康五年分屬江右

豫章水右會湖漢水木出雩都縣導源

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竦臨川案近刻

水作臨水

見金雞出于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又西北逕贛

縣東西入豫章水也

又西北過廬陵縣西

廬陵縣卽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

沙安成縣案成近刻

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

水經注

劉蒼爲侯國卽王莽之用成也案用

水作思吳寶鼎中立

以爲安成郡案成近刻

記作城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

又東北過石陽縣西

漢和帝永平九年分廬陵立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

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城中有

井其水色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

色而甚分香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奉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北逕南昌縣故城西案近刻

水作城西

于春秋屬楚卽今尹子

吳平縣舊漢平也晉太康元年改爲吳平矣率水又

東逕新淦縣卽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豫章水湖漢及

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注于贛水

又北過南昌縣西

盱水出南城縣案成近刻

訛作官

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流

贛水又有濁水注之水出康樂縣故陽樂也濁水又

東逕望蔡縣縣因汝南上蔡民萍居此主晉太康元

年改爲望蔡縣濁水又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光四年

北逕新淦縣卽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贛水

案傳近刻

水經注

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恭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多聚

也縣出燃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疎以水灌之

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葷之則冷灌之則熱如

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賞石以示張公張公曰

此謂燃石于是乃知其名濁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

入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

太守長沙徐熙于墓隣種松太守南陽謝景子墓側

立碑永安中太守梁君夏侯嵩于碑傍立思賢亭松

目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

蕃徐稚義閭誰爲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競自雕

至于徐稚傑出薄域故宜爲先桓帝備禮徵之不至

太原郭林宗有母憂僻往弔之置生芻于廬前而去

衆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贛水又逕谷底洲

案近刻訛作底

北逕蓼子洲也案近刻

舊作大船處贛水又

北逕南昌縣故城西案近刻

于春秋屬楚卽今尹子

才華

卷之九

正茅元裕集

論矣。東大湖十里一百一十六步比之咸晉有象也。

平生集

漢高祖六年始命陳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卽陳嬰所築也案陳嬰原名武，或作淮嬰，今改正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稱常呂侯，陳嬰定豫章漢書同。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白九江焉。劉歆云：湖瀆導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爲太守，署徐辟爲功曹，著在郡不接賓客，惟辟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卽懸榻處也。建

論矣東大湖千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章江案近刻訛作水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堤以逕南歸乘過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采魚甚肥美每于夏月工水溢出而蟲

本草本草
更名宜生謂之上灤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爲二水縣
東津上有亭爲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案近
城而東出梁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
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
分別注入于循水也

賓客惟稱來特設一榻去則撤之此即懸榻處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樟樹生庭中案韓近刻

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互通竟江案近刻誤作水通太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過民居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閘塘爲水門水盛旱則閉之案迺刻誤作直草字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鎮此城之刻所諸字下近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治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城號曰齊王城

東津上有亭爲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案近
下述刻字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
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
分別注入丁循水也

嘉慶丙辰以爲中宗之廟也禮平麻儀曰君政訟平
豫樟嘗爲生太興中尤皇果與大業子南故郭景純
南郊賦云樂樟擢秀于祖邑是也以宣王祖爲豫章
故也贛水北出際西北歷虔支步是晉廣文校尉立

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竟江案近刻誤作水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灌民居多被水害至宋景祐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閘塘爲水門水盛旱則閉之案近刻誤草字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築此城之刻下新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治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城號曰齊王城水經注

更名宜生謂之上潦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爲二水縣
東津上有亭爲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
案近城
字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
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
分別注入于循水也

卷九

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竟江案近刻誤作水通太江增減與江水同灌民居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爲水門水盛旱則閉之案近刻誤作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鎮此城之案此下近刻衍諸字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治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水經注卷三
五
茅元裕校
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爲南昌尉居此後福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阤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剗地題云西去江七里子去九江傳云得仙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阤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贛水又歷鈞井閣下虔安校尉治太尉閣侃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短蛇長也贛木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贛水又歷鈞井閣下虔安校尉治太尉閣侃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

言簡安末少門竺靈蘿建精舍于山南僧徒自遠而
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水流懸注其深無
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
高瀨激激著木雲散遠灑若雨西有鸞洞洪崖先
生乘鸞所憩泊也陝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捨鵠所遷
過此案鵠通駕有二崖號曰大蕭小蕭言蕭史所遊
草處也雷火宗云此乃繫風捕影之論據實本所未
詳聊記奇聞以廣升魚之聽矣又按謝莊詩莊常遊
章觀井賦詩言晉向四周有水謂之鸞陂似非虛

水經注 卷三十九

卷二十九

卷之三

七

水經注卷四十

後魏酈道元撰

漁江水斤江水

江以南至江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漁江水出三天子都

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

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峯若

劍杪時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爲候一鳴官

水經注

長一年若長雷聲則官長不吉

案近刻詎作及浙江又北

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漢成帝鳴嘉二年以

爲廣德國封中山憲王孫雲客主于此

案近刻詎作山五十四字

晉太康中以爲廣德縣分隸宣城郡會稽陳業深身

清行遁跡此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

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

遂安縣南溪廣一百步上立杭以相逆水甚清深潭

不掩鱗故名新定

案定近刻詎作安

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

又改從今名浙江又左右絕溪水由始新縣西東

逕縣故城南爲東西長溪深有四十七灘瀆流急急

奔波駭天孫權使賀齊討黟歙山賊賊固黟之林歷

山山甚峻絕又工禁五兵齊以鐵代栎山升出不意

又以白棓擊之

案又近刻詎作人氣禁不行遂用奇功平賊

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華鄉

案府近刻詎作尉令齊守之

後移出新亭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東注浙

江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

廟在縣東七里廟渚有大石高十丈圍五尺

案近刻詎作五尺

水湖濱激而能致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

水經注

卷四十

水經注

卷四十

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

縣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喪二親負土成墓數年不

勝哀卒

案近刻詎哀字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水注之

竦聳西臨峻洞

案近刻詎峻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幽深沼名曰浣龍

池

案近刻詎作浣龍池水南流逕縣西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傾

東南與紫溪合水出縣西百丈山卽潛山也山水東

南流名爲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磐石

案近刻詎作紫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爲赤瀨蓋以倒影

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石山之陰

案近刻詎作白石山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砌相挾而上洞下

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峯交峙反項

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砌相挾而上洞下

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暉名曰樓林

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溪孫稚藉溪之名以

爲縣目劉富春之地立桐廬縣自縣至於潛凡十有

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

案近刻詎作石室

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卽人姓

漢志謂之嚴陵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羣

鳥助銜土塊爲墳

案近刻詎作冢集顏烏所居之鄰也

遷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

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羣

鳥助銜土塊爲墳

案近刻詎作冢集顏烏所居之鄰也

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

案近刻詎作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

其縣以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錢水入焉

也秦以爲縣王莽之末理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縣

春地

案近刻詎作春地孫權置後省并桐廬

案近刻詎作桐廬

歲和九年

案近刻詎作歲和九年復立爲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

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

北逕富春縣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孫武

皇之先所葬也漢末墓上有光如雲氣屬天黃武五

年

案近刻詎作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郡

案近刻詎作五年

水

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溪水合

案近刻詎作永康溪寧縣卽東陽郡治也

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

案居近刻詎作君或謂之長仙縣也言赤松

采築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爲名後傳呼乖謬字亦因

春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又全琮傳云是時丹陽

吳會山民後爲寇賊攻沒屬縣僅分三郡險地爲東陽

安郡琮領太守招誘降附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山上有孫權父

比過餘杭東入于海

浙江逕縣左合餘于大溪江北卽臨安縣界水北對

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東有郭文墓晉建武元年驃

騎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令改葬之

建武十六年縣民郎稚作亂

案稚近刻詎作稚脫作稚脫作字賀齊討之

孫稚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岡爲城南

水經注

卷四十

水經注

卷四十

門尤高謝安蒞郡遊縣逕此門以爲難爲亭長浙江

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

是地因立爲縣王莽之淮縣也

案淮近刻詎作淮陳渾移築南城縣後溪南大塘卽淨立以防水也縣南有

三碑是顧威范甯等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白陸淳

遷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

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羣

鳥助銜土塊爲墳

案近刻詎作冢集顏烏所居之鄰也

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

案近刻詎作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

其縣以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錢水入焉

也秦以爲縣王莽之末理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縣

春地

案近刻詎作春地孫權置後省并桐廬

案近刻詎作桐廬

歲和九年

案近刻詎作歲和九年復立爲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

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

北逕富春縣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孫武

皇之先所葬也漢末墓上有光如雲氣屬天黃武五

年

案近刻詎作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郡

案近刻詎作五年

水

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溪水合

案近刻詎作永康溪寧縣卽東陽郡治也

改溪水南出永康縣縣亦烏中分烏傷上浦立劉敬

叔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東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纔船于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祐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

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謫葛元遷誠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治_{案近刻}泊白子明無多辭旣至建業權將禦之燒柴萬車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采乃熟獻人仍說竊言權使伐桑取煮

之卽燭故野人呼龜曰元祐其水飛湍北注至縣南

門入穀水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縣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如狀_{案近刻}作有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禾帖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嘆因留倚何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合之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旣歸質去家已

水經注

卷四十一

六千

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眾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文竹及芳枳木連雜以荊棘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滔湍波浮譽無贍山水之趣尤深人情縣漢獻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馬溪水又東_{案近刻}逕逕長山縣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亦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于山下溪水又東入于穀水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傑立高百許丈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

吳人憐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吳錄云胥山古太

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又種誠子_{案誠近刻}越_{案誠近刻}誰作城葬一年

而伏劍于山陰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種既葬一年

百姓未知葬乃升茅屋悟號而舉主人驚怪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晒乃張蓋

坐中長噓時風亂流而濟于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

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于永寧而收斂不能入晒

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晒乃張蓋

坐中長噓時風亂流而濟于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

三十七年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

餘杭之西津也浙江北令詔息湖湖本名酢湖因秦

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浙江又東合臨

平湖異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

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

則鳴矣于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有遠

或因以稀留爲山號山下有錢塘故縣浦江逕其南

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

大三十圍其上開前狀如蓮花昔有道士長往不歸

或因以稀留爲山號山下有錢塘故縣浦江逕其南

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志皆華信家譜

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削土者卽與錢

一千角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

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閩謂云山出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于浙江之濱_{案誠近刻}

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

聖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也

錢唐記曰桓玄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

一千角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

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閩謂云山出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于浙江之濱_{案誠近刻}

城下同謂之相濱晉太守王朗拒孫策數戰不利

孫策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_{案近刻}城字相濱

去此數十里是要道也若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

矣策從之破朗于固陵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

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桀山湖水上承妖皇溪而下注

浙江_{案浙江又逕固陵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會稽_{案誠近刻}湖山陰是也之下又逕永興縣北

有光本據歸又逕會稽山陰縣有苦竹里里有舊城
之上今據歸又逕會稽山陰縣有苦竹里里有舊城

有尤本改正又逕會稽山陰縣有苦竹里有舊城
言句踐封范蠡子之邑也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
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
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勣封蘭亭侯
蓋取此亭以爲封號也太守王廩之移亭在水中晉
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
字雖壞基陸尚存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
客村皆彥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桷欲以獻吳久不得
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因以名地句踐都琅邪

欲移尤常冢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有踐
謂不欲遂止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
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
長江湖南有覆舟山周五百里北連鼓吹山西枕
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
成之故號曰賀臺矣案近刻北作吳又有秦皇山在州城正
南爲聚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
南海自平地以坂山頂七甲縣歷孤危徑路險絕記
云拔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案近刻晚甚字當由
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嶠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
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勾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
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
古防山也亦謂之爲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
猶聚金山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識也山
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案近刻北作吳
天賜神女聖姑卽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卽位

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烏來爲之耘春
拔艸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烏犯
刺刑無赦山東有醴井案近刻訛作山東有醴去廟七里深不
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逝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會
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書云案述下近刻詩征字
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置山石形似屢上有金簡
玉字之書言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
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案謂近刻作爲射的之西
有石室名之爲射室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
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木貴故諺云射的白角木百
射的玄角木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
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爲名北臨大湖水深不
測傳與海通何次道作郡常于此水中得烏賊魚南
對精廬上蔭脩木下瞰寒泉西連會稽山案近刻會字皆
一山也東帶若邪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而出銅
案近刻訛作銅又刻下二字以成五劍溪水上承崕峴麻溪之
下孤潭周數畝甚深清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案集
訛作孤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株樹謝
水經注

雖憑舟自運無杖檣之勞村人食藉風勢常依隨往
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邪其感致如
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山北湖塘
上舊有亭吳赤門郎移良明居于之訓里太守張景
數往造焉使開濱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彌皆以楊爲
名孫恩作賊從海來楊亭被燒後復脩立厥名猶在
東石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
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云荀踐
練冶銅錫之處秦漢子南山故其間有炭瀆句踐臣

吳吳王封伍胥於越百里之地案近刻本有吳字東至族渭是也縣南九里有侯山山孤立長湖中晉軍騎將軍孔撤康少時逝世祀跡此山湖北有二小山謂之鹿野山在縣南六里按吳越春秋越之麋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游息處矣縣南湖北案近刻本有陳音山字有陳音山楚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其說乃使簡工習射北郊之外按吳越春秋音死葬于國西山上今陳音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諸邱舍連衍相屬又子湖中築塘直指南山北卽大越之國

秦改爲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
于此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案近刻晚也會稽二字始以山名
因爲地號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世歷
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踐稱王都于會
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埠中在諸暨北界山陰康
樂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吳處故北其門以東爲
右西爲左故雙闕在此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門樓
兩層勾踐所造時有越之舊不矣州郡館宇屋之大
瓦亦多是越時故物勾踐霸世徙都郢邪後爲楚伐

天方明案近刻河欲清鼎腳折脫鼎字金乃生因是
詔爲語兒鄉案因是近列非也禦兒之名遠矣蓋無

傍南又有王筍竹林雲門天柱精舍立疏山創基架

林裁字潤連流案近刻澗子蘆泉石之好水流逕浙

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鄉邪

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從此壓殺數百家吳越春秋

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名曰來山百姓怪之號

曰怪山亦云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鄖郢止東武人

隨居山下案此近刻記作山遠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

山之稱也越靈臺于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

川土明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

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吳王小吳王都並是閩

閩大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曰昔越

王爲吳所敗以五千餘家柄于稽山舉身待士施必

及下呂兵春秋曰越王之柄于會稽也有酒設江民

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拔卽浙江也許慎晉灼並言

江水至山陰爲浙江江之西岸有朱室壩句踐百里

聞陳榮履行高潔往候不見饑後浮海南入交州臨

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漢高帝

十二年一吳也後分爲三世然三吳吳興吳郡會稽

其一焉浙江又東逕崇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

正月獲彭綺是歲出外西鄉有產兒墳地便能誣云

坼有古冢墮水覽有隱起字云筆吉龜凶八百年落

江中謝靈運取雙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故知冢
已八百年矣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
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陽嘉周嘉上書始分之舊

治水西常有波潮之患案潮近刻晉中興之初治今

處縣下有小江源出姚山謂之姚浦逕縣下西流注

于浦陽株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陰浦而達于江江

廣百丈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巒被水江闊漁商

水經注

卷四十一

元

于鼎校

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

會稽也本司鹽都尉治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

避丹朱于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

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

同未詳孰是縣南有蘭風山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

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杭帶長江苕苕孤危

望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

以永終朝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臺灣師得魚賣否方

平答曰釣亦不得復不賣亦謂是水爲上虞江縣

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岫骨嶺參差入

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森山中有諸

塢有石樵一所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創湖

之始邊塘屬朋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

卽江津也江南有上塘陽中二里案二近刻隔在湖

水經注

卷四十二

元

于鼎校

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遇蜂山前湖以爲埭堵下

1

卷四十三

于鼎校

開漕直指南津又作水健二所以舍此江得無淹潰

之害縣東有龍頭山山集之間有石井冬夏常列清

泉南帶長江東流上陂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城父阡

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號號江介因

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沈若不值衣當浮裁

落便沈娥遂于沈處赴水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

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日山洪濤一上

波濤是山勢淪疎亭間數縣行者難之縣東北上

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

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

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實精微孰能理感于

英獸矣又有吳瀆破山導源注于胥江上虞江東逕

周市而注永興地理志云縣有仇亭柯水東入海仇

亭在縣之東北十里江北柯水疑卽江也又東北逕

永興縣東案近刻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

云縣有浦山潘水所出東入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

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浙江又東注于海故山海經

水經注

卷四十四

于鼎校

水經注

地零

侵離水出廣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東至

臨崖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四十五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近刻侵然不同

水經注

卷四十六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四十七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四十八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四十九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一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二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三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四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五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六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七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八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五十九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一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二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三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四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五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六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七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案東近刻入鬱

水經注

卷六十八

于鼎校

牛洛

須無

無濡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岱宗也王者封禪于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

華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爲華案爲近刻作日開山圖

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古文之悖物山也

華山爲西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王屋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華山爲西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王屋山在河東平陽縣東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汧山案近刻訛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龍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

禹貢中條山也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南嶺山也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鄭玄曰烏鼠之山有烏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

本經注

而兩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鷗似鷗而黃黑色

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

曰共爲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竊養子互相哺食長

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爲牝牡故因以名山

穢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

大禹鑿其石來石而納河案夾近刻案作右夾秦始皇漢武

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

中矣

析城山在河東平陽縣西南

太岳山在河東平陽縣

壘口山在河東平陽縣西南

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白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

涼故也遷于冀晉徙治此土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

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及

張氏之世居也案及近刻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

城築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築園果命曰立武備皆

有宮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游幸并築城爲五街

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綏官殿觀閣采綺牧節擬中夏

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澗水入

焉俗亦謂之爲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

注馬城河河水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稍次縣

王莽之播德也西北歷黃沙阜而東北流注馬城河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

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

王莽殺休屠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治案近

治王莽更名張掖地紀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

海郡人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

爲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

通謂之都野矣

水經注

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水經注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水經注四十卷

後魏鄭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述具甄書，酷吏傳。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柔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沿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賦，則決非漢時。雖水條中稱晉寧仍曰甄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柔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嘉錫案：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二，漢書地理志研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條下云：「案志稱古文者十一，汧山終南，涇水在扶風外方，在頤川內方，倍尾在江夏，驛陽在東海，震澤

在會稽。傳淺原在豫章，諸惟澤在武威，流沙在張掖，皆古文尚書家說。與水經所載禹貢山澤所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柔欽，欽即傳古文尚書者，則水經爲欽所作信矣。戴東原

以水經有廣賦縣，斷爲甄人所作。大昕謂水經郡縣開有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竄。

猶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之語。史記司馬遷作，而有揚雄之語也。然則志何以別有柔欽說？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水經之末，水經則欽自

子雍之于鄭康成，直奪而易之而已矣。不然，何直隸河渠，又連重修於趙氏之後乎？錢竹汀學問之精，不在戴氏之下，而博通過之。當時雖與紀曉嵐齊名，有南錢北紀之目。實則紀不足望其項背。故提要常引潛研堂文集，而錢氏潛研堂全集及其他著作中，於提要鮮所

稱道，宜乎此篇獨持異議，而無所據。幾乎發墨守而底高肩矣。雖然，亦幸而錢氏著成於戴氏身後，爲戴所不及見耳。否則戴必拂然不悅，變色相爭，如東廬集中與顧千里爭禮記于刺篇，虞庠在國之西郊，各執一說，奮牘往還，忿辨愈烈。卒之毒醫醜诋無所不至，雖其于竹汀或不至如此之甚，然必不默爾而息也。

水經注

水經注

二

出新意爲之，故不可合而爲一。案水經，實戴震徵入四庫館後奉敕所校。戴以此更盛名，結主知，卒首貢進士，一體殿試，及以第卒於官。高宗尚使太監持所校水經，詢其人所在，既知已卒，爲之太息。此見之於漢學師承記。及諸家所作戴氏傳誌者，武英殿聚珍板印行水經注稿末，羽衡尚題纂修官廳吉士臣戴震，故錢氏引提要此篇，直稱之爲戴東原謂云云。錢氏所引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之語者，本之顏氏家訓書證篇，論山海經云爾也。但爾雅是否爲周公所作，昔賢有異論，自當存疑。不似史記司馬遷作，而有揚雄之語，明人之存疑，未可從也。戴氏所校之水經，刻源古微堂集中，有書後二篇，識其標題一滑水經注釋，點覽之以爲己作，雖其先戴之弟子段玉裁力辨以爲趙氏雖成書在前，而刻書在後，乃趙撻戴，非戴撻趙。然近人仍分左右袒，莫衷一是。只可付之存疑。蓋戴氏雖經學極精，而其爲人事已自信，觀其作孟子字義疏證以証參子及其著田原賦注，只是取參子楚辭集注，改頭換面，多加點覽，以爲己作。於人人習見昔賢之名著，尚不雅公然擅取，況直區趙一滑，以同時之人聲譽遠出其下者乎？段懋堂謂非戴撻趙，在戴誠無所用其據也。此正如王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繙撰

水經注四十卷

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洛水

涇水皆不見於今書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誤層出疊見其中脫簡錯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繁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代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至塞外葦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經故於溧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

水經注

檀要賜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翻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

沈垚落帆樓文集漳北澠南諸水考云酈注有缺佚江自下雖以東及涇洛澠沱諸篇今皆散失不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歐陽原功序稱其詳趙岱間水書今不傳垚以漳北澠南諸水水經注既放帙水道提網於澠沱外他水又槩從略因取酈注逸文之散見於寰宇記者參以他書分別考之云云玉縉案釜水凌水澗水濺水渚水汎水濟水槐水沒水縣曼水本馬水忻水澠沱水滋水鹿水汎水凡十六篇具在集中文繁不錄陸氏儀顧堂續跋馮已蒼校宋本跋云水經四十卷次行題桑欽撰酈道

水經注

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
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與此略同疑淮
南子爲呂氏春秋之誤困學紀聞十六引水經注正作呂氏春秋蔡沈晝
禹貢傳亦引呂不韋曰云云並足訂正今本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一
云水經注載漢時候國難以盡信如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國不知孫
都本封陽羣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以西平爲公孫渾邪封國不知渾
邪本封平曲其地在高城不在金城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友
封國不知明友本封平陵其地在武當不在河東也安成侯劉蒼在贛水
篇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
爲酸棗之桃墟屬都_東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贛水
篇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皆彼此重複不相檢照又

元注經頂格注低一格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道元自序不能不猶
下注明缺二百二十字諒與大典本同卷一崑崙虛上不行河水二字此

不謗二父王布效心誠不謗怖懼心伏作父抱佛像父不謗佛送物助成
送不謗遊九流分逝逝不謗遊浮沫揚奔奔不謗望卷十八長安人劉終

善皆與冰梁大典本同其餘字句之間不勝枚舉卷十後即接卷十一不

別紙起宋本往往如此尤爲從宋本傳錄之一證卷四注淮南子曰龍門

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

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與此略同疑淮

南子爲呂氏春秋之誤。因學紀聞十六引水經注正作呂氏春秋。蔡沈晝

禹貢傳亦引呂不韋曰云云並足訂正今本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一

云水經注載漢時候國難以盡信如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國不知孫

都本封隔祭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以西平爲公孫渾邪封國不知渾

邪本封平曲其地在高城不在金城也汾水篤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朋友

封國不知朋友本封平陵其地在武當不在河東也安成侯劉蒼在漢水

篇以爲長沙之安處在衡水篇以爲衡南之安處桃侯劉拾在潁水篇

篇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皆彼此重複不相檢照又

淮水篇云山陽城即射陽縣故城也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荊爲山陽鄉縣境案今刻本昌邑必昌邑之誤兩漢志山陽郡昌邑縣在今金鄉縣西北以典午之爵治當東漢之故封豈

其然乎玉繒秉潤研堂問答九又云成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頴川之成安在汲水篇以爲陳留之成安此似脫去餘皆較問答爲詳又云

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沁水篇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此二條人名與年數小異亦重複而舛誤也史漢表但有陽河齊侯

其石此云陽阿可證二表之謬漢志平原鄉有阿陽縣上黨郡有陽阿縣與鄭所見本不同而萬訢下訢其石三名互異未審誰是史記功臣表百年之間見侯五

水經注

三

水經注

四

正義以楊阿侯下仁當見侯之一又云澆水篇澆水逕夏屋故城世謂之澆是正義本作下與鄭所見本同又云澆水篇澆水逕夏屋故城世謂之澆婦城貢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又汝水篇桓水逕貢復城北復南鑿國所築也俗語鵝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此兩寡婦城皆云貢復之謬必有一誤矣予謂夏之言假也陳郡陽夏縣夏讀如貢賣聲相近北音讀屋如烏與婦音亦相似則夏屋之誤在朔方大伾在黎陽誤在成皋澆福別是一城誤屬勇士神泉障別是一地誤在富平赤翟在中山誤在長城陰戎在上洛誤在平陰以衛鞅所封商縣爲鄆以許延壽所封樂成爲樂平以上官桀所封安陽在陝州以王稚君所封樂昌在東郡會稽山名誤作國名尉氏官名誤作邑名夏侯

樊封汝陰誤爲縣戚夫人產定陶誤爲蜀榮祿木材也誤作地名檀臺屋名也誤作岡名以三門爲砥柱以阿陽爲陽阿以脩縣爲脩國以平西爲平陽以夏州爲宛邱以綿水爲鄧江以西平爲平曲以平陽爲平陵以身毒爲捐毒以昌遼爲昌黎以固始爲固陵以容城爲深澤以高柳爲柳城以帝邱爲商邱以有禹爲有窮以汝陰爲茲氏以和成爲禾成以平阿爲北平以中山爲中牟以門水爲波水以宜陽爲宜陵以蒼梧爲九疑以臨羌爲臨蔡以蔡陽爲安昌以夏陽爲下陽以少梁爲大梁以趙靈邱爲齊靈邱以曹楚邱爲衛楚京口黃鶴山忽在江夏中山呼沱苑忽在安定以鄧瑕爲桃林以潼關爲函谷安成侯劉蒼在贛水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澆水以爲鴻臚之桃虛在澆水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贛水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以爲沛之建成一陽阿城河水沁水並見一賈復城澆水汝水並見其又甚者朐縣臨朐山遂以臨朐爲山名橫縣故有橫山遂以故山爲山名是字之虛實不明也防門之塹廣一里遂爲里名廣里黎陽地名遂謂黎侯名陽是經之地呂佗襲父功遂稱其人曰呂佗襲干陽谿干字上屬遂稱其訓詁全疏也呂佗襲父功遂稱其人曰呂佗襲干陽谿干字上屬遂稱其地曰干陽谿是文之語助皆昧也其尤甚者岐西之雍謂是兗州之灤可乎盟向之向謂是向委之向可乎湖陵之文見於尚書今書有湖陵乎魏國之名始於文侯今詩無魏風乎紂都見於禹貢是大禹爲商王也鄒邑即是邾婁是孔子爲鄒人也疏幽鶴突諸備糾摘無遺意鄒氏尚不至此何氏焯謂後人附益全氏祖望謂後人妄加趙氏一清謂爲後人所填補

是也歐陽玄圭齋集補正水經序云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樂未之考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義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禾暇一二數斯則近

水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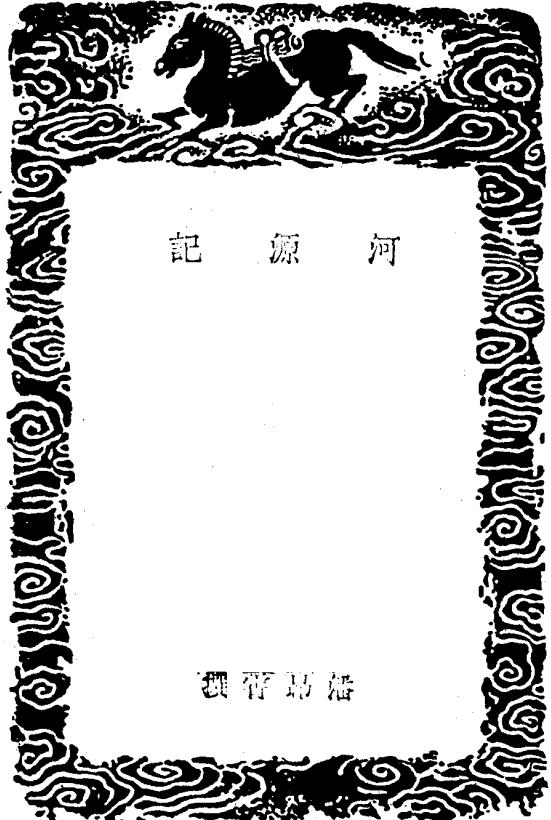
五

代字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近之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向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著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遺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述也案水經爲魏人作提要渾言三國尚未載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其凡例云汎水經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爲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爲後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

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卓分巴郡置巴東巴郡而夷水濱水經文只稱巴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美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美吳置始安郡於始安而經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爲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鄭珍巢經巢文集詳柯十六縣問答云余嘗謂班氏志地簡確而明鄭氏注水煩亂而晦所以然者孟堅據舊時圖籍故繩墨今古毫無差互善長多雜采羣書以意貫串故其於南方尤每每不合

水經注

六



河源記

潘昂霄撰

刺脣兒自西徂東連屬春曉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亦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亦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北合流入赤賓其流寔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

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音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衆落糾木棘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一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染甘思東北部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諺言勝乞里培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亦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豹羆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

隣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鄰哈刺譯音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宜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山即禹貢積石

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湟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西域獮胡拘執鞮厄巴羅歷大宛月氏等國其旁大國五六皆稱傳聞

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二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閒云國家敵天威亘天所覆蓋無間海内外冠帶萬國固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計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間躋蹠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督族女真蒲察氏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汝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諾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險譯言泰石谷班啓足疑高一日程至嶺西過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始抵河源冬還岡城傳位沿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直察突厥工師悉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水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

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諾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

弗克旁履高山下砾砾若列星以故名火敦禡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已歸我職方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開封疆四萬里十是河源

元 潘昂霄撰

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子曰解，非故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昆侖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微，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則能不墮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爲之敍云。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鑑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書。

今水經序
錢灝院長黃宗羲書

二

今水經

黃宗羲學



今水經序

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爲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爲詞章之學，始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汗惑之聲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免其原委割裂以爲詞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內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顧善長注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啻已失作者之意。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爲浦陽江，以姚江爲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陰縣，其區在餘姚縣，泗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概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與？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鄭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以爲不然。璞既南人而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爲水經之學者，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鑑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沿，開用朱墨勾乙，未嘗卒業。若鍾伯敬水經注鈔，所謂割裂以爲詞章之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諸圖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遵前作，條貫諸水名，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言。然今世讀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樸之謂，有所不辭爾。甲辰除夕

今水經表

北水	河入海	忽爾水入河	亦八思河入河	納鄰哈刺河入河	乞里出河入河	鶻樓河入河	遼水入河	鳳林河入河	浩亹河入河	洮水入河	金水入河

吃那河入河。奔延水入吃那河。

延水入河。

汾入河。涑入河。

渭入河。漳、汾、沂、涇、沮入渭。馬連河入涇。漆入沮。

洛入河。澗、瀍、伊入洛。

濟入河。汝入濟。

沁入河。

汴入河。須、鄭入汴。京入鄭。索入京。

遼入海。

大清河、小清河、珠子河、渾河、太子河入遼。

鴨綠江入海。

大蟲江入鴨綠江。

混同江入海。

松花江入混同江。黑龍江入松花江。

大凌河入海。

小凌河入海。

膠入海。

鹹水、張奴水入膠。

灘入海。

丹入海。沽入海。墨入海。淄入海。

澠入海。

澠河入海。

澠、時入澠。

澠入澠。

白入海。

黃花嶺川河入白。潮河入白。

今水經表

淇、漳、汶、沫、桑入衛。清入淇。沙易入溥。溫、義入易。洋入桑。

汝、颍、泗、澇、澇、池、泗、邢、沐入淮。濱入汝。洧入頽。汴、沂、睢入泗。

皂江入江。

大渡河入江。沫水入大渡河。

金沙江入江。大姚江、打沖河、瀘水、滇池、牛欄江、馬湖、泉江入金沙江。大保河、渠溫州入瀘。

永寧河入江。

賚江入江。支江入賚。

南江入江。

嘉陵江入江。巴、涪入嘉陵江。

烏江入江。翁首河、南明河、湘江、龍底江、思印江、河由江入烏江。

開江入江。

清江入江。

沮江入江。

漳江入江。

漢江入江。均水、清水、夷水、白水、沮水、入漢。

洞庭湖水入江。湘入湖。洮溝、盧洪江、永瀉、祁、舂陵水、蒸、郴、攸、灘、澧、瀆、汨、汨入湘。瀆入湖。

都梁水入瀆。邵水入瀆。沅入湖。處、洞、河、清江、錦江、洪江、溆、酉、辰入沅。澧入湖。樓、渫、零、澧。

涪、蘭江入澧。

沔入江。

陸水入江。

龍開河入江。

彭蠡湖水入江。贛入湖。貢水、章水、雲亭江、旱禾江、吉水、袁江、豐水、蜀江、奉新江入贛。濂水、寧都水、雩都水、與國水、信豐水入貢。猶水入章。盱入湖。飛猿水、宜黃水、崇仁水入盱。鄱江

入湖泊水建節水德興大溪入鄱。

上饒江入湖。

永平溪玉溪橫溪白塔河宋溪入上饒江。

汀水入海。

皖水入江。

池河入江。

大通河入江。

获港入江。

淮淮入江。

青弋江入江。

巢湖入江肥水桃溪入湖。

秦淮入江。

滁河入江襄水清流水入滁。

北運河入江。

南運河入江。

太湖入海。

苕溪荆溪入湖。

浙入海。

軒駐溪、壽昌溪、東陽水、桐江、浦陽江、錢塘江、曹娥江入浙。

姚江入海。

靈江入海。

永寧江入海。

永嘉江入海。

安陽江入海。

連江入海。

建水入海。

東溪、西溪、南浦溪、松溪、樵溪、海溪、沙溪、尤溪入建水。

洛陽江入海。

晉江入海。

漳江入海。

修水入湖。

皖水入江。

池河入江。

大通河入江。

获港入江。

淮淮入江。

青弋江入江。

巢湖入江肥水桃溪入湖。

秦淮入江。

滁河入江襄水清流水入滁。

北運河入江。

南運河入江。

太湖入海。

苕溪荆溪入湖。

浙入海。

軒駐溪、壽昌溪、東陽水、桐江、浦陽江、錢塘江、曹娥江入浙。

姚江入海。

靈江入海。

永寧江入海。

永嘉江入海。

安陽江入海。

連江入海。

建水入海。

東溪、西溪、南浦溪、松溪、樵溪、海溪、沙溪、尤溪入建水。

洛陽江入海。

晉江入海。

漳江入海。

廣江入海。右江會左江爲廣江

福祿江融水洛背江牂牁江入右江。

白石江瀘湘江醴江、西江水八尺江、漓江、武流江、秋風江、東班江、寶江入左江。

江歸安水入池江。

烏江白馬江、純江入廣江。

灘江入廣江。

陽江銀江相思江荔水入灘江。

陸川東安水、澠水、新江、綏江入廣江。

湞水入廣江。

杜安水凌江水、劍水會湞水、黎溪。

漁水入湞江。

龍川入廣江。

西江增江入龍川。

漠陽江入海。

鑑江入海。

廉江入海。

欽江入海。

瓊海潮候

元江入海。

澜滄江入海。

橫江入海。

大盈江入海。

龍川江澠江入大盈江。

今水經

1

水入焉。洪水源出臨洮府城西一百五十里西傾山東北流經慶城府城西南流會河州水北入于河。河水又東過蘭州經靖康衛北五里金水注之過寧夏衛城東南四十里至衛境東北出塞外經沙漠三受降城折而南西入山西境由東勝州歷慶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過延安府綏德州境東吃那河合者延水自河套北來入之。吃那河自宥州東南流至夏州南逕水西來入之又東流逕銀州入綏德州境東南流

今水經

北水

河水 源出吐番宋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百餘泓湧出匯而爲澤方七八十里登高望之

羅言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星宿

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又東流號赤賓河又東忽蘭水合乞里出河底

入之其流漫大始名黃河又東北流分爲九派復合爲一水始瀕濱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羣脈空望
西月見雪山。幾無有雪之河。而更之。又人以可入之。又不可之。內事合則可入之。哈喇河出西番自狗羅北
西。月見雪山。幾無有雪之河。而更之。又人以可入之。又不可之。內事合則可入之。哈喇河出西番自狗羅北

塔即山麓也。經山之南折而東，亦爲思河入之。又折而北，經森哈陳河入之。西北流五百餘里入河。又折

西流七百餘里入河。得縣屬之北又轉而東北過大通城又東北

漢水西來入之。谷東流五百里入河。河水又東北至陝西河州城又東
二字及下逕字北逕八十里積石山河
水口有石竇一孔深約二丈。可通人。其水又西北逕河州

水自大中山西流石山行經二十餘里河水分東北流西爲德音原林河從南來入之河水又東流過河州此皇水合吉慶河_{音闕}至七丈人之滑煙河自甘州經山丹、水昌、涇州至河州北會湟水入河河水又東至莊良界。光

北源水自洛寧西流過河州北入浩亹河于河漫水源自西流經西寧州南過河州北入浩亹河

九

白河 上流自宣府城東北三百里(案別本作三十里)，雲州獨石東南流逕古北口至密雲縣西黃花鎮川河西來注之。黃花鎮川河源自塞外，流入黃花鋪平至懷柔縣入于白河。白河又東南逕順義縣東湖河東來注之。湖河源出懷柔縣東南五里東流逕昌平縣境西南流逕昌平縣境又東南入于白河。白河逕通州至武清縣東南爲直沽，下流會衛河爲丁字沽，入于海。

衛河 一名御河，漢名爲屯氏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蘇門山，東流逕衛輝府城北一里，又東流，淇水西北來注之。淇水源出彰德府林縣四大雙山流逕淇縣西北三十里合清水，清水源出輝縣四至滎陽西流逕舞陽縣界又東南至淇縣界注于淇淇水又東流入衛。衛水又東流過大名府濱縣內黃界，淇水入焉，衛水又東北入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至臨清，汶水即合北流入之，過東昌府武城縣界入濟南府境，逕德州城西北，過河閒府界去景州城東二十里，歷故城吳橋、東光縣境，下至滄州，西流逕興濟縣入青縣界，合漳沱河，衛河又東北過靜海至武清與桑乾河合，又東北入于海。

漳河 其源有二，一名濁漳，出山西潞州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東北流逕潞州城西南二十里，過襄垣、黎城二縣，自林縣西北入彰德府境，一名清漳，出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二十里少山西，西南流過和順之西北四十里石城嶺，下流逕遼州東七十里，又西南入潞州黎城縣界，自涉縣西入彰德府境，二漳俱東至林縣合流，至彰德府爲漳河，逕臨漳入廣平府境，歷成安、廣平、肥鄉、曲周，入于衛河。

滹沱河 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北入真定府平山縣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于深州，至阜城縣，沙水入焉。沙河源出平府城五十里下流逕澤縣界，沙河入之，洛河源出遼州大行山，至武安縣柏林里伏流，至洛遠復出東逕廣平府城北三十五里至澤縣界，入于沙河，沙河又逕鹿平二縣至寧晉縣，雖爲大陸溝，源出冀州境西北三十五里至武邑縣北界三十里爲夾河，逕阜城縣西北爲胡慮河。滹沱河歷河間府獻縣城南易水注之，至交河縣與高河合爲交河，至晉縣入于衛。

易水 源出易州關西山東過涿州南，又東過安州城北與保定府境沙河合焉。沙河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流逕定州新樂縣在沙河源出定州新樂縣東至新樂縣會流合三里。源出山西繁峙縣白石河，北流逕平府河源出繁峙縣東山，逕蔚州，入于沙河，沙河又逕祁州城西南二十里至祁州，唐河來注之，唐河源自大同府蔚州，入于沙河，沙河又東入于易水。案源出蔚州西故曰沙河，源出山西繁峙縣金龍口者合之，自堯州府陽城縣入東昌府境，至府城東南，北達臨清，入于衛河，源出山西繁峙縣北五里，名大房河，至清苑縣北十五里名徐河，逕安縣縣南爲瓦濟河，溫義河來注之，一十里至新安縣南八里與青河合，青河出安縣縣南三十里，入于徐河，徐河合青河曰溫義河，又南與長流河合，至雄至保定縣爲破河，過河閒府境任丘縣西六十里，至獻縣五里歸入于滹沱河。

至保定縣爲破河，過河閒府境任丘縣西六十里，至獻縣五里歸入于滹沱河。

桑乾河 源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澗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東流過渾源州北，逕宣府保安州新城西南四十里，洋河東南流來注之。洋河源出塞外，逕宣府城南五里東流逕保州境西南流逕昌平縣境又東南入于桑乾河。又東入宛平縣境爲盧溝河，至看丹口分爲二派，其一東流出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逕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入于衛河。

淮水 源發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桐柏山，其支閭有水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又東逕汝寧府確山縣、召陽州息縣至新蔡縣南，汝水從西北來入之，入穎上界，至舞陽西北，穎水入之，又東淝水入之，源發出宿州龍山湖至懷遠，澇水入之。澇水源出河南太康縣，自黃河東流，淮水又東至鳳陽府北境，源流自懷遠縣東北入于淮。淮水又東至淮陽府北潁水又東北流逕舞陽州城東南北道射陽湖爲入淮水，又東北入泗州，至清河口，泗水入之，又東，邗溝南入焉。邗溝南爲舞陽河，東北流逕舞陽州城東南北道射陽湖爲入淮水。淮水又東，源出汝州天息山，東流過郟縣南，又東南，淮水合沙河入之。淮水源出舞陽縣西堯山，流至舞陽縣入淮水。淮水又東，源出汝州上蔡縣，又東南入汝寧府城，逕汝陽、上蔡，又東南逕新蔡，東流入于淮。

颍水 有三源，左源出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山中，源出嵩縣少室山，右源出少室南溪，流入鈞州界，又東南過許州，又東南過臨穎、扶溝二縣，又東南。案別本洧水東流注之，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縣會洧水爲入淮水。又東南過許州，又東南過臨穎、扶溝二縣，又東南。案別本洧水東流注之，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縣會洧水爲入淮水。又東南過許州，又東南過穎上縣北，又東南入于淮。

泗水 源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泉並發，故以爲名，循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爲一，西逕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州，分流南北，北流謂之北清，河南流謂之南清，北清河亦名會通河，在濟寧州南，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府臨清閘，凡四百餘里，自濟寧則引泗水及徂徠諸山谷水注之，至沙澗則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者合之，自堯州府陽城縣入東昌府境，至府城東南，北達臨清，入于衛河，河南流過沛縣，至徐州城東北，汴水從西來注之，循城東南至邳州境，沂水從東來注之，沂水源發山東東平縣，南流逕鄆州界，合沂水沂水西流過下邳城，西南入于泗，泗水又南至宿遷縣，睢水入焉。睢縣東北四十里東逕睢縣北，入邳州境，城南二十里東流逕睢縣界，又東北至宿遷縣入泗水。泗水又南至濟河縣西北三汊河口分，濟南入于淮河。

南水 大江 源出蜀之茂州岷山，故名岷江。徐宏祖通江汜源曰：禹貢岷山導江爲岷匯，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當首五入江之水爲者十，計其吐納，江歸于河，按其發源，洵自貞豐之北江亦自貞

四

四庫全書

3

大江 源出蜀之茂州岷山故名岷江。省五入江之水爲者十一。叶其吐納江歸于河。按其發源在白雲關之北江亦自以

界巢湖來注之。巢湖一名魚湖，周圍

656

水縣城又西北逕宿松縣南入汎水北逕宿松縣南入汎水又東北逕重慶府東南江七星關別木作七里關過瀘州治城東爲瀘江入合江縣界資江來注之毗江又東北逕重慶府東南江來注之南江在南川縣柔溪會合至三溪方逕舟楫行三十里至蘆市至南江口合于大江

北通州南入于海
大渡河 原出吐番。南流爲若水。東流逕黎州城南九十里爲沈黎江。過越巒街城北至夾江縣。沫水入之。沫水源出雅州。逕金六番招討司東南流至雅州城北。又東北至嘉定州。入于岷江。

江合又東過忠州萬縣至夔州府雲陽縣開江來注之。縣治南合清江，逕忠陽入岷。大江逕夔州水入瞿塘峽，又東過巫山縣歸州夷陵，至宜都縣清江。一名水，來注之。夾水自瞿塘發源，經歸州城東，又東入荊州府界，逕枝江縣入于大江。大江逕枝江縣入于大江。

萬水千山之源流，此其一也。

金沙江 源出吐番共龍川耀牛石下名黎水流逕雲南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逕鶴慶府由西而東折西南流至縣西南合姚州小榔村之水折向東流繞縣南面的河入之復東北流北勝州治至姚安府大姚江來注之

大姚江源出大姚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攀梁山西流至大姚縣西北合懷宋等之水折向東流繞縣南面的河入之復東北流

界沮江入之。沮江在鄖陽縣北出房陵縣通入沮縣界潦水入之。潦江源自臨沮縣南不當臨沮縣北與沮水合流逕花江。案通鑑作造花江在荊陽縣南至枝江縣界入于大江。大江至松滋縣北分爲三派下流三十里復合爲一達于江陵至荊州府城南爲荆江逕公安石首而東與漢水合過城陵磯下。

青衣水入之又東流北逕西山南麓入金沙江
金沙江 源出吐番共龍川瞿牛石下名黎水流逕雲南施甸府巨津寶山二州又逕鶴慶府山西而東北勝州治至姚安府大姚江源出大姚縣東北一百五十里逕崇山西流至大姚縣西北合懷宋等之折而南流至縣西南合勝州小糧村之水折而東流繞縣南歸河入之復東北流沙河 又東打冲河從北來注之 打冲河源自打冲河中在所逕中南所至者漢南流約千里入于金沙江 金沙江又東入黎溪州至會川衝城西南流又南流逕西山西入于金沙江 金沙江又東過武定府元謀縣北流二百五十里瀘水入焉 瀘水西流入之又南流逕會川衝城西入于金沙江

水發源於漢陽東北山中，流至漢陽縣東，又東流，入漢陽縣境，又東流，入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為沔水，南入大江。

池水入之。逕東川府境西一百五十里，折而至府東。牛欄江從南來注之。牛欄江其源出西河，在雲南鳴龍州。西東流合東河，東流在烏蒙州治東，東河源出烏蒙山，流經昭通、曲靖二州。逕東川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案別本二十作三十北流入金沙江。金沙江過烏蒙府西南二百六十里，又東北至敍州府城西南一至

赤壁磯東過新水縣入九江府西境。龍開河入之。二十五里又匯溪自廬山西流逕九江城南十五里下流合龍開河入于鄱陽湖。鄱陽湖發瑞昌縣清江東山大江逆流爲鵝頭湖。九江府城西

三十里爲石門江。馬湖水入之。馬湖在馬湖府城西一百八十里，鑿火長官司前。馬湖在山頂長二十里，鑿七里。又東，泉江南流來注之。吳江在太倅府西北一百八十里。

江至九江府城北爲鄱陽江下流四十里在鄱陽湖水又東流至安慶府境西的水牙江之濱潛山縣北之源逕安慶府城逕安慶府西南東三面北流至東流縣又折而東過池州府北池河北流來注之淮河源出蘇西入于江大江環安慶府西南東三面西入于江

三十里爲石門江。馬湖水入之。馬湖在湖府城西一百八十里，號火長。官司前馬湖在山頂，長二十里，廣七里。又東泉江南流來注之。北二百八十里。泉在老都府城南，入于岷江。

管公明漢賦賦閩會于秀山介倅源渡白山派流爲秋浦。秋浦在池州府城西南八十餘里，又北流，入于大江。通鑑入。至荻港驛，荻港河北來注之。鴻臚共風鳳臘上中下各蓄之水合流北下，入于江。又東，漳淮來注之。鴻臚共風鳳臘上中下各蓄之水合流北下，入于江。九華山，在銅陵縣西四十里。山有上院、中院、下院三處。山有上院、中院、下院三處。

三十里爲石門江。馬湖水入之。馬湖在石湖府境西一百八十里，望夷縣會司前。馬湖在山頂長二十里，廣七里。又東，泉江南流來注之。北二百八十九里。

過敘州府城南入于岷江。

溟池一名昆明池周廣五百餘里，在雲南府城南源出尋甸府治西南六十里果馬山爲龍巨江。龍江在尋甸縣西一百四十里。流經嵩明州東南一十五里入嘉利澤。澤因百餘里。又自嵩明州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凡九十九泉合爲溟池。又大堡河北流入之。經雲南府城東爲盤龍江。又南與黃龍溪諸水合爲溟池。又大堡河北流入之。渠州東北流注之。渠州在昆明州東南。渠州下流爲蟠桃川。公迴安寧州治過昆明州富民縣過武定又

水又西北流。盱江又東北流二百餘里，入撫州府境爲汝水，流經金谿縣南，曲折行百餘里至撫州城東抱入盱江。

鄱江 源出浮梁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榔木山下，西流百里至浮梁縣南爲昌江，又西，樂安江來注之。樂安

鄱江 源出浮梁縣西北五十八里大廣山，爲婺水，至德興縣北二十里爲醴泉，又西北，建昌水來注之，建節水。

源出貴溪縣西北五十里，流經德興縣西南，流入于樂安江，樂安江又西北過崇平縣南，爲樂安江，下流入于鄱江。

城南門外爲鄱江環城流，至西北復分爲二，俱入于鄱湖。

上饒江 源自福建建寧府界，流經永豐縣界爲永豐深，西流，永平溪注之。永平溪在水豐縣東四十五里

又西流，玉溪注之。玉溪在玉山縣東五里

又西流，白塔河在安仁縣東，源發虔信龍虎山，下流餘干縣東北流，由鄱江而入于湖。

鰲江 又西北，案別本云又西流，至弋陽縣東二十里爲弋陽江，經貴溪縣南爲鄉溪，入饒州府境，經安仁縣前爲

鰲江，又西北，案別本云又西流，至弋陽縣東二十里宋溪，在廣昌縣東八十里，二源俱出崇山西流。

鰲江 白塔河入之，山及崇州金船縣合源入于鰲江，下流餘干縣東北流，由鄱江而入于湖。

北連河 一自大江經儀真縣南爲獅子河，一自大江經揚子鎮南爲伊婁河，俱至揚州府城西爲邗溝，遇邵伯，歷高郵州寶應縣抵淮安府，入于淮，自大江至淮凡三百餘里。

南運河 自浙江杭州府餘杭經嘉興府西，過吳江縣東，太湖北水過之，經蘇州府城西，歷無錫、常州抵丹陽縣呂城壩，又經丹陽北，練湖水注之。練湖一名練浦，在丹陽縣北，周一百二十里，納長山諸水凡十二流，案別本作十二流

又至鎮江府城西爲海鮮河，北入于大江，自餘杭至京口約七百餘里。

太湖 禹貢曰震澤，周職方曰具區，縱廣三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跨湖宜蘇常四郡，距湖州府城北二十八里，蘇州府城西南三十里，常州府城東南一百里，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其上流自西南而來者爲苕溪，西北來者爲荆溪，苕溪有二，一出杭州天目山，由於潛臨安東流過餘杭縣治南，經錢塘縣境，東北流，至湖州府治東南，入于晉溪，一出湖州天目山，至安吉州，合獨松嶺溪水東流，經府城南爲晉溪，至府城東南與杭州若溪會，北流注于太湖，荆溪在金壇縣北源出右荊州城，流入常州界，宜興縣荆溪南北，上通蕪湖，下注震澤。志云：中江出蕪湖四

至蘇州府城東，播爲婁江，至崑山縣東南六里，爲新洋江，至太倉州東，爲劉家河，入于海，其東南流者過

三泖，一名華亭谷水，在松江府城西南三十六里，以近山逕回者曰圓泖，近泖橋闊者曰大泖，自泖而上，

至太倉州東，爲婁江，又東入于海。

安陽江 在瑞安縣南，又名飛雲江，渡之西有中洲，東入于海。

繫綱百餘里曰長泖，經松江府城北七十二里爲松陵江。一名父經華亭西南入于黃浦，黃浦在松江府出休寧縣東南四十里華山，至徽州名微溪，楊之水入焉。楊之水出徽溪縣東六十里大鄣山，水出休寧縣東四十里華山，至徽州名微溪，楊之水入焉，楊之水出徽溪縣東六十里大鄣山，水出休寧縣東四十里華山，至徽州名微溪，楊之水入焉，爲灘三百六十，至淳安縣南爲

新安江，又東，軒駐溪從北來注之。軒駐溪在淳安縣東五十里又東，淳昌溪從南來注之。淳昌溪在淳安縣四六十里經建德縣界，至嚴州府城南合衢水，一出衢州金溪北注文溪南來。金溪源出開化縣界金溪，西北流經縣治名金溪，又轉而東南流，經常山縣東南，又轉而東北流，經衢州金溪源出天目山，經桐廬縣東流入于富春江，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浦陽江源出金華府

至富春山爲富春江，又東至桐廬，桐江北來注之。桐江源出天目山，經桐廬縣東流入于富春江，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浦陽江源出金華府

至富春江源出於富春山，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浦陽江源出金華府

又東，浦陽江在紹興府城東南七十里，會諸水入于浙江。西五十五里，會諸江在紹興府城東南三十里，謂之三江海口

浙水又東而入于海，海口有山居其海中，湖每晝夜再至其勢之大小，隨陰陽之交變也。

鄞江 其源有二，自奉化合它山之水東流，經奉化縣北四十五里爲奉化江，自上虞縣太平山經餘姚縣治南，名姚江。湖上下二百餘里而水不鹹歷慈谿縣境，東流俱至寧波府城東三港口，會名鄞江，東流至定海縣治爲大浹江，入于海。

靈江一名澧江其源一自天台關嶺，自仙居至台州府城西二十里，合爲靈江，湖至此而止經府城南環繞郛郭。

永嘉江舊名源自遂昌經松陽，至處州府城南二里爲大溪，東至青田縣又合龍泉、松溪諸水，東南流。

至溫州府城北爲永嘉江，又東入于海。

安陽江 在瑞安縣南，又名飛雲江，渡之西有中洲，東入于海。

連江 在連江縣治南東流入于海。

建水 源分東西二溪。東溪源出浦城之東西南流約二百里至建寧府城東名東溪過城南至城西入于西溪。西溪源出崇安縣西北分水嶺其下二源入江四界過崇安縣北至建陽縣東南交溪東流注之。交溪在建陽縣東南合武夷九曲之水又注于東山下南入建寧府城西名西溪與東溪合爲建水又南松溪東來注之。松溪源出崇安縣東南流經建寧縣南入于建水。

至南平縣治東西會紫雲溪紫雲溪源發邵武府光澤縣西北至邵武府城北東流經延平府順昌縣西

沙溪來注之。沙溪源出汀州府寧化縣水勢雖如龍門經清流永定源出成州慶元縣之松溪源出崇安縣南入于建水。

又南經松溪縣南入于建水。

又南至南平縣治東西會紫雲溪紫雲溪源發邵武府光澤縣西北至邵武府城北東流經延平府順昌縣西

沙溪來注之。沙溪源出汀州府寧化縣水勢雖如龍門經清流永定源出成州慶元縣之松溪源出崇安縣南入于建水。

東安水從封川界南流來注之。東安水在廣西梧州府境北四十里大江過德慶州南又東流水北流來注之。水縣西南八十里北流入于

大江。大江經肇慶府城南又爲西江。即端江又東新江北流來注之。新江源出新興縣亂山經府城

大江。大江經肇慶府城南又爲西江。即端江又東新江北流入于大江。又東綏江南來

注之。綏江源出梧州府懷集縣懷溪水合馬寧江、蒙江、廟泊下斯佛羅甘洞桃花。大江又東至廣州府南海縣西爲西江

多源匯諸水自東中曲殺而下瀆流至廣東四會縣治南爲經江入于大江。

北江水入之南流又合東江川入于南海。

牂牁江 一名烏江。其源有二俱出程番府自金筑司治北爲麻線河至府城西境爲七曲江過蘆山東

經洪番方番至爲番司南爲大革河一自上司馬橋治東北流經小程番盧番北境南流達府城東過臥

龍司西與大革河合爲牂牁江遠臥龍司治南又爲遠翠江過羅番大龍司治北回龍江南流來注之。

江在金石折遠大龍司東入廣西泗城州經慶遠府境遂達江來賓縣南東流逕迴約千餘里入于右江。

左江 上流卽盤江又名牂牁江源出烏撒蠻界過雲南嵩益州有二源其一北流曰北盤江其一南流

至水寧州境與南盤江合南盤江自嵩益州西南流白石江入之白石江在曲靖府城北八里經貴州普安州西南境南

流達雲南羅平州境之西下流瀆湘江入之瀆湘江源出烏撒州木穿苗族至曲靖府城南爲瀆湘江又東流

至水寧州境與南盤江合南盤江自嵩益州西南流白石江入之白石江在曲靖府城北八里經貴州普安州西南

流達雲南羅平州境之西下流瀆湘江入之瀆湘江源出烏撒州木穿苗族至曲靖府城南爲瀆湘江又東流

盤江經永寧州頂營長官司西四十里南流入廣西泗城州歷山林岫由奉議州城北經州境爲左江東

流過隆安武綠至南寧府城西五十里合江鎮與龍江合是爲大江又東西江水來注之。

西江水在武綠縣西爲平南縣西境古州江東流

入于大江。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

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橫州東北五十五里源出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

入于大江。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

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橫州東南五十里源出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

入于大江。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

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橫州東南五十里源出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

入于大江。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

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橫州東南五十里源出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

入于大江。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

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橫州東南五十里源出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

入于大江。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

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橫州東南五十里源出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流至崇明府南

入于大江。大江又東八尺江注之八尺江源出廣東欽州界北流至南寧

瓊海湖候 天下之湖皆一日兩汛。惟瓊海之湖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謂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出信豐縣深營壩水沒至始興縣
東北三十八里西流入于湧水。湧水西南流。後江水來合之。凌江水源出順都大丈山下流合
湧水至南雄府城西入于湧水。又西合朔水。縣東一百四十里
源出韶州龍南縣界。湧水逕韶州府仁化縣治南會湧水入之。流二百五十里入湧水。又逕韶州府城東。黎溪入
下流與灌水合。黎溪在韶州府城東九十里。源
之。出始興縣東坑羅山西流入湧水。又南流合武水爲曲江。曲江源出仁化縣南。會灌水入樂昌縣南流入樂昌縣。又南流至韶州府城東入于湧水。下流至英德縣西一十五里。
南山對峙夾水。號湧陽峽。又合翁溪。翁溪源出翁源縣藍山西南流。一百四十里至英德縣入于湧水。
湧水逕廣州府湧水合焉。湧水在廣州府連江縣
城下。東注陽山出。至南海縣西入于湧水。
湧口入于湧水。

龍川亦名東江出贛州安遠縣南流過龍川河源至惠州府城西江注之。易東抵惠州府城與龍川合。增江源出陳峒山東南流合防水平增城縣川又西流過博羅縣界又西入廣州府界至番禺縣增江注之。東分流東支入牛潭的支至番禺入于龍川合入于黃江。

漢陽江 源出古銅陵縣
縣境 在陽春 北流浮山下南流過靈璧府陽春縣會羅鳳水博麻水逕陽江縣廢東

恩州城通北津港門。入于海。西風水在陽谷縣北五十里其流發泗西入漢陽江博羅水在陽谷縣東北三十九里源出射本山西南流入漢陽江

鑑江 源發廣東高州府電白縣鑑山逕高州府城東北合凌羅二水東南入于海。
二水源俱發廣西北流經凌羅山下匯水出

麻江 即今浦江源出廣西容縣大容山南流至廣東廉州府州江口分爲五江曰州江陳屋江白沙塘江大橋江新村江環流府城西南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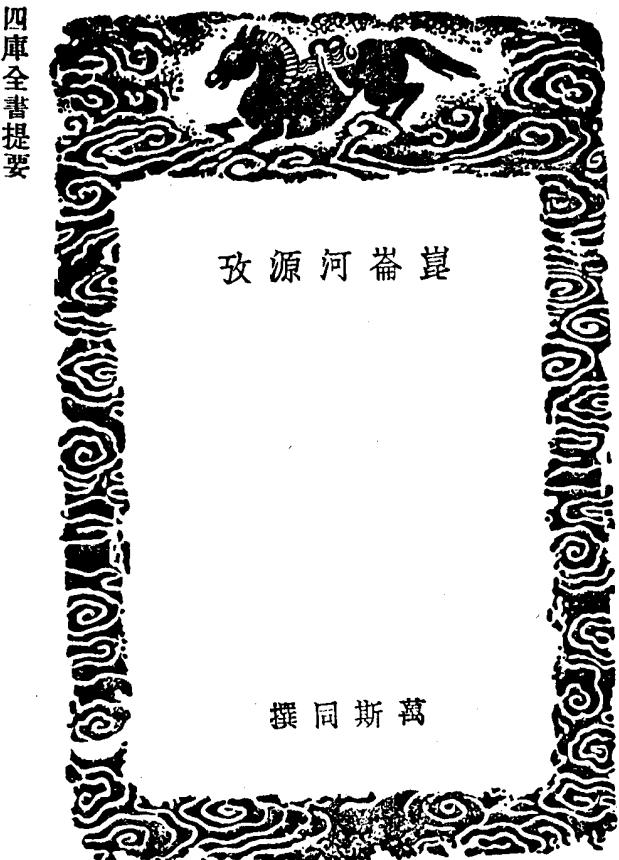
欽江 源發廉州府靈山縣北二十五里洪牙山過欽州東乃南入于海而州西二十里漁澗江又十里

跋

先高祖遺獻公以理學文章垂名百有餘年。海內旣望海若而尊斗杓矣。旁及星緯、律術、卜筮、象數各家。言無不博綜。如肉貫鼎、篤老支牀、矻矻著述。自康熙雍正明竹浦故里。溝經水火。遺書劫有存者。壬辰秋奉檄來省。適盧子京甫舉今水經。匡廬游錄二帙相畀。則讀鈔堂故物也。寒家無鉛。僕係學子初搘管者。所錄字多魚魯。因先取今水經校閱一過。謹梓以行。友人新安鮑君以文好古士也。一見忻然。卽任副國而屬識於後。竊惟地理之學。最易承訛。襲謬而水其輿地之脈絡也。流別燦然。雖間有遷徙。而南條北條之分。或原或委之異。其來踪去跡。固可由今而溯古。亦可沿古以知今。非如郡國建置之名號。紛瑩慳惥。彼此互岐。而無如講地理者之承訛襲謬。則水亦幾如郡國建置之名號之不可究詰也已。今水經之作。先之以表。次分疏其節目。一切卮言駁說。汰盡不留。承學之士。省覽即得。殆用力寡。而於功多者矣。近時德清胡徵士。朏明纂禹貢錐指。人多遺議。天台齊侍郎。次風述水道提綱。侍郎浙人也。其述浙水。卽有誤處。則此皆其質的也歟。至此書之緣起具。先高祖自敍中。茲不復贅。乾隆癸巳閏三月上浣日。元孫章謙誠。

崑崙河源考

萬斯同撰



崑崙河源考

清 鄭縣萬斯同撰



四庫全書提要

崑崙河源考一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書以元篤什言河源崑崙與史記漢書不合，水經所載亦有謬誤，因歷引禹貢禹本紀、爾雅、淮南子及各史之文以考證之。考張騫言河源出鹽澤，同馬遷又言河源出于闕，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後來諸書都無異說。唐書吐谷渾傳，始有李靖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之旨，而亦未確有所指。迨至篤什奉命行求，稱得之于甘思西鄙，潘昂等妄爲附會，經傳音譯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帝紀云：北發渠搜是也。孔穎達云：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西域，故未以西戎總之。鄭元外記，遂以敦煌塔拉之潛行復見者，指爲河源。以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即古積石山者，指爲崑崙。元史因而採入地理志中。耳食相沿，混淆益甚。我國家德威遐播，天山兩道，盡入版圖。月窓以西，皆我戶隸。案圖考索，知河有重源，篤什所訪僅及其伏地再出者。而河水之出葱嶺于闕，注鹽澤，潛行至積石者，則篤什皆未之見。伏讀御批通鑑輯覽，攷辨精詳，河源始確有定論。斯同此書作於康熙之初，核以今所目驗，亦尚不盡融合。然其時西域未通，尙未得其實據。而斯同穿穴古書，參稽同異，即能灼知張騫所說之不謬，而極論潘昂等之背馳悖亂。凡所指陳，俱不甚相遠，亦可謂工於攷證，不汨沒於舊說者矣。錄存，待益以見春華折衷，超軼萬古也。

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
孔安國註：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蠻之屬，皆就次敍。美禹之功及荒遐也。馬融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帝紀云：北發渠搜是也。孔穎達云：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西域，故未以西戎總之。鄭元外記，遂以敦煌塔拉之潛行復見者，指爲河源。以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即古積石山者，指爲崑崙。元史鄭井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禹本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上有醴泉瑤池。言其上至高，日在山西，則東方暗而成為夜。禹本紀：河出崑崙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鰐途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杼。是多怪鳥獸。

郭璞註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達汜天醜塗大杼皆山名吳任臣廣註十洲記云上有金臺玉闕天帝君之居治處也葛儀翁傳崑崙一曰元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僊人所居也洋水按水經注引經作漾水出崑崙西北隅又許慎呂忱孔安國常璩並以漾水出臨西則洋水或一名漾水未可知也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水西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於瀛母之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郭註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郡河關西南光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吳註按一統志積石在西寧衛廢龍支縣之南夏允祚禹貢合註云積石有二河水經大積石又東北流至小積石一名唐迷山土人以鬼爲守遂蓋傳其山有鬼神往還也。恐未合也據經自崑崙至積石皆西行則積石在崑崙之西一千一百里。經言在西而解者乃在東毋乃誣乎。

按此經所言崑崙不知在西域何國據其上文謂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此水出焉北流注於澆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東望澆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潭潭泡泡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峩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又西北八十里曰秦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澆水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采其陰多采黃金銀質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或漢文所謂之首也自崇吾至崑崙凡歷二千四百一十里其間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北行五百里西行惟槐江至崑崙四百里西南行今雖不知崑崙所在即以經文考之中兩言澆水一言澆澤澆水即澆澤也澆澤即蒲昌海也去玉門關更止或者漢之崑崙即古之崑崙歷世久遠人莫能知漢武以意度之適與相合耳。

郭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澆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澆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北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烏東餘里止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註按王崇慶云疑其重出非有二崑

崙也十洲記云崑崙有三角正北曰閬風臺正東曰崑崙宮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蔡沈云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光中古之言河源者不一元都實謂出火牧星兒明僧宗泐親至其地云出伊卜綽必瑞山要皆崑崙之異名也按前一條見本經第二卷西次三經之內後一條見第十一卷海內西經之內郭註謂有二崑崙吳註謂其重出恐謂此書非出一人之手此即西山經崑崙特記者有詳略耳。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神人而虎身有文有尾皆白齒之其下有弱水之澗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註弱水其水不勝鴻毛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者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森雨火當然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空乾晉曰阿耨山即崑崙也一名須彌訛呼疏彌在于闕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爲黃河注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十洲記云崑崙山弱水周迴繞原東南接積石山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澗之井西南至承澗之谷元中記曰神邱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載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水經註曰流沙西行極崦嵫之山北山有石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神異經曰荒外有大山生不燼之木胡應麟筆叢曰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是人類殊別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處於璫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元璧獻錦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言語與常人無異無所爲豹尾虎齒之象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之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任臣謂西王母黃帝時乘白鹿授地圖舜時獻白玉琯穆王時西王母來賓不過西方一國如八百妃嬪名耳若豹尾虎齒則亦貫胸偽耳之類又何足怪後世好事家以西王母等於麻姑上元夫人之列至謂漢武降西王母於七夕若果有其事者則文人附會之過也雅賦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漢書西域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文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

按此一條見山海經第十六卷大荒經內別一崑崙也考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若海內西經之崑崙則在于闕國內于闕去洛陽止一萬一千七百里見於後漢書而洛陽去嵩高不遠安得有五萬里故禹本紀之崑崙疑即大荒經之崑崙而決非海內西經之崑崙也。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限以玉門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闕于闕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草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按于闕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都護治烏蠻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七里而河源在于闕東境其去陽關不甚遠當漢使窮河源時未踰河西四郡則視于闕爲遙迨四郡既開自墩煌列亭障直至鹽澤而輪臺渠犁皆置田卒設官吏後又命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則于闕亦在節制中其去河源不遠矣漢使歲時往來皆所目擊其說豈盡誤乃自都實之說出而人皆厭舊喜新羣然起而附和之反詆漢人語爲妄何其謬也況東漢時班超父子鎮西域歷數十年彼於萬里之外如條枝安息諸國猶使命往返不絕豈于闕在三千里之內者反不經涉其地乎觀漢書所載河源視史記爲詳必孟堅得之於仲升故能瞭如指掌厥後班勇代父撰西域記以獻范氏即用爲西域傳所言河源與前二書無異則其言益可信豈有司馬班范三代之史皆不足據獨都實一人之言爲足據乎或曰史記言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賜所謂崑崙則禹本紀山海經之言不足信矣曰河所出之山本不名崑崙乃漢武按古圖書錫以此名故子長言無崑崙未嘗言無河源也且漢武所按圖書疑卽山海經何以知之經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此亦去鹽澤不遠故疑其非二

況此地之山惟崑崙最高更有一山與之相匹哉漢武之錦名崑崙亦必審覈而後定夫豈漫然率愚謂此崑崙卽禹貢穢皮崑崙之地故馬融王肅皆謂在臨羌縣西非漢武所名之崑崙也後漢書所言河源與漢書悉同不復載

後漢書郡國志臨羌縣有崑崙山。

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下註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俗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

按此崑崙卽漢臨羌之崑崙也自漢世已有此說故馬融因之而更益以西王母之事要皆附會之詞非實事也漢之酒泉郡今爲肅州衛其南有祁連山最高大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豈卽以祁連山爲崑崙乎不然祁連已極高矣寧更有一崑崙與之並峙然則漢志及馬融所云其卽祁連山乎

新唐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又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舐敵鼻口乃無苦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卽寇鄯州移數入寇至拘天子行人遣使啖勅十反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俟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鄧善道李道彥亦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僧生鹽澤道並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黨項內屬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墮拔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懼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糧糧之不如按軍都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元至鄯州吐谷渾兵輒附城彼國方完逆衆川命也今虜大敗斥堠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致也靖曰善乃分二軍靖與大亮率萬均以一軍趨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獵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亦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儔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名王梁屈葱靖破天柱王部落於赤海收羌畜二十萬大羌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至且末之西伏允走阿倫磧將託於于闐萬均督騎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則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之水草土靡冰馬林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矢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山破邏貞谷初伏允子順質陷爲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快快至是自以失位欲立功以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憚引千餘騎遁碛中衆稍亡從者繼百騎窮無聊卽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

內附詔封西平郡王

新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吐蕃遣使請盟詔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宰相與僕射韓勣等十人與吐蕃使者論納羅、盧京師西郊明年請定疆域元鼎與論納羅就盟其國旣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闕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水澄緩下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至悠忽也乃望積石山竪觀河源此必前人原有是說故因經行而一觀之不然何以知其爲河源而從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古未有至者則唐人之知河源久矣師經其地卽數萬大軍容駐師以眺望之哉李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則唐人之知河源久矣師經其地卽數萬大軍所具見則內地之人無不知河源在星宿海矣時當時以追突厥未暇由源竟委爾元都實之入朮甘思必番人相傳謂河源在其地故直由吐蕃以入而於漢世舊傳之鹽澤竟不一聞迨既見星宿海遂謂河

源在是。自矜爲千古所獨見。而不知唐書已載之。固不待元世而始得其迹也。然都實無足怪。獨怪朱思本。潘昂。柯九思輩號爲通人。乃亦動色相驚謂發千古之祕。豈新唐書亦未之見耶。觀元史河源考。謂朱思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爲之志。夫帝師者。烏斯藏僧也。元重西僧。其人幅輶於都邑。則前所云番人相傳有是說者。當不誤矣。豈都實始發其祕哉。

卷之三

新唐書吐谷渾傳言大軍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視河源是河源在星宿川矣其吐蕃傳言大
理卿劉元鼎爲吐蕃盟會使既盟西觀河源其地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穆穆
哩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有兩河源也元都實往究亦謂源出星宿海與吐谷渾博合矣又謂
東北去九股河八九日程九股河去崑崙二十日程是河源之去崑崙幾三千里與元鼎所言迥不符非
吐蕃之紫山明矣乃文謂朮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腦格哩哈達卽崑崙也
夫一山而有三名番人亦不稱爲崑崙都實安知其爲崑崙而稱之此其爲附會之言無疑也及明洪武
初太宗泐使西域云河出伊卜綽必壘山夫一河源而元鼎謂出紫山又曰穆穆哩山宗泐則曰伊卜綽
必壘山都實則曰大雪山曰伊拉瑪博囉曰腦格哩哈達一山而有數名善將安從總而論之不特都實
之言爲附會卽元鼎之言未始非附會也惟元鼎謂崑崙去長安五千里以都實所經道里計之約略相
似但山名終古不易中國之稱崑崙自漢至今無異也則番語亦應然況元鼎所使者吐蕃都實所探者
亦吐蕃何以唐曰紫山而元曰大雪山唐之番語曰穆穆哩而元之番語曰伊拉瑪博囉乎知其非一處
明矣夫同一窮河源也漢不同於唐唐又不同於元究安所取信吾謂河出崑崙古書盡然山海經及漢
人所窮得之矣後人既知古書河出崑崙之語乃不求之於于闐而反求之於吐蕃偶見衆流會聚之區
卽指爲聚源而強名其旁近之山曰崑崙以牽合乎古舊不知欲求真而愈失其真也論古者尙深辨之

元史河源考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始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闕匯闢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閼摩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枉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至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窿舉足凌高行一日至顚西去嵩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地庫繪得其說撰爲河源

以樹河源者

-1-

以滿河注

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過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酒道二

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修念庶民艱困，罔控告也。分使諸外郡諸道，布揚德威，成休興替之清汗激揚之誠。苟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庫庫楚翰林侍讀臣品，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竊得承命，驚惶罔措，惟務罄誠赤心，盡心民瘼而後已。庫庫一日語昂霄曰：「余嘗從金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聞之不覺瞿然以咳。有是乎哉？」請舉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始自枯石，燭漢唐所不能悉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

可原志

河源志稿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孰薨之水。西流注於勃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勃澤。山經又稱陽糸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糸之山曰河北。鴻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誠方氏矣。憲皇帝二年。命皇太弟實喇。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由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號。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盛。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考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元統元年。奎章閣博士柯九思序。

卷之三

功封會侶伯。大明一統志。崑崙山在朵甘衛東北伊拉瑪博囉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黃河在朵甘衛西鄙。在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肅寧志。崑崙山在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山嶺峻極。彷彿崑崙。故云。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山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良言。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宜立王母祠。駿從之。崑崙山本在西域朵甘思番名。伊拉瑪博囉山。僧宗泐。望河源詩。積雪覆崇岡。冬夏常一色。羣峯讓獨雄。神君所棲宅。傳聞巒谷筭。造律諳金石。草木尚不生。竹產疑非的。漢使窮河源要領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國。老客此經過。望之長嘆息。立馬北風寒。回首孤雲白。

河源出自茂必爾徹伯爾山。番人呼黃河爲茂處。趁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趁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子西遠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所處尙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茂伊布拉克。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皆戒其境內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

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晬有遺逸。命僧宗泐率其徒三十人往西域求之。遍歷直八里別利迦竹諸國。至十五年。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以還。

河源辨

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無疑也。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千五百里。至吐蕃朵甘思西部。有曰鄂端諾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視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皆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色白。卉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汜天之水。洋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鴻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杼。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阪。赤水出其東南。洋水出其西北阪。雪山高五百里。山有阿耨達池。池東有夜叉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海南有新頤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文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方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

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干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諸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寔於瑤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謬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于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始是乎。若崑崙之城。彼固未之視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熟風夏毒。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元圃。圓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觀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諱也。近有佛圖。謂鎮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惑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阪。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崑崙積石二山辨

按范氏漢書。志郡國云。陝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理。其金城郡陝羌縣下。疏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傍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吐蕃傳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劉元鼎使吐蕃。稱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亦曰穆穆哩山。潘昂霄黃河志云。朵甘思東北部有雪山。即崑崙。明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羌人至此山。成云。崑崙是昉於涼張駿時。馬良傳。有之言也。馬良爲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程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氏遂以崑崙載之臨羌。而疏班固地理志者。亦約范書。張大之。酒泉之南山。非臨洮萬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東北阪。淮南子云。嵩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北。佛圖西域傳云。阿堵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康泰扶南傳云。天竺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於宗周。里西土之數。自宗周淵水以西。至於崑崙。則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歸道元注水經。按是數說。參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難以詳究。蓋考之山海經而不悟。崑崙有海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外復有崑崙山。又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通鑑

古之論河源者皆謂出於崑崙而傳記所載不一其地古人亦未有定論或不諳道里之遠近而狃爲一說或就其耳目之見聞而信爲異辭總山山川不能自名又越在窮荒絕域無地志可憑里人可質且言語不通稱名亦異以故歷數千百年而終不得其實也吾爲博考古昔其言崑崙者約有十餘家其在西貢則言穢氏崑崙析文渠搜西戎卽敍孔安國釋爲四國馬融王肅因之皆謂崑崙在臨羌西獨鄭元祥之爲山而又不言其所在此一崑崙也其在禹本紀則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居天地之中司馬遷史記述之而頗譏其非此又一崑崙也山海經志崑崙凡三其在西次三經則曰崑崙之邱實爲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其在海內西經則曰海內崑崙之城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本止一山而兩言之者蓋此經非出於一人故所載有詳略而實非二山也此又一崑崙也其在大荒經則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環之此又一崑崙也爾雅謂河出崑崙城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淮南子謂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此卽裴山海經之說無二山也其在史記則謂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東則東流江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天子乃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則是山本無名特漢武加以此名爾此又一崑崙也孟堅蔚宗二書同史記其在晉書則謂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宴西王母於此請建祠以祀西王母駿從之此又一崑崙也在新唐書則謂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行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穆穆哩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出其間此又一崑崙也其在元史則謂河源在

亦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是有二崑崙焉，蓋極天子所登。山海經所謂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里，東則接漢，以玉門關，西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在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嶺以西爲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爲天柱，是爲地中。山海經所謂大荒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出本紀水經所謂去苦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闐，是其重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闐，葱嶺以爲河源，而司馬遷遂有烏視崑崙之論，不信夫。凶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尚昔近之，獨不觀尚書亦有穢皮崑崙析支渠梗之紀乎？又水經載河水由葱嶺逕西域十三國而注幼澤，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卽幼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冬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范氏云：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六千餘里，其紀河源同符漢自敦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已校水由葱嶺逕西域之中，督察勤靜，是葱嶺于闐之流，入於蒲昌漢之官卒口所經，屯於車師都護之府，置於烏塗。介西域之中，督察勤靜，是葱嶺于闐之流，入於蒲昌漢之官卒口所經。

鼎使吐蕃胡怪乎以關爲積石紫山爲崑崙以積石冒出之流星宿川爲河源也而杜佑之通典歐陽元之漢記馬端臨之通考以至鄧辰都實潘昂審輩不惜置軍名所由起凌假相延遂堅執元鼎之說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僻鴟呼曲士拘鑿經見不廣及乎知識未逮者輒爲荒唐誠謬所謂少所見多所怪妄鼓筆札而令前人之與古蹟受謬千載直如長夜至於昂奮之志一行奉爲指南而明朝按河關者建立禹廟祀在有司積石之北益莫可辨崑崐之墟終古不移深可慨惜矣客有難余者曰尚書崑崐分支差次序之所在相去似不應遙范氏稱金城之西南濱於析支則臨羌之有崑崐獨不可以理推之而乃信不可知之載牒以置辨乎余曰不然水經云河自朔方東轉逕渠搜北蓋渠搜在今榆林北析支渠搜亦差次敍之相去大遠又析支卽河曲尤所居蓋都實所稱九渡水是以又稱由九渡至崑崐行二十六日程河始行崑崐南經敍崑崐在析支之上又豈厔山在析支下哉蒲昌之水潛出積石亦旣潛而復見尚書亦訛誕矣余賦黃河悉陳纂緝究其源委會通其故乃備列之以發千百年之覆云

吐蕃朮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鄂端諾爾華盲星宿海也行幾一月朮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諺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此又一崑崙也明太祖實錄則謂鄧愈沐英討吐蕃追至崑崙山宣宗實錄則謂李英追安定曲先賊據崑崙山西行數百里至雅令闕之地此又一崑崙也夫崑崙一脉而有十數家之異將安所適從哉恐細考之禹貢之崑崙近在漢唐邊塞之內晉馬援之所指明鄧愈沐英李英之所指及肅鎮志之所載即此山也此非河源之所出可不必辨禹本紀之崑崙遠在數萬里之外華人從無至者郭璞注大荒經即引此爲說是二書所指本同一山況明言弱水環之則非河源所出可知亦不必辨山海經之崑崙不言在西城何國以土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北流注於勃水勃水即勃澤也勃澤即鹽澤也鹽澤去陽關止三百里則崑崙當亦不遠漢武之所據與山海經所云地實相近漢武所采圖書當即用此經之文不然崑崙既邈峙於鹽澤西矣豈更有一大山與之並峙乎知兩書之所指非二崑崙也若夫唐書之崑崙漢語既曰紫山番語又曰穆穆哩何以知其爲崑崙而稱之劉元鼎雖身履其地不過因古書河出崑崙之言從而附會之非其實也元史之崑崙非謂去河源三千里夫天下之水未有不發源於山者黃河爲天下大川之首豈有不源於山而源於星宿海之理且華夷之語皆不名崑崙而都實獨意之曰此崑崙也其誰信之夫欲窮其源自當溯流而上乃不由水道反從山巔西行此何意乎自漢以來皆言河出于閼爲都實者當先求漢之河源審知其非是然後求之他方庶幾無憾今不問兩漢之故蹟舍于聞而問之吐蕃自以爲河源在是又誰信之夫河源不出於崑崙已背乎古人之說而其所謂崑崙又去于閼之崑崙數千里其不可確而爲一也明矣然則究安從惟山海經漢武帝之說吾有取焉餘則無取也竊怪昔人之論崑崙者不考諸書之異同而并爲一說致東西背馳南北替亂說愈多而愈不明余故盡集諸書之言崑崙言河源者爲一編而辨異同如此

舊徐霞客傳後

余嘗偶讀徐霞客傳謂霞客好遊嘗徒步窮河源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

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又曰禹貢岷山導江乃泛濫中國之始非江河源河發崑崙之北江發崑崙之南

非河源長而江源短也觀者駭其說以爲信然余細考之而知其言之謬也元都實之說謂河源在朮甘

思之星宿海夫朮甘思雖番地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霞客豈

不知河源出星宿海既至雞足山自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月即可達其地乃舍此不由反遠走玉門關何

也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南至麗江約五千里朮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

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遙必非人情迹者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即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崑

崙在於閼東去玉門不過二千里元之崑崙在朮甘思東北去星宿海三千里去漢崑

崙可四五十里其相距如是之遙而霞客乃渾而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此乎若霞客有是言則霞客爲

無知若霞客無是言而此傳言之則知其胸中亦太不辨涇渭矣蓋漢崑崙之旁絕無星宿海元崑崙之

旁去星宿海又遠甚其語無一合今乃不能駁正反爲作傳以張大之一何愚也且自玉門至漢崑崙安

得有數千里自星宿海至中夏安得有三萬四千里此庸人能辨之而學者乃爲所愚吾不能解也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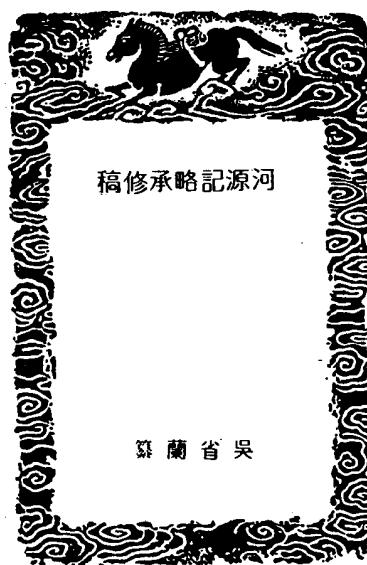
江河之源並出於崑崙亦非也若漢之崑崙止有河源而無江源若元之崑崙並非河源所出安得有江

河源其中國之大川江河爲最河在北江在南割然分流既在北其源必發於北故謂河源在於閼之崑崙者是也江既在南其源必出於南謂發於漢之崑崙則偏於北而非南謂發於元之崑崙則元之黃河在其南而在其北其說怪妄不經或者未曉前史不識崑崙有二故縱口言之謂世人無能復按也詎知前史昭然有不可得而掩匿者哉予愧霞客之傳之惑人也故爲之辨

張騫言之已特命使者窮之其言無異故武帝案古圖書名之曰崑崙其後設戊己校尉西域都護于閼亦在所轄中則鹽澤蒲昌之間乃漢使歲歲往來之地非人跡不到者比班范二史豈有不核其實而漫然載之者乎況范史之西域傳卽班勇之西域志班氏父子鎮西域者數十年而後爲此志其書距不可

稿修承略記源河

吳省算



海珠座

金山 錢熙相 次丞 紹

經部易類

長洲 陳敦頤甫 校

藝海珠座

河源全圖說

河源全圖說

河源全圖說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零一

二百零二

二百零三

二百零四

二百零五

二百零六

二百零七

二百零八

二百零九

二百零十

二百零十一

二百零十二

二百零十三

二百零十四

二百零十五

二百零十六

二百零十七

二百零十八

二百零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div

御製河源詩云色赤作黃金別流無敢廁大河真源昭

然如發蒙矣乃知諸家誤會禹貢導河之文謂河

源出積石山皆拘墟之見不足信也其水自阿勒

坦郭勒穿入鄂敦他臘溝爲扎凌鄂凌兩淖爾東

南流出未至積石山已近千里恭秉

感訓按諸

欽定輿圖合以侍衛阿彌達所進新圖詳考阿勒坦

木莫源並條次左右諸山形勢及衆泉之交注者

悉載諸圖以證河源重發之眞蹟

河流積石山南會三昆都倫河圖說

元使窮河源至鄂敦他臘而止不知其西有阿勒

坦之黃水已爲失竄其尤舛者以朵甘思東北鄙

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指爲

崑崙自河源至崑崙已行三十日程河撫其三面

則是崑崙爲河所經由之地而非源矣宋史河渠

志仍之與係所紀齟齬不合數百年以來卽有心

知其誤而莫知所以致誤之由我

皇上燭幾鑑古洞照如神

按覽侍衛拉錫舊所具河源圖貴德之西有三昆都倫

河入河水

藝海珠塵 河源紀畧圖說

十一

謂蒙古語以橫爲昆都倫河之橫者爲昆都倫山之橫

者亦爲昆都倫彼昆都倫以橫山延亘得名說者

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會而誤復讀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而千古之疑始決今考大雪山

之南有得特昆都倫得特蒙古語謂上也有都木

達都昆都倫都木達都蒙古語謂中道也有道喇

昆都倫道喇蒙古語謂下也大河從西方來三昆

都倫河自東南橫入之以其形勢相並故有上中

下之稱皆在河南與北岸之大雪山不可混淆正

昆都倫之稱而阿木奈瑪勒古木遜阿木不容妄

名爲昆侖也明矣茲就遵

聖論繪三昆都倫河入河之境以著宋元史相承之謬

河流繞積石山三面至貴德圖說

禹貢導河自積石言治水施功之始非謂河源山

海經水經注言河源重發於積石則舉青海境大

山以包舉諸地言積石而言治水施功之始非謂河源山

石山今之阿木奈瑪勒占木遜阿林山形蟠屈數

百里巍峩高聳爲通境之望其山脈自祁連山南

出至拉布拉克達巴漢等門胡珠達巴漢迤邐而

東爲托灰哈達阿林巴哈圖爾根阿林哈爾吉布

達巴漢諸山隨處異名其實皆積石之一體也大

河自西方流繞其南合三昆都倫河折而北而轉

西繞其東北境與庫淖爾相望蓋環積石三面

一千三百餘里茲謹述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正大雪山之非昆侖並遵

御批通鑑韓質證明其爲禹貢之積石山山川道里形

勢方向昭然明瞭無可置疑大河自此東北折由

溫泉邊入黃德堡衆流湧湧復其本性始名黃河

今並繪河繞積石山三面經貴德等圖以著河源

之全局蓋自昆侖正源青海重源再伏再見至此

始名黃河其自河州以東經朔方入山西陝西界

歷河南江南入海經流曲折並詳於各家地志茲

不具圖云

庫庫淖爾圖說

庫庫淖爾古稱西海亦稱鮮水亦稱卑禾羌海在

大雪山之北肅州安西州之南旁列羣峰中環巨

浸包納支流爲地周圍千餘里其水不與西域通

亦不流注河水然西北一隅正與哈拉淖爾諸水

如衣馬爾山長馬山諸源鄰接其西南一隅阿穆

呢色爾沁地與河水東折之處相望幾數十里是

即大河旁源諸流不洩者也蓋河源全境由本達

末榮帶萬里葱嶺交流總匯於羅布淖爾積石重

源又旁溢於是地均伏流潛會靈蹤奧跡古人不

得嘉覈恭讀

聖製有云濟水三伏三見亦其明證

化工肖物昭然揭全河之形勢矣青海地水波瑩徹土

膏肥衍自古羌戎雜處蠶靡而已自我

聖宗皇帝廓清其境開列堡城是牧是耕環河流數千

里悉以青海部名之庫庫淖爾既與河源鄰接則

與西北流出之居延海休屠澤諸水隔絕河水者

迥乎不同允宜列入河源紀載茲依

欽定輿圖按稽地勢於全境中摘其澗流與大河相望

者繪庫庫淖爾圖用資考鏡焉

漢書河源圖說

西域自漢武帝時通於中國張騫始發其端厥後

開置四郡設都護輪臺渠犁苜蓿田卒則大河所

注咸在節制之中班史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河水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闕東注蒲昌海其水

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

爲中國河其言信而有徵特其時山南山北諸地

西漢書所記猶圖說

中隔西羌非版圖之所隸故疏畧而不詳耳自唐

以來誤指西海竟山爲昆侖反以史記漢書所稱

西域河道誤爲非是則侈謬甚矣臣等恭繹

論旨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

相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

西漢書所記猶圖說

載繪漢書河源圖山川國域盡用當時舊目而證

備則仍其舊文以不沒其實焉

金山 錢熙輔 次丞
輯 青浦 顧詒朝 百六 校

河源紀要承修稿

吳省蘭纂

賈寅總案

臣等謹案西域河源載於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域傳吐蕃河源載於唐書吐蕃傳及元史地理志附錄自是言河源者或信西域而疑吐蕃或信吐蕃而疑西域各據一說雖所折衷今自西陲底定

河源記要承修稿
聖代而顯者也今附錄元代圖以河州貴德堡爲斷限至元史舊文譯音北列皆應無改唯以舊地新

合乾隆四十七年又特命侍衛阿彌達至星宿海西三百里阿勒坦郭勒廟湖真源證以

欽定輿地全圖乃知葱嶺以東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諸水至羅布淖爾伏流再出於阿勒坦噶爾達素齊

老所謂重源潛發者前古所疑始渙然水釋復蒙

聖諭詳述河源伏見之迹分合之派經過之方按今山川道里及星度測量畧仿水經注例編爲直貫五

卷昔酈道元謂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矧臣等學術弇鄙耳目未周而遺遠

御製河源詩一章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一篇刊誤決疑徵今考古洵足昭

垂日月傳信萬世謹仰遵

聖諭詳述河源伏見之迹分合之派經過之方按今山

川道里及星度測量畧仿水經注例編爲直貫五

卷昔酈道元謂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未聞非

所詳究矧臣等學術弇鄙耳目未周而遺遠

聖諭同軌同文得以欽承

旨訓稿考輿圖山川萬里瞭若目前臣等謹奉編摩不

勝榮幸就惕之至

質實一

河水發源回部之西陲始見於喀什塔什吉布察克諸山即葱嶺也有二源其西源爲喀什噶爾河

繪元鼎所見河源圖以並存其是非焉

元使所窮河源圖說

聖諭同軌同文得以欽承

旨訓稿考輿圖山川萬里瞭若目前臣等謹奉編摩不

勝榮幸就惕之至

質實一

河水發源回部之西陲始見於喀什塔什吉布察克諸山即葱嶺也有二源其西源爲喀什噶爾河

支至雅穆_{同語}不流東源與烏什河會流六十里復分爲二支西支行二百里東支經博什里克哈拉塔爾_{同語}地名亦二百里而合入于西來之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和闐河並會卽噶巴克阿克集之北境也會處四水交貫形如井欄極四十度四分西至十五度五分

按河水二源出葱嶺于闐自古言之今考和闐山

西北天山西南邊峯崛起于有餘里間縫隨處異

名回部土人以喀什塔什嶺爲葱嶺總目其實自

札克安巴山尼蝶依山喀楚特山迤西山形西翥

海珠塵_{河源紀畧質實一}

經喀什塔什嶺和斯魯克嶺吉布察克山山形始

折而北至阿喇古折而東行至博得里克又千餘

里自此以往爲天山正幹自吉布察克諸山以西

隔山之水皆西流屈曲澗於達里岡阿鄂謨博得

里克以北隔山之水皆北流爲池爲海其大者源

於騰吉思鄂謨入西北海俱與河源隔絕山勢所

分水流一向一背各成條理不可混淆蓋以驗兩

山間河源之真蹟也葱嶺二源最長者喀什噶爾

二千七百餘里次葉爾羌二千一百餘里和闐山

河長一千一百里阿克蘇九百餘里流注交匯蓋三

山勢窵曲遼濶眾源集導以東行亦地勢然也

喀什噶爾河源至阿克蘇河源中隔七八百里大

山甚衆水盡入喀什噶爾河無可指名者蓋三大

源既盡吞諸水畢無旁泄鐵支細流咸包納乎

其中茲編恭依

欽定輿圖敘錄圖所紀載可指目者詳其曲折備著於篇

河水東行經大戈壁北爲布古斯孔郭爾郭地亦名塔

里木河大戈壁沙山數千里在和闐東中有大山崛起爲和

河源記略承修稿

卷之二

河源紀畧質實一

廣東來之沙國圖嶺_{同語}沙國嶺也篠其支峯自南

轉而北驚縣亘千里迄于布古斯孔郭爾郭_{同語}野果名布古斯謂廣也借以喻之南境其所出之水

皆入沙不流塔里木大河_{同語}塔里木謂宜於種

即西域經其北方

河水東行七百里至沙雅爾城南有庫車河合衆源自

北山來會之

庫車河_{同語}西語庫指此地而言東謂

有四源皆出北山

庫車河_{同語}西語庫指此地而言東謂

有四源皆出

天山南麓西源出烏哈嶺_{同語}山名爲穆色爾河

水名東

流經雅哈阿里克_{同語}雅哈阿邊界之水也

南一百

十里中源自哈布沙朗嶺_{同語}山名流出拜城

水_{同語}意居民富原故名

西共八十里來注之合流五十里有哈拉

水自拜城東南流來注之又行百里有北源赫色勒

水_{同語}其水色紅故名合

三源來注之赫色勒水出汗

騰格里山_{同語}汗稱其君之詞騰格里謂天

山也以其山爲天山之主山故名

南行八十里有什和坦爾山_{同語}山名水自東北來有沙

彌達們水_{同語}自東來合西南行百里會拜城水經

郭克布野城_{同語}小城北東行二百六十里經庫車

城南沙雅爾城_{同語}沙部長之謂參爾幹地之謂東

北有東源自哈拉郭爾_{同語}山也卽以名其地

合二支行

塔里木河

河水又東行經大積北七百里

大積中有山自和闐南山至沙國圖嶺又東八百里

至確什達爾烏蘭運布遜山_{同語}確什達爾確砂也

也山產確砂紅鹽故名

高峯崛起折而北轉西行其西爲順托

郭爾山_{同語}皆峰巒絕壁西有托壘水_{同語}水名流七十

里又西有集斯肯水_{同語}水名流百里北至陰得爾圖

古也山產高鹽之上故名

十里來會之而伏此水在沙積中南東北皆大山北去塔里木河隔山六百里積中大山又西北行斜亘一千六百餘里轉西至沙雅爾大河之南陲山勢始止確什達爾烏蘭達布遜山極三十六度西二十七度四分

河水又東行有海都河自北來注之

海都河_{同語}西語海都曲折也哈爾沙

一源出按巴爾圖斯色欽_{同語}巴爾圖斯地名

合二水至哈爾噶圖_{同語}地名源處極四十二度西三十

二度六分一源爲阿集格珠爾圖斯水_{同語}出楚爾

特水_{同語}特水名

流二百里會於哈爾噶圖源處極四十三度西二十

九度東流三十里分二支北支行一百四十里有烏

爾圖布拉克_{同語}烏爾圖長也布拉

薩必爾圖布拉

克_{同語}泉也水甚長故名

薩必爾圖布拉

克_{同語}泉也水甚長故名

瑪圖哈布欽水_{同語}烏蘭嶺水

水_{同語}烏蘭嶺水

水石赤色也

烏蘭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水_{同語}烏可克嶺水

折無不趨歸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

東來注之合流四十里爲哈布齊該水分二支俱入

於海都河源處極四十三度西三十度海都河經哈

喇沙爾城_{回語}其城年久黑色故名沙爾地西南入博斯騰淖爾_{同語}博斯騰樹木圍合之其東爲特博爾庫_{同語}地名出地又東有奇魯湖_{同語}木陰蔚故名里注淖爾其東有察罕通克水_{同語察罕水名}也通克水名輝水_{同語}產新苗之草也地多水在楚輝城東又有額坤宗領_{同語}山名水又東有博爾圖水_{同語}水名皆在東北自伏不淖爾西抵哈勒烏阿城_{同語}謂哈勒烏阿山_{同語}有城故名東抵哈流阿齊爾哈西爾地_{同語}地名

在衆山之口長一百四十里廣四十里亦名伊德格

爾阿拉爾_{同語}水名極四十一度八分西二十九度至二

十七度六分其西南隅溢出大水一百八十里出衆

北山大源也會處極四十度八分西二十九度四分

百里仍名海都河而南而東會塔里木大河此水在

北山之南有東西二大支峯回環拱抱各五六百里

山大源也會處極四十度八分西二十九度四分

百里仍名海都河而南而東會塔里木大河此水在

北山之南有東西二大支峯回環拱抱各五六百里

山大源也會處極四十度八分西二十九度四分

河水又東行經大沙漠北

沙礦大山有錫津烏蘭山_{同語}錫津山名烏蘭紅色也其山色紅故名文盤繞又特數大山爲巴彥哈喇得里奔巴彥_{同語}山地名左右一千二百餘里去

之都漢故名即蒲昌海也西南二百里

羅布淖爾爲西域巨澤一名瀚澤一名蒲昌海一名

鹽澤一名牢蘭海其地在西域近東偏北合受西偏

衆山水其六大支絲地五千里經流四千五百里其

餘沙漬限隔潛伏不見者無算以山勢揆之迴環紓

金山 錢熙輔 夏孟 輯

河源紀畧承修稿

吳省蘭纂

質貢二

河水既入於羅布淖爾伏不流有羅布淖爾東境諸水

羅布淖爾東境山自天山之和爾郭斯嶺_{同語}山名也東至塔什嶺_{同語}塔什石也一千四百里折而東南爲必柳嶺_{蒙古語}必柳磨刀石迤南至格達景新山_{同語}山出此石故名

各有水西行遇沙而伏

按西域大勢四隆中窪羅布淖爾適當其窪處

水四面歸向惟以東南方一隅爲泄水之尾閭淖

爾受西來諸大水其偏東之岸北抵哈拉哈達

哈爾山麓南抵沙礦中晉齊國嶺之麓兩山相

扼爲東西大關隘其自淖爾而北而東而南諸水

伏流來趨皆從兩山關隘處流入之以地多沙漠

潛伏不見其大勢之盛約有西偏諸源十分之五

此實大河旁源不容以其無類會之迹而弗紀也

今敘東偏諸水自天山南麓所出由托克三土爾

番開展始次哈密以東南至安西州北境山西麓

諸水大安西州南路山西麓諸水恭依

托克三水_{同語}托克三九十五數也舊有九十戶

居之相襲以名其地并名其水也

托克三水出天山南麓有二源一源出和爾郭斯嶺三支並出爲阿

爾渾色鈦_{同語}色鈦水也南流折而東經額楞哈必

之格達景新景山轉而南折諸山紆迴間阻爲西域

東偏之屏障其南境以北諸水流出巴爾庫爾古

語巴爾庫爾巴里坤

之轉音

地水名也其東北諸水至瀚海入戈壁皆

不入南路諸山泉水遙流或行或止未嘗匯爲一川

其西行則一也自此而東爲安西州境哈密和屯極

四十二度八分西二十一度八分去羅布淖爾九百

六十里其東最遠之伊克托里諸山去羅布淖爾一

千七百里

接自古志西域者必曰東則扼以玉門關西則

限以葱嶺玉門關在安西州西境自此以東諸

無不由此幹分入其和闐來行沙磧中諸大山

是爲南幹在羅布淖爾之西南卽內地大河以南

之山無不由此幹分入其中割然橫斷東西相望

爲大河伏流潛入青海之正道天造地設不可假

借特磧山盡處山根交互牽聯又沙磧中人蹟稀

到故不易蹤尋耳從來山脈與水勢相爲體用使

恰若安西山體不相連屬則境內水勢何由盡向

西行而安西南山之水其出南麓者多歸內地大

河出北麓著都趨淖爾河流一脈相貫益知南山

之中斷不虛矣臣等恭錄

之成蹟條理經絡有燭然者謹詳著其說於此云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莫 仇 治 泰 伯 交 校

史部地理類

羅布淖爾正東南有哈拉淖爾

哈拉淖爾_{回語哈拉黑色也}有三源並出安西州南

山東源蘇勒河_{蒙古語}出玉門縣東衣馬爾山_{蒙古語}

名一支東爲察罕那木哈水_{蒙古語察罕白色也}西爲

吳省蘭纂

質實三

羅布淖爾正東南有哈拉淖爾

哈拉淖爾_{回語哈拉黑色也}有三源並出安西州南

山東源蘇勒河_{蒙古語}出玉門縣東衣馬爾山_{蒙古語}

名一支東爲察罕那木哈水_{蒙古語察罕白色也}西爲

河源紀略續讀二

一

卷之二

馬語多鄭箇口也

七

又東南有舒合水庫庫塞水

卷之三

卷之三

哈呼4也山有蒙古語拜姓圖額良虎及身牛故名其東爲拜甡圖額地多居民故名
淖爾發源其西蒼瀨爲布隆吉爾淖爾蒙古語布隆吉爾水海源水澗濁也謂周圍六十餘里自西方流出爲布隆吉爾水經西巴爾托羅海蒙古語西巴爾泥水也托巴噶巴蒙古語巴爾呼達烏也巴爾呼達烏也

一千七百里

按達布遜卓爾一水源流于有餘里西北攀羅布
淖爾無連山之隔東南爲入直至拉布拉克鎮南
去青海相間止有一橋僅依

此與塔爾庫斯河之水去僅三十餘里此水南流中斷大河伏地從此流入之明證特札孫阿拉克爾淖爾所滙之處隔山相值轉在鄂敦他廬下流百有餘里不正值阿勒坦郭勒之源蓋達布遜塔爾非即大河全源特其旁支之循山東出可作林流左驗者耳又可知全源相貫之無往不通矣

克多爾水蒙古語多爾渡口也札克自南來注之札
克多爾水源出札克圖蒙古語謂有山麓西流三十
里分爲二支其北行一支西北流二百里有西拉圖
魯舍里蒙古語地名水及西哈爾鳴山蒙古語山名水合流來
注之又西北流四百里有淖爾水西偏流出二百四
十里自東來注之又北一百二十里有烏爾水蒙古語謂紅色也白阿爾巴圖所居南境西流來注之又行百餘
里台布隆吉爾水流四十里入達布遜淖爾布隆古

東南有舒舍水庫庫塞水
舒舍水蒙古語水名出古爾班洮賴山蒙古語古爾班也有
三山即東南流五百里注爲淖爾庫庫塞水蒙古語
克故名烏蘭得錫山蒙古語烏蘭紅西北流長八百里至
訥木齊國山蒙古語之北注爲淖爾二水相並一西
流一東流首尾相錯極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舒舍
布淖爾一千三百里正當阿勒坦郭勒之北隔額二
水源西二十三度庫庫塞水源西十九度五分去羅

克多渾水

一千一百里源處

五

海內經

九

值者和閩東來沙中諸山已見前卷自齊圖崩水至此皆河水潛流之靈蹟或涌或隱或見者出計此地沙漠縣亘從古不入版圖雖有窮探之佳無由得至故僅知蒲昌海之伏流入中國而不知所以伏流者爲聚沙之故又不知其伏而仍行者亦以連山斷爲沙積故河水得以潛入其間茶漢大一統之盛疆域西域不異赤縣神州伊古部不居人墳罕到之區敘以經涂測以儀器道里八寸皆可揆算圖上山脈如指諸掌於是推伏流之富蹟破千古未次之疑實在於此一說必有得於

神聖而後開其

河源紀畧承修稿

金山 煉 駢輔 次丞

平湖 朱 善旂 建卿

校

大省蘭纂

質實四

河水自羅布淖爾伏流一千五百里東南至阿勒坦噶連素齊老流出爲阿勒坦郭勒是爲河水伏流重出之真源

阿勒坦噶連素齊老象古語阿勒坦黃金也噶達素

作黃赤色故名山脈自錫津烏蘭托羅海前卷分支

東南來蜿蜒屈曲爲巴彥哈拉得里奔巴爲納穆齊

圖山爲巴彥哈拉西倫山爲音得爾圖錫勒圖山爲

奇爾薩托羅海皆沙礫斷處西南境山延亘千里以

屬於巴彥哈拉嶺諸山注並見前卷

諸山北境水皆當大河

伏流之孔道見前卷巴彥哈拉嶺之麓爲阿勒坦噶

連素齊老源落發伏流始山巨石高墩丈亭亭獨

立崖壁皆土作黃赤色壁上有天池流水款涌釀爲

百道皆作黃金色東南流注爲阿勒坦郭勒蒙古語

也河水黃如實黃河之真源也噶連素齊老水東流

微屈而南至古爾班蒙古語古爾班三

星海頭也峯頭色有烏哈峯蒙古語烏哈峯也

白如銀者三故名山名也泉水東北流來

注之又東有拉母托羅海蒙古語拉母即喇嘛音僧

注之又東有拉母托羅海蒙古語拉母即喇嘛音僧

合而轉東北流屈曲其三百里會鄂敦他臘蒙古語

宿也他臘即塔拉平角也有平角廣二百餘

里泉眼衆多處即星宿故名卽星宿海也

達素齊老極三十五度西二十度四分

蓮按流沙以外古所未通故禹貢導河不言積石

以上固由古文簡略亦以版章所限勢不能詳也

皇上神武奮揚削平月窟天山兩道始隸職方暨亥所
迎益疆勒版是以

欽定輿圖載有噶達素齊老阿勒坦郭勒之名方隅道

里亦約畧相合然以噶達素齊老自爲一山以阿

勒坦郭勒自爲一水兩不相屬尙未言及此山此

水卽黃河伏流重出之源蓋西域戡定之初奉

命履勘者惟主於測驗星度絜量地形與雋什之奉使

採尋其事各異故但列山川之目而未嘗求索河

源司編錄者又限於聞見但知鄂敦他臘卽元使

所窮之星宿海不能更溯而上故河源之說固中

亦未註明實爲疎畧迨今日

特頒虎節秩祀

河宗叶契台符乃彰靈蹟仰見

聖天子綜理萬端愈推愈密無一事不窮核其真雖神

禹濬川未窺斯契無諭張驚以下矣至故侍郎齊

召南作水道提綱徒見輿圖所載有阿勒坦郭勒

在鄂敦他臘之上有噶達素齊老山在阿勒坦郭

勒之旁遂沿襲舊訛加以臆測仍執劉元鼎之

記以巴彥客拉山爲崑崙影響依稀近似而實誤

聖謨伏推枯爾坤所以得名之故並於三山仍其舊名

而辨正如此

聖謨伏推枯爾坤所以得名之故並於三山仍其舊名

而辨正如此

使真源所在轉湮晦不彰知耳食之訛不如目睹

之審矣今恭稟

聖裁考驗凹彌達親見之圖具述其實以補輿圖之所

未注併以正齊召南普考核未精之失焉

河水東北流三百里有泉數百泓錯列如星宿爲鄂敦

他臘

鄂敦他臘縱廣三百里察泉汨汨白地湧出其東北

境山爲阿克塔齊沁蒙古語阿克塔齊馬也沁山爲

烏蘭得錫山蒙古語烏蘭紅色也得錫卽作烏蘭

宿也他臘卽塔拉平角也有平角廣二百餘

里泉眼衆多處即星宿故名卽星宿海也

哈蘇拉羅海山蒙古語謂舊勿兒文於石上故名
爾巴彥哈拉嶺蒙古語所爾爾山名爲灰布通庫北
里入鄂敦他臘又南爲都爾伯津山前見哈喇阿苔
爾罕山蒙古語山名黑褐色山峰厚也和碩山蒙古語巴彥
高大故名其東南爲庫庫昂附水蒙古語地名爲古
爾昂阿水蒙古語俱出大山之麓來注之阿勒坦郭
勒流入其中挾諸泉源自西南而東北又東行黃色
微淡鄂敦他臘南北長東西狹極三十四度五分西
十九度至六分

聖謨伏推枯爾坤所以得名之故並於三山仍其舊名

大於阿克塔齊沁山東北支莫大於巴爾布哈山

土人以此三山崇峻俱呼爲枯爾坤山卽崑崙之

轉音也歷代窮源之使以鄂敦他臘爲河源而經

傳紀載並以河發源焉爲崑崙因擣附近諸山之

高且大者卽以崑崙名之積久相傳莫知其誤臣

等恭稟

河水東南流一百三十里爲扎凌淖爾

扎凌淖爾西舊語扎凌即扎擗黎明之泉池水當星
宿海之東杭布拉克嶺蒙古語布拉克之南其

東南爲古爾班寧古爾托羅海蒙古語齊罕托

羅海蒙古語特墨圖庫特勒山蒙古語烏拉山也

山坡也山口也山口淖爾東西長百里南北廣四十里極三

十五度西十九度

河水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爲鄂凌淖爾

河源紀畧質實四

二

河源紀畧承修稿

金山 錢 應輔 次丞 輯
吳省蘭纂

質質五

河水北流一百里折西北流一百四十里經察罕丹津

南折西流一百二十里繞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北

河水至烏爾莽察多溝境折北流復西北流有六水

俱出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之北麓來注之諸水去

藝海珠塵

河源紀畧質質五

各二十餘里其北岸有阿齊納們汗所居_{蒙古語人名也部落}

之長也即以所居名其地焉水流八十里來注之有羅察布

拉克山水_{蒙古語羅薩也察花敘也}在流百里來注之河水至察罕丹津_{蒙古語之南察罕托羅多渾}古二源合西流爲巴噶哈柳圖_{蒙古語巴噶小也哈}

言白頭淺也之北折正西流有五水亦自大山北麓

流出其東二支由一源分流並注其西三支經公策

旺多爾濟_{蒙古語人名以來注之其北境有一水}多克山_{蒙古語水共七源合流一百二十里來注之}

底衛奎多克山卽大雪山延亘不斷之來脈山極

高峻其西又有四水流八十里來注之河水折西

流五十里合哈爾渾舍里諸水

河水折西北流南有圖生圖水_{蒙古語水名}

多克山西曲曲流一百二十里來注之又西有三水

各行八十里來注之其北境有伊克哈拉圖水_{蒙古語水名}水旁有水有三源出巴噶圖爾根山_{蒙古語圖爾根之名}

急改名哲東流曲曲轉西并流合北境一水西流其

小而流急故名也

河水折西北流南有圖生圖水_{蒙古語水名}

多克山西曲曲流一百二十里來注之又西有三水

各行八十里來注之其北境有伊克哈拉圖水_{蒙古語水名}水旁有水有三源出巴噶圖爾根山_{蒙古語圖爾根之名}

急改名哲東流曲曲轉西并流合北境一水西流其

一百六十里來注之又北有吉卜水_{蒙古語水名}合衆流來注其西源出哈爾吉嶺合托輝哈達二水又北境合二水又東合察拉水_{蒙古語察拉嘎也}轉北流共一百八十里其東源出車山_{蒙古語}合一水而西有得爾登水_{蒙古語得爾登水營河中}合二源來注轉北流亦名圖生圖水共一百四十里合西源水北行有西偏二水來注爲呼魯穆蘇水_{蒙古語呼魯穆蘇泉故名}折西北流爲吉卜水入大河此水源流二百八十里入河水處極三十五度二分西十六度六分河水又北有博爾綿凹水_{蒙古語博爾綿凹水名}二源北流轉東至阿爾坦和博布拉克_{蒙古語和博盛乳之營城水出流一百里至阿克敦齊老廬地名}以故爲之小色黃可汲用故之西東北流又北合一水有哈爾渾舍里水_{蒙古語水源爲薩爾哈布齊海水}又八十里經鄂博圖_{蒙古語鄂博墨石祭神也}所屬有也地有鄂博故名南會其名_{蒙古語}北又八十里經鄂博圖_{蒙古語鄂博墨石祭神也}所屬有也地有鄂博故名南會其名_{蒙古語}北博爾綿凹水東北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四分西十六度六分河水折東北流一百里折而北一百二十里會托里布拉克諸水

河水東流兩岸諸山環集北岸巴彥布拉克之北有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

藝海珠塵

河源紀畧質質五

四

一水西出烏克達爾山_{蒙古語山名}諸爲達布遜淖爾古池也

西三百四十里南北百里衆山環集諸水逆東流

注秀有泉源數十泓首停不流此水長三百里南去

大河一百里又其北爲庫庫淖爾_{蒙古語}也居中之謂海中故名察罕哈達山_{蒙古語白峯也}相對並峙其

東西控引諸泉綿地計長八百里廣三百里而東流

源爲英格淖爾_{蒙古語英格那爾}亦於母駕孳乳故名

山峯居青海中故名察罕哈達山亦在青海中

有什爾噶水_{蒙古語什爾噶牛}自西來經庫庫色爾格領爾水_{蒙古語}也源旁多此故名

山中多青羊故名北東流百二十里而合又東八

十里經貝勒彭蘇克旺扎爾所居_{蒙古語人名地之北}有什爾噶水_{蒙古語什爾噶黃羊}羅薩水_{蒙古語羅薩}也源旁多此故名

山中多青羊故名北東流百二十里而合又東八

十里經貝勒彭蘇克旺扎爾所居_{蒙古語人名地之北}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里一出哈爾渾舍里山_{蒙古語山即以其地名之}北麓北流五十里合西流爲布哈爾爾鳴水_{蒙古語布哈爾野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北源爲察額爾吉水_{蒙古語察額爾吉濟水坎也}河居薩地故名東南流八十里來會西流又六十里入大河入河處極三十五度八分西十六度三分河水東流一百里經額爾得呢台吉阿布集南北里嶺北其北爲巴彥布拉克又北爲柴集水又北爲庫庫淖爾

布拉克 泉名 **之北有布哈水** 蒙古語布哈即牛自

北來注經庫克托羅海 蒙古語山峯名南入淖爾此西來大
源長四百餘里源處極三十七度八分西十八度八

分沙爾淖爾之南連山圍繞有諸水不入庫庫淖爾
者其西爲阿里哈水 蒙古語流六十里爲胡魯魯淖爾

水名 其西南有額勒蘇淖爾 蒙古語額勒蘇沙爾水名 流有沙浩故名

周流百條里源出甘珠爾齊老峯 蒙古語也地有沙浩故名 其地有爆石故名

西哈爾噶山 蒙古語山名二支合而正西流 爲布薩吉爾水行二百里有衆泉環列如星宿復西

行入額勒蘇淖爾而伏計長二百八十里正當公敦
多布達喜所居 蒙古語人名之南其北有哈拉淖爾

又有兩博爾淖爾 蒙古語水潭旁有此故名一出天青察罕 塔山 蒙古語山名 西流一出庫庫色爾格領南流並瀦而伏

正當貝勒達顏所居 蒙古語人名以之左右此諸水 在青海西南不入大河亦不入青海庫庫淖爾北境

山自巴彥山延亘向東爲庫德里山 蒙古語庫德里 名爲巴哈烏爾和莽山 蒙古語山名和紹郎和頤山 有一水流六十里正當白吉策凌敦多布所居 蒙古語人名以其地之西又東爲伊克哈爾吉山 伊克哈爾吉山

餘里有巴爾齊老水 蒙古語有石如虎故名 北諸山延亘自公敦多布達喜所居東南行有一水

自西境東流來入又東南爲扎鳴蘇台水 蒙古語扎羅海水從東境西流入淖爾其南境山自柴集水之 多魚也水爲巴哈察罕哈達爲湖和僅伊克哈海盆

蒙古語名 爲察罕鄂博山 蒙古語山坐石邊也 爲謨和爾布拉克

庫庫淖爾 蒙古語庫庫淖爾又東有烏蘭布拉克水出索爾古山蒙古語山名西北流會北來一水又會蒙古圖布拉克水北自阿蘭錫蘭嶺蒙古語南流來注又西流有和爾水蒙古語水出謨羅穆山蒙古語南流來注又西北行有巴顏淖爾水北流來注正當阿穆尼色爾沁 西番語阿穆尼亦作阿納耶祖也巴爾謂金也心大之東而西北流入淖爾此水合五源共長二百里與察罕托羅海相鄰此庫庫淖爾全境也庫庫淖爾極三十六度六分至三十七度四分西十五度六分至十六度去大河之

藝海珠塵

河源紀要質貢五

七

北百八十里

案西歸邊外自古西羌所居統名西海庫庫淖爾南去積石山五百里北去肅州五百里西南至鄯敦他城七百里大河曲流至其東南已二千七百里羣山包絡土地肥衍其水在萬山中不與河通然其西北一隅正與敦煌西之哈拉淖爾諸泉相值東南一隅與大河支流甚近形勢相聯其實卽大河之續流旁蓄自西域而入西寧者也

皇朝興定諸羌隸以版圖青海全境爲尼魯特二十九旗耕牧之地伊古所謂鮮水卑不差海鷗道不常

者皆在休養生息之中暮布星羅較如畫一臣等詳記大河經流並得細述青海回閼瞭然如指掌

案猶以庫庫淖爾水色望然獨青者蓋以諸山盤亘其間源渾發不與衆水相雜之故以淖爾之青證之阿勒坦郭勒之黃益知地雖相近而源有獨真

不得以青海統名遂置百道流泉之本於不問也河水折東北流八十里經龍羊峽東貴德所西折而東入甘肅河州界爲中國河

河水初折東北流之處有烏蘭水出達成嶺 蒙古語嶺名 西流一百里有墨爾和爾和山水 蒙古語伊克沙拉

克圖山 蒙古語 水二源合北流百餘里來會西北行一百里經溫水邊城之南入大河河水東北流七十里穿龍羊峽有貴德所西南水和卓蘭台 蒙古語地名 出會兩淖爾水一百二十里來注之河水東行經貴德所四十八戶所居之北自此入甘肅河州界入界處極三十六度西十五度五分

按大河自庫庫淖爾之南大勢東行自入貴德所後所受泉流漸多水色金黃始名黃河其貴德所

以西亦首青海境也臣等紀民倫正發之源錄承

督訓詳稽紀載以著源委經曲之實蹟河源重發至甘肅河州西界共二千九百里以經緯度按飛鳥圖法計之實一千四百餘里大河至此蓋四曲云

藝海珠塵 河源紀要質貢五 九

終



記 地 水

撰 震 戴

一
方
言

水地記

國山川雖首起於西尾終於東河水所出其地曰岷崑之處其山曰紫山
禹貢皮皮岷崑支渠幾西印敘岷崑今西番名古爾庫詳言語也有
三山曰阿克塔沁曰巴爾布哈最西而大曰巴頌喇其色蒙黑產金銀普
羅謂黑哈喇謂富巴頌故納斯楞自山東北至西寧府界千二百餘里唐長
慶元年大經禪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還时嘗傳記其所經見白山洪濟
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
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岷崑也南曰闊摩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
源其間流瀆捨東北直莫質延崑尾殆五百里積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
入吐谷渢淺故號窟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唐會大羊同西東接吐
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里儀真木屬於吐蕃此所言紫山與今巴
頌喇哈有岐竈之山三成故爾雅釋丘曰三成爲岷崑丘元使求河源誤以
禹貢之積石爲岷崑而自古相傳本紀山海經淮南湖列及水經諸書所
言岷崑河源據博要辨疑能正實史記大宛列傳張良使西域還爲天子言
于阗之西李陽冰云右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清行地下其
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姑姑師已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
安可五千里鹽澤今西呼延波涖爾在安西府西北少北邊外此即古河河注
中國源出鹽澤南下乃云其後發大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高其山多玉石
采來天子家古岡名河所出山曰岷崑山則于官河注鹽澤者之源非空
山一出于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鹽澤烏海舊自一名
所指注中國河源也漢書西域傳西城以孝武時通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以玉門關
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而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

鹽澤者也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至其本寧居多不增益以爲溝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玉門關在故昌黎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其昌平山漢龍驤地今安西府西五百里有烏鵲城淨去玉門關三千餘里前後歲甚缺脫去千字山海經誰謂多貳略無然不一其說然亦間有據依其二云敦煌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澠澤出於岷之東北障實惟河源那渠純注云即河水出焉當之域旁道元水經注云敦薨之水自焉若國北逕城東界南流會于昭禪鹽水注澠澤源亦鹽澤異名此同於張鑑所指中國河源山鹽澤潛行地下南出始有見于所謂星宿海者其衆千百百散故如列星疑爲于闐薨數有餘里之水伏而復出今人亦多言鹽澤兩竝地數百里往往有小水上出成澤爲渟行之徵者之禹貢於西戎舉其大者三國昆仑屬國名則所該固不一山而中國河源所出之山最顯著耳爾雅河出辰星處不曰山乎其地勢水記

宿海者曰布尼吉魯懸懸亦名姑爾坤山有數峯又東曰阿克塔齊欲有兩峯望之如馬耳又東曰烏藍得什南至札凌涼爾四十里山高大頂平又東有
臺原險多瘴氣曰烏布拉克西南至鄂凌涼爾五十里又東曰寒多樞又東
大山曰烏尼圖山西至鄂凌涼爾百二十里其峰壁有苔人別識又東曰若
柳圖三山沙尼圖山(山脈也)牛日河(山脈也)又東曰密里克西至河沿八十里山
木邊其山有九峰縣亘三百餘里河行山南繞東流轉西仰瀆實河源記所
舊河繞山之三面如鉤其西面山石龍之東曰哈爾吉東有山二峰高峻
曰阿木尼(聚居古爾板)凡(今河本省名也)河西村之左曰烏藍柴(聚有岱北
枕河曰哈爾吉盛夏積雪多壅氣元史地理志都寶吉甘恩東北有大雪山
名亦瓦斯不美刺其山最高詳記乞里塔(山名在烏蘭吉勒即祖烏也山
處至頂雪多夏不消此云雲岩者誤水經注唐述山陝府始有小積石
之目魏王泰活地志云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今
枹罕縣積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又云四散之中河源最高峰下有小積石
城急流專導河積石至千龍門又曰導洛自熊野流洛水出上洛西山經熊
耳之北所言導者皆謂杞所築功不必自其源也則吉甫以小積石當禹
貢之積石而爲之說此山在靈道元注水經時貢不名小積石而太子賢注
後漢書杜佑作通典乃與李吉甫同誤後據以之解疑至元人達謨以大積
石爲岷崑吳河之西岸青海西南二百餘里曰占爾板依烏圖三山多蘚草
爾在是山之麓東北曰蘇羅巴領哈喇多治輝山有石佳色墨其東嶺曰蘇
羅偏在青海南少西二百餘里河北岸青海南百里有因曰巴爾施羅海固
鮮水西北曰龍堆沙之東曰一危是山不協貢之文其名蓋後起也

以丹水爲界昔人謂太行連月河北諸州非也漢志河內郡壁王太行山在

西北上當郡高都美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汝水有太行山北井關王即今河內縣

高都故城在鳳臺縣東北天井關在縣南植羊關板之北左氏春秋齊侯爲

二隊人孟門登太行孟門丹水所經在鳳臺縣東三十五里所謂殷紂之國

左孟門右洛洛是也戰國策范增曰北斷太行之通則上黨之師不下金史

地理志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爲界西爲王屋東爲太行考河北八隄起

西南通而東北二曰相關陘在濟源縣西北十五里蓋輒道之險史記蘇秦

說趙曰秦下轵道河南陽危是也縣南十三里有和縣故城次二曰太行隄

在河內縣西北一名丹陛當羊腸坂之險深澤所謂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

口當食其所謂杜太行之道者也元和郡縣圖志懷州河內縣太行隄在縣

西北二十五里隔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深布盤流實爲陰天三曰白

隄在輝縣西五十里接武縣界或言白壁在滑州東南十五里水經注鹽

池海經鹽阪之澤也滑南面山天巖雲秀地谷深左右壁立閼不容

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澤州元和郡縣圖志解縣

通路自縣東臨中條山出曰徑關陘州之邊也此舊舊志無作隄者不必列

爲八隄之二次四曰通口陘在滑州陘南三十里與濮州接界元和郡縣圖

志鐵州遼陽縣鞍山亦名通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溢水出焉采源蓋並若

溢水之湯故以溢口名之八隄第四曰溢口陘山嶺高深實爲險阨陘史方

輿紀要云溢口爲自鄭西出之要道大五曰井陘在井陘縣東北五十里與

獲鹿縣接界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可方駕騎不得威列者也呂氏春秋

九塞之一元和郡縣圖志復慶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縣西南十里六

曰乘狐陘在廣昌縣北二十里路達宜府大同縣聚集水經注涉水東

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陘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

乘狐陘元和郡縣圖志蔚州飛狐縣飛狐道自縣北入盛州後仁縣界即古

里趙宣府大同並四百七十里凡小大陘口百有五所水經注子莊溪水北

出子莊是也宋謂之金陵金名紫荊關次八曰昌都陘在昌平州西北

四十里南口城去州二十五里南口面上山火一洞十五里爲幽城又八

里爲上關有小城又十七里至八達嶺下視居庸關勢若建瓴元人以此爲

居庸北口歲北至延慶州三十三里呂氏春秋九塞之也漢志上谷郡居

庸有居庸故城在今延慶州東水經濶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注云關在

沮洳城東南六十里居庸故關名矣其水源源山南流歷故關下谿之

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題扇原石也蓋故關之便蓋矣南則絕谷系石爲

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嶺層深側道猶然林木茂密道路才容朝曉食

暮歐秦鳴柏和關官遊子殆之者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逕軍都縣界又

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上谷草書山是其水南流出關謂之

下口水流灌伏十許里草都山在今昌平州西北二十里懷來縣南五十里

北齊改居庸關曰納歇關唐十道志居庸關亦名翻門關枳關之山與太行

中隔水其山脈來自太岳白壁之山與太行中隔丹水其山脈自發尾別

而東井陘口之山與白壁中隔涼水其山脈自清涼之源沾瀆別而東飛

孤蒲勝之山與井陘中隔涼沱其山脈來自北岳草都之山與蒲勝中隔梁

乾水其山脈自大同府之外陰山別而東太行之名尤顯著故稱太行八陘

爾雅山絕厓蓋兩山中絕以成隘道也元和郡縣圖志引述征記曰太行山

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後代史志地記多本其說於利關以北軍

都以南諸山惟自太行其亦不遠於理矣

近人治輿地者好據形勢妄束古舊不認以爲無益余甚惑之形勢隨

世變爲轉移前重北防及本朝入關而九邊並廢頃見范以山東連

河爲京師咽喉及海道通而河漕一齊俱罷建置廢古未有三十年不

變者獨山川爲可據耳叢先生東臥以治經餘力研究地理著述精博在

廟學林洪北江李中菴諸家之上此篇起尾篇終太行縱以山河兩成之

說欲漏尚多疑先生未成之作晚年治采經有得隨筆記與附注並

行取錄以考據推之失其旨矣新昌胡思敬跋

十一
水地記

十一
水地記